唐宋八大家文集 苏辙集

总目

●栾城集卷一
●栾城集卷二
●栾城集卷三
●栾城集卷四
●栾城集卷五
●栾城集卷六
●栾城集卷七
●栾城集卷八
●栾城集卷九
●栾城集卷十
●栾城集卷十一
●栾城集卷十二
●栾城集卷十三
●栾城集卷十四
●栾城集卷十五
●栾城集卷十六
●栾城集卷十七
●栾城集卷十八
●栾城集卷十九
●栾城集卷二十
●栾城集卷二十一
●栾城集卷二十二
●栾城集卷二十三
●栾城集卷二十四
●栾城集卷二十五
●栾城集卷二十六
●栾城集卷二十七
●栾城集卷二十八
●栾城集卷二十九
●栾城集卷三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三十一
●栾城集卷三十二
●栾城集卷三十三
●栾城集卷三十四
●栾城集卷三十五
●栾城集卷三十六
●栾城集卷三十七
●栾城集卷三十八
●栾城集卷三十九
●栾城集卷四十
●栾城集卷四十一
●栾城集卷四十二
●栾城集卷四十三
●栾城集卷四十四
●栾城集卷四十五
●栾城集卷四十六
●栾城集卷四十七
●栾城集卷四十七
●栾城集卷四十八
●栾城集卷四十九
●栾城集卷五十
●栾城后集卷一
●栾城后集卷二
●栾城后集卷三
●栾城后集卷四
●栾城后集卷五
●栾城后集卷六
●栾城后集卷七
●栾城后集卷八
●栾城后集卷九
●栾城后集卷十
●栾城后集卷十一
●栾城后集卷十二
●栾城后集卷十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后集卷十四
●栾城后集卷十五
●栾城后集卷十六
●栾城后集卷十七
●栾城后集卷十八
●栾城后集卷十九
●栾城后集卷二十
●栾城后集卷二十一
●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栾城后集卷二十三
●栾城后集卷二十四
●栾城三集卷一
●栾城三集卷二
●栾城三集卷三
●栾城三集卷四
●栾城三集卷五
●栾城三集卷六
●栾城三集卷七
●栾城三集卷八
●栾城三集卷九
●栾城三集卷十
●栾城应诏集卷一
●栾城应诏集卷二
●栾城应诏集卷三
●栾城应诏集卷四
●栾城应诏集卷五
●栾城应诏集卷六
●栾城应诏集卷七
●栾城应诏集卷八
●栾城应诏集卷九
●栾城应诏集卷十
●栾城应诏集卷十一
●栾城应诏集卷十二
●补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附录

●序跋提要

●栾城集卷一

◆诗五十二首

【郭纶】

〈纶本河西弓箭手，屡战有功，不赏。自黎州都监官满，贫不能归，权嘉州监税。〉

郭纶本蕃种，骑斗雄西戎。流落初无罪，因循遂龙钟。嘉州已经岁，见我涕无穷。自言将家子，少小学弯弓。长遇西鄙乱，走马救边烽。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平生事苦战，数与大寇逢。昔在定川寨，贼来如群蜂。万骑拥酋帅，自谓白相公。挥兵取其元，模糊腥血红。战胜士气振，赴敌如旋风。蚩蚩毡裘将，不信勇且忠。遥语相劝诱，一矢摧厥胸。短兵接死地，日落沙尘蒙。驰归不敢息，马口衔折锋。谁知八尺驱，脱命万死中。忽闻南蛮叛，羽檄行匆匆。将兵赴危难，瘴雾不辞冲。行经贺州城，寂寞无人踪。攀堞莽不见，入据为筑墉。一旦贼兵下，百计烧且攻。三日不能陷，救至遂得通。崎岖有成绩，元帅多异同。有功不见赏，憔悴落巴夕。已矣谁复信，言之气忡匈々。予不识郭纶，闻此为敛容。一夫何足言，窃恐悲群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计功。郭纶未尝败，用之可前锋。

【初发嘉州】

放舟沫江滨，往意念荆楚。击鼓树两旗，势如远征戍。纷纷上船人，橹急不容语。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九顶峰，可爱不可住。飞舟过山足，佛脚见江浒。舟人尽敛容，竞欲揖其拇。俄顷已不见，乌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阴，壁峭上无路。云有古郭生〈璞〉，此地苦笺注。区区辨虫鱼，尔雅细分缕。洗砚去残墨，遍水如黑雾。至今江上鱼，顶有遗墨处。览物悲古人，嗟此空自苦。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鸣橹。至楚不复留，上马千里去。谁能居深山，永与禽兽伍。此事谁是非，行行重回顾。

【过宜宾见夷中乱山】

江流日益深，民语渐已变。岸阔山尽平，连峰远非汉。惨惨瘴气青，薄薄寒日暖。峰峦若崖石，草木条干短。遥想彼居人，状类の鹿窜。何时遂平定，戍卒从此返。

【夜泊牛口】

行过石壁尽，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灯照疏树。见我各无言，倚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但箕踞。水寒双胫长，坏裤不蔽股。日莫江上归，潜鱼远难捕。稻饭不满盂，饥卧冷彻曙。安知城市欢，守此田野趣。只应长冻饥，寒暑不能苦。

【戎州】

江水通三峡，州城控百蛮。沙昏行旅倦，边静禁军闲。汉虏更成市，罗纨靳不还。投毡捡精密，换马瘦孱颜。兀兀头垂髻，团团耳带环。夷声不可会，争利苦间关。

【舟中听琴】

江流浩浩群动息，琴声琅琅中夜鸣。水深天阔音响远，仰视牛斗皆从横。昔有至人爱奇曲，学之三岁终无成。一朝随师过沧海，留置绝岛不复迎。终年见怪心自感，海水震掉鱼龙惊。翻回荡有遗韵，琴意忽忽从此生。师来迎笑问所得，抚手无言心已明。世人嚣嚣好丝竹，撞钟击鼓浪谓荣。安知江琴韵超绝，摆耳大笑不肯听。

【泊南井口期任遵圣】

期君荒江，未至望已极。朔风吹乌裘，隐隐沙上立。愧余后期至，先到犯寒色。既泊问所如，归去已无及。系舟重相邀，雨冷途路湿。

【江上早起】

晨兴孤舟上，盥濯夜气清。整巾未皇坐，双橹轧已鸣。日出江雾散，江上山从横。区区茅舍翁，晓出露气腥。收筒得大鲤，爱惜不忍烹。持之易斗粟，朝饣卞厌鱼羹。萧萧远风起，泛泛野雁惊。忽过百余里，山水互变更。逢舟问所如，彼此不知名。超超江湖间，殊胜地上行。旦游市井喧，莫宿无人声。江上诚足乐，无怪陶朱生。

【江上看山】

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榛赤如赭。莫行百里一回头，落日孤云霭新画。前山更远色更深，谁知可爱信如今。唯有巫山最秀，依然不负远来心。

【山胡】

山胡拥苍毳，两耳白茸茸。野树啼终日，黔山深几重。啄溪探细石，噪虎上孤峰。被执应多恨，筠笼仅不容。

【白鹇】

白鹇形似鸽，摇曳尾能长。寂寞怀溪水，低回爱稻粱。田家比鸡鹜，野食荐杯觞。肯信朱门里，徘徊占玉塘。

【屈原塔〈在忠州。〉】

屈原遗宅秭归山，南宾古者巴子国。山中遗塔知几年，过者迟疑不能识。浮图高绝谁所为，原死岂复待汝力。临江慷慨心自明，南访重华讼孤直。世人不知徒悲伤，强为筑土高岌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严颜碑〈亦在忠州。〉】

古碑残缺不可读，远人爱惜未忍磨。相传昔者严太守，刻石千岁字已讹。严颜平生吾不记，独忆城破节最高。被擒不辱古亦有，吾爱善折张飞豪。军中生死何足怪，乘胜使气可若何。斫头徐死子无怒，我岂畏死如儿曹！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壮气吞黄河。临危闲暇有如此，览碑慷慨思横戈。

【竹枝歌〈忠州作。〉】

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语。楚言啁哳安可分，江中明月多风露。扁舟日落驻平沙，茅屋竹篱三四家。连舂并汲各无语，齐唱竹枝如有嗟。可怜楚人足悲诉，岁乐年丰尔何苦。钓鱼长江江水深，耕田种麦畏狼虎。俚人风俗非中原，处子不嫁如等闲。双鬟垂顶发已白，负水采薪长苦艰。上山采薪多荆棘，负水入溪波浪黑。天寒斫木手如龟，水重还家足无力。山深瘴暖霜露干，夜长无衣犹苦寒。平生有似麋与鹿，一旦白发已百年。江上乘舟何处客，列肆喧哗占平碛。远来忽去不记州，罢市归船不相识。去家千里未能归，忽听长歌皆惨凄。空船独宿无与语，月满长江归路迷。路迷乡思渺何极，长怨歌声苦凄急。不知歌者乐与悲，远客乍闻皆掩泣。

【望夫台〈在忠州南数十里。〉】

江上孤峰石为骨，望夫不来空独立。去时江水拍山流，去后江移水成碛。江移岸改安可知，独与高山化为石。山高身在心不移，慰尔行人远行役。

【八阵碛〈在夔州。〉】

涨江吹八阵，江落阵如故。我来苦寒后，平沙如匹素。乘高望遗迹，磊磊六十四。遥指如布棋，就视不知处。世称诸葛公，用众有法度。区区落褒斜，军旅无阔步。中原竟不到，置阵狭无所。茫茫平沙中，积石排队伍。独使后世人，知我非莽卤。奈何长蛇形，千古竟不悟。惟余桓元子，久视不能去。

【滟堆〈或云上有古碑。〉】

江中石屏滟堆，鳌灵夏禹不能摧。深根百丈无敢近，落日纷纷鸟雁来。何人磊落不畏死，为我赤脚登崔嵬。上有古碑刻奇篆，当使尽读磨苍苔。此碑若见必有怪，恐至绝顶遭风雷。

【入峡】

舟行瞿唐口，两耳风鸣号。渺然长江水，千里投一瓢。峡门石为户，郁怒水力骄。扁舟落中流，浩如一叶飘。呼吸信奔浪，不复由长篙。捩柁破旋，畏与乱石遭。两山蹙相值，望之不容发。渐近乃可入，白盐最雄高。草木皆倒生，哀叫悲玄猱。白云缭长袖，零落如飞毛。缅怀洚水年，惨蹙病有尧。禹益决岷水，屡与山鬼鏖。摧冈转大石，破地疏洪涛。当道山，斩截肩尾销。峭壁下无趾，连峰断修腰。破处不生草，上不挂鸟巢。水怪不尽戮，下有龙与鳌。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哉千万年，禹死遗迹牢。岂必见河洛，开峡斯已劳。

【巫山庙】

山中庙堂古神女，楚巫婆娑奏歌舞。空山日落悲风吹，举手睢盱道神语。神仙洁清非世人，瓦盎倾醪荐麋脯。子知神君竟何自，西方真人古王母。飘然乘风游九州，渡西海薄中土。白云为车驾苍虬，骖乘湘君宓妃御。天孙织绡素非素，衣裳飘薄烟雾。泊然冲虚眇无营，朝餐屑玉咽琼乳。下视人世安可据，超江乘山去无所。巫山之下江流清，偶然爱之不能去。湍崖激作相喧う，白花翻翻龙正怒。尧使大禹导九州，石陨山队几折股。山前恐惧久无措，稽首山下苦求助。丹书玉笈世莫窥，指示文字相尔汝。擘山泄江幸无苦，庚辰虞余实相禹。功成事定世莫知，空山俄顷千万古。庙中击鼓吹长箫，采兰为飧蕙有肴，玉缶荐芰香飘萧。龙勺取酒注白茅，神来享之风飘飘。荒山长江何所有，岂有琼玉荐寥。神君聪明无我责，为我驱兽攘龙蛟。乘船入楚溯巴蜀，旋深恶秋水高。归来无恙无以报，山上麦熟可作醪。神君尊贵岂待我，再拜长跪神所劳。

【巫山庙乌】

巫庙真人古列仙，高心独爱玉炉烟。饥乌巧会行人意，来去纷纷噪客船。

【昭君村】

峡女王嫱继屈须，入宫曾不愧秦姝。一朝远逐呼韩去，遥忆江头捕鲤鱼。江上大鱼安敢钓，转柁横江筋力小。深边积雪厚埋牛，两处辛勤何处好。去家离俗慕荣华，富贵终身独可嗟。不及故乡山上女，夜从东舍嫁西家。

【三游洞】

洞前危迳不容足，洞中明旷坐百人。苍崖：兀起成柱，乱石散列如惊麋。清溪百丈下无路，水满沙土如鱼鳞。夜深明月出山顶，下照洞口才及唇。沉沉深黑若大屋，野老构火青如磷。平明欲出迷上下，洞气飘乱为横云。深山大泽亦有是，野鸟鸣噪孤熊蹲。三人一去无复见，至今冠盖长满门。

【寄题清溪寺〈在硖州鬼谷子故居。〉】

清溪鬼谷子，雄辩倾六国。视世无足言，自闭长默默。苏张何为者，欲窃长短术。学成果无赖，遂为世所惑。颠倒卖诸侯，倾转莫可执。后世何不明，疑我不汝及。谁知居深山，玩世可终日！君观二弟子，死处竟莫得。客齐自披裂，投魏求寄食。悠悠清溪中，石乱流水急。溪鱼为朝餐，老死得安穴。居乱独无言，其辩吾不测。

【息壤〈在荆南南门外。〉】

江上寒沙薄如席，一夕坟起成高丘。江流倾转力不胜，左啮右吐非自由。南郡城南独何者，平地生长殊不休。当中屋背不盈尺，深入百丈皆石楼。古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知下有怪，发破不掩水涨浮。传言夏鲧塞洚水，上帝爰此无敢偷。窃持大畚负长，刺取不已帝使流。禹知水怒非塞止，网捕百怪杂蜃鳅。掘壕入土不计丈，投掷填压声鸣啾。一时既定忧后世，恐此窃出坏九州。神人已死无复制，故以此土封其头。发之辄满不可既，意使灵物长幽囚。前年大旱千里赤，取土盈掬雨不收。谁言咫尺旧黄壤，中有千岁龙与虬。高山万仞犹可削，嗟此何独生如疣。天长地远莽无极，虽有缺坏谁能。我疑天意固有在，患世多事穷镌锼。埏陶鼓铸地力困，久不自补无为忧。世无女娲空白石，磊磊满地如浮沤。耕田凿井自无已，息壤无几安能酬。

【荆门惠泉】

泉源何从来，山下长溪发。油然本无营，谁使自激冽。茫茫九地底，大水浮一叶。使水皆为泉，地已不胜泄。应是众水中，独不容至洁。涓涓自倾泻，奕奕见清澈。石泓净无尘，中有三尺雪。下为百丈溪，冷不受鱼鳖。脱衣浣中流，解我双足热。乐哉泉上翁，大旱不知渴。

【答荆门张都官维见和惠泉】

荒凉荆门西，泉水谁为泄。发源虽甚微，来意不可折。平铺清池满，皎皎自明澈。甘凉最宜茶，羊炙可用雪。炎风五月交，中夜吐明月。太守燕已还，青嶂空ややゃ。泉上白发翁，来饮杯馔阙。酌水自献酬，箕踞无礼节。区区游泉人，常值午日烈。回首忧重城，赏玩安能彻。

【氵利阳早发】

春气入楚泽，原上草犹枯。北风吹栗林，梅蕊飒已无。我行亦何事，驱马无疾徐。楚人信稀少，田亩任蓁芜。空有道路人，扰扰不留车。悲伤彼何懒。欢息此亦愚。今我何为尔，岂亦愚者徒。行行楚山晓，霜露满陂湖。

【襄阳古乐府二首・野鹰来】

野鹰来，雄雉走。苍茫荒榛下，みま大如斗。鹰来萧萧风雨寒，壮士台中一挥肘。台高百尺临平川，山中放火秋草乾。雉肥兔饱走不去，野鹰飞下风萧然。嵯峨呼鹰台，人去台已圮。高台不可见，况复呼鹰子。长歌野鹰来，当年落谁耳。父生已不武，子立又不强。北兵果南下，扰扰如驱羊。鹰来野雉何暇走，束缚笼中安得翔。可怜野雉亦有爪，两手厂鹰犹可伤。

【襄阳古乐府二首・襄阳乐】

谁言襄阳苦，歌者乐襄阳。太守刘公子，千年未可忘。刘公一去岁时改，惟有州南汉水长。汉水南流岘山碧，种稻耕田泥没尺。里人种麦满高原，长使越人耕大泽。泽中多水原上乾，越人为种楚人食。火耕水耨古常然，汉水鱼多去满船。长有行人知此乐，来买槎头缩项鳊。

【双凫观〈在叶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乔西飞朝洛阳，飘飘千里双凫翔。凫飞遭网不能去，惟有空屧凫已亡。谁知野鸟不能化，岂必双屧能飞扬。凫神屧怪当有在，搔首野庙春风长。

【怀黾池寄子瞻兄】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辙尝为此县簿，未赴而中第。〉旧宿僧房壁共题。〈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辛丑除日寄子瞻】

一岁不复居，一日安足惜。人心畏增年，对酒语终夕。夜长书室幽，灯烛明照席。盘飧杂梁楚，羊炙错鱼腊。庖人馔鸡兔，家味宛如昔。有怀岐山下，展转不能释。念同去闾里，此节三已失。初来寄荆渚，鱼雁贱宜客。楚人重岁时，爆竹鸣磔磔。新春始涉五，田冻未生麦。相携历唐许，花柳渐牙折。居梁不耐贫，投杞避糠核。城南庠斋静，终岁守坟籍。酒酸未尝饮，牛美每共炙。谓言从明年，此会可悬射。同为洛中吏，相去不盈尺。浊醪幸分季，新笋可饷伯。丌丌嵩山美，漾漾洛水碧。官闲得相从，春野玩朝日。安知书卜下，群子并遭馘。偶成一朝荣，遂使千里隔。何年相会欢，逢节勿轻掷。

【次韵子瞻减降诸县囚徒事毕登览】

山川足清旷，巧拘囚。安得纤阿御，同为穆满游。遥知因涣汗，远出散幽忧。原隰繁分绣，村墟尽小侯。春深秦树绿，野阔渭河流。四顾神萧瑟，前探意涨浮。胜观殊未已，往足讵能收。下坂如浮舸，登崖剧上楼。强行腰伛偻，困坐气嘘咻。鸟语林峦静，花明涧谷幽。濯溪惊野老，伐路骇他州。中散探深去，文渊到处留。听琴峰下寺，弄石水中洲。溪冷泉冰脚，山高雾绕头。石潭清照骨，瀑水溅成钩。仙庙鸣钟磬，神官秉钺刘。养生闻帝女，服气绝彭仇。故宅犹传尹，先师不喜丘。居人那识道，过客谩停驺。岩谷诚深绝，神仙信有不。云居无几杖，霞佩弃镌锼。豹隐连山雾，龙潜百尺湫。门开谁与叩，桃熟浪传偷。绀发清无比，方瞳凛不侔。会须林下见，乞取寿年修。拔去和鸡犬，相随若旆旒。乘风遗，长啸贱笙篌。从骑衣皆羽，前驱鬣尽蚪。安能牵两足，暂得快双眸。自昔辞乡树，南行上楚舟。万江穷地脉，三峡束天沟。云暗酆都晚，波吹木枥秋。寻溪缘窈窕，入洞听飕。空寺收黄栗，荒祠画伏彪。登临虽永日，行迈肯停。蓄缩今何事，攀跻昔已悠。魏京饶士女，春服聚蜉蝣。雷动车争陌，花摇树系秋。游人纷荡漾，野鸟自嘤呦。平日曾经洛，闲居愿卜缑。空言真比梦，久渴渐成愁。早退尝相约，辞嚣痛自搂。爱山心劫劫，从宦兴油油。海宇都无碍，山林尽可投。愿为云上鹄，莫作盎中。适性行随足，谋生富给喉。今游虽不与，后会岂无由。昼出同穿履，宵眠共覆裘。弟兄真欲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朋好定谁俦。试写长篇调，何人肯见酬。

【次韵子瞻太白山下早行题崇寿院】

山下晨光晚，林梢露滴升。峰头斜见月，野市早明灯。树暗犹藏鹊，堂开已馔僧。据鞍应梦我，联骑昔尝曾。

【次韵子瞻延生观后山上小堂】

谢公游意未能厌，踏尽登山屐齿尖。古殿神仙深杳杳，香炉烟翠起纤纤。岩花寂历飘琼片，庭桧萧疏漏玉蟾。帝子莫归人不见，微风细雨自开帘。〈唐玉贞公主修道于此山。〉

【次韵子瞻题仙游潭中兴寺】

潭边沙水不成泥，潭上孤禽挂险啼。缭绕飞桥能试客，蒙茸翠蔓巧藏溪。云为绛帐马融室，石作屏风玉女闺。仙果知君今未足，临潭脚战怕长梯。

【石鼻城】

千山欲尽垂为鼻，百战皆空但有城。虎闯穴中秦地恐，龙飞渭上汉江倾。雍人未有章邯怨，魏将犹存仲达精。睥睨陵迟春草满，白羊无数向风鸣。

【溪石】

吕公年已莫，择主渭河边。跪饵留双膝，临溪不计年。神专能陷石，心大岂营。不到溪上，安知自守坚。

【坞】

董公平昔甚纵横，晚岁藏金欲避兵。当日英雄智相似，燕南赵北亦为京。

【楼观】

老聃厌世入流沙，飘荡如云不可遮。弟子怜师将去国，关门望气载还家。高台尚有传经处，画壁空留驾犊车。一授遗书无复老，不知何苦服胡麻。〈此观尹喜旧宅，《神仙传》言：“尹喜于流沙之西服苣胜实。”〉

【次韵子瞻秋雪见寄二首】

秋气萧骚仍见雪，客愁缭绕动萦心。幽吟北户窗声细，归梦函关马迹深。疏树飞花轻蔌蔌，衰荷留柄乱簪簪。遥闻诗酒皆推胜，社客何人近纳。平时出处常联袂，文翰叨陪旧服膺。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少良朋。何时杯酒看浮白，清夜肴蔬粗满登。离思隔年诗不尽，秦梁虽远速须应。

【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

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雉藏不能尽尾，乡人以为谚。〉

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妄语自知当见弃，远人未信本非才。厌从贫李嘲东阁，懒学谀张缓两腮。知有四翁遗迹在，山中岂信少人哉。堕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篪鸣只自知，忧轻责少幸官卑。声名谩作耳中，科第空收颔底髭。西鄙猖狂犹将将，中朝闲暇自师师。近成新论无人语，仰羡飞鸿两翅差。

【次韵子瞻病中大雪】

吾兄笔锋雄，诗俊不可和。雪中思清绝，韵恶愈难奈。殷勤赋黄竹，自劝饮白堕。言随飞花落，意与长风簸。余力远见撩，千里寄崔嵬。嗟予学久废，有类转空磨。研磨久无得，安可待充货。空记乘峡船，行意被摧M。溟覆洲渚，泠冽光照坐。我唱君实酬，驰骋不遑卧。譬如逐兽卢，岂觉山径坷。酒肴助喧热，笔砚尽沾ネ。诗词禁推类，令肃安敢破。亦有同行人，牵挽赴程课。尔来隔秦魏，渴望等饥饿。徒然遇佳雪，有酒谁与贺。

【次韵子瞻记岁莫乡俗三首・馈岁】

周公制乡礼，无有相通佐。鼎肉送子思，豚出阳货。交亲随高低，岂问小与大。自从此礼衰，伏腊有饥卧。乡人慕古俗，酬酢等四坐。东邻遗西舍，迭出如蚁磨。宁我不饮食，无尔相咎过。相从庆新春，颜色买愉和。

【次韵子瞻记岁莫乡俗三首・别岁】

富贵日月速，贫贱觉岁迟。迟速不须问，俱作不可追。亲旧旦酣饮，送尔天北涯。岁岁虽无情，从我历四时。酌尔一杯酒，留我壮且肥。长作今岁欢，勿起异日悲。掉头不肯顾，曾莫与我辞。酒阑气方横，岂信从尔衰。

【次韵子瞻记岁莫乡俗三首・守岁】

於菟绝绳去，顾兔追龙蛇。〈是岁壬寅。〉奔走十二虫，罗网不及遮。嗟我地上人，岂复奈尔何？未去不自闲，将去乃喧哗。天上驱兽官，为君肯停过。鲁阳挥长戈，日车果再斜。酾酒劝尔醉，期尔斩蹉跎。偕醉遣尔去，寿考自足夸。

【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踏青】

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浮桥没水不胜重，野店压糟无复清。松下寒花初破萼，谷中幽鸟渐嘤鸣。洞门泉脉龙睛动，观里丹池鸭舌生。山下瓶罂沾稚孺，峰头鼓乐聚簪缨。缟裙红袂临江影，青盖骅骝踏石声。晓去争先心荡漾，莫归夸后醉从横。最怜人散西轩静，暖暖斜阳著树明。

【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蚕市】

枯桑舒牙叶渐青，新蚕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随手败，今冬衣着及春营。倾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惟箱箠供妇女，亦有Θ资男耕。空巷无人斗容冶，六亲相见争邀迎。酒肴劝属坊市满，鼓笛繁乱倡优狞。蚕丛在时已如此，古人虽没谁敢更。异方不见古风俗，但向陌上闻吹笙。

【子瞻寄示岐阳十五碑】

堂上岐阳碑，吾兄所与我。吾兄自善书，所取无不可。欧阳弱而立，商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瘦且椭。小篆妙诘曲，波字美婀娜。谭藩居颜前，何类学颜颇。魏华自磨淬，峻秀不包裹。九成刻贤俊，磊落杂么麽。英公与褒鄂，戈戟闻自荷。何年学操笔，终岁惟箭。书成亦可爱，艺业嗟独夥。余虽谬学文，书字每慵堕。车前驾骐骥，车后系羸跛。逾年学举足，渐亦行我。古人有遗迹，{是}。短不及乍巢。愿从兄发之，洗砚处兄左。

●栾城集卷二

◆诗六十九首

【画文殊普贤】

谁人画此二菩萨，趺坐花心乘象狻。弟子先后执盂缶，老僧槎牙森比肩。出林修道几世劫，颜貌伟丽如开莲。重崖宛转带林树，野水荒荡浮云天。峨眉高处不可上，下有绝涧锢九泉。朝阳未出白雾起，有光升天如月圆。灵仙居中粗可识，有类白兔依清躔。游人礼拜千万万，迤逦渐远如飞烟。五台不到想亦尔，今之画图谁所传。吾兄子瞻苦好异，败缯破纸收明鲜。自从西行止得此，试与记录代一观。

【闻子瞻重游南山】

终南重到已春回，山木缘崖绿似苔。谷鸟鸣呼嘲独往，野人笑语记曾来。定邀道士弹鸣鹿，谁与溪堂共酒杯。应有新诗还寄我，与君和取当游陪。〈弹鸣鹿、饮溪堂，皆前游终南时事。〉

【子瞻见许骊山澄泥砚】

长安新砚石同坚，不待书求遂许颁。岂必魏人胜近世，强推铜雀没骊山。寒煤舒卷开云叶，清露沾流发涕潸。早与封题寄书案，报君湘竹笔身斑。

【寒食前一日寄子瞻】

寒食明朝一百五，谁家冉冉尚厨烟。桃花开尽叶初绿，燕子飞来体自便。爱客渐能陪痛饮，读书无思懒开编。秦川雪尽南山出，思共肩舆看麦田。

【大人久废弹琴比借人雷琴以记旧曲十得三四率尔拜呈】

久厌凡桐不复弹，偶然寻绎尚能存。仓庚鸣树思前岁，春水生波满旧痕。泉落空岩虚谷应，佩敲清殿百官寒。终宵窃听不能学，庭树无风月满轩。

【闻子瞻习射】

旧读兵书气已振，近传能射喜征{卉鼓}。手随乐节宁论中，箭作鸱声不害文。力薄仅能胜五斗，才高应自敌三军。良家六郡传真法，马上今谁最出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种菜】

久种春蔬早不生，园中汲水乱瓶罂。菸葵经火未出土，僮仆何朝饱食羹。强有人功趋节令，怅无甘雨困耘耕。家居闲暇厌长日，欲看年华上菜茎。

【次韵子瞻题薛周逸老亭】

飞鸟不知穴，山鹿不知流。薛子善饮酒，口如汲水虬。吾观肠胃间，何异族党州。人满地已尽，一介不可留。谓子试饮水，一酌不再求。谓子饮醇酒，百酹岂待酬。酒可水不可，其说亦已悠。以我视夫子，胸腹百丈幽。譬如田中人，视彼公与侯。未省破颜饮，何况裸露头。鸱夷谓大瓠，皆饱安用浮。多少苟自适，岂害为朋游。

【次韵子瞻题长安王氏中隐堂五首】

秦中胜岷蜀，故国不须归。甲第春风满，巴山昼梦非。竹深啼鸟乱，花落晚蜂飞。我欲西还去，敲门慎勿违。唐朝卿相宅，此外更应无。请看庭前树，曾攀屋里姝。流传渐失实，遗老不禁徂。试问归登物，林间翠石孤。〈或云，此即归登宅。〉

爱君高堂上，有似蜀江彳。墙外终南近，檐西太白偏。晚梅晴自媚，老竹暗相迁。未到遥闻说，吾庐安得然。官去空留鹤，山浮不见鳌。竹林迎日净，槐木拥亭高。鸟噪知人至，蝉鸣觉口劳。谁能饮堂上，解带不穿袍。君看原上墓，坟尽但余碑。谁见生前贵，尘生带下龟。高堂幸有酒，一饮岂论赀。勉强行乐耳，古人良可悲。

【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石鼓】

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ね。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周人旧物惟存山，文武遗民尽囚虏。鼎钟无在铸戈戟，宫殿已倒生禾黍。厉宣子孙窜四方，昭穆错乱不存谱。时有过客悲先王，绸缪牖户彻桑土。思宣不见幸鼓存，由鼓求宣近为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君看项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为脯。马童杨喜岂不仁，待汝封侯非怨汝。何况外物固已轻，毛擒翡翠尾执麈。惟有苍石于此时，独以无用不见数。形骸偃蹇任苔藓，文字皴剥困风雨。遭乱既以无用全，有用还为太平取。古人不见见遗物，如见方召与申甫。文非科斗可穷诘，简编不载无训诂。字形漫汗随石缺，苍蛇生角龙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横，颐下髭秃口齿龉。形虽不具意可知，有云杨柳贯鲂与。鲂与岂厌居溪谷，自投网罟入君俎。柳条柔弱长百尺，挽之不断细如缕。以柳贯鱼鱼不伤，贯不伤鱼鱼乐死。登之庙中鬼神格，锡女丰年多黍余。宣王用兵征四国，北摧犬戎南服楚。将帅用命士卒驭，死生不顾阚虎。问之何术能使然，抚之如子敬如父。弱柳贯鱼鱼弗违，仁人在上民不怒。请看石鼓非徒然，长笑太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刻秦语。

【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咀楚文〈咀当作诅。〉】

诅楚楚如桀，诅秦秦则纣。桀罪使信然，纣语安足受。牲肥酒醪洁，夸诞鬼不佑。鬼非东诸侯，岂信辩士口。碑埋祈年下，意绕章华走。得楚不付孙，但为刘季取。吾闻秦穆公，与晋实甥舅。盟郑绝晋欢，结楚将自救。〈事见《吕相绝秦》。〉使秦诅楚人，晋亦议其后。诸侯迭相诅，祸福果谁有。世人不知道，好古无可否。何当投泾流，浑浊盖鄙丑。

【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王维吴道子画〈在普门及开元寺。〉】

吾观天地间，万事同一理。扁也工斫轮，乃知读文字。我非画中师，偶亦识画旨。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壮马脱衔放平陆，步骤风雨百夫靡。美人婉娩守闲独，不出庭户修容止。女能嫣然笑倾国，马能一致千里。优柔自好勇自强，各自胜绝无彼此。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试谓道子来置女，所挟从软美。道子掉头不肯应，刚杰我已足。自恃雄奔不失驰，精妙实无比。老僧寂灭生虚微，侍女闲洁非复婢。丁宁勿相违，幸使二子齿。二子遗迹今岂多，岐阳可贵能独备。但使古壁常坚完，尘土虽积光艳长不毁。

【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杨惠之塑维摩像〈在天柱寺。〉】

金粟如来瘦如腊，坐上文殊秋月圆。法门论极两相可，言语不复相通传。至人养心遗四体，瘦不为病肥非妍。谁人好道塑遗像，鲒皮束骨筋扶咽。兀然隐几心已灭，形如病鹤竦两肩。骨节支离体疏缓，两目视物犹炯然。长嗟灵运不知道，强翦美须插两颧。彼人视身若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况塑画已身外，岂必夺尔庸自全。真人遗意世莫识，时有游僧施钵钱。

【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东湖】

不到东湖上，但闻东湖吟。诗词已清绝，佳境亦可寻。蜿蜒苍石螭，蟠据湖心。倒腹吐流水，奔注为重深。清风荡微波，渺渺平无音。有鳖行在沙，有鱼跃在浔。鳖圆如新荷，鱼细如蠹覃。梧桐生两涯，萧萧自成林。孙枝复生孙，已中瑟与琴。秋虫噪蜩{北虫}，春鸟鸣{夫鸟}{任鸟}。有客来无时，濯足荫清阴。自忘府中官，取酒石上斟。醉倒卧石上，野虫上其襟。醒来不知莫，湖月翻黄金。油然上马去，纵意不自箴。作诗招路人，行乐宜及今。人生不满百，一瞬何所任。路人掉头笑，去马何。子有不肖弟，有冠未尝簪。愿身化为线，使子为之针。子欲烹鲤鱼，为子溉釜■。子欲枕山石，为子求布衾。异乡虽云乐，不如反故岑。瘦田可凿耕，桑柘可织纴 任。东有轩辕泉，隐隐如牛涔。西有管辂宅，尚存青石砧。彭女留膝踝，礼拜意已钦。慈母抱众子，乱石寒萧森。朝往莫可还，此岂不足临。慎勿语他人，此意子独谌。

【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真兴寺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秦川不为广，南山不为高。嵯峨真兴阁，杰立陵风飔。危槛俯翔鸟，跳檐落飞猱。上有傲世人，身衣白鹤毛。下视市井喧，奔走何嗷嗷。萧然倚楹啸，遗响入云霄。清风吹其裾，冉冉不可操。不知何所为，岂即非卢敖！游目万里间，远山如伏羔。遗语谢世俗，钓鱼当钓鳌。

【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李氏园〈李茂正园也俗谓皇后园盖茂正谓其妻也。〉】

有客骑白驹，扬鞭入青草。悠悠无远近，但择林亭好。萧条北城下，园号李家媪。系马古车门，随意无洒扫。鸣禽惊上层，飞蝶纷入抱。竹林净如濯，流水清可澡。闲花不着行，香梨独依岛。松枝贯今昔，林影变昏早。草木皆苍颜，亭宇已新造。临风置酒樽，庭下取栗枣。今人强欢笑，古人已枯槁。欲求百年事，不见白发老。秦中古云乐，文武在丰镐。置囿通樵苏，养兽让麋。池鱼跃金碧，白鸟飞缟。牛羊感仁恕，行苇亦自保。当年歌灵台，后世咏鱼藻。古诗宛犹在，遗处不可考。悲哉李氏末，王霸出奴皂。城中开芳园，城外罗战堡。系鼓鸣巨钟，百姓皆懊恼。及夫圣人出，战国卷秋潦。园田赋贫民，耕破园前道。高原种菽粟，陂泽满粳稻。春耕杂壶浆，秋赋输秸藁。当年王家孙，自庇无尺。空余百岁木，妄为夭巫祷。游人足讥骂，百世遭舌讨。老翁不愿见，垂涕祝禫祼。持用戒满盈，饮酒无醉倒。

【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秦穆公墓〈在橐泉上。〉】

泉上秦伯坟，下埋三良士。三良百夫特，岂为无益死。当年不幸见迫胁，诗人尚记临穴惴。岂如田横海中客，中原皆汉无报所。秦国吞西周，康公穆公子。尽力事康公，穆公不为负。岂必杀身从之游，夫子乃以侯嬴所为疑三子。王泽既未竭，君子不为诡。三良犭旬秦穆，要自不得已。

【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

为吏岂厌事，厌事日堕俞。著书虽不急，实与百世谋。问吏所事何，过客及系囚。客实虚搅人，囚有不自由。办之何益增，不办亦足忧。嗟此谁不能，脱去使自收。幽幽南山麓，下有溪水流。溪上亦有堂，其水可濯漱。终日不见人，惟有山鹿呦。是时夏之初，溪冷如孟秋。山椹黄笠展，林笋紫角抽。朝取笋为羹，莫以椹为羞。溪鱼鲤与鲂，山鸟与鸠。食之饱且平，偃仰自佚休。试探篋中书，把卷揖前修。恍如反故乡，亲朋自相求。蔚如瓮中糟，久熟待一卜。为文若江河，岂复有刻镂。尚何忆我为，欲与我同游。我虽不能往，寄诗以解愁

【次韵子瞻麻田青峰寺下院翠麓亭】

走马红尘合，开怀野寺存。南山抱村转，渭水带沙浑。亭峻朱栏绕，堂虚白佛尊。烦襟喜修竹，倦马乐芳荪。白〈叠毛〉柔随手，清泉满照盆。尘颜洗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净，髀肉再三扪。馈食青蔬软，流匙细粟翻。老僧勿施敬，对客说山门。

【次韵子瞻宿南山蟠龙寺】

谷中夜行不见月，上下不辨山与谷。前呼后应行相从，山头谁家有遗烛。登登深径马蹄响，落落稀星著疏木。行投野寺僧已眠，叩门无人狗出缩。号呼从者久嗔骂，老僧下床揉两目。问知官吏冒夜来，扫床延客卧华屋。釜中无羹甑实尽，愧客满盎惟脱粟。客来已远睡忘觉，僧起开堂劝晨粥。自嗟奔走闵僧闲，偶然来过何年复。留诗满壁待重游，但恐尘埃难再读。

【赋园中所有十首〈时在京师。〉】

萱草朝始开，呀然黄鹄觜。仰吸日出光，口中烂如绮。纤纤吐须鬣，冉冉随风哆。朝阳未上轩，粲粲幽闲女。美女生山谷，不解歌与舞。君看野草花，可以解忧悴。寒地竹不生，虽生常若病。根种幽砌，开叶何已猛。婵娟冰雪姿，散乱风日影。繁华见孤淡，一个敌千顷。令人忆江上，森耸缘崖劲。无风籊自飘，策策鸣荒迳。芦生井栏上，萧骚大如竹。移来种堂下，何尔短局促。茎青甲未解，枯叶已可束。芦根爱溪水，余润长鲜绿。强移性不遂，灌水恼僮仆。晡日下西山，汲者汗盈掬。堂后病石榴，及时亦开花。身病花不齐，火候渐已差。芳心竟未已，新萼缀枯槎。谁言石榴病，乃久占年华。邻家花最盛，早发岂容遮。残红已零落，婀娜子如瓜。蒲桃不禁冬，屈盘似无气。春来乘盛阳，覆架青绫被。龙髯乱无数，马乳垂至地。初如早梅酸，晚作ㅇ酪味。谁能酿为酒，为尔架前醉。满斗不与人，凉州几时致。室幽来客稀，尘土积不扫。邻翁笑我拙，教我种草。经霜斫为彗，不让秋竹好。始生如一毛，张王忽侵道。ㅎ禁芟，爱惜待枯槁。有用皆勿轻，吾师灌园老。吾兄客关中，果裸施吾宇。兄虽未得还，我岂如妇女。呦呦感微物，涕泗若零雨。但爱果裸茎，屈曲上墙堵。朝见缘墙头，莫已过墙去。物生随年华，还日何足数。牵牛非佳花，走蔓入荒榛。开花荒榛上，不见细蔓身。谁翦薄素纱，浸之青蓝盆。水浅浸不尽，下余一寸根。嗟尔脆弱草，岂能凌霜晨。物性有禀受，安问秋与春。南园地性恶，双柏不得长。蓬麻春始生，今已满一丈。柏生嗟几年，失意自凄怆。有子压枝低，已老非少壮。尤柏柏已冤，尤地亦恐妄。两既无所尤，高枝几时放。葵花开已阑，结子压枝重。长条困风雨，倒卧枕丘垄。忆初始放花，岌岌旌节耸。得时能几时，狼籍成荒冗。浮根不任雪，采剥收遗种。未忍焚枯茎，积叠墙角拥。

【和子瞻记梦二首】

兄从南山来，梦我南山下。探怀出诗卷，卷卷盈君把。诗词古人似，弟则吾弟也。相与千里隔，安得千里马。携手上南山，不知今乃夜。晨鸡隔墙唱，欹枕窗月亚。百语记一词，秋菊悲蛩吒。此语鲍谢流，平日我不暇。我本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诗，嗟此谁所借。蟋蟀感秋气，夜吟抱菊根。霜降菊丛折，守根安可存。耿耿荒苗下，唧唧空自论。不敢学蝴蝶，菊尽两翅翻。虫冻不绝口，菊死不绝芬。志士岂弃友，列女无两婚。

【次韵子瞻题岐山周公庙】

周人尚记有周公，禾黍离离下有宫。破豆豚非以报，野巫长跪若为通。山围栋宇泉流近，〈庙后有德润泉，世乱则竭。〉凤去梧桐落叶。有客赋诗题屋壁，二南犹自有遗风。

【次韵子瞻题扶风道中天花寺小亭】

客车来不息，辙迹自成沟。莫怪慵登寺，犹宜常举头。独游知忆弟，望远胜登楼。处处题诗遍，篇篇谁为收。

【次韵子瞻南溪避世堂】

柱杖行穷径，围堂尚有林。飞禽不惊处，万竹正当心。虎啸风吹籁，霜多蝉病喑。兽骄从不避，人到记由今。未暇终身住，聊为半日吟。青松可绝食，黄叶不须衾。偶到初迷路，将还始觉深。堂中有幽士，插髻尚余簪。

【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楼观〈次韵〉】

神仙避世守关门，一世沉埋百世尊。旧宅居人无姓尹，深山道士即为孙。天寒游客常逢雪，日暮归鸦自识村。君欲留身记幽寂，直将山外比羌浑。

【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五郡〈次韵〉】

蜀人不信秦川好，食蔗从梢未及甘。当道沙尘类河北，依山水竹似江南。观形随阜饮溪鹿，云气侵山食叶蚕。犹有道人迎客笑，白须黄袖岂非聃。

【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传经台】

轮扁不能令子巧，老聃虽智若为传。遗经尚在台如故，弟子今无似喜贤。

【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大秦寺】

大秦遥可说，高处见秦川。草木埋深谷，牛羊散晚田。山平堪种麦，僧鲁不求禅。北望长安市，高城远似烟。

【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仙游潭五首・仙游潭】

潭深不可涉，潭小不通船。路断游人止，龙藏白沫旋。翦藤量水短，插石置桥坚。桥外居民少，躬耕不用钱。

【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仙游潭五首・南寺】

澄潭下无底，将渡又安能。惯上横空木，轻生此寺僧。晓鱼闻考考，石塔见层层。不到殊非恶，他年记未曾。

【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仙游潭五首・北寺】

君看潭北寺，何用减潭南。不到还能止，重来独未厌。荒凉增客思，贫病觉僧惭。饮水寒难忍，谁言百子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仙游潭五首・马融石室】

扶风贵公子，早岁伴山家。吹笛堕秋叶，读书随晓鸦。业成心自叛，学苦我长嗟。石室非人住，穷山雪似沙。

【和子瞻三游南山九首・仙游潭五首・玉女洞】

洞门苍藓合，逼仄不容身。传有虚明处，中藏窈窕人。吹笙桥上月，拾翠洞南春。往往来山下，萧然雨洒尘。

【和子瞻调水符】

〈子瞻令人取玉女洞水，恐其见欺，破竹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故云。〉

多防出多欲，欲少防自简。君看山中人，老死竟谁谩。渴饮吾井泉，饥食甑中饭。何用费卒徒，取水负瓢罐。置符未免欺，反覆虑多变。授君无忧符，阶下泉可咽。

【次韵子瞻招隐亭】

隐居吾未暇，何暇劝夫人。试饮此亭酒，自惭缨上尘。林深开翠，岸断峻严。送雪村酤酽，迎阳鸟ミ新。竹风吹断籁，湖月转车轮。霜叶飞投坐，山梅重压巾。欲居常有待，已失叹无因。古语君看取，声名本实宾。

【次韵子瞻凌虚台】

弃我谓我远，求我谓我还。我一尔则二，视此台上山。山高上干天，独不照我颜。无乃我自蔽，谁谓山则悭。远望不见趾，近视不得鬟。山实未始变，任子自择删。北风吹南崖，山上秋叶斑。道远又寒苦，皴裂辞难攀。晴空卷朝云，照夜霜月弯。强尔登此台，免尔超。〈扶风太守宅，旧不见南山，唯此台上见之，故云。〉

【次韵子瞻竹〈鼠卯〉】

野食不穿，溪饮不盗盎。嗟〈鼠卯〉独何罪，膏血自为罔。阴阳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痴与瘦黠，禀受不相仿。王孙处深谷，小若儿在襁。超腾避弹射，将中还复往。一朝受羁绁，冠带相宾飨。愚死智亦擒，临食抵吾掌。

【次韵子瞻陂鱼】

陂霜落鱼可掩，枯芡破盘蒲折剑。巨斧敲冰已暗知，长叉刺浪那容闪。鲸孙蛟子谁复惜，朱鬣金鳞漫如染。邂逅相遭已失津，偶然一掉犹思堑。嗟君游宦久羊炙，有似远行安野店。得鱼未熟口流涎，岂有哀矜自欺僭。人生饱足百事已，美味那令一朝欠。少年勿笑贪七箸，老病行看费针砭。羊生悬骨空自饥，伯夷食菜有不赡。清名惊世不益身，何异饮醢徒醓酽。

【和子瞻读道藏】

道书世多有，吾读老与庄。老庄已云多，何况其骈傍。所读嗟甚少，所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半已强。有言至无言，既得旋自忘。譬如饮醇酒，已醉安用浆。昔者惠子死，庄子哭自伤。微言不复知，言之使谁听。哭已辄复笑，不如敛此藏。脂牛杂肥宁，烹熟有不尝。安得西飞鸿，送弟以与兄。

【次韵子瞻南溪微雪】

南溪夜雪晓来霁，有客晨游酒未消。风泛余花来逐马，光浮断涧不知桥。山寒冻合行人息，醉熟宾欢舞意嚣。归骑相将踏瑶玉，嗅林闲认早梅条。

【和子瞻司竹监烧苇园因猎园下】

骏马七尺行冯冯，晓出射兽霜为冰。荻园斫尽有枯，束茅吹火初如灯。乍分乍合势开展，苍烟被野风腾腾。黄狐惊顾啸俦侣，飞鸟先起如苍鹰。须臾立旗布行伍，有似修蟒横冈陵。苍鹰猛犬出前后，缺处已挂黄麻罾。回风忽作火力怒，平地一卷无疆塍。商辛不出抱宝死，曹瞒逸去又其肱。投身误喜脱灰烬，闯首旋已遭侵凌。何人上马气吞虎，狐帽压耳皮蒙膺。开弓徐射叠双兔，拥马欢叫惊未曾。举鞭一麾百夫进，击鼓再发箭启棚。去如飞{亡虫}中如电，获若两兽膏流渭。肉分麾下饱壮士，皮与公子留缣缯。纵横分裂惠村坞，尚有磊落载后乘。吾兄善射久无敌，是日敛手称不能。凭鞍纵马聊自适，酒后醉语谁能应。健儿击搏信可乐，主将雄猛今谁胜。胸中森列万貔虎，嗟世但以文儒称。安得强弓傅长箭，使射蔽日垂天鹏！

【木山引水二首】

引水穿墙接竹梢，谷藏峰底大容瓢。将流旋滴庐山瀑，已尽还来海上潮。乱点落池惊睡觉，半山含润沃心焦。瓦盆一斛何胜满，溢去犹能浸菊苗。檐下枯槎拂荻梢，山川迤逦费公瓢。幽泉细细流岩鼻，盆水弥弥涨海潮。但爱坚如湖上石，谁怜收自灶中焦。苍崖寒溜须佳荫，尚少冬青石跗苗。

【兴州新开古东池】

山绕兴州万叠青，池开近郭百泉并。昔年种柳人安在，累岁开花藕自生。波暖跳鱼闻乐喜，人来野鸭望船鸣。西还过此须终日，为问使君行未行。

【子瞻喜雨亭北隋仁寿宫中怪石】

仁寿宫中谷生，太湖苍石草间横。与衰换世身犹在，南北从人事已轻。累石作台秋蘚上，凿通水细渠清。三年此亦非公有，空使他年记姓名。

【用林侄韵赋雪】

密雪来何晚，穷冬候欲差。投空落细米，布地净平沙。缭绕飞相著，重仍积暗加。雨微花破碎，风细脚倾斜。次第来如掺，冥堕不讹。卜鹅吹劲鞴，秀苇拂轻<未加>。画字飘还没，团球暖旋ぉ。出盐东海若，链石古皇娲。翻簸腾归骑，纷飘集晚鸦。庭梅辨红萼，垅麦覆黄芽。拨砌求新药，寻踪射伏。埋楼平尽脊，集树短留槎。乱下曾何择，平铺欲尽遮。欺贫寒入褐，恼客重添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积素聊成烛，烹甘强试茶。病僧添晓钵，老令放晨衙。融液曾何有，鲜明竟不奢。积多还避并，化早发从畬。溜滴檐垂箸，行观迳转也。谁能相就醉，都市酒容赊。

【送张唐英监阆州税】

阆中虽近蜀，监税本闲官。岂足淹贤俊，聊应长羽翰。读书心健否，答策意何阑。未可厌畋猎，田中有走。

【送张师道杨寿祺二同年】

故国多贤俊，登科并弟兄。重来旧游处，两见近题名。冉冉须堪把，岁可惊。孤辕已南向，疋马复西征。入峡猿应苦，还荆雁已鸣。喜从元帅幕，官职渐峥嵘。

【送家定国同年赴永康掾】

清慎岷山掾，登科已七年。迎亲就鱼稻，为吏择林泉。去骑关中热，归心沫水鲜。官闲幸可乐，记买鹧鸪煎。〈永康多鹧鸪。〉

【送霸州司理翟曼】

大梁能赋客，边郡系囚曹。官职不相称，声名终自高。试观为吏苦，应过读书劳。努力事初宦，尺丝无厌缫。

【送道士杨见素南游】

黄河春涨入隋沟，往意随波日夜流。万里寻山如野鹤，一身浮水似轻鸥。湖风送客那论驿，岳寺留人暗度秋。迟子北归来见我，携琴委曲记深幽。

【利路提刑亡伯郎中挽词二首】

好学先乡党，登科复妙年。谁为耆旧传，最处缙绅先。沦谢今亡矣，风流孰继焉。魂归食里社，世世仰仁贤。晚岁官仍困，终身耻自言。廉明汉循吏，仁爱郑公孙。赤县朝称埋，衡山德共尊。远人应罢市，处处有遗恩。

【亡伯母同安县君杨氏挽词】

德盛诸杨族，贤宜伯父家。周姜职苹藻，蜀母事桑麻。大邑移封近，阴堂去日赊。空余镜奁在，时出旧笄珈。

●栾城集卷三

◆诗七十五首

【北京送孙曼叔屯田权三司开坼司】

人生不愿才，才士困奔走。君为大农属，求暇更能否。自我游魏博，相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恨未久。谁言但倾盖，信有胜白首。清晨坐风观，落日语凉牖。棋精动如律，弓健不论斗。旁观我不能，晤语君见受。秋风起沙漠，凄雨湿征袖。送行欲汲汲，富贵恐君后。将去聊迟迟，已远悲朋友。

【和强至太博小饮】

谁能饮酒如倾水，醉倒坐中扶不起。形骸外物已如遗，升斗任君无复避。霜梨冰脆寒侵齿，未尽一杯先已醉。强将文字笑红裙，冷淡为欢何足贵。

【和强君瓦亭】

君为魏博三年客，日有江湖万里心。暂得野亭留马足，强循疏柳步堤阴。无人携手共吴语，得意摇头时越吟。何日东郊过微雨，并骑鞍马去同寻。

【中秋夜八绝〈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韵。〉】

长空开积雨，清夜流明月。看尽上楼人，油然就西没。谁遣常时月，偏从此夜明。暗添珠百倍，潜感兔多生。欲见初容烛，将升尚有星。渐高围渐小，云外转亭亭。明入庭阴白，寒侵酒气微。夜深看更好，楼上渐人稀。浮光看不定，重露试还无。影翻狂舞客，明误已栖乌。巧转上人衣，徐行度楼角。河汉冷无云，冥冥独飞鹊。猿号枯木，鱼龙泣夜潭。行人已天北，思妇隔江南。看久须扶立，行贪遂失归。谁能终不睡，烂醉羽觞飞。

【次韵王君贶尚书会六同年】

有美佳宾贤主人，布衣曾共脱京尘。欢来未觉岁华晚，醉后能令秋气春。发誉早同初宦日，收功终藉老成身。他年此会应图画，传入谁家屏障新。

【王君贶生日】

纯阴十月晚，劲气肃群骄。惟有乔松在，长看积雪消。生贤禀真性，特立冠当朝。早岁初成赋，群雄已失标。治才精破竹，廷论壮生飚。博士皆推贾，宣皇重试萧。周旋穷政体，出入解心焦。九列高称冠，三台岂足超。论功归颍霸，举相待虞姚。骥骋经新卧，弓强发久秋。百年时节在，四海众心翘。当见飞中使，赍金赐此朝。〈二府生日，例赐金帛。〉

【次韵姚孝孙判官见还岐梁唱和诗集】

伯氏文章岂敢知，岐梁偶有往还诗。自怜兄力能兼弟，谁肯埙终不听篪。西虢春游池百顷，南溪秋入竹千枝。恨君曾是关中吏，属和追陪失此时。

【次韵王临太博马上】

冬晚霜露重，城遥鞍马劳。徒知事奔走，曾未补毫毛。水旱嗟蹙，疮痍费抑搔。莫归何暇食，堆按簿书高。

【次韵王君北都偶成三首】

河转金堤近，天高魏阙新。千夫奉儒将，百兽伏麒麟。校猎沙场莫，谈兵玉帐春。关南知不远，谁试问蕃邻。天宝乱已定，河ヂ兵更多。故城埋白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遗俗喜长戈。卧兽常思肉，奔鲸不受罗。纵横竟安在，唯见冢嵯峨。禁御封金殿，清河贯石门。时平馀古木，兵散有空屯。形胜山围阔，蕃宣海内尊。川原不论顷，云梦可胜吞。

【次韵沈立少卿白鹿】

白鹿何年养，惊猜未肯驯。轩除非本性，饮食强依人。照影冰浮水，飞毛雪洒尘。独游应已倦，忽见乍疑神。野色明幽步，烟芜荐卧身。异姿人共爱，清意尔谁亲。日暖山苗熟，风微涧草春。何缘解缰絷，奔放任天真。

【送陈安期都官出城马上】

城中二月不知春，唯有东风满面尘。归意已随行客去，流年惊见柳条新。簿书填委休何日，学问榛芜愧古人。一顷稻田三亩竹，故园何负不收身。

【登上水关】

淇水入禁城，城楼中断过深清。空郊南数牛羊下，落日回瞻观阙明。岁月逼人行老大，江湖发兴感平生。画舫早晚笼新屋，慰意来看水面平。

【寒食赠游压沙诸君】

城南压沙古河淤，沙上种梨千万株。隆冬十月我独往，风吹叶尽枝条疏。老僧屈指数春候，却后百日花当苏。微风细雨膏润足，枝头万万排明珠。齐开竞发不知数，照曜冰雪明村墟。此时官闲得游赏，长堤平稳宜骖驹。寺门古木芽叶动，仓庚布谷相和呼。及时行乐不可缓，岁长春短花须臾。僧言我意两相值，欲往屡已脂吾车。今朝寒食烟火断，薄云蔽日风沙除。此花久已待我至，况有朋友相携扶。来邀反覆不能往，岂独负君花已辜。诸君高迈足才思，佐酒况得万玉奴。坐中未醉慎无起，倒戴当使山公如。

【明日安厚卿强几圣复召饮醉次前韵】

芳樽酌水清无淤，梨园著雪迷根株。邺官士女喜行乐，坐上醉客谁亲疏。倦游不知岁月过，痛饮渐觉筋骸苏。风吹落片乱鹅毳，雨结细实骈明珠。云屯冰积动论顷，谁信城郭涵村墟。坐观明媚低照席，行看繁闹横遮驹。我贫不办供酒炙，侧耳日听交朋呼。无端人事巧拘束，曾不见置闲须臾。长鲸渴水求入海，老骥伏枥思就车。清明未过春未老，寒食岂必节与除。二君为我重置酒，席上醉倒交相扶。欢娱安用苦酬酢，叫啸不畏相罪辜。昏然已觉万物小，下视吏役真婢奴。请君数具牛酒费，此外百事何能如。

【次韵柳子玉郎中见寄】

新年始是识君初，顾我尘埃正满裾。谈辩未容朝夕听，情亲空愧往还书。久闻笔阵无前敌，更拟诗坛托后车。待得入城应少暇，相从有约定何如。

【秀州僧本莹净照堂】

有僧访我携诗卷，自说初成净照堂。求得篇章书壁素，不论尘土渍衣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山别后成新岁，归梦春来绕旧房。看取盈编定何益，客来无语但循墙。

【京师送王颐殿丞】

忆游长安城，皆饮母卿宅。身虽坐上宾，心是道路客。笑言安能久，车马就奔迫。城南南山近，胜绝闻自昔。徘徊竟莫往，指点烦鞭策。道傍古龙池，深透河渭泽。山行吾不能，愧此才咫尺。壮哉谁开凿，千顷如一席。参差山麓近，荡波光射。君时在池上，俗事厌纷剧。望门不敢叩，恐笑尘土迹。自从旅京城，所向愈无适。君来曾未几，已复向南国。扁舟出淮汴，唯见江海碧。野人处城市，长愿有羽翮。脱身相从游，未果聊自责。

【石苍舒醉墨堂】

石君得书法，弄笔岁月久。经营妙在心，舒卷功随手。惟兹逸群气，扶驾须斗酒。作堂名醉墨，挥洒动墙牖。安得浊酒池，淋漓看濡首。但取继张君，莫顾颠名丑。

【游净因院寄琏禅师】

岁月潜消日里冰，依然来见佛堂灯。此身已自非前我，问法何妨似旧僧。洒面飞泉时点点，压池苍石尚层层。遥知近爱金山好，江水煎茶日几升。

【送柳子玉】

柳侯白首郎，风格终近古。旧游日零落，新辈谁与伍。人情逐时好，变化无定主。试看近时人，相教蹈规矩。行身剧孔孟，称道皆舜禹。但求免讥评，岂顾愁肺腑。坐令不羁士，举足遭网罟。缅怀我生初，遗俗尚目睹。中庸虽已亡，比近则犹愈。老成慎趋好，后生守淳鲁。岂效相谩欺，炫牛沽马脯。过恶酒色间，可罪非可恶。譬如秕与阮，心迹岂深蠹。京师逢柳侯，往事能历数。叹息子美贤，相与实旧故。至今存篇章，醉墨龙蛇舞。斯人今苟在，亦恐终囚虏。惜哉时论隘，安置失处所。一麾寄河ヂ，垂老幸有土。世俗安足论，且尽杯中醑。

【送苏公佐修撰知梓州】

乘轺旧西蜀，出镇复东川。父老知遗爱，壶浆定满前。江山昔年路，旄节异邦权。望重朝中旧，疆分剑外天。岁登无猛政，蛮服罢防边。去国身虽乐，忧时论独坚。孤诚抱松直，汇进比茅连。我亦相从逝，疏狂且自全。

【送任师中通判黄州】

一别都门今五年，剧谈精壮故依然。厌居巴蜀千山底，决住荆河十顷田。老去功名无意取，身闲诗笔更能专。黄州无事聊须饮，世俗方今自足贤。

【南窗】

京师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初日升。展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客从远方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疑我何苦心。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

【次韵杨褒直讲揽镜】

鬓发年来日向衰，相宽不用强裁诗。壮心付与东流去，霜蟹何妨左手持。花发黄鹂巧言语，池开杨柳斗腰肢。劝君行乐还听否，即是南风苦热时。

【送钱婺州纯老】

桃花汴水半河流，已作南行第一舟。倦报朝中言啧乱，喜闻淮上橹咿呦。平时答策词无枉，此去为邦学更优。自古东阳足贤守，请君重赋沈公楼。

【次韵柳子玉见赠】

壮心衰尽愧当年，刻意为文日几千。老去读书聊度岁，春来多睡苦便毡。梦归似雁长飞去，才短如蚕只自缠。唯有闻诗尚思和，可能时寄最高篇。

【次韵任遵圣见寄】

故国老成谁复先，壮心空记语当年。灌夫失意贫无友，梅福辞官晚作仙。诗句清新非世俗，退居安稳卜江天。它年我亦从君隐，多买黄鱼煮复煎。

【次韵刘贡甫学士画松石图歌】

长松大石生长见，游尘土嗟空羡。寒翠关心失旧交，荣华过眼惊流电。破缯买得古画图，遗墨参差随断线。枝倒挂风自舞，直干孤生看面面。故山旧物远莫致，爱此随人共流转。物生真伪竟何有，适意一时宁复辨。少年所好老成癖，傍人指笑嗟矜炫。京城宅舍松石希，买费百金犹恐贱。

【送顿起及第还蔡州】

诏书京辅起沉沦，岁贡仍居第一人。不愧得官名暂屈，自夸对策语深淳。读书饱足终无厌，从宦奔驰自此新。我去淮阳今不久，邻邦时得问音尘。

【初到陈州二首】

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俎豆终难合，诗书强欲明。斯文吾已试，深恐误诸生。久爱闲居乐，兹行恐遂不。上官容碌碌，饱食更悠悠。枕畔书成癖，湖边柳散愁。疏慵愧韩子，文字化潮州。

【柳湖感物】

柳湖万柳作云屯，种时乱插不须根。根如卧蛇身合抱，仰视不见蜩蝉喧。开花三月乱飞雪，过墙度水无复还。穷高极远风力尽，弃坠泥土颜色昏。偶然直堕湖中水，化为浮萍轻且繁。随波上下去无定，物性不改天使然。南山老松长百尺，根入石底蛟龙蟠。秋深叶上露如雨，倾流入土明珠圆。乘春发生叶短短，根大如指长而坚。神农尝药最上品，气力直压钟乳温。物生禀受久已异，世俗何始分愚贤。〈尝见野人言，柳花入水为浮萍，松上露堕地为仙茅，阴干，服之益人。古言云：“十斤钟乳，不如一斤仙茅。”〉

【柳湖久无水怅然成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湖水尽起黄埃，惟有长堤万万载。病鹤摧颓沙上舞，游人寂寞岸边回。秋风草木初摇落，日暮樵苏自往来。更试明年春絮起，共看飞雪乱成堆。

【次韵孙户曹朴柳湖】

疏慵非敢独违时，野性颠狂不受羁。犹有曲湖容笑傲，谁言与物苦参差。水干生草曾非恶，鹤舞因风忽自怡。最爱柳阴迟日暖，幅巾轻屐肯相随。

【赠李简夫司封】

平生谈笑接诸公，归老身心著苦空。往事少能陪晤语，新诗时喜挹清风。形骸摩诘羸偏健，笔札西台晚更工。笑我壮年常苦病，异时何以作衰翁。

【次韵李简夫秋园】

秋色岂相负，小园仍有花。绕栏吟落日，拾径得残葩。菊细初藏蝶，桐疏不庇鸦。游观须作意，霜雪仅留槎。

【题李简夫葆光亭】

迳草侵芒𦥑，庭花堕石台。小亭幽事足，野色向人来。坐上乌皮几，墙间大瓠。老成无不可，谈笑得徘徊。

【次韵李简夫因病不出】

十五年来一味闲，近来推病更安眠。鹤形自瘦非关老，僧定端居不计年。坐上要须长满客，杖头何用出携钱。未嫌语笑妨清静，闲暇陪公几杖前。

【张安道尚书生日】

出入三朝望愈尊，淮阳退卧避喧烦。崇高历遍知皆安，风俗频迁气独存。世事直须劳旧德，归心那复厌名藩。赤松作栏功虽切，白发忧时义所敦。仁比高山年自保，秋逢生日喜盈门。知公知命身无祷，聊为生灵举寿樽。

【送刘道原学士归南康】

大川倾流万物俱，根旋脚脱争奔徂。流萍断梗谁复数，长林巨石曾须臾。轩昂颠倒唯恐后，嗟予何独强根株。三年一语未尝屈，拟学文学惊当涂。心知势力非汝敌，独恐清议无遗余。扁舟岁晚告归觐，家膳欲及羞纯鲈。隐居高节世所尚，挂冠早岁还州闾。纷纭世事不著耳，得失岂复分锱铢。投身固已陷泥滓，独立未免遭沾濡。君归左右识高趣，牛毛细数分贤愚。

【题滑州画舫斋赠李公择学士】

窗户重重向日明，船居气味此中生。汀洲出没丛花短，波浪澄虚两岸平。窜逐南来身未稳，安闲感物意犹惊。前贤事迹君今似，不愧当年画舫名。〈欧阳公南还佐是邦而为此斋，公择之谪亦从南来，故云。〉

【送王恪郎中知襄州】

魏公德业冠当年，汝守威名竦汉边。将相传家俱未远，子孙到处各推贤。风流最喜君真似，符竹连分政得专。岘首重寻碑堕泪，习池还指客横鞭。逃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觉依刘表，寒俊应须礼浩然。当有郡人知古意，栏街齐唱接篱篇。

【和张安道读杜集〈用其韵。〉】

我公才不世，晚岁道尤高。与物都无著，看书未觉劳。微言精《老》、《易》，奇韵喜《庄》、《骚》。杜叟诗篇在，唐人气力豪。近时无沈、宋，前辈蔑刘、曹。天骥精神稳，层台结构牢。龙腾非有迹，鲸转自生涛。浩荡来何极，雍容去若遨。坛高真命将，毳乱始知髦。白也空无敌，微之岂少褒。论文开锦绣，赋命委蓬蒿。初试中书日，旋闻畴逃。妻孥隔豺虎，关辅暗旌旄。入蜀营三径，浮江寄一艘。投人惭下舍，爱酒类东皋。漂泊终浮梗，迂疏独钓鳌。误身空有赋，掩胫惜无袍。卷轴今何益，零丁昔未遭。相如元并世，惠子谩临濠。得失将谁怨，凭公付浊醪。

【送张公安道南都留台】

识公岁已深，从公非一日。仰公如重云，庇我贫贱迹。公归无留意，我处念平昔。少年喜文字，东行始观国。成都多游士，投谒密如栉。纷然众人中，顾我好颜色。猖狂感一遇，邂逅登仕籍。尔来十六年，鬓发就衰白。谋身日已谬，处世复何益。从来学俎豆，渐老信典册。自知百不堪，偶未三见黜。譬如沟中断，谁复强收拾。高怀绝尘土，旧好等金石。庠斋幸无事，樽俎奉清适。居然远忧患，况复取矜式。汪洋际海深，淡泊朱弦直。徇时非所安，归去亦何失。道存尚可卷，功成古难必。还寻赤松子，独就丹砂术。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筚。

【傅钦之学士济源草堂】

闻有高居直百金，西山南麓北山阴。园通济水池塘好，花近洛川颜色深。人去节旄分重镇，客来猿鹤感幽吟。氵┆溪雨过西湖涨，归兴萧然定不任。〈钦之时在许州。〉

【文与可学士墨君堂】

虚堂竹丛间，那复压竹远。风庭响交戛，月牖散凌乱。尚恐昼掩关，婵娟不长见。中堂开素壁，萧飒起霜干。随宜赋生意，落笔皆葱茜。根茎杂土石，枝叶互长短。依依露下绿，冉冉风中展。开门视丛薄，与此终何辨。

【故成都尹陆介夫挽词】

拥节西来未一年，凄凉道路泣东辕。蜀都富乐真当惜，民事艰难谁复论。白马何人趋远日，青刍盈束更无言。异时归去逢遗老，空听咨嗟述旧恩。

【次韵柳子玉谪官寿春舟过宛丘见寄二首】

局冷曾非簿领迷，幽居浑似未官时。忽闻客至惊还喜，出见泥深笑不知。谋拙未能忧岁计，身闲聊可饱晨炊。行舟借问何匆草，淮口无潮月正亏。献酬不用辞升斗，曲直何劳问尺寻。要路风波无限恶，谪居情味最能深。交从锦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初无间，邻卜共山已有心。草圣诗豪并神速，数因南雁惠佳音。

【次韵子瞻颍州留别二首】

托身游宦乡，终老羡箕颍。隐居亦何乐，亲爱形随影。念兄适吴越，霜降水初冷。翩然事舟楫，弃此室庐静。平明知当发，中夜抱虚警。永怀江上宅，归计失不猛。人生徇所役，有若鱼堕井。远行岂易还，剧饮终难醒。不如早自乞，闲日庶犹永。世事非所忧，多忧亦谁省。放舟清淮上，荡洗心胸。所遇日转胜，恨我不得同。江淮忽中断，陂埭何重重。紫蟹三寸筐，白鸟五尺童。赤鲤寒在汕，红粳满霜风。西成百物贱，加餐慰贫穷。胡为复相念，未肯安南东。人生免饥寒，不受外物攻。不见田野人，四壁编茅蓬。有食辄自乐，谁知富家翁。

【陪欧阳少师永叔燕颍州西湖】

西湖草木公所种，仁人实使甘棠重。归来筑室傍湖东，胜游还与邦人共。公年未老发先衰，对酒清欢似昔时。功成业就了无事，令名付与他人知。平生著书今绝笔，闭门燕居未尝出。忽来湖上寻旧游，坐令湖水生颜色。酒行乐作游人多，争观窃语谁能呵。十年思颍今在颍，不饮耐此游人何。

【欧阳公所蓄石屏】

石中枯木双扶疏，粲然脉理通肌肤。剖开左右两相属，细看不见毫发殊。老樗剥落但存骨，病松憔悴空留须。丘陵迤逦山麓近，云烟澹Ъ风雨余。我惊造物巧如此，刻画琐细供人须。公家此类尚非一，客至不识空嗟吁。案头紫云抱明月，床上寒木翻饥乌。赋形简易神自足，鄙弃笔墨嗟勤劬。天工此意与人竞，杂出变怪惊群愚。世间浅拙无与敌，比拟赖有公新书。Ｔ６

【月石砚屏及石上寒林栖乌，皆公诗所赋。】

【次韵子瞻初出颍口见淮山】

清淮此日见沧浪，始觉南来道路长。窗转山光时隐见，船知水力故轩昂。白鱼受钓收寒玉，红稻堆场列远冈。波浪连天东近海，乘桴直恐渐茫茫。

【次韵子瞻寿州城东龙潭】

东行取次阅三州，击鼓清晨复解舟。车骑纷纭追过客，歌钟凄咽动潜虬。宦游底处非巢燕，归计何嫌诮沐猴。赖有故人怜远适，殷勤屡劝酒行周。

【和子瞻涡口遇风】

长淮暮生风，来自涡河口。新舟虽云固，波浪亦难受。诗来话艰厄，惊恐及儿妇。忆同溯荆峡，终夜愁石首。余飚入帏幄，跳沫溅窗牖。平生未省见，惊顾欲狂走。尔来涉忧患，渐觉成老丑。遥喜波浪中，时能饮醇酒。

【和子瞻濠州七绝·涂山】

娶妇山中不肯留，会朝山下万诸侯。古人辛苦今谁信，只见清淮入海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和子瞻濠州七绝・彭祖庙】

长说先师似老彭，共疑好学古书生。不知亦解餐云母，白日登天万事轻。〈山有云母，云彭祖所采服。〉

【和子瞻濠州七绝・逍遥堂〈庄周墓上祠堂也。〉】

猖狂战国古神仙，曳尾泥老更安。厌世乘云人不见，空坟聊复葬衣冠。

【和子瞻濠州七绝・观鱼台】

庄子谈空惠子听，郢人斤斧俟忘形。莫嗟质丧无知者，对石何妨自说经。

【和子瞻濠州七绝・虞姬墓】

布叛增亡国已空，摧残羽翮自令穷。艰难独与虞姬共，谁使西来敌沛公。

【和子瞻濠州七绝・四望亭〈大和中郡守刘嗣之立李绅为之记。今亭废矣。〉】

唐史不闻刘嗣之，空传短李旧歌诗。高亭毁尽唯存记，犹有区区父老知。

【和子瞻濠州七绝・浮山洞〈洞在淮上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浮也〉】

洞府元依水面开，秋潮每到洞门回。幽人燕坐门前石，长看长淮船去来。

【和子瞻泗州僧伽塔】

清淮浊汴争强雄，龟山下支祁宫。高秋水来无远近，荡灭洲渚乘城墉。千艘衔尾谁复惜，万人雨泣哀将穷。城中古塔高百尺，下有蜕骨黄金容。蛟龙百怪不敢近，回风倒浪归无踪。越商胡贾岂知道，脱身献宝酬元功。至人已立万物表，劫火仅置毛孔中。区区淮汴亦何有，一挹可注沧溟东。胡为尚与水族较，时出变怪惊愚聋。于乎此意不可诘，仰观飞夕凌晴空。

【次韵子瞻发洪泽遇大风却还宿】

昨夜宿鸿泽，再来遂如归。却行虽拙，乘险谅亦非。谁言淮阴近，阻此骇浪飞。长风径千里，蛟蜃相因依。眇然恃一叶，此势安可违。冒涉彼何人，勇决生虑微。欲速有不达，鱼腹岂足肥。风帆尚可转，野庙谁能祈。但当拥衾睡，慎闭窗与扉。夜闻声尚恶，起视聊披衣。

【次韵子瞻记十月十六日所见】

君不见天高后土黄，变化出入唯阴阳。旋凝细雾作飞雹，复遣震雷追日光。可怜万物甚微细，坐听百变随颠僵。深根固蒂无计遁，倏来忽返安能防。平生未见实惊耳，稍远不知如隔墙。君看歌舞醉华屋，下有累絷排两廊。眼前苦乐尚悬绝，空中造化知有亡。我居宛丘厌凝沍，雪翻海水填陂塘。但知膏泽利牟麦，恣食饼饵真嘉祥。山阳所访亦何事，有酒胡不尽一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四

◆诗七十四首

【次韵子瞻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刘贡甫】

贡甫少多才，交游一何众。谈词坐倾倒，玉麈日挥弄。逡巡不为虐，巧捷有微中。群情忌超迈，微过出嘲讽。南迁时已久，未见肯力贡。舌在终自奇，髀满安足痛。人生百年内，仅比一朝梦。就消涸，斗水倾漏瓮。江淮未可嫌，迟晚聊自送。试观终日闲，何似两耳哄。

【次韵子瞻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孙巨源】

巨源学从横，世事夙讨论。著书十万字，辩如白波翻。谏垣适多事，忧心生病根。立谈信无补，闭口出国门。弃置卧江海，闵嘿宁复言。朝行共长叹，逐客继二孙。〈谓莘老、巨源。〉南方固乡党，谪宦侣鹤猿。风俗未宁静，朋党争排根。引去良自得，浊清在澄源。往者未可招，冠盖方骏奔。

【次韵子瞻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刘莘老】

莘老奋徒步，首与观国宾。俨然自约束，被服与绅。黾勉丞相府，接迹舆台臣。顾嫌任安躁，未忍裂坐茵。推置冠獬豸，谓言我比邻。三晋固多士，肮脏存斯人。窜责不敢辞，狂言见天真。南方异风俗，强食鱼尾莘。应同贾太傅，抱屈耻自陈。犹有痛哭书，受厘定何辰。

【和子瞻金山】

长江欲尽阔无边，金山当中唯一石。潮平风静日浮海，缥缈楼台转金碧。瓜洲初见石头城，城下波涛与海平。中流转疑无岸，泊舟未定僧先迎。山中岑寂恐未足，复将江水绕山麓。四无邻家群动息，钟声铿答山谷。乌鸢力薄堕中路，惟有胡鹰石上宿。谁知江海多行舟，游人上下夺岩幽。老僧心定身不定，送往迎来何时竟。朝游未厌夜未归，爱山如此如公稀。不待游人尽归去，恐公未识山中趣。

【和子瞻焦山】

金山游遍入焦山，舟轻帆急须臾间。涉江已远风浪阔，游人到此皆争还。山头冉冉万竿竹，楼阁不见门长关。金山共此一江水，只有胜绝无此闲。野僧终日饱一饭，与世相视如髦蛮。门无舟楫断还往，说法教化黾鼈顽。偶然客至话乡国，西望落日低铜。岷峨正在日入处，想象积雪堆青鬟。稻田一顷良自给，仕宦不返知谁扳。久安禄廪农事发，强弓一弛无由弯。行逢佳处辄叹息，想见茅屋藏榛菅。我知此地便堪隐，稻苗旆旆鱼斑斑。〈焦山长老蜀僧也。〉

【次韵子瞻游甘露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国日已远，涉江岁将阑。东南富山水，跬步留清欢。迁延废行迈，忽忘身在官。清晨涉甘露，乘高弃征鞍。超然脱，穿云抚朱栏。下视万物微，惟觉沧海宽。潮来声汹汹，望极空漫漫。一一渡海舶，冉冉移樯竿。水怪时出没，群嬉类原。幽阴自生火，青荧复谁钻。石头古天险，凭恃分权瞒。疑城曜远目，来骑惊新观。聚散定王业，成毁犹月团。金山百围石，岌岌随涛澜。犹疑汉宫廷，屹立承露盘。狂波恣吞噬，万古嗟独完。凝眸厌漾，绕屋行盘跚。此寺历今古，遗迹皆龙鸾。孔明所坐石，历非人刊。经霜众草短，积雨青苔寒。萧翁嗜佛法，大福将力干。坡ㄚ故镬在，甲错苍龙蟠。卫公秉节制，佛骨埋金棺。长松看百尺，画像留三叹。新诗语何丽，传读纸遂元刂。嗟我本渔钓，江湖心所安。方为笼中闭，仰羡天际抟。游观惜不与，赋咏嗟独难。俸禄藉升斗，酋盐嗜咸酸。何时扁舟去，不俟官长弹。

【李简夫挽词二首】

老成浑欲尽，吊客一潸然。遗事人人记，清诗句句传。挂冠疏傅早，乐世白公贤。叹息风流在，埋文得细镌。归隐淮阳市，遨游十六年。养生能淡泊，爱客故留连。倾盖知心晚，论诗卧病前。葆光尘满榻，无复听谈禅。

【次韵子瞻初到杭州见寄二绝】

吏治区区岂不任，吴中已自富才能。还应占位书名姓，学取蓝田崔县丞。试尽风波万里身，到官山水却宜人。君知晏子恩仍厚，还与从来旧卜邻。

【和柳子玉地炉】

凿地泥床不费功，山深炭贱火长红。拥衾熟睡朝衙后，抱膝微吟莫雪中。宠辱两忘轻世味，冰霜不到傲天工。遥知麻步无人客，寒夜清樽谁与同。

【和柳子玉纸帐】

夫子清贫不耐冬，书斋还费纸重重。窗明晓日从教入，帐厚霜飚定不容。京兆牛衣聊可藉，公孙布被旋须缝。吴绫蜀锦非嫌汝，简淡为生要易供。

【次韵子瞻游孤山访惠勤惠思】

鸟依山，鱼依湖，但有所有无所无。轻舟沿溯穷远近，肩舆上下更传呼。翩然独往不携琴，兼擅鱼鸟两所娱。困依岩石坐绝，行牵翠蔓随缠纡。道逢勤思访其庐，诵诗清切秋蝉孤。隐居羞踏陌上土，何人起爱轮下蒲。水南巷中罗百夫，鸡鸣朝谒至日晡。人生变化安可料，怜汝久遁终无图。凫不足鹤有余，一俯一仰戚与蘧。嗟我久欲从逃逋，方圆不敢左右摹。

【宛丘二咏〈并叙〉】

宛丘城西柳湖，累岁无水。开元寺殿下山茶一株，枝叶甚茂，亦数年不开。辙顷从子瞻游此，每以二物为恨。去秋雨雪相仍，湖中春水忽生数尺。至二月中，山茶复开千余朵。因作二诗奉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旱湖堤上柳空多，倚岸轻舟奈汝何。秋雨连渠添积润，春风吹冻忽生波。虫鱼便尔来无数，凫雁犹疑未肯过。持诧钱塘应笑我，坳中浮芥两么麽。古殿山花丛百围，故园曾见色依依。凌寒强比松筠秀，叶艳空惊岁月非。冰雪纷纷真性在，根株老大众园希。山中草木谁携种，潦倒尘埃不复归。

【赠提刑贾司门青】

前年乘舟护南河，宛丘官舍酣且歌。去年持节忧犴狱，驱车道路日不足。今年春风尘土黄，远赴三州议繇役。天子忧民法令新，整齐百事无闲人。苗耘发栉何时已，回首昔游如梦寐。区区学舍曾未知，春晚日长唯有睡。才智有余安得闲，疏慵顾我自当然。喜君未忘太平事，独称赦书旌孝子。〈项城有孝子负土成坟，贾移文陈州，请用赦书存恤之。〉

【同陈述古舍人观芍药】

蔼蔼堂西十亩园，晚凉迎步绿阴繁。共惊春去已多日，争看花开最后番。未许狂风催烂熳，故将青幄强安存。请公作意勤欢赏，趁取残红照酒樽。

【次韵子瞻见寄】

我将西归老故丘，长江欲济无行舟。宦游已如马受轭，衰病拟学龟藏头。三年学舍百不与，糜费廪粟常惭羞。矫时自信力不足，从政敢谓学已优。闭门却扫谁与语，昼梦时作钧天游。自从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无术。众人奔走我独闲，何异端居割蜂蜜。怀安已久心自知，弹劾未至理先屈。余杭军府百事劳，经年未见持干旄。贾生作傅无封事，屈平忧世多离骚。烦刑弊法非公耻，怒马奔车忌鞭。藐藐何自听谆谆，谔谔未必贤唯唯。求田问舍古所非，荒畦弊宅今余几。出从王事当有程，去须番肉嫌无名。扫除百忧唯有酒，未退聊取身心轻。

【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于颍州留西湖久之作诗献欧阳公】

公居颍水上，德与颍水清。身闲道转胜，内足无复营。平昔富交游，开门坐常盈。退居万事乐，独恨无友生。汝颍亦多士，后来非老成。赵公平生旧，情好均弟兄。少年结意气，晚岁齐功名。携手践廊庙，蹑足辞钧衡。徜徉里闾间，脱略世俗萦。兴来忽命驾，一往千里轻。白发俨相映，元勋各峥嵘。人生会面难，此会有余情。遨游西湖中，仲夏草木荣。壶觞列四坐，歌舞罗前楹。画舫极汴公溯，肩舆并逢迎。棹进凫鸭乱，乐作虫鱼惊。近寺骈履迹，高台吹笑声。往事语京洛，余欢发吟赓。拳拳主人厚，款款来客诚。此乐有时尽，此好何由倾。

【次韵子瞻望湖楼上五绝】

欲看西湖两岸山，卧乘湖上木兰船。湖山已自随船改，更值阴晴欲雨天。眼看西湖不暂来，簿书无算拨还开。三年屈指浑将尽，记取从今得几回。湖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买恨无钱，且尽芳樽对玉盘。菱角鸡头应已压，蟹螯马颊更勤餐。终日清漪弄短桡，久忘车乘走翘翘。秋风且食鲈鱼美，洛下诸生未可招。滞留朝市常嫌闹，放弃江湖也未闲。孤舫粗穷千顷浪，肩舆未尽百重山。

【和柳子玉共城新开御河过所居墙下】

卜筑共山功欲成，新河入县巧相萦。谁将畚锸千夫力，添上园林一倍清。生长鱼虾供晚馔，噶鹅鸭放春声。为邻有意非今日，丐我余波伴濯缨。

【欧阳太师挽词三首】

雄文元命世，直气早成风。受任衰迟后，安邦反侧中。回天深有力，扈圣耻言功。事已身随去，惊嗟柱石空。唐弊文初丧，书成法至今。雍容趋圣处，深切可人心。气力知难继，风流喜不淫。悬知公欲谢，异说勇交侵。推毂诚多士，登龙盛一时。西门行有恸，东阁见无期。念昔先君子，尝蒙国士知。旧恩终未报，感叹不胜悲。

【赋黄鹤楼赠李公择〈公择时知鄂州。〉】

前年见君河之浦，东风吹河沙如雾。北潭杨柳强知春，樽酒相携终日语。君家东南风气清，谪官河ヂ不称情。一麾夏口亦何有，高楼黄鹤慰平生。荆江洞庭春浪起，汉沔初来入江水。岸头南北不相知，惟见风涛涌天地。巫峡潇湘万里船，中流鼓楫四茫然。高城枕山望如带，华榱照日光流渊。楼上骚人多古意，坐忘朝市无穷事。谁道武昌岸下鱼，不如建业城边水。

【次韵子瞻余杭法喜寺绿野亭怀吴兴太守孙莘老】

信美非吾土，三吴一水中。亭高望已极，舟入去无穷。朝市知安在，湖山信有功。遨游逐凫鸭，饮食数鱼虫。波浪喧朝夕，梅变绿红。逢人问京洛，去国长儿童。同舍情相接，邻邦信屡通。相邀欲相过，道里讯溪翁。

【和子瞻宿临安净土寺】

四方清净居，多被僧所占。既无世俗营，百事得丰赡。家居每纷薄，奉养出寒欠。昔年旅东都，局促吁已厌。城西近精庐，长老时一觇。每来获所求，食饱山茶酽。尘埃就汤沐，垢腻脱巾詹。不知禅味深，但取饥肠餍。京城苦烦溷，物景费治染。吴都况清华，观刹吐光艳。石工度空阔，泉溜泻深堑。经过未足多，终老应长歉。

【和子瞻自净土步至功臣寺】

山平村坞连，野寺钟相答。晚阴生林莽，落日犹在塔。行招两社僧，共步青山月。送客渡石桥，迎客出林樾。幽寻本真性，往事听徐说。钱王方壮年，此邦事轻侠。乡人鄙贫贱，异类识英杰。立石象兴王，遗迹今岌で。功勋三吴定，富贵四海甲。归来父老藏，崇高畏摧压。诗人巧讥病，牛领恣挑抉。流传后世人，谈笑资口舌。是非亦已矣，兴废何仓卒。持归问禅翁，笑指浮沤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次韵子瞻游径山】

去年渡江爱吴山，忽忘蜀道轻秦川。钱塘后到山最胜，下枕湖水相萦旋。坐疑吴会无复有，扁舟屡出凌涛渊。今秋复入径山寺，势压众岭皆摧颠。连峰沓嶂不知数，重重相抱如青莲。散为云雾翳星斗，聚作潭井藏蜿蜒。钦翁未到人迹绝，千里受记来安禅。荒榛野草置茅屋，坐令海贾输金钱。至今传法破烦恼，饱食过客容安眠。解装投锡不复去，纷纷四合来乌鸢。或言此处犹未好，海上人少无烦煎。天台雁荡最深秀，水惊石瘦尤清便。青山独往无不可，论说好丑徒纷然。终当直去无远近，藤鞋竹杖聊穷年。

【次韵子瞻自径山回宿湖上】

朝从径山来，泱莽径山色。莫从湖上归，漾湖光碧。借问泛湖舟，何似登山屐。高怀厌朝市，远去忘忧栗。目向幽人青，颜从浊醪赤。尘埃解罗网，宇宙为安宅。油然了无营，此意谁能诘。嗟予别离久，欲往徒反侧。留滞亦何为，空惊突深黑。

【次韵子瞻题孙莘老墨妙亭】

高岸为谷谷为陵，一时豪杰空飞腾。身随造化不复返，忽若野雀逢苍鹰。当年碑刻最深固，风吹土蚀消无棱。遗文漫灭雨中迹，翠石断裂春后冰。古坟欲毁野庙废，行人不去往鞍凭。书生耽玩立风雪，饥驴厌苦疲奴憎。爱之欲取恨无力，旋揉翠墨濡黄缯。不如好事孙太守，牛车徙置华堂登。绕墙罗列耀璧，罢燕起读留宾朋。却思遗迹本安在，原隰处处荒榛藤。田夫野老谁复顾，鬼火夜照来寒灯。废兴聚散一如此，反使涕泗沾人膺。

【熙宁壬子八月于洛阳妙觉寺考试举人及还道出嵩少之间至许昌共得大小诗二十六首】

〇洛阳试院楼上新晴五绝

缥缈危谯面面山，朝来云作雨潺潺。忽然风卷归何处，百里阴晴反掌间。

嵩少犹藏薄雾中，前山迤逦夕阳红。高楼一闭三十日，遥忆岩头种药翁。

伊阙遥临凤阙前，龙门女几气苍然。唐朝御路依稀在，犹想东巡尘暗天。

天坛王屋北侵河，高比嵩丘一倍多。小有清灵今尚在，俗缘深重奈成魔。

前朝宫阙倚芒山，殿阁层层半岭间。犹恐北来冈阜浅，太行东抱故孱颜。

〇和顿主簿起见赠二首

声病消磨只古文，诸儒经术斗纷纭。不知旧学都无用，犹把新书强欲分。老病心情愁见敌，少年词气动干云。搜贤报国吾何敢，欲补空疏但有勤。

一锁楼中暗度秋，微官黾勉未能休。笑谈容我聊纾放，文字凭君便去留。杯酒淋漓已非敌，清诗窈渺更难酬。东归犹得联征骑，同上嵩高望九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将出洛城过广爱寺见三学演师引观杨惠之塑宝山朱瑶画文殊普贤为赋三首

寺古依乔木，僧闲正莫年。为生何寂寞，爱客尚留连。虚牖罗修竹，空厨响细泉。坐听谈旧事，遍识洛中贤。虚室无寻丈，青山有百层。回峰看不足，危石恐将崩。听法来天女，依岩老梵僧。须弥传纳芥，观此信还曾。壁毁丹青在，移来殿庑深。赋形惊变态，观佛觉无心。旌翻空色，笙竽含妙音。风流出吴样，遗法到如今。

〇登封道中三绝・缑山祠

飞仙不返周王子，重阜相连少室孙。夜静笙声兼鹤下，回看惟有故山存。

〇登封道中三绝・に辕道

青山欲上疑无路，涧道相萦九十盘。东望嵩高分草木，回瞻原隰涌波澜。

〇登封道中三绝・少林寺赠顿起

一径乔林下黄叶，三山翠壁绕禅居。共君将住还归去，欲问安心知已疏。〈少林东接少室，北倚石城，南临凤凰山。凤凰山上有初祖庵，二祖问法于此。〉

〇登嵩山十首・石径

苍壁上参天，微径随流水。聱牙石齿乱，纷薄黄叶委。牵攀不得上，颠仆几将止。勉强终此行，更老知难至。

〇登嵩山十首・玉女窗

岩窦有虚明，发晴晓。真人无俦匹，窗下晨妆早。门开秋雨入，室静长风扫。绝迹杳难寻，朱颜未尝老。

〇登嵩山十首・捣衣石

玉女云为衣，飘摇不须捣。空传岩下石，夜杵知谁抱。清泉供浣濯，素月铺缯缟。人世迫秋寒，处处砧声早。

〇登嵩山十首・醒心泉

上山苦饥渴，中道得寒泉。举瓢石窦响，入口烦こ痊。γ流去不见，落涧声锵然。莫归复相值，相从下平川。

〇登嵩山十首・峰顶寺

重重山前峰，上上终非顶。行登众岭彻，始得山门迥。高风惨多寒，落日侧先暝。却视向所经，眇如在深井。

〇登嵩山十首・登封坛

登封事已遥，大碑摧风雨。灵坛久销秃，古木中梁柱。峰峦至此尽，苍石无寸土。俯视万仞高，悲辛但狂顾。

〇登嵩山十首・法华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飞桥走岩居，茅屋今已破。何年避世僧，此地常独卧。秋风高鸟入，夜月寒猿过。自非心已灰，静极生悲惰。

〇登嵩山十首·将军柏〈在天封观，观即唐避暑宫。〉

肃肃避暑宫，石殿秋日冷。凛然中庭柏，气压千夫整。风声答万壑，云色通诸岭。材大难为工，甘与蓬蒿屏。

〇登嵩山十首·吴道子画四真君〈在精思观。〉

浮埃古壁上，萧然四真人。矫如云中鹤，犹若畏四邻。坐令世俗士，自惭污浊身。勿谓今所无，嵩少多隐沦。

〇登嵩山十首·启母石

神夫化黄熊，神母化白石。婴儿剖还父，涕泣何暇恤。尔来三千岁，往事谁复识。惟有少姨存，相望居二室。

〇过韩许州石淙庄〈水中有石曰淙，唐天后朝常燕群臣于此，石刻尚在。〉

飞泉来无穷，发自嵩岭背。奔驰两山间，偶与乱石会。倾流势摧毁，泥土久崩溃。坚姿未消释，截俨相对。居然受喷泼，雷转诸壑内。初喧堕深谷，稍放脱重隘。跳沫溅霏微，余澜汹澎湃。宸游昔事远，绝壁遗刻在。人迹久寂寥，物理兴废。相君厌纷华，筑室俯湍濑。濯缨离尘垢，洗耳听天籁。将追赤松游，自置青云外。道人亦何者，预此事归计。犹恐山未深，更种万株桧。

〇过登封阎氏园

秋暑尚烦襟，林泉净客心。菊残知节过，荷尽觉池深。疏柳摇山色，青苔遍竹阴。犹嫌进官道，历辘听车音。

〇许州留别顿主簿

洛寺相从不出门，绕城空复记名园。程文堆案晨兴早，竹箪连床夜雨喧。归路逢僧暂容与，登山无力强扳援。遥知别后都如梦，赖有君诗一一存。

【次韵子瞻登望海楼五绝】

山色潮声四面来，城中金碧烂成堆。不愁门外严扃锁，终日凭栏未拟回。湖色苍苍日向斜，烟波万状不容。画船人去浮红叶，石径僧归蹑白蛇。楼观争高不计层，雍雍过雁自相应。钱王旧业依稀在，岁久无人话废兴。荷叶初乾稻穗香，惊雷急雨送微凉。晚晴稍放秋山色，洗却浓妆作淡妆。白酒倾浆脍斫红，昼游未厌月明中。楼高只辨听歌鼓，不见游人转似蓬。

【和子瞻监试举人】

登科岁云徂，旧学日将落。外遭饥寒侵，内苦忧患铄。传家足坟史，遗说本精约。群言久纷荡，开卷每惊矍。居官忝庠序，授业止干禽。朝廷发新令，长短弃前。缘饰小学家，睥睨前王作。声形一分解，道义因附托。安行厌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路，强挽就縻缚。纵横施口鼻，烂熳涂丹垩。强辩忽横流，漂荡终安泊。忆惟法初传，欲讲面先怍。新科劝多士，从者尽高爵。徘徊始未信，炫诱终难却。嗟哉守愚钝，几不被讥谑。独醒惭糟，未信耻轻诺。敢言折锋芒，但自保城郭。有司顾未知，选试谬西洛。群儒谁号令，新语竞投削。虽云心所安，恐异时量度。诡遇便巧射，晚嫁由拙妁。谁能力春耕，忍饥待秋获。闻兄职在监，考较笔仍阁。缩手看傍人，此意殊未恶。

【和子瞻煎茶】

年来病懒百不堪，未废饮食求芳甘。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君不见闽中茶品天下高，倾身事茶不知劳，又不见北方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我今倦游思故乡，不学南方与北方。铜铛得火蚯蚓叫，匙脚旋转秋萤光。何时茅檐归去炙背读文字，遣儿折取枯竹女煎汤。

【次韵子瞻对月见忆并简崔度】

先师客陈未尝饱，弟子于今敢言巧。败墙破屋秋雨多，夜视阴精过毕昴。斋盐冷落空杯盘，且依道士修还丹。丹田发火五脏暖，未补漫漫长夜寒。我生疲驾恋笙豆，崔翁游边指北斗。唯有王江亦未归，闭门无客邀沽酒。〈宛丘道人王江，好饮酒，去冬游沈丘，遂不归。〉

【和子瞻开汤村运盐河雨中督役】

兴事常苦易，成事常苦难。不督雨中役，安知民力殚。年来上功勋，智者争雕钻。山河不自保，疏凿非一端。讥诃西门豹，仁智未得完。方以勇自许，未恤众口叹。天心闵劬劳，雨涕为泛澜。不知泥滓中，更益手足寒。谁谓邑中黔，鞭亦不宽。王事未可回，后土何由乾。

【次韵子瞻雨中督役夜宿水陆寺诗二首】

云气连山雨泻盆，莫投僧舍欲关门。暂时洒扫宽行役，终夕崎岖入梦魂。烦热暗消秋簟冷，濡未解夜灯昏。二年游宦多劳苦，何日相从得细论。野寺萧条厌客喧，雨披修竹乱纷然。已因无食聊从仕，深悟劳生不问禅。未至莫忧明日事，偷闲且就此宵眠。天明归去芒鞋滑，虽有藤舆懒上肩。

【次韵子瞻将之吴兴赠孙莘老】

宦游莫向长城窟，冬冰折胶弦亦绝。吴中腊月百事便，蟹煮黄金鲈会雪。京城旧友一分散，近忆吴兴须满颊。世事反复如翻飞，今日共鲧前益垂。畏人但恐去不远，适意未觉归来迟。借问校雠天禄阁，何如江海同游嬉。

【和子瞻画鱼歌〈吴人以长钉加杖头，以杖画水取鱼，谓之画鱼。〉】

潜鱼在渊安可及，垂饵投竿易如拾。横江设网虽不仁，一瞬未移收百十。画鱼何者漫区区，终日辛勤手拮据。已嫌长网不能遍，肯信一竿良有余。鲲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骇散蛟龙泣，获少惊多亦何益。愿从网罟登君庖，碎首屠鳞非所惜。

●栾城集卷五

◆诗六十六首

【次韵子瞻吴中田妇叹】

久雨得晴唯恐迟，既晴求雨来何时。今年舟楫委平地，去年蓑笠为裳衣。不知天公谁怨怒，弃置下土尘与泥。丈夫强健四方走，妇女龌龊将安归。塌然四壁倚机杼，收拾遗粒吹糠粞。东邻十日营一炊，西邻谁使救汝饥。海边唯有盐不旱，卖盐连坐收婴儿。传闻四方同此苦，不关东海诛孝妇。

【次韵子瞻游道场山何山】

两山相负为峰麓，流水重重注溪谷。游人上寻流水源，未觉崎岖病双足。山深下视云漫漫，径垂石底千屈盘。松林阴森白日静，忽惊人世如奔湍。客行不避苦寒出，僧定端居不下席。人生嗟与草木同，置身所在由初植。堂中白佛青髻鬟，气象冲淡非人间。坐令远客厌奔走，径欲筑室依空山。木鱼良久夜将旦，星斗欹斜挂山半。行役有程未可留，将出山门复长叹。

【癸丑二月重到汝阴寄子瞻二首】

忆赴钱塘九月秋，同来颍尾一扁舟。退居尚有三师在，好事须为十日留。倾泻向人怀抱尽，忠诚为国始终忧。重来东阁皆尘土，泪滴春风自不收。百顷西湖十里源，近依城郭带川原。古台皮我先临水，野寺参差半掩门。远泛便成终日醉，幽寻不尽数家园。钱塘未到能先说，更着青山两岸屯。

【次韵子瞻二月十日雪】

春雪漫天密又稀，勾芒失据走灵威。故欺贫窭冬裘尽，巧助遨游酒盏飞。林下细花添百草，阶前轻素剪新机。老农先解忧桑柘，九月家人当授衣。

【和子瞻题风水洞】

风送江湖满洞天，洞门可听人无缘。土囊郁怒声初散，石齿聱牙势未前。乐奏洞庭真跌宕，歌传帝所亦清便。何人隐观遗韵，重使颜成问嗒然。

【次韵子瞻新城道中】

春深溪路少人行，时听田间耒耜声。饥就野农分饷黍，迎嫌尉卒闹金钲。闲花开尽香仍在，白酒沽来厌未清。此味暂时犹觉胜，问兄何日便归耕。

【次韵子瞻山村五绝】

山行喜遇酒旗斜，无限桃花续杏花。与世噶真避世，将家漂荡似无家。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间白水细无声，日暖泥融草不生。似恐田家忘帝力，多差使者出催耕。旋舂红稻始经镰，新煮黄鸡取次甜。无慕无营人自乐，莫将西子愧无盐。升平事业苦匆匆，未信浮名到底空。何用橐驼朝塞外，试听碌轴语场中。贫贱终身未要羞，山林难处便堪愁。近来南海波尤恶，未许乘桴自在游。

【次韵子瞻游富阳普照寺】

尘埃日已远，斗数更无余。寺到逢门入，诗成信手书。山深僧自乐，路远客终疏。访尽前朝景，它年一告予。

【次韵子瞻自普照入山独游二庵】

披榛入山山路细，钟声出寺门将闭。石苔冉冉上芒鞋，草露沵沵著衣袂。野人茅茨苫竹屋，终身局促无生计。天公未胜困人，春田米尽秋田继。老妻稚子亦自乐，野草山花还插髻。长笑人间醉未醒，终老辛勤漫欺世。

【次韵子瞻与苏世美同年夜饮】

晚岁事游宦，相从未尝足。羡君四海皆兄弟，栈中直木不容曲。临安老令况同科，相逢岂厌樽中。潦倒谁怜涧底松，岁寒尚有霜前竹。闻道渠家八丈夫，它日归耕免幽独。

【次韵子瞻病中游虎跑泉僧舍二首】

扫地开门松桧香，僧家长夏亦清凉。公庭多事久来厌，净处安眠计甚长。修竹填窗藤簟绿，白莲当户石盆方。香厨晚饭红粳熟，忽忆烹鸡田舍尝。涧谷新晴草木香，野情萧散自生凉。雨添山色翠将溜，日转松阴晚更长。病客独来唯有睡，游僧相见亦它方。还家烦热都消尽，不信医王与药尝。

【和子瞻东阳水乐亭歌】

君不见武安前堂立曲旃，官高得厚多忧患。又不见夏侯好妓贫无力，帘箔为衣人莫识。两人操行虽不同，辛苦经营实如一。不如君家激水石中流，听之有声百无忧。笙竽窈眇度溪谷，琴筑凄咽穿林丘。高人处世心淡泊，众声过耳皆为乐。退食委蛇石上眠，幽音断续床前作。正如古人乐易多欢娱，积土为鼓块为桴。但能复作太古意，君家水乐真有余。

【次韵子瞻有美堂夜归】

饮阑钟ね欲移轩，香雾犹残金博山。明月飞来松岭外，游人散落马蹄间。城严画鼓初传角，路暗山花自落鬟。清境暂时都不见，夜深人尽始来还。

【次韵子瞻祈雨】

世故纷纷谁复闲，蛟龙不雨独安眠。人间已厌三秋旱，涧底犹悭一掬泉。庙令酒肴时醉饱，田家糠秕久安便。忧心未已谁知恤，更把炉香试一燃。

【次韵子瞻再游径山】

我兄东南游，我亦梦中去。径山闻已熟，往意穿云雾。梦经山前溪，足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忽先渡。举头云峰合，到寺霜日莫。香厨馔岩蕨，野径踏藤屧。平生共游处，骞足蹑高步。崎岖每生胝，眩晃屡回顾。何年弃微官，携手众山路。〈得此诗后，梦与兄同游山中，故为此篇。〉

【王仲仪尚书挽词】

谢公德业久弥新，幼度英奇也绝伦。父子俱贤真不朽，功名自致岂相因。边兵屡动思良将，廷论萧条忆诤臣。青史世家它日事，新阡宿草倍沾巾。

【次韵范景仁侍郎移竹】

双桧生南户，丛筠种北墙。交阴奉君子，为伴老中堂。露洗秋阶绿，风含夏簟凉。栽花知已误，新上一番霜。

【寄题蒲传正学士阆中藏书阁】

朱栏碧瓦照山隈，竹简牙签次第开。读破文章随意得，学成富贵逼身来。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更把遗编观得失，君家旧物岂须猜。

【自陈适齐戏题】

庠斋三岁最无功，羞愧宣王禄万钟。犹欲谈经谁复信，相招执龠便须从。陈风清净眠真足，齐俗强梁懒不容。久尔安闲长自怪，此行磨折信天工。

【送董扬休比部知真州】

奏课西南最，分符江海冲。往来观惠术，蟠错试余锋。文字从堆案，樽强解容。金山只隔水，时复听晨钟。

【送排保甲陈甫】

我生本西南，为学慕齐鲁。从事东诸侯，结绶济南府。谁言到官舍，旱气裂后土。饥馑费仓，剽夺惊桴鼓。缅焉礼义邦，忧作流亡聚。君来正此时，王事最勤苦。驱驰黄尘中，劝说野田父。穰穰百万家，一一连什伍。政令当及期，田闾贵安堵。归乘忽言西，劬劳共谁语。

【送韩祗严户曹得替省亲成都】

宦游东土暂相依，政役频烦会合稀。每恃详明容老病，不堪羁旅送将归。思亲道路宁论远，入蜀山河渐觉非。我有旧庐江水上，因君聊复梦魂飞。

【和孔教授武仲济南四咏・环波亭】

南山迤逦入南塘，北渚枕北墙。过尽绿荷桥断处，忽逢朱槛水中央。凫聚散湖光净，鱼鳖噶瓦影凉。清境不知三伏热，病身唯要一藤床。

【和孔教授武仲济南四咏・北渚亭】

西湖已过百花汀，未厌相携上古城。云放连山瞻岳麓，雪消平野看春耕。临风举酒千钟尽，步月吹茄十里声。犹恨雨中人不到，风云飘荡恐神惊。

【和孔教授武仲济南四咏・鹊山亭】

筑台临水巧安排，万象轩昂发瘗埋。南岭崩腾来不尽，北山断续意尤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平时战伐皆荒草，永日登临慰病怀。更欲留诗题素壁，坐中谁与少陵偕。

【和孔教授武仲济南四咏·槛泉亭】

连山带郭走平川，伏涧潜流发涌泉。汹汹秋声明月夜，蓬蓬晓气欲晴天。谁家鹅鸭横波去，日暮牛羊饮道边。滓秽未能妨洁净，孤亭每到一依然。

【踏藕】

春湖柳色黄，宿藕冻犹僵。翻沼龙蛇动，撑船牙角长。清泉浴泥滓，粲齿碎冰霜。莫使新梢尽，炎风翠盖凉。

【和李诚之待制燕别西湖〈并叙〉】

熙宁六年九月，天章阁待制李公，自登州来守此邦。爱其山川泉石之胜，怡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人，安公之惠，亦欲公之久于此也。然自其始至，而民知其方将复用，惧其不能久矣。明年二月，诏书移牧河间，邦之父兄皆惜其去。虽公亦将留焉而不可得也。于是数与其僚燕于湖上，曰：“北方幸安，余将复老于此。”酒酣，赋诗以别，从而作者三人。公平生喜为诗，所至成编，及来此邦而未尝有所为，故尤贵之。遂相与刻于石，以慰邦人之思焉。东来亦何恃，夫子此分符。谈笑万事毕，樽众客俱。高情生远岫，清兴发平湖。坐使羁游士，能忘岁月徂。纵欢真乐易，恨别不须臾。庙幄新谋帅，河间最近胡。安边本余事，清赏信良图。应念兹园好，流泉海内无。

【送李诚之知瀛州】

少年学诗书，晚岁探至道。岂伊封疆臣，乃是廊庙宝。苦恨富贵迟，声名得空早。忆惟西羌桀，始建元戎纛。恩威炳朝日，号令靡秋草。功勋不容究，孤高易摧倒。归来易三邦，但养胸中颢。宁知北边将，还须用耆老。春风吹旌，先声遍城堡。往事安足惩，遗黎待公保。

【西湖二咏·观捕鱼】

西湖不放长竿入，群鱼空作淘河食。渔人攘臂下前汀，荡漾清波浮两腋。藕梢菱蔓不容网，箔作长围徒手得。逡巡小舟十斛重，踊跃长鱼一夫力。柳条穿颊洗黄金，会缕堆盘雪花积。烧薤香橙巧相与，白饭青蔬甘莫逆。食罢相携堤上步，将散重煎叶家白。人生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

【西湖二咏·食鸡头】

芡叶初生绀如谷，南风吹开轮脱穀。紫苞青刺攒猬毛，水面放花波底熟。森然赤手初莫近，谁料明珠藏满腹。剖开膏液尚模糊，大盎磨声风雨速。清泉活火曾未久，满堂坐客分升掬。纷然咀嚼惟恐迟，势若群雏方脱粟。东都每忆会灵沼，南国陂塘种尤足。东游尘土未应嫌，此物秋来日尝食。

【次韵孙推官朴见寄二首】

蒙愠未能忧悄悄，得闲时复醉昏昏。知君亦学无言语，岂悟维摩不二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病懒近来全废学，宦游唯是苦思乡。粗知会计犹堪仕，贪就功名有底忙。怀旧暗听秋雁过，梦归偏爱晓更长。故人知我今何念，拟向东山赋首章。

【送张正彦法曹】

忆见君兄弟，相携谒侍郎。通经早岁，落笔旧章。试剧何轻锐，当官便激昂。三年知力竭，大府觉才长。知已未如格，归赍才满囊。旧书还读否，师说近凄凉。〈君以《三传》及第，今废此科。〉

【送青州签判俞退翁致仕还湖州】

不作清时言事官，海邦那复久盘桓。早依莲社尘缘少，新就草堂归计安。富贵暂时朝露过，江山故国水精寒。宦游从此知多事，收取《楞伽》静处看。

【和青州教授顿起九日见寄】

岁月飘然风际烟，紫萸黄菊又霜天。莫思太室杉松外，且醉青州歌舞前。〈昔年与顿君同登嵩顶，时正重九。

杯酒追欢真一梦，天涯回望正三年。近来又欲东观海，听说《毛诗》雅颂篇。〈君善讲《诗》。〉

【题徐正权秀才城西溪亭】

竹林分径水通渠，真与幽人作隐居。溪上路穷惟画舫，城中客至有罾鱼。东来只为林泉好，野外从教簿领疏。不识徂徕石夫子，兼因女婿觅遗书。〈徐生，石介女婿也。〉

【和子瞻喜虎儿生】

生男如狼犹恐，寅年生虎慰爷娘。汝家家世事文史，门户岂有空刚强。试看猛虎在山谷，斧牙钩爪旗尾扬。徐行当道择牛羊，狐狸惊走熊猪忙。我今老病思退藏，生子安得尚激昂。不见伯父擅文章，逡巡议论前无当。

【次韵子瞻病中赠提刑段绎】

京东分东西，中划齐鲁半。兄来本相从，路绝一长叹。前朝使者还，手把新诗玩。怜我久别离，卷帙为舒散。谁言穷陋邦，得此唱酬伴。相逢倾盖间，晤语何旦旦。宦游少娱乐，缠缚苦文案。能于王事余，时作楚词乱。譬如近膏油，未肯忘濯盥。贤豪真勉强，功业畏缭缓。伊余独何为，旧籍西南贯。窃禄未遑归，自笑嗟已懦。方当四海寒，恋此一寸炭。主倦客欲留，逡巡要夺馆。奈何独见收，软言强温暖。此意定难酬，还予授子粲。

【次韵子瞻赋雪二首】

麦苗出土正纤纤，春早寒官令尚严。云覆南山初半岭，风干东海旧盐。来时瞬息平吞野，积久欹危欲败檐。强付酒樽判醉熟，更寻诗句斗新尖。点缀偏工乱鹊鸦，淹留亦解恼船车。乘春已觉矜余力，骋巧时能作细花。僵雁堕鸱谁得罪，败墙破屋若为家。天公爱物遥怜汝，应是门前守夜叉。〈是岁京师雪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甚，鸱鸢冻死如积。〉

【次韵韩宗弼太祝送游太山】

羡君官局最优游，笑我区区学问囚。今日登临成独往，终年勤苦粗相酬。春深绿野初开绣，云解青山半脱裘。回首红尘读书处，煮茶留客小亭幽。

【次韵刘敏殿丞送春】

春去堂堂不复追，空余草木弄晴晖。交游归雁行将尽，踪迹鸣鸠懒韵不飞。老大未须惊节物，醉狂兼得避危机。东风虽有经旬在，芳意从今日日非。〈四月十一日立夏。〉

【次韵赵至节推首夏】

首夏寻芳也未迟，绕园红紫尚菲菲。无心与物真皆可，有酒逢人劝莫违。梦逐杨花无限思，身惭啼鸟不如归。官居寂寞如僧舍，海燕怜贫故入扉。

【次韵李昭叙供备燕别湖亭】

池亭雨过一番凉，云髻罗裙客两旁。不觉行人离恨远，贪看积水照筵光。满堂樽俎欢方剧，极目江湖意自长。归去伊川潇洒地，不须遗念属清湘。

【送李昭叙移黎阳都监归洛省亲】

与君非旧识，倾盖便相亲。共事林泉郡，忘归南北人。煮茶流水曲，载酒后湖ぞ。未觉游从厌，空惊别恨新。濒河今重地，知己旧元臣。洛下闻鸡犬，家书不浹旬。西还倚门罢，北渡羽书频。忠孝传家事，风流待一振。

【游泰山四首・初入南山】

自我来济南，经年未尝出。不知西城外，有路通石壁。初行涧谷浅，渐远峰峦积。翠屏互舒卷，耕耨随欹侧。云木散山阿，逆旅时百室。兹人谓川路，此意属行客。久游自多念，忽误向所历。嘉陵万壑底，栈道百回屈。崖递峥嵘，征夫时出没。行李虽云艰，幽邃亦已剧。坐缘斗升米，被此尘土厄。何年道褒斜，长啸理轻策。

【游泰山四首・四禅寺】

山蹊容车箱，深入遂有得。古寺依岩根，连峰转相揖。樵苏草木尽，佛事亦萧瑟。居僧麋鹿人，对客但羞涩。双碑立风雨，八分存法则。云昔义靖师，万里穷西域。《华严》具多纸，归来手亲译。蜕骨俨未移，至今存石室。遗文尽法界，广大包万亿。变化浩难名，丹青画京邑。粲然共一理，眩晃莫能识。末法渐衰微，徒使真人泣。

【游泰山四首・灵岩寺】

青山何重重，行尽土囊底。岩高日气薄，秀色如新洗。入门尘虑虑，盥漱得清Γ。高堂见真人，不觉首自稽。祖师古禅伯，荆棘昔亲启。人迹尚萧条，豺狼夜相抵。白鹤导清泉，甘芳胜醇醴。声鸣青龙口，光照白石陛。尚可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畦胜，岂惟濯蔬米。居僧三百人，饮食安四体。一念但清凉，四方尽兄弟。何言庇华屋，食苦当如荠。

【游泰山四首·岳下】

东来亦何求，聊欲观海岱。海西上千里，将行勇还退。岱阴即齐疆，南往曾历块。春深草木长，山暖冰雪溃。中巷无居人，南亩释耕耒。车从八方至，尘坌百里内。牛马汗淋漓，绮纨声纟 卒纟 蔡。喧阗六师合，汹涌众流汇。无复问谁何，但自舍耽爱。龙鸾画车服，贝玉饰冠佩。骅骝蹴腾骞，幡旆飞暗暧。腥膻及鱼鳖，琐细或蒲菜。游愧无赍，技巧穷殊态。纵观Φ未已，精意殚一酹。出门青山屯，绕廊遗迹昧。登封尚坛，古观写旗队。戈矛认毫末，舒卷分向背。雍容太平业，磊落丰碑在。往事半蓬蒿，遗氓但悲慨。回瞻最高峰，远谢徂徕对。欲将有限力，一放目所迨。天门四十里，预恐双足废。三宿遂徘徊，归来欲谁怼。前年道ㄈ辕，直上嵩岭背。中休强饮食，莫宿时盥。稍知天宇宽，不觉人寰秽。岁时未云久，筋骸老难再。山林无不容，疲{艹尔}坐自碍。自知俗缘深，毕老守。何当御清风，不用车马载。

【送王璋长官赴真定孙和甫辟书】

昔年旅南服，始识王荆州。威动千里肃，恩宽行客留。从容见少子，风采倾凡俦。温然吐词气，已觉清且修。不见十五年，相逢话百忧。青衫走尘土，白发各满头。新弃东海邑，愿从北诸侯。北鄙事方夥，饥馑连戈矛。盟好未可轻，念当事怀柔。主将今老成，勉尽良计筹。

【寄孙朴】

忆昔补官太墟，泮宫萧条人事疏。日高鼾睡声嘘嘘，往还废绝门无车。君为户曹畏简书，放怀疏懒亦似余。相逢语笑夜踌躇，烹煮梨栗羞ゾ蔬。官居一去真蘧庐，东来失计悔厥初。夜闻桴鼓惊阎闾，事如牛毛费耘Θ。违失真性从吏胥，目视纟 臂邀徐徐。羡君不出心自如，北潭秋水多鞭蕖。青荷包饭蒲为菹，修然独往深渊鱼。人生如此乐有余，胡为自投槛中狙。

【和韩宗弼暴雨〈次韵〉】

执热卧北窗，淋漓汗流注。蛟龙遁水府，谁起叩天户。偶然终日风，振扰北山雾。崩腾转相轧，变化不容睹。雷声运车毂，雨点倾豆黍。逡巡溜河汉，指顾才笑语。破屋少干床，茅苫固难御。出门泥没足，此厄比邻溥。苟令终岁熟，敢有今日怒。晚照上东轩，清风袭虚庑。微生免荷锄，但喜脱烦暑。农父更事多，缺塘已增土。

【舜泉复发】

奕奕清波旧绕城，旱来泉眼亦尘生。连宵暑雨源初接，发地春雷夜有声。复理沟渠通屈曲，重开池沼放澄清。通衢细洒浮埃净，车马归来似晚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韵徐正权谢示闵子庙记及惠纸】

西溪秋思日盈笺，幕府拘愁学久骞。记庙终惭无好句，酹坟犹喜有前篇。〈先生作《祭闵子文》。

屏除笔砚真良计，写寄交游畏妄传。吴纸赠君君莫怪，耕耘废罢有闲田。

【张文裕侍郎挽词】

持节西南二十年，华堂遗像已苍然。归来侍从三朝旧，老去雍容平地仙。落笔纵横题壁处，诵诗清壮举杯前。东游邂逅迎归，泪落城南下马阡。

【东方书生行】

东方书生多愚鲁，闭门诵书口生土。窗中白首抱遗编，自信此书传父祖。辟雍新说从上公，册除仆射酬元功。太常弟子不知数，日夜吟讽如寒虫。四方窥觇不能得，一卷百金犹复惜。康成颖达弃尘灰，老聃瞿昙更出入。旧书句句传先师，中途欲弃还自疑。东邻小儿识机会，半年外舍无不知。乘轻策肥正年少，齿疏唇腐真堪笑。是非得失付它年，眼前且买先腾踔。

【送韩宗弼】

大野将冻河水微，慨然临流送将归。登舟上帆手一挥，脱弃朋友如敝衣。我来三见芳草腓，来时同寮今已非。念昔相从未尝违，西湖幽远人事稀。青莲紫芡倾珠玑，白鱼掉尾黄鳖肥。客醉将起命阖扉，方桥月出风露霏。星河下照摇清辉，喧呼笑语相嘲讥。岁月一逝空长欷，交游去尽将谁依。君家汉代平与韦，蔼然令德传余徽。鸣鸠著地鸿高飞，安得久此同縶几。

【送刘长清敏】

汝州太守卧病年，犹复能清言。平生雄辩嗟不见，风流尚有曹州存。历下东游少相识，欢喜闻君在西邑。旧知兄弟无凡俦，相逢一笑开颜色。三年政令如牛毛，思归南亩皆蓬蒿。羡君饮酒动论斗，引觥向口收狂潮。醉后胸中百无有，偃然啸傲倾朋曹。中朝卿士足官府，君归何处狂歌谣。〈刘原甫自长安病归，余始识之。〉

●栾城集卷六

◆诗一百首

【题张安道乐全堂】

天命无不全，人事每自伤。譬如摩尼珠，宛转有余光。藻饰不能加，尘垢岂有亡。世人未尝识，姑射手自将。我公体自然，率性非勉强。驰驱四十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入忧患场。晚岁事蒙养，敛退就此堂。小儒岂知道，宿昔窥门墙。申屠师无人，无足亦自忘。如逢郑执政，一笑先生傍。

【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

〇桐轩

桐身青琅，桐叶蒲葵扇。落落出轩墀，亭亭奉闲燕。夜声疏雨滴，午影微风转。秋飔一凌乱，淅沥惊葱倩。朝日失繁阴，青苔覆遗片。空使坐中人，慨然嗟物变。

〇竹轩

幽轩离纷华，惟有一丛竹。纤梢起余寒，紫笋散轻馥。擢干春雨余，挺节秋霜足。不知岁时改，守此娟娟绿。上有吟风蝉，空腹未尝食。翦伐非所辞，不受尘土辱。

〇柏轩

筑室城市间，移柏南涧底。山林夙所尚，封植聊自寄。崎岖脱岩石，拥塞出梦翳。上承清露滋，下受寒泉惠。秋来采霜叶，咀嚼有余味。苦涩未须嫌，愈久甘如荠。

〇巽堂

山前三秦道，车马不遑息。日出红尘生，不见青山色。峰峦未尝改，往意自奔迫。谁言幽堂居，近在使者宅。俯听辨江声，却立睨石壁。藤萝自太古，松竹列新植。暑簟卧清风，寒樽对佳客。试问东行人，谁能同此适？

〇山斋

平地厌喧嚣，虚斋上山足。萧条远城市，坡ㄚ富林麓。简书日填委，杖屨每幽独。岂无山中士，高卧白茅屋。逢人默无语，长啸响崖谷。此室庶可招，夜月相从宿。

〇闲燕亭

登山稍已高，旷望良亦远。危亭在山腹，物景行自变。诸峰宿露收，草木朝阳绚。盎盎云出山，溜溜泉垂坂。徐行得佳处，永日遂忘返。此乐只自知，傍人任嫌懒。

〇会景亭

亭高众山下，胜势不自收。冈峦向眼尽，风籁与耳谋。鸢飞半岭息，云起当空游。视身如乘风，超然忘百忧。暮归室中居，唯见窗户幽。视听随物变，恍谁识其由。

〇宝峰亭

昔过益昌城，莫登君子堂。驾言念长道，未暇升崇冈。今闻宝峰上，缥缈陵朝阳。三休引萝蔓，一览穷苍茫。微云霭双剑，落日明故乡。奔驰迹未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薮意自长。漂摇万里外，手把新诗章。宦游不忘归，何异鸟欲翔。尘土污颜面，年华侵鬓霜。何时首归路，所至聊彷徨。樽俎逢故人，亭谢凝清光。为我具斗酒，宿恨犹可偿。

【次韵分司南京李诚之待制求酒二首】

世上升沉都梦里，春来强健斗樽前。公田种秫全抛却，坐客无毡谁与钱。春深风雨半相和，节物令人意绪多。中酒何须问贤圣，和诗今尚许羊何。

【送施历城辩归常州】

高人不受尘土侵，三年浙江藏河深。久闲物理有相复，历城官事森成林。乘时敛散逐十二，鞭挞逋负徒哀矜。一杯相属未尝得，百亩归去将安能。潜逃虽出知者后，黾勉尚见仁人心。归期忽告三月尾，强留不顾千黄金。河豚虽过鲈鳜在，粳稻正插风雨淫。酒肴劳苦罄邻里，期会迫隘思僚朋。山川吴越我所爱，扁舟佗日要追寻。滞留未用便相诧，半年岁月行。

【施君既去复以事还戏赠】

令尹西行去又回，西湖重把旧樽。吏民再见鸡栖乘，犹道吾公挽不来。

【和文与可洋州园亭三十咏】

〇湖桥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远。不作过湖桥，两处那相见。

〇横桥

湖里种荷花，湖边种杨柳。何处渡桥人，问是人间否。

〇书轩

绿竹覆清渠，尘心日日疏。使君遗癖在，苦要读文书。

〇冰池

水深冰亦厚，荡铺寒玉。好在水中鱼，何愁池上鹜。

〇竹坞

空陂放修竹，肃肃复冥冥。莫除坞外笋，从使入园生。

〇荻浦

离披寒露下，萧索微风触。摧折有余青，从横未须束。

〇蓼屿

风高莲欲衰，霜重蓼初发。会使此池中，秋芳未尝歇。

〇望云楼

云生如涌泉，云散如翻水。百变一凭栏，悠悠定谁使。

〇天汉台

台高天汉近，匹练挂林端。秋深霜露重，谁见落西山。

〇待月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夜色何苍苍，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台，无奈东南嶂。
〇二乐榭
动静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谁见二物外，犹有天地全。
〇氵党泉亭
泉来草木滋，泉去池塘满。委曲到庭除，清冷备晨盥。
〇吏隐亭
隐居亦非难，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归，聊就茅檐试。
〇霜筠亭
林高日气薄，竹色净如水。寂历断人声，时有鸣禽起。
〇无言亭
处世欲无言，事至或未可。唯有此亭空，燕坐聊从我。
〇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凝畦圃。不忍日将，散逐微风去。
〇涵虚亭
虚亭面疏篁，窈窕众景聚。更与坐中人，行寻望来处。
〇溪光亭
溪亭新雨余，秋色明漾。鸟渡夕阳中，鱼行白石上。
〇过溪亭
溪浅复通桥，过者犹恨懒。赖有沙上鸥，常为独游伴。
〇披锦亭
春晚百花齐，绵绵巧如织。细雨洗还明，轻风卷无迹。
〇禊亭
觞流无定处，客醉醒还酌。毋令仲御歌，空使人惊愕。
〇菡萏轩
开花浊水中，抱性一何洁。朱槛月明时，清香为谁发。
〇荼ユ洞
猗猗翠蔓长，藹藹繁香足。绮席堕残英，芳樽渍余馥。
〇谷
谁言使君贫，已用谷量竹。盈谷万万竿，何曾一竿曲。
〇寒芦港
芦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风，日莫孤帆落。
〇野人庐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试与叩柴荆，言辞应有味。
〇此君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风梢绕檐匝，霜干当窗净。遥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与可墨竹，冠绝今世。〉

〇金橙迳

叶如石楠坚，实比霜柑大。穿迳得新苞，令公忆鲈会。

〇南园

官是劝农官，种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叶攀条语。

〇北园

使君美且仁，遍地种桃李。岂独放春花，行看食秋子。

【次韵吴兴李行中秀才见寄并求醉眠亭诗二首】

〇和见寄

才堪簿领更无余，赢得十年闲读书。宠辱何须身自试，穷愁不待酒驱除。故人归去无消息，佳句新来屡卷舒。前日使君今在此，不妨时复置双鱼。〈李公择自吴兴移齐南。〉

〇醉眠亭

是非一醉了无余，唯有胸中万卷书。已把人生比蘧传，更将江浦作阶除。欲眠宾客从教去，倒卧氍毹岂暇舒。京洛旧游真梦里，秋风无复忆鲈鱼。

【和子瞻玉盘盂二首〈东武苏莒公家园中千叶白芍药子瞻新为此名。〉】

千叶团团一尺余，扬州绝品旧应无。赏传莒国迁钟ね，移忆胡僧置钵盂。丛底留连倾凿落，瓶中捧拥照浮屠。强将绛蜡封红萼，憔悴无言损玉肤。故相林亭父老知，出群草木尚何疑。无多产业残花药，几许功名旧鼎彝。丰艳不知人世别，佳名新换使君诗。明年会看花尤好，剥尽浮苞养一枝。

【寄题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

车骑崩腾送客来，奔河断岸首频回。凿成户牖功无几，放出江湖眼一开。景物为公争自致，登临约我共追陪。自矜新作超然赋，更拟兰台诵快哉。槛前潍水去，洲渚苍茫烟柳匀。万里忽惊非故国，一樽聊复对行人。谢安未厌频携妓，汲黯犹须卧理民。试问沙囊无处所，于今信怯定非真。

【赠马正卿秀才】

男儿生可怜，赤手空腹无一钱。死丧三世委平地，骨肉不得归黄泉。徒行乞丐买坟墓，冠帻破败衣履穿。矫然未肯妄求取，耻以不义藏其先。辛勤直使行路泣，六亲不信相尤愆。问人何罪穷至此，人不敢尤其怨天。孝慈未省鬼神恶，兄弟宁有木石顽。善人自古有不遇，力行不废良谓贤。

【答文与可以六言诗相示因道济南事作十首】

远游既为东鲁，迁居又爱南山。齿发自知将老，心怀且欲偷安。舜井溢流陌上，历山近在城头。羁旅三年忘去，故园何日归休。野步西湖绿缛，晴登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渚烟绵。蒲莲自可供腹，鱼蟹何尝要钱。饮酒方桥夜月，钓鱼画舫秋风。冉冉荷香不断，悠悠水面无穷。雨过山光欲溜，寒来水气如。胜处何须吴越，随方亦有游朋。扬雄执戟虽久，陶令归田未能。眼看云山无奈，神伤簿领相仍。终岁常亲鞭朴，此生知负诗书。欲寻旧学无处，时有故人起予。故人远在江汉，万里时寄声音。闻道禅心寂寞，未废诗人苦吟。佳句近参风雅，微词间发离骚。窃欲比君庚信，莫年诗赋尤高。相思欲见无路，满秩西归有时。及君铃阁少事，饮我松醪满卮。

【次韵李公择寄子瞻】

青蒲一下复东来，拥扇西风满面埃。击柝自营何择地，糟同醉未须回。孤高振鹭瞻初下，淡泊婴儿及未孩。我亦漂流家万里，年来羞上望乡台。

【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

无锡铜瓶手自持，新芽顾渚近相思。故人赠答无千里，好事安排巧一时。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毛倾看色尤宜。枪旗携到齐西境，更试城南金线奇。〈金线泉，在齐州城南。〉新诗态度霭春云，肯把篇章妄与人。性似好茶常自养，交如泉水久弥亲。睡浓正想罗声发，食饱尤便粥面匀。底处翰林长外补，明年谁送溪春。

【和李公择赴历下道中杂咏十二首】

〇泛清河

南北无多水，崎岖未舍船。何时好霖雨，是处有通川。坟垅看书卷，兴亡指道边。苍茫半秋草，犹复较愚贤。

〇将至桃园阻浅且风不得进

卷帆倚棹浅河津，忆泛长江步步新。未免生涯寄风浪，不堪舟楫委埃尘。往来欲就沙囊堰，深浅时看举策频。一望云霓百忧集，应思平地隐居人。

〇桃园阻浅将易小舟一夜大至复乘便风顷刻百里

此生与物妄相仇，欲往长嫌苦见留。浅濑何知向人恶，涨溪岂复为公流。雨痕忽到工催客，风信初来转打头。举目汀洲都未改，忽添清兴满行舟。

〇下邳黄石公庙

圮下相逢南北人，三邀不倦识天真。十年却见谷城下，寂寞同收一梦身。

〇宿迁项羽庙

尺西来垅亩中，驱驰力尽众兵冲。旧封独守君臣义，故国长修俎豆容。平日军声同破竹，少年心事喜摧锋。锦衣眷恋多乡思，肯顾田家社酒〇。

〇吕梁

出没悬流虽有道，凭陵险地本无心。未能与物都无碍，咫尺清泉亦自深。

〇梁山泊〈次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通沂泗麻盐熟，远控江淮粳稻秋。粗免尘泥污车脚，莫嫌菱蔓绕船头。谋夫欲就桑田变，客意终便画舫游。愁思锦江千万里，渔蓑空向梦中求。〈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

〇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五绝〈次韵〉

南国家家漾彩灵，芙蕖远近日微明。梁山泊里逢花发，忽忆吴兴十里行。

终日舟行花尚多，清香无奈着人何。更须月出波光净，卧听渔家荡桨歌。

行到平湖意自宽，繁花仍得就船看。回头却向吴侬说，从此远游心未阑。

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

菰蒲出没风波际，雁鸭飞鸣雾雨中。应为高人爱吴越，故于齐鲁作南风。

【次韵李公择九日见约以疾不赴】

它年逢九日，杯酒逐英豪。渐老经秋病，独醒何处高。床头添药里，坐上减牛毛。寂寞知谁问，烦公置浊醪。

【喜雪呈李公择】

秋来旱已久，雪至亦不薄。沉沉夜未眠，蔌蔌声初落。霏微入疏户，眩晃先朱阁。披衣视群动，照屋始惊愕。晨起犯清寒，繁阴看溟漠。乔林冻相倚，隙瓦干犹烁。孤村掩圭窦，深迳没芒𦈡。平野恣汗漫，四山增荦确。晚色漏斜阳，林光粲相错。氛埃一清荡，疫疠解缠缚。寒蔬养春芽，宿麦布冬脚。官居亦何赖，岁事信所托。逋逃幸一饱，剽盗止群恶。无事乐自多，有酒庶可酌。我行今不久，公到时方昨。丰穰识天意，暇豫可前约。齐厨虽无余，宾客甚易诺。行须酒壶倒，莫待阴云剥。

【次韵范郎中仰之咏雪】

仓廪未应空，长天霰雪。琼瑶布地净，组练出师雄。云阔诸峰遍，花繁百草同。农谣麦垅外，客兴酒杯中，聚散占风力，消融验药功。〈历城西北阳起石山，其上不留雪。远游聊自喜，三见岁时丰。〉

【次韵李公朝著作见赠二首】

远客徒为尔，江边有故丘。江洲信广大，鸟雁任漂浮。好事时携酒，归心久倦游。还乡定衰老，朋友肯相收。稽古终何力，扶衰谩有方。故人怜困踬，佳句赠辉光。未暇抽身去，安能插翅翔。空存疏懒性，高卧笑羲皇。

【惠穆吕公挽词二首】

全齐开故国，清庙飨元功。德业真无忝，勋名但未充。边防推信惠，社稷倚勤忠。不作司徒贵，何惭郑武公。风俗非平昔，贤豪弃此时。新阡长宿草，行路拜丰碑。惠术遐方记，嘉猷信史知。悲凉哭坟客，不为受恩私。

【次韵蒋夔寒夜见过】

都城广大漫如天，旅人骚屑谁与欢。北风号怒屋无瓦，夜气凝冽冰生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雪声旋下白玉片，灯花暗结丹砂丸。叩门剥啄惊客至，吹火仓卒怜君寒。明时未省朋遗弃，高论自笑终汗漫。识君太学嗟岁久，至今客舍犹泥蟠。正如樵悴入笼鹤，坐见摧落凌风翰。明朝尚肯过吾饮，有酒不尽行将酸。

【次韵王巩廷评招饮】

病忆故乡同越舄，性安田野似裨谌。都城岁晚不归去，客舍夜寒犹独吟。樽酒怜君偏好客，诗篇寄我谬知音。会须雪里相从饮，履迹旋平无处寻。

【雪中会孙洙舍人饮王氏西堂戏成三绝】

新岁逼人无一日，残冬飞雪已三回。百分琥珀从君劝，十里琼瑶走马来。南国高人真巨源，华堂邂逅接清樽。十年一见都如梦，莫怪终宵语笑喧。倾尽香醪雪亦晴，东斋醉卧已三更。佳人不惯生疏客，不尽清歌宛转声。

【雪中呈范景仁侍郎】

羁游亦何乐，幸此贤主人。东斋暖且深，高眠不知晨。开门惊照曜，舞雪方缤纷。繁云覆庭庑，落势一何匀。霏{微}本无着，积叠巧相因。万类忽同色，九衢净无尘。园林开组练，观阙堆琼珉。虫书散鸟足，缟带翻车轮。远游浩千里，欲出迷四邻。谁言助春农，亦善欺客贫。赖我古君子，高谈吐阳春。方当庇华屋，岂忧无束薪。

【次韵景仁丙辰除夜】

数举除夜酒，稍消少年豪。浮光寄流水，妙理付浊醪。微阳未出土，大雪飞鹅毛。试问冰霜劲，春来能久牢。

【次韵景仁招宋温之职方小饮】

高人两无事，相见辄倾怀。时以酒相命，何妨心自斋。灯期飞雪乱，春候苦寒乖。不就颓然醉，难堪风且霾。

【次韵景仁饮宋温之南轩二首】

白发迎新岁，播然国老更。感时能细说，对酒任徐行。画轴高分品，诗词妙入评。疏狂先醉倒，应许恃乡情。饮阑瓶已罄，话久仆须更。高会良难得，危言岂易行。归休便老计，得失任台评。犹有青编在，它年不世情。

【次韵景仁正月十二日访吴缜寺丞二绝】

夜雪满庭鸡失晨，琼田早出不惊尘。急须卷冻铺黄道，欲看灯山万万人。浊醪时饮十分杯，万象溟晓气皑。醉倒篮舆夜归去，金吾宁复识谁哉。

【柳子玉郎中挽词二首】

晚岁抽身尘土中，山仍乞古仙宫。羞将白发随冯叟，欲就丹砂继葛洪。龙虎未能留物化，芭蕉久已悟身空。骚人欲作招魂赋，蝉蜕疑非世俗同。新诗锦绣烂成编，醉墨龙蛇洒未干。共首卜居空旧约，宛丘携手忆余欢。风流可见身如在，乡国全归意所安。行到都门送君处，长河清泪两泛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赠净因臻长老】

十方老僧十年旧，燕坐绳床看奔走。远游新自济南来，满身自觉多尘垢。暖汤百斛劝我浴，骊山袞袞泉倾窦。明窗困卧百缘绝，此身莹净初何有。清泉自清身自洁，尘垢无生亦无灭。振衣却起就华堂，老僧相对无言说。南山采菌软未干，西园撷菜寒方茁。与君饱食更何求，一杯茗粥倾铜叶。

【次前韵答景仁】

儒林谈道亦云旧，远逢太史牛马走。区区分别意何为，扰扰只添心上垢。道大如天不可测，异出同归各穿窦。浩然一水散千沤，却观彼我曾无有。我丈中心冰玉洁，世上浮荣尽灰灭。终年行道自不知，笑指空门名异说。此心未信道不生，石上下种何由茁。道在起居饮食中，安问胡僧分五叶。

【游城西集庆园】

送客城西客已远，归路北池接南苑。冰澌片断水光浮，柳线和柔风力软。缭墙朱户谁家园，流水平畦春日浅。禁河分溜一池足，洛圃移花百金贱。飞甍斤斧声未绝，翠柏栽培影初遍。傍人笑指高台处，前年适见荒榛满。金钱力夺天地功，岁月未多风物换。人生富贵无不成，都门坐置山林观。暖风迟日时一到，早出莫归应未晚。主人最贵霄城，长使憧憧路人看。

【游景仁东园】

新春甫惊蛰，草木犹未知。高人静无事，颇怪春来迟。肩舆出东郊，轻裘试朝曦。百草招生意，乔松解寒姿，尺书招友生，冠盖溢通逵。人生瞬息间，幸此休暇时。浊酒论浮蚁，嘉蔬荐柔荑。春来莫嫌早，春去恐莫追。公卿多王事，田野遂我私。松筠自拥蔽，里巷得游嬉。邻家并侯伯，朱门掩芳菲。畦花被锦绣，庭桧森旌旗。华堂绚金碧，叠观凝烟霏。仿佛象宫禁，萧条远喧卑。徐行日一至，何异已有之。都城闭门早，众客纷将归。垂杨返照下，归骑红尘飞。但卜永日欢，未与清夜期。人散众嚣绝，庭空星斗垂。安眠万物外，高世良在兹。

●栾城集卷七

◆诗五十六首

【次韵子瞻送范景仁游嵩洛】

寻山非事役，行路不应难。洛浦花初满，嵩高雪尚寒。平林抽冻笋，奇艳变山丹。节物朝朝好，肩舆步步安。酴縻酿腊酒，苜蓿荐朝盘。得意忘春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逢人语夜阑。归休三黜柳，赋咏五噫鸾。鹤老身仍健，鸿飞世共看。云移忽千里，世路脱重滩。西望应思蜀，东还定过韩。平川涉清颍，绝顶上封坛。出处看公意，令人欲弃官。

【送蒋夔赴代州教授】

忆游太学十年初，犹见胡公岂弟余。遍阅诸生非有道，最怜能赋似相如。青衫共笑方持板，白发相看各满梳。暂免百忧趋长吏，勉调三寸事新书。

【次韵宿州教授刘泾见赠】

此身虽复类潜夫，衰老无心强著书。道路不知奔走贱，交游空怪往还疏。弦歌更就三年学，簿领唯添一味愚。它日相逢定何处，莫将文采笑空疏。

【徐州送江少卿】

夜雨泗河深，晓日轻舟发。帆开送客远，城转高台没。居人永瞻望，归意何仓卒。公来初无事，丰岁多牟麦。铃阁渡清风，芳樽对佳客。登临未云厌，谈笑方自适。朝廷念黧老，府寺虚清剧。何以寄风流，江山绕官宅。

【次韵子瞻寄眉守黎希声】

眼看狂澜倒百川，孤根漂荡水无边。思家松菊荒三迳，回首讴歌沸二天。簿领沉迷催我老，春秋废格累公贤。邻居屈指今谁在，一念伤心十五年。〈辙昔侍先人于京师，与希声邻居太学前。是时公之亡兄与二亡夫皆在，今十五年，而在者唯公与仆二人。言之流涕。〉

【和李邦直学士沂山祈雨有应】

宿雪虽盈尺，不救春夏旱。吁嗟遍野天不闻，歌舞通宵龙一战。旋开云雾布旌旗，复遣雷霆助舒卷。雨声一夜洗尘埃，流入沟河朝不见。但见青青黍与禾，老农起舞行人歌。污邪满车尚可许，供输到骨期无它。水行天地有常数，岁岁出入均无颇。半年分已厌枯槁，及秋更恐忧滂沱。谁能且共蛟龙语，时布甘泽无庸多。

【陪子瞻游百步洪】

城东泗水平如席，城头远山衔落日。轻舟鸣橹自生风，渺渺江湖动颜色。中洲过尽石纵横，南去清波头尽白。岸边怪石如牛马，衔尾舳舻谁敢下。没人出没须臾间，却立沙头手足干。客舟一叶久未上，吴牛回首良间关。风波荡未可触，归来何事尝艰难。楼中吹角莫烟起，出城骑火催君还。

【李邦直见邀终日对卧南城亭上二首】

一径坡ㄚ草木间，孤亭胜绝俯川原。青天图画四山合，白画雷霆百步喧。烟柳萧条渔市远，汀洲苍莽白鸥翻。客舟何事来匆草，逆上波涛吐复吞。东来无事得遨游，会使清闲亦自由。拨弃簿书成一饱，留连语笑失千忧。旧书半卷都如梦，清簟横眠似欲秋。闻说归朝今不久，尘埃还有此亭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韵邦直见答二首】

真能一醉逃烦暑，定胜三杯御腊寒。自有诗书供永日，莫将丝竹乱风滩。舞雩何处归春莫，叩角谁人怨夜漫。闻道丹砂近有术，锱铢称火共君看。五斗尘劳尚足留，闭门聊欲治幽忧。羞为毛遂囊中颖，未许朱云地下游。无事会须成好饮，思归时亦赋登楼。羡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隅看浴鸥。

【再次前韵四首】

城头栋宇恰三间，楚望凄凉吊屈原。雨洗山川百里净，风吹语笑一城喧。乡书莫问经时绝，岁事初惊片叶翻。南近清淮鲈鳜好，钓筒时问有潜吞。谬将疏野托交游，平日论心亦有由。科第联翩叨旧契，利名疏阔少新忧。清谈已觉忘朱夏，浊酒先防虐素秋。多病无聊唯有睡，频频诗句未嫌不。野鹤应疑凫雁苦，夏虫未惯雪霜寒。隐居颜氏终安巷，垂钓严生自有滩。破宅不归尘可扫，下田初种水应漫。退耕尚作悠悠语，拙宦犹须步步看。欲作彭城数月留，溪山劝我暂忘忧。城头准拟中秋望，台上迁延九日游。风气雨余侵近郭，江声风送隐危楼。汀洲聚散知谁怪，且学漂浮水上鸥。

【雨中陪子瞻同颜复长官送梁焘学士舟行归汶上】

客从南方来，信宿北方去。手棹木兰舟，不顾长江雨。江昏气阴黑，雨落无朝暮。肃肃赴波涛，暗洲渚。微凉入窗阖，斜吹湿蕉苎。漂洒正纷纭，谈笑方容与。不知江路长，但觉青山鹜。客去浩难追，落日平西浦。东游本无事，爱此山河古。周旋樽俎欢，邂逅英豪聚。兹游有遗趣，此乐恐宜屡。贱仕迫程期，迁延防谴怒。秋风日已至，轻舸行当具。阴森古城曲，苍莽交流处。悬知别时念，将行重回顾。非缘一寸禄，应作三年住。

【同子瞻泛汴泗得渔酒二咏】

江湖性终在，平地难久居。渌水雨新涨，扁舟意自如。河身萦疋素，洪口转千车。愿言弃城市，长竿夜独渔。懒思久废诗，拨不堪酒。强颜水石间，滥迹宾主后。不知白浪翻，但怪青山走。莫随使车尘，岂畏严城斗。

【明日复赋】

放舟城西南，却向东南泊。朝来雨新霁，白水浸城脚。古汴多流苴，清泗亦浮沫。平吞百涧暴，灭尽三洪恶。游人不胜喜，水族知当乐。舟行野凫乱，网尽修鳞跃。香醪溜白蚁，会缕填花萼。人生适意少，一醉皆应诺。同游非偶然，后会未前约。简书尚见宽，行日为公却。

【赠吴子野道人】

食无酒肉腹亦饱，室无妻妾身自好。世间深重未肯回，达士清虚辄先了。眼看鸿鹄薄云汉，长笑驽骀安枥皂。腹中夜气何郁郁，海底朝阳常杲杲。一廛不顾旧山深，万里来看故人老。空车独载王阳橐，远游屡食安期枣。东州相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真邂逅，南国思归又惊矫。道成若见王方平，背疗莫念麻姑爪。

【李邦直出巡青州余不久将赴南都比归不及见矣作诗赠别】

东道初来托故人，南楼频上泗河ぞ。江山尚有留人意，樽俎宁当厌客贫。顾我及秋行不久，问君触热去何因。西归凉冷霜风后，浊酒清诗谁与亲。

【司马君实端明独乐园】

子嗟丘中亲艺麻，邵平东陵亲种瓜。公今归去事农圃，亦种洛阳千本花。修篁绕屋韵寒玉，平泉入畦纡卧蛇。锦屏奇种崖窦，嵩高灵药移萌芽。城中三月花事起，肩舆遍入公侯家。浅红深紫相媚好，重楼多叶争矜夸。一枝盈尺不论价，十千斗酒那容赊。归来曳履苔迳滑，醉倒闭门春日斜。车轮班班走金毂，印绶若若趋朝衙。世人不顾病杨绾，弟子独有穷侯芭。终年著书未曾厌，一身独乐谁复加。宦游嗟我久尘土，流转海角如浮槎。归心每欲自投劾，孺子渐长能扶车。过门有意奉谈笑，幅巾怀刺无袍靴。

【送颜复赴阙】

箪瓢未改安贫性，凫绎犹传直道余。不见失官愁戚戚，但闻高卧起徐徐。居中旧厌军容讲，补外仍遭城旦书。此去将身置何许，秋风未免忆鲈鱼。

【王诜都尉宝绘堂词】

侯家玉食绣罗裳，弹丝吹竹喧洞房。哀歌妙舞奉清觞，白日一醉万事忘。百年将种存慨慷，西取庸蜀践戎羌。战袍赐锦盘雕章，宝刀玉余风霜。天孙渡河夜未央，功臣子孙白且长。朱门甲第临康庄，生长介胄羞膏粱。四方宾客坐华堂，何用为乐非笙簧。锦囊犀轴堆象床，竿叉连幅翻云光。手披横素风飞扬，长林巨石插雕梁。清江白浪吹粉墙，异花没骨朝露香。〈徐熙画花，落笔纵横。其子嗣，以五色染就，不见笔迹，谓之没骨。蜀赵昌盖用此法耳。〉挚禽猛兽舌腭张，腾踏联。喷振风雨驰平冈，前数顾陆后吴王。老成虽丧存典常，坐客不识视茫洋。骐ら飞烟郁芬芳，卷舒终日未用忙。游意淡泊心清凉，属目俊丽神激昂。君不见伯孙孟孙俱猖狂，干时与事神弗臧。

【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过张天骥山人郊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山莫将归，下访张夫子。黍稷满秋风，蓬麻翳邻里。君年三十八，三十有归意。躬耕奉慈亲，未觉锄鄙。读书北窗竹，酿酒南园水。松菊半成阴，日有幽居喜。客来时借问，问子何年起，新求西溪石，更筑茆堂址。但令三岁熟，此计行亦遂。堂成不出门，清名满朝市。

【魏佛狸歌】

魏佛狸，饮泗水，黄金甲身铁马。睥睨山川俯画地，画作西方佛名字。卷舒三军如使指，奔驰万夫凿山觜。云中孤月妙无比，青莲湛然俯下视。击钲卷抽行营，北徐府中军吏喜。度僧筑室依云烟，俯窥城郭众山底。兴亡一瞬五百年，细草荒榛没孤垒。

【杂兴二首】

陋巷丈夫病且贫，悬鹑百结聊庇身。蠕蠕大虱长孙子，败缯敝絮开阳春。故襦宽博裹肩𧿹，出没逡巡初莫畏。一朝换酒入邻家，顾视腰间犹犊鼻。入缝循腰还自足，肌肤转近尤为福。咋皮吮血无已时，应待渠家具汤沐。朱轮华盖事远游，厩无良马乘疲牛。青丝玉勒金络头，任重道远旁人忧。奔驰往来历山丘，腾坑投淖摧辕。已厌复起行未休，青刍黄粱为君羞。长路漫漫经九州，场有白驹胡不收。饥食玉山饮河流，朝秣幽冀莫炎陬。奔云掣电不少留，仆夫顾之心怀愁。王良不生谁与谋，哀哉骏骨千金酬。

【赠致仕王景纯寺丞】

山隐君七十四，绀瞳绿发初谢事。腹中灵液变丹砂，江上幽居连福地。彭城为我住三日，明月满船同一醉。丹书细字口传诀，顾我沉迷真弃耳。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它年若访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

【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

秋晴卷流潦，古汴日向干。扁舟久不解，畏此行路难。此行亦不远，世故方如山。我持一寸刃，绝何由刊。念昔各年少，松筠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文章风云起，胸胆渤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横流一倾溃，万类争崩奔。孔融汉儒者，本自轻曹瞞。誓将贫贱身，一悟世俗昏。岂意十年内，日夜增涛澜。生民竟憔悴，游宦岂复安。水深水益热，人知蹈忧患，甄丰且自叛，刘歆苟盘桓。而况我与兄，饱食顾依然。上愿天地仁，止此祸乱源。岁月一徂逝，尚能反丘园。

【次韵子瞻见寄】

袞袞河渭浊，皎皎江汉清。源流既自异，美恶终未明。嗟我顽钝质，乃与公并生。出处每自托，讴吟辄尝赓。譬如病足马，共此千里程。胜负坐已决，岂待终一枰。忆公年少时，濯濯吐新萌。坚姿映松柏，填节凌榛荆。学成志益厉，秋霜落春荣。澹然养浩气，脱屣遗齐卿。百链竟不变，三折终未鸣。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区两郡守，籍籍四海声。年来效暗默，世事慵讥评。不见室家好，恍如揖重城。别离长尘垢，岁月何峥嵘。彭门偶会合，白发互相惊。受教恐不足，吐论那复争。疾雷发聋聩，清月照昏盲。笃爱未忍弃，浪云旧齐名。更请问郭许，题品要当精。〈子瞻杭州见寄诗云：先生别驾旧齐名。〉

【将至南京雨中寄王巩】

河牵一线流不断，雨散千丝卷却来。烟际横桥村十里，船中倦客酒三杯。老年转觉脾嫌湿，世路早令心似灰。赖有故人怜寂寞，系舟待我久徘徊。

【次韵王巩见赠】

南都逢故人，共此一樽渌。初来柳吹絮，再见风脱木。我老欢意微，头垂腰背曲。羡子方少年，健马走平陆。狂歌手自拊，醉倒头相触。人生比一瞬，世网张万目。但取食场鸡，岂挂云飞鹄。彭城久相迟，官舍虚东屋。重阳试新酿，谓子当不速。胡为听妇言，婉娈自相逐。我舟得愁霖，牵挽脱坑谷。风霜作初寒，病体欲生粟。解子腰下龟，换酒不须赎。照碧凝清光，相将饮萸菊。

【送交代刘莘老】

建元一二间，多士四方至。翩翩下鸿鹄，一一抱经纬。功名更唯诺，爵禄相馈遗。纵横圣贤业，磊落君臣意。慷慨鲁诸生，雍容古君子。扶摇云汉上，睥睨千万里。入台霜凛然，不肯下词气。失足青冥中，投命江湖里。区区留都客，矫矫当世士。空使往来人，叹息更相指。我生本羁孤，无食强为吏。褰裳避涂泥，十载守憔悴。逝将老茅屋，何幸继前轨。念君今尚然，顾我真当尔。百年同一梦，穷达浪忧喜。有酒慰离愁，贫贱非君耻。

【次韵王巩九日同送刘莘老】

头上黄花记别时，樽中渌酒慰清悲。画船牵挽故不发，红粉留连未遽离。小雨无端添别泪，遥山有意助颦眉。十分酒盏从教劝，堆案文书自此辞。

【次韵王巩欲往徐州见子瞻以事不成行】

河水南来绕郡城，银刀空复炫衙兵。交情旧许鸡为具，客信那知鹊妄鸣。为妇迟留应未怪，还家仓卒定何营。不关秦女箏声怨，自趁招贤浚上旌。

【宣徽使张安道生日】

从公淮阳今几年，忆持寿当公前。祝公齿发老复少，岁岁不改冰霜颜。扫除四海一清净，整顿万物俱安全。今年见公商丘侧，奉祠太一真仙官。身安气定色如玉，脱遗世俗心浩然。幽居屡过赤松子，长夜亲种丹砂田。此中自有不变地，岁阅生日如等闲。门前贺客任填委，世上多故须陶甄。秋风坐见蒲柳尽，岁晏惟有松柏坚。斯人未安公未用，使公难老应由天。

【章氏郡君挽词〈子厚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冯唐垂老郎潜后，李白风流罢直余。解组同归荣故国，剖符仍得奉安舆。家声未替三公旧，葬客应倾数郡车。德映闺门人莫见，埋文子细列幽墟。

【闻王巩还京会客剧饮戏赠】

闻君归去便招呼，笑语不知清夜徂。结束佳人试银甲，留连狂客恼金吾。灯花零落玉山倒，诗笔欹斜翠袖扶。暂醉何年依锦瑟，东斋还复卧氍毹。

【次韵王巩游北禅】

萧萧黄叶下城头，顿作野田风日秋。粗有樽随处好，暂无敲扑便能幽。人稀野鸟应同乐，水涸游鱼似欲愁。客去知君欢未已，绕城携手更迟留。

【次韵王巩怀刘莘老】

两都来往太频频，真是人间自在人。十载读书同白屋，千金为客买朱唇。结交京邑倾心肺，寓思禅宗离垢尘。为问西归天禄客，何时同看洛川神。

【饮饯王巩】

送君不办沽斗酒，拨醅浮蚁知君有。问君取酒持劝君，未知客主定何人。府中杯卷强我富，案上苜蓿知吾真。空厨赤脚不敢出，大堤花艳聊相亲。爱君年少心乐易，到处逢人便成醉。醉书大轴作歌诗，顷刻挥毫千万字。老夫识君年最深，年来多病苦侵凌。赋诗饮酒皆非敌，危坐看君浮太白。

【送王巩兼简都尉王诜】

可怜杜老贫无食，杖藜晓入春泥湿。诸家厌客频恼人，往往闭门不得入。我今贫与此老同，交游冷落谁相容。幸君在此足游衍，终日骑马西复东。送君仍令君置酒，如此贫交世安有。君归速语王武子，因君回船置十斗。

【吕希道少卿松局图】

溪回山石间，苍松立四五。水深不可涉，上有横桥渡。溪外无居人，磐石平可住。纵横远山出，隐见云日莫。下有四老人，对局不回顾。石泉杂松风，入耳如暴雨。不闻人世喧，自得山中趣。何人昔相遇，图画入纨素。尘埃依古壁，永日奉樽俎。隐居畏人知，好事竟相误。我来再三叹，空有飞鸿慕。逝将从之游，不惜烂樵斧。

【寄孔武仲】

济南旧游中，好学惟君耳。君居面南麓，汹涌冈峦起。我来辄解带，檐下炙背睡。煎茶仓梨栗，看君诵书史。君归苦仓卒，窗户日摧毁。迁居就清旷，改筑富前址。开畦得遗植，绕壁见题字。云山顾依然，簿领辄随至。思君犹未忘，满秩行自弃。尔来钜野溢，流潦压城垒。池塘漫不知，亭榭日倾弛。官吏困堤障，麻鞋污泥滓。别来能几何，陵谷既迁徙。它日重相逢，衰颜应不记。

【孔君亮郎中新葺阙里西园弃官而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宦情牢落苦思归，君恻无人留子思。手种松筠须灌溉，亲修寝庙忆祠。定应此去添桃李，还使旧茔无棘茨。他日东游访遗烈，因公导我谒先师。

【寄济南守李公择】

岱阴皆平田，济南附山麓。山穷水泉见，发越遍溪谷。分流绕涂巷，暖气草木。下田满粳稻，秋成比禾菽。池塘浸余润，菱芡亦云足。辞家四千里，恃此慰穷独。公从吴兴来，苕犹在目。应恐齐鲁间，长被尘土辱。不知西垣下，漾千亩渌。仰见鸥鹭翻，俯视龟鱼浴。初来厌桴鼓，稍久捐鞭扑。清诗调嘉宾，夜话继华烛。飞花暮雪深，浮蚁糟床熟。相对各忘归，西来自嫌速。人生每多故，乐事难再卜。钜野一汗漫，河济相腾蹙。流沙翳桑土，蛟蜃处人屋。农亩分沉埋，城门遭板筑。伤心念漂荡，引手救颠覆。劳苦空自知，吁嗟欲谁告。遥知旧游处，落落空遗躅。平生读书史，物理粗能瞩。归耕久不遂，终作羝羊触。赋诗心自惊，请公再三读。

【雪中会饮李ㄟ钧东轩三绝】

众客喧哗发酒狂，逡巡密雪自飞扬。莫嫌作赋无枚叟，且喜延宾有孝王。雪花如掌堕阶除，剧饮时看卧酒壶。半夜琼瑶深没膝，欲归迷路肯留无。竹裹茅庵雪覆檐，炉香蔼蔼著蒲帘。欲求初祖安心法，笑我醺然已半酣。

【张恕寺丞益斋】

人生不读书，空洞一无有。羡君常斋居，散帙满前后。开编试寻绎，阅岁行自富。从横画图出，次第宫商奏。汪洋畜江河，眇莽包林薮。兴亡数千岁，络绎皆在口。顾念今所知，颇觉前日陋。我家亦多书，早岁尝窃叩。晨耕挂牛角，夜烛借邻牖。经年谢宾客，饥坐失昏画。堆胸稍蟠屈，落笔逢左右。乐如听钧天，醉剧饮醇酎。自从厌蓬荜，误逐功名诱。初心一漂荡，旧学皆榛莠。失足难遽回，抚卷长自诟。封君无事年，谓可终身守。春耕不厌深，秋获当自受。金玉或为灾，诗书岂相负。

【除夜会饮南湖怀王巩】

岁晚城东故相家，夜听帘外落琼花。醉眠东阁银暗，起视中庭内竹斜。鲁酒近来无奈薄，秦箏别后苦闻夸。思君倦对空陂饮，归去纷如日莫鸦。

【次韵张恕戏王巩〈去岁此日大雪，仆醉定国东斋。〉】

二君豪俊并侯家，歌舞争妍不受夸。闻道肌肤如素练，更堪鬓发似飞鸦。

【送转运判官李公恕还朝】

我行未厌山东远，昔游历下今梁苑。官如鸡肋浪奔驰，政似牛毛常黾勉。幸公四年持使节，按行千里长相见。鹰掣秋田伏兔惊，骥驰平野疲牛倦。似怜多病与时违，未怪两州从事懒。除书夺去一何速，归袖翩然不容挽。黄河东注竭昆仑，钜野横流入州县。民事萧条委浊流，扁舟出入随奔电。回首应怀微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忧，归朝且喜宁亲便。公知齐楚即为鱼，劝筑宣防不宜缓。

●栾城集卷八

◆诗六十八首

【寄范丈景仁】

京城冠盖如云屯，日中奔走争市门。敝裘瘦马不知路，独向城西寻隐君。隐君白发养浩气，高论惊世门无宾。欣然为我解东阁，明窗净几舒华茵。春天雪花大如手，九衢断绝愁四邻。平明熟睡呼不觉，清诗渌酒时相亲。我兄东来知东武，走马出见黄河滨。及门却遣不得入，回顾欲去行无人。东园桃李正欲发，开门借与停车轮。青天露坐列觞豆，落花飞絮飘衣巾。留连四月听，扁舟一去浮奔浑。人生聚散未可料，世路险恶终劳神。交游畏避恐坐累，言词欲吐聊复吞。安得如公百无忌，百间广厦安贫身。

【次韵王巩上元见寄三首】

弃掷良宵君谓何，清天流月鉴初磨。莫辞病眼羞红烛，且试春衫剪薄罗。莲艳参差明绣户，舞腰轻瘦惊鼍。少年微服天街阔，何处相逢解佩珂。繁灯厌倦作闲游，行到僧居院院留。月影随人深有意，车音争陌去如流。酒消凿落宁论斗，鱼照琉璃定几头。过眼繁华真一梦，终宵寂寞未应愁。灯火熏天处处同，暗游应避柏台骢。高情自放喧阗外，胜事偏多淡泊中。平日交游徒梦想，留都歌吹忆年丰。知君未有南来意，归去相从光与鸿。

【谢张安道惠马】

从事年来鬓似蓬，破车倦仆众人中。作诗仅比穷张籍，得马还从老晋公。夜起趋朝非所事，晓骑行乐定谁同。惯乘款段游田里，怯听两耳风。〈《张水部集》有谢裴晋公惠马诗。〉

【次韵子瞻赠梁交左藏】

彭城欲往台无檄，初喜东西合为一。将军走马随春风，精锐千人森尺籍。口占佳句惊众坐，手练强兵试鸣镝。酒酣起舞花满地，醉倒不听人扶出。归来相对如梦寐，虎踞熊经苦岑寂。黄楼方就可同游，饮尽官厨三百石。

【寒食游南湖三首】

春睡午方觉，隔墙闻乐声。肩舆试扶病，画舫听徐行。适性逢樽酒，开怀挹友生。游人定相笑，白发近从横。绕郭春水满，被堤新柳黄。官池无禁约，野艇得飞扬。浪泛歌声远，花浮酒气香。晚风归棹急，细雨湿红妆。携手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池路，时逢卖酒垆。柳斜低系缆，草绿荐倾壶。波荡春心起，风吹酒力无。冠裳强包裹，半醉遣谁扶。

【观大阅】

承平郡国减兵屯，唯有留都一万人。票姚将军思出塞，从横幕府讳和亲。旌旗不动风将转，部曲无声马亦驯。八阵且留遗法在，未须亲试革车尘。

【送林子中安厚卿二学士奉使高丽二首】

东夷从古慕中华，万里梯航今一家。夜静双星先渡海，风高八月自还槎。鱼龙定亦知忠信，象译何劳较齿牙。屈指归来应自笑，手持玉帛赐天涯。官是蓬莱海上仙，此行聊复看桑田。鲲移鹏徙秋帆健，潮阔天低晓日鲜。平地谁言无，仁人何处不安全。但将美酒盈船去，多作新诗异域传。

【送赵几秘书还钱塘】

世人何局促，奔走鬓苍苍。闻道余杭守，独游何有乡。禅心朝吐月，元气夜生光。清静安罢瘵，宽仁服暴强。声名高一世，风采见诸郎。谒帝朱为绂，还家彩作裳。经过留画舫，谈笑接清觞。问讯颜依旧，峥嵘岁自长。人生真几许，世味不堪尝。归去闻诗罢，求余却老方。

【马上见卖芍药戏赠张厚之二绝】

春风欲尽无寻处，尽向南园芍药中。过尽此花真尽也，此生应与此花同。春来便有南园约，过尽春风约尚赊。绿叶成阴花结子，便须携客到君家。

【答见和】

花柳萧条行已老，圣贤希阔未尝中。眼看芍药纷纷尽，赖有樱桃颗颗同。尘编何用朝朝看，新酿还须处处赊。好事若能频载酒，不妨时复到杨家。

【送吕希道少卿知滁州】

长怪名卿亦坐曹，忽乘五马列旌旄。才多莫厌官无事，郡小不妨名自高。庶子定应牵赋咏，醉翁聊复继游遨。试寻苦战清流下，要识经纶帝业劳。

【次韵张恕春莫】

只言城市无佳处，亦有南湖几度游。好雨晴时三月尽，啼莺到后百花休。老猿好饮常连臂，野马依人自络头。不肯低回池上醉，试看生灭水中沤。

【次韵傅宏推官义方亭】

居近古城心自幽，箪瓢足用更何求。莺飞旋趁春风出，龙卧终闻莫雨搜。科第联翩收甲乙，乡闾惊怪问因由。隐君淡泊无人识，长夏一衫冬一裘。

【送梁交之徐州】

湖水清且深，新荷半犹卷。未见红妆窈窕娘，先排翠羽参差扇。水面风生人未知，欹倾俯仰长先见。崖上游人莫不归，清香入袖凉吹面。投壶击鞠绿杨阴，共尽清樽餐白饭。坐中飞将忽先起，轻衫出试彭门远。百步洪西白浪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戏马台南云岫满。江山雄丽信宜人，风流孰似梁王苑。

【次韵王巩见寄】

日永宫闲自在慵，门前客到未曾通。怜君避世都门里，劝我忘忧酒盏中。城下柳阴新过雨，湖边荷叶自翻风。早须命驾追清赏，大字新诗事事工。

【次韵李逵见赠】

太学群游经最明，青衫憔悴竟何成。庸盐仍作当年味，名誉飞蝇过耳声。

【次韵秦观秀才携李公择书相访】

济南三岁吾何求，史君后到消人忧。君言有客轻公侯，扁舟相从古扬州。致之匹马恨无力，千里相望同异域。诵诗空使四坐惊，隐居未易凡人测。史君南归无限情，鸿飞携书堕我庭。此书兼置昔年客，袖中秀句淮山青。老夫强颜依府县，堆案文书本非愿。清谈解人颐，安得坐右长相见。狂客吾非贺季真，醉吟君似谪仙人。末契长遭少年笑，白发应惭倾盖新。都城酒贵谁当换，尘埃污面非良算。归来泗上苦思君，莫待黄花秋烂漫。〈秦君与家兄子瞻约秋后再游彭城。〉

【送龚鼎臣谏议移守青州二首】

稷下诸公今几人，三为祭酒发如银。梁王宫殿归留钥，尚父山河属老臣，沂水弦歌重曾点，川故旧识平津。过家定有金钱费，千里争看衣锦身。面山负海古诸侯，信美东方第一州。胜势未容秦地险，奇花仅比雒城优。新丝出盎冬裘具，贡枣登场岁事休。铃阁虚闲官酿熟，应容将佐得遨游。

【送余京同年兄通判岚州】

矫矫吴越士，远为并代行。寒暄虽云异，慷慨慰平生。我昔在济南，君时事淄青。连年食羊炙，便欲忘莼羹。问君弃乡国，何似敝屣轻。丈夫事扬志，归去无田耕。闲官少愧耻，教子终余龄。定心养浩气，闭目收元精。此志我亦然，偶与长者并。会合不可期，未易夸者评。

【次韵王巩见寄】

触事如棋一一低，昏然一睡更何知。贾生流落南迁后，陶令衰迟归去时。去住由人真水母，箪瓢粗足亦山雌。年来未省谈尧舜，一粗疏岂足吹。

【河上莫归过南湖二绝】

西来白水满南池，走马池边日落时。桥底荷花无限思，清香乞与路人知。淤田水浅客来迟，解舫都门问几时。谁道两京鸡犬接，差除屈指未曾知。

【送提刑孙颀少卿移湖北转运】

持节忧邦刑，职业已自简。下车摄留都，谈笑事亦办。开轩揖佳客，退食事书卷。为政曾几何，清风自无限。官居岁月迫，归念湖湘远。依依东轩竹，凛凛故人面。诏书遂公私，使节许新换。旧治行当经，家山企可见。宦游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乡国，劳苦顾犹愿。归正滂洋，行岂容缓。

【次韵刘泾见寄】

天之苍苍亦何有，亦有云汉为之章。人生混沌一气耳，嘿嘿何用知肺肠。孔公孟子巧言语，剖瓢插竹吹笙簧。含宫吐角千万变，坐令隐伏皆形相。我生禀赋本微薄，氤氲方寸不自藏。譬如兰根在黄土，春风驱迫生繁香。口占手写岂得已，此亦未免物所将。方将寂寞自收敛，不受世俗斗尺量。既知仍作未能止，纷纭竟亦类彼庄。煎烹心脾擢胃肾，自令鬓发惊秋霜。嗟子独未知此病，从横自恃觜爪刚。少年一见非俗物，锵然修竹鸣孤凰。近来直欲扛九鼎，令我畏见笔力强。提携童子从冠者，揣摩五帝论三皇。诗书近日贵新说，扫除旧学漫无光。窃攘瞿昙剽李耳，牵挽性命推阴阳。狂流滚滚去不返，长夜漫漫未遽央。词锋俊发鲁连子，惭愧田巴称老苍。是非得失子自了，一醉早醒余所望。

【城南访张恕】

事似棼丝拨不开，秋随脱叶暗相催。城南绿野宜幽步，水北红尘漫作堆。赤枣青瓜报丰熟，黄鸡白酒劝徘徊。此中真有醇风在，一亩何年草莱？

【同李ヘ钧访赵嗣恭留饮南园晚衙先归】

城南高楼出乔木，下有方塘秋水足。新霜未变草木鲜，晚日旋催梨枣熟。雨荒松菊半榛莽，风老菰蒲初瑟缩。门前大路多尘土，日中过客无留毂。开门却扫如有待，下马升堂真不速。劝我一振衣上黄，临风共倒樽中渌。肴蔬草草意不尽，丝竹泠泠暗相属。琳宫仙伯自闲暇，幕府粗官苦烦促。晚衙簿领当及期，后堂车辖要须漉。令人更愧东宫师，眷恋溪山弃华屋。

【次韵转运使鲜于亻先新堂月夜】

长爱陶先生，闲居弃官后。床上卧看书，门前自栽柳。低徊顾微禄，毕竟谁挽袖。索莫秋后蜂，青荧晓天宿。惟将不系舟，托此春江溜。尺书慰穷独，秀句惊枯朽。遥知新堂夜，明月入杯酒。千里共清光，照我茅檐漏。

【送梁交供备知莫州】

猛士当令守四方，中原诸将近相望。一樽度日空闲暇，千骑临边自激昂。谈笑定先降虏使，诗书仍得靖戎行。君看宿将何承矩，安用摧锋百战场。

【秋祀高二绝】

荡荡巍巍尧舜前，一丘惟见柏森然。后来秦汉何堪数，跋扈飞扬得几年。乾德年中初一新，颓垣破瓦委荆榛。兴亡举坠干戈际，闲暇方知国有人。

【过兴教赠钊上人】

四十年间此院留，临河看尽往还舟。同来并是三年客，听说行藏各自羞。

【次韵王巩代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去年河上送君时，我醉看君倒接篱。一笑便成经岁隔，扁舟重到满城知。旧传北海偏怜客，新怪东方苦诉饥。应笑长安居不易，空吟原上草离离。

【次韵南湖清饮二首】

翠箔红窗映大堤，远来清饮叹参差。盈盈积水东西隔，脉脉幽怀彼此知。渌酒谩传工破闷，主人何敢怪颦眉。明朝看月云开未，试与詹家一问龟。坐客经年半已非，喜君重到暂相依。不嫌爱酒樽频倒，只怕题诗纸屡飞。耿耿幽怀谁与诉，徐徐细酌未应违。从今更肯相过否，几误风吹白版扉。

【次韵偶成】

交情淡泊久弥新，吏役萦缠日益纷。香火社中真避世，簿书丛里强论文。樽正及明蟾夜，舟楫来随早雁群。世俗如君今有几，真将富贵等浮云。

【中秋见月寄子瞻】

西风吹暑天益高，明月耿耿分秋毫。彭城闭门青嶂合，卧听百步鸣飞涛。使君携客登燕子，月色着人冷如水。筵前不设鼓与钟，处处笛声相应起。浮云卷尽流金丸，戏马台西山郁蟠。杯中渌酒一时尽，衣上白露三更寒。扁舟明日浮古汴，回首逡巡陵谷变。河吞巨野入长淮，城没黄流只三版。明年筑城城似山，伐木为堤堤更坚。黄楼未成河已退，空有遗迹令人看。城头见月应更好，河流深处今生草。子孙幸免鱼鳖食，歌舞聊宽使君老。南都从事老更贫，羞见青天月照人。飞鹤投笼不能出，曾是彭城坐中客。

【次韵王巩自咏】

平生未省为人忙，贫贱安闲气味长。粗免趋时头似葆，稍能忍事腹如囊。简书见迫身今老，樽酒闻呼首一昂。欲挽天河聊自洗，尘埃满面鬓眉黄。

【次韵王巩同饮王廷老度支家戏咏】

白鱼紫蟹早霜前，有酒何须问圣贤。上客远来工缓颊，双鬟为出小垂肩。新传大曲皆精绝，忽发狂言亦可怜。莫怪贫家少还往，自须先办买花钱。

【送王巩之徐州】

遨游公卿间，结交非不足。高秋远行迈，黄泥没马腹。问群胡为尔，笑指篱间菊。故人彭城守，久作中朝逐。诗书自娱戏，樽俳当谁属。相望鹤颈引，欲往龟头缩。前期失不遂，浪语频遭督。黄楼适已就，白酒行亦熟。登高畅远情，戏马有前躅。篇章杂笑语，行草烂盈幅。归来贮篋笥，把玩比金玉。吾兄别我久，忧患欲谁告。孤高多风霆，弹射畏颠覆。白头日益新，岁寒喜君独。纷纷众草中，冉冉凌霜竹。恨我闭笼樊，无由托君毂。

【次韵张恕九日寄子瞻】

无限黄花簇短篱，浊醪霜蟹正堪持。坐曹温尔夸勤瘁，割肉何妨诮诋欺。世外樽终自放，俗间簿领莫相縻。茱萸插遍知人少，谈笑须公一解颐。〈王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诘诗云：“遥知兄弟登高处，插遍茱萸少一人。”〉

【戏次前韵寄王巩二首】

白马貂裘锦幕，离觞潋滟手亲持。头风欲待歌词愈，肺病甘从酒力欺。不分归心太匆草，更怜人事苦萦縻。相逢借问空长叹，便舍灵龟看朵颐。细竹寒花出短，故山耕耒手曾持。宦游暂比凫集，归计长遭句偻欺。歌舞梦回空历记，友朋飞去自难縻。悠悠后会须经岁，冉冉霜髭渐满颐。

【赠杭僧道潜】

月中依松鹤，露下抱叶蝉。赋形已孤洁，发响仍清圆。潜师本江海，浪迹游市廛。髭长不能翦，衲坏聊复穿。瘦骨见图画，禅心离攀缘。出言可人意，一一皆自然。问师藏何深，不与世俗传。旧识髯学士，复从琏耆年。尘埃既脱落，文彩自精鲜。落落社中人，如我亦有旃。柰何一相见，抚卷坐长叹。归去勿复言，山林信多贤。

【张安道生日二首】

椿年七十二回新，蓬矢桑弧记此晨。养就丹砂无上药，已超诸数自由身。中年道路趋真境，外物功名委世人。今夜空庭香火罢，定应星斗识天真。十载从公鬓似蓬，羡公英气老犹充。生时别得星辰力，晚岁仍加鼎灶功。世事不堪开眼看，劳生渐恐转头空。问公试觅刀圭药，岁岁称觞此日中。

【李钧寿花堂〈并叙〉】

尚书郎晋陵李公，秉性直而和，少从道士得养生法，未五十，去嗜欲，老而不衰，为南都通守。其西堂北牖下，池生菖蒲，开花三四，芬馥可爱。以书占之曰：“此寿考之祥也。”因名其堂曰“寿花”，而余为作诗记之。石上菖蒲十二节，仙人服之好颜色。根如蟠龙不可得，叶中开花谁复识。夫子自少读道书，年未五十嗜欲除。河流通天非辘轳，下入金鼎融为珠。一醉斗酒心自如，鬼物窥觇惊睢盱。菖蒲花开寿之符，白发变黑颜如朱。它年三茅访君庐，拍手笑我言不虚。

【次韵子瞻题张公诗卷后】

世俗甘枉尺，所愿求直寻。不知一律讹，大乐无完音。见利心自摇，虑害安得深。至人不妄言，淡如朱丝琴。悲伤感旧俗，不类骚人淫。又非避世翁，闵嘿遽阳暗。々晨鸡鸣，岂问晴与阴。世人积寸木，坐使高楼岑。晚岁卧草庐，谁听梁甫吟。它年楚倚相，傥能记。

【次韵广州陈绎谏议和陈荐宋敏求】

【二龙图二首】

〇右和彦升寓定力

曾送飞龙白日翔，未应中路许还乡。鹤归仍有当年伴，松老知经几度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城下宝坊聊寄榻，朝中振鹭旧成行。相逢出处何须问，五岭清平十月凉。

〇右和彦升赴上醴泉

琳宫清净思悠哉，颇似山林未肯回。五日趋朝真自适，一樽无事得频开。董狐执笔何时易，马援征蛮未遽来。奔走安闲谁定是，都门携手一徘徊。

【次韵王廷老寄子瞻】

歌吹新成百尺台，青山临水巧崔嵬。佳人解作回文语，狂客能鸣掺鼓雷。撷菊传杯醒复醉，采菱荡桨去仍回。新年闻欲相从饮，春酒还须剩作醅。

【次韵顿起考试徐沂举人见寄二首】

齐楚诸生俨毕绅，人人愿得出君门。衔枚勇锐惊初合，弃甲须臾讶许奔。细读未辞灯损目，久留终厌棘为藩。定应亲刈翘中楚，把卷喧呼半夜言。老年从事忝南京，海内交游尚记名。怯见广场心力破，厌看细字眼花生。新科未暇通三尺，旧曲惟知有六茎。空忆倚楼秋雨霁，与君看遍洛阳城。〈前举与顿同试西京举人。〉

【送李钧郎中】

君家毗陵本江南，虽为浙西终未甘。风流秀发自不减，气质浑朴犹中含。敲榜满前但长啸，簿书堆案常清谈。湖中往往载画舫，竹下小小开茅庵。歌吟仿佛类骚雅，导引委曲师彭聃。新茶泼乳睡方觉，渌酒倾水醒复酣。一朝挥手去不顾，使我把袂心难堪。扁舟水涸费牵挽，瘦马雪冻忧朝参。一官来往似秋燕，薄俸包裹如春蚕。东南乞麾尚可得，白首谁念家无。

【送文与可知湖州】

连持梁洋印，久作溪山主。深知为郡乐，但畏买茶苦。来归天禄阁，坐守登闻鼓。九重未明入，百辟盈庭舞。城南独归卧，心事谁当语。旧闻吴兴胜，试问天公取。家贫橐装尽，岁莫轻帆举。苕溪净多石，弁岭瘦无土。湖藕雪冰丝，山茶泼牛乳。香粳饭玉粒。鲜鲫会红缕。宫开水精洁，人寄画屏住。俗吏自难堪，诗翁正当与。从来思清绝，况乃病新愈。团团肘后丹，皓皓胸中素。高卧镇夸俗，清谈静烦诉。应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顾。

【次韵王巩见寄】

池上轻冰暖却开，迎春送腊仰衔杯。君家有酒能无事，客醉连宵遣不回。诗就滴消盘上蜡，信来飘尽岭头梅。商丘冷坐君知否，瓶罄应须有耻。

【喜雪呈鲜于子骏三首】

发函宽大一封书，卧阁雍容三日余。旋见雪花投夜落，未应天意与人疏。瓦干淅淅初鸣霰，畦润渐渐想没锄。高会梁园遗胜在，早知词赋似相如。春秋无麦自当书，况复秋田水潦余。一雪端来救焦槁，千箱乞与等亲疏。消残温疠曾非药，蚀遍陈根不用锄。犹恐远村沾未足，试呼农圃问何如。茧纸铺庭几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杨花糁迳未春余。积随平野分高下，舞信微风作密疏。解使游人似姑射，仍令飞鸟变春锄。共惊天巧无能学，造物无心本亦如。

【次韵文务光秀才游南湖】

料峭东风助腊寒，汀滢白酒借衰颜。满床书卷何曾读，数步湖光自不闲。梦想绿杨垂后浦，眼看红杏照前山。新春渐好君归速，不见游人暮不还。〈湖前小山曰杏山。〉

【子瞻惠双刀】

彭城一双刀，黄金错刀。脊如双引绳，色如青琅。开匣飞电落，入手清霜寒。引之置膝上，凛然愁肺肝。我衰气力微，览镜毛发斑。誓将斩鲸鲵，静此沧海澜。又欲戳犀兕，永息行路难。有志竟不从，抚刀但长叹。投刀泪如霰，北斗空阑干。归来刈蓬蒿，锄田植芳兰。惜刀不忍用，用亦非所便。弃置尘土中，坐使锋刃元 刂。床头夜生光，知有蛟龙蟠。惭君赠我意，时取一磨看。

【留守与宾客会开元龙兴寺观灯余有故不预中夜登南城】

灯引双旌万点红，倾城车马在城东。使君行乐人人共，倦客安眠夜夜同。梦想笑谈倾满坐，卧闻歌逐春风。三更试上南楼看，无限繁星十里中。

●栾城集卷九

◆诗七十首

【春日耕者】

阳气先从土脉知，老农夜起饲牛饥。雨深一尺春耕利，日出三竿晓饷迟。妇子同来相妩媚，鸟鸢飞下巧追随。纷纭政令曾何补，要取终年风雨时。

【自柘城还府马上】

春色无人见，兹行偶众先。柳黄新过雨，麦绿稍铺田。河润兼冰散，禽声向日圆。城池高受雾，濉涣暖生烟。送客情初恶，还家意稍便。旋闻夫事起，已过佛灯然。簿领何时毕，尘埃空自怜。南湖渐可到，早治木兰船。

【次韵子瞻人日猎城西】

将贤士气振，令肃军声悄。晨登戏马台，一试胡。城空巷无人，里社转相晓。吾公庶无疾，但恐园囿小。荆榛一焚荡，雉兔皆惊矫。翩翩白马将，手把青丝挑。少小事边徼，斩刈轻茶蓼。殿前赐鞍勒，珂月明皎皎。自言得所事，强暴无不了。庙算本诗书，下策禁焚燎。当令百链刚，甘就一指绕。低回未尝试，坐被世人少。秋霜一朝下，凌励见鸷鸟。为君整骄惰，重立穰苴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送鲜于子骏还朝兼简范景仁】

蜀中耆旧今无几，相逢握手堪流涕。倦游潦倒不还家，旧俗陵迟真委地。钱荒粟帛贱如土，榷峻茶盐不成市。诗书乡校变古法，节行故人安近利。欲归长恐归不得，归去相欢定谁是。低徊有似羊触藩，眷恋仅同鸡择米。中山先生昔所爱，南都摄尹私相喜。穷冬夜长一事无，灯火相从夜深睡。读书万卷老不废，感寓百篇深有意。俗吏惟知畏简书，穷途岂意逢君子。春风归骑忽西顾，平日高谈应且止。朝骑疋马事朝谒，莫就一床寻梦寐。犹有城西范蜀公，买地城东种桃李。花絮飞扬酒满壶，谈笑从容诗百纸。红尘暗天独不知，白首相看两无愧。古人避世金马门，何必柴车返田里。

【次韵秦观见寄】

东家有贤人，西家苦相忽。幽兰委冰霜，掩霭特未发。春风限芳蕤，烂漫安可没。东南信多士，人物世不阙。考盘溪山间，自献耻干谒。谁怜幽闲女，艳色比南越。垂耳困盐车，捐金空买骨。读书谢世事，闭门动论月。予生亦羁旅，处世常卒卒。谁令钓竿手，强复此持笏。惟余七尺躯，空洞中无物。时蒙好事过，解榻聊一拂。野情乐江海，梦想扁舟兀。隐居便醉睡，世路多颠蹶。荣华一朝事，毁誉百年歇。相劝沐咸池，阳阿汝发。

【次韵道潜见寄】

萧萧华发映衰容，惭愧高僧叹不逢。游宦终身空处处，尘埃何日退重重。已甘憔悴鸡群鹤，犹胜劬劳旱岁龙。回首不堪膏火热，试求甘露洒青松。

【次韵王巩元日】

庭鹊营巢初一枝，余寒未便夹罗衣。春风娜娜还吹霰，岁事已发机。上国遨游谁信老，中年情味只思归。和诗应觉添新懒，过兢空雁北飞。

【送将官欧育之徐州】

轻衫骏马走春风，未识彭城气象雄。青山只在白门外，明月尽属黄楼中。五斗浊醪消永日，一双鸣镝戏晴空。归来笑杀幕府客，闭户看书滴滴穷。

【次韵答王巩】

君家当盛时，画戟拥朱户。中书十八年，清明日方午。形容画云阁，功业载盟府。中庭三槐在，遗迹百世睹。子孙尽豪俊，岂类世寒{宀娄}。胡为久厄，黾勉受侵侮。往来两都间，奔走未安土。愿言解缨绂，归去事农圃。嘉禾根未拔，且忍俟甘雨。拂衣走东皋，此说吾不取。聊复放襟怀，清谈对僧麈。躬耕未可言，知田顾乃父。

【次韵子瞻过淮见寄兼简孙奕职方三首】

出处平生共，江淮恨不来。宦游良误我，老病赋怀哉。徇物终今世，量书尽几堆。归耕少忧患，惟有仰春雷。〈蜀中谓田无水利者为雷鸣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龟山昔同到，松竹故依然。红印封咸豉，黄罂分井泉。青天携杖处，晚日落帆偏。无限相思意，新诗句句传。行役饶新喜，临川逢故人。相看对泉石，怜我在埃尘。会合终多故，分张类有神。南游得如愿，梦想溪春。

【次韵王巩留别】

决策归田岂世情，网罗从此脱余生。请君速治鸡黍具，待我同为沮溺耕。秋社相从醵钱饮，日高时作叩门声。茅庐但恐非君处，籍籍朝中望已倾。

【次韵答孔武仲】

白发青衫不记年，相逢一笑暂欣然。诵诗锯木屑，展卷下水船。未肯尺寻分枉直，日知凿枘有方圆。闲官更似杨州学，犹得昏昏书日眠。

【送傅宏著作归觐待观城阙】

胶西前辈郑康成，千载遗风及后生。旧学诗书儒术富，兼通法律吏能精。还家彩服频为寿，得邑河ヂ喜有兵。民事近来多迫促，弦歌聊试武城声。〈律有郑氏章句。〉

【连雨不出寄张恕】

麦熟蚕缫热似，雨倾三尺未为淫。洗清沟浍蚊虻静，没尽蒲莲沼深。遗秉满田惊朽腐，移床避漏畏侵寻。高闲只有张公子，卧听萧萧打叶音。

【和子瞻自徐移湖将过宋都途中见寄五首】

东武厌尘土，彭门富溪山。从兄百日留，退食同跻攀。轻帆过百步，船底惊雷翻。肩舆上南麓，眼界涵川原。爱此忽忘归，愿见且三年。我去已匆匆，兄来亦崩奔。永情置酒地，绕郭多云烟。我昔去彭城，明日河流至。不见五斗泥，但见三竿水。惊风郁飐怒，跳沫高睥睨。潋滟三月余，噶一朝事。分将食鱼鳖，何暇顾邻里。悲伤念遗黎，指顾出完。缭堞对连山，黄楼丽清泗。功成始逾岁，脱去如一屣。空使西楚氓，欲语先垂涕。千金筑黄楼，落成费百金。谁言史君侈，聊慰楚人心。高秋吐明月，白璧悬青岑。晃荡河汉高，恍忄良窗户深。邀我三日饮，不去如笼禽。史君今吴越，虽往将谁寻。欲买尔家田，归种三顷稻。因营山前宅，遂作泗滨老。奇穷少成事，饱暖未应早。愿输橐中装，田家近无报。平生百不遂，今夕一笑倒。它年数亩宫，悬知迫枯槁。梁园久芜没，何以奉君游。故城已耕稼，台观皆荒丘。池塘尘漠漠，雁鹜空迟留。俗衰宾客尽，不见枚与邹。轻舟舍我南，吴越多清流。

【次韵刘贡父登黄楼怀子瞻二首】

青山开四面，白水绕三禺。野阔时闻籁，人闲旧据梧。画船留上客，遗迹问田夫。事少日常饮，才疏世未须。决河初荐至，胜事偶相俱。燕子卑无取，滕王远可无。飞涛隐睥睨，落日丽浮图。同舍新持节，专城敢遽呼。未迎行部驾，已放下淮舻。试问登消暑，如何楚与吴。〈吴兴有消暑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和】

蔼蔼才名世，日转禺。一时同接淅，平昔共栖梧。揽辔真壮士，拥旄良丈夫。尘埃脱缁绶，水石慰霜须。胜地来相失，清樽未暇俱。射余空见帖，铸罢只观无。归计何当决，徂年贵早图。槛中终为食，上耻闻呼。顾我千羊毳，平生一钓舻。微官不须满，也复试游吴。

【陪杜充张恕鸿庆宫避暑】

至后雨如泻，晴来热更多。簿书沾汗垢，岩石思藤萝。赖有祠宫静，时容俗客过。老郎无不可，公子亦能和。道胜还相接，禅迷屡见诃。清凉生绝念，烦暑散沉疴。古木便张幄，鸣禽巧当歌。桃香呈绛颊，瓜熟裹青罗。饭细经唇滑，茶新到腹。剧谈时自笑，饱食更无它。适意未应厌，后游真若何。官居邻曲沼，田畎助清波。晚照明疏柳，微风响众荷。因舟尚可载，小雨试渔蓑。

【宋城宰韩秉文惠日铸茶】

君家日铸山前住，冬后茶芽麦粒粗。磨转春雷飞白雪，瓯倾锡水散凝酥。溪山去眼尘生面，簿领埋头汗匝肤。一啜更能分幕府，定应知我俗人无。

【次前韵】

龙鸾仅比闽团酽，盐酪应嫌北俗粗。采愧吴僧身似腊，点须越女手如酥。舌根遗味轻篙，腋下清风稍袭肤。七碗未容留客试，瓶中数问有余无。

【答孔武仲】

飞霜委中林，不废长松绿。惊风振川野，未省劲草伏。我贫客去尽，君来常不速。愧君赠桃李，永愿报琼玉。我性本山林，苦学笔空秃。骅骝塞康庄，病足顾难逐。锦文炫华藻，敝褐非所续。家有五车书，恨不十年读。济南昔相遇，我齿三十六。谈谐倾盖间，还往白首熟。从君饮浊酒，过我饭脱粟。西湖多{艹辞}，白书下鸿鹄。城西野人居，柴门拥修竹。后车载鸱夷，下马泻需。醉眠卧荒草，空沿笑便腹。疏狂一如此，岂望世收录。别来今几何，归期已屡卜。西南有薄田，茅舍清溪曲。耕耘三男子，伏腊当自足。君能远相寻，布衣巾一幅。

【送吴思道道人归吴兴二绝】

一去吴兴十五年，东归父老几人存。惠山唯有钱夫子，一寸闲田晓日暾。

遨游海上冀逢人，宴坐山中长闭门。去住只今谁定是，相逢一笑各无言。

【次韵答陈之方秘丞】

南山李将军，疋马独行猎。田中射虎豹，后骑不容蹑。丈夫贵自遂，老大饶惊慑。飘摇天地间，自视如一叶。故人多东南，愿作扁舟涉。忽蒙长篇赠，幸此倾盖接。时世尚新奇，诗书存旧业。南风吹清汴，西去无停楫。恨不留君谈，一使众坐厌。新诗苦清壮，俗和再三怯。东都多名卿，投刺日盈笈。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苟合意，富贵出旬浹。行看文石阶，高谈曳长衤及。辱赠但茫然，知君念疲{艹尔}。

【登南城有感示文务光王秀才】

幽忧随秋至，秋去忧未已。南城试登望，百草枯且死。落叶投人怀，惊鸿四面起，所思不可见，欲往将安至。斯人定谁识，顾有二三子。清风皎冰玉，沧浪自湔洗。窃脂未尝谷，南箕傥微似。网罗一张设，投足遂无寄。田深狡兔肥，霜降鲈鱼美。造形悼前失，式微惭往士。憧憧亩丘道，岁晚嗟未止。西山有茅屋，锄本吾事。

【张公生日〈是岁己未初致仕。〉】

少年谈王霸，英气干斗牛。中年事轩冕，徇世仍多忧。晚岁探至道，眷眷怀林丘。今年乞身归，始与夙昔酬。高秋过生日，真气兹一周。观心比孤月，视世皆浮沤。表里一融明，万物不能留。顾谓憧憧人，斯乐颇曾不。嗟我本俗士，从公十年游。谬闻出世语，俯作笼中囚。俯仰迫忧患，欲去安自由。问公昔年乐，孰与今日优。山中许道士，非复长史俦。腹中生梨枣，结实从今秋。

【次韵答张耒】

客舟逝将西，日夜西北风。维舟罢行役，坐令鬓如蓬。偶从二三子，步上百尺台。云烟遍原隰，敞令人哀。山中难久居，噶在城郭。欲学扬子云，避世天禄阁。浮木寄流水，行止非所期。何须自为计，水当为我移。外物不可必，惟此方寸心。心中有乐事，手付瑟与琴。夜吟感秋诗，惜此芳物零。幽人亦多思，起坐再三听。白驹在空林，瓶罄有耻。尽我一杯酒，愁思如云颓。

【次王适韵送张耒赴寿安尉二首】

绿发惊秋半欲黄，官居无处觅林塘。浮生已是尘劳侣，病眼犹便锦绣章。羞见故人梁苑废，梦寻归路蜀山长。怜君顾我情依旧，竹性萧疏未受霜。魏红深浅配姚黄，洛水家家自作塘。游客贾生多感慨，闲官白傅足篇章。山分少室云烟老，宫废连昌草木长。路出嵩高应少驻，孱颜新过一番霜。

【次韵张耒见寄】

相逢十年惊我老，双鬓萧萧似秋草。壶将未洗两脚泥，南辕已向淮阳道。我家初无负郭田，茅庐半破蜀江边。生计长随五斗米，飘摇不定风中烟。茹蔬饭糗不愿余，茫茫海内无安居。此身长似伏辕马，何日还为纵壑鱼。怜君与我同一手，微官肮脏羞牛后。请看插版趋府门，何似曲肱眠瓮牖。中流千金买一壶，椟中美玉不须沽。洛阳榷酒味如水，百钱一角空满盂。县前女儿翠欲滴，吏稀人少无晨集。到官惟有懒相宜，卧看南山春雨湿。

【次韵王适兄弟送文务光还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君皆亲非复客，执手河梁我心恻。倚门耿耿夜不眠，挽袖匆匆有难色。君归使我劳魂梦，落叶鸣阶自相拥。君家西归在新岁，此行未远心先恐。故山万里知何许，我欲因君亦归去。清江仿佛钓鱼船，修竹平生读书处。青衫白发我当归，咀嚼式微惭古诗。少年勿作老人调，被服荣名慰所思。

【次韵张刍谏议燕集】

淮阳卧阁生清风，梁园坐啸囿圃空。不知何术解髑髅，但觉羁客忘樊笼。樽洒落谈笑地，尘埃脱去文书。清心渐欲无一事，少年空记挥千钟。近传移镇股肱郡，复恐入觐明光宫。人生聚散不可料，一杯相属时方冬。浮阳似欲作飞霰，想见观阙琼花中。孝王会集犹可继，莫嫌作赋无枚翁。〈圣民昔知陈州，余尝从之游矣。〉

【腊雪五首】

长恐冬无雪，今朝忽暗空。细声闻簌簌，远势望蒙蒙。湿润犹兼雨，倾斜半杂风。丰登解多事，欢喜助三农。骄阳不能久，密雪自相催。急霰初鸣瓦，飞花旋集台。着人消瘴疫，覆麦长根ぼ。欲试樽中物，门前问客来。久有归耕意，西山百亩田。雪来殊不恶，酒熟自相便。一被簪裳裹，长遭罗网牵。飞迫残腊，愁思渡今年。忧愁不可缓，风雪故相撩。试问五斗米，能胜一束樵。耕耘终亦饱，哺啜定谁邀。寒暑不须避，倾危且自遥。雪霜何与我，忧思自伤神。忠信亦何罪，才名空误身。归来聊且止，老去莫逢嗔。樽酒它年事，相看醉此晨。

【次韵王适雪晴复雪二首】

骄阳得一雪，逾尺应更好。晨兴视窗隙，惊见晴霞杲。九衢无停迹，狼籍须一扫。空余浩然气，凛凛接清昊。余寒薄虚室，一静解群燥。晨炊晚未供，客馈惭草草。试脱身上衣，行问酒家保。孤吟击槁木，大笑称有道。人生但如此，富贵何用祷。所思独未见，耿耿屡怀抱。同云自成幄，飞雪来无根。一为清风卷，坐见东方暾。重阴偶复合，飞霰满南轩。油然青春意，已见出土萱。老病一不堪，惟恃浊酒温。开户理松菊，扫荡无遗痕。卷舒朝夕间，谁识造化元。乾坤本何施，中有神怪奔。万物极毫末，颠倒何足掀。老农但知种，荷锄理南园。

【送吕由庚推官得替还洛中二首】

君家相国旧元勋，凛凛中丞继后尘。谈笑二年同幕府，风流一倍愈它人。南都去后少佳客，西洛归来多老臣。我亦宦游无久意，它年松竹许相邻。洛水留人一向干，雪泥溢路十分寒。送行我岂无樽酒，多难君知久鲜欢。回首只应怜老病，凌风争看试轻翰。到家定见嵩阳老，问我衰迟未解官。〈司马君实提举嵩山崇福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十一岁岁莫日歌】

小儿不知老人意，贺我明年四十二。人生三十百事衰，四十已过良可知。少年读书不晓事，坐谈王霸了不疑。脂车秣马试长道，一日百里先自期。不知中途有陷阱，山高日莫多棘茨。长裾大袖足钩挽，却行欲返筋力疲。蝮蛇当前猛虎后，脱身且免充朝饥。归来掩卷泪如雨，平生读书空自误。山中故人一长笑，布衣脱粟何所苦。古人知非不嫌晚，朝来闻道行当返。四十一岁不可言，四十二岁聊自还。

【次韵子瞻系御史狱赋狱中榆槐竹柏】

〇榆

秋风一何厉，吹尽山中绿。可怜凌云条，化为樵夫束。凛然造物意，岂复私一木。置身有得地，不问直与曲。青松未必贵，枯榆还自足。纷然落叶下，萧条愧华屋。

〇槐

盛衰日相寻，循环何曾歇。攀条揽柔荑，回首惊脱叶。绿槐阴最厚，零落今存荚。千林一枯槁，平地三尺雪。草木何足道，盈虚视新月。微阳起泉下，生意未应绝。

〇竹

故园今何有，犹有百竿竹。春雷起新萌，不放牛羊触。虽无朱栏拥，不见红尘辱。清风时一过，交戛响鸣玉。渊明避纷乱，归嗅东篱菊。嗟我独何为，弃此北窗绿。

〇柏

曲如山下藤，脆若溪上苇。春风一张王，秋霜死则已。胡为南涧中，辛勤种柏子。上枝挠云霓，下根绞石齿。伐之为梁栋，岁月良晚矣。白首阅时人，君看柱下史。

【次韵子瞻赠张憨子】

得罪南来正坐言，道人闭口意深全。天游本自有真乐，羿彀谁知定不贤。构火暾暾初吐日，飞流滚滚旋成川。此心此去如灰冷，肯更逢人问复然。

【过龟山】

再涉长淮水，惊呼十四年。龟山老僧在，相见一茫然。僧老不自知，我老私自怜。驱驰定何获，少壮空已捐。掉头不见答，笑指岸下船。人生何足云，陵谷自变迁。当年此山下，莫测千仞渊。渊中械神物，自昔尧禹传。帆樯避石壁，风雨随香烟。尔来放冬汴，冷沙涨成田。褰裳六月渡，中流一带牵。俯首见砂砾。群渔捕鲂。父老但惊叹，此理未易原。何况七尺躯，不为物所旋。众形要同尽，独有无生全。百年争夺中，扰扰谁相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放闸二首】

画舫连樯住，清流泛闸平。忽看银汉落，仍听夏雷惊。正迟回久，开头取次轻。滞留初一快，奔驶忽如倾。不识风涛恐，聊同枕席行。行逢贱鱼稻，饱食慰平生。闸空非有碍，水静为谁兴。开闭偶然弃，喧う自不胜。渊停初镜净，势转忽云崩。脱隘尚容与，投深益沸腾。玉山纷破碎，陈马急侵陵。挟版千钧重，浮舟万斛升。岸摇将落木，鱼困或投罾。汹涌曾谁止，萧条远欲凝。力争知必折，少待亦何能。一发临流笑，微言早服膺。

【次韵王适细鱼】

群鱼一何微，仅比毛发大。嬉游极草草，须鬣自个个。造物赋群形，偶然如一唾。吞舟虽云巨，其乐不相过。若言无性灵，还知避船。

【高邮别秦观三首】

蒙蒙春雨湿邗沟，蓬底安眠画拥裘。知有故人家在此，速将诗卷洗闲愁。笔端大字鸦栖壁，袖里清诗句琢冰。送我扁舟六十里，不嫌罪垢污交朋。高安此去风涛恶，犹有庐山得纵游。便欲携君解船去，念君无罪去何求。

【召伯埭上斗野亭】

细雨添春色，微风净闸流。徂年半今世，生计一扁舟。饮食随鱼蟹，封疆入斗牛。江波方在眼，转觉此生浮。

【次韵鲜于子骏游九曲池】

天高山近海，春尽草生池。禾黍多新恨，川原自昔时。花存故苑丽，樵出旧城堕。莫望瓜洲渡，曾经驻佛狸。

【扬州五咏・九曲池】

嵇老清弹怨广陵，隋家水调继哀音。可怜九曲遗声尽，惟有一池春水深。凤阙萧条荒草外，龙舟相像绿杨阴。都人似有兴亡恨，每到残春一度寻。

【扬州五咏・平山堂〈欧阳永叔所建。〉】

堂上平看江上山，晴光千里对凭栏。海门仅可一二数，云梦犹然八九宽。檐外小棠阴蔽芾，壁间遗墨涕泛澜。人亡坐使风流尽，遗构仍须子细观。

【扬州五咏・蜀井〈在大明寺。〉】

信脚东游十二年，甘泉香稻忆归田。行逢蜀井恍如梦，试煮山茶意自便。短绠不收容盥濯，红泥仍许置清鲜。早知乡味胜为客，游宦何须更着鞭。

【扬州五咏・摘星亭〈迷楼旧址。〉】

阙角孤高特地迷，迷藏浑忘日东西。江流入海情无限，莫雨连山醉似泥。梦里兴亡应未觉，后来愁思独难齐。只堪留作游观地，看遍峰峦处处低。

【扬州五咏・僧伽塔】

山头孤塔真人，云是僧伽第二身。处处金钱追晚供，家家蚕麦保新春。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世外无心地，一扫胸中累劫尘。方丈近闻延老宿，清朝留客语逡巡。

【题杜介供奉熙熙堂】

门前籍籍草生径，堂上熙熙气吐春。遮眼图书聊度日，放情丝竹最关身。年来冯脱乌皮几，客去时干漉酒巾。卜筑城中移榜就，休心便作广陵人。

【游金山寄扬州鲜于子骏从事邵光】

扬州望金山，隐隐大如幞。来长江上，孤高二千尺。僧居厌山小，面面贴苍石。虚楼三百间，正压江潮白。清风敛霁雾，晓日曜金碧。直侵鱼龙居，似得鬼神役。我行有程度，欲去空自惜。风吹渡江水，山僧午方食。波澜洗我心，笋蕨饱我腹。平生足游衍，壮观此云极。铁瓮本谁安，海门复谁植。东南递隐见，遥与此山匹。兹游几不遂，深愧幕府客。归时日已莫，正值江月黑。顾视天水并，坐恐星斗湿。使君何时罢，登览不可失。

【初至金陵】

山川过雨晓光浮，初看江南第一州。路绕匡庐更南去，悬知是处可忘忧。

●栾城集卷十

◆诗九十六首

【和孔武仲金陵九咏】

〇白鹭亭

白鹭洲前水，奔腾乱马牛。亭高疑欲动，船去似无忧。汹涌山方坏，澄清练不收。中秋谁在此，明月满城头。

〇览辉亭

城里最高处，坡ヌ见一城。山多来有绪，江远静无声。歌吹风前度，楼台雨后明。风光同楚蜀，聊此慰平生。

〇凤凰台

凤鸟久不至，斯台空复高。何年种梧竹，特地翦蓬蒿。白水来无际，青山转几遭。南游且未返，江海共滔滔。

〇天庆观

兴废不可必，冶城今静祠。松声闻道路，竹色净轩墀。江近风云改，亭深草木滋。孤坟吊遗直，狂暗闵元规。〈卞壸墓在观侧。〉

〇高斋

金陵佳处自无穷，使宅幽深即故宫。楼殿六朝遗烬后，江山百里旧城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雨余尚有金钿落，月出长窥粉堞宁。看尽一城怀古地，兹游恨不与君同。

〇此君亭〈在华藏寺。

绿竹不可数，孤亭一倍幽。色分岩石润，梢出涧松修。雪节寒方见，春萌旱不抽。故山多此物，长恨未归休。

〇见江亭〈在蒋山。〉

江水信浩渺，连山巧蔽亏。端能上绝，故自识津涯。灭没樯竿度，飘摇鹭羽迟。何人倚舟望，亦爱此峰危。

〇定林院

定林两山间，崖木生欲合。茅屋倚岩隈，重重阴清楹。晨斋取旁寺，生事信幽绝。吾人定何为，常欲依暖热。

〇八功德泉

君言山上泉，定有何功德。热尽自清凉，苦除即甘滑。颇遭游人病，时取破匏挹。烦恼虽云消，凛然终在臆。

【游钟山】

江南四月如三伏，北望钟山万松碧。杖藜试上宝公龛，众壑秋声起相袭。青峰回抱石城小，白练前横大江直。石梯南下府城，松径东蟠转山谷。乔林无风声如雨，时见游僧石上息。行穷碧涧一庵岩，坐弄清泉八功德。归寻晚饭众山底，困卧定林依石壁。朝游不知涧谷远，莫归但觉穿双屐。老僧一身泉上住，十年扫尽人间迹。客到惟烧柏子香，晨饥坐待山前粥。丈夫济时诚妄语，白首居山本良策。茹蔬饭糗何足道，纯灰洗心聊自涤。失身处世足愆尤，愧尔山僧少忧责。

【郭祥正国博醉吟庵】

姑熟溪头醉吟客，归作茅庵劣容席。团团鹊卵中自明，窗前月出夜更清。醉吟自作溪上语，不学拥鼻雒阳生。诗成付与坐中读，知有清溪可终日。作诗饮酒聊复同，谁来共枕溪中石。圆天方地千万里，中与此间大相似。嚣然一息不自停，水火雷风相灭起。直须只作此庵看，歌罢曲肱还醉眠。不用骑鲸学李白，东入沧海观桑田。

【湖阴曲】

老虎穴中卧，猎夫不敢窥。骅骝服箱骖盗骊，巡城三匝漫不知。帐中昼梦日绕壁，惊起知是黄须儿。马鞭七宝留道左，猛士徘徊不能过。遗矢如冰去已遥，明日神兵下赤霄。荒城至今人不住，孤兔惊走风萧萧。

【舟次大云仓回寄孔武仲】

一风失前期，十日不相见。君帆一何驶，去若乘风箭。我舟一何迟，出没蔽葭。瓮中有白糟，床上有黄卷。妻孥不足共，思子但长叹。池阳重相遇，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手成一粲。先行复草草，回首空眷眷。人生类如此，迟速亦何算。一见诚偶然，四海良独远。相期庐山阴，把臂上云。

【池州萧丞相楼二首】

绕郭青峰睥睨屯，入城流水文翻。楼成始觉江山胜，人去方知德业尊。坐久浮云霾后岭，酒醒飞雪变前村。我来邂逅公归国，犹喜登临共一樽。〈池守滕元发时将解去。

丞相风流直至今，朱栏仍对旧山林。奔驰轩冕身何有，跌宕图书意最深。松绕城头风瑟缩，江浮山外气阴森。三年不起南迁想，应有前人识此心。

【过九华山】

南迁私自喜，看尽江南山。孤舟少僮仆，此志还复难。局促守破窗，联翩过重峦。忽惊九华峰，高拱立我前。萧然九仙人，缥缈凌云烟。碧霞为裳衣，首冠青琅。挥手谢世人，可望不可攀。我行竟草草，安能拍其肩。但闻有高士，卧听松风眠。松根得茯苓，状若千岁黿。煮食一朝尽，终身弃腥膻。腹背生绿毛，轻举如翔鸾。相逢欲借问，已在长松端。何年脱罪罟，出处良自便。芒鞋拄藤杖，逢山即盘桓。斯人未可求，岩室傥复存。

【佛池口遇风雨】

长江五月多风暴，欲行先看风日好。此风忽作东南来，阴云如涌拨不开。惊雷往还转车毂，狂波低昂起坑谷。中流一叶那复持，卷舒已付天公知。解帆转柁不容语，佛池口中幸可住。须臾急雨变昏霾，柁师喜贺风已回。澄溪不动萦白练，老木苍崖蔚葱。系舟茅屋得青蔬，试问钓船还有鱼。开樽引满向妻子，明日复行未须怖。阴阳开阖良等闲，扁舟谁令乘险艰。

【舟次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赋后篇次韵】

惭愧江淮南北风，扁舟千里得相从。黄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万重。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侬。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西归犹未有菟裘，拟就南迁买一丘。舟楫自能通蜀道，林泉真欲老黄州。鱼多钓户应容贳，酒熟邻翁便可留。从此莫言身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

【黄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

千里到齐安，三夜语不足。劝我勿重陈，起游西山麓。西山隔江水，轻舟乱凫鹭。连峰多回溪，盛夏富草木。杖策看万松，流汗升九曲。苍茫大江涌，浩荡众山蹙。上方寄云端，中寺倚岩腹。清泉类牛乳，烦热须一掬。县令知客来，行庖映修竹。黄鹅时新煮，白酒亦近熟。山行得一饱，看尽千山绿。幽怀苦不遂，滞念每烦促。归舟浪花暝，落日金盘浴。妻孥寄九江，此会难再卜。君看孙讨虏，百战不摇目。犹怜江上台，高会饮千斛。巾冠堕台下，坐使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哭。异时君再来，携被山中宿。

【将还江州子瞻相送至刘郎γ王生家饮别】

相从恨不多，送我三十里。车湖风雨交，〈晋车武子故居，其水曰车湖。〉松竹相披靡。系舟枯木根，会面两王子。嘉眉虽异郡，鸡犬固犹尔。相逢勿空过，一醉不须起。风涛未可涉，隔竹见奔驶。渡江买羔豚，收网得鲂鲤。朝畦甘瓠熟，冬盎香醪美。乌菱不论价，白藕如泥耳。谁言百口活，仰给一湖水。夺官正无赖，生事应且尔。卜居请连屋，扣户容屣履。人生定何为，食足真已矣。愆尤未见雪，世俗多相鄙。买田信良计，蔬食期没齿。手持一竿竹，分子长湖尾。

【赤壁怀古】

新破荆州得水军，鼓行夏口气如云。千艘已共长江，百胜安知赤壁焚。觜距方强要一斗，君臣已定势三分。古来伐国须观衅，意突成功所未闻。

【自黄州还江州】

身浮一叶返湓城，凌犯风涛日夜行。把酒独斟从睡重，还家渐近觉身轻。岸回樊口依稀见，日出庐山紫翠横。家在庾公楼下泊，舟人遥指岸如。〈江州城下土赤如赭。〉

【江州五咏】

〇射蛟浦

万骑巡游遍，千帆破浪轻。射蛟江水赤，教战越人惊。山转楼船影，岸催连弩声。祈招无为赋，酣寝尽平生。〈浦上积水，相传汉武教楼船于此。〉

〇浪井

江波浮阵云，岸壁立青铁。胡为井中泉，涌浪时惊发。水性本无定，得止自澄澈。谁为女娲手，补此天地裂。

〇庾楼

元规情不薄，上客有殷生。夜半酒将罢，公来坐不惊。舞翻江月迥，谈落麈毛轻。尘世风流尽，高楼空此名。

〇东湖

读书庐山中，作郡庐山下。平湖浸山脚，云峰对虚榭。红蕖纷欲落，白鸟时来下。犹思隐居胜，乱石惊湍泻。〈李勃隐居庐山，泉石奇胜，今栖贤寺其故居也。〉及为九江太守始营东湖，风物可爱。

〇琵琶亭

湓江莫雨晴，孤舟暝将发。夜闻胡琴语，展转不成别。草堂寄东林，雅意存北阙。潸然涕泗下，安用无生说。

【不到东西二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北东西寺，高人永远师。来游亦前定，回首独移时。社散白莲尽，山空玄鹤悲。何年陶靖节，溪上送行迟。

【游庐山山阳七咏】

〇开先瀑布

山上流泉自作溪，行逢石缺泻虹霓。定知云外波澜阔，飞到峰前本末齐。入海明河惊照曜，倚天长剑失提携。谁来卧枕莓苔石，一洗尘心万斛泥。

〇漱玉亭

山回不见落银潢，余溜喧う响石塘。目乱珠玑溅空谷，足寒雷电绕飞梁。入瓶铜鼎春茶白，接竹斋厨午饭香。从此出山都不弃，满田粳稻插新秧。

〇简寂观

山行但觉鸟声殊，渐近神仙简寂居。门外长溪净客足，山腰苦笋助盘蔬。乔松定有藏丹处，大石仍存拜斗余。弟子苍髯年八十，养生世世授遗书。

〇归宗寺

来听归宗早晚钟，疲劳懒上紫霄峰。墨池漫叠溪中石，白塔微分岭上松。佛宇争推一山甲，僧厨坐待十方供。欲游山北东西寺，岩谷相连更几重。〈此寺王逸少所置，云有墨池在焉。〉

〇万杉寺

万木青杉一手栽，满堂白佛九天来。〈仁宗初年，有僧手种万杉，特为建此寺，仍以禁中佛赐之。〉涓涓石溜供厨足，矗矗山屏绕寺开。半榻松阴秋簟冷，一杯香饭午钟催。安眠饱食平生事，不待山僧唤始回。

〇三峡石桥

三峡波涛饱溯沿，过桥雷电记当年。江声仿佛瞿唐口，石角参差滟前。应有夜猿啼古木，已将秋叶作归船。老僧未省游巴蜀，松下相逢问信然。

〇白鹤观

五老相携欲上天，玄猿白鹤尽疑仙。浮云有意藏山顶，流水无声入稻田。古木微风时起籁，诸峰落日尽生烟。归鞍草草还城市，惭愧幽人正醉眠。

【南康阻风游东寺】

欲涉彭蠡湖，南风未相许。扁舟厌摇荡，古寺慰行旅。重湖面南轩，惊浪卷前浦。霏微雪阵散，颠倒玉山舞。一风辄九日，未悉土囊怒。百里断行舟，仰看飞鸿度。故人念征役，一饭语平素。竹色净飞涛，松声乱秋雨。我生足忧患，十载不安处。南北已兼忘，迟速何须数。

【寄题陈宪郎中竹轩】

家有修篁绿满轩，趋庭诗礼旧忘言。凌霜自得良朋友，过雨时添好子孙。试翦轻筠扶野步，旋收凉叶煮清樽。风流共道胜桑梓，邻里何妨种百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韵孔武仲到官后见寄】

举楫同千里，系舟时一言。共嗟蓬作屋，愿就席为门。行役身先困，征商思益昏。仅同登垄断，何止服车辕。

【次韵筠守毛维瞻司封观修城三首】

北垣荆棘旧成堆，留待公来次第开。车马已通城下路，榛芜尽付冶家灰。异时碧瓦千门合，应记红旌百度来。自笑裨谌便旷野，肩舆飞盖许追陪。拨弃案头文字堆，晓晴山色四门开。究怀民事老虽壮，俯首山城心已灰。荆棘烧残桑柘出，狐狸去尽犬鸡来。规模先遣通蹊隧，后乘应容众客陪。山脚侵城起阜堆，绕城徼道斩新开。半坏惊潮信，隍壑初深见劫灰。蚁聚千夫曾几日，鳞差万瓦看将来。史君才力轻山郡，朝论行闻急召陪。

【次子瞻夜字韵作中秋对月二篇一以赠王郎二以寄子瞻】

平明坐曹黄昏归，终岁得闲惟有夜。已邀明月出墙东，更遣清风扫庭下。城上青鬟四山合，门前白练长江泻。谁家高会吹参差，邻妇悲歌舂罢亚。二年忧患今已过，一夜清光天所借。西京诗句出苏李，南国风流数王谢。已随孤棹去中原，肯顾新科求上舍。读书本自比嵇锻，学剑要须问曹蔗。清觞滟滟君莫违，佳句予已怕。狂夫猖狂终累人，不返行遭亲党骂。十年秋月照相思，相从只有彭门夜。露侵笳鼓思城阙，寒迫鱼龙舞潭下。厌厌夜饮欢自足，落落襟怀向人泻。秋深河来巨野溢，水乾楼起滕王亚。北海孔公虽好客，河内寇君那得借。是非朝野忽纷纭，得丧芳菲一开谢。明月多情还入门，流水何知空绕舍。晨餐江市富鲂，夜宿山村足梨蔗。坐隅鹏鸟不须问，墙外蝮蛇犹足怕。娄公见唾行自干，冯老尚多谁定骂。

【次韵王适食茅栗】

相从万里试南餐，对案长思苜蓿盘。山栗满篮兼白黑，村醪入口半甜酸。久闻牛尾何曾试，窃比鸡头意未安。故国霜蓬如碗大，夜来弹剑似冯。

【过毛国镇夜饮】

风格照人华省郎，江山绕郭古仙乡。漫传铅鼎八百岁，未比金钗十二行。不动歌声人已醉，旋闻诗句夜初长。簿书拨尽知余力，道院清虚顷未尝。

【次韵毛国镇赵景仁唱和三首一赠毛一赠赵一自咏】

治剧从容缓策衔，铃轩无事日清谈。隼画戟明千里，纸帐绳床自一庵。金奏屡陈容客和，玉山不动看宾酣。我来邂逅逢宽政，忘却漂流身在南。一纸新诗过雁衔，醒然何异接君谈。奉亲鱼蟹兼临海，退食琴书定有庵。一别经年真似梦，多忧不饮亦如酣。共君友契非今日，蔽芾棠阴自剑南。远谪江湖舳尾衔，到来辛苦向谁谈。畏人野鹤长依岭，厌事山僧只住庵。黄雀顿来成一饱，白醪新熟喜初酣。疏顽近日尤堪笑，坐任飘风去自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和三首】

穴鼠何须窭数衔，粗官不用苦高谈。夜倾渌蚁风吹竹，昼拥黄纟 由雪覆庵。每作微词还自笑，偶渐余润亦成酣。公诗精绝非伦拟，自古骚人尽在南。燕窠泥土一春衔，惭愧封侯止立谈。旧隐尚闻存竹径，归休但要葺茅庵。钓船梦想沿溪泛，酒盏遥思向日酣。强欲迟留依幕府，吴公行恐召河南。天教穷困欲谁衔，生事那须一一谈。自笑丰年尘满甑，不堪雨后菌生庵。士师憔悴经三黜，陶令幽忧付一酣。他日归耕若相忆，尺书频寄北山南。

【次韵王适州学新修水阁】

黄钟巨挺两春容，何幸幽居近学宫。坐对江山增浩气，力追齐鲁欲同风。颂诗闻道求何武，家法行看试左雄。欲伴少年游矍相，奔军惭愧恐词穷。

【次韵毛君九日】

山脚侵城尽是台，登高处处喜崔嵬。手拈霜菊香无奈，面拂江风酒自开。幕府尊云里集，民家歌吹静中来。定知胜却陶彭泽，怅望篱边白日颓。

【次韵毛君感事书怀】

种棠经岁便成科，秋雨调匀气渐和。才力有余嫌事少，风情无限觉诗多。长松更老仍添节，古井虽深自不波。宴坐山房人岂识，一尊联且慰蹉跎。

【次韵毛君见督和诗】

新诗落纸一城传，顾我疏芜岂足编。他日杜陵诗集里，韦迢略见两三篇。

【次韵毛君山房遣兴】

欲就阳崖暖，新开石磴斜。谁言太守宅，自是野人家。燕坐收心鉴，冥观阅界沙。退公长寂寞，外物自喧哗。缺迳移松补，斜阳种竹遮。白云生后础，孤鹜伴残霞。破闷时寻鹤，呼眠亦任鸦。喜闻糟出瓮，屡问菊开花。古井元依斗，丹砂旧养芽。蚍蜉频上案，猿巧分楂。客到扁舟远，年侵两鬓华。心摇挂风旆，眼暗隔轻纱。强拨横肱睡，来从插版衙。隐居惭弃掷，胜地每咨嗟。顽钝终何取，雕磨岂复加。焦先夙所尚，圜舍恰如蜗。

【和胡教授蒙太守策试诸生】

著籍初同阙里多，采芹先致鲁风和。欲将大策观胸胆，尽召中堂列雁鹅。终日正言何忌讳，几人余力尚委蛇。岂惟太守知为政，仍见先生善设科。

【和毛君州宅八咏】

〇凤凰山

山川蟠跨偶成形，威凤低回久未行。更种梧桐真可致，高飞性似伯夷清。

〇披仙亭

仙翁旧住蜀江边，千岁归来一鹤翩。城郭已非人事改，凄凉遗迹但披仙。

〇方沼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池上茅檐覆水低，早来秋雨尚虹霓。败荷折苇飞鸿下，正忆渔舟泊故溪。

〇翠樾亭

一夜飞霜点绿苔，晓庭黄叶扫成堆。檐间翠樾雕疏尽，却放墙东好月来。

〇李八百洞

洞府山川百里赊，洞门藤蔓锁烟霞。神仙不与人间异，弟妹还应共一家。

〇炼丹井

凿井烧丹八百年，尘缘消尽果初圆。石床蘚人安在，绿水团团一片天。

〇磨剑池

神仙铸剑本无硎，岸古班班尚铁锉。天上少年仍狡狯，不须还尔对方平。

〇山房

岸帻携笻夜夜来，蒲团纸帐竹香台。直须觅取僧为伴，更为开庵草莱。

【次韵毛君病中菊未开】

病肺秋深雾雨伤，旧缯故絮喜清凉。菊花金粟未曾吐，桂酒鹅儿空自黄。草木亦知年有闰，风霜渐近月方阳。〈十月为阳月。〉得诗闻道维摩病，欲到毗耶言已忘。

【雨中宿酒务】

微官终日守糟缸，风雨凄凉夜渡江。早岁谬知儒术贵，安眠近喜壮心降。夜深唧唧醅鸣瓮，睡起萧萧叶打窗。阮籍作官都为酒，不须分别恨南邦。

【次韵毛君经旬不用鞭扑】

共喜秋深酒未醇，官曹休暇不须旬。政宽境内棠阴合，讼去庭中草色新。不惜牛刀时一割。已因鼷鼠发千钧。岁终谁为公书考，岂止江西第一人。

【次韵李抚辰屯田修州门】

六月江涛壁垒颓，苍崖翠甓就新台。咄嗟双阙还依旧，咫尺群山信有材。画戟风生两衙退，飞桥日出万人来。不因毁圮催兴筑，谁见雍容治剧才。

【饮酒过量肺疾复作】

朝蒙曲尘居，夜傍糟床卧。鼻香黍麦熟，眼乱瓶罂过。囊中衣已空，口角涎虚堕。啜尝未云足，盗恐深坐。使君信宽仁，高会慰寒饿。西楼适新成，明月犹半破。拥檐青山横，拂槛流水播。雕盘贮霜实，银盎荐秋糯。共言文字欢，岂待红裙佐。惟知醍醐滑，不悟颇罗大。夜归肺增涨，晨起脾失磨。情怀忽牢落，药饵费调和。衰年足奇穷，一醉仍坎坷。清尊自不恶，多病欲何奈。闻公话少年，举白不论个。歌吟杂嘲谑，笑语争掀簸。平明起相视，锐气曾未挫。达人遗形骸，驽马怀豆。不知逃世网，但解忧岁课。不见独醒人，终费招魂些。

【衢州赵阅道少师濯缨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挂冠缨上已无尘，犹爱溪光碧照人。点检旧游黄石在，扫除诸念白鸥亲。一尊父老囊金尽，三迳松筠生事贫。他日南公数人物，丹青添入县图新。

【茶花二首】

黄蘗春芽大麦粗，倾山倒谷采无余。久疑残阳和尽，尚有幽花霰雪初。耿耿清香崖菊淡，依依秀色岭梅如。经冬结子犹堪种，一亩荒园试为锄。细嚼花须味亦长，新芽一粟叶间藏。稍经腊雪侵肌瘦，旋得春雷发地狂。开落空山谁比数，烹来岁最先尝。枝枯叶硬天真在，踏遍牛羊未改香。

【次韵毛君山房即事十首】

案牍稀疏意自开，夜阑幽梦晓方回。青苔红叶骚人事，时见诗简去又来。东晋仙人借旧山，定应天意许公闲。郡人欲问史君处，笑指峰峦紫翠间。蛩知秋候时鸣壁，香碍蒲帘不出门。隐几无言无有得，南窗晴日暖侵轩。溪山付与醉中仙，美酒何曾斗十千。就得江边贱鱼稻，闲官未用苦相怜。忘身先要解忘名，分别须臾起不平。请看早朝霜入履，何如卧听打衙声。禽ミ秋来不复圆，桐阴霜后亦成穿。黄花强欲招酣饮，白发偏工报老年。邂逅清欢屡不期，病来无奈羽觞飞。醉乘篮江边去，长伴渔舟月下归。醉里题诗偏韵恶，秋来劝酒益杯深。不才多病俱非敌，绿绮缘何得报金。庵中独宿雨垂垂，永夜无人款竹扉。灰冷铜炉香欲灭，床头一点葛灯微。触事随缘不用多，华堂玉食奈忧何，美人未厌山阿聘，薜荔为裳带女萝。

【再和十首】

涧草岩花日日开，江南秋尽似春回。旋开还落无人顾，惟有山蜂暖尚来。江上孤城面面山，居人也自不曾闲。蜂游蚁聚知何事，日夜长桥南北间。城郭村墟共水云，槿篱竹屋映柴门。隐居亦有高人在，岸帻无言倚钓轩。一官疏散自疑仙，三考应成醉日千。早病固须闲地著，多忧长被达人怜。养生尤复要功圆，溜滴南溪石自穿。近见牢山陈道士，微言约我更三年。〈牢山陈道士瑛近过此，叩之，竟无所云，约三年当再见。〉

张公诗社见公名，〈公昔与张伯达为唱和之友。

白首山城叹不平。坐客要闻新乐府，应须溢口琵琶声。〉高情日与故山期，鸿鹄谁言也倦飞。且听渔人强哺啜，坐中羁客畏公归。天为多才故欲禁，府门摧落涨江深。鼎新翠壁排精铁，涌出飞楼直百金。楼上青山绕四垂，画桥百步引朱扉。落成当与公同上，一看长江白练微。歌舞留宾意自多，华灯数问夜如何。白头病客无才思，惯卧茅檐长薜萝。

【筠州二咏】

〇牛尾狸

首如狸，尾如牛，攀条捷险如猱猴。橘柚为浆栗为饣侯，筋肉不足惟膏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深居简出善自谋，寻踪发窟并执囚，蓄租分散身为羞。松薪瓦甑浮浮，压入糟盎肥欲流，熊肪羊酪真比俦。引箸将举讯何尤，无功窃食人所仇。

〇黄雀

秋风下，黄雀飞。禾田熟，黄雀肥。群飞蔽空日色薄，逡巡百顷禾为稀，翻巧捷多且微。精丸妙徼举辄违，乘时席势不可挥。一朝风雨寒霏霏，肉多翅重天时非，农夫举网惊合围。悬颈系足肤无衣，百个同缶仍相依，头颅万里行不归。北方居人厌羔，咀噍聊发一笑欷。

●栾城集卷十一

◆诗八十六首

【和毛君新葺庵船斋】

厌居华屋住东庵，真味全胜食荠甘。多病维摩长隐几，无心弥勒便同龛。误游田舍空成笑，谬入僧房即欲参。风雾不知吹有万，月明聊共影成三。斋如小舫才容住，室类空定不贪。拥褐放衙人寂寂，脱巾漉酒鬓。画囊书帙堆窗案，药裹瓢樽挂壁蓝。檐竹风霜曾不到，盆花蜂蝶未全暗。公余野鹊惊初睡，宾醉佳人笑剧谈。劝客巨觥那得避，和诗难韵不容探。晓来霏雾连江气，冬后温风带岭岚。去国屡成还蜀梦，忘忧惟有对公酣。终身犭旬禄知何益，投檄归耕贫未堪。借我此庵泥药灶，古书鸿宝试淮南。

【寒雨】

江南殊气候，冬雨作春寒。冰雪期方远，蕉意始阑。未妨溪草绿，先恐岭梅残。忽发中原念，貂裘据锦鞍。

【积雨二首】

山雨无时歇，江波上岸流。泥深未免出，桥断更堪忧。房浅邻糟瓮，宵寒揽絮裘。朝来势未已，归路恐操舟。微阳力尚浅，未解破重阴。云气山川满，江流日夜深。冻牙生滞穗，余润及重衾。泥泞沉车毂，农输绝苦心。

【劝赠李朝散】

江雾霏霏作雪天，樽前醉倒不知寒。后堂桃杏春犹晚，试觅酥花子细看。

【戏答】

银瓶泻酒正霜天，玉麈生风夜更寒。下客不辞投辖饮，好花犹恐隔帘看。

【临江萧氏家宝堂】

高人不解作生涯，唯有中堂书五车。竹简多于孔氏壁，牙签新似邺侯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田园岂是子孙计，青紫今为里巷夸。富贵早知皆有命，君应未厌十年赊。

【和萧元刂察推贺族叔司理登科还乡四首】

家声籍籍大江西，临老挥毫捧御题。得意何殊少年乐，还家不惜醉如泥。读尽家藏万卷书，萧然华发宦游初。区区狱掾何须愧，聊把《春秋》试绪余。〈汉儒以《春秋》决狱。

作官未减读书勤，簿领从今日日新。汗简韦编谁付予，传家应有下帷人。巷南诸子足才贤，邂逅相逢秀句传。强作短章同寄与，异时见我一依然。

【次韵吴厚秀才见赠三首】

骚人思苦骨岩岩，百里携诗相就谈。故作微词挑迁客，不嫌春雨湿归衫。少年旧喜登高赋，老病今成见敌惭。问我近来谁复可，对君聊拟诵《周南》。久欲归田计未成，羡君负郭足为生。躬耕不用千钟禄，高卧谁知万里征。已觉安闲真乐事，可怜辛苦尽浮名。隐居便作江南计，为觅佳山早寄声。一卷新诗锦一端，掉头吟讽识芳酸。哀歌永夜悲牛角，朗咏扁舟笑杏坛。间发笙簧犹可拟，弃捐斤斧定知难。继君高韵君应笑，咀嚼归途久据鞍。

【次韵毛君烧松花六绝】

茅庵纸帐学僧眠，炉艺松花取易然。唯有未能忘酒在，手倾金盏斗垂莲。饼杂松黄二月天，盘敲松子早霜寒。山家一物都无弃，狼籍干花最后般。〈蜀人以松黄为饼甚美。〉

松老香多气自严，余烟勃郁透疏帘。须臾过尽惟灰在，借问谁收一番〈去声〉炎。美人寒甚懒开扉，金作松花插幕。几度低头疑堕落，青烟已断未消时。枯萼鳞皴不复坚，重重正似半开莲。曾经樵舍砖炉见，未许邦君画卜然。黄蜡供炊自一家，锱铢贫富递矜夸。都城争买方薪贵，却顾松花已自奢。

【陪毛君游黄仙观】

李叟仙居仍近市，黄公道院亦依城。定应昔日山林地，未有今时鸡犬声。白鹤翻飞终不返，黄冠憔悴只躬耕。试从车骑寻遗迹，恐有居人解养生。

【次韵王适梅花】

江梅似欲竞新年，照水窥林态愈研。霜重清香浑欲滴，月明素质自生烟。未成细实酸犹薄，半落南枝意可怜。谁写江西风物样，徐家旧有数枝传。

【次韵王适春雪二首】

江南春候寒犹剧，细雨风吹作雪花。中夜窗扉初晃漾，平明草木半低斜。润催江柳排金线，光杂山茶点绛葩。老病不堪乘晓出，纷纷能使发增华。春雪飘摇旋不成，依稀履迹散空庭。山藏复阁犹残白，日照南峰已半青。

【毛君惠温柑荔支二绝】

楚山黄橘弹丸小，未识洞庭三寸柑。不有风流吴越客，谁令千里送江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荔子生红无奈远，陈家晒白到犹难。虽无驿骑红尘起，尚得佳人一笑欢。

【次韵王适游真如寺】

江上春雨过，城中春草深。扰扰市井尘，悠悠溪谷心。东郊大愚山，自古檐卜林。微言久不闻，坠绪谁常寻。道俗数百人，请闻海潮音。斋罢车马散，万籁俱消沉。新亭面南山，积雾开重阴。萧然偶有得，怀抱方。我坐米盐间，日被尘垢侵。不知山中趣，强作山中吟。

【次韵王适新燕】

好雨纤纤润客衣，新来双燕力犹微。似嫌春早无人见，故待帘开掠地飞。南国花期知不远，中原寒剧未应归。养雏不怕巢成早，记券朝为启扉。

【官居即事】

官局纷纭簿领迷，生缘琐细老农齐。偷安旋种十年木，肉食还须五母鸡。对酒不尝怜酤榷，钓鱼无术漫临溪。此身已分长贫贱，执爨缝裳愧老妻。

【陪毛君夜游北园】

池塘草生春尚浅，桃李飞花初片片。一尊花下夜忘归，灯火寻春畏春晚。春风暗度人不知，满园红白已离披。江南春雨少晴日，露坐青天能几时。折花只恐伤花意，携客就花花定喜。落蕊飘香翠袖中，交柯接叶灯光里。雨练风柔雪不如，精神炫转影扶疏。夜看飞燕胜朝日，月暗还须明月珠。美人劝我殊非恶，明日雨来无此乐。醉归不用怕山公，马上接先倒著。

【山橙花口号】

故乡寒食茶コ发，百和香浓村巷深。漂泊江南春欲尽，山橙仿佛慰人心。

【次韵冯弋同年】

细雨江雾昏，坐曹聊且免泥奔。卖盐酤酒知同病，一笑何劳赋北门。

【送王适徐州赴举】

送别江南春雨淫，北方谁是子知音。性如白玉烧犹冷，文似朱弦叩愈深。万里同舟宽老病，一杯分袂发悲吟。明年榜上看名姓，杨柳春风正似今。

【游吴氏园】

细雨作寒晴便暖，好风吹袂意初佳。清池解洗春心热，红艳能添醉眼花。紫竹暗生眠岫笋，山丹强比洛人家。怜渠巧与闲官便，申退来游未觉赊。

【江州周寺丞泳夷亭】

行过庐山不得上，湓江城边一惆怅。羡君山下有夷亭，千岩万壑长相向。山中李生好读书，出山作郡山前居。手开平湖浸山脚，未肯即与庐山疏。道州一去应嫌远，千里思山梦中见。青山长见恐君嫌，要须罢郡归来看。

【次韵毛君游陈氏园】

增筑园亭草木新，损花风雨怨频频。卜似欲迎初暑，芍药犹堪送晚春。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暮出城仍有伴，携壶藉草更无巡。归轩有喜知谁见，道上从横满醉人。

【江涨】

山中三日雨，江水一丈高。崩腾没州渚，淫溢浸蓬蒿。凌晨我有适，出门舟自操。中廛已易肆，下道先容犴。鸡犬萃坟冢，牛羊逾圈牢。厨薪散流，米为浮糟。卧席不遑卷，剥茧仍未缫。老弱但坐视，闾里将安逃。徙居共扰扰，来势方滔滔。嗟余偶同病，哀尔为生劳。晴日慰人愿，寒风送惊涛。藩篱山旧趾，赢蚌遗平皋。流窜非择地，艰难理宜遭。胡为苦戚戚，一夕生二毛。

【和子瞻铁柱杖】

截竹为杖瘦且轻，石坚竹破误汝行。削木为杖轻且好，道远木折恐不到。闽君铁杖七尺长，色如黑蛇气如霜。提携但恐汝无力，撞坚过安能伤。柳公虽老尚强健，闭门却扫不复将。知公足力无险阻，怜公未有登山侣。回生四海惟一身，袖中长剑为两人。洞庭漫天不觉过，半酣起舞惊鬼神。愿公此杖亦如此，适意遨游日千里。归来倚壁示时人，海外苍茫空自记。

【竞渡】

史君欲听榜人讴，一夜江波拍岸流。父老不知招屈恨，少年争作弄潮游。长鲸破浪聊堪比，小旆逆风殊未收。角胜争先非老事，凭栏寓目思悠悠。

【登郡谯偶见姜应明司马醉归】

苍然莫色映楼台，江市游人夜未回。何处酒仙无一事，肩舆鼾睡过桥来。

【送姜司马】

七岁立谈明主前，江湖晚节弄渔船。斗鸡谁识城东老，丧马方知塞上贤。生计未成归去咏，草书时发醉中颠。当年不解看齐物，气踊如山谁见怜。

【寄题赵几承事戏彩堂】

春晚安舆遍浙东，永嘉别乘喜无穷。橐装已笑分诸子，吏道何劳问薛公。堂上寿樽诸掾集，室中禅论衲僧通。兴阑却返林泉去，幕府长留孝弟风。

【次韵温守李钧见寄兼简毛大夫】

梁苑相从簿领中，清风相逐画船东。婆婆江海凌云鹤，饮啄笼樊失渚鸿。别后丹砂迷旧诀，愁来白发变衰翁。此间诗老仍敌，正忆高吟酒盏空。

【次韵洞山克文长老】

无地容锥卓，年来转觉贫。偶知珠在手，一任甑生尘。窜逐非关性，颠狂却甚真。此心谁复识，试语洞山人。

【试院唱酬十一首】

〇戏呈试官吕防

新秋风月正凉天，空馆相看学坐禅。满榻诗书愁病眼，隔墙砧杵思高眠。霜飞一叶凋琼玉，风绕双松奏管弦。闻道熊罴归梦数，侵天闱棘漫森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次韵吕君丰城宝气亭

紫气飞空不自谋，谁怜龟勉匣中留。西山猛兽横行甚，北海长鲸何日收。星斗不堪供醉舞，蛟龙会看反重湫。功成变化无踪迹，望断中原百尺楼。

〇次韵吕君见赠

偶然倾盖接清言，不觉门前昼漏传。老病低摧方伏枥，壮心坚锐正当年。莫嫌客舍一杯酒，试论山三祖禅。明日程文堆几案，只应衰懒得安眠。〈吕前官舒州，问禅山。〉

〇次韵吕君兴善寺静轩

自恨寻山计苦迟，年过四十始知非。小轩迎客如招隐，野鸟窥人自识机。窗外竹深孤鹤下，阶前菊秀晚蜂飞。老僧战胜长幽寂，瘦骨缘何未肯肥。

〇观试进士呈试官

松庭散朝日，棘户启秋风。鹊鹭纷来下，旌旗俨未攻。驰词看倚马，余力送征鸿。逸足谁先到，孤标想暗空。晶荧双镜并，高下片言公。老病方耽睡，飞沉一梦中。

〇次前韵

南国号多士，几人洙泗风。英材自入彀，坏阵不劳攻。文缛山藏豹，飞高弋慕鸿。蚩妍归品藻，得失付虚空。考行先推本，登贤旋奏公。期君缓归辔，一醉鹿鸣中。

〇戏呈试官

只隔墙东便是家，ぉぉ还似在天涯。客心不耐听松雨，归信犹堪饮菊花。翦烛看书良寂寞，披沙见玉忽喧哗。自惭空馆难留客，试问娥稍驻车。

〇次前韵三首

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粗诗怪我心犹壮，细字怜君眼未花。霜落初惊衾簟冷，酒酣犹喜笑言哗。归心知有三秋恨，莫学匆匆下坂车。门前溪水似渔家，流浪江湖归未涯。邂逅高人来说法，支离枯木旋开花。诸生试罢书如积，剧县归时论正哗。安得骑鲸从李白，试看牛女转云车。渴醪能使客忘家，屈指归期已有涯。鱼化昨宵惊细雨，鹿鸣他日饮寒花。已谙江上肴蔬薄，莫笑衙前鼓笛哗。太守况兼乡曲旧，会须投辖止行车。

〇试罢后偶作

重门闭不开，乌鸟相呼乐。晨晖转帘影，微风响松末。喧哗适已定，寂历方有觉。人生竟何事，外物巧相缚。当时不自悟，已过空成怍。耕耘亦何苦，游宦殊自恶。弃彼既已误，就此良应错。谁能即两忘，随缘更无作。

【放榜后次韵毛守见招】

饱食安眠愧不材，疏帘翠幸相陪。深居正厌银袍乱，失喜初闻铁锁开。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句径蒙探古锦，小槽仍报滴新醅。诸人欲见风流伯，不用招呼亦自来。

【送毛滂斋郎】

先志承颜善养亲，束装骑马试为臣。酒肠天予浑无敌，诗律家传便出人。拥鼻高吟方自得，折腰奔走渐劳神。归来一笑须勤取，花发陈吴二月春。

【燕贡士】

泮水生芹藻，干旄在浚城。桑同变响，苹鹿共和鸣。秋晚槐先堕，霜多桂向荣。清尊助劝驾，急管发欢声。勇锐青衿士，淹通白发生。芬芳杂兰菊，变化等鲸。去日衣冠盛，归时里巷惊。坐中词赋客，愧尔一经明。

【次韵毛君清居探菊】

眼前黄叶畏秋霜，耳畔啼蛩怨夜长。佳节欣闻近莫菊，清商试为奏伊凉。疏狂久笑谋生拙，贫病应怜为口忙。今日共君拼一醉，从教人道亦高阳。

【次韵毛君见赠】

江国骚人不耐秋，夜吟清句晓相投。锋藏岂愿囊中脱，尾断终非俎上羞。择地何年真得意，铺糟是处可同游。南迁尚有公知我，人事何须更预谋。

【次韵毛君偶成】

年来衰病正相兼，薄宦奔驰尚未厌。诗句空多浑漫与，俗缘已重不须添。聱牙向物知难合，疏懒怜公独未嫌。时听渊明咏归去，犹应为我故迟淹。

【孔平仲著作江州官舍小庵】

近山不作看山计，引水新成照水庵。闭口忘言中自饱，安心度日更谁参。简编围绕穿书蠹，窗户低回作茧蚕。我亦一轩容膝住，敝裘粗饭有余甘。

【送饶州周沃秀才免解】

少年工作赋，中岁复穷经。骥老终知道，剑埋新发硎。束装邻里助，答策友朋听。还似临淄贡，随风起北溟。

【雪中洞山黄蘗二禅师相访】

江南气暖冬未回，北风吹雪真快哉。雪中访我二大士，试问此雪从何来。君不见六月赤日起冰雹，又不见腊月幽谷寒花开。纷然变化一弹指，不妨明镜无纤埃。

【毛国镇生日二绝】

生日元同小赵公，里闾相接往还通。怪公日夜归心切，欲寄此生丹灶中。〈世谓叔平大赵参政、阅道小赵参政赵公善养生，故有丹灶之句。

闻公归橐尚空虚，近送《楞严》十卷书。心地本无生灭处，定逢生日亦如如。

【次韵毛君将归】

疏传思归不待时，孟轲出书苦行迟。新诗尚许留章句，故事谁从问典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马尚应堪避世，石泉未信可忘饥。不才似我真当去，零落衡茅隔雍岐。

【送杨腾山人】

胸中万卷书，不如一囊钱。不见杨夫子，岁晚走道边。夜归空床卧，两手摩涌泉。窗前雪花落，真火中自然。涣然发微润，飞上昆仑颠。霏霏雨甘露，稍稍流丹田。闭目内自视，色如黄金妍。至阳不独凝，当与纯阴坚。一穷百不遂，此事终无缘。君看抱朴子，共推古神仙。无钱买丹砂，遗恨盈尘编。归去守茅屋，道成要有年。

【次韵子瞻与安节夜坐三首】

前山积雪暮峥嵘，燕坐微闻落瓦声。共对一尊通夜语，相看万里故乡情。信归岭上寒梅远，恨极江南春草生。明目青铜添白发，且须醉睡倒灯檠。少年高论苦峥嵘，老学寒蝉不复声。目断家山空记路，手披禅册渐忘情。功名久已知前错，婚嫁犹须毕此生。家世读书难便废，漫留案上铁灯檠。谪官似我无归计，落第怜渠有屈声。握手天涯同一笑，倚门岁晚不胜情。黄岗俯仰成陈迹，白首蹉跎畏后生。归去且安南巷乐，莫看歌舞醉长檠。

【次韵毛君上书求归未报】

白发忧民带减围，频闻慷慨赋将归。近传道士连三咽，久悟禅门第一机。夜永庵中诗自得，日高门外客来稀。此心素定谁能劝，只有丁宁诏莫违。

【次韵毛君绝句】

中池有士闭重关，夜发天光走玉环。白日封人人不识，幅巾破褐任尘漫。

【次韵毛君留别】

问天乞得不訾身，屈指人间今几人。鱼纵江潭真窟宅，鹤飞松岭倍精神。清风吹雨停归骑，旧圃留花送晚春。自号白云知有意，便从丹灶拂埃尘。

【送毛君致仕还乡】

古人避世事，岂问家有无。但言鸿鹄性，不受樊笼拘。公家昔盛时，阡陌连三衢。食廪济寒饿，婚嫁营羁孤。千金赴高义，脱手曾须臾。晚为二千石，得不偿所逋。抚掌不复言，但以文字娱。我恨见公迟，冉冉重霜须。高吟看落笔，剧饮惊倒壶。负罪不自知，适意忘忧虞。忽闻叩天阍，言旋故山庐。朋友不及谋，亲戚亦惊呼。人生各有意，何暇问俗徒。嗟我好奇节，叹公真丈夫。天高片帆远，目断青风徂。惟应东宫保，迎笑相携扶。

【赠景福顺长老二首〈并序〉】

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元丰五年，以谴居高安，景福顺公不远百里惠然来访，自言昔从讷于圆通，逮与先君游，岁月迁谢，今三十六年矣。二公皆吾里人，讷之化去已十一年，而顺公七十四，神完气定，聪明了达。对之怅然，怀想畴昔，作二篇赠之。屈指江西老，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剑外人。身心已无著，乡党漫相亲。窜逐知何取，周旋意甚真。仍将大雷雨，一洗百生尘。念昔先君子，南游四十年。相看顺老在，想见讷师贤。岁历风轮转，禅心海月圆。常情计延促，无语对潸然。

【次韵孔平仲著作见寄四首】

昔在京城南，成均封茅屋。清晨屣履过，不顾车击毂。时有江南生，能使多士服。同侪畏锋锐，兄弟更驰逐。文成剧翻水，赋罢有余烛。连收领底髭，未耗髀中肉。飞腾困中路，黾勉啄场粟。归来九江上，家有十亩竹。一官粗包裹，万卷中自足。还如白司马，日听杜鹃哭。我来万里外，命与江波触。罪重惭故人，囊空仰微禄。已为达士笑，尚谓愚者福。米盐日草草，奔走常碌碌。尺书慰贫病，佳句烂圭玉。多难畏人知，胡为强题目。徂年慕桑梓，归念寄鸿鹄。但愿洗余愆，躬耕江一曲。共居天地间，大类一间屋。推排出高下，何异车转毂。死生本昼夜，祸福固倚伏。谁令尘垢昏，浪与纷华逐。譬如薪中火，外照不自烛。感君探至道，劝我减粱肉。虚心有遗味，实腹不须粟。芬敷谢桃杏，清劲比松竹。息微知气定，睡少验神足。胡为嗜一饱，坐使百神哭。要知丹砂异，不受腥腐触。可怜山林姿，自缚斗升禄。君看出世士，肯屑世间福。宁从市井游，与众同碌碌。不愿束冠裳，腰金佩鸣玉。斯人今何在，未易识凡目。恐在庐山中，飞翔逐黄鹄。试用物色寻，应歌紫芝曲。百病侵形骸，渐老同破屋。中有一寸空，能用辐与毂。忽如丹砂走，不受凡火伏。前瞻已不远，后蹑愈难逐。将炊甑中饭，未悟窗下烛。聪明役声形，口腹嗜鱼肉。尘泥翳泉井，荆棘败禾粟。未知按妙指，漫欲理丝竹。庐山多名缁，过客礼白足。达观等存亡，世欲强歌哭。确然金石心，不畏蚊蚋触。顺忍为裳衣，供施谢荣禄。真人我自有，渡海笑徐福。众皆指庸庸，自顾非碌碌。愧君诗意厚，桃李报琼玉。举网罗众禽，有获非一目。喧啾定无用，要自取黄鹄。君看大方家，慎勿留一曲。治生非所长，儿女惊满屋。作官又迂疏，不望载朱毂。因缘挂罪罟，未许即潜伏。空余读书病，日与古人逐。老妻怜眼昏，入夜屏灯烛。上官念贫窭，时节馈醪肉。衰年类蒲柳，世事剧麻粟。数日望归田，寄语先栽竹。文章亦细事，勤苦定何足。君诗四相攻，欲看守陴哭。愧无即墨巧，不解火牛触。自非太学生，琢事干禄。安心已近道，闭口岂非福。胡为调狂祠，玉石相落碌。腹中抱丹砂，舌下漱白玉。作诗虽云好，未免乱心目。奕秋教二人，不取志鸿鹄。摩诘非不言，遗韵寄终曲。

【阴晴不定简唐觐秘校并敖吴二君五首】

积雨春连夏，新晴忽复阴。江痕涨犹在，梅气润相侵。蕉贮还须脱，图书渐不禁。江南旧风俗，愁绝北来心。蚕眠初上簇，麦熟正磨镰。云气重重合，江流夜夜添。荐饥人甚困，多病我仍兼。欲就桥南宿，单衣莫雨沾。涨江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断渡，小棹信轻生。贫贱谁怜汝，漂浮空自荐。一官终窃食，何计早归耕。忽发骚人恨，凄凉久未平。西邻豫章客，病骨瘦栾栾。清夜眠孤枕，终朝饱一箪。雨多愁不出，讲罢未应餐。约我晴相过，门前泥欲干。二子薪中楚，相携泮上游。斋盐聊度日，爻象久忘忧。寂寞君何病，驱驰我自羞。向时采芹处，永日看鸟鸥。

●栾城集卷十二

◆诗八十九首

【雨后游大愚】

风光四月尚春余，淫雨初乾积潦除。古寺萧条仍负郭，闲官疏散亦肩舆。摘茶户外黄叶，掘笋林中间绿蔬。一饱人生真易足，试营茅屋傍僧居。

【送高安罗令审礼】

一邑忧劳水旱中，牛刀闲暇似无功。政成仍喜新蚕熟，归去还将旧橐空。清白久闻夸父老，沉埋谁为诉诸公。谪居长恨交游少，怅望肩舆又欲东。

【送唐靓】

溪上幽居少四邻，西家幸有著书人。经年食菜谁怜瘦，终日题诗自不贫。身在江湖钓竿地，心驰兰会战车尘。此行便有飞腾处，笑杀年来老病身。〈唐君常欲为陕西官，慨然有功名之志。〉

【次韵唐靓送姜应明谒新昌杜簿】

夫子虽穷气浩然，轻蓑短笠傲江天。薄游到处唯耽酒，归去无心苦问田。泮上讲官殊不俗，山中老簿亦疑仙。相从未足还辞去，欲向曹溪更问禅。〈姜如晦方作岭外之行。〉

【新种芭蕉】

芭蕉移种未多时，濯濯芳茎已数围。毕竟空心何所有，欹倾大叶不胜肥。萧骚莫雨鸣山乐，狼籍秋霜脱敝衣。堂上幽人观幻久，逢人指示此身非。

【次韵姜应明黄蘗山中见寄】

垂老闲居味更深，此身随世任噶。北窗未厌曲肱卧，西洛能传拥鼻吟。匹马彷徨犹寄食，敝裘安乐信无心。我今漂泊还相似，同愧高僧支道林。

【次韵黄大临秀才见寄】

故人聚散霜前叶，往事眇茫风际烟。游宦一生非有已，隐居万事不由天。崎岖槛阱方谋食，啸傲山林肯计年。赖已将心问卢老，相逢他日笑风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韵李朝散游洞山二首】

古寺依山占几峰，精庐仿佛类天宫。三年欲到官为碍，百里相望意自通。无事佛僧何处著，人群鸟兽不妨同。眼前簿领何时脱，一笑相看丈室中。僧老经时不出山，法堂延客未曾关。心开宝月婵娟处，身寄浮云出没间。休夏巾瓶谁与共，迎秋水石不胜闲。近来寄我《金刚》颂，欲指胸中无所还。

【简学中诸生】

泮水秋生藻荇凉，莫窗灯火乱萤光。图书粗足惟须读，菽粟才供且自强。羽龠暗催新节物，弦歌不废近诗章。腐儒最喜南迁后，仍见西雍白鹭行。

【以蜜酒送柳真公】

床头酿酒一年余，气味全非卓氏垆。送与幽人试尝看，不应知是百花须。

【次韵柳见答】

桂酒无人寄豫章，〈江西官酿，惟豫章最佳。〉羁愁牢落遣谁当。烹煎崖蜜真牵强，惭愧山蜂久蓄藏。江上会鲈橙正熟，山头吹帽菊初香。漂流异日俱陈迹，笑说过从想未忘。

【披仙亭晚饮】

落日欲没多云烟，南山暝鸦归北山。楼台城上半明灭，灯火桥头初往还。江西八月热犹在，坐中迁客头欲班。何时解网听归去，黄花白酒疏篱间。

【余居高安三年晨入莫出辄过圣寿访聪长老谒方子明浴头笑语移刻而归岁月既久作一诗记之】

朝来卖酒江南市，日莫归为江北人。禅老未嫌参请数，渔舟空怪往来频。每惭菜饭分斋钵，时乞香泉洗病身。世味渐消婚嫁了，幅巾绦褐许相亲。

【次韵子瞻感旧见寄】

少年耽世味，徘徊不能去。老来悟前非，尚愧昔游处。君才最高峙，鹤行鸡群中。我虽非君对，顾以兄弟同。结发皆读书，明月入我牖。纵横万余卷，临纸但挥手。学成竟无用，掩卷空自疑。却寻故山友，重赴幽居期。秋风送余热。冉冉如人老。衣裘当及时，田庐亦须早。种竹竹生笋，种稻稻亦成。浩歌归来曲，曲终有遗声。

【次韵和人丰岁】

风雨迎寒欲劳农，今年真不负元丰，盖藏共荷官无扰，眠食安知帝有功。草笠黄冠将蜡祀，羔羊朋酒亦豳风。请君早具跻堂饮，退食委蛇正自公。

【同孔常父作张夫人诗】

女子勿言弱，男儿何必强。君看张夫人，身举十五丧。头上脱笄珥，箧中斥襦裳。筑坟连丘山，松柏郁苍苍。亲戚不为助，涕泣感道傍。昔有王氏老，身为尚书郎。亲死弃不葬，簪裾日翱翔。白骨委庐陵，宦游在岐阳。一旦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丈夫，轩轩类佯狂。相面识心腹，开口言灾祥。嗟汝平生事，不了令谁当。汝身暖丝绵，汝口甘稻粱。衣食未尝废，此事乃可忘。一言中肝心，投身拜其床。傍人漫不知，相视空茫茫。终言汝不悛，物理久必偿。儿女病手足，相随就沦亡。鄙夫本愚悍，过耳风吹墙。明年及前期，长子忧疡。一麾守巴峡，双柩还故乡。弱息虽仅存，蹒跚亦非良。谁言天地宽，纲目固自张。古事远不信，近事世所详。企张非求福，祸败当惩王。〈嘉末年，李士宁言，王君事于右扶风，其报甚速。张夫人，南都人，孔推官常甫作诗言其贤，邀余同作，并言李生事，或足以警世云。〉

【次烟字韵答黄庭坚】

病卧江干须带雪，老捻书卷眼生烟。贫如陶令仍耽酒，穷似湘累不问天。令弟近应怜废学，大兄昔许叩延年。比闻蔬茹随僧供，相见能容醉后颠。〈鲁直兄旧于齐州以养生见教。〉

【东轩长老二绝〈并序〉】

始余于官舍营东轩，彭城曹君焕子文，自浮光访余于高安，道过黄冈，家兄子瞻以诗送之曰：“君到高安几日回，一时抖擞旧尘埃。赠君一笼牢收取，盛取东轩长老来。”君过庐山，见圆通知慎禅师，出诗示之。师尝与余通书，见之欣然。明日谓君：“昨见黄州诗，通夕不寐，以一偈继之，曰：‘东轩长老未相逢，却见黄州一信通。何用扬眉资目击，须知千里事同风。’吾野人，不能数为书，君为我诵之而已。”君既至，未暇及此。客有自庐山至者，曰：“慎师送客出门，还入丈室燕坐而寂。”君乃具道其事。余感之，作二绝。其一以答子瞻，其二以答慎也。东轩正似虚空样，何处人家笼解盛。纵使盛来无著处，雪堂自有老师兄。〈子瞻新筑东坡雪堂。〉檐头挑得黄州笼，行过圆通一笑开。却到山前人已寂，亦无一物可担回。

【题方子明道人东窗】

纸窗云叶净，香篆细烟青。客到催茶磨，泉声响石瓶。禅关敲每应，丹诀问无经。赠我刀圭药，年来发变星。

【次前韵】

闭门何所事，毛发日青青。齿折登山屐，尘生贯酒瓶。调心开贝叶，救病读《难经》。定起无人见，寒灯一点星。

【迎寄王适】

投窜千山恨不深，扁舟夏涉气如。重来疋马君何事，归去飞鸿我未能。养气经年惟脱粟，读书终夜有寒灯。安心且作衰慵伴，海底鲲鱼会化鹏。

【王度支陶挽词二首】

风迹殊不昧，声名岂偶然。长途催骥，爽气激鹰。薏苡成遗恨，松楸卜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凄凉故吏尽，谁泣鬻封前。京尘昔倾盖，江国见佳城。零落旧冠剑，艰难孝弟兄。存亡看世俗，意气忆平生。晓铎知人恨，幽音亦未平。

【次韵陈师仲主簿见寄】

朽株难刻书，枯叶任凋零。旧友频相问，村酤独未醒。山牙收细茗，江实得流萍。颇似申屠子，都忘足被刑。

【寄题江涣长官南园茅斋】

白发辛勤困小邦，尘劳坐使壮心降。河阳罢后成南圃，彭泽归来卧北窗。畦畔草生亲荷锸，床头酒熟自倾缸。因君遣我添归兴，旧有茅茨濯锦江。

【咏霜二首】

江南雪不到，霜露满山村。纸被欺毡厚，茅檐笑瓦温。何曾凝沼渌，有意隔朝暾。底日身无事，高眠不出门。清霜欺客病，乘夜逼窗扉。坐睡依炉暖，细声闻叶飞。蕉空满篋，砧杵旋催衣。起看庭前草，松筠未觉非。

【次韵吴厚秀才见寄】

壮心摧折渐无余，早岁为文老不如。登木求鱼知我拙，循窠觅兔笑君疏。清尊独酌夜方半，白发潜生岁欲除。久恐交亲还往绝，床头犹喜数行书。

【乾荔支】

含露迎风惜不尝，故将赤日损容光。红消白瘦香犹在，想见当年十八娘。

【次韵王适元日并示曹焕二首】

井底屠酥浸旧方，床头冬酿压琼浆。旧来喜与门前客，终日同为酒后狂。老大心情今已尽，尘埃须发亦无光。江南留滞归何日，万里逢春思故乡。放逐三年未遣回，复惊爆竹起春雷。祈年粗有樽中桂，寄远仍持岭上梅。莫笑牛狸抵羊酪，漫将崖蜜代官醅。二君未肯嫌贫病，犹得衰颜一笑开。

【寄梅仙观杨智远道士】

道师近在真人峰，欲往见之路无从。去年许我入城市，尘埃暗天待不至。莫往莫来劳我心，道书寄我千黄金。茧衣肉食思虑短，文字满前看不见。口传指授要有时，脱去罗网当见之。梅翁汉朝南昌尉，手摩龙鳞言世事。一朝拂衣去不还，身骑白ら翳红鸾。我今虽复堕尘土，道师何不与我语。他年策足投名山，相逢拍手一破颜。

【春雪】

温风吹破腊，留雪恼新春。信逐残梅到，花从半夜匀。旋消微覆瓦，狂下亦欺人。压竹时闻落，埋萱久未伸。山川蒙不解，楼观洗成新。拥褐僧方睡，开门客屡。爨烟知岁稔，履迹笑吾贫。畦冻初生韭，泥融正卖薪。寒鱼争就汕，烛酒颇无巡。预喜田宜麦，盘餐饼饵频。

【赠石台问长老二绝〈并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石台长老问公，本成都吴氏子，弃俗出家，手书《法华经》，字细如黑蚁，前后若一，将诵之万遍，虽老而精进不倦，胁不至席者二十有三年。余来高安，以乡人相好，盖余懒而好睡，见之惕然自警，因赠之二小诗云。法达曾经见老卢，半生勤苦一朝虚。心通口诵方无碍，笑把吴鸾细字书。〈蜀中藏经，往往有古仙人吴采鸾细书经卷，精妙可爱。〉

蒲团布衲一绳床，心地虚明睡自亡。长伴空中月天子，东方行道到西方。

【和毛国镇白云庄五咏】

〇掬泉轩

卜筑高深已有山，起居清润可无泉。穿墙白练秋声细，照屋清铜晓色鲜。已放鱼虾嫌跳掷，更除萍藻任漪涟。只应明月中霄下，长共禅心相向圆。

〇平溪堂

清溪似与隐君谋，故入堂前漫不收。盥手从今休汲井，浮觞取意便临流。花漂涧谷来应远，石激琴筝久未休。莫把朱栏强围绕，山家事事要清幽。

〇眺远台

山似高人长远人，不登高处见无因。筑台土石无多子，照眼峰峦得许新。阵马奔腾时绝远，风涛舒卷忽无垠。白云自是逃名处，犹恐此中藏隐沦。

〇濯缨庵

临池濯足惜泉清，缨上无尘且强名。横木为桥便独往，结茅依岛类天成。往还渐少人谁识，寝食无为身转轻。有似三吴朱处士，钓鱼谁与话西征。

〇白云庄偶题

归去携家住白云，云中猿鹤许同群。陶公酒后诗偏好，疏传金余客屡醺。芒鞋潜行逐渔钓，壶浆时出劳耕耘。却看人世应微笑，未熟黄粱昼梦纷。

【次韵王适落日江上二首】

寒烟幕清江，渔唱扁舟上。江转少人家，自此知安往。维舟倚丛薄，明月独相向。欲晓醉应醒，还逐轻鸥扬。稍息南市喧，初上东山月。潜鱼忽惊踊，饥雁时断绝。落叶误投签，繁霜疑积雪。苦寒良难久，爱此元气洁。

【张秀才见写陋容】

潦倒形骸山上樗，每经风雨辄凋疏。劳君为写支离状，异日长看老蝉。落笔从横中自喜，赋形深稳妙无余。偶然挂壁低头笑，俱幻何妨彼亦如。

【同王适曹焕游清居院步还所居】

身为江城吏，心似野田叟。寻僧忽忘归，饱食莫携手。畏人久成性，路绕古城后。茅茨远相望，鸡犬亦时有。人远市井罢，日落狐兔走。回风吹横烟，烧火卷林薮。草深径渐恶，荆棘时挂肘。蹇裳涉沮洳，斜绝池口。投荒分岑寂，欹侧吾自取。二君独何为，经岁坐相守。游从乏车骑，饮食厌菘韭。周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忍弃，辛苦亦何负。归来倚南窗，试挹樽中酒。笑问黄泥行，此味还同否。〈子瞻谪居齐安，自临皋亭游东坡，路过黄泥坂作《黄泥坂词》。二君皆新自齐安来，故云。〉

【次韵王适春雨】

久遭客禁往还稀，风雨萧条只自知。春色有情犹入眼，客愁无赖巧侵眉。山僧寄语收茶日，野老留人供社时。久住不须嫌寂寞，此间偏与拙相宜。

【和子瞻蜜酒歌】

蜂王举家千万口，黄蜡为粮蜜为酒。口衔润水拾花须，沮洳满房何不有。山中醉饱谁得知，割脾分蜜曾无遗。调和知与酒同法，试投曲蘖真相宜。城中禁酒如禁盗，三百青铜愁杜老。先生年来无俸钱，一斗径须囊一倒。糟不听渔父言，炼蜜深愧仙人传。掉头不同辟谷药，忍饥不如长醉眠。

【次韵讲律李司理宪见赠】

强将羔雁聘黄，破褐疏巾倚夕晖。礼律纵横开卷尽，盦盐冷落待贤非。日高几案弦歌罢，夜永窗扉灯火微。犹喜江边莫春近，舞雩风雨得同归。

【次韵王适游陈氏园】

宿雨晴来春已晚，众花飘尽野犹香。舞雩便可同沂上，饮禊何妨似洛阳。新圃近闻穿沼阔，涨江初喜放舟长。年来簿领萦人甚，何计相随入醉乡。

【答孔平仲二偈】

熟睡将经作枕头，君家事业太悠悠。要须睡著元非睡，未可昏昏便尔休。龟毛兔角号空虚，既被无收岂是无。自有真无遍诸有，灯光何碍也嫌渠。

【次韵柳真公闲居春日】

春寒渐欲减衣绵，雨势冥冥水拍天。一局无言消日永，新诗得意许人传。惜花田地应慵扫，护笋藩篱可细编。好事报君知我喜，同官欲到得闲眠。

【次韵王适东轩即事三首】

新竹依墙未出寻，墙东桃李却成林。池塘草长初饶梦，村落莺啼瞧心。江满船头朝欲转，泥融屐齿莫尤深。闭门怜子成书癖，试买村醪相伴斟。眼看东邻五亩花，茅檐竹户野人家。过墙每欲随飞蝶，归舍谁怜已莫鸦。幽客偶来成晚饭，野僧何日寄新茶。三年气味长如此，归计迟迟也自嘉。北园春草径微微，未用频教翦棘茨。蜂阵纷纷初养蜜，莺巢浅浅欲生儿。客情流水兼山远，归梦游丝向日迟。懒病相将浑欲惯，赖君索我强裁诗。

【送李宪司理还新喻】

采芹芹已老，浴沂沂尚寒。蒯缑长叹息，苜蓿正阑干。黄卷忘忧易，青衫行路难。归耕未有计，且复调闲官。

【问黄蘖长老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大俱非五蕴空，身心河岳尽消熔。病根何处容他住，日夜还将药石攻。

【复次烟字韵答黄大临庭坚见寄二首】

水竹遮藏自一川，日高茅屋始炊烟。犬牙舂米新秋后，麦粒茶欲社天。冠盖只今成弃物，杉松他日记栽年。定应笑我劳生在，卯睡闻呼衣为颠。十载劳思寤寐间，新诗态度比云烟。清风吹我无千里，明月随人共一天。归去林泉应避暑，北征道路恐经年。与君共愧知时鹤，养子先依黑柏颠。

【次韵子瞻临皋新葺南堂五绝】

江声六月撼长堤，雪岭千重过屋西。一叶轩昂方断渡，南堂萧散梦寒溪。旅食三年已是家，堂成非陋亦非华。何方道士知人意，授与炉中一粒砂。北牖清风正满床，东坡野菜漫充肠。华池自有醍醐味，丈室仍闻檐卜香。邻人渐熟容赊酒，故客亲留为种蔬。住稳不论归有日，船通何患出无车。客去知公醉欲眠，酒醒寒月堕江烟。床头复有三升蜜，贫困相资恐是天。

【次韵王适大水】

高安昔到岁方闰，大水初去城如墟。危谯堕地瓦破裂，长桥断缆船逃逋。漂浮隙穴乱群蚁，奔走沙砾摧嘉蔬。里闾破散兵火后，饮食敝陋鱼虾余。投荒岂复有便地，遇灾只复伤羸躯。人言西有蛟蜃穴，闰年每与风雷俱。漫沟溢壑恣游荡，倾崖拔木曾须臾。鸡豚浪走不复保，老稚裸泣空长吁。滞留再与兹水会，沦胥未哂斯民愚。人生所遇偶然耳，得失何用分锱铢。

【赠三局能师二绝】

得失从来似偶然，因师聊复问行年。此生竟堕阴阳数，方信修行力未全。旅食江干秋复春，归耕未遂不胜贫。凭师细考何年月，可买山田养病身。

【临川陈宪大夫挽词二首】

一时冠盖盛临川，直亮推公益友先。淡泊朱丝初少味，萧疏翠竹久弥鲜。崎岖处世曾何病，奔走成功亦偶然。天理更疏终不失，雍雍今见子孙贤。五月扁舟忆过门，哀怜逐客为招魂。开樽不惜清泉洁，挥汗相看白雨翻。病起清言惊苦瘦，归休尺牍尚相存。秋风洒涕松楸外，谈笑犹疑对竹轩。〈公家有竹轩，辄尝赋诗。〉

【次韵知郡贾蕃大夫思归】

江城漂泊最多时，邂逅谁令长者期。得坎浮槎应有命，投林惊鹊且安枝。何年笑语还留客，终日勤劳数问儿。铃阁清虚非此比，秋风归兴恐非宜。

【久不作诗呈王适】

怜君多病仍经暑，笑我微官长坐曹。落日东轩谈不足，秋风北棹意空劳。懒将词赋占臆，频梦江湖把蟹螯。笔砚生尘空度日，他年何用继《离骚》。

【喜王巩承事北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罪南迁惊最远，乘流北下喜先归。谓言一笑秋风后，却顾千山驿路非。岭外云烟随梦远，江边鱼蟹为人肥。还家嫁女都无事，卧读诗书尽掩扉。

【予初到筠即于酒务庭中种竹四丛杉二本及今三年二物皆茂秋八月洗竹培杉偶赋短篇呈同官】

种竹成丛移出檐，三年慰我病厌厌。翦除乱叶风初好，封植孤根笋自添。高节不知尘土辱，坚姿试待雪霜沾。属君留取障斜日，仍记当年此滞淹。

【和王巩见寄三首】

南迁春及秋，江湖未云半。逮此归路长，始悟行日远。幽忧脱沉痼，清梦惊婉娩。行行逢故人，笑语杂悲泫。江秋北风多，归帆未应驶。天寒雁南向，家书空满纸。契阔幸平安，婚嫁须缨珥。交游何为者，空复念君至。折叶每安心，连环非所计。感君扁舟返，念我一廛废。怀思乐全老，畴昔忘言契。丹砂傥已成，白首愿终惠。

【复次韵】

滕王阁在谁携手，徐孺湖宽可放情。楚客解书南国恨，秦筝助发上林莺。系匏独负杯中物，拥鼻和逢洛下生。问得长须添梦想，蓬窗灯火达天明。〈近遣仆至钟陵，还言定国与黄君鲁直会于舟中，灯火终夜而去。〉

【孔毅父封君挽词二首】

交契良人厚，家风季妇贤。诗书中有助，苹藻岁无愆。象服期他日，恩封属此年。神伤自不觉，吊客问潸然。别日笑言重，归来药饵忧。钟歌掩不试，贝叶乱谁收。恨极囊封在，情多垄木稠。埋文应自作，一一记徽猷。

【上高息轩起亭二绝】

山下清溪溪上市，溪光山色映人烟。幽亭正在人声里，长与溪山共寂然。溪父起收罾下鲤，山翁起卖焙中茶。长官亦与人俱起，笑拥黄纟 由放早衙。

【九月十一日书事】

东墙瘦菊早开花，九日金钿已自嘉。黍麦候迟初响{雍缶}，米盐法细未还家。泼醅昨夜惊泉涌，洗盏今晨听妇夸。归采茱萸重一醉，不须怪问日时差。

【和王适寒夜读书】

久从市井役，百事发不理。感君读书篇，惜此寒夜晷。殷勤附灯烛，黾勉就图史。逡巡揖虞夏，汗漫驰刘李。斯文家旧物，早岁夙从事。一从慕膻腥，中弃如敝屣。今夕亦何夕，忽如旧游至。终篇再三叹，推枕不成寐。人生无百年，所欲知有几。县知未必得，奔走若趋市。微言寄翰墨，开卷人心耳。胡为弃不收，所逐在难觊。

【和王适新葺小室】

向日堂东一室存，竹为窗壁席为门。心如白月光长照，气结丹砂体自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饭软莫嫌红米贱，酒香故取泼醅浑。他年一笑同谁说，伴我三年江上村。

【病中贾大夫相访因游中宫僧舍二首】

江城寒气入肌肤，得告归来强自扶。五马独能寻杜老，一床深愧致文殊。体虚正觉身如幻，谈剧能令病自无。明日出门还扰扰，年来真畏酒家垆。东邻修竹野僧家，乱柳枯桑一径斜。逐客惯曾迂短策，使君何事驻高牙。萧条已似连村坞，邂逅应容设晚茶。惭愧病夫无气力，隔墙空听吏兵哗。

【和王适炙背读书】

少年读书处，寒夜冷无火。老来百事慵，炙背但空坐。眼昏愁细书，把卷惟恐卧。寒衣补故褐，家酿熟新糯。微微窗影斜，暧暧云阴过。昏然偶成寐，鼻息已无奈。儿童更笑呼，书册正前堕。衰懒今自由，不复问冬课。

【同王适赋雪】

北风吹雨雨不断，遍满虚空作飞霰。纸窗独卧不成眠，茅屋无声时一泫。鸟乌错莫寒未起，庭户空明夜惊旦。重楼复阁烂生光，绝涧连山漫不见。夹砌双杉洗更碧，满田碧草埋应烂。城中闭户无履迹，市上孤烟数晨爨。细排玉著短垂檐，暗结轻冰时入研。拨灰有客顾尊俎，迹兔何人试鹰犬。未容行役扫车毂，应有老农歌麦饭。一来江城若俄顷，四见白花飞面旋。坐看酒瓮谁敢尝，归踏冰泥屡成溅。年来桥板断不属，莫出肩舆足忧患。到家昏黑空自笑，诉妇勤劳每长叹。床头有酒未用沽，囊里无钱不劳算。更令雪片大如手，终胜溪瘴长熏眼。谒告犹能不出门，典衣共子成高宴。

●栾城集卷十三

◆诗八十六首

【除夜】

老去不自觉，岁除空一惊。深知无得丧，久已罢经营。黄卷讥前失，清樽借后生。何年遂疏懒，伏腊任躬耕。

【种兰】

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草，丛倚修筠午荫凉。欲遣蘼芜共堂下，眼前长见楚词章。

【上元夜】

新春收积雨，明月澹微云。照水疏灯出，因风远乐闻。天涯仍有节，人事竟何分。卖酒真拘束，何时一醉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韵王适上元夜二首】

灯光欲凝不惊风，月色初晴若发蒙。羁客不眠诗未就，游人半醉夜方中。荒城熠耀相明灭，野水芙蓉乱白红。知欲访僧同寂寂，应怜病懒畏烛烛。宿雨初干试火城，端居无计伴游行。厌看门外繁星动，想见僧窗一点明。老罢逢春无乐事，梦回孤枕有乡情。重因佳句思樊口，一纸家书百镒轻。

【王子立与迟等游陈家园桥败几不成行晚自酒务往见之明日雨作偶尔成咏】

桃李城东近不遥，偶闻花发喜相邀。断桥似欲妨佳思，好雨犹能借此朝。随分开樽依绿草，偶然信马及余瓢。重来莫道无闲暇，紫燕黄鹂日渐娇。

【幽兰花】

李径桃蹊次第开，香百和袭人来。春风欲擅秋风巧，催出幽兰继落梅。珍重幽兰开一枝，清香耿耿听犹疑。定应欲较香高下，故取群芳竞发时。

【胡长史祠堂】

白首青衫仍隐居，晚抛环堵就安舆。生刍忽改尝地，函丈空悲讲解余。弟子相照耀，儿孙松桂共扶疏。我来恨不瞻遗老，空怪乡邻尽读书。

【孙宾臾道人】

万里飘然不系舟，酒垆一笑便相投。千金不换金丹诀，何事惟须一布裘。

【新桥】

六月长桥断不收，朱栏初喜映春流。虹腰宛转三百尺，鲸背参差十五舟。入市樵苏看络绎，归家盐酪免迟留。病夫最与民同喜，卯酉匆匆无复忧。

【曾子宣郡太挽词二首】

族大徽音远，年高福祚多。生儿尽龙虎，封国裂山河。象服惊初掩，埋文信不磨。送车江郭满，咽绝听哀歌。安舆遍西北，丹历江湖。存没终无憾，哀荣两得俱。新封崇马鬣，余福荐浮图。家法苹蘩在，空堂始一虞。

【曾子固舍人挽词】

少年漂泊马光禄，末路骞腾朱会稽。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平生碑版无容继，此日铭诗谁为题。试数庐陵门下士，十年零落晓星低。

【次韵王适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绝】

遍入僧房花照眼，细寻芳径蝶随行。归时不怕江波晚，新有桥虹水上横。

小槛明窗曾不住，闲花芳草遣谁栽。但须匹马寻幽胜，携取清樽到处开。

【又次韵游小云居】

溪上浮花片片轻，溯流登岸得山行。僧房幽绝云居小，春日阴晴野色明。永远林栖真有道，溺沮耕养亦忘情。此身此意何年遂，空使常谈笑老生。

【次韵秦观梅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病夫毛骨日凋槁，愁见米盐惟醉倒。忽传骚客赋寒梅，感物伤春同懊恼。江边不识朔风劲，墙头亦有南枝早。未开素质夜先明，半落清香春更好。邻家小妇学闲媚，靓妆惟有长眉扫。孤芳已与飞霰竞，结子仍先百花老。苦遭横笛乳飞英，不见游人醉芳草。可怜物性空自知，羞作繁华助芒昊。

【复次前韵答潜师】

怜君古木依岩槁，西江饮尽须弥倒。野花幽草亦何为，韵高篇空自恼。万点浮溪辄长叹，一枝过岭仍夸早。拾香不忍游尘污，嚼蕊更怜真味好。道人遇物心有得，瓦竹相敲缘自扫。谁知真妄了不妨，令我至今思琏老。妙明精觉昔未识，但向闲窗看诗草。浮云时起鸟四飞，毕竟安能乳清昊。

【景福顺老夜坐道古人搐鼻语】

中年闻道觉前非，邂逅仍逢老顺师。搐鼻径参真面目，掉头不受别钳锤。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盐我是谁。惭愧东轩残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饴。

【画枕屏】

绳床竹簟曲屏风，野水遥山雾雨蒙。长有滩头钓鱼叟，伴人闲卧寂寥中。

【次韵王适留别】

远谪劳君两度行，复将文字试平衡。干时岂为斗升禄，闻道应忘宠辱惊。未了新书谁与读，重留佳句不胜情。决科事毕知君喜，俗学消磨意自清。

【次韵子瞻特来高安相别先寄迟适远却寄迈迨过遁】

老兄骑骡日百里，据鞍作诗若翻水。忽吟春草思惠连，因之亦梦添丁子。群儿竞长堪一笑，老马卧餐何日起。闻兄尽室皆旧人，见面未曾惟遁耳。迟年最长二十六，已能干父穷愁里。豫儿扬眉稍刚劲，党子温纯无愠喜。我兄憔悴我亦穷，门户久长真待尔。但令戢戢见头角，甑倒囊空定何耻。家藏万卷须尽读，此外一簪无所恃。船中未用废诗书，闭窗莫看江山美。

【次韵子瞻端午日与迟适远三子出游】

人生逾四十，朝日已过午。一违少壮乐，日迫老病苦。丹心变为灰，白发粲可数。惟当理锄，教子稷黍。谁令触网罗，展转在荆楚。平生手足亲，但作十日语。朝游隔提携，夜卧困煮，未歌《棠棣》诗，已治刍灵祖。士生际风云，富贵若骑虎。奈何贫贱中，所欲空龃龉。

【次韵子瞻留别三首】

公来十日坐东轩，手自披云出朝日。山川满目竟何有，波浪翻天同一湿。诸门迭出惊异状，间道怀归终旧壁。此行十里隔江河，何人更问维摩疾。野人性似修行僧，长愿幽居近林麓。南迁无计脱簪组，西归谁为栽松竹。头上白云即飞盖，耳畔清泉当鸣玉。洛川犹是冠盖林，更愿高飞逐黄鹄。东西南北无住身，羯末封胡四男子。锼不遣治章句，烂熳先令饱文字。疏慵嗟我厉之人，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夜中惟恐似。传家粗足不愿余，同驾柴车还我里。

【次韵子瞻行至奉新见寄】

四年候公书，长视飞鸿背。十日留公谈，欲作白莲会。〈筠州无可语者，往还但一二僧耳。〉匏瓜一遭系，卖酒长不在。夜归步江ぞ，明月照清濑。心开忽自得，语异竟非背。〈音倍。〉一尊谈人间，万事寂寥外。欲同千里行，奈此一官碍。何年真耦耕，举世无此大。

【赠医僧鉴清二绝】

肘后医方老更精，须眉白尽气弥清。只应救病能无病，岂是平生学养生。门人久作开堂老，庭桧看成合抱围。他日浴堂归洗背，回头还解放光辉。

【赠医僧善正】

老怯江边瘴疠乡，城东时喜到公房。历言五藏如经眼，欲去三彭自有方。身厌远游安静默，术因多病更深长。时时为我谈尊宿，曾入南公古道场。

【食菱】

野沼涨清泉，乌菱不直钱。蟹肥螯正满，石破髓初坚。节物秋风早，樽夜月偏。令人思淮上，小舫藕如椽。

【留滞高安四年有余忽得信闻当除官真杨间偶成小诗书于屋壁】

数间茅屋久蹉跎，四见秋风入薜萝。北棹偶然追雁羽，南公谁复伴渔蓑。三年贾傅惊吾老，九岁刘郎愧尔多。此去仍家江海上，不妨一叶弄清波。

【洪休上人少年读书以多病出家居泐潭为马祖修塔以三绝句来谒答一首】

早除郎将少年狂，祖塔结缘归故乡。习气未消余业在，逢人依旧琢诗章。

【勉子瞻失干子二首】

人生本无有，众幻妄聚耳。手足非吾亲，何况妻与子。偶来似可乐，强作室家喜。忽去未免悲，欣成要矜毁。君家两岁儿，毕竟何自始。变化违初心，涕泗剧翻水。吾侪近始悟，造物聊复试。道力竟未完，聪明信难恃。破甑不复顾，彼无爱甑心。弃璧负赤子，始验爱子深。诚知均非我，胡为有不能。一从三界游，久被百物侵。朝与喜怒交，莫与宠辱临。四物皆不胜，生死独未曾。不经大火烧，孰为真黄金。弃置父子恩，长住旃檀林。

【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

五年卖盐酒，胜事不复知。城东古道场，萧瑟寒松姿。出游诚偶尔，相逢亦不期。酉轩吴越僧，弛担未多时。言住西湖中，岩谷涵清漪。却背闾井喧，曲尽水石奇。昔年苏夫子，杖屨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麋鹿尽相识，况乃比丘师。辩净二老人，精明吐琉璃。笑言每忘去，蒲褐相依随。门人几杖立，往往闻谈词。风云一解散，变化何不为。辩入三昧火，卯塔长松欹。净老不复出，麈尾清风施。苏公得罪去，布衣拂霜髭。空存壁间字，郁屈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蛟螭。知我即兄弟，微官此栖迟。问何久自苦，五斗宁免饥。俯首笑不答，且尔聊敖嬉。我兄次公狂，我复长康痴。反复自为计，定知山中宜。但欲毕婚娶，每为故人疑。君归漫洒扫，野鹤非长羁。

【将移绩溪令】

坐看酒垆今五年，恩移岩邑稍西还。他年贫富随天与，何日身心听我闲。山栗似拳应自饱，蜂糖如土不须悭。仲卿意向桐乡好，身后尝亦此间。

【约洞山文老夜话】

山中十月定多寒，才过开炉便出山。堂众久参缘自熟，郡人迎请怪忙还。问公胜法须时见，要我清谈有夜阑。今夕客房应不睡，欲随明月到林间。

【将之绩溪梦中赋泊舟野步】

扁舟逢野岸，试出步崇冈。山转得幽谷，人家余夕阳。被畦多绿茹，堆屋剩黄粱。深羡安居乐，谁令志四方。

【谢洞山石台远来访别】

窜逐深山无友朋，往还但有两三僧。共游渤无边处，扶出须弥最上层。未尽俗缘终引去，稍谙真际自虚澄。坐令颠老时奔走，窃比韩公愧未能。

【赠方子明道人】

水银成银利十倍，丹砂为金世无对。此人靳术不肯传，阖户泥墙畏天戒。今子何为与我言，人生贫富宁非天。钳锤橐龠枉心力，龕盐布被随因缘。我来江西晚闻道，一言契我心所好。廓然正若大虚空，平生伎俩都除扫。子言旧事净慈师，未断有为非净慈。此术要将救饥耳，人人有命何忧饥。

【回寄圣寿聪老】

五年依止白莲社，百度追寻丈室游。睡待磨茶长展转，病蒙煎药久迟留。赞公夜宿诗仍作，巽老堂成记许求。回首万缘俱一梦，故应此物未沉浮。

【乘小舟出筠江二首】

短舫漂浮真似叶，小蓬低浅仅如巢。幽吟但觉山川走，困睡不如风雨交。红饭白醪供醉饱，青蓑黄箬可缠包。一竿鹤发他年事，万斛龙骧任见嘲。宦游欲学林间鹊，每到新年旋叠巢。篷龙船聊似屋，渔樵把臂便成交。不妨袖里携诗卷，尚可床头置药包。《古史》欲成身愈困，客来未免答讥嘲。

【寄题孔氏颜乐亭】

颜巷久已空，颜井固不迁。荆榛翳蔓草，中有百尺泉。谁复饮此水，裹饭耕废田，有贤孔氏孙，芟夷发清源。废床见缠刻，古昏苔痕。引缸注瓢樽，千岁忽复然。嗟哉古君子，至此良独难。口腹不择味，四体不择安。遇物一皆可，孰为我忧患。阮生未忘酒，嵇生未忘锻。欲忘富贵乐，托物仅自完。无托中自得，嗟哉彼诚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徐孺亭】

徐君郁郁涧底松，陈君落落堂上栋。涧深松茂不遭伐，堂毁栋折伤其躬。二人出处势不合，譬如日月行西东。胡为宾主两相好，一榻挂壁吹清风。人生遇合何必同，一朝利尽更相攻。先号后笑不须怪，外物未可疑心胸。比干谏死微子去，自古不辨污与隆。我来故国空叹息，城东旧宅生茅蓬。平湖十顷照清庙，独书徐子遗陈公。二人皆合配社稷，胡不相对祠堂中。

【滕王阁】

客从筠溪来，欹仄困一叶，忽逢章贡余，荡天水接。风霜出洲渚，草木见毫末。势奔西山浮，声动古城で。楼观却相倚，山川互开阖。心惊鱼龙会，目送鸟雁灭。遥瞻客帆久，更悟江流阔。史君东鲁儒，府有徐孺榻。高谈对宾旅，确论精到骨。余思属湖山，登临寄遗堞。骄王应笑滕，狂客亦怜勃。万钱罄一饭，千金卖丰碣。豪风相凌荡，俳语终仓猝。〈欧阳文忠公尝云王勃记文似俳，而唐人贵之如此何也。〉事往空长江，人来逐飞楫。短篇竟芜陋，绝景费弹压。但当倒罂瓶，一醉付江月。

【次韵道潜南康见寄】

一叶追随鱼与龙，红粳白酒幸年丰。也知山色遥相待，苦畏君诗欲见攻。乘兴风帆终日去，寻幽蜡屐及春同。请君先入开先寺，待濯清溪看玉虹。

【车浮〈并序〉】

结木如巢，承之以簀，沉之水中，以浮识其处，方舟载两轮挽而出之，渔人谓之车浮。此诗所谓汕也，与迟、适同作车浮诗。寒鱼得汕便为家，两两方舟载械。谋食旋遭芳饵误，求安仍值积薪遮。情存未免人先得，欲尽要令物莫加。身似虚舟任千里，世间何处有{孚}。

【题都昌清隐禅院】

北风江上落潮痕，恨不乘舟便到门。楼观飞翔山断际，松筠阴翳水来源。升堂猿鸟晨窥坐，乞食帆樯莫绕村。谁道溪岩许深处，一番行草认元昆。〈长老惟■曾识子瞻兄于净因，有简刻石。

【逢章户掾赴澧州】

江船不厌窄，船窄始宜行。风裹长先过，滩头一倍轻。迎亲无恶处，禄养胜躬耕。澧上春兰早，犹堪吊屈生。

【除夜泊彭蠡湖遇大风雨】

莫发鄱阳市，晓彭蠡口。微风吹人衣，雾绕庐山首。舟人释篙笑，此是风伯候。弋舟未及深，飞沙忽狂走。晴空转车毂，渌水起冈阜。众帆落高张，断缆已不救。我舟旧如山，此日亦何有。老心畏波澜，归卧塞窗牖。土囊一已发，万窍无不奏。初疑丘山裂，复恐蛟蜃斗。鼓钟相轰う，戈甲互磨叩。云霓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旗展，林木万弩彀。曳柴眩人心，振旅拥军后。或为羁雌吟，或作仓兕吼。众音杂呼吸，异出殊圈臼。中宵变凝冽，飞霰集粉糅。萧骚蓬响干，晃荡窗光透。坚凝忽成积，澎湃殊未究。缟铺前洲，琼瑰琢遥岫。山川莽同色，高下齐一覆。渊深窜鱼鳖，野旷绝鸣鸡。孤舟四邻断，余食数升糗。寒斋仅盈盎，腊肉不满豆。敝裘拥衾眠，微火拾薪构。可怜道路穷，坐使妻子诟。幽奇虽云极，岑寂顿未观。一年行将除，兹岁真浪受。朝来阴云剥，林表红日漏。风棱恬已收，江练平不绉。两桨舞夷犹，连峰吐奇秀。同行贺安稳，所识问癯瘦。惊余空自怜，梦觉定真否。春阳着城邑，屋瓦冻初溜。艰难当有偿，烂熳醉醇酎。

【正旦夜梦李士宁过我谈说神怪久之草草为具仍以一小诗赠之】

先生惠然肯见客，旋买鸡豚旋烹炙。人间饮食未须嫌，归去蓬壶却无吃。

【舟中风雪五绝】

北风吹雪密还稀，雪势渐多风力微。孤棹独依银世界，山川路绝欲安归。晓风吹浪作银山，夜雪争妍布玉田。风力渐衰波更恶，通宵撼我正安眠。拥缆埋蓬不见船，船窗一点莫灯然。幽人永夜歌黄竹，赖有丹砂暖寸田。浊醪粗饭不成欢，白浪飞花雪作团。窗外时来一双鸭，沉浮笑我不禁寒。江面澄清雪未融，扁舟荡漾水无踪。篙师不用匆匆去，遍看庐山群玉峰。

【题南康太守宅五老亭】

王老高闲不入城，开轩肯就史君迎。坐中莫著闲宾客，物外新成六弟兄。云气飘浮衣袂举，泉流洒落佩环声。岌然终日俱无语，静寿相看意自明。

【书庐山刘歹宫苑屋壁三绝】

山西旧将本书生，归老岩间示厌兵。卧闻布水中宵起，错认边风万马声。雕弓挂壁耻言勋，出人樵渔便作群。五马亲来看射虎，不愁醉尉恼将军。肩舆已弃蹑风骓，旧物仍存杨柳枝。一曲清歌近尤好，五陵故态未全衰。

【再游庐山三首】

当年五月访庐山，山翠溪声寝食间。藤杖复随春色到，寒泉顿与客心闲。岩头悬布煎茶足，峡口惊雷泛叶悭。待得前村新雨遍，扁舟应逐好风还。忆自栖贤夜入城，道边兰若一僧迎。偶然不到终遗恨，特地来游慰昔情。海外声闻安至此，堂中天鼓为谁鸣。匆匆复向深山去，一盏醍醐饱粟罂。〈罗汉院有新罗罗汉，堂中法鼓特大。〉

此山岩谷不知重，赤眼浮图自一峰。芒鞋随僧践黄叶，晓光消雪堕长松。石泉试饮先师锡，午饭归寻下寺钟。胜处转多浑恐忘，出山惟见白云浓。

【汲阳阻风】

钟陵距池阳，相望千里内。江神欺我贫，屡作风雨碍。欲投皖公宿，三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逢一噫。孤篷面空山，朝食淡无菜。白醪幸余沥，黄卷漫相对。饥吟非吾病，疾走老所戒。焦先近不远，蜗舍闻尚在。区区问养生，借我一帆快。

【张嘉】

道人何为者，阳狂时放言。宝塔昔所构，铁券今尚存。〈此张所言，其余都不可晓。〉漫浪难究悉，孰知彼根源。草庵劣容膝，俯仰拳肩跟。无食辄行乞，一饱常闭门。尔来二十年，未尝变寒温。嗟哉岂徒然，此意未易言。偶来一笑喜，但巩笑我昏。

【效韦苏州调啸词二首】

渔父渔父，水上微风细雨。青蓑黄箬裳衣，红酒白鱼莫归。莫归莫归归莫，长笛一声何处。归雁归雁，饮啄江南南岸。将飞却下盘桓，塞北春来苦寒。苦寒苦寒寒苦，藻荇欲生且住。

【至池州赠陈鼎秀才】

淮阳学舍旧相依，常诵曹溪第一机。却到江西心有悟，回看过去事皆非。孤舟远适身如寄，二顷躬耕道自肥。欲看齐山君去否，闲中徒侣近来稀。

【次韵迟初入宣河】

远客安长道，低蓬称小溪。云添湿帆雨，舟滞没篙泥。草绿耕牛健，村深侯鸟啼。陶翁方作令，归去未成题。

【次韵侯宣州利建招致政汪大夫】

社瓮壶浆接四邻，肩舆拄杖试红尘。惯眠林下三竿日，来看城中万井春。世上升沉无限事，樽前强健不赀身。经过已足知公政，长见车中有老人。

【次韵侯宣城叠嶂楼双溪阁长篇】

作官如负担，一负当且驰。不知息肩处，妄问道远迩。我乘章江流，却入宛溪水。舍舟陟崔嵬，行路极旬已。名都便欲过，佳处赖公指。仰攀叠嶂高，俯阅双溪美。不悟身乘空，但觉风吹耳。云烟变遥壑，歌吹闻近市。倦游得清旷，行役有新喜。公言顷榛秽，斩伐从我始。堰水种蒲莲，开山莳梅李。拥本待成阴，养花要食子。遗风揖桓谢，父老邀黄绮。邦人鱼依蒲，食客莪在芷。春阴迫寒食，谓我姑且止。嗟余去乡国，屡把刀环视。感公鹊鹭修，怜我凫鸭庳。异邦逢故人，宁复固辞理。高谈云汉上，烂醉笙歌里。落日尽公欢，推挽未应起。

【初到绩溪视事三日出城南谒二祠游石照偶成四小诗呈诸同官】

〇梓桐庙

行年五十治丘民，初学催科愧庙神。无限青山不容隐，却看黄卷自怜贫。雨余岭上云披絮，石浅溪头水蹙鳞。指点县城如手大，门前五柳正摇春。

〇汪王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石门南出众山巅，沃壤清溪自一川。老令旧谙田事乐，春耕正及雨晴天。可怜鞭挞终无补，早向丛祠乞有年。归告仇梅省文字，麦苗含穗欲蚕眠。

〇石照

行尽清溪到碧峰，阴崖翠壁书杉松。故留石照邀行客，上彻青山最后重。雨开石照正新磨，鸟度猿攀野客过。忽见尘容应笑我，年来底事白须多。

【县中诸花多交代江君所栽牡丹已过芍药方盛偶寄小诗】

偶来山邑便成家，惭愧潘生满县花。想见清樽槛边饮，尚留佳句壁间夸。根株未老年年好，艳色方日日加。闻道北游无意味，春深河上足风沙。

【杨主簿日本扇】

扇从日本来，风非日本风。风非扇中出，问风本何从。风亦不自知，当复问太空。空若是风穴，既自与物同。同物岂空性，是物非风宗。但执日本扇，风来自无穷。

【次韵答幽兰】

幽花耿耿意羞春，纫佩何人香满身。一寸芳心须自保，长松百尺有为薪。

【次韵江法曹山间小酌】

高情不奈簿书图，行揖青山肯见随。绿野逢花将尽日，清樽迨我正闲时，檐间双燕欲生子，叶底新梅初满枝，笑杀华阳穷县令，床头酒尽只眉。

【官舍胸有遗二宣二首】

半亩清池藻荇香，一双竞悠扬。来从碧涧巢安在，飞过重城毋自将。野鸟似非官舍物，宰君昔是钓鱼郎。直言愧比奇章老，得县无心更激昂。清池定谁至，自来驯。知我无伤意，怜渠解托身。桥阴栖息稳，岛外往来频。勿食游鱼子，从交长细鳞。

【次韵答人见寄】

封案青山云气腾，天将隙地养无能。窗扉迎署梅将溜，虚市无人冷欲冰。寂默忘言惭社燕，みま困睡比春鹰。深知大府容衰病，复值年来蚕麦登。

【次韵答人槛竹】

猗猗元自直，落落不须扶。密节风吹展，清阴月共铺。丛长傲霜雪，根瘦耻泥涂。更种愁无地，应须煎碧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次韵王荐推官见寄】

可怜衰病孰为媒，私喜邻邦得俊才。玉案愧无酬锦绣，木瓜却用报琼瑰。风流似欲传诸谢，格律犹应学老梅。始信山川出才士，扁舟新自宛溪来。〈荐，宣人也。〉

【郭尉愿夫以琳上人书诗为示次韵】

勉强冠裳四十余，同官早几亦山居。朝来过我三竿日，袖有幽僧数纸书。家信一廛何计反，官供五斗未应无。闻渠秋后来相访，脱粟藜羹只自如。

【次韵汪琛监簿见赠】

连宵暑雨气如秋，过客不来谁与游。赖有澹台肯相顾，坐令彭泽未能休。琴疏不办弹新曲，学废谁令致束修。惭愧邑人怜病懒，共成清净劝迟留。

【周画美人歌】

深宫美人百不知，饮酒食肉事游嬉。弹丝吹竹舞罗衣，曲终对镜理鬓眉。岌然高髻玉钗垂，双鬟窈窕萼叶微。宛转踯躅从婴儿，倚楹俯槛皆有姿。拥扇执拂知从谁，瘦者飞燕肥玉妃。俯仰向背乐且悲，九重深远安得窥。周生执笔心坐驰，流传人间眩心脾。飞琼小玉云雾帏，长风吹开忽见之。梦魂清夜那复追，老人衰朽百事非。展卷一笑亦胡为，持付少年良所宜。

【病中郭尉见访】

偶成三日寒兼热，知是多闻力未全。却问药王求妙剂，惭非摩诘已虚圆。劳公强说修行渐，顾我方为病垢缠。应是床头有新酒，欲邀佳客故留连。

【病后】

一经寒热攻骸骨，正似兵戈过室庐。柱木支撑终未稳，筋皮收拾久犹疏。芭蕉张王要须朽，云气浮游毕竟虚。赖有衣中珠尚在，病中点检亦如如。

【复病三首】

病作日短至，病消秋气初。山深足氛瘴，俗俭少肴蔬。药乱曾何补，心安当自除。朝廷闵流落，已是脱迁居。寒作埋冰雪，热攻投火汤。今生那有此，宿业未应亡。委顺一无损，力争徒自伤。颓然付一榻，是处得清凉。一病五十日，复尔当解官。不才归亦乐，无食去犹难。黾勉人应笑，低徊意已兰。旧师摩诘老，把卷静中看。

【送琳老还大明山】

身老与世疏，但有世外缘。五年客江西，扫轨谢往还。依依二三老，示我马祖禅。身心忽明旷，不受垢污缠。偶成江东游，欲别空凄然。缘散众亦去，飘若风中烟。〈高安三长老，与之甚熟，别后文老去洞山，聪老去圣寿，全老化去。〉华阳本荒邑，缁素明星悬。偶然得老尉，旧依育王山。琏公善知识，不见十九年。我昔未闻道，问以所入门。告我从信人，授我普眼篇。冉冉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尺松，起自一寸根。南归发尽白，尺书今始传。不知邻邑中，乃有门人贤。百里走相访，触热汗雨翻。怀中出诗卷，清绝如断蝉。我适病寒热，气力才绵绵。空斋默相向，欲语不能宣。未暇答佳意，归锡锵金环。空有维摩病，愧无维摩言。

【病退】

冷枕单衣小竹床，卧闻秋雨滴心凉。此间本净何须洗，是病皆空岂有方。示疾维摩元自在，放身南岳离思量。病根欲去真元在，中夜梦游何有乡。

【病后白发】

枯木自少叶，不堪经晓霜。病添衰发白，梳落细丝长。筋力从凋朽，肝心罢激昂。势如秋后雨，一度一凄凉。

【答琳长老寄幽兰白术黄精三本二绝】

谷深不见兰生处，追逐微风偶得之。解脱清香本无染，更因一嗅识真如。老僧似识众生病，久在山中养药苗。白术黄精远相寄，知非象马费柔调。

【次韵侯宣城题叠嶂楼】

小邑来时路，宣城最近邻。楼台百年旧，花竹一番新。登览春深日，凝思病后身。何时对樽酒，重为洗埃尘。

【初闻得校书郎示同官三绝】

读书犹记少年狂，万卷纵横晒腹囊。奔走半生头欲白，今年始得校书郎。百家小邑万重山，惭愧斯民爱长官。粳稻如云梨枣熟，暂留聊复为加餐。病后浊醪都少味，老来欢意苦无多。临行寂寞空相对，不作新诗奈客何。

【绩溪二咏】

〇豁然亭

南看城市北看山，每到令人意豁然。碧瓦千家新过雨，青松万壑正生烟。经秋卧病闻斤响，此日登临负酒船。径请诸君作佳句，壁间题我此诗先。

〇翠眉亭

谁安双岭曲弯弯，眉势低临户牖间。斜拥千畦铺渌水，稍分八字放遥山。愁霏宿雨峰峦湿，笑卷晴云草木闲。忽忆故乡银色界，举头千里见苍颜。

【辞灵惠庙归过新兴院书其屋壁】

来时稻叶针锋细，去日黄花黍粒粗。久病终惭多敝政，丰年犹喜慰耕夫。青山片片添红叶，渌水星星照白须。东观校雠非老事，眼昏那复竞铅朱。

【郭尉惠古镜】

凛如秋月照虚空，遇水留形处处同。一瞬自成千亿月，精神依旧满胸中。〈俗言：“以镜予人，损己精神。”故解之云。〉

【歙县岁寒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槛外甘棠锦绣屏，长松何者擅亭名。浮花过眼无多日，劲节凌寒尽此生。暗长茯苓根自大，旋收金粉气尤清。长官不用求琴谱，但听风吹作弄声。

【邵武游氏老人三清堂紫芝】

黑龟赤凤早逢师，白发苍颜老不衰。丹鼎一丸深自秘，紫芝三叶却先知。烟熏晴日云容薄，色凝秋霜玉性奇。何日刀圭救羸病，尽芟荆棘种交梨。

【神宗皇帝挽词三首】

稽古尧无作，勤邦禹有功。政新天地力，事改汉唐风。礼乐寰中盛，梯航海外通。华封徒有诵，龙御忽乘空。承平终不处，副托重艰难。统接神孙正，人依圣母安。桥山封剑佩，原庙见衣冠。万国缠哀处，嵩阳桧柏寒。取士忘疏贱，量书废寝兴。刍言本何益，玉殿最先登。日角依亻希想，尧言涕泗称。龙髯远莫及，零泪冻成冰。

【舟过严陵滩将谒祠登台舟人夜解及明已远至桐卢望桐君山寺缥缈可爱遂以小舟游之二绝】

扁舟匆草出山来，惭愧严公旧钓台。舟子未应知此恨，梦中飞楫定谁催。严公钓濑不容看，犹喜桐君有故山。多病未须寻药录，从今学取衲僧闲。

【溯潮二首】

潮来海若一长呼，潮去萧条一吸余。初见千艘委泥土，忽浮万斛溯空虚。映山少避曾非久，借势前行却自如。天地尚遭人意料，乘时使气定粗疏。疋练蒙回出海门，黄泥先变碧波浑。初来似欲倾沧海，正满真能倒百源。流飞腾竟何在，扁舟睥睨久仍存。自惭不作山林计，来往终随万物奔。

【赠王复处士】

候潮门外王居士，平昔交游遍海涯。本种杉松为老计，晚将亭榭付邻家。为生有道终安隐，好事来游空叹嗟。犹有东坡旧诗卷，忻然对客展龙蛇。〈王君旧有园亭，子瞻兄名之曰“种德”。其亭顷以贫故鬻之矣。

【张惕山人即昔所谓惠思师也余旧识之于京师忽来相访茫然不复省徐自言其故戏作二小诗赠之】

昔日高僧今白衣，人生变化定难知。故人相见不相识，空怪解吟无本诗。听诵长江近章句，喜逢澄观已冠巾。醉吟挥弄清潮水，谁信从前戒律人。

【次韵子瞻送杨杰主客奉诏同高丽僧游钱塘】

人言长安远如日，三韩住处朝日赤。飞帆走马入齐梁，却渡吴江食吴橘。玉门万里唯言九，行人泪堕阳关酒。佛法西来到此间，遍满曾如屈伸手。出家王子身心虚，飘然渡海如过渠。远来忽见倾盆雨，属国真逢戴角鱼。至人无心亦无法，一物不见谁为敌。东海东边定有无，拍手笑作中朝客。

【寄龙井辩才法三绝〈并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辙自绩溪蒙恩召还，将自宣城沿大江以归。家兄子瞻以书告曰：“不如道歙溪，过钱塘，一观老兄遗迹。”辙用其言。既至吴中，迫于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游上天竺，子瞻昔与辩才师相好，今隔南山不得见，仍作三小诗以寄之。我兄教我过东吴，遗墨山间无处无。忽报冬潮催出浙，俗缘深重道心粗。山色青冥叶未红，湖光凝碧晓无风。行穷上下两天竺，望断南山龙井龙。

【元绛参政挽词】

吴越朝天功在民，当年卿相亦仁人。曾孙终与元丰政，故老犹知异代因。吏治清明开白日，文词俊发吐青春。邺都从事堂中客，涕洒高原柏子新。

【过王介同年墓】

平生使气坐生风，徐叩方知学有功。应奉读书无复忘，虞翻忤物自甘穷。埋根射策久弥奋，投老为邦悍莫攻。坟木未须惊已拱，少年我亦作衰翁。〈昔与中甫同登制科，仆年最少，今已老矣。〉

【将游金山寄元长老】

粗砂施佛佛欣受，怪石供僧僧不嫌。空手远来还要否，更无一物可增添。

【元老见访留坐具而去戏作一绝调之】

石霜旧夺裴休笏，坐具只今君自留。留放书房还会否，受降曾不费戈矛。

【元老和示小诗自谓非战之罪复作一绝并坐具还之】

请君却领弥天具，不欲终收陷虎名。莫道昏沉非战罪，何如不战屈人兵。

【子瞻与长老择师相遇于竹西石塔之间屡以绝句赠之又留书邀辙同作遂以一绝继之】

远老陶翁好弟兄，虎溪庐阜久逢迎。何须更要经平子，清议从来贵士衡。

【高邮赠别杜介供奉】

淮南鱼米年年贱，直便归休无俸钱。锦背图书何益事，尘生弦正参禅。逢人未废一樽酒，送客长随百里船。世上得如君自在，不须开府事开边。〈几先去年送家兄子瞻至高邮，今年复留此相别。〉

【答王定国问疾】

五年窜南荒，顽质不伏病。吸清吐浊秽，气练骨随劲。澹然久忘归，寂寂就遐屏。国恩念流落，牵挽畀邻境。叶舟溯长江，藤鞋过重岭。峡深莶萝恶，山险崖石横。恢台夏初发，氛雾秋愈盛。菘薤食有时，豚羔讵曾省。门开讼氓入，日晏夫舌竞。肝脾得寒热，冰炭迫晨暝。俚医固空疏，蛮觀剧粗猛。老妻但坐哭，遗语未肯听。长子亦在床，一卧昏不醒。思归未可得，即死副前定。如如性终在，冉冉岁将冷。筋骸稍轻安，冠服强披整。余方厌苓术，日食禁醪茗。发衰乱随栉，骨瘦空看影。薄书勉复亲，环非所请。马老固伏枥，槎流旧安井。凌竞就轻车，邂逅出修绠。此生诚梦幻，俯仰成吊庆。故人枉新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里慰孤耿。赏音我非旷，斫鼻君真郢。南迁昔所同，卧疾今亦并。远行信由天，未死庸非命。归舟正飘兀，斋舍念清净。作书附鸿翼，去路瞻斗柄。闸水渐安流，吴音未全正。一樽对清言，及此冬夜永。

【和子瞻次孙觉谏议韵题郡伯闸上斗野亭见寄】

扁舟未遽解，坐待两闸平。浊水污人思，野寺为我清。昔游有遗咏，枯墨存高甍。故人独未来，一樽谁与倾。北风吹微云，莫寒依月生。前望邦沟路，却指铁瓮城，茅檐卜兹地，江水供晨烹。试问东坡翁，毕老几此行。奔驰力不足，隐约性自明。早为归耕计，免惭老僧荣。〈僧荣，斗野主人也。子瞻将卜居丹阳蒜山下，此亭正当归路，故云尔。〉

【次韵子瞻题泗州监仓东轩二首】

肩舆袅袅渡浮梁，吏隐知君寄一仓。十里遥看飞皂盖，小轩相对有壶浆。清霄往往投车辖，永日霏霏散篆香。留滞淮南久仍乐，莫年何意复为郎。万斛尘飞日为霾，无心退食自成斋。梅生红粟初迎腊，鱼跃银刀正出淮。卧病空看帆度碛，诵诗犹记雪填阶。夹河南北俱形胜，且借高城作两崖。

【答颜复国博】

岁晚河水留画船，一轩修竹喜萧然。诗词温厚新成格，道论精微近入禅。病后不胜清醑酽，别时仍得旧书传。欲成《古史》须咨考，陋巷何因接尺椽。

【次韵王定民宣德】

彭城寺壁看诗来，颜氏瓢樽偶共开。茅屋未完先凿沼，竹林成后想宜梅。新诗妙绝难为继，高论微低得共陪。第一词人生不识，兹行尚喜揖君才。

【河冰】

扁舟多艰虞，与我平日类。初乘滂洋流，旋涉冻浅地。日西阴风作，夜半流澌至。悄然孤寂枕，觉此凝冽气。河声噤不喧，灯花结复坠。忽来触舟去，声与裂帛似。平明发窗扉，吏卒僵未起。奔腾阵马过，汹涌晴云驶。纷纷散环，卷卷浮席被。汇流忽腾蹙，曲岸相撑抵。欹危起丘山，汗漫接洲。连艘恣凌历，千槌竞纷委。刚强初悍顽，溃散终披靡。扫除就虚旷，沿溯弄清Γ。我行无疾徐，乘流得坎止。偶然追还期，愧此堕千指。阴阳有定数，开塞亦常理。穷冬治舟行，嗟此岂天意。

【复赋河冰四绝】

客心凛凛怯寒冰，拥褐无言夜漏深。河伯似知归意速，风号西北故相禁。春来归梦剧飞凫，夜半流澌拥舳舻。似胜去年彭蠡口，雪封庐岳浪翻湖。朝来县令借长船，仍遣千夫上下牵。不惜琼瑶分众手，贪看雪片满河彡。轻纨破碎佩环流，颠倒锵鸣乱触舟。解绋投篙曾不顾，不知何处拥汀洲。

【河冰稍解喜呈王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留滞江湖白发生，西归犹苦冻峥嵘。春风未到冰先解，河水初深船自轻。去国偶然经画梦，逢人稍欲问都城。羁鸿共有成行喜，双鲤应将尺素迎。

【河冰复结复次前韵】

懊恼河冰散复生，徂年近已失峥嵘。身留短舫厌厌睡，目送飞鸿一一轻。引氵牵低徊疑上坂，打凌辛苦甚攻城。东风怜我归心速，稍变杨梢百里迎。

【题南都留守妙峰亭】

我登妙峰亭，欲访德云师。春阳被原野，濉涣含流澌。未复桃李色，稍增松桂姿。孑孑东来樯，冉冉将安之。万物委天运，此身免奔驰。怅然怀旧游，一丘覆茅茨。清冷久沮洳，文雅空颓隳。提携二三子，醉倒春风吹。不见妙峰处，安知德云期。南迁久忘反，有获空白知。归来览新构，恍然发深思。远行极南海，此地初不移。酌我一斗酒，尽公终日嬉。德云非公欤，相对欲无词。

【次韵发运路昌衡淮见山堂】

叠石初成得赐环，未应苔藓上苍颜。据鞍华岳旌旄里，回首淮山梦想间。烽火日传西塞静，丘陵应伴壮心闲。终南太白皆公有，肯向庭中更作山。

【送戴朝议归蜀中】

岷山招我早归来，剑阁横空未易回。北叟忽惊夫晚，西辕欲及海棠开。避仇赋客亲耕来，因乱诗翁著酒杯。但爱江山无一事，为言父老莫相猜。

【后省初成直宿呈子瞻二首】

掖垣初盖斧斤张，栋宇犹闻松桂香。江海来俱野客，云霄并直愧花堂。月明似与人烟远，风细微闻禁漏长。谏草未成眠未稳，始知天上极清凉。射策当年偶一时，对休夜雨失前期。庐间还往无多地，梦里追寻亦自疑。螭墨屡干朝已久，囊封希上出犹迟。茅ㄦ半破松筠老，归念萧然欲语谁。

【次韵子瞻送陈睦龙图出守潭州】

海上石桥馀折栋，大舶记君过铁瓮。东行万里若乘空，老蜃辰鲸应入。波摇风卷卧不起，免教髀肉鞍磨痛。归来过我话艰苦，惊汗津津尚流汞。海涯风物旧图，错落天吴兼紫凤。至今想象隔人世，往往风涛吹昼梦。长沙欲往压飞楫，幸有千兵作迎送。文章清逸世少比，科第峥嵘声自重。远行屡屈众所叹，出祖谁攀车欲动。明朝鼓角背王城，莫听单于吹晓弄。子雍奉使三韩，辙时在南都，见其往返，故此诗言之。

【送千之侄西归】

京洛东游岁月深，相逢初喜解微吟，梦中助我生池草，别后同谁饮竹林。文字承家怜女在，风流似舅慰人心。便将格律传诸弟，王谢诸人无古今。

【驾幸亲贤宅赠随驾诸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日南风夜气烦，一声鸣<走毕>万人看。禁沟飞水清黄道，凉殿分冰遍从官。急雨未成昏观阙，微飚稍觉泛和銮。相看挥汗尘埃里，散发何人旧不冠。

【次韵子瞻饮道者院池上】

雨气凉侵殿，河流渗入池。黄粱沦鱼子，白酒泻鹅儿。风细初生袖，尘清免汗眉。郊行不易得，拂壁看题诗。

【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绝】

裘葛终年累已轻，薄蕉如雾气尤清。应知浣濯衣棱败，少助晨趋萃蔡声。灯笼白葛扇裁纨，身似山僧不似官。更得双蕉缝直掇，都人浑作道人看。

【次韵朱光庭司谏喜雨】

焦枯连夏火，洗濯待秋霖。都邑沟渠净，郊原黍豆深。流膏侵地轴，晴意动风琴。谁似臣居易，先成喜雨箴。

【次韵光庭省中书事】

放浪江湖久惰慵，安排谁置从官中。粗疏空与延和对，开纳初还正观风。二鄙兵消真帝力，四方雨足自天功。时将一勺倾沧海，漫使人知达四聪。

【送张睡奉南京签判二首】

楚蟹吴柑初著霜，梁园官酒试羔羊。老如计相非无齿，清似留侯未却粮。杖屨稍通宾客过，肴蔬要遣子孙尝。诏书委曲如公意，幕府新除朱绂郎。朱绂还家罢倚门，留都无事最宜亲。下车趋走惊邻舍，决狱平反慰老人。相见只今多邂逅，旧游他日半埃尘。何年重起扁舟兴，会作东湖十日宾。

【送贾讷朝奉通判眉州】

归念长依落日边，壶浆今见逆新官。声传已觉讴歌遍，身到前知政令宽。民病贤人来已暮，时平蜀道本无难。明年我欲修桑梓，为赏庭前荔子丹。〈眉州へ厅旧有荔支二株，甚大。〉

【次韵黄庭坚学士猩毛笔】

不悟身边一斗红，圣贤随世亦时中。何人知有中书巧，缚送能书陈孟公。

【李诚之待制挽词二首】

脱遗章句事经纶，满腹龙蛇自屈伸。南驾威声传绝域，西征旧恨失奸臣。空留谏疏惊颓靡，终托诗词话苦辛。直气如云未应尽，一双嗣子亦骐ら。济南风物在西湖，湖上逢公初下车。谈笑樽前伏齐虏，旌旗门外听除书。一封未奏先焚草，三黜归来便种蔬。泪落西堂歌洒地，杉松空见岁寒余。

【司马温公挽词四首】

白发三朝旧，青山一布衾。封章留帝所，德泽在人心。未起讴吟切，来归顾托深。杨公不久住，天意定难忱。决策传贤际，危言变法初。纷纷看往事，一一验遗书。富贵终何有，清贫只自如。西州不忍过，行哭便回车。区区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己，恳恳欲忘生。力尽心终在，身亡势亦成。遗民抛剑戟，故老半公卿。魏丙生前友，俱传汉相名。少年真狷浅，射策本粗疏。欲广忠言地，先收众弃余。流离见更化，邂逅捧除书。赵孟终知厥，他人恐骂予。

【送表弟程之元知楚州】

与君外兄弟，初如一池鱼。中年云雨散，各异涧谷居。客舍复相从，语极长欷。青衫奉朝谒，白发惊晨梳。百年不堪把，一樽欢有余。清言我未厌，昨夜闻除书。淮南早已久，疲民食田蔬。诏发上供米，仍疏古邗渠。要须贤使君，均此积岁储。径乘两桨去，不待五马车。别离难重陈，劳徕不可徐。政成得召节，岁晚当归欤。

【送王震给事知蔡州】

朝廷入忘返，冠盖如云屯。贤哉贵公子，独以民社言。西台出命书，落笔波涛翻。东台典封驳，坐惜日月奔。试剧得上蔡，高卧强东藩。早岁独多麦，时雨如倾盆。铃轩省鞭，幕府多壶樽。逡巡文字乐，斥去簿领烦。赐环行当至，坐席恐未温。三槐日成阴，富贵属曾孙。

【送王廷老朝散知虢州】

满腹贮精神，触手会众理。一废十五年，直坐才多尔。我昔游宋城，忆始识君子。簿书填丘山，宾客乱蜂蚁。出寻城下宅，屡屣床前履。清谈如锯木，落屑纷相委。解颐自有乐，置酒姑且止。逡巡破黄封，婉娩歌皓齿。风高熊正白，霜落蟹初紫。夜兰意未厌，河斜客忘起。归来笑僮仆，熟醉未曾尔。江湖一流荡，欢意日颓弛。西还经旧游，相逢值新喜。诏催西州牧，门有朱𦐇尼。都城挽不住，山贼近方侈。提刀索崖谷，援桴动闾里。居家百无与，王事非有已。何日却休官，复饮梁王市。

【送鲁有开中大知】

【州次子瞻韵】

仲连虽不仕，而非绮与园。逡巡笑谈间，屡解战斗繁。子敬识二孙，长揖鼓鼙喧。意气感周郎，振策起江村。二贤继英风，千载为高门。曾孙事仁祖，风义夙所敦。台阁余故事，父老称遗言。白发识公子，十载友元昆。婆娑久不试，俯仰色愈温。五马忽嘶鸣，朱轮夹征轩。旌旄隔河至，部曲几人存。铜虎不可留，刍狗行当燔。秋潦决河防，遗黎化惊魂。忧心念千里，何暇把一樽。西城叩门别，南风吹帽翻。嗟我限出竭，未敢逾短垣。新晴水尚壮，想见民惊奔。安得万丈堤，止此百里浑。姑尔救一境，谁当理其源。百闻贵一见，尺书为我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十五

◆诗八十五首

【送陈侗同年知陕府】

上书乞江淮，得请临关河。所得非所愿，亲友或相诃。丈夫志四方，所遇常逶迤。况当国西屏，形胜古来多。昆渠涌北郭，华岳垂东阿。羌虏昔未平，驿骑如飞梭。间谍时出没，关梁苦谁何。尔来一清净，西望多麦禾。魏绛方和戎，先零正投戈，秦人释重负，道路闻行歌。便当卧斋卜，次第除网罗。时时一啸咏，未用勤催科。诸孤寄吴越，食口如雁鹅。时分橐中金，何必手自摩。

【次韵李曼朝散得郡西归留别二首】

风波定后得西归，鸟鹊喧呼里巷知。未熟黄粱惊破梦，相看白发信乘危。豚肩尚有冬深味，蚕器应逢市合时。父老为公留腊酒，不须犹唱式微诗。怀印徒行尚故衣，邸中掾史见犹疑。千人上冢乡关动，五马行春雨泽随。醉里坠车初未觉，道中破甑复谁悲。西行漫遣亲朋喜，早赋陶翁归去诗。

【送程建用宣德西归】

昔与君同巷，参差对柴荆。艰难奉老母，弦歌教诸生。藜藿饱臧获，布褐均弟兄。贫贱理则穷，礼义日益明。我亲本知道，家有月旦评。逡巡户牖间，时闻叹息声。善恶不可诬，孝弟神所听。我见此家人，处约能和平。它年彼君子，岂复地上行。尔来三十年，遗语空自惊。松阡映天末，苦泪缘冠缨。子亲八十五，皤然老人星。安舆及禄养，平反慰中情。月俸虽不多，足备甘与轻。今年复考课，得秩真代耕。倚门老鹤望，策马飞鸿征。归来岁云莫，手奉屠苏觥。我诗不徒作，以遗乡党铭。〈君昔尝税居，与敝庐东西相望，武昌君见其家事，知非贫贱人也。此语未尝语人，俯仰三十年矣。因君西归，作诗言之，不觉流涕。〉

【次韵子瞻杜介供奉送鱼】

天街雪霁初通驷，禁冰开渐跃鱼。十尾烦君穿细柳，一杯劝我Ｐ青蔬。寒樽独酌偶逢客，佳句相酬不用书。江海归来叨禁近，空令同巷往来疏。

【次韵子瞻招王蘧朝请晚饮】

矫矫公孙才不贫，白驹冲雪喜新春。忽过银阙迷归路，误认瑶台寻故人。访我不嫌泥正滑，留君深愧酒非醇。归时九陌铺寒月，清绝空教仆御颦。

【子瞻与李公麟宣德共画翠石古木老僧谓之憩寂图题其后】

东坡自作苍苍石，留趣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更收前世杜陵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君贶宣徽挽词三首】

妙年收贾傅，白首贵王阳。志气文章在，功名岁月长。遗孙依旧德，故吏满诸方。河朔三持节，斯民定不忘。谪堕神仙侣，飞翔鸾凤姿，旧逢黄石老，阴许赤松期。历历僧伽记，申申邓傅词。翻然归海峤，无复世人知。〈公少年过泗州，于僧伽塔中见一老僧，谓公归视祖墓，有白兔者，君当第一人及第，已而果然。既登科，见张邓公，为公言：“吾为射洪令，尉捕得一人，疑其行劫，吾觉其非是，释之，问其所从来，则山中隐者也。以药遗我曰：‘服紫药可以终天年而无病。’且约我贵极人臣。今子方且贵，慎毋笞辱道人。”公终身用其言。辙佐公于大名，亲见公言之。〉

从军在河上，仗钺喜公来。幕府方闲暇，歌钟得纵陪。它年老宾佐，过国泣楼台。犹有坟碑在，仍令故客开。〈今枢密安公厚卿，昔与辙同在幕府，公家方求厚卿作墓碑。〉

【送杜介归扬州】

扬州繁丽非前世，城郭萧条却古风。尚有花畦春雨后，不妨水调月明中。东都甲第非嫌汝，北牖羲皇自属翁。清洛放船经月事，急先夫绕芳丛。

【次韵子瞻与邓圣求承旨同直翰苑怀武昌西山旧游】

我游齐安十日回，东坡桃李初未栽。扁舟乱流入樊口，山雨未止淫黄梅。寒溪闻有古精舍，相与推挽登崔嵬。山深县令嘉客至，寺荒蔓草生经台。黄鹅白酒得野馈，藤床竹簟无纤埃。可怜迁客畏人见，共怪青山谁为堆。行惊晚照催出谷，中止乱石倾余。古今相望两令尹，〈谓元结与邓君也。〉文词洒落千山隈。野人岂复识遗趣，过客时为剜苍苔。五年留滞屐齿秃，一朝挥手船头开。玉堂却忆昔游处，笑问五柳应雕摧。满朝文士蚤贵达，凭凌霄汉乘风雷。入参秘殿出华省，何曾著足空山来。漂流邂逅览遗躅，耳中尚有江声哀。

【送杨孟容朝奉西归】

三十始去家，四十初南迁。五十复还朝，白发正纷然。故人从西来，鞍马何联翩。握手得一笑，喜我犹生全。别离多忧患，梦觉非因缘。惟余归耕计，粗有山下田。久糜太仓粟，空愧乡党贤。老兄当治行，令德齐高年。幸此民事清，未厌军垒偏。父老携壶浆，稚子迎道边。应有故相识，问我何当旋。君恩闵衰病，归驾行将鞭。

【次韵孔武仲学士见赠】

羡君眈读书，日夜论今古。虽复在家人，不见释手处。意求五车尽，未惜双目苦。蓬莱倚宵汉，简册充栋宇。学成擅仓，笔落走风雨。破笼闭野鹤，短草藏文虎。鬓须忽平白，儿女无复乳。知君不能荐，愧我终何补。偶来相就谈，日落久未去。归鞍得新诗，佳句烂如组。古风弃雕琢，遗味比乐府。且复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埙篪，泠然五音举。

【送家定国朝奉西归】

我怀同门友，势如晓天星。老去发垂素，隐居山更青。退翁联科第，俯仰三十龄。仕官守乡国，出入奉家庭。鹆鹭性本静，芷兰深自馨。新诗得高趣，众耳昏未听。笑我老忧患，奔走如流萍。冠裳强包裹，齿发坐凋零。晚春首归路，朱𠂒照长亭。县令迎使君，彩服导辎。长叹或垂涕，平反知有令。此乐我已亡，虽达终不宁。

【次韵刘贡父省上示同会二首】

流落江湖东复西，归来未洗足间泥。偶随鹏翼培风上，时得衙香满袖携。落笔逡巡看亻暴直，醉吟清绝许分题。相望鲁卫虽兄弟，终畏邻封大国齐。掖垣不复限东西，宾客来冲雾雨泥。白酒黄封开潋滟，朱樱青笼落提携。五花愧我连书判，三道高君免试题。谁遣松蒿同一谷，凌云他日恐难齐。

【次韵孔武仲三舍人省上】

君不见西都校书宗室叟，东鲁高谈鼓瑟手。偶然同我西掖垣，并立晓班分左右。龙文百斛世无价，〈属二公。〉瓦釜枵然但升斗。诸兄落落不可望，两季幸肯分余光。大孔奋飞自南乡，联翩群雁相追翔，渠家冠盖尤堂堂。

【送顾子敦奉使河朔】

去年送君使河东，今年送君使河北。连年东北少安居，慷慨怜君色自得。河流西决不入土，千里汗漫败原隰。壮夫奔亡老稚死，粟麦无苗安取食。君忧臣辱自古然，自说过门三不入。忠诚一发鬼神辅，心念既通谋计集。堤防旋立村落定，波浪欲收蛟蜃泣。二年归国未为久，故旧相看发犹黑。成功岂在延世下，好勇真令腐儒服。此时为国颂河平，当使君名长不没。

【席上再送】

人言虎头痴，勇作河朔游。黄河六七月，不辨马与牛。单车径北渡，横身障西流。虎头亦不痴，志在万户侯。徜徉历三边，归借坐上筹。腰垂黄金印，不受白发羞。此计虽落落，但问有志不。临岐且一醉，行役方未休。

【次韵孔文仲舍人酴糜】

苍蛇冻不死，轻素暖仍归。落蕊时吹面，繁香自扑帏。光凝真照夜，枝软或牵衣。似厌风霾苦，应思雾雨霏。开樽迎最盛，扫地见初稀。赖有清阴在，金波肯发挥。

【送钱承制赴广东都监】

家声远继河西守，游宦多便岭外官。南海无波闲斗舸，北堂多暇得羞兰。忽闻常棣歌离索，应寄寒梅报好安。它日扁舟定归计，仍将犀玉付江湍。

【次韵曾子开舍人四月一二日扈从二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万人齐仗足声匀，翠辇徐行不动尘。夹道欢呼通老稚，从官杂皿数徐陈。旌旗稍放龙蛇卷，旒冕初看日月新。天遣雨师先洒道，农夫不复误占辛。〈农家常以上辛占麦，辛深则麦熟。今年正月八日得辛，而雨不时应，驾未出，一日初得雷雨，麦始有望。〉

衣冠双日款蓬莱，帘脱琼钩扇不开。清晓逮惊三殿启，翠华遥自九天来。晨光稍稍侵黄盖，瑞雾霏霏著禁槐。千两翟车观礼罢，归时满载德风回。〈是日内外命妇皆会景灵，仰瞻三宫，肃然雍穆，不言而化。诸公之家，有能言之者。〉

【再和二首】

病起江南力未匀，强将冠剑拂埃尘。木鸡自笑真无用，刍狗何劳收已陈。行从銮旗风日细，侧听庙乐管弦新。谁知四载勤劳后，并举成功祚泣辛。宸心恻恻念污莱，南西池闭不开。长乐鸣鞘千乘出，顾成荐鬯万方来。从臣暗泣新宫柳，父老行依辇路槐。双阙影斜朱户启，都人留看属车回。

【次韵张昌言给事省中直宿】

还家未暇拂尘衣，携被重来趁落晖。省户鸣驺久分散，宫槐栖鹊共翻飞。周庐见日风霾静，斜汉横空星斗稀。多病心身怯清禁，故山依约梦西归。

【次韵贡父子开直宿】

掷简摇毫气吐虹，兴余庭药咏残红。今宵文字知无几，鼾睡帘中笑二公。

【去年冬辙以起居郎入侍迩英讲不逾时迁中书舍人虽忝冒愈深而瞻望清光与日俱远追记当时所见作四绝句呈同省诸公】

迩英肃肃晓霜清，玉宇时闻槁叶零。风过都城吹广内，万人笑语落中庭。铜钅 并洒遍不胜寒，雨点匀圆冻未干。回首朝日上，槐龙对舞覆衣冠。〈迩英前有双槐甚高，而柯叶拂地，状若龙蛇，讲官进对其下。〉

早岁西厢跪直言，起迎天步晚临轩。何知老侍曾孙圣，欲泣龙髯吐复吞。〈辙昔举制策，坐于崇政西廊，盖迩英之北也。是日晚，仁皇自延和步入崇政，过所试幄前。瞻望天表，最为亲近。〉

讲罢渊然似不胜，诗书默已契天心。高宗问答终垂世，未信诸儒测浅深。

【次韵张问给事喜雨】

已收蚕麦无多日，旋喜山川同一云。禾黍趁时青覆垅，池塘流润渌生文。两宫尚废清晨集，中禁初消永夜薰。仓粟半空民望足，深耕疾耨肯忘君。

【次韵宋构朝请归守彭城】

得郡迎亲愿不违，书来无复寄当归。马驰未觉西南远，乌哺何辞日夜飞。湖水欲平官舍好，茶征初复讼氓稀。平反闻道加餐饭，五裤应须换破衣。

【次韵刘贡父西掖种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竹迷谁定知迷否，趁取滂沱好雨初。栽向凤池吹律处，从芸阁杀青余。迎风一啸朝回早，弄月相差直宿疏。应怪籍咸林下客，相看不饮作除书。〈仲冯方作左史，必与贡父并直于此。〉

【次韵刘贡父省中独直】

帘深巧为隔朝暾，竹密时能引雀喧。朝罢宿醒还续梦，静中诸妄稍归根。坐曹闻道仍分省，出沐谁当与比轩。竹簟茅檐它日事，重因遗咏记君恩。

【得告家居次韵贡父见寄】

君恩赐告许归来，雨后中庭有绿苔。起问日高三丈久，卧闻车过九门开。泥封连日传新语，腕脱知君有轶才。〈十八、二十二两日除目猥多。〉待得晴干追后乘，未应尘土热如灰。

【黄几道郎中同年挽词二首】

温恭天赋此心良，惠爱人知政术长。井水无波任瓶绠，牛刀投隙应宫商。分符出遍各城守，携被归从华省郎。不到汝阴遗恨远，坐令湖水减清光。早岁相从能几时，淮阳花发正游嬉。鸣弓矍相人如堵，席地沧浪柳作帷。十载旧游真是梦，一时佳客尚存谁。遥闻葬日车千两，渍酒绵中寄一悲。〈辙昔与几道相遇于陈，陈守张圣民相与游从甚密，逮今将三十年。当时宾客在者少矣，而几道复化去，言之凄恻无已。〉

【和王定国寄刘贡父】

度岭当年惜远行，过淮今日似前生。留连秋思江侵海，摇荡春心花满城。欲寄尺书慵把笔，偶闻佳句独含情。何时复看清虚会，醉听蓁箏促柱声。

【故濮阳太守赠光禄大夫王君正路挽词二首】

落落承平佐，英英嗣世风。芝兰托庭户，鸾鹄峙梧桐。结客贤豪际，倾财缓急中。悲伤闻故老，沦谢未衰翁。吴中试良守，濮上继嘉声。平赋权家恨，蠲租盗俗清。家贫久未葬，身去独留名。天报多男子，终存好弟兄。

【韩干三马】

老马侧立鬃尾垂，御者高拱持青丝。心知后马有争意，两耳微起如立锥。中马直视翘右足，眼光已动心先驰。仆夫旋作奔佚想，右手正控黄金羁。雄姿骏发最后马，回身奋鬣真权奇。圉人顿辔屹山立，未听决骤争雄雌。物生先后亦偶尔，有心何者能忘之。画师韩干岂知道，画马不独画马皮。画出三马腹中事，似欲讥世人莫知。伯时一见笑不语，告我韩干非画师。

【书郭熙横卷】

凤阁鸾台十二屏，屏上郭熙题姓名。崩崖断壑人不到，枯松野葛相欹倾。黄散给舍多肉食，食罢起爱飞泉清。皆言古人不复见，不知北门待诏白发垂冠缨。袖中短轴才半幅，惨澹百里山川横。岩头古寺拥云木，沙尾渔舟浮晚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遥山可见不知处，落霞断雁俱微明。十年江海兴不浅，满帆风雨通宵行。投篙弋便止宿，买鱼沽酒相逢迎。归来朝中亦何有，包裹观阙围重城。日高困睡心有适，梦中时作东南征。眼前欲拟要真物，拂拭束绢付与汾阳生。

【题王生画三蚕蜻蜓二首】

饥蚕未得食，宛转不自持。食蚕声如雨，但食无复知。老蚕不复食，矫首有所思。君画三蚕意，还知使者谁。蜻蜓飞，向空无所著。忽然逢飞蚊，验尔饥火作。一饱困竹稍，凝然反冥寞。若无饥渴患，何贵一箪乐。

【赠写真李道士】

君不见景灵六殿图功臣，进贤大羽东西陈。能令将相长在世，自古独有曹将军。嵩高李师掉头笑，自言弄笔通前身。百年遗像谁复识，满朝冠剑多传人。据鞍一见心有得，临窗相对疑通神。十年江海须半脱，归来俯仰惭簪绅。一挥七尺倚墙立，客来顾我诚似君。金章紫绶本非有，绿蓑黄箬甘长贫。如何画作白衣老，置之茅屋全吾真。

【次韵子瞻郭熙平远二绝】

乱山无尽水无边，田舍渔家共一川。行遍江南识天巧，临窗开卷两茫然。断云斜日不胜秋，付与骚人满目愁。父老如今亦才思，一蓑风雨钓槎头。

【次韵钱勰待制秋怀】

壮心老自消，秋思悲不怨。中怀不堪七，那用日食万。朝阳净涂潦，白露沾草蔓。夹衣搜故褚，酒债积新卷。狙猿便林薮，冠带愁槛圈。梦追赤松游，食我青精饭。归心久已尔，佳句聊复劝。近闻洮东将，间出边马健。裨王坐受缚，右袂行将献。念此愧无功，归欤适吾愿。

【宿荥阳甯氏园】

喧卑背城市，旷荡临溪水。车流溯绝壁，河润及桃李。居人有佳思，过客得新喜。中桥一回顾，欲入迷所自。

【荥阳唐高祖太宗石刻像〈并叙〉】

荥阳大海院高齐石像二，高不数寸，而姿制甚妙。唐高祖为郑州刺史，太宗方幼而病甚，祷之即愈。因各为一碑，刻弥勒佛，且记其事，至今皆在。元二年九月，祭告永裕陵，过而观焉，作小诗以授院僧。谁言肤寸像，胜力妙人天。欲疗众生病，阴扶济世贤。身微须覆护，眼净照几先。岂为成功报，犹应历劫缘。

【次韵刘贡父从驾】

一经空记弟传兄，旧德终惭比长卿。扈驾联翩来接武，登科先后忆题名。竹林共集连诸子，棣萼相辉赖友生。它日都门俱引去，不应广受独华荣。

【次韵刘贡父和韩康公忆其弟持国二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霜风瑟瑟卷梧蕉，燕处超然夜寂寥。羽客信来丹鼎具，石淙梦断水声遥。赤松作伴谁当见，黄鹄高飞未易招。剑履终身定何益，勤劳付与沛中萧。爱君忧世老弥深，特操要须得失临。晚岁飞腾推有德，故乡安稳信无心。小邦近似西山隐，元气终当北斗斟。圣主方求三世旧，老臣何止一遗簪。

【闻京东有道人号贺郎中者唐人也其徒有识之者作诗寄之】

贺老稽山去不还，镜湖独棹钓鱼船。南来太白寻无处，却作郎官又几年。岱下迎鸾惊典谒，蒙山施药愍耕田。试穷脚力追行迹，亦使今生识地仙。

【送家安国赴成都教授三绝】

城西社下老刘君，春服舞雩今几人。白发弟兄惊我在，喜君游宦亦天伦。〈微之先生门人，惟仆与子瞻兄、复礼与退翁兄皆仕耳。〉

垂白相逢四十年，猖狂情味老俱阑。论兵顿似前贤语，莫作当年故目看。石室多年款志平，新书久溷里中生。遣师今见朝廷意，文律还应似两京。

【送欧阳辩】

我年十九识君翁，须发白尽颧颊红。奇姿云卷出翠阜，高论河决生清风。我时少年岂知道，因缘父兄愿承教。文章疏略未足云，举止猖狂空自笑。公家多士如牛毛，扬眉抵掌气相高。下客逡巡愧知己，流低昂随所遭。却来京洛三十载，重到公家二君在。伯亡仲逝无由追，泪落数行心破碎。京城东西正十里，雨落泥深旱尘起。衣冠缠绕类春蚕，一岁相从知有几。去年叔为尚书郎，家传旧业行有望。今年季作澶渊吏，米盐骚屑何当起。前辈今无一二存，后来幸有风流似。黄河西行于没屋，桑柘如云麦禾熟。年丰事少似宜君，饱读遗书心亦足。

【送韩康公归许州】

功成不愿居，身退有余勇。心安里闾适，望益缙绅重。朝为北阙辞，莫犯南河冻。人知疏公达，王命显父送。百壶山泉溢，千两春雷动。旋闻二季贤，继以一章控。诏书未云可，廷论已争竦。兹行迫寒食，归及扫先垄。万人拥道看，一子腰金从。尔曹勿惊嗟，令德劝勤种。

【三日上辛祈谷除日宿斋户部右曹元日赋三绝句寄呈子瞻兄】

七度江南自作年，去年初喜奉椒盘。冬来误入文昌省，连日斋居未许还。今岁初辛日正三，明朝春气渐东南。还家强作银幡会，雪底蒿芹欲满篮。北客南来岁欲除，灯山火急万人扶。〈灯山例以北使见日立。欲观翠辇巡游盛，深怯南宫锁钥拘。〉

【次韵王钦臣秘监英殿井】

碧涵云液，铜瓶响玉除。汲花攒点罢，洒雾唤班初。龙饼煎无数，螭研滴有余。从官方醉饱，一酌解清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集贤殿考试罢二首】

振鹭纷纷未著行，初从江海觇清光。卷声风雨中庭起，笔势云烟累幅长。病眼尚能分白黑，众毛空复数骊黄。禁中已许公孙第，得失何私物自忙。衰病相侵眼渐昏，青灯细字苦劳神。遍看大轴知无力，听诵奇篇赖有人。前日鼓旗闻苦战，明朝雷雨出潜鳞。殿庐困极唯思睡，却忆登科似后身。

【问蔡肇求李公麟画观音德云】

好事桓灵宝，多才顾长康。何尝为人画，但可设奇将。久聚要当散，能分慰所望。清新二大士，畀我夜烧香。

【五月一日同子瞻转对】

羸病不堪金束腰，永怀江海旧渔樵。对床贪听连宵雨，奏事惊同朔旦朝。大耿功名元自异，中茅服食旧相要。一封同上怜狂直，诏许昌言赖有尧。

【次韵刘贡父题文潞公草书】

鹰扬不减少年时，墨作龙蛇纸上飞。应笑学书心力尽，临池写遍未裁衣。

【韩康公挽词三首】

阀阅元高世，功名自发身。堂堂揖真相，矫矫出稠人。许国心先定，轻财物自亲。传经比韦氏，世世得良臣。耆年时一二，新第阙西南。好客心终在，忘怀日纵谈。规模人共记，风味我犹谙。谁是羊昙首，回车意不堪。师旷闻弦日，相如作赋年。虽惭众人后，贪值主文贤。北道初闻召，南江正远迁。平生阙亲近，遗恨属新阡。

【送王宗望郎中赴河东漕】

春初戎马掠河扌，属国仓皇不解鞍。未免驱民馈边食，旋闻奉使辍郎官。年高转觉精神胜，虑稳要令事业安。持节近看葱岭雪，拥裘应惯雁门寒。

【送高士敦赴成都兵钤】

扬雄老病久思归，家在成都更向西。邂逅王孙驰驿骑，丁宁父老问耕犁。禅房何处不行乐，壁像君家有旧题。德厚不妨三世将，时平空见万夫齐。

【卢鸿草堂图】

昔为大室游，卢岩在东麓。直上登封坛，一夜茧生足。径归不复往，峦壑空在目。安知有十志，舒卷不盈幅。一处一卢生，裘褐荫乔木。方为世外人，行止何须录。百年入箧笥，犬马同一束。嗟予缚世累，归来有茅屋。江干百亩田，清泉映修竹。尚将逃姓名，岂复上图轴。

【秦虢夫人走马图二绝】

秦虢风流本一家，丰枝稼叶映双花。欲分妍丑都无处，夹道游人空叹嗟。朱帧玉勒控飞龙，笑语喧哗步骤同。驰入九重人不见，金细翠羽落泥中。

【韩干二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玉带胡奴骑且牵，银ゲ白鼻两争先。八坊龙种知何数，乞与岐并锦鞯。

【试制举人呈同舍诸公二首】

垣中不减台端峻，池上来从柱下严。同直旧曾连月久，暂来还喜二公兼。〈仆顷与孙莘老同在谏垣，与彭器资同在西掖。〉直言已许侵弹奏，新告行闻振滞淹。顾我粗官何所与，西曹只合论茶盐。早岁同科止六人，中年零落半埃尘。却将旧学收新进，几误今生是后身。肮脏别都遗老骥，沉埋秘府愧潜鳞。〈制科前辈今独张公安道一人。后来未用，惟张去华而已。〉怜君尚胜刘ナ在，白首诸侯呼上宾。〉

【次韵张去华院中感怀】

登朝已老似王阳，脱叶何堪雾雨凉。案上细书憎蚁黑，禁中新酒爱鹅黄。临阶野菊偏能瘦，倚槛青松解许长。仕宦不由天禄阁，坐曹终日漫皇皇。〈辙顷自绩溪除校书郎，未至京，除右司谏。竟不入馆，故以为恨。〉

【送周思道朝议归守汉州三绝】

早缘民事失茶官，解印重来十二年。美恶一周还自复，始知东里解言天。梓汉东西甲乙州，同时父子两诸侯。〈正孺时出守梓州。〉它年我作西归计，兄弟还能得此不。酒压郫筒忆旧酤，花传丘老出新图。〈汉州官酒，蜀中推第一。赵昌画花，摸效丘文播，亦西川所无也。〉此行真胜成都尹，直为房公百顷湖。

●栾城集卷十六

◆诗一百二十首

【程之元表弟奉使江西次前年送赴楚州韵戏别】

送君守山阳，羡君食淮鱼。送君使钟陵，羡君江上居。怜君喜为吏，临行不欷。纷纷出歌舞，绿发照琼梳。归鞍踏凉月，倒尽清樽余。嗟我病且衰，兀然守文书。齿疏懒食肉，一饭甘青蔬。爱水亦已干，尘土生空渠。清贫虽非病，简易由无储。家使赤脚妪，何烦短辕车。君船系东桥，兹行尚徐徐。对我竟不饮，问君独何欤。

【表弟程之邵奉议知泗州】

马有千里足，所愿百里程。马心自为计，安用终日行。何人志四方，欲买千金轻。吾弟有俊才，见事心眼明。二年坐北部，万口传佳声。谈笑顽狡伏，何曾用敲榜。艰难得铜虎，洗眼长淮清。民事不足为，但当食鱼烹。负重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力，过饱多伤生。不见大路马，垂头畏繁缨。

【次韵子瞻书黄庭内景卷后赠蹇道士拱辰】

君诵《黄庭》内外篇，本欲洗心不求仙。夜视片月堕我前，黑氛剥警日妍。一暑一寒久自坚，体中风行上通天。亭亭孤立孰傍缘，至哉道师昔云然。既已得之戒不传，知我此心未亏骞。指我婴儿藏谷渊，言未绝口行已旋，我思其言夜不眠。

【次韵子瞻好头赤】

沿边壮士生食肉，小来骑马不骑竹。翩然赤手挑青丝，捷下巅崖试深谷。牵入故关榆叶赤，未惯中原暖风日。黄金络头依圉人，俯听北风怀所历。

【送葆光蹇师游庐山】

建城市中有狂人，纵酒骂市无与亲。敲门访我何逡巡，头蓬面垢气甚真。截河引水登昆仑，下洗尺宅骨髓匀。告我入室要自门，仙翁道师岂遗群。归来插足九陌尘，独游凝祥芳草春。萧然孤鹤鸣鸡群，子欲不死存谷神。海山微明朝日暾，丹成寄子勿妄云。出入无朕穷无垠，相思一笑君乃信。

【同子瞻次梅圣俞旧韵题乡舍木山】

江槎出没浮犀牛，波涛掀天谷为洲。江寒水落惊霜秋，危根瘦节鸣寒流。脆朽吹去谁镌锼，连峰叠嶂立酋酋。吾家此山不易得，十年弃置空自尤。猿号鹤唳岂无意，委也怪我怀羔裘。西归父老拍手笑，笑忆翁子躬薪樵。去时三山今有五，不问故园惟一丘。

【次韵子瞻送千乘千能】

少年食糠核，吐去愿一官。躬耕遇敛获，不知以为欢。谓言一飞翔，要胜终屈蟠。朝廷未遑入，江海失所安。多忧变华发，照影惭双鸾。恩从万里归，独喜大节完。日食太仓米，箧中有余纨。奇穷不当尔，自信处此难。长女闻孀居，将食泪滴盘。老妻饱忧患，悲吒摧心肝。西飞问黄鹄，谁当救饥寒。二子怜我老，辇致心一宽。别久得会合，喜极成辛酸。忽闻倚门望，有书惊岁阑。深情见缓急，欲报非琅。劝尔勤孝友，慎毋慕衣冠。渊氵亭自成井，放泻当生澜。岂有白雪驹，举足无和銮。

【题王诜都尉画山水横卷三首】

摩诘本词客，亦自名画师。平生出入辋川上，鸟飞鱼泳嫌人知。山光盎盎著眉睫，水声活活流肝脾。行吟坐咏皆自见，飘然不作世俗词。高情不尽落缣素，连峰绝润开重帷。百年流落存一二，锦囊玉轴酬不訾。谁令食肉贵公子，不学父祖驱熊罴。细毡净几读文史，落笔璀璨传新诗。青山长江岂君事，一挥水墨光淋漓。手中五尺小横卷，天末万里分毫厘。谪官南出止筠颍，此心通达无不之。归来缠裹任纨绮，天马性在终难羁。人言摩诘是前世，欲比顾老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痴。桓公崔公不可与，但可与我宽衰迟。怜君将帅虽有种，多群智慧初无师。篇章后发已可骇，丹青妙绝当谁知。自言五色苦乱目，况乃旨酒长伤脾。手狂但可时弄笔，口病未免多微词。歌钟一散任池馆，幅巾静坐空书帷。偶从禅老得真趣，此身不足非财訾。世间翻覆岸为谷，猛兽相食虎与罴。逝将得意比春梦，独取妙语传清诗。眼看宫酿泻酥酪，未与村酒分醇漓。解鞍骏马空伏枥，寄书黄狗闲生牦。江山平日偶有得，不自图写浑忘之。临窗展卷聊自适，盘礴岂复冠裳羁。欲乘渔艇发吾兴，愿入野寺嗟儿痴。行缠布袜虽已具，山中父老应嫌迟。我昔得罪迁南夷，性命顷刻存篙师。风吹波荡到官舍，号呼谁复相闻知。小园畜蚁防橘蠹，〈橘性甘，多蠹。南人入畜蚁于园中，蚁缘木食蠹。虽邻家柯叶相接，而蚁不相过。亦一异耳。〉空庭养蜂收蜜脾。读书一生空自笑，卖盐竟日那复词。城中清溪可濯漱，城上连峰堪幕帷。十千薄俸聊足用，鱼多米贱忧无訾。东坡居士最岑寂，岌然深见狐罴。坐隅止鹏偶成赋，蟆中食暮时作诗。怜君富贵可灸手，一时出走羞啜尤。泽傍憔悴凡几岁，胸中芥蒂无一牦。江山别来今久矣，不独能言能画之。同朝执手不容久，笑我野马方受羁。神中短卷墨犹湿，傍人笑指吾侪痴。方求农圃救贫病，它年未用讥樊迟。

【次韵子瞻十一月旦日锁院赐酒及烛】

铜钖玉锁闭空堂，腕脱初惊笔札忙。红烛遥怜风雪暗，黄封微泻桂椒香。光明坐觉幽阴破，温暖深知覆育长。明日白麻传好语，曼声微绕殿中央。

【送周正孺自考功郎中归守梓潼兼简吕元钧三绝】

白发熙宁老诤臣，凛然心胆大于身。吾侪坐看冯唐去，谁起云中废弃人。十年符竹守吾州，故吏相逢嘲土牛。毋谓徐公不堪用，诸人自与世沉浮。东道如闻近稍安，乘骢按部凛生寒。忽逢太守能相下，俱是从来言事官。

【雪中访王定国感旧】

昔游都城岁方除，飞雪纷纷落花絮。径走城东求故人，马蹄旋没无寻处。翰林词人呼巨源，笑谈通夜倒清樽。住在城西不能返，醉卧吉祥朝日暾。相逢却说十年事，往事皆非隔生死。惟有飞似昔时，许君一醉那须起。兰亭俯仰迹已陈，黄公酒垆愁杀人。君知聚散翻覆手，莫作吴楚乘朱轮。

【次韵王定国见赠】

枯木无枝不记年，寒灰谁遣强吹然。南迁不折知非妄，未老求闲愈觉贤。屡出诗章新管龠，偶开画卷小山川。簿书填委惭君甚，拨去归来粗了眠。

【王子难龙图挽词】

帝子乘鸾已列仙，遗芳留得众孙贤。俊科蚤与寒儒竞，禁从终偿白发年。辇路联镳惊往事，圃田回首泣新阡。旧闻推历知天命，看熟黄粱定洒然。

【次韵李豸秀才来别子瞻仍谢惠马二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床卧客笑元龙，弹铗无舆下舍中。五马不辞分后乘，轻裘初许敝诸公。随人射虎气终在，徒步白头心颇同。遥想据鞍横槊处，新诗一一建安风。

【吕司空挽词三首】

少年轻富贵，一意在诗书。共恨经纶晚，才收老病余。寡言知德胜，善应本中虚。卒相承平业，讴歌元初。将相家声近，勋名晚岁隆。给扶安旧德，赐府压群公。不见弥缝迹，空推翼戴功。山公旧多可，寒士泣清风。罢郡来清颍，微官忆宛丘。颓垣那可住，隐几若将休。复起民欣愿，全归天不留。世间反覆手，有德竟无忧。〈公罢颍州，退居于陈，辙为陈学官，时请见焉。〉

【范蜀公挽词三首】

能言人尽尔，有立世终稀。忧国常先众，谋身亦勇归。见奇初或笑，要极未应非。仅似西山老，终身止食薇。赋传长啸久，书奏钟新。共叹文章手，终为礼乐人。遗风满台阁，好语落簪绅。欲取褒雄比，终非骨鲠臣。剑外东来日，城西却住年。高斋留寓宿，旅食正萧然。语愜闻投石，诗新看涌泉。清樽寄苦泪，一洒叶坟前。

【范百嘉百岁昆仲挽词二首】

少年何敏锐，才气伏诸生。展卷五行下，挥毫万字倾。百年殊未艾，一病竟无成。谁谓从夫子，同开郁郁城。季子尤高爽，颜家早哭回。白头生便尔，黄坏遽相催。旧草谁收拾，新松剩插栽。悲伤有伯氏，诸子尚婴孩。

【安厚卿枢密母夫人挽词二首】

家起侧微中，身兼富贵终。慈仁本宜寿，勤约自成风。大府宁居久，名邦赐沐雄。共传生子福，仍指读书功。早岁参戎幕，开门对粉墙。初闻寡兄弟，共羡好姑章。一别飞腾速，全归福禄长。遗芳在子舍，它日望岩廊。

【题李公麟山庄图〈并叙〉】

伯时作《龙眠山庄图》，由建德馆至垂云氵片，著录者十六处，自西而东凡数里，岩隐见，泉源相属，山行者路穷于此。道南溪山，清深秀峙，可游者有四：曰胜金岩、宝华岩、陈彭氵祭、鹊源。以其不可绪见也，故特著于后。子瞻既为之记，又属辙赋小诗，凡二十章，以继摩诘辋川之作云。

〇建德馆

龙眠渌净中，微吟作云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风主。

〇墨禅堂

此心初无住，每与物皆禅。如何一丸墨，舒卷化山川。

〇华岩堂

佛口如澜翻，初无一正定。画作正定看，于何是佛性。

〇云芗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清溪便种稻，秋晚连云熟。不待见新春，西风芑自足。

〇发真坞

山开稍有路，水放亦成川。游人得所息，真意方澹然。

〇芑茅馆

山居少华丽，牵茅结净屋。此间不受尘，幽人亦新沐。

〇璎珞岩

泉流逢石缺，脉散成宝网。水作璎珞看，山是如来想。

〇栖云室

石室空无主，浮云自去来。人间春雨足，归意带风雷。

〇秘全庵

世道自破碎，全理未尝违。溪山亦何有，永觉平日非。

〇延华洞

共恨春不长，逡巡就摇落。一见洞中天，真知世间恶。

〇澄元谷

石门日不下，潭镜月长临。细细溪风渡，相看识此心。

〇雨花岩

岩花不可攀，翔蕊久未堕。忽下幽人前，知子观空坐。

〇泠泠谷

层崖落飞泉，微风泛乔木。坐遣谷中人，家家有琴筑。

〇玉龙峡

白龙昼饮潭，修尾挂石壁。幽人欲下看，雨雹晴相射。

〇观音岩

倚岩开翠屏，临潭置苔石。有所独无人，君心得未得。

〇垂云氵片

未见垂云氵片，其如归兴何。路穷双足热，为我洗盘陀。

〇胜金岩

置马步岩间，岩前得平地。肴蔬取行篦，粗饱有遗味。

〇宝华岩

团团宝华岩，重重荫珍木。归来得商鼎，试鬻溪边绿。

〇陈彭氵祭

苍壁立精铁，县泉泻天绅。山行见已久，指与未来人。

〇鹊源

溪深龟鱼骄，石瘦椿楠劲。借子木兰船，宽我芒鞋病。〈四诗皆记伯时所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使契丹九日对酒怀子瞻兄并示坐中】

黄华已向初旬见，白酒相携九日尝。萸少一枝心自觉，春同斗粟味终长。兰生庭下香时起，玉在人前坐亦凉。千里使胡须百日，暂将中子治书囊。

【题王诜都尉设色山卷后】

还君横卷空长叹，问我何年便退休。欲借岩阿著茅屋，还当溪口泊渔舟。经心蜀道云生足，上马胡天雪满裘。万里还朝径归去，江湖浩荡一轻鸥。

【次韵子瞻相送使胡】

朔雪胡沙试此身，青罗便面紫狐巾。拥盘代北随飞雁，顿足江东有卧麟。欺酒壶冰将送腊，照溪梅萼定先春。汉家五饵今方验，更愧当年叹息人。

【欧阳文忠公夫人挽词二首】

先生才盖世，家事少经心。流落初相偶，委也志益深。功名入图史，文字刻缪琳。有助知由内，骀虞欲重吟。好礼忘耆老，持家历盛衰，谨严终至一，贫富各从宜。晚岁仍闻道，临终竟不疑。外人传一二，犹得载铭诗。

【欧阳伯和仲纯挽词二首】

之人虽蚤病，对客每清言。不信疾为累，要称学有原。视名器，果指乾坤。长短何须问，传家已抱孙。仲氏气无前，为文思涌泉。飘然落笔地，时出疾邪篇。屯干要经雪，骅骝行著鞭。凄凉悲故客，不及见华颠。

【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〇次莫州通判刘泾韵二首

北国亦知岐有夷，何尝烽火报惊危。拥绝漠闻嘉语，缓带临边出好诗。约我一樽迎嗣岁，待君三馆已多时。从今无事唯须饮，文字声名人自知。平世功名路甚夷，不劳谈说更骑危。早年拭目看成赋，近日收心闻琢诗。古锦屡开新得句，敝貂方竞苦寒时。南还欲向春风饮，寒柳凋枯恐未知。

〇赠知雄州王崇拯二首

赵北燕南古战场，何年千里作方塘。烟波坐觉胡尘远，皮币遥知国计长。胜处旧闻荷覆水，此行犹及蟹经霜。使君约我南来饮，人日河桥柳正黄。〈生辰使例以人日还至雄州。

城里都无一寸闲，城头野水四汗漫。与君但对湖光饮，久病偏须酒令宽。何氏沟塍布棋局，李君智略走珠盘，应存父老犹能说，有意功名未必难。

〇赠右番赵侍郎

霜须顾我十年兄，朔漠陪公万里行。骈马貂裘寒自暖，连床龟息夜无声。同心便可忘苛礼，异类犹应服至诚。行役虽劳思虑少，会看梨枣及春生。

〇古北口道中呈同事二首△赵寺郎

独卧绳床已七年，往来殊复少萦缠。心游幽阙鸟飞处，身在中原山尽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梁市朝回尘满马，蜀江春近水浮天。枉将眼界疑心界，不见中宵气浩然。△二副使

笑语相从正四人，不须嗟叹久离群。及春煮菜过边郡，赐火煎茶约细君。日暖山蹊冬未雪，寒生胡月夜无云。明朝对饮思乡岭，夷汉封疆自此分。

〇绝句二首

乱山环合疑无路，小径萦回长傍溪。仿佛梦中寻蜀道，兴州东谷凤州西。日色映山才到地，雪花铺草不曾消。晴寒不及阴寒重，搅箧犹存未著貂。

〇过杨无敌庙

行祠寂寞寄关门，野草犹知避血痕。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驰驱本为中原用，尝享能令异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

〇燕山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中开哆箕毕，末路牵一线。却顾汝漠平，南来独飞雁。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上论召公，礼乐比姬旦。次称望诸君，术略亚狐管。子丹号无策，亦数游侠冠。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浣。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践。区区用戎索，久尔縻郡县。从来帝王师，要在侮亡乱，攻坚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

〇赵君偶以微恙乘驼车而行戏赠二绝句

邻国知公未可风，双驼借与两轮红。他年出塞三千骑，卧画辎车出也要公。高屋宽箱虎敝，相逢燕市不相亲。忽闻中有京华语，惊喜开帘笑杀人。

〇会仙馆二绝句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连客，颇识峰峦是胜游。岭上西行双石人，临溪照水久逡巡。低头似愧南来使，居处虽高已失身。

〇出山

燕疆不过古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此皆燕人语也。〉

〇奚君〈宅在中京南。〉

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不知臣仆贱，漫喜杀生权。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

〇惠州〈传闻南朝逃叛者多在其间。〉

孤城千室闭重，苍莽平川绝四邻。汉使尘来空极目。沙场雪重欲无春。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应有李都尉，念旧可怜徐舍人。会逐单于渭桥下，欢呼齐拜属车尘。

〇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风。〉

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难。莫倚皂貂欺朔雪，更催灵火煮铅丹。〈马上作李若芝守一法，似有功。〉

夜两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胡天。试依北斗看南斗，始觉吴山在目前。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顾我何功惭陆贾，橐装聊复助归田。

〇木叶山

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干坤信广大，一气均美恶。胡为独穷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复尔，垢污不知怍。君看齐鲁间，桑柘皆沃若。麦秋载万箱，蚕老簇千箔。余粱及狗彘，衣被遍城郭。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尧舜仁，独不施礼乐。

〇虏帐

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舂粱煮雪安得饱，击兔射鹿夸强雄。朝廷经略穷海宇，岁遗缯絮消顽凶。我来致命适寒苦，积雪向日坚不融。联翩岁旦有来使，屈指已复过奚封。礼成即日卷庐帐，钓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甘心五饵堕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祥符圣人会天意，至今燕赵常耕农。尔曹饮食自谓得，岂识图霸先和戎！

〇十日南归马上口占呈同事

南辕初喜去龙庭，入塞犹须阅月行。汉马亦知归意速，朝已作故人迎。经冬舞雪长相避，屈指新春旋复生。想见雄州馈生菜，菜盘酪粥任纵横。

〇伤足

少年谬闻道，直往寡所疑。不知避碍险，造次逢颠危。中岁鲍忧患，进退每自持。长存鄙夫计，未免达士嗤。前日使胡罢，昼夜心南驰。中涂冰塞川，漾无津涯。仆夫执辔前，我亦忘止之。马眩足不禁，拉然卧中坻。异域非所息，据鞍几不支。昔尝诵《楞严》，闻有乞食师。行乞遭毒刺，痛剧侵肝脾。念觉虽觉痛，无痛痛觉知。念极良有见，遂与凡夫辞。我今亦悟此，先佛岂见欺。但尔不即证，欲往常迟迟。咄哉后来心，当与初心期。

〇春日寄内

春到燕山冰亦消，归骖迎日喜嫖姚。久行胡地生华发，初试东风脱敝貂。插髻小幡应正尔，点盘生菜为谁挑。附书勤扫东园雪，到日青梅未满条。

〇渡桑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穹庐三尺雪。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易水应生波。穹庐雪落我未到，到时坚白如磐陀。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旆一返无由还。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

【送文太师致仕还洛三首】

国老无心岂为身，五年朝谒慰簪绅。元臣事业通三世，旧将威名服四邻。遍阅后生真有道，欲谈前事恐无人。比公惟有凌云桧，岁岁何妨雨露新。齐鲁元勋古太师，寂寥千载恐无之。昔归暂缩经邦手，复起还当问道时。入谒何曾须掖侍，到家依旧拥旌麾。孔公灵寿固应在，秋晚香山访佛祠。西都风物汉唐余，天作溪山养退居。盈尺好花扶几杖，拂天修竹倚庭除。白头伴侣谁犹健，率意壶食久已疏。〈公昔与司马公同居洛下，常与诸老为真率之会，酒肴果蔬，随有而具。〉我欲试求三亩宅，从公它日赋归欢。〈先人昔游洛中，有卜筑之意，不肖常欲成就先志，顾未暇耳。〉

【李公麟阳关图二绝】

百年摩诘阳关语。三叠嘉荣意外声。谁遣伯时开缟素，萧条边思坐中生。西山阳关万里行，弯弓走马自忘生。不堪未别一杯酒，长听佳人泣渭城。

【学士院端午贴子二十七首】

〇皇帝阁六首

溽暑避华构，清风迎早期。枫槐高自舞，冰雪晚初消。南讹初应历，五日未生阴。灵药收农录，薰风拂舜琴。皇心本夷旷，一气自炎凉。不废荆吴旧，民风见未央。九门已散秦医药，百辟初颁凌室冰。饮食祈君千万寿，良辰更上辟兵缯。雨迟麦粒尤坚好，日丽蚕丝转细长。入夏民间初解愠，宫中时举万年觞。汴上初无招屈亭，沅湘近在国南。太官漫解供新，谏列犹应记独醒。

〇太皇太后阁六首

决狱初迎雨，开仓旋嚷。青黄今接夏，饥疫免忧春。帘密风时度，宫深日倍长。罗随节赐，黍麦趁新尝。执热宁忘濯，清心自释烦。东朝闻好语，畏日解余暄。山磨玉尘除旧廪，捧箱采缕看新丝。一年丰乐今将半，两殿欢声外得知。舟楫喧呼招屈处，禽鱼鼓舞放生中。百官却拜枭羹赐，凶去方知舜有功。玉殿清虚过暑天，草庐烦促念民编。外家近许迁新宅，不遣司农费一钱。

〇皇太后阁六首

寿康朝谒蚤，长信燕闲多。不有图书乐，其如昼漏何。玉宇宜朱夏，壶冰生晚凉。深心念行，清夜久焚香。蚕宫罢采擷，暴室献朱黄。翕呷霜纨动，阑班采缕长。六宫无事著嬉游，百药初成及早收。菖蜀还羞十二节，椿年自占八千秋。万寿仍萦长命缕，虚心不著赤灵符。民间风俗疑当共，天上清高定尔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子江心泻镜龙，颇如细不摇风。宫中惊奉秋天月，长照人心助至公。

〇皇太妃阁五首

晓起钟犹凝，朝回露欲干。逡巡下清跸，委曲问平安。压蔗出寒浆，敲冰簇画堂。人间正衤半暑，天上绝清凉。九夏清斋奉至尊，消除疠疫去无痕。太医争献天师艾，瑞雾长萦尧母门。纨扇新裁冰雪余，清风不隔罗疏。飞升漫写秦公子，荣谢应怜汉婕妤。渺渺金河入禁垣，渐台雨过碧波翻。共传太液龙舟稳，不似南方竞渡喧。

〇夫人阁四首

修厦欺晴日，重帘度细风。群仙不烦促，长在广寒宫。寻芳空茂木，斗草得幽兰。歌舞纤健，嬉游玉佩珊。新煮青筠稻米香，旋抽独{尔虫}薄罗光。剩堆雕俎添崖蜜，争作轻衫荐寿觞。御沟绕殿细无声，飞洒彤墀晓气清。开到石榴花欲尽，阴阴高柳一蝉鸣。

【次韵门下刘侍郎直宿寄苏左丞】

雷雨连年起卧龙，穆然台阁有清风。一时画诺虽云旧，此日都俞本自公。松竹经霜俱不改，盐梅共鼎固非同。一篇和遍东西府，六律更成十二宫。

【次韵张耒学士病中二首】

一卧怜君三十朝，呼医仍苦禁城遥。灵根自遂新阳发，病从经野火烧。吻燥未须寻曲蘗，囊空谁与典蕉。何时匹马随街鼓，睡起频惊髀肉消。尘垢污人朝复朝，病中吟啸夜方遥。长空雁过疑相答，虚幌萤飞坐恐烧。稍觉新霜试松竹，未应寒雨败梧蕉。从来百链身如剑，火灭重磨未遽销。

【次韵张君病起二首】

壮年得疾势能支，不废霜螯左手持。渐喜一杯好留客，未应五斗似当时。口中舌在时闻句，雪里心安不问师。去卧淮阳从病守，功名他日许君期。老去生经废不行，镜中白发见空惊。解将冲气通枯指，易甚新阳发旧茎。一悟少年难久恃，不妨多病却长生。文章缪忝追前辈，服食从来亦强名。

●栾城集卷十七

◆赋八首

【巫山赋】

过瞿唐之长江兮，蔚巫山之嵯峨。云孤兴其勃勃兮，北风慨其扬波。山而直上兮，越至神女之所家。峰连属以十二兮，其九可见而三不知。蹊遂芜灭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陟兮，玄猿黄鹄四顾而鸣悲。览松柏之青青兮，纷其若江上之菰蒲。维其大之不可知兮，有桡云之修柯。蔓草蒙茸以下翳兮，飞泉洁清而无沙。亭亭孤峰其下丛木交错而不明兮，若有美人惨然而长嗟。敛手危立以右顾兮，舒目远望恍然而有所怀。严峨峨其有礼兮，盛服寂寞而无哗。临万仞之绝险兮，独立千载而不下。颠追怀楚襄之放意肆志兮，溯江千里而远来。离国去俗兮，徘徊而不能归。悲神女之不可以朝求而夕见兮，想游步之逶迟。筑阳台于江干兮，相氛气之参差。惟神女之不可以求得兮，此其所以为神。湛洋洋其无心兮，岂其犹有怀乎世之人。朝云尉其晨兴兮，暮雨纷以下注。变化倏忽不可测兮，俄为鸟而腾去。忽然而为人兮，佩玉锵以琅琅。爱江流之清波兮，安燕处乎高唐。彼蛟龙之多智兮，尚不可执以{孚}。高丘深其苍苍兮，恍谁识其有无。

【屈原庙赋】

凄凉兮秋归，寂寞兮屈氏。楚之孙兮原之子，伉直远兮复谁似。宛有庙兮江之浦，予来斯兮酌以醑。吁嗟神兮生何喜，九疑阴兮湘之。鼓桂楫兮兰为舟，横中流兮风鸣厉。忽自溺兮旷何求，野莽莽兮舜之丘。舜之墙兮缭九周，中有长遂兮可驾以游。揉玉以为轮兮，斫冰以为之。伯翳俯以御马兮，皋陶为予参乘。惨然愍予之强死兮，泫然涕下而不禁。道予以登夫重丘兮，纷古人其若林。悟伯夷以太息兮，焦衍为予而嘘唏。古固有是兮，予又何怪乎当今。独有谓予之不然兮，夫岂柳下之展禽。彼其所处之不同兮，又安可以谤予。抱关而击柝兮，余岂责以必死。宗国陨而不救兮，夫予舍是而安去。予将质以重华兮，蹇将语而出涕。予岂如彼归兮，夫不仁而出诉。惨默默予何言兮，使重华之自为处。予惟乐夫揖让兮，坦平夷而无忧。朝而从之游兮，顾予使予昌言。言出而无忌兮，暮还寝而燕安。嗟平生之所好兮，既死而后能然。彼乡之人兮，夫孰知予此欢。忽反顾以千载兮，喟故宫之颓垣。

【缸砚赋〈并叙〉】

先蜀之老有姓滕者，能以药煮瓦石，使软可割如土，尝以破酿酒缸为砚，极美。蜀人往往得之，以为异物。余兄子瞻尝游益州，有以其一遗之。子瞻以授余，因为之赋。有物于此，首枕而足履，大胸而大膺，杯首而箕制。其寿百年，骨肉破碎而独化为是。其始也，生乎黄泥之中；其成也，出乎烈火之下。尾锐而腹皤，长颈而巨口。糟啜酒，终日醉饱。外坚中虚，肤密理解。偶与物斗，协漏内槁。弃于路隅，瓦砾所笑。忽然逢人，药石包裹。不我谓瑕，治以鼎鼐，烹煎不辞，斧凿见剖。一为我形，沃我以水，污我以煤，处我以几。子既博物，能识已否？客曰：嗟夫！物之成也，是必固有毁也邪；物之毁也，则又不可谓弃也邪。既成而毁者，悲其弃也；既弃而复用者，又悲其用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以予观之，昔子则非开口而受湿，茹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性者邪。今子则非坦腹而受污，模糊弥漫而不得保子之正者邪。且其饮子以水也，不若饮子以酒；以物污子也，不若使子自保。子果以此自悲也，则亦不见夫诸毛之厂拔，诸楮之烂靡，杀身自鬻，求效于此，吐词如云，传示万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则吾亦谓子恶名而喜利。弃淡而嗜美，终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

【登真兴寺楼赋〈并叙】

季夏六月，子瞻与张户曹琥同游真兴寺，晚登寺后重阁，南望连山如画，山前有白鹭十数，杳杳飞去。东南望五丈原，原上有白云如覆斧。慨然思孔明之遗迹，作书与辙曰：“可以赋此。”赋曰：涉六月之徂暑兮，溯秦川而远望。楼凭高而蘧蘧兮，日将薄乎西方。牛羊相从而下来兮，孤烟特起于苍茫。南望连山之参差兮，奔走相属而腾骧。桀ㄔ峨其雄高兮，惟太白与终南。林皋蔚以扶拱兮，浩合沓而穰穰。若群马之相追逐兮，忽郁怒而狂章。骈交首以磨颈兮，纷纷驰于四方。日将入而山阴兮，天黝黝而茫茫。淡平云之凝碧兮，白鹭归以翱翔。羽裊裊其弥远兮，声断绝而复扬。眇将没而犹见兮，飘若仙人之不可望。旷群归于何所兮，徂南涧之泱泱。回东望夫修隆兮，隐高原曰五丈。思古人而不可见兮，涕横流以浪浪。云块其不起兮，若覆釜而在上。嗟一日之所见兮，盖千变以异状。忽已去而莫执兮，夫岂胜乎追想。强驰词于千里兮，增异日之惆怅。维古事之亦然兮，偶一世之所向。非有意于求幕兮，徒今世之追尝。虽孔明其何益于五丈兮，使无原其忘亮。览川原而思古兮，亡弓之遗。

【超然台赋〈并叙〉】

子瞻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蝗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几年而后少安，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嚣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因为之赋以告曰：

东海之滨，日气所先。岿高台之陵空兮，溢晨景之洁鲜。幸氛翳之收霁兮，逮朋友之燕闲。舒堙郁以延望兮，放远目于山川。设金与玉兮，清醪洁其如泉。奏丝竹之愤怒兮，声激越而眇绵。下仰望而不闻兮，微风过而激天。曾陟降之几何兮，弃溷浊乎人间。倚轩楹以长啸兮，袂轻举而飞翻。极千里于一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兮，寄无尽于云烟。前陵阜之汹涌兮，后平野之氵炭漫。乔木蔚其蓁蓁兮，兴亡忽乎满前。怀故国于天末兮，限东西之险艰。飞鸿往而莫及兮，落日耿其夕躔。嗟人生之漂摇兮，寄流于海尹。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择而后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于曲全。中变溃而失故兮，有惊悼而扌澜。诚达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顾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终年。盍求乐于一醉兮，灭膏火之焚煎。虽昼日其犹未足兮，俟明月乎林端。纷既醉而相命兮，霜凝磴而并鲜。马踯躅而号鸣兮，左右翼而不能鞍。各云散于城邑兮，徂清夜之既阑。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邪。

【服茯苓赋〈并叙〉】

余少而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治肺则病脾，治脾则病肺。平居服药，殆不复能愈。年三十有二，官于宛丘，或怜而受之以道士服气法，行之期年，二疾良愈。盖自是始有意养生之锐。晚读《抱朴子》书，言服气与草木之药，皆不能致长生，古神仙真人皆服金丹。以为草木之性，埋之则腐，煮之则烂，烧之则焦，不能自生，而况能生人乎？余既汩没世俗，意金丹不可得也，则试求之草木类。寒暑不能移，岁月不能败者，惟松柏为然。古书言：松脂流入地下为茯苓，茯苓又千岁则为琥珀。虽非金石，而其能自完也亦久矣。于是求之名山，屑而沦之，去其肪络而取其精华，庶几可以固形养气延年而却老者。因为之赋以道之。词曰：春而荣，夏而茂，憔悴乎风霜之前，摧折乎冰雪之后。阅寒暑以同化，委粪壤而兼朽。兹固百草之微细，与众木之凡陋。虽复效骨革于刀几，尽性命于杵臼。解急难于俄顷，破奇邪于邂逅。然皆受命浅薄，与时变迁，朝菌无日，蟪蛄无年。苟自救之不暇，矧它人之足延。乃欲撷根茎之么末，假臭味以登仙。是犹托疲牛于千里，驾鸣鸠而升天。则亦辛勤于涧谷之底，槁死于峰崖之颠，顾桑榆以窃叹，意神仙之不然者矣。若夫南涧之松，拔地千尺，皮厚犀兕，心坚铁石，须发不改，苍然独立。流膏液于黄泉，乘阴阳而固结。象鸟兽之蹲伏，类黾鼋之闭蛰。外黝黑以鳞皴，中洁白而纯密。上灌莽之不犯，下蝼蚁之莫贼。经历千岁，化为琥珀。受雨露以弥坚，与日月而终毕。故能安魂魄而定心志，却五味与谷粒。追赤松于上古，以百岁为一息。颜如处子，绿发方目，神止气定，浮游自得。然后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夫无穷，夫又何求而得食？

【墨竹赋】

与可以墨为竹，视之良竹也。客见而惊焉，曰：“今夫受命于天，赋形于地，涵濡雨露，振荡风气，春而萌芽，夏而解驰，散柯布叶，逮冬而遂。性刚洁而疏直，姿婵娟以闲媚。涉寒暑之徂变，傲冰雪之凌厉。均一气于草木，嗟壤同而性异。信物生之自然，虽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运脱兔之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睥睨墙堵，振洒缯绡，须臾而成。郁乎萧骚，曲直横斜，稼纤庳高，窃造物之潜思，赋生意于崇朝。子岂诚有道者耶？”与可听然而笑曰：“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崇竹矣。始予隐乎崇山之阳，庐乎修竹之林，视听漠然，无概乎予心，朝与竹乎为游，莫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观竹之变也多矣。若夫风止雨霁，山空日出，猗猗其长，森乎满谷，叶如翠羽，筠如苍玉。澹乎自持，凄兮欲滴，蝉鸣鸟噪，人响寂历。忽依风而长啸，眇掩冉以终日。笋含箨而将坠，根得土而横逸，绝涧谷而蔓延，散子孙乎千忆。至若丛薄之余，斤斧所施，山石荦确，荆棘生之。蹇将抽而莫达，纷既折而犹持，气虽伤而益壮，身已病而增奇。凄风号怒乎隙穴，飞雪凝冱乎陂池。悲众木之无赖，虽百围而莫支。犹复苍然于既寒之后，凛乎无可怜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窃仁人之所为，此则竹之也。始也余见而悦之，今也悦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笔之在手与纸之在前，勃然而兴，而修竹森然。虽天造之无朕，亦何以异于兹焉？”客曰：“盖予闻之，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万物一理也，其所从为之者异尔，况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非耶？”与可曰：“唯唯。”

【黄楼赋〈并叙〉】

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河决于澶渊，东流入钜野，北溢于济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适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锸，畜土石，积刍茭，完窒隙穴，以为水备。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塞东西北门，水皆自城际山。雨昼夜不止，子瞻衣制履屣，庐于城上，调急夫发禁卒以从事，令民无得窃出避水，以身帅之，与城存亡。故水大至而民不溃。方水之淫也，汗漫千余里，漂庐舍，败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狂走无所得食，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习水者浮舟楫载糗饵以济之，得脱者无数。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渊，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渊诚塞，徐则无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请增筑徐城，相水之冲，以木堤捍之，水虽复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亲。于是即城之东门为大楼焉，垩以黄土，曰：“土实胜水”。徐人相劝成之。辙方从事于宋，将登黄楼，览观山川，吊水之遗迹，乃作黄楼之赋。其辞曰：子瞻与客游于黄楼之上，客仰而望俯而叹曰：“噫嘻！殆哉！在汉元光，河决瓠子，腾蹙钜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余岁。下者为污泽，上者为沮洳。民为鱼鳖，郡县无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东方，哀民之无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负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伤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载，河东倾而南泄，蹈汉世之遗害。包原隰而为一，窥吾墉之摧败。吕梁龃龉，横绝乎其前，四山连属，合围乎其外。水洄γ而不进，环孤城以为海。舞鱼龙于隍壑，阅帆樯于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睨。方飘风之迅发，震ㄆ鼓之惊骇。诚蚁穴之不救，分闾阎之横溃。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缩以自退。栖流于乔木，遗枯蚌于水裔。听澶渊之功，非天意吾谁赖。今我与公，冠冕裳衣，设几布筵，斗酒相属，饮酣乐作，开口而笑，夫岂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于乐者，不知乐之为乐也，必涉于害者而后知之。吾尝与子凭兹栖而四顾，览天宇之宏大，缭青山以为城，引长河而为带。平皋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旌旌。画阡陌之从横，分园庐之向背。放田渔于江浦，散牛羊于烟际。清风时起，微云皿乜。山川开阖，苍莽千里。东望则连山参差，与水背驰。群石倾奔，绝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纷披。鱼鳖颠沛，没人所嬉。声崩震雷，城堞为危。南望则戏马之台，巨佛之峰，岿乎特起，下窥城中，楼观翱翔，巍峨相重。激水既平，渺莽浮空。骈洲接浦，下与淮通。西望则山断为，伤心极目，麦熟乔秀，离离满隰，飞鸿群往，白鸟孤没，横烟澹澹，俯见落日。北望则泗水氵炭漫，古汴入焉，汇为涛渊，蛟龙所蟠，古木蔽空，乌鸟号呼，贾客连樯，联络城隅。送夕阳之西尽，导明月之东出。金钲涌于青嶂，阴氛为之辟易。窥人寰而直上，委余彩于沙碛。激飞楹而入户，使人体寒而战栗。息汹汹于群动，听川流之荡。可以起舞相命，一饮千石，遗弃忧患，超然自得。且子独不见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则项籍、刘戊，后则光弼、建封。战马成群，猛士成林。振臂长啸，风动云兴。朱阁青楼，舞女歌童。势穷力竭，化为虚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盖将问其遗老，既已灰灭，而无余矣。故吾将与子吊古人之既逝，闵河决于畴昔。知变化之无在，付杯酒以终日。”于是众客释然而笑，颓然就醉，河倾月堕，携扶而出。

●栾城集卷十八

◆辞五首

【御风辞〈题郑州列子祠。〉】

子列子，行御风。风起蓬蓬，朝发于东海之上，夕散于西海之中。其徐泠然，其怒勃然。冲击隙穴，震荡宇宙，披拂草木，奋厉江海，强者必折，弱者必从。俄而休息，天地肃然，尘皆尽，欲执而视之不可得也，盖归于空。今夫夫子昼无以食，夜无以寝，邻里忽之，弟子疑之，则亦郑东野之穷人也。然而稚行不见徒步，疾行不见车马，与风皆逝，与风皆止，旬有五日而后反，此亦何功也哉？子列子曰：嘻，子独不见夫众人乎？贫者葺蒲以为履，斫柳以为屐，富者伐檀以为辐，豢驷以为服，因物之自然，以致千里。此与吾初无异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何谓不同乎？苟非其理，履屐足以折趾，车马足以毁体，万物皆不可御也，而何独风乎。昔吾处乎蓬茸之间，止如枯株，动如槁叶，居无所留而往无所从也。有风瑟然，拂吾庐而上。摄衣从之，一高一下，一西一东，前有飞鸢，后有游鸿。云行如川，奕奕溶溶。阴阳变化，颠倒横从。下视海岳，晃荡青红。盖杂陈于吾前者，不可胜穷也。而吾方黜发明，遗心胸。足不知所履，手不知所凭，澹乎与风为一，故风不知有我，而吾不知有风也。盖两无所有，譬如风中之飞蓬耳。超然而上，薄乎云霄，而不以为喜也。拉然而下，陨乎坎井，而不以为凶也。夫是以风可得而御矣。今子以子为我立乎大风之隧，凛乎恐其不能胜也，蹙乎恐其不能容也。手将执而留之，足将腾而践之，目眩耀而忧坠，耳汹涌而知畏。纷然自营，子不自安，而风始不安子躬矣。子轻如鸿毛，彼将以为千石之钟。子细如一指，彼将以为十仞之墉。非倾而覆之，拔而投之不厌也。况欲与之逍遥翱翔，放于太空乎？子虽蹈后土而倚嵩华，亦将有时而穷矣。古之至人，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热。苟为无心，物莫吾攻也，而独疑于风乎？于是客起而叹曰：“广矣！大矣！子之道也，吾未能充之矣。风未可乘，姑乘传而东乎？”元二年十月奉安神御于西京，辙先告裕陵。初四日，还过列子观，赋《御风》一篇，欲书之屋壁而未暇也。既还京师，录呈太守观文孙公。二十三日，朝奉郎、中书舍人苏辙书。

【上清辞〈宫在太白山。同子瞻作。〉】

帝荡荡其无尊兮，居深高乎九阍。顾后土之茫昧兮，若世人之观天。云冥冥其无见兮，曰其下维神奸。山重深而海广兮，忧百鬼之伤人。属神媪以九土兮，畀海若以九川。时节降以督视兮，下斗魁之神君。吁嗟君兮，吾不可得而讯也。庸使我待之人兮，其使我以为神也。朝求兮山颠，夕采兮涧。取荷华兮菱实，拾芳兰兮白芷。鹿伎伎兮来，鱼揖揖兮趋饵。秋风高而稻熟兮，寒泉冽其清Γ。为酒醴以跪酌兮，断白茅而为委。嗟天上其何食兮，畏人君之不吾以。进屏息以荐恪兮，退俯伛而仰俟。为善得福兮，畀恶以死。恐惧受赐兮，怠傲获罪。玉食有不享兮，曾潢污蘼薇之不弃。谓神君之不可知兮，何好恶之吾似。跨修龙之百寻兮，腾怒发而上指。从千骑之飘忽兮，拂长剑其天倚。陨星殃于太极兮，霍云散而风靡。还秘殿之清深兮，目流电其不可仰视。望威神而股栗兮，知其中之人耳。致吾有以荐诚兮，庶其可得而祀也。

【杨乐道龙图哀辞〈并叙〉】

嘉五年三月，辙始以选人至流内铨。是时，杨公乐道以天章阁待制调铨之官吏，见予于稠人中，曰：“闻子求举直言，若必无人，畋愿得备数。”辙曰：“唯。”既而至其家，一见坐语如旧相识。明年，予登制科。公以谏官为考官秘阁。又明年四月，公薨。方其病也，予见于其寝，莫然无言，曰：“死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以寂灭为乐。”盖予之识公，始三岁矣。三岁之中，不过数十见。公齿甚长，予甚少。公已贵，予方贫贱。见之辄欢乐笑语，终日不厌，释然忘其老且贵也。盖公死，士大夫相与痛惜其不幸，而予又窃有以私怀之。公本河东人，家世将家，有功于国。公始以文词得官，其后将兵于南方，与蛮战亦有功。其为将，能与士卒均劳苦，饮食比其最下者，而军行常处其先，以此得其死力。常学李靖兵法，知其出入变化之节，其称曰：“今之人才不及古人，多将辄为所昏。”尝于南方以数千卒自试，自度可以复益数千人而不乱。然公之与人，谨畏循循，无所迕，平居遇小事若不能决。人皆怪其能将以破贼，疑其无以处之，不知其中有甚勇者，人不及也。盖其谨畏循循者，所以为勇，而人莫知也。卒时年五十有六，素病瘦，甚羸。然平居读书勤苦，过于少年。好为诗，喜大书，皆可爱。有子一人，生始二岁。将卒，名之曰祖仁。既卒，家无遗财，以故衣敛仰于官及其友人以葬，以克养其家。将以七月葬于洛阳。五月，其家以其柩归，作哀辞以遗其绋者歌之。辞曰：

嗟夫杨公归来兮，洛之上其土厚且温。生年五十六，有子以祭兮，何慕而不若人。天子怜尔，赠金孔多兮，家可以不贫。平生不为恶，死而有遗爱兮，虽亡则存。家本将家，有功而不赏兮，配祖以孙。为人至此，非有不足兮，可以无憾，而人为悲辛。嗟夫杨公归来兮，家有弱子恃尔神。

【刘凝之屯田哀辞〈并叙〉】

元丰三年九月辛未，庐山隐君刘凝之卒于山之阳。其孤格书来赴曰：“君昔知吾兄，既又识吾父。今不幸至于大故，其为诗，使挽者歌之，以厚其葬。”十月乙酉，葬于清泉乡。书不时至，缓不及事，乃哭而为之辞。始予自蜀游京师，识凝之长子恕道原，博学强识，能通《三坟》、《五典》、春秋战国历代史记，下至五代分裂，皆能言其治乱得失，纪其岁月，辨其氏族，而正其同异。上下数千岁，如指诸左右。其为人刚中少容，是是非非，未尝以语假人，人多疾之。翰林学士司马公方受诏纟由书东观，以君为属。公以直名当世，而君尤甚，虽公亦严惮之。士知君者曰：“君非独然，君父凝之始以刚直不容于世俗，弃官而归老于庐山二十年矣。君亦非久于此者也。”既而君得请以归养其亲，三年，得疾不起。今年春，予以罪谪高安，过君之庐，伤君之不复见，拜凝之于床下。其容丨然以温，其言肃然以厉，环堵萧然，饣粥以为食，而游心尘垢之外，超然无之意，凛乎其非今世之士也。然予之见凝之，始得道士法，却五谷，煮枣以为食，气清而色和。及其没也，晨起衣冠，言语如平时，无疾而终。予然后知君父子皆有道者，然道原一斥不用，遂往而不能返；凝之隐居绝俗三十余年，神益强，气益坚，尽其天年，物莫能伤。其清则同，而其旷达自遂，道原不及也。辞曰：伯夷之清，百世而一人兮，其生也，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为食，饿死于首阳。世之士谓清不可为兮，计较得失，以和为臧。信和之可以噶而自免兮，彼为和者，何三黜之皇皇？曰为道者不与命谋兮，非和实得，非清实丧。若凝之为父，与原之为子兮，洁廉不挠，冰清而玉刚。如世之言当皆折兮，原何独短，凝何独长。要长短之不可以命人兮，适天命之不可常。惟溷浊之不可居，而狷洁之难久兮，吾将与凝乎同乡。

【鲜于子骏谏议哀辞〈并叙〉】

中山鲜于子骏，弱冠而仕，老而不得志，买田于阳翟，盖将终焉。元元年，始召为谏议大夫，朝廷以得人相庆，而子骏亦不敢以老为辞，意将有所建焉。居数月，得足疾，不能造朝，即自引去。得请淮阳，未几以不起闻，士之识与不识，皆为之出涕。夫死生得丧，非子骏之忧，而有志不获，为可悲也。子骏于书无所不读，而善属文。晚节为楚词，得古之遗思。其文与蜀郡文与可相上下。与可没将十年而子骏亡，蜀人皆悲思之。其子颉，求予为挽歌，作楚辞以授之，以为子骏之意也。登嵩高兮扪天，涉清颍兮波澜，中休息兮故韩。有美人兮来居，曳佩玉兮长裾。内谅直兮外修。车还轸兮莫予留。筑室兮疏流，植干兮莳芳。雪积兮中谷，曰予俟兮春。春风至兮百鸟鸣，升高木兮雨亦晴。鸣一再兮惊人，时不子兮徂征。美人兮驾长离，来逡巡兮往奔驰。命不可兮奈何，号帝阍兮诉予。予骞木兰兮茹紫芝，予饮石泉兮濯流波。不妄食兮裴回，莫之饱兮不饥。游于斯兮伏斯，命有尽兮孰违？心不灭兮亭亭，倚嵩少兮长欷。 S (5〗

◆诗六首

【太白山祈雨诗五首〈同子瞻作。〉】

田漫漫，耕挹挹。拔陈草，生九谷。人功尽，雨则违，苗不穗，莩不米。哀将饥兮！山岩岩，奠南西。嗟我民，匪神依。伐山木，稷黍。求既多，诉不已。犹我许兮！山为灰，石为炭。水泉沸，百草烂。神予我，旱夺之。孰为是，骄不威。尚可弛兮！雷冯空，雨腾渊。诛孽妖，反丰年。顾千里，瞬三日。神在堂，龙为役。是何惜兮！雨既止，百谷复。筑场壤，治簏。为酒醴，伐豚羔。舞长袖，击鸣鼍。匪以报兮！

【舜泉诗〈并叙〉】

始余在京师，游宦贫困，思归而不能。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东方之人多称之。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之。既至，大旱几岁，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问之，其人曰：“城南舜祠有二泉，今竭矣。”越明年夏，虽雨而泉不作，人相与惊曰：“舜其不复享耶！”又明年夏，大雨霖，麦禾荐登，泉始复发。民观曰：“舜其尚顾我哉！”泉之始发，潴为二池，酾为石渠，自东南流于西北，无不被焉。灌濯播洒，蒲莲鱼鳖，其利滋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因为诗，使祠者歌之。诗曰：历山岩岩，虞舜宅焉。虞舜徂矣，其神在天。其德在人，其物在泉。神不可亲，德用不知。有洌斯泉，下民是祗。泉流无疆，有永我思。源发于山，施于北河。播于中逵，汇为澄波。有鳖与鱼，有菱与荷。蕴毒是泄，污浊以流。埃消亡，风火灭收。丛木敷荣，劳者所休。谁为旱灾，靡物不伤。天地耗竭，泉亦沦亡。民咸不宁，曰不享耶。时雨既澍，百谷既登。有流泫然，弥坎而升。沟洫满盈，虾黾沸腾。匪泉实来，帝实顾余。执其羔豚，苹藻是菹。帝今在堂，泉复如初。

◆铭二首

【彭城汉祖庙试剑石铭〈并叙〉】

汉高皇帝庙有石，高三尺六寸，中裂如破竹，不尽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试剑石也。"熙宁十年，蜀人苏轼为彭城守，弟辙实从入庙，观石而为之铭曰：维汉之兴，三代无有。提剑一呼，豪杰奔走。厥初自试，山石为剖。夜断长蛇，旦泣神母。指麾东西，秦、项授首。欻然三尺，一夫之偶。大人将之，山岳颓仆。用巨物灵，不复凡手。武库焚荡，帝命下取。岿然斯石，不尚有旧。

【凤朱石砚铭〈并叙〉】

北苑茶冠天下，岁贡龙凤团，不得凤凰山原潭水则不成。潭中石苍黑，坚致如玉。以为研，与笔墨宜。世初莫识也，熙宁中，太原王颐始发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后得此长博丰硕，盖石之杰。子瞻方为《易传》，日效于前，与有功焉。为之铭曰：陶土涂，凿崖石。玄之蠹，颖之贼。涵清泉，重谷。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弃不取，长叹息。招伏义，揖西伯。发秘藏，与有力。非相待，谁为出。

◆颂二首

【筠州陪禅师得法颂〈并叙〉】

禅师聪公，昔以讲诵为业，晚游净慈本师之室，诵南岳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诸佛语，迷闷不能入。一日为本烧香，本曰："吾畴昔为汝作梦，甚异。汝不悟即死，不可不勉。"师茫然不知所谓，既而礼僧伽像，醒然有觉，知三世可吞无疑也。趋往告本，本曰："向吾梦汝吞一世界一剃刀，汝今日始从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击鼓升座，为众说此事。聪作礼涕泣而罢。聪住高安圣寿禅院，予尝从之问道。聪曰："吾师本公，未尝以道告人，皆听其自悟；今吾亦无以告子。"予从不告门，久而入道。乃为颂曰：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严辞去，得之瓦砾。临济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之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梦吞剃刀，发落如花。游行四方，物莫能遮。终亦不告，独障其邪。弟子度者，如恒河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等轩颂】

南丰张君，家有等轩。问我何者，是平等法。我告张君，物之不齐，何所不有。长短大小，净秽好丑。杂然前陈，参差不等。乱我身心，耳目鼻口。欲求平等，了不可得。忽然觉知，身心本空，万物亦空。诸差别相，皆是虚妄，无有实性，孰为不等。等为一空，尚无平等。何处复有不平等者？遍观万物，无等不等，是谓真实平等法已。

●栾城集卷十九

◆新论三首

【新论上】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乱，以济其所不足。不诬治以为乱，不援乱以为治。援乱以为治，是愚其君也；诬治以为乱，是胁其君也。愚君胁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诚势，请言当今之势。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为大则曰无乱，为异则曰有变。以为无乱，则可以无所复为，以为有变，则其势常至于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计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为治之地。夫有意于为治而无其地，譬犹欲耕而无其田，欲贾而无其财，虽有锄车马、精心强力，而无所施之。故古之圣人将治天下，常先为其所无有而补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无患而后徜徉翱翔，惟其所欲为而无所不可，此所谓为治之地也。为治之地既立，然后从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艺之以松柏梧贾，丛莽朴 °，无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义，动之以礼乐，安而受之而为王；齐之以刑法，作之以信义，安而受之而为霸；督之以勤俭，厉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为强国。其下有其地而无以施之，而犹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伥伥然无地而施之，抚左而右动，镇前而后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给。故夫王霸之略，富强之利，是为治之具而非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无其具，其弊不过于无功。有其具而无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齐。然其能有立于世，未始不先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农、黄帝既有天下，则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妇，联其兄弟，殖之五种，服牛乘马，作为宫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养，死有以葬，欢乐有以相爱，哀戚有以相吊，而后伏羲、神农、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之道得行于其间。凡今世之所谓长幼之节、生养之道者，是上古为治之地也。至于尧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阙而时补之。故尧命羲和历日月以授民时，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驱鸟兽以安民生，命弃播百谷以济民饥。三代之间，治其井田沟洫步亩之法、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夫家卒乘车马之数，冠昏丧祭之节，岁时交会之礼，养生除害之术，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后施其圣人之德。是故施之而无所龃龉。举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为治之地，而望人之德不与也。故周之衰也，其《诗》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厉之际天下乱矣，而文、武之法犹在也。文、武之法犹在，而天下不免于乱，则幽、厉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遗法尚在，故天下虽乱而不至于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坏，欲为治者，无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无楫而浮乎江湖，幸而无振风之忧，则悠然唯水之所漂，东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风则覆没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极，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则天下涂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贤人，起于乱亡之中，将以治其国家，亦必于此焉先之。齐桓用管仲，辨四民之业，连五家之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相地而衰征，山林川泽各致其时，陵阜陆堇各均其宜，邑乡县属各立其正，举齐国之地，如画一之可数。于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诸侯，存邢卫，定鲁之社稷，西尊周室，施义天下，天下称伯。晋文反国，属其百官，赋职任功，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穡劝分，省财足用，利器明德，举善援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然后入定襄王，救宋卫，大败荆人于城濮，追齐桓之烈，天下称之曰二伯。其后子产用之于郑，大夫种用之于越，商鞅用之于秦，诸葛孔明用之于蜀，王猛用之于符坚，而其国皆以富强。是数人者，虽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为地者一也，故其国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齐，长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当今之世，无惑乎天下之不跻于大治而亦不陷于大乱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举，百姓之患略备而未极，贤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当、种之不生，而不知其无容种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跻于大治与不陷于大乱，是在治乱之间也，徘徊彷徨于治乱之间而不能自立，虽授之以贤才，无所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败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新论中】

治国而为其地，非圣人而后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则仅存之国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为虞舜，其次为曾闵，而其次犹得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盖自其得为良人以上至于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为生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耕于田，妇织于室，养其鸡豚，殖其菜茹，无失其时，以养生送死，虽舜与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于为国而岂独无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为步亩沟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余制也。当战国之强，诸侯无道，然孟子亦以为有王者起，今之诸侯不可尽诛，惟教之不改而后诛之。故汉之兴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为汉；唐之兴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为唐。由是观之，则夫享国之长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长短薄厚，然长不得地则无所效其长，厚不得地则无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空，有所为者举而就之可也。当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举，或简略而不务。具存而不举，是有地而不耕也；简略而不备，是地有所废缺而不完也。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今之治天下则不然。盖尝论之，自五代以来，强臣专国，则天下震动而易乱。自吾祖宗削而渐磨之，则今世可以粗安。凡今世之所恃以为安者，惟无强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尽忘其余，故尝以为当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并起而百善并废。何者？天下之吏，偷堕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败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骄脆无用，召募日广，而临事不获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财，出之有限而用之无极，为国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为是，故兴一事而百弊作，动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阱，侧身而入河海，平居犹惧有患，而况求以驰骋于其上哉，固不可矣。今夫夷狄之患，是中国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则有以为拒之之具；和之，则有以为和之之费。以天下而待一国，其为有余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无它患难，而唯西北之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岁之入不能供一岁之出，是非特纳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过也。故三事立，为治之地既成，赂之则为汉文帝，不赂则为唐太宗。赂与不赂，非吾为国治乱之所在也，治乱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与不立而已矣。天下之事因循而维持之，以至于渐不可举，犹曰是养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释其楫而听水之所之，旋于洄γ，格于洲浦，以为是固然也，其为无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时，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风俗，不至于朋党乱正、诬罔君子也，世之清议凛然在矣。公卿之欲有为以济斯世，谁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实也。故为之说曰：居之以强力，发之以果敢，而成之以无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于一不果于二，天下将以为言。不果者不可以强力，力虽强而辄为多疑之所败。天下之人惟能为是三者，则足以排天下之坚强，而纳之于柔懦，扰天下之怨怒，而投之于不敢。惟不能为是三者，则足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败天下之贤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无私而果敢，果敢而强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为治之地。为治之地既立，然后择其所以施之，天下将无所不可治。

【新论下】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则患其无以施之。盖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则不可得而知。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归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鲁也，堕其三都，诛其乱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饰贾，男女别于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邠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鸡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于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详论也。曰：是有意于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为是国也，必举之以为先。由是观之，治国之地，圣人无之不得以施其圣。然而圣人之道，有所高远而不可及者矣。其于孔子之门，所谓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国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是亦自以为能其地，而未有以施之云尔。然夫子许其能之，而不以为大贤，则夫子之道，深矣远矣。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尝言也。盖亦尝言之矣，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所重民食、丧、祭。”是九者，凡所以为政而未足也。故继之曰：“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为既成而后，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记》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为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无所施之则不立。治其政事，无以施之则不化。当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无不毕举。虽后世之君，犹得守其法度，以为无过。惟无暴君，则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训太甲曰：“从谏弗弗，先民时若。”以为如是而可以为治已矣。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俭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终身而不见其成，则以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为古之人欺我，虽有为之者，盖勉强而为之也。夫苟不欲而强为之，则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疏。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疏之道，以治无以为地之国，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为治之地，为治之地既立，则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二十

◆策问三十四首

【殿试武举策问一首】

问：王者之兵不贵诈谋奇计，至于临敌制胜，良将岂可少哉！朕以天下为度，怀柔四夷，而西戎背诞，腰领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怀之以礼义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势，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无所得者，其术何由？伐其谋，散其党，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隐兵于民，井田之旧法也，材官府兵犹行于后世，而保甲之复，民以为劳；以车即战，丘甸之遗制也，武刚鹿角犹见于近事，而车牛之役，世以为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为用，如环之无端，其出入之法，今几绝矣。敌有阴阳，客主异宜，易之则宜，其先后之节，将何施焉？淮阴之伐赵，胜亦幸耳，使左车之说行，则计将安出？仲达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则胜将孰在？子大夫讲于兵家之利，而明于当世之务审矣。其以所闻，著之于篇，朕将览焉。

【南省进士策问一首】

问：三代、汉唐之法行于前世，而施之于今，辄以不效，何也？昔者，盖尝取经界之旧法以为方田，采府卫之遗意以为乡兵，举黜陟之坠典以为考课矣，然而为方田则民扰而不安，为乡兵则民荣而无益，为考课则吏欺而难信。三者适所以为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独何哉？岂古之法，遂不可施之于今欤？抑亦救之不自其本，为之不得其道，以至于此也？

【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

问：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故两汉之间，经各有师，师各有说，异师殊说相攻如仇雠，异己者虽善不从，同己者虽恶不弃。下逮魏晋，争者少止。然后学者相与推究众说，从其所长。至唐而传疏之学具，由是学者始会于一。数百年之间，凡所以经世之用，君臣父子之义，礼乐刑政之本，何所不取于此。然而穷理不深而讲道不切，学者因其成文而师之，以为足矣。是以间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一经，而说不必旧。法既立矣，俗必自此而变。盖将人自为说而守之耶，则两汉之俗是矣。将举天下而宗一说耶，则自唐以来传疏之学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在于士。将使二弊不作，其将何处而可哉？问：三代之治，以礼乐为本，刑政为末，后世反之。儒者言礼乐之效与刑政之弊，其相去甚远。然较其治乱盛衰，其比后世若无以大相过者。盖夏后氏自禹再传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失国，乱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复兴，周人一迁而不振，其贤于汉唐其实无几。至于汉文帝、唐太宗，克己裕人，海内安乐，虽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礼乐刑政，其功之异岂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创业，百有余年，法令修明，上下相维，四方无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论其礼乐，常以为不若三代，此为诚不若耶？为习其名而未稽其实也。不然，世之治安则不在礼乐欤？宜一有以断之。问：《孟子》言：“五亩之宅，植之以桑，则五十者可以衣帛。鸡豚狗彘，无失其时，则七十者可以食肉。数罟不入洿池，则鱼鳖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则林木不可胜用。”诚哉是言也！虽然，孟子将何以行之？岂将立法设禁以驱之欤？夫立法设禁而无刑以待之，则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则彼亦何罪？请言孟子将何以行此。

【私试进士策问二十八首】

问：昔者承五代之乱，天下学者凋丧而仕者益寡，虽有美才良士，犹溺于耕田养生之乐，不肯弃其乡闾而效力于官事。当此之时，至调富民而为官，夫岂不甚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学者渐已尊显，勤劳劝诱，数十年之间，而后士人彷徉继起，则天下之官为之尽满而无所置之。是以顷者立任子之限，灭进士之额，绳以苛法，抑以细过，使之久而不调，然后官吏岁以渐灭。凡今一岁之调，盖不足以偿其休老物故者，然则数十岁之后，无乃将复有向者乏人之患欤？夫古之圣人，惟能于其未然而预防之，故无后忧。昔者惟不能于其至少之时，而为其过多之虑，是以惟务进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诱而进之，则进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则无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洁不屑之士，不可恃爵禄之利，以为可以必致也。故愿于其未然而求其所以进之而可以使今无冗员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后无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虑也。问：学者之论《周礼》，或以为周公之书，或以为战国阴谋之书，二者孰为得之？今观其书，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为井田而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以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过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为地三十三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沟洫举浍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为比，比有比长；五比为闾，闾有闾胥；四闾为族，族有族帅；五族为党，党有党正；五党为州，州有州长；五州为乡，乡有一正卿。及有军旅之事，则以比长为伍长，闾胥为两司马，族帅为卒长，党正为旅师，州长为师帅，乡为将军。故凡官之在乡者，军一起而皆在军矣。起军之法，自五口以上，家以一人为兵，一人为役，而家之处者甚众，而官吏举皆在外，将谁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愿与学者究之。问：学者莫不求学孔子，今考于传记而观其行事，盖有所不通者焉。《语》曰：“佛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欲往。”又曰：“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学者以为孔子急于行道而为此。夫孔子之于卫灵公，语及兵事，不说而去。于阳货，时其亡而见之，盖亦不欲见也。而《孟子》亦云：“恶夫枉尺而直寻者。”然则彼二事者独何欤？至于仕鲁为司寇，从而祭，番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且夫仕而至于司寇，君臣之义不为浅矣，番肉不至而行，何其轻君臣之义而重区区之微礼哉！此明于轻重者之所不为也。或曰：番肉不至，仲尼以为礼将从此而大坏，此所谓知几者。夫为大臣知礼之将亡，不救而去，则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将有微眇难见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学者所宜辨之。问：古之为国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质而周文。儒者以为此三者，如循环百世而无穷。然则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圣人而后有所尚。然则今世之所尚者，其以为忠耶，则小民多诈而争讼并起，非所以为忠也；以为质耶，则金玉锦绣不为之节，而文词炽于天下，非所以为质也；以为文耶，则礼乐不备，冠昏丧祭之义至为浅薄，非所以为文也。然则今世其无所尚耶？盖亦有之而未之见耶？其果有之也，则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说。问：古之学者其为学必迟，而信道必笃。盖非其迟，则不能至于笃也。故子夏之门人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于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后学《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谓甚迟而可怪者也。故夫当今之世，无惑乎其无信道之士也。古之养士者莫善于太学，而今太学之教，一日之所为必若干，取方册之难知者而悉论之，不待其问而先告之。无先后，无少长，无贤愚，其问同而其功等。其上者无以优游翱翔，以宽绰其心。而其下者勉强困踬，不暇于为善。故其学也必速，而守道必不笃，何者？非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动之，则其长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揠之而自以为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知学也。然而宽以待之，则太学之法，将必有所大变而后可，变法者不可不预立其说也。问：古者礼备而费少，今者费愈多而礼愈阙。古者七世之庙分而为七，今者七世之庙合而为一。古者一岁大祭天者四，五岁大祭宗庙者再，今者三岁迭用其一而略其余。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庙，今至于公卿大夫无之。古者天子五载一巡守，远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猎不出于郊。以今之至简省也，而财至于不给，则古之甚繁者，宜其无以共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于大费，则今之简省，而至于不给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费，故弃先王之礼，是以礼日益坏。以为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将亦畏费而止欤？其将亦略备其礼而不至于大费欤？然而今之所以至于大费而不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无害之说而著于篇。问：茶之有榷与税，非古也，特就其便于今者言之。有以为榷便，曰：凡所以备边养兵者，皆出于榷。然江淮之间，以私茶死者，不可胜计。此则仁之所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忍为也，而何便于榷？以税为便，则夫边鄙兵革之用，将何以共之？且夫税之人，其不足以当榷之利，亦易见矣。而特以不忍驱民而纳之陷阱，是以去榷而为税。今欲复反其旧，冒行杀人之害而就夫区区养兵之利，则何以为仁？求以生民，而国 弥劣诶Ｘ Γ蚍我晕牵扛墙陨穸还媸杖手侵刀⑾碇撸亟兴狄病Ｎ剩壕幽芫∪酥椋荒芫〃镏洹＞〃镏洌┛吣茎 9 胖樱丅欢蘼扌摹Ｊ且砸嬷文祫蓿渭陴＃缰沃禹啵撕椭卫砸源厦黝Ｖ侵哦×τ谝晃铮掌渖矶蝗ァＶ劣诤第溃僬咧烈晕稀 9 实贝酥保煜轮挛蔷灰炀佟＝裾咚姆郊绕剑怯星诶湍阎沃笔乐瘢棵糠献苟焕怼 8 侵勇芍缓停又谎溃艘欢抡撸徼杏嗄甓心芰ｘ撸瞧穹俏裼谒俳艽砸晃镒跃≈＃糠蚬胖樱嫌谛」倪丈矶谎幔蛏现允怪撸嫌械酪病 0 驳盟沟蓝芍允顾谷酥慈绻乓玻课剩航祫婪为埔晕危献园俟傩谭g褚牵轮林菘け宅骋郯蕴莆肌Ｆ┤缟讨谙模茎谏蹋挛蔷豢佳烧摺Ｈ惶煜轮悖街仆蚶铮牡也蛔鳎钘挥茫姆街保痪诘缆罚贸？嘤诓蛔恪Ｌ谱蕴毅σ岳矗乐希庥怪α担詹枢巍⑷毒启浞业虢衤缘取Ｈ欢煜路至眩熳又 刂辽倪鞣ハ嗉潭穑堋⑽摹⑽洹⑿婪秸蛏远ǎ蚤朴梦闯⒂兴逊Γ虢祫牢抟臁Ｖ劣谄搿 2.獭⑷饕允葜兀蛑谝钥购饩┤ Γ庖员赣诘校氯挥杏啵嗖蝗缃裰Ｂ龈诖笈┰病 7 蚍虫胨评啵囟嘤谔疲延貌蝗籼浦啵庵钗抟源笙喙撸我玻科浔赜心鼙嬷Ｎ剩悍浇裉煜禄加诒啵氏等巳酥欢牢炊梅虮傲家病 7 浇裉煜禄加诓粕倪是蟛浦跺巳私仓欢牢炊梅蚜嗖浦垒病 7 蛳加猩跤诒啵嗖浦塾猩跤诓粕佟Ｖ谌酥壳爸晃暝轮疲嗜逭叻侵Ｈ逭卟俑局郑痪燃鼻兄Γ手谌顺傲＝窠饶壳爸。贡嗖粕傲既ィ暝轮疲贡俨贫嘀撞患浣蔚蓝桑课剩核词茏煜掠谝ⅲ式监纷谝 2.桓曳弦⑱耄挥硎茏煜掠谒矗浣甲诮云渥婵肌 7 蛲扑粗囊约坝谟恚蛲尹亟骒胍ｉ⑺炊罂伞＝褚膊蝗唬欢婪弦ⅲ彝矗我玻糠蚴芷涞梢刀砥满耄渖俣髡卟晃接硪兄酰涔拾苍冢课剩汗胖灾握撸卦焕窭帧@窭种谌耍┤缫常从幸蝗斩幌啻诱摺 9 适恐芯樱薰什蝗デ偕性蛲信逵裰篾浅翟蛲泻宛街冢淼赣诶穷粲诶郑绡硕笮氨俨恢痢 8 亲郧睾阂岳矗看蠓蚤皇牛既黄涞⑾绲持洌鸹右持剩砻闯⑽蘩瘢侄谰》稀Ｊ坑兄漳哺闯⑽爬侄恢浞钦撸谖怯幸砸衫种扇ァ 6.怨湃宋且印 2 蝗唬胨岳种涣ⅲ恐圆蝗绻耪甙苍冢课剩何骯鹤孕⑽渲蟪缟腥迨酰劣诎Ａ⑵剑徼嗄昙洌恐匀迳谩 9.σ抵酒杉陀谖勒撸还模浞蛭慕灾诘笔溃湟涤肴逭咦渡酢＜爸炼海涔馓浔镏螅逭咚煜浴Ｆ浜第赖懒璩侩渌苑鑫 3 值撸猿鲇谘ㄖ撸瞬挥辩 7 蛄胶褐萌澹湟滴抟韵喙恐帕酉嘣度绡耍我玻课剩汗耪呓ü韫俜种埃晕尽＝蜒勇遥薷赐臣汀 3 ⑸钗┣浔祝票咀谧埽赞钗氖希砸灼渲啤Ｎ┬芄俜纸埃魎涪篾灾伟偈隆Ｑ鲆苑钌斓毓砩瘢庖杂詈钏囊模乱灾问颗┗ど蹋劣诓菽灸祫蓿蔷幌淘冢晌奖敢印Ｓ钗氖纤洳慰计渚桑悦ぃ浼鲆苣豢删恐Ｆ浔种侩嗌栌诹渲狻＝窠斗Ｐ谧埽蛲钗闹欧ǎ探谒卜 Ｈ辉蚍补傲晕涪律栲撸绷煊诹僖科湟嘟厍瓒罂梢玻课剩骸吨芄佟啡倭灾瓮踔苣谝玻溏茭庵詈睿杂泄侩蠊洌喂洌」磺洌嘟杂惺篾灾纹涪隆Ｊ且粤傲篾阋灾午苣诙挂印＝袼姆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は兀砸唤橹簦悦诔ｉＴ蛄傲猓钡孟劾粲缘淦渲埃越滓坠倪浅鲇诖恕Ｈ欢杞字ā加谏 9.佟 6 9.傲耍晕航蛭航潘祝约淙傻洌砸晕淳∫病Ｆ浣涡薅罂梢愿慈室苍眨课剩汗耪呷∈坑谙缍谘Ｂ燮涞滦械酪斩怨倪势涞萌艘踩＝褚菜湎缛《ａ黄渲灾捕廊Σ湟眨滦兄俨桓床17.ｉ 7 步裰浚溆心诨车乱澹抟找宰越蚤幻夥嫌谟兴荆势涞萌艘财＝窠云湟瘴亩Σ漱幸澹部凭傲ā远徘脍硕楣收撸磺芯》希虮季号蟮持绫屏扔谙隆Ｆ窆胖Ｋ觳豢筛匆科渚呗壑谄Ｎ剩汗耪弒鲇诿瘢揭猿担德斫殡薪悦寇σ病Ｃ裰诒晌嚼鸵印Ｈ蔽衽皇苯参洌芮芍硕愿筛曛拢裰诒晌绞枰印Ｈ欢耪咭陨趵椭瘢弥潦柚褚晕玻囊谋龇涔屎我玻拷辣窦确郑脖饕媒愿诠倪├航陶剑辉袼氖保窖晌揭荻晌较耙印Ｈ黄渌园餐蛎穸囊恼撸嗪我栽豆诠牛咳舭蛘攘范旨媪楸Ｖ癖壬瓒皇砸哉鞣ブ拢擞纸袷乐乱猓渌郧诒Ｃ裾撸晌街烈印Ｖ劣谝焱檬ｅ妫湎曛谄Ｎ剩汗耪呶跺匀丂镏嶂亍＝袼谧找娑啵迫找嫘。晌角帽印Ｈ欢鸠姿冢秩找婕杏谖姓呷找嫔倪星刂住 7 虹敝卣叻辞幔鼻嵴叻粗兀渌蛋苍冢拷绕渲Ｂ渲趱我裕课剩嚎鬃佑肜献油保鬃右岳窭纸倘耍献右郧寰晃尬淞？鬃痈浅⑽世裼诶献樱纯梢谎苑侵摺 7 蚩住16.掀裢勒唉眨亢第烂祥稹10.匝ʙ诳鬃樱幻献又谘钪臁20.裕又诟⊥朗希运涎怨ブ抵绯瘀拧 7 蚍19.现筒还诳鬃樱钪臁 8.⊥乐ξ抟煊诶献印；蚴投晃剩蚺哦恢茫渌蛋苍冢课剩汉何涞攵寥此囊模氏厍Ю铮第览狄晕俊Ｌ铺谧铑鸯玻徽郾保癫桓娌。帽笆牢抻胛取Ｈ欢涞壑伟膊蝗粑摹14.爸啵谧ξ薏怪泄温摇Ｊ且匀逭咧漳埔病 7 蛉逭咧凳ぃ虻弁踔涔γ皇蓝尬牛皇乐Ｔ桑蛑泄仁芷浜Γ卟豢珊稀Ｈ桓咦谧ス砑剑耐踔麽胙厢瘢卜擞兴幻猓蛭涞邸⑻谧σ担渲詹簧朴谌逭吆我玻课剩汉又υ兑印Ｗ院阂牙矗鲈蚓√街矗骶鲈蚓〃魅街骸 7 捕街渲Ю镏兀鹆晗兆瑁咏攒Φ街玀呶藜敢印 8 怯碇嗡玻晕铀永凑吒撸暮纺岩孕衅降兀埽素硕砸浜印Ｗ远希幽隧校豢杀赣 7 蚍泳霾欢蛭鳎ひ远蛩渚龆幸允茎瞬晃Γ四耸卜酥偶Ｒ病＝窠枚粗源又Ｆ淇煞瘢嗡担课剩汉敲骼献佣孕堂嗡抵詈睿钏故λ锴洌哉├κ虑兀劣诜偈椋比迨浚渲战韵萦诖舐尽Ｔ渌Ｂ员居谖卜耍渌┤瑁蛳绲持克蝗涛 7 蚱衿溲ʙ幸灾轮＃扛抢献印⑺锴淦浣讨疲浔撞恢劣诎劳姨煜隆Ｈ辉蚨又Ｂ渌允ｅ链苏撸我玻垦ｅ幌辏晾逯睿蛑虑Ю铩Ｑ看蠓蚩刹槐嬷酰课剩阂⑺粗率⑭樱豢鬃映啤爸芗嘤诙粲艉跷脑铡保握撸渴孪嘟孪嗳篓饲榔丛兑病Ｈ逭叱 3 贫攵淦涞赖轮≈兀朗朗ｘ劣诶窭中陶允┬袷溃嘁涯岩印＝褡晕宕陨希湮奈镎轮福从腥羲逄浦普摺Ｗ宰孀谝岳矗汕笆乐桑┬谖保砻从腥羲逄浦嗾咭病Ｈ黄浠蛞蚴蚋铮狈翊嫜伞 8 且嘤惺币焓乱软迷抖豢筛凑哽＃科湟嘤幸蛑八锥馗淖鳎筛炊聪菊哽＃科湎嘤虢蚕岸湟搜伞Ｎ剩汗耪哂凶铮幻庥谛蹋笥惺辏紫陀幸椋蛟钟猩猓次庞猩馓煜抡咭病Ｗ院阂岳矗馓技疤煜拢哉卟≈ 8 浅芍茎。煽抵剩檀氩挥谩 6 盒⑽摹⑻铺谧ⅲ煜露嫌瓠还 5 贝酥保溆猩夂嗡┬亢第婪斜陶拢殄巢唤讨荒茎梗庵荒芫龋庠蛎裢嬗诜ā簧庠蛏纤蝗蹋浣问┐桑课剩喝蕴镅癜≈允惨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涿裔×ｔ诟蜃阋宰匝Ｉ现艘允逼狡湔睿袷芷浯图纫押褚印Ｗ哉焦觯镏萍然担撤ㄋ姹祝煜轮瘢隼ʙ谧馑埃├ʙ诩娌iii浜Σ豢裳砸印Ｊ且院鹤晕摹14.耙岳矗兔裉镒猓5.芰μ铮す压露澜鸩夹踔睿晔辈痪？贾诠牛蛩交获恢咭病Ｈ蛔院菏暇葱耍涿袼贾煌涠彭笆嵊诿瘢癫恢猎眨//┤收浼透俜ú龋炔豢慑峋矗菏掖陀柚茛庵ｔ兴淮Ｈ辉蚪院衩瘢涪醢苍冢课剩喝卜艘岳窭种翁煜拢菝玻龃势已裁硖弥希詈畛械拢囊南蚍纾纹涪⑯眨≈疗浜第郎运ィ浮⑩牡硕种悦嘶幔胫哉鞣ィ纫驯耙印Ｈ淮呵镏螅庠椒彭Ｂ讨蕴锍！⑷遥煜滤煳焦＞贾浞钦┏谎裕橇Σ挥茫嘤胛刘胖杏炭植皇ぁＫ浠浮⑩闹虑也恍幸樱鲇谖摹⑩洹３.伞15.抵伸＃考扒夭⑧煜拢缢兹斩瘢豢筛锤摹Ｋ浜禾浦。裰陨讨茎iii且牙⑭印７蛉洌涿宅睢㈡觯胝焦我欤咳皇卜艘怀觯褚甯葱耍煜潞颓iii蝗艉第兰帕任尬牛篮喂熟＃科竦弁踔拦沤褚槐洌觳豢筛捶春酰坎蝗唬魏禾浦绡耍课剩呵孛鸮盒耍兑住贰ｉ妒贰ｉ妒椤贰ｉ独瘛贰ｉ洞呵铩犯创妫独帧匪焐ァＨ蛔钥鬃拥茏由⑼觯煜卵ㄖ撸⑭焖担髯鹨乓韵喙ィト酥廊找凿蚊弧Ｇ暾叱11.贾ǔ瓒孕滤担煜率赣纱艘允妒卜酥乓狻Ｈ弧兑住贰ｉ妒贰ｉ妒椤贰ｉ独瘛罚粤⑬Ч侩洞呵铩匪洇挥茫涪橐嗖环稀Ｎ┑蟆独帧仿倨鹞尬模匏夹拧Ｎ睾签∈可诮瘢ナゾ迷叮Ψú淮Ｐ颐魈熳樱簧铐抛苟酥槐福癫汇谏跻釉眨∫庶撸笆椋破涠硕科溏熘炭傻枚垡病Ｇ胨衅渌⊙伞Ｎ剩汉菏蘸幽系兀辉偌荨Ｌ聘春勇ぃ闯⑮帽＝癯１.字湮橹罚墙浪从幸病Ｊ且允珍岳蓟幔蠊人欤囊恼鸽Ｓ兄局浚且研某塾谘嗪恢币印７蚰芑诙莛＃晕寂┰病Ｄ芑穸茫耄晕屏砸病９史蛲毓脖撸禾浦洌赜辛疾哐桑涪匝灾?

【私试武学策问二首】

问：古之善战者，必以两击一，既为之正，又为之奇。故我之受敌者一，而敌之受敌者二。我一而敌二，则我佚而敌劳，以佚击劳，故曰：三军之众，可以使之必受敌而无败。自唐季以来，古之阵法遗散而不讲。今世用兵之将，置阵而不知奇正。夫置阵而不知奇正，犹作乐而不用五声，饪食而不用五味，宫竭而商不继，甘穷而酸不辅，一变而尽矣，不可复用也。今将推古法，求奇正之意而施之行阵，其亦可得欤？兵法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又曰：“奇亦为正之正，而正亦为奇之奇。”所谓奇正者，将合为一阵欤？将离为二阵欤？学者所宜辨之。问：古称淮阴侯善用兵，然观其所以胜者，亦若有天幸焉。淮阴之攻赵也，广武君请以轻兵绝其饣襄道而坚壁以老其师。其攻齐也，人或说龙且以相持不战而阴招齐之亡城。此二计者，淮阴实难之，幸其计之不用，是以能克。然而使此计诚行，淮阴岂坐受缚者耶？其必有以待之，请言其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二十一

◆书一首

【上皇帝书】

熙宁二年三月日，具位臣苏辙谨冒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官至疏贱，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窃自惟，虽其势不当进言，至于报国之义，犹有可得言者。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识忌讳得罪于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议，使臣得不遂弃于世。臣之感激，思有以报，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圣德临御天下，将大有为以济斯世，而臣材力驽下，无以自效，窃听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惩创前事，不复以闻，则其思报之诚，没世而不能自达，是以辄发其狂言而不知止。臣闻善为国者，必有先后之次，自其所当先者为之，则其后必举。自其所当后者为之，则先后并废。《书》曰：“欲登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迩。”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远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厌其近，务先从事于高远，不知其不可得也。《诗》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以为田甫田而力不给，则田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远人而德不足，则心劳而无获，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则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余，而甫田可启矣。欲来远人，则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远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势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虽强求而不获也。臣愚不肖，盖尝试妄论今世先后之宜，而窃观陛下设施之万一。以为所当先者，失在于不为。而所当后者，失在于太早。然臣非敢以信然也，特其所见有近于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庶政，聪明睿智，博达宏辩，文足以经治，武足以制断，重之以勤劳，加之以恭俭，凡古之帝王，旷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纵之姿，济之以求治之心，施之于事，宜无为而不成，无欲而不遂。今也为国历年于兹，则治不加进，天下之弊日益于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适治之路，灾变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涌沸，人民流离，灾火继作，历月移时，而其变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晓，疑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昔赵充国论备边之计，以为湟中谷斛八钱。余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继，屡出无功。由是观之，苟无其财，虽有圣贤，不能自致于跬步。苟有其财，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顷以西夏不臣，赫然发愤，建用兵之策，招来横山之民，将夺其险阻，破坏其国而后已。方是之时，夏人残虐失众，横山之民厌苦思汉，而又乘其荐饥，苟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以兵，此非计之失者也。然而沿边无数月之粮，关中无终岁之储，而所兴之役，有莫大之费。陛下方且泰然，不以为忧，以为万举而有万全之功。既而边臣失律，先事轻发，亦既入践其国，系虏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获其人而不敢臣，虽有成功，而不敢继也，其终卒致于废黜谋臣而讲和好。夫陛下谋之于期年之前而罢之于既发之后，岂以为是失当而悔之哉！诚无财以善其后尔。且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至于鞭笞四夷，臣服异类，是极治之余功，而太平之粉饰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惩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财，徙内郡之租赋，督转漕之吏使，备沿边三岁之畜。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财矣，然犹以为未也，何者？秘府之财，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纾目前之患，而未可以为长久之计。此臣所以求效其区区而不能自已也。盖善为国者不然，知财之最急而万物赖焉。故常使财胜其事而事不胜财，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财者车马也，事者其所载物也。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车轻其物，马有余力，车有余量，然后可以涉涂泥而车不偾，登坂险而马不踬。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譬如敝车羸马，而引丘山之载，幸而无虞，犹恐不能胜，不幸而有阴雨之变，陵谷之险，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极虑，以为方今之计，莫如丰财。然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得也。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冗吏之说曰：请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后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后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县之职缺而取之于民，府寺之属缺而取之于郡县，出以为守令，久以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贯，一人去之，一人补之，其势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来，取人不由其官，士之来者无穷，而官有限极。于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坏，浸淫分散，不复其旧。是以吏多于上，而士多于下，上下相窒。譬如决水于不流之泽，前者未尽，来者已至填咽充满，一陷于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下慕其上，后慕其前，不愧诈伪，不耻争奋，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势之穷极，遂至于此。于人情纾则乐易，乐易则有所不为；窘则懵乱，懵乱则无所不至。今使众人相与皆出于隘，足履相蹑，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进，又将禁其奔走而争先者。苟将禁之，则莫如止来者而辟其隘。今也驱市人而纳之，不胜其多也，设险于中涂而艰难之，是以法愈设，而争愈甚。惟陛下以时救之，下哀痛之书，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与之更立三法。其一，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举多者无推恩。其说曰：凡今之所以至于不可胜数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择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轻为士，为士者皆其修洁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士之多不及于今世，而功则过之，无足怪者，取之至少，则人不敢轻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选人也。故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后，无实之士将不黜而自灭。且夫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盖将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则取之而彼则不能得，犹曰虽不能得而累举多者，必取无弃，则是以官徇人也。且累举之士，类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后得之，数日而计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则其为政无所赖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壮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壮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而已，则曷为以累牛羊哉！苟诚以为有遗才焉，则今所谓遗逸之书，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于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于朝，袭簪绶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然而为是法也，则必始于二府。法行于贱而屈于贵，天下将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矫失以救患者，必有所过而后济。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齿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其说曰：百司，臣不得而尽详也，请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为多而不可损，何也？国计重而簿书众也。臣以为不然。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以简自处，则心不可乱；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则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今则不然，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案牍既积，则吏不得不多。案牍积而吏多，则欺之者众，虽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财，下自郡县而至于转运，转相钩较，足以为不失矣。然世常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故必至于三司而后已。夫苟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则三司未有不责成于吏者，岂三司之吏则重于转运使欤？故臣以为天下之财，其详可分于转运使，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又可颇损其吏，以绝乱法之弊。苟三司犹可损也，而百司可见矣。然而此三法者，皆世之所谓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谤者也。今且将行之，臣非敢犯众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而仁宗之世则损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三载而考绩无罪者迁其官，自唐以来，亦未始有变者也，而英宗之世则增之。此二者，夫岂便于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为吏多而欲损者，天下之公义，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计也。以私计而怨公义，其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为国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无能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尝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于怨，何者？士之出身为吏者，损其生业，弃其田里，以尽力于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积劳者久而不得迁，去官者久而不得调，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灭罢其举官，破坏其考第，使之穷窘无聊，求进而不遂，此其为怨岂灭，于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将不免，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国力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后，其患必有不可胜言者。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渐于衰少，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使诸道职司，每岁终任其所部郡守监郡，各任其属，曰：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钧其轻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发，则与之同罪，虽去官与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其为恶也著矣，而上不察，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虽与之同罪而不过。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终身，苟其有罪，终身钩坐之。夫任人之终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岁终而无过，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请得以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虽圣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虽众人能之。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辞矣，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顾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则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无损于我，而徒以为怨云尔。”今使其罪及之，其势将无所不问。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使行之，陛下厉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则其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复过误，适陷于深文者也。苟遂放归，终身不齿，使奸吏有所惩，则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说曰：臣闻国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其后荡灭诸国，拓地既广，兵亦随众。雍熙之间，天下之兵仅三十万。方此之时，屯戍征讨，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未尝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内侵，继迁叛逆，每有警急，将帅不问得失，辄请益兵。于是召募日增，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其后宝元、庆历之间，元昊窃发，复使诸道点民为兵，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于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于此见矣。然臣闻方今宿迁之兵，分隶堡障，战后统于将帅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辄败。往者将帅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余，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于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重于间。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于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于此。何以言之？臣闻太祖用李汉超、马仁、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于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其视弃财如弃粪土，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阴计而效之。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于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于用间，则曰“官给茶彩。”夫百饼之茶，数束之彩，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于出境，而所问不过于熟户，苟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既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于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夫关市之征比于茶彩则多，而三十万人之奉，比于百万则约。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至于百万则恬而不知怪。昔太祖起于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于今世。陛下诚重难之，臣请陈其可灭之实。何者？今世之强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于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捐，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去矣。冗费之说曰：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类推之。臣闻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穷。事至而后谋，则害于事。恩穷而后迁，则伤于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时，宗室之众无几也，是以合族于京师，久而不别。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有过于此时者也。禄廪之费多于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无亲疏之差，无贵贱之等，自生齿以上皆养于县官，长而爵之，嫁娶丧葬无不仰给于上，日引月长，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穷者也。然而未闻所以谋而迁之。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于其祖，由祖而上，至于百世，宜无所不爱。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祖，皆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祭不与。莫贵于天子，莫尊于天子之祖，而庙不加于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于宗室而不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于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禄秩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于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处隘陋，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于是疏属王者降为公。夫自王而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有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亲，而布之于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于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陛下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一端也。臣闻汉、唐以来，重兵分于四方，虽有末大之忧，而馈运之劳不至于太甚。祖宗受命，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强，天下承受而服。然而转漕之费遂倍于古。凡今东南之米，每岁溯汴而上，以石计者，至五六百万。山林之木尽于舟楫，州郡之卒敝于道路，月廪岁给之奉不可胜计。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每每侵盗，杂以他物，米之至京师者率非完物矣。由此观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计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愿更为之法，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其二即用旧法，官出船与兵而漕之，凡皆如旧。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过免其商税，能以若干至京师，而无所欺盗败失者，以今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司军大将之赏与之。方今滨江之民以其船为官运者，不求官直，盖取官之所入，而不复较者得其赢以自润，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为军大将，以此推之，宜有应募者。其一官自置场，而买之京师，京师之兵，当得米而不愿者，计其直以钱偿之。夫物有常数，取之于南，则不足于北，舍之于东，则有余于西，此数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买之，其始不免于贵。贵甚，则东南之民倾而赴之，赴之者众，则将反于贱。致贱必以贵，致贵必以贱，此亦必然之数也。故臣愿为此二者与旧法皆立，试其利害而较其可否，必将有可用者，然后举而从之。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闻富国有道，无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贫之源也。从其可恤而收之，无所不收，则其所存者广矣。从其无足恤而弃之，无所不弃，则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议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富，而顾区区之用，此有司之职，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说之行于天下，数百年于兹矣，故天下之费，其可已者常多于旧。臣不敢远引前世，请言近岁之事。自嘉以来，圣人迭兴，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迁其官，天下郡守职司，再补其亲戚。自治平京师之大水，与去岁河朔之大震，百役并作，国有至急之费，而郊祀之赏不废于百官。自横山用兵，供亿之未定，与京西流民劳徕之未息，官私之困，日不暇给，而宗室之丧不俟岁月而葬。臣以此观之，知朝廷有无足恤之义。臣诚知事之既往无可为者，然苟自今从其可恤而收之，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不胜拳拳私忧过计，为是三冗之说以献。伏惟陛下思深谋远，听断详尽，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瞩，臣之所陈，何足言者。然臣愚以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后，天下将益衰耗，难以复治。陛下何不讲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择任贤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于其官而后责其成绩。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从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则皇皇而不乐。今虽不能使之尽久，然至于诸道之职司，三司之官吏，沿边之将佐，此皆与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将责成之而不久其任，开其源者不见其流，发其谋者不见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诚择人而用之，使与二府皆久于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长久之计，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为此犹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事苟不出于己，小有龃龉不合，则群起而噪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属吏，岁终而无过，此其势必将无所不按，得罪者必将多于其旧。然则天下之口，纷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当，众将群指以罪，法一不当，不能动，不幸而至于再三，虽上之人亦将不免于惑。众人非之于下，而朝廷疑之于上，攻之者众，而持之者不坚，则法从此败矣。盖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杀人者，或者因以耕田为可废。夫杀人之可诛与耕田之不可废，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害此哉！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实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则不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苟陛下诚以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议，使良法不废于中道。如此而后，三冗之弊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陛下所为而无不成，所欲而无不如意。举天下之从，惟所用之，以攻则取，以守则固，虽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国，宥之则为汉文帝，不宥则为唐太宗，伸缩进退，无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胜愤懑，越次言事，雷霆之谴，无所逃避。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书。

●栾城集卷二十二

◆书十首

【上枢密韩太尉书】

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上昭文富丞相书】

辙西蜀之人，行年二十有一，幸得天子一命之爵，饥寒穷困之忧不至于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身又无力役劳苦之患，其所任职不过簿书米盐之间，而且未获从事以得自尽。方其闲居，不胜思虑之多，不忍自弃，以为天子宽惠与天下无所忌讳，而辙不于其强壮闲暇之时早有所发明以自致其志，而复何事？恭惟天子设制策之科，将以等天下豪俊魁{石}之人。是以辙不自量，而自与于此。盖天下之事，上自三王以来以至于今世，其所论述亦已略备矣，而犹有所不释于心。夫古之帝王，岂必多才而自为之，为之有要，而居之有道。是故以汉高皇帝之恢廓慢易，而足以吞项氏之强；汉文皇帝之宽厚长者，而足以服天下之奸诈。何者？任人而人为之用也，是以不劳而功成。至于武帝，材力有余，聪明睿智过于高、文，然而施之天下，时有所折而不遂。何者？不委之人而自为用也。由此观之，则夫天子之责亦在任人而已。窃惟当今天下之人，其所谓有才而可大用者，非明公而谁？推之公卿之间而最为有功；列之士民之上而最为有德；播之夷狄之域而最为有勇。是三者亦非明公而谁？而明公实为宰相，则夫吾君之所以为君之事，盖已毕矣。古之圣人，高拱无为，而望夫百世之后，以为明主贤君者，盖亦如是而可也。然而天下之未治，则果谁耶？下而求之郡县之吏，则曰：“非我能。”上而求之朝廷百官，则曰：“非我责。”明公之立于此也，其又将何辞？嗟夫，盖亦尝有以秦越人之事说明公者欤？昔者秦越人以医闻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为命。越人不在，则有病而死者，莫不自以为吾病之非真病，而死之非真死也。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属之曰：“吾捐身以予子，子自为子之才治之，而无为我治之也。”越人曰：“嗟夫，难哉！夫子之病，虽不至于死，而难以愈。急治之，则伤子之四支；而缓治之，则劳苦而不肯去。吾非不能去也，而畏是二者。夫伤子之四支，而后可以除子之病，则天下以我为不工；而病之不去，则天下以我为非医。此二者，所以交战于吾心而不释也。”既而见其人，其人曰：“夫子则知医之医，而未知非医之医欤？今夫非医之医者，有所冒行而不顾，是以能应变于无穷。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于万全者，则是子犹知医之医而已。”天下之事，急之则丧，缓之则得，而过缓则无及。孔子曰：“道之难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夫天下患于不知，而又有知而过之者，则是道之果难行也。昔者，世之贤人，患夫世之爱其爵禄，而不忍以其身尝试于艰难也。故其上之人，奋不顾身以搏天下之公利而忘其私。在下者亦不敢自爱，叫号纷讠奴，以攻讦其上之短。是二者可谓贤于天下之士矣，而犹未免为不知。何者？不知自安其身之为安天下之人，自重其发之为重君子之势，而轻用之于寻常之事，则是犹匹夫之亮耳。伏自明公执政，于今五年，天下不闻慷慨激烈之名，而日闻敦厚之声。意者明公其知之矣，而犹有越人之病也。辙读《三国志》，尝见曹公与袁绍相持久而不决，以问贾诩，诩曰：“公明胜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绍兵百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公，公画地而与之相守，半年而绍不得战，则公之胜形已可见矣。而久不决，意者顾万全之过耳。”夫事有不同，而其意相似。今天下之所以仰首而望明公者，岂亦此之故欤？明公其略思其说，当有以解天下之望者。不宣。辙再拜。

【上曾参政书】

辙闻之：士不更变，不可与图远。新胜之家，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始若可喜，而终不可久。昔者辙读《书》至《秦誓》而得之，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违，我尚不欲。”夫昔之为此言者，盖亦已知之矣。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此三人者，秦之豪俊有决之士。而百里奚、蹇叔子，此秦之所谓老耄而不武者也。穆公欲袭郑，孟明以为可，而蹇叔以为不可，则蹇叔之说无乃远于事情而近于怯哉。然而要其成败得失之终而责其思虑之长短，则蹇叔不可谓迂，而孟明不可谓是也。故曰：“如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嗟夫！穆公至此而后知蹇叔之非庸人欤？今夫立于百官之上而宰天下之事者，亦何以其他技为哉！温良博爱而能容天下之士，斯可矣。往者辙之东游，而明公适为京兆。当此之时，明公之声上震于朝廷而下慑于闾里，行道之人为之不敢妄视，盗贼屏息而不作，可谓才有余矣。然至于参决大政而日韬其光，务为敦厚，不欲以才盖天下。上承二公，下拊百官，周旋揖让，而士大夫莫不雍容和穆以相与也。嗟夫！明公何以及此哉！辙，西蜀之匹夫，往年偶以进士得与一命之爵，今将为吏崤黾之间，闲居无事，闻天子举直言之士，而世之君子以其山林朴野之人不知朝廷之忌讳，其中无所隐蔽，故以应诏。而辙也，复不自度量而言当世之事，亦不敢为莽卤不详之说，其言语文章，虽无以过人，而其所认说，乃有矫拂切直之过。窃独悲古者深言之人，遭时之不祥，一有所触，而其言不复见录于世。方今群公在朝，以君子长者自处，而优容天下彦圣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无患，然后知士之生于今者之为幸；而辙亦幸者之一人也。素所为文，家贫不能尽致，有《历代论》十二篇，上自三王而下至于五代，治乱兴衰之际可以概见，于此观其略可也。

【上两制诸公书】

辙读书至于诸子百家纷纭同异之辩，后世工巧组绣钻研离析之学，盖尝喟然太息，以为圣人之道，譬如山海薮泽之奥，人之入于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饱满，各自以为有余，而无慕乎其外。今夫班输、共工，旦而操斧斤以游其丛林，取其大者以为楹，小者为桷，圆者以为轮，挺者以为轴，长者扰云霓，短者蔽牛马，大者拥丘陵，小者伏蓁莽，芟夷蹶取，皆自以为尽山林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奇怪矣。而猎夫渔师，结网聚饵，左强弓，右毒矢，陆攻则毙象犀，水伐则执鲛它，熊罴虎豹之皮毛，黿龟犀兕之骨革，上尽飞鸟，下及走兽昆虫之类，纷纷籍籍，折翅掇足，鳞鬣委顿，纵横满前，肉登鼎俎，膏润砧几，皮革齿骨，披裂四出，被于器用。求珠之工，随侯夜光，间以比，磊落的历，充满其家。求金之工，辉赫晃荡，铿锵交戛，遍为天下冠冕佩带饮食之饰。此数者皆自以为能尽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终满而莫见其尽。昔者夫子及其生而从之游者，盖三千余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于其师，是以从之周旋奔走，逐于宋、鲁，饥饿于陈、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诚有得乎尔也。盖颜渊见于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贡、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于邦巽、孔忠、公西舆、公西箴，此数子者，门人之下第者也，窃窥于道德之光华，而有闻于议论之末，皆以自得于一世。其后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讲之不详，乃窃以为虚无淡泊之说。而吴起、禽滑■之类，又以猖狂于战国。盖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后之人得其遗波余泽者至于如此。而扬朱、墨翟、庄周、邹衍、田骈、慎到、韩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见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乱，譬如陷于大泽之陂，荆榛棘茨，蹊隧灭绝，求以自致于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蒺藜，蹈崖谷，崎岖缭绕，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为己之得之也。辙尝怪古之圣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经。六经之说皆微见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见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纷纷至此而不可执也。今夫《易》者，圣人之所以尽天下刚柔喜怒之情、勇敢畏惧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际，以教天下之趋利避害，盖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说者，王氏、韩氏至以老子之虚无，京房、焦贡至以阴阳灾异之数。言《诗》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燕乐之际，极欢极戚而不违于道，而言五际子午卯酉之事。言《书》者不言其君臣之欢，吁俞嗟叹，有以深感天下，而论其《费誓》、《秦誓》之不当作也。夫孔子岂不知后世之至此极欤？其意以为后之学者，无所据依感发以自尽其才，是以设为六经而使之求之。盖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为明著其说，使天下各以其所长而求之。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而子贡亦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大者推明其大，而不遗其小，小者乐致其小，以自附于大，各因其才而尽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则天下将有终身校其说而无倦者矣。至于后世不明其意，患乎异说之多而学者之难明也，于是举圣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传疏之学横放于天下，由是学者愈怠，而圣人之说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说者之异同，得以纵观博览，而辩其是非，论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后至于微密之际，则讲之当益深，守之当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辙之始学也，得一书，伏而读之，不求其博，而惟其书之知，求之而莫得，则反复而思之，至于终日而莫见，而后退而求其得。何者？惧其入于心之易，而守之不坚也。及既长，乃观百家之书，从横颠倒，可喜可愕，无所不读，泛然无所适从。盖晚而读《孟子》，而后遍观乎百家而不乱也。而世之言者曰：学者不可以读天下之杂说，不幸而见之，则小道异术将乘间而入于其中。虽扬雄尚然曰：“吾不观非圣之书。”以为世之贤人所以自养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当出而置之于纷华杂扰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谓知道者，邪词入之而不能荡，讹 皮词犯之而不能诈，爵禄不能使之骄，贫贱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闭于闺闼之中，兀然颓然而曰“知道知道”云者，此乃所谓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是君子之所不为也。而孔子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连降志而辱身，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而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为，而不弃于孔子，此孟子所谓孔子集大成者也。至于孟子，恶乡原之败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于天下，而知颜氏子自乐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诸侯其所取之为盗，而知王者之不必尽诛也，知贤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为义也。故士之言学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辙山林之匹夫，其才术技艺无以大过于中人，而何敢自附于孟子？然其所以泛观天下之异说，三代以来，兴亡治乱之际，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盖其学出于孟子而不可诬也。今年春，天子将求直言之士，而辙适来调官京师，舍人杨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荐之，俾与明诏之末。伏惟执事方今之伟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业之所服，声华之所耀，孰不欲一见以效薄技于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从中而下，则执事亦既见之矣。是以不敢复以为献，姑述其所以为学之道，而执事试观焉。

【上刘长安书】

辙闻之：物之所受于天者异，则其自处必高，自处既高，则必然有所不合于世俗。盖猛虎处于深山，向风长鸣，则百兽震恐而不敢出。松柏生于高冈，散柯布叶而草木为之不殖。非吾则尔拒，而尔则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则无朋，而势远绝则失众，才高者身之累也，势异者众之弃也。昔者伯夷、叔齐已尝试之矣，与其乡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而去，则天下无乃无可与共处者耶？举天下而无可与共处，则是其势岂可以久也？苟其势不可以久，则吾无乃亦将病之，与其病而后反也，不若其素与之之为善也。伯夷、叔齐惟其往而不反，是以为天下之弃人也。以伯夷之不吾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弃伯夷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洁清而不屑天下，是伯夷亦有过耳。古语有之曰：“大辩若讷，大巧若拙。”何者？惧天下之以吾辩而以辩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养巧，以讷养辩，此又非独善保身也，亦将以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长久也。今夫天下之士，辙已略观之矣：于此有所不足，则于彼有所长；于此有所蔽，则于彼有所见。其势然矣。仄闻执事之风，明俊雄辩，天下无有敌者，而高亮刚果，士之进于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业之辉光，莫不逡巡而自愧。盖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辙愿执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乐进于前而无恐，而辙亦得进见左右，以听议论之末。幸幸甚甚。

【答徐州陈师仲书二首】

辙白陈君足下：去年辙从家兄游徐州，君兄弟始以客来见，一揖而退，漠然不知君之胸中也。既而闻之君之乡人，君力学行义，不妄交游，既已中心异之。及来南京，又辱以所为文为赠，读之然以清，追慕古人而无意于世俗。心虽爱之，然亦忧君之以是困于今世也。今年春，君西游，谋所以葬先子于朋友。既而东归，贫不克举。书来告曰：将改卜七月，且问所以为葬。嗟夫！辙固知君之至于此也，以若所为行求今之人，则其困也固宜。虽然，子而固子之守，尽子之有，敛手足形还葬。此则曾子之所以葬其亲也，而何病？《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有欲救之心，而力不赡，愧实在我，而子何病？今既七月矣，惟自勉以礼。不宣，辙白。

〇其二

蒙惠书论诗，许以五百篇为惠。既知所从学诗之人，又知所以作诗之意。五百篇虽未至，然见此书，已与见诗无异矣。应掾言迫于解舟，有书不能尽取，即此诗是耶？辙少好为诗，与家兄子瞻所为，多少略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辙亦不复作诗。然今世士大夫，亦自不喜为诗，以诗名世者，盖无几人，间有作者，尤足贵也。故仆每得其所为，辄讽咏终日，譬如新病喑人，口不复歌，闻有歌者，犹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释。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见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答黄庭坚书】

辙之不肖，何足以求交于鲁直？然家兄子瞻与鲁直往还甚久，辙与鲁直舅氏公择相知不疏，读君之文，诵其诗，愿一见者久矣。性拙且懒，终不能奉咫尺之书，致殷勤于左右，乃使鲁直以书先之，其为愧恨可量也。自废弃以来，颓然自放，顽鄙愈甚，见者往往嗤笑，而鲁直犹有以取之。观鲁直之书，所以见爱者，与辙之爱鲁直无异也。然则书之先后，不君则我，未足以为恨也。比闻鲁直吏事之余，独居而蔬食，陶然自得。盖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自遣。阮籍以酒，嵇康以琴。阮无酒，嵇无琴，则其食草木而友麋鹿，有不安者矣。独颜氏子饮水啜菽，居于陋巷，无假于外，而不改其乐，此孔子所以叹其不可及也。今鲁直目不求色，口不求味，此其中所有过人远矣，而犹以问人，何也？闻鲁直喜与禅僧语，盖聊以是探其有无耶？渐寒，比日起居甚安，惟以时自重。

【答徐州教授李昭书】

辙启：女夫王君适自徐还筠，承赐以长书，伏读愧叹，无以为喻。自惟愚拙，加以罪废，平时学问，捐弃不讲。譬如荒畦败圃，草棘狼籍，虽追惟畴昔耘锄之勤，欲从容游步其间，而亦愀然自嫌，不欲置足。况夫通都大邑之人，遍观天下之巨丽，心目广大，物难称惬。乃欲游目纵览，究其有无，岂有不嘻笑者哉！伏惟君侯，壮年笃学，才节茂美，文章俊发，何意过听如此？然闻王君言，出入学中逾年，稍知旨趣所诣，盖耽悦至道，忽忘世味，每有超然绝俗之意。闻辙被罪以来，自知鄙陋，归耕之计，虑之已熟，不察其故，遽以知道许之。夫古之所谓知道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夫岂如辙困踬而谋安者耶！若夫收其精以治身，而斥其土苴以惠天下，此君侯之所当学也，而亦何取于辙哉！辱赐之厚，不知所报，谨奉启陈谢，伏惟照察。不宣。

【上洪州孔大夫论徐常侍坟书】

辙窃见故散骑常侍徐公铉坟，在公所治郡新建县西山鸾冈原。徐公没于淳化辛卯，迨今九十四年。公无子，故人奉新胡克顺葬之。胡氏昔为大家，克顺慕公高义，春秋时祀，顷未尝废。自克顺死，胡氏衰，公之坟域荒芜不治，盖有年矣。闻自近岁民间利其林木，至讼而争之。公所葬地，本其先茔，公家既无子孙，契券亡失，官遂籍没其地，伐其松柏以治屋宇。行道知之，往往为之掩泣。窃惟南唐旧臣，如公之比，盖无一二。方陈觉、冯延鲁愚弄其主，擅兴甲兵，丧师蹙国，时无一人敢非之者。公独与韩熙载力陈其奸，卒致其罪。及王师南讨，李氏危在朝夕，公受命兵间，不为身计，义动中国，至今称之。盖公之大节，落落如此，虽使千载之后，犹当推求遗迹，以劝后来。今没未百年，弃而不录，仁人君子，岂其然哉！伏惟明公家本先圣，先中丞忠义慷慨，气节凛然。公之行己大方，直继前烈。如徐公辈人，譬之草木，臭味不远，倘蒙矜念，使孤坟遗魄不至侵暴，祭祀稍存，樵采不犯，不惟南方士人拭目倾心，将天下义士知有所劝。辙言非所职，干冒高明，不胜战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二十三

◆记九首

【筠州圣祖殿记】

有诗维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礼，州祀老子。盖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宇。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飨，既以为民祈福，俾雨露之施，无有远迩，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饮食作息，皆上之赐。粤维我圣祖，功绪永远，肇自皇世，超绝周、唐，逾千万年，威神在天，灵德在下。祥符癸丑，实始诏四方万国咸建祠宫，立位设像，岁时朝谒，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顺。筠故附庸豫章，列为成国，维近匪远，吏民朴陋，野不达礼，承命不蠲，因仍故宫，既其东厢，以建神位。凡进见之礼，稽首东向，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丰三年二月，臣维瞻受命作守，始至伏谒，惕然不宁。既视事，遂以言于朝，度其宫之东，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东西九筵，伐木于九峰、逍遥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耽耽其堂，殖殖其庭，神来顾享，民以祗肃。臣辙适以谴来，睹其终始，乃拜手稽首，为诗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诗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复江，鱼鸟之乡。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礼失不知，习为旧常。於穆圣祖，宅神皇极。降鉴在下，子孙千亿。羽衣玉佩，旗纛旄节。巍巍煌煌，秩祀万国。如日在天，靡国不临。筠虽小邦，其有不歆。东庑西响，谁昔营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怀。深山之间，野水之滨。礼乐声明，孰见孰闻。祖庙之严，君臣则存。失而不图，民以罔观。毛侯始来，其则有意。匪民之愚，礼教实坠。章闻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营，何以示民。九峰之杉，逍遥之楠。易直且修，弗斫而堪。新堂有严，四星在南。朝廷之仪，万民所祗。

【齐州闵子祠堂记】

历城之东五里，有丘焉，曰闵子之墓。坟而不庙，物祀不至，邦人不宁。守土之吏有将举焉而不克者。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李公来守济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耆老相与来告曰：“此邦之旧，有如闵子而不庙食，岂不大阙！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饬？”公曰：“噫！信其可以缓？”于是庀工为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献焉，笾豆有列，傧相有位，百年之废，一日而举。学士大夫观礼祠下，咨嗟涕泗。有言者曰：“惟夫子生于乱世，周流齐、鲁、宋、卫之间，无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于诸国。宰我仕齐，子贡、冉有、子游仕鲁，季路仕卫，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众矣。然其称德行者四人，独仲弓尝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尝仕。季氏尝欲以闵子为费宰。闵子辞曰：‘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贤，犹不以仕为污也。而三子之不仕，独何欤？”言未卒，有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曰：“子独不见夫适东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边，即之汗漫不测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云。然后履风涛而不偾，触蛟蜃而不。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东海之难，则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经万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礼乐崩弛，天下大坏，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顾而仕，则其舟楫足恃也。诸子之汲汲而忘返，盖亦有陋舟而将试焉，则亦随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愿为夫子而未能，下顾诸子，而以为不足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尝曰：‘世之学柳下惠者，未有若鲁独居之男子。’吾于三子亦云。”众曰：“然。”退而书之，遂刻于石。

【上高县学记】

古者以学为政，择其乡闾之俊而纳之胶庠，示之以《诗》、《书》、《礼》、《乐》，揉而熟之，既成使归，更相告语，以及其父子兄弟。故三代之间，养老，飨宾，听讼，受成，献馘，无不由学。习其耳目，而和其志气，是以其政不烦，其刑不渎，而民之化之也速。然考其行事，非独于学然也，郊、社、祖庙、山川、五祀，凡礼乐之事皆所以为政，而教民不犯者也。故其称曰：“政者，君之所以藏身。”盖古之君子，正颜色，动容貌，出词气，从容礼乐之间，未尝以力加其民，民观而化之，以不逆其上，其所以藏身之固如此。至于后世不然，废礼而任法，以鞭朴、刀锯力胜其下，有一不顺，常以身较之。民于是始悍然不服，而上之人亲受其病，而古之所以藏身之术亡矣。子游为武城宰，以弦歌为政，曰：“吾闻之夫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夫使武城之人，其君子爱人而不害，其小人易使而不违，则子游之政，岂不绰然有余裕哉！上高，筠之小邑，介于山林之间，民不知学，而县亦无学以诏民。县令李君怀道始至，思所以导民，乃谋建学宫。县人知其令之将教之也，亦相帅出力以缮其事，不逾年而学以具。奠享有堂，讲劝有位，退习有斋，缮浴有舍，邑人执经而至者数十百人。于是李君之政不苛而民肃，赋役狱讼不诿其府。李君嘉学之成而乐民之不犯，知其为学之力也，求记其事，告后以不废。予亦嘉李君之为邑有古之道，其所以得于民者，非复世俗之吏也。故为书其实，且以志上高有学之始。元丰五年三月二十日，眉山苏辙记。

【京西北路转运使题名记】

惟京西于诸路，地大且近，西举巩、洛，北兼郑、滑，南收陈、许、蔡、汝、唐、邓、申、息、胡、沈，浸淫秦、楚之交，翕引河、汴，萦阻淮、汉，出入数千里，土广而民淳，斗讼简少，盗贼希阔，外无蛮夷疆埸之虞，内无兵屯馈饷之劳，为吏者常闲暇无事。然其壤地瘠薄，多旷而不耕，户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赋之入于他路为最贫。每岁均南馈北，短长相补，以给军吏之奉，故转运使之职，于他路为最急。虽然，事止于自治，而无外忧，财止于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足，而无外奉，则虽贫而可以为富，虽急而可以为佚也。熙宁之初，朝廷始新政令，其细布在州县，而其要领，转运使无所不总。政新则吏有不知，事遽则人有不办。当是时也，转运使奔走于外，咨度于内，日不遑食。由是京西始判，而郑、滑并于畿内。自某某若干州为南，自某某若干州为北。南治襄阳，北治洛阳。殿中丞陈君知俭，自始更制而提举常平，既而为转运判官，复为副使，以领北道，始终劳瘁，置功最力。将刻名于石，以贻厥后，而顾瞻前人，泯焉未纪，乃按典籍以求遗放。自开宝以来，得若干人，而君之祖、考、伯父三人在焉。呜呼，盛哉！夫若干人者远矣，其详不可得而知。然其遗风余泽，故老犹有能道之者。孟子有言：“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若夫政之去取，地之合离，与其人之在是者，后世将有考焉，是以具载于此。熙宁六年十月日记。

【齐州泺源石桥记】

泺水之源，发于城之西南山下，北流为皇，其浅可揭。城之西门，跨而为桥。自京师走海上者，皆道于其上。每岁霖雨，南山水潦暴作，汇于城下，桥不能支，辄败。熙宁六年，七月不雨，明年夏六月乃雨，淫潦继作，桥遂大坏。知历城施君辩言于府曰：“水岁为桥害，请为石桥，以纾其役。距城之东十五里，有废河败堰焉，其弃石铁可取以为用。”府用其言，以告转运使，得钱二十七万，以具工廪之费。取石于山，取铁于府，取力于兵。自九月至十一月而桥成，民不知焉。三跌二门，安如丘陵，惊流循道，不复为虐。方其未成也，太守李公日至于城上，视其工之良窳与其役之劳佚，而劝相之。知历城施君实具其材，兵马都监张君用晦实董其事。桥之南五里，有大沟焉，属于四涧，以杀暴水之怒，久废不治，于是疏其堙塞，筑其缺而完之。桥之西二十步有沟焉，居民裴氏以石壅之，而屋于其上，水不得泄，则桥受其害，亦使去之，皆如其旧而止。又明年，水复至，桥遂无患。从事苏辙言曰：桥之役虽小也，然异时郡县之役，其利与民共者，其费得量取于民，法令宽简，故其功易成；今法严于恤民，一切仰给于官，官不能尽办，郡县欲有所建，其功比旧实难。非李公之老于为政与二君之敏于临事，桥将不就。夫桥之役虽小，然其劳且难成于旧则倍，不可不记也。遂为之记。

【光州开元寺重修大殿记】

古之循吏，因民而施政，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兴其所欲，而废其所患苦，顺其风俗之宜，而吾无作焉。故文翁治蜀，立之学官；龚遂治渤海，督之耕牛；卫飒治桂阳，教之嫁娶；茨充代飒，诲之织屨。此四人者，非其强民也。民之所欲，而莫为之劝，盼盼相视，不能以自致。非得贤长吏以时挈持而振理之，使之得其所愿以相生养，则民至老死不见风俗之备。然而蜀之学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施于齐、鲁之邦则玩；渤海之耕牛，试于、郃之野则厌；卫之嫁娶，茨之织屨，行之华夏之国，亦未免于非且笑也。故为治者，亦观其俗，乘其时，使民宜之，盖无所必为，亦无所必置也。弋阳郡居长淮之西，地僻而事少，田良而民富。朝散大夫彭城曹公受命作守，因俗为政，安而不扰，诛其豪强而佑其善良，民化服之。始至，访其士民，问其所欲为，咸曰：“吾郡既庶且富，所不足者非财也。而浮屠、老子之宫室，貌象庳陋废圮，民不信响。父兄窃议，以不若四邻为愧，而莫或先也。”公曰：“是无难也。民所不欲，吾不敢为；苟诚欲之，不成，非患也。”乃召其徒而语之。故民劝其令，相帅从事，不三年而有成。天庆道士治三清、北极、圣祖诸殿，清净严肃，朝谒有所。而开元僧明偕新其大殿，趋功勤力，先告工具。栋楹峻峙，瓦甓致密，为佛菩萨众像，尊严盛丽，俨若在世。士女和会，耋孺咸喜，稽首祈福，如慰如慕。盖殿始作于至道丙申，而复新于元丰癸亥，中间寂寥八十八年，然后民获就其志。呜呼！循吏之疏阔，而政之难成，其久如此！明偕知民之悦，故以告于公，请记其事而刻诸石。公以书来属余。余考之循吏传，以为当书，故记之不辞。五月初五日记。

【筠州圣寿院法堂记】

高安郡本豫章之属邑，居溪山之间，四方舟车之所不由，水有蛟蜃，野有虎豹。其人稼穑渔猎，其利粳、稻、竹、箭、梗、楠、茶、楮，民富而无事。然以其险且远也，士之行乎当时者，不至于其间。元丰三年，余以罪迁焉。既至，幸其风气之和，饮食之良，饱食而安居，忽焉不知险远之为患。然以有罪故，法不得释官而游，间独取郡之图书，考其风俗人物之旧，然后信其宜为余之居也。昔东晋太宁之间，道士许逊与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术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为多，至于妇人孺子，亦喜为道士服。唐仪凤中，六祖以佛法化岭南，再传而马祖兴于江西。于是洞山有价，黄蘗有运，真如有愚，九峰有虔，五峰有观。高安虽小邦，而五道场在焉。则诸方游谈之僧接迹于其地，至于以禅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此二者，皆他方之所无，予乃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余既少而多病，壮而多难，行年四十有二，而视听衰耗，志气消竭。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宜。既与其徒出入相从，于是吐故纳新，引挽屈伸，而病以少安。照了诸妄，还复本性，而忧以自去，洒然不知网罟之在前与桎梏之在身，孰知夫险远之不为予安，而流徙之不为予幸也哉！然郡之诸山，近者数十里，远者数百里，皆非余所得往。独圣寿者近在城东南隅，每事之间，辄往游焉。其僧省聪，本绵竹人，少治讲说，晚得法于浙西本禅师。听其言，不倦。郡人有吴智讷者，治生有余，辄尽之于佛。既为僧堂之后室，又为聪治其法堂，皆极壮丽。凡材甓金漆皆具于智讷。堂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聪以余游之亟也，求余为记。余亦喜聪之能以其法助余也，遂为记其略。四年六月十七日。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

元丰三年，余得罪迁高安。夏六月，过庐山，知其胜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ㄡ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掉不能自持，虽三峡之险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问之习庐山者，曰：“虽兹山之胜，栖贤盖以一二数矣。”明年，长老智迁使其徒惠迁谒余于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败木朽，无以待四方之客，惠迁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壮邃密，非复其旧，愿为文以志之。”余闻之，求道者非有饮食、衣服、居处之求，然使其饮食得充，衣服得完，居处得安，于以求道而无外扰，则其为道也轻。此古之达者所以必因山林筑室庐，蓄蔬米，以待四方之游者，而二迁之所以置力而不懈也。夫士居于尘垢之中，纷纭之变，日进于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饱，是非荣辱不接于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今夫骋鹜乎俗学，而不闻大道，虽勤劳没齿，余知其无以死也。苟一日闻道，虽即死无余事矣。故余因二迁之意，而以告其来者，夫岂无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阳苏辙记。

【杭州龙井院讷斋记】

有词钱塘有大法师曰辩才，初住上天竺山，以天台法化吴越。吴越人归之如佛出世，事之如养父母，金帛之施不求而至。居天竺十四年，有利其富者，迫而逐之，师忻然舍去，不以为恨。吴越之人，涕泣而从之者如归市，天竺之众分散四去。事闻于朝，明年，俾复其旧。师黾勉而还，如不得已，吴越之人争出其力以成就废缺，众复大集。无几何，师告其众曰：“吾虽未尝争也，不幸而立于争地。久居而不去，使人以己是非彼，非沙门也。天竺之南山，山深而木茂，泉甘而石峻。汝舍我，我将老于是。”言已，策杖而往，以茅竹自覆，声动吴越。人复致其所有，险堙圮，筑室而奉之。不期年，而荒榛岩石之间，台观飞涌，丹垩炳焕，如天帝释宫。师自是谢事，不复出入。高邮秦观太虚，名其所居曰“讷斋”。道潜师参寥告予为记。予闻之，师始以法教人，叩之必鸣，如千石钟，来不失时，如沧海潮，故人以“辩”名之。及其退居此山，闭门燕坐，寂默终日。叶落根荣，如冬枯木，风止浪静，如古涧水，故人以“讷”名之。虽然，此非师之大全也。彼其全者，不大不小，不长不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垢不净，不辩不讷，而又何以名之？虽然，乐其出而高其退，喜其辩而贵其讷，此众人意也，则其以名斋也亦宜。系之以词曰：

以辩见我，既非见我。以讷见我，亦几于妄。有叩而应，时止而止。非辩非讷，如如不动。诸佛既然，我亦如是。

●栾城集卷二十四

◆记九首

【东轩记】

余既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ぞ，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以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縶，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死生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区区欲磨洗浊污，圣贤之万一，自视缺然，而欲庶几颜氏之乐，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为鲁司寇，下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无所不可，彼盖达者之事而非学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谴来此，虽知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阳苏辙记。

【武昌九曲亭记】

子瞻迁于齐安，庐于江上。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诸山，坡ㄚ蔓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西曰西山，东曰寒溪，依山临壑，隐蔽松栝，萧然绝俗，车马之迹不至。每风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载酒，乘渔舟乱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闻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穷山之深，力极而息，扫叶席草，酌酒相劳，意适忘反，往往留宿于山上。以此居齐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将适西山，行于松柏之间，羊肠九曲而获少平，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有废亭焉，其遗址甚狭，不足以席众客。其旁古木数十，其大皆百围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辄睥睨终日。一旦大风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据，亭得以广。子瞻与客入山视之，笑曰：“兹欲以成吾亭耶！”遂相与营之。亭成，而西山之胜始具，子瞻于是最乐。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饮食杂陈于前，要之一饱而同委于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乐于是也。

【王氏清虚堂记】

王君定国为堂于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瑰奇琬琰之观，后有竹林阴森冰雪之植，中置图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虚”。日与其游，贤士大夫相从于其间，啸歌吟咏，举酒相属，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游于其堂者，萧然如入于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尘土之乡也。或曰：“此其所以为清虚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浊者视之，则清者为清，自其实者视之，则虚者为虚。故清者以浊为污，而虚者以实为碍。然而皆非物之正也。盖物无不清，亦无不虚者。虽泥涂之浑，而至清存焉。虽山石之坚，而至虚存焉。夫惟清浊一观，而虚实同体，然后与物无匹，而至清且虚者出矣。今夫王君，生于世族，弃其绮纨膏粱之习，而跌荡于图书翰墨之囿，沈酣纵恣，洒然与众殊好。至于钟、王、虞、褚、颜、张之逸迹，顾、陆、吴、卢、王、韩之遗墨，杂然前陈，赎之倾囊而不厌。慨乎思见其人而不得，则既与世俗远矣。然及其年日益壮，学日益笃，经涉世故，出入患祸，顾畴昔之好，知其未离乎累也。乃始发其箱箧，出其玩好，投以与人而不惜。将旷焉黜去外累而独求诸内，意其有真清虚者在焉，而未之见也。王君噶京师，多世外之交，而又娶于梁张公氏。张公超达远骛，体乎至道而顺乎流俗。君当试以吾言问之，其必有得于是矣。”熙宁十年正月八日记。

【吴氏浩然堂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新喻吴君，志学而工诗，家有山林之乐，隐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师也，其称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吾窃喜焉，而不知其说，请为我言其故。”余应之曰：“子居于江，亦尝观于江乎？秋雨时至，沟浍盈满，众水既发，合而为一。汪淫溢，充塞坑谷。然后滂洋东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触石而石陨，浩然物莫能支。子尝试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无求于深，无意于行，得高而汋亭，得下而流，忘己而因物，不为易勇，不为险怯。故其发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今余将登子之堂，举酒相属，击槁木而歌，徜徉乎万物之外，子信以为能浩然矣乎？”元丰四年七月九日，眉山苏辙记。

【黄州快哉亭记】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汉、沔，其势益张。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与海相若。清河张君梦得，谪居齐安，即其庐之西南为亭，以览观江流之胜，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州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昔楚襄王从宋玉、景差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至者，王披襟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独大王之雄风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盖有讽焉。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不然，连山绝壑，长林古木，振之以清风，照之以明月，此皆骚人思士之所以悲伤憔悴而不能胜者，乌睹其为快也哉？元丰六年十一月朔日，赵郡苏辙记。

【黄州师中庵记】

师中，姓任氏，讳，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余知其为人。尝通守齐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齐安之人知其为吏。师中平生好读书，通达大义，而不治章句，性任侠喜事，故其为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安之，不能欺也。始为新息令，知其民之爱之，买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与事之不替。及来齐安，常游于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后余兄子瞻以谴迁齐安，人知其与师中善也，复于任公亭之西为师中庵。曰：“师中必来访子，将馆于是。”明年三月，师中没于遂州。郡人闻之，相与哭于定惠者凡百余人，饭僧于亭，而祭师中于庵。盖师中之去，于是十余年矣。夫吏之于民，有取而无予，有罚而无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盖已为善吏矣。而师中独能使民思之于十年之后，哭之皆失声，此岂徒然者哉！朱仲卿为桐乡嗇夫，有德于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既而桐乡祠之不绝。今师中生而家于新息，没而齐安之人为亭与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师中其将往来于新息、齐安之间乎？余不得而知也。元丰四年十二月日，眉山苏辙记。

【南康直节堂记】

南康太守听事之东，有堂曰“直节”，朝请大夫徐君望圣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长短巨细若一，直如引绳，高三寻而后枝叶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茎，凛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长剑立于王廷，有不可犯之色。堂始为军六曹吏所居。杉之阴，府史之所蹲伏，而簿书之所填委，莫知贵也。君见而怜之，作堂而以“直节”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风雨挠之，岩石轧之，然后委曲随物，不能自保。虽竹箭之良，松柏之坚，皆不免于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栋宇者，与竹柏同，而以直过之。求之于人，盖所谓不待文王而兴者耶？徐君温良泛爱，所居以循吏称，不为察之政，而行不失于直。观其所说，而其为人可得也。《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饮于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为曲，为曲必屈，曲可为乎？吾欲为直，为直必折，直可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叶，安而不危乎？清风吹衣，飞雪满庭，颜色不变，君来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庐山之民，升堂见杉，怀思其人，其无已乎？”歌阕而罢。元丰八年正月十四日，眉山苏辙记。

【洛阳李氏园池诗记】

洛阳古帝都，其人习于汉唐衣冠之遗俗，居家治园池，筑台榭，植草木，以为岁时游观之好。其山川风气，清明盛丽，居之可乐。平种广衍，东西数百里，嵩高少室，天坛王屋，冈峦靡迤，四顾可挹，伊、洛、、涧，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胜，泉流之洁，虽其闾阎之人与公侯共之。一亩之宫，上瞩青山，下听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贵家巨室园囿亭观之盛，实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园，洛阳之一二数者也。李氏家世名将，大父济州，于太祖皇帝为布衣之旧，方用兵河东，百战百胜。烈考宁州，事章圣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缮守备，抚士卒，精于用间，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将家子，结发从仕，历践父祖旧职，勤劳慎密，老而不懈，实能世其家。既得谢，居洛阳，引水植竹，求山谷之乐，士大夫之在洛阳者，皆喜从之游，盖非独为其园也。凡将以讲闻济、宁之余烈，而究观祖宗用兵任将之遗意，其方略远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园而赠之以诗，凡若干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孙。则虽洛阳之多大家世族，盖未易以园囿相高也。熙宁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视听不衰，筋力益强，日增治其园而往游焉。将刻诗于石，其子遵度官于济南，实从予游，以侯命求文以记。予不得辞，遂为之书。熙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记。

【太子少保赵公诗石记】

高安太守、朝请大夫毛公，与资政殿大学士、太子少保赵公，里人也。公始以老归故乡，大夫适方家居，与公出入相从，为山林之游，朝夕无间。公好为诗，而大夫以诗自名，遇其得意，辄以诗相属。元丰三年，大夫来守高安，簿书期会，非其意也。间与客语，有归欤之叹，曰：“要当从公于松石之间，逍遥以忘吾老。”时又出公之诗，以夸其坐人。公诗清新律切，笔迹劲丽，萧然如其为人，盖老而益精，不见衰惫之气。卒然观之，不知其既老之为也。辙昔少年，始见公于成都，中见公于京师，其容然以温，其气肃然以清。十年之间，富贵炜烨，谈笑于廊庙，而其所以为公者，湛然无毫发之异。自不见公，今又十余年。间而闻之公之乡人，见之公之诗书，其风力骨骼有加而无损，亦与始见无异。然后知公之所以过人者远甚。盖人必有不可变者，然皆汩没于尘垢，与物流转而不返。于是索然茫然，与发皆白，与齿皆落，忽然失之而不自知也。若夫公之不可变者，辙亦安足识之，盖亦见其见于外者而已。大夫将刻公诗于石，而属辙为记。

●栾城集卷二十五

◆墓表铭四首

【伯父墓表】

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盖非独苏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孙君堪始以进士举，未显而亡，士犹安其故，莫利进取。公于是时独勤奋问学，既冠，中进士乙科。及其为吏，能据法以左右民，所至号称循良。一乡之人欣而慕之，学者自是相继辈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于今，仕者常数十百人，处者常千数百人，皆以公为称首。公讳涣，始字公群，晚字文父。曾大父讳祜，妣李氏。大父讳杲，妣宋氏。考讳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评事，累赠尚书职方员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莱县太君。公少颖悟，职方君自总以家事，使公得笃志于学，其勤至手书司马氏《史记》、班氏《汉书》。公虽少年，而所与交游，皆一时长老，文词与之相上下。天圣元年，始就乡试，通判州事蒋公堂就阅所为文，叹其工，曰：“子第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杨异、宋辅与吾游，不愿先之。”蒋公益以此贤公曰：“以子为第三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乡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绝。为凤翔宝鸡主簿，以能选开宝监，未几，移凤州司法。王蒙正为凤州，以章献太后姻家，怙势骄横。知公之贤，屈意礼之，以郡委公。公虽以职事之，而鄙其为人。蒙正尝荐公于朝，复以书抵要官，论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书。未几，蒙正败，士以此多公。罢为永康录事参军，岁饥，掌发廪粟，民称其均。以太夫人忧去官。起为开封士曹。雍丘民有狱死者，县畏罪，以疾告。府遣吏治之，阅数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冤。夏人犯边，府当市民马以益骑士，尹以诿公，马尽得而民不扰。以荐知鄢陵。始至，散蚕盐，吏不敢为奸，遂得其民。岁大荒，贼盗蜂起剽略，父老惊怖，相率请公自救，公慰谕遣之，而阴督吏士，数日尽获。有兄杀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与父皆诉之。捕得，公闵其穷而为奸，问之曰：“汝杀而弟，知其不死而舍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复生，适有见者，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负任从之数千里。通判阆州，州苦衙前法坏，争者日至。公为立规约，讼遂止。虽为政极宽，而用法必当，吏民畏而安之。阆人鲜于亻先，少而好学笃行，公礼之甚厚，以备乡举，亻先以获仕进。其始为吏，公复以循吏许之，亻先仕至谏议大夫，号为名臣。职方君自眉视公治，喜其能，留数月而归。会金、洋兵乱，阆人忄匈惧。时方阙守，公领州事，阴为之备，而时率寮吏，登城纵酒，民遂以安。乱兵适亦败散，不及境。还朝，监裁造务。未几，而职方君没，葬逾月，芝生于墓木，乡人异焉。服除，选知祥符。祥符多富贵家，公均其繇赋而平其争讼，民便安之。乡书手张宗久为奸利，畏公，托疾满百日去，而引其子为代。公曰：“书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权贵，诉于府。府为符县，公杖之。已而中贵人至府，传上旨，以宗为书手，公据法不奉诏。复一中贵人至曰：“必于法外与之。”公谓尹李绚曰：“一匹夫能乱法如此，府亦不可为矣，公何不以县不可故争之？”绚愧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谁为祥符令者？”绚以公对，上称善，命内侍省推之。盖宗以赂请于温成之族，不复穷治，杖矫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肃公拯见公，叹曰：“君以一县令能此，贤于言事官远矣！”公尝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一妇人敝衣负米，顾曰：“此苏士曹也。”公怪，使人问之，曰：“嘻！我廖户曹女，流落为人婢。”因泣下，公恻然，访其主，以钱赎之，迎置县空屋中，择妇人谨厚者视之。廖君昔与公同为府中掾，公帅寮旧嫁之。罢知衡州，耒阳民为盗所杀，而盗不获。尉执一人指为盗，公察而疑之，问尉所从得，曰：“弓手见血衣草中，呼其侪视之，得其居人以献。”公曰：“弓手见血衣，当自取之以为功，尚何待他人，必此为奸。”讯之而伏。他日果得真盗，衡人以公为神。还知涟水军，未行，会枢密副使孙公莘公，擢提点利州路刑狱。尝行部至阆中，民观者如堵墙，其童子皆相率环公，挥之不去。公谓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尔何自识予？”皆对曰：“闻父祖道公为政，家有公像，祝公复来，故尔。”公笑曰：“何至是。”公至逾年，劾城固县令一人妄杀人者，一道震恐，遂以无事。嘉七年八月乙亥，无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声，阆人闻之，罢市，相率为佛事市中以报。享年六十有二，官都郎中，阶朝奉郎，勋上轻车都尉。后以二子登朝，累赠太中大夫。夫人杨氏，累封王城、同安县君，公没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于眉山永寿乡高迁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监成都粮料；不疑，承议郎，通判嘉州，公既没，相继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禄仕。女四人：长适进士杨荐，次适进士王东美，次适遂州节度推官任更，季适宣德郎柳子文。孙男十二人：千乘、千运、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经、千杰、千寻、千亿、时、晖。女子十人。曾孙男女十二人。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好读书，老而不衰。平居不治产业，既没，无以葬。善为诗，得千余篇，题其编曰《南麾退翁》。杂文、书启、章奏若干卷。记平生所莅岁月爵士一卷，曰《苏氏怀章记》。其为吏，长于律令，而以仁爱为主，故所至必治，一时称为吏师。公没二十七年，不危状公遗事，以授公之从子辙曰：“先君既没，而二兄不淑，惟小子仅存，不时记录，久益散灭，则不孝大矣。”辙生九年，始识公于乡。其后见公于杞，闻公之言，记公之遗烈，仅识其一二，谨拜手稽首书于墓之碑曰：辙幼与兄轼皆侍伯父，闻其言曰：“予少而读书，师不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于涂，行中规矩。入居室，无惰容。非独吾尔也，凡与吾游者举然。不然，辄为乡所摈曰：‘是何名为儒？’故当是时，学者虽寡，而不闻有过行。自吾之东，今将三十年，归视吾里，弦歌之声相闻，儒服者于他州为多，善矣。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皆再拜曰：“谨受教。”及长，观公行事循循若无所为，动以律令为师，而见义辄发，未尝处人后。政事审可为者，力为之不疑。郑子产有言：“政如农功，日夜思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公为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见思。自诸父没，后生不闻老成之言，无所师法，而流于俗。辙惧子弟之日怠也，故记其所闻以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焉。元三年岁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从子朝奉郎、试尚书户部侍郎、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辙表。

【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

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资政殿学士、尚书户部侍郎简肃公讳奎之女也。简肃公事真宗朝，所至以才名称。晚事仁宗，为参知政事。章献太后临朝，公刚毅守节，事不苟随。朝廷赖之，天下至今称焉。文忠公以文章名当世，其风节尤峻。蚤岁以言事不合，流落于外。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参知政事。仁宗、英宗之际，其所以绥靖朝廷者，与丞相忠献韩公相为表里，盖二公之功名，士大夫举知之。夫人简肃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太夫人，亦贤妇人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于事，有父母之风。及归于欧阳氏，治其家事。文忠所以得尽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之。初，简肃见文忠公，愿以夫人归焉，未及而薨。及文忠公贬夷陵令，金城以简肃之志，嫁夫人于许州。不数日，从公南迁。姑韩国太夫人，性刚严好礼。夫人生于富贵，方年二十，从公涉江湖，行万里，居小邑，安于穷陋，未尝有不足之色。事韩国时，其起居饮食，寒温节度，未尝少失其意，虽寒乡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随金城朝于禁中，面赐冠帔。及文忠为枢密副使，夫人入谢，慈圣光献太后一见识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进对明辩。自是每入辄被顾问，遇事阴有所补。尝待班于廊下，内臣有乘间语及时事者，意欲达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妇人何预焉！且公未尝以国事语妻子也。”文忠归老颍上，慈圣尝幸集禧，过其旧庐，使人访问夫人。其后姻家有入禁中者，慈圣犹使传旨问劳。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罗纨，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产，事决于夫人，率皆有法。从文忠起艰难，历侍从，登二府，既薨，盛衰之变备矣，而其出入丰约，皆有常度。以韩国治家之法戒其诸妇，以文忠行己大节厉其诸子，而不责以富贵。平居造次必以礼，辞气容止，虽温而庄，未尝疾言厉色。而整衣冠，正颜色，虽寒暑疾病，不改其度。将终，疾革，言语如平日。见诸子号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也。此尔等忧，岂复预吾事邪？”其天性安于礼法，恬于祸福如此。享年七十有三。元四年八月戊午，终于京师。十一月甲申，于文忠之茔。夫人始以文忠贵封寿安县君，八迁为仁寿郡夫人，复以其子三迁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发，故承议郎，少府监丞；奕，故光禄寺丞，监陈州粮料院；，朝散郎，尚书职方员外郎，充集贤校理；辩，宣德郎，监澶州、河北酒税。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未及嫁而卒。孙男六人：，陕州司户参军；宪，新授滑州韦城县主薄；恕，雄州防御推官，监西京左藏库；、愿、懋，并假承务郎。孙女七人：长适权忠武军节度判官苏京；次适承事郎元耆弼；次适许州长社县主簿范祖朴；次适承奉郎王微；次适承务郎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景文；次许嫁承务郎苏迨；次尚幼。适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孙二人：延世、奉世。若薛氏、欧阳氏世家，既具于简肃、文忠之志。辙少获知于文忠公，出入门下，与其诸子游，知夫人平生为详，而子复以状求铭。铭曰：

简肃之肃，夫人实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实成之。既成其夫，亦遗其子。白发素襦，动不忘礼。贫富之交，生死之间。有以壮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慑不疑。问谁使然，简肃之遗。有立于朝，文忠子孙。岂独文忠，夫人与存。

【全禅师塔铭】

黄蘗断际禅师之后十有九世曰道全禅师，洛阳王氏子也。生而不食荤血，父母异之，使事其舅广爱演师。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年而受具。游彭城，历寿春，受华严清凉说于诚法师，朝授师说，夕能为其徒讲。彭城有隐士董君，识师非凡人也，劝游南方，问无上道，师乃弃其旧学，渡江而南。始从甘露禅师，茫无所见；复从栖贤秀禅师。秀勇于诲人，示以道机。迷闷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啖恶食、饮恶水以自砺。凡七年，道不见。舍秀游高安，事洞山文禅师，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无底藏，一切珍宝皆吾有也。”文喜曰：“汝得之矣！”自是言语偈颂，发如涌泉，不学而得。高安太守请师住石台清凉。已而，从居黄蘗。师为人直而淳信，不饰外事。元丰三年，眉山苏辙以罪谪高安，师一见曰：“君静而惠，可以学道。”辙以事不能入山，师每来见，辄语终日不去。六年，师得疾甚苦，从医于市，见我语不离道，曰：“吾病宿业也，殆不复起矣。君无忘道，异时见我，无相忘也。”既而病良愈，还居山中。七年，辙蒙恩移绩溪令。十一月，将西行，意师必来别我，师遂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与其众诀，归而趺坐欲化，众强之卧，遂卧不动，不复饮食，明日丙寅而寂。体暖香软，凡十五日而荼毗，得舍利光洁无数，享年四十九，腊三十。明年三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断际塔之右。其友人聪禅师与其徒思聪，皆以书来绩溪，曰：“师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为信。请为铭其塔，而刻诸石。”为之铭曰：

伟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见，迷闷至狂惑。譬如衣中珠，一见不复失。假令随涂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应作异想。全师大乘师，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灭心不灭。西域师子师，中国惠可师。皆不免厄死，而况其余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为师说，智者不当疑。

【闲禅师碑】

闲禅师者，临济玄公九世法孙，而黄龙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数百人，而师为高第。南每叹曰：“祖师之道，不坠于地，必斯人是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虽在世，而学者归之已如云矣。南既寂，一时尊宿无有居其右者。熙宁年，庐陵太守张公鉴请居隆庆。未期年，钟陵太守王公韶请居龙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庐陵人闻其舍龙泉也，舟载而归，居隆庆之西堂，事之愈笃。居二年，元丰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讫，趺坐，以偈告众，以将入灭，遂泊然而化。既化，神色不变，须发剃而复出。庐陵守与其人来观者如堵，皆愿留事真相。长老利俨禀师遗言，维之。薪尽火灭，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云起风作，飞瓦折木，烟气所至，东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砾之间，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长者购以金钱，细民拾而鬻之，数日不绝。计其所获，几至数斛。师法名庆闲，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梦胡僧授以明珠，得而吞之，觉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升山资庆长老德圆。十七削发受具。二十辞师远游。及其终也，年五十三，腊三十六。余未尝识师。元丰七年，过庐山开先，见瑛禅师，言及师事。且曰：“瑛少尝问道于闲师，愿为文刻石，传示久远。”余许之。明年，遣其徒请于绩溪。余有善知识，本出于南老，将问之，益信而作。五月辛亥，得疾，寒热。癸丑，益甚，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蕴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顷即睡，梦有告者曰：“如闲师复何疑耶？疑即病矣。”余闻之矍然，即于梦中作数百言，词甚隽伟，觉而忘之，病亦稍愈。乃为之碑，而系之以偈曰：

一切诸如来，惟于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尘里。而转大法轮，或于一毛端。普见宝王刹，或于见在土。遍见一切土，彼此无坏相。或于见在土，直上忉利宫。人天相还往，而无有难相。或令土石沙，皆化为黄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为酥酪，一切皆得食。或近取一劫，而演为十劫。或远取百劫，而促为一劫。一切无碍法，河沙不可拟。闲师得正眼，久为僧中王。及其灭度时，广作诸法事。颜色不动摇，爪发日滋长。薪尽火亦灭，凝然不解散。益薪助以油，尔乃就变灭。是时人天哀，大风吹阴云，发瓦折大木。烟气所及处，皆得大舍利，圆明如宝珠。精色如真金，其数千万亿。是事大希有，闻者以为疑。我昔忝闻道，亦不免斯惑。病中梦诃者，闲师事何疑。有疑即是病，不当作是见。梦中悔谢客，口作数百言。曾不以意作，已觉不能记。稽道三界尊，闲师不止此。悯世狭劣故，聊示其小者。复以告瑛师，刻石示学人。

◆传二首

【孟德传（附子瞻题语）】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既为兵，不获如志。嘉中，戍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与人，而逃至华山下。以其衣易一刀十饼，携以入山，自念：“吾禁军也。今至此，擒亦死，无食亦死，遇虎狼毒蛇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死。此三死者，吾不复恤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饼既尽，取草根木实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胀懑，无所不至，既数月，安之如食五谷，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饥。然遇猛兽者数矣，亦辄不死。德之言曰：“凡猛兽类能识人气，未至百步，辄伏而号，其声震山谷。德以不顾死，未尝为动，须臾，奋跃如将搏焉，不至十数步，则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试之前后如一。”后至商州，不知其商州也，为候者所执，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孙谓之曰：“吾视汝非恶人也，类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为自告者，置之秦州。张公安道适知秦州，德称病，得除兵籍为民。至今往来诸山中，亦无他异能。夫孟德可谓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顾，故有所慕，有所畏。慕与畏交于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见于面颜，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见侮，强者见笑，未有特立于世者也。今孟德其中无所顾，其浩然之气，发越于外，不自见而物见之矣。推此道也，虽列于天地可也，曾何猛兽之足道哉！〈子由书孟德事见寄，余既闻而异之，以为虎畏不惧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见虎而不惧者。则斯言之有无，终无所试之。然曩余闻忠、万、云安多虎，有妇人置二小儿沙上而浣衣于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驰下，妇人仓惶沉水避之，二小儿戏沙上自若。虎熟视久之，至以首抵触，庶几其一惧，而儿痴，竟不知怪。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惧之人威无所施欤？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惧也。有人夜自外归，见有物蹲其门，以为猪狗类也，以杖击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处，则虎也。是人非有以胜虎，其气已盖之矣。使人之不惧，皆如婴儿、醉人，与其未及知之时，则虎不敢食，无足怪者。故书其末，以信子由之说。子瞻题。〉

【丐者赵生传】

高安丐者赵生，敝衣蓬发，未尝沐洗，好饮酒，醉辄殴詈其市人。虽有好事时召与语，生亦慢骂，斥其过恶。故高安之人皆谓之狂人，不敢近也。然其与人遇，虽未尝识，皆能道其宿疾与其平生善恶。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丰三年，予谪居高安，时见之于途，亦畏其狂，不敢问。是岁岁莫，生来见予。予诘之曰：“生未尝求人，今谒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见君耳。”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阳不降，阴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疮。吾将教君挽水以溉百骸，经旬诸疾可去，经岁不怠，虽度世可也。”予用其说，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尝告予：“吾将与君夜宿于此。”予许之。既而不至，问其故，曰：“吾将与君游于他所，度君不能无惊，惊或伤神，故不敢。”予曰：“生游何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见与世说地狱同，君若见此，归当不愿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与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曰：“不然，吾则见彼，彼不吾见也。”因叹曰：“此亦邪术，非正道也。君能自养使气与性俱全，则出入之际，将不学而能，然后为正也。”予曰：“养气请从生说为之，至于养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遽问曰：“君亦尝梦乎？”予曰：“然。”“亦尝梦先公乎？”予曰：“然。”“方其梦也，亦有存没忧乐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尝问我养性，今有梦觉之异，则性不全矣。”予矍然异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挟术，亦知道者也。生两目皆翳，视物不明。然时能脱翳见瞳子，碧色。自脐以上，骨如龟壳，自心以下，骨如锋刃。两骨相值，其间不合如指。尝自言生于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台僧，不能终，弃之，游四方。少年无行，所为多不法，与扬州蒋君俱学。蒋恶之，以药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蒋不循理，槁死无能为也。是时予兄子瞻谪居黄州，求书而往，一见，喜子瞻之乐易，留半岁不去。及子瞻北归，从之兴国，知军杨绘见而留之。生喜禽鸟六畜，常以一物自随，寝食与之同。居兴国，畜骏骡，为骡所伤而死，绘具棺葬之。元元年，予与子瞻皆召还京师，蜀僧有法震者来见，曰：“震溯江将谒公黄州，至云安逆旅，见一丐者曰：‘吾姓赵，顷于黄州识苏公，为我谢之。’”予惊问其状，良是。时知兴国军朱彦博之子在坐，归告其父，发其葬，空无所有，惟一杖及两胫在。予闻有道者恶人知之，多以恶言秽行自晦，然亦不能尽掩，故德顺时见于外。今余观赵生，鄙拙忿隘，非专自晦者也。而其言时有合于道，盖于道无见，则术不能神，术虽已至，而道未全尽。虽能久生变化，亦未可以语古之真人也。道书：尸假之下者留脚一骨。生岂假者耶？

◆叙三首

【类篇叙范景仁侍读托撰】

虽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无不各获其处也。多而至于失其处者，非多罪也。无以待之，则十百而乱；有以待之，则千万若一。今夫字书之于天下，可以为多矣。然而从其有声也，而待之以《集韵》，天下之字，以声相从者，无不得也；从其有形也，而待之以《类篇》，天下之字，以形相从者，无不得也。既已尽之以其声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书之变曲尽。盖天圣中，诸儒始受诏为《集韵》，书成以为有形存而声亡者，未可以责得于《集韵》也。于是又诏为《类篇》。凡受诏若干年而后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于字书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获其处，岂其无以待之。昔周公之为政，登龟取鼋、攻枭去蛙之说无不备具，而孔子之论礼至于千万而一有者，皆预为之说。夫此将以应天下之无穷，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处，如待字书，则物无足治者。凡为《类篇》，以《说文》为本，而其例有八：一曰，“{规子}”、“规”同部，而“呐”、“ぁ”异部，凡同意而异形者，皆两见也；二曰，“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在“年”，一在“真”，凡同意而异声者，皆一见也；三曰，“叟”之在草，“{人毛}”之在“於”，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从其故也；四曰，“”，古乞类也，而今附“雨”，“<音今>”，古口类也，而今附“音”，凡变古而有异义者，皆从今也；五曰，“壶”之在“口”，“无”之在“林”，凡变古而失其真者，皆从古也；六曰，“{一先}”之附“天”，“{一生}”之附“人”，凡字之后出而无据者，皆不得特见也；七曰，“王”之为“玉”，“朋”之为“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凡《集韵》之所遗者，皆载于今书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详，可得而见也。凡十四篇，目录一篇，文若干。

【古今家诫叙】

老子曰：“慈故能勇，俭故能广。”或曰：“慈则安能勇？”曰：“父母之于子也，爱之深，故其为之虑事也精。以深爱而行精虑，故其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贤于人，势有所必至矣。”辙少而读书，见父母之戒其子者，谆谆乎惟恐其不尽也，恻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呜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师之于弟子也，为之规矩以授之，贤者引之，不贤者不强也。君之于臣也，为之号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于君也，可则谏，否则去。子之于父也，以几谏不敢显，皆有礼存焉。父母则不然，子虽不肖，岂有弃子者哉！是以尽其有以告之，无憾而后止。《诗》曰：“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𠯿赍𠯿喜。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虽行潦之陋，而无所弃，犹父母之无弃子也。故父母之于子，人伦之极也。虽其不贤，及其为子言也必忠且尽，而况其贤者乎？太常少卿长沙孙公影修，少孤而教于母。母贤，能就其业，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为《贤母录》，以致其意。既集《古今家诫》，得四十九人以示辙，曰：“古有为是书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为此合众父母之心，以遗天下之人，庶几有益乎？”辙读之而叹曰：“虽有悍子，忿斗于市莫之能止也，闻父之声则敛手而退，市人过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无以发之耳。今是书也，要将以发之欤？虽广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来至于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将益广之，未止也。”元丰二年四月三日，眉阳苏辙叙。

【洞山文长老语录】

叙水流于地，发为草木，咸酸甘苦皆水也。火传于薪，化为饮食、饭饼、羹，皆火也。心藏于人，见于百骸，视听言动皆心也。古之达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细而秋毫微尘，此心无所不在，无所不见。是以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一为千万，千万为一，皆心法尔。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饮食卧具衣服，有以园林台观虚空，有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寂嘿无说无示，盖事无非法者。然有闻思修法门，众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既径且易。自达摩西来，诸祖相承，皆因言以晓人，心地既明，出语皆法。譬如古木，生气条达，花叶无数，颠倒向背，纤长短，无一不可。譬如大海，湿性融溢，随风舒卷，波涛流转，充遍洲浦，无一不到。观者眩曜，莫测其故，然至于循流返源，识其终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禅师，幼治儒业，弱冠出家求道，得法于黄龙南公，说法于高安诸山。晚居洞山，实继悟本，辩博无碍，徒众自远而至。元丰三年，予以罪来南，一见如旧相识。既而其徒以语录相示，读之纵横放肆，为之茫然自失。盖余虽不能诘，然知其为证正法眼藏，得游戏三昧者也。故题其篇首。

●栾城集卷二十六

◆祭文九首

【祭欧阳少师文】

维年月日，具官苏辙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观文少师赠太师九丈之灵：呜呼！嘉之初，公在翰林。维时先君，处于西南。世所莫知，隐居之深。作书号公，曰“是知予”。公应“嗟然，我明子心。吾于天下，交游如林。有如斯文，见所未曾”。先君来东，实始识公，倾盖之欢，故旧莫隆。遍出所为，叹息改容。历告在位，莫此蔽蒙。报国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钟。厥声四施，靡然向风。嗟维此时，文律颓毁。奇邪谲怪，不可告止。剽剥珠贝，缀饰耳鼻。调和椒姜，毒病唇齿。咀嚼荆棘，斥弃羹。号兹古文，不自愧耻。公为宗伯，思复正始。狂词怪论，见者投弃。踽踽元昆，与辙皆来。皆试于庭，羽翼病摧。有鉴在上，无所事媒。驰词数千，适当公怀。擢之众中，群疑相う。公恬不惊，众惑徐开。滔滔狂澜，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为诙俳。公德日隆，历蹈二府。辙方在艰，抚视逾素。纳铭幽宅，德逮存故。终丧而还，公以劳去。公年未衰，屡告迟莫。自亳徂青，迄蔡而许。来归汝阴，啸傲环堵。辙官在陈，于颍则邻。拜公门下，笑言欢欣。杯酒相属，图史纷纭。辩论不衰，志气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邪。书来告哀，情怀酸辛。报不及至，凶讣遄臻。呜呼！公之于文，云汉之光。昭回洞达，无有采章。学者所仰，以克向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奸回，罔有剧易。后来相承，敢陨故事。虽庸无知，亦或勉励。此风之行，逾三十年。朝廷尊严，庶士多贤。伊谁云从，公导其先。自公之归，忽焉变迁。又谁使然，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归诸天。天之生物，各维其时。朝薰风，春夏时宜。冻雨急雪，匪寒不施。时去不返，虽强莫违。矧惟斯人，而不有时。时既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国瘁矣。无为为善，善者废矣。时实使然，我谁怼矣。哭公于堂，维其悲矣。呜呼哀哉，尚飨。

【祭文与可学士文】

维元丰二年岁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苏辙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吴兴太守与可学士亲家翁之灵：呜呼！与君结交，自我先人。旧好不忘，继以新姻。乡党之欢，亲友之恩。岂无他人，君则兼之。君牧吴兴，我官南京。从君季子，长女实行。君次于陈，往见姑嫜。使者未反，而君沦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实为之。昔我爱君，忠信笃实。廉而不刿，柔而不屈。发为文章，实似其德。风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无拟伦。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纵横放肆，久而疑神。晚岁好道，耽悦至理。洗濯尘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乱，遗书满纸。嗟乎今日，见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横流。绛幡素车，归安故丘。呜呼哀哉，尚飨。

【祭永嘉郡夫人马氏文】

维元丰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苏轼、辙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马氏之灵：惟夫人毓德大宗，作配仁人。富贵荣显，居之若无。宽裕慈祥，终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启手即化，容如平生。登证妙果，古人是似。岁月迁逝，归全南野。君子在位，嗣子在列。都人出祖，欷叹息。轼与弟辙，皆游门下，义均亲戚。令德懿行，夙所闻知。恭致礼奠，礼毕至。尚飨。

【祭王虢州伯刖文】

年月日，具官苏轼与弟辙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虢州使君伯刖朝散亲家翁之灵：轼官吴中，昔始识君。愚不自量，欲裕斯人。众目睢盱，更笑迭。君在其间，乃独不然。危弦急张，时一弛宽。我赖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难知，君以罪废。还家宋都，辙适在是。簿书之闲，往走君庐。忘其厄穷，笑歌欢吁。夜饮不归，月堕城隅。间屏仆夫，与我深言。今昔之故，君何不闻。指后将然，已而信然。见远识微，我不如君。我迁于南，一往六年。归来执手，白发侵颠。遂以息女，许君长子。朋友惟旧，亲戚惟始。西虢之行，过我都城。慨然忧世，不忧死生。讣来自西，惊怛不信。车过城东，往奠不辰。追怀平生，哭于寝门。渍酒束脯，以寄酸辛。呜呼哀哉，尚飨。

【祭邓内翰母郡太君文】

惟灵祗服图史，肃恭蘩蘋。擢芳江汉之滨，齐声尹吉之盛。笃生贤子，扬于帝廷。北扉代言，训诰如古。南宫庀职，宾旅有仪。联袂以朝，列鼎而养。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屡以就方进，岂惟古人！翦发以成陶公，复见南国。耄期不乱，子孙满前。福禄所钟，方期永世。喜惧相继，入吊于庐。今者丹告行，灵舟将启。僚旧之故，肴醴式陈。魂而有知，嘉此诚意。尚飨。

【祭曹演父朝议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讥诃。相揖于舆，莫或遑它。伯氏之南，见公符离。倾盖相欢，执手无疑。公顾我笑，我犹未知。逮伯迁黄，公在浮光。山联川通，可而望。有馈豚羔，报之醪浆。始于友朋，求我婚姻。数岁之间，相与抱孙。我虽未际，而日以亲。我梦蛟然，有告不祥。凶讣在门，凄绝肝肠。诸子累累，匍匐哀荒。公嗜读书，赡于文词。亦达于政，实惟吏师。惟人莫知，而止于斯。匪我知公，我兄实知。哭公寝门，兄在礼闱。呜呼已矣，寄哀此词。尚飨。

【祭范蜀公景仁文】

维元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军州事苏轼与弟翰林学士、朝奉郎、知制诰辙，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学士、赠金紫光禄大夫忠文范公之灵：公之少年，初以赋鸣。挟策来东，气和而平。微见圭角，人人自惊。宋氏叔仲，典司众盟。见公所为，屣履以迎。自毁其文，以致公名。士满太学，莫之敢争。公之中岁，始以谏逐。尧老将传，未有立子。群公欲言，以目相视。公独发之，自跪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终喜。后有继者，实蹈公轨。公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终以节闻。国有蟊贼，当之以身。力言不从，遂致为臣。开门接士，不怨不愤。群枉既消，众屈当伸。有欲援之，同抚我民。公笑称病，誓不复振。凡世之人，有一于是。翘然自名，足以为贵。公有其三，岂不卓伟。位虽显荣，有不尽志。嵩隗之间，颍氵┆之侧。有庐可安，有田可食。顾惟平生，笃志钟律。既成既上，疾亦告革。呜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欢，事往莫追。轼方在朝，公举谏官。卒以获罪，而无一言。辙来自东，复馆于门。曾患之不恤，而唯义是敦。今其云亡，无复斯人。呜呼哀哉，尚飨。

【祭忠献韩公文】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苏辙、具官赵君锡，谨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某官韩公之灵：辙等游公之门，迹有戚疏。长育成材，公志不殊。譬诸草木，农夫所区。方其播之，匪择瘠腴。既苗且实，物自亟徐。究观厥成，功在于初。公之事君，社稷是为。允有膂力，以执大器。既安且平，物赖其赐。岂惟吾侪，有禄与位。自公云亡，日月遄迈。苍然墓木，过者垂涕。辙与君锡，偕使于辽。驱车往来，实出其郊。顾瞻西山，与公俱高。使事有期，当复于朝。觞豆甚微，怀想则劳。且谒且辞，徘徊奈何？尚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祭侄林文】

年月日，从叔以肴酒之奠，致祭于亡侄十六郎之灵：呜呼！小宗之传，五世于是。甚谨而信，孔孝而悌。既冠而孤，方壮而死。何辜于天，至此极也。昔我来东，恃尔于斯。忧乐相知，有无相资。千里故乡，相视忘归，奈何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厚而温。上尔先君，下尔弟昆。一亩之丘，三人终焉。弱子仅存，始行而言。自今以往，见此而已。予抚予育，曰此汝后。庶几鬼神，怜汝无罪。畀之寿考，以继家事。呜呼哀哉，尚飨。

◆代人祭文八首

【代李公仪谏议祭张文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齐鲁，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勤功四方。操行之坚，老而益强。苍眉皓髯，邦家之光。既谢于朝，偃息帝乡。高风凛然，公卿是望。于何不淑，震悼周行。丧归于东，邦人慨慷。肃之于公，朋好有年。缱绻王事，出入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壮，交游满前。俯仰几何，凋落纷然。富贵寿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无一焉。公今安归，来举豆笾。尚飨。

【代张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丰元年岁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谨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宾客赠工部侍郎李公之灵：世称至治，咸平、景德。士生其间，端良纯一。公进以文，而以德称。不介不随，泊然静深。推以予人，恕而多矜。下御吏民，如恐不胜。晚登朝廷，逡巡自得。独立不竞，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识者叹息。归老睢阳，环堵而终。更三十年，乃葬元丰。世远人亡，谁复知公。反兆东圻，祖奠有时。讯铭考行，则犹可知。没而不亡，虽久何悲。呜呼公乎，今世之师。尚飨。

【代南京留守祭永嘉郡夫人马氏文】

鹊巢之风，久矣其亡。有德斯潜，亦耀于乡。宜其家人，退食庙堂。寿考而终，令问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某守土于兹，襄事告时。尊德以教，惟吏之宜。生有邑番，没有庙祠。今则不能，念昔行之。致是菲薄，惟愧矣夫。尚飨。

【代张公祭蔡子正资政文】

呜呼！公材甚长，无适不宜。公气孔坚，勇而敢为。厥初磐桓，亦踬不显。守边四方，锋颖乃见。声闻于朝，遂付兵枢，剔朽锄荒，许之驰驱。有志不从，疾病支离。中道不行，举扶而归。嗟我与公，少年相亲。乡党之游，继以婚姻。我老厌事，求归不能。公敏而强，力罔不任。谓当敷施，慰我友朋。奈何不淑，弃我而先。遣奠有时，涕泗何言。谁实使之，要以问天。呜呼哀哉，尚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毛筠州祭王观文韶文二首】

公学敦诗书，性喜韬略。奋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开疆，列鼎而食。丰功伟烈，震耀当年。绛纛朱幡，留连列郡。用舍之际，方共慨然。存没之来，孰云止此。子幼方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尤，十年为梦寐之顷。士夫殒涕，道路兴嗟。某比缀末姻，仍叨属部。笑言未接，涕泣长辞。攀望灵车，寄哀薄奠。伏惟尚飨。嗟人之生，梦幻泡影。短长得失，何实非病。惟公少年，阔略细行。从军西方，睥睨邻境。手探虎穴，足践荒梗。遂开洮岷，归执兵柄。功名赫奕，富贵俄顷。未安西枢，斥就南屏。盘桓武昌，偃息洪井。国方用兵，边鄙未靖。谓当再驾，没齿驰骋。呜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饣粥谁省。盛衰奄忽，惊怛群听。惟公晚年，自谓见性。死生变化，其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吊庆。寄奠一觞，孰为悲哽。尚飨。

【代三省祭司马丞相文】

呜呼！元丰末命，震惊四方。号令所从，帷幄是望。公来自西，会哭于庭。缙绅咨嗟，复见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谁恤予祸？白发苍颜，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于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归欤归欤！公畏莫当，遄返洛师。授之宛丘，实将用之。公之来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时当宅忧，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丝，众比如栉。治乱之几，间不容发。公身当之，所恃惟诚。吾民苟安，吾君则宁。以顺得天，以信得人。锄去太甚，复其本原。白叟黄童，织妇耕夫。庶几休焉，日月以须。公乘安舆，入见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将享合宫，百辟咸事。公病于家，卧不时起。明日当斋，公讣暮闻。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礼成不贺，人识君意。龙衮蝉冠，遂以往衤遂。公之初来，民执弓矛。逮公永归，既耕且。公虽云亡，其志则存。国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进毋陨。匪以报公，维以报君。天子圣明，神母万年。民不告勤，公志则然。死者复生，信我此言。呜呼哀哉，尚飨。

【代三省祭门下韩侍郎曾孙文】

惟灵渊源深长，才质纯茂。出从仕籍，有闻绅。苕颖方兴，秀而禾实。宠禄将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时，出祖于道。尊亲之爱，感念则深。同列增嘻，行路兴叹。精神未泯，来举一觞。呜呼，尚飨。

◆祝文十六首

【陈州日食祷诸庙文】

年月日，具官张刍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太昊之神：呜呼！日官底日，实诏天戒。正阳之朔，将有薄食。上心震惧，侧身修德。诞布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秩。惟神聪明，照鉴诚忱。消复大眚，导迎和气。俾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永保神之休无ㄦ。尚飨。

【陈述古舍人辞庙文二首】

〇辞太昊庙

某来守是邦，于今未几。恭承嘉惠，即工南服。自初始至，逮兹解去。雨时若，灾疠不起。岂某之能，厶神之功，风俗淳厚，狱讼稀少。岂某之教，厶神之旧。获免罪戾，敢忘大赐！荐诚俎豆，匪以报也。尚飨。

〇辞孔子庙

某奋自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虽驽不才，所至辄缮其学宫，修其礼物，见其学士大夫，教其子弟。庶几有成，以无忘夫子之业。及来是邦，获再执币爵，以见于廷。慨然顾瞻，思继前志。而诏书来被，移殿南服，将以是月甲子，有事于行。登荐菲薄，惟告不敏。尚飨。

【齐州祈雨雪文二首】

〇祷龙洞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风云，播洒甘泽，膏润下土。今兹历时不雨，麦不得种。饥馑既至，疫疠将起。守土之吏，知任其忧而不知所为。神能仁爱斯民，又能作为雨雪，以生育万物，是以敢告。苟克有应，嘉雪时降，以宽吏民之忧，敢不有以报也？尚飨。

〇祷泰山

某摄守济南，适丁旱灾。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登，麦不得种。秋田既耕，种不入土。公私匮竭，食将不继。官吏震惧，并走祠望。精神不格，报不时至，暴风振扬，云合辄解。嗷嗷相视，知殒沟壑。粤兹耆艾，稽首来告：曰维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云兴肤寸，实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弃遗？神不遗我，我则不告。是用祗具牲酒，请命有神。吏之不虔，无所逃罪。民知归神，神岂弃之。兹诚不妄，甘雨时至。迨秋有成，民免于死。将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永事神无ㄦ。尚飨。

【徐州汉高帝庙祈晴文代子瞻】

熙宁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苏某谨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汉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麦为命。今兹岁首，雨雪失候。麦苗病瘁，获不偿种。恃秋有成，庶几无饥。菽粟满野，淫雨为害。丰沛庠下，鞠为潴泽。暑雨方作，晴未可觊。雨之间，死生系之。吏民相视，无所控告。惟神奋自兹土，埽灭强暴。虽宅关辅，实怀故乡。俯仰千岁，遗语犹在。闾里告病，其有不恤。驱除阴云，导迎秋，神实能之。疏放流潦，改种秋稼，民实望之。道民之言，徼神之福，吏实职之。苟克有应，敢忘其报？尚飨。

【南京祭神文七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熙宁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谨告于某神曰：今兹禾稷将登，乍至艾满野。阴雨为，弥月不止。穗者将腐，角者将落。徐方大水，将浸东境。沟洫盈满，流潦横至。民贫无食，恃获以饱。官贫无蓄，恃税以给，而雨并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将乏享。吏既不职，无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晴于尔有神。神能扫除阴云，显见白日，使秋稼毕登，宿麦咸。民免于饥，吏免于罪，则神之赐多矣，其何以报？谨告。九月甲戌，某官某谨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神曰：民能尽力于耕，而水旱之变，不能知也。吏能尽力于治，而饥馑之忧，不能为也。斡旋阴阳，开阖天地，其职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虽然，叩之而必闻，号之而必应，人有不能，而况于神之远而微也？今者以雨病告，不旋日而雨止，种麦获豆，不失其时也。太守不德而蒙斯贶，自视缺然，知无以堪之也。酒醴洁芳，肴蔌备具，匪以为报，惟致其意也。尚飨。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谨以酒果之奠，告于某神：宋维大都，兵食夥繁。一岁之奉，仰于诸藩。自河为灾，千里汗漫。邻邑告病，我邦独完。赋税百须，所恃惟田。终岁不雪，麦将大乾。患始于民，卒迨于官。神仁爱人，忍坐以观。卷舒阴阳，职上通天。劳不崇朝，雨雪纷然。民食宿麦，疠疫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谁愆。吏则不德，而民当哀怜。归诚于神，其终舍旃。尚飨。元丰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谨以肴酒之奠，祭于句芒之神：木气既应，田事将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体仁司春，发生万物。时节风雨，佑我农夫。苟东作顺叙，将终岁允赖。邦有旧典，敢率以告。尚飨。二月己未，某官谨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某来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修。雨失候，始以水告，继以旱请。玩神渎祀，至于再三，中心赧焉，惧获谴咎。然今宿麦将槁，时雨不降，流亡布路，仓廪莫继。与其病民，宁我获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祷有神，其尚矜农夫，赐以膏泽。尚飨。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谨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梁宋之郊，频年旱饥，盗贼烦兴，囹圄填充。粤自兹夏，农获六七。流亡既去，桴鼓随息。庶几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节，水潦横溃。茬菽禾黍，鞠为污泽。秋气方始，田可耕种。神诚爱民，锡之开晴。积水时去，晚稼复。则民报神之心不在俎豆，将世以奉承，毋有厌ル。尚飨。七月五日，具官某谨以肴酒之奠，告于某神：乃者暑雨荐至，沟浍盈满。淤田弃水，相继为虐。秋稼满野，沦胥以败。民号无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几哀怜。曾未旋踵，秋炳耀。匪神之仁，化为凶年。虽使民竭其所有，无以报称，奉觞再拜，惟诚而已。其尚驱除阴，以终大赐。尚飨。

【绩溪谒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临民社。谨因旧礼，拜谒祠下：神仁爱民，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时节风雨，驱除疠疫，以佑相我治。谨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谒孔子庙文】

某结发学问，今始为邑。无由之政事而治蒲，无偃之文学而治武城。进谒祠下，惟愧惟栗。谨告。

【祭灵惠汪公文】

维元丰八年岁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扼，承议郎、知县事、骑都尉苏辙，谨遣男适以B956酒特羊致祭于灵惠公汪王之神：神有功斯民，世享庙祀。辙来长是邑，即神旧邦。蒙神之休，雨以时。稼穑大熟，赋役毕具。狱讼衰少，才短政拙。何以获此，意由侥幸。以致疾疠，寒热为虐，下逮儿女，更相播染，卧者过半，迄兹痊损。自夏及秋，中间禖禳。神不厌渎，卒保康。皆神之恩，兹用恭致薄礼，以谢不敏。敢告：驱除瘴疠，时节风气，使民不告病，而吏与蒙贶。尚飨。

◆青辞三首

【齐州祈雨青辞】

呜呼！民愚无知，吏怠弗教。鬼神不享，积衅成疠。旱气充塞，五种失。饥馑既至，疾疫将起。祷求百神，寂寥无闻。民既穷瘁，吏亦震恐。各知咎殃，将自洗濯。而神怒未怠，膏泽不至。栗栗危惧，无所归命。敢因旧仪，只荐诚悃。惟皇天后土，靡不覆帱。日月宿炔，靡不临照。山川岳渎，靡不容载。哀矜无辜，纵舍有罪。并包含养，与道为一。祓除妖孽，布导和气。时播甘雨，以救民命。亦俾我守臣，间蒙大赐，以宽忧责。

【南京祈晴青辞】

嗟民之艰，丰岁常少。粤维兹夏，牟麦小熟。饥者未饱，而淫雨为。秋稼殄瘁，沦为涂潦。宿藏将尽，岁计莫续。盗贼将起，犴狱充斥，民之无辜，谁为此祸。吏实不德，得过于神。胡为殃民，以重吏愆。今兹归诚天地，布其腹心。神仁爱人，岂终病之。其尚振扬清风，以逐屏翳。使太阳显行，后土以干。民趋于田，既获且耕。亦有高廪，以祀以养。吏蒙其赐，不知其报。此亦天地之大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辞】

臣来是邦，岁比水登。去夏大水，溢城邑。继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几今岁，五种遂茂，以释余病。而亢阳为灾，不雨弥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云物告异，灾火时发。上下恐惧，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无以仰当天心。惟民之无良，有以召致神怒。虽自洗濯，并走祠望，而诚意浅陋，灵贶不答，将默不以告。而民不可弃，神亦不终弃人。谨归诚天地，请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穑，各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二十七

◆西掖告词六十一首

【林希集贤殿修撰知苏州】

敕具官林希：朕历选多士，以备左右侍从之臣。股肱之良，概出于此。尔以文学政事有闻于时，擢从右史，试以书命，而行己不靖，遽致人言。朕不忍弃才，尚宠以书殿，往莅吴俗，思慎厥终。可。

【杨杰知润州】

敕具官某：京口，江浙之会，而扬楚方饥，仰食邻境。朕思得良吏，通其有无，以济民病。尔以冬官属，绩用有闻，而欲自诡以治民。朕不汝违，其究乃心，以底成效。可。

【陈安期屯田郎中】

敕具官某：尔以能选，积劳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劝勤吏。矧司空之属，农部为上。尔其益敬厥事，以称朕意。可。

【蔡立知鄂州】

敕具官某：武昌控引江汉，势居上流，古为重地。非练达政事，不以畀之。以尔久于治民，为论者所称。朕将观尔于是，惟宽而勿弛，明而勿苛，则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敕具官某：朕进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盖未有不能正身而能正人者也。尔以世族之后尝为部使者矣，而不闲于家，厥声达焉。法不可置，往即南服，尚克循省。可。

【许中正致仕覃恩改朝议大夫】

敕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推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蚤隆止足之风。岂无宠嘉，以慰乡党。可。

【虞肇知鼎州】

敕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险，据五溪之走集，民夷杂居，剽轻易扰，惟守以安靖，可以言治。尔昔以才，举为御史属官，久于牧民，宜在此选。无烦条教，以便远人。可。

【胡田知诚州刑浩知钦州】

敕具官某等：钦、诚为郡，虽有新旧之异，而民夷杂处，不可一以华法治也。田自钦易诚，其习南越之故矣。浩自环庆往，亦知所以治边之宜。惟宽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怀远人，惟廉可以服殊俗。辅以明断，其罔有不济。可依前件。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敕：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绩必以岁月。用人惟其才，故政无不修。考绩必以岁月，故官不失绪。朕兼此二柄，以御群臣，故虽六事之长，犹寓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饰吏事，靖重足以镇国俗。恬于进退，不为利回。出入台省，人言无间。司马治兵，朕既已重其选矣；有司奏课，并欲以报其劳焉。可。

【梁惟简供备库使】

敕：朕惟崇庆，日总万机，号令所至，泽遍海内，况其左右侍御之臣，朝夕执事之劳而不被其赐者乎？坤成之庆，国有常宪，尚勉忠孝，思报其万一。可。

【张ㄖ光禄大夫资政殿学士知郑州】

敕：昔我神考，收擢隽良，置于丞弼。惟兹内史之重，实综万机之繁。朕方将图任旧人，与之裁成庶务。乃者总章大享，百辟在廷，时予重臣，独以病告。不忍贤劳之久，力求补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请。具官某，名臣之后，风流具存，儒术之英，文史足用。详练政事，究通物情。樽俎可赖以折冲，盘错亟观于游刃。辍自西台之要，付以新郑之雄。加秘殿之宠名，兼进秩之异数。使郡县识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贤，表帅四方，朕尚有赖。可。

【赵君锡太常少卿】

敕：太常总礼乐之政，兼伯夷、后夔之业。平居无事，若无所为。至于郊庙社稷之仪，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大议，罔不责成。昔叔孙通为东宫傅，以习于园庙，复命此职。赵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罢为东宫师。用人之难，盖自前世。具官某，笃于孝悌，居家可纪，敏以从政，临事不烦。予欲决嫌而明微，盖有取于静慎。此官职清而事少，亦将便于老成。往服优恩，勉扬厥职。可。

【刘绚太学博士】

敕：《春秋》之废，于今二十年矣，讲者不以为师，而学者不以为弟子。孔氏之遗书而陵迟至是，朕甚悯之。尔能讲诵其说，遭弃而不废，盖将有见于此者。夫《三传》之义，其得之者多矣，附以啖赵，无蔽于一家，庶几士有考焉。可。

【邓羲叔主客郎中】

敕：国有四方宾旅之事，则主客掌其享燕饩牵之节，其疏数丰杀皆有常度，远人于是观礼不可以不慎。尔既掌其事矣，以资当迁。其益勉之，以称其职。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林旦侍御史权淮南运副】

敕具官某：淮甸之民，荐罹饥馑，乃者诏发仓廪，辍吴楚之漕以拯其急，犹以乏食流徙，达于朕听。朕惟救荒之术，行之略尽，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为若可赖。尔由郎官以才任御史，习于扬楚之故，其为朕往视之。均徭薄敛，禁暴戢奸，无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待问淮南运判可淮南提刑】

敕具官某：扬楚春旱秋水，民艰于食，渐起为盗，遂使州县犴狱充满，朕忧之，未始一日忘也。间起尔于山阳守参领漕事，今又命尔督视刑辟，徒以尔习其风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贪暴，谨追扰，均有无，督盗贼，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职，以称朕意。可。

【陈可仓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敕具官某等：汉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人治诸司，其为轻重异矣。朕于是考察多士，近而观其不烦，远而观其不惰，庶几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久于吴越，优有善状，故使治予廪，古治予工。其益敬厥事，以底成绩。可。

【孙升监察御史可殿中侍御史】

敕具官某：朕方共默不言，责成于有司，正赖耳目之官，别白忠邪，论辩得失。言而中理，则予汝嘉。不幸而失，予不汝咎。尔为御史，期年于此矣，察其所为，忠悫不回，以次而迁，庶尽其用。尔其深识朕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安意肆志，无悼后害。可。

【李常蔡延庆并转朝议大夫】

敕：三考而议黜陟，古今所同。积日而叙勤劳，贵贱无间。矧夫内与六官之长，外总连帅之权，均大计之赢虚，司邻邦之动静。历年应格，稽法当迁。有司以言，朕何敢后。具官李常，奋由疏远，深自刻修，财赋所存，纲目具举。具官蔡延庆，名臣之后，吏治有余，干城四方，安静不扰，咸以侍从之迁，而膺股肱之良。虽尺寸以迁，未彰于异数；而命秩之宠，差慰于久劳。可。

【徐彦孚澶州通判】

敕具官某：河徙而西，则澶渊非复昔日之旧，然国门之北，兵屯仓廪，犹甲于他郡。大臣言尔可用，往丞守事，勉竭才力，以安我股肱之名郡。可。

【章知扬州】

敕：枢臣之长，出居列郡。汝海之地，僻在连山。邈焉乡党之遐，疑失亲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绥臣邻，宜惟茂恩，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词中选，拔出于众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于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缘议论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绰有安靖之风；卧而治民，不失绥怀之体。眷扬楚之重地，据吴越之通途。仰足以分予南顾之忧，俯足以慰尔思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愿。体朕至意，勉于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敕具官某：观过而知其仁，君子与之。尔有志于时，而不知力之不逮，以陷于过。徐察其中，盖有足矜者。临汝古郡，民朴而事简，可以自养，益务修省，不汝终弃。可。

【王令图可都水使者】

敕：大河西流，泛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苇为生，与鱼鳖同居。朕中食而叹，思得明习水事之人，而与谋之。具官某，老于从政，才力有余，出入两河间，知其得失久矣。水官之职，尔实宜之。杨焉、王延世之功，朕有望焉。可。

【王荀龙知澶州李孝纯知棣州】

敕具官某等：治国如烹小鲜，莅官如制美锦。以烦手烹鱼，则鱼必溃；使学者制锦，则锦必伤。朕知斯民之艰难，择人而养之，闵闵焉若将不及。以尔荀龙，典刑旧德，习于为政。以尔孝纯，家世循吏，屡典大邦。澶渊、无棣，皆河朔之要，择以付尔，其益勉之，朝夕无怠，以深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

敕：秦伯复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诛马谡，终亦无功。朕周于用人，笃于求旧。虽设干羽以怀柔异类，而听鼓则无忘将臣。岂其旧勋，久废不用？具官某，蚤学弓剑，晚通诗书，勇而有谋，整且能暇，威名慑于西鄙，柄任及于中枢。南伐无成，嗟伏波之遂弃；退居能饭，知廉颇之未衰。擢从解组之余，复寄长民之任。过而能改，岂一眚之足云？穷当益坚，或来功之可冀。勉于图报，以称异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敕：东蜀地险而民贫，不如西蜀之厚，而戎泸被边，民夷杂居，安之尤难。朕方宽赋役以裕民，正疆场以息众，连帅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奋自东南，擢居侍从，参议论于台省，布条教于方州。比自长沙，复临上党。出入既久，当识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初无遐迩之异。务为安靖，以慰远民。可。

【孙览河北运副除右司郎官】

敕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备边，任亦重矣。以为未足以尽其才也，召而置之都司，吾之所以责任尔者可见也。夫分治六官，事无巨细，毕陈于前，若网在纲，振之则举，弛则尽废。尔昔既称治办矣，勉既厥心，以观来效。可。

【陶世延〈弼孙，弼死于顺州。〉、邢选〈吉子，吉死于盗。〉各补三班借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陶世延等：惟乃祖父以身殉职，义不旋踵。宠尔一命，庶几士知忠力之必报。可依前件。

【皇兄令羽磨勘转遥团】

敕具官某：考绩之法，一以岁月为劳，而不以亲疏为异。尔能靖恭于位，积日当迁，以环卫之崇，而加团结之宠。益勉忠孝，无溢无骄，以保禄爵之重。可。

【张辅之入内侍省磨勘转内殿承制】

敕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御罔匪正人。今余近习之臣，与缙绅之士，均遇以法，亦无以私恩进者。尔以久劳当迁，往祗厥官，使天下知叙法之公，无内外之异。可。

【范镇可侍读太一宫使】

敕：为国无强于得人，用人莫先于求旧。朕历选贤俊至于侧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练。舍骐骥而不御，临长道以咨嗟。昔人病之，予何疑者？具官某，文冠多士，有扬雄之遗风；仕历三朝，守刘向之忠节。早事仁祖，首开社稷之言；晚说裕陵，复陈尧舜之道。自处以义，归不待年，身友渔樵，已无求于当世；名旧简册，恍或疑其古人。兹予缵服之初，日思讲议之益。谓白首穷经之乐，尚可推以与人；而真祠访道之游，足使退而养志。勉徇予意，毋留所安。可。

【吴师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虢州司户田述古襄州司法苏丙州司户】

敕进士某等：古者举逸民以怀天下，腾以尔等皆以行义闻于乡党，故命之一官，试之行事。其勉于从政，以效声闻之美。可依前件。

叔谆先因杀人，追官勒停已叙，今叙右千牛卫将军。

敕具官某：贵而犯法，义不得宥；过而知改，恩不废叙。往服恩命，为知义之可畏，庶免于咎。可。

【黄履磨勘改朝请郎】

敕：汉孝宣帝励精为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辄增秩赐金。朕追想其风，欲见之于事，而况积劳之久于法当迁者乎？具官某，顷自禁林，出为方伯。推其所学，施于有政。表贤奖善，有古人之节。考绩应格，吏以叙闻。其益勉于裕民，无使循吏之赏，独隆于前世。

【宋彦图转内殿崇班再知归信容城县臧定国转西头供奉官再任县尉】

敕具官某等：疆场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纳侮。朕方欲慎守四境，以绥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司以尔名闻，各仍旧官以增新秩。谨修边政，思称朕意。可依前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利一自真定总管移知代州】

敕：边之宿将，国之干城。处则为民社之寄，欲其不扰；动则当金鼓之任，贵其知变。兼是二者，实难其人。具官某，世为将家，久习疆事。持重有守，得将吏之心；善觇多权，知帮国之变。雁门极边，密迩獯鬻，朕方怀柔远人，以宁中国。尔其谨守吾圉，示以信而裁之以义，适宽猛之中，以称予意。可依前件。

【庄公岳成都提刑苏泌利州运判】

敕庄公岳等：守令贤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宣吾德泽于下而达情于上者，部使者也。朕既选用旧人去其贪暴，诏举新进而汰其不以实者矣。以尔公岳久任刺举，所至称治。以尔泌家世文雅，通于吏事，益利险远。民罹茶盐、苗役之害，罢瘵未复，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谨察苛吏，与民休息，毋废朕命。可依前件。

【内臣冯景〈见任文思副使，知父〉以园业献安仁保佑夫人，曾得银帛，父亡，诈认园地，降一官】

敕具官某：以欺得罪，律既重矣。观望高下，情尤不可赦也。夺爵一等，益务循省，以盖其咎。可。

【胡宗哲遂州张太宁汉州】

敕：具官胡宗哲等：朕惟西南之远，弛盐利之害，议茶榷之弊，以宽其人矣。惟是役法久而未定，吏缘为奸，人或告病。夫因事制宜，法不能尽，顺民施法，责在守令。宗哲家世公卿，习于吏事。太宁生长蜀汉，知其风俗。遂、汉名郡，皆东西蜀之重地，苟能平心正身，首治徭事，以宽民力，则太守之职举矣。可。

【李延知唐州】

敕具官某：异时为郡，清心洁己，平政理讼，斯为贤太守矣。朕方变役法之弊，新故纷然，民意未定，京西俗窭役劳，治之尤难。以尔尝试为郡，条教不烦。往宣朕意，劝察贪吏，使民忘徭事之勤，此朕所望于二千石也。可。

【崔仝通判延州】

敕具官某：将帅治边，以军政为重。至于均赋役，平狱讼，实仓廪，郡丞事也。使者以尔才称，往贰高奴，克勤庶事，以分帅臣之劳。可。

【王纯臣通判岷州】

敕具官某：朝廷始复洮岷，以其初附，阔其宪令，吏缘是为奸，政事不举。今其郡县，日益完矣。居其官者，当以近地为比。尔以选往，其谨守条约，毋以远故废职。可。

【姚兕磨勘转东上卜门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具官某：尔以勇气闻于西垂，奋身稠人，致位通显。夫论功而赏，虽如丘山，不以为重；考绩而迁，差之毫厘，有不能得。国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靖疆埸。可。

【丁骘太常博士】

敕具官某：朕方出滞淹以修庶政，举廉退以靖风俗。以尔学有本原，声闻东南，一时交游，皆致位通显。而循默自守，噶管库，将二十年，不以为耻。奉常礼乐之地，教化所从出也，因其职事而施尔旧学，朕将观焉。可。

【常安民大理寺丞】

敕具官某：吏习于法而不更治民，闲于论报而不知为政，朕疑其未能尽法之变也。尔以经术进，而治县有闻，考课称最，往莅丞事，庶几有补于法。可。

【田子谅湖南运判】

敕具官某：天下之治，缓急相矫，常过其中。乃者常刻覆之政矣，其弊也，事徒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宽治民，忧其末流颓弛而莫振。夫推予意而布之州县，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尔才力有余，试之南方，宽而不弛，察而不苛，则予尔嘉，可。

【郑佶都水监丞陈安民簿】

敕具官某等：朕既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润平，昏垫虐。故当今之政，水事急。以尔佶赏丞水官，练远有素，以尔安民屡试民事，治辩见称，其益讲求本原，以称厥职。可。

【叶康弼知剑州】

敕具官某：朕铨综庶工，奖励百职，思使中外乐事劝功，相勉以治。尔昔以选任使者，中以事废，盘桓不试。普安，蜀汉之咽，宾旅之会，地杂敖衍，民艰於食。往修厥官，以称恩命。可。

【谢卿材河北转运使自陕漕徙。】

敕：三路之重一也，关中夏秋丰穰，羌人款附，而河朔大水，人民流离。北顾之忧，于是为急。具官某，强敏而惠，靖重而文，风节之厚，追配古人，践历之久，号称循吏。今河决西流而堤防未立，民栖丘陇而播种未期。尔能相壅决之宜，通有无之积，以宽民力而纾吾忧。此朕所以用尔于北方之意也。可。

【蔡卞磨勘朝奉郎】

敕：朕俾侍从之臣出守四方，试之从政以观其才。而有司考课，积劳应格，国有成法，非予所私。具官蔡卞，奋由文艺，久践台省，欲效才实之美，自诡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晋、唐名臣临长其地者，风绩相望也。尔其勉思古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修条教，服我新命，以宠吏民。可。

【丁恂少府主簿】

敕具官某：古者谓少府为天子私藏，朕为天下，夫复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礼乐之用。尔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讲明之。可依前件。

【张构再知丰州】

敕具官某：尔既尝为九原矣，知其风俗而习其吏民，治之为易。使他吏往，虽得贤者，要必久而后治也。使者既以尔言，勉悉乃心，绥我疆事。可。

【吕大防中书侍郎】

敕：用人先于求旧，为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远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网罗遗放而奖任勋旧，崇尚宽简而慎守典刑。兹予一时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俊之选，图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强敏。早遇英祖，亟闻直谅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诚之节。翱翔外服，所临有声；综辖中台，百务咸举。甚和而理，处剧不烦。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惰偷；追复赋役，而恶夫下吏之侵扰。思与在位，同协厥中，往贰西台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既开怀以用善，士亦诚意以报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可。

【刘挚右丞】

敕：汉御史大夫能任其职，则为丞相，近世中执法议论不挠，亦补执政。昔我仁祖优养正士，开受直言，时则有若包拯、张升之流，咸以敢言获闻大政。旧俗已远，此风寂寥，容悦相承，亦弃不用。朕追怀先正，选建忠贤，谔谔之声，庶几前列。具官某，早以御史祗事裕陵，力陈是非，不避权宠，十年流落，志气不衰，召置台端，首开正论。进任中司之要，屡闻白简之言。风声凛然，国是以定。朕欲试其行事之实，是用付以右辖之权，治忽所关，寄任尤重。夫以言责人甚易，以义持己实难。尔其勉之，毋使辅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傅尧俞御史中丞】

敕：枉直未定，决于绳墨之平；是非相乘，临以法度之士。比朕缵服之始，群议纷然，实赖耳目之司，力陈骨鲠之论。逮兹阅岁，浸以成风，然而神明存乎其人，众正可以无咎。余欲一变至道，固须多士以宁。具官某，凛然直谅之风，出于恺悌之性。早为御史，议礼不阿，中列谏垣，言政多牾。流落虽久，志气益坚。俾还侍于燕闲，日有闻于礼义。执法之任，非尔而谁。盖政无旧新，以便民为本，人无彼此，以得贤为先。朕将允执厥中，尔尚不牵于俗。可。

【张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敕具官某：君子之仕，进退无常，惟义所在。尔昔以强敏之资，达于从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由病赐告，未老而归。比于恬养之余，复有愿仕之意。朕方笃于求旧，急于用人，祇服前官，以听新命。可。

【孟永和转军器副使兼翰林医官副使】

敕具官某：以医为职，生死系焉。不幸而失，岂专其罪。比更大霈，其益进厥官。俾精术业，以答恩命。可依前件。

【蔡卞知江宁府】

敕：左右近臣，入备侍从，出典藩服，习知朝廷号令之意，灼见吏民情伪之本，此朕所以历试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华之美，发自早年，才力之优，见于治郡。宣城之政，数月而成；秣陵之徙，百里而近。既助予治，亦安尔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宠。可。

【王安礼知扬州】

敕：淮南天下之重镇也，俗本剽轻，习吴楚之旧；岁仍水旱，有流亡之忧。朕深念其民，尤慎所付，思得朝廷之旧，以殿东南之冲。具官某，吏治有余，儒雅足用。昔为京兆，休有治功。其发レ奸伏，明而不苛；其推行惠术，宽而中理。遂领台辖，以秉国成。方先帝励精求治之秋，有大臣进贤退奸之助，久于外服，稍易近邦。其克为朕举荒政以惠民，谨追胥以助治，宽我南顾，康此凶年。可。

【林希知宣州】

敕具官某：尔名在文学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选。比以吴郡生齿蕃衍，学者如林，假尔才名，以重其守。而侨籍所在，重以亲嫌，飞章自陈，恳求易地。宣城大藩，亦东南之要，往莅其治，服我异恩。可。

【王舜圭〈确山县尉，获贼二十一人，除左班殿直。〉】

敕具官某：盗发邻境，而能率众攻讨，歼其徒党，非特武力之胜，抑亦智虑有过人者矣。宠以勇爵，以为能吏之劝。可。

●栾城集卷二十八

◆西掖告词六十一首

【郑通判永宁军】

敕具官某：北国俗淳而士武，邻好辑睦，日以无事。尔昔尝以才任刺举矣，久而不试，往贰博野，尚勉无怠。可。

【叔考等三十二人并除右班殿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具官某男某等：士勤身苦节，从事于文武，积累岁月，仅乃禄仕，以免于耕，劳亦至矣。今宗室之子，始名而官，其克孝悌于家，忠信于国，识吾尊祖敬宗之意，以终保禄位。可。

【王宗孟母〈王宗孟，南京推官，母年九十三，封寿昌县太君。〉】

敕具官某母某氏：年及耄期而家有壮子，非有驯行，不能致此福也。宠之封邑，不吝常典，尚俾天下知贵老教孝之意。可。

【胡宗愈吏部侍郎】

敕：吏部分列三铨，而长贰各领其一，其为权任重矣。天下官吏至于其间，长短有度，轻重有数，而犹患不得其当者，吏挠之也。朕数求俊良，付之流品，意在是矣。具官某，学术之茂冠于东南，操履之固，不流世俗，试于封驳，任职不阿。方今吏员冗溢，待次者无算。尔其去留难之吝，宽滞积之叹，毋使吏操其柄，而士失其职。可。

【顾临给事中】

敕：朕欲网罗天下之士，而患知人之难。惟有历试之详，重以旋观之久，虽复尧舜，何以尚之？具官某，朴厚之性，出于自然。直谅之才，可备三益。守道安命，端靖不回，二十余年，晏然一节，外督漕事，公议惜之。维是东台封驳之司，实予万几出纳之地，宜得守法之士，以为过举之虞。尔其稽考典常，附以经术。令有不便，知无不言，使天下之人，不能指摘而议，则尔职举矣。可。

【范子奇司农卿】

敕：司农之政归于地官，则卿事寡矣。然朕观两汉之士，政事如朱邑，儒学如郑从，皆老此官，则前代用人，盖不轻矣。具官某，家世名臣，详练吏事，出入中外，治办有称，居九卿之列，修后稷之政。益勉无怠，以答恩命。可。

【马默河东运使】

敕具官某：汾晋之民俭而能勤，易以术富，比缘兵役之后，疮痍未复，思得靖重爱民之人，为朕伺察害政之吏。以尔博学不倦，从政有方。文登之民，至今颂其遗爱；彭城之治，复能首发巨奸。是用辍从大农，宽我西顾。朕于用人，无中外之间；尔于报国，无终始之殊。务安边民，以称朕意。可。

【岑象求利州运判何琬江西运判】

敕具官某等：朕为官择人，不惟其才之俊良，亦因其人之便习，欲使上下相得，所至即安。以尔象求学有本原，持心近厚，昔在蜀部，远民宜之。以尔琬才力敏明，为政不扰，顷居江左，列城赖焉。往修邻道之政，无替已成之效，使西南之人，虽在遐僻千里之外，咸知朝廷爱之之意。可依前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常安民鸿胪丞】

敕具官某：尔进由儒术，举以民政。朕将观尔于近，以信其远。典客之职，号为优暇。益勉无怠，盖将有考焉。可。

【李诜自军头司除知忻州】

敕具官某：武吏当守四方，以干城吾民。冗于内服，縻以吏事，虽有才力智勇，无自而见。尔世本将家，习于武事，求试于外，朕不汝违。夫治兵欲整而治民欲安。能整且安，则疆埸之事，吾无虑矣。可。

【郑通判睦州】

敕具官某：仕宦之优，莫如乡国。知其吏民之态，习其风俗之宜，所至而安，于治为易。矧得桐庐之胜，加以才力之优，怀组而归，益勉无怠。可。

【李琬太医丞充中岳庙令】

敕具官某：尔久习禁方，善求诸苦，勉思赋禄之厚，益励好生之心。可。

【王巩通判扬州】

敕具官某：尔故相之孙而名臣之子也，生于富贵而笃志于学，勇于议论而不谋其身。淮南大邦，民病水旱，往贰其事，益试尔才。可。

【刘奉世起居郎孔文仲起居舍人】

敕：欲治国家，当先得士。顷者人物之评废，而长育之道微。朕顾瞻周行，恻焉兴叹。或盘桓久次而未用，或沈伏下僚而莫知，将以责成治功，折冲遐迩，人不素具，其何赖焉？具官刘奉世，家世名臣，才颖秀发，试以治剧，烦而益明。具官孔文仲，进以直言，文史足用，责之典礼，守正不回。斯皆一时之后良，多士之领袖。方欲置之侍从，益当养其才能。左右史官，号为要地；前后达者，皆由此途。手刊册书，足以明枉直之效；密侍殿陛，足以观进退之详。益勉自修，以须不次。可。

【胡宗炎将作少监】

敕具官某：宫室都城，责在工正。朕方以恭俭自居，以法度自律。宜得慎静之吏，以督缮治之功。尔昔居此官，号为任职，往贰其事，无改厥勤。可。

【向宗良知卫州】

敕具官某：士生于富贵者，常患其怀安佚乐，怠于功名。尔以外戚之懿，求试治民，永惟此心，有足嘉叹。卫虽跨河，地实近辅。勉修尔政，朕将观焉。可。

【郝观〈皇太后殿管勾文字，生辰除借职。〉】

敕具官某：朕恭养隆佑，朝夕无违。尔久此服劳，适当诞庆。锡尔一命，无改厥勤。可。

【曾肇中书舍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朝廷以号令鼓舞四方，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昔河西诸将，读玺书而知天子之圣明；河北叛臣，闻赦令而致武夫之涕泣。故朕思得良士，俾代予言，知民物之至情，识邦家之大体，择之久矣，仅乃得之。具官曾肇，少知为文，久益更事，家传父兄之学，言有汉唐之风，汗简编年，手纟 由金匮，执笔纪事，密付丹墀比闻简牍之余，试以丝纶之作，油然不竭，焕乎可观。俾即拜于西垣，将益观其来效。虽文称苏、李，未足以为贤，而事问高、崔，庶几于适用。勉于自竭，以称异恩。可。

【刑恕知汝州】

敕具官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朕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尔比自汉东，恩移汝海。国有常典，中止不行。朕终念笃老之亲，宜得便安之养，特申前命，以慰慈心。服我异恩，益思报称。可。

【李周陕西运使】

敕具官某：关中之民，劳于征伐而弊于饥馑久矣。朕既为之含垢以和诸戎，天维显思，助我丰岁，粒米狼戾，法当敛藏。继出中都之泉，以广穷边之积，犹恐吏不时具而民或未宁。分吾此忧，责在漕吏。尔忠厚之性，见纪于时，治办之才，屡试以事。往推朕旨，去蝥贼之害，而督备御之宜，使疆埸永安而民以无事。可。

【刘淑苏州胡宗哲宿州】

敕具官某等：姑苏之饶，冠于吴越；符离之灾，接于徐亳。因其富庶而待之以法，郡乃可治；乘其饥馑而济之以惠，民亦肯怀。苟得其人，所至而定。以尔淑，治郡有方，吏民不扰。以尔宗哲，临事必办，才力有余。往因其民，以立其政，使富而不溢，贫而无怨，以称朕意。可。

【许彦先知随州】

敕具官某：随于春秋，虽号小国，然观其应接邻敌，常有贤者。今以吾士大夫之多而顾无善人以为之守乎？尔蚤有文誉，晚习吏治，尚无非薄其民，往求所以安之。可。

【孙谔太学博士】

敕具官某：士溺于专门之学而不治诸书，不达前世。施之于事，罔焉不知，朕甚患之。尔博于文史，不流不固，往司讲解，思所以救其失者。可。

【王通判荆南】

敕具官某：南郡控引江湖，商贾之渊而盗贼之会也。守贰之事于南方为剧。尔游宦之久，才力有闻，往赞其治，益勉毋怠。可。

【韩通判河南】

敕具官某：尔家世公卿，当识治体。而西南之政，俾民惊扰，达于朕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往贰西都，服我恩命，无怠循省。可。

【占城国进奉判官蒲霞辛可保顺郎将】

敕具官某：航海而至，奉琛在廷，心知礼义之荣，身无遐迩之异，特颁恩命，昭示远人。可。

【刘中书舍人】

敕：士有博学而不文，甚文而不达于政者矣。朕惟人才之难，拔士之急，凡所擢用，惟其所长。矧夫史在文学之科，才兼政事之选，释而不用，夫又何求？具官某，能读《坟》、《典》、《丘》、《索》之书，习知汉、魏、晋、唐之故，中秉直谅，发为谋猷，方其流落之中，益闻恺悌之政。比召还于册府，将渐置于近班，适以病辞，勉从所请。汲黯虽安于卧治，萧生雅意于本朝。养予侍从之华，实司号令之本，惟详练可以弥缝庶政，惟辩博可以鼓舞四方。尔其勉尽所长，朕将观尔于是。可。

【曹诵遥团知保州】

敕具官某：惟尔先臣，克平吴蜀，仁泽之深与江汉无极。于今四世，子孙盛大，时出能者。昔汉唐功臣，高密、汾阳之家，传世赫奕，不殒其业，予甚嘉之。今尔奋于阀阅之中，休有缙绅之望。练达兵事，翼赞西枢，属边守之须才，加使名以为重。予欲不违和好之旧，而得严整之称，体国承家，有望于尔。可。

【王献可火山军李昭叙石州】

敕具官某等：河东边城，俗俭而兵劲，吏能守法，易以为治。尔等才称武吏之选，家本名将之裔，往修厥政，以宽治民，以严御兵，思称朕意。可依前件。

【邹极江西提刑何琬府界提刑】

敕具官某等：朕惟古之圣王，不泄迩，不忘远，虽在江湖万里之外，视之如畿甸之间，是以并择才能，以察犴狱。以尔极出将使指，入参郎曹，以尔琬比在江淮，积有岁月，咸能慎所施设，纪于吏民。夫冤民滞讼，苟为不察，虽堂上有不能瞩，苟为察之，虽远何患？往祗尔事，克慎庶狱，以称朕意。可依前件。

【叶温叟度支郎中】

敕具官某：朕既克己裕民，凡非法之求罔不罢去，而国之经用率如故初。是以思得敏强之臣，理财节用，以羡补不足。尔以儒雅吏术有闻于时，其能量入为出，助成地官，以济我邦计。可。

【吴革江西运判】

敕具官某：江西地薄民贫，险而好讼。顷者有司失计，以盐赋民，愁叹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聊，困弊愈甚。朕虽已弛其峻密，复其故常，而疮痍未平，念之未尝忘也。尔以才敏，擢守庐陵，知其吏民之艰，究其本末之变，往佐漕事，思所以安而养之，以称朕意。可。

【杜常兵部郎中】

敕：具官某：夏官掌天下兵事，而边防禁旅马牧之政，比皆隶于西枢，则事益鲜矣。尔以吏能，久于其属，于法当迁。夫以久习之吏而治益鲜之事，宜其无不办也。往率乃职，益勉毋怠。可。

【荣咨道通判镇戎军】

敕具官某：被边之地，政兼兵民，武吏以奋其威，文吏以治其政，凡所以爱民备敌之道至矣。尔顷以博学多闻，试于奉常，出佐疆埸。勉勤职事，益以观尔。可。

【钱式三班借职】

敕具官某：国家广漕东南，以实中都。尔董其事，免于亡失。锡以一命，益勉无怠。可。

【翰林医官陈易简等六人比旧各减三官牵复】

敕具官某等：医如函人，皆志于仁，不幸失之，法不可废，而情则可恕。尔等夺官既久，稍复其旧，体予至恩，益勉毋怠。可。

【李括知洋州】

敕具官某：益昌诸郡，莫如梁、洋，地通蜀汉之饶，俗兼秦陇之劲，每欲择守，常艰其人。尔顷为赤令，勤劳兹久，怀组过家，无异乡国。服我恩宠，勉思治民。可。

【张士澄通判定州】

敕具官某：君子之仕，不以高下易其心。尔昔以才敏，尝奉使指，兹予命尔佐中山守。往悉乃力，益勉于事，则予汝嘉。可。

【彭次云吏部郎中】

敕具官某：以资格用人，所以为公也，而贤不肖杂揉，无以奖劝士大夫。朕既命有司讲求其方矣，尔为地官属，以才能称，进领铨事。其悉心流品，思称朕意。可。

【章吏部马充户部韩宗古司封吴安宪都官黄景职方郎官】

敕具官某等：先帝以礼乐刑政，责成于文昌，用人之难，非它官比。清曹剧部，尤重其选，惟能试之有渐，是以用无不宜。以尔按察西南，治办不挠。充典领徒隶，从容有余，宗古出入台阁，有靖慎之风，安宪家世公卿，有练习之誉，景质性端茂，学术有闻，并称一时之良，为我庶政之助。譬如众幅各致其用，然后大车得以运行。勉悉尔心，以称朕命。可依前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盛侨国子司业】

敕具官某：先帝肇新辟雍，以养多士，于兹历年，学者云集，师儒之任，比益重焉，是以增命乐正之官，以辅司成之教。尔以老成端厚，久于郎曹，往祗厥职，勉于训励，无使阳城、韩愈之流，专美于前世。可。

【黄庭坚著作佐郎】

敕具官某：左右史记言动之详，而宰臣纪时正之要，以授东观，会而成书，然后善恶之实，后世得以考焉。苟非其人，何以取信？尔孝弟之美，著于闺门，文史之功，称于朋友。昔张衡、崔ゐ、张华、束，皆以才行，久于此官。朕既思见古人，尔尚追配前烈。可。

【陈侗直秘知梓州】

敕具官某：朕忧劳远人，过于畿甸。以为吏之侵渔细民者，远则莫见；民之呻吟疾苦者，远则莫闻。是以选任守臣，惟难惟慎。尔以台阁之旧，出临关陕，曾未期岁，厥声茂焉。朕惟东蜀郡县之多，思得循吏镇抚其俗，进直书阁，宠光西南，尚无菲薄其民，勉修安靖之政。可。

【晏知止成都运副秦中梓州运副】

敕具官某等：蜀险而远，民弱而畏吏。吏失其道，民始无告，久而不堪，或以生事。故朕选任使者，必先循良，将使吏不为暴而民不失职。以尔知止贤相之后，文雅有余；以尔中治术之精，前后可纪，托以二蜀之重，分吾千里之忧。尔其急吏缓民，深体朕意。可。

【游酢太学录】

敕具官某：凡有职于成均者，皆士之秀也。尔以学业之茂，获与兹选，勉修其行，使士大夫有观焉。可。

【张舜民监察御史】

敕具官某：御史之官，知无不言则朝廷肃，时然后言则天下信。嘉谟嘉猷，朕之所急也，用人之慎，孰先于此？尔以文行风节见纪于时，方召置石渠而台以名闻。往祗厥服，使言必有物，行必有常，以称朕命。可。

【张缋秘书省正字】

敕具官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孔、颜之行而士之所师法也。尔昔以直言进，流落不用十有余年，安于潜默，不愠不求。今予命尔于东观，将用之也。其勉修所以行之者，以称朕意。可。

【李执柔司农寺丞】

敕具官某：大农事归于地官，则丞事益简。然卿寺之属，皆吾养材之地也。尔家世名臣，业履修饬，往祗厥官，无坠先烈。可。

【陈烈落致仕福州教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具官某：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为政。尔以笃行见纪于东南，虽老而不试，可以无憾。朕方欲推尔所为施于乡人。其起视学校，使诸生有所矜式。可。

【龚原国子监丞】

敕具官某：尔昔以经术教国子矣，中以罪废，而士大夫高尔之义，有司薄尔之过。其往莅丞事，使天下知朝廷用人之周，无善不举。可。

【仲葩遥刺】

敕具官某：古者宿卫之臣，勤劳于内，刺举之吏，捍守于外。盖官称其事，禄视其功，事功既修，然后得之。今朝廷以仁治亲，爵秩之施，举从其厚。故尔以积年为劳，考课当迁。然非其孝弟恭俭，持身有法，则亦何以及此。其服我恩命，勉于自修，使宠禄日至，而无盈满之患，以称朕意。可。

【吴渊西头供奉官俞谔左侍禁】

敕具官某等：尔以吏事宰府，久勤于职，恳求补外，惟廉且慎，可以终荷宠禄。可依前件。

【袁说知博州】

敕具官某：吏部以格用人，严铨综之叙，虽有贤者，不得独进。故使政事之臣，视其才能资任，而以时用之，然后法不乱而才不滞。尔以吏能见纪，历典剧郡。河朔之民，方以饥馑为忧。往勤劳徕，以弭流亡之患。可。

【阎木太学博士叶涛正】

敕具官某等：天下之士，视成均之所趋向以为风俗。朕方患其学术之杂驳而文体之流荡，思得知本务实之士相与正之。木才质端厚，学有原本。涛议论坚正，行极纯洁。其往师多士，喻以朕意。可依前件。

【宋宝〈深泽主簿威之父，一百岁余，承务郎。〉】

敕某：祖宗以来，以仁率天下，肆予士民，皆得保其天年。尔以行义之厚，独享期颐之福。一乡所重，朝所尊礼。岁时有束帛之宠，巡守有就见之义。宜加一命，以成子孙禄义之美。可。

【韩忠彦枢密直学士知定州】

敕：有唐开元之初，以儒将守边，静则详后治民，动则计而后战，边鄙不竦，号称得人。兹予祖宗阜康兆民，和诸戎狄，垂白之老，不见兵革。亦惟礼乐之士，能收干城之功，用人之明，岂独前世！具官某，元臣之后，风力自将。拔于周行，旋付河间之重；人参法从，遂膺宗伯之选。世有明德，人无间言。惟乃显考，尝以旄节为中山守，宽厚之化，浃于斯民，严整之声，震于邻国。三十余年，故吏遗民犹有存者。今予命尔以要职，抚宁斯土。尔亦益懋乃德，视乃先烈，使北边之人知韩氏有子，予亦有臣，岂不休哉！可依前件。

【刘敏知辰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具官某：武陵被边，旧难其守，比斥广沅溪而控扼诸夷，实赖兹土。尔才堪烦剧，累更事任，尚能持身洁廉，与物安静，以循养斯民，怀服异类。可。

【庞希道复翰林医学】

敕具官某：尔以医从仕，始以不验失官，终以有劳获叙，功过相除，固法之所许也。既复尔旧，益懋乃术，以答恩宠。可。

【克仲并磨勘改正任防御使】

敕：唐始以防团领四方之戎事，中以刺史持节兼治兵民。国朝参其旧章，因其爵秩，以录亲报功，恩礼尤重。以尔具官克，力行孝弟，著于闺门，具官仲，服勤诗礼，信于朋友，皆董司环卫，兼领遥州，积劳之久，岁月应格。俾正使名之重，益隆磐石之宗。夫富而能约者可以保家，贵而知降者可以安职。服是恩命，思予训言。可。

【蔡确改知安州】

敕：朕体貌大臣，务全终始，有善则藩饰褒显，以风励天下，有过则迁就讳避，以曲全旧恩。至于用法，盖不得已。具官某，卓以才力，奋于下僚，旋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硕不类，贪冒有素，而溺于私爱，以废公议，曲从举吏之请，遂成黩货之辜。其骄奢淫纵之状，理无不知，而涵养蒙蔽之甚，殆非体国。致烦言之并作，虽欲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褫旧职，往自修省，尚体至恩。可。

【吕公孺知秦州】

敕：秦故重镇，统制西戎。乃者肇复河湟，边候浸远，虽复号称近地，而实据其本根，用人之难，与昔无异。具官某，故相之后，风流未亡，旧德之重，出入见纪，临民有宽厚之美，治兵知节制之方。偃然长城，可托西顾。朕方包裹甲兵，以怀柔异类，督厉将帅，以完整边防。盖非靖重无以为安，非缮治无以持久。只率朕意，勉成厥功。可依前件。

●栾城集卷二十九

◆西掖告词六十一首

【仲鸾等六人磨勘防御使】

敕：朕于族属之尊，思极富贵之奉，至其进秩之际，必由考绩之详，盖所以示出爵之非私，勉修身于在位，典章之旧，朕何敢忘！具官仲鸾力行孝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闺门称顺。具官仲隗，服勤诗礼，朋友攸嘉。具官仲癸，恭俭自将，有缙绅之度。具官仲卿，修饬匪懈，号宗党之良，具官仲聘，信厚之深，居有闻望。具官仲霜，威仪之谨，动无过忧，皆领职遥州，分董右卫，既积劳于累岁，宜正命于前官，尚能以约保家，以谦守位。服此新命，思我训言。可依前件。

【张之谏知德顺军】

敕具官某：守土之臣，皆欲久于其事，矧夫边吏，内抚军旅之政，外御夷狄之情，非习其故，何以能称？尔以材勇谋略，出入边鄙，安定之治，绰有令闻。是用就易符竹，往施旧政，盖所以安静疆埸，非独便尔私也。可。

【寇诵覃恩改朝请大夫】

敕具官某：朕绩嗣丕业，思与士大夫只奉遗训，同济于艰难。尔久服官政，有劳于位，登进爵秩，非予尔私，亦惟先圣之德泽不泯于下。可。

【郭时亮通判海州】

敕具官某：朝廷之法，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尔昔在定武，首发奸谋而义不受赏。岁月久矣，大臣犹以为言。东海名郡，往贰守事，益勉于政，将以观尔。可。

【安宗说知利州】

敕具官某：益昌之民，山居而谷饮，控二蜀之要，耕桑不足而商贾有余，不得安靖之吏，民将有不堪命者。尔昔以选用，所至有闻，不由吏部，复典兹郡。其益勉于从政，以报恩命。可。

【范子奇河北转运使】

敕具官某：河决而西，汗漫千里，听其西流则堤防未立，郡县受害，塘水堙塞，导之东徙则功费极大，民殚于役，水未必听。顷者议论纷纭，未知适从，人民流散，靡所戾止。朕中食叹息，思救其患。以尔任寄之久，才力有余，顷将北漕，尝讲兹事，是用申锡前命，责之成功。夫使水不润下，民不宅上，则徵赋靡弊，帑廪耗竭，漕事尽废，尔将何以尸此？其往悉乃心，博谋于众，详究利害，以时上闻。朕将考而施之，尚勉无忽。可。

【吴安持司农少卿崔公度将作少监】

敕具官某等：朕用人之广，实惟其材，上自公卿之家，下迨山泽之俊，一有可任，不论其世。以尔安持，贤相之子，所见者大，历试烦剧，风力有余。以尔公度，奋自东南，文采自表，用之诸寺，职业不废。递加进擢，以慰勤劳，或勉兴九农之功，或益修大匠之政。朕将考察其实，以观成功。可。

【王兢湖南提刑】

敕具官某：朕俾士大夫人治省曹，出按州部，非特以宠禄厚其身也。内则习知朝廷政事之体，外则审察吏民情伪之变，践历既久，奖用亦重。尔总督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庚，才力有闻。惟是湖湘之遐民，习险陋之故，犴狱所寄，得人则安。其尚悉乃心，罔以内外之殊而不尽其力。可。

【钱奂知真州】

敕具官某：五代藩镇之家，惟吴越之后冠冕相属。岂惟朝廷宠绥之厚，亦其子孙忠孝之笃。扬子重地，据江浙之会，守土之吏，未尝不选也。尔以奉使之勤，还领其事，治民之余，得以瞻望祖父之故国，岂不休哉！可。

【王渐知阶州郭逢知德顺军】

敕具官某等：朕以恩信御夷狄，以严整治边鄙，常使我直彼曲，彼乱我治，庶几兵民底叙安靖。凡守边之吏，皆当知朕此意。尔等咸以才谋见纪，习于疆事，往只厥官，肃戒无怠。可。

【萧士元石州李昭叙忻州李诜隰州】

敕具官某等：河东诸郡犬牙相错，皆密迩邻国，有兵有民。凡与兹选，其任惟一。尔等咸以谋略才勇，所临治办，或告亲嫌，许以易地，将使吏卒无送迎之苦，而边鄙获安靖之便。各勉于事，以称朕意。可。

【致仕马充等以登极恩改承奉郎】

敕具官某等：尔以耆年知止，退安丘樊。顾予缵服，均霈多士，进秩之宠，隐显同之。往服异恩，以介眉寿。可。

【燕若济知东明县】

敕具官某：古者大邑，必使学者制之，矧维畿甸，四方观法于此。大臣以尔才堪治剧，命以东昏，耳目所接，得失可考，可无勉哉。可。

【陈向知楚州】

敕具官某：尔为部使者，荐士失当，以致人言。朕不忍废，付尔山阳。淮南之民，荐经水旱，流亡未复。勉修政事，劳徕安集，俾民宜尔，以盖前咎。可。

【士磨勘转右监门卫大将军】

敕具官某：凡予五宗之属，皆有十年之叙，勤劳非在廷之比，而爵禄居庶姓之右，所以示亲亲也。尔能孝恭，内外无怨无恶，坐阅几月，以陟门卫。苟知以进秩为惧，日务克己，则宠禄之至，何止于是！可。

【黄好谦知濮州】

敕具官某：尔齿发虽衰，而风力犹在，惮于朝谒，亟请外官。朕惟民政之难，不惟其力，而惟其才。俾朕得循良，以牧养细民，俾尔得暇豫，以攻治衰疾，夫亦何所不可。濮阳之治，尚能勉以图报。可。

【张修驾部郎中】

敕具官某：马牧之政，归于西枢，则司驾之治简矣。以尔才力之优，历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部亦既劳止，还总车乘之政，试于内服，益以观尔。可。

【王瑜京西提刑】

敕具官某：官宿其业，则民安其政。方今吏溢于额，朕虽欲行之，而有所未暇。以尔按刑于淮甸，历年之久，民无怨言。兹复命尔督视许、邓，地虽不同，而职事如一。庶几练习之故，以无旷弛之虑，只朕新命，益勉无怠。可。

【康识权发遣州今落权发遣】

敕具官某：朝廷急于用人，故士有以资未应格进摄事者。尔以才智足用，擢守，岁月既入，治办有闻。俾正厥官，益思所报。可。

【杨叔仪少府监守本官致仕】

敕具官某：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古之仕者以之，而士大夫有不能者。尔起于布衣，进贰列卿，而能因病告休，郭止足之义，因其旧秩归耀乡党，尚使子弟知所矜式。可。

【融州归明杨晟该等改右班殿直】

敕具官某等：尔等献地筑堡，披山通道，忠孝之心见于勤瘁。不有褒显，孰云旌劝！特命进秩，列于廷臣，祗服异恩，永保疆埸。可。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

敕：士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叙进。至于近侍之列，优以三岁之典，非谓从官亲近而特私之也。进用贤才，理有当尔。具官某，学术精博，遣词甚工，操履坚正，遇事不苟。比司国史，焕乎笔削之华，进领掖垣，确然议论之正。有司考绩，于法当迁，稍陟崇阶，增重要职。勉服宠光之厚，益思报称之宜。可。

【蕃官折师武覃恩改西头供奉官】

敕具官某：朕缵承丕构，推恩四海，罔有内外，咸进爵秩。尔世在疆埸，有守御之勤。服吾异恩，勉事忠孝。可。

【郭知章知海州江公著通判陈州】

敕某等：天下之士，非举无以知其贤，非试无以效其实。举之于众而试之以事，此先王所以求贤责实之方，后世之所不易也。尔等咸以才名荐于近臣，朕信而任之，使知章守东海，使公著佐淮阳。勉悉乃心，朕将观尔所为，以知言者之非妄。可。

【黄好谦知颍州】

敕具官某：汝阴民庶而事繁，河通而地胜，前后择守皆用名流，图谍具存，风迹未泯。尔才术通敏，长于治人，出入勤劳，久于郎省，自求外服，以养高年。亦何爱于一邦，不以成其素志？益勉于治，以答异恩。可。

【霍唐臣知濠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具官某：士奋于布衣，为列郡守，有民有社，可以言政。尔积累勤瘁，逮兹长人。濠虽小邦，而民物之繁、山川之胜，苟治之有道，亦足以观循良之效矣。可。

【晁端彦吏部郎何洵直司勋郎颜复礼部郎】

敕具官某等：朕慎于用人，进必以渐，考实已试之效，常惧或失其人，故使端彦以功籍之明，升领右选。洵直以典礼之修进秩勋府。复以奉常之勤擢佐春官，庶几习焉，鲜有败事。尔等其明识朕旨，省察奸吏，剖决留事，以称吾设官之意。可。

【辛痈太常博士韩宗文光禄丞孔平仲太仆丞】

敕具官某等：朕网罗俊而分之职事，以养其才能。苟无旷官，有进无退。痈儒雅自饰，蔼然有闻，宗文世族之良，勤于厥事，平仲词学有本，敏于为政，皆由已试之效，当吾次迁之选。夫奉常三礼所在，而膳羞闲牧朝夕之所有事也。其勉悉乃心，务举有职，以称朕意。可。

【元耆宁馆阁校勘换校书郎】

敕具官某：先帝始复图书之府，并建官属而收校雠之职。尔昔以大臣子，笃志学问，列于石渠。终丧而来，官匪其故。祇服新命。勉思旧学，以克嗣世。可。

【梁焘转朝奉大夫】

敕：因材任人，国之大柄，考绩进秩，吏之常法。乃者历选滞淹，试于侍从，而有司奏课以时上闻，非朕敢私，法固当尔。具官某，早以好学召置石渠，中以嘉猷入事枢府，恬于荣利，久此盘桓。方议礼于秩宗，旋纳忠于西掖。进对一再，议论雍容。岁月之迁，未足为宠。大言大利，将有俟焉。可。

【张淳知长垣县】

敕具官某：士欲得民而行志，莫如为邑。毁誉易闻，荣辱易及，莫如畿甸。大臣言汝可办是邑，往慎所为，毋忝知者。可。

【李清臣资政殿学士知河阳】

敕：朕惟先朝政事之臣，与闻玉几之言，常奉桥山之礼，助我致治，行将三年，出纳万微，日以详练，而乃飞章自乞，诚意确然。屡却不回，执志莫夺，止足之惧，黾勉而从。具官某，博学洽闻，蚤与直言之对，高文密议，中陪禁苑之游。自登丞辖之司，益著忠勤之效。倦于机事，力请近藩。虽大臣体国，不以中外为心，而朝廷任人，常敦始终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贤劳，秘殿隆名，益旌旧德。尚怀眷予之厚，入告谋猷之嘉，惠安小民，推广予意。可。

【张整皇城使广西钤辖加遥刺再任〈以交人理会地界之故。〉】

敕具官某：桂林诸郡带山并海，控引裔夷，比虽少安而备御之宜，常若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尔以才勇谋干。久于其地，特加遥州之贵，仍领兵钤之重，勉图方略，以答恩宠。可。

【医官元常叙榷易使】

敕具官某：尔以方技事上，前以不效失官，后以有劳进秩。时既当叙，而法非其故，疑而从予，古之道也。祗服异恩，益勉无怠。可。

【交趾使黎钟吏外副杜英辈东头供奉官】

敕具官某等：梯航之劳，不惮险远；职贡之礼，克遵故常。特加朝命之荣，以为海邦之耀，往服恩宠，无废忠勤。可。

【邓忠臣秘书正字】

敕具官某：尔昔以赋颂之工，登图书之府，终丧来见，旧学未忘。往祗厥官，以卒前业。可。

【成卓〈西京左藏库副使，邕州左右江都巡检，差人画归化州地图。致侬智会，】乞割峒地与交趾，降两官，监筠州酒税。〉

敕具官某：归化近蕃，与吾疆土相接。尔为边吏，而致其割地，以附益远夷。不任其咎，罪将谁执？夺爵二等，邦有常宪。往祗厥官，深体宽宥。可。

【仲浹转正任防御使】

敕：朝廷笃于九族之恩，许以十载之叙，使其贤者有所劝勉，而怠者知自修饰。祖宗之旧，汉唐所无，有司奉行，敢有加损。具官某，幼知义训，长事礼文，无膏粱之讥，有缙绅之誉，久服劳于远郡，兹正命于使聊。其克自修，以永终誉。可。

【曹评正任防御使】

敕：曹氏为将，不妄诛戮，远人安之，忠厚之报，集于子孙。自胜衣以上皆高爵重禄，而天下不以为过，朕甚嘉之。具官某，幼蒙父祖之庆，长有缙绅之誉，服事左右，勤劳匪懈。正名闲御之任，以旌恪恭之懿。服我休命，毋忝乃祖。可。

【熊本降授朝散大夫】

敕：守器不假，疆埸之常道，启宠纳侮，蛮夷之野心。谋之不臧，终必贻患。具官某，昔以近侍出守桂林，眷归化之近藩，有裔夷之小警，不惟分土之素定，辄兴画界之狂谋。举八县之故封，指三隘而为境。苟幸一时之无事，遂忘经世之远图。咎既莫追，罪不可赦，夺官一等，国有常刑。思盖往愆，尔其自讼。可。

【张绶湖南提刑】

敕具官某：尔昔以常平奉使官废而罢。济南大藩，民富而多盗，布政期月，人亦用。荆湖之南，地远而多险，民悍而喜讼，犴狱之寄，恻于予衷。往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厥官，布钦慎之意。盖朕之用人，惟善所在，不以远近为异，尔其勉之。可。

【刘当时太仆簿】

敕具官某：朕敷求俊良，选世族之后。惟乃显考，昔为嘉佑侍从之冠，文学议论有绝伦之声。肆尔仲叔，侃然自修，不忘前人。兹予命尔仆臣之佐，以修闲牧之阙，毋荒失朕命，以忝乃父。可。

【张古尚书省都事出职改朝奉大夫】

敕某：仕为大夫，出守列郡，士之力学行义，有白首而不能至者矣。尔名在中台，勤劳积岁，坐而致此，朝廷之于三省厚矣。盖将自是为吏民长，惟清与慎，乃能终荷斯宠。可。

【陈游古知沂州】

敕具官某：沂居齐鲁之间，周孔之风既远，民悍而喜寇，法之所以待之者，不与他郡等，朕甚怜之。以尔老于从政，知吏民之情，往求所以安之，非徒胜之而已也。可。

【周纯知虢州朱阳县】

敕某：县令虽轻，职要而近民，苟得其人，事或以济。虞诩为朝歌长，施设方略，使积岁之盗，一朝而去。今吾士大夫之富不愧于古，而独无其人乎？闻尔昔讨廖恩，折馘执俘，几获渠师，而以诬罔被谴，功不时赏。今商虢之寇，依阻为虐。往思古人，时建功名，以效畴昔之勇。可。

【宋子仪大理寺丞】

敕某：用人之明，莫如已试。崇阳之讼，诬执交构，更数狱吏，皆不能察。汝能究其本根，而枝叶自举，使冤者获信，死者无憾。往丞廷尉，推行此心，要使庶狱，皆如此而后可。可。

【秦晋国安仁保佑夫人张氏〈特封吴楚国安仁贤寿夫人。〉】

敕：朕永怀先帝簪履之遗，率皆当今宫掖之贵，而况拥佑圣德，夙夜有劳，光宠极于一时，始终历于多载，不有异数，何以示恩？具位张氏，资性淑均，值遇明圣。躬执燥湿之役，行兼保傅之贤。睹致治于承平，诚有功于当世。封吴与楚，实居四海之上游，既寿且贤，殆兼五福之美报。号名之盛，前后莫伦，明发有怀，匪以为赐。可。

【彭汝砺右史】

敕：朝廷以科举取人，甲乙皆侍从之选，然而速进有浮浅之累，历试得重慎之宜。逮兹稍淹，士知自养，望实既备，用之不疑。具官某，早以词章，策名第一，试之弹奏，临事不回。屡婴权幸之锋，不为进退之虑，翱翔外服，黾勉历年。今朕思得忠良之士，以纪言动之实，顾瞻在列，咸曰汝宜。出入禁闼，益将察汝所为，长育人材，亦当识予深意。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陟臣右司郎中】

敕具官某：尚书万几所在，二丞总之，至于条目之烦，郎任其责。朕既欲得清流以厌服多士，又欲得能吏以肃齐庶政。尔名臣之后，学世其家。昔以艺文膺上第之选，顷以强济为天官之属。都司之任，汝实宜之，往祗厥官，思称朕命。可。

【王古吏部员外郎】

敕具官某：晋魏之间，吏部进退天下士而世不以为嫌。今兹以格用人，动辄有法，苟能清心奉公，宜无不治。以尔名相之后，奉使诸道，号称良能。勉佐天官，绳留难之吏，宽滞积之士，以求称吾意。可。

【张询浙宪】

敕具官某：地官掌财赋之出纳而辨其登耗，尔佐其事，累年于兹，亦已劳矣。吴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狱多有。汝长于其乡，而知其情伪，往将典宪，锄其豪强，而纾其无告，以致予钦恤之意。可。

【陕西移四通判】

〈永兴汲光移秦州；秦州鞠承之移永兴；延州崔仝移渭州；渭州欧阳成移延州。〉

敕具官某等：朝廷推诚心以待天下之士，而祖宗法令之旧，有不敢逾。兹缘亲嫌，俾尔易地，盖秦、雍、延、渭，均号藩州，而兵民政刑，皆足为治。勉出尔力，以左右元帅，毋以东西易其意。可。

【蔡潜除司农簿〈抗子。〉】

敕某：朕惟英邸旧臣，沦谢无几，幸而有子，亦既能仕，其于成就长养，宜在朝廷。是以擢于稠人，命以农属。其尚体予至意，克只厥官，以毋队其世。可。

【令疏〈该覃恩，持服终丧，除右千牛卫将军。〉】

敕某：朕嗣服之初，博推霈泽。尔与陈壤奠退遭闵凶，终丧而朝，前命不改，宜陟环卫之列，以均宗党之荣。可。

【张元方权发遣府界提點】

敕具官某：畿邑之广，官吏之众，不能当诸道亦明矣。然朝廷置使以纠察其政刑，则与诸道比，盖所以详治都鄙而仪刑四方，不可不慎也。以尔才力之裕，习于从政，往只厥官，务求实效。千里之近，耳目所及，吾得以观尔。可。

【周通判寿春】

敕具官某：郑复为郡，兴废补败，尔与有勤焉。寿春之富，民庶而事丛，既以旌尔，亦以观从政之效。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璋叙奉议郎熙河机宜〈先从韩存宝失官，后从刘昌祚有劳。〉】

敕具官某：尔昔从军泸戎，以谴夺爵，起事西帅，以功见赏。逮兹获叙，并举前劳。往佐戎旃，勉以图报。惟尔前事可以为惩，而后事可以为劝。惩劝不忘，庶几可以求成功矣。可。

【常安民太常博士】

敕具官某：礼之正国，犹绳墨之于曲直，其以止患，犹堤防之于江河。虽先王之典，布在方册，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以尔学术之通长于议论，政事之美载于东南，尚能推明旧章，以佐卿贰，毋使绳墨不得其施而堤防败于微隙。勉思职事，朕将观焉。可。

【丰稷工部员外郎】

敕具官某：《周官》司空之职，曰“居四民，时地利”，盖宫室械器之事不及焉。朕方以恭俭自居，凡兴建百役有所未暇，而大河西流，水性未得，冬官之责，莫斯为重。尔性质方厚，居官可纪，往佐尔长，职思其忧，以称朕意。可。

【沈季长少府少监】

敕具官某：天惟无私，故物无不生。朕于用人，惟其可者从而举之。尔昔以事废于朝，周旋于外久矣。朕弃其过而收其所长，擢为九卿贰。尔亦深识朕意，勉修厥职，以答休命。可。

【林英大理少卿】

敕具官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然后民知不犯有司。今朕既省事以安众，弃利以厚民，而决狱之烦，动以千数。岂其听谳之吏，不能推行朕意以至于是哉！尔以儒者，通于吏道，尚能以经术缘饰法律。先民有言，与其杀不辜，宁先不经。朕夙夜庶几天下之吏能服斯训，以助予治，矧于廷尉，安可不勉。可。

●栾城集卷三十

◆西掖告词五十九首

【姚π宗正丞】

敕具官某：进取之士志于功名，不得廉退靖重之人以镇之，则往而不返，流以成俗。朕方博求贤俊以助成治道，闻尔澹于荣利，未老而归，宴居丘园，称道不乱。是以擢丞宗正，以风励天下。勉从弓旌之命，使士大夫知笃行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贵。可。

【林希湖州周之纯宣州沈季长秀州】

敕具官某等：江浙之间，山川民物之胜，有唐台省之士求守其地，有不可得者矣。今兹士大夫重内而轻外，胙之千里之社，或缺然不满其意，此岂朕不泄迩、不忘远之意哉！以尔希蚤与从官，文学足用，之纯昔常奉使，才干有闻，季长久于滞淹，风力不替。朕惟吴郡、宣城、嘉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究乃心，毋以内外为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遗。可。

【李杰梓州提刑陈鹏运判】

敕具官某等：东蜀诸郡，顷以西南夷之乱，输挽供亿，民不堪命。朕既宽而养之，疲瘵未复，而春夏继旱，有艰食之忧，是以刺举之吏，其选尤急。以尔杰顷参使事，久劳于职，习知其故。以尔鹏生于其乡，长为之吏，详其得失。故使杰察其刑，鹏佐其漕。朕于远人所以念之者至矣，推予此心，各勉于治。可。

【吕陶京西运副上官均比部员外郎】

敕具官某等：士任言责，则无官守，以言取人而不试以事，朕以为未也。昔汉宣帝以谏议大夫通政事者补郡国守相，而唐世御史与尚书郎相出入也。盖前世之所以用人者至矣。今陶由殿中擢与七人之列，而均以监察迁为副端之重，其为朕明是非、辨邪正者多矣。其以陶刺举许洛诸郡，而以均校计出纳诸籍。苟试之以事，而人无间言焉，则才可见矣。可。

【史宗范知泾州】

敕具官某：安定虽非极边，而聚粮训兵为疆埸之重，所赖者多矣。尔历试诸郡，治办之声达于朝廷，是以召之江淮优佚之邦，付之金革备御之地。勉修厥政，绥怀兵民，而抚循将佐，以称予选任之意。可。

【黄庆基鸿胪丞】

敕具官某：鸿胪之于诸寺，号为少事矣，然皆朝廷所以长育人材之地，未尝妄授也。尔通守南邦，盖未尝求，而擢选自至。其克自奋励，使天下信吾用人之公，非苟然而已也。可。

【张峋户部员外郎钱长卿刑部员外郎】

敕具官某等：六卿之属，其切于民事者，地官制其衣食，而秋官治其生死，有非其人或受其病。以尔峋将漕右辅，民不告劳，长卿司计中台，事不失统，是用以时进之，俾佐二部。夫职日以高，则责日以重，惟能以迁为忧而不以为喜，则职事举矣。可。

【大名府骁武第一指挥都虞候杨政等七人可并左右侍禁】

敕具官某等：承平既久，貔虎之士以岁月为劳，坐致好爵，既登仕籍，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吏治。惟廉与慎，可以安受宠禄。可。

【韩维守本官资政殿学士知邓州】

敕：朕承祖宗之丕业，访求黎老与共国事。矧复裕陵藩邸之旧，父兄世臣之余，民望所依，朕何敢后！然而华发在御，有贤劳之嗟，旅力既愆，以出守为乐，进退之际，礼义存焉。具官某，顷以眷艾，恬于燕闲。召置迩英，赖其劝讲之助；擢居黄闼，付以议论之权。任寄方深，岁月未几。惟廊庙有日昃之务，而方州存卧治之风。眷南阳之大邦，本故乡之近地。仍还旧职，以示往恩。尚俾中外之臣，知予终始之意。思永终誉，克绥厥心。可。

【李士京将作丞余中军器丞】

敕具官某等：匠事之不可为，与戎备之不可忘，其职均耳。以亲为嫌，法所当避，往只新命，率职无怠。可。

【刘务诚三班奉职】

敕具官某：尔自宜猷，改录奉常，岁月滋久，勤亦至矣。锡尔好爵，勉于廉节，以安宠禄。可。

【王衮知兖州】

敕具官某：吏道以律令为师，然读其书，诵其数，而不知所以行之，未足与言治也。尔明习三尺，出守列郡，临长吏民，知弛张之方，有循良之誉，急于亲养，来请乡邦。朕不尔违，以劝能吏。祗服休命，益勉无怠。可。

【冯完道遥郡刺史】

敕：朕严内外之分，饬左右之戒，是以近习之臣，虽才智敏强，见于内廷，而外无知者。具官某，蚤蒙器使，荐经事任，出入诸道，靖而不烦。比缘积劳之久，擢参后省之秘，而重慎只肃，有加于前。宜因寄资之崇，益以阅月之效，佩之郡印，以宠貂冠，励尔在公，清我禁闼。可。

【胡田〈先以宫苑副使知诚州，州改为军，除为知军。〉】

敕某：沅、诚皆南边新郡，而诚之于沅，地不能半，官吏兵丁，馈饷劳止，比因有司之请，易以军垒之称。尔因领旧治，以抚远民，均为长吏，毋以名号之殊，为轻重之意。可。

【陈安石知襄州】

敕：襄阳古都会也，山河雄胜，居楚越之上游，风俗剽悍，兼雍洛之余习。在战国为用武之地，方承平为无事之国。牧守之胜，图谍具在。具官某，起自世族，华发一心，试之中外，清节可纪。比者解印西土，持节南阳，坐席未温，捧诏入觐。眷荆州之重地，方守臣之阙人，匪为尔私，将适民望，勉图安静之术，思继循良之风。可。

【孙怀用知宁化军郝逢知岢岚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具官某等：岚谷、固军皆楼烦之故地，民事虽简，而边政为重，守土之吏必慎所付。尔等咸以选任，习于疆埸之政，惟恩与信，可以附吾民而服邻国。勉思训言，无怠于事。可。

【王光禄寺丞】

敕某：政无大小，以得人为重，虽复膳羞之末，足效才否之实。尔久试于外，而来居此，勉修厥职，毋忝朕命。可。

【姚π秘书丞】

敕具官某：尔以清节懿行闻于乡党，公卿誉者交至于前，乃者擢丞宗正，实刊玉牒，顾惟东观之重，号为众材之委。往服厥职，益懋乃德，以称予待尔之意。可。

【蒲宗闵知兴元府史宗范知庐州】

敕具官某等：汉中，蜀之大都，而合肥，楚之奥壤，守臣之选不在有司。以尔宗闵，入治郎曹，出将使指。以尔宗范，践历藩屏，宜于吏民，因其已试之效，付以共理之柄。往祗厥服，俾二郡之民，被恺悌之政，以助予治。可。

【林颜权知泉州】

敕某：禄廪之给，官有常日。尔奉使于外而取逾于法，以致人言，将何以率励群吏，责之廉节乎？宜罢所领，假守方州，祗服宽宪，修省无怠。可。

【孔平仲太常博士】

敕具官某：刑政之得失，众人知之，然其所兴坏，止于其事而已。礼乐之得失，视之未必见也，而治忽之端，或自是起。故朕于奉常之官，择之必慎，用之亦速。尔以儒术精博，吏治通敏，以在兹选。其克为朕别嫌明微，以诏尔长，俾上下内外，不愆于旧章，则尔职举矣。可。

【西蕃首领温溪心心牟钦毡二人并除化外州团练】

敕具官某等：天之于人，善恶必报。朕上法天道，以爵命四方，有能忠勤，必保富贵。尔等才雄诸部，心奉本朝，审于祸福之原，明于逆顺之理。团兵宠秩，盖旌守节之坚，绝等异恩，当俟成功之报。可。

【郑佾知章州】

敕某：公卿之世有列于朝，不患不用而患不立。尔名臣之后，以词艺自奋，入佐卿寺，出典藩服，由河内领单父，恩亦厚矣。毋忝乃祖，勉思所以报者。可。

【孙之敏知雍丘杨环宝知咸平】

敕某等：畿邑大夫，古所谓内诸侯也。仰有朝廷，俯有吏民，善恶之效，朝夕可见。以尔之敏，家世名臣，才颖自著。以尔环宝，宦学历岁，志节不回。试以乡遂之民，将观政事之实。在邦必达，尔尚勉之。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许懋右司郎中】

敕某：万几出纳，萃于中台，诏敕稽停，文案壅滞，自唐贞观之盛而患之矣。矧今俗弊政烦，实倍前世，虽上有管辖，而郎不得人，罔与其济。以尔奋自周行，亟更剧务，强敏乐易，所至有成。是以召自南服，还领右部。尚能体予不次之举，勉尽匪躬之节，虚位以俟，尔其钦哉！可。

【陈轩主客郎中】

敕某：春官之属，皆郎之清选也。尔昔以文艺发身，名在甲乙，中以靖退补外，安于遐狄。还朝已久，素守不逾。今典祠溢员，而司藩虚位，祗服朕命，往勤厥官。可。

【丰稷殿中侍御史】

敕具官某：孔子称有德者必有言，德之无素而言以为责，则言有失当而听者惑矣。尔昔为御史，不得其言而去，出使诸道，入居郎曹，端良之声，予有闻焉。其尚一乃心，时有德言来告，俾予一人，获听德之助。可。

【陈知晦蔡州签判】

敕具官某：五世旧臣，百年遗老，求之于时，盖无几矣。今其子弟官于四方，左右莫与为养。大臣来告，恻焉疚怀。以尔笃于孝弟，服勤无ル，虽从事汝南，疑于左迁，而朝夕之奉，实惟汝志。可。

【向宗旦司农少卿】

敕具官某：司农掌仓庚、委积、舟楫、苑囿之政，合以时行视吏卒，因其勤惰而正其黜陟，盖亦劳矣。异时二卿共事，犹或不给，今萃于一，安得不告劳乎？尔以世家之盛，兼外戚之宠，而仕由科举，官有风迹。往为之少，俾群司兢劝，众务咸举，以称朕命。可。

【侯利建京东漕井亮采河东漕】

敕具官某等：齐鲁之富，甲于四方，而连岁水旱，民艰于食，盗贼将起。汾晋之贫，其于西边，而逮秋丰成，粒米狼戾，收敛为急。朕思得良使者，以济二方之宜。以尔利建忠节强劲，安靖不扰，以尔亮采才力敏济，察举有方，卓然已试之效，庶几诸道之选。往祗厥服，使民食无匮而边储有继，此予所以命汝意也。可。

【马城湖北宪】

敕某：尔转漕汾晋之间，以羡补不足，历年于兹，亦既劳矣。荆楚虽远，而庶狱之治，方漕为简。其克清心慎听，使江汉之间，无冤诉之民，以答恩宠。可。

【林积知福州】

敕某：长乐大藩，七闽之冠，衣冠之盛，甲于东南，工商之饶，利尽山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以地狭，故民多不足，俗巧，故使或不称。尔既生于其乡，长习为政，历试列郡，服劳诸卿。今予命尔怀组而归，非独观荣于故乡，盖将责实于来效。可。

【朱服权发遣泉州】

敕某：尔昔尝备左右史矣，出莅京口，于今再期。朕比以常法，迁尔长乐，而有司言尔事亲不谨，为吏不职。朕方以恕临物，不忍究也。清源大府，往为假守，内饰孝弟之行，外循律令之禁，日夜不忘，庶免来咎。可。

【林颜知濠州】

敕某：汝奉使闽越，不闻令誉，而临财弗慎，以致烦言。朕因其悔过，待以宽宪，而公议不置，封章继闻。濠虽小邦，有民与社，服我恩贷，勿忘省循。可。

【令{羽毛}以率府率讲书授通直郎】

敕某：先皇帝厚于宗室，勉以为善，有能通于经术，率常试以吏事。尔诵习典谟，明其义训，往服通籍之宠，以为维城之劝。可。

【张古知登州】

敕某：文登滨海，有边防之责，士出守其地，非选不授。尔服勤南宫，以积劳而往，勉自修饬，无忝明命。可。

【高遵易改知全州】

敕某：黔南虽远，而任寄为重。尔以亲往，惮于险艰。改命清湘，以安禄养。孝治之笃，岂惟尔私？可。

【何琬工部郎中】

敕某：昔汉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至于技巧工匠器械。元、成之间，鲜复能及。永惟熙宁、元丰之政，其微见于百工之事，与汉宣比。朕虽继之以恭俭，而至于练精之功，其可忘之？尔历使诸道，吏能有闻，入赞冬官，励精庶务，勉循旧章，以毋失其故。可。

【崔公度知颍州】

敕某：汝阴土沃民夥，有鱼稻之饶，而讼诉之烦，亦倍他郡。守得其人，则湖山之胜，足以为乐。苟非其人，犴狱烦多，日不遑给。尔蚤以文词备选，更践吏事，亦云久矣。勉勤政事，毋为颍俗所挠，以称朕命。可。

【黄裳 知宝州钱师孟知横州】

敕具官某等：领南诸郡，土旷民稀，而密迩夷落，以疆埸之政为重，故守土之吏，常选于右府。以尔裳 仕至通籍，而师臣任以军政。以尔师孟虽为勇爵，而习于文法之治。安城宁浦，有民有兵，其先为安靖，以待外侮，知予所以命尔之意。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石景略可宣德郎】

敕具官某：朝廷因唐之故，以六曹寺监纲纪百执事之治，凡祖宗法令之旧，合散出入，有司有不能知者，是以分命近臣，条析为书，于兹历年，尔与有劳焉。功虽未究，而考应于格，举自县令，置之通阶，毋郡邑之劳，而被斯宠，尔其勉之。可。

【范纯礼发运副使】

敕具官某：庆历名臣，莫如文正之贤者。朕访其后人，置之于朝，如见遗老。以尔慎靖而文，肃恪而通，能世其家，是以擢于文昌之要，付以礼乐之事。而乃畏避权宠，自嫌阀阅。东南漕事，国用之根本，任人之重，朝廷难之。均通有无，以实中都，非特私请之便，实亦当今之急也。可。

【张汝贤右司郎中】

敕某：东南都漕，出纳财赋，几半天下。左右都司，综执纲纪，与闻治要。虽有内外之异，而用人之慎，其选维均。尔比自文昌，出总馈运，治办之称，朕用嘉之。还尔旧司，益勉毋怠，以称朕委寄之重。可。

【韩宗道太府少卿朱光庭太常少卿】

敕某等：西汉之治，以九卿为重，隋唐以来，政在中台，则寺监之事，盖无几矣。然至于奉常司府，礼乐财赋之所在，用人之慎，初无闻焉。宗道奋于世族之良，练达政治之要，光庭比自谏诤之列，出佐纲辖之司，而皆敦朴自守，才力有闻。擢居二寺之重，益观历试之效。深自勉励，以究成功。可。

【李之纯宝文阁直学士知成都府】

敕：蜀虽险远，而民习礼义，易与为善，难与为非。一遇循良，怀之没齿，少加虐政，病不自申。昔张咏出守，方兵革之后，抚之以义，民欣戴之。赵奉使，方泰侈之余，节之以礼，民安乐之。及其复来，吏民欢呼，唯恐其去。得失之效，昭然著明。具官某，性本靖深，政实宽厚。处东南苗役之际，简以易从；当西南征伐之冲，安而弗扰。遗泽犹在，父老知之。是以改重职于西清，付遗黎于右蜀。勉因旧治，追继前人、毋使张、赵之贤，独专巴汉之誉。可。

【廖正乙秘书省正字】

敕某：朕登延俊良，策之翰林。尔推言往古，以及当世，挺然不回，朕甚嘉之。东观图书之府，挟册考义游于其间者，皆士之选也。尔往讲习道艺，长育才干，敦业以待举，吾于养士亦厚矣。勉于问学，思所以成之。可。

【刘舜卿加遥郡团练马军都虞侯】

敕：朕临御华夷，不求功伐，本欲屈己以安众，故务柔远而息民。蠢彼属羌，夙号逋寇，诱陷思立，得罪先朝，置而不诛，冀其改过。乃敢结连西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攻围南川，窃据边城，窥伺便利。天夺其魄，无复畏忌之心；人嫉其奸，思致歼歼之勇。时予良帅，集此肤公。具官某，学通诗书，才任斧钺，静而知变，勇且有谋，至则避其锐锋，去则攻其不备。临洮坚垒，破不崇朝；讲珠长桥，残于一炬。元恶授首，种羌震惊。折馘执俘，恩既均于诸将；发跃指示，赏不可以逾时。宜锡州团之名，仍迁军候之职。河湟遗种，未忘反侧之心；帷幄深谋，当审恩威之用。勉思全胜，以究前功。可。

【游师雄改奉议郎陕西运判赐绯】

敕某：伐叛柔服，朝廷之大义；避实击虚，将帅之成算。尔出使西鄙，灼知虏情，能宣朝论之详，以助元戎之决，缚致首恶，壤其密谋，诸羌震惊，边吏增气。遂以文史之旧，与有干戈之功，增秩易章，未足为宠，奉使将漕，益观厥成。予欲戢兵，固所望于尔者，兵利乘隙，岂可以为常哉！可。

【廖正古通判沧州】

敕具官某：景城负海带河，为一都会，养兵备边，任兼将帅，当得才士，往为之佐。尔昔为小官，疾奸除恶，以能名闻。祗服宠命，勉思所以为报。可。

【庞元英鸿胪少卿】

敕某：朕嘉祖宗将相之臣，有德于朝，有劳于边，访其后人，长育成就，以劝励百辟。矧尔风力强济，出入有闻，赞导国容，职高而事寡。兹朕所以追宠先正之意，尔往勉之。可。

【张琬知秀州】

敕某：有司进退多士，必以资考为之铨次。尔入官虽久，而法当为邑，擢守嘉禾，出于异恩。其克临民以宽，勿为苛亟，驭吏以严，勿为姑息，思所以答奖用之意。可。

【曾孝序通判莫州】

敕某：河决而西，北方并塞之地，频年水灾，民艰于食。尔以才选，往贰守事，其思所以均通有无，疏导堙塞，使吾边民免于流徙之患，则吾尔嘉。可。

【刘言可内殿崇班】

敕某：尔章献外家子，生于纨绮，而能勉自饬励，以成淑均之行。选与宗姻，既缘华族，特增美秩，兹有旧章。益务自修，以永终誉。可。

【张峋户部员外郎改户部郎中】

敕具官某：尔既出使近部，入赞民曹，其为属任均矣。然犹以资考之异，别中外之名，用人之慎，国有常典，益勉于事，以观成功。可。

【韩绪等】〈西贼攻围镇戎军南川寨等处，绪等战守有劳，或复伤中，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绪、

〈西贼攻围镇戎军南川寨等处，绪等战守有劳，或复伤中，韩绪、韩进转二官，杨吉、池评、赵说、臧逊各转一官。〉

敕韩绪等：夏戎背恩，侵我疆埸，犬羊之群，遍满川谷。诸将戮力，清野以须，或斩馘酋豪，折其凶气，或坚完壁垒，保我徒。虽矢刃夷伤而忠节弥壮，遂使丑类夺气，引兵遁还，得不偿费，无以复令其下。论功行赏，国有旧章。酬其劳能，增其爵秩。朕既无德不报，尔尚勉于立功。可。

【蕃官党令征揽哥赵令京覃恩改官】

敕某等：朕嗣守丕业，凡在臣庶，罔有内外，咸欲先之以恩，而后责其所报。尔等守在蕃服，世笃忠勤。朕不以远故遗尔，增秩赐邑，与朝臣比。勉思自效，以答恩宠。可。

【顾临再授给事中】

敕：朕历观多士，惟有实者可以久用，而不见其败。若夫无实之人，朝为端良而莫入于邪。具官某，质重而文，不阿世俗，比从将漕，比从将漕，擢置东台，封驳之风，震竦朝听。旋以河漳之害，出使赵魏之冲，而直声在人，公议所惜，因其入奏，俾复旧司。勿改平日之心，审察未行之政。朕有过举，不惮改焉。苟无布于四方，害及民物，则朕为有知人之哲，尔亦有常德之誉矣。可无勉哉！可。

【孔文仲中书舍人】

敕：政令之出，公卿为朕行之，而台谏为朕言之。方其未行，内史舍人得闻其议，与其既行而后言，孰与未行而议之哉！具官某，蚤以直言，铺陈治要，流落虽久，气节不衰，比自右史，迁长谏列。朕审听其言，未尝吐网茹柔，慨然有仲山之节，是以擢置西掖，试以代言。夫文墨雍容，既尔旧学，论思密勿，毋替前劳。可。

【张颉待制河北都运】

敕：河决累年，堤防未立，西山诸水，汗漫无归。属此秋霖，鞠为污泽。朕北顾之念，寤寐不忘，虽振廪已行，而宿麦未广。欲使斯民无艰食流亡之患，要在使者有爱人恻怛之诚。具官某，早分刺举之权，旋委方州之重，以勤劳久次之选，居出纳右部之繁，赵魏之忧，宜任其责，农桑之政，勉尽所宜。特加延阁之华，以重外台之寄。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三十一

◆西掖告词五十一首

【太皇太后三代】

〇曾祖琼魏王

敕：朕祗事东朝，朝夕咨焉以从政。乃者躬见上帝，升侑神考。克以眇躬，率行盛礼，思所以仰报于慈训，谓莫如追宠其先人。太皇太后曾祖某，蚤事章圣，蔚为名臣，智勇冠时，忠勤没世。决策澶渊之役，卒致匈奴之和，勋列鼎彝，庆钟任姒，赋政帷幄，泽被海隅。家传异姓之王，誓坚带蛎；恩加千里之国，昭示子孙。其尚有知，服此休命。可。

〇曾祖母李氏燕国

敕：朕嗣守鸿图，初见上帝，推衍天泽，丕冒海涯。矧惟文母之家，尊为外戚之冠，恩自近始，宠无与伦。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藻之仪，敬而不渎；珩璜之节，动必以时，作嫔大家，肇锡余庆。宜新汤沐之奉，以追窀穸之荣。音徽永存，尚克嘉此。可。

〇曾祖母李氏韩国

敕：和熹之庆，兆自高密，外奋武功，中笃淳行，闺门之风，比隆儒者。维我圣母，钟庆烈武，积累之厚，追配古人，宜其室家，并受光宠。太皇太后曾祖母某氏，夙被女训，有《鹊巢》之风，能使君子，成《羔羊》之行，德配图史，福流子孙。肆予熙事之成，宜锡大邦之宠，服我新命，赍尔旧阡。可。

〇祖继漫王

敕：朕惟祖宗功臣，能父子相继、勋业不坠者，惟曹氏、高氏，克显于世，而皆笃生圣女，辅成二宗之内治。今予神母，实亲庶政，均覆内外，是用宠其先人，以慰慈心。太皇太后祖某，武力自奋，家声益茂，出拥旄节，入董环卫，与汉辛氏武贤、庆忌、唐李氏西平、大凉，较长挈大，罔有惭德。兹予大享于合宫，思与懿戚共享其福，大邦名城，尔实宜之，肇封荆楚，以福尔后。可。

〇祖母康氏鲁国

敕：古之命妇，贵从其夫，维克有后，则以其子。矧予天下之母，内极三世之尊，可无追崇，助我孝治？太皇太后祖母某氏，育德名族，作嫔大邦。象服之盛，配德于山河；彤管之严，比洁于圭璧。比列荆河之壤，追赍九泉；徙封少昊之墟，益彰异数。追远之厚，予何吝焉！可。

〇祖母郭氏豫国

敕：朕于旧勋之家，无所不厚，矧维坤德之重，恩何以加？内殚孝敬之深心，庶几慈仁之一喜，比缘大赍，思极追荣。太皇太后祖母某氏，保傅丕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宗族称善，姑章安其能养，子孙法之不忘。兹用推惠泽于总章，易隆名于大国。漏泉之庆，尚克享之。可。

〇祖母全氏秦国

敕：朕笃于奉天，礼极严父，思其志意，莫如念母之深；宠其祖先，尚有追封之典。太皇太后祖母某氏，妇德成于早岁，母仪者于当年。宜其室家，施及宗党。鸠怀均一之性，翟见委蛇之容。没而不忘，易旧封于西土；传之罔极，告新命于宗桃。可。

〇父遵甫唐王

敕：高密之仁，其报在训；汾阳之功，其报在暖。维其子孙不能专有其福，实生圣女，以母天下。汉唐之盛，旷无与伦。太皇太后父遵甫，魏王之孙而楚王之子也。生而富贵，动由礼义，才甚高而不试，德虽隐而自彰。命之不融，中道而殒。祚我神母，实代天工，厚德载于三朝，贵名高于十乱。仁民爱物，每以生灵而为心；克己复礼，深恶外家之太盛。临御期岁，遂安四方。和熹才有余而德不充，懿安福至厚而功不著，欲报之德，不知所从。兹予祀帝于总章，大霈庞恩于海宇，追崇之典，所不敢忘。改封尧都，增宠家庙。可。

〇母曹氏吴国

敕：朕以四海之富，为二宫之养，犹朝夕歉然，以为未足。推予此心，以知圣母追远之念，罔有穷已，谓将成就其美，莫如褒显其先。太皇太后母某氏，生于功臣之家，绰有女士之德。恭俭廉退，孝友慈祥。实生太任，作合英祖。方其造舟以迎于渭，教成而结其。母育四方，二纪于是；君临百辟，期年有成。推迹本源，安可忘报！改封南国，以赍九泉。庶乎有知，服我新命。可。

〇母李氏秦汉国

敕：尊之而欲其贵，爱之而欲其富。圣人非私其亲也，情之所厚，礼有必然。眷予外戚之小君，早与唐国之内治，恩宠之异，中外莫先。太皇太后母某氏，奕世簪裳，生知法度，《鹊巢》无愧于居室，《麟趾》自致于多贤。爱均七子之仁，养及中宫之贵。迨此临轩之日，方其授几之辰。化被族人，贵震海内。疏封二国，盖近世之罕闻；寿考百年，均本朝之多福。可。

【皇太后三代】

〇曾祖敏中申王

敕：昔我皇祖，光宅天下，求贤以自辅，一时公相皆世之豪杰。子孙显荣，历世不坠，笃生淑女，作配皇极。究观本源，盖非一日之积也。皇太后曾祖某，光大笃实，真汉相之风；富贵寿考，有天人之福。画像原庙，铭功太常。方均庆于合宫，宜易封于成国。服我休命，祚尔后昆。可。

〇曾祖母梁氏魏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朕亲礼合宫，仰以陟配昭考，追文王之典，俯以大赍臣工，侈上帝之福。眷予母族之重，实居戚里之崇，岂无异思，以广慈念！皇太后曾祖母某氏，静而守礼，存江汉之风，动必有仪，俨山河之象。德洽宗党，庆流子孙；疏封有唐，于今历岁。肇新毕万之国，以宠向氏之祧。可。

〇曾祖母张氏鲁国

敕：昔向氏之祖，位列丞弼，世方平宁，在位正直，有《羔羊》之风；退食委蛇，本《鹊巢》之致。积是懿德，逮其曾孙。嫔于有虞，遂母天下。宠光所被，中外莫加。皇太后曾祖母某氏，躬服孝慈，动由礼义。其归以百两之众，其贵有六珈之仪。寿虽止于中身，庆实钟于来裔。推予享帝之赍，锡以保鲁之封。尚克有知，服此休命。可。

〇曾祖母宋氏楚国

敕：朕躬享昊天，升侑神考，外推严父之教，内怀将母之诚，厚抚其家，追王厥祖，下迨闺帏之懿，咸加封爵之崇。躬孝帅民，朕无所愧。皇太后曾祖母某氏，严于正家，动必由礼。采蘩以共公侯之事，亲桑以致衮冕之华。蔼然令猷，克光来叶。肇新封于荆楚，告休命于尝。尚克有知，膺此异数。可。

〇曾祖母王氏陈国

敕：朕尊尊以教敬，亲亲以教爱，非予戚里之旧，孰能兼受斯礼？皇太后曾祖母某氏，毓德柔嘉，执礼严靖，服膺保傅之教，究知臣妾之勤。内无怨言，家有余庆。循致坤元之福，遂正母仪之尊。方毖祀于总章，既大赍于寰海。易尔勾践之国，锡以太昊之墟。恩宠有加，永世无坠。可。

〇祖傅亮荣王

敕：爵为上公，周制也；王以异姓，汉法也。朕兼采周、汉之旧，以宠亲贤之家，因大享之告成，锡异恩而追远。皇太后祖某，故相之子，生而显荣。躬蹈儒者之风，行无世禄之过。积累之厚，下迨子孙。褒宠之优，肇建邦邑。因其奄受北国之命，宠以剑立南面之尊。朕将以慰母心，尔亦世享庙祀。可。

〇祖母吴氏越国

敕：申王诸子，皆列贵仕，荣国不耀，中止郎官。潜德之深，其报在后。及孙而显，母仪天下。德泽流衍，室家光荣。皇太后祖母某氏，璋之行，著于族人，藻之恭，宜于祖考。贵始封邑，恩锡有邦。兹因总章之祀，推广隆之孝。裂会稽之奥壤，增汤沐之旧封。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〇父经周王

敕：申伯之德，参于周、召之间。褚公之贤，载于王、谢之列。恩非专于戚里，名自显于缙绅。今予外家，庶几前烈。皇太后父某，绝出世胄，交友儒林，休声蔼然，多福自至。卧淮阳之近辅，表东海之雄藩。清净不烦，得承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要，忠悃深至，有入告之常。寿止中身，庆在隆佑。兹因严父之祭，起予念母之心。大启周南之封，以慰宫中之孝。国有常典，匪予所私。可。

〇母李氏豫国

敕：先皇帝刑于室家，以御于天下。非独外有辅佐，而中宫之懿实与有劳，焕乎四德之充，岂惟一世之积？皇太后母某氏，敦阅图史，服劳组纟川。肃雍娣姒之间，祗敬姑章之奉。诞生淑女之渊穆，不及君子之荣华。初建长秋，闵追荣之已远；继开隆佑，知余庆之方遐。乃者熙事告成，庞恩广被。肇锡荆河之国，以新脂泽之田。贲于九原，嘉此休命。可。

〇母张氏冀国

敕：联闻后庭以德进，则外戚以福终。周之任、姒，既克保其国；而汉之薄、窦，亦能全其家。至哉坤元，实相内治。宜尔外家之庆，仰同帝室之休。皇太后母某氏，性禀淑均，德推靖慎。因豫国治家之遗迹，迨慈徽毓德于妙年。命之不融，乃止中寿。比缘毖祀，启汤沐于尧都；锡以命书，贲尝于家庙。漏泉之泽，奕世不忘。可。

【皇伯世俦追封奉化郡公】

敕：唐之藩郡，以留后为重；周之列国，以诸公为贵。国朝兼用古制，外以待将帅之功，内以优宗室之懿。非此二者，未尝授焉。具官某，贵而能降，富而不盈，孝弟之美，著于亲党，俨恪之容，见于朝会。没身不试，遗范不忘。宠加两使之贰，优以五等之贵。魂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越国贤惠长公主追封大长公主】

敕：王姬之贵而能执妇道，以成肃雍之美，朕尝闻《召南·唐棣》之诗矣。永惟皇祖之庆，笃生淑女之贤。赋命不融，中道而没。哀荣之典，兹何敢忘。故越国贤惠长公主，袭宠宫庭，生知礼义。仪降王后，有车服之崇；德配君子，称室家之懿。逮兹享帝之泽，推予尊祖之诚。大长之称，宠荣斯极。追锡成命，以贲九泉。可。

【世繁赠安武军留后追封信都郡公】

敕：留后之权，均于元帅；郡公之爵，贵于诸侯。国朝兼采周、唐之旧官，以为亲贤之异数，慎终追远，斯极哀荣。具官某，生于富贵之中，绰有缙绅之度，行己以礼，好善不衰。朕笃于合族之仁，嘉尔终身之善，锡之好爵，胙以大邦。仰增族党之华，俯为窀穸之耀。可。

【唐亻免蓬溪簿，于泸州随军部夫入界，瘴死，赠梓州录参。】

敕具官某：乃者师征泸戎，尔与在行，瘴疠为虐，往而不返。朝廷追录勤劳，不遗细大。特加督邮之赠，以易赙布之礼。孝子之请，予何忍违。可。

【克贤赠奉国两使留后封奉化郡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生于富贵，而成于礼义，克自抑畏，以没其身。不有宠荣，何以为劝。具官某，宗党称孝，朝廷所贤。肃雍右卫之华，捍御遥州之重。赋命不淑，中道云亡。匍匐之恩，情何极已。哀荣之典，国有故常。可。

【士靓赠左领军卫将军】

敕具官某：宗室之良，生而不试，没而无述，则为善者何劝焉。尔以孝弟忠信，纪于族党。赠之诸卫之秩，以表平生之贤。魂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安焘三代妻】

〇曾祖

敕：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责成。乃者大享合宫，陟配圣考，躬执圭币，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旧；降福简简，告纯嘏之丰。朕弗敢专，用广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怀抱美志，噶人间，孝弟笃于父兄，忠信验于朋友。天道不谄，报在子孙，人爵自高，宠极师保。朕命不替，世世赖之。可。

〇曾祖母

敕：朕严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广上帝之仁。顾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肃雍显相之助。既宠荣其祖祢，复追赍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蘩之仪，敬而不渎。珩璜之节，动必以时。休声蔼然，后世追诵。宜锡召公之社，以宠安氏之祧。尚克有知，服我休命。可。

〇祖

敕：天之于人，无德不报。凡今卿士大夫，有立于朝尊宠于世者，皆其先人积累之厚。兹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亲之极，诚礼兼尽，思与君公推广斯义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才甚长而不试，德久晦而自彰，身虽屈于当年，善终表于来世。三师极品，耀缙绅之间；九原有知，宠绥存殁之地。可。

〇祖母李氏

敕：古之命妇，贵从其夫，惟克有后，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地，实总几事之烦。乃者大享合宫，相予肆祀，义无不答，礼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李氏，性本柔嘉，行称纯洁，妇德成于雍穆，母仪备于慈仁。胙以少昊之墟，易其叔铎之土。服我休命，宜尔后人。可。

〇祖母齐氏

敕：古之命妇，贵从其夫，惟克有后，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地，实总几事之烦。乃者大享合宫，相予肆祀，义无不答，礼有追崇。具官某祖母齐氏，恭顺以惠女师，慈俭以奉君子，闺门从而有礼，子孙赖以多贤。上蔡之封，历年于是；大名之壤，开国惟新。宠以密章，贲尔家庙。可。

〇父

敕：士之修身行义，不显于国，必显于乡党。故其乘时得志，不在其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在其子孙。谓天难忱，于事可考。具官某父某，乐于潜晦，不求闻知，推良心以与人，抱长才而不试。安舆就养，遍历于方州；西府宴闲，荐移于岁月。锡之好爵，以裕予心。服我宠章，益介眉寿。可。

〇母张氏

敕：士大夫义隆于显亲，恩深于念母。追劬劳之罔极，悼宠禄之无施。兹予毖祀于总章，大霈庞恩于海县。思广吾孝，以即尔心。具官某母张氏，靖而有礼，勤于治家，空传四德之名，不待千钟之养。宠加异数，以慰终天。爵无异于生荣，地莫加于韩乐。服我休命，子孙不忘。可。

〇母王氏

敕：联惟左右之臣，家有父母之养。自公退食，朝夕侍侧以尽人子之愿者，方今一人而已。总章之庆，恩被遐远。封爵之厚，予何爱焉。具官某母王氏，居不忘敬，行必由礼，手治藻，躬执组纟川，老而不衰，足以为法。宜锡三秦之壤，以为一族之华。寿考且宁，祇服朕命。可。

〇妻

敕：朕初见上帝，严配文考。公卿骏奔，求相熙事。工祝致告，均锡纯休。朕不敢专，思以迨下。非独身享其报，亦使家被其荣。具官某妻某氏，少长名家，辅佐吉士。尝之敬，先祖是安，膳服之宜，宗族咸喜。仁厚见于《麟趾》，正直发于《羔羊》。宜增汤沐之封，益耀笄珈之宠。服我新命，宜尔家人。可。

【李清臣三代妻】

〇曾祖

敕：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责成。乃者大享合宫，陟配圣考，躬执圭币，敬逆神休。奏璋峨峨，皆先朝之旧；降福简简，告纯嘏之丰，朕弗敢专，用广其施。具官某曾祖某，迹晦乡党，德如圭璋，力行于方寸之间，责报于百年之后。子孙之盛，缙绅罕闻；保傅之尊，德义为允。服我休命，宜尔后昆。可。

〇曾祖母尹氏

敕：朕严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广上帝之仁。顾于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肃雍显相之助。既宠荣其祖祢，复追赍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及其良人，咸有淳行，孝敬称于宗族，福禄迨其子孙。策名俊科，与我近辅。肇启伯禽之邑，以为家庙之华。其尚有知，服宠无ル。可。

〇曾祖母周氏

敕：朕严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广上帝之仁。顾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肃雍显相之助。既宠荣其祖祢，复追赍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周氏，圭璋之行，著于族人，藻之恭，竭于常。贵始封邑，恩锡有邦。肇从申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封，改食潞子之国。服我休命，以贲宗祧。可。

〇祖父

敕：天之于人，无德不报。凡今卿士大夫，有立于朝尊宠于世者，皆其先人积累之厚。兹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亲之极，诚礼兼尽，思与群公，推广斯义，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声被于乡党；居约履顺，而福流于子孙。世有英才，与闻大政。宠列三师之贵，祚隆十世之余。锡之闵章，以贲幽隧。可。

〇祖母

敕：古之命妇，贵从其夫，惟克有后，乃以其子。矧余中台之辖，实总万机之烦。乃者大享合宫，相予肆祀。义无不答，礼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劳组纴 川，敦阅图史。只敬姑章之奉，肃雍娣姒之欢。中馈之仪，风猷未替，东国之赠，宠数有加。赐之密章，贲尔庙佑。可。

〇父

敕：士之修身行义，不显于国，必显于乡党。故其乘时得志，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孙。谓天难忱，于事可考。具官某父某，隐而不试，久乃自彰。孝弟隆于父兄，忠信验于朋友。是亦为政，人无间言。由其教子之严，为我得臣之助。比推恩于秋享，增峻秩于师垣。追贲九原，尚克嘉此。可。

〇母

敕：士大夫义隆于显亲，恩深于念母。追劬劳之罔极，悼宠禄之无施。兹予毖祀于总章，大霈庞恩于海县，思广吾孝，以慰尔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汉其行。夙被女训，有《鹊巢》之风；能使君子，成《羔羊》之德。宜即乡邦之奥壤，以为封国之美名。服我宠章，祚尔后嗣。可。

〇妻

敕：朕登用俊杰，委任责成，非独厚以爵秩之华，亦将尽其室家之愿。乃者躬祀帝考，大赍臣工。封国迨于闺闱，世禄通于子弟。朕于卿士，实无爱焉。具官某妻某氏，生于名儒之家，绰有女士之德。爰均诸子，比鸠之仁；贵以良人，备翟之服。肇锡山河之广，宠增汤沐之封。宜其家人，服我休命。可。

【范纯仁三代】

〇曾祖

敕：朕方恭默思道，垂拱责成。乃者大享合宫，陟配圣考，躬执圭币，敬逆神休。奉璋峨峨，皆先朝之旧；降福简简，告纯嘏之丰。朕弗敢专，用广其施。具官某曾祖某，潜德不耀，余庆自彰。仁义之报，不及其身；功名之实，灼见于后。极三师之贵，既锡于宠名；慰九原之知，收建于成国。可。

〇曾祖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朕严父配天，以教天下之孝，肆眚及物，以广上帝之仁，顾予左右丞弼之良，咸有肃雍显相之助，既宠荣其祖祢，复追赍其室家。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闲之中，率礼不越，共俭之素，御家有常。报在子孙，世笃功烈。肇锡韩侯之邑，以为家庙之华，其尚有加，服宠无ル。可。

〇祖

敕：天之于人，无德不报。凡今卿士大夫，有立于朝尊宠于世者，皆其先人积累之厚。兹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亲之极，诚礼兼尽，思与群公，推广斯义，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种德之深，稼而不穑；发源之远，流则愈长。伟哉元子之贤，继以诸孙之盛。庙食之久，盖未可量；乡国之封，肇新其旧。可。

〇祖母

敕：古之命妇，贵从其夫，惟克有后，乃以其子。矧予本兵之要，实总几事之烦。乃者大享合宫，相予肆祀。义无不答，礼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徽柔靖恭，信顺慈孝。天道不谄，报在后昆。人爵自高，祚以封国。易宛丘之故地，锡全楚之大邦。尚克有知，服我新命。可。

〇祖母

敕：古之命妇，贵从其夫，惟克有后，乃以其子。矧余本兵之要，实总几事之烦。乃者大享合宫，相予肆祀。义无不答，礼有追崇。具官某祖母某氏，服劳组纟川，敬治藻。只率祖考之旧，循致子孙之贤。中馈之仪，风猷未替；西国之赠，宠数有加。赐之密章，以严庙祀。可。

〇父

敕：昔我皇祖仁宗，博求多士，以绥靖四方。天惟眷佑，赍之正人。既以克和羌戎，又以燮治区夏。出入中外，实兼文武之烈。今予嗣守丕业，选任大吏，亦拔西帅，以临中枢。匪伊异人，惟父惟子。得人之盛，朕无愧焉，具官某父某，秉德不贰，好谋而成。始任谏诤，知无不言，中为将帅，靖而能勇，卒以功业，股肱先圣。兹予怀想风烈，用建尔仲，予嘉其缁衣之德，锡以召祖之命。惟师保之贵，既无以加，故河漳之封，益大其宠。可。

〇母

敕：士大夫义隆于显亲，恩深于念母，追劬劳之罔极，悼宠禄之无施。兹予毖祀于总章，大霈庞恩于海县。思广吾孝，以慰尔心。具官某母某氏，山河之容，江汉其行。其君子正直，有《羔羊》之德；其后世信厚，有《麟趾》之风。宜锡宠荣，以慰存没。乃祖唐相，实启卫国之封，眷予枢臣，愿为密章之赠。赍于幽壤，尚克嘉之。可。

【中丞刘挚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朕临照百官，寄耳目于中执法。乃者季秋大享，骏奔在廷。迄于熙事之成，紧其正色之助。方均行于惠泽，宜特先于庶工。具官某父某，种德之深，终身不愿，教忠之笃，没世乃彰。挺然司直之良，美哉有子之庆。不有锡命，孰知其贤，宜加四品之崇，以为九原之慰。可。

●栾城集卷三十二

◆西掖告词四十九首

【苗贵妃三代】

〇曾祖

敕：昔我仁祖，刑于室家，以御于帮国。下迨嫔御，化其德风，罔不贤淑，迄兹三世，犹有耆旧，仪于六宫。故其祖考，日益尊显。贵妃苗氏曾祖祚，潜德不耀，久而后彰，至于曾孙，宠托宫掖。兹因大享，祗率旧章。命为上公，封以成国。九原有知，尚克嘉此。可。

〇曾祖母

敕：天之报施，昭然不诬，世之显荣，皆有由始。而况迨事皇祖，流泽私亲。夫岂偶然，而至于是。贵妃苗氏曾祖母冯氏，柔嘉之德，见纪于族人，慈俭之风，有闻于后世。乃眷曾孙之贵，亲承大享之休。易汤沐之旧封，为宅穸之新宠。服我成命，世世不忘。可。

〇祖

敕：朕嗣守鸿图，初见上帝，推衍天泽，丕冒海隅。矧惟先朝旧人，外家通贵。恩自近始，宜无与先。贵妃苗氏祖仁恭，隐约之中，操修以礼。被宠光于来裔，知报施之不诬。官为上公，已极人臣之贵；地分全楚，复推列国之雄。锡是闵章，以贲幽壤。可。

〇祖母

敕：朝廷宠绥臣庶，褒显其先，惟有四辅之崇，乃锡三世之命，其于禁掖，殆无几人。贵妃苗氏祖母彭氏，容德之修，著于宗党，福禄之盛，及其子孙。方予熙事之终，胙以成国之赋，贲尔庙祀，世世保之。可。

〇父

敕：於赫皇祖，仁覆四方。永怀弓剑之遥，不忘簪履之旧。而况逮事左右，今为老成，宜其尊亲，特被休宠。贵妃苗氏父某，躬有懿行，笃生淑人，既寿且康，允仁而信。荐经元祀之庆，每极追崇之荣。肇锡大名，以配隆爵。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章之赐，泽及九泉。可。

〇母

敕：故旧不遗，则民不偷。矧吾三朝之人，独享百年之福。眷尔近戚，予何可忘。贵妃苗氏母裴氏，徽柔靖恭，幽闲肃敬，行应家人之美，庆钟女子之祥。兹予大享之成，肇易新封之宠。漏泉之泽，存没兼荣。可。

【文臣升朝封父母妻】

〇父

敕具官其父某：朕毖祀总章，陟配神考，子大夫奔走厥服，咸与有劳。推予严父之心，为尔显亲之庆。锡命之宠，寿考不忘。可。

〇母

敕具官某母某氏：慈惠有以宜家，肃敬可以教子。乃者大享之礼，百执咸事。朕宠绥忠孝之心，推本源流之自。疏尔爵邑，以荣子孙。可。

〇妻

敕具官某妻某氏：士大夫出仕于朝，能以恭俭正直，成《羔羊》之美，必有淑女，以治其私。用能退食委蛇，无内顾之虑。朕方推帝泽于天下，其何爱一邑，不以宠其家人。可。

【文臣升朝追封父母妻】

〇父

敕具官某父某：合宫之享，义存严父。朕惟天下之士，追养之诚，上下无间，是用推予锡命之宠，旌尔教忠之勤。九原有知，尚服休命。可。

〇母

敕具官某母某氏：生能正家，没有良子。欲尽劬劳之报，莫如爵命之隆。方大赍于总章，宜肇新其汤沐。服我休命，世世不忘。可。

〇妻

敕具官某妻某氏：恭事君子，宜其家人，勤劳则同，而宠荣莫及，存没之念，终身恻焉。方予庆赐之行，肇加脂泽之奉。赍于窀穸，尚克嘉之。可。

【范镇父】

敕：士有厉事三世，秉持一心，志怀金石之坚，言为社稷之计，耄期不乱，清静无求，访之古人，殆亦无机。朕既复命以位，思见其人，旋观德业之崇，知有源流之自。具官某父某，隐居闾巷，名出缙绅。以孝弟为传家之资，以诗书为教子之实。自修于方寸之内，责报于百年之间。子孙勃兴，冠冕相继。方予大享之庆，锡以追崇之荣。开府之仪，比隆于三事；漏泉之泽，少慰于终天。可。

【鲜于亻先父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父

敕：朕既得直谅多闻之士，而置之礼乐之司，擢之谏诤之列矣。乃者总章大享，来相于庭。因予严父之心，成尔显亲之愿。具官某父某，怀抱美志，博通古文，上自河图洛书，下及天文地理，无有不综。庶几古人，卷怀而归，以遗后嗣。金章紫绶，虽不及其平生；密印闵书，示追荣于泉壤。可。

〇母

敕：妇人之贤，室家所赖。上能使其君子有《羔羊》正直之行，下能使其后世有《麟趾》信厚之风。诗人所嘉，于今犹信。朕既得其子，以知其亲。具官某母赵氏，江汉之行，山河其容，手执诗书，亲教子弟。虽负米而养，自有孝弟之欢，而列鼎以祠，莫尽劬荣之报。宜易脂田之奉，仍如翟之荣。追赍九原，以慰存没。可。

【陈曼父闰曼任登州录事，父闰年九十一，以敕封承务郎。】

敕具官其父某：总章之庆，凡通籍之士，皆获爵命其亲。朕惟子大夫沉于下僚，家有耄期之养，而宠荣不及，念之恻焉。锡尔一命，以绥子孙之志。可。

【钱勰父母】

〇父

敕：钱氏举国内附，俾吴越之人，免兵革之乱。子孙受封，带河砺山，藏在盟府。矧其后世，贤杰间出，赫奕相望。其于追崇，安可复后。具官某父某，贯穿坟史，练达典章，博辩有文，绝出伦辈。父子兄弟，进以直言。誉喧一时，望以卿相。中道而陨，报在后昆。俨然侍从之华，与我总章之祀。宠之开府，载是闵书。九原有知，服命无ㄦ。可。

〇母

敕：妇人之贵，当从其夫。礼变古今，义均存没。肆予大享之庆，俾极追封之荣。具官某母某氏，育德高门，作嫔大族。生知图史之乐，不烦保傅之箴。余庆在其子孙，清风播于宗党，肇封成国，光有翟衣。锡此密章，宠尔庙佑。可。

【李玮三代】

〇曾祖

敕：昔我仁祖，敦睦九族，以和万邦。顾惟念母之深，特厚外家之礼。往事虽远，此恩未移。具官李玮曾祖某，怀抱美志，噶人间，孝弟笃于父兄，忠信验于朋友。天道不谄，报在子孙，人爵自高，宠极师保。肆予大享之庆，肇易三秦之封。九泉有知，服我休命。可。

〇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成王之母邑姜，齐侯世受其祉，宣王之母申后，申伯亦赖其宠。矧我皇祖之圣，重以李氏之贤。子孙相承，冠冕日盛。追崇之典，国有旧章。具官李玮祖某，隐约之中，操修以礼。克有淑女，笃生圣人。宠虽不逮于平生，泽尚可加于来裔。此因秋享，肇易国封。锡是闵书，以宠庙祀。可。

〇父

敕：朕深惟仁祖之意，宠绥元舅之家，申锡婚姻，以固恩礼。乃眷奠邦之嗣，来相合宫之祠。熙事告成，鸿恩先及。具官李玮父某，贵而能降，富而不骄。诸子之贤，迭为将帅。大邦之宠，更王齐秦。肇新锡命之书，以慰终天之感。可。

〇王坚父

敕：朕惟景德、祥符之间，治定功成，庶几三代。时维丞相魏公，左右厥辟，同底于道，於穆清庙，卒配享。至于庆历、嘉之际，克有贤子，不坠厥家，出入中外，允文允武。兹予季秋大享，追念先正之后，有能在朝，相我熙事，宜有褒宠，以劝百官。具官某父某，始以谏诤，名闻朝廷，终以将帅，威加戎狄。父锡之庆，子成厥功。故虽富贵显融，赫奕再世，而天下之议，不以为过。生为六官之长，没加三事之荣。匪予尔私，惟德之报。可。

〇曾布父

敕：曾氏系出东鲁，渊源师友，本于孔氏。谱牒详具，虽远而明，子孙盛大，继显于世。具官某父某，文学之美，肖其先人，议论之长，信于来世。仕而不遇，志存于书。没而愈彰，庆钟厥子。属词比事，粲然有古人之风；理财御边，卓然有当世之具。才智竞爽，爵秩同升，其于缙绅，殆无一二。朕既任以事，恩宠其先。今兹大享告成，显亲沛泽。追锡崇阶之赠，以慰九原之知。可。

【蔡确父母】

〇父

敕：位极三师，而爵封大国，虽元勋盛德，有不能至者矣。而将相大臣，欲显其亲者得之，吾是以知积善之为难，而有子之为贵也。具官某父某，潜于下僚，不求闻达，躬有懿行，久乃发扬。美哉中子之贤，任予元宰之事，久厌机务，退守便藩。深念教忠之荣，求易苴茅之赐。大名奥壤，虽为甸服之雄；全楚新邦，顾即故乡之近。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〇母

敕：贵以其子，而爵从其夫，此妇人之礼也。时予旧相之宠，告我念母之诚，亦何爱于大邦，不以成其纯孝。具官某母某氏，仁以逮下，严于治家。礼先中馈之勤，恩遍外姻之广。命之不淑，没有余哀。肇易脂田之封，永保荆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国。宠尔庙室，以利后人。可。

【秦晋国安仁保夫人张氏祖祖母父母】

〇祖

敕具官某祖某：朕追怀弓剑之遥，不遗簪履之旧，矧功存于保议，而宠极于平生。宜因大享之恩，成其尊祖之念。宠加列卫，追赍九泉。可。

〇祖母

敕具官某祖母某氏：朕祗祖合宫，严配圣考。思其志意，恍焉如存。是以推广旧恩，施及幽远。肇易脂田之奉，以申追远之诚。可。

〇父

敕具官某父某：朕孝爱之深，无德不报。永惟保育之旧，凤著劬荣之恩。方大享之告成，宜显亲之施及。诸卫之贵，存没兼荣。可。

〇母

敕具官某母某氏：尔蚤以息女之良，功存藩邸之养。报已隆于贵显，恩宜逮于存亡。肇新汤沐之封，以为幽冥之慰。可。

〇世采母李氏安康郡太君世智母何氏永昌郡太君

敕：严父配天，国之大礼也，以子贵母，三代之旧章也。兹予大赍之庆，泽被含生之伦，矧于近亲，志切追远，锡命之典，其何可忘。具官某母某氏，承上克恭，临下以礼，生著御家之法，殁闻有子之贤。赐汤沐于大邦，为窀穸之余宠。九原未泯，尚克嘉之。可。

〇张方平父

敕：士之怀抱志节，老于山林不求闻知者，何可胜数。永惟公卿之贵，本出父祖之贤。行义绝伦，声闻不著，特缘有子，得列于朝。追想风猷，不忘嘉叹。具官某父某，性本静重，行极高明。宴坐一室之间，心游万物之表。澹然自守，寡笑与言。遂以绝人之姿，深积传家之庆。柱石之寄，尝参二府之崇；几杖之仪，又已十年之久。比缘昭配，许以侍祠。宜因均福之恩，懋锡追崇之典。地分全魏，爵列上公，九原有知，服我休命。可。

【李端愿父母】

〇父

敕：富而好礼，贵而不骄，势凭戚里之荣，躬被儒者之节。昔闻其语，未见其人。具官某父某，爵本传家，亲聊筑馆。进退以礼，无世禄之非，文友多贤，尽当时之杰。被遇前圣，流芳后昆。有子而贤，久列束宫之贵，开府以赠，仍因西土之封。锡是闵章，赍尔幽队。可。

〇母

敕：帝乙归妹，而交泰之功著；王姬之事，而肃雍之礼成。风化所由，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当异。具官某母某氏，渊源之盛，当世莫伦，礼义之隆，至今传诵。俨若姑章之奉，穆然闺壶之风。车服下于王后，而不以骄人，子孙众如蚕斯，而要于守法。故能奕世不坠，休声愈隆。兹予大享之成，因尔故封之广。闵书密印，宠数不渝。可。

〇张方平祖

敕：朝优二府之臣，列三世之赠，眷我耆旧，退处乡闾。方大享之告成，宜申锡于休命。贲及祖庙，进封大邦。具官某祖某，修身正家，而声被于宗党；居约履顺，而福流于子孙。力行于方寸之闻，得报于百年之后。朝之大老，惟尔元孙。肇新淇奥之封，增宠师臣之贵。告于幽隧，服此优恩。可。

〇富绍庭母

敕：朕追怀先正之臣，建功当年，流泽后世。时惟丞相临淄公，以甘盘之旧，股肱太平；丞相韩公，以魏丙之贤，翼亮数世。风流未远，家事落然。比因大享之成，重兴追远之念。具官某母某氏，临淄公之子而韩公之配也。幼服图史之训，晚同忠义之勤。有德有年，五福兼备，奄从沦谢，中外咨嗟。兹用不忘旧勋，宠加新命。因其封国之故，以明有子之良。贲尔宗祧，世世无ル。可。

〇蔡朦父挺赠开府仪同三司

敕：昔我皇考，分命守将，镇抚四夷。时惟西羌，弗克靖顺，实赖良帅，是震是服。遂以显绩，进登西枢。命之不融，中道而殒。声迹之美，于今不忘。具官某父某，谋猷靖深，勋业崇茂。治边之略，纪于一时，经远之功，著于来世。比缘陟配之享，永怀先正之良。追锡崇阶，比仪三事。有子之庆，奕世嘉之。可。

〇刘母

敕：妇人之贤，著于《麟趾》，赠礼之盛，极于衣。朕亲享合宫，加惠百辟。矧复从官之列，来告念母之诚，可无异恩，以示追远。具官某母某氏，笃生大族，作配名儒。环佩之声，动必由礼；藻之荐，举不失时。追怀令猷，尚有诸子。守道不倚，则汉中垒尉，博学不倦，则唐居巢侯。美哉有子之良，为我得臣之助。祚之大郡，慰尔九原。可。

〇奉议郎任斯年祖母黄氏以母封回授永寿君

敕：朕亲享合宫，均庆多士，以宠荣其亲，推而上之，又及其祖，共于亲亲尊祖之义备矣。美名大邑，介尔眉寿。子孙不忘，益勉忠孝。可。

〇张琬父升追封韩公

敕：朕追怀祖宗，下逮先正，闻嘉、治平之盛，宗臣大老，相望于朝，永思其人，如见风采。具官某父某，始以直气振于中司，终以令德长于西府。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二祖，恳款一节。归老嵩少，追迹松乔，殂谢未几，风烈犹在。比缘合宫之祀，嘉其有子之庆，即封乡国，以贲私祧。九原有知，服此休命。可。

【安焘知枢密院赠三代】

〇曾祖

敕：枢臣之长，戎政出焉。内则张皇六师，以御外侮，外则绥怀四夷，以安中国。久虚之位，历试以庸。特推三世之恩，以示百官之劝。具官安焘曾祖某，处躬甚厚，与世无求。人莫能知，而天相其善，身隐不仕，而世承其休。逮尔曾孙之良，冠予西府之列。折冲之效，偃革可斯。斯用锡帝傅之隆名，贲私祧之常祀。九原未泯，百世不忘。可。

〇祖

敕：古之贤君，有师臣之义。朕临御百辟，想见其人。眷予宥密之贤，夙承祖考之烈。积德之厚，获报甚隆。宠之上公，以见予意。具官某祖某，赋性端悫，终身退藏。孝弟发于自然，忠信验于来世。松生于谷，阅岁不衰，泉发于山，造平而大。启良心于嗣子，胙多福于元孙。岂乎家庙之隆，数致闵书之赐。贲于幽隧，宜尔后昆。可。

〇父

敕：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率循孝弟之风，施及邦家之广。朕既用其子，不忘其亲，荐锡崇阶之荣，以宠退食之养。具官某父某，资性淳笃，既慎靖以安贫，操行坚强，亦共俭以居富。一变簪裳之盛，亲见廊庙之崇。循致承平，既股肱之允赖；报之宠禄，宜命数之超升。寿考且宁，训敕无怠。可。

【王汝舟祖母胡氏封嘉兴县太君汝舟乞以妻叙封回授】

敕某：合宫之庆，士得以其亲及其室家之封，封其大父母。今汝舟愿以妻之叙，而加其祖母，恩从其厚，将以极尊祖贵老之义而已。绥尔眉寿，服宠无ル。可。

【皇兄令擢等所生母赠县太君】

敕某母某氏：合宫之庆，泽被存没。尔笃生令人，当以子贵，肇锡汤沐之奉，以慰怵惕之感。魂而有知，嘉此休命。可。

〇富弼赠太师

敕：庆历之盛，朝多伟人。维范与富，才业名位，实相先后。海内称诵，见于声诗，比之夔、契。经涉险阻，继以存亡。惟天所佑，克享全福。历相三世，配食清庙。肆予大享，加宠先正。亦克有子，列于在廷。具官某父某，德及夷夏，功载史册。出盟獯鬻，复结二国之欢；入秉陶钧，首开万世之议。性本直谅，终身不回。心乐虚闲，超世自得。音容未远，风烈可追。锡以上公之章，明我师臣之意。告于幽隧，慰尔后昆。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刘沆追封秦国公

敕：生而秉钧，显名于世，没而有子，通籍于朝。家存旧德之余，国有世臣之盛。比缘大享之庆，来告显亲之诚。勋旧既隆，恩宠亦异。具官某父某，奋身南国，致位中台。风迹之优，效见于民政；勤劳之久，声载于图书。顷自告终，奄更三世。爵极师保之重，国分吴会之雄，宜锡祉于秦亭，示追崇于家庙。九原未泯，服此鸿恩。可。

〇卢政赠司空

敕：祖宗怀柔四方，兵革不试，虽有貔虎之士，拥旄钺之寄，皆老死侍卫之间，不见才武之效。然其声绩未泯，子孙在廷。追远之恩，国有常典。具官某父某，弓剑之任，推雄万夫，韬略之贤，著称当世。卒能保宠，以没其身。兹大享于合宫，示追崇于列辟。宜锡冬官之印。以增家庙之荣。魂而有知，服宠无ル。可。

〇王存妻胡氏齐安郡夫人

敕：朕敷求哲人，咨以大政。知其有孝恭祖考之义，则爵其三世以礼其私祧；知其有慈爱室家之心，则封之大郡以助其内治。凡所以深慰其情，而优为之礼者，亦已至矣。具官某妻某氏，举无失中，言必由礼。起于糟糠，而善处穷约；逮其富贵，而不闻骄奢。兹使君子，绰有成德。遂登丞辖之位，率由夙夜之佐。是用望郡以为汤沐，翟以与会朝。勉候令猷，答此休命。可。

〇杨王第三女封安定郡主

敕：朕有怀二宗，思见文武之盛；念我叔父，亦配间平之贤。粤维礼命之优，盖有朝廷之旧。女既及笄而字，爵当袭土而封。恩礼之隆，孝敬斯在。杨王第三女，幼而好礼，姆教不烦，长而知方，妇德已备。兹择良士，亦惟外亲。将修雁之仪，肇锡汤沐之奉。惟恭且俭，可以保是美名；怀孝与和，可以安于二姓。风化之首，其尚勉之。可。

●栾城集卷三十三

◆北门书诏五十四首

【麻制十三首】

〇除苗授保康军节度知潞州制

门下：上将之任，本智略以为先。万夫所望，亦材武之兼尚。惟擢拜之未几，极辞疾以告劳。言念悃诚，式敷明命。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军节度、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黔州诸军事、黔州刺史、上柱国、济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苗授，蚤读兵法，有志事功，久践戎行，自奋边鄙。入参环列，既被遇于先朝，累积岁劳，适谋选于元帅。遂分旄节之寄，克谐卒乘之欢。宿卫逾年，勤为请。愍独贤于烦使，俾暂佚于近藩。爵加贵名，邑衍真食。潞子之旧，俗武而淳，守土之臣，事简且暇。於戏！建纛而出，知宠数之不移，勿药有瘳，幸年岁之未暮，卧理非壮士之节，力疾有忠臣之风。勉俟安平，起就勋业。可特授检校司空、持节房州诸军事、房州刺史、充保康军节度、房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知潞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兼提举泽晋绛慈辽州威胜军屯驻驻泊就粮、本城兵马巡检公事，替韩宗古，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〇除刘昌祚武康军节度殿前副都指挥使制

门下：多畜卫兵，莫如国朝之盛，次补元帅，盖本祖宗之常。顾惟万骑之选师，重以千庐之严徼。欲众心之素服，非宿将而莫当。诞告在廷，咸听朕命。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冀州管内观察使、持节冀州诸军事、冀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九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刘昌祚，奋由弓剑，资以韬钤。整于治军，才出边将之右，通于对敌，声著陇山之西。乃者取其先朝指踪之余，授以平凉总护之贵。种羌久困，既款塞以来庭，环尹适虚，归释甲而御众。爰加旄节之重，以壮辕门之观。旄旆不移，什伍如故。当使少加号令，自益精明。於戏！仁足附众，则六师不扰，威能克爱，则万夫可齐。亦俾貔貅之徒，咸知忠孝之节。勉矣来效，往其钦哉！可特授持节洋州诸军事、洋州刺史、充殿前副都指挥使、武康军节度、洋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勋封、食实封如故。主者施行。

〇明堂吕大防加恩制

门下：昔吾祖宗革五季之遗，复三王之旧。皇佑之盛，始寓总章于外朝，元丰之隆，载严上帝之定位。物有成宪，敷遗后人。朕因而循之，罔有失坠。乃辛巳之吉，躬被冕服，只即群工，礼成不遗，神贶昭答。诞降多福，均畀在廷。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上柱国、汲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九百户、食实封六百户吕大防，笃实而文，宽厚而栗。在英祖时，纳忠不回，为名御史，在神考时，宣力不懈，为贤守臣。逮兹缵承，即与丞弼。既全付之钧轴，遂能任我栋梁。正颜色而诚意宣，出词气而忠邪辨。左右三载，咸四方。民无烦苛，羌率旧职。稼穑茂遂，神人燕安。俾我厘事告成，旧章不坠。虽荷帝祉，时惟乃功。宜因赐胙之恩，遂行进律之典。增大国邑，衍食真封，畴尔茂勋，劝我多士。於戏！公尔忘私，非独得君，亦以获佑于帝，宽而有制，非独善始，亦以克要厥终。及兹休成，同底至道。可特授依前官职，加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〇皇伯祖宗晖加恩制

门下：宗祀配天，所以教诸侯之孝，加地进律，所以广上帝之恩。矧维天属之奠，世奉濮园之享。相予肆祀，绥我思成。躬率父兄之和，以致天人之应。用敷大号，昭告治朝。皇伯祖镇南军节度、洪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司徒、开府仪同三司、持节都督洪州诸军事、洪州刺史、上柱国、嗣濮王、食邑一万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三千七百户宗晖，爵封世王，名冠属籍。贵而能降，富而不骄。孝弟肃恭，率本天姿之懿，威仪问学，蚤承师训之良。同我洁斋，献于馈熟。进退和于礼节，升降比于乐章。逮此休成，宜均多福。益衍旧封之广，仍加真食之优。於戏P安懿之后，思继前人之令猷，兼将相之隆，勉图夹辅之休烈。兹因受爵之宠，益起循墙之恭。庶无间然，克有终誉。可特授依前官职，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三百户，勋如故。主者施行。

〇皇叔祖宗佑加恩制

门下：朕出款原庙之严，入谒总章之秘。师臣外帅多士，以靖吾国，宗卿内帅诸父，以正吾家。亲贤既和，天人咸若。膺受多福，施及四方。矧惟族属之尊，宜有宠光之异。皇叔祖宁远军节度、容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容州诸军事、容州刺史、上柱国、巩国公、食邑五千八百户、食实封一千六百户宗佑，耻为富贵之习，动由礼义之中。祗顺父兄，亲近师友。肃若闺门之治，穆然朝谒之容。秉旄钺而四方之志行，锡茅土而诸侯之礼备。远镇容管，近殿洛师。处之若无，久而益慎。爰推大赍之泽，益彰有德之荣。增衍故封，懋锡真食。於戏！考之晋人，则安平之于武帝，求之唐室，则元嘉之于高宗。皆以德重属高，恩隆礼异。往祗服于明命，思无愧于古人。可特授依前官职，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勋如故。主者施行。

〇皇叔祖宗楚加恩制

门下：汉封同姓之国，势遂疏于本朝，唐任宗室之隆，用每杂于他族。祖宗酌古今之典，笃兄弟之亲。虽极茅土之封，常居朝谒之地。眷礼特异，前世莫伦。皇叔祖建武军节度、邕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邕州诸军事、邕州刺史、上柱国、郧国公、食邑五千八百户、食实封一千六百户宗楚，孝友根心，文艺饰性。居处恭，故不闻过行，室家理，故可以莅官。师保不烦，朋友称信。乃者显相原庙之祀，斋宿总章之廷。假无言，质明成礼。顾惟大赍之泽，宜处群臣之先。益衍故封，陪敦真食。於戏！宗祀之典，所以教孝于诸侯，赐胙之恩，所以均福于上帝。诚观礼以知义，尚修身而保终。祗服宠光，永有燕誉。可特授依前官职，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勋如故。主者施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皇弟〈徽宗御名〉加恩制

门下：朕惟成王尚幼，而绍文、武、任、姒之业，时其诸弟之贵，则有邘、晋、应、韩之封。皆克保邦，以辅王室。今予仲叔之众，咸训祖考之谋。方宗祀于文王，以陟配于上帝。礼成弗越，孝思无穷。爰因降福之多，以均同气之盛。皇弟镇宁军节度、澶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持节澶州诸军事、澶州刺史、上柱国、遂宁郡王、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一千九百户佶，得天之粹，克孝于家。典学之初，弗烦于傅。观其率礼之意，既有成人之风。受册苴茅，已赐盟于如砺，备仪出阁，终有赖于维城。朕方推神之休布泽于下，岂兹贵介而有忽遗！宜增多户之封，并衍真食之赐。於戏！富而知稼穑之事，则富可保，贵而知君臣之节，则贵可全。受爵既先于四方，修己岂后于群辟！祗服明训，其永有词。可特授依前官职，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三百户，勋如故。主者施行。

〇皇弟似加恩制

门下：朕明发而兴，有怀文武之烈，孝爱之广，施及兄弟之亲。兹择季秋之良，躬展总章之祀。升侑烈考，昭配昊天。执币以前，忾然如在。念遗意之所属，顾同气之当先。皇弟集庆军节度、亳州管内观察处置河堤等使、检校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持节亳州诸军事、亳州刺史、上柱国、普宁郡王、食邑五千户、食实封一千七百户似，幼有岐嶷之姿，长见肃雍之美。克勤朝夕，既已无违于家；日亲诗书，知其有志于学。爵分茅土之贵，任兼将相之荣。身能处之不骄，人亦期之可久。宜益旧封之广，仍加真食之多。於戏！显宗之于东平，下腰腹之诏；明皇之于隆庆，叹羽翼之诗。朕既无间于伯仲之间，尔亦无忘于孝友之行。外以事国，内以显亲。可特授依前官职，加食邑一千户，食实三百户，勋如故。主者施行。

〇皇弟加恩制

门下：古者教成于家，治定于国，九族既睦，万邦咸和。今予季弟之亲，未遑就傅之礼。追先帝眷怀之深意，推东朝鞠育之异恩。锡命之隆，可后于众。皇弟武成军节度、滑州管内观察处置河堤等使、检校太尉、持节滑州诸军事、滑州刺史、上柱国、祁国公、食邑三千七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生而敦大，长则惠和。气禀清明，有室家君王之喜，心怀徇达，知师保教训之方。乃者择季秋之良，修宗祀之礼，事天所以报本，严父所以显亲。罄海宇之人，孰非付托之重，念天伦之戚，永怀顾属之隆。宜因庆赐之行，并衍封食之赐。於戏！父兄皆万乘之富，岂其患贫，爵秩既五等之尊，贵于能降。罔恃得之之易，当念守之之艰，满而惧倾，高则不坠。可特授依前官职，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勋如故。主者施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冯京加恩制

门下：世臣之于故国，增望实之隆，老成之于典刑，有谘谋之益。眷吾嘉佑侍从之列，实惟朝廷心膂之臣，迨今所存，数人而已。乃者合宫肆祀，百辟骏奔，顾瞻旧人，方在外服。怀想风声之懿，岂忘霈泽之加？保宁军节度、婺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婺州诸军事、婺州刺史、上柱国、始平郡开国公、食邑六千六百户、食实封二千户冯京，敦大敏明，肃恭和惠。名冠多士，遍居台省之高华，德合前人，遂揽兵政之微密。纳之烦剧而不乱，涅于浑浊而不缁。心与善人，望推前辈。丙吉虽病，以阴德而复全，萧傅出藩，怀本朝之雅意。顷膺旄节之重，以当赵魏之冲。坐使中朝，不劳北顾。宜衍大邦之履，仍加真食之封。於戏！身历四朝，履夷险而一致。心通庶事，阅义理者尤多。岂以中外之殊，而废谋猷之告！介尔眉寿，左右皇家。可特授依前官职，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〇刘昌祚加恩制

门下：朕因路寝之正，举合宫之祠。礼乐法商、周之隆，车服兼汉、唐之盛。出款原庙，还享上穹。职贡充庭，工师履位。兵卫如植，旌旆不烦。实惟有人，以克成礼。殿前副都指挥使、武康军节度、洋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洋州诸军事、洋州刺史、上柱国、彭城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九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刘昌祚，天资鸷勇，性本忠良。结发征羌，号马上之飞将，授钺临塞，皆关中之要区。方西鄙之须材，会中军之谋师。畀之旄节之重，付之貔虎之师。归阅浃旬，旋闻辑睦。逮此熙成之庆，赖其宿卫之勤。即增封爵之崇，仍加真食之厚。於戏！古之明主，立赏以待有功。古之贤将，有功而耻自列。服予霈泽之异，勉尔勋名之思。贵当益恭，老当益壮。可特授依前官职进封开国公，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勋如故。主者施行。

〇除文彦博太师河东节度使致仕制

门下：周公未尝之鲁，老亦居丰。留侯晚虽强食，终不任事。盖委寄之重，初无间然，而止足之风，所不敢废。惟我耆旧，历事祖宗，缵服之初，复命以位。虽师保之地，优佚不烦，而丘樊之心，朝夕以请。布告在位，俾闻高风。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潞国公、食邑二万八千一百户、食实封一万一千八百户文彦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师旅，有方、召之勋；其在朝廷，有崇、之业。士民视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时更四朝，躬蹈一节。先皇帝愍劳以事，既许其归。越予访落之年，凛有涉渊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终始全德。进而论道，日闻典训之言；倚以折冲，卒靖边防之惊。委成功而不处，指莫景以求安。勤请屡闻，诚心莫夺。顾瞻闾井，近在洛师。郭氏有永巷之严，裴公有绿野之胜。岂以簪绂之累，久致形气之劳。贵极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既无复加之爵秩，分领全晋，仍畀久还之节旄。增广旧封，益衍真食。殚尽人臣之宠，归从父老之游。於戏！音声不遐，尚有就问之礼，几杖以俟，复期亲祀之陪。勿以进退之殊，而废谟猷之告。式燕且誉，俾寿而康。可特授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勋封如故。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主者施行。

〇除冯京彦德军节度使制

门下：备河御胡，固天下之要地；建都置守，皆前世之重臣。虽中外之无虞，实根本之所在。非其人则视若虚邑，得所付则坐为长城。是用敷告外廷，复任旧老。保宁军节度、婺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婺州诸军事、婺州刺史、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内劝农使、充大名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上柱国、始平郡开国公、食邑七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二百户冯京，名冠多士，望高累朝。和而不同，性有盐梅之德，磨而不磷，同怀金石之坚。入则参领万几，出则蕃屏四国。顷加旄钺之宠，俾临赵魏之冲。宜民宜人，靖重而不扰；无怨无恶，乐易而可亲。朕不忍夺民所安，故命易节而处。升视冬卿之秩，并加邑户之封。盖官宿其业，则事无不知；民习其上，则信而易使。方今河流所出，近在都城之西。故道已堙，而岁有衍溢之虞；北流既驶，而方患堤防之缺。介众所利，卿靡弗闻，旧德所临，朕亦何虑。於戏！兵民细故，责之将佐而可为，邦国大猷，非吾耆老而谁听。勉尽白首之节，以宽北顾之忧。可特授检校司空、持节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充彰德军节度、相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再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内劝农使、充大名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仍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勋封如故，主者施行。

【诏敕四十一首】

〇尚书左丞韩忠彦尚免弟嘉彦尚主不许不允诏二首

敕忠彦：览所札子奏“伏闻圣恩宣召臣弟嘉彦赴禁中引见，欲令尚主。伏望以长主之贵，更加慎择”事，具悉。惟先正魏公，光辅三世，有劳宗桃。虽没元身，其报在后。先皇帝追怀忠厚之德，许以婚媾之亲。逮兹奉行，实出遗旨。虽卿以恶盈为戒，深欲固辞，而朝廷谓无德不酬，莫回成命。谦冲之意，嘉叹不忘。所请宜不许，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昔王导以辅政之业，郭子仪以专征之功，肆其后人，皆联戚里，衣冠之盛，晋、唐所称。未闻其子孙以盈满为言，而朝廷听辞避之请也。今子先正，实配前人，筑馆之恩，报功斯在。盖便蕃之宠，属于乃父，而事不在卿，选择之命，出于先朝，而朕不敢易。体兹至意，罔或固辞。所请宜不允。

〇门下侍郎孙固乞致仕不允仍给宽假诏

敕孙固：省所札子奏“春中以被病危重，乞一致仕名目，圣恩深厚，未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遽从。今气血益以羸耗，在假已二十日，坤成圣节，不能勉强趋赴。伏望圣慈察臣出于至诚，曲成其志”事，具悉。朕以笃老之臣，于国有肝胆之亲而命以位，非贵其趋走之劳也，卿以垂白之年，许朕以股肱之用而受其托，非徒为朝谒之勤也。今者眷倚之厚，朕方未怠，闻望之隆，人亦无间。徒以寿日方迫，疾势未平，不能造朝，遽欲谢事。既非朕所以待卿之本意，亦非卿所以事朕之素心。人其谓何，朕实未谕。既命赐告以自养，卿其少安而勿违。所请宜不允，仍给宽假将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韩忠彦乞外任不许不允诏二首

敕忠彦：览所札子奏“兄为执政，弟为驸马，未有似此体例，不若自求罢免。伏望许解近司，处之外任”事，具悉。魏公之功，没而不朽，先帝之命，久而不忘。吾有怀旧勋，擢卿于六官之贵，继因遗旨，属嘉彦以副车之姻。推吾此心，盖非一日。本将并录其子以宠其父，岂欲独收其弟而弃其兄？比因力辞，尝已临谕。有唐故事，非独一家。本朝已行，亦存近比。尚兹勤请，殊失眷怀。吾欲伯仲相望于朝，以示国家不替旧德。起视乃职，罔复烦言。所请宜不许。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敕忠彦：省所札子奏“兄为执政，弟为驸马，未有似此体例，不若自求罢免。伏望许解近司，处之外任”事，具悉。君臣之间，以诚意相遇，则事无不可，以形迹为务，则理或难通。朕惟魏公历事三朝，咸有一德。功存社稷，泽及子孙。追怀茂勋，述行先志。以卿性资忠良，久更事任，可以寄股肱之托。以嘉彦业履纯洁，方及冠岁，可以与姻亲之选。各随材分，以答勋劳。由义而言，略无嫌疑之可避，顾卿何虑，特假形迹以为辞。况考之古今，亦有成例，祗服朕训，何恤人言！其罔复辞，以安厥位。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孙固乞致仕不允诏

敕孙固：省所三上札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以疾辞位，义也，而朕以事留卿，亦义也。既皆为义，则卿之所执，虽未为过，而朕之所设，亦岂遽非乎？尚何力辞，以废成命。今者西方无虞，庙堂之上非有艰难之虑、缓急之政也。卿疾虽未复，而势已有间，日虽稍久，而事则无损。诚能得告以养疾，疾愈而造朝，宜若于体无害也，治疾以安身，身强而图报，宜若于国有补也。卿何所疑而辞之不已乎？勉循前命，无复烦请。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赵君锡免刑部侍郎不允诏

敕君锡：省所奏辞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卿仁恕不苛，必能哀矜有罪，宽平尽下，可以详究微文。矧在东台，逮兹累岁，观封驳之无避，知廉直之有余。众言既孚，朕志亦定。往祗成命，罔复固辞。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悉。

〇吕公孺免户部尚书不允诏

敕公孺：省所奏辞免恩命事，具悉。方今赋有常供，无暴敛之入，用循故事，有不给之虞。朕眷求长材，委以足用，虚位以俟，累月于兹。卿家本世臣，早更事任，顷莅京邑，亦既久劳。辞而不居，谁使任事。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太皇太后明堂礼成罢贺赐门下手诏

敕门下：皇帝临御，海内晏安。五经季秋，再讲宗祀。克有君德，以享天心。顾吾何功，获被斯福。今有司因天圣之故事，修会庆之盛礼，将俾文武，称庆于廷。吾自临决万机，日怀祗畏，岂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献之明？矧复皇帝致贺于禁中，群臣奉表于阊左，礼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旧仪，吾不敢受。将来明堂礼毕，更不受贺，百官并内东门拜表。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许不允诏二首

敕彦博：览所札子奏陈乞致仕事，具悉。吾之用卿，本以公义，卿之事人，亦非私意。起于既谢，凡以为民。矧于陟降之间，未觉筋力之惫。苟诚在爱民，则愈老而民不厌，诚在许国，则愈久而若益亲。卿既以道深结于朝，而欲以私自便而去，义有未可，非吾所知。所请宜不许。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敕彦博：省所札子奏陈乞致仕事，具悉。去就之分，厉廉耻之风，此新进之士，立名于世者之所为也。以朝廷为家，以社稷为悦，此老成之臣，竭忠于国者之所志也。卿昔以八十之年，不恤小廉，出循朝命，既得之矣。岁月未几，体力犹康，遽欲告归，朕所未喻。岂以老成之望，而蹈新进之为。谓宜少安，卒辅予治。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文彦博致仕再免两镇不许不允诏二首

敕彦博：览所再上札子奏“辞免恩命，乞只以河东一镇致仕贴麻处分”事，具悉。朝廷数以两镇命卿，而卿率以固辞获免，抑有由也。或特恩之横被，或谢事而得休，历考前后所加，犹是公相常礼。今者老而复起，起而复归，率自帝师之隆，未见前人之比。兼持旄节，夫岂过哉？已却封章，姑止可也。所请宜不许。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敕彦博：省所再上札子“奏辞免恩命，乞只以河东一镇致仕贴麻处分”事，具悉。命由君出，礼以义起，岂必皆有故事，然后得以奉行。卿有德有年，在朝不见其比，或出或处，自昔未闻其人。矧复两镇之异恩，既有先朝之成命，盖昔日之勋，未叵今日之盛，则今日之受，岂必前日之非。勉听朕言，祗受册礼。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文彦博三免两镇不许不允诏二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敕彦博：览所三上札子奏“辞免两镇恩命，止授河东一镇致仕”事，具悉。卿股肱四朝而为二帝师，求之古今，未见伦拟。得谢而去，在礼宜殊。佩相印，持将钺，以为未足，故并付以蒲中、汉中之众，所以华国，非特以为卿宠也。今辞之不已，深所未喻。吾志先定，卿其勿辞。所请宜不许。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敕彦博：省所三上札子奏“辞免两镇命，止授河东一镇致仕”事，具悉。朝廷之命，审而后发，非力辞之所得免也。卿亲对便坐，继三上章，词已竭矣，而朕之素心，终不可易。且卿两以师臣归第，前无其比而后无其继，虽兼拥二节，孰以为非者哉！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文彦博免两镇许允诏二首

敕彦博：览所累上札子奏“辞免两镇恩命，乞只带河东一镇致仕”事，具悉。恩之不胜义旧矣，卿既告老，而吾以至恩授卿二镇。朝有成命，而卿以大义执节固辞，虽欲不听，其如义何。况卿所陈，关国之体，以谓宗室之故，不当施于群臣，而非法所加，亦难行于治世。辞之以礼，众实谓宜。吾岂以一时之恩，而废天下之义哉！勉从所请，还卿旧节。再惟诚悃，不忘嘉叹。特依所请，换授依旧领河东节度使致仕。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敕彦博：省所累上札子奏“辞免两镇恩命，乞只带河东一镇致仕”事，具悉。朕惟先朝尝以两镇宠绥大臣者，惟魏国忠献韩公与卿为二，忠献既已一辞于前，而卿亦尝再辞于后。先帝亮其至意，为改册书。天下既颂先帝之明，复嘉二臣之义。今朕嗣守成宪，率而行之，以卿累章，稽之故事，实无违者。古之君子，爱人以德，朕岂忘斯义，而废卿言。特依所请，换授依旧领河东节度使致仕。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河东官吏军民示喻敕书

敕河东官吏、军人、僧道、百姓等：朕以文彦博四朝旧臣，一时耆德。起于既老之后，辅予缵服之初。奏章屡陈，归意莫夺。师臣之贵，爵无复加，将钺之崇，恩俾还旧。矧尔故乡之父老，安于前尹之威怀，比闻册书，想多欢慰。今特授文彦博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致仕，加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勋封如故。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将士等各得平安好，参佐官吏、僧道、耆寿百姓等，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

〇孙固乞致仕不允诏

敕孙固：省所札子奏“自去年正月未涉夏，两次重病，蒙圣恩宽假，得遂生全。然臣一年饮食减少，气力羸乏，仰干天听，以祈矜悯，许臣休致”事，具悉。朕属任耆老，本非旅力之求，卿被遇股肱，岂可一朝而去。虽自以羸瘠为苦，朝谒多艰，然而遇事不废思虑之明，进对每有谘谋之益，何损于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遽当告归。矧今边防无异域之虞，而宥府有同寮之助。勉亲药饵，仰循邦家，神之听之，介以寿考。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韩忠彦免同知枢密院不允诏

敕忠彦：省所札子奏“伏睹除同知枢密院，伏望追改新命”事，具悉。朕以西枢总领兵要，绥御边防，事有失于须臾，患或贻于久远。是用辍卿左辖之要，付卿右武之权。分职虽殊，柄用则一。易地而已，力辞谓何。矧复亲党之微嫌，岂为腹心之深累。勉起视事，尚体眷怀。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苏颂免尚书左丞不许不允诏二首

敕苏颂：览所札子奏辞免恩命事，具悉。卿家世名臣，少小笃学，在昔图史，包括无遗，本朝典章，指陈可数。中以直道，废于一时。终守金石之姿，不为燥湿所变。白首在列，丹心甚明，进辖中台，断自吾意。勉服休命，勿为固辞。所请宜不许。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敕苏颂：省所札子奏辞免恩命事，具悉。卿日奉宝训，进读金华，词气裕然，进退以礼。朕既已熟闻讲解之益，抑又究观业履之详。台中纪纲，责在丞辖。卿其以平昔旧闻，施于政事，朕亦所参庶政，验卿前言。毋为固辞，当壬效。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苏颂再免左丞不许不允诏二首

敕苏颂：览所再上札子奏辞免恩命事，具悉。卿昔在仁祖之朝，已预石渠之选。一时同列，于今几人。结发翰墨之场，白首忠信之节。议论如此，志意不衰。擢任柄臣，盖旌耆德。辞至于再，殊匪吾怀。所请宜不许。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敕苏颂：省所再上札子奏辞免恩命事，具悉。二辖之司，万几所萃。不时故事，政或失于纷更，不达当今，用或病于胶固。朕以卿诵习典章而不厌，更阅义礼者尤多。擢置左右之联，实求咨访之益。虽力辞之不已，顾成命之难回。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知枢密院孙固乞避亲不允诏

敕孙固：省所札子奏“伏睹除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缘臣有女嫁忠彦之弟纯彦，有此亲嫌，理合回避。伏望罢臣知枢密院事，获遂休退”事，具悉。朕惟先朝同秉枢机之臣，有以近亲不许避免之比，是以并建长贰之懿，岂以纤芥之故，遽为退老之谋。再阅谦词，徒用嘉叹。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周尹进兴龙节无量寿佛敕书

敕周尹：省所进奉兴龙节无量寿佛一轴事，具悉。佛心无为，佛寿无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能绘其真相，俾来献于诞辰，勉我以清净之风，祝我以期颐之福。忠勤深至，嘉叹不忘。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夏热，汝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

〇范百禄免侍读不允诏

敕百禄：省所上表“蒙恩除兼侍读，伏望特寝误恩”事，具悉。卿秉心直谅，临事庄栗。顷贰宪部，持法宽平，不屈于权要。及领选曹，驭吏详察，不挠于烦剧。其达于吏治，朕既知之矣。至于通经博古，慨然正论，昔由此进，今以是老，朕寤寐格言，而独未闻焉。挟策进读，其勿复避。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赵君锡免吏部侍郎不允诏

敕君锡：省所奏辞免恩命事，具悉。卿孝友慈祥，可以施于有政，宽栗柔立，可以命之有家。适从议谳之劳，迁领铨综之重。盖因已试之效，非有躐等之嫌。选剧务繁，不可久旷。勉力思报，贤于固辞。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文彦博免孙男康世章服不允诏

敕彦博：省所札子奏“辞免孙男康世章服”事，具悉。卿以耆老给扶，子孙以进见授服，前后既异，岂以重复为疑。奏牍上闻，何其畏慎之过。已颁成命，罔复重辞。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孙固乞致仕不允诏

敕孙固：省所札子奏“以老病情迫，累乞休致，未赐开可。缘年齿晚暮，疾病侵陵，今日筋骸困惫至此，无复安全之理。伏望哀怜，早降俞旨”事，具悉。卿逮事圣考于潜宫，与闻先朝之大政。贵老求旧，属任之意方隆，引疾告归，退避之言已甚。君臣同德，夫岂当然。体力虽衰，姑复目勉。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宰相吕大防等为时乞退不允诏

敕大防等：省所札子奏“时雨不足，乞罢免职任”事，具悉。历时告旱，岁事可虞，精祷未孚，神贶犹啬。朕侧身思咎，终夕靡遑。卿等躬任燮和，志同忧患。虽引义自责，大臣之体则然，而释位求安，有国之计何赖。尚讲救荒之政，以助忧民之诚。苟能使旱不为灾，则朕复何咎。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太皇太后以旱赐门下诏

敕门下：吾母临御四方，亲决万务。清心克己，凡以为民。而天意弗咸，历时灾旱。宿麦几尽，秋稼未立，饥馑既至，疫疠将起。斋祠虽切，漠然弗应。吾则不德，民实何罪？中自循省，寝食皆废。岂政治失当，事之害物者尚多，上下否塞，情之不通者非一。刑或不称其罪，用或不当其人。有一于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足以上怫天心，下扰民听。循致斯旱，咎实在吾。皇帝遇灾，恐惧不敢自佚，既命有司降食避殿，罢五月朔朝，吾亦自今月二十三日后减常膳。侧身念咎，固无吝于改为，协德济民，尚有求于列位。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皇帝以旱赐门下诏

敕门下：朕奉承统业，于今五年。临御崇高，未达庶政。夙夜只惧，若涉渊冰。常恐德之弗类，无以下慰民望，上当天心。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灾如焚，麦不充食，禾未出土。岁事凛凛，民且狼顾。虽祷祠备至，而神莫之答，惟循省自克，则灾或可消。意者，政令宽弛，吏或为害而莫惩欤，赋役失当，民病于事而莫察欤，忠言有壅而未达，贤才有抑而未用欤，念之虽勤，行则未至。昭明恐惧之诚意，庶几阴阳之不违。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后减常膳，不御前殿，及将来五月一日，罢文德殿视朝。朕上奉东朝，深愧常珍之日缺，下临庶尹，犹冀嘉言之不闻。苟利于人，其无不可。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邓温伯免翰林承旨不许不允诏二首

敕温伯：览所奏辞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禁林，慎靖寡尤，首承密旨。虽云新命，率皆前官。尚此盘桓，固求引避。既违朝廷号令之信，徒有道路进退之嫌。其尚亟前，勿为烦请。所请宜不许。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夏热，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敕温伯：省所奏辞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议论为官，而承旨以年德为选。兹所以历求多士，复用旧人。卿既久在朝廷，当识朕意。迁延退托，虽多长者之风，号令文词，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辞实难。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夏热，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〇吕大防等再为旱乞退不允诏

敕大防等：省所再上札子奏“近以旱为，乞罢职任，伏蒙诏命不从所请，伏望早赐施行”事，具悉。常为灾，民瘠已甚。朕为之父母，而卿等为朕股肱，相与忧之，固其任也。然至于求罢职事，则匪朕心。朕既自以失为疑，卿等姑复以比政为念。因民情而图救，修旱备以防微，既能夙夜在公，岂以逡巡去位。朕志如是，卿其少安。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〇彰德军官吏军民示喻敕书

敕彰德军官吏、军人、僧道、百姓等：朕以魏都要地，守难其人。冯京名臣，姑易其节。假尔邺城之重，壮我留钥之声。矧旄钺之得贤，抑吏民之增气。已颁大号，想慰舆情。今特授冯京检校司空、持节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充彰德军节度、相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再任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公事、畿内劝农使、充大名府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仍加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户，勋封如故。故兹示谕，悉宜知悉。将士等各得平安好，参佐、官吏、僧道、耆寿百姓等，并存问之。遣书指不多及。

〇冯京免彰德军节钺不许不允诏二首

敕冯京：览所上表辞免恩命事，具悉。老臣所在，众志自安。边鄙震其威名，吏民习于条教。事可坐定，政无更张。是用因魏都之旧疆，换邺城之新节。孚号既布，佥谋毕同。方庆得人之难，遽览飞章之请。吾命惟允，卿其勿违。所请宜不许。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夏热、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敕冯京：省所上表辞免恩命事，具悉。魏博重镇，旧用老臣。旄节宠章，制存易地。朕以卿著称多士，既历三朝，卧治此邦，于今再岁。复欲惜君以为重，盖亦因民之所安，岂其固辞，而可得免。只服成命，永绥北郊。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夏热，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〇文彦博免致仕合得五人恩泽诏

敕彦博：省所札子奏“今来致仕，依条合得五人恩泽，乞赐寝罢”事，具悉。朝廷以恩遇老臣，无所不厚，而卿以礼自克，辞不敢居。卿既能见得思义，以律贪夫，朕岂不能成人之美，以明晚节。盖知损之为益，是以高而不危。所请宜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夏热，卿比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〇范百禄免翰林学士不允诏

敕百禄：省所上表辞免恩命事，具悉。卿蚤以直言，预英祖之选，中以直道，干神考之知。侃然立朝，老而益劭。朕欲访经籍讨论之助，求文章润色之工。既已置卿金华之中，兹又擢卿玉堂之上。矧复班六曹之首，无蹶等之嫌，继仲父之贤，有传家之庆。朝有成命，势不可违，时方须才，义亦难夺。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栾城集卷三十四

◆北门书诏祈祝九十首

【批答四十四首】

〇门下侍郎孙固乞致仕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吾不出帷幄，临御家邦，实赖股肱之良，以持纲纪之要。于其进退，顾可轻听之哉。卿顷自近藩，擢贰东省，本以年德之故，非有筋力之求。若夫正颜色，出词气，使人望之而忠诚可信，鄙倍自远，斯可矣。岂以一病未能造朝，遂欲舍而去哉。诚请虽勤，于义未也。所请宜不许。省表具之。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先帝于东宫，览兵要于西府，忠厚之节始终不渝。朕敷求旧人，所得无几。亲之信之，以为手足，尊之重之，以为著龟。非有大故不可弃也，岂以一病而轻去哉。虽会朝之常仪与坤成之大庆，未能自力，盖亦何疑。尚宁乃心，终辅予治。所请宜不允。

〇刘昌祚免殿前副都指挥使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卫兵虚帅，累月于兹。召节亟还，辞章继入。既匪眷怀之素，复稽总护之宜。与其饰说以固辞，孰若勤职而图报。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省表具之。卿结发兵间，著绩境外。归总环卫，本以次迁。恳避节旄，再形谦请。顾成命之不反，宜就职以无辞。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文彦博乞致仕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卿以卫武之年，践吕尚之位。安然无作，则功名自隆，默然无言，则卿尹自化。当以至靖之德，坐镇群动之枢，不劳施为，以惫筋力。今者初毕元祀，遽闻告归。几务多闲，朝谒非病，属任既重，披阅为疑。方假百年之猷，以观庶尹之成效。来请虽切，殊匪吾心。所请宜不许。省表具之。老而谢事，古之礼也，而势未可去，盖有不得谢者矣。卿元丰之间，引年而归，隆知足之风，元佑之初，承诏而起，敦急病之义。既进退之两得，谓始终之不渝。方朝廷政事之优闲，而卿志气之康裕，雍容师保之地，仪刑卿士之前。朕之望卿，意未有艾，诚请虽至，义不可从。所请宜不允。

〇吕大防免明堂恩命不许不允批答四首

览表具之。吾听政九重，逮今四载，观孝孙之致享，奉文子以配天。神人既和，礼乐备举，终事如素，孰尸厥功。顾维元臣，宜与有庆，往服休命，其勿复辞。所请宜不许。省表具之。朕临御诸夏，俯仰四年，格兹秋成，躬致祀，燮和镇抚，卿与有劳。岂惟一朝显相之勤，实赖同德赞襄之益。国有成宪，时锡宠章。其罔复辞，勉服休命。所请宜不允。览表具之。宠至而辞，抑惟常礼，义当而受，顾亦何疑。永言宗祀之严，实赖显相之助。加惠百辟，罔遗一人。岂其股肱之良，而无封邑之宠。成命不易，祗受勿违。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省表具之。朕奉祀合宫，祗见上帝。诸侯致享，迩臣侍祠，凡执豆笾，咸被庆赐。矧予元宰，实代天工，独执谦言，孰先多士。勉膺成命，罔复固辞。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皇伯祖宗暄免恩命不许不允批答四首

览表具之。季秋致享，群后在廷。卿奉祀濮园，首帅宗子，相我熙事，不忘肃雍。逮兹礼成，宜受帝祉。矧朝廷之宠数，皆祖宗之旧章。虽执谦辞，莫回成命。所请宜不许。省表具之。朕推广帝泽，覃及海涯。惟英祖伯仲之亲，与濮园尝之奉，显膺异数，实先诸臣。矧兹均福之余，本缘升侑之庆，祗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命，其又何辞。所请宜不允。览表具之。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古之道也。总章之祀，成于显相，虽骏奔走执豆笾，皆被其泽矣，而况于王乎。虽复固辞，难遂来恳。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省表具之。属尊则礼必异，亲近则宠必先，国之旧章，朕何敢废！矧惟合宫之祀，实赖显相之勤。虽欲不居，惧失常典。载嘉诚请，难徇固辞。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皇叔祖宗佑、宗楚免恩命不许不允批答四首

览表具之。吾祇命元孙，躬飨上帝，父兄在列，君臣肃然，熙事告成，大霈时举。宜因休命之降，以为群臣之先。执谦而辞，殊匪吾意。所请宜不许。省表具之。朕躬享上帝，陟配文考，事天事亲，一举而得。既受帝祉，惧不敢专，思与父兄，共享其福。若尊属懿亲，辞而不有，谓群臣何。其听朕命，服此休宠。所请宜不允。览表具之。祭祀之泽，神所照临，祖宗之旧，吾无加损。卿侍祠夙夜，终事肃雍。既同百僚，咸被光宠，岂独洁己，固陈谦词。恳请虽坚，成命莫改。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省表具之。朕既有事于明堂，凡执事之臣，咸与有庆。矧诸父兄之贵，朕所尊礼，而祖宗之所顾享者耶。辞至于再，深所未喻。尚体至意，无复烦请。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皇弟佶、似、免恩命不许不允批答四首

览表具之。吾奉承先绪，成就诸孙。宗祀合宫，兹见元良之盛，大霈寰宇，特先仲叔之贤。率时旧章，锡以休命。体我眷厚，其勿谦辞。所请宜不许。省表具之。兄弟之义，譬如手足，忧喜同之。朕有事于合宫，徼福于上帝，中外臣庶，咸被惠泽，岂予诸弟之亲而有不遍者乎。朕命惟允，其勿辞可也。所请宜不允。览表具之。席父兄之贵，居王公之尊，典礼既行，爵命自至。兹以广庆，岂将期骄。与其被命而力辞，孰若居宠而知畏。祗服异数，毋忘益恭。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省表具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周礼也。议于诸儒，历世不决，逮我圣考，一言而定。朕奉而行之，罔有增损。至礼乐之文，赦宥之泽，咸有成法，非朕所私。岂余诸弟之贤，弗迪前人之训。只朕宠命，其勿固辞。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刘昌祚免恩命不许不允批答四首

览表具之。卿国之虎臣，帅我爪士。总章大祀，宿卫有劳，宜为六军之先，以承大赍之庆。辞而不有，殊匪吾心。所请宜不许。省表具之。卿为环列之尹，职在训齐。方总章之祠，劳于宿卫。礼成加惠，国有旧章。上自将帅之联，下逮什伯之长，咸锡休命，罔遗一夫。苟将独辞，何以率众。所请宜不允。览表具之。朝廷治安，将帅闲暇，因庆推赏，或疑无名。孰知养之之优，盖由责之之重。镇靖吏士，折卫蛮夷，苟诚能之，尚有大者。往服成命，毋复固辞。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省表具之。朕三岁亲祠，百辟来助，因上穹之降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縻好爵以广恩。非独尔私，尚将何避。若夫阃外之寄，师中之权，朕既不以私假人，卿亦宜以功受禄。今此成命，其勿固辞。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中书侍郎刘挚免恩命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吾双日而朝，勤劳政事，四岁之久，庶几成功。幸斯民之小康，见合宫之再享。岂伊寡德，实赖群公。苟天下之信安，夫何赏之不可。大赍之庆，胡以辞为。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省表具之。朕历三岁以亲祠，罄四海之来祭。虽祖考之德，足以致此，而左右之助，岂其无人！卿夙夜在公，直谅不倚，成我熙事，尔劳居多。惠泽之均，率由旧典。已行之命，其罔固辞。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尚书右丞许将免恩命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祭有大泽，惠及庶工，凡自通籍之臣，莫不指日而待。卿位在丞辖，手执纪纲，辞而不居，众或未喻。矧成命之不反，宜勉以勿违。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省表具之。朕只见昊穹，严奉文考。卿蚤以儒术，用于先朝。盖图任有求旧之心，而显相有逮事之感。实先多士，推霈渥恩。其勿固辞，往服成命。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文彦博致仕免两镇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凡自一命，告老于朝。考之旧章，必加以爵。盖所以敦始终之义，励廉退之风。国之故常，吾敢失坠。卿自祖宗之世，兼将相之权，得谢神考之朝，既履师臣之贵，老而复起，功成告归。岂以上公之尊，不如命士之宠。兼镇之重，故事可推。虽曰非常之恩，孰是元臣之比。勉膺成命，毋烦固辞。所请宜不许。省表具之。朕越自冲年，嗣承大统，念昔师臣之美，起卿谢事之余。元老在朝，国势增重，诲言时至，典学日新。方当问道之秋，遽闻归老之告。留之不可，爵之无加。推考旧章，以锡成命。因有余而戒得，虽嘉乃心，念不足以报功，亦伸朕志。所请宜不允。

〇韩忠彦免同知枢密院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吾以二三大臣，分领兵政庶务，虽职之烦简或异，而事之缓急略殊。然而属任惟均，出入无间。卿既与闻国论，岂不明吾此心。安有总辖中台，则足以参几微之决，至于议论西府，则不能处军旅之宜。尚体眷怀，毋复谦请。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

省表具之。惟乃先正，历事累朝，经国论道，有贤相之规，治兵御戎，得名将之略。风绩犹在，子孙不忘。今朕举以试卿，意卿得其遗意。勉膺成命，其勿烦请。上可以干国之蛊，下可以信父之志。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苏颂免尚书左丞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国方治安，典章文物，可以御世，朝有耆老，风采议论，足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人。吾以卿夙守名节，练达故事，举而用之，岂苟而已。勉起就职，毋废成命。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省表具之。朕若稽古训，况于祖宗之法，何所不考。思得良士，达于今昔之故，明以来诏。以卿立朝滋久，称道不乱，擢置纲辖之地，以为先后之寄。明体兹意，毋复来请。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吕大防等乞御正殿复常膳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吾勉而临政，志切为仁，凡克己以济民，皆力行而不悔。矧今久旱伤稼，忧在阻饥，岂以菲食逾旬，指为难事。而卿等因是微泽，率然上章，虽嘉乃诚，殊匪吾意。夫旱灾之后，荒政之所备者尚烦，秋种虽生，终岁之可虞者非一。与其君臣释然而忘患，孰若上下相儆以图安。姑存降食之文，以示畏天之实。所请宜不计。省表具之。历时不雨，天之告戒已深，因旱责躬，朕之诚意未怠。今虽小雨继至，而二麦已伤。饥馑有已见之形，禾黍无必获之理。卿等遽陈诚请，求复故常。朕仰畏天威，下念民瘼，深愧治朝之盛，未知肉味之甘。矧复神母爱民，忧心如昨，朕独何意，遄举旧章。须岁事之有成，与天意而皆复。所请宜不允。

〇第二表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吾性本恭俭，居不求丰，时方旱灾，惧若无措，是用侧身念咎，贬食以祈，上将答于天心，下以慰于民望。今者膏泽既至，黍稷可期，此则上帝仁爱之深，斯民鳏寡之幸。在吾祗惧，何敢弭忘。卿等备位股肱，亮此诚意，岂可因风雨之微顺，忽阴阳之久衍。方岁事之多虞，姑复少俟，苟民食之既足，吾亦何辞。所请宜不许，仍断来章。省表具之。朕获守丕基，未习师保之训，不有善政，以干阴阳之和。去冬以来，时雨弗若，谴告之久，逮今半岁有余，戒惧之诚，岂以一雨而足。永惟会朝之礼，百辟具来，膳饮之常，庶珍咸在。方斯民之未裕，匪朕意之所存。卿等寄在腹心，志同忧乐。奉我以黼之盛，不若处我于无过之中，厚我以玉食之华，不若助我以兼济之善。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〇第三表不许不允批答二首

省表具之。乃者雩而得雨，牟麦既伤，田虽可耕，禾黍犹病。吾惟农夫之不易，岁事之多艰，未忘戒惧之诚，不遑口体之养。今者时雨既至，秋稼稍苏。卿等遽与庶官，求信前请。吾将推先王菲食之意，以终斯民丰岁之祈，行之虽久而不谓劳。卿其姑止，以成吾志。所请宜不许。省表具之。朕庶政不明，常为谴，奔走祠望，降黜典常，亦既逾时，仅而获雨。永惟天意之难复，民食之未充，庶几终岁之登成，未免兹心之怵惕。虚治朝之列位，损内飨之常羞，于朕心犹曰未安，而卿等遽以为请。昔成汤自省以六事，楚庄常惧于无灾。朕既嘉前王之小心，岂以一雨而遂懈。所请宜不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第四表许允批答二首

览表具之。吾闻天之降异，本以仁爱人君，君知畏天，乃克保有邦国。故旱虽伤稼，而恐惧修政，则变或可消，雨虽应祈，而怠忽忘灾，则岁未可必。顷者膏泽荐至，群言上闻，吾夙兴念此，降食如故。今勤请继至，屡却弗回，惟众意之不可重违，故事之不可终废。膳羞之设，虽勉强以复常，修省之心，终顷刻而不去。尚赖多士，同致此诚。所请宜许。省表具之。畏天恤民，本朕躬平日之志，避殿损膳，抑祖宗故事之常。乃者亢阳为灾，甘泽未遍，朕祗率旧典，以行本心。兹因屡请之勤，审知时雨之足，苟无忧于民食，岂必废于邦常。朕既用佥言，正坐食珍，不改国朝之旧，卿等亦广吾意，修政谨备，常若水旱之来。所请宜允。

【书九首】

〇皇帝明堂宿斋第一次问太皇太后圣体答书

太皇太后致书于皇帝：祗事总章，竭诚斋宿。上承天以报本，内严父以显亲。克慎多仪，永膺繁祉。

〇皇太后答书

皇太后致书于皇帝：国有旧章，礼严宗祀。祓斋殿幄之秘，和调玉食之精。益慎孝思，以逆纯嘏。

〇皇太妃答书

皇太妃致书于皇帝：斋居外朝，躬承大祀。穆然重屋之邃，焕乎右坐之严。祗率旧章，以承天贶。

〇第二次太皇太后答书

太皇太后致书于皇帝：祀严三岁，卜告中辛。既结佩以斋心，将奠玉而致享。克勤陟降，以接明灵。

〇皇太后答书

皇太后致书于皇帝：讲礼合宫，祗事上帝，将仪式于文考，以教孝于诸侯。尚慎威仪，以承佑享。

〇皇太妃答书

皇太妃致书于皇帝：上帝降衷，文考升侑。精诚尽于斋宿，进退比于乐文。罔有告劳，以须降福。

〇皇帝谢礼毕太皇太后答书

太皇太后致书于皇帝：奉承天休，缵嗣先烈。四及季秋之吉，再款合宫之严。礼成不违，神贶昭答。益懋仁孝之本，以格天人之和。

〇皇太后答书

皇太后致书于皇帝：秋物丰成，克致粢盛之奉，群心祗若，式观职贡之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尽纯诚，外殚庶物。遂举多仪之盛，何惭累圣之隆。降福孔多，克勤无祉。

〇皇太妃答书

皇太妃致书于皇帝：洁斋居外，有夙夜之勤，旋辟致恭，尽礼乐之变。仰以报功于上帝，俯以祈福于斯民。及此休成，盖亦劳正。永膺福祚，以保家邦。

【祝文十二首】

〇北京南开二股河祭河渎星辰祝文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名，谨遣承议郎、行太常博士、充秘阁校理、武骑尉刘唐老，敢昭告于尾宿星：乃者暑雨过常，河流东溢。因有司之来告，请以时而决疏。兵役暴兴，冀明灵之垂佑，民心苟利，幸开塞之协宜。尚飨。

〇景灵宫安铁冰窗祝文

维元四年年岁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六日癸丑，皇帝遣昭宣使、和州判史、内侍押班、管勾景灵宫赵世长，致祭于里域真官：伏以灵宇邃严，周渠捍密，有司缮故，以时易新。既命涓辰，敢告经始。尚飨。

〇后苑祈晴祝文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皇帝遣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勾当后苑谭等，请僧三七人，于后苑华景亭开启祈晴道场。伏以秋稼方登，淫雨作。矧合宫之大礼，迫季月之近期。涂潦为忧，寝食几废。仰祈法力之胜，时敛积雨之祥。开示秋，以成岁事。下慰勤农之念，上全享帝之诚。谨言。

〇太庙整漏奏告宣祖皇帝祝文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六日癸酉，孝曾孙嗣皇帝臣名，谨遣朝请大夫、守太常少卿、直龙图阁、柱国、赐紫金鱼袋臣李周，敢昭告于宣祖昭武睿圣皇帝：伏以庙室久安，霖雨乘隙，饬工缮治，选日告虔。栋宇益坚，威灵无疏。尚飨。

〇后苑粉坛祈雨祝文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四月丙申朔，皇帝遣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勾当后苑谭等，请僧三七人，于后苑华景亭开启粉坛祈雨道场：伏以自冬常，涉夏未雨，四方千里，二麦一空。惕焉不德之惭，贻我民之病。爰假佛乘之妙力，大启天竺之净坛。庶使钟梵即交，作云雷于清昼，膏泽普润，复禾黍于有秋。岂独微衷之私，实亦众志之愿。谨言。

〇五岳四渎祈雨祝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谨遣左散骑郎、充集贤校理、守尚书礼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荐于东岳天齐仁圣帝：伏以君德不修，天泽弗应。自冬涉夏，困于常。失麦与禾，何以卒岁。率土之广，匪神孰依。虽或政令之失宜，嗟彼庶之何罪。尚祈甘雨，克畀丰年。众之所同，神罔终弃。尚飨。

〇谢雨祝文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谨遣左散骑郎、充集贤校理、守尚书礼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赛于东岳天齐仁圣帝：伏以自冬历春，雨雪弗效，由近及远，麦禾可忧。惧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膏泽普加。力回大旱之余，卒致有秋之喜。不腆之荐，诚意斯存。尚飨。

〇凤翔府太平宫修殿告迁太宗神御祝文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月朔日，孝曾孙嗣皇帝臣名，谨遣臣某，敢昭告于太宗至仁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庆孝皇帝：伏以终南积高，神明是宅。仙庙夙设，容御攸存。属当图新，敢告迁寓。少祈安妥，旋复故常。尚飨。

〇奏告五星祈雨祝文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四月丙午朔八日癸卯，嗣天子名，谨遣左奉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赵兀，敢昭告于东方岁星：伏以膏泽不时，咎在邦政。庶何罪，横罹深灾。惟神聪明，实司造化。尚霈甘雨，卒成丰年。众所共祈，神岂弗答。尚飨。

〇天地社稷宗庙谢雨祝文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扼，嗣天子臣名，谨遣中大夫、守门下侍郎、柱国、彭城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食实封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刘挚，敢昭赛于昊天上帝：伏以旱始于冬，牟麦既病，势延于夏，禾黍亦伤。忧心如焚，靡神不举。虽责躬而何益，赖灵德之好生。甘泽流，群槁复作。民有望于𠂤粥，国无废于粢盛。仰止鸿私，莫知所报。尚飨。

〇神庙寺观谢雨祝文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五月乙丑朔十三日扼，皇帝谨遣左朝散大夫、尚书吏部郎中胡宗回，敢昭赛于护国显圣公：伏以民以食为生，神以民为主。亢阳为厉，顾多匪德之惭，灵雨既周，终赖无私之施。释三农之憔悴，复九谷于登成。利泽无穷，恩德何报。尚飨。

〇岳渎谢雨祝文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谨遣某官某，敢昭赛于东岳天齐仁圣帝：乃者岁方常，民既艰食。虽仓廪而何救，殚雩崇而莫闻。虽怀闵雨之诚，愿乏应天之实。是以并走群望，靡神不宗。神惟不终弃民，国亦因以受赐。油云屡作，甘雨俄均，禾黍复生，麻菽可。民既勤止，朝夕耘耔之间，神终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时节风雨之至。尚飨。

【青词十二首】

〇福宁殿开启明堂预告道场青词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八月戊戌朔十三日庚戌，嗣天子臣名，请女道士二七人，于福宁殿开启明堂道场，一月罢散，日设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谨上启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嗣守丕业，于今四年，躬祀总章，方期再见。讲鲁之旧，当先事于泮宫，稽国之常，亦豫祈于中禁。祓除秘殿，祇俟真游。降福储祥，望璇霄而非远，奉奠币，冀厘事之有成。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罢散青词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三日庚辰，嗣天子臣名，请女道士二七人，于福宁殿罢散明堂道场，设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谨上启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将款合宫，祇见上帝。遵道家之秘，先祓不祥，企真驭于太虚，罔违诚悃。锡兹祉福，畀我休成。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北京南开二股河道场青词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月朔日，嗣天子臣名，谨遣承议郎、行太常博士、充秘阁校理、武骑尉刘唐老，请道士二七人，为开二股河开启道场，七昼夜罢散，日设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谨上启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大河西行，已见历年之久，涨水东溢，疑还故道之流。兵役既兴，民力重困。顾河朔灾伤之未复，惟天心恻怛以无私。式遏横流，少安北道。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中太一宫祈晴青词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嗣天子臣名，谨遣入内内侍省内侍高品臣杨，请道士三七人，于太一宫真室殿开启祈晴道场，谨上启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多稼如云，淫雨若注。势逾三日，害及百嘉。永惟刑政之失中，顾念苍黔之何罪。矧复宗祀有日，百执致功。泥潦塞涂，中外告病。仰惟真圣之妙，实司阴阳之权。廓清繁云，焕发朝日，屈伸俄顷，变化无方。使民获收敛之功，而国遂斋祠之礼。永望霄极，祇荐勤诚。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明堂礼毕福宁殿道场青词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四日辛巳，嗣天子臣名，请女道士二七人，于福宁殿开启明堂礼毕道场，十七日罢散，日设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谨上启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因听政之堂，修飨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祀。陟配文考，大赍四方。礼成不违，神贶昭答。念非寡德之致，顾依妙道之余。祗祓禁涂，远逆真驭，诚心上达，微供获陈。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罢散青词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天子臣名，请女道士二七人，于福宁殿罢散明堂礼毕道场，设醮一座一百二十分位，谨上启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飨帝合宫，获成严父之志。荐诚秘殿，复陈终事之仪。灵科既修，真贶斯格。肃然神光之下，恍然诚意之通。明德甚微，愧天心之博应，神功莫间，保邦祚于无疆。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景灵宫预告雅饰圣祖青词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九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嗣皇帝臣名，谨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内侍省内侍押班、管勾景灵宫臣赵世长，请道士二七人，于景灵宫天兴殿开启雅饰预告道场，三昼夜罢散，日设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谨上启圣祖上灵道高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威神在天，像设有位。稍经岁月，寝失光仪。辄因灵科，以告增饰。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装饰圣祖御容青词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日丁亥，嗣皇帝名，谨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内侍省内侍押班臣赵世长，谨上启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真圣所依，宜极华焕。岁月既久，必有增严。兹因卜日之良，敢告饰工之始。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雅饰了毕开启奉安圣祖真容道场青词

维元四年岁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十七日甲午，嗣皇帝臣名，谨遣昭宣使、和州刺史、内侍省内侍押班、管勾景灵宫臣赵世长，请道士二七人，于景灵宫天兴殿开启奉安道场，三昼夜罢散，日设醮一座二百四十分位，谨上启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灵德常新，威颜有耀。俨若斯民之望，恍然真驭之临。肇自殊庭，即安珍馆。稽首延伫，降福无疆。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西岳谢雨青词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谨遣人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张怀宝，请道士二七人，于□□开启谢雨道场，昼夜设醮分位，恭赛于金天顺圣帝：伏以灵雨愆期，农民惊顾。精祷既格，神应不违。牟麦复存，未黍可望。永惟千里之泽，岂独一人之私。尚终降休，迄有丰岁。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中太一宫祈雨青词二首

维元五年岁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嗣天子臣名，谨遣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李永言，请道士三七人，于中太一宫真室殿开启祈雨道场，谨上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冬雪不效，春雨过期，云族屡兴，风灾辄至。牟麦既病，秋种未入。嗟民何罪，吁天不闻。惟侧身念咎之诚，不敢自赦，而洁斋祈福之旧，亦莫少愆。庶见膏泽之滂流，尚俾饥民之粒食。恳祷斯极，真圣所临。无任恳倒之至。谨词。维元五年岁次庚午五月朔天子臣名，谨遣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佚奉官、勾当三馆秘卜臣李永言，请道士三七人，于中太一宫真室殿开启祈雨道场，谨上启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伏以常为虐，夏已及中。精祷未孚，雨不逾尺。麦虽粗入，未足以充八口之饥，禾则始生，犹当俟三日之泽。人谋竭矣，天意谓何。惟至道之密微，运元化于俄顷。慈闵众庶，覆护邦家。召呼风云，广施千里之润，勃兴黍稷，终致百室之盈。永兴斯民，同仰灵德。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朱表七首】

〇福宁殿罢散明堂预告道场朱表

臣〈名〉言：诚致享，近在外朝，先事告诚，祇祓中禁。企圣真于璇极，严科式于灵场。忽恍攸通，福祥来暨。冀奠玉而神享，迄升烟而礼成。终始莫违，上下蒙庆。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奉表奏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〇北京开二股河罢散日道场朱表

臣名言，秋水汴存至，河流灌盈，溢于北都之南，疑有东行之渐。亟兴兵役，永念民劳。仰祈幽赞之功，式遏横流之势。浮议一定，疲俗再安。觊洪造之无私，庶微衷之不昧。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奉表奏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〇明堂礼毕福宁殿罢散道场朱表

臣名言：亲祠之重，每三岁而后成，陟配之隆，及中辛而既举。顾菲薄之何有，赖真圣以为依。祇按灵科，洁斋秘殿，仙游降格，神贶普存。上保邦家之休，下祈民物之定。眇然微悃，过此何求。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奉表奏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〇景灵宫奏告雅饰圣祖罢散道场朱表

臣名言：於赫皇祖，敷佑下民。眷真宇之靓深，俨粹容之肃穆。虽道存不变，而体有从新。既祇荐于科仪，期永安于像设。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奉表奏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〇景灵宫奉安圣祖真宗御容罢散道场朱表

臣名言：真源永久，福千世以无疆，邃宇穆清，延万灵之景从。肇新遗像，祇荐毕。庶资法会之功，敷锡民之祉。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告奉表奏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〇西岳罢散谢雨道场朱表

臣名言：历时不雨，千里同忧，顾民何知，惟帝是赖。精祷既应，多稼获存。饘粥之余，仓廪攸实。仰凭道供，少答神休。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奉表奏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〇诸宫观罢散谢雨道场朱表

臣名言：生灵多罪，丁旱以知穷，真圣至仁，视疾苦而能救。不嫌屡请之黩，溥施甘泽之慈。禾黍复生，仓可望，仰企霄汉，莫报恩私。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奉表奏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表五首】

〇泥饰诸陵神台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威神如在，陵寝无疆。风雨侵寻，涂丹脱落。时加新饰，以谨故封。敢因良辰，式告安宅。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〇泥饰永裕陵神台等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陵台巩固，殿瓦峻严，雨泽浸淫，丹粉堕落。恭择良日，以命众工，彩饰再完，威神不竦。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差某官某奉表奏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〇明堂礼毕内中奏谢诸佛表

伏以躬荐微诚，克终大典。致周公严父之志，违圣人享帝之能。顾菲薄之何功，赖仙真之垂佑，归依靡极，荷戴不忘。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差某官某奉表奉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〇露香表

伏以大享告成，旧章不坠。祇答昊穹之贶，升侑文考之灵。精意潜通，多福荐至，敢因清夜，躬荐毕。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差某官奉表奏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〇永裕陵添修屋宇奏告表

臣名言：伏以宫寝崇深，廊庑缺圮，敢涓良日，祇命众工。庶复从新，以资永固。臣无任精虔激切之至，谨差某官臣某奉表奏告以闻。臣名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三十五

◆论时事状三首

【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奏乞外任状附。〉】

辙顷者误蒙圣恩，得备官属。受命以来，于今五月。虽勉强从事，而才力寡薄，无所建明。至于措置大方，多所未论。每献狂瞽，辄成异同。退加考详，未免疑惑。是以不虞僭冒，聊复一言。窃见本司近日奏遣使者八人分行天下，按求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以为方今职司守令无可信用，欲有兴作，当别遣使。愚陋不达，窃以为国家养材如林，治民之官棋布海内，兴利除害，岂待他人，今始有事，辄特遣使，使者一出，人人不安。能者嫌使者之侵其官，不能者畏使者之议其短。客主相忌，情有不通，利害相加，事多失实。使者既知朝廷方欲造事，必谓功效可以立成。人怀此心，谁肯徒返，为国生事，渐不可知。徒使官有送迎供馈之烦，民受更张劳扰之弊，得不补失，将安用之。朝廷必欲兴事以利民，辙以为职司守令足矣。盖势有所便，众有所安。今以职司治民，虽其贤不肖不可知，而众所素服，于势为顺，稍加选择，足以有为。是以古之贤君，闻选用职司以责成功，未闻遣使以代职司治事者也。盖自近世，政失其旧，均税宽恤，每事遣使，冠盖相望，而卒无丝毫之益，谤者至今未息。不知今日之使，何以异此。至于遣使条目，亦所未安。何者，劝课农桑，垦辟田野，人存则举，非有成法。诚使职司得人，守令各举其事，罢非时无益之役，去猝暴不急之赋，不夺其力，不伤其财，使人知农之可乐，则将不劝而自励。今不治其本，而遂遣使，将使使者何从施之。议者皆谓方今农事不修，故经界可兴，农官可置。某观职司以下劝农之号，何异于农官。嘉以来，方田之令，何异于经界。行之历年，未闻有益。此农田之说，辙所以未谕也。天下水利，虽有未兴，然而民之劳佚不同，国之贫富不等。因民之佚而用国之富以兴水利，则其利可待，因民之劳而乘国之贫以兴水利，则其害先见。苟诚知生民之劳佚与国用之贫富，则水利之废兴，可以一言定矣。而况事起无渐，人不素讲，未知水利之所在而先遣使。使者所至，必将求之官吏，官吏有不知者，有知而不告者，有实无可告者。不得于官吏，必求于民，不得于民，其势将求于中野。兴事至此，盖已甚劳。此水利之说，辙所以未谕也。徭役之事，议者甚多：或欲使乡户助钱而官自雇人，或欲使城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或欲使品官之家与齐民并事。此三者皆见其利不见其害者也。役人之不可不用乡户，犹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有田以为生，故无逃亡之忧，朴鲁而少诈，故无欺谩之患。今乃舍此不用，而用浮浪不根之人，辙恐掌财者必有盗用之奸，捕盗者必有窜逸之弊。今国家设捕盗之吏，有巡检，有县尉。然较其所获，县尉常密，巡检常疏。非巡检则愚，县尉则智，盖弓手、乡户之人与屯驻客军异耳。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使县人捕盗，则与独任巡检不殊，盗贼纵横必自此始。辙观近岁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至于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别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乡户旧法革去无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且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于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旧，奈何复欲取庸。盖天下郡县，上户常多，少者徭役频，多者徭役简，是以中下之户每得休闲。今不问户之高低，例使出钱助役，上户则便，下户实难。颠倒失宜，未见其可。然议者皆谓助役之法，要使农夫专力于耕。辙观三代之间，务农最切，而战阵田猎皆出于农，苟以徭役较之，则轻重可见。成郭人户虽号兼并，然而缓急之际，郡县所赖：饥馑之岁，将劝之分以助民，盗贼之岁，将借其力以捍敌，故财之在城郭者与在官府无异也。方今虽天下无事，而三路刍粟之费多取京师银绢之余配卖之。民皆在城郭，苟复充役，将何以济。故不如稍加宽假，使得休息。此诚国家之利，非民之利也。品官之家复役已久，议者不究本末，徒闻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遂欲使衣冠之人与编户齐役。夫一岁之更不过三日，三日之雇不过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下无得免者。以三大户之役而较之三日之更，则今世既已重矣，安可复加哉。盖自古太平之世，国子俊造，将用其才者皆复其身，胥史贱吏，既用其力者皆复其家。圣人旧法，良有深意：以为责之以学而夺其力，用之于公而病其私，人所难兼，是以不取。奈何至于官户则又将役之。且州县差役之法皆以丁口为之高下，今已去乡从宦，则丁口登降，其势难详，将使差役之际以何为据。必用丁，则州县有不能知，必不用丁，则官户之役比民为重。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卖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于平民，皆有常禁。苟使之与民皆役，则昔之所禁皆当废罢。罢之则其弊必甚，不罢则不如为民。此徭役之说，辙所以未谕也。辙又闻发运之职今将改为均输，常平之法今将变为青苗。愚鄙之人亦所未达。昔汉武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力不能支，用贾人桑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虽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足。然而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与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世，此论复兴，众口纷然，皆谓其患必甚于汉。何者，方今聚敛之臣，才智方略，未见桑羊之比，而朝廷破坏规矩，解纵绳墨，使得驰骋自由，惟利是嗜。以辙观之，其害必有不可胜言者矣。今立法之初，其说甚美，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苟诚止于此，则似亦可为。然而假以财货，许置官吏，事体既大，人皆疑之。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以变易矣，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然至往往败折，亦不可期。今官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禄廪为费已厚。然后使民各输其所有，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然则商贾之利，何缘可得。徒使谤议腾沸，商旅不行。议者不知虑此，至欲捐数百万缗，以为均输之法。但恐此钱一出，不可复还。且今欲用忠实之人，则患其拘滞不通，欲用巧智之士，则患其出没难考。委任之际，尤难得人。此均输之说，辙所以未谕也。常平条敕纤悉具存，患在不行，非法之弊。必欲修明旧制，不过以时敛之以利农，以时散之以利末。敛散既得，物价自平，贵贱之间，官亦有利。今乃改其成法，杂以青苗，逐路置官，号为提举，别立赏罚，以督增亏。法度纷纭，保至如此。而况钱布于外，凶荒水旱有不可知，敛之则结怨于民，舍之则官将何赖。此青苗之说，辙所以未谕也。凡此数事，皆议者之所详论，明公之所深究。而辙以才性朴拙，学问空疏，用意不同，动成违忤，虽欲勉励自效，其势无由。苟明公见宽，谅其不逮，特赐敷奏，使辙得外任一官，苟免罪戾，而明公选贤举能，以备僚佐。两获所欲，幸孰厚焉！

〇附条例司乞外任奏状

右臣近蒙圣恩，召对便殿，面赐差使，仍奉德音不许辞避。伏自受命，于今五月，虽日夜勉强，而才性朴拙，议论迂疏，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伏惟陛下创置此局，将以讲求财利，循致太平，宜得同心协力之人以备官属。而臣独以愚鄙，固执偏见，虽欲自效，其势无由。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论不同事件，苟陛下闵臣孤危，未赐诛谴，伏乞除臣一合入差遣，使得展力州郡，敢不策励驽钝，以酬恩私。臣无任瞻天请命激切屏营之至。

【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职事，越职而言，国有常宪。臣守土陈州，非有言责而辄言之，计其狂愚，兹实有罪。然臣伏念顷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废弃，亲择便地以遂安养。将辞之日，面承德音。以为大臣之义，皆当为国谋虑，不宜以中外为嫌，有所不尽。古人有言：“虽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圣德广大，无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来，于今一岁，心目昏眩，有加无廖，故尝乞丐余生，求还闾舍，区区之诚，久而未获。陛下视臣志气一衰至此，岂复有意别白是非而与世俗争议也哉！是以得失之间，久无所与。今者窃有所怀，上为陛下参之官吏，下为陛下验之百姓，而安危之机实在于此。自惟受恩累圣，邦之休戚，身实同之，志力虽衰，于义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远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聪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尝试，而臣愚之所与闻者耳。臣伏见陛下即位之始，计虑深远，凡有所建，动合天心。始议山陵，深恤费用之广，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诏有司。四方闻之，无不感泣。其后一年之间，诞布号令，劝率宗族孝弟之行，勉励州郡先农桑之政，复转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广言路，议徭役以宽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记。是时天下虽大变之后，而无不翘然想闻德音以忘其忧。两宫欢欣，九族亲睦，群臣万民，蒙福而安。纷纭之议，不至于朝廷，谤讪之声，不闻于闾里。陛下优游无为，而天下已治矣。为国如此，岂不乐哉！陛下自今视之，当日之政，其可悔恨者凡有几。以臣视之，非独陛下无所悔恨，虽天下之人，亦未有以为失当者也。何者，政令简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始终不变，则臣以为久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后求治太切，用意过当，奸臣缘隙得进邪说，始议开边以中上旨。于是延安有横山之谋，保安有招诱之计。陛下饶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贪功，虑害不远，轻发深入，结怨西戎，攘夺尺寸无用之土，空竭内府累世之积。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仇，西鄙骚然不宁，而陛下始一悔矣。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汉武宏达之量，虽复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尝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测知此心，复进财利之说。陛下乐闻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于是举而从之，置条例司以讲求天下之遗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来，凡所变革，不可悉数。其最大者，一出而为常平青苗，再出而为拣兵并营，三出而为出钱雇役，四出而为保甲教阅。四者并行于世，官吏疑惑，兵民愤怨，拣争者章交于朝，诽谤者声播于市。陛下不胜其烦，为之当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犹幸其成功，力排众人之议，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厌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拣兵并营之策，其害先见，武夫凶悍，为怨最深，为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于是多支月粮，复收退卒，以顺适其意，而陛下既再悔矣。然军中之口，犹复匈匈不靖。陛下虽推恩抚之，而终不以为惠，反谓陛下畏之耳。不幸边臣失算，再生戎患。帷幄之臣，谋之不臧，不务安之，而务挠之。临遣执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币，豫书诰敕，以成其深入之计。当此之时，天下之心，知其必败矣。而陛下与一二臣者方以为万举而万全。既而出兵无人之境，筑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无益之功，使秦晋之民，父子流离，肝脑涂地，戎人徼倖受屈。已筑之城，随即倾覆，救援之兵，相继溃叛。四方震动，君臣宵旰。而后下罪己之诏，投窜元宰，以谢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为是邪，非邪？陛下犯逆众心，力行而不顾，其必以为是，不以为非也。然而其终卒至于此。然则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无乃亦类此欤。臣闻众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险而不可侮者，邻国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邻国矣。夫犯兵，侮邻，变速而祸小。至于欺民，则变迟而祸大。变速而祸小者，瓦解之忧也，变迟而祸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忧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之患陛下未以为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远复，无只悔，元吉。”事之未败也。陛下不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非，必俟其败而后悔，如向三者，则陛下之复已远，而悔亦大矣。且臣观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复言矣。何也，言事者论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毁坏支体、熏灼耳目、嫁母分居、贱卖田宅以自脱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无所告诉。加之以水旱、继之以饥馑，积憾之民奋为群盗，侵淫蔓延，灭而复起，英雄乘间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众可得而聚也。如此而胜、广之形成，此所谓土崩之势也。臣恐陛下至此，虽欲复悔，而无所及矣。故臣愿陛下取即位之政与今日之事而试观之，天下扰扰不安，孰与今日之甚，群臣交口争辩，孰与今日之众，陛下听览疲倦，孰与今日之多，悔恨自责，孰与今日之切。陛下诚以此较之，则不待臣言之终，而得失可以自决矣。且夫即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过计也。陛下弃即位之本心而犭旬臣下之过计，臣窃以为过也。虽然，臣窃听之道路，方今陛下则亦悔之矣，悔之而不变，非陛下之意也，迫于建议之臣耳。夫人臣进谋于其君，苟事之不遂而变以从众，则人主有以测其深浅。人主有以测其深浅，则其用舍之命在于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窃痛陛下为社稷之计欲改过以安天下，而怙权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释，陛下聪明睿智，废置自我，而独为此郁郁也。汉宣帝与赵充国议击匈奴，魏相非之，以为当与平昌侯、乐昌侯、平恩侯及有识者详议乃可。此三人者，非贤于赵充国也，然而与国同忧乐，无侥幸功名之心与望爵赏之意，则过于充国远甚。充国犹不可听，而况不如充国者哉。陛下将安民保国，而与喜功伐、好权利者谋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胜区区忘身忧国之诚，是以势疏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自齐州回论时事书〈画一状附。〉】

臣自少读书，好言治乱。方陛下求治之初，上书言事，陛下不废狂狷，召对便殿，亲闻德音。九品贱官，自此始得登对论事。当此之时，陛下好问之声震动海内。愚贱之人笃信寡虑，以为天下之事可得徐陈遍举，指顾而定矣。既而误蒙恩泽，受职条例，抗论得失，与有司不合，得请外补，于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终未可见，臣窃疑之。伏惟陛下天纵圣德，聪明睿智，不学而具，其于谋臣措置，曾何足云。然自顷岁以来，每有更张，民率不服。盖青苗行，而农无余财，保甲行，而农无余力，免役行，而公私并困，市易行，而商贾皆病。上则官吏劳苦，患其难行，下则众庶愁叹，愿其速改。凡此四者，岂陛下之圣明有所不知耶，臣以为非也。陛下之圣明，无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来，陛下屡发英断，废置大吏，数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恶者，陛下无一不知。由此观之，凡天下之所共厌苦者，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祸，启道圣意，易置辅相，中外踊跃，思睹宽政。而历日弥月，寂寞无闻，众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皇，如久饥而不得食。臣虽愚陋，窃独为陛下恨也。陛下自即位以来，求治之心常若不及，意将以尧、舜之隆平，陵迟以至于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旧术而不改，将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为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计矣：水旱连年，死者将半，遗民饥困，盗贼满野，疆埸未宁，军旅在外，府库空竭，边馈寡少。事之可忧者，何可胜数。术之不效，断可见矣。然陛下独迟迟而不决，意者已为之而已废之，恐天下有以窥其深浅耶。臣闻人主之德如天，天之于物也，炽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谓虐矣。然至雷雨时作，膏泽洋溢，百谷奋起，民复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广大，改过无疑也。如使密云而不雨，既雨而中止，迟疑犹豫，久而不忍，则天之生物尽矣。《传》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陛下诚先治其心，使虚一而静，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婴也。去恶如弃尘垢，迁善如救饥渴，与民一新，罢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岁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团者，存其旧籍而不任事；复差役以罢免役之条；通商贾以废市易之令。行之期年而观之，苟民不安居，水旱复作，盗贼复起，财用复竭，诚有一事以忧陛下，臣请伏罔上之诛，以谢左右。陛下诚不信臣，数年之后，亲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惟陛下为社稷筹之。臣谨列四事之害，画一以献。不胜愚忠愤懑之诚，干犯天威，伏俟钺。臣辙诚惶诚恐昧死上书。

〇附画一状

谨按青苗、免役、保甲、市易四事，得失最为易见。上自中外臣寮，下至田父野老，无有一不知者。但以朝廷所行，言其是则有功，言其非则有罪。是以畏避钳默，不敢正言。臣今谨采众议，人所共知，灼然可见者，画一开坐如后：一、议者皆谓富民假贷贫民，坐收倍称之息，是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今官散青苗，取息二分，收富人并兼之权，而济贫民缓急之求，贷不异于民间，而息不至于倍称，公私皆利，莫便于此。然公家之贷，其实与私贷不同。私家虽取利或多，然人情相通，别无条法。今岁不足，而去于来岁，米粟不给，而继之以刍藁，鸡豚狗彘皆可以还债也。无岁月之期，无给纳之费，出入闾里，不废农作，欲取即取，愿还即还。非如公家，动有违拟，故虽或取息过倍，而民恬不知。今官贷青苗，责以见钱，催随二税，邻里相保，结状请钱，一家不至，九家坐待，奔赴城市，糜费百端，一有逋窜，均及同保。贫富相迨，要以皆毙而后已。朝廷虽多设法度以救其失，而其实无益也。一、议者又谓平时差役破坏民家，一夫为役，举家失业，故使逐户出钱，官为雇人，谓之免役。出钱虽多，而民免于破家之患。以此为说，行之不疑。然不知三代之民，以力事上，不专以钱。近世因其有无，各听其便。有力而无财者，使效其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财而无力者，皆得雇人。人各致其所有，是以不劳而具。今也，弃其自有之力，而一取于钱，民虽有余力，不得效也。于是卖田宅，伐桑柘，鬻牛马，以供免役，而天下始大病矣。且夫钱者，官之所为，米粟布帛者，民之所生也。古者上出钱以权天下之货，下出米粟布帛以补上之阙，上下交易，故无不利。今青苗、免役，皆责民出钱，是以百物皆贱，而惟钱最贵，欲民之无贫，不可得也。至如京师百司郡县刑法之吏，无禄而役，为日久矣。周制，庶人在官，虽曰有禄，而事简吏少，势或易供。非如今时，员数猥多，不可供亿。况三代兵出于民，而今世之兵坐而仰给，若又兼举大费，为力实难。然议者以为给之以禄，然后可责之以廉。盖朝廷选吏之精，必不如择官之慎，禄吏之厚，必不如禄官之多。今慎择多禄之官，犹不免于贪，而况于吏人乎。且昔之为法也。计赃得罪，无禄者减等。今用仓法，则吏之得罪，反重于官，颠倒失宜，尤为未可。若朝廷诚患吏贪，但使官得其人，则吏之受赇，自有分限。若犹未也，则虽重禄深法，不能禁矣。一、议者又谓三代之盛，兵出于农，故团结伍保以寓军。今朝廷喜其近古，亦谓可行。然而三代之民，受田于官，官之所以养之者厚，故出身为兵而无怨。今民买田以耕，而后得食，官之所以养之者薄，而欲责其为兵，其势不可得矣。盖自唐以来，民以租庸调与官，而免于为兵。今租庸调变而为两税，则两税之中兵费具矣。且又有甚者，民之纳钱免役也，以为终身不复为役矣。今也既已免役，而于捕盗则用为耆长、里正，于巡防，则用为巡兵、弓手，一人而三役具焉，民将何以堪之。且其为巡兵、弓手也，一保甲之中，丁壮既出，老弱守舍，盗贼乘间，如入无人之境。而其上番之期，又不过旬日，坐作进退，未能知也。代者既至，相率而反，往来道路，劳弊何益。至使盗贼纵横，官吏蒙责，啸聚群党，攻剽州县，未必不由此也。古之循吏，使民卖剑买牛，今也使之弃其农具而置兵器。小民无知，缘以为恶。良民之畏事者，一人而终身不得脱。奸民之好权者，一补而终身不得免。其为患害，有不可胜言者矣。一、议者常患百货轻重制在富民，少则贵卖以取赢，多则贱卖以要利。利有所壅，商贾难通。于是置市易之官以平贵贱，有司诚守此议，不更别有所营，则虽繁碎难行，然亦未有深害。今自置市易，无物不买，无利不笼，命官遣人，贩卖南北，放债取利，公行不疑，杜绝利源，不与民共。观其指趣，非复制其有无，权其轻重而已也。徒使小民失业，商旅不行，空取专利之名，实失商税之利。国体卑辱，海内离心，巍巍盛朝，何苦于此。况复小民好利，类无远见，争取官债以救目前，欺谩父兄，妄引抵当，期限既迫，逃窜无所，妇子离散，行路咨嗟。奈何为此陷阱，诱而纳之也。至于奸民巨贾，窥伺间隙，取利则多。或输滞积不售之货，以易见钱，或指残破无用之屋，以赊实货。巧智百出，难以具言。有司蒙蔽，指以为利。泉币一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汗漫难收。官之所藏，徒文具而已。窃闻朝廷近日将议穷究，然而既弊之法施行未已，买卖百物，犹且如故。譬如含茹毒药，喉舌破败，胸腹胀满，知其非矣。然且闭口不吐，安坐切脉，广求方书，其于速愈之术疏矣！右臣所陈画一事件，皆是耳目所接，众庶共知，朝廷清明，岂有不察。若诚有意改易，非复难行，但朝出一纸诏书，四弊夕去。非如前代积弊，或在列国，或在四夷，欲议改更，恐其动摇海内，故且维持含养，苟自便安。今事在朝廷，出命则已，众所系望，势难久留。而私自顾恋，迟迟不决，以失天下之心，臣窃不取也。愚蠢之人，志在忧国，言词激切，干犯典刑，区区寸诚，甘俟诛戮。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书一首

【为兄轼下狱上书】

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陛下圣德广大，不加谴责。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歌诗，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寮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不可救止。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没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三十六

◆右司谏论时事十首

【论台谏封事留中不行状〈元元年二月十四日。〉】

右臣伏见皇帝陛下以至孝纯仁承统践祚，太皇太后陛下以睿智亲揽庶政，二圣协德以幸天下，曾未期岁，而敝事稍去，宽政复行。元元之民，免于流离之患，蒙更生之福，海内释然，无意外之忧，不胜幸甚。伏惟陛下恭勤只畏，发于天性，犹复选于群臣，增广谏员，求直言以自助。天下之士闻风相庆。臣实何人，得于今日备位于此？然臣闻帝王之治，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中人自勉于善，则人主耳目众多，易与为治，中人自弃于恶，则臣下朋党蕃殖，易以为非。盖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于此者也。昔真宗皇帝临驭群下，奖用正人。一时贤俊，争自托于明主。孙、戚纶、田锡、王禹之徒，既以谏诤显名，则忠良之士相继而起。其后耄期厌事，丁谓乘间，将窃国命，而风俗已成，朝多正士，谓虽怀奸慝而无与同恶，谋未及发，旋即流放。仁宗皇帝仁厚渊嘿，不自可否。是非之论，一付台谏，孔道辅、范仲淹、欧阳修、余靖之流以言事相高。此风既行，士耻以钳口失职。当时执政大臣，岂皆尽贤。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有不善，言者即至，随辄屏去。故虽人主宽厚，而朝廷之间无大过失。及先帝嗣位，执政大臣，变易祖宗法度，下至小民皆知其非，而卿士大夫从风而靡，则风俗之变于此见矣。是时惟有吕诲、范镇等明言其失。二人既已得罪，台谏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纷然逐去。由是风俗大败，无一人复正言者。天佑皇室，启迪圣德，临政未几，而以言路为急，天下竦然，思见祖宗遗俗。然臣自至阙廷，闻台谏封事，一切留中不出，既不施行，又无黜责。臣不胜忧疑。夫朝廷所以待台谏者，不过二事。言当则行，不当则黜。其所上封事，除事干几密，人主所当独闻，须至留中外，并须降出行遣。上所以正朝廷之纪纲，使无废职业，下所以全人臣之名节，使无负公议。若当而不行，不当而不黜，则上下苟且，廉耻道废，风俗衰陋，国将从之。臣愿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渐，始于台谏，修其官则听其言，言有不当，随事行遣。大者可黜，小者可罢，使风俗一定，忠言日至。陛下垂拱于上，群臣肃雍于下，则太平之治可立而待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久旱乞放民间积欠状〈十五日。〉】

右臣伏见陛下以久旱忧劳，祷请勤至，自冬历春。天意未答，宿麦枯瘁，灾害广远。民自近岁，皆苦于重敛，储积空匮。若此月不雨，饥馑必至，盗贼必起。保甲之余，民习武事，猖狂啸聚，为患必甚。而陛下所以应天动民，未有其实。臣窃见去年赦书，蠲免积欠止于残零两税，至于官本债负、出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役钱皆不得除放。民有破荡家产、父子流离、衣食不继，有死而不可得者。买扑酒坊，先因实封投状，争气务胜，竞设高价，既得之后，利入微细，不能出办。违限不纳，加以罚钱，至于籍没家产，丑械生虮虱而不得脱者。臣愿陛下降哀痛之书，应今日以前民间官本债负、出限役钱及酒坊原额罚钱，见今资产耗竭实不能出者，令州县监司保明除放，使民得再生，以养父母妻子。朝廷弃捐必不可得之债以收民心，民心悦附，甘泽可致。虽使天道幽远，雨不时应，而仁泽流溢，亦可以化服强暴，消止盗贼。臣谨案《汉书》文、景、宣、元之间，忧民之疲病，每岁辄弛租税，减算赋，自损以厚下，民戴其泽。中遭王莽之变，皆讴吟思汉，汉已绝而复续。夫汉世平安之日，犹蠲必得之常赋以惠民，而况当今旱势未止，灾害方作，前件欠负皆势不可得，奈何靳而不与哉。伏愿陛下断自圣心，特降手诏，无使有司吝于出纳，以废格圣泽，则天人不远，宜有善应。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窃见近年贪刻之吏习以成风，上有毫发之意，则下有丘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泽，则下有涓滴之施。如先帝向时为泸南用兵，两川应副疲极，特放五等人户赋税，而东川路转运司公行格沮，只放三等以下。缘累经大赦，不敢论列。如此之类，朝廷虽累行戒敕，终恐不改。若行臣此奏，即乞痛赐约束，如监司敢有违戾，许州县官吏具事由实封闻奏。

【论罢免疫钱行差役法状〈十六日。〉】

右臣伏见门下侍郎司马光奏，乞罢免役钱，复行差役旧法，奉圣旨依奏施行。臣窃谓近岁所行新法，利害较然，其间免役所系尤重。朝廷自去秋已来，改更略尽。惟此一事，迟留不决，民间倾听，想闻德音。臣窃料此事既行，民间鼓舞相庆，如饥得食，如旱得雨，比之去年罢导洛、市易、监铁等事，其喜十倍。非至仁至圣至明至断，谁能行此。然臣有愚虑，盖朝廷自行免役，至今仅二十年，官私久已习惯，今初行差役，不免有少龃龉不齐。譬如人有重病，不治必死，医者用药攻疗，必有瞑眩不宁，要须病去药消，然后乃得安乐。今中外用事臣寮，多因新法进用，既见朝廷革去宿弊，心不自安，必因差役之始，民间小有不便，指以为言，眩惑圣聪，败乱仁政。兼臣窃观司马光前件札子，条陈差役事件大纲已得允当，然其间不免疏略及小有差误。执政大臣岂有不知，若公心共济，即合据光所请，推行大意，修完小节，然后行下。今但备录札子，前坐光姓名，后坐圣旨依奏，其意可知。自今以往，其必有人借中外异同之论，以摇动大议。臣愿陛下但思祖宗以来，差役法行，民间有何患害，近岁既行免役，民间之敝，耳目厌闻，即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矣。伏乞将臣此奏，留中不出，时赐省览，苟大法既正，纵有小害，随事更张，年岁之间，法度自备。臣疏远屑，初蒙擢用，辄此深言，罪在不赦。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念臣无左右之助，谏垣之命，出自圣意，不敢自同他人，更存形迹，冒昧陈闻。惟陛下裁幸。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窃详差役利害，条目不一，全在有司节次修完，近则半年，远亦不过一年，必有成法。至于乡户不可不差，役钱不可不罢。此两事可以一言而决。缘所在役钱宽剩，一二年间，必未至阙用，从今放免，理在不疑。前来司马光文字，虽有役钱一切并罢之文，又却委自州县监司看详，有无妨碍。臣窃虑诸路为见有此指挥，未敢便行放罢，依旧催理，则凶岁疲民无所从出，或致生事。欲乞特降手诏，大略云：先帝役法，本是一时权宜指挥，施行岁久，民间难得见钱，已诏有司依旧差役，所有役钱，除坊郭、单丁、女户、官户、寺观依旧外，其余限诏到日，并与出榜放免。其去年已前见欠役钱，具数闻奏，未得催理，听候指挥。

【论蜀茶五害状〈二十四日。〉】

右臣伏见朝廷近罢市易事，不与商贾争利，四民各得其业，欣戴圣德无有穷已。唯有益、利、秦、凤、熙河等路茶场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又以茶法影蔽市易，贩卖百物。州县监司不敢何问，为害不细，而朝廷未加禁止。臣闻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凶焰一扇，两蜀之民，肝脑涂地，久而后定。自后朝廷始因民间贩卖，量行收税，所取虽不甚多，而商贾流行，为利自广。近岁李祝初立茶法，一切禁止民间私买。然犹所收之息，止以四十万贯为额，供亿熙河。至刘佐、薄宗闵提举茶事，取息太重，立法太严，远人始病。是时知彭州吕陶奏乞改法，只行长引，令民自贩茶，每茶一贯，出长引钱一百，更不得取息，得旨依奏。民间闻之，方有息肩之望。又却差孙回、李稷入川相度，始议极力掊取，因建言乞许茶价随时增减，茶法既有增减之文，则取息依旧，由是息钱、长引二说并行，而民间转不易矣。而稷等又益以贩盐布，乃能增额及六十万贯。及李稷引陆师闵共事，又增额至一百万贯。师闵近岁又乞于额外以一百万贯为献，朝廷许之。于是奏乞于成都府置都茶场，客旅无见钱买茶，许以金银诸货折博，遂以折博为名，多遣公人、牙人公行拘拦民间物货入场，贱买贵卖，其害过于市易。又以本钱质典诸物，公违条法，欺罔朝廷。盖茶法始行至今，法度凡四变矣。每变取利益深，民益困弊。然供亿熙河，止于四十万贯，其余以供给官吏及非理进献，希求恩赏。而害民之余，辱国伤教，又有甚者。夫逐州通判本以按察吏民，诸县令佐亦以抚字百姓，而计算息钱均与牙侩分利。至于监茶之官发茶万驮，即转一官，知县亦减三年磨勘。国之名器轻以与人，遂使贪冒滋章，廉耻不立，深可痛惜。又案盗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法，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贯。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出赏三十贯。又递铺文字，事干军机及非常盗贼，急脚递日行四百里，马递日行三百里，违二日者，止徒一年，今茶递往还，日行四百里，违一日，辄徒一年，立法太深，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体，但以远民无由伸诉，而它司畏惮，不敢辩理，是以公行不道。自始至今，十余年矣。臣窃闻朝廷近日察知其弊，差官体量，然犹恐未知其详。臣今访闻，稍得其实，谨具条件五害如左：其一曰：益利路所在有茶，其间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以种茶为生。自官榷茶以来，以重法胁制，不许私卖，抑勒等第，高秤低估，递年减价，见今止得旧价之半。乞委所差官取榷茶至今递年所估价例对定，即见的实。茶官又于每岁秋成籴米，高估米价，强茶户，谓之茶本。假令米石八百钱，即作一贯支，仍勒出息二分。春茶既发，茶户纳茶，又例抑半价，兼压以大秤，所捐又半，谓之青苗茶。〈元条：园户茶一百斤，许收十斤市例，内一半入官，一半饶润客旅。今逐场一百斤，有收至二十余斤。出剩者往往却伪作园户中茶虚，旁支出官钱入己。近年邛州常有此狱，又有见出剩数多，阴与客旅商量，纳赂不赀，指教出卖者。〉及至卖茶本法，止许收息二分，今多作名目，如“牙钱”、“打角钱”之类，至收五分以上。买茶商旅，其势必不肯多出价钱，皆是减价，亏损园户，以求易售。又昔日官未榷茶，园户例收晚茶，谓之“秋老黄茶”，不限早晚，随时即卖。榷茶之后，官买止于六月，晚茶入官，依条毁弃。官既不收，园户须至私卖，以陷重禁。此园户之害一也。其二曰：川茶本法止于官自贩茶，其法已陋。今官吏缘法为奸，遂又贩布，贩大宁盐，贩瓷器等物，并因贩茶还脚贩解盐入蜀。所贩解盐，仍分配州县，多方变卖及折博杂物货，为害不一。及近岁立都茶场，缘折博之法，拘拦百货，出卖收息。其间纱罗，皆贩入陕西，夺商贾之利。至于买卖之余，则又加以质当。去年八九月间，为成都买扑酒坊人李安典糯米一万贯，每斗出息八钱，半年未赎，仍更出息二分。其它非法，类皆如此。今四方蒙赖圣恩，罢去市易抵当之弊，而蜀中茶官，独因缘茶法，潜行二事，使西南之民独不蒙惠泽。此平民之害二也。其三曰：昔官未榷茶，陕西商旅皆以解盐及药物等入蜀贩茶，所过州军，已出一重税钱，及贩茶出蜀，兼带蜀货，沿路又复纳税，以此省税增羡。今官自贩茶，所至虽量出税钱，比旧十不及一，纵有商旅兴贩，诸处税务畏惮茶司，又利于分取息钱，例多欺诈，以税为息，由此省税益耗。假有作税钱上历，岁终又不拨还转运司，但添作茶官岁课，公行欺罔。〈访闻元丰七年八月，陆师闵札子奏，茶司全年课利，内有一项系茶税钱。〉又茶官违法，贩卖百物，商旅不行，非唯税亏，兼害酒课。蜀中旧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茶，交子因此价贱。〈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此省课之害三也。其四曰：蜀道行于溪山之间，最号险恶。般茶至陕西，人力最苦。元丰之初，始以成都府路厢军数百人贴铺般运。不一二年，死亡略尽。茶官遂令州县和雇人夫。和雇不行，即差税户。其为搔扰，不可胜言。〈刘庠知永兴日，有泽州般茶人，以疲劳不堪告诉。庠令取状在案，判云：候本府雇人般茶日呈，后来永兴即不曾雇人。〉后遂添置递铺，十五里辄立一铺，招兵五十人，起屋六十间，官破钱一百五十六贯，益以民力，仅乃得成。今已置百余铺矣。若二百铺皆成，则是添兵万人，衣粮岁费二十万贯。见招填不足，旋贴诸州厢军。逐州阙人，百事不集。又茶递一人，日般四驮，计四百余斤，回车却载解盐，往还山行六十里，稍遇泥潦，人力不支，逃匿求死，嗟怨满道。至去年八九月间，剑州剑阳一铺人全然走尽，沿路号茶铺为“纳命场”。此递铺之害四也。其五曰：陕西民间所用食茶，盖有定数。茶官贪求羡息，般运过多，出卖不尽，逐州多亏岁额，遂于每斤增价卖与人。元丰八年，凤州准茶官指挥，每茶一斤添钱一百。其余州郡，准此可见。又茶法初行，卖茶地分止于秦、凤、熙河，今遂东至陕府，侵夺蜡茶地分，所损必多。此陕西之害五也。五害不除，蜀人泣血，无所控告。臣乞朝廷哀怜远民，罢放榷法，令细民自作交易，但收税钱，不出长引，止令所在场务据数抽买博马茶，勿失朝廷武备而已。如此则救民于纲罗之中，使得再生，以养父母妻子，不胜幸甚。如朝廷以为陕西边事未宁，不欲顿罢茶事，即乞先驰榷禁，因民贩茶，正税之外，仍收长引钱。一岁之入，不下数十万贯。〈以见今长引钱数计之可见。〉而商旅通行，东西诸货日夜流转，所得茶税、杂税钱及酒课增羡，又可得数十万贯。〈以未榷茶以前及榷茶后来年分，自蜀至陕西沿路酒税务岁课较之可见。〉而罢置茶递，无养兵衣粮及官吏缘茶所费息钱、食钱之类，其数亦自不少，则榷茶可罢，灼然易见。若异日西边无事，然后更罢长引钱，如旧收税而止。然臣再详师闵所营茶利，虽使之裒敛一一如数，止于二百万贯，无复赢余矣。若以前件茶引、茶税、杂税、酒课等钱约七八十万贯折除，即止约有利一百二十余万贯。若更除茶递养兵衣粮食及官吏缘茶所费，约三四十万贯，即是师闵百端非理凌虐细民，止得八十万贯。〈前件两项钱，并且从小约计，故师闵所得利有八十万贯，若依实计之，恐不得及此数。〉假令万一蜀中稍有饥馑之灾，民不堪命，起为盗贼，或如淳化之比，臣不知朝廷用兵几何、费钱几何、杀人几何，可得平定。今但得七八十万贯钱，置此不虑，臣窃惑也。兼臣访闻陆师闵，去年自成都移治永兴，仍壬都供给，有本府衙前杨日新者为之卖酒。至十一月中，师闵自觉非法，始移牒永兴、成都，止就用永兴供给。其违法差衙前卖酒及多请过成都供给，即不曾举觉，其贪冒无耻一至如此。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乞令所差官，便行体量，如是诣实，乞重行黜谪，以慰远方积年之愤。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陆师闵久擅茶事，欺罔朝廷，奏请如意，为吏民所畏惮。若留在本职，虽特遣使命，恐必难以体量实害。欲乞先罢师闵职任。及利州路转运使蒲宗闵，昔同建议榷茶，曾窃冒恩赏，显有妨碍，亦乞指挥，不得同签书体量事。所贵官吏不忧后害，敢以实告。

【乞更支役钱雇人一年候修完差役法状】

右臣伏见二月九日三省枢密院札子节文：“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定差。更乞指挥诸县官吏看详。若依今来指挥，别无妨碍，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碍，致施行未得，限敕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画申本州。本州限一季闻奏。奏到，各随宜修改，奉圣旨依奏。”

臣看详上件指挥，大纲已得允当，其间节目颇有疏略差误，未易一一具言，全在有司节次修完。近见开封府奏：开、祥两县于数日之内，依旧役法人数差到役人。臣窃惟自罢差役至今仅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习贯，兼差役之法，关涉众事，根牙盘错，行之徐缓，乃得详审。若不穷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臣窃见州县役钱，所在例有积年余剩。今年夏料虽已放罢，旧余剩钱犹足支数年。欲乞朝廷指挥，将见在役钱，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却于今年之内，催督诸处审议差役，令的确可行，更无弊害，然后于今冬迤逦差拨，起自来年役使乡户。一则差役条贯既得审详，既行之后，无复人言，二则将已纳役钱，一年雇役，民力纾缓，进退皆便。臣深恐诸道以为朝廷已行之命，降到即行，虽有妨碍，更不陈述，致差役之条，未尽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新法已来，减定役人皆是的确数目，行之十余年，并无阙事，则旧法人数决为冗长，天下共知。况近降指挥明使州县相度有无妨碍，至于揭簿定差亦无日限。今来开封府官吏更不相度申请，于数日之间，一依旧法人数差拨了绝。如坛子之类，近年以剩员充者，一例差拨役人，监勒开、祥两县，迅若兵火，显是故欲扰民，必害成法。尚赖百姓久苦役钱，乍获复旧，更无词说，不尔必须争讼纷纭，为害不小。乞下所司，取问开封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碍，更不相度申请，及似此火急催督，是何情意。特赐行遣，以戒天下挟邪坏兴之人。

【乞选用执政状〈二十七日。〉】

右臣闻唐柳伉，一太常博士耳，犹能上疏乞斩程元振；郇谟，一布衣耳，犹能哭市以论元载。今臣备位谏省，逢时艰危，若隐忍不言，实负天下。谨冒斧钺之诛，以论其大者。惟陛下哀怜则幸。今皇帝富于春秋，太皇太后陛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女主称制，四夷未服，积弊如麻。陛下以为此何时也，贾谊有言：“抱火措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正今时之谓也。自先帝以雄才大略躬揽万几，而西北二虏、交趾、泸蛮，尝扰边境以劳王师，京东、河北、福建等路，奸猾巨盗常杀官吏以谋不轨。今二圣拱默恭己无为，责成于执政大臣。大臣又皆偷合苟容无足赖者。昔淮南王反，独畏卫青、汲黯，至公孙丞相若发蒙耳。臣观今之大臣，尚未及公孙丞相远甚。陛下以为蛮夷戎狄所服者何事，奸猾巨盗所畏者何人，万一有之，将何以待。谨按左仆射蔡确，忄 佥佞刻深，以狱吏进，右仆射韩缜，识ウ性暴，才疏行，枢密使章，虽有应务之才，而其为人难以独任，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虽有忧国之志，而才不逮心。至若张ロ、李清臣、安焘，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为有，安能为无。陛下必谓此等皆先帝旧臣，不欲罢去。然不知先帝以绝人之资独运天下，特使此等行文书、赴期会而已。至于大政事、大议论，此等何尝与闻。小有罪犯辄罚铜门谢，为天下笑。先帝若以股肱待之，不应如此。今陛下深居帷幄之中，不自任事，而以天下之大付之此等，其为祸福，未可与先帝同日而语也。昔汉武帝以车千秋为丞相，至于受遗诏辅少主，则不以属千秋，必得霍光、金日而后可。先帝若自知降年止此，岂肯以王圭、蔡确之流受顾命之托乎？陛下新临天下，人才衰少。此数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则愿择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为莫如蔡确、韩缜者也。陛下即位以来，罢市易、堆垛场及盐茶铁法，此蔡确之所赞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罢保甲保马等事，此韩缜与宋用臣、张诚一等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确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确等亦否之，随时翻复，略无愧耻。天下传笑以为口实，而朝廷轻矣。先帝时，有司屡言缜等赃罪有状，先帝隐忍未发。不谓陛下即位，拔擢至此。天下有识，所共疑怪。近者每发一政，三省、密院议论纷然，至忿争殿上，无所适从，皆由大臣才短望轻，以至于此。所有确、缜其余罪恶，臣未敢细陈，先论其大体。伏愿陛下思祖宗付嘱之重，深察方今事势，为至艰至危之时，早赐免罢确、缜二人。别择大臣、负天下之重望、有过人之高才而忠于社稷、有死无二者以代之，上以肃正群臣异同之论，下以弹压四海奸雄之心。然后陛下高枕而卧，天下无事矣。臣位卑言深，罪当万死。若蒙降黜，其甘如荠，如其未也，则当节次奏请，伏阁力争，以决去就。非独臣如此，凡在台谏莫不当然。必无备礼一言不行而止者。此天下公议，非臣私意。惟陛下裁酌，早赐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罢左右仆射蔡确韩缜状〈闰二月一日。〉】

右臣顷论奏蔡确、韩缜才不足用及多过恶，乞赐罢免，至今未见施行。确近已上章求退，而缜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隐忍不决，久失天下之望。窃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帝在位仅二十年，励精政事，变更法度，将以力致太平，追复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于屑，十余年间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无与比者。究观圣意，本欲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为社稷长久之计。夫岂欲使左右大臣偷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窃取利禄以奉养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已来，民力困敝，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万国。天下闻之，知前日敝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圣德，继之以泣。是以皇帝践阼，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道洛，废市易，损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臣愚不知朝廷以为此数事者谁之过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于恶，下则屑贪冒荣利，奔竞无耻。二者均皆有罪，则大臣以任重责重，屑以任轻责轻，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以罢黜屑，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将复使燮和阴阳，陶冶民物，臣窃惑矣。窃惟朝廷之意，将以体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国体。今确、缜自山陵已后，犹端然在职，不宜引咎辞位以谢天下？臣谨案确、缜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最重，而有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则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为非耶，则昔日安得不言。窃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过以为是皆先帝所为而非吾罪也。夫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归咎先帝，不忠不孝，宁有过此。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则先帝独被恶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尝食不饱，至于涕泗之横流也。确等皆碌碌常才，无过人之实。朝廷将取其德，则不闻其孝弟可称，将取其才，则不闻其功业可纪，将取其学，则不闻其经术可师。徒以悦媚上下，坚固宠禄。陛下何不正确、缜之罪，上以为先帝分谤，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独以法绳治屑，而置确、缜，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故臣窃谓大臣诚退，则屑非建议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从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恶。臣不胜狂愚，忘身为国，乞宣示此疏，使确、缜自处进退之分，臣虽万死，不以为恨。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窃观蔡确所上表，虽外迫人言，若欲求退，而论功攘善，实图自安。所云“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者，臣谓当世之耆艾，乃确昔日之所抑远者也，所谓“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臣谓有司之烦碎，乃确昔日之所创造者也。此二事皆确为相无状，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独见，孰能行此。确既不自引咎，又反以为功，著之表疏，传之天下，则是确等所造之恶，皆归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归于确。臣不胜愤懑，乞赐详酌施行。

【乞罢蔡京开封府状〈二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臣近奏：“乞取问开封府官吏明知熙宁以前旧法役人数目显有冗长，并不依近降指挥相度申请，便尽数差拨。及朝旨本无日限，辄敢差人监勒，于数日内蹙迫了当，故意扰民，以坏成法。乞赐行遣，以戒天下挟邪坏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谨按权知开封府蔡京，职在近侍，身为民害，若不知旧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是不忠。京，新进小生，学行无闻，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确族从，因缘幸会，以至于此。近者段继隆公事，道路皆知其私徇，继脉于胥史，兄弟数人布列三省。京尝为检正官，与此辈狎昵。继隆赃污显露，理在不疑，而大理寺官吏畏避观望，数月不决。今者方欲推行差役旧法，王畿之政为天下表仪，而使怀私之人窃据首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赐指挥，先罢京开封府，仍敕大理寺疾速结绝前件公事。所贵官吏不至观望首鼠，以长奸私，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罢右仆射韩缜扎子〈六日上殿。〉】

臣伏见陛下采听群言，罢左仆射蔡确，中外释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复欺。而右仆射韩缜，独端然据位，略无动意，众情疑惑。臣忝备谏官，不敢默已。谨按韩缜才质凡鄙，性气粗暴，文学政事举无寸长，比之蔡确，远所不及。陛下圣明，必无贤缜之理，特以先帝新弃天下，未欲从外别擢宰相，不免循例，以次迁补。今已逾年，即位改元，政令一新，确既已罢去，而缜任遇如故，是以众议纷纷，未肯弭服。臣闻韩缜家法不正，虽其父子不能相安，莅官猛暴，至以酣酗鞭杀指使，过恶虽著而无与国事，臣不敢一一烦言。至如缜昔奉使定契丹地界，举祖宗山河七百余里以资敌国，坐使中华之俗陷没戎狄。虏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虽有劲兵良将，无所复施。其后擢为枢密使，职在安边，而西戎无衅，用兵深入，至使诸将败衄，前后丧师数十万众，天下疲弊，帑廪空竭。虽得兰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而厉阶一生，至今为梗。存之则耗蠹中国，为祸日深，弃之则戎人不请，无缘强与。遂使朝廷皇皇，议论经年，不知所出。而缜曾无计以救前失。据缜二罪，虽伏斧质以谢天下，不为过也。而况备位宰相以来，怙势作威，任情不法，群下汹汹，侧目畏之。宗道、宗古皆缜之亲侄，缜任在中书，职当进拟，并引二侄同升列卿，因台官弹奏，始自举觉，各与降等差遣。朝廷知其不可信任，遂令三省自此同书进拟。缜之兄绛，移守北京，知父子无同领帅权之理，而乞以其子宗师同管句安抚司公事知转运判官以按察。已而乞以所亲信人杜纯为之，坏法乱纪，莫斯为甚。缜公行私意，废法徇兄，以行其言。父子同领大权，古无此事。惟东晋之衰，司马道子与其子元显共执国政。自非季世，安有此例。赖陛下圣明，抽回指挥。若其不然，遂为四方口实。臣又窃观言事之官，每有论奏缜事，缜阴怀忮恨，不拘久近，或罢其言职，或因事责降，必报而后已。先帝朝翟思为台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缜在枢府，令所辖边将买马亏价自群牧司迁官盗取，公使家事不还，先帝隐忍不行。翟思近以司业作诗失韵，非有大过，而缜逐思止知军差遣。缜初相，台官黄降言缜平生过恶不堪大用，陛下业已用缜，未欲即罢。缜畏其复言，除降国子司业，虽似迁擢，实夺其言事之权。是以群臣震摄，不敢牾缜。臣知今日言缜，异日缜必报臣，然自念起于迁逐之余，误蒙圣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负朝廷，下辜公议。是以为国排奸，有死无二，惟陛下裁察，取进止。

【乞招河北保甲充军以消贼状〈十四日。〉】

右臣闻薄赋敛，散蓄聚，若以致贫，而民安其生，盗贼不作，县官食租衣税，廪有余粟，帑有余布，久而不胜其富也，厚赋敛，夺民利，若以致富，而所入有限，所害无穷，大者亡国，小者致寇，寇盗一起，尽所得之利，不偿所费之十一，久而不胜其贫也。臣未敢远引陈胜、吴广、庞勋、黄巢之类，只如淳化中李顺、庆历中张海等、熙宁中廖恩，此数火盗贼，计其燔烧官寺，劫略仓库，以至发兵命将，转输粮食，耗失兵械，募士赏功之费。大率不下数百万贯。但得事了，岂敢言费。然方其未发，有能建言乞捐数十万贯以消其变，则上下争执，如惜支体不肯割截。此天下之大迷，古今通患也。故臣愿于元丰库或内藏库乞钱三十万，上以为先帝收恩于既往，下以为社稷消患于未萌。伏愿陛下权福祸之重轻，较得丧之多少，断而行之，毋使有司吝于出纳以害大计。河北之民喜为剽劫，所从来尚矣。近岁创为保甲，驱之使离南亩，教之使习凶器。一夫在官，同家资送，穷苦无聊，靡所不至，推理为奸，十人而九，号为保甲，莫敢谁保。若更一年不罢，则胜、广之事可立而待也。今虽已罢，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复执锄，酒肉之口不可以复茹蔬。既无所归，势必为盗。今河北寇贼成群，访闻皆是保甲余党。若因之以饥馑，则变故之作不可复知。近岁富弼知青州，是时河北流民百万，转从京东。弼既设方略振活其老幼，而招其壮悍者为军，不待朝旨皆刺“指挥”二字，其后皆为劲兵，百万之众无一人为盗者。弼，人臣，便宜行事，犹能若此，况陛下富有四海，而元丰及内库钱物山积，莫可计数。只如近日内降睿思殿金银一色令别库收贮者，自约及百余万贯，皆是先帝多方收拾，以备缓急支用，不取于民。圣算深远，非凡所及。若积而不用，则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于先帝圣德不为无损。故臣愿乞三十万贯，为招军例物，选文武臣僚有才干者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于保甲中招其强勇精悍者为禁军，随其人才以定军分。本州无阙，则自近及远，或押上京，不过一二万人，则河北豪杰略尽矣。其间武艺绝伦，旧日以补班行者，押赴阙试验有实，即以补内六班之阙，或以补本贯及邻近阙额军员。但当严赐指挥，候了日当遣人复按，有不如法，重坐官吏。臣闻先帝本谓保甲可用，故欲隐兵于农，以渐消正兵，是以禁军多有阙额。今保甲既罢，正使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事犹合补填，况如前所陈者。惟陛下深察，果断而力行之。今冬春大旱，二麦不熟，事势如此，恐不可缓。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栾城集卷三十七

◆右司谏论时事十八首

【乞责降成都提刑郭概状〈十四日。〉】

右臣窃见朝廷近日察知蜀中卖盐、榷茶及市易比较收息，为远人所苦，委成都提点刑狱郭概，体量事实。臣观此三事，利害易见，甚于黑白，凡有耳目莫不闻知，而郭概观望阿附，公行欺罔，其所奏报，并不指言实弊。见今西川数州，卖邛州、蒲江井官盐，每斤一百二十支。为近年咸泉减耗，多夹杂沙土，而梓夔路客盐及民间小井白盐，贩入遂州，其价止七八十。以此官中须至抑配，深为民害。概不念民间朝夕食此贵盐出钱不易，却言限内难以报应。只此一事，已见情弊，至于榷茶之法，以贱价大秤侵损园户，以重辇峻限虐害递铺，以折博兴贩搅扰平民，其余百端非理，难以遍举。臣近已一一奏闻，乞委所差官体量诣实。概畏惮茶官陆师闵，事势不敢依限体量。此又足以见其意在拖延，观望附会。至于市易比较收息，始因提举官韩以灵泉小县收息增羡，遂督责诸县，以灵泉为比，务令多得息钱。概以韩叔祖缜见任右仆射，意欲趋附，不敢体量实状，妄言韩不曾以户口比较息钱，又代韩巧说词理，言诸路推行市易之法，不独成都，不可独治一路及事已在三赦前。概以监司被命，相度逐事利害。朝廷元不令概定夺韩罪名。概之职分，但当具的确事实奏闻。至于韩，或行遣，或释放，或原赦，或不原赦，自是临时圣旨指挥，非概人臣所当预定。今既不依朝旨相度，却于职分之外擅引三赦，意谓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肆行胸臆，情理难恕。况概资品鄙陋，尝通判凤翔，坐失入死罪，去官系监，当资叙。因缘权幸致位监司，而附会欺谩略无顾惮。其韩缜系韩有服之亲，显有妨碍。臣未委缜如何进呈，作何行遣。臣乞降圣旨，先行罢黜郭概，所有卖盐，榷茶、市易等事，乞别委官体量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差役五事状〈十五日。〉】

臣近奏言：“二月六日，三省枢密院札子，同奉圣旨，罢免役钱行差役事。大纲已得允当，其间小节疏略差误，乞令诸处审议，候的确可行，然后行下。”近日已蒙圣旨，差韩维等四人置局看详。臣前所谓疏略差误，其事有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谨具条件如左：一、衙前之害，自熙宁以前，破败人家，甚如兵火，天下同苦之久矣。先帝知之，故创立免役法，勾收坊场，官自出卖，以免役钱雇投名人，以坊场钱为重难酬奖，及以召募官员军员押纲。自是天下不复知有衙前之患。而近岁所以民日贫困，天下共苦免役法者，乃是庄农之家，岁出役钱不易，及出卖坊场，许人添价争划，致送纳不前之弊也。向使先帝只行官自出卖坊场一事，自可了却衙前色役有余。其余役人且依旧法，则天下之利较然无疑。独有一弊，所雇衙前，或是浮浪，不如乡差税户可以委信。然行之十余年，浮浪之害无大败阙，不足以易乡差衙前搔扰之患。今来略计天下坊场钱，一岁所得共四百二十余万贯，若立定酌中价例，不许添价划买，亦不过三分减一，尚有二百八十余万贯。而衙前支费及召募非泛纲运，一岁共不过一百五十余万贯。虽诸路多少不齐，或足或否，而折长补短，移用可足。由此言之，将坊场钱了衙前一役，灼然有余，何用更差乡户。今年二月六日所降指挥，但云诸公使库设厨酒库、茶酒司，并差将校勾当诸纲运，并召得替官员，或差使臣军大将、将校管押。衙前若无差遣，不闻有破产之人。以此欲差乡户，至于坊场，元无明文处置，不知官自出卖为复，却依旧法，酬奖衙前。若官自出卖，即如川蜀、京东、淮浙等路，旧来坊场优厚，人人愿为长名，元不差乡户去处，今来却须创差，民情必是大段惊扰。若依旧法，用坊酬奖衙前，即未委召募官员、军员、将校等押纲，用何钱支遣。若无钱支遣，即诸般重难，还是乡户衙前管认，为害不小。一、坊郭人户，熙宁以前，常有科配之劳。自新法以来，始与乡户并出役钱，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所出役钱太重，未为经久之法。今若全不令出，即比农民反为侥幸。若依熙宁以前科配，则取之无艺，人未必安。今来二月六日指挥，并不言及坊郭一项。欲乞指挥并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并据见今所出役钱，裁减酌中数目，与前项卖坊场钱，除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纲运外，常切椿留准备下项支遣。所有月掠房钱十五千及岁收斛斗百石以上出钱，指挥恐难施行。一、新法以来，减定诸色役人，皆是的确合用数目。行之十余年，并无阙事。即熙宁以前旧法人数显是冗长，虚烦民力。今来二月六日指挥，却令依旧人数定差，未为允当。欲乞只依见今役人数目差拨，若自前元差乡户充役，后来却用剩员抵替，如场子、坛子之类，其剩员所费，请受合还运司者，即乞于前项坊场、坊郭等钱内支还。一、熙宁以前，散从、弓手、手力等役人，常苦接送之劳，远者至四五千里，极为疲弊。自新法以来，官吏皆请雇钱，役人既以为便，官吏亦不阙事。今民力凋残，比之熙宁以前尤当悯恤，若不免接送，必有逃窜流离之忧。欲乞依新法，官吏并请雇钱，仍于前项坊场、坊郭等钱内支。一、州县胥吏并募，情愿充役不请雇钱。如不情愿，即量支雇钱，仍罢重法，亦以前项坊场、坊郭等钱支。如支用不足，即差乡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仍许指射旧人，官为差雇代役。其乡户所出雇钱，不得过官雇数目。右件乞降付看详役法所详酌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黜降韩缜状〈十六日〉】

右臣近三上章，乞罢免右仆射韩缜，至今未蒙施行。窃谓缜奸邪无状，略与蔡确等。而确犹颇有吏干，粗知经史，缜为枢密，与宋用臣、张诚一等共建修城养马之议，迷国误朝，罪与确均，而不学无术，去确远甚。又河东定地界一事，独擅其责。臣闻缜定地界时，多与边人燕复者商议，复劝成其事，举祖宗七百里之地，以资寇仇，复有力焉。复本河东两界首人，亲戚多在北虏，其心不可知。而缜与狎昵，至不持一钱托令买马，及至事发，乃云方欲还钱。如此而可，则凡天下犯赃之人，无事恣意受赃，有事则云方欲还主，便不书罪，则是天下更无赃吏矣。复之心迹，众所疑畏。缜为大臣，曾不为国深虑，私相往还，至受赂遗。正使缜先将金钱令人买马，亦须托良善士人，不当及复，而况不持一钱，将何证明知是欲还而未及。欺谩苟免，略不知愧。访闻河东当日割地与虏，边民数千家坟墓、田业皆入异域，驱迫内徙，哭声振天，至今父老痛入骨髓。而沿边险要，举以资敌，此乃万世之深患，缜以一死为谢，犹未塞责。今蔡确已罢相，而缜尚未动。臣愚窃意陛下欲令缜自引避如确之去，臣窃以为过矣。缜之罪恶，与确未可同日而语，当正其罪，以告四方。乞下臣前后章疏，令三省两制杂议。有不如臣言，甘伏讪上之罪。若臣言不妄，亦乞稍正典刑，以谢天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乞下河东提转安抚使，密切体量燕复久远可以保任，不至作过，已否，令结罪保明闻奏。如不敢保明，即乞指挥，今后更不与沿边兵以去处差遣。先帝初使吕大忠商量地界，大忠果悍有谋，坚执不与，虏使自知别无的确证验，已似慑服。而缜暗懦，遂坏此事。乞取问大忠及当时知次第人，即见诣实。

【乞罢章知枢密院状〈十八日〉】

右臣闻朝廷进退大臣与屑异。屑无罪则用，有罪则逐，至于大臣不然，虽罪名未著，而意有不善，辄不可留。何者，朝廷大政出于其口，而行于其手，小有龃龉，贻患四方。势之必然，法不可缓。臣窃见知枢密院章，始与三省同议司马光论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后论列可否，至纷争殿上，无复君臣之礼。然使因此究穷利害，立成条约，使州县推行更无疑阻，则之情状犹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挥，使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却令被差人分户具利害实封闻奏。臣不知陛下谓此举其意安在，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效，则朝廷利害更不复顾。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枢府，臣窃惑矣。尚赖陛下明圣，觉其深意，中止不行。若其不然，必害良法。且差役之利，天下所愿，贤愚共知，行未逾月，四方鼓舞，犹巧加智数，力欲破坏。臣窃恐朝廷缓急有边防之事，战守之机，人命所存，社稷所系。使用心一一如此，岂不深误国计。故臣乞陛下，早赐裁断，特行罢免，无使得行巧智以害国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牵复英州别驾郑侠状〈十八日〉】

右臣窃见英州别驾郑侠，昔以言事获罪，投窜南荒。侠有父年老，方将献言，自知必遭屏斥，取决于父。父慨然许侠，誓不以死生为恨。而流放以来，迨今十年，屡经赦，终不得牵复。父日益老，而侠无还期。有志之士，为之涕泣。况自陛下临御，一新庶政，凡侠所言，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等事，改更略尽。而侠以孤远，终无一人为言其冤者。臣与侠生平未尝识面，独不忍当陛下之世，有一夫不获其所。是以区区为侠一言，伏望圣慈，特赐录用，使其父子生得相见，以慰天下忠直之望。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擢任刘状】

右臣等伏见朝议大夫、知襄州刘，多闻直谅，文有师法，才力通敏，所至称治，流落外官，众所嗟叹。访闻顷者将漕京东，安靖不扰，偶以前官财用窘乏，尝称贷朝廷，继其后，未能即还，奏乞展限，适会吴居厚以聚敛进擢，遂以不才黜退。安于荣辱，不自辩明，虽蒙圣恩召还近郡，而臣等窃谓才术有余，用之未尽。陛下方网罗遗滞以助大化，如之贤，不可多得，伏乞擢置侍从，观其所长。臣等职在献纳，知贤不荐，实负愧责。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再乞责降蔡京状】

右臣近奏言：“知开封府蔡京施行差役事故意扰民以败成法，及曲法庇盖段继隆赃污公事，乞先罢京差遣，及催督大理寺结绝断遣。”至今多日，并不蒙施行。京文学、政事一无所长，人品至微，士论不与。若不因缘蔡卞与王安石亲戚，无缘兄弟并窃美官。今卞已自迫于公议求退，而京独昂然久据要地，众所不平。臣窃见左正言朱光庭言御史中丞黄履言事不称职，乞罢履侍读。履即时罢免，曾不旋踵。臣窃惟臣与朱光庭并系谏官，论奏群臣得失皆是本职。而蔡京罪犯明著，甚于黄履。陛下明圣，以至公御下，而谏官之言，皆系其罪，或行或否，众所不喻。皆谓韩缜初除仆射日，黄履言缜过恶不任宰相，而蔡京不曾牾缜。是致行遣，有此同异。伏维朝廷本设谏官以几察奸恶，为人主耳目之用。今臣等所言之人，韩缜欲行即行，欲止即止，则是谏官之职，乃所以为缜公报私怨，非复陛下耳目之官也。伏乞陛下检臣累奏，早赐降黜韩缜，仍先罢免蔡京差遣，及催大理寺结绝段继隆公事。无使谏官失职，宰相恣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吏民所共非笑。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访闻近日诸路监司州郡，多以二月六日所降差役指挥，有不便事节，未敢便行，各具利害奏闻，显见事理明白，人情不远。苟无挟邪坏法之意，谁不论列。独蔡京以侍从之臣，居首善之地，更无一言，只于数日之内，催迫了当。用意不臧，深可忿疾。况京治段继隆事不公外，又曲庇僧录司公事。窃闻台谏官，并已曾劾奏，似此专务私徇，岂可复任京尹。

【乞废官水磨状〈二十三日〉】

右臣窃见近岁京城外创置水磨，因此汴水浅涩，阻隔官私舟船。其东门外水磨下流，汗漫无归，浸损民田二百里，几败汉高祖坟。赖陛下仁圣闵恻，亲发德音，令执政议救其苦。寻蒙指挥畿县于黄河春夫外，更调夫四万人，开自明河以疏泄水患，计一月毕功。然以水磨供给京城内外食茶等，其水只得五日闭断。以此功役重大，民间每夫日雇二百钱，一月之费，计二百四十万贯。而汴水浑浊，易得填淤，明年又须开淘，民间岁岁不免此费。访闻水磨所入，一岁不过四十万贯。朝廷顷来改更敝法，凡与民争利者，一切革去。水磨之事，本亦系废罢。前户部侍郎李定，以邪谄进用，不知朝廷大体，猥以四十万贯课利，惑误朝听，依旧存留。且水磨兴置未久，自前未有此钱，国计何尝有阙。而小人浅陋，妄有靳惜，伤民辱国，不以为愧。况今水患近在国门，而恬不为怪，甚非陛下勤恤民物之意。而又减耗汴水，行船不便。臣乞废罢官磨，令民间任便磨茶，其利甚溥。伏乞指挥，疾速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葬埋城外白骨状〈二十三日〉】

右臣访闻京城四门外，所在白骨如麻，多是昔日筑城开濠死损人夫。东门外又为茶磨弃水所浸，虽其间已埋瘗者，土薄水深，亦皆发露，狼籍臭腐，不忍闻见。陛下躬行仁政，罢去苛法，民心稍安。而京畿及诸路久旱，近日虽稍得雨，终未沾洽，未必非积骸暴露冤气致此。况方春长养，正是月令掩骼埋之时。臣欲乞选差一二廉干内臣，计会两赤县官吏，相度于闲隙地上，以砖作数大坟，如法藏掩。其合破费用，仍特支赐内藏库钱。诚使仁泽施及枯朽，或能感召和气，卒致丰岁。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赈救淮南饥民状〈二十四日〉】

右臣访闻淮南久旱，雨全未足，二麦并已枯死。浙中米价虽贱，而运河无水，客旅不至。米斗直一百七十以来，民间阙食，甚觉不易。而所在官吏，并未见赈济及奏请别作处置。臣窃见顷立义仓，至今已将十年，所聚粮斛数目甚多，每遇灾伤，未尝支散一粒，民情深所不悦。臣欲乞指挥淮南官司，先将所管义仓米数，随处支与阙食人户，兼将常平米减价出卖，及取问监司州县，因何并不曾申请擘划。兼乞体访诸路，如有似此阙食去处，一例施行。谨录奏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伏候敕旨。

【乞废忻州马城盐池状】

右臣访闻河东除晋、绛、慈、隰州旧卖解盐外，其余州县尽只卖永利东西两监盐，民间未尝阙盐食用。自元丰三年后来，前宰相蔡确兄弟等，始议创添忻州马城池盐。其盐夹硝，味苦，人不愿买。故自四五年来，作分数抑卖与铺户，多有诉免。去年转运司以此申乞住收马城池盐，而虞部李闳畏避蔡硕权势，曲生问难。自去年六月以来，行遣未了，却符下提举司相度，意在观望，不肯依实定夺。臣欲乞下河东转运司，结罪保明，只将永利东西两监盐供卖本路诸州有无阙事。如委无妨阙，即乞依所请住收马城池盐，依旧只卖永利东西两监盐，仍乞取问蔡硕等建议害民及虞部官吏希合权要故作拖延情罪，依法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访闻忻州曾申本路转运司，乞枷锢铺户前来买盐，以此显见人情不愿。

【再乞放积欠状】

窃见三省同进呈臣前奏“乞将民间官本债负出限役钱及酒坊元额罚钱，见今资产耗竭实不能出者，令州县监司保明除放”事。奉圣旨节文，“令户部勘会应系诸色欠负科名数目，仍契勘欠户见今各有无抵当物力，开具保明闻奏”。臣窃谓朝廷将施舍己责，救民于沟壑之中，其施行节次当如救焚，不可少缓。前件指挥令户部开具欠户见今抵当物力，此事不在户部，惟州县可见。若令户部取之州县，文字往来动经岁月，反复问难，何时了绝。救民之急不当如此。此乃有司出纳之常度，而非朝廷救灾之体。如陛下将布德施仁以收民心，答天意，但使惠泽滂流，虽民间小有侥幸，何损于德。况此积欠，经涉久远，凶岁疲民，空烦鞭，必无所得，纵获毫末，无补国计。乞特降朝旨，直下诸路监司与州县，一面依下项除放结罪，保明闻奏。所贵小民早被圣恩，不至失所，别致生事。谨具条件如后：一、官本债负，在京乞委提点司与府县及市易官，外道委转运司与州县，同取索逐户元请官本若干，经今多少年月合出息钱若干，逐户从请出官钱后来已纳到官本若干，息钱若干，通计本息已纳及元请官本之数，即便与放免。如通计本息未及官本而家业荡尽者，亦与除放；如尚有些小家业而见今孤贫不济者，即权住催理。官吏结罪保明奏闻，听候敕裁。一、拖欠坊场钱，〈所委官司前项。〉乞取索逐户元认净利钱若干，自开沽以来违欠月分合纳罚钱若干，将本户已纳到净利及罚钱通计若干。如已通及元认净利之数即与放免；如通计未及元认净利之数而家业荡尽者，亦与除放；如尚有些小家业而见今孤贫不济者，即权住催理。官吏结罪保明闻奏，听候敕裁。一、出限拖欠役钱，今来朝廷已行差役之法，即免役钱别无支用。虽使差役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了，间时暂留旧雇人执役，自有从来宽剩役钱支遣，其拖欠役钱，乞与一切放免。右臣前奏系二月十五日，及今已四十日，而行遣迂缓，未知何时恩泽可以及下。伏乞陛下深念欠负人户枷锢已久，衣食不继，父子离散，其愁苦无聊，甚可哀闵，断自圣心，依臣所乞，特与除放。无使有司争执细故，迁延岁月，所得无几，而民间穷困，小则病瘁怨苦感动阴阳，大则计较死生起为盗贼。所失转大，虽悔无及。臣不胜区区，为国深虑。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罢蔡京知真定府状〈闰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近奏论："蔡京施行差役事，督迫诸县于数日了当，不依朝旨申请妨碍事件，挟邪坏法，用意切害。及治段继隆、僧录司等公事，私徇不公。乞先罢京知开封府。"访闻台谏，亦并有劾奏。京因此奏乞外任，而宰相曲加庇盖，臣等所言皆不施行，独行京陈乞文字，除京知真定府。窃缘真定，天下重镇，旧来多择久历边任、晓练军政之人，然后除授。今京资任至浅，才力无闻，见有私徇公事未经结绝，台谏交章至今未已。而宰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意欲以此凌压言事之官，使之不敢复言。臣窃见前者台官论朱复不孝事迹，复因此乞外官，宰相除复直龙图阁知润州。又论王说党附吴居厚，说亦因此乞外官，宰相除说知密州。直龙图，要职也，润、密，名郡也。复、说皆因人言，乃获美命。盖宰相上欺朝廷，下困台谏，习用此术，久已成例，不可不察。臣等若言京不当，自当显被黜责。若所言稍当，则宰相岂得公然恣横，略无顾惮。伏乞圣明，稍加详察，追罢京新命，使以本官听候大理寺断遣，以弭中外疑惑。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罢安焘知枢密院状〈月同前〉】

右臣近奏论诸执政才力长短，以谓张ㄖ、李清臣、安焘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为有，安能为无，但陛下新临天下，人才衰少，此数人者未可一朝尽去，故且存而勿论。若陛下必欲镇抚夷夏，弹压将帅，如此三人皆不足用。臣窃见近日李清臣，自尚书右丞为左丞，虽号稍迁，而职位相近，未至超擢。臣是以不敢复言。今者安焘自同知枢密院为知院，度越四人，直出其上，中外惊怪，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臣观焘之为人，才气凡近，学术空虚，不迨中人，仅免过失。先帝特以焘万里涉海，故酬其劳，置之侍徒。焘谨默自守，遂至枢府，既忝重任，略无建明。与张诚一同事，则随诚一；与章同事，则随。高下俯仰，惟强有力者是从。奈何举天下兵革之重全以付之。若陛下怜焘，未忍罢去，臣愿令且守旧职，与范纯仁共事。如此则枢密院与三省，俱无长官，亦无关于事。至于蹾等用人，非众人共称其贤，于义不可。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再论安焘状〈三月二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臣等前月二十八日奏论“安焘除知枢密院，告不令给事中书读，直下吏部施行”事，人微言轻，未能仰回圣意。窃惟封驳故事，本唐朝旧法，祖宗奉行，未尝敢废。事有不由门下，不名制敕，盖此法之设，本以关防欺弊，君臣所当共守。今安焘差除，未允公议，有司举职，实不为过。而陛下即令废法，以便一时。古语所谓“若有短垣而自窬之”。臣等切恐百司法度，自此堕废。君臣之间无所据执，何以经久。近日朝廷除吕公著门下侍郎，止因中书吏人行遣差误不经门下，而给事中范纯仁以失职为言。朝廷为之行遣，以申明旧法。及今未几，乃以一安焘之故特开此例。况焘与纯仁并命二告，皆不经书读。窃料纯仁必不肯不顾前言，黾勉而受。纯仁既不受命，则焘必不敢不辞。焘既力辞，而给事中又封驳不已，臣等必恐此命无由复行。伏乞陛下，克己为法，检臣等前奏，且令焘依旧供职。陛下必谓先朝旧臣无大过恶不可轻弃，则同知枢密院任用不轻；陛下必谓已行之命不可中止，则命之未行，臣等无由预议，若既行之后又不得言，则朝廷设置台谏竟将安用。陛下明圣，其必不然。臣等区区所惜者，祖宗法度，非敢必行己意，以废格明诏。惟陛下裁择。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发运司以粜籴米代诸路上供状〈三月八日〉】

右臣窃见近岁有司分掌利柄，更相侵渔以自为功。究其本末，其实皆朝廷财用，而以此取彼。此虽有得，彼必有失，其终均出于民。是以民日益病，无所告诉。顷者，发运司以钱一百万贯，为粜籴之本，每岁于淮南侧近趁贱籴米，而诸路转运司上供米至发运司者，岁分三限。第一限自十二月至二月，第二限自三月至五月，第三限自六月至八月。违限不至，则发运司以所籴米代之而取直于转运司，几倍本路实价。转运司米虽至，而出限一日辄不得充数。江湖诸路，自来皆系出米地分，而难得见钱。旧日官岁籴米，钱散于民，故农不大伤，无钱荒之弊。今发运司以所籴米代供，而责钱于诸路。诸路米无所售，而敛钱以偿发运司，则钱日益荒，而农民最病。此东南之大患也。访闻发运司所收厚利，别无所用，不过以为羡余进奉，以固结恩宠。方今陛下恭俭节用，食租衣税，专以利民，何取于此。臣乞指挥发运司，今后诸道转运司出限不到米，依旧以发运司所籴米代发上京，而不得于诸道责取米价。候诸道般到米，依数拨还，据违限欠数，取勘转运司官吏，要使上供不阙，而无所取利。诸道得以及时收籴，钱有所泄而农不甚病，此利甚广。如朝廷以臣言为可用，伏乞下户部，立法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责降韩缜第七状〈十一日〉】

右臣闻天下治乱，在君子小人进退之间耳。冰炭不可以一器，枭鸾不可以共栖，共、鲧、皋繇不可以同朝，颜回、盗跖不可以并处。《传》曰：“一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蒿，十年尚犹有臭。”夫君子推诚而不疑，故易欺，孤立而不党，故易危，正言而不讳，故易间，洁廉而不怀，故易去。小人则不然，窃用威福，以布私恩，交通左右，以结主知。顽钝无耻，{隹}诟无节。故其合也易，而其去之也难。诚使君子小人同处，则小人必胜，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蒿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陛下用司马光为相，虽应务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贤愚同敬。至于韩缜如屠沽之行害于而家，以穿窬之才凶于而国，皆有实状可以夏按，行路之人指目非笑，纷纭之论不可具载。此何等人也，而陛下使与光同列。以臣度之，不过一年，缜之邪计必行，邪党必胜，光不获罪而去，则必引疾而避矣。如人服药，用茯苓、乌喙合而并食之，陛下以为茯苓长年之功能胜乌喙杀人之毒乎。臣前后六上章，论缜过恶，乞正典刑，至今留中不下。陛下必谓缜先朝旧臣不可不用，则宜早罢光政事，使缜自引其类布列于朝。臣等亦当相率而避之，毋使邪正杂处而君子终被其祸。自古四夷内侮，必于新故更代之际，主少国疑之时。故孝惠、高后之世，匈奴桀骜。唐太宗初即位，突厥奄至渭北。今二虏蓄谋，安危未分，折冲御侮，专在辅弼。去岁虏使入朝，见缜在位，使副相顾，反唇微笑，此何意也，虏诚见缜无状，举祖宗七百里之地无故与之，今其为政，我之利也，故喜而窃笑耳。启奸辱国，必始于是。北虏地界之谋出于耶律用正，今以为相。虏以辟国七百里而相用正，理固当尔。而朝廷以蹙国七百里而相缜，臣愚所未谕也。臣闻之河东父老云：韩琦为太原，欲置范家东堡、范家西堡及赤泥胶三指挥弓箭手，恐虏以为言，乃召弓手节级高政，使干其事。政率其徒于厮逻台之南北，候伺虏人之樵采者，辄殴伤之。虏以为言，则曰“此汉界也”。移文争之，往反十数，卒得其要约，自厮逻台以南为汉界。而三指挥弓箭手，大获其用。及韩缜定地界，皆割与之，主户约一千五百余户，客户三四倍之，驱迫内徙，坟墓庐舍及所种田苗皆委之而南，老幼恸哭，所不忍闻。遂以天池岭为界，天池北距厮逻台尚二十五六里。异时虏欲祈福，修天池庙，必牒安抚司而后敢入，以明庙之属汉也。今亦为虏有。高政者，土豪也，有威名于北方，蕃汉目之为高大王。而天池庙神亦曰“高大王庙”。方割属虏时，政拊膺大恸，谓其徒曰：“我兄嫂今日陷蕃。”百姓数千人皆大哭。缜为侍从，仗节出使而卖国党寇，曾不如一弓手节级。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政数年前为大皇平巡检，年七十余，每见人论缜与燕复之奸，即欲食其肉。复，火山军三界首唐隆镇一商人也，入粟得司户参军。韩绛为宣抚始奏换武，边人疑其细作，而缜与之交私狎昵，无所不至，至呼为“燕二”，亦谓之“二哥”。割地之谋皆出于复。虏使梁永、萧禧木，以横山下大川为界，至七蕃岭下，乃斗入汉地，围裹此岭凡二十八里，意欲自此直至分水岭为界。边民大怒，有焦家弓箭手三百余人殴击北使，夺下梁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等，拄斧交倚。虏不敢复南，仍自七蕃岭北转而西，以大川为界。燕复至雁门寨，亦为弓箭手所殴，匍匐入寨，闭门仅免。由此观之，边民皆忠愤不服，而北虏亦自知理曲无词。使缜稍有臣子忠孝不负本朝之心，则七百里之地，必不至陷于寇仇之境也。火山、宁化之间，山林饶富，财用之薮也。自荷叶、平芦、牙山、雪山一带，直走瓦瑶坞，南北百余里，东西四五十里，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兔足以饱数州，今皆失之。雪山有庙，河东一路牲币所走，今亦为夷鬼矣。人神共怨，皆缜之罪。中国从来控扼卓望形势之地，如五蕃岭、六蕃岭、七蕃岭、黄嵬山之类，今皆为虏巢，下视忻、代，人马可数。异时用精兵数十万人未易复取，而用兵之策谁敢复议。以此知缜卖国之罪，百世不磨。若祖宗有灵，必不赦缜。陛下近者降黜吴居厚、王子京、蹇周辅之流，皆以立法害民耳。黜其人，改其法，不数日而民复业矣。如缜之罪，智者不能复谋，仁者不能复安，疆场之患，有不可测者，而陛下独赦之。臣不胜为国疾奸忧深思远之至。伏乞检臣前后章疏，下三省两制，杂议正缜之罪，以告四方。有不如臣言，甘伏讪上之罪。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责降韩缜第八状〈十六日〉】

右臣窃见台谏前后上章论韩缜过恶，乞行屏退，皆留中不出，人人惶惑，不测圣意所在。臣顷与孙觉上殿奏事，面闻德音，以为进退大臣，当存国体，虽知缜不协人望，要须因其求去而后出之。臣即奏言：陛下以恩礼遇大臣，虽盛德之事，而臣等身有言责，言苟不效，义不可止。但恐自此章疏纷纭，烦渎圣听，于缜愈为不便。至今四十余日，台谏文字日以益多，而缜晏然据位，略无陈请。臣观其意思，盖欲佯为不知，固执权宠，迁延岁月，然后因间乘隙以害言者。用心如此，而陛下望其愧畏公议自引而去，臣知其难矣。夫缜与蔡确、章均是奸邪，皆能虐民乱国。然蔡确闻有弹奏，即上章请郡。章虽不能自引，而褊中易动，轻肆狂言，亦蒙显黜。唯缜居其中间，虽才器凡陋不及二人，而操心深险，既不为确之逊避以辞政柄，又不为之躁妄以触天威，盘桓顾望其中，窥伺不浅。苟可以一日固位，何所不为。而陛下待以体貌，舍忍不发，正堕其计矣。臣窃惟陛下以至仁至公抚御群下。近日中外臣庶稍就规矩，而独于进退大臣，听纳台谏，优游不决，似未尽善。臣不胜愚忠，怀爱君之心，请为陛下略言其故。臣窃见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余年，海内安，近世少比。当时所用宰相二三十人，其所进退，皆取天下公议，未尝辄出私意。公议所发，常自台谏，凡台谏所言，即时行下。其言是，则黜宰相，其言妄，则黜台谏。忘己而用人，故赏罚之行，如春生秋杀，人不以为怨。终仁宗之世，台谏不敢矫诬，而宰相不敢恣横，由此术也。今陛下虽能虚受直言，而臣等所陈一切留中不出，使台谏忠邪无由明辨，而大臣出入得以自由，暧昧成风，有损国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确之出，已负公议，观文之除，众谓侥幸，而大臣犹以不得节度使及转官。良由不正其罪，以启谗慝之口。只如章之事，台谏久以为言。是时陛下若即付三省议其可否，则章之去留自出公议。陛下始既不忍，养成恶，然后特出御批，言其罪状。正人端士虽知有余诛，而邪党小人或谓陛下以忿怒逐枢密使。臣之所忧，实在于此。故愿陛下举行仁祖故事，凡台谏封事一一付外施行。如臣等所论韩缜过恶，必不下二三十章，并乞降付三省。如臣等所言有妄，即乞明正典刑。如缜罪状不诬，亦乞显行诛责。使天下明知缜之降黜，事端发于台谏，盖是公议所迫。虽先朝旧臣，陛下亦莫得而赦，自然中外更无毫发议论。臣建此言，非独为缜一事，盖欲朝廷赏罚分明，庶几仁祖之风，复见于今日。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栾城集卷三十八

◆右司谏论时事十四首

【乞给还京西水柜所占民田状〈十八日〉】

右臣访闻顷年宋用臣引洛水为清、汴，水源浅小，行运不足，遂于中牟、管城以西，强占民田潴蓄雨水，以备清、汴乏水之用。方用臣贵盛，州县皆不敢争，但中牟一县，占田八百五十余顷。伏惟陛下恤养小民过于赤子，无名侵夺，圣意不然。臣欲乞指挥汴口以东州县，各具水柜所占顷亩数目及每岁有无除放二税，仍具水柜委实可与不可废罢，如决不可废，即当如何给还民田，以免怨望。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三省事多留滞状〈二十四日〉】

臣窃见先帝改定官制，因唐之旧，布列三省，使出入相钩较，文理密察，得古之遗法。然患有司推行不能尽如圣意，参考之益未见，而迂滞之害先著。见今三省文书，节次留碍，比官制未行以前，颇觉其弊。臣尝访问众人，得其一二，意欲因见行之法略加疏理，务令清通简便。苟迂滞之病既除，事不至杂冗难治，官吏日有余力，则参考之功，可得而见也。谨具条件如后：一、凡事皆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所以为重慎也。臣谓国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依此施行则可。至于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议者，一切依此，则迂缓之弊所从出也。假如百官给假、有司请给器用之类，此所谓日生小事也。臣僚陈请兴革废置，朝廷未究本末，欲行勘当之类，此所谓事之方议者也。昔官制未行，如此等事皆执政批状，直付有司，故径而易行。自行官制，遂罢批状，每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事辄经三省，剩写之劳既已过倍，勘当既上，小有差误，重复施行，又经三省，循环往复，无由了绝。至于疆场几事，河防要切，一切如此，求事之速办，不可得也。故臣乞复批状之法，以便日生小事及事之方议者。惟国之大事及事之已成者，然后经历三省，则事之去者过半矣。一、三省文书，法许吏人互相点检差误，毫末之失皆理为赏罚。故被罚者畏避谴诃，巧作迁延以求细密。被赏者希望劳绩，推毛求疵，务为稽缓。因此文书无由速了。臣欲乞今后不以差误为赏罚，惟有所欺弊及虽系差误而害事者，方得赏罚。一、文书至尚书省，自省付诸部，自部付诸司，其开拆呈复用印，皆有日限，逐处且以五日为率，凡十五日。其勘当于外，日数极多，幸而一出，得完具者，自诸司申部，自部申省，其限日如前，则已一月有余日矣。不幸复有问难，又复一月。自此盖有不可知者，费日虽久，而遣限如法，虽欲加罪终不可得。故臣欲乞以事之缓急，减定日限，亦救弊之一端也。一、古者因事设官，事不可已，然后置官。今官仿唐制，事本不须如此，而为官生事者，往往而有。如应支钱物，尚书度支行遣，得旨许支，合下所管库务，支给者必先由太府寺，本寺备录帖所管库务，又经比部句过，然后送库务支给。臣谓太府寺未尝可否一事，枉有经历，宜令度支径送比部句过。又如诸路召募押纲，合得酬奖，诸库务已给朱钞，先经太府寺印纸保明，指定合得酬奖，申尚书金部，金部再行勘验诣实，关司勋句复，然后关吏部施行。臣谓太府、金部两处勘验保明，显有烦重，宜裁减一处。又如在京职事官，合破白直，并宣借剩员，或替换宣借，昔未行官制以前，皆系所属直下步军司差拨。自行官制，并须经由尚书兵部，兵部但指挥步军司依条施行。臣谓兵部别无可否，亦不须更令经历。如此等事数必不少，非臣所能尽知。乞下六曹及二十四司，各具有无似此重复之事，若能一切裁损，必大有所益。右，三省事务众多，条约繁夥，非臣一人所能究悉。臣前件所陈四事，特其一二而已。欲乞陛下降付三省，推类讲求，立法施行，或选择臣僚精通明敏者一二人，俾专治其事，务令约而不遗，多而不乱。今三省胥吏，比旧人数极多。皆由法不省便，枉费人力，若将来法制一清，此曹亦渐可减。事清吏少，此最为治之要也。惟陛下留神省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言科场事状〈四月初三日〉】

右臣伏见尚书礼部会议科场欲复诗赋，议上未决，而左仆射司马光上言，乞以九经取士，及令朝官以上，保任举人，为经明行修之科，至今多日，二议并未施行。臣窃惟来年秋赋，自今以往，岁月无几，而议不时决，传闻四方，学者知朝廷有此异议，无所适从，不免惶惑懵乱。盖缘诗赋，虽号小技，而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兼治他经，诵读讲解，尤不可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臣欲乞先降指挥，明言来年科场一切如旧，但所对经义，兼取注疏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之学。仍罢律义，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招畿县保甲充军状〈九日〉】

右臣近奏乞招河北保甲充禁军，闻已有朝旨，令逐州军长吏等，优给例物，寄招在京禁军去讫。臣窃谓京畿诸县保甲事体，与河北无异，而所在阙额禁军尚多，欲乞指挥京畿诸县，一依河北已得指挥招募施行。臣又闻河北、河东，旧有义勇，自来每年冬教以为边备，民所习惯，不以为怪。畿内百姓，非边民之比，今来保甲虽罢按阅，而未免冬教，民情未安，亦乞特与放罢。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令户部役法所会议状〈十三日〉】

右臣伏见闰二月十五日圣旨节文，详定役法所奏，诸路衙前，先以坊场、河渡钱，依见今合用人雇募，不足，方许揭簿定差。臣窃听中外之议，以谓此法颇为稳便。盖见今诸路，每年所入坊场、河渡钱，共计四百二十余万贯，而每岁所费衙前支酬及召募押纲钱，共计一百五十余万贯，所费止用所入三分之一。纵使坊场、河渡价钱，别行裁减，不过比见今三分减一，则是所费亦不过所入之半，而免却民间衙前最重之役，其为利民，不言可见。续准闰二月二十七日圣旨节文，详定役法所状，再详“雇募”二字，切虑诸路承用疑惑，将谓依旧用钱雇募充役，欲乞改“雇”字为“招”字。众谓此法既不以钱雇人，空行招募，必是招募不行。要须一例差拨，未委每年所得坊场、河渡钱四百二十余万贯，除支酬衙前重难及雇募押纲钱外，其余欲将何处支用。又熙宁以前，诸路衙前多有长名人数，只如西川，全系长名，故衙前一役，不及乡户。淮南、两浙，长名太半以上，其余路分长名亦不减半。今坊场既已才勾收入官，必无人愿充长名。则应系衙前，并是乡户，虽号为招募，而上户利于免役，方肯投名，与差无异。上等人户既充免役衙前，则以次人户须充以次色役，如此则下户充役，多如熙宁以前。方今人户，久为苗役所困，物力比熙宁以前贫富相远，而差役之法比旧特重，此众议所以未服也。然臣窃闻西边熙、兰等州及安疆、米脂等寨，每年费用约计三百六七十万贯，此钱太半出于苗役宽剩。今苗役既罢，故议者欲指坊场、河渡钱，以供其费，致使衙前须至并差乡户。臣谓朝廷养民备边，虽有内外之别，而其实一家之事耳。若备边之费，实未有准拟，则坊场等钱，存以待之，亦不得已之计也。今边防之计，详定役法所必未能周知其详，而暗指坊场等钱以备其费，则其养民之计亦已疏矣。臣欲乞朝廷密切指挥户部与详定役法官会议，先计上件新置城寨岁费几何，若干系西川茶钱，若干系经制司钱，若干系阙额禁军钱，若干系内藏库钱，似此诸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科名外，尚有不足数目若干。若此数目不至绝多，臣乞计其所阙三年之数，于元丰库及崇政殿库钱内桩出。访闻此库钱物山积，本先帝所蓄以备边事，今于此支用，正合先帝本意。臣访闻兰州等处，道里险远，决为难守，朝廷见议弃捐，以安中国。三年之后，边境已定，即非久远不绝之费，所用钱数虽多，亦有限量。其坊场、河渡等钱，既别不支用，即乞依闰二月十五日圣旨指挥，雇募衙前施行。若朝廷重惜二库钱物，未欲专行支给，即乞将坊场、河渡等钱，除雇募衙前等外，量将剩数添助边费。所贵养民备边，两不失所。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朝廷方议息民，不宜为边费夺坊场钱，专差衙前以困民力。臣窃见诸路州县，累年积下青苗息钱及免役宽剩钱，数目不少，亦可以助西边新置城寨三二年之费。所贵留得坊场钱雇募衙前，令民间无重役之患，则朝廷恩德及民深矣。

【乞禁军日一教状〈二十二日〉】

右臣窃见诸道禁军，自置将以来，日夜按习武艺，剑槊、击刺、弓弩、斗力，比旧皆倍。然自比岁试之于边，亦未见胜敌之效，盖士卒服习，止军中一事耳。至于百战百胜，则自有道，不可不察也。臣访闻凡将下兵，皆昏晚两教，新募之士或终日不得休息，士卒极以为苦。顷岁西鄙用兵，士自内郡往即战地，皆奋踊而去，以免教为喜。先朝留意军事，每岁遣官按阅，锡赍丰厚，迁补峻速，士心犹且如此。臣观今日所以厚之者，不如先朝，而所以劳之者如旧，臣窃以为疑也。古之名将，如李牧、王翦，将用人之死力，必椎牛酾酒，听其佚乐，养而不试，士皆投石超距，踊跃思奋，而后用之，故所向无敌。今平居无事，朝夕虐之以教阅，使无遗力以治生事，衣食殚尽，憔悴无聊，缓急安得其死力。臣请使禁军除新募未习之人，其余日止一教，使得以其余力为生，异日驱以征伐，其乐致死以报朝廷，宜愈于前日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差官与黄廉同体量蜀茶状〈二十五日〉】

右臣近曾奏言益、利等路茶事司，以买卖茶虐害四路生灵。朝廷已差黄廉体量利害。乞先罢茶官陆师闵职任，使四路官吏不忧后患，敢以实害尽告黄廉。今闻朝廷却差黄廉就领茶事，臣窃以为黄廉若以专使按榷茶之弊，则身无利害，茶事巨细势必具陈。若身自领茶事，有课利增损、边计盈虚之责，则茶之为害，势必不肯尽言。兼朝廷本为远民无告，特遣此使，使事未达而就除外官，小民无知，必谓朝廷安于虐民，重于改法。此事体大，宜速有以救之。朝廷必谓陆师闵蠹害四路为日已久，不欲别差替人，淹延岁月，因黄廉在彼，即行替罢。事虽稍便，理有未尽。臣欲乞选差清强官一人，与黄廉同共体量，候了日赴阙面奏利害，所贵不敢隐蔽茶弊，四路之人终被德泽。谨录奏闻，伏候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旨。

【乞以发运司米救淮南饥民状〈二十八日〉】

右臣伏见淮南旱灾，民食踊贵，朝廷特令截留上供米三十万石，以济其急，恤民之深，异时所未尝有。然臣访闻本路自正月以来，以义仓常平粮斛逐旋赈济，约至夏中麦熟，稍得给足。不意今来旱势益甚，夏麦无望，而秋收之期远在百日之外。虽有前件截留上供米，分在一路，恐未能遍及饥民。访闻发运司逐年将粜籴本钱一百万贯，趁贱籴米，以代诸路违限上供米数外，或遇米贵，亦出卖收息。臣欲乞指挥发运司，约定今年合留代上供外，其余权令只依元买价，尽数支拨于诸郡出卖，不得收息。仍先具若干留代上供，若干可以出卖及元买价例申奏。所贵米数稍多，救接饥馑，可以支持至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明堂神位状】

右臣闻三代常祀，一岁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于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独祭一天，或祭皇地只，或祭神州地只，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降及近世，岁之常祀，皆有司摄事，三岁而后一亲祀。亲祀之疏数，古今之变，相远如此。然则其礼之不同，盖亦其势然也。谨按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飨天地，从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礼，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飨于明堂，或恭谢于大庆，皆用圜丘礼乐神位，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窃见皇明堂遵用此法，最为得礼之变。自皇以后，凡祀明堂，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岁亲祀之仪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逾年即位，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义当并见天地，遍礼百神，躬荐诚心，以格灵贶。臣恐有司不达礼意，以古非今，执取王、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明堂典礼，庶几精诚陟降，溥及上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借常平钱买上供及诸州军粮状〈初八日〉】

右臣闻自古经制国用之术，以为：谷帛，民之所生也，故敛而藏之于官。钱币，国之所为也，故发而散之于民。其意常以所有易其所无，有无相交，而国用足焉。故自熙宁以前，民间两税皆用米麦布帛，虽有沿纳诸色杂钱，然皆以谷帛折纳，盖未尝纳钱也。钱之入官者，惟有茶盐酒税杂利而已。然方是时，东南诸郡犹苦乏钱。钱重物轻，有钱荒之患。自熙宁以来，民间出钱免役，又出常平息钱。官库之钱，贯朽而不可较，民间官钱，搜索殆尽。市井所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私铸小钱，有无不交，田夫蚕妇力作而无所售。常平役钱山积，而无救饥馑。盖自十余年间积成此弊，于今极矣。朝廷近日，虽已减损常平，罢放免役，使民休息。然而钱积于官，无宣泄之道，民无见钱，百物益贱。譬如饥人，虽已得食而无所取饮，久渴不治，亦能致死。臣窃见国朝建立京邑，因周之旧，不因山河之固，以兵屯为险阻。祖宗以来，漕运东南，广蓄军食，内实根本，外威夷狄。方其盛时，足支十余年。近者，岁运损耗，粜卖不节，太仓无五年之畜，国计寡弱，有识之士为之寒心。至于诸路军粮，大抵无备。熙宁之间，东南大旱，民间阙食，官欲赈济，无所从得，不免诛求富民，敛斗石之粟以济亿万之众，劳而无益，徒以为笑。然今诸路转运司，久以商贾不行，农民罢病，故酒税不登，收买军器杂物封桩阙额衣粮等事，故经费不足。朝廷虽欲内实京师，外实诸郡，有司匮乏，势无所出。臣欲乞指挥东南诸路转运司，各借本路常平见钱，遇年丰谷帛价贱，豫买三年上供米及本路州军诸军三年衣粮，限以三年节次收籴，重立禁约，不得别作支用，仍于五年内，收簇钱物，拨还常平仓司。每岁终，具元借钱及所籴物及所还数，提刑司保明，申户部点检有无违法闻奏。应干借钱籴买事，有不如法，并许提刑司觉察闻奏。但令泉币通行，足以鼓舞四民，流转百货。仓廪充实，足以赡养诸军，备御水旱，则上下皆足，公私蒙利矣。如许臣所请，伏乞下户部，立法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所借常平司钱，非是直取以供国用，当指挥转运司，勒令如期拨还。务令常平司钱，久远不匮，转运司缓急有所借使，实长久之利也。

【言蔡京知开封府不公事第五状〈十一日〉】

臣前四上章，言蔡京知开封府推行役法，明知旧法人数冗长，近降圣旨许州县相度有无妨碍，至于揭簿定差亦无日限，而京违此指挥，差人监勒开、祥两县，一依旧法人数，于数日之内差拨了当，意欲扰民，以沮成法，兼京曲法庇盖段继隆赃污公事，乞先罢京差遣，催督大理寺结绝断遣，不蒙朝廷施行。寻因京陈乞外任，特除知真定府，臣复上言：真定大藩，不当付新进有罪未决之人。朝廷并不省录。今臣窃见成都路转运判官蔡朦施行役法，不曾相度有无妨碍，督迫州县差拨衙前，详定役法官韩维等言其害人，即日降知广济军。臣窃详蔡京、蔡朦均是奉行役法，用意刻薄，欲以搔扰百姓，败坏良法。而京官在侍从，朝有党人，擢为藩帅。朦以官卑无党，黜为知军。同罪异罚，公议不厌。臣又见大理寺勘得李雍经开封府论段处约将父知济州，段继隆进奉空名状，召人承买，要钱三千贯，奏邢州张家假作外甥事。臣看详李雍所告段继隆罪名不轻，若不得实，即李雍无缘不坐诬告之罪。此乃官私行遣之常，蔡京无缘不知。今既以段继隆为无罪，又却判放李雍，自相违背，有同儿戏，则其受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反复，不待勘劾而明。今大理寺，乃敢公然用情恣京，妄乱分析，更不勘出情弊。臣今访闻，得案内本寺容纵京等，不依公尽理根勘事节，谨具画一如后：一、李雍初下状论段处约等，京为处约是尚书都省主事，有官合申省勾追，即判“申”字。既而又言，处约恐未是主事，抹却“申”字，判勾余人，勒段处约分析诣实。由此一节，显是情弊。段处约若系主事，即合申勾，若不系主事，即合直勾。岂有抹却“申”字便不勾追之理。显见段家关节未到，京即依公申勾，处约关节既到，更免勾追。一、李雍论处约卖奏荐恩泽，已有钱数实状及买卖主名，自合将下状及被论人，并一行证左送所司根勘。今但勾到证左，信令虚妄供状，称不是召人承买手分。王士安乞送所司，京执不肯，只以所供虚妄状词为凭，显是情弊。一、京既不肯根勘诣实，却更分外为处约巧作方便，会问进奏官奏了何人要符合处约分析。臣未尝见官司根勘罪人，不令两词自相对辨，却为罪人外求证左便为了当。一、京既凭众人虚词，执李雍元状为诬告，已判一勘字，即是欲勘李雍诬告之罪。后来又却抹却勘字，判一放字，显是心知李雍不是诬告，不敢勘问。今大理寺却纵令京等妄称李雍系自首，故判放字。臣看详李雍只是自首同情卖官之罪，即不曾自首诬告段处约之罪。何缘以自首判放。信意虚妄，如欺小儿。大理寺官吏无缘不觉，显是用情庇盖。右乞朝廷详酌上件四事，即京之受幸曲庇段处约等，上书诈不实，徒二年私罪及卖官三千余贯未入已赃罪，纵无情弊，其昏缪不职，已当责降。况有上件四事，情状甚明，兼有前来差役不当，与蔡朦同罪。积此奸弊，合行重责。其大理寺官吏，辄敢观望权要用情，故出蔡京情罪，亦乞重行责降。如朝廷未以臣言为信，乞送御史台重行根勘，即见实情。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诛窜吕惠卿状〈十九日〉】

右臣闻汉武帝世，御史大夫张汤，挟持巧诈，以迎合上意，变乱货币，崇长犴狱，使天下重足而立，几至于乱，武帝觉悟，诛汤而后天下安。唐德宗世，宰相卢杞，妒贤疾能，戕害善类，力劝征伐，助成暴敛，使天下相率叛上，至于流播，德宗觉悟，逐杞而后社稷复存。盖小人天赋倾邪，安于不义，性本阴贼，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终必为患。臣伏见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张汤之辨诈，兼卢杞之奸凶，诡变多端，敢行非度，见利忘义，黩货无厌。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之心腹。安石，山野之人，强狠傲诞，其于吏事冥无所知。惠卿指ㄴ教导，以济其恶。青苗、助役议出其手。韩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朴忠，翻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当时执政皆闻德音，安石亦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肩之望矣。惠卿方为小官，自知失势，上章乞对，力进邪说，荧惑圣听，巧回天意。身为馆殿，摄行内侍之职，亲往传宣，以起安石，肆其伪辩，破难琦说。仍为安石画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狱以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动天下。自是诤臣吞声，有识丧气，而天下靡然矣。至于排击忠良，引用邪党，惠卿之力，十居八九。其后又建手实簿法。尺椽寸土，检括无遗，鸡豚狗彘，抄札殆遍。专用告讦，推析毫毛，鞭棰交下，纸笔翔贵，小民怨苦，甚于苗役。又因保甲正长给散青苗，结甲赴官，不遗一户。上下骚动，不安其生。遂致河北人户流移，虽上等富家，有驱领车牛，怀挟金银，流入襄、邓者。旋又兴起大狱，以恐胁士人，如郑侠、王安国之徒，仅保首领而去。原其害心，本欲株连蔓引，涂污公卿，不止如此。独赖先帝天资仁圣，每事裁抑，故惠卿不得穷极其恶。不然，安常守道之士无噍类矣。既而惠卿自以赃罪被黜，于是力陈边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变军制，杂用蕃汉，上与冯京异论，下与蔡延庆等力争，惟党人徐禧助之，遂行其说。违背物情，坏乱边政，至今为患。西戎无变，妄奏警急，擅领大众，涉入虏境，竟不见敌，迁延而归，糜费资粮，异捐戈甲，以巨万计。恣行欺罔，坦若无人，立石纪功，使西戎晓然知朝廷有吞灭灵、夏之意。自是戎人怨畔，边鄙骚动，河、陇困竭，海内疲劳。永乐之败，大将徐禧本惠卿自布衣中保荐擢任，始终协议，遂付边政。败声始闻，震动宸极，循致不豫，初实由此。边衅一生，至今为梗。及其移领河东，大发人牛，耕葭芦、吴堡两寨生地，托以重兵，方敢布种，投种而归，不敢复视。及至秋成，复以重兵防托，收刈所得，率皆秕稗，雨中收获，即时腐烂。惠卿张皇其数，牒转运司交割，妄言可罢馈运，其实所费不赀而无丝毫之利。边臣畏惮，皆不敢言。此则惠卿立朝事迹一二，虽复肆诸市朝，不为过也。若其私行险薄，非人所为，虽闾阎下贱，有不食其余者。安石之于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师之义。方其求进，则胶固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权位既均，势力相轧，反眼相噬，化为仇敌。始安石罢相，以执政荐惠卿。既以得位，恐安石复用，遂起王安国、李士宁之狱，以促其归。安石觉之，被召即起，迭相攻击，期致死地。安石之党言惠卿使华亭知县张若济，借豪民朱华等钱置买田产，使舅郑膺请夺民田，使僧文捷请夺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辅推鞫其事。狱将具，而安石罢去，故事不复究。案在御史，可覆视也。惠卿言安石相与为奸，发其私书，其一曰：“无使齐年知。”齐年者，冯京也。京、安石皆生于辛酉，故谓之齐年。先帝犹薄其罪，惠卿复发。其一曰：“无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夫惠卿与安石，出肺腑，托妻子，平居相结，唯恐不深，故虽欺君之言见于尺牍，不复疑问。惠卿方其无事，已一一收录，以备缓急之用。一旦争利，遂相抉ㄦ，不遗余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为，而惠卿为之，曾不愧耻。天下之士，见其在位，侧目畏之。夫人君用人，欲其忠信于己，必取仁于父兄，信于师友，然后付之以事。故放违命也，而推其仁则可以托国；食子徇君也，而推其忍则至于弑君。栾布唯不废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绩唯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许其义。二人终事二主，俱为名臣。何者，仁心所存，无施不可，虽公私有异，而忠厚不殊。至于吕布事丁原，则杀丁原，事董卓，则杀董卓。刘牢之事王恭，则反王恭，事司马元显，则反元显。背逆人理，世所共疑。故吕布见诛于曹公，而牢之见杀于桓氏，皆以其平生反复，势不可存。夫曹、桓，古之奸雄，驾驭英豪，何所不有，然推究利害，终畏此人。今朝廷选用忠信，唯恐不及，而置惠卿于其间，譬如薰犹杂处，枭鸾并栖，不惟势不两立，兼亦恶者必胜。况自去岁以来，朝廷废吴居厚、吕嘉问、蹇周辅、宋用臣、李宪、王中正等，或以牟利，或以黩兵，一事害民，皆不得逃谴。今惠卿身兼众恶，自知罪大而欲以闲地自免，天下公议未肯赦之。然近日言事之官，论奏奸邪至于邓绾、李定之徒，微细毕举，而不及惠卿者，盖其凶悍猜忍如蝮蝎，万一复用，睚眦必报，是以言者未肯轻发。臣愚蠢寡虑，以为备位言责，与元恶同时而畏避隐忍，辜负朝廷。是以不惮死亡，献此愚直。伏乞陛下断自圣意，略正典刑，纵未以污钺，犹当追削官职，投畀四裔，以御魑魅。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吕惠卿用事于朝，首尾十余年，操执威柄，凶焰所及甚于安石，引用邪党，布在朝右。臣今陈其罪恶，必阴有为之游说以破臣言者。唯圣明照察，不使孤忠横为朋党所害。

【再乞差官同黄廉体量茶法状〈二十一日。〉】

右，臣近奏乞选差清强官，与黄廉同体量蜀中茶法，寻蒙朝廷差杜前去，既而详定编敕所奏留杜。既不行，而蜀中茶法至今未见差人同黄廉体量。伏乞检臣前奏，别选差一人，所贵黄廉不敢以课利增亏自作身计，尽具茶法利害闻奏。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再言役法札子〈五月十六日〉】

臣闻世无不弊之法，虽三代圣人之政不免有害，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臣窃见朝廷近罢免役，复行差役，小民初免出钱，鼓舞相庆，士大夫因民之喜，以为差役一行，可坐而无事矣。臣之愚意以为免役之害虽去，而差役之弊亦不可不知也。是以推言其故，而陛下察之。国朝因隋、唐之旧，州县百役并差乡户，人致其力，以供上使，岁月番休，劳佚相代。吏若循理，不以非法加民，则被役之人本无大苦。然役人既是税户，家有田产，诛求不得，吏少廉慎，凡有所须，不免侵取。故祖宗之世，天下役人，除正役劳费之外，上自衙前有公使厨宅库之苦，中至散从官手为有打草供柴之劳，下至耆长壮丁有岁时馈遗之费，习以成俗，恬不为怪。民被差役，如遭寇虏。神宗皇帝照知此害，始议立免役之法，前弊虽解，而所取役钱，多收宽剩，民间难得见钱，日益贫瘁。今朝廷既已复行差役，除见议衙前差募未有成法外，其余耆户长、弓手、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等役，一切定差。贪官暴吏，私窃以此相贺。何者，市井之人，应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长习见官司，官吏虽欲侵渔，无所措手。今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县，已自慑怖，而况家有田业，求无不应。自非廉吏，谁不动心。妄意朝廷既行差役，凡百侵扰，当复如旧。访闻见今诸路，此弊已行。臣恐稍经岁月，旧俗滋长，役人困苦，必有反思免役之便者。其于圣政，为损不细。顷者，朝廷初革众弊，士怀异议，多被迁逐。睥睨新政，幸其不成者，非一人也。若此弊不除，使民有怨言，彼立异之人，他日必指以为事。臣欲乞明降诏书，丁宁戒敕监司长吏，使知朝廷爱惜乡差役人，与神宗朝爱惜雇募役人无异。应系自前约束官吏侵扰役人条贯，使刑部录出，具委无漏落，雕印颁下，令一切如旧，出榜州县，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应监司所部，有犯不能觉察，致因事发露者，重其坐。庶几民被差役之利，而无差役之害，然后天下蒙赐深矣。取进止。

●栾城集卷三十九

◆右司谏论时事十五首

【乞责降吕和卿状〈二十八日。〉】

右臣窃见唐命尚书郎，常选用文行政事之臣以分总庶务。神宗皇帝始复唐室旧制，其于用人，最号重慎。今陛下临御，一新庶政，朝多清流。贪残之人，不当复置省闼。谨按金部员外郎吕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所荐。和卿始以奏补入仕，赋性愚，方其历任未成考第，而称其所至有声。当时士人无不窃笑。其后与惠卿共建手实簿法。惠卿方任执政，使和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括民产，不遗毫发为本，以奖用忄 佥险，许令告讦为要，估计家财，下至椽瓦，抄札畜产，不遗鸡豚。天下骚然，如被兵火，纸笔踊贵，鞭笞恣行。然其为术迂疏，卒不能得民要领。先帝知其不可，遽寝不行。近日蹇周辅以卖盐得罪，吴居厚以榷铁蒙责，吕嘉问以市易被逐，宋用臣以导洛远徙。至于蹇序辰、郑之流，一挂其间，皆不逃谴。而和卿首为簿法，害民之多过于盐铁等事，独安然不问，窃据郎曹。质之公议，实失邦宪。兼和卿顷任考功日，其兄温卿任秦凤提刑，明知添支米麦不许割移他处，和卿私利西边军食价高，割就温卿本任，作弟侄名字请领，亏损边计，以益其私。盖其兄弟贪冒无耻，从来如此。虽事在赦前，而窃据清要，公议不允。伏乞朝廷重行黜责，使清浊稍分，以警在位。谨录奏闻，伏侯敕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六月三日。〉】

右臣五月十九日奏论资政殿大学士吕惠卿奸险蠹国，残虐害民，乞行窜殛。二十九日奏论金部员外郎吕和卿贪猥不才，尘玷省闼，乞行降黜。缘知饶州吕温卿，系惠卿亲弟而和卿亲兄。臣有兄子迈，见任饶州德兴县尉。窃虑温卿挟恨别有捃拾勘会。迈今任将及两考，欲乞朝廷体察，特许令候两考满日放罢，赴吏部别受差遣。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再乞罪吕惠卿状〈八日。〉】

右臣闻以尧为君而舜为之继，四凶之恶不得而容。以武王为父而成王为子，管、蔡之罪不得而赦。何者，凶德贯盈，邪党蕃炽，用之足以荧惑当世，存之足以遗患将来。是以圣人下为百姓远虑，后为子孙深忧，逐而去之，靡有疑志。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谅阴不言。太皇太后陛下委任群臣，政出房闼，而存养元恶，隐忍不诛。人知后患，惧者甚众。臣近曾奏论吕惠卿赋性凶邪，罪恶山积。自熙宁以来，所为青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于惠卿之手。至于轻用甲兵，兴造大狱，凡害民蠹国之事，皆惠卿发其端。故近岁奸邪，惠卿称首。臣于前奏论之稍悉，然至今多日，未见施行。窃惟朝廷，近日扫除群慝，如吴居厚、蹇周辅、吕嘉问、宋用臣等，皆以一事误朝，即加流窜。今惠卿兼有众恶，自知罪大，托疾求闲，而朝廷因亦不问。臣恐国之政刑，从此大废。今中外士大夫见惠卿独得不诛，皆谓言事之官有畏强凌弱之心，执政大臣有吐刚茹柔之意。朝廷用法不平，掇拾蜂蚁，脱遗鲸鲵，贻患后人，取笑千古。因此群恶畜已得罪者亦皆不伏。伏惟二圣临御，至公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于用法不应如此。臣愚窃料圣意，必谓方今弊事略除，群枉消退，惠卿既领宫观，不足复诛，故稍加阔略以安反侧。臣退复思虑，终谓不然。惠卿奸人之雄，用意不浅，无病而去，有伺隙之心。使之一旦复摄尺寸之柄，必致天下之患。若不以时放弃，深折奸谋，臣恐朝廷未得安枕而卧也。伏乞检臣前奏，付外施行，俟元恶已除，然后洗涤瑕疵，以安中外，不为晚也。臣不胜忧国爱君之切，不顾死亡，以犯凶人。陛下裁幸。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青苗状〈十四日。〉】

右臣伏以青苗之害民，朝廷之所悉也。罢而不尽，废而复讲，使天下之人疑朝廷眷眷于求利，此臣之所深惜也。向者，朝廷申明青苗之法，使请者必以情愿，而官无定额，议者以为善矣。然以臣观之，无知之民，急于得钱而忘后患，则虽情愿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渔之吏，利在给纳而恶无事，则虽无定额，有不能禁也。故自今年春，诸县所散青苗，处处不同，凡县令晓事、吏民畏伏者，例不复散。其暗于事情为吏民所制者，所散如旧。盖立法不善，故使猾吏得依法为奸。监司虽知其不便，欲禁而不可得。天下既已病之矣。今朝廷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修夏料纳钱减半出息之法，此虽号减息，而使天下晓然知今日朝廷意仍在利，虽有良县令，臣恐其不能复如前日，自必于不散矣。且自熙宁以来，吏行青苗，皆请重禄而行重法，受赇百钱，法至刺配。然每至给纳之际，犹通行问遗，不能尽禁。今吏禄已除，重法亦罢，而青苗给纳不止，臣恐民间所请钱物，得至其家者无几矣。伏乞追寝近降青苗指挥，别下诏旨，天下青苗自今后不复支散，不胜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三论差役事状〈十七日。〉】

右臣五月二十六日上殿札子“乞明降诏书，戒敕监司长吏，使知朝廷爱惜乡差役人，与神宗朝爱惜雇募役人无异。应系自前约束官吏侵扰役人条贯，使刑部录出，具委无漏落，雕印颁下，令一切如旧，出榜州县，使民知之，仍常加督察，有犯不赦。应监司所部，有犯不能觉察，致因事发露者，重其坐”。至今多日，未蒙施行。伏念臣前作此奏，为闻近日诸县曹吏，有因差役致富，小民被差充役，初参上下费钱有至一二十千者。州县官吏亦有以旧雇役人惯熟，多方陵虐所差之人，必令出钱，作情愿雇募。又有以新差役人拙野，退换别差，必得惯熟如意而后止者。天下官吏，不能皆良，如此等事，所在不一。虽非目见，可以意料。民被其害，如遭汤火。窃意此奏朝上，圣心恻怛，不待终日而行。不意迁延至今，不以为急。臣愚窃恐朝廷始复差役，议者妄谓差法一行，更无患害，闻臣此奏，未免不信。臣谓改雇为差，实得当今救弊之要，然使闻害不除，见善不徙，则差役害人，未必减于免役。伏乞圣慈，检臣前奏，早降诏书，具言所闻差役官吏情弊，仍备录前后禁约，晓谕中外，使知朝廷深意，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访闻近日颇有上书言差役不便，蒙降付看详役法所者。臣推原其意，皆由州县施行差法别有搔扰，以致人言，若不早为禁约，深为不便。伏乞指挥，于役法所检取民间前后言差役不便文字，略赐省览，即见诣实。

【论吕惠卿第三状〈二十日，东西省同上。〉】

右臣等伏见近降朝旨，以臣僚上言吕惠卿罪恶，责授惠卿中散大夫、守光禄卿、分司南京。窃以执鲸鲵于漏网，稍正邦刑，蓄虎豹于近郊，终贻后患。谨按，惠卿在熙宁中，恣为不义，创立弊法，上以诖误朝廷，下以贼害海内，诈穷力诎，黜居藩郡，犹复妄功赏，轻用甲兵，结怨西戎，贻忧先帝，罪状显白，已不容诛。至于私行险讠皮，人所不为。始与安石结刎颈之义，终与王氏为寻戈之仇，忠信蔑然，诡变难测。今虽自知罪大不容于世，然犹诈称疾病，潜伺间隙。譬如蝮蛇猛兽，虽尔弭伏，而凶性终在，遇便即发。若不深为圈槛，投畀无人之境，臣等恐其防闲稍缓，窃出害人。不然，臣等岂不知降四官落一职为分司官，在于常人不为轻典乎。盖以尧之四凶，鲁之少正卯，既非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不当复用常法治也。况复皇帝陛下即位之初，明于赦书戒敕边吏，不得侵挠外界，务要静守疆场。是时惠卿在河东帅，被遇先帝恩德最深，自闻遗制，略无哀戚，日夜点集兵马，为入界讨荡之计。及其迁延未发，恐为虏所觉知，遂令兵马司借赦书不得侵扰之文，晓谕将佐，以款贼计，仍于四月十五日，具奏上件事由，于二十一日出界。夫登极赦书，国之大信，所以绥靖中国，怀来四夷，人臣奉行，敢有轻议。今惠卿公然违戾，出师伐国，而又借用其文，设诈欺敌，侮玩朝廷，殊无忌惮。推其心则出于无君，论其罪则入于大不敬，积其前后所犯，皆在不赦。朝廷纵欲贷而不诛，只乞检臣等前奏，投之四裔，以御魑魅。臣等与惠卿，初无仇怨，但以为国去凶，义不可已。惟陛下特赐裁断。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兰州等地状〈六月二十八日。〉】

右臣窃见先帝因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延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议者讲求利害，久而不决。其一曰：兰州、五寨，所在险远，馈运不便，若竭力固守，坐困中国，羌人得以养勇，窥伺间隙。要之久远，不得不弃。危而后弃，不如方今无事举而与之，犹足以示国恩惠。其二曰：此地皆西边要害，朝廷用兵费财，仅而得之，聚兵积粟，为金汤之固。兰州下临黄河，当西戎咽喉之地，土多衍沃，略置堡鄣，可以招募弓箭手，为耕战之备。自开拓以来，平治径路，皆通行大兵。若举而弃之，熙河必有昼闭之警，所谓借寇兵资盗粮，其势必为后患。此二议者，臣闻之久矣。然以夏戎背畔，虽屡有信使，而未修臣职，未请侵地，则弃守之议，朝廷无因自发。今闻遣使来贺登极，归未出境，而使者复至，讲和请地，必在兹举。虽庙堂议论已得详熟，而屑忧国不能嘿已。辄尝核实其事，以为前件弃守之议皆非妄言，然而朝廷当决从一议。欲决此议，当论时之可否，理之曲直，算之多寡。诚使三者得失皆见于前，则弃守之议，可一言而决也。何谓时之可否。方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谅暗不言，恭默思道。太皇太后陛下，览政帘帏之中，举天下事，属之辅相。当此之时，安靖则有余，举动则不足，利在绥抚，不利征伐。今若固守，不与西戎，必至于争。甲兵一起，呼吸生变，缓急之际，何所咨决。况陕西、河东两路，比遭用兵之厄，民力困匮，疮痍未复，一闻兵事，无不狼顾。若使外患不解，内变必相因而起。此所谓时可弃而不可守，一也。何谓理之曲直，西戎近岁于朝廷本无大罪，虽梁氏废放其子，而夷狄外臣本不须治以中国之法。先朝必欲吊伐，但诛其罪人，存立孤弱，则虽犬羊之群犹将伏以听命。今乃割其土地，作为城池，以自封殖。虽吾中国之人犹知其为利而不知其义也。曲直之辨，不言可见。盖古之论兵者，以直为壮，以曲为老。昔仁祖之世，元昊叛命，连年入寇，边臣失律，败亡相继，然而四方士民裹粮奔命，唯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在后，虽捐骨中野，不以为怨。兵民竞劝，边守卒固，而中国徐亦自定，无土崩之势。何者，知曲在元昊，而用兵之祸朝廷之所不得已也。顷自出师西讨，虽一胜一负，而计其所亡失，未若康定、宝元之多也。然而边人愤怨，天下咨嗟，土崩之忧，企足可待。何者，知曲在朝廷，非不得已之兵也。今若固守侵地，惜而不与，负不直之谤，而使关右子弟肝脑涂地，臣恐边人自此有怨叛之志。此所谓理可弃而不可守，二也。何谓算之多寡，弃守之议，朝廷若举而行之，其势必有幸有不幸。然臣今所论，于守则言其幸，于弃则言其不幸，以效利害之实。今夫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置土兵。方其未成，而西戎不顺，求助北虏，并出为寇。屯戍日益，飞挽不继，贼兵乘胜，师丧蹙国，兰州不守，熙河危急。此守之不幸者也。割弃兰州，专守熙河，仓庚有素，兵马有备，戎人怀惠，不复作过。此弃之幸者也。二者臣皆不复言，何者，利害不待言而决也。若夫固守兰州，增筑堡寨，招置土兵，且耕且战，西戎怀怨，未能忘争，时出虏略，胜负相半，耕者不定，馈运难继，耗蠹中国，民不得休息。此守之幸者也。割弃兰州，专守熙河，西戎据兰州之坚城，道熙河之夷路，我师不利，复以秦、凤为境，修完废垒，复置烽候，人力既劳，费亦不小。此弃之不幸者也。夫守之虽幸，然兵难一交，仇怨不解，屯兵馈粮，无有休日，熙河因此物价翔贵。见今守而不战，岁费已三百余万贯矣，战若不止，戍兵必倍，粮草衣赐随亦增广，民力不支，则土崩之祸或不可测也。弃之虽不幸，然所弃本界外无用之地。秦、凤之间，兵民习熟，近而易守，转输所至，如枕席之上，比之熙、兰，难易十倍。有守边之劳而无腹心之患，与平日无异也。夫以守之幸，较弃之不幸，利害如此。而况守未必幸，而弃未必不幸乎！且朝廷以天地之量，赦其罪恶，归其侵疆，复其岁赐，通其和市，虽豺狼野心，能不愧耻。纵使酋豪内怀不顺，而国恩深厚，无以激怒其民。臣料一二年间，其势必未能举动。万一不然，而使中国之士知朝廷弃已得之地，含垢为民，西戎背恩，彼曲我直，人怀此心，勇气自倍，以攻则取，以守则固，天地且犹顺之，而况于人乎。故臣愿朝廷决计弃此，然后慎择名将，以守熙河，厚养属国，多置弓箭手，于熙、兰往还要路，为一大城，度可屯二三千人，以塞其入寇之道。于秦、凤以来，多置番休之兵，以为熙河缓急救应之备。明敕将佐，缮完守备，常若寇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至，庶几可以无后患也。臣自闻西使复来，谨采众议，以三事参较利害，反复详究，理无可疑。是以辄献狂言，惟陛下裁择。幸甚。

贴黄：臣窃见二圣临御，除去烦苛，天下之民，想见太平之风。今西戎已有向化之渐，若朝廷靳惜兰州等处，坚守不与，激令背畔，使边兵不解，百费复兴，则自前苛政皆将复用，太平之期不可复望，深可痛惜。伏乞陛下与二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臣详议其事，以天下安危为念，勿争尺寸之利以失大计，则社稷之幸也。臣窃闻议者，或谓若弃兰州，则熙河必不可守，熙河不守，则西蕃之马无由复至，而夏戎必为蜀道之梗。臣谓此皆劫持朝廷欲必守兰州之说，而非国之至计也。臣闻熙河属国，疆族甚多，朝廷养之极厚，必不愿为西戎所有。若帅臣能以恩信结之，统之以戍兵，贴之以弓箭手，又于熙、兰要路，控以坚城，臣恐西戎未易窥伺，而西蕃之马何遽不至乎。至于蜀道之虞，自非秦、凤、阶、成等处荡然无城池兵马之备，则西戎岂敢轻为此计。臣谓此说亦空言而已。臣又闻，说者谓韩缜昔与北朝商量河东地界，举七百里之地以畀之。近者台谏以此劾缜，缜由此罢相。故今朝廷议欲以兰州等处复与西戎，无敢主其议者。臣谓兰州等处，与河东地界不可同日而语。河东地界国之要地，祖宗相传，谁敢失坠，举而与人，非臣子之义。至于兰州等处，本西戎旧地，得之有费无益。先帝讨其罪而取之，陛下赦其罪而归之。理无不可，不得以河东地界为比也。

【再论兰州等地状〈七月七日。〉】

右臣近于六月二十八日奏：以西使入界，恐必有讲和请地之议，乞因此时举兰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弃而与之，安边息民，为社稷之计。见今西使已到，窃闻执政大臣，弃守之论尚未坚决。臣窃见皇帝陛下登极以来，夏国虽屡遣使，而疆场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是以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与，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遣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与，不复为恩，不许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臣又闻昔日取兰州及五寨地，本非先帝圣意。先帝始议取灵武，内臣李宪畏懦，不敢前去，遂以兵取兰州；先帝始议取横山，帅臣沈括、种谔之徒，不能遵奉圣略，遂以兵取五寨。此二者，皆由将吏不职，意欲邀功免罪，而先帝之意本则不然。其后元丰六年，夏国遣使请罪，先帝嘉其恭顺，为敕边吏，禁止侵掠。既又遣使谢恩，请复疆土。先帝仍为指挥保安军与宥州，议立疆界。因循未定，而先帝掩弃万国，遂以至今。由此言之，兰州、五寨，取之则非先帝本心，弃之则出先帝遗意。今议者不深究本末，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利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与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才养士，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究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虽有十濞，亦何能为。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谋，与景帝类。臣乞宣谕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圣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慈以此反复深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则天下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状〈七月九日。〉】

右臣窃见仁宗朝，河北、河东初置义勇，至英宗朝，推行其法，渐及陕西，皆以地接胡羌，有守御之备。每岁冬教一月，民虽以为劳，而边防之计有不得已。及熙宁中，更置保甲，使京畿三路之民，日夜教习。二圣临御，知其不便，率皆罢去，民得归秉耒耜，盗贼因此衰息。歌舞圣德，无有穷已。惟有冬教一月之法，三路以被边之故，民习为常，不敢辞诉。至于京畿诸县，累圣以来，为辇毂所在，素加优厚，今乃与三路边郡为比，一例冬教，情所未安。伏乞圣慈，深念根本之地，所宜宽恤，特与蠲免。兼访闻京畿三路，见今皆修盖冬教场屋宇，州县颇以为劳。臣昔守官河北，窃见义勇冬教，并不置教场屋宇，每遇教日，皆权于系官屋宇及寺院等处安泊，别无阙事。朝廷若允臣所奏，免畿内冬教，则其教场屋宇，已自不修。如三路冬教，乞下逐路监司相度，只如目前权于系官屋宇及寺院等处安泊，有无不便。如别无不便，亦乞罢修，以宽民力。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西边警备状〈七月十九日。〉】

右臣近奏：乞因夏国遣使入贡，归其侵地，窃闻朝廷已降诏开许。伏惟包荒之德，与天地同量，使西边之人，自此得免馈饷之劳，脱战斗之祸，天下不胜幸甚。然臣闻兵法，受降如受敌，夷狄兽心，见利忘义，虽以恩信深加结纳，而备豫不虞，不可暂弛。况朝廷数年以来，举兵攻讨，深入其地，夺其疆土。今虽接以恩礼，其怨毒之意必未遽忘。若因给赐城寨，定立界至之际，乘我无备，辄肆猖狂，则取笑四夷，悔不可及。谓宜明加约束，所赐城寨，须候逐路帅臣处置，般运器甲，抽那兵马。凡百了当，立定期日，然后得令人交割。若未了之间，不得令一人一骑先期窥觇。仍指挥沿边将吏，常加严备，因夏国新复侵地，谨守誓约之际，招填士马，充实仓廪，绥怀熟户，常若寇至，不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其通和，稍有弛废。如此数年，朝廷常务怀柔，以革其欲报之心，边臣常作提防，以折其内侮之志。臣谓数年之外，必无后患，纵使背畔，而边计已完，士气已复，度其事势，亦不足深忧。况背恩犯顺，彼曲我直，虽复羌人，亦当知非，足使吾民坐而贾勇，制胜之道始自今日。惟愿陛下深诏大臣，安不忘危，常以戒敕边吏为心，则社稷之福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再论青苗状〈二十四日。〉】

右臣近奏乞罢支青苗钱，兼访闻台谏官皆有文字论列，至今并不蒙降出施行。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用事，首建青苗之法，其实放债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饰其事，天下公议，共以为非。是时韩琦、富弼、司马光、范镇等皆昌言其失，恨不能救。今二圣在上，照知民间疾苦，解去币法，既已略尽。兼近日责降吕惠卿，数其罪恶，亦以创行青苗为首。然天下散青苗，其实至今未止，民间疑怪，以为朝廷仍有好利之意。臣博采众论，云近日有臣僚献议，以国用不足为言，由此圣意迟迟未决。臣虽至愚，窃为陛下深惜此计。何者，自古为国，率皆禄养官吏，廪给士伍，崇奉郊庙，镇抚四夷，然而食租衣税，未尝有阙。今陛下力行恭俭，前代帝王所有浮费一切不为。今日之计，但当戒敕天下守令，使之安集小民，若能稍免水旱之灾，复无流亡之患，则安靖之功数年自见，谷帛丰羡，将不可胜用，何至复行青苗，以与民争利也哉。伏惟陛下圣性仁厚，凡利民之事，知无不为，若非左右构此危语，动摇圣听，则何至为之废格群言以成邪说。然臣窃恐中外不知本末，但见台谏之言皆留中不出，妄意陛下甘于求利，不恤细民，远近传闻，所损不细。臣欲乞陛下尽将臣僚前后所上章疏，付三省详议施行，以弭斯谤。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放市易欠钱状〈二十七日。〉】

右臣顷曾上言：乞将市易欠钱人户，通计所纳息、罚钱数，如已纳及元请官本数目，即与除放。蒙圣恩依此施行，德泽滂霈，所及甚广。然臣访闻京师欠户，贫下之家从初多作诡名，请新还旧，以此无缘通计息、罚，故除放之恩，多止上户。臣近日再行体问，据通直郎、监在京市易务宋肇为臣言：“若截自欠二百贯以下人户一例除放，则所放人户至多，事亦均一。”仍具本务一宗节目及利害文字，请臣论奏。臣详究其说，窃以为当行之事有五：市易本钱，前后诸处拨到，共计一千二百二十六万余贯。中间拨还内藏库等处，共计五百三十万余贯，朝廷支使过，共计三百八十四万余贯，即今诸场务见在，共计三百五十三万余贯。将此三项已支见在计算，已是还足本钱，则今来人户所欠皆出于利息。若将见欠二百贯以下人户除放，所放钱数不多。此事之当行者一也。见今欠人共计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五户，共欠钱二百三十七万余贯。其间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姓三十五，酒户二十七，共欠钱一百五十四万余贯。小姓二万七千九十三户，共欠钱八十三万余贯。若将欠二百以下人户除放，共放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三户，放钱四十六万六千二百余贯。所放人户九分以上，而所放钱止及二分。此事之当行者二也。元丰年中，朝廷催理欠负，极为峻急，然一岁所纳，不过三万贯。顷来朝廷优假细民，所催微细，自今年正月至今，止以六七千贯。今县以三万贯为率，犹须七十余年乃可纳足。如此则小姓之家，死丧流亡，不可复知，而国家每岁得钱六千贯，〈臣所乞放二百贯以下欠户钱数，于见欠钱都数中，止十分之二，即是每岁催及三万贯数中，不过催得六千贯而已。〉如九牛一毛，不为损益，而二万余家困苦，为害至大。此事之当行者三也。市易催索钱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书，凡用三十余人，每人各置贴写不下五人，共约一千余人。以此一千余人，日夜骚扰欠户二万七千余家。都城之中，养此蟊贼，恬而不怪。此事之当行者四也。市易之法，欠户拖延日久，或未见归著，及无家业之人，皆差人监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则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顽狡，得钱即放，无钱即禁，榜笞厂缚，何所不至。若不别作擘划，则日被此苦者不知其数。此事之当行者五也。伏乞圣慈，以此五事较其利害，断自圣意，特与除放，或因将来明堂赦书行下，或更溥行诸路，则细民荷戴恩德，沦入骨髓，社稷之利不可胜计。然臣窃见太府寺令岁终较课，以本理息及一分以上，具官员等第保明闻奏，自来市易官因此酬奖转官，及请赏钱，所得无算。今来既见市易已支见在实数，仅能还足本钱，则以本理息，皆是欺罔。从前官吏转官请赏，皆当追夺官爵及所赏钱物，亦乞朝廷根究前后缘市易转官请赏之人，依理施行。内有吕嘉问，系创行市易，害民最深，虽已经责降，尚窃有土，未允公议。更乞重行窜谪，以谢天下。所有宋肇札子三道，臣辄备录，进呈如左。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所言放欠事，上系二圣德泽，唯当直出中旨，不宜更显言者姓名。或须至令三省相度施行，即乞指挥执政，勿令宣布。

【言淮南水潦状〈二十九日。〉】

右臣窃见淮南春夏大旱，民间乏食，流徙道路。朝廷哀愍饥馑，发常平义仓及截留上供米，以济其急。淮南之民，上赖圣泽，不至饥殍。然自六月大雨，淮水泛溢，泗、宿、亳三州大水，夏田既已不收，秋田亦复荡尽，前望来年夏麦，日月尚远，势不相接，深可忧虑。访问见今官卖米，犹有未尽，然必不能支持久远。臣欲乞朝廷及今未至阙绝之际，速行取问本路提转发运司，令具诸州灾伤轻重次第，见今逐州各有多少粮食，可以赈济得多少月日，如将来乏绝，合如何擘划施行，立限供报，所贵朝廷得以预先处置，小民不至失所。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乞罢杜右司郎中状〈八月一日。〉】

右臣伏见近除刑部郎中杜为右司郎中，命下之日，中外疑惑。盖以朝廷用人，必分流品清浊。尚书左右司郎官，总督十二司之事，至其迁擢，高者多为左右史，下者犹为直阁修撰，领三路都漕发运使，不一二年，即为侍从，自非清望正人，不与此选。谨按杜，人品凡近，不知经术，止以诵习法律进身。自熙宁、元丰以来，为刑部官，谄事宰相王安石、王圭、蔡确以下，脂韦便佞，无不得其欢心。虽杜纯亲弟，而纯以直进，以谄闻，兄弟异心，众所共悉。初修熙宁编敕，与其议，害民之法皆经其手。今复为详定官，夺笔改更，非笑前书，略无愧耻，翻复随时，一至如此。兼与杨汲、崔台符共事，岁月甚久，大理寺所勘探报过公事，事干官员，皆刑部下法。朝廷近以所断，多有枉滥，差官理雪，凡所平反十至七八。汲、台符既以官长被罪，如等辈，皆其属官，朝廷虽阔略不问，至于非次擢用，岂宜遽以及。窃恐赏罚失当，使天下不服，而汲、台符亦得以为词，为损不细。或言近日押伴西人，朝廷授以指踪，使与西人商量，事得了当，右司之命，盖以为赏。臣以为此有司常事，不足以为功。况为官择人，当以流品为急，若以右司为赏，恐非孔子不以名器假人之义。伏乞追回前命，以厌公议。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差除监司不当状〈八月二日。〉】

右臣伏以天下之治，寄于守令。守令之众，朝廷不能尽知，其要寄于监司。方今民力凋残，疲瘵未复，见议差役，措置未定，正宜使监司得人，以督察州县。朝廷近日沙汰残刻之吏，多系提转等官，民间承望此风，思见循吏。然臣窃观近日所命，颇未得人，博采公言，略见一二。如李之纪、楚潜、王公仪皆碌碌凡材，无善可名，不知何以获用。至于余人，又加以过恶。如孙路奴事李宪，贪冒无耻，程高谄附贾青，借名买珠，钟浚天资邪险，累作过犯，张公庠为事刻薄，不近人情，张久领市易，与牙侩杂进。而皆擢自稠人之中，付以一道之政。陛下诚欲尊重朝廷，爱惜民物，则如此辈人，皆未可轻用也。或言朝廷近令侍从以上博举监司名姓。既闻，率皆注籍，每有员阙，执政不复慎选，一切揭簿定差，是以贤愚并进，人物杂乱。窃惟中外侍从，其徒实烦。被诏举官，初无旌别，承举即用，近于粗疏，而欲待其不职，乃坐举者。天下之广，监司得失，朝廷未必一一详知。民独何辜，枉被涂炭。自古用人，实无此比。臣欲乞应自前所用监司，令执政更加审议，其尤不可者，当与改差。今后差除，须名迹著闻，公议共许，然后擢用，庶几监司，稍得良吏，不至害民，此最当今之急务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四十

◆右司谏论时事十七首

【三乞罢青苗状〈初四日与东省同上。】

右臣等屡有封事，乞罢青苗，皆不蒙付外施行。伏以王安石、吕惠卿创行此法以来，天下之士，惟王、吕党人欲以青苗进身者，则以其法为是。其他士大夫，上自韩琦、富弼，中至司马光、吕诲、范镇，下至臣等辈人，未有一人以为便者。方安石、惠卿用事，忠言壅塞，不得施用，小民无告，饮泣受害。今者二圣临御，尽革众弊，天下欣欣，日望青苗之去。而近日删立旧法，益更滋彰，中外狐疑，不晓圣意。窃闻近日左右臣僚，有以国用不足，欲将青苗补其阙乏者，圣心未察，是以为之迟迟。臣等虽愚，以为自古为国，止于食租衣税，纵有不足，不过辅以茶盐酒税之征，未闻复用青苗放债取利，与民争锥刀之末，以富国强兵者也。艺祖、太宗之世，四方未平，中国至狭，岁岁用兵，其费不赀。及真宗东封西祀，游幸亳宋，造立宫室。仁宗结好契丹，平定西戎，翦灭南寇。此皆非常大费，而常赋之外，无大增加，未闻必待青苗以济国用。今二圣恭俭，安静无为，四海之富，与祖宗无异。何忧何虑，而欲以青苗富国乎。臣等以为，皇帝陛下富于春秋，未尝接见多士，太皇太后陛下览政帷幄，未能博听群议，听纳之道于斯实难。窃谓臣下每有献言，宜一切折以公议，彼既欲散青苗，而臣等以为不可。陛下受其所言，而臣等封事遂留中不出。臣等不知陛下何以断其是非，而信之如此之笃乎。陛下必欲决此深疑，即当尽出台谏所言，付之三省，使之公议得失，不当隐忍不辩是非，而阴用其言也。如众议必以罢之为是，即乞早赐裁断，以慰民心。必以罢之为非，亦乞显行黜谴，以惩臣等狂妄。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申三省请罢青苗状〈初四日与东省同入。〉】

右辙等伏见熙宁之初，始行青苗，士无贤愚皆知其不便，是时建议之臣尽力主张者，不过一二人，而贤士大夫极言其失者，非一人也。盖今之执政尝论之矣，忠言谠论，播于天下，至今传诵，以为口实。小民呻吟，欲闻更张，亦已久矣。伏自二圣临御，革去弊法，而青苗之议，独无所变。始者但令取民情愿，不立定额，州县或散或否，事体不一，天下固已疑之矣。中间修完本法，使夏料纳者减半出息，中外喧言朝廷欲依旧放债取利。此声流传，极损圣政。辙等备位谏官，不敢默已，遂与台官前后上言仅数十章，皆不蒙施行。传闻大臣奏对，有以国计不足疑误圣听者，遂致此议久而不决。辙等虽愚，窃所未谕也。盖闻古者圣人在上，食租衣税而已。凡所以奉祀郊庙，禄养官吏，蓄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备边，未尝有阙也。后世鄙陋，乃始益以茶盐酒税之征。然亦未闻放债取利，若此之衰也。今兹二圣在上，恭俭无为，度越前世，选用执政，将致太平。辙等与天下士民，尚冀朝廷能宽酒税之榷，损茶盐之入，以复三代之故。不意今者乃欲以青苗富国，失天下之望也。王安石、吕惠卿既以此负国，使朝廷被此声于天下，今者又复以此误二圣，此辙等区区所深痛也。近日朝廷责降吕惠卿，告命之出，首以青苗为罪。天下传诵，人人称庆，奈何诏墨未乾，复蹈其故辙乎。且青苗之法，其所以害人者，非特抑配之罪也，虽使州县奉行诏令，断除抑配，其为害人，固亦不少。何者，小民无知，不计后患，闻官中支散青苗，竞欲请领，钱一入手，费用横生，酒食浮费，取快一时。及至纳官，贱卖米粟，浸及田宅，以至破家。一害也。子弟纵恣，欺谩父兄，邻里无赖，妄托名目，岁终催督，患及本户。二害也。逋欠未纳，请新盖旧，州县欲以免责，纵而不问。三害也。常平吏人，旧行重法，给纳之赂，初不能止。今重法既罢，贿赂公行，民间所请得者无几。四害也。四事为害，虽复除抑配之弊，亦无如之何，而况抑配未必除乎。辙等职在言责，目睹弊事，默而不言，则上负朝廷，下负民物。若未得请，决无中止之义。伏乞尽取前后章疏，看详施行，以允公议。谨状。

【再言杜状〈初七日。〉】

右臣近奏言杜除右司郎中不当，不蒙采纳。伏以文法俗吏，才不过人，昔以诵习条贯，偶为法官，天资邪佞，能谄事宰相，遂复致身刑部。朝廷必欲量才授官，已为过分。今一旦擢为右司，中外惊叹。若止以人才猥下，事无实状，臣亦未敢干渎朝廷。昔在熙宁年中，手编害人之法，今复为详定，亲改其书，俯仰随时，略不知愧。顷与杨汲、崔台符同在刑部，所断刑狱，冤枉过半。汲、台符以此得罪，而以此擢用。同罪异罚，十目所指，至公之朝不宜有此。臣以为，事干朝廷大体，职在言责，不敢不言。今蒙置而不用，窃料必有以自结大臣，致误此举。不然，陛下何取于，而擢任至此哉。臣窃闻庙堂之论，以谓二十年来失于养才，临事而求，每有无人之叹。如左右司、吏、户、礼郎官、左右史台谏官，皆用人之津梁，侍从近臣之所从出。若已践此途，而不致之清要，则养才之地竟当安在，若非其人，而遂用之，数年之后，使杜为侍从，则是更得一崔台符，岂不为天下笑哉。伏乞稍取众议，追寝前命。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言张ㄖ札子〈八日上殿。〉】

臣六月中与王觌上殿言张ㄖ非次进用，又及韩宗师欲以深结文彦博、韩维为自安之计。ㄖ天资邪佞，列位丞弼，朝夕出入左右，易以为奸，宜断自圣心，以时除去。蒙圣明洞鉴，德音宣谕。但以ㄖ久经任使，欲因其求退，去之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比经两月，口觉圣意稍缓，遂端然据位，不复自请。臣窃惟口性极巧佞，遇事圆转，难得心腹。昔王安石、吕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鹰犬之效，与章等并结为死党。熙宁弊法，皆等所共成就。今二圣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群邪，变革众弊，清净之风，日月滋长。独口仍在重位，与闻大政，不唯正人所共侧目，而口之私意亦自不安。但以同列无倾邪之助，台谏有弹击之请，是以见今且自敛戢，未敢为非。度其中心，未尝一日无窥伺之邪谋，忘王、吕之故党也。譬如蛇蝎遇寒而蛰，盗贼逢昼而止，及春阳发动，莫夜阴暗，故态复作，谁敢保任。陛下不可见其进退恭顺，言词柔利，而遂以为可用也。如口深心厚貌，何所不至，但使陛下君臣防闲少懈，口略能援引一二邪人，置之要地，则变故之出，殆不可知矣。况今新旧之政，更张未定，邪正之党，相持未决，正是奸臣用智，伺便窃发之时。天下有识见口任事，谁不危惧。如江河决溢，初复故道，惟日夜牢固堤防，乃免于患，若少有蛇鼠穿漏，或能复夺河身。况口方为执政，乘衅而动，其害必深。臣闻口意，欲候过明堂大礼，求出补外，惟陛下为社稷计，顺中外人心，早从其请，天下幸甚。取进止。

【请罢右职县尉札子〈八日上殿。〉】

臣伏见旧法，县尉皆用选人。自近岁民贫多盗，言事者不知救之于本，遂请重法地分县尉并用武夫。自改法以来，未闻盗贼为之衰少。而武夫贪暴，不畏条法，侵鱼弓手，先失爪牙之心，搔扰乡村，复为人民之患。臣窃惟捕盗之术，要在先得弓手之情，次获乡村之助，耳目既广，网罗先具，稍知方略，易以成功。旧用选人，虽未能一一如此，而颇知畏法，则必爱人，使之出入民间，于势为便。不必亲习骑射，躬自格斗，然后能获贼也。今改用武夫，未必皆敢入贼，而不习法律，先已扰民。访闻河北、京东、淮南等路，凡用武夫县分，民甚患之。欲乞复令吏部，依旧只差选人，所贵吏民相安，不至惊扰。取进止。

【论张颉札子〈八日上殿。〉】

臣窃见知广州张颉，自直龙图阁擢为户部侍郎，除目一下，中外惊疑。谨按，颉猜险邪佞，狡愎暗刻，具此八德，了无一长。臣非敢风闻臆度，谨具实状如左：一、颉为广南运使日，朝旨那移兵马就食全、永。经略使赵Ⅰ为见顺州戍兵年满合替，遂差兵戍顺州，却令顺州替兵就食全、永。颉但知出纳之吝，恐往来戍兵糜费钱粮，一日之间四次移牒，故作行遣申奏赵Ⅰ不肯移兵，又奏Ⅰ暗添昭州雇夫钱六万贯，又奏Ⅰ违法差衙前。朝旨令Ⅰ分析，乃是颉判状令差，Ⅰ曾具元判状缴奏。其余所奏，更无一事稍实。因此挟恨迁怒，诟詈桂州官吏，作绿衫下包个奴婢，名呼赵Ⅰ，仍骂作贼。提举官刘谊，曾具事由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奏，有旨罢转运使。一、颉为转运使日，有安南般粮夫数千人逃还，已经曲赦放罪，每人只有欠官米钱七百。后来颉欲差人往全州般粮，遂召阳朔县令魏九言、临桂县令李译，勒令差两县逃亡夫往全州般粮，仍令九言取本县百姓莫饭奴等七人状，云“所欠官钱七百，情愿往全州般粮填还”。其七人中，又有三人不系逃亡，只取到四人情愿状，便差数千人。况欠钱止于七百，而全州水路二十余程，岂有情愿之理。因此溺杀人不少，致人户经提举司过状，亦是刘谊具事由闻奏，方始住差。一、颉为桂州经略使日，有安化州首领，以本族饥馑依久例借粮于宜州。颉指挥宜州不借一粒，致夷人作过，于省界偷牛。因此夷、汉互仇杀。颉更无方略，直令宜州兴兵讨之。致本州兵官陷没。颉遂发数千人，令供备库副使费万往讨之，全军皆没。颉又遣路分都监王奇知宜州，仍以数千人入讨，全军复没。事闻朝廷，先帝为之旰食，遣谢麟将数万人，费百余万贯，竟以招降而定。颉既措置乖方，致陷两将兵马，而费万、王奇之死，又不以实奏。因转运使马默等论列，朝旨差宾州推官朱恂取勘。因此落职夺官知均州。右臣所论三事，皆有文案，可以复验。据颉处事乖刺，致寇覆军，与沈起、刘彝同罪，理合诛窜。所以累次常获宽宥者，盖其家素富，本以行赂得进。乡近辰、锦，多蓄奇砂，尝以献遗前宰相王圭。圭每出示亲客，云此砂张颉所献，以此曲为盖庇。今来纵未黜废，岂可特膺非次擢用。兼臣访闻三省执政本不知其人，失于采听，为荐者所误，若置之户部，必害民物。伏乞追寝前命，以厌公议。取进止。

【再言张颉状〈十一日。】

右臣近言张蠙户部侍郎不允公议，具陈颉顷在广南用心阴险，措置乖刺三事，乞追还告命，未施行间，臣又访闻颉昔知荆南，所为贪虐，提举官张琬按发七事。内一事：颉下行买乌头，行人蒋三供纳乌头。颉凡三四次退换，蒋三揣颉意欲要附子，遂买附子作乌头供纳，颉方肯纳下。缘乌头、附子色额不同，价例亦别，此一事系赃罪。又一事：勒部下玉泉寺僧修治诸官园亭，费用常住人、牛、钱、物不少，以修唐僧斋已草堂为名，令颉乡僧居止其中，此一事系私罪。琬奏既上，前宰相王圭等，为与颉私有情分，遂移颉差遣，而以越职勘琬，特行冲替。颉当时若无上件赃私，忝为士人，理须诉雪。颉曾不敢以一字自明，受移而去，则其罪状显然无疑。臣博采众言，近日差除例皆不当，至于张颉，尤失人望。亏损朝政，深可叹惜。是以不避再烦圣听，伏乞将臣此奏与前来札子同下三省详议，罢颉前命。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户部乞收诸路帐状】

准尚书户部牒元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敕节文：一、府界诸路州军钱谷文帐，旧申三司，昨拨归逐路转运提刑司点磨。岁终，刑部尚书点取勾讫帐勘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上件诸州军钱谷文帐，欲收归户部点磨。一、府界诸路州军常平等钱谷文帐，旧申司农寺，昨拨归逐路提举司点磨，户部右曹岁取提举司勾讫帐赴部点磨。今上件诸州军钱谷文帐，欲收归户部点磨者。右臣窃闻熙宁以前，天下财赋文帐，皆以时上于三司。至熙宁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曾布删定法式。布因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职事非一，不得专意点磨文帐，近岁因循，不复省阅，乞于三司选吏二百人，颛置一司，委以驱磨。”是时朝廷因布之言，于三司取天下所上帐籍视之，至有到省三二十年不发其封者。盖州郡所发文帐，随帐皆有贿赂，各有常数。常数已足者，皆不发封。一有不足，即百端问难，要足而后已。朝廷以布言为信。帐司之兴，盖始于此。张设官吏，费用钱物。至元丰三年，首尾七八年间，帐司所管吏仅六百人，用钱三十九万贯，而所磨出失陷钱止一万余贯。朝廷知其无益，遂罢帐司，而使州郡应申省帐，皆申转运司。内钱帛、粮草、酒曲、商税、房园、夏秋税管额纳毕，盐帐、水脚、铸钱、物料、稻糯帐，本司别造计帐申省。其驿料、作院、欠负、修造、竹木、杂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桥船物料、车驴草料等帐，勘勾讫架阁。盖谓钱帛等帐，三司总领国计，须知其多少虚实，故帐虽归转运司，而又令别造计帐申省。至于驿料等帐，非三司国计虚赢所系，故止令磨勘架阁。又诸路转运司与本部州军，地理不远，取索文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帐数目不多，易以详悉，自是外内简便，颇称允当。今户部所请收天下诸帐，臣未委为收钱帛等帐耶，为并收驿料等帐耶，若尽收诸帐，为依熙宁以前不置帐司，不添吏人耶，为依熙宁以来复置帐司，复添吏人耶。若依熙宁以前，则三二十年不发封之弊行当复见。若依熙宁以来，则用吏六百人，磨出失陷钱一万余贯，而费钱三十九万贯之弊亦将复见。臣乞朝廷下户部，令子细分析闻奏。然臣窃详司马光原奏，自改官制以来，旧日三司所掌事务，散在六曹及诸寺监，户部不得总天下财赋，帐籍不尽申户部，户部不能尽天下钱谷之数。欲乞令户部尚书兼领左右曹，其旧三司所管钱谷财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诸寺监者，并乞收归户部。推其本意，盖欲使天下财用出纳卷舒之柄，一归户部，而户部周知其数而已。今户部既已专领财用，而元丰帐法，转运司常以计帐申省，不为不知其数也，虽更尽收诸帐，亦徒益纷纷，无补于事矣。臣谓帐法一切如旧，甚便。乞下三省公议，然后下户部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言张颉第三状〈十二日。〉】

右臣近四上章，言用人不当，并不蒙施行。伏惟二圣垂拱帷幄之中，以进退天下士付之宰相。若用非其人，知而不改，何以服天下之口。窃闻庙堂之议，止谓世方乏才，所用之人皆不得已。臣观朝廷取士之广，贤俊如林，患在不知，岂可遂无一人贤于张颉。况臣前所言颉四事，迹状明白，皆可复验。赃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私邪，欺君陵下，既非有德，临事乖刺，覆军杀将，不可谓才。而宰相不听公议，必行私意，其理安在。伏乞指挥将臣所言按实施行。若非虚妄，即乞罢颉差遣。若臣言不当，亦乞明加责降。今但隐忍，不一别白是非，恐朝廷纪纲，自此日坏。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言责降官不当带观察团练状〈十四日。〉】

右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变法，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节度不领京师官局，其奉朝请必改他官，或为东宫三师，或为诸卫将军。太平兴国中，以赵普之勋，自河阳还朝，止为太子少保，以向拱、张永德之旧，并为环卫。至今诸道钤辖总管，以防团老归者亦以诸卫处之，盖其遗法也。至明道中，钱惟演以章献皇后亲嫌，罢枢密使，始以保大节度为景灵宫使。治平中李端愿以长公主子，亦以武康节度为醴泉观使。恩幸一启，自是戚里以节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磨也。然犹未见以罪降黜，而以观察团练享厚禄居谪籍者。近日李宪以宣州观察使提举明道宫，王中正以嘉州团练使提举太极观。二人贪墨骄横，败军失律，罪恶山积，虽死有余责。圣恩宽贷，皆置之善地。而又首乱国宪，假以使名，臣恐后世推坏法之始，归咎今日。谓宜考修制度，追还误恩，以存旧典，且使罪人知有惩艾。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言张颉第四状〈十八日。〉】

右臣近以除张颉户部侍郎不当，凡三次上言。一次蒙降付三省，进呈不行，两次皆留中不出。臣本言张颉事，皆罪状明白，非风闻臆度之言。访闻执政止谓：世方乏人，颉虽无德，以才见取。方今多士盈廷，非无一人可胜张颉。而颉前后败官丧师，所至狼狈，不唯无德，亦复非才。况二圣临御，专任执政，进退百官，一出其口。若差除不当，而谏臣之言公然不用，则今后谁肯复言。虽复有大于此者，臣恐陛下无由复知矣。臣所上章，初蒙降出施行，独三省沮抑不从，中外之议止于归罪执政。今不复降出，议者或谓见恶不去，非出圣意，必有左右近习阴为之助。臣虽知日月之明，万无此事，而疏远不亮，未免疑谤，所损不小。伏乞出臣前状，付外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傅尧俞等奏状谓司马光为司马相公状二十一日。】

右臣今年二月曾上言，朝廷初行差役之法，其间衙前一役最为重难，民间所苦。宜以卖坊场钱及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所出役钱，量行裁减，雇募衙前，以免民间重役之害。后来蒙朝廷差臣兄轼详定役法。轼议论与臣无异，致与本局商量不合，陈乞罢免。寻蒙朝廷依轼所乞，臣以兄弟之嫌，未敢再有论列。今窃闻监察御史陈次升奏，以役法大要未定，人情荧惑，乞敕详定役法所，疾速议定合差合雇色额及官户、寺观、单丁、女户等敷出役钱则例，先次施行，其州县事体不同，难以直行处分者，候诸处申到，相度裁定，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圣旨批送详定役法所。臣看详次升所言役人合差合雇色额及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合出役钱则例，实系役法要节，当今所宜先定。其详定役法所并不公心定夺，奏称准元元年二月七日敕应天下免役钱一切并罢，其诸色役人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定差。及七月三日朝旨司马相公申明指挥，招差役人大要已定，终不明言何役合差，何役合雇。至于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合出役钱，只言七月三日朝旨未得施行，亦不明言合如何立为则例。据此奏陈，但务求合取容，虽言事官所陈，更不讲论曲直。况司马光虽为宰相，而君前臣名，礼有定分。今详定役法所，乃于奏状中谓光为司马相公。苟申私敬，不顾上下之礼，曲意推奉，一至于此。而朝廷望其能别白是非，立为成法，亦已难矣。臣恐此风一扇，臣主之分，自此陵夷，不唯朝廷之害，亦非所以安光之道也。谨按详定役法官，皆侍从儒臣，不容不知朝廷仪式。伏乞取问奏状中不名宰相出何典法，及勒令早定役人合差合雇色额，及坊郭、官户、寺观、单丁、女户合出役钱则例，申奏行下，令民间早知定法，不至皇惑。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言张颉第五状〈二十三日。〉】

臣近奏言“张颉阴险不才，除户部侍郎，大失人望”。不蒙施行。臣退伏思念，方今二圣励精求贤，黜去群小，无所吝惜。如臣所言，颉罪状一一有实可验，而每状辄蒙留中，深骇物论。推原其故，盖由执政过听用颉，致臣有论列，因谓颉虽无德，而才有可取，以此疑误圣听。不然陛下虚心纳谏，一言可采，未尝不从，何以至此。伏念臣平生与颉素不相识，但以公议不与，恐误国事，是以怀不能已，谨复采众论，得颉前后临事乖方，及朝廷曾以其褊躁猜忌罢颉差遣五事，条件如左：一、熙宁年中，蝓除江淮发运，奏乞复转般盐仓，朝廷下三司相度，以不便而罢。及颉到任二年，真、扬等州运河干涩，不通漕运，并不计置不浚。朝廷特令借上供钱米，先开淘大段浅涩去处。颉却奏称河道虽浅，然河各有油泥，可以并用兵士牵曳得行。如撩得油泥一尺以上，接续得两添注，更不消开淘。若至时雨泽未应，即开修未晚。后来纲运不通，颉别无措置。曾有团涡巡检侍禁范彦臣，以陈公塘见有积水，乞引入运河，颉亦未曾施行。遂致诸路各称阙盐，共计二百万余石，亏损年额不少。后来却系朝廷差官，嚷公塘水灌溉运河，通放盐纲。当时据知泰州苏状称，已出及重纲四分之一，不数日间必可决。颉为发运使，公然不开河道，积压盐货，意欲附会先乞复转般仓文字，更不顾国家大计，其挟情害公，类皆如此。若只是暗谬致误国事，则今者执政谓颉有才，臣深不晓其意。一、侯叔献昔开淮南运河，害虐兵夫，死者如积，新旧两河，相并而行，人知无益。颉为发运使，略无一言。复因过京师，知枢密使吴充与宰相王安石异议，遂与充私言之。颉不意充即奏其事，及朝廷公行理会召颉，至中书聚听问之，颉却称来时未曾开河，亦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曾与充言此，前后所言异同。朝廷遂差官取勘，颉犹抵讳不承。据颉情状，其实畏惮安石，叔献，不敢正言，但揣知充与安石不协，故以此言取悦于充而已，其反复卖弄，正是小人真态。若执政以此为才，又臣所未晓也。一、安化州夷人，从来三年一度进奉。旧例虽不遣其人入贡，而与之驿券等物，其数稍丰。及颉为桂州经略使日，转运司应副钱物差缓至四年乃足。而宜州及经略使司展其进奉年限，俾之四年乃得入贡，靳惜钱物，所得无几。而夷人因此作过，破军杀将，凡费百余万贯，竟以招安而定。蝓见夷人拒命，遣兵官费万领兵出讨，万至军前，申乞犒设。时方大暑，颉令于桂州造饼，般往宜州，比至皆臭不可食。军情因此怨怒，南方至今传以为笑。及费万兵败，为夷人所共脔食，妻男失所。都钤辖和斌申经略司，乞厚加周恤。颉指挥破经略司钱，买纸酒奠讫。奏闻，先帝知其暗谬不可用，遂以乖方取勘。臣详颉始为朝廷吝惜些小钱物，终致边患，首尾费百余万贯。至于千里送饼犒军，以纸赠优恤死事，如此等事，似非理财富国之手。而执致任以户部侍郎，冀有益于国，此又臣所未晓也。一、元丰三年七月三日，中书札子节文“臣僚上言：伏见近除张颉直龙图阁知熙州，按颉天资褊躁，动多猜忌，顷在广南，忿争互论，州县官吏，为之不安。乞速赐追寝新命，奉圣旨，张颉依旧令知沧州。”盖颉之险躁，著自先朝，非独今日，则臣之所言，似未为过也。一、元丰四年，内臣綦元亨差往广西，起发韶、惠州钱。颉以转运使权广州，送沉香七两，朱砂半斤、桂花竹纸等与元亨，兼违条以妓乐与元享燕会。见今案款具在。臣前言颉素以奇砂交结贵官，及外议疑颉有左右近习之助，致臣章不蒙降出，诚不为过也。右臣今所言五事及前状所言，共计九事，皆一一有实。盖颉从来莅官，所至不了，决无可用之理。臣访闻一二大臣特殊保荐颉可用无疑。伏乞陛下出臣前后封事，令保荐之人看详，以此等人委是可用与否。仍乞降付三省，依公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申三省论张颉状〈二十六日。〉】

右辙累曾上言，除张颉户部侍郎不当。窃闻第一状，曾蒙朝廷降付三省，进呈不行。辙寻博采众论，得颉历任处置乖方，伤财败事迹状非一，遂两具论奏，皆留中不出。伏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求坚惟恐不及，去奸惟恐不速，如颉之阴险暗谬，少见其比。二圣之明，不容闻而不去。窃料圣意必以重违大臣之议，是以迁延至此。至于执政诸公，上承二圣拱默仰成之托，百官进退开口而定，岂不欲进贤退奸，率由公议，以无负付嘱之重。颉之无状，惟患不闻，若果闻之，势无必用之理。辙所上第一状，已经台览，后来二状，谨缮写缴连申上。伏乞考其事实，裁酌施行，少慰公议。谨状。

【再论京西水柜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右臣三月中奏，乞令汴口以东州县各具水柜所占顷亩及每岁有无除放二税，仍具水柜可与不可废罢，如决不可废，即当如何给还民田，以免怨望。寻蒙朝旨令都水监差官相度到中牟、管城等县水柜，元旧浸压顷亩，及见今积水所占及退出数目，应退出地皆拨还本主；应水占地皆以官地封还。如无田可还，即给还元估价直。圣恩深厚，弃利与民，无所靳惜，所存甚远。然臣访闻水所占地至今无官地可以封还，而退出之田，亦以迫近水柜，为雨水浸淫占压，未得耕凿。知郑州岑象求近奏称：“自宋用臣兴置水柜以来，原未曾以此水灌注清、汴。清、汴水流自足，不废漕运。乞尽废水柜，以便失业之民。”臣愚以为，信如象求之言，则水柜诚可废罢。欲乞朝廷体念二县近在畿甸，民贫无告，特差无干碍水部官重行体量。若信如象求所请，特赐施行，不胜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复选人选限状】

右臣窃闻监察御史上官均上言，极论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给舍右左司看详施行。臣伏见祖宗旧法，凡荫补子弟，皆限二十五岁然后出官，及进士诸科释褐合守选人，并州县选人，除司理、司法、县尉外，得替日皆合守选，逢恩放选，乃得注官。所从来久远，仕者习以为常，虽经涉岁月，不以为怪。及先朝患天下官吏不习法令，欲诱之读法，乃令荫补子弟不复二十五岁出官。应系选人，皆不得守选，并许令试法，通者注官。自是天下官吏皆争诵律令，于事不为无益。然人既习法，则试无不中。故荫补者例减五年，而选人无复选限，遂令吏部员多阙少，差注不行。访闻见今已使元四年夏秋季阙，官冗之患，亦云极矣。臣愚以为，方人未习法，诱以免选，于理亦宜。及其既习，虽无免选，不患不习。且为吏而责之读法，本事之当然，不为过也。谓宜追复祖宗守选之旧，而选满之日，兼行先朝试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欲乞以臣所言，付给舍左右司一处看详立法。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论诸路役法候齐足施行状】

右臣访闻诸路所定役法，限日已满。近日夔州等路文字相继申到，旋已逐一进呈施行。臣窃惟诸路役法，所系民间利害至深至广，虽逐路事体各别，条自必有不同，而朝廷变法从便措置，大意所谓海行条贯者，不得不同也。臣窃恐详定役法所急于行法，每遇逐路申到文字，不候类聚参酌见得诸路体面，即便逐旋旋行。因此致诸路役法，大体参差不齐，使天下之民不得均被圣泽。欲乞指挥本所，候诸路所申文字，稍稍齐集，见得诸处役法，不至大段相远，然后行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集卷四十一

◆中书舍人论时事三首

【论梁惟简除遥郡刺史不当状】

准今月三日吏房送到词头一道，供备库使、内侍省内侍押班梁惟简，可遥郡刺史者。右臣窃见梁惟简，旬月之间，三度超擢，皆以自前法外侥幸特恩为比，仍言他人不得援例。初自御药，超带器械，及前省两资改所寄文思副使，权入后省。只此一转，已是内臣进用之权。中外惊怪，已有议论。次又以坤成节奏荐恩泽两重，特转两官。于法以特恩转官者，自文思副使当转皇城副使，又以特旨转供备库使。臣于此时，当撰告词，以其事未至太甚，未敢辄有论奏。曾未旬日，今又以罢本殿只候与转一官，若依旧法自供备库使，当转西京左藏库使耳，今乃更超文思、左藏、皇城使三资，直带遥郡刺史。臣若不早论救，必将大致纷纭。窃谓朝廷非常特恩，当以待人臣非常之功。今惟简之为人，臣所不知。但见其给事宫省，岁月稍深，不过勤谨自将，别无非常功效，而三度冒居此宠，皆非祖宗旧法。臣窃见太皇太后陛下自临御以来，肃清中禁，抑损外戚，私谒不行，滥恩尽去，谨守法度，古所未有。岂肯于近习之臣独开侥幸之路。必由条例委曲，圣意未暇一一尽详。而大臣不能守法，失于开陈，致此过当。不然，岂陛下能以法度绳治外家亲戚，而独不能以治内臣哉。若惟简别有出众功劳，即乞宣示其状，令有司核实，以伏中外之言。臣顷以不才，滥处言责，每因进封，辄蒙天奖，尝欲捐躯，以报知遇，不敢循默，上负恩德。所有告词，臣未敢撰。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不撰叶康直知秦州告状】

今月初六日，吏房送到权陕西转运副使、朝奉大夫叶康直，可依前朝奉大夫、直龙图阁、权知秦州词头一道者。右臣与叶康直素不相识，亦不知其人贤愚，但见前月二十四日，有上件除命。是时权中书舍人曾肇当撰告词，肇即具奏，言：“昨者兵兴，康直调发刍粮，一路骚然。先帝以其措置无状，又随军入界亡失为多，尝命械系，意欲诛之。以此不敢撰词。”又谏议大夫鲜于亻先亦言：康直令儿男掘取窖藏，斗升货卖，及建言欲由泾原路入界，和雇车乘人夫，为知水兴军吕大防所奏有违诏敕。先帝以其处置乖方，欲深置于法。康直素奴事李宪，密加营救，遂得无事。今令带职充一路帅臣，未允公议。臣今既明知曾肇、鲜于亻先有上件文字，指陈康直罪恶，由此难以撰词，欲乞朝廷核实肇、亻先所言康直事状见得有无。若无此事，即乞正肇、亻先不实之罪。然后命臣撰词，臣敢不承命。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

朝廷若罢益、利路榷茶之法，只榷陕西沿边诸郡，不许客旅私贩，仍将沿边每岁合用益、利诸场茶色及斤重配在诸场，令及时立限和买。〈随每岁茶价高下，比民间价例微高，一如寻常和籴米粟之比可也。买茶之限，令茶场司立定，州县不得低估茶价。令人户不肯申官，以致出限，如有事故须至展限者，具事由申本司，量展五日，仍不得过再展。每茶户入场中卖，须即时拣选和买，不得辄有留滞。或更依客旅体例，秋冬先放茶价，令茶户结保请领，及时送纳，以上并不得辄行抑勒。〉官买数足，方许私下交易。除沿边所榷地分外，一任客人兴贩。如此擘画，比之顷年全榷益、利及陕西诸州，其利有五：益、利茶户，不被官场以贱价大秤抑勒收买。一也。昔茶未有榷，民间采茶，凡有四色，牙茶、早茶、晚茶、秋茶是也。采茶既广，茶利自倍。自榷茶以来，官中只要早茶，其余三色茶遂弃不采，民失茶利过半。今既通商，则四色茶俱复采。二也。官所运茶，止于边郡所须，比榷茶之日，所运减半，则茶递役兵及州郡雇脚，皆得轻减。三也。陕西茶商既行，岐、雍之间，民皆食贱茶。四也。益、利诸州百货通行，酒税课利理当自倍。五也。若比之今来有司所议，但榷名山、梁、洋三处，放行益、利诸场茶货，其利有四：名山、梁、洋三处，榷法如旧，而不榷之地犬牙相错。榷与不榷，茶户利害相辽。例皆王民，而咫尺之间，不宜顿有此异。一也。榷与不榷地分之远，小人易以起动茶户，借如名山之西南出茶之地，尚有雅州、庐山、荣经等处。若放令此茶北出，道过名山，彼此相杂，不可辨认。若放令此茶，由水路入嘉、眉，则名山之茶，亦当从此走失，宽则榷法自废，急则民遭诬罔，横被徒配。二也。官中所买，只用早茶，则牙茶、晚茶、秋茶亦为弃物。民失厚利，与顷岁无异。三也。沿边诸州蕃部所要茶色各别，今只将名山、梁、洋三色茶与之，彼既未谙茶性，必有不售。四也。若比之今来或人之说，兼榷陕西里外诸州，据合用茶数，于益、利诸场和买，官自般卖，和买之余，成都路客人贩茶，不得过剑门，利州路客人贩茶，不得过陕西。其害有三：尽夺茶利，商买不行，百货不通，酒税课利自减。一也。运茶既多，递铺役兵及州郡雇脚劳费与顷年无异。二也。岐、雍之民，仍食贵茶。三也。由此观之，朝廷若但和买边郡合用茶数，只于边郡立榷法，其余率皆通商。此法一行，则上件三说之弊自除，至于供给蕃部，收买战马之利，则与三说无异。以此较之，利害可见。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户部侍郎论时事八首

【因旱乞许群臣面对言事札子】

臣伏见二年以来，民气未和，天意未顺，灾荐至，非水即旱。淮南饥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至相食，河北流移，道路不绝，京东困弊，盗贼群起。二圣遇灾忧惧，顷发仓廪以救其乏绝，独此三路所散，已仅三百万斛矣，异时赈恤未见此比。然而民力已困，国用日竭，而旱势未止，夏麦失望，秋稼未立。数月之后，公私无继，群盗峰起，势有必至。臣未知朝廷何以待此。臣窃见太皇太后陛下，清身奉法，与物无私，皇帝陛下，恭默靖慎，动由礼义。皇天后土，照知此心，而和气不应，深所未喻。陛下尝究其说否。臣闻天气下降，地气上腾，阴阳和畅，雨泽乃至。君广听以纳下，臣尽言以奉上，上下交泰，元气乃和。今二圣居帏箔之中，所与朝夕谋议者，上止执政大臣，下止谏官御史，不过数十人耳。其余侍从近臣，虽六官之长，皆不得进见，而况其远者乎。臣以谓群臣识虑深浅不同，其心好恶亦异，故须兼听广览，然后能尽物情而得事实。今陛下听既不广，则所行之事，不得不偏听狭事，偏则阴阳亢隔，和气不效，必然之理也。臣观祖宗故事，百官有司皆得以职事进封，从容访问，以尽其情。今二圣临御四方，履人主之位，而谦恭退托，疏远群臣，不行人主之事，遂使百官不敢以职事求见。臣谓宜因此时明降诏书，许百官面奏公事，上以尽群情之异同，下以阅人才之贤否。人心不壅，天道必从，则久旱之灾，庶几可息。臣蒙国厚恩，此闻诏书引咎自责，避正殿，损常膳，分命臣僚，并走群望，私心躇，不敢遑宁，辄推天意人事影响之应，庶几有补万一。惟陛下恕其愚僭，略赐采择。取进止。

【乞推恩故知陈州鲜于亻先子孙状】

右臣等伏见故朝议大夫、集贤殿修撰、知陈州鲜于亻先，学有原本，博通诸经，政事精详，和而有断。熙宁之初，为利州路转运判官，时朝廷方行免役，本路人贫地狭，亻先推行以理，取于民有度，能使一路独无甚扰。近者京东经吴居厚刻剥之余，人情不安，朝廷特起亻先于疾病之中，副以安集。亻先劳徕几岁，民亦以宁。旋蒙圣恩，知其可用，擢为右谏议大夫。亻先感激知遇，前后言事，多蒙听纳。不幸疾作，不敢废弛职事，力求外补。复蒙圣恩，宠以要职，俾守近藩，仍指挥一年后取旨。亻先到任未几，遂至物故。臣等窃闵亻先平生守道，历任诸监司，有补国事，晚节被遇，擢置侍从，适以病去，无丝毫之过。而身后独不得与侍从亡殁恩例，子孙见有白身。欲乞圣恩，特赐闵察，使得依谏议大夫恩例，以慰忠贤之心。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外任札子】

臣窃闻右司谏贾易言文彦博、吕陶党助臣及臣兄轼。虽陛下察知臣兄弟孤忠，无比周之实，罢易言职。而臣自循省，盖由行不素著，未能取信于人，致令烦言上渎天听，惭惧陨越，若无所容。臣轼已具札子，乞除一郡。臣亦乞与兄同就外任，庶全臣子进退廉耻之分。况臣兄弟久以空疏，并尘近侍，忝冒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罪，臣犹自知，况于他人，何由厌伏。伏乞圣慈，察臣诚恳，非由矫饰，特赐开许，以安孤危。取进止。

【论西事状〈元二年八月。〉】

右臣伏见西夏顷自秉党之祸，人心离贰，梁氏与人多二族分据东西厢，兵马势力相敌，疑阻日深，入寇之谋，自此衰息。朝廷略加招纳，随即伏从，使介相寻，臣礼甚至。只自今年春末夏初以来，始有桀心，出兵数万掩袭泾原，杀虏弓箭手数千人，复归巢穴。朝廷方事安众，难于用武，接以君臣之礼，加以册命之恩，特遣使人厚赐金币。戎狄兽心，敢为侮慢，辄以地界为词，不复入谢。至于坤成贺使，亦遂不遣。中外臣子闻者无不愤怒，思食其肉。臣忝备侍从，主忧臣辱，义不辞劳。况臣擢自小官，列于禁近，议论几事，既其本职，感激思报，宜异常人。是以冒昧献言，不避罪戾，庶几圣意由此感悟，虽被谴逐，臣不恨也。臣窃惟当今之务，以为必先知致寇之端由，审行事之得失，然后料虏情之所在，定制敌之长算。诚使四者毕陈于前，羌戎畜，势亦无能为也。董毡本与西夏世为仇雠。元昊之乱，仁宗赖其牵制。梁氏之篡，神宗藉其征讨。世效忠力，非诸番之比。乃者董毡老病，其相阿里骨擅其国事，与其妻契丹公主杀其二妻心牟氏，其大将鬼章及温溪心等，皆心怀不服。阿里骨欺罔朝廷，自称董毡嗣子。朝廷不察情伪，不原逆顺，即以节钺付之。谋之不臧，患自此起。阿里骨既知失众，虐用威刑，众心日离。而鬼章自谓与阿里骨比肩一体，顾居其下，心常不悦。夏人乘此间隙，折节下之，先与阿里骨解仇结欢，令转说鬼章举兵入寇，复诱胁人多保忠，令于泾原窃发。党与既立，羽翼既成，是以敢肆狂言，以动朝听。向若阿里骨以董毡之死，来告立嗣，朝廷因其所请，遍问鬼章、温溪心等，以谁实当立。若众以阿里骨为可立，则既立之后，众必无词。若以为不可，则分董毡之旧秩，以三使额授此三人。阿里骨无侥幸之命，鬼章无怨望之意，则夏人无与为援，安能动摇。加以数年以来，朝廷本厌兵事。羌中测知此意，亦以自安。顷者，忽命熙河点集人马，大城西关，仍云来年当筑龛谷，声实既暴，虏心不宁。举兵自强，衅亦由此。此所谓致寇之端由也。先帝昔因梁氏篡逆之祸，举兵诛讨，侵攘地界，为怨至深。羌虏之性，重于复仇，计其思报之心，未尝一日忘也。徒以丧乱相继，兵力凋残，陛下临御之初，意切怀纳，是以连年入贡，以休息其民，虽有恭顺之言，盖亦非其本意矣。假令犯顺，固犹有词。今朝廷因其承袭之后，赐之册命，捐金钱二十余万缗以为之礼。彼既与我有君臣之分，然后可责以忠顺之节。朝廷此举，于义甚长，而羌虏无谋，遂肆桀傲。内则其国中士民自知其不直，必不为用。外则中国兵将皆有斗志，易以立功，曲直之几，于此始定。虽弃捐金币，以封殖寇仇，小人谓之失策，而分别曲直，以激励将士，智者谓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计。此所谓行事之得失也。元昊本怀大志，长于用兵，亮祚天付凶狂，轻用其众。顷为边患，皆历岁年，然而国小力微，终以困毙。今梁氏专国，素与人多不协，内自多难，而欲外侮中原，料其奸谋，盖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谓二圣在位，恭默守成，仁泽之深，远近所悉，既无用武之意，可肆无厌之求。兰、会诸城，、延五寨，好请不获，势协必从，以为狂言一闻，求无不得。今朝廷既已渐为边备，益兵练将，则羌虏之心已乖本计，不过秋冬寒凉之后小小跳梁，以尝试朝廷而已。若朝廷执意不摇，守边无失，则款塞请盟，本无愧耻。若朝廷用心不一，惟务求和，则求请百端，渐不可忍。此所谓虏情之所在也。凡欲应敌，必先正名，夏人初起邪谋，必有二说：其一以为慢词既达，则地界可得，无穷之请，因以滋彰。其二以为虽不得地，实亦无损，猖狂力屈，稍复求和，中国厌兵，势无不许。方其不逊，则张皇事势，夸示诸戎。及其柔伏，则略为恭顺，使中国黾勉而听。今朝廷遣兵积粟，地界之请固已不从，然而号令未明，逆顺未著。臣恐夏人未知朝廷不惮用兵之意，无以折其奸心。又恐将来奸穷力屈，略修臣礼，便与讲和，要约不坚，必难持久。昔赵欲与秦为购，其谋臣虞卿以为从秦为购，不若从齐为购。于是东结齐人，而秦人自至。区区之赵，尚知出此，而况堂堂中国，畏避畜缩，偷于无事，不一分别曲直，而反听命于羌人哉！臣愿陛下明降诏书，榜沿边诸郡，其大意略曰：“夏国顷自亮祚丧亡，先帝举兵吊伐。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值，至十余千。又命沿边诸将吏，迭行攻讨。横山一带，皆弃不敢耕。穷守沙漠，衣食并竭，老少穷饿，不能自存。朕统御四海，均覆无外，闵此一方，穷而无告，遂敕诸道帅臣，禁止侵掠。自是近塞之田，始复耕垦。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朕犹念孤童幼弱，部族携贰，若非本朝赐之策命，假以宠灵，则何以威伏酋豪，保有疆土。是时朝士大夫咸谓夷狄反复，心未可知，使者将行，言犹未已。朕有存亡继绝之志，欲修祖宗爵命诸侯之典，以为宁人负我，断而不疑，故遣使出疆，授以礼命。金钱币帛，相属于道。边人父老，观者太息，以为仁义之厚，古所未有。而狼子野心，饱而背德，不遣谢使，不贺坤成。朕以君道拊之，而不以臣礼报朕。天地所疾，将相咸怒。朕惟狂谋逆节，止其一二奸臣。国人何辜，当被杀戮。是以弭兵安众，未议攻讨。然而逆顺之理，不可不明。其令沿边诸将，饬励兵马，广为储峙。敢有犯塞，即杀无赦。彼既背逆天理，不有人祸，必有鬼诛。姑修吾疆，以待其变。”臣料此命一出，羌人愧畏，虽未即款伏，而奸计沮屈，无以号令其下。诸路兵民，知彼曲我直，人思致死，勇气一发，边声自倍，此必然之势也。今朝廷日夕备边，常若寇至，而但曲加隐忍，不降此命，使虏众一旦犯境，终亦不免交锋。若听臣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要之亦不出兵，坐而待敌，初无有异，而使士气感忿以思战。虏情知难而自屈，求和之请，其至必速。此所谓制敌之长算也。臣窃闻朝廷近已添屯兵将，增广边储，议绝和市，使熙河帅臣招来阿里骨、鬼章、温溪心、人多保忠等。此兵法所谓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者。陛下若能饶之以金钱，而宽其绳墨，使将帅得尽其心，间谋得尽其力，则事无不成，而虏渐可制矣。然有一事，似非臣所得言者，但以蒙国厚恩，不敢不尽。昔熙宁、元丰之间，所行政令，虽未必便民，然先帝操之以法，济之以威，是以令无不从，而事无不举。顷者，朝廷削去苛法，施行仁政，可谓善矣。然而刑政不明，多行姑息，中外观望，靡然有纵弛怠惰这风。平居无事，姑以偷安可耳。今虏方不顺，胜负之变，盖未可知。缓急之际，威令无素，何以使众。臣谓宜因事正法，以明示天下。臣前所言去岁大臣承用阿里骨欺罔之奏，授以节制，致令鬼章怀愤入寇，夏人乘衅违命，此则当时宰相、枢密使副苟简无谋之罪也。近者泾原贼骑至者数万，杀略数千，斥候不明，备御不及。熙河贼退，经今累月，而杀伤焚荡之奏，至今未上，此则将帅弛漫不畏朝廷之罪也。陛下恬不为怪，略无责问。政之不修，孰大于此。中外相视，以为疑怪。朝廷方将使人蹈白刃，赴汤火，臣有以知其不能矣。昔公孙弘为相，诸侯有逆谋，请归侯印以塞责。诸葛亮为相，任马谡不当，请自贬三等，以右将军领事。盖大臣体国，不惜身自降黜，为众行法。今陛下何不取去岁册命阿里骨与议大臣，不论去位在位皆夺一官。至于两路将帅，虽寄任不改，而法不可废，皆使随罪行罚。以此号令四方，庶几知所畏惮。政修于朝廷之上，而敌人恐惧于千里之外，势之所至，不足怪也。今陛下未能正群臣，而望西羌之畏威，不可得矣。臣闻范仲淹守庆州，因葛怀敏之败，请以任将非人，因两府逊谢，损其勋爵，而复其位，以激励诸将，感慰边兵。时虽不用，而范仲淹之言，至今惜之。臣虽不敏，究观往事，以为可施于今，不敢默已。屑狂僭，钺斧之诛，无所逃避，惟陛下裁察。取进止。

贴黄：或言阿里骨之请命，与乾顺之嗣立，事体无异。今臣言册命乾顺为得策，而封拜阿里骨为失计，似言之未当者。臣以谓不然，阿里骨之请命，可否在我，而乾顺之嗣立，朝廷且不得而知，况能制其可否乎。故臣以乾顺之命为是，而以阿里骨之命为非，不为妄论也。

【乞验实贾易谢上表所言札子】

臣伏见知怀州贾易到任谢表二道，皆自谓以忠直获罪，而指言群臣谗邪罔极，明党滔天，上下不交，忠良丧沮，至引《周易》“履霜坚冰”、“不早辨”之言以为戒。欲使朝廷原心定罪，便行诛戮，其间有云“苏辙持密命以告人，志在朋邪而害正”。臣非谏台，凡易所言不敢条析论奏。惟有言臣一节，理当辨明。易虽顷为谏官，今出守郡，于条不当复以风闻言事。其言臣以密命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伏乞朝廷取问实状。如言有实，臣甘俟朝典。取进止。

【论阴雪札子〈元三年春〉】

臣伏见自去冬至今，阴雪继作，罢民冻馁，因毙道路。圣心忧劳，何所不至。盖尝命有司，发内库之钱，出司农之粟，竭太府之炭，以济其急矣。犹以为未也，则释犴狱，罢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无不为矣。而天意不顺，雨雪如故。臣窃惑之。臣尝观先儒论五行之说，以为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缓微弱，政在臣下，则天应之以燠暖；秦之末世，峻刑暴敛，海内重足而立，则天应之以寒栗。是以周亡无寒岁，秦灭无燠年。信如此言，则朝廷之政令岂失于急欤。窃惟二圣临御以来，革敝去烦，施惠责己，凡所措置，虽未尽得，而民获其所欲者多矣。苟以为急，虽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则阴雪之应，其咎安在。臣闻商高宗雉ず于鼎，其臣祖己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谓正厥事者，无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窃推之古事，以为天大雷电以风，而成王应之以逆周公。卫国大旱，而文公应之以伐邢。夫亲任三公，非所以止风，而兴师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为之不疑，而天亦报之如响者，诚得其时，当其事耳。臣窃惟近者天地之变，常半岁苦旱，半岁苦阴，阴阳之气，一有过差，浸淫烂熳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则春夏之际，又将复旱。此其类似有以致之者。古之为政，德刑并用，宽猛相济，使天下怀其惠，而畏其岁，民气充寒，而天地从之，故阳不过，而阴不忒。自顷以来，朝廷之政，专以容悦为先务，上下观望，化而为一。监司之臣以不报有罪为贤，郡县之官以宽弛租赋、纵释酒税为优，至于省台寺监，亦未闻有正身治事，以办集闻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事为安静，以不别白黑为宽大，是以至此极也。臣窃惟朝廷之意，其始盖欲以宽治民耳，而不知奸臣猾吏，乘其间以侵虐细民，其弊不可胜数。名虽近宽，而其实则虐也。陛下诚欲消复此变，宜训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纲纪，信赏必罚，使群下凛然知有所畏。苟朝廷无偏甚不举之政，则阴阳过差、浸淫烂熳、往而不反之气，宜可得而止也。不然，虽空府库、竭仓廪以赈贫穷，破囹圄、焚鞭扑以纵罪戾，臣恐天地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地官，以簿书米盐为职，出位而言，罪在不赦。陛下顷自疏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间，致位于此，岂欲责臣龂龂以吏事自效而已哉。是以冒万死献言，惟陛下裁择。取进止。

【转对状】

准御史台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视朝，臣次当转封。臣待罪地官，以财赋为职，朝夕从事，于今半年。耳目所接，或干利病，敢缘虞人守官之义，庶几百工执艺以谏，谨条具本职三事，昧死上献：一、臣伏见本部一月出入见钱之数，率皆五十余万贯，罄竭所得，仅给经费而已，稍加他用，辄干求朝廷，方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办事。有司惴惴，常有阙事之惧。臣闻古之为国，皆食租衣税而足。降及近世，始有盐铁酒税之利。凡郊庙、朝廷、禄士、养兵、捍边、睦邻，百色取俱于此。盖天之所生，地之所产，足以养人。自三代、汉、唐至于祖宗之盛，未有舍此而外求者也。今四海万里，耕稼相属，而以不足为忧，臣实怪之。孟子有言："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臣愚无知，意者朝廷之政，岂有所未立故耶。臣观诸道监司，自近岁以来，观望上下，无复厉精之实，妄意朝廷以不亲细务为高，以不察奸吏为贤。于是巡历所至，或不入场务，不按有罪，郡县靡然承风。懦者颓弛，权归于吏，贪者纵恣，毒加于民，四方嗷嗷，几于无告。其他害理而伤化者，非臣之职，臣不敢议也。若夫雨税、征商、榷酤无故亏欠者，比比皆是，此臣之职也。欲乞陛下特降指挥，令本部左曹，具诸路去岁三事增亏之数，其非因水旱灾伤，特以宽弛不职而致亏欠者，择其最甚，黜免转运使副判官。罚一以劝百，上意所向，下之所趋也。如此施行，庶几财赋渐可治矣。一、臣闻汉以九卿治事，唐以六曹为政。汉非无尚书，而唐非无卿、寺也，盖事不在耳。先帝法唐之故，专任六曹，故虽兼置寺、监，而职业无几。量事设官，其间盖有仅存者矣。顷元之初，患尚书省官多事少，始议并省郎曹，所损才一二耳。而寺、监之官，如鸿胪、将作，旧不设卿、丞者，纷纷列置，更多于旧。中外之议，以此疑惑，以为朝廷为人设官，非为官择人，此言一出，为损非细，其于治体，非臣所当议也。而至于京师廪给之厚，出于本部，故臣愿明诏有司，减去寺、监不急之官，以宽不赀之费而已。一、臣闻财赋之源，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异，而诸道蓄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皆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坏，无益于算。故臣愿陛下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归之转运司。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一经擘划，例皆封桩。夫阙额禁军寻常以例物招置，而出军之费罢此给彼，初无封桩之理，至于清、汴水脚，虽损于旧，而洛口费用，实倍于前。外江纲船，虽不打造，而雇船运粮，其费特甚，重复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谓诸如此比，当一切罢去。况祖宗故事，未尝有此，但有司固执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断而与之，则转运司利柄稍复，而上供有期，户部亦有赖矣。右件如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请户部复三司诸案札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以愚拙待罪户部右曹，俯仰几岁，讫无云补。窃尝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体制既殊，利害相远，恐合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昧死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前件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然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之事，犹为诸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参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领天下事几至大半，权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权分，则财利散，虽欲求当，其道无由。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举，辄以三司旧职分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论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才智之臣，终亦无益于算矣。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旧救，彼患必甚。昔嘉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凡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所有，不相为用，而转运司始不胜其弊矣。近岁尝诏罢外监丞，识者韪之，既而复故，物论所惜。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止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止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顷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须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职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使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修造，岁有料例，遂令般运堆积，以分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而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之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凡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凡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利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而工部工拙可得而考矣。事在本职，在臣不得不言。如果可采，伏乞付外施行。取进止。

贴黄：三司设案旧职，今分隶膳部光禄寺，虽所掌饮食帐设利害非大，如臣所言可采，亦当如上三案分隶户部。

●栾城集卷四十二

◆户部侍郎论时事六首

【论开孙村河札子】

臣为户部右曹，兼领金、仓二部，任居天下财赋之半，适当中外匮竭不继之时，日夜忧惶，常虑败事。窃见左藏见缗一月出纳之数，大抵皆五十余万，略无赢余，其他金帛诸物，虽小有羡数，亦不足赖。臣之愚怯，常恐天灾流行，水旱作，西羌旅距，边鄙绎骚，河议失当，赋役横起。三事有一，大计不支。虽使桑羊、刘晏复生，计无从出矣，而况于臣之驽下乎。今者幸赖二圣慈仁恭俭，天地垂贶，诸道秋稼稍复成熟，虽京西、陕西灾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为深忧。羌人困穷，旋闻款塞。惟有黄河西流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人，蓄聚梢桩等物三千余万。方河朔灾伤困敝之余，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劳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来岁。天启圣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转运司官吏访以得失。近闻回河大议已寝不行，臣平日过忧顿然释去。然尚闻议者固执开河分水之策。虽权罢大役，而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则河北来年之忧，亦与今年何异。今者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哉。纵使两河并行，不免各立堤坊，其为费耗，又倍今日矣。臣闻自古圣人不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朝廷举动，义当如此。今议河失当，知其害人，中道而复，本何所愧。虽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圣忧民之深，为之改过不吝。今乃顾惜前议，未肯旷然理张，果于遂非，难于迁善，臣实为朝廷惜之。然臣闻议者初建开河分水之策，其说有三：其一曰，御河堙灭，失馈运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其三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徙无常，万一自虏界入海，边防失备。凡其所以劳惑圣聪，沮难公议，皆以三说藉口。夫河决西流，势如建瓴，引之复东，势如登屋。虽使三说可信，亦莫如之何矣。况此三说，皆未必然。臣请得具言之。昔大河在东，御河自怀、卫经北京，渐历边郡，馈运既便，商贾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塞，失此大利，谁则不知。天实使然，人力何及。若议者能复澶渊故道，则御河有可复之理。今河自小吴北行，占压御河故地，虽使如议者之意，自北京以南折而东行，则御河堙灭已一二百里，亦无由复见矣。此御河之说不足听，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涨溢，浸败秋田，滨河数十里为之破税，此其害也。涨水既去，淤厚累尺，粟麦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习其事，不甚告劳，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势亦如此，远为堤坊，不与之争，正得汉贾逊治河之意。此之故道，岁省兵夫梢芟，其数甚广。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赋税完复，为利不赀，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忧，为东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涨水为害之说不足听，二也。河昔在东，自河以西郡县，与虏接境，无山河之限，边臣建为塘水，以捍胡马之冲。今河既西行，则西山一带，胡马可行之地已无几矣，其为边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议者尚恐河复北徙，则海口出虏界中，造舟为梁，便于南牧。臣闻虏中诸河，自北南注，以入于海。盖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俟，势无徙移。臣虽非目见，而习北方之事者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视图画而知。此河入虏界，边防失备之说不足听，三也。臣愿以此三说质之议者，则开河分水之说，诚不足复为矣。又臣访闻今岁四五月间，河上役兵劳苦无告，尝有数百人持板筑之械，访求都水使者，意极不善。赖防逻之卒拥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者相继。使者恐朝廷知之，皆于垂死放归本郡，毙于道路者不知其数。若今冬放冻，来岁春暖，复调就役，则意外之患，复当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罢此役哉。今建议之臣，耻于不效而坚持之于上，屑急于利禄，不顾可否，随而和之于下，上下胶固，以罔朝廷。其间正言不避权要才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职，亦不敢尽言。臣以户部休戚计在此河，若复缄默，谁当言者。惟断自圣心，尽罢其议，则天下不胜幸甚。

贴黄：臣访闻河北转运司，今年应副开河费用钱七万三千余贯。粮十七万余石，梢草一百五十二万余束。方灾伤之后，极力划刷，先了河事，后及经费，极为不易。若使今年不兴河役，则上件钱粮梢草，别将应副它事，已自有余，深为可惜。虽已往之事不可复追，而来年不可复使河北重遭此费。

【再论回河札子】

臣顷闻朝廷议罢回河，来年当用役兵开河分水。臣以为天下财赋匮竭，河朔灾伤之后，民力未复，未堪此役，辄奏言不便。既而采察众议，闻河北转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谢卿材到阙，倡言于朝曰：“黄河自小吴决口，乘高注下，水势奔快，上流堤坊，无复决怒之患，而下流湍驶，行于地中，日益深浚。朝廷若以河事付臣，臣请不役一夫，不费一金，十年之间，保无河患。”大臣以其异己，罢归本任，而使王孝先、俞瑾、张景先三人重画回河之计。三人利在回河，虽言其便，而亦知其难成，故于议状之末，复言“若将来河势变移，乞免修河官吏责罚”。都不汹汹，传笑以为口实。盖回河之非，断可知矣。然近日复闻内批降付三省，如云“若河流不复故道，终为河朔之患”。外廷疏远，不知此说信否。然众心忧惧，深恐群臣由此观望，不敢正言得失。臣职在财赋，忧责至深，不敢畏避诛戮，愿毕陈其说。方今回河之策，中外讲之熟矣。虽大臣固执，亦心知其非，无以藉口矣。独有边防一说，事系安危，可以竦动上下，伸其曲说。陛下深居九重，群言不得尽达，是以迟迟不决耳。昔真宗皇帝亲征澶渊，拒破契丹，因其败亡，与结欢好。自是以来，河朔不见兵革几百年矣。陛下试思之，此岂独黄河之功哉。昔石晋之败，黄河非不在东，而祥符以来，非独河南无虏忧，河北亦自无兵患。由此观之，交接夷狄，顾德政何如耳。未闻逆天地之性，引趋下河升积高之地，兴莫大之役，冀不可成之功，以为设险之计者也。昔李垂、孙民先等号知河事，尝建言乞导河西行，复禹旧迹，以为河水自西山北流，东赴海口，河北诸州，尽在河南，平日契丹之忧，送可无虑。今者天祚中国，不因人力，河自西行，正合昔人之策。自今以往，北岸决溢，渐及虏境，虽使异日河复北徙，则虏地日蹙，其为忧患正在契丹耳。而大臣过计，以为中国之惧，遂欲罄竭民力，导河东流，其为契丹谋则多，为朝廷虑则疏矣。议者或谓河入虏境，彼或造舟为梁，长驱南牧，非国之利。臣闻契丹长技在鞍马，舟楫之利固非所能。且跨河系桥，当先两岸进筑马头及伐木为船，其功不细，契丹物力寡弱，势必不能。就使能之，今两界修筑城栅比旧小增，辄移文诘问，必毁而后已，岂有坐视大役而不能出力止之乎。假设虏中遂成此桥，黄河上流尽在吾地。若沿河州郡多作战舰，养兵聚粮，顺流而下，则长艘巨缆可以一炬而尽。形格势禁，彼将自止矣。臣窃怪元老大臣久更事任，而力陈此说，意其谋已出口，重于改过，而假此不测之忧，以取必于朝廷耳。不然，岂肯于天下困弊、河朔灾伤之后，役数十万夫，费数千万物料，而为此万无一成之功哉。夫大役既兴，势不中止，预约功料有少无多。官不独办，必行科配，官出其一，民出数倍。公私费耗，必有不可胜言者矣。苟民力穷竭，事变之出不可复知，饥饿相逼，必为盗贼。昔秦筑长城以备胡，城既成而民叛。今欲回大河以设险，臣恐河不可回，而民劳变生，其计又出秦下。异日难欲悔之，不可得也。陛下数年以来，休养民物，如恐伤之。今河已安流，契丹无变，而强生疮以扰之，非计之得也。故臣愿陛下断之于心，罢此大役，唯留神察之，自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决小吴，于今九年，不为不久矣，然虏情恭顺，与事祖宗无异。陛下诚重违大臣，姑复以三年观之，事久情见，大臣之言与天下公议，可以坐而察也。臣不胜区区忧国之诚，干犯斧钺，死无所避。取进止。

贴黄：朝廷虽已遣范百禄、赵君锡出按回河利害，然大臣方持甚议，事势甚重，中外谁不观望风旨。百禄等虽近侍要官，臣不敢保其不为身谋，能以实告也。故不避再渎，复为此奏。非陛下断之于心，天下之忧未知所底也。

【三论回河札子】

臣近者闻有内批降付三省，言黄河若不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初闻此旨，中外无不惊愕，以为黄河西行已成河道。大臣横议，欲壅令复东，异同之论方相持未决，而此旨复降，臣下观望，谁敢正言。方众心忧疑之际，旋闻复有圣旨收入前降批语。群臣释然，咸知陛下虚己无心欲来公议，深得古先圣王改过不吝之美，正人端士，始有乐告善道之意。然臣窃闻近又降敕，以北京封桩、京东新法盐钱三十五万贯指挥河北收买开河梢草，继又商量调发来岁开河役兵。二事既出，中外复疑。何者，朝廷所遣范百禄等按行河事利害，若开河之议可行无疑，则安用遣使。若犹遣使，则开河之议尚在可疑。今使未出门，而一面收买梢草，调发役兵，则是明示必开之形，欲令使者默喻欲开之旨。臣虽愚暗，窃恐非陛下虚己无心欲来公议之意出。伏乞速降指挥，收回买梢、发兵二事，使范百禄等明知圣意无所偏系，得以尽心体量，不至阿附大臣，以误国计。今中外财赋匮竭，见钱最为难得。新法盐钱，虽不属户部，要是百姓膏血，不可轻用。况河北灾伤之余，明年大役决不可兴。虽如今岁，止用役兵，如臣前奏所言，役苦财伤，为害已甚。将来若范百禄等以开河为便，犹当计校利害，宽展岁月，调兵买梢，皆非今岁所急。若范百禄等以开河为不便，则聚兵积梢，梢草轻脆，稍经岁月，化为粪壤，皆非计也。况所用梢草，动计千万，一时收买，价必踊贵。若止令和买，则所费不訾，必非止三十五万贯可了。若令配买，则河北灾伤之余，民间大有陪备，或生意外之患，不可不虑也。臣受圣恩至深至厚，位下力微，窃不自量，再三干与国论，罪当万死，不敢逃避。取进止。

【乞裁损浮费札子】

臣等窃见本部近编成《元会计录》，大抵一岁天下所收钱谷、金银、币帛等物，未足以支一岁之出。今左藏库见钱费用已尽，去年借朝廷封桩米盐钱一百万贯，以助月给。举此一事，则其余可以类推矣。臣等闻古者制国之用，必量入为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间，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备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蕃，一倍皇，四倍景德，班行、选人、胥吏之众，率皆广增，而两税、征商、榷酒、山泽之利，比旧无以大相过也。昔祖宗之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入既广，所出既微，则用度饶衍，理当然尔。今时异事变，而奉行旧例有加无损。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数年，加之以饥馑，因之以师旅，其为忧患必有不可胜言者。臣等备位地官，与闻朝廷大计，而喑默不言，异日虽被诛戮，何补于事。故臣等愿及今日明敕本部，取见今朝廷政事应干费用钱物者，随事看详，量加裁损，使我不至于伤财，少不至于害事。二圣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晓然，皆知事之当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则谁不信伏。昔治平、熙宁之间，因时立政，凡改官者，自三岁而为四岁。任子者，自一岁一人，而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而为六岁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渐杀恩礼。天下晏然，莫以为言，此则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检会宝元、庆历、嘉故事，于本部置司，选择近臣共议其事。严立近限，责以实效。法度一成，数岁之后，费用有节，府库渐充，传之无穷，久而不弊，则其于圣德，实非小补也。臣等愚拙，不能修明职业以广财赋，冒昧献言，罪当万死。取进止。

贴黄：勘会顷降朝旨，令本部裁减浮费，前后所减三十余事，率皆浮费之小者，然所减已约及二十余万贯，不为无补。今若事无大小，并量行参酌裁损，则其为利必大。伏乞圣慈，早赐施行。

【论侯少欠酒课以抵当子利充填札子】

臣窃见今月二十二日敕：“滑州韦城县百姓侯少欠酒务课利等钱，特许将子利并充欠数，已拘收抵当，契书依旧在官，仍许纳钱收赎。所欠课利等钱，与均作七年送纳，仍免差人监催。余人不得援例。”臣窃以民间欠负，合催合放，皆有条法，上下共守。凡有宽贷，皆先经户部勘当，于法无碍，然后施行。未有如侯之比，直自朝廷批下圣旨，更不问条法可否，一面行下，仍令众人不得援例者。本部官吏皆窃疑怪，不敢奉行，深恐此令一行，应干欠负之家，皆怀不平之意，已具状申尚书省，乞朝廷裁酌施行去讫。臣今窃闻侯系皇太妃亲戚。二圣笃于恩爱，特为降此指挥。疏贱之臣，不当更有论奏。然臣职在右曹，专掌坊场法度。祖宗条约，当与天下共之，不宜以宫禁之私，辄有挠败。臣恐此门一启，宫中递相扳援，其渐可畏。臣若失职不举，其罪大矣。窃惟皇太妃供养二宫，动循礼法，外廷虽疏，未闻有过差之事。今侯所欠，不过万数千缗耳。若以私亲之故，出捐金帛以济其急，下足以存骨肉之恩，上足以全祖宗之法。天下传诵，无复间言，公法既完，国势增重，其于太妃盛德，亦非小补也。臣不胜区区守法爱君之心，欲乞追还前命，使天下明知朝廷不私爱害公义。干冒钺，俯伏俟罪。取进止。

贴黄：契勘人户承买场务，如有拖欠官钱，已拘收抵当在官，其所收子利自合纳官，兼拘收抵当，亦合依条出卖。今所降圣旨，有此违碍。

【再论裁损浮费札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等近奉敕裁减冗费，上自宗室贵近，下至官曹胥吏，旁及宫室械器，凡无益过多之用皆得量事裁减。唯独宫掖浮费，名件不少，有司不得尽见，未敢辄议。窃见近降诏书，以方将裁损入流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所得恩泽，并四分减一，欲以身先天下。诏书既出，中外臣庶皆知圣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测圣意，克己为人，无所不可，其欲裁捐宫掖浮费与裁损私门恩泽何异。然而至今未见施行者，盖有司失于建明，则臣等之罪也。谨按宝元二年，尝命近臣详定裁损冗费，时谏官韩琦建言，请令三司取入内内侍省并御药院、内东门司先朝及今来赐予支费之目，比附酌中减省。其无名者，一切罢去。时有诏，禁中支费，只令入内内侍省、御药院、内东门司相度减省，报详定所。其臣僚支赐，即许会问入内内侍省等处施行。及庆历元年，又诏入内内侍省等处取先帝时帐籍，比较近年内中用度之数以闻。是时所损浮费，数目极多，为益不细。臣等欲乞陛下，推广前日减省恩泽已行之心，仰法宝元、庆历祖宗已试之效，使天下明知陛下节用裕民，自宫禁始。则凡有裁损，谁不心服。臣等不胜区区，干犯钺。取进止。

◆翰林学士论时事八首

【论黄河必非东决札子〈元四年八月初十日上。〉】

臣去岁领户部右曹，以财赋不足而开河之议不决，河北费用不赀，曾三上章论河流西行已成河道，而孙村以东故道高仰，势决难行。是时大臣之议，多谓故道可开，西注可塞。朝廷因遣范百禄、赵君锡亲行相度。以人情论之，符合大臣，则易为言，违背大臣，则难为说。而百禄等既还，皆谓故道不可开，而西流不可塞。何者，地形高下，可指而知，水性避高趋下，可以一言而决。故百禄等不敢蒙昧朝廷，希合权要，效其成说，而致之陛下。陛下亦知其言明白，信而行之。中外公议，皆以为当。今自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以理言之，盖河上每岁常事耳。而都水监勾当公事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申报，以分水为名，欲因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知之，亦以侥幸欲成回河之役。臣窃以为此辈类多小人，不知远虑，可若安流，则无以兴起功役，功役不起，则此辈差遣请受不可侥求。惟有河事一兴，则求无不可，而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乐闻其事乎？臣窃闻见今河道西行孙村侧左，大约入地二丈以来，而见今申报涨水出岸，由新开口地东入孙村，不过六七尺。欲因六七尺涨水，而夺入地二丈河身，虽三尺童子知其难矣。然朝廷遂为之遣都水使者，兴兵功，开河道，进锯牙，欲约之使东。今方河水盛涨，其西行河道若不断流，则遏之东行，实同儿戏。昔鲧堙洪水，汩陈五行，逆天地高下之性，九载而功不成，鲧以殛死。今一河虽小，而河朔百万生灵安危所系，奈何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计利害而轻动之哉。臣愿陛下急命有司，且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舒北京朝夕之忧。其故道堤坊坏缺之处，略加修完，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不得兴功，仍不许奏辟官吏，调发夫役。候河势稍定，然后议之。不过一月之后，涨水既落，则西流之势决无移理，而群小妄说，不攻自破矣。若不待水势稍定，仓猝之间即行应副，大役一起，小人既得差遣请受，因缘生事，势难禁止，则河北之患，有不可知者矣。臣兄轼前在经筵，因论黄河等事，为众人所疾，迹不自安，遂求引避。臣今出位而言，正与兄轼无异。然不忍朝廷莫大之害，而举朝臣僚惩创前事，无有一人为陛下言者，是以不能自已，狂愚率易，伏俟诛谴。取进止。

贴黄：访闻孙村出岸涨水，今已断流。河上官吏未肯奏知朝廷。臣乞特降圣旨，差不干碍官司体量闻奏。

【乞罢修河司札子〈元五年二月十三日上。〉】

臣于去年，尝再具答子，论黄河涨水于孙村出岸东流本非东决，而吴安持、李伟等附会大臣，欺罔朝听，欲因此塞断北流，东复故道。差官调夫，于今年春首。兴起大役。臣穷疾之，是以不避烦渎，越职献言，以为河北生灵，连岁灾伤，不宜轻有举动。乞陛下断之于心，力止其事。是时大臣固执前议，天听高远，言不能回。臣寻被命出使契丹，道过河北，见州县官吏，访以河事，皆以目相视不敢正言。及今年正月，还自虏中，所过吏民，方举手相庆，皆言近有朝旨罢回河大役。命下之日，北京之人，欢呼鼓舞，以为二圣明见千里之外，虽或巧为障蔽，而天日所照，卒无能为。惟减水河役迁延不止，耗蠹之事十存四五。民间穷议，意大臣业已为此，势难遽回。既为圣鉴所临，要当迤逦尽罢。今月六日，果蒙圣旨，以旱为名，权罢修黄河，候今秋取旨。大臣复奏尽罢黄河东、北流及诸河功役，民方忧旱，皇皇之际，闻命踊跃，实荷圣恩。然臣穷详圣旨，不谓减水河必不可开，而托名旱灾，曲全大臣，不欲明指其过。而大臣复请遍罢诸河，以盖独罢减水之迹，上下相蒙，体实未便。何者，北流堤坊，积岁不治，近来南宫、宗城等处决溢，皆由堤坊怯薄，夏秋水涨，势不能支。都水官吏穷幸其事，因以为回河减水之说，既不依常理兴功贴筑，甚者又大计闭塞决口功料，以形比孙村回河之费。意谓彼此费用相若，则孙村之役不为过当。由此北流之患，漫不禁止。臣昨过瀛、深、等州界，吏民皆言：“今年若不治堤，数州之民受害尤甚。”至于东流故道，地势积高，必不可复。所闻减水河虽不开掘，每岁涨水，必由此行，岁岁淤高，往事可验。纵复开掘深广，河淤一上，势不复存。于此施功，显是枉费国力。而舍彼为此，欺罔可知。然臣之所忧，非特在此。何者，河流之不可复东，若使上下诚有不知，误兴大役，虽伤财害民，为患不小，而事有过误，于君臣之间，逆顺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际，未为大不便也。今者大臣之议，违众悖理，决不可为，而协力主张，胶固为一。去岁所罢，今岁复行，顺之者任用，违之者斥去。虽被圣旨，犹复迁就以便其私。陛下之言，上合天意，下合民心。因水之性，功力易就，天语激切，中外闻者或至泣下，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由此观之，则是大臣所欲，虽害物而必行，陛下所为，虽利民而不听。至于委曲回避，巧为之说，仅乃得行，君权已夺，国势倒植。臣所谓君臣之间，逆顺之际，大不便者，此事是也。董仲舒有言：“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今陛下既得其所闻知，然未能尊而行之，臣恐群臣愿望有不为陛下用者矣。故臣愿陛下有所不知，知之必行，有所不行，行之必尽。黄河既不可复回，则先罢修河司，只令河北转运司尽将一道兵功修贴北道堤岸。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使天下晓然知圣意所在。如此施行，不独河事就绪，天下臣庶，自此不敢以虚诳欺廷，弊事庶几渐去矣。臣待罪翰苑，身无言责，冒昧纳忠，议诃贵近，罪合万死。然念顷自初任知县，蒙二圣非次拔擢，首尾五年，叨在禁近，恩德深重，群臣少比。臣而不言，天下无敢言者矣。斧钺之诛，所不敢避。取进止。

贴黄：访闻修河司承受内臣郑居简，近为黄河故道不可复行，不敢虚占本职请受，乞先罢任，已蒙朝廷允许。以此观之，显是修河司不消复存，其吴安持、李伟尚自贪禄怙权，未即引去。伏乞早赐罢免所有修河司见管职事，即乞依去年正月二十八日已降指挥，令河北转运司结绝。访闻修河司妄举大役，略无所益，而费用钱粮物料，万数不少。河北灾伤之后，极不易应副，纵是封桩钱物，亦出自民力，深可痛惜。臣欲乞委河北提转不干碍官，具前后所费用过数目，结罪保明闻奏。所贵朝廷上下，具知蠹害之实，今后慎于兴作。

【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

〇一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

臣等近奉使出疆，见北界两事，于中朝极为不便，谨具条例如后：一、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茯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服茯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是禁民不得擅开板印行文字，令民间每欲开板，先具本申所属州，为选有文学官二员，据文字多少立限看详定夺，不犯上件事节，方得开行。仍重立擅开及看详不实之禁，其今日前已开本，仍委官定夺，有涉上件事节，并令破板毁弃。〈如一集中有犯，只毁所犯之文，不必毁全集。看详不实，亦准前法。〉如此庶几此弊可息也。一、臣等窃见北界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沿边禁钱条法虽极深重，而利之所在，势无由止。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也。谨按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土皆产铁。见今陕西铸折二铁钱万数极多，与铜钱并行。而民间轻贱铁钱。铁钱十五，仅能比铜钱十，而官用铁钱与铜钱等。缘此解盐钞法，久远必败。河东虽有小铁钱，然数目极少，河北一路，则未尝鼓铸。臣等尝闻议者谓可于三路并铸铁钱，而行使之地止于极边诸州。极边见在铜钱，并以铁钱兑换，般入近里州军，如此则虽不禁钱出外界，而其弊自止矣。伏乞下户部令遍问三路提转安抚司，详讲利害，如无窒碍，乞早赐施行。惟河东路极边数郡，访闻每岁秋成，必假铜钱于北界人户收籴。乞令相度，若以纟由绢优与折博，有无不可。此计若行，为利不小。

〇二论北朝政事大略

臣等近奏敕差充北朝皇帝生辰国信使，寻已具语录进呈讫，然于北朝所见事体，亦有语录不能尽者，恐朝廷不可不知，谨具三事，条列如左：一、北朝皇帝年颜见今六十以来，然举止轻健，饮啖不衰，在位既久，颇知利害。与朝廷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加以其孙燕王幼弱，顷年契丹大臣诛杀其父，常有求报之心，故欲依倚汉人，托附本朝，为自固之计，虽北界小民亦能道此。臣等过界后，见其臣僚年高晓事，如接伴耶律恭、燕京三司使王经、副留守邢希古、中京度支使郑颛之流皆言及和好，咨嗟叹息，以为自古所未有，又称道北朝皇帝所以馆待南使之意极厚。有接伴臣等都管一人，未到帐下，除翰林副使；送伴副使王可，离帐下不数日，除三司副使，皆言缘接伴南使之劳。以此观之，北朝皇帝若且无恙，北边可保无事。惟其孙燕王，骨气凡弱，瞻视不正，不逮其祖，虽心似向汉，未知得志之后，能弹压蕃汉保其禄位否耳。一、北朝之政，宽契丹，虐燕人，盖已旧矣。然臣等访闻山前诸州祇候公人，止是小民争斗杀伤之狱，则有此弊，至于燕人强家富族，似不至如此。契丹之人，每冬月多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须索，县吏动遭鞭，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此盖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县，盖亦粗有法度，上下维持，未有离析之势也。一、北朝皇帝好佛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甚众。因此僧徒纵恣，放债营利，侵夺小民，民甚苦之。然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臣蠹而中朝之利也。右谨录奏闻，乞赐省阅，亦足以见邻国向背得失情状。取进止。

〇三乞罢人从内亲从官

臣等近奉使北朝，窃见每番人从内，各有亲从官二人充牵栊官。访闻自前牵栊官，并只是宣武长行，不差亲从官，止于近岁，始行差充。缘亲从官多系市井小人，既差入国，自谓得以伺察上下，入界之后，恣情妄作，都辖以下，望风畏避，不敢谁何。虽于使副，亦多蹇傲，夷狄窥见，于体不便。昨来左番有李一名，见作过犯，已送雄州枷勘施行。缘选差使副，责任不轻，谓不须旁令小人更加伺察。况已有译语殿侍，别具语录，足以关防。欲乞今后遣使，其牵栊官依旧只差宣武长行，更不差亲从官。取进止。

〇四乞随行差常用大车

臣等近奉使北朝，每番于车营务差到车六两，般载官司合用诸物，其车多是低小脆恶，才行一两程，即致损坏，沿路不辍修完，仅能到得雄州，极为不便。盖为国信内有鞍辔等匣，旧例不得使常用大车，须得别准备此车，专充入国。既居常不便，风雨暴露，积久损烂，临时差拨，但取数足，致有此弊。窃见每岁接送伴北使，只使常用大车，颇极牢壮，今若令入国，亦只选差常用大车四乘，令勾当使臣等自办簟竹，于车箱前后缚安置诸匣，别无不便，免使沿路修车，烦扰州县，极为稳便。取进止。

〇五乞立差马及驼日限

臣等近奉使北朝，窃见一行所用马及橐驼，并于太仆寺及驼坊差拨，捡会条贯，俱未有差拨日限。由此坊监公人，例于使副临起发日，然后差拨。盖逐坊监多有病患驼马，本处避见倒死科较，利在临时差拨。惟要期限迫促，入国使副，虽知不堪，无由退换。以此入界之后，经涉苦寒险远多致倒死，有误使事。欲乞今后所差入国驼马，并于起发半月以前差定，仍即时并报使副，令看验拣择。取进止。

【为旱乞罢五月朔朝会札子〈元五年四月。〉】

臣伏见去冬无雪，今岁春夏时雨绝少，二麦不收，秋种未入，旱势阔远，岁事可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圣心焦劳，请祷备至，发仓粟、留上供米以救饥馑，苟可利民，无所爱惜。而天意未回，旱气日甚，臣实忧之。窃惟古之明君，遇灾恐惧，内既竭其诚心，啬用劝分，以济民厄。外必避殿减膳，广求直言，以答天意。今二圣既勤其内而外事未修。五月之旦，将御文德朝群臣。臣恐九重之秘，忧惧之实，民莫得知，徒见陛下晏然坐朝，临御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民愚无知，或谓陛下不畏天灾，不恤民瘼。人心一疑，天意弗顺，以此救旱，所损大矣。臣愚伏愿陛下举行祖宗故事，明诏有司，罢朔会，避正殿，损常膳，令百官吏民皆得上封事，指陈时政阙失。如此施行，虽未得雨，而人知陛下寅畏天戒，不吝改过，群情悦伏，神亦将助。以此救旱，非小补也。近日执政大臣，虽曾奏乞解罢职任，以答天变，而所请未力，无益于事。今若陛下既自引咎，则大臣势难独止，虽未可遽从，若且例降一官，俟得雨而复，君臣协心，灾庶可止。臣备位禁林，心有所见，不敢缄默。或加采纳，乞不出臣此章，只作圣意行下，于体尤便。取进止。

●栾城集卷四十三

◆御史中丞论时事十二首

【乞举御史札子】

臣以空疏备位执法，当得僚佐，以助不逮。窃见两院御史见止三人，而两人辞免未入，不独言者寡少，于朝廷得失有所不尽。而六察所治，事务至烦，力有不及，则百司怠废。顷者员缺不补，动经岁月，众论莫不疑怪。臣窃见唐制，台官皆大夫、中丞自辟，有不由此除授，敕命虽行，皆拒而不纳。至本朝虽稍损其旧，然亦必令本台与两制分举，而人主自择其可者用之，初无执政用人之法也。然人才之难，非独今日，故自唐太宗以来，兼设监察里行，以待资浅之士。而祖宗旧制，亦许用京朝官知县以上，立法稍宽，易于应格。近日举法，须得实历通判一考，人物衰少，莫甚于今。而独于言事官，重为艰阻，实未允当。臣顷在内外制，见每有诏下，同列相视，患无合格可举之人，所举既上，又多不用。却于前任台官中，推择任使，虽云旧人，不免出自执政所可，殊失祖宗博举之意。臣今欲乞并诏本台及两制，依放旧制，举升朝官初任通判以上，或第二任知县，〈通判以上及知县，人所举各半。〉从圣意选择，补足见阙。仍依旧置监察里行。所贵祖宗选任台官旧法不至隳坏，而纲纪之地易于得人，亦免遗旷。取进止。

【荐吕陶吴安诗札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面奏司马康久病，谏官阙人，乞早赐选择除授。寻奉圣旨，只为难得人。臣退而思之，知人之难莫如已试之验。窃见前左司谏吕陶、右司谏吴安诗，昔任言责，知无不言，虽各曾罢去，并不缘过恶。同时台谏已斥复用者，迨今已遍，惟陶以言韩维不公，韩氏党与强盛，为众所疾。安诗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王谊进用不当，谊连姻权势，无由复进。质之公议，皆谓不平。若蒙圣恩还付旧职，俾得尽心图报，必有可观。方今台谏并阙，臣虽备位执法，才短无助，深恐言职旷弛，无补圣明。谨采众论，冒昧尘献，乞更加采察，特赐录用，不胜幸甚。取进止。

【乞罢熙河修质孤胜如等寨札子】

臣伏见西夏轻狡，屡臣屡叛，为患莫测。昨与延安商量地界，迁延不决，舍归本国，招之不至。边人之议，始谓地界自此不可复议，而坤成贺使，亦当不至矣。今者天诱其衷，使者既已及境，而地界复议如故，方其未遽告绝，招怀之计犹可复施，此实中国之利也。然臣恐朝廷忽而不虑，不于今日穷究端由，窒其衅隙，必俟边患既起，而后图之，则无及矣。臣闻熙河近日创修质孤、胜如二堡，侵夺夏人御庄良田，又于兰州以北过河二十里，议筑堡寨，以广斥候。夏人因此猜贰，不受约束，其怨毒边吏，不信朝廷，不言可见矣。徒以岁赐至厚，和市至优，是以勉修臣节，其实非德我也。使之稍有便利，岂肯帖然不作过哉。何者，中国既失大信，则夷狄不可复责故也。臣窃惟朝廷之于西夏，弃捐金币，割裂疆土，一无所爱者，累年于兹矣。而熙河帅臣与其将吏，不原朝廷之心，徼求尺寸之利，妄觊功赏以害国事，深可疾也。顷年熙河筑西关城，声言次筑龛谷。鬼章疑惧，遂举大兵攻扰，一路疮痍，至今未复。今既城质孤、胜如，其势必及龛谷。夏人惊疑，正与鬼章事同。由此言之，则曲在熙河，非夏人之罪也。夫兰州之为患，所从来远矣。昔先帝分遣诸将入界，李宪当取灵武，畏怯不敢深入，遂以此州塞责。自是以来，筑城聚兵，完械积粟，劳费天下，动以千万为计。议者患之久矣。好事之臣因此讲求遗利，以为金城本汉屯田旧地。田极膏腴，水可灌溉，不患无食，患在不耕，不患不耕，患无堡障。凡西关、龛谷、质孤、胜如，与过河筑城，皆所以为堡障也。从来熙河遣兵侵耕此地，皆为夏人所杀，况于筑堡，致寇无疑。而朝廷恬不为怪，坐视边衅之启，深可惜也。夫兰州不耕，信为遗利矣。若使夏人背叛，则其为患，比之不耕兰州，何翅百倍！故臣以为朝廷当权利害之轻重，有所取舍。况兰州顷自边患稍息，物价渐平，比之用兵之时，何止三分之一。若能忍此劳费，磨以岁月，徐观间隙，俟夏人微弱，决不敢争，乃议修筑。如此施行，似为得策。臣不知边臣何苦而为此匆匆也。昔唐明皇欲取吐蕃石堡城，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名将也，以为顿兵坚城，费士数万，然后可图，恐所得不酬所失，请厉兵马待衅取之。帝意不快，忠嗣由此得罪。其后帝使哥舒翰攻拔之，虽开屯田，获军实，不为无补，而士卒死亡略尽，皆如忠嗣之言。唐史以为深戒。此则今日之龟鉴也。若朝廷不用臣言，臣料夏人久必复叛，用兵之后，不免招来，其为劳耻，必甚今日。敌人强梁则畏之，敌人柔伏则陵之，恐非大国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体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进止。

贴黄：臣闻朝廷欲遣孙路以点检弓箭手为名，因商量熙河界至。臣观孙路昔在熙河，随李宪等造作边事，由此蒙朝廷擢用，深恐路狃习前事，不以夏人逆顺利害为心，而妄图兰州小利，以失国家大计。伏乞明赐戒敕，若因界至生事，别致夏人失和，劳民蠹国，罪在不赦。

【荐林豫札子】

臣窃见天下久安，士久不试，才者无以自见，缓急之际，朝廷不知所用。昔汉丞相王嘉，忧世乏人，尝上书言：“前苏令起为盗，欲遣大夫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令尹逢，拜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蓄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以不才窃位，以为侍从近臣，诚及今闲暇各举所知，朝廷得以稍加优异，则缓急宜有所补。臣窃见右通直郎林豫，吏干强敏，长于应变，所至可纪。初任泉州惠安尉，以选捕获尤溪强劫贼二十四人，蒙恩转三官；次任签书亳州判官，复以选捕楚州涟水群盗，又获三十八人，累减六年磨勘，仍不依名次指射差遣。观其措置中，颇得古人用兵之意。若蒙朝廷拔擢，更加试用，宜有可观。今世智策之士不可多得，若令吏部随例注授，碌碌于外，异日欲有使令，不若素养之为善也。臣不胜区区，采择众善以补万一。取进止。

【乞分别邪正札子】

臣窃见元以来，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之政，下无聚敛之怨，天下虽未大治，而经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为非者。惟奸邪失职居外，日夜窥伺便利，规求复进，不免百端游说，动摇贵近。臣愚窃深忧之。若陛下不察其实，大臣惑其邪说，遂使忠邪杂进于朝，以示广大无所不容之意，则冰炭同处，必至交争，薰莸共器，久当遗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圣人作《易》，内阳外阴，内君子外小人，则谓之“泰”；内阴外阳，内小人外君子，则谓之“否”。盖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当置之于外，每加安存，使无失其所，不至忿恨无聊，谋害君子，则泰卦之本意出。昔东晋桓温之乱，诸桓亲党，布满中外。及温死，谢安代之为政，以三桓分莅三州，彼此无急，江左遂安。故晋史称安有经远无竞之美。然臣窃谓谢安之于桓氏，亦用之于外而已，未尝引之于内，与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置诸朝，人怀异心，各欲自行其志，则谢安将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顷者一二大臣，专务含养小人，为自便之计。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确、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众。及确、恕被罪，有司惩前之失，凡在内臣僚，例蒙摧沮。卢秉、何正臣，皆身为待制，而明堂荐子，止得选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职，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异同，为朝廷敛怨，此二者皆过矣。故臣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常使彼此如一，无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计也。近者朝廷用邓温伯为翰林承旨，而台谏杂然进言，指为邪党，以谓小人必由此汇进。臣尝论温伯之为人，粗有文艺，无他大恶，但性本柔弱，委曲从人。方王、蔡确用事，则颐指如意；及司马光、吕公著当国，亦脂韦其间。若以其左右附丽，无所损益，遇便流转，缓急不可保，信诚不为过也。若谓其怀挟奸诈，能首为乱阶，则甚矣，盖台谏之言温伯则过，至为朝廷远虑，则未为过也。故臣愿陛下谨守元之初政，久而弥坚，慎用左右之近臣，毋杂邪正。至于在外臣子，一以恩意待之，使嫌隙无自而生，爱戴以忘其死，则垂拱无为，安意为善，愈久而愈无患矣。臣不胜区区，博采公议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谕大臣，共敦斯义，勿谓不预改更之政，辄怀异同之心，如此而后朝廷安矣。取进止。

【论执政生事札子】

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妥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职也。臣窃见近者执政进拟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除命一下，而中书舍人不肯撰词，给事中封还诏书，御史全台、两省谏议，皆力言其不可，议论汹汹，经月不定，而执政之意确然不回。温伯既仍旧就职，而言者并获美迁，质之公议，皆不晓其故。若谓执政诚是耶，则给舍台谏并系所选，岂其皆非。若以论者诚非耶，则不加黜责，并获优宠，进退无据。是以公议皆谓朝廷自知其非，但重于改作而已。今者谤议未息，又复进拟礼部侍郎陆佃、兵部侍郎赵彦若权本部尚书。中书舍人二人复相次封还陆佃之命。臣窃惟此二事，本非朝廷急切之务势须必行者也。上既不出于人主，下又不起于有司，皆由执政出意用人，致此纷争。内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厌于烦言，焦劳弥月，下则侍从要司，失其旧职，纲纪废坏。至于赏罚颠倒，顷所未闻。臣不知为政如此，得为镇妥中外、安靖朝廷者乎。顷者诸曹侍郎缺人，朝廷始擢用诸卿监为权侍郎，盖以不权侍郎，则本曹公事缺官发遣。如礼、兵诸部，事至简少，虽无侍郎，但责郎官，亦自可了。况侍郎既具，而复权尚书，此何说也。若谓侍郎久次当迁尚书，臣不知尚书久次当遂迁执政乎。此则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之意也。臣待罪执法，窃虑圣意未经究察，但见执政历诋有司，而自伸其意，使群臣无由自明，今后更有如此等事，无敢守法，为陛下明白是非者。是以区区献言，不觉烦渎，罪当万死。取进止。

【论言事不当乞明行黜降札子】

臣闻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故祖宗朝凡任台谏，言而见听，则居职，言而不用，则黜罢。理之必至，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悉然。惟有去年台谏论回河不当，言既不从，而言者皆获美迁。今年复论邓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效，而言者亦并进职。虽人臣迫于朝命，黾勉就位，而中外观望，不知曲直所在，为损不细。诚使朝廷偶有过举，闻善而改，适足以增开纳之光，其或言者论事不当，据法罢免，亦足以示进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进擢，朝廷则负讳过便私之毁，臣下则被苟简怀禄之非。风俗渐成，士节陵替，载之史册，不为美事。臣今待罪执法，才力疲软，何能发明。然在职思忧，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陛下力赐主张，行之无吝。一有不当，亦乞明加流窜，以惩妄言。惟乞勿为隐忍包含之计，使臣主俱受其谤，不胜幸甚。取进止。

【再论分别邪正札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进呈札子，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因复口陈其详，以渎天听。窃观圣意，类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思念，若使邪正并进，皆得与闻国事，此治乱之机，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误蒙圣恩，典司邦宪，臣而不言，谁法救其失者。谨复稽之古今，考之圣贤之格言，莫不谓亲近君子，斥远小人，则人主尊荣，国家安乐；疏外君子，进任小人，则人主忧辱，国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论为邦，则曰：“放郑声，远佞人。”子夏论舜之德则曰：“举皋陶，不仁者远。”论汤之德则曰：“举伊尹，不仁者远。”诸葛亮戒其君则曰：“亲贤臣，远小人，此前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凡典册所载，如此之类不可胜纪。至于《周易》所论，尤为详密，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之逆节。故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虽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后》，二阴在下，其卦为《豚》，阴虽未壮，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反复。故《泰》之九三则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窃惟圣人之戒，深切详尽，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故臣前所上札子，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无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牧，天下无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昔先皇帝以聪明圣智之资，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追迹三代。今观其设意，本非汉、唐之君所能仿佛也。而一时臣佐，不能将顺圣德，造作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圣临御，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躇，若无所措，朝廷虽不斥逐，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不加谴责，而宥之于外，盖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停其党。臣谓此人若返，岂肯徒然而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胁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不闻其言，而概可料矣。闻者若又不加审察，遽以为然，岂不过甚矣哉。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它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其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陛下诚以异同反复为忧，惟当久任才性忠良、识虑明审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虽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故臣愿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执法，若见用人之失，理无不言，言之不从，理不徒止。如此则异同之迹，亦复著明，不若陛下早发英断，使彼此泯然迹可见之为善也。臣受恩深重，辄敢先事献言，罪合万死，取进止。

【再论熙河边事札子】

臣近以熙河帅臣范育与其将吏种谊、种朴等，妄兴边事，东侵夏国，西挑青唐，二难并起，衅故莫测，乞行责降。至今未蒙施行，臣已别具论奏。臣窃复思念熙河边衅，本由谊、朴狂妄，觊幸功赏。今育虽已去，而谊、朴犹在，新除帅臣叶康直，又复人才凡下。以臣度之必不免观望朝廷，为谊、朴所使。若不并行移降，则熙河之患猝未可知，加以朝廷论议，亦自不一。臣请详陈本末，而陛下察之。昔先帝始开熙河，本无兰州，初不为患。及李宪违命，创筑此城。因言若无兰州，熙河决不可守。自取兰州，又已十余年。今日欲筑质孤、胜如，以侵夏国良田，遂言若无质孤、胜如，兰州亦不可守。展转生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类皆浮言。盖以边防无事，将吏安闲，若不妄说事端，无以邀求爵赏。此则边人之常态，而自古之通患也。今若试加诘问，理则自穷。何者，二寨广狭几何，所屯兵甲多少，夏人若以重兵掩袭，其势必难保全。既克二城，乘胜以击兰州，则兰州之危何异昔日。今朝廷不究其实，而轻用其言，以隳大信。夏国若因此不顺，外修朝贡，以收赐予之利，内实作过，以收卤获之功。臣恐二寨所得地利，殊未足以偿。此臣所谓质孤、胜如决不可城者，由此故也。昔先帝绥御西蕃。董毡老而无子。赵醇忠，其族子也，先帝尝遣苗履多持金币以醇忠见之。是时圣意盖有在矣。事既不遂，而董毡昏病，遂为阿里骨所杀。阿里骨本董毡之家奴，先乱其家，次取其国。董毡之臣，如鬼章，温溪心等皆有不服之志，此实一时之机会也。是时朝廷若因机投隙，遣将出兵，拥纳醇忠，则不世之功庶几可立。而一时大臣不知出此，递以旄钺宠绥篡夺之臣，使得假中国爵命之重，以役属蕃部。臣主之势，由此而坚。然自是以来，颇亦外修臣节，未显背畔之迹。而育等欲于此时复举前策，盖已疏矣。昔曹公既克张鲁，刘晔言于公曰：“公既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诚因其倾而压之，蜀可传檄而定。若小绥之，蜀人既定，据险守要，不可犯矣。”公不从，居七日，闻蜀中震动，公以问晔。晔曰：“今已小定，未可击也。”夫机会一失，七日之间，遂不可为。今乃于数年之后，追行前计，亦足以见其暗于事机而不达兵势矣。臣闻种谔昔在先朝以轻脱诈诞，多败少成，常为先帝所薄。今谊、朴为人，与谔无异。谊于顷岁偶以劲兵掩获鬼章，以此自负。而西蕃惩于无备，久作提防，亦无可乘之势。况育自到任，屡陈此计。咫尺蕃界，谁则不知。臣谓兵果出境，必有不可知之忧矣。兼闻近日擅招青唐蕃部，数以千计，纳之则本无朝旨，未有住坐之处，却之则于彼为畔，必被屠戮之苦。据此专擅，罪名不轻。臣不晓朝廷曲加保庇，其意安在。若不并行责降，臣恐朝廷之忧，未有艾也。借使阿里骨因此怨叛，结连夏人，同病相恤，更出盗边，羽书交驰，胜负未决。当此之时，大臣相顾，不敢任责，而使圣君、圣母忧劳于帷幄之中，虽食主议者之肉，复何益乎。臣所谓阿里骨决不可取者，由此故也。凡此二事，皆国家安危、边民性命所系，祸机之发，间不旋踵。故臣愿陛下蚤发英断，黜此三人。外则使异域知此狂谋本非圣意，易以招怀。内则使边臣知赏罚尚存，不敢妄作。此当今所宜速行者也。然臣尚谓熙河遭此破坏，彼此相疑，却欲招纳，令就平帖，非得良帅，未易安也。臣观叶康直之为人，深恐未足倚仗。何者，康直顷缘权贵所荐，节制秦凤。秦凤边面至狭，号为无事，而康直于前年冬，无故展修甘谷城，致令夏国大兵压境。兵役已集，康直恐惧，不敢兴功，妄以地冻请于朝廷。役既不成，虏兵乃去。既无将帅靖重之略，而当熙河摇动之秋，臣恐陛下西顾之忧未可弭也。要须徙置他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更命熟事老将以领熙河，仍特赐戒敕，使知朝廷怀柔远人，不求小利之意。如此而边患庶几少息矣。取进止。

贴黄：叶康直顷岁差知秦州，中书舍人曾肇、谏议大夫鲜于亻先皆言康直昨因兵兴，调发刍粮，一路骚然，及合儿男掘取窖藏，斛斗货卖，及建言欲由泾原路入界，和雇车乘人夫，为知永兴军吕大防所奏，有违诏敕。先帝欲深置于法，康直素事李宪，宪营救得免。按其为人如此。今熙河方反侧未安，而付之此人，中外知其不可也。种朴昔因永乐复师之后，父谔权领延安之日，与其亲戚徐勋矫为谔奏，妄自保明劳效，仍邀取诸将赂遗，并奏其功。先帝觉其奸诈，欲加极典，既而释之，并特降官、落职停替。谔因此忧恚，发病至死。狂妄如此，若不加贬责，臣恐熙河终未宁靖也。

【再论举台官札子】

右臣等近准尚书省札子，勘会御史中丞苏辙、侍御史孙升同举到监察御史贰员，内壹员不曾实历通判，不应条，壹员与执政官碍亲。七月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令苏辙、孙升同别举官二员闻奏者。检会元三年六月九日尚书省札子，三省同奉圣旨，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并用升朝官通判资序实历一年以上人，举官准此。臣等窃见后来所用谏官，如吴安诗、刘唐老、司马康三人，并非实历通判之人，缘上件所降朝旨，系谏官御史并用实历通判一年，即无分别。今来人才难得之际，若台官独拘苛法，必至阙官。况自立法以来，前后本台及两制官，并不曾举到实历通判可用一人以塞明诏，足见此法难以久行。伏乞特依近用谏官体例，于臣等前来所举人中，选择除用，免致言语之官久阙不补，于体不便。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三论熙河边事札子】

臣近论奏范育以措置边事乖方，召还为户部侍郎，赏罚倒置，乞行责降。仍乞罢种谊、种朴本路差遣。更择熙河帅臣，使之怀柔异类，谨修边备。虽蒙圣旨罢育户部，而使还领熙河，其于边事，一皆如故。臣方以为忧，旋闻质孤、胜如二寨，近日已为夏人出兵平荡。臣本儒生，不习军旅，妄以人情揆度，以为熙河创于见非守把之地，修筑庄寨，理既不直，必生边患。言未绝口，而夏国之兵既已破城而归矣。臣谨案二寨，虽昔尝兴置，至元丰五年，并已废罢，与罗兀、永乐等城无异。今欲复行修筑，生事致寇，理在不疑。而熙河诸将意欲侵夺良田，收耕获之利以守兰州，而不顾夏国争占之害，计其所得，不补所亡。不待臣言，事已可验。然臣窃谓夏国所遣坤成使臣适至京师，而国中遂敢举兵攻城略无所忌者，意谓筑城之役曲在熙河，虽朝廷之重，亦必不敢无名苛留其使故也。边计一失，遂为夷狄所侮，可胜叹哉！如臣愚见，谓宜速择良帅，俾往绥靖一路，至如聚粮添屯之类，亦必随事应副，以备不虞。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育与谊、朴犹在本路，观其轻敌无谋，贪功希赏，必更妄起事端以盖前失，关、陕之忧未可知也。况育等欲纳赵醇忠，谋已宣露，为阿里骨所怨。二难交至，可无虑乎。昔李德裕议讨刘稹，同列有异议者，德裕请曰：“有如不利，臣请以死塞责。”今中外皆谓守信固盟，中国之利，若大臣有欲专任育等不顾边患者，臣愿陛下以德裕之请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计，事定之日，按行赏罚，则朝廷纲纪，庶几尚在。取进止。

贴黄：臣窃见朝廷久不明辨是非必行赏罚，故群臣轻易造事。去年议回黄河，所费兵夫物料不可胜计，功卒不成。而议者仍旧在职，略无责问。臣下习见朝廷刑政如此，故敢轻造边衅。臣乞陛下以河事为戒，与大臣熟议，必令任责不辞，然后举事。

【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臣闻圣人之德，莫如至诚，至诚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况于斯人，谁则不服？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弛张，改革弊事，因民所恶，屏去小人。天下本无异心，群党自作浮议。近者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圣勿移此意，则天下谁敢不然。卫多君子，而乱不生，汉用汲黯，而叛者寝。苟存至诚不息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实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谓昔所柄任，其徒实蕃，布列中外，岂免窥伺。若朝廷施设必当，则此辈觊望自消。昔田为相，所为贪鄙，则窦婴、灌夫睥睨宫禁，侥幸有功。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则廖立、李严虽流徙边郡，终身无怨。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朝廷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复之忧，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再遣官吏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徕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隙，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邀功之意者也。昔嘉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但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复行差法，虽存雇法，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以差役为便。差法一行，即时差足。雇法虽在，谁复肯行。臣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使契丹，道出河北，官吏皆为臣言：“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不然，何故惜此钱而不用，殚民力以供官。”此声四驰，为损非细。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及元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惟是中等则反为害。臣请且借畿内为比，则其余可知矣。畿县中等之家，大率岁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仕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所供。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役，宽剩役钱，只得通融邻路邻州，而不得通融邻县。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为雇。如此之类，条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喻执政，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言根究详悉，续具闻奏。臣不胜区区，冒昧圣听，伏俟诛谴。取进止。

●栾城集卷四十四

◆御史中丞论时事十首

【四论熙河边事札子】

臣论范育、种谊等不可留在熙河章三上矣，而朝廷不从。臣亦言之不已，不审陛下亦尝察其故否。臣初论育措置边事失当，不合迁户部侍郎，朝廷既追寝成命，臣亦粗可以塞言责矣。育知熙州，谊知兰州，皆非今日之命。臣虽不言，于臣执事，非有害也。而臣再三干渎圣听，诚有说也。方今皇太后陛下听政于帷幄之中，皇帝陛下育德于恭默之后，欲以仁复天下则有余，欲以武服四夷则不足。利在安靖，不利作为，而大臣欲听育等狂谋，以兴边事，使夏人由此失和，兵难不解。当此之时，欲相率持羽檄，决计于帘前。此臣所以寒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一也。元以来，朝廷怀柔夏人如恐不及，地界之议将成而绝者屡矣。顷者朝命许以二十里为界，彼既忻然听从，而熙河幸其听从之间，于四十里之外，修筑已废旧寨，夺其必争膏腴之地。板筑未移，戎马即至，而二城不守矣。今若不问枉直所在，兴忿恚之师，为必取之计，则关、陕兵祸，渐不可知。若自知不直，虽不复争，而留育等守之，一则夏国怀疑，终不信向，二则育等狷愤，耻功不遂，妄造事端，以盖前失，患终不弭。况复育等既结阿里骨之怨，二隙交构，势尤可虞。此臣所以寒心者二也。非此二事忧患迫切，育等琐琐，臣肯屡以为言哉。然臣所言，于育等三人，亦止是各移降差遣，及育作待制差缓数年而已，于其私计无多损也。臣愚以谓方论国事，宜且先公后私，以全大计。不胜区区孤忠忧国，再三干渎天听，甘俟斧钺。取进止。

【论吏额不便二事札子】

臣顷于门下中书后省详定吏额文字，已具进呈，后来都省吏额房，别加改定施行。其间二事，最为不便，人情不悦，是致六曹寺监吏人前后经御史台论诉者不一，本台亦曾为申请，终未见果决行下。臣既昔手综其事，今又目睹所诉，理难默已，谨具条例如后：一、自官制以来，六曹寺监吏额累经增添，人溢于事，实为深弊。臣既详定，即依先降指挥取逐司已行两月生事，分定七等，因其分厘，以立人数。然是时逐司之吏仅三千人，皆惧见沙汰，不肯供具。臣遂禀白三省执政，言事干众人，既怀疑惧，文字必难取索，虽或以朝廷威势，逼令尽供，及至裁损，必致纷竞，于体不便。不若且据事实，立成定额，俟将来吏人年满转出，或死亡事故，更不补填，及额而止。如此施行，不过十年，自当消尽。虽稍似稽缓，然见在吏人，知非身患，必自安心，极为隐便。当时执政，率皆许诺，遂于元二年十一月内具状申尚书省，其略曰：今来参定吏额，本欲称事立额，量力制禄，唯务人人效实，事务相称，即非苟要裁损人额及减廪禄。纵人额实有可损，亦俟他日见阙不补，即非便于法行之日径有减罢。若非朝廷特降指挥，晓谕本意，终恐人情不以为信，致供报不实，虚陷罪名。寻准当月九日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依所申，臣等遂备坐出榜，晓示逐司。自此数月之间，文字齐足，方得裁损成书，却被吏额房违废上件圣旨指挥，将所减人数便行裁拨。失此信令，人情汹汹。又缘此任永寿等得骋其私意，近下人吏恶为上名所压者，即为拨上名于他司，〈侍郎左选为下名，乐毅在吏额房，故为拨上名，孔仲卿等于考功之类是也。〉闲慢司分，欲迁入要局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于大理寺拨任永寿亲情信中立等十人，入考功之类是也。〉任情纷乱，弊幸百出，由此旧人多被排斥，以至失所。凡所诉说，前状已具开陈。下则众口怨谤，感伤和气，上则朝廷失此大信。今后虽有号令，谁复听从。臣今欲乞只依前件圣旨，将所损人额直候他日见阙不补，见在人数且依旧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存。况尚书左选，拨到兵部手分，近已准都省指挥，拨遣归元来去处，伏乞检会此例，一体施行。一、六曹寺监吏人，多系官制以前诸司名额，其请受多少，及迁转出职，迟速高下，各各不同。及官制后来，分隶逐司，一司之中，兼有旧日诸司之吏。臣详定之日，与众官商量，以谓若将旧日诸司之吏，纳入今日逐司名额，则其请受迁转出职，参差不齐，理难均一。尽将逐司数种体例并为一法，其势非薄即厚，非下即高，若不亏官，必至亏私。亏官则默而不言，亏私则不免争诉，俱为不便。况今旧司吏人并权新额请受，许从多给，迁补出职，皆依旧司，并有见行条贯。若且依此法，可以不劳而定，及吏额房创意改更，务欲一例从新，以显劳效。遂除见理旧司迁转，已补最上一等名目，见理年选，更无迁转职名之人，即听依旧条出职。若就迁试补填阙者，令候降到新法施行，所有依旧司迁补出职指挥，更不行用。切缘旧诸司吏人，根源各别，立法不同，不可概以一法。新法虽工，止于一法而已，以待新法吏人则可；以待旧法吏人则不幸者必众。求其无讼，不可得矣。见今刑部田舜贤等，经台理诉势必难抑，欲乞止依后省所用旧条，庶几便可止绝。右臣闻孔子论为政之本，欲去兵去食而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今初议吏额，群吏疑惧，陛下与二三大臣既令臣等明出榜示，告以将来虽有所损，直候见阙不补。圣旨明白，人谓信然，竞出所掌文案，输之有司。臣等赖之以立条例，曾未逾岁，书入他司。凡有所损，即行裁拨，弃置大信，略无顾惜。此正先圣之所禁也。兼前件二事，如后省所定，皆人情所便，极为易行。如吏额房所定，皆人情所不便，极为难守。今弃易即难，以招词诉，又政事之大失也。仗乞圣慈，速命有司改从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取进止。

【乞差官权户部札子】

臣伏以户部财赋出入之地，天下之剧曹而民之司命也。一日不治，百日将乱。今权尚书梁焘方辞免不出，而两侍郎皆新除未到，独一韩宗道以刑部兼权。则是平日四人职事，并在一人。况刑部事繁，宗道之入户部，止及半日而已。本部官吏，自来日出视事，几至日没而罢。今既无所统领，郎官多相随早出，及议论不一。凡事无所取决，以致文移壅滞，因禁稽留。臣愚以谓方正官未到之间，当更差一二人，时暂权摄。今学士给舍共有六人，职事稀简，宜择详熟吏事者，俾权其职，庶几财赋重事不至旷废。取进止。

【三论举台官札子】

臣近准敕与孙升同举监察御史二人，寻准尚书省札子，以一员不曾实历通判，令别举官闻奏。臣检会元三年六月八日圣旨，左右司谏、左右正言、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并用升朝官通判资叙实历一年以上人，举官准此。臣窃观上条，本为朝廷除授而设。后来朝廷升除谏官，如吴安诗、刘唐老、司马康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皆未曾实历，遂再奏乞比附施行。寻又蒙尚书省札子，令依条别举。臣退复思念，岂以除谏官皆出圣意，故得不依条法，举台官出于有司，故不得援例耶。窃惟前件三人，惟司马康故相光之子，光被眷任最深，康亦素有清誉，或为二圣所知。至于吴安诗、刘唐老此二人者，何缘得被圣眷，若非大臣进拟，或密有荐导，陛下何缘知之。窃谓本台所举，亦合依例施行，况朝廷前后所用百官亦多不应格，岂固违法，盖不得已也。若独于台官固执近法，中外必以为疑。伏乞检会前奏，早赐施行。取进止。

【论堂除太宽札子】

臣顷权吏部尚书，窃见京朝官以上，皆使一年以上阙，大小使臣及选人，皆使二年以上阙。虽阙少员多，事不得已，而待阙之人，已不免咨怨。近者复见堂除人亦有待阙及一年以上者，人情惊骇，昔所未见。盖祖宗朝堂除旧例，皆见阙然后差除，因事然后超擢，所除既有限量，故用阙不至久远。近岁监司以上，员数至多，而猥更擢人，以至衍溢，所擢未必胜旧，徒使监司阙额，不足以应副来者而已。至于知州以下，旧人未减，新人日增。盖由干谒成风，除授无法，虽称以才擢用，其实未免缘故。至于待阙久近，所任闲剧，众口讥评，皆为之说。只如开封司录，旧用历知州人，顷自郭之后，未及三年，而迭用陈该、张淳、陈元直三人，率皆资望轻浅，政绩未闻，已见新故相代。轻用堂除，于此可见。及诸寺丞，例亦如此。臣欲乞今后谨守祖宗故事，凡堂除皆俟有阙方差。且将见今堂除人轮环充补，其新擢用者，皆须功誉显著，然后得差。盖用人之法，要须员阙相当，未闻无阙添人谓之擢才济用者也。如此数岁，若见阙稍多，然后量阙选才，理无不可。庶使堂除官吏不复待阙，与办选稍异，亦旌劝之义也。取进止。

【论前后处置夏国乖方札子】

臣前后四次论熙河处置边事乖方，乞移范育、种谊差遣，至今未蒙施行。然臣前所论，止言见今措置之非，未及已往根本之失。若默而不言，窃恐圣明尚有未瞩，再三烦渎，罪合万死。臣窃观朝廷前后指挥，方夏人猖狂，寇钞未已，则务行姑息，恐失其心；及夏人恭顺，朝贡以时，则多方徼求苟欲自利。以此，凡所与夺，多失其宜。何者，元三年，朝廷遣使往赐策命，而夏人公然桀傲，不遣谢使，再遣兵马蹂践泾原。朝廷方务遵养，不复诛讨。于四年始复遣使，奏乞以所赐四寨易塞门、兰州。朝廷虽不听其所乞，然即为改易前诏，不候分画地界，先以岁赐予之。仍令穆衍以三省密院意旨开喻来使，及言所纳永乐陷没人口，既经隔岁月，或与元数不同，并许据数交割。及所立界至，虽有自来远近体例，或山斜不等，不许边臣固执争占。凡此三事，皆夏人奏请之所不及，而朝廷迎以与之者也。及延路乞依夏人所请，用绥州旧例，以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里为界，十里之间，量筑堡铺，十里之外，并为荒闲，近黄河者仍以河为界。朝廷一一听之。臣窃见先朝分画绥州之日，界至远近，责令帅臣相度保明，往反审实，乃从其说。今所画界，首起延，经涉环庆、泾原、熙河四路，朝廷更不委逐路审复，即以延安一路所见便利，指喻夏人。号令一布，无由复反，至今夏人执以为据。此则臣所谓朝廷方夏人猖狂，寇钞未已，则务行姑息，恐失其心者也。至于熙、兰所请，欲以兰州黄河之北二十里为界。臣窃谓过河守把，势已艰难，侵占蕃地，理尤不可。仰料朝旨，必不敢依。唯所言定西、通西、通渭等城外弓箭手耕种地，远者七八十里，近者三四十里，不可以二十里为界。边臣虽为此说，然议者或谓兰州每遣弓箭手耕种此地，辄为夏人所杀，若言已有耕者，则弓箭手必有名籍，所得租课，岁入几何，二说相违，理难遥度。要须以此先与夏人商议，各从逐路之便，不可以二十里一概许之。朝廷既失先事筹量，及号令已行，乃欲追悔，先后皆失，遂生厉阶。而熙河帅臣与其将佐，乃敢不候朝旨，于元请之外，修胜如、质孤二寨。二寨既于元丰五年废罢，具载《九域图志》。见今无使臣兵马住坐，而妄谓夏人旧系守把，朝廷从而助之，以《九域图志》为差论，以吏部见差管句二寨弓箭手、道路巡检使臣为守把。臣谓苟以此诳惑中朝士人可耳，若欲以此塞夏人之口而伏其心，恐未可也。此则臣所谓朝廷方夏人恭顺，朝贡以时，则多方徼求，苟欲自利者也。然臣窃妄料朝廷之意，胜如、质孤二寨必难议再修，定西、通西、通渭三寨二十里以上界至，亦无以取必于夏国。盖朝廷岁赐大利，既于无事之时，空以与人，及此缓急，无以为重，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者也。然则地界之事，要必相持不决。遇有朝贡，使介复来。秋冬之交，贼马肥健，时出寇略，受侮夷狄，何时已耶。如臣愚见，欲乞检会前奏，移降育、谊置之他路，别择名将，谨守大信，且修边备，本路疆界之议，实非见今守把者可推以与之，以信前约，其他则令推公心，具长久计条例闻奏。然后朝廷择而行之，则熙河尚可得而安也。今臣观朝廷，初无定议，方熙河边衅之作也，急召帅臣，置之户部。及臣言赏罚失当，则急复遣育还帅熙河。至如种朴，本与育、谊共造边隙，今乃移朴泾原，独留育、谊。若以召育为是，则今遣之为非矣；若以移朴为当，则独留育、谊为失矣。政令如此，终安适从。徒遣孙路、穆衍之流，往彼相度，朝廷大计，岂可取决衍等之口，万一败事，虽戮衍等，何补于国！臣前上言：唐李德裕议讨刘稹，同列有异议者，德裕请曰：“有如不利，臣请以死塞责。”今中外皆谓守信固盟，中国之利。若大臣有欲专任育等不顾边患者，臣愿陛下以德裕之请要之。若能如此，即用其计，事定之后，案行赏罚。今臣言已竭，势不能回，不审陛下尝以臣前说要之否。边事至重，安危未可知，唯陛下留神而已。臣以孤忠，误蒙拔擢，不敢不尽所怀，以孤任使。然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犯者众，死有余责。取进止。

【论所言不行札子】

臣七月二十四日、今月八日，两次面奏熙河路范育、种谊等违背大信，贪功生事，以速边患，乞移降他路，更选帅臣，俾之镇守。臣方奏对间，蒙太皇太后再三宣谕，以臣言为是。然至今多日，但见种朴一人移泾原路勾当公事。至于育、谊，并未见移动。臣窃伏思念，人臣言事，不患圣意不回，患在圣意已回，而大臣固执，事辄中止。何者，圣意不回，惟当再三开陈，期于必悟。若圣意已回，而大臣不可，事不得行，则是君权已移，上下倒置，虽欲纳忠，何益于事。此臣所以昼夜忧惧，欲言而复止者也。昔齐桓公游于郭，问郭公之所以亡，其父老对曰：“以善善而恶恶。”桓公曰：“善善而恶恶，此贤君也，而何故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今陛下以臣言为是而不用，以大臣为非而必听，臣窃惑之。且陛下虽处帷幄之中，实揽人主之事，今依违退托，专听大臣，事有未安，谁受其弊。故臣以为居其位而不任其事，任其事而不断其是非者，古今未尝有也。臣以非才，误蒙擢用，尽忠献言，上牾大臣，下牾边吏，其所以再三论列，不为身计者，诚以为外可以利民，而内可以报国故也。今所言不从，空结怨怒，无补于国，臣虽狂愚，何苦而为此哉。臣恐忠臣自此结舌，不敢复以至言闻于陛下矣。去年之冬，陛下知回河之失，深诏大臣，罢东流之役。天语恻怛，中外具闻。而大臣奉行不得其半，虽罢回河之名，仍存减水之实，锯牙、马头，率皆如故，意幸涨水之至，河或可回。然今日观之，终复何益。是以众议皆谓陛下圣明察物，照见千里之外，而号令不行，未见成效。是时臣奉使契丹，还奏其事，此章具在，可复视也。今熙河边事，大略类此，若使圣意又为大臣所沮，则君权愈夺，臣势愈张，养之不已，后将益甚。及其事极难忍，而后制之，则伤君臣之恩，失朝廷之体。不若今制其渐，使事无所失，而臣亦获安之为善也。臣不胜区区，为国远虑，触冒忌讳，甘俟斧钺。取进止。

【论渠阳蛮事札子】

臣窃见朝廷近差唐义问处置渠阳寨夷人事。议者以为义问文吏，无他才能，不习边事。去年受命废渠阳军，为夷人所围，穷困危蹙，计无所出。时知沅州胡田在围中，为设诡计，诈欺诸夷，言义问当为奏复军额及乞为酋长改官。夷人信之，聚厅事前，监令发奏。义问假此，仅得脱归。寻遣急递，追还前奏。言既不验，诸夷具知其诈，后来每每作过，义问指挥沿边不得申报。今来朝廷复以边事专委义问，深虑无益有损，是时臣以未知义问为人，既见朝廷再加选用，疑亦可使。今访闻边奏沓至，义问所遣东南第七将王安入界阵亡，其所陷没将校非一。臣方知众议果信不妄。兼访闻得见今作过杨晟台等手下兵丁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止五六千人，然种族蟠踞溪洞，众极不少，晟台桀黠，屡经背叛，惯得奸便，加以山溪重复，道路险绝，汉兵虽有精甲利械，势无所施。若措置得所，本无能为，或经画乖方，实亦未易扑灭。义问前来举动，已为夷虏所轻，今复经败衄，实难倚仗。盖古今命将，必因已试之效，内为兵民所信，外为蛮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警急屡闻，死伤已甚，谓宜别加选任，以遏寇攘。臣窃见知潭州谢麟，屡经蛮事，颇有勤绩，溪沿之间，伏其智勇，众议皆谓欲制群蛮，未见有如麟者。伏乞指挥密院检会麟前后履历功状，如众言不虚，乞赐委用，庶几蛮寇可速平定。臣区区忧国，辄采公议，以补万一。取进止。

贴黄：湖北渠阳与湖南莳竹，本羁縻徽城州也。访闻昔虽置为州县，然与沅州等处事体不同。盖沅州等处，昔皆用兵诛锄首领，或徙置内地，荡平巢穴，故所置州县，久远得安。今渠阳、莳竹虽名州县，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并系夷界，平时军食吏廪，空竭两路。今欲举而弃之，实中国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贾出入，金钱盐币，贸易不绝，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废罢，此利都失，此其所以尽死争占而不已者也。自来废罢堡寨，全护兵民，捍御追袭，其事非易。况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进，若不得良将处置，实恐为患不浅。又其种族遍据诸洞，跨涉湖南北、广西三路。凡有措置，当使三路同之。只如渠阳、莳竹唇齿相依，若渠阳先废，群夷并力以攻莳竹，势难独存。今朝廷独使湖北处置，疑其事有未尽，今若别遣官经制，宜令通管三路边事，所贵诸处利害，不至牾。

【乞令两制共议纳后礼札子】

臣伏见今月五日诏书节文，以皇帝尚虚中壶，令太常礼官参考古今典故，著为成式。臣谨按通礼，纳皇后最为嘉礼之重。自天圣以来，逮今六十余年，在朝臣僚及太常官吏，无复亲经其事者。兹礼至大，宜加重慎。窃见近岁议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宝册、冠服、仪卫等事，皆令翰林学士两省给舍与礼官同议。今来皇帝昏礼，所以承宗庙，奉两宫，子四海，其事甚重。伏乞仍令翰林学士以下共加详议。盖慎始所以敬终，而正家所以齐天下，不可忽也。取进止。

【再论渠阳边事札子】

臣前月二十四日面进札子，以唐义问处置渠阳蛮事前后乖方，致东南第七将王安入界阵亡，恐边患滋长，乞速选差谙知用兵之人，往代其任。又闻义顺兵败之后，乞奏弃捐城寨，与夷人讲和，其为暗弱谬妄，取笑夷虏如此。然其事已著，伏计朝廷必不复用。然外人窃见召还彭孙，妄意朝廷欲付湖北边事，兼孙亦以此自任，群议汹汹，皆所不晓。谨按孙劫窃之余，贼性不改，前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委任，欺罔贪盗，靡所不为。今若付以兵柄，深恐涂炭湖北，非州县所能禁止。盖蛮人背叛，不过侵挠边城，若使彭孙作过，腹心郡县并遭其毒。前者误用义问，止于败事，今者若用彭孙，凶险多端，事有不可知者。以臣愚见，虽知朝廷必不肯轻用此人，然众所共忧，不敢默已，若待既用而后献言，实恐于事有损。伏乞圣慈检会臣前奏，早赐施行。取进止。

贴黄：臣窃以边臣处事乖方，军民性命所系，差之顷刻，所害不小。今义问谬妄有迹，败衄已见，而朝廷重难易置，久而不决，边民何辜，坐受涂炭。若非圣慈悯恻早与指挥，臣恐湖北之忧，未可涯也。

●栾城集卷四十五

◆御史中丞论时事八首

【论衙前及诸役人不便札子】

臣近奏乞修完弊政，以塞异同之议。其一谓诸州衙前。臣请先论今昔差、雇衙前利害之实。盖定差乡户，人有家业，欺诈逃亡之弊比之雇募浮浪，其势必少。此则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乡户，必有避免纠决，比至差定，州县曹吏乞取不赀，及被差使，先入重难。若使雇募惯熟之人，费用一分，则乡差生疏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荡家产。嘉以前，衙前之苦，民极畏之。此则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愿，自非惯熟，必不肯投。州县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勾当，动知空便，费亦有常，虽经重难，自无破产之患。此则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业单薄，侵盗之弊必甚于乡差。熙宁以来，多患于此。此则雇衙前之弊也。然则差衙前之弊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弊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则私家之害无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则官府之弊有法可止。何者，嘉以前，长名衙前除差三大户外，许免其余色役。今若许雇募衙前，依昔日长名免役之法，则上等人户谁不愿投。诸州衙前例得实户，则所谓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窃谓虽三代圣人，其法不能无弊，是以易贡为助，易助为彻，要以因时施宜，无害于民而已。今差法行于祖宗，雇法行于先帝，取其便于民者而用之，此三代变法之比也。谨具条例如后：元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敕：诸路衙前规绳，令逐州当职官员体究利害，委是难以招募处，即以旧支雇食钱，参酌量添入合销重难分数，勾集衙众参定优重之实，申转运司审察施行讫，保明申户部点检。元三年六月三日敕：应投名衙前，并依旧与免本户色役。元三年六月三日敕：诸处乡户衙前役满未有人抵替者，并且依见行招募法雇支工食酬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愿募招者，听仍依条与免本户身役。不愿招募者，速招人抵替。〈十月一日敕，除去“役满”二字。〉

元三年闰十二月十九日敕：诸路监司勘会衙前，有招募未足去处，躬亲与当职官员同共体究利害，如委有妨害事节及优重未均，或合以旧支雇食钱添入重难分数，并依五月二十八日敕命指挥，勾集衙众参定，一面施行讫。修入衙规，仍分明晓谕，限半年招募人投名替放乡差人户了当。如限满尚有不足去处，即具的实事由，申户部看详施行。元四年八月十八日敕：诸州衙前投名不足去处，见役年满乡差衙前并行替放，且依旧条差役，更不支钱。如愿投充长名及向去招募到人，其雇食支酬钱即全行支给，却罢差充。其投募长名之人，并与免本户役钱二十贯文，如所纳数少，不系出纳役钱之人，即许计会六色合纳役钱之人，依数免放。臣看详元三年闰十二月以前所定衙前条贯，颇已完备，亦近人情，只缘诸州召募未足，见在乡差衙前，不得替罢。议者特以为言，即议改更，却行差法。臣尝略闻建议大意，止谓雇人不足，良由人户欲要高价，不肯投募，以俟添钱。故令投募者并得雇食支酬等钱，而被差者一钱不得，为此诱胁之术，欲使招雇得行。然不知州县官吏，利在差人，向者法不得差，故勉行雇法。今既立差法，差人既足，虽有雇法，其势必不行矣。臣以为将钱雇人，正如出钱买物，钱物相当，理无不得。纵使一人欲要善价，余人安肯坐而待之哉。彼诱胁之术，盖商贾小数，不足为朝廷大法也。今者已行此法，其事可验，大抵欲雇之心无由复得，而已差之势遂不可回。加以卖坊场钱，自此有入无出，差人既依嘉，而支酬不复其故。万口怨咨，皆言朝廷直取此钱欲作他用。本求利民之誉，更得剥下之谤，此最立法之病也。而况长名衙前，若免户役之费，动累百千，今每岁止免二十千，彼亦何赖于此乎。况非见纳役钱人户，又须取之他人，收索之间，必不便得。诉讼之端，由此必甚。凡此皆非所以便民也。臣今欲乞应招募衙前并依上件元三年闰十二月以前条贯。其元四年八月十八日敕，更不施行。其招雇未足州郡，所差乡户，且令依旧招募，候招募到，从下户先入役者替放。与折当合入役次，仍令诸州军所定衙规，比元丰年雇食支酬钱数别无增添者，监司不得曲加问难。盖元丰以前，屡经裁损，纵有些小优润，数亦不多，所贵民间易为应募。仍限指挥到日，限半年依前指挥保明申户部。

贴黄：户部近乞衙前依旧乡差，比雇役衙前支五分雇食支酬钱。臣谓官自有坊场钱，可以支雇，必不以减半为利，而民间不免差役之害。不若以钱雇人，仍免户役，可得实户之为利也。元四年五月十一日敕：诸路收到助役钱，只许支充应系补助役人费用，不得别将支用。候岁终除支外，尚有宽剩钱数，令封桩户房置簿，候诸路逐年申到数目揭帖。仍令户部指挥诸路提刑司，依封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钱物法条式施行，岁终具帐，限次年春季申户部，缴申尚书省。元四年六月九日敕：坊场钱并依上件助役钱，已得指挥，令封桩户房一就置簿揭贴。臣看详诸路坊场，嘉以前，并以支酬长名衙前，熙宁以后，并出卖得钱为雇役衙前雇食支酬之费，未有以供他用者也。至于人户所出役钱，本以补助户少役多县分，雇募役人，亦非国家经费所入之数。今自二圣临御，改更宿弊，大抵皆是捐利以予民。而独于衙前、坊场及人户助役支用之余收入封桩，以充朝廷缓急之用。民愚无知，但见损下益上，非己之利，必致怨谤。况所雇衙前钱数一定，无复减损，而坊场败折，所入净利，有减无增，人户色役频烦，日益不易，若亟收羡数，不以及民，必失民望。臣观此法，止是官吏以聚敛为功，欲因增羡，觊幸酬赏而已，非二圣仁民爱物之意也。臣今欲乞一皆仍旧，只以准备补助役人。若欲岁知其数，宜令提刑司申上户部右曹置籍揭贴，勿申都输封桩钱数，以解天下之惑，且使衙前役人两得足用。其二谓诸州县役人。臣前已具论差雇役人利害，以谓差役之利，利在上等、下等人户，而雇役之利，利在中等。既利害相半，则兼行差雇为利实多。然则祖宗旧法与先帝近制，要皆有所去取，唯当问人情之所便，更不当以新旧彼我为意，有所偏系也。臣观前后役法，皆由臣僚意有所执，或自前曾经议论，欲遂成其说，或见今观望上下，有所希合，致令所立之法，不得通济。谨具条例如后：元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官户等助役钱，逐州除依条支用外，以实数十分量留一分准备，其余钱勘会管下诸县，合役空闲户不及三番处，将州手分、散从官、承符人招募，抵替乡差人户。元三年五月十五日敕：役钱除令招募役人支使外，有宽剩钱数，许一路通那支用。元四年八月十八日敕：诸州役除吏人衙前外，其余应系合差州役人年满，本州于替期前行下合干县分差充，本县先于本等内揭簿定差，如无空闲及三年户，即于次等差。及无空闲及三年户，本县方具目今未有可充役人户，保明申州，支钱雇募。臣看详三番之法，似疏而易行，三年之法，似密而难用。何者，人户物力厚薄，等第高下，丁口进减及充役年限久近，率皆不齐，而概言三番，此所谓似疏也。然而逐等合役人数若干，可役人户若干，揭簿可指，自非造簿，别无增减。逐县先供番数在州，遇州役有阙，当差当雇，不待下县，州自可见。人户晏然不知，而胥吏无以寒热，此所谓易行也。州役有阙，每须下县核实无空闲三年人户，然后得雇，此所谓似密也。然每有一阙，县吏得以起动人户，虽空闲未及三年，非贿不免，虽已及三年，得赂或止。加以三番之法，本约六年以来，今无故辄减其半，民情不悦，此所谓难行也。臣今欲乞复行三番旧法，仍约定每番止于三年，及令人户逐等各计番数，〈不用本等不足即差次等之法，盖所以优狭乡也。〉使宽乡虽闲得六年以上而法不禁，狭乡虽闲止三年以下而民不怨，则善矣。又臣以为助役钱本出于民，除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准备一分外，当尽用雇役，以助民力。盖取之于民，而还以为民，民情乃悦。今此法许以雇州役，而不及县役，若役钱不足则已，若役钱有余，而止雇州役，非通法也。臣窃见梓州路转运副使吕陶奏：“朝廷立法，既令空闲户不及三番处，并雇州役，则是欲减合差之役，令人户空闲须及三番。今除已雇州役外，尚有空闲不及一番、两番、三番处，即差役年辰愈近，民力愈不易，理合将助役钱为雇县役，令人户空闲及得三番，则法意均一，民力宽纾。本路年收助役钱四万四千四十贯有零，除当留一分及雇募州役外，尚余宽剩钱三万一千一百一十贯有零。今若更将一万二千五百五十贯有零雇上件不及三番以下县役，尚有宽剩一万八千五百六十贯有零，委是不致妨阙。”又知陕州吕大忠奏：“陕州所统七县，除夏县外，大概户少役多。且以平陆一县言之，每揭簿定差，本等不足，须及次等，又不足，则迤逦攒那，遂至下等。县役既无指定空闲年月之文，役满遇阙，便即再差，则上户无有休息。若稍宽上户，则下户反应重役。臣自到任以来，访闻役法未便，士莫不窃议于其家，农莫不窃议于其野，人人共知。而州县观望，惟务迁就，庶几推行，而终有窒碍。乞下有司，早议成法。”臣详观大忠之言，虽不陈措置之方，大约与吕陶之意不异。访闻诸路事体，大略亦与二人所言不殊。臣欲乞诸路役钱，除通那支雇不及三番处州役外，仍许通那支雇不及一番以上县役，令人户皆及三番而止。其钱少路分，则随钱所及而止。臣尝谓畿内天下根本，其民与外道均出助役钱，止以雇法止于州役，遂使畿内人户出钱而不得雇役，反不及诸路之优。今若通雇县役，则畿内之民，与诸道均被其赐。此又均一之一端也。

贴黄：户部见立法，诸州助役钱，留一分准备外，尽数支雇州役。此法比旧虽已甚宽，然臣谓不限不及三番，然后许雇，即宽乡愈宽，而狭乡自狭，未若限以不及三番通雇州、县役之为均也。元差役敕：人户差役，除耆长、户长、壮丁须正身充役，其余公人如愿雇人充代者，并许任便选雇，经官陈状委保，替名只应，其雇直钱物，听私下商量。

臣看详元丰以前官雇役人，皆有定下钱数，不至过多。今既行差役法，仍许所差之人不愿身充，亦得雇募，盖所以从民之便也。然私下雇人，为弊不一：或官吏苛虐，必使雇募某人，或所雇顽狡百端，取其雇直。官中所使，要以皆非税户正身，而横使民间分外縻费。虽条约颇严，然州县施行，岂得如法，其弊终在。见今州役，如承符等，皆官自雇人，至于县役，必使民间自雇。议者之意，但欲苟存差役之虚名，而不顾民间之实病，非通法也。臣欲乞应州县诸役所差人，如欲雇人，并许依元丰以前官雇钱数，纳钱入官，官为雇人，一如旧法。据前后臣庶上言，乞行此法者非一，乞令户部检会，足见人情共愿，非一人私税也。元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诸县空闲户不及三番处，将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手分招募抵替乡差人户。元三年五月十六日敕：州手分不以诸州空闲户及与不及三番处，并招募替放乡差人户。元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状：据户部状，契勘朝旨，州手分系差到人，并许支钱招雇抵替外，有系投名旧人顾住，即不该支给雇钱。检会前后，累据京东、京西、淮南路转运，并京东、京西、河北、利州、河东路提刑司，及环、复、密、济、黄、滑、唐、陈、邓、郑、秦、瀛、定州、河阳、颍昌府各申陈，据旧吏人词讼，不请雇钱，事理不均。勘会诸州吏人，除江南东西、两浙、福建、广南东西路已有投名人数足外，余路逐州军，有投名不足，抽差人数。盖乡村人户素多不闲书算，不谙公家行遣次第，于应役之际，惟惮差充人吏。其承符、散从官之类，只是身自出力，可以自充，是致无投募手分处。惟手分最为重役，本部今相度诸州吏人，除自来已有人投名数足外，应有抽差人数，见行雇募处，并以见支雇钱裁减均那，不限新旧人，并行支给。如委的数少，向去招募不行，即从本州当职官员参酌，案分繁简，相度量添，即不得过旧日募法雇直之数。仍开具立定所支钱数、案分、等第、则例，保明申提刑司审察诣实，指挥施行。若助役钱有阙剩，即从本司通一路移那应副支使。候施行讫，依此开析保明，申户部点检。状后批：勘会。昨户部申请，乞以招募投名人分数支给食钱，尚虑不均，别有弊幸，今来却乞不限新旧人，一概并行支给，比前申请，尤更侥幸。七月七日退送户部子细看详，合如何立法，得为允当，及可以情顾使人投募，具状申尚书省者，本部勘会诸州军吏人。见今有招募数足，又有招募不足去处，及旧人投名不支雇钱，投名替乡差人，即支钱。逐处申陈不一，即未审诸路逐州军的实利害因依。今欲乞下诸路转运提刑司契勘，委自逐司子细体究，详具逐州确实利害因依，仍相度合如何措置施行，具诣实保明事状，连书申部，候到类聚参较，别行立法。申都省候指挥。状后批：七月二十七日送户部。依所申。臣看详四方风俗不同，吴、蜀等处，家习书算，故小民愿充州县手分，不待召幕，人争为之。至于三路等处，民间不谙书算，皆系乡差，人户所惮，以为重于衙前。自熙宁以后，并系雇募，虽不免取受，然非雇不行。今朝廷役法，兼行差雇，苟有钱可雇，其义当先雇役之重者。今三路等处，实以州手分为重，则雇役之所当先也。然近法雇州手分，止于替乡差，其非替乡差者，皆不得雇。夫所谓非替乡差者，皆旧人职名已高，或本是税户苟欲免役者也。若民职轻重一般，而有禄无禄顿异，人情不安，必有辞罢者矣。纵不辞罢，将来老疾事故，无愿投者，必不免雇。故不若早立一法，均行雇募之为善也。且民间谙习书算行遣之人，除投充手分之外，其实亦无他业，不为手分，亦将何为。今但比元丰旧法，量支役钱，理无不至。详观前件户部所陈，词理已尽，朝廷抑而不用，实为未便。自充诸路相度以来，略无报应，足见于户部所请之外，别无可擘划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欲乞指挥三路等处州手分，除招募已及九分外，余并比元丰旧支雇钱，分案分轻重，量加裁损，立定钱数召募施行。余依户部前来所请。

贴黄：朝廷向申明投名州手分非替乡差不支雇钱，因令州役承符人等非替乡差，亦不得支。今州手分既不分新旧，一例支钱，则承符人等亦如此。右臣窃见元以来，朝廷改更弊政，如青苗、市易、保甲等事，一皆划削，而天下卒无一人以为非者。至于改募役为差役，建议之始，异论已多，逮今五年，终云未便。盖事之当否，众口必公，虽古圣人，孰敢违众。故臣愿朝廷采此众志，立成定法。臣昔于元三年任户部侍郎，窃见朝廷始议兼行差雇二法，使天下以六色助役钱雇募州役。是时特出朝旨，不问有司，断然必行，已而众皆称便。何者，非常之原，凡人不晓，或暗昧不瞩至理，或偏系不肯公言，俟其同心，事何由济。故臣今所言，欲乞出自圣断，与大臣熟议，如有可采，依三年例断而行之。所贵天下之民速蒙利泽。不然，使中外杂议，动经岁月，大法无由得成，而民被其害未有已也。臣不胜区区，不知言之烦渎。死罪死罪。取进止。

【乞再举台官状】

右臣等近准敕举岑象求、赵兀充台官，已蒙圣恩除象求展中侍御史。窃见本台两院官共六员，分领六察，皆得言事。元之初，朝廷急于求治，台中阙员略无一二，四方观望，皆知陛下勤于听纳，争效悃忱，以补万一。今日监察御史并阙四员，虽圣明开纳之意无损于前，而员阙不补，中外疑惑。今六曹寺监，虽复闲地，每遇有阙，犹未尝不补。况于人主耳目，所系至重，自非讳闻直言及有所壅蔽，而听其久阙，实非治世之事也。况六察所治，事务不少，若稍有弛废，则冤抑者必众，亦非先旁设官之本意也。伏乞特出圣旨，下本台及两制分举八员，陛下择取四人用之。使天下晓然知朝廷招求忠言，与昔无异，不胜幸甚。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改举台官法札子】

臣伏见唐制，御史属官，皆大夫、中丞自举。及本朝旧法，亦皆丞杂及两制举人。盖以人主耳目之官，不欲令执政用其私人，以防壅蔽。近自元三年六月八日圣旨指挥，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并用升朝官通判资序实历一年以上人。自是以来，虽时复令本台及两制举官，而终无一人应格可用。可者，士自选人改官，经两任知县，一年通判，若稍有才名，多为朝廷擢用，其余碌碌无取，难以复堪台官。虽或间有沉沦，未见知赏，然盖亦已少矣。今法限取此人，已伤苛细，而又缘此祖宗举台官旧法久废不用，而执政以意选用旧人之例，遂以成风。近日虽圣意开悟，复令臣等举官，然弊法尚存，方人物衰少之时，实患难以应法。伏乞检臣前奏，稍改近制，令台官得举升朝第二任知县及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判以上各半。若谓知县资浅，乞依尚书侍郎例，许权监察御史。所贵稍存祖宗故事，不至执政自用台官。虽方今君臣相信，法度可略，而朝廷纪纲，不可不经久远。臣职在台长，台中典章义当固守。取进止。

【论用台谏札子】

臣闻《书》称尧舜之德曰："明四目，达四聪。"盖人君居高宅深，其势易与臣下隔绝，若不务广耳目，则不闻外事，无以预知祸福之原。臣不敢复论前代，请陈本朝故事。每当视朝，上有丞弼朝夕奏事，下有台谏更迭进见，内有两省侍从诸司官长以事奏禀，外有监司郡守走马承受，辞见入奏。凡所以为上耳目者，其众如此。然至于事有壅蔽，犹或不免。今自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廉以来，每事重慎，群臣得对于前者，惟有执政及台谏官而已。然天下之事，其是非可否，既决于执政，陛下欲于执政之外，特有所闻者，又独有台谏数人而已。臣观今日台官三员，谏官二员，其间非执政私人，特出圣意所用者，又不过一二人。孔子有言："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陛下试取此五人言行之实而谛观之，则其邪正向背，概可见也。昔汉成之世，王凤用事，群臣莫敢尽言，惟刘向、王章力言其恶，无所顾避，皆为凤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继以死。而凤推荐其门人，如杜钦、谷永之流，使上封论事。钦等所言，皆掩蔽凤短，专攻帝失。由此直言不闻，汉以不竞。今陛下深处帷幄，耳目至少，惟有台谏数人，若又听执政得自选择，不公选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计无由得达于前，而朝廷之势殆矣！惟陛下留神省察，无忽臣言，则社稷之福也。取进止。

【乞罢修河司札子】

臣伏见大河北流，经今十年，已成河道，每年夏秋泛溢，孙村地形低下，涨水东出。因此张问等辈，欺罔朝廷，建为回河之议。自此北京生灵，怀鱼鳖之忧，日夜为迁徙之计。监司守臣及敕遣使者，皆言其不便，朝廷亦知其难矣。而去岁八月，宣德郎李伟，辄敢献言，欲闭塞北流，回复大河，力排众议，侥幸万一，私凯功赏。朝廷为之置修河司，调发民夫，划刷役兵，差文武官吏收买梢芟，百废并举。河北、京东西路，公私为之骚动，万口一词，知其无成。上赖陛下圣明，照知利害，然犹未能尽罢其役。始令且开减水河，次因旱灾，令权罢修河，放散夫役。然修河司依前不罢，李伟仍提举东流故道。后因给事中范祖禹封还敕命，寻奉四月五日圣旨，李伟差遣候过涨水检举取旨。臣访闻是时大臣面许陛下，俟求得一人可代伟者，即令伟罢去。夫伟以欺君动众，害及数路，据法当即日诛窜以谢天下。今乃迁延至此，况有前件圣旨，必非虚言，理当检举施行，以信大臣前说。今涨水已退，而伟终不能罢。据今月三日圣旨，止是依吴安持等所请，候霜降水落，从北丞司相度，将梁村口至孙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身内妨碍处，取豁壁掠，候冰冻消释，相地形顺便，随宜开导，务令深阔，酾为二渠。臣详观安持等说，盖犹挟奸意，观望朝廷，欲徐为兴动大役之计，以固权利。不然，但掠行开拨口地，则北外丞司自可办事，自不须复存修河司及留李伟，使时进奸谋，以败大计也。以臣观之，修河司若不罢，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伏乞指挥大臣速罢修河司，以检举前敕，流窜李伟，以正国法。取进止。

贴黄：臣观大河北流，北京在其东，军民仓库所在，河朔之都会也。昔人远为涨溢之备，于其西岸开三河门，使涨水西流于空闲之地，至馆陶合入河身，故北京苦无大患。今自李伟等闭塞三河门，筑截河马头，指水锯牙，激水东向，仍于东岸第三、第四、第七铺开发河道，恣令涨水灌注北京之上。今岁八月，涨水东流，几与北京签横堤平，南望弥泛五十余里。是时北京中，若雨不止，风不定，本京必致疏虞。今伟等申请，皆没此目前实害，而探言北流深、瀛泛浸之害，以为不可不存东流，以分减水势。据今年深、瀛等州堤坊新复，未甚高厚，然皆不至决溢，若将来岁岁增筑，使与从前河堤相若，加以海口深决，涨水不得停留，纵有小溢，必不至深害，虽无东流，未为患也。故臣以为伟等皆妄言，苟欲自便耳，若不斥去，则论无由得伸，最河坊之巨蠹也。

【再乞责降李伟札子】

臣近奏乞罢修河司，并责降李伟。寻准九月二十六日圣旨，李伟权发遣北外监丞提举东流。又准十月二日圣旨，罢都提举修河司。臣以为修河司虽罢，而李伟不去，与不行臣言无异。谨按，李伟屡以奸言动爷廷，兴起大役。于去年八月中，独衔奏称：“大河见今已为二股分行，然须当于第四铺地分，更行开广河槽，只得兵夫二万，于九月兴功，至十月寒冻时毕功。因而引导河势，岂止二股通行而已，亦将遂为回夺大河之计。”凡伟所言，大率狂妄不疑如此。由此朝廷信以为实，为之发兵调夫，差官吏，聚梢芟，骚扰河北、京东、西三路，吏民为之不聊生者半年。朝廷中觉其妄，遽罢其役。是时中外公议，皆望朝廷立行诛窜，明其欺罔，以谢天下。而因循不决，任伟如故。既而给事中范祖禹封还制书，乞罢伟差遣。朝廷犹复隐忍，于四月五日降圣旨，李伟差遣候过涨水取旨。今涨水已过，中外又谓陛下必责降伟，以信前命，而反擢授监丞，仍提举东流。曾未数日，复罢修河司，盖朝廷之所以罢修河司者，谓回河不可复行故也。回河既不可复行，则伟罔上误国之罪审矣。今乃以初任知县权发遣都水监丞，则是有罪之人更得违法进擢，此公议所以不伏也。且修河司虽罢，而李伟不去，奸言时至，河事变更不定，河朔生灵无时得安，此又公议之所深忧也。且朝廷号令，贵在必信，四月五日圣旨指挥著在有司。今弃而不用，使天下皆得窃议，以谓朝廷虚设此言。姑使给事中奉行制命，及制命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则弃为虚语，曾不顾恤大臣，何惜一伟，而轻犯此谤哉。臣不胜区区，伏乞检会前奏，速赐流窜。伟若不黜，公议终不止也。取进止。

贴黄：去年八月，伟始奏乞回河，朝廷用其言，差官吏兵夫收买梢芟，开掘河槽，修筑马头锯牙，功役至大。于今观之，皆是虚费。臣乞差不干碍官司，一一磨算费用之实。若只据此，伟之流窜，自有余责，而况欺君误国，臣子之大恶耶。

【三论渠阳边事札子】

臣近再论唐义问处置渠阳边事乖方，致渠阳蛮寇贼杀将吏，乞早黜义问，以正邦宪，更选练事老将，付以疆场。经今多日，不蒙施行。访闻执政，止以临敌易将兵家所忌为说，虽知义问处置颠错，至复军杀将，犹复隐忍，不即遣代。比虽遣衡规往视，然规凡人，未曾经练戎事，何益于算。徒引岁月，坐视边人肝脑涂地，臣甚惑之。谨按义问所为，盖全不晓事，留在边上一日，即有一日之害。昔赵任廉颇，以赵括代之则败；秦任王，以白起代之则胜。盖临敌易将，顾代者何人耳。今执政乃以虚文籍口，终欲庇之。远人何辜，日被涂炭。若非陛下哀矜四方，亟命贤将往代，则臣恐陷害生灵，未有已也。兼臣访闻渠阳诸夷蟠踞山洞，道路险绝，中国之兵入践其地，虽跬步不得其便。昔郭逵知邵州，困于杨光僭；李浩从章自沅州入，过界即败。逵、浩皆西北战将，然并有败无成者，地形不便也。今闻朝廷已指挥诸道发兵，数目不少。然将非其人，臣恐既不知战，又不知守，老兵费财，渐致腹心之患，深可虑也。今朝廷欲弃渠阳，然其中屯戍兵民不下数千，义无弃之虏中俾为鱼肉。要须略行讨定使知畏惮，肯出渠阳兵民，然后为可。臣访闻湖南北士大夫，皆言群蛮难以力争，可以智伏；欲遣间谍招诱，必用土人；欲行窥伺攻讨，必用土兵。舍此而欲以中国强兵敌之，虽多无益。然此可使智者临事制置，难以遥度也。臣前者尝以众人言谢麟屡经蛮事，颇有劳效，乞行委任。朝廷置而不用者，盖必有贤于麟者，惟乞速遣，以纾边鄙之患。至于义问，决无可望，幸陛下无疑也。臣又闻渠阳诸夷，与宜州群蛮相接，宜蛮部族众多，若与渠阳诸夷合谋作过，势益昌炽，猝难翦灭。亦乞指挥广西，预行招抚，虽不得其用，但勿与协力，亦不为无益矣。取进止。

【乞定差管军臣僚札子】

臣伏见管军臣僚见阙三人。顷者，窃闻大臣议除张利一、张守约，陛下以谓二人皆资任浅下，用之则为躐等。又利一，张耆之子，而得一、诚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圣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辄寝文郁、兕，而进拟利一、守约。右丞许将既随众签书进拟，而复论奏其不便，因此进拟文字，为圣旨所却。经今一月有余，废不复议。臣窃以祖宗故事，凡有管军，皆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资任先后相压，未尝轻有移易，自非战守功效尤异，岂可超授。今利一、守约资浅才下，别无出众劳效，而利一家世，又如圣旨所谕，大臣力行己意，力欲进拟，其为不便，不言可见。许将既知其失，自合与众人公议，止其进拟。今乃外同签书，内行论奏，反复之状，殊非大臣之体。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废不时举。以臣愚见，实恐自此专擅之迹，与窥伺之风，交行于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况自祖宗以来，以管军八人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岂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阙而不补。臣欲乞指挥，以本朝故事，参近日圣旨，苟非边功尤著，众所推服，罪恶显白，世所共弃，且当循守资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议。取进止。

贴黄：访闻张利一任定州总管日，曾入教场巡教，以不得军情，诸军并不唱喏，因此移真定总管。据此事状，实亦难令管军。

●栾城集卷四十六

◆御史中丞论时事札子十三首

【乞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

臣伏见高丽北接契丹，南限沧海，与中国壤地隔绝，利害本不相及，本朝初许入贡，祖宗知其无益，绝而不通。熙宁中，罗拯始募海商，诱令朝觐，其意欲以招致远夷，为太平粉饰及掎角契丹，为用兵援助而已。然自其始通及今屡至，其实何益于事。徒使淮浙千里，劳于供亿，京师百司，疲于应奉。而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阴为契丹耳目。或言契丹常遣亲信隐于高丽三节之中，高丽密分赐予，归为契丹几半之奉。朝廷劳费不訾，而所获如此，深可惜也。今其复至，既朝廷未欲遽绝，谓当痛加裁损，使无大饶益，则其至必疏而我得其便矣。窃见近日已降朝旨，自明州以来，州郡待遇礼节，率皆减旧，而京师诸事，未加裁定。臣愚以谓朝廷交接四夷，莫如辽、夏之重，而自前所以遇高丽者，其比二虏多或过之，非独于本朝事有不便，傥使二国知之亦为未允。今略取都亭及西驿所以待西北人使约束，与同文馆待高丽例，轻重相比，乞行裁酌。谨具条例如后：

〇北使条约

一、人使送到买物札子，如内有不系卖与物色，更不关报国信使下行并官库供纳，仰馆伴使副婉顺说与。〈后条其不系卖与物色名件，逐一细开。〉

〇西使条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西人诣阙贺正旦圣节，到，许住二十日，非泛一十五日。〈如系商量事，候朝旨进发。一、西人到关，随行蕃落将不许出驿。或有买卖，于本驿承受使臣处出头，官为收买。〈后条不许收买物，亦细开名件。

一、西人到京买物，官定物价，比时估低小，量添分数供卖，所收加抬纳官。

〇高丽使条约

诸人从出外买到物并检察有违碍者，即婉顺留纳。〈以杂支钱给还价值。〉系时政论议及言边机等文字，即问元买处关开封府。诸进奉人到阙，司录司及晓示行人许将物入馆，至设厅两廊与进奉人交易，仍关监门，不得阻节。诸亲事宦随人从出外游看买卖，辄呼乐艺人饮酒作过及买违禁物者，杖八十，情重者奏裁。〈差到先责知委状。〉

诸下节日，听二十人番次出馆游看买卖，仍各差亲事官壹人随。愿乘马者，于诸司人马内各借壹匹，并牧马兵士壹人，至申时还，仍责随人所往处状。诸进奉人乞赎藏经者，申尚书祠部，余相度应副，即不许买禁物、禁书及诸毒药。诸进奉使乞差伎艺人教习三节，并关管勾同文馆所。公使钱伍拾贯，关左藏库供，限壹日到，每三日或五日买时物花果之类，送进奉使副并上中下节，阙即再关取。右臣窃谓辽、夏、高丽，均为夷狄，朝廷所以交接之仪、防闲之法，理当无异。况高丽之于契丹，大小相绝，有君臣之别。今馆饩之数、出入之节，或皆如一，或更过厚，其于事体实为不便。臣欲乞凡馆待送遗，并量加裁抑，其人从出入，即依西北人使旧例。其留住月日，非汴水未通，仍立定日限。如此施行，亦自不为薄也。取进止。

贴黄：高丽人使，见今必已至浙路。所定裁损条约，乞不下省部，只自朝廷指挥，免有稽缓失事。

【论张颉不可用札子】

臣伏见朝廷以置渠阳军为不便，议欲弃之者久矣。然自去年以来，欲弃而不得，群蛮猖獗南边，至今为梗者，何也？任非其人，而弃之无术故也。唐义问，文俗吏耳，无他才略。昔被朝命，直入群蛮之中，欲弃此城。既为蛮众所围，用胡田之计诈欺群蛮，苟脱性命。既归不敢以其实闻，凡有寇盗，皆指挥边城不得申报。朝廷不察其实，而任之不替，则既一失之矣。及今夏以来，蛮寇大作，以至覆军杀将。臣屡以为言，而朝廷属任义问之意不衰。访闻大臣，但以临敌不可易将为词，终欲庇义问，不恤边人肝脑涂地之苦，及今已将半年，则既再失之矣。今者朝廷除张颉知荆南。颉自瀛徙荆，诚不为超迁。然近降朝旨，令单马赴任，外人始知朝廷欲以颉代义问。盖义问之所以败者，暗而自用，狠而失众。今颉猜险暗愎，又甚于义问，而朝廷复加委任，则又三失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矣。臣窃悲湖北之人，外遭群蛮骚扰，不安其居，内蒙用人三失，未知息肩之所，是以不避烦渎，冒进瞽言。昔元二年，朝廷除颉户部侍郎，臣时为谏官，前后具颉罪恶八事，乞行罢免，时虽不从，然用颉未逾年，知其不可，卒黜之外任。及今未几，而遂付以边事。边事重害，又与户部不同，盖临敌统众，兵民性命所系，不可不慎。窃闻大臣谓颉本贯鼎州，意其习知蛮事，是以遣之。然不知人才各有短长，未必生于其乡必善其事。臣但恐颉任情恣行，出于天性，老而不改，必致败事。颉昔为桂州经略使，始因靳吝小费，终以措置乖方，〈事具臣昔言颉八事。〉遂致宜州夷人背叛，贼杀本州兵官。颉寻遣费万、王奇二将，继往攻讨，率皆陷没。先帝震怒，差官取勘，遂落职夺官，降知均州。又元丰三年，除颉知熙州，是时臣僚上言，颉天资褊躁，动多猜忌，顷在广南，忿争互论，州郡官吏为之不安，乞赐追寝新命。寻奉圣旨，令依旧知沧州。然则颉之不可付以边事，著自先朝，非独今日臣言之矣。所有臣昔具颉八事，皆非虚言，并有案据，谨别具开录奏闻，乞令大臣看详，罢颉新命。或但无令预闻边事，别拣谙练用兵之人，责之成效。取进止。

贴黄：张颉资任已深，除知荆南，不为过当。臣今所言，但以颉为性猜险，所至不得众情，不可令管边事耳。

【再乞禁止高丽下节出入札子】

臣近奏乞裁损同文馆待高丽条例，除近降圣旨略施行外，有一项下节日听二十人番次出馆游看买卖，止减为十人。窃缘夷狄之人，怀挟奸诈，情不可知，许令游览都城，大则察探虚实，图写宫阙、仓库、营房、衢道所在曲折，事极不便。小则收买违禁物货、机密文书，及作违非法。治之则伤恩，不治则害事，听之出入，无一而可。旧法虽令亲事官监视，然小人贪利，微加赠遗，何所不从，其实无益。若是朝廷全然不恤前事，则虽日令二十人出入可也。若以为可虑，则止许十人实亦不便。伏乞再降圣旨，全令禁绝。取进止。

【催行役法札子】

臣昨于九月初论役法未便事，经今已是两月，未见施行。臣窃见二圣临御以来，凡所更改法度，皆已略定，惟是役法，首尾五年，民间终未得安便。若不及今完治，实恐久远，奸人指以为词，疵病圣政。古人有言：“难得而易失者，时也。”惟陛下哀怜小民，速指挥大臣，早定良法。取进止。

【再催行役法札子】

臣伏见二圣临御以来，号令之不便于民者，莫如役法之甚。盖编户之民，自五等以上，人被其害，士大夫自有知识以上，人知其非。臣昨日蒙圣恩擢任执法，即尝首言其事，以为他日小人疾害圣政，欲立异同之论者，必指此以藉口，不若今日博采公议，自救其失。故于九月八日，备论五事，乞赐施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于十月二十六日，乞检会前奏，早赐指挥。前后共经三月有余，终未见可否。伏惟天下利害，其切于小民，害于圣政，未有甚于此者。而大臣因循，重于改作，迟迟至此，甚非陛下勤恤民物及深思远虑之意。伏乞更加申敕，速令详议，立成定法，以时行下。取进止。

【论边防军政断案宜令三省密院同进呈札子】

臣窃见大理寺审刑院旧制，文臣吏民断罪公案并归中书，武臣军员军人并归密院。而中书、密院又各分房，逐房断例，轻重各不相知，所断既下，中外但知奉行，无敢拟议。及元丰五年，先帝改定官制，知此积弊，遂指挥凡断狱公案，并自大理寺、刑部申尚书省，上中书取旨。自是断狱轻重比例，始得归一，天下称明焉。自元丰七年十月八日奉圣旨：“应缘保甲事元系枢密院指挥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断公案，令大理寺定断，刑部勘当申院。”元四年六月十八日又奉圣旨：“禁军公案内流罪以下，情法不相当而无例拟断合降特旨者，令刑部申枢密院取旨。”今年七月十三日又奉圣旨：“应系枢密院降指挥，下所属体量根究取勘者，候奏案到，令枢密院取旨。”十月四日又奉圣旨：“应官员犯罪公案，事干边防军政，文臣令刑部定断，申尚书省，武臣申枢密院。”臣窃详前件五项条贯，不唯断狱不归一处，其间必有罪同断异，令四方疑惑，失先帝元丰五年改法本意。兼事干边防军政，文臣归尚书省，则虽枢密院本职，必有所不知，武臣归枢密院，则自节度使充经略安抚，有所废黜，虽三省亦有不得知者。事之不便，莫大于此。臣今欲乞依先帝改法之旧，应断罪公案并归三省，其事干边防军政者，令枢密院同进呈取旨而已。如此则断狱轻重，事体归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职，方得稳便。取进止。

【乞优恤滕元发家札子〈元五年十月。〉】

臣伏见故龙图阁学士、前知太原滕元发，昔事先朝，早蒙知遇。方群臣争以财利求进之秋，元发独能守正，时献谠言。先帝取其大节，虽任用进退不一，而卒蒙保全。近者朝廷知其可用，复还旧职，擢置河东。元发亦能裁损极边冗戍，为国惜费，颇有成效。今不幸身亡，子弱家贫，已蒙圣恩，特加赙赠。欲乞检会近例，差破人船津送丧柩骨肉，直归苏州，俟有葬日，仍令本州量事应副。元发有弟申，从来无行，今元发既死，或恐从此凌暴诸孤，不得安居。缘元发出自孤贫，兄弟别无合分财产，欲乞特降指挥，在京及沿路至苏州以来官司，不许申干预元发家事，及奏荐恩泽，仍常切觉察。取进止。

【荐王巩札子】

臣伏以方今人才衰少，求备实难，凡有所长，皆当不废。臣伏见右承议郎王巩，生于富贵，志节甚坚，好学力文，练达世务。昔熙宁之初，宰臣王安石用事，屡欲用巩。巩自知守正不合，拒而不从，每上书言事，多切时病。吴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冯京，器其为人，尝与议及国事。及王、蔡确执政，李定、舒为御史，将倾充与京，故起大狱，广加罗织，欲以次及二人。巩由此得罪，南行万里，三年而归，刚气不衰，言事如故。时二圣临御，司马光当国。巩复预光议论，光极喜之，言之朝廷，擢任宗正寺丞。方复欲进用，而巩狷介疾恶，为众所忌。适会光物故，众人捃其微过，因而排之，遂至今日。臣窃悲光平日所荐，今皆布列朝廷，而巩独连蹇不遇，罢官者再。凡巩之所长，皆士人之所难能，而其所短，多暗昧不明，或少年之所不免。前知扬州谢景温，与巩共事，尝上章明辩其冤，则爱憎之言未可偏信。臣备位风宪，区区之意，每欲为陛下掇拾遗材，以备任使。与巩游从最旧，知其所长。伏乞陛下洗濯瑕疵，稍加录用，必能上感恩造，临事捐躯，以报万一。取进止。

【论禁宫酒札子】

臣窃见有司近以在京酒户亏失元额，改定宗室外戚之家卖酒禁约，大率从重。谨案嘉旧法，亲事官等卖酒四瓶以上，并从违制断遣，刺配五百里外本城，其余以次定罪，皇亲临时取旨，仍许人告提两瓶以上，赏钱十贯止。及熙宁法，每卖一斗，杖八十，一斗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许人告捕，一斗赏钱十贯至百贯止。及元四年，所定刑赏，与熙宁同，而有告无捕。及今年十一月六日、十二月十八日敕，刑从嘉，而赏从熙宁，既兼用两重，及并行告捕，仍许入沽贩之家，而取旨之法，兼及本位尊长。是以此法一行，人情惊扰。臣窃惟有司所以立此法者，止为酒户亏额而已。酒户亏额，但户部财利一事耳。今既兼取前后重法，施于沽贩小人足矣。臣访闻宗室之间，颇有疏远外住之人，以窘乏之故，或卖酒自给。今既许人入其家捕捉，小人无知，以捕酒为名，恣行凌辱，何所不至。兼逐位尊长，爵齿并崇，多连宗子，而卑幼犯酒，不免取旨。若取旨而不行，则虽取何益。若遂有行遣，窃恐圣意必不欲如此。故臣愚见，以为当去尊长取旨之法，仍不许捕捉之人入皇亲宅院。如此许行，颇为酌中。伏乞特降指挥，速行改定。取进止。

贴黄：臣所言事干宗室，欲乞圣意裁定。如可施行，更不出臣此章，只作圣旨批降三省。

【论冬温无冰札子】

臣伏见前年冬温不雪，圣心焦劳，请祷备至，而天意不顺，宿麦不蕃，去冬此灾复甚，而加以无冰。二年之间，天气如一，若非政事过差，上干阴阳，理不至此。谨案常燠之罚，载于《周书》，而无冰之灾，书于《春秋》。圣人之言，必不徒设。臣谨推原经意而验以时事，惟陛下择之。盖《洪范》庶徵：则时燠，豫则常燠，谋则时寒，急则常寒。之为言明也，豫之为言舒也。故汉儒释之曰：“上德不明，暗昧蔽惑，不能知善恶，无功者受赏，有罪者不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官废礼，失在舒缓。盛夏日长，暑以养物，政既弛缓，故其罚常燠。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亡无寒岁，而秦灭无燠年。”今连年冬温无冰，可谓常燠矣。刑政弛废，善恶不分，可谓舒缓矣。臣非敢妄诋时政以惑圣听，请为陛下具数其实。然事在岁月之前者，臣不能尽言，请言其近者：凡有罪不诛者七，无功受赏者四：陆佃为礼部侍郎，所部有讼，而其兄子宇，乃与讼者酒食交通，狱既具，而有司当宇无罪。此有罪而不诛者一也。石麟之为开封府推官，与诉讼者私相往来，传达言语，狱上而罢，更为郎官。此有罪而不诛者二也。李伟建言，乞回夺大河，朝廷信之，为起大役，费用不赀，今黄河北流如故，涨水既退，东流淤填，遂成道路。臣屡乞正伟欺罔误国之罪，不蒙采纳，任伟如故。此有罪而不诛者三也。开封府推官王诏故入徒罪，虽该德音，法当冲替，而诏仍得守郡，至今经营差遣，迁延不去。此有罪而不诛者四也。知祥符张亚之，为官户理索积年租课，至勘决不当偿债之人估卖欠人田产，及欠人见被枷锢，而田主殴击至死，身死之后，监督其家，不为少止。本台按发其罪，而朝廷除亚之真州，欲令以去官免罪。此有罪而不诛者五也。孙述知长垣县，决杀诉灾无罪之人，台官有言，然后罢任，虽行推勘，而纵其抵欺，指望恩赦。此有罪而不诛者六也。秀州倚郭嘉兴县人诉灾，州县昏虐，不时受理，临以鞭扑，使民相惊，自相蹈籍，死者四十余人。虽加按治，而知州章衡反得美职，擢守大郡。此有罪而不诛者七也。近日差除户部尚书以下十余人，其间人材粗允公议者，不过二三人，其他多老病之余及执政所厚善耳。臣与僚佐共议，以为不可胜言，是以置而不论，独取其尤不可者杜常、王子韶二人论之，然皆不蒙施行。夫杜常在熙宁间，谄事吕惠卿兄弟，注解惠卿所撰手实文字，分配五常，比之经典，及其所至谬妄，取笑四方。其在都司，希合时忱、任永寿等旨意，施之政事，前后屡为台官所劾，兼其人物凡猥，学术荒谬，而置之太常礼乐之地。命下之日，士人无不掩口窃笑。此无功受赏者一也。王子韶昔在三司条例司，谄事王安石，创立青苗、助役之法。臣时与之共事，实所亲见。及吕公著为御史中丞，举为台官。公著以言新政罢去，而子韶隐忍不言，先帝觉其奸妄，亲批圣语，指其罪状。自是以来，士人不复比数。但以善事权要子弟，故前后多得美官，今又擢之秘书，指日循例当得侍从。公议所惜，实在于此。此无功而受赏者二也。张淳资才凡下，从第二任知县擢为开封司录。曾未数月，厌其繁剧，求为寺监丞，即得将作。又不数月，令权开封推官。意欲因权即真，迤逦迁上。此无功而受赏者三也。丁恂罢少府簿，经年不得差遣，一为韩维女婿，即时擢为将作监丞。此无功而受赏者四也。其因缘亲旧，驰骛请谒，特从常调，与之堂除，以至除目猥多，待阙久远，孤寒失望，中外嗟怨者，尚不可胜数。凡上件事，皆刑政不修，纪纲败坏之实也。大率近岁所为，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如此。譬如天时，有春夏而无秋冬，万物虽得生育而不坚成。天之应人，颇以类至。宜指挥大臣，令已行者，即加改正，未行者，无踵前失，勉强修饬，以答天变。臣伏见去年，岁在庚午，世俗所传，本非善岁，徒以二圣至仁无私，德及上下，故此凶岁化为有年。然事有过差，犹不免常燠无冰之异。由此观之，天地虽远，得失之应，无一可欺。若更能恐惧修省，戒饬在位相勉为善，则太平之功庶几可致也。臣备位执法，实欲使陛下比隆尧舜，无缺可指，无灾可救，是以区区献言，不觉烦多。死罪死罪。取进止。

【论雇河夫不便札子】

臣窃闻祖宗旧制，河上夫役止有差法，元无雇法。始自曹村之役，夫功至重，远及京东西、淮南等路，道路既远，不可使民间一一亲行，故许民纳钱以充雇直。事出非常，即非久法。今自元三年，朝廷始变差夫旧制为雇夫新条，因曹村非常之例，为诸路永久之法。既已失之矣，而都水使者吴安持等因缘朝旨，造成弊政。令五百里以上不满七百里，每夫日纳钱二百五十文省；七百里至一千里以上，每夫日纳钱三百文省；团头倍之，甲头火长之类，增三分之一。仍限一月，过限倍纳。是岁京东一路，差夫一万六千余人，为钱二十五万六千余贯。由此民间见钱几至一空，差人般运累岁不绝，推之他路，概可见矣。近因京东转运使范锷得替回，论其不便，安持等方略变法，罢团头、火长倍出夫钱。工部知罚钱之苦，又乞立限至六月以前，虽苛虐比旧稍减，然访之公议，终不为稳便。何者，朝廷本欲宽省民力，故许出钱雇夫。若其钱足以充雇，则朝廷将复何求。今河上雇夫，日破二百而已。〈昨来京城雇夫，每人日支一百二十文省，则河上日支二百，已为过厚。〉虽欲稍增数目，为移用陪备等费，亦不当过有裒敛，以伤民财也。故众议皆谓七百里以下与七百里以上人户，若系差夫，则一人效一人之力耳。今乃利其远近，有费用多寡之殊，遂令远者多出五十，以为宽剩，此岂朝廷恤民之意哉。兼一夫出二百五十，亦已自过多。如臣愚见，若于每夫日支二百文外，量出三十，以备杂费，则据上件京东所差夫数，止约合出一十一万贯省，比本监所定五分之二耳。昔王安石为免役之法，只缘多取宽剩，致令民间空匮，怨ゃ并作。二圣临御，为之改法，今创痍犹未复也。安持本安石之党，昔日主行市易，多出官本散与无根之人，虚桩息钱以冒不次之赏，虽略行追夺，而寻复任使。盖从来习为聚敛之政，至今不改。是以雇夫之法，名为爱民，而阴实剥下。臣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应民间出雇夫钱，不论远近，一例只出二百三十文省，所贵易为出备，不至艰苦。兼臣闻自来诸路计口率钱，百姓如遭兵火，若用之河防之上，一无枉费，于理尚可也。今取之良民之家，而付之河埽使臣、壕寨之手，费一称十，出没不可复知，民独何负而为此哉。且今河埽、梢桩之类，纳时数目不足，及私行盗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比之他司官物，最不齐整。及其觉知欠少，或托以火烛，或因河流向著。一经卷埽，大破数目，虽有官司，无由稽考。今以免夫钱付之，类亦如此矣。兼访闻河上人夫，亦自难得，名为和雇，实多抑配。臣今仍乞令河北转运提刑司，同共相度，如何处置关防所支雇夫钱，以免欺盗之弊。及乞体量所雇人夫，有无抑配，具结罪保明闻奏，然后朝廷裁酌，从长施行。取进止。

贴黄：今岁修河夫人数不少，且以远近各半约之，仍据见行法，远者每人一日多出五十文省，则其钱数，亦必甚多。若蒙圣恩便令裁减，则民间受赐不少。乞指挥速赐施行。

【论西边商量地界札子】

臣闻善为国者，贵义而不尚功，敦信而不求利。非不欲功利也，以为弃义与信，虽一快于目前，而岁月之后，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昔晋文公围原，命三日为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民，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晋荀吴围鼓，鼓人或请以城叛，吴弗许。左右曰：“师徒不勤而可以获城，何故弗为？”吴曰：“吾闻诸叔问：‘好恶不愆，民知所适，事无不济。’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恶也。人以城来，吾独何好焉？”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三月，鼓人请降。使其民见，曰：“犹有食色，姑修而城。”军吏曰：“获城而弗取，勤民而顿兵，何以事君？”吴曰：“吾以事君也，获一邑而教民怠，将焉用邑？”鼓人告食竭力尽，而后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世俗言之，此二人者，可谓疏于事情而怠于功利矣。然要其终，文公以霸天下，荀吴以强晋国，则信义之效见于久远如此。臣窃观朝廷之所以御西夏者，可谓异矣。方元三年，夏人既受册命，不肯入谢，再以大兵蹂践泾原，大臣畏之。明年遣使，请以所许四寨易兰州、塞门。朝廷虽不许，而大臣务行姑息，不俟其请，而以岁赐等事许之。一岁所赐，凡二十万。夏人仰之以为命，虽以一岁之入，易兰州、塞门可也，而奈何与之。盖自失岁赐以来，朝廷荡然无复可以要结夏人者。然此既往之事，臣不复追咎矣。顷者，夏人既得岁赐，始议地界，朝旨许以见今州城堡寨依绥德城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外量置堡铺，其余十里为两不耕地。约束既定，大臣中悔，又欲堡寨相照取直。议犹未定，而熙河将佐范育、种谊欲于见今城堡之外更占质孤、胜如二堡。大臣侥幸拓土之功，不以育等为非，从而助之，寻为夏人所破。所杀兵民，皆不敢以实闻。继修城门，再被焚毁。其事至今未定，然夏人迫于内患，不敢坚抗朝命，许以照直为界。其言犹未绝口，而大臣又悔，欲于堡铺之外对留十里，通前共计三十里。此命既出，有识之士以为失信太甚，非中原之体。若使边臣稍知义理，必不忍自出反复之言以彰不信。幸而夏人终以内患未解，不欲违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黾勉见从。十里之地，得之不足为强，失之不足为弱，虽小人以为得计，而君子谓之失策。何者，要约未定，今岁已添屯重兵，前后十将有余。十将之众，凡五万人。使五万人西食贵粟，其费已不赀。而夏人顺否，又未可必。虽复暂顺，要之久远不信朝廷，为患何所不至。然此亦既往之事，臣复何言哉。臣之所忧，但恐大臣狃于小利，睥睨夏国便利田地，贪求不已。访闻近遣穆衍与边臣计议，既欲取质孤、胜如一带良田，凡数十里，又欲取秦凤路、陇诺城与熙河路定西城照直地仅一百里，规画极大，闻者惊愕。若此谋复作，夏人不堪其忿，窃出作过，我曲彼直，何以御之。且先朝用兵所得四寨，朝廷犹务息民，弃而不惜，况于其余，何足计较。在《兵法》有之曰：“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又曰：“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今之所为，正犯此禁。臣窃怪大臣皆一时儒者，而背弃所学，贪求苟得，为国生事，一至于此。外人皆言前后计画皆出种谊。谊本小人，安知大虑而举朝廷以从之乎。要之不出数年，此患必见。患到而后言，言虽易信，而已无及矣。伏乞陛下，以社稷生民为念，断之于心，止其妄作，则天下幸甚。取进止。

贴黄：添屯数目，臣见陕西转运使李南公言：此贴黄在添屯十将处。

自元以来，朝廷不起边事。凡自前边臣欺罔，杀略熟户，计级受赏，虏掠财物，私自润入，及边民幸于扰攘，买贱卖贵，如此等事，皆不得为。故上下鼓唱，愿有边衅。凡此皆奸人自作身计，非国之利也。今胜如、质孤等处良田，实西边第一等膏腴，岂我独知以为利而夏人不知耶。彼知爱之，则不免于争。争一起，则兵革不息。此正堕边臣之奸计，而大臣不察，过矣。臣访闻夏国柄臣梁乙逋者，内有篡国之心，然其为人狡而多算，宽而得众，方欲内安酋豪，外结朝廷，俟内外无患，然后徐篡取之。所以朝廷近日商量地界，虽前后要求反复，而乙逋一一听从。盖见议地界，止于二三十里之间，于彼国不深系利害故也。今朝廷若见其易与，因而别有大段求索，使彼不能堪忍，或至忿争，兵难一交，必非朝廷所愿。至此而后，反欲求和，则所丧多矣。

【论黄河东流札子】

臣闻大河行流，自来东西移徙皆有常理。盖河水重浊，所至辄淤，淤填既高，必就下而决。以往事验之，皆东行至太山之麓，则决而西，西行至西山之麓，则决而东。向者天禧之中，河至太山，决而西行，于今仅八十年矣。自是以来，避高就下，至今屡决：始决天台，次决龙门，次决王楚，次决横陇，次决商胡，及元丰之中，决于大吴。每其始决，朝廷多议闭塞，令复行故道。故道既高，复行不久，辄又冲决。要之水性润下，导之下流，河乃得安。是以大吴之决，虽先帝天锡智勇，喜立事功，而导之使行，不敢复塞，兹实至当之举也。惟是时民力凋弊，堤防未完，经流汗漫，失于陂障。由是元之初，大臣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听，始开孙村之议，欲导河使东，以复故道。此议一起，都水官吏侥幸回河之功，河上使臣、壕寨利在差遣请受，相与唱和，争请回河。自是公私困竭，河北、京东西之民，为之不聊生矣。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仁民爱物，恭俭节用，如恐伤之。今河本无事，而生事之人公然欺罔，坐使公私俱弊。臣实深痛之，谨采河朔民言，效之左右，惟陛下裁察。夫河自天禧西行，及其决于大吴，其去西山不远。惟有此地未经淤填，比之他处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直至瀛、莫之郊。地势北高，河遂东折入海，其为顺便，殆天意也。惟北京之南孙村在其东岸，东接故道，其间数十里，地颇污下，每岁夏秋涨水，多自此溢出。昔之治河者，以为北京宫阙所在，兵民夥烦，而孙村近在城南之外，若使涨水从此流入故道，则都城生聚皆有鱼鳖之忧。故于河之东岸，孙村之南，开清丰口，以泄涨水，流入故道。于河之西岸，开阚村等三河门，亦以泄涨水，行无人之地，迤逦流至馆陶，复令入大河。昨来朝廷如一依昔人措置，则北京每岁夏秋涨水自可无虞，城南堤防所费并可省罢。自北京以北，至瀛、莫以南，地迫西山，渐有冈阜，河水至此，自不能为害。惟有深州当河流这冲，所宜经画。今若徙武强县开近东旧河道〈具见画图，〉引河稍东，则深州之危必自纾解，然后完治山公一带北堤，极令高厚，则河流赴海，可无大患矣。今自建孙村回河之议，先闭塞阚村等三河门，又于梁村筑东西马头及锯牙，侵入河身几半，迫胁大河，强之使东。既河身噎塞，则上流阳武、灵平等处，去秋并告危急，涨水至北京之南，东西两岸无所分减。又为马头、锯牙所迫，并入孙村，直上北京签横堤面。北京告急，尝称若雨不止，风不定，本京必定疏虞，其得平安，盖出天幸。由此横堤、顺水堤皆作木岸，所费不赀，然终亦不可全恃。兼梁村东马头，下崖至水面，高七尺，水深二丈以上，若欲开掘马头以东，回夺河身，须及三丈乃可。访闻入地一丈，泥水不可复开，虽复倾国应副，力亦不及。若欲略行开掘，令涨水冲刷成河，则二年以来，已试不效，况故道一带堤内，直高一丈上下，而堤外直高二丈有余，架水行空，最为危事。谨按自来河决，必先因下流于高，上流不快，然后乃决。然则大吴之决，已缘故道于高，今乃欲回河使行于此，理必不可。且见今北流深处，水行地中，实得水性，舍此不用，而欲引入故道，使水行空中，虽三尺童子，皆知其妄。而建议之臣，恣行欺罔，居之不疑。令虽变回河之名为分水之议，据都水奏请，本谓回河与减水事体不同，所有已修进马头三百余步，乞从修河司随宜措置。马头既在大河之中，横栏水势，泛涨之时，理须斟酌，可存可折，一面施行。朝廷虽许其所请，然本司收买马头物料至今不绝，又与本路监司同奏，乞随宜开导口地一带河槽，务令深阔，并修葺紧急堤岸，酾为二渠。臣观其指意，虽名为减水，其实暗作回河之计也。且自置修河司以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过朝廷应副见钱四十九万余贯，其他公私所费，犹不在此数。今岁春夫共得一十万人，而北流止得三万，东流独占七万。盖自来河北只管一河东西两岸而已。今为分水之故，添为两河东西四岸。内北流横添四十五埽，使臣三十四员，河清兵士三千六百余人，物料七百一十六万三千余束。其为耗蠹，何可胜言。盖都水官吏，专欲成就决不可行之故道，而疵病已行之北流。其欲成就故道，则孙村开河马头等役，当罢而不罢。其欲疵病北流，则深州、武强等患，当讲而不讲。〈建议分水之人，利在深州危急，以显北河可废而东流当开，其为不忠，莫甚于此。〉北京、灵平、阳武诸处危急，实由分水所致，则讳而不言。深、瀛、恩、冀去岁无害，实由北流堤防稍立之功，则指为分水之效。其为罔上，众所愤叹。臣职在风宪，疾之久矣。近因访问习知河事之人，颇得其实，采画成图，随事签贴，指掌可见，今随札子上进。臣虽未尝阅视形势，然而朝廷大臣亦未尝按行其地，不可便以都水官吏为信也。欲乞圣慈，特选骨鲠臣僚及左右亲信，往河北计会，逐处安抚转运提刑州县及北外监丞司员，同共踏行，详其图录，开述利害，保明闻奏。如臣所言不妄，即乞罢分水指挥，废东流一行官吏役兵，拆去马头锯牙，依上件所陈施行。今年春天，仍并拨付北流开河筑堤役使。所贵河朔及邻路兵民，早获休息，国家财赋，不至枉费，有丰足之渐，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取进止。

贴黄：今河上夫役，不过二月半下手，如蒙圣意，允臣所请，伏乞火急差官前去定夺，所贵未役之前早见可否，不误兴役。

●栾城集卷四十七

◆中书舍人撰两府请贺谢表状十首

【请太皇太后受册表】

臣辙等言：臣等近奉表请太皇太后以时备礼，膺受册宝，伏奉批答不许者。臣等闻，谦虽盛德，过则失中，礼有必然，义非所避。方旱灾未解，则克己安众，人主之令猷，及神人既和，则备物正名，有国之常法。若乃务于损而不复，有其实而弗居，使礼典不修，则臣子何赖。臣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躬任、姒之至德，蹈舜、禹之休功。无为而遐迩自安，不言而忠邪自辨。四海蒙福，三年于今。乃者雨不应时，民斯艰食。然而振廪已责之惠，饥馑所以再生，侧身修行之诚，鬼神所以助顺。今蚕麦既阜，黍稷可期，人获安居，朝亦无事，而礼废不举，众将谓何。夫以拥佑神孙，缉熙大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号之施，本由其实，文物之盛，复沿其名。夫何嫌疑，固执谦畏。而况遏密之期已极，爰戴之愿方深，抑损逾涯，进退无据。臣等重念君父之道不独为身，其于臣子之谋当使无过。今时日协吉，册宝告成，却而不施，自为则至，而使皇帝陛下，不得尽人子之义，百官有司，不得举人臣之职，此臣等区区窃所未喻也。伏愿太皇太后陛下，勉循斯请，以安众心，仰以奉祖宗之旧仪，俯以为国家之荣观。臣等无任恳款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

【贺擒鬼章表】

臣辙等言：伏睹熙河、兰、会经略司奏，今月十九日，洮东安抚种谊等，领兵攻破洮州城，生擒西蕃首领鬼章者。天网虽宽，久而必获，神理助顺，叛者自亡。曾是偏师之出疆，遂闻元恶之授首。诸戎震叠，西鄙肃清。臣辙等诚欢诚，顿首顿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天复四方，坤载万物，好生之德，发于自然，柔远之功，覃于无外。昆虫草木咸知此心，天地鬼神阴相其业。顾西蕃之遗种，孤累圣之鸿私。顷在熙宁之间，诱陷思立之众，置而不问，犹觊知恩，爵秩兼降，赐予不绝。而乃潜结西夏，攻围南川，焚荡伤夷，动以万计，发掘驱虏，不可数知。筑据临洮，傲睨天讨。当宁太息，念疆场之无辜，诸将激昂，知背诞之不赦。兵刃既接，凶党奔亡，临冲未施，壁垒自破，老羌夺气，白首就擒。即听槛车之行，以正藁街之戮。乃者拓跋畜，凭恃解仇之谋，猖狂大言，阴蓄窥边之计。唇亡则齿知难久，臂解则肩不自持。料其破胆之余，款塞无日。信矣得天之助，本于爱物之诚。臣等镇抚无功，黾勉备位，幸依干羽之化，庶睹兵革之藏，欣戴之心，倍万伦等。臣辙等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谢入伏早出状二首】

伏以火老而烦，金微斯伏。忽被早归之诏，仰惭内恕之恩。退食委蛇，抚躬战汗。臣等叨尘近辅，与闻政几，庇广厦之清阴，饱素餐而终日。方惭惧于无补，何劳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己及人，使臣以礼，深念早衰之质，许以中昃之休。顾惟民事之至艰，盖有日入而后息。臣等敢不上怀主眷，俯念人劳，广清净之余风，致安佚于无外。伏以候极南讹，日临庚伏。方斋居之暇豫，闵政务之勤劳。亟命遄归，得从燕息。臣等猥以一介，获览万微，殚日力而不遑，知寸阴之可惜。惕然祗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鸡鸣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内无警急之奏，而朝廷有清净之风。膺化国之舒长，念暑雨之咨怨。曾匪贤劳之久，遽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上体眷怀，益励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岁月之有成。

【谢坤成斋筵状二首】

清光可企，初奉万年之觞，妙供已成，共荐三乘之福。遽传温诏，式燕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工。举磬管以示和，陈肴核而饱德。与众同乐，既均夷夏之欢，俾寿而康，当遂臣邻之愿。寅奉东朝，方庆诞弥之节，均慈列辟，俾同既醉之欢。饫以和羹，作之备乐。举太平之旧事，竦众目以荣观。呦呦鹿鸣，士有尽心之愿，振振鹭下，众知胥乐之诚。

【谢讲彻论语赐燕状二首】

志在多闻，亲讲前王之训，功惟日就，遽见一经之终。深念勤劳，式均燕喜。笾豆有楚，钟鼓毕陈。勉兴好我之心，既优以礼，将闻善道之告，不绝于时。宸心莫测，方笃志于诗书，坤德无为，但勤求于俊彦。曾未阅岁，已闻终经。式均燕豆之私，以荣讲席之报。始于好学，伫观圣政之新，终克肯堂，益助慈心之喜。

【贺雪御筵谢状二首】

伏以微阳将复，温气尚浮，诚意感天，不日而应。同云覆地，雨雪载均，信哉牟麦之祥，复称疠疫之药。时方嗣岁，已知天造之回，功在庶农，益验坤元之德。臣等弼谐虽幸，燮理何功。安此丰年，日有素餐之愧，锡之备礼，重叨曲燕之私。醉饱而归，震惶无措。伏以近自频年，每愆时雪。圣心勤念，虽渊默以无言，天意密符，变凝阴而有作。飞花先自于宫阙，布润俄遍于寰瀛。九轨澄清，已消尘之浊，三农踊跃，载歌牟麦之丰。臣等幸此有年，共安无事。锡之醴酒，益知和气之充，饫以肴，愿均足食之惠。醉饱盛德，歌舞休功。

◆编神宗御集奏请表状二首

【乞御制集叙状】

臣等顷被旨编次神宗皇帝御制文集，检寻遗放，绵历岁时。于兵政二府，得处置之详；于臣寮诸家，得训敕之要。相从以类，首以诗颂杂文；备载无遗，终以边防秘计。今者编录粗定，卷秩已分。臣等恭惟神宗皇帝，天纵弥文，神授英略，词章渊妙，不学而能，筹策纵横，绝人远甚。而复励精庶政，亲决万机。故其游幸无益之文，见存无机；至于经纶成务之作，著录尤多。足以上继典诰垂世之书，岂止追迹汉唐能文之主。臣等虽观章句，莫测渊源。窃见祖宗御制集圣制序文，已有故事。盖天日之象，非常人所能形容；而尧舜之言，非来圣莫适题品。臣等欲乞皇帝陛下，依前朝典故，亲撰神宗皇帝御制集序，颁付本所，以发挥圣作，昭示来世。

【进御集表】

臣辙言：窃惟神宗皇帝，天纵圣德，文章俊伟，策略宏远，出于天性，不由学致。自初即位，经营百度，有纲纪海内，鞭挞四夷之志。老臣宿将，拱手相视，以听可否。至于发奸摘伏，料敌制胜，明见万里之外，皆发于文词。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顷被圣旨，编次遗文，始于禁中，次及三省密院，下至文武诸臣之家。凡尺牍寸纸，无所遗轶。或文采焕发，足以形容渊衷，或事实明著，足以考察时政，谨已撰次成书。然臣之愚陋，不足以测知深浅。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居尧舜之位，躬曾闵之孝。〈太皇太后表，改此二句云：以文母之慈，修圣子之业。〉补述前志，见于为政，网罗遗事，尽付史官。犹恐平生文字久而散亡，或致磨灭，特置官局，经涉岁时。臣伏观历代帝王，如汉武，魏文，唐德、文、宣三宗，皆工于诗骚杂文，与一时文士比长洁大，至于经纶当世，讲论利害，以文墨尽天下事，则皆不足以仰望先帝之万一。惟汉光武起布衣，治经术，提三尺剑以平僭乱，得治民驭兵之要。每以手迹十行细札号令海内。窦融在河西，诏书至探融等情伪。河西皆惊，以为不可欺，即时款附。第五伦为京兆掾，每读诏书，曰：“此圣主也，愿为尽死力。”魏太祖芟夷群丑，其用兵虽法孙吴，然因事变化，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临事又手为节度，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惟此二君近之。然先帝之文，其高处自当与典谟训诰为比，非近世所能仿佛。凡著录九百三十五篇，为九十卷，目录五卷。内四十卷，皆赐二府及边臣手札，言攻守秘计，先被旨录为别集，不许颁行。仍御制集序一篇，以纪盛德，发明大训。臣窃见祖宗御集，皆于西清建重屋，号龙图天章宝文阁以藏其书，为不朽计。又刻板模印，遍赐贵近。臣今已缮写，分为五帙，随表上进，欲乞降付三省，依故事施行，所有御集即付本所修写镂版。臣无任战汗惭惧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

●栾城集卷四十七

◆辞免恩命表状札子十六首

【辞起居郎状二首】

右臣今月十九日，准阁门告报，已有告命，除臣起居郎者。伏念臣顷自疏外，擢居谏垣，衰废之余，才力耗竭，黾勉岁月，无所建明。近因朝廷除张颉为户部侍郎，杜为右司郎中，公议纷然，谓非其人。臣继上封章，极言其事。杜虽才性鄙佞，玷辱华要，而罪恶未著，臣亦不敢力言。至如张颉为性险躁，临事乖方，历任以来，罪状山积。臣以为事既明白，是以前后五次上言，不知颉久事权要，植根深固，一为左右之所保任，遂致圣意确然不移。臣屡献狂言，诚不量力，虽圣恩宽贷，未赐谴诃，岂敢冒昧宠荣，复尘要近。言不称职，臣犹自知，当黜反迁，众必指笑。伏乞特回误恩，除臣一外任差遣，俾臣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免清议，不胜幸甚。所有前件告命，臣不敢只受。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右臣准今月二十三日尚书省札子，以臣奏乞免起居郎恩命，奉圣旨不许辞免者。君父之命，所当敬从，臣实何人，敢有固执。特以臣前言张蠙户部侍郎不当，前后五状，不蒙施行。颉之罪名著在案牍，传于公议，而大臣主之愈力，朝廷用之不疑。则是臣谤毁忠贤，眩惑天听，狂妄之诛，所不当赦。臣今不敢复论其事。但以言为职，言既不用，理当废黜。衔愧冒宠，义实不安。伏乞检臣前奏，除臣一外任差遣，以全臣进退之分。所有起居郎告命，臣不敢只受。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免修条支赐札子二首】

臣准门下中书后省关准吏部牒，以臣详定参校六曹寺监吏人额禄文字并修条，特支银绢各五十疋两。窃缘编修条贯及裁定吏额，皆上禀朝廷论议，下赖官吏勤力，臣居其间，别无劳效，冒昧恩赏，情所不安。况范百禄等已有文字辞免，乞赠检会一处施行，特寝误恩，以安愚分。取进止。臣近准尚书省札子，奉圣旨不许臣辞免详定吏额并修条特支银绢者。圣恩深厚，不废微劳，岂合固辞，上烦天听。然念臣顷自遭遇，曾未数年，致位近侍，其间因缘职事，催督官吏，修定旧条，在于微臣绝无分毫之效，若皆一一侥幸恩赏，实愧心颜。伏乞圣慈，察臣诚心，非有矫饰，追寝成命，以安愚衷。取进止。

【辞召试中书舍人状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奉圣旨召试中书舍人者。伏念臣顷自外官，擢任言责，虽继陈狂瞽，而报效蔑然。遽蒙圣恩执笔柱下，复缘乏使权掌命书，资浅才微，宠恩沓至，自知非称，而况人言。方欲上书自陈，以辞要剧，忽闻召命，震越非常。况今多士盈廷，词臣间出，或久次不用，或沉伏未闻，岂患无人以备任使。顾臣才力短拙，重以衰残，曾未逾年，致身华近，必贻公议，难以自安。伏乞追回误恩，少安愚分。谨录奏闻，伏候敕旨。右臣今月某日准阁门告报，蒙圣恩除臣试中书舍人者。顷蒙特指召试中堂，辞避不从，黾勉而就，遂忝成命，意终不安。虽知区区寸诚，不能仰回天听，而匹夫之志，终欲必行。盖人臣事君，本求知遇，有命不受，近于不情。然臣以义而言，有三不可：伏念臣少从父学，稍知为文，忧患以来，笔砚都废。今虽勉强，心志已衰。此一不可也。臣昨自县道召充谏官，旋叨左史，仍兼词命，骈繁宠数，并在一年。臣犹知非，况复公议。此二不可也。内外两制，素号要途，兄轼顷已擢在禁林，臣今安敢复据西掖。非独畏避讥评，实亦恐惧盈满。此三不可也。臣既无一堪，而有三不可，冒昧宠禄，将安用之。伏乞圣慈，鉴臣愚诚，特寝前命，俾臣得安闲地，少弭人言，则臣图报恩私，尚有他日。谨具状奏闻，伏候敕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辞户部侍郎札子】

臣准尚书省札子，已降诰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试户部侍郎，奉圣旨，管句右曹者。待罪西掖，虽已期年，龌龊文墨之间，愧负宠禄之厚。岂期过听，特有甄升。窃以户部右曹，兼领昔日金仓司农之政，侍郎职事，专治天下差繇市易之余。奏请纷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采吏民之公言，宜得强明练达之人，立成久远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克当。愿回误恩，别选能吏，俾臣愚获安于微分，而国事不失为得人。公私两宜，众议为允。恳迫之至，冒昧以闻。取进止。

【辞吏部侍郎札子】

臣准尚书省札子，已降诰命，除臣试尚书吏部侍郎，奉圣旨，令管勾右选者。臣待罪民部，一期且半，才微事剧，智力俱殚。方欲干叩圣明，稍求闲地，而猥蒙进擢，俾佐天官。地望愈华，职业尤夥。见今选集之士五六千人，一失铨量，人言可畏。伏望圣慈，矜臣不逮，察臣无他，除臣一闲慢差遣，上以明朝廷用人之公，下以全愚臣知止之分。干冒天威，进退失措。取进止。

【辞翰林学士札子】

臣今月十四日准阁门告报，已降诰命，除臣翰林学士知制诰者。臣顷在民曹，颇经岁月，不能均调有无，仰助邦计，日虞旷弛，以速刑诛。朝廷曲赐保全，已为至幸，复加进擢，必致烦言。近被除书，参掌吏选，虽云宠命，犹丽诸曹。臣自量空疏，寻已辞避，而况玉堂之清秘，号为词臣之极选。臣兄轼旧以文学见称流辈，犹复畏避，不敢久居，得请江湖，如释重负。在臣微陋，实为叨窃。兄出弟处，或谓朝廷私臣一家，地近职严，姑愿朝廷历选多士。虽或未欲置臣于外，犹愿特许假臣以闲地。苟未满盈，庶可驱策，悃诚迫切，进退兢危。伏望圣慈，即赐俞允。取进止。

【辞御史中丞札子】

臣待罪禁林，行将一岁，兼权吏部，复又累月，常恐才小责重，有一旷败，孤负圣恩。今月三日得阁门报，准告，除臣御史中丞、充龙图阁学士。闻命震恐，罔知所措。盖自二圣临御，所用执法，于今六人，或由此进用，或因事罢去。凡任人之得失，实系朝廷之重轻。官吏视之，以启勤怠之心，邪正因之，以知消长之候。是以前代所选，至慎至难。如臣鄙凡，何以堪此。况复职冠河图之秘，亦非近事之比。虽朝廷过听，欲以宠借屑，而臣自度量，顾愿少安愚分。重念臣顷者为邑江外，被召还朝，曾未五年，遍历华近，无尺寸之功德，荷山岳之恩私，区区之诚，每虞倾覆。若复冒居要任，诚异本心。况臣非独自为身谋，亦为朝廷惜此过举。伏乞追寝成命，退就闲官，上全知人之明，下安守节之义。惶恐迫切，不知所裁。取进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辞尚书右丞札子四首】

臣今月五日，准阁门告报，蒙恩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者。臣备位南台，言事无补，上负朝廷开纳之意，下辜朋友责望之诚，徒以厚恩未酬，欲去不忍，岂谓非常之命，猥加无补之臣。矧复二辖之官，万几所在，苟用人之一失，实取轻于四方。如臣奋自诸生，误叨近侍，崎岖县道，曾未数年，出入周行，莫闻显效。资地浅薄，积薪有后来之议，德业空虚，在梁有不称之诮。伏乞追寝成命，少安愚衷，上以全二圣知人之明，下以成孤臣审己之分。臣无任祈天待命激切屏营之至。取进止。臣蒙恩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今日虽已具札子辞免，然意有未尽，君父之前，不敢复隐，谨具披露，惟陛下察之。伏念臣幼无他师，学于先臣洵。而臣兄轼与臣皆学，艺业先成，每相训诱。其后不幸早孤，友爱备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顷者兄弟同列侍从，臣已自愧于心。今兹超迁，丞辖中台，与闻政事，而臣兄轼适自外召还，为吏部尚书，顾出臣下，复以臣故移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实不遑安。况轼之为人，文学政事过臣远甚，此自陛下所悉。臣不敢远慕古人，内举亲戚，无所回避。只乞寝臣新命，若得与兄轼同为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如此则公议既允，私意获安。其于愚臣，实为至幸。取进止。臣今月某日，伏蒙圣恩赐臣诏书一道，不允臣辞免恩命者。命降自天，辄形恳避，恩不加谴，犹辱训词。辄缘覆焘之私，复伸愚聘之恳。盖陈力事上，常自止于不能，而量才用人，亦当矜其已竭。况臣位居执法，职在绳愆，苟有官非其人，爵逾于德，法所当治，臣敢弗言。今者擢置近班，实为虚授，若遂黾勉居位，臣既自己知非，苟复传播于人，众必指为无耻。在他人犹为不可，况本职之所当言。幸别选于长才，冀稍安于私意，再殚诚悃，非敢饰词，所有诰命，不敢祗受。臣无任震越待罪之至。取进止。臣今月某日，蒙恩差到某官，赍降诏书一道，以臣再辞恩命，不允所请者，特遣使车，宣布君命。里巷改观，亲党增光，虽圣聪之未回，抑愚言之可听。与其顺旨而使圣朝不获所任，曷若违命而使柄臣举惟其人。用此力辞，期于得请。昔楚有子玉，文公为之仄席；卫多君子，季札知其未乱。若公卿类皆骨鲠，则精神足以折冲。今虽忠贤在朝，股肱协力，不宜杂用小器，以示乏人。臣能知难，国之福也，苟不度德，民何观焉。尚冀察臣危诚，追寝前命，俾得粗陈薄技，以效一官。既获谋身之宜，非无报国之所，进退两得，家国俱安，其于微臣，岂非厚赐。无任恐惧恳祷之至。取进止。

【免尚书右丞表二首】

臣辙言：伏奉诰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者。首居言责，无补圣时，方有黜幽之虞，遽闻躐等之命，辞而不获，情实难安。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家世寒贱，兄弟戇直。早坐狂言，流落江湖而不返；晚逢兴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联翩禁近以偷安。恃圣神之误知，蹈险夷而莫顾。前后历居于台谏，弹击多召于怨尤。每图自安之宜，惟有早退之便。徒以受恩未报，中夕以兴，进退皆艰，彷徨自失，敢有望于殊宠，以自速于烦言。矧兹丞辖之严，号居弼谐之贰，观用人之当否，知为国之重轻。如臣迂阔而寡谋，孤直而多怨，进用兹始，已或纷然。眷遇倘隆，安能自保。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眷求一德，以允佥言。慎名器之假人，念衣裳之在笥，亟收前命，以保危踪。苟无陨越之忧，决生成之造。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免以闻。臣辙言：伏奉诰命，蒙恩除臣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者。台辖之重，国论所存。顾惟尺寸之材，何与栋梁之选。比陈诚恳，尚俞音。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家世寒儒，仅守父兄之朴学，文史末技，不通邦国之大猷。顷自元之初，偶缘乏使，召自南迁之后，遽责使言。旋由左史而践掖垣，复从右户以居翰苑。迨兹执法，曾未数年。言何补于圣明，志已殚于忧责。以一日遭逢之幸，擅诸臣积累之荣。方怀满溢之虞，愿求闲散之便。岂意恩私之横被，复叨丞辖之近班。自昔政事之臣，非处书生之地，既犯不韪，其何敢安。伏望皇帝陛下以德爱人，量才付位。深察斗筲之陋，难堪钟鼎之藏。追还误恩，选建明德。俾贤愚各安其所，则中外无复闲言。其于微臣，受赐多矣。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免以闻。

●栾城集卷四十八

◆杂谢恩命表状二十一首

【谢除中书舍人表二首】

臣辙言：伏奉诰命，除臣试中书舍人，仍改赐章服者。执笔柱下，已愧空疏，起草禁中，尤为清切。上惭主眷，下愧人言。臣辙诚感诚惧，顿首顿首。伏以西台政教之原，紫微论思之地。缉熙庶政，事得稽参，进退其寮，言成训诰。昔赵孟治晋，叔向为之谋主，则楚无以当。国侨为郑，子羽掌其词令，则国鲜败事。今臣所领，颇近于斯。宜得博达详练之人，疏通敏捷之士，考核邦典，润饰皇猷。如臣朴讷少文，迂拙自用。在仁祖时，始以直言见收下第；在神考时，复以封事获对清光。不能自结于一时，旋复窜投于万里，虽谋身之不暇，顾受任以何堪。泰坛之樽，何取沟中之断，清庙之瑟，误收灶下之焦。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出震乘龙，代天理物，默然思道，专意于用人；穆若守成，选众而求旧。怜臣一介之贱，偶为三世之陈。遗簪以故而见收，老马以病而复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求其用，聊广吾仁。臣虽力不迨人，而诚心未泯，学忘其旧，而一二犹存。敢不靖恭于朝，侧听高宗之言政；勉强以俟，几见成王之措刑。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辙言：伏奉诰命，除臣试中书舍人，改赐章服者。越从左史，擢领西垣。口出命书，身参法从。深念山林之迹，本无富贵之心。闻命若惊，固辞不获。臣辙诚感诚惧，顿首顿首。伏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学以父兄为师，贫无公卿之助，私有求于禄养，辄自力于文词。慨然东游，无以上达，际会仁祖，访求直言。策语猖狂，恃圣神之不讳；考官怪怒，恶悖直之非宜。孰知牾俗之言，特被爱君之诏，感激恩遇，遂忘死生。莫酬国士之知，适有私门之祸，未填沟壑，重迫饥寒。时于道途，望见神考。一封朝奏，夕闻召对之音；众口交攻，终致南迁之患。生虽不遇，尝辱顾于二宗；时不见容，势殆滨于九死。厄穷自致，黾勉何言。敢云衰病之余，尚被宠光之幸。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慈均覆，坤德无私，欲以任姒之明，躬行尧舜之道，肆求多士，以遗成王。耆老毕会于朝廷，耕筑不遗于草莽，遂令拔擢，猥及空疏。冯唐已衰，犹愿云中之往；贡禹虽老，未忘封事之勤。譬如木之在山，生则荷恩，而死无所怨；水之于地，行则润下，而止不敢辞。臣之事君，义亦如此。欲报之意，非言所殚。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谢除户部侍郎表二首】

臣辙言：今月初四日，伏奉诰除臣依前朝奉郎、试尚书户部侍郎者。掖垣清，奉铅椠以偷安，民部剧烦，以金谷而为职。事非素学，命不获辞。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起于南裔，曾未再期，擢在近班，讫无少补。开口论事，适宸心延纳之初；引笔代言，非书命纵横之际。窃禄而已，功何足云，计日以言，时亦未几。方自忧于汰去，岂复意于超升。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圣无为，静深照物，坐阅工师之众，灼知情伪之端。察臣朴愚，怜臣孤远，才虽未能以应务，性则不喜于为邪，试之剧曹，冀其来效。然臣观当今右部之政，正值昔日新法之余，召募忧于钱荒，差繇患于户少，事既难辨，法当通方，尚赖圣算之明，稍宽民力之惫。臣之疏拙，徒自勉强，苟少缓于疮痍，亦图报之万一。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辙言：今月初四日，伏奉诰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试尚书户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几，侍从之贵，冒宠已多。方怀汰去之忧，敢有超迁之望。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以右曹之政，本专赋役之烦，近岁以来，复益金仓之旧，下关民力，上计邦储。朝廷议论，积年于兹，吏民封章，继日以上。置局未遑于成法，付部要责其奏功。将以适四方之宜，为一代之典。自非精练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忧勤，下宽疲瘵。如臣浅陋，殆难克堪。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圣贵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孝先述志，明于因革之故，达于利病之原，上览祖宗之成规，下采今昔之公议，昭然独断，惠此小民。谓臣出自贱寒，或知劭农之意；性本愚拙，庶无希合之情。度越众贤，付以要务。臣敢不上体圣虑，勉尽鄙心。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谢对衣金带表二首】

臣辙言：伏蒙圣恩赐臣对衣金带者。盛服在躬，衰容有耀，兼金收衽，绵力难胜。顾视何功，叨尘重锡。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家本寒族，误点清班。岂曰无衣，敢自求于安燠；可使束带，顾未工于语言。曾是遭逢，坐蒙恩宠。此盖优遇皇帝陛下德泽无外，足以衣被四方；礼义有余，意将藩饰群下。发在笥之珍，以明重慎；易佩鱼之饰，以示等威。结以会朝，垂厉识都人之旧；服而拜舞，顾影有彼己之惭。岂徒褒博以为容，顾尽糜捐而报德。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辙言：伏蒙圣恩，赐臣对衣金带者。中廷拜命，御府推恩。授安吉之礼衣，兼荧煌之宝带。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西南贱士，儒素传家。羊裘宽博以御寒，牛胁连延而束体。久从游宦，幸此甄收。曾何施为，坐沾赐予。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覆庶物，子养群臣。机杼告功，远取同裘之义；范成质，式示断金之诚。篚笥增辉，既熏暖于私室；毕绅同结，亦夸耀于周行。顾惭彼己之义，当誓捐躯之报。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谢翰林学士宣召状二首】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头供奉官充待诏盛倚至臣所居，奉宣圣旨，召臣入院充学士者。成命莫回，惊使华之促召；一家竦听，望云阙以驰情。实儒者之至荣，岂平生之敢望。窃以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讲闻前辈。北廊奏事，有如李绛之忠；中禁论兵，复数毕Π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优文学之臣，时举旧章，多蒙召对。顷自恭默之后，稍虚顾问之常。方今圣德日跻，群臣属目。盖将虚前席以博问，继夜烛而畴咨。宜得俊良，密侍燕语。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疏。十载江湖之间，自群鱼鸟；五迁台省之要，永愧冠裳。敢谓乏人，遽令至此。兹盖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广大，海德并包。物无一介之遗，意求万目之举。临朝访道，有元老之在前；燕处清心，援众正而自助。从容盛德，循致承平。尘露之微，海岳奚补。修列圣之故事，今将其时；因闻见以纳忠，臣亦有志。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录奏谢以闻。谨奏。右臣今月二十五日，西头供奉官充待诏盛倚至臣所居，奉宣圣旨，召臣入院充学士者。力辞不免，亟承诏旨之温；就职有时，复纡使节之重。惭负之极，俯伏何言。窃以法从之华，禁林称首。田渔自奋，信遭遇之已艰；兄弟迭居，况前后之无几。二刘二吴，号有唐之盛事；二宋二韩，称本朝之得人。或同处于一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相望于累岁。今臣与兄轼，皆尘西掖，继入北扉，曾未三年，遍经两制。才不逮于前辈，宠遂极于当年。圣主何私，偏许一门之幸；愚臣自料，敢齐伯氏之贤。莫为先容，独尔幸会。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天地之德，含气必生；日月之明，容光咸照。力判忠邪之党，首清侍从之联。察臣兄孤直之无他，适具员偶阙而当补，弃遗簪而未忍，意同气之可收。致此空疏，亦蒙奖擢。臣敢不始终一节，庶无陨于家声；勉强百为，或有补于国事。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录奏谢以闻。谨奏。

【谢赐对衣金带鞍马状二首】

右臣伏蒙圣慈，以臣入院，特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并鱼袋金镀银鞍辔马一匹者。衣配重金，光照从官之右；厩分上驷，出忘徒步之勤。龌龊何功，便蕃若此。伏念臣生于寒远，仕则尘劳。逢掖之衣，如牛胁而自约；下泽之乘，望田舍以怀归。曾是恩私，不遗固陋。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辑绥多士，收揽成功。五色彰施，既尽藩饰之美；六辔调适，复均缓急之宜。不间衰残，特加好赐。无衣自请，喜七节之吉兮；为子永怀，悲三赐之及此。糜捐之报，造次不忘。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录奏谢以闻。谨奏。右臣伏蒙圣慈，以臣入院，特赐衣一对、金腰带一条并鱼袋金镀银鞍辔马一匹者。服章在笥，骐骥出闲。袭以会朝，乘而拜赐。周行悚观，陋室增华。伏念臣家本寒儒，误尘法从，既脱布韦之陋，稍从舆马之安。同裘之私，本非所望，康侯之锡，顾亦何堪。宠数便蕃，循省愧叹。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博求俊，图广治功，历览缙绅之间，深照奔走之病。曾是迂拙，偏被恩私。宾客在前，或将使之束带；大夫之后，知遂免于徒行。誓以糜捐，少图报称。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录奏谢以闻。谨奏。

【谢敕设状二首】

右臣伏蒙圣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赐敕设者。初践玉堂，亟颁燕俎。仰示慈之丰厚，增莅职之光华。饱食何为，汗颜罔措。伏惟皇帝陛下使臣以礼，先禄后威。四簋既盈，岂复无余之叹；初筵有秩，共成既醉之和。荷赐则多，论报何所。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录奏谢以闻。谨奏。右臣伏蒙圣慈以臣今月二十六日入院，特赐敕设者。恩异禁林，礼加燕豆。频年不讲，故事仅存。偶追贤俊之游，亟蒙饫赐之旧。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惠慈无外，典礼毕修。鸣鹿呦呦，喜忠言之来告；嘉鱼汕汕，岂ㇾ乐之徒然。祗服异恩，敢忘仰报。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录奏谢以闻。谨奏。

【笏记二首】

臣蒙恩授翰林学士知制诰者。眷命自天，恳辞无地。伏念臣归朝未几，受任过优。荣兼伯仲之间，宠先供奉之列。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施普博，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及单平。察狂狷之无他，怜孤直之寡助。生成之赐，草木何知。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臣蒙恩授翰林学士知制诰者。职叨非分，恩出异常。伏念臣比自南迁，擢居法从。功未闻于一二，宠遂及于便蕃。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急于用人，不遗寸善，置之翰墨之地，忘其兄弟之嫌。欲报洪私，未知死所。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

【谢除龙图阁学士御史中丞表】

臣辙言：伏奉诰命，除臣御史中丞、充龙图阁学士者。视草禁中，既极儒臣之选；专席朝右，复膺忠告之求。兼延阁之宠名，增南司之荣观。退循浅拙，徒积兢危。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以仁圣在宥，五年于今，恭俭无为，四方称治。然而矫枉之过，苛吏去法而宽弛相寻；革故之难，敝事虽除而条纲尚紊。民贫未可经远，吏窳难于责功。是谓守成之难，宜有厉精之实。幸台纲之一举，措国是于无疑。如臣才力之微，勉强何及。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贵日新，闵风俗之惰俞，审词说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逊志之多非。是以度越俊贤，收掇微贱。然臣迂愚之质，砥砺莫加，颠沛之余，衰罢日甚。言之无补，昔已效于谏垣；文不适时，比复陈于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为。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终身于直道。折而不屈，盖蓬蒿之自然；晦而犹鸣，亦鸡鹄之常性。志效捐躯之报，未知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谢赐对衣金带鞍马状】

右臣伏蒙圣恩，赐臣对衣、金带、鞍辔马一匹者。衣以旌礼，锡之带，则有约束之严；马以代劳，加之鞍，则无陨越之惧。荷国恩之深重，知圣训之密微。服以周旋，益增愧汗。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照临多士，推广德心，捐厩库之有余，怜臣庶之微陋。拜命兹始，曾无毫发之劳；受赐以归，先有满盈之惧。伏念臣起家寒远，遭世熙明。才下位高，畏维鹅濡翼之诮；任重道远，怀老骥伏枥之心。量力自知，览物增愧。将何以光被显服，并驱众贤，惟当知无不言，实亦匪以为报。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

【谢除尚书右丞表二首】

臣辙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累具辞免，蒙降诏不允，仍断来章者。待罪南台，阅时空久，承恩右辖，量分实逾。虽循墙而固辞，愧回天之无力。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衰迟晚节，遭遇圣时，还朝首擢于谏垣，求言终置于台长。盖古人事君之难事，惟忠言拂意之易危，迫切至于引裾，颠危有或折槛。大则死亡之不恤，小则投窜而莫留。虽伏节之心，没而后已，而保身之义，明者非之。臣今不然，事出至幸。盖上方有道，常导之使言；故下获安心，知言之无罪。非徒无益而不谴，抑又与进而超迁。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逮于中流，幸则过于前辈。出入数岁，参陪大猷。昔所罕闻，众或惊叹。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奉身有礼，体天无心，均覆中外，无疏戚之殊；惠养黔黎，有恭俭之实。德则可纪，过宁复闻。遂使谏诤之臣，不知激讦之惧。因缘宠遇，复享尊荣，不赀之恩，没齿何报。方今兵革既息，年谷稍登。惟当上体仁心，治而弗扰，旁求哲士，守之愈坚。庶群后比义以致功，则孤臣因人而成事。遇此以往，未知所裁。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辙言：伏奉制命，除臣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累具辞免，蒙降诏不允，仍断来章者。涣汗之恩，已行而不反，伛偻之志，虽勤而莫伸。上愧鸿私，下惭公议。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接尧、舜之统，蹈成、康之仁，体貌先正耆老之臣，拣拔后来翘秀之士。俯仰六载，前后几人。坦然公明，故不私贤否之实；穆然渊默，故坐照情伪之真。临御久则鉴愈明，得失分则下无隐。如臣者西南贱士，章句小儒。早岁猖狂，偶窃方闻之选；中年流落，既安县尹之卑。遭时乏人，致位近侍。跌宕文墨之囿，嗫嚅议论之场。举皆空言，安有实效。顾惟省辖之重，实参国论之余。岂无遗贤，遽及微品。地寒资浅，何以望三事之余光，才短力罢，安能裁六联之滞论。虽复黾勉就职，愧叹何言。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地之仁，曲成草木之陋；父母之爱，不录子弟之非。将建大厦，以覆群生，故收众材，而无弃物。然臣负过其力，受非所容。惟有洁己无私，或不孤于托付，引类自助，幸得免于颠齐。不渝始终，少答恩造。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生日谢表二首】

臣辙言：伏蒙圣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诏书，赐臣羊酒米面者。忝贰中台，席犹未暖，恩颁细札，庖已分甘。爰因诞辰，宠贲私室。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才无他技，生实多艰。近从江海之羁，遽闻廊庙之政。龌龊从众，曾何补于微尘；出入弥旬，已自惊于素食。惟是累朝之故事，本优当世于名卿。不遗臣子之私，特助室家之喜。岂兹菲薄，亦被宠荣。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仁贵慎微，礼思从厚。既竭大烹之养，兼存推食之恩。庶无饥渴之忧，以尽腹心之报。虽草木不知于亭育，而犬马尚识于仁私。被服恩光，永思报称。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辙言：伏蒙圣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诏书，赐臣羊酒米面者。时当生育，情方切于怀亲；职贰文昌，恩忽惊于捧诏。廪庖致馈，门户生光。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夙禀厄穷，年侵衰暮，偶缘乏使，叨据近班。未尝稼而取禾则多，不能谋而食肉无耻。醉乏令德之美，饱无用心之勤。常恐食浮，以为身累。敢烦好赐之厚，曲记初生之期。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推天禄以养才，因旧章而惠下。旨酒肥宁，见和平蕃衍之祥；香稻来牟，皆调节登丰之报。顾惟孱陋，坐食甘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况臣少也早孤，禄不及养，老而多感，忧以终身。赐予在前，莫施乌鸟之微志；顾瞻来事，惟有忠义之可为。蕞尔寸心，未知所报。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笏记】

臣进擢未几，劳效未闻。偶缘生育之辰，遽蒙庆赐之典。醉酒饱德，虽喜太平之风；先事后禄，愧非崇德之义。黾勉图报，愧畏交中。

●栾城集卷四十九

◆代人上表二十三首

【代陈州张公安道谢批答表二首】

臣某言：伏以衰病日侵，旷官是惧。敢期恩贷，曲示抚存。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早尘侍从，晚遇圣明。犬马之诚，本期于竭尽；乌鸟之志，旋迫于艰难。忧患既深，志力俱耗。比缘终制，获觐清光。自顾衰残之余，力求闲散之地。荷圣恩之未弃，付便郡以偷安。勉强支持，庶几补报。而自单车就道之日，旧疾缘隙而生。视事云初，犹冀有瘳于岁月；力疾为治，未敢即诉于朝廷。及此迁延，愈增昏眩。殆将隳挠于条教，无以表正于吏民。众所共知，信非矫饰。抱孤诚而未达，服睿眷以徒惊。感激之衷，固无以喻，进退之分，终所未安。虽明主优容旧臣，而尸素之讥，安可弗畏；虽愚臣贪冒宠禄，而筋力之去，难以强回。苟矜察其罢羸，实保全于终始。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免以闻。臣某言：老病既至，昏耄及之，恩泽未移，抚存若此。感幸虽切，启处未宁。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复育万物，体乾坤之不遗；容养群臣，犹父母之曲尽。始终爱惜，左右保全。虽或迂疏无用之才，加以羸老难任之日，犹未忍弃，俾获偷安。德厚恩隆，感深涕陨。然念臣结发从宦，出身事君。遭遇圣明，有犬马自效之志；酣豢爵禄，无山林独往之心。矫世求名，既非所愿，要君自鬻，尤不忍为。诚以病势侵凌，理难勉强。伏自去岁初莅宛丘，风热交攻，面目几废，固陈诚请，未赐允从。贪冒宠光，朋友之所讥笑；隳弛条教，吏民之所厌憎。逮此干闻，出于窘迫。岂可复贪荣命，不畏多言。而况南都有先臣之敝庐，留台固遗老之清职。在臣不为遂废，于国亦谓无嫌。病而得闲，斯人情之至愿；退之以礼，知主眷之愈隆。天高听卑，得请乃已。臣某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免以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齐州李肃之谏议谢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就差臣知齐州，已于今月三日到任上讫者。衰疲无用，退避为宜，尚分邦符，以便私计。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幼蒙基业，早与簪裳。遭遇先朝，荐更烦使。逮圣明之有作，登贤俊于无方。误识鄙凡，首被选擢。节制西夏，尹正上都。用舍皆独断之明，左右无一人之助。才微地薄，宠至心惊。誓坚愚忠，以报天造。然自出入要地，讫无丝发之可称；驱驰莫年，已觉筋骸之不迨。虽东秦之奥壤，实故里之近邦。顾惟绥抚之权，非复羸老之任。飞章自乞，倚宸眷之未移；明命俯从，知圣恩之愈厚。况复历山旧治，父老犹存，濮水敝庐，封轸相望。首丘自得，恋主徒深，秋稼粗登，民情稍复，坐布德泽，岂劳施为。惟是丘山之恩，猥被桑榆之景。报效无所，寝兴不遑。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代李谏议谢免罪表】

臣某言：顷者昧于周防，自贻谤ゃ，聪明坐照，善恶俄分。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幼服官箴，惟知勤瘁，老膺朝寄，但守朴忠。讫无他长，以报殊遇。力小任重，常自知其不任；势薄地寒，果大招于浮议。烦言初起，卒莫自明，孤迹多危，自甘永弃。赖圣神之不惑，察诬罔之无根。不劳辩明，自获昭洗。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鉴在上，物无遁形，坤厚兼容，人获安处。知拙直之多怨，怜衰朽之易摧。不见瑕疵，曲全终始。感幸之切，涕泗交流。重念臣昔事先朝，虽更烦使，衰门无振起之望，莫齿绝荣华之心。自蒙选抡，遂历禁近。初无左右之助，惟恃日月之明。入领要权，出分重镇。况复弟昆之菲薄，并叨侍从之清华。蒙国厚恩，如臣有几。未能消于谤口，实有累于知人。每自省循，谓宜废黜。尚窃方州之寄，益明眷奖之深。敢不勉励疲驽，要粉身而后已；训敕子弟，期累世以无忘。过此以还，未知所措。臣某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代南京张公安道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蒙诏恩以南郊大礼，召臣陪祀者。躬飨圜丘，祇见祖庙，百辟在列，有怀旧臣。明诏及门，许观盛礼。顾衰骸之羸瘠，奉成命以震惊。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顷守乡国，理极便安。但以莫年，势难勉强。飞章请老，有负薪不逮之深忧；窃禄偷安，岂日莫思归之本意。恐再三之上渎，遂黾勉以逾时。然而目疾侵陵，比加昏眩，足力耗竭，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骏奔万国，思以自天之福禄，均畀在位之臣工。恻然眷怀，未忍遗弃。而臣适丁病废之日，惧成跛倚之尤。身滞周南，信荣观之有命；心游魏阙，念入侍之无期。惟当望柴燎之余烟，伏茅檐而窃。坐驰诚意，仰企清光，俞惰之诛，逃避无所。臣无任祈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免以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张公谢免陪祀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诏书，许臣免南郊陪位者。睿眷优隆，不遗旧物。老身衰病，辜奉明恩，未即谴诃，重加抚谕。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祇事祖宗，罄万国之欢心，洽百礼而为奉。四海来格，尚何俟于匹夫；诚意旁周，独未忘于一介。其为幸会，岂合固辞。况臣仕历三朝，班联二府，自当勉强筋骸之力，奔走笾豆之间。听工祝之告休，均在廷之率舞。而乃自陈衰瘠，苟便安闲。始贡私诚，谓严诛之莫逭；重迂细札，识圣度之兼容。虽蒲柳之质既衰，而葵藿之心未已。瞻望陨越，寝兴不遑。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免以闻。

【代张公贺南郊表】

臣某言：伏见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者。飨帝之功，允屡于元圣；好生之德，遂洽于斯民。臣某诚欢诚恐，顿首顿首。臣闻天地万物之始，祖宗百世之元，在礼有合祭之文，于经有严配之义。旷三年而后举，竭四海以荐诚。然后精意获通，多仪克备。惠泽均于多辟，赐予迨于六师。自非圣神，莫或修举。伏惟皇帝陛下仁孝天锡，恭俭日跻，祇事神祇，勤恤鳏寡。故能享安宁于历岁，效职贡于多方。厘事告成，旧章不坠。臣忝事累圣，亲承盛仪。睹致诚备物之为难，知持满守成之不易。其为喜慰，实倍等伦。臣某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代南京留守贺南郊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者。亲飨天地，陟配祖宗，咸秩百神，均福四海。举此盛礼，并在一时。臣某诚欢诚，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缵嗣五圣，勤劳十年。地平天成，礼备乐举。亲执圭币，三接神祇。藁秸陶匏，致精微于德产；牺牲玉帛，来职贡于多方。祝嘏告休，福禄荐至。赦宥多辟，思广好生之心；赏赉六师，共享如茨之福。罔有内外，咸尽欢欣。臣某居守别都，阻陪列位。徒与吏民之众，共被德泽之余。臣某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代南京百官贺南郊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某日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者。举三年之盛典，罄万国之欢心。厘事既终，鸿恩均被。臣某等诚欢诚，顿首顿首。伏以天地之功，施而不报，祖宗之德，大而难名。惟有躬祀圜丘，配神作主。仰以答灵休之嘿运，俯以示圣孝之无穷。伏惟皇帝陛下道被华夷，泽浃幽显，百神受职，四海宅心。盛德元功，推而不有。报本反始，因以教人。遂缘祝嘏之余，丕冒生灵之众。幅员万里，欢喜一词。臣等分职留都，不获奔走执事。无任瞻望踊跃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代南京谢颁历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进奏院递到诏书一道，赐臣熙宁十一年新历一卷者。天方发春，朝既颁朔，岁功伊始，民事有时。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政先稽古，动必法天，将以正万事于岁先，大一统于宇内。而臣官治留务，职在劝农，敢不奉顺典常，助宣化育，勤率吏属，共质要成。臣无任瞻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代张公谢南郊加恩表】

臣某言：伏以今月某日南郊礼毕，特加臣恩命者。元祀告成，鸿恩溥及。虽在退藏之品，犹加异数之荣。祗奉丝纶，实增惭惧。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竭诚致飨，受禄自天。乐与群臣，同沾大庆。上自股肱之列，下同庫之微。嘉其显相之勤，录其骏奔之助。霈然大赉，夫岂无名。如臣草木余生，桑榆莫景，顾田庐而愿逝，窃秩禄以常惊。多病支离，已无任于联祀；宠光沾洽，尚不间于推恩。荷德滋深，论报无所。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代李诚之待制遗表】

臣某言：衰病既侵，大期将至。顾视日景，瞻恋圣时。忍死一言，瞑目无恨。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少年感慨，有志功名，晚节遭逢，屡经驱策。总戎西北，方朝廷旰食之秋；为国威怀，窃将帅分忧之日。誓将勉励，少答恩私。而施设未遑，罪戾随至。荷圣神之普照，曾窜逐之几时。安居里闾，浪迹渔钓。诚心自信，冀天日之尚回；岁月潜移，谓倚伏之可待。而命之弗予，冥不自知。俯仰之间，弥留已甚。伏惟皇帝陛下，躬尧舜之明哲，履汉唐之绪余，引领太平之功，侧身同德之士。臣虽窃见其始，而莫究其终。兴言及兹，衔痛没地。然臣闻之，惟至诚可以格物，惟至仁可以安人；刑非为治之先，兵实不祥之器。此皆陛下聪明之自得，老生平昔之常谈。将死之言，庶几于善。苟有取于万一，则虽没而犹生。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

【代龚谏议谢知青州帅表】

臣某言：伏奉五月某日敕告，授臣右谏议大夫、知青州军州事、兼京东东路安抚使，臣已于今月某日祗受讫者。守土无功，旷官是惧，成命既出，恳避无由。臣某诚惶诚惧，顿首顿首。伏念臣儒术空疏，吏能浅薄。早蒙选擢，屡典方州，中被宠光，荐历台省。怀朴忠而不顾，励勤拙以自将。然自违去中朝，流落外补，首尾经八年之久，左右无一人之容。自分衰朽之余，无复甄升之望。顷缘乏使，再守别京。获睹日月之光，亲闻金石之训。粗陈本末，方惭尸素之多；俯念孤平，尚有驱策之意。自违天阙，曾未期年，亟升侍从之荣，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分旄钺之寄。鸿恩自至，莫知其由。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地兼容，陶钧独运。识冯唐于郎省，但取一言；置汲黯于淮阳，未忘旧物。恩深不报，期铭骨以终身；才拙自知，誓见危而一节。衔命东往，诚心内驰。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代陈汝羲学士南京谢表】

臣某言：伏蒙圣恩，授臣南京留守、知应天府事。臣已于今月某日到任讫者。越从散地，擢领留都，仰戴恩光，惟知惭惧。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早蒙器使，屡试烦难。任重多忧，积衰成病。乞身闲冷，但求安养于余生；绝意功名，不复干求于当世。岂谓圣恩未弃，见收桑榆，枯木再生，重沾雨露。自闻此命，莫知其由。洎获见于清光，复亲承于圣训。决陶钧之化，曾微左右之容。昔汉宣起张敞于亡徒，汉武用安国于梁狱。古或有是，今则无之。向非日月之照临，不遗隙穴之微陋，则已废之迹，谁肯复收。臣敢不勉励疲驽，宣布政令。虽天地之恩不报，而犬马之志长存。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代南京留守谢减降德音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进奏院递到中书札子一道，疏决见禁罪人，臣已即时施行讫者。德泽之厚，常首于京都；原省之宽，一清于多辟。感天至速，协气可期。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以本京顷自秋末，逮兹岁终，愆阳为灾，时雪不至，麦田枯稿，民气底烦。虽尝祇奉诏音，并走群望，而精神未格，应答不时。众皆嗷然，仰而有待。伏惟皇帝陛下心存万国，知其艰难，德配上天，体厥复露，推临轩决狱之意，广赦过宥罪之仁。谓三都之人，均在辇毂，使千里之内，同起颂声。民心既孚，天听非远。臣幸摄守留钥，亲被鸿休，乐与都人，共陶圣化。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代张刍谏议南京谢表】

臣某言：伏以南阳重镇，久愧于无功；留钥乏人，复叨于宠寄。祇奉纶，初见吏民。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选用列辟，藩屏四方。独化陶冶之间，不为亲疏之异。乃眷别都之地，实惟创业之邦。控引大河，远通江海之利；列置诸将，并拥貔虎之师。舟车四驰，宾旋荐至。历观近世，多用重臣。顾省庸虚，岂宜忝冒。伏念臣遭逢早岁，流落中年。不意斑白之秋，置身侍从之列。秉持旄钺，镇抚方州。负乘有致寇之忧，老病非济时之器。向非荷天地生成之德，被日月照临之明，孰为先容，保其弱植。臣敢不瞻望京邑，推广风教之余；勉强疲驽，少致涓埃之报。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代张公安道乞致仕表三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某言：七十致仕，国有旧章，再三上闻，情非虚饰。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早尘显仕，才本空疏，晚依至道，心存止足。年方未及，亟请闲官，老既当休，即求谢事。陛下矜怜耆旧，特屈典常，许带使名，坐临仙馆。臣眷恋德泽，难于固辞，勉强衰迟，领此深眷。空糜厚禄，已复二年，仰愧朝廷，俯惭朋友。敢缘礼律之旧，力丐筋骸之余。盖陛下欲优容老成，而臣之蒙赐已久。臣将畏避满溢，而陛下之流泽愈多。诚恐一朝沟壑之虞，遂有终身负乘之耻。逮此未耄，得以自陈。伏惟皇帝陛下成物如天，爱人以德。君臣之际，非独以爵禄豢养为恩；进退之间，固将以名节始终为意。使臣得退伏闾里，歌咏圣时，行苇无牛羊之忧，蒲柳免风霜之患，则私心自得，国体兼存。区区悃诚，实冀得请。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言：老而求退，岂以为名，病而得闲，本其至愿。飞章自乞，诚意未孚，特蒙赐书，勉以就职。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闻引年去位，事君之旧章；怀禄忘归，人臣之深戒。自昔不得谢者，在礼虽或许之，然皆庙堂注意之臣，疆埸折冲之任。邦家倚以为重，神人赖以为安。留之者既自有词，居之者诚亦无愧。是以礼存权制，人绝间言。未闻退处闲官，坐糜厚禄，窃此异数，晏然偷安。伏念臣早事三朝，晚遭兴运。首被拣拔，与闻几微。贪恋圣明，岂有穷已。徒以宠禄盈满，惧速颠齐。筋力衰罢，理难勉强。幸缘旧典，敢固自陈。伏惟皇帝陛下，量极乾坤，德隆父母。因至诚之勤请，杜无名之误恩。念臣平生粗守廉隅，耻于侥幸，使臣今日得安分限，即是恩私。区区寸诚，得请乃已。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言：诚发于中，一言可信，恩加望外，再请未从。顾惟衰朽之年，久窃尊荣之寄，虽蒙异眷，敢以自安。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臣闻事君之礼，少壮不敢不勉；行己之义，老病不可不归。壮而不勉，则失忠；老而不归，则忘耻。今臣心力衰退，手足支离。谢事之期，已逾三岁，祈天之请，盖又累年。况复同列之间，比多得请而去。独臣言辞浅陋，未足以回天。势力孤单，中无与为地。苟遂磐桓顾宠，俯仰怀惭，志不克伸，没有遗恨。伏惟皇帝陛下至诚乐善，多士克生。元首股肱，自足名世，奔走先后，未尝乏人。岂臣去留，足为轻重。徒以遗簪可念，遂忘朽弊之难堪；老马尚存，不知驱驰之弗逮。致之颠覆之地，恐非爱惜之宜。故宠臣以尊名，不若使臣得全廉耻之为贵；厚臣以重禄，不若使臣得守分限之为安。凡厥保全之余，斯皆圣明之赐。力陈危恳，尚冀必从。臣无任祈天俟命之至，谨奉表以闻。

【代张公谢致仕表】

臣某言：引年辞位，忘三请之频烦；念旧推恩，兼异数之重复。不替使名之重，仍兼宫职之崇。身喜归休，心惭误宠。国有成命，礼不敢辞。臣某诚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奋自诸生，荐历显仕，出入中外，凡经四十余年；事业空疏，未闻一二可纪。量才无用，早绝意于功名；闻道有年，久甘心于闲退。徒以夙事累圣，晚遇昌期，虽复已衰，未忍亟去。逮此筋骸之俱废，自知驱策之离堪。沥恳上闻，辍<黄主>蒙听。皇明委照，私欲无违。复缘出震之初，与闻冯几之命。曲加恩礼，度越典常。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义不忘劳，仁先贵老。待疲马以刍粟之厚，聊尽其年；均枯木以雨露之恩，岂责之报。使得优游卒岁，安乐延龄。惠泽至深，反侧为愧。虽老身已有，将遂志于山林；而物性自然，终倾心于葵藿。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代歙州贺登极表】

臣某言：奉今月初六日赦书，伏承皇帝陛下天锡成命，君临万邦，神人宅心，中外相庆。臣某诚欢诚，顿首顿首。臣闻人伦莫先者父子，神器不二者社稷。付与一定，众庶自安。我国家接统汉唐，配德虞夏，世祚平泰，古无拟伦。先皇帝总御纲权，肇新法度，广兴百世之利，聿追三代之隆。大功甫成，明命有属。皇帝陛下仁孝天授，圣智日跻。承昭考作室之明，赖文母翼周之赐。临驭兹始，沛泽汪洋。宠及庶寮，恩宥多辟。民田蠲租税之重，边吏禁侵攘之奸。兆民允怀，四夷永赖。昔周成致刑措之盛，汉昭知时务之宜。今古同符，治功可待。臣守土南服，亲被鸿恩，踊跃欢呼，倍越伦等。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代滕达道龙图苏州谢上表二首】

臣某言：近从邻郡，移领乡邦。舟楫之劳，曾无几日，里闾之旧，足慰平生。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家世寒微，学术疏浅。介特无援，历事三朝，缱绻愚忠，粗守一节。方先帝临御之始，实群臣综核之秋。拙直之心，偶蒙委照，几微之议，每辄与闻。知无不言，徒自竭于忠孝；直故多怨，遂寝结于憎嫌。恩遇一移，流落十载。虽欲自安于散地，然犹横被以恶名。投畀遐方，要令没齿。窃意网罗之莫脱，岂知天日之自明。吴兴之除，圣意可见。幸疑谤之已释，虽老死其何求。敢冀优恩，复迁善地。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孝思天至，圣德日跻，怜孤迹之多艰，伤旧物之久弃。特推鸿造，存养余龄。臣老病相仍，羁危多感。勤恤民物，敢忘委寄之深，迎劳往还，已觉筋骸之惫。葵藿之心徒切，桑榆之报何时。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臣某言：地本乡闾，人情所乐，物多鱼稻，衰病以安。祇见吏民，布宣德泽。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坤仪正大，母德仁慈，照知四海之艰难，洞鉴群臣之情伪。不遗疏逖，均被优恩。臣早事三朝，误知先帝，初睹变更之议，每陈安静之谋。言拙计疏，怨多援寡，始求补外，本欲安身。不图宠幸之心，未快憎嫌之素，遂因疑事，加以恶名。流落十年，必致死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地；窜投三郡，益加远小之乡。赖圣神之至明，察愚直之无过，独排众谤，移领吴兴。危迹再安，孤根复植。逮兹新命，不觉涕零。惟天地之鸿私，顾草木之何报。东南少事，深惭素食之恩；江海坐驰，私有自怜之意。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栾城集卷五十

◆启事二十二首

【贺欧阳副枢启】

右某启：伏审近膺休命，遂总兵权，凡在下风，孰不自庆。以天下之辩士，而议论兵革之要；以朝廷之元老，而临御猛悍之臣。士民所以欢欣，夷狄所以震惧。昔者汉之贾谊，谈论俊美，止于诸侯相，而陈平之属，实为三公；唐之韩愈，词气磊落，终于京兆尹，而裴度之伦，实在相府。夫陈平、裴度未免谓之不文，而韩愈、贾生亦常悲于不遇。盖人之于世，美恶必有所偏；而天之于人，赋予亦莫能备。伏惟枢密侍郎天才奇特，高出古人，余论温纯，和乐海内。士人之所望以开慰学者，世俗之所待以师保斯民。果承宠荣，入践钧轴，手执予夺，身为安危。施之事实，则可以惨舒四方之人；见之笔墨，则可以照曜万世之下。夫富贵之士，所少者文字，而终莫能得；贫贱之士，所急者爵禄，而亦不可求。有能力取其一端，皆以自足于当世，而况位在枢府，才为文师，兼古人之所未全，尽天力之所难致。文人之美，未复何加！谨奉启陈贺，不宣。谨启。

【北京谢韩丞相启二首】

右某启：顷违轩闼，寻至北门，自领簿书，复将期月。魏都雄盛，号称河朔之上游；职官卑微，最为府中之末吏。事既甚夥，议皆得参。顾惟浅庸，何以堪处。况旱气方退，流民未还，盗贼纵横，犴狱填委。是健吏厉精竭力而不足之日，非庸人偷安自便而能辨之时。伏惟相公，伟量绝人，盛业盖世，乐育贤俊，误知鄙凡。窃观佐幕之司，似若无责之地。勉强以处，则事皆可兴；因循而去，则身实甚闲。敢无自强，少答知遇。

右某近准中书札子，就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者。顷尘制科，已授商幕，寻辄乞告，以便养亲。贫窭无资，还复求仕。既来魏府，幸迩家庭。曾未逾时，就改此职。边鄙无事，最为闲官，俸给稍优，尤便私计。自非昭文相公，陶冶庶类，顺养众情，曲矜鄙庸，常见存念。则岂有进退之际，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私心，功效未闻，旋移新局。顾恩造之甚厚，思力报以未田。区区之诚，书不能既。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伏审累章得谢，故邑荣归，位冠东宫，宠兼旧职，高风所振，清议愈隆。伏惟致政观文少师，道德在人，学术盖世。早游侍从，蔚为议论之宗；晚入庙堂，隐然众庶之望。属三朝之终始，更万变之勤劳。临事而安，莫测驰张之用；释位既久，始知镇静之功。仰成绩之不刊，信后来之难继。荐历三镇，始终一心。知无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弥壮，信贤达之过人。众皆以力事君，公独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后去，进以其道者，道高则难留。故七十致仕，在礼则然；而六一自名，此志久矣。筑室清颍，琴书足以忘忧；遗名四方，组盖已外物。谁欤治国，能就问以质疑；惟是门人，尚不拒其来学。辙以官守，不获躬诣门屏，谨奉启陈贺。

【迎陈述古舍人启】

右某启：伏审厌直玉堂，分忧辅郡，父老相庆，吏属竦观。伏惟知府舍人，道德精醇，政术高妙，东南旧治，久振于士林；台阁遗风，特高于朝右。鲁侯为国，始自泮水，何武按部，首访诸生。不谓古人，复见今日。辙承乏黉舍，久闻德音，乐与斯人，共被余泽。

【贺致政曾太傅启】

伏审得谢明廷，进兼异数，首被衮衣之锡，仍因旄节之崇。终始恩荣，中外庆慰。伏惟致政太傅侍中，旧德隆重，元勋著明。辅相三朝，纯固一节。良士在位，不求诱力之功；尚父虽衰，犹荷鹰扬之托。西鄙无事，中思贤。继陈止足之诚，自求清静之乐。付青简以遗事，追赤松而并游。大节凛然，四方仰止。矧十载庙堂之旧，多一时几杖之贤。年德最先，命秩尤峻。出同忧患，措国步于安宁；归共优游，播清风于长久。辙夙荷知奖，实倍欢欣。谨奉启陈贺。

【贺韩相州启】

伏审恳辞留务，归守乡邦，敛藏为国之方，勉就还家之乐。进退有裕，卷舒适宜。伏惟某官才大难名，功成不处。方三朝之终始，更万变之勤劳。抗大节于群疑，擅元勋于不朽。楚国已定，叶公返其旧封；唐室多虞，裴度久而在外。遗功名于简策，乐民社于方州。施无不宜，信处心之有道；众犹愿治，怀旧德以徒劳。辙荷奖知，实倍欢慰。限以官守，阻诣门庭。

【谢韩许州启】

伏念辙为性迂疏，居官简惰，日虞弹劾，归事耕桑。敢谓兼容，尚形论荐。恭惟安抚相公，德度宏远，谟猷老成，不居公相之隆，退就方州之寄。惟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俗之多务，岂栋梁之久闲。复用之期，曾无几日，愿知之士，岂惟一人！曾何已弃之身，未改见知之旧。嗟驽马之独后，期枯于再荣。为力已艰，论恩则厚。黾勉寸禄，心已切于归欤；愧负鸿私，终何为而报此！

【贺河阳文侍中启】

伏审力辞枢务，得请名邦，恩礼便蕃，中外庆慰。伏惟判府司徒侍中，辅相三世，始终一心。器业崇深，不言而四方自服；道德高妙，无为而庶务以成。此朝廷所以迟迟于均佚之书，而士民所以卷々于保厘之命。顾惟出处之义，实迩功名之终。留侯志于赤松，晋公安于绿野。油然自得，夫岂不怀。矧惟三城，密迩全洛。政独止于民社，乐有助于林泉。道大难名，信后来之莫继；民犹思治，恐久安之未遑。

【谢文公启】

伏念辙迂疏已甚，废弃为宜，偶来宛丘，遂复三岁。留连寸禄，久已愧于古人；顾视当涂，义无求于今日。方将图宦游于南土，即暇豫于原，自屏远方，少安愚分。比者伏遇某官，厌倦枢政，偃息藩州，忘陋质之无堪，恃旧知而增气。尺书自达，方怀冒进之忧；奏牍上闻，遽辱见收之请。庠斋闲暇，既深便于冗材；德宇崇深，固足安于一介。仰惭伯乐之顾，自知驽马之姿。虽取信之无疑，犹恐难于必售。其为感激，难既敷陈。

【贺张宣徽知青州启】

伏审入觐帝廷，荣加使秩，遂解南钥，作镇东藩。新命既传，众情胥悦。伏惟某官宇量冠古，德业在人，直道而行，神听靖共之德；不改其度，人知贤达之风。师保斯民，望之已久，进登异数，礼亦为宜。虽分职于遐方，实均荣于二府。老成犹用，人有望于安宁；旌旆来东，迹稍安于孤拙。辙官守有限，庆谒未遑，瞻望倾依，衷诚踊跃。

【谢改著作佐郎启】

右某启：今月某日，蒙恩改前件官者。迂拙之人，废弃已久。偶岁成之及格，蒙叙法之推恩。忝冒既深，荣幸兼至。伏以方今圣人在上，多士盈廷，挟策读书，皆道德宏深之士；莅官从政，并才术纵横之人。璧炜煌，顾瓦砾而安用；松筠挺拔，嗟萧艾之徒生。固天地付予之特殊，宜朝廷进退之亦异。朝游山林之下，群鸟兽之喧卑；暮登霄汉之涂，接鸾皇之翔厉。是以群材并骛，百度咸熙。顾视驽骀，伏盐车而已幸；旁睨朴 °，竣樵爨以何词。曾谓庸虚，亦蒙迁补。伏念辙才性鄙拙，学问空疏。早岁猖狂，误尘科举。蹉跎二纪，见者兴嗟，奔走四方，泰然自得。老马无求于再驾，死灰岂意于复然。无负郭之桑麻，愿归耕而未果；效乘田之畜牧，苟窃禄以偷安。实无望于荣华，顾常忧于罪戾。宠至逾分，诚不自知。此盖伏遇某官二府左右明时，陶钧庶物，春阳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至，草木皆生。有不次之举，以待贤才；有铨综之常，以御群吏。使贤者无久留之叹，不肖者有寸进之缘。虽三代用人之明，何以过此。故一介受恩之贱，罔不知归。感戴徒深，敷陈罔既。

【谢张公安道启】

右某启：伏以少年游学，方成都乐职之秋；壮岁效官，复淮阳卧治之日。矧留都之清净，眷幕府之优闲。再辱辟书，重收孤迹。哀怜废弃之久，谁复肯然；绸缪樽俎之欢，亦非偶尔。伏惟留守宣徽太尉，才高一世，望重累朝。体河岳之兼容，纳涓埃而不间。衣食有奉，已宽尽室之忧；道德照人，况复终身之幸。

【贺孙枢密启】

右某启：伏审王畿报政，兵府登贤。中外同欢，士夫相庆。伏惟枢密谏议，才业兼劭，忠厚有余。早试烦难，识民间之情伪；晚依潜跃，相龙德之光亨。出当干城，入赞心膂。温然不伐，德望逾隆，卓尔自将，风节弥壮。固上心之久简，且人望之攸归。方今武备载张，边防未弛。导迎善意，犹有望于仁人；保养遗氓，终愈光于令闻。辙早游门下，实倍欢情，趋谒末由，瞻依徒切。

【谢黄察院启】

右某启：伏审不弃空疏，过形论荐，废退已久，惭惧靡遑。诚以进无干世之才，出为苟禄之仕，强颜未去，幞被以须。方河堤溃决之余，当流民纷委之地。皇华在隰，务咨度以求贤；鸿雁于飞，待劬劳而安宅。是宜举励精之能吏，效奔走于当时。老钝之资，朴°何取。岂谓采听之误，曲加奖饰之荣。此盖伏遇某官，德在兼容，仁存久弃。有霜台严肃之威而不用，有绣衣击断之势而不施。既示含容，复蒙甄录。然以东州之广，才士如林，辄先众人，岂胜厚愧。感佩之切，敷染奚殚。

【贺赵少保启】

右某伏审得谢明廷，荣归故里，参东宫之羽翼，增南国之光华。缙绅竦观，贪懦知愧。伏惟致政少保，德侔金玉，节贯冰霜。早入谏垣，凛乎蹇谔之足畏；晚陪国论，温然忠厚之可依。逮此分忧，所至称治。因俗为政，无宽猛之常；与民息肩，有清静之化。士夫倚以为重，邦家仰以为安。而止足之心，早已自许。再三之请，久而后从。退居水石之乡，自放簪裳之外。优游空寂，有以知万物之轻；呼吸清华，有以期百年之寿。激扬颓俗，师表后生。卓然先觉之风，坐致不言之益。某因缘末契，误辱见知。旧德不留，虽同海内之公怨；高节愈劭，私喜哲人之克终。欣慰之多，敷染难尽。

【贺文太师致仕启】

右某启：伏审得谢中朝，归老西洛，位极师保，望隆古今；止足之风，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外所叹。伏惟致政太师，躬夔、皋之伟业，兼方、召之壮猷，翼亮三朝，始终一节。百辟共传于遗事，四夷想闻于风声。民恃以安，士思为用。尚父虽老，而鹰扬未衰；猛虎在山，而藜藿不采。况复坐而论道，本无黄发之嫌；出以济时，何负赤松之约。而能去如脱屣，名重太山，近世以来，一人而已。方将翱翔嵩、少之下，溯回伊、洛之间。身寄白云，堂开绿野。释鼎钟之重负，收竹帛之余光。虽使图之丹青，奉以尸祝，众之所愿，谁复间然。某蚤以空疏，误辱知奖。尝欲借润于河海，庶几自效于锱铢。而蹇拙多艰，漂流历岁。誓将归扫坟墓，绝意功名。罪籍得除，或成过洛之幸；旧恩未弃，尚许登门之游。一听话言，永毕微愿。犹能作为歌颂，传示无穷。俯慰平生，仰答恩遇。瞻望台屏，不胜区区。谨奉启陈贺。

【谢两发运启】

某启：窃以废弃余生，黾勉禄仕。偶依按治之末，苟全疏拙之资。敢谓并容，过形论荐。辙少年喜事，诚有意于功名；中岁早衰，愿投迹于林莽。徒以窜逐未久，不敢言归；耕稼无资，未能舍禄。马病伏枥，实畏驰走之劳；木落归根，久忘发生之念。伏承某官德业深厚，名冠士夫，委寄优隆，地运湖海。思与明主，广育材能，遍求属官，不弃憔悴。百里之政，曾比毫发之轻；一言之容，遂致鼎钟之重。然方今圣治初启，群贤汇征，敢以衰朽之余，辄尘英之列。感激虽至，惭惧实深。

【贺范端明启】

某启：伏以仁厚之深，老有余福，退闲虽久，坐致优恩。中外相传，欢欣一意。伏惟致政端明丈人，乡邦旧德，翰苑老成。蚤擅价于文章，晚收功于忠义。谋安社稷之重，言发卿士之先。事成耻于自陈，功大难于久掩。既及身而显耀，亦延世以褒嘉。信天道之不诬，而阴德之必报。某早承眷与，喜倍等伦，不获躬诣门屏修庆，谨奉启陈贺。

【除中书舍人谢执政启】

某启：近蒙圣恩除前件官，仍改赐章服者。谪宦江湖，岁月已久，置身台省，志气未安。继登翰墨之场，勉出丝纶之语。辞而不获，处之益惊。凡物之生，小大异称，惟人所处，闲剧有宜。狙猿无事于冠裳，爰居不乐于钟鼓。操之则栗，舍之则安。是以造物者听其自然，而用人者贵于因任，然后才得其适，性无所伤。辙少而读书，中颇喜事。既挟策以干世，诚妄意于济时。奏牍之多，既比狂于方朔；流涕之切，亦效直于贾生。比困幽忧，始闻大道。泛若虚舟之独往，寂如死灰之不然。久于索居，遂以无用。以谓良冶之砥石，不能发无刃之金；大匠之斧斤，不能器不才之木。自放而已，盖将终焉。岂意大明之继升，广收诸贤以自助。骥之乘，而罢驽与焉；便冉之林，而樗栎在是。横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录，漫不自知。此盖伏遇某官，道大难名，才高不器。深念格天之业，本由得士之功，致二老于幽遐，罄九官之汲引。下迨微陋，或蒙甄收。曾是放弃之余，辄参侍从之列。朝衣肉食，虽怀归而未由；濡足缨冠，顾所居之当尔。冀斯民之大定，幸四国之无虞。碌碌何功，犹或一书于竹帛；堂堂伟绩，尚能悉载于声诗。过此以还，未知所措。

【除尚书右丞诸公免书】

某启：伏蒙圣恩，除辙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者。恩出非常，心知逾分，虽恳辞之未获，要得请以为安。窃以政事之臣，国势所系，得其人则四方斯训，非所用则百辟何观。顾可私于一人，致坐失于大体。辙家世寒陋，资禀冥顽。早岁读书，徒以文翰自喜；莫年临事，动由迂阔见议。既自知之不疑，矧众言之何赖。方虞汰斥，遽尔超升。况今二圣天临，群公汇进，五臣翊舜，自格无为之功；一德承汤，已膺克享之报。岂容不肖，或与其间。伏望某官因进见之余言，达外廷之公论。进贤退否，既钧轴之当为；置散投闲，抑空疏之常分。苟无满溢之惧，决陶之私。

【谢启】

某启：误蒙诏恩，选备台辖。小才知愧，空伛偻以循墙；成命莫回，嗟负乘而致寇。窃以先皇昔开于官制，两丞特异于唐余，上参万务之几，下总六联之剧。既用人之不次，宜得士之非常。如辙家世甚寒，资望尤薄。虽学存于古，而言辄谓迂；志切于时，而举不知务。禁林清要，文誉缺然，宪府密严，忠言无几。方乞闲而自便，遽躐等以叨荣。此盖伏遇某官，至德在人，清议服世，推毂多士，雅闻成就之功；一意本朝，乐有俊良之助。积薪不嫌其居上，蟠木亟为之先容。坐致空疏，误蒙甄拔。其为感幸，难尽言宣。

◆代人启事八首

【代子瞻答周郎中启】

伏承不察空疏，辱示书教，称道过实，惭惧交至。某自少读书，喜作文字，志气方锐，以多为贤。流传世俗，误见推许。近岁以来，遭罹患难，旧学衰落。加以当世文士，述作至多，每一开编，终日惊叹。故自近日，深自敛退，未尝有所为文。方欲收拾旧书，而已传布四方，不可复掩。岂谓贤达，尚复以此见称，每读来书，只增愧汗。所示古今诗二卷，词藻既赡，格律又高，诵咏再三，浩不可测。辱赐之厚，未知所报。

【代张公安道答吕陶屯田启】

伏审决策大廷，程文优等，声华籍甚，庆慰良深。某官学问该通，业履淳固。耻浮言之希世，依直道以干时。进不失荣，退无所负。惟是六科之建，始于两汉之隆，众所共趋，久而成俗。盛极则反，固唯物理之常然；忠告未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有设科之本意。苟遗风之可挹，曾外物之何加。勿用猥并，本无求于执事，不忘蓑，终有获于丰年。比者过示长笺，曲形厚意，其为感悦，难尽敷陈。

【代陈述古舍人谢两府启】

久尘近侍，愧于无能，出补外官，适其素愿。始布条诏，亲见吏民。秋夏丰登，人怀富足之乐；风俗淳厚，庭无争讼之喧。曾何施为，遂底清净。某老大无取，介特自将。平昔之学，尝志于治民；仕宦之劳，每深于陟屺。愿之久矣，乃今得之。此盖伏遇某官，道德崇深，器业宏远，铨综群吏，不知中外之殊；镇抚多方，常先陪辅之重。举此善地，寄之鄙人。私欲不违，知陶钧之有自；官守无事，况迂拙之所宜。感激之诚，敷陈罔既。

【又代谢两制启】

蹇拙之资，久尘于侍从；恩宠之误，犹寄于藩维。祗服休光，已临所部。某历职无补，每以为惭，揣己甚明，固尝自乞。荷圣恩之未弃，付近郡以偷安。太昊之墟，风俗犹厚，长淮以北，鱼稻稍丰。亲养无违，私计自得。曾何鄙薄，获此便安。此盖伏遇某官，学术精深，才猷骏懋，眷奖方厚，议论持平。顷与同朝，固服膺之有素；获守善地，滋荷德之不忘。视事云初，驰诚罔既。

【代张圣民修撰谢二府启】

待罪海邠，方虞于旷败；分忧畿外，尤荷于陶钧。祗见吏民，布宣条诏，累岁丰稔，略无罢人。积雨开明，粗有秋稼。方郡邑之无事，顾庸懦以何为。某早从宦游，旧悦图史。旋承乏于剧职，勉从事者历年。心迷簿领之烦，力殚钱谷之计。逮兹出守之地，复修旧学之余，政事稍闲，初心自得。曾何幸会，获此便安。此盖伏遇某官，道德济时，宇量包世。燮和中外，耻一物之未宁；容养贤愚，思群材之各遂。顾鄙儒之无状，窃近辅以偷安。虽荷德之深，无忘于瞻仰；而营职之外，何补于涓埃。惭惧之诚，敷述难既。

【代齐州李谏议问候文侍中启】

伏审卧镇别京，临制北鄙，政务休简，兵民安。恭惟某官，德迈古人，望隆当世，陶冶多士，尽布公卿之间；辅翼累朝，陟配皇王之化。卷怀事业，偃息方州。风俗未澄，非老成而莫定；边鄙尚竦，须重德以谋安。众口所期，天心将应。即日冬候凝冽，钧履康宁。某迫此莫年，尚玷乡郡。道路不远，德化所覃。瞻仰徒深，伏谒无路。敢祈保卫，以慰倾依。

【代李谏议贺郭宣徽知并州启】

伏审谋帅庙堂，授钺方面，风声所被，边鄙自安。伏惟某官，学本诗书，思含韬略，入参枢近，出总戎行。谋虑宏深，隐若长城之固；动用安静，不求一日之功。勋名既隆，衅故随至。进退有裕，望实兼隆。令尹三登，曾喜色之莫见；频阳复起，信前计之可从。方今卒乘久安，盟好犹在。用人既得，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庙胜之有成；俾国咸休，顾公策之安出。某老拙无用，退守乡邦，侧聆休嘉，以慰瞻望。

【代李谏议谢二府启】

某为性甚愚，笃于自信，与人无忌，拙于周旋。顷者得过监司，造为浮谤。浼尘上听，纷然罪戾之多；传播四方，重为衰老之愧。飞章自理，为计已疏。虽循省之无瑕，顾吹求之已密。恃照临于皎日，信俯仰于平衡。不俟辩明，坐获昭洗。枯根再生于时雨，败舟获济于惊澜。名节既全，死生为幸。此盖伏遇某官，持大钧而播物，奋至鉴以临人。定妍丑于须臾，无施巧伪；怜衰罢之易毁，曲为保全。德厚恩隆，感深涕陨。某老病既久，思求归而未能；荷戴虽多，恐图报之无日。激切之至，敷述奚殚。

●栾城后集卷一

◆诗七十首

【次韵子瞻感旧】

还朝正三伏，一再趋未央。久从江海游，苦此剑佩长。梦中惊和璞，起坐怜老房。子瞻梦中见人诵诗云：“度数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始信秦箏是响泉。”因作《破琴诗》以记之。为我忝丞辖，置身愿并凉。子瞻每欲为国守边，顾不敢请耳。此心一自许，何暇忧陟冈。早岁发归念，老来未尝忘。渊明不久仕，黔娄足为康。家有二顷田，岁办十口粮。教敕诸子弟，编排旧文章。辛勤养松竹，迟莫多风霜。常恐先著鞭，独引社酒尝。火急报君恩，会合心则降。

【次韵题画卷四首・山阴陈迹】

卧对郗人气已真，晚依丘壑更无伦。不须复预清言侣，自是江东第一人。逸少知清言之害，然《兰亭记》亦不免慕清言耳。

【次韵题画卷四首・雪溪乘兴】

亟往遄归真旷哉，聋人不信有惊雷。虽云不必见安道，已误扁舟犯雪来。

【次韵题画卷四首・四明狂客】

失脚来游九陌尘，故溪何日定抽身。便同贺老扁舟去，已笑西山郑子真。

【次韵题画卷四首・西塞风雨】

雨细风斜欲暝时，凌波一叶去安归。遥知夜宿蛟人室，浪卷波分不著衣。

【送侄迈赴河间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去那堪用，恩深未敢归。谁能告民病，一一指吾非。尔赴河间治，无嫌野老讥。仍将尺书报，勿复部徒违。

【次韵门下吕相公车驾视学】

未识吾君龙凤章，诸儒望幸久南庠。辇回原庙初移跸，鹭集西雍已著行。执爵稍前疑问道，献琛不日数来王。从官始悟熙宁意，遗我亲临见肯堂。

【傅银青挽词二首】

名自乌台发，恩从凤沼深。盐梅和众口，金玉比诚心。澹泊平生事，弥留一病侵。遗言自无憾，朝野为沾襟。丹国西门，茅庐济水深。官清贫似旧，名重殁犹存。台阁传遗懿，交游拭泪痕。君恩不改故，延赏遍诸孙。

【大雪三绝句】

闰岁穷冬已是春，当寒却暖未宜人。阴风半夜催飞霰，梢净天街一尺尘。

元冥留雪付勾芒，桃李虽忧麦未伤。膏泽较迟三十日，问天此意亦茫茫。

连岁金明不见冰，上春风雪气棱棱。台中曾奏五行传，到此施行愧未曾。

【和王晋卿都尉茶コ二绝句】

春到都城曾未知，楸花时见万年枝。多情赖有三公子，解翦金寄所思。〈春来未曾见花，但于禁中时见楸花耳。〉

后圃茶コ手自栽，清于芍药酽于梅。旧来诗客今无几，三嗅馨香懒举杯。

【次韵门下吕相公同访致政冯宣猷】

懒从朝谒事骖，此去高眠罢倒衣。诏许敲门访耆旧，天教筑室俟来归。石公熙载旧宅，张氏顷加修完，公得之，以成归计，类非偶然者。肩舆尚肯追春色，公来春将往洛中看花。鼓缶何妨傲夕晖。所至成家即安隐，武昌谁乞钓鱼矶。

【滕达道龙图挽词二首】

才适邦家用，学非章句儒。遭逢初莫测，流落一长吁。大节轻多难，深言究远图。收功太原守，谈笑视羌胡。南窜逢公弄水亭，公时守池。北归留我阖闾城。壮年不见日千里，余论犹惊敌万兵。简册何人知造膝，边防触处竦先声。伤心系舸城东地，目断安知有死生。

【鲁元翰中大挽词二首】

遗直诵家声，持心本至诚。何劳求察，所至自安平。气象余前辈，才华属后生。飞腾看诸子，相继亦公卿。十年初见范公园，知与钱塘结弟昆。乐易向人无不可，疏慵怜我正忘言。南迁却返逢北渡，远聘相过适近藩。无复放怀哗笑语，挽诗空寄泪潺。〈子瞻兄始与元翰皆ヘ杭州，及自彭城还止都门，寓居范景仁东园。元翰时来相过，予始识之。其后南还，元翰出守洛州。及奉使契丹，元翰复守滑台，皆接从容者久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赠司空张公安道挽词三首】

道广中无竞，才高治不烦。安心本笃静，忧世亦时言。寿考同侪尽，经纶故事存。犹应门下客，微论记根源。孤高出世学，豪迈谪仙人。早岁犹和俗，中年自识真。定余时发照，尘尽四无邻。闻道骑箕尾，还应事玉宸。西蜀识公初，南都从事余。一言知我可，久好复谁知。学术留元叹，家声付伯鱼。霜天近生日，闻挽重欷。

【蔡州任氏阅世堂】

朱君长桐乡，死食桐乡社。吏民安君德，君亦爱其下。遗言于斯葬，存没勿相舍。自知得民深，千岁谁似者。任君治新息，宽惠洽鳏寡。强梁顺教诏，桴鼓不鸣野。三年去复还，园木栽拱把。居人敬闾巷，禽鸟依屋瓦。苍然百尺桧，直干任大厦。相要勿翦伐，令尹昔所舍。

【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

我性本疏懒，父母强教之。逡巡就科选，逮此年少时。幽忧二十年，懒性只如兹。偶然践黄闼，俯仰空自疑。乞身未敢言，常愧外物持。人言性本静，不必林与山。世虽有此理，知谁非妄言。自我作归计。于今十余年。低回轩冕中，此语愧虚传。世人岂知我，兄弟得我情。少年喜文章，中年慕功名。自从落江湖，一意事养生。富贵非所求，宠辱未免惊。平生不解饮，欲醉何由成。秋鸿一何乐，空际乘风飞。秋虫一何忧，壁间终夜悲。忧乐本何有，力尽两无依。物生逐所遇，久行不知归。少年气难回，老者百事衰。聊复沃以酒，永与狂心违。昔在建成市，盐酒昼夜喧。夏潦恐天漏，冬雷知地偏。妻孥日告我，胡不反故山。一来朝廷上，七年不知还。有寓均建成，且志昔日言。梦中见百怪，一一皆谓是。醉中身已忘，万事随亦毁。此心不应然，外物妄使尔。安心十年后，此语知非绮。开卷观古人，谁非一世英。骨肉委黄垆，泯灭俱无情。憧憧来无尽，扰扰相夺倾。惊雷震朱夏，鲜能及秋鸣。得酒且酣饮，问谁逃死生。明月出东墙，万物含余姿。孤蝉庇繁荫，众鸟栖高枝。解衣适少事，扪腹知亡奇。朝与群动作，莫复何所为。此时不自有，日出还受羁。尺书千里至，辍食手自开。将卜东南居，故乡非所怀。勿言湖山美，永与平生乖。鸿雁秋南来，及春思故栖。蛟龙乘风云，既雨反其泥。兄弟通四海，叩门事虽谐。直道竟三黜，去国终恐迷。何如自卫反，阙里从参回。羌虏忘君恩，战鼓惊四隅。边候失晨夜，驿骑驰中涂。诏书止穷征，诸将守来驱。敌微势可料，师竞力无余。防边未云失，忧怀愧安居。修己以安人，嗟古有此道。平生妄谓得，忽忽恨衰老。年来亦见用，何益世枯槁。逡巡事朝谒，出入自媚好。报君要得人，被褐信怀宝。斯人何时见，即上归耕表。春旱麦半死，夏雨欣及时。出郊视禾田，父老有好辞。秋阴结愁霖，似欲直败兹。冥冥人天际，影响良不疑。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诚发中禁，愍默非有欺。鸡号日东出，乃令民信之。天厨酿冰池，摇荡畏出境。年衰杂羸病，一嚼百不醒。鸾台异诸曹，有政非簿领。颓然虽无谪，因谢出囊颖。回首愧周行，群英粲彪炳。淮海老使君，受诏行当至。当官不避事，无事辄径醉。平生自相许，兄先弟亦次。东南岂徒往，多难嫌暴贵。白首六卿中，嚼蜡那复味。去年旅都城，三月不求宅。彼哉安知我，争埽习礼迹。三已竟无怨，心伏鸷鸟百。无私心如丹，经患发先白。功名已不求，余事复何惜。农居简余事，犹读内景经。妇扫欲尽，火枣行当成。清晨委群动，永夜依寒更。低帷闷重屋，微月流中庭。依松白露上，历坎幽泉鸣。功从猛士得，不取儿女情。南方有贫士，狂怪如病风。垢面发如葆，自污屠酒中。导我引河水，上与昆仑通。长箭挽不尽，不中无尤弓。清秋九日近，菊酒皆可得。永愧陶翁饥，虽饥心不惑。怀忠受正命，赋命本通塞。斯人今苟在，可与同事国。惜哉委荆榛，忍饥长默默。我友二三子，兼有仕未仕。青松出林秀，岂独私与己。敛然不求人，而我自耻。临风忽长鸣，谁信日千里。江行视渔父，但自正纲纪。持纲起万目，鲂鳟皆可止。老成日就衰，所余殆难恃。诸妄不可赖，所赖惟一真。内欲求性命，油然反清淳。外将应物化，致一常日新。商于四父老，携手初逃秦。翻然感汉德，投足复践尘。出处盖有道，岂为诸吕勤。嗟我千岁后，澹然与之亲。还将山林姿，俯首要路津，囊中旧时物，布衣白纶巾。功成不归去，愧此同心人。

【次韵子瞻道中见寄】

兄诗有味剧隽永，和者仅同如画影。短篇泉冽不容挹，长韵风吹忽千顷。经年淮海定成集，走书道路未遑请。相思半夜发清唱，醉墨平明照东省。诗到，适在省中。南来应带蜀冈泉，西信近得蒙山茗。出郊一饭欢有余，去岁此时初到颍。

【郊祀庆成】

盛礼弥三祀，初元正七年。祭兼天地报，仪自祖宗传。讲议金华久，近有旨：讲读官训释祖宗斋祠故事十五条，日陈于前。斋心玉食鲜。秋成通四海，廪实到穷边。今秋诸道皆奏丰稔，而陕西、河东极边尤甚。尘卷跳疆寇，西羌入寇环州，边吏邀击，败去。琛来渡海船。高丽使前十日到阙，预观大礼。人和神亦答，物备礼诚全。庙室开深靓，郊丘对广园。翠帷新秘殿，宝仗溢通廛。周冕裘缯俭，〈《周礼》大裘而冕以祀天。有司欲为羔裘，度用百羔。上以其害物，以黑缯代之。〉唐车保介使。玉辂有正观款志，进退安重，奕世所宝。导前多旧德，迎拜或华颠。荐洁求阴燧，驰诚寄燎烟。垂精粲星斗，望秩遍山川。降辂追前躅，回班戒弗虔。彻深屈体，屏盖切承天。〈上至大庙门降辂，步入斋殿，至郊坛止。百官回班，仍去黄道褥。三事皆循祖宗故事，而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伞，特出上意。〉〈谷灰初应，缇室吹灰，久废不讲，近太史考求遗书，复修其法。扶桑日欲躔。旌旗逐风转，歌舞送天旋。帘启瞻宸极，鸡号识漏泉。矜愚开罪罟，释欠靖民编。乐作波翻海，书行箭脱弦。东朝归福胙，南极本高仙。有道知难犯，无私每得贤。劬劳就圣德，谦畏绝私权。治道初无象，神功竟莫宣。下臣叨进玉，随见颂诚然。〈臣于景灵、郊丘实进玉币。〉

【次韵姚道人二首】

西山学采薇，东坡学煮羹。昔在建成市，岂复衣冠情。朋友日已疏，止接盲赵生。嗇智徇所安，元气赖以存。时于星寂中，稍护乱与昏。河流发九地，欲挽升天门。枉用十年力，仅余一灯温。老病竟未除，惊呼欲狂奔。何日新雨余，得就季主论？高人隐陋巷，至药初无方。心知无生妙，运转开阴阳。本如凌云松，岂受尺寸量。气如幽谷兰，时送清风香。嗟我本病肺，寒暑随翕张。丹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清诗堕云雾，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远游居临安，间出从诸王。他年解冠佩，共游无边疆。仪麟既委照，永谢过隙光。

【次韵子瞻上元扈从观灯二首】

虏去边城少奏章，雪残中禁罢焚香。都人知有新年喜，争看周舆金凤凰。春来有意乞归耕，足痹三年久未平。顷奉使契丹，坠马伤足，已三年矣。忽记上元銮辂出，起听前殿晓钟声。

【蔡州壶公观刘道士〈并引〉】

元八年七月，彭城曹焕子文至自安陆，为予言：过淮西入壶公观，观县壶之木，木老死久矣，环生孙蘖无数。闻有老道士刘道渊，年八十七，非凡人也。谒之，神气甚清，能言语，服细布单衣，缝补殆遍。壁间题者，多以不易衣为美。焕问其意，道渊怅然曰：“此故淮西守欧阳永叔所赠也。世人称永叔工文词，善辩论，忠信笃学而已。君知是人竟何从来耶，公与我有夙契，且齐年也。昔将去吾州，留此以别。吾服之三十年，尝破而补之矣，未尝垢而浣也。比尝得其讯，吾亦去此不久矣。”焕闻之，愕然莫测，徐问其故，皆不答。予少与兄子瞻皆从公游，究观平生，固尝疑公神仙天人，非世俗之士也。公亦尝自言：昔与谢希深、尹师鲁、梅圣俞数人同游嵩高，见蘚书四大字于苍崖绝涧之上，曰“神清之洞”。问同游者，惟师鲁见之。以此亦颇自疑本世外人。今闻道渊言，与曩意合，因作诗以示公子叔弼。思颍示归今几时，布衣犹在老刘师。龙章旧有世人识，蝉蜕惟应野老知。昔葬衣冠今在否，近传音问不须疑。曾闻圮上逢黄石，久矣留侯不见欺。

【大行太皇太后挽词二首】

内治隆三世，尊临极九年。神孙克负荷，大业付安全。有道华夷靖，无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怨恶悛。和熹盛东汉，从此不称贤。约己心全小，宽民德有余。外家恩泽少，先后礼容虚。有司每以章献太后故事为请，德音辄深自菲薄，不敢当而止。原庙因前室，有司将筑神宗皇帝神御，有诏自处治隆，以成就宣光。中朝避册书。顷岁将受册宝，当御前殿，谦避不欲，遂退即后殿而已。功名不胜纪，四谥叹犹疏。近以四谥进呈，上叹曰：“太皇太后盛德，岂四谥所能尽！”

【次韵姚道人】

道人偶许俗人知，法喜非妻解养儿。夜久金茎添沆瀣，室虚宝月映琉璃。远来醉侠匆匆返，近出诗仙句句奇。独怪区区践绳墨，相逢未省角巾欹。

【次韵石芝并引】

子瞻昔在黄州，梦游人家井间石上生紫藤，枝叶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折而食之，味如鸡苏而甘。起赋八韵记之。元八年，予与子瞻皆在京师，客有至自登州者，言海上诸岛石向日者多生耳，海人谓之石芝。食之味如茶，久而益甘。海上幽人或取服之，言甚益人。客以一篮遗子瞻，遂次前韵。鸡鸣东海朝日新，光蒙洲岛雾雨匀。一石上遍生耳，幽子自食无来宾。寄书乞取久未许，箬笼蕉囊海神户。户，止也。《左传》：“屈荡户之。”一掬谁令坠我前，无为知我超诸数。此身不愿清庙瑚，但愿归去随樵苏。龟龙百岁岂知道，养气千息存其胡。尘中学仙定难脱，梦里食芝空酷烈。中山军府得安闲，更试朝霞磨镜铁。

【故枢密签书赠正议大夫王彦霖挽词二首】

试吏有能名，升台擅直声。雄飞极九载，修路止三城。壮志方凌厉，遗书忽叹惊。老人殊可念，白首泣新茔。倾盖晚相亲，东西省户邻。听君占谏草，继我出词纶。京尹声初浹，枢庭迹尚新。邯郸炊未熟，荣谢隔逡巡。

【读史六首】

留侯决成败，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鸿鹄自高翔。

诸吕更相王，陈平气何索。千金寿绛侯，刘宗知有托。

贾生料吴楚，竟毙大梁城。一身不自保，痛哭空伤生。

桓文服荆楚，安取破国都。孔明不料敌，一世空驰驱。

安石善谈笑，挥麈却苻秦。妄起并吞意，终残吴越人。

江河浪如屋，要须沧海容。可怜狄仁杰，犹复负娄公。

【和子瞻雪浪斋】

谪居杜老尝东屯，波涛绕屋知龙尊。门前石岩立精铁，潮汐洗尽莓苔昏。野人相望夹水住，扁舟时过江西村。窗中缟练舒眼界，枕上雷霆惊耳门。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些时招魂。人生出处固难料，流萍著水初无根。旌旗旋逐金鼓发，蓑笠尚带风雨痕。高斋雪浪卷苍石，北叟未见疑戏论。激泉飞水行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冻，穷边腊雪如翻盆。一杯径醉万事足，江城气味犹应存。

【次韵子瞻生日见寄】

日月中人照与芬，心虚虑尽气则薰。彤霞点空来群群，精诚上彻天无云。寸田幽阙暖不焚，眇视中外绛锦纹。冥然物我无复分，不出不入常氤氲。道师东西指示君，乘此飞仙勿留坟。茅山隐居有遗文，世人心动随虻蚊。不信成功如所云，蚤夜宾饯同华勋。尔来仅能破魔军，我经生日当益勤。公禀正气饮不醺，梨枣未实要锄耘。日云莫矣收桑，西还闭门止纷纷。忧愁真能散凄，万事过耳今不闻。登真隐诀云：“日中青帝，日照龙韬，其夫人曰芬艳婴。”

【蹇师嵩山图并引】

葆光法师蹇君，未尝至嵩山，欲往游焉。元九年春，磐桓都下，得古画一幅，以示其客。客曰：“此嵩山图也。予昔尝游焉。峰岭径遂观刹皆是。”君喜曰：“此将以导予也。”吾昔熙宁中，自陈之洛，往来皆出嵩少之间。时方重九，与偕行者约曰：“与子于此登高乎？今筋力尚强，可以一往。异日复至，或不能矣。”今年三月，以罪出守汝州，闻此州在嵩少之阳，登城北望可以尽得其胜。君何时为此游，吾将举酒与子相望，虽不能同，亦庶几焉。系之以诗曰：峻极登高二十年，汝州回望一依然。君行亦是高秋后，试觅神清古洞天。神清洞事，见上。

【望】

高楼在汝州。连山鄣吾北，二室分西东。东山几何高，不为太室容。西山为我低，少室见诸峰。临轩一长叹，隐见由所逢。试问山中人，二室竟谁雄。雄雌久已定，分别徐亦空。可怜汝阳酒，味与上国同。游心四山外，寄适杯酒中。

【思贤堂】

杨公守临汝，俯仰八十载。推迁城市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难必，清名竟安赖。孤亭右洲渚，斜日到冠佩。飞翔栋宇回，晃荡波流对。稍存楸梧高，大翦菰蒲秽。遗编访诸子，翠石补前废。吏民亦潸然，未替甘棠爱。

【阻风〈自汝迁筠，八月过真州，江涨倍常岁，而风不顺。〉】

大水蔑洲浦，牵挽无复施。我舟恃长风，风止将安为。塌然委积水，坐被弱缆维。市井隔峰岭，食尽行将饥。长啸呼风伯，厄穷岂不知。蓬蓬起东南，旗尾西北驰。所望乃大谬，开门讯舟师。舟师掉头笑，沿溯要有时。溯者不少息，沿者长嗟咨。飘风不终日，急雨常相随。雨止风亦止，条条弄清漪。我言未见信，君行自见之。

【次韵子瞻游罗浮山】

客迷坠涧逢玉京，云行夭乔风号鸣。暗中过尽石髓滑，惊喜观阙朝霞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坡南去类此客，挤者力尽非求生。偶然濒海少氛气，复有福地客躬耕。诸侯历聘谢鲁叟，茅檐燕坐师老彭。天枢旋结日珠重，人寰下视鸿毛轻。俗缘渐觉冰雪解，元气乍复蛟虬狞。远游脱屣入盖竹，初怪长名留家庭。后来玉斧小儿子，亦入真诰参仙经。试令子弟学诸许，还家不用《剑阁铭》。洞天闻亦有图籍，但恐未免如公卿。此心愿与世无事，不愿与世平不平。

【次韵子瞻江西】

许君马老共一邦，西山断处流蜀江。谁令十载重渡泷，滩头旧寺晨钟撞。乱流赤脚记淙淙，道俗自谓丹霞庞。便令筑室修畦硅，往还二老笻一双。予与筠州聪长老有十年之旧。

【雨中游小云居】

卖酒高安市，早岁逢五秋。常怀简书畏，未暇云居游。十载还上都，再谪仍此州。废斥免羁束，登临散幽忧。乡党二三子，结束同一舟。雨余江涨高，林薄烦撑钩。积阴荐雷作，两山乱云浮。雨点落飞镞，江光溅轻沤。笑语曾未毕，风云遽谁收。舟人指松桧，古刹依林丘。老僧昔还住，晚饭迎淹留。食菜吾自饱，馈肉烦贤侯。严城迫吹角，归棹随轻鸥。联翩阅村坞，灯光明谯楼。肩舆践积，涂潦分潜沟。居处方自适，未知厌拘囚。

●栾城后集卷二

◆诗七十首

【次韵子瞻上元见寄】

谁怜东坡老，独看南海灯。故人隐山麓，燕坐销床棱。人生天运中，往返成废兴。炎起爨下薪，冻合瓶中冰。赖有不变处，寂如方定僧。建成亦岩邑，灯火高下层。头陀旧所识，天寒发{髟曾}。问我何时来，嗟哉谷为陵。幸此米方贱，日食聊一升。夜出随众乐，糟共腾腾。

【次韵子瞻连雨江涨二首】

南过庾岭更千山，润由来共一天。云塞虚空雨翻瓮，江侵城市屋浮船。东郊晚稻须重插，西舍原蚕未及眠。独掉扁舟趁申卯，米盐奔走笑当年。客到炎陬喜暂凉，江吹虚阁雨侵廊。回看野寺山溪隔，卧觉晨炊稻饭香。荔饷深红陋樱枣，桂醅淳白比琳琅。思移峤北应非晚，未省南迁日月长。

【次韵侄过江涨】

阴淫夏为秋，雨暴溪作渎。缺防旧通市，流潦几入屋。虽幸廪粟空，犹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畦蔬绿。鹿骇不择音，鸿羁分遵陆。室诮曾子还，城讴华元衄。中情久岑寂，外物竞排蹙。设心等一慈，开怀受诸毒。道力虽未究，游波偶然伏。粮须三月聚，艾要七年蓄。君恩许北还，从此当退缩。

【亡嫂靖安君蒲氏挽词二首】

家风足图史，妇德俨蘩。汤沐从夫宠，冠衣席弟恩。克家传众子，有后庆多孙。追养心何极，增封礼尚存。宦游非不遂，流落自粗疏。宗党半天末，存亡惊素书。佳城东岭外，茂木故阡余。遥想千车送，临江涕满裾。

【寄题武陵柳氏所居二首・天真堂】

宦游阅尽山川胜，归老方知气味真。歌哭不移身自稳，往还无间语尤亲。永怀前辈无因见，犹喜诸郎有此人。千岁展禽风未改，不加雕琢世称珍。

【寄题武陵柳氏所居二首・康乐楼】

邑居欲尽溪山好，不作层楼无奈何。岩谷满前收蜡屐，漪涟极目卷渔蓑。安心已得安身法，乐土偏令乐事多。千里筠阳犹静治，还家一笑定无他。

【筠州州宅双莲】

绿盖红房共一池，一双游女巧追随。镜中比并新妆后，风际携扶欲舞时。露蕊暗开香自倍，霜蓬渐老折犹疑。殷勤画手传真态，道院生绡数幅垂。

【奉同子瞻荔支叹】

蜀中荔支止嘉州，余波及眉半有不。稻糠宿火却霜霰，结子仅与黄金侔。近闻闽尹传种法，移种成都出巴峡。名园竞擷绛纱苞，蜜渍琼肤甘且滑。北游京洛堕红尘，箬笼白晒称最珍。思归不复为莼菜，欲及炎风朝露匀。平居著鞭苦不早，东坡南窜岭南道。海边百物非平生，独数山前荔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不管年来白发新。得归便拟寻乡路，枣栗园林不须顾。青枝丹实须十株，丁宁附书老农圃。

【次韵子瞻梳头】

水上有车车自翻，悬溜如线垂前轩。霜蓬已枯不再绿，有客劝我抽其根。枯根一去紫茸茁，珍重已试幽人言。纷纷华发何足道，当返六十过去魂。近有道士相教拔白后，以水火养之，当不复生，故以为答。

【劝子瞻修无生法】

除却灵明一一空，年来丹灶漫施功。掌中定有庵摩在，云际悬知雾雨。已赖信心留掣电，要须净戒拂昏铜。谁言逐客江南岸，身世虽穷心不穷。

【石盆种菖蒲甚茂忽开八九华或言此华寿祥也远因生日作颂亦为赋此】

石盆攒石养菖蒲，沮洳沙泉韭叶铺。世说华开难值遇，天将寿考报勤劬。心中本有长生药，根底暗添无限须。更尔屈蟠增瘦硬，他年老病要相扶。

【子瞻和陶公读山海经诗欲同作而未成梦中得数句觉而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心淡无著，与物常欣然。虚闲偶有见，白云在空间。爱之欲吐玩，恐为时俗传。逡巡自失去，云散空长天。永愧陶彭泽，佳句如珠圆。

【成都僧法舟为其祖师宝月求塔铭于惠州还过高安送归】

少年能讲大乘经，法施堂中不出扃。为许先师传后世，径从西海集南溟。忘身直犯黄茅瘴，满意初成白塔铭。寄我泪痕归万里，遥知露滴涧松青。

【东西京二绝】

亲祀甘泉岁一终，属车徐动不惊风。宓妃何预词臣事，指点讥诃豹尾中。

犀著金不暇尝，更须石上捣黄粱。数钱未免河东旧，不识前朝大练光。

【唐相二绝】

杨王灭后少英雄，犹自澄思却月中。已得惠妃欢喜见，方头笑杀曲江公。

朝中寂寂少名卿，晚岁雄猜气益横。心怕无须少年士，可怜未识玉奴兄。

【寓居六咏】

手植天随菊，晨添苜蓿盘。丛长怜夏苦，花晚怯秋寒。素食旧所愧，长斋今未阑。殷勤拾落蕊，眼暗读书难。山丹炫南土，盈尺愧西京。所至曾无比，知非浪得名。未须求别种，尚欠剥繁英。行复春风度，天涯眼暂明。邻家三亩竹，萧散倚东墙。谁谓非吾有，时能惠我凉。雪深闻毁折，风作任披猖。事过还依旧，相看意愈长。弱榴生掩冉，插竹强支叉。旋叠封根石，能开著子花。扶持物遂性，缀缉我成家。故国田园少，何须恨海涯。大鸡如人立，小鸡三寸长。造物均付予，危冠两昂藏。出栏风易倒，依草枯不僵。后庭花草盛，怜汝计兴亡。或言矮鸡冠即玉树后庭花。西邻分半井，十口无渴忧。岁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艰难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闻山田妇，出汲争群牛。山中涧谷枯竭，汲者每苦牛夺其水，一人出汲，辄数人持杖护之。

【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

老罢子卿还属国，功成定远恨阳关。漂流岂必风波际，颠沛何妨枕席间。伏腊便应随俚俗，室庐闻似胜家山。因缘宿世非今日，赖有阴功许旋还。此说见佛书。山连上帝朱明府，心是南宗无尽灯。过此欹危空比梦，年来瘴毒冷如冰。图书一笑宁劳客，音信频来尚有僧。梨枣功夫三岁办，不缘忧患亦何曾。

【次迟韵二首】

老谪江南岸，万里修尝。三子留二子，嵩少道路长。累以二孀女，辛勤具饣侯粮。谁令南飞鸿，送汝至我旁。饥寒不能病，气纾色亦康。拊背问家事，嗟我久已忘。力耕当及春，无为久南方。还家语诸女，素刚非王章。世事非吾忧，物理有必至。常百川竭，顾亦防雨耳。阴阳相纠缠，反复更自治。幽怀澹不起，默坐识其意。长子念衰老，远行重惭愧。疏慵身似僧，岑寂家近寺。但闻事日新，未觉吾有异。器本自出，藩角徒不遂。得失众共知，穷达佛所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要令北归日，粗究一大事。

【次远韵】

万里谪南荒，三子从一幼。谬追春秋余，赖尔牛马走。忧病多所忘，问学非复旧。借书里诸生，疑事谁当叩。吾儿虽懒教，擢颖既冠后。求友卷中人，玩心竹间岫。时令检遗阙，相对忘昏昼。兄来试讴吟，句法渐翘秀。暂时鸿雁飞，迭发埙篪奏。更念宛丘子，颀然何时覯。

【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雷州作。】

少年无大过，临老重复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杯里。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溯流俯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己。非酒犹止之，其余真止矣。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诶。路逢安期生，一笑千万祀。

【次韵子瞻过海】

我迁海康郡，犹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风帆若张弓。笑揖彼岸人，回首平生空。平生定何有，此去未可穷。惜无好勇夫，从此乘桴翁。幽子疑龙虾，牙须竟谁雄。闭门亦勿见，一嗅同香风。晨朝饱粥饭，洗钵随僧钟。有问何时归，兹焉若将终。居家出家人，岂复怀儿童。老聃真吾师，出入初犹龙。笼樊顾甚密，俯首姑尔容。众人指我笑，缧锁无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宫。

【过侄寄椰冠】

衰发秋来半是丝，幅巾缁撮强为仪。垂空旋取海棕子，蜀中海棕，即岭南椰木，但不结子耳。束发装成老法师。变化密移人不悟，坏成相续我心知。茅檐竹屋南溟上，亦似当年廊庙时。

【寓居二首・东亭】

十口南迁粗有归，一轩临路阅奔驰。市人不惯频回首，坐客相谙便解颐。惭愧天涯善知识，增添城外小茅茨。《华严》未读河沙偈，偃仰明窗手自披。

【寓居二首・东楼】

月从海上涌金盆，直入东楼照病身。久已无心问南北，时能闭目待仪麟。飓风不作三农喜，是岁，海无飓风。舶客初来百物新，归去有时无定在，漫随俚俗共欣欣。

【所寓堂后月季再生与远同赋】

客背有芳，开花不遗月。何人纵寻斧，害意肯留。偶乘秋雨滋，冒土见微茁。猗猗抽条颖，颇欲傲寒冽。势穷虽云病，根大未容拔。我行天涯远，幸此城南芟。小堂劣容卧，幽阁粗可蹑。中无一寻空，外有四邻市。窥墙数柚实，隔屋看椰叶。葱独兹苗，愍愍待其活。及春见开敷，三嗅何忍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浴罢】

逐客例幽忧，多年不洗沐。予发栉无垢，身垢要须浴。颠齐本天运，愤恨当谁复。茅檐容病躯，稻饭饱枵腹。形骸但癯瘁，气血尚丰足。微阳阅九地，浮彩见双目。枯槁如束薪，坚致比温玉。长斋虽云净，阅月聊一沃。石泉浣巾，土釜煮桃竹。南窗日未移，困卧久弥熟。《华严》有余秩，默坐心自读。诸尘忽消尽，法界了无瞩。恍如仰山翁，欲就沩叟卜。犹恐坠声闻，大愿勤自督。

【次远韵齿痛】

元明散诸根，外与六尘合。流中积缘气，虚妄无可托。敝陋少空明，妇姑相攘夺。日出莫焦牙，风来动危。喜汝因病悟，或免终身著。更须诵《楞严》，从此脱缠缚。

【子瞻闻瘦以诗见寄次韵】

多生习气未除肉，长夜安眠懒食粥。屈伸久已效熊虎，倒挂渐拟同蝙蝠。众笑忍饥长杜门，自恐莫年还入俗。经旬辄瘦骇邻父，未信脑满添黄玉。海夷旋觉似齐鲁，山蕨仍堪尝菽粟。孤船会复见洲渚，械未用安羊鹿。海南老兄行尤苦。樵爨长须同一仆。此身所至即所安，莫问归期两黄鹄。

【次韵子瞻独觉】

咄咄书空中有怪，内热搜膏发痈疥。羹藜饭芋如固然，饱食安眠真一快。午鸡鸣屋呼不起，欠伸吉贝重衾里。此身南北付天工，竹杖芒鞋即行李。夜长却对一灯明，上池溢流微有声。幻中非幻人不见，本来日月无阴晴。

【次韵子瞻夜坐】

月入虚窗疑欲旦，香凝幽室久犹薰。清风巧为吹余瘴，疏雨时来报断云。南海炎凉身已惯，北方毁誉耳谁闻。遥知挂壁瓢无酒，归舶还将一酌分。

【次韵子瞻寄贺生日】

弟兄本三人，怀抱丧其一。颀然仲与叔，耆老天所骘。师心每独往，可否辄自心。折足非所恨，所恨覆鼎实。上赖吾君仁，议止海滨黜。凄酸念母氏，此恨何时毕。平生贤孟博，苟生不谓吉。归心天若许，定卜老泉室。凄凉百年后，事付何人笔。于今兄独知，言之泣生日。

【次韵子瞻寄黄子木杖】

老至亦有渐，五十惟杖始。行年日辰匝，幸免乡闾耻。罪重疮难平，余痂未脱<疒只>。登山足犹健，不用扶儿子。我只念辛勤，赠此携且倚。他年赐环日，田舍尤须此。早收藤节杯，旋缀乌皮几。茅檐数间足，不用伐桐杞。

【次韵子瞻谪居三适・旦起理发】

道人鸡鸣起，趺坐存九宫。灵液流下田，茯苓抱长松。颠毛得余润，冉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欺霜风。俯就无数栉，九九为一通。洗沐废已久，徐之勿匆匆。气来自涌泉，至此知几重。近闻西边将，袒裼拥马鬃。归来建赤油，不复侪伍同。笑我守寻尺，求与真源逢。人生各有安，未肯易三公。

【次韵子瞻谪居三适・午窗坐睡】

定中龙眠膝，定起柳生肘。心无出入异，三昧亦何有。晴窗午阴转，坐睡一何久。颓然拥褐身，剥啄叩门手。褰帷顾我笑，疑我困宿酒。不知吾丧我，冰消不遗寿。空虚无一物，彼物自枯朽。梦中得灵药，此药从谁受。侵寻入四支，欲洗自无垢。从今百不欠，只欠归田叟。

【次韵子瞻谪居三适・夜卧濯足】

海民慢寒备，不畜衾与。虽苦地气泄，亦无徒跣忧。逐客久未安，集舍占鹆留。念昔使胡中，车驰卒不留。貂裘溯北风，十裘犹飕飕。中涂履冰河，马倒身自投。宛足费冯翼，千里烦𠂤。十年事汤剂，风雨气辄浮。南来足忧虑，此病何时瘳。名身孰亲疏，慎勿求封侯。

【同子瞻次过远重字韵】

孟子自夸心不动，未试永嘉铁轮重。弟兄六十老病余，万里同遭海隅送。长披羊裘类严子，罢食猪肝同闵仲。大男留处事田亩，幼子随行躬釜瓮。低眉语笑接邻父，弹指吁嗟到蛮洞。茅茨一日敢忘葺，桑柘十年须勉种。来时邂逅得相携，归去逡巡应复从。莫惊忧患尔来同，久知出处平生共。虽令子孙治家学，休炫文章供世用。颍川筑室久未成，夜来忽作西湖梦。

【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

客居远林薄，依墙种杨柳。归期未可必，成阴定非久。邑中有佳士，忠信可与友。相逢话禅寂，落日共杯酒。艰难本何求，缓急肯相负。故人在万里，不复为薄厚。米尽鬻衣衾，时劳问无有。闭门不复出，兹焉若将终。萧然环堵间，乃复有为戎。我师柱下史，久以雌守雄。金刀虽云利，未闻能斫风，世人欲困我，我已安长穷。穷甚当辟谷，徐观百年中。萧萧发垂素，晡日迫西隅。道人愍我老，元气时卷舒。岁恶风雨交，何不完子庐。万法灭无余，方寸可久居。将扫道上尘，先拔庭中芜。一净百亦净，我物皆如如。夜梦被发翁，骑ら下大荒。独行无与游，闯然款我堂。高论何峥嵘，微言何渺茫。我徐听其说，未离翰墨场。平生气如虹，宜不葬北邙。少年慕遗文，奇资揖昂昂。衰罢百无用，渐以圜斫方。隐约就所安，老退还自伤。海康杂蛮蜒，礼俗久未完。我居近闾阎，愿先化衣冠。衣冠一有耻，其下胡为颜。东邻有一士，读书寄贤关。归来奉亲友，跬步行必端。慨然顾流俗，叹息未敢弹。提提乌鸢中，见此孤翔鸾。渐能衣裘褐，袒裼知恶寒。佛法行中原，儒者耻论兹。功施冥冥中，亦何负当时。北方旧杂染，浑浑无名缁。治生守家室，坐使斯人疑。未知酒肉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能与生死辞。炽哉吴闽间，佛事不可思。生子多颖悟，得报岂汝欺。时俾正法眼，一出照曜之。谁为邑中豪，勤诵我此诗。忧来感人心，悒悒久未和。呼儿具浊酒，酒酣起长歌。歌罢还独舞，黍麦力诚多。忧长酒易消，脱去如风花。不悟万法空，子如此心何。杜门人笑我，不知有天游。光明遍十方，咫尺陋九州。此观一日成，衮衮通法流。竿木常自随，何必返故丘。老聃白发年，青牛去西周。不遇关尹喜，履迹谁能求。锄田种紫芝，有根未堪采。逡巡岁月度，太息毛发改。晨朝玉露下，滴沥投沧海。须牙忽长茂，枝叶行可待。夜烧沉水香，持戒勿中悔。

【雨中招吴子野先生循州作】

柴门不出蓬生径，暑雨无时水及堂。辟谷赖君能作客，暂来煎蜜饷桃康。

【答吴和二绝】

三间氵利水小茅屋，不比麻田新草堂。问我秋来气如火，此间何事得安康。

惯从李叟游都市，久伴蓝翁醉画堂。不似苏门但长啸，一生留恨与嵇康。〈子野昔与李士宁纵游京师，与蓝乔同客曾鲁公家甚久。〉

【闰九月重九与父老小饮四绝】

九日龙山霜露凝，龙山九日气如。偶逢闰月还重九，酒热风高喜不胜。

获罪清时世共憎，龙川父老尚相寻。直须便作乡关看，莫起天涯万里心。

客主俱年六十余，紫萸黄菊映霜须，山深瘴重多寒势，老大须将酒自扶。

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卯饮下床虚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

【求黄家紫竹杖并引】

予于龙川买曾氏小宅，宅西南隅有紫竹百余竿，为藤蔓所困，无复直干，虽为伐藤，而见竹偃弱，无可为杖者。黄氏老家有紫竹甚茂，乞得一茎，劲挺可喜。闻黄氏竹旧自曾氏移植，偶为诗示之。曾家紫竹君家种，曾园竹与荒藤共。藤骄竹瘁如畏人，不似君家竹森耸。我来买宅非为宅，爱此风梢时一弄。磨刀向藤久未忍，树倒藤披真自送。繁阴一豁新笋地，狂鞭欲向青春动。我身病后少筋力，遍求拄杖扶腰痛。萧萧瘦干未能任，一亩君家知足用。一枝遗我拄寻君，老酒仍烦为开瓮。

【赋丰城剑北归途中作。】

剑气夜干斗，精诚初莫隔。全身寄狱户，隐约还自得。张雷彼知我，勉为汝一出。腰间杂环佩，亦既报之德。凛凛天地间，要非手中物。跃入延平水，三日飞霹雳。出当乘风雷，归当卧泉石。千年故穴在，三叹泉上客。

【范丞相尧夫挽词二首〈许州作。〉】

持身守忠恕，临事耻噶。直道更三黜，平生惟一心。家风来自远，国论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弥深。令德真如玉，泥沙枉见侵。

南迁头已白，北返蝉加。君意知无罪，天心许到家。同朝曾忝旧，握手一长嗟。时事纷无已，还应付棣华。

【卜居】

我归万里初无宅，凤去千年尚有台。谁为绕池先种竹，可怜当砌已栽梅。囊赀只数腰金在，归计长遭鬓雪催。欲就草堂终岁事，落成邻舍许衔杯。

【和子瞻过岭】

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亦甘。有命谁令终返北，无心自笑欲巢南。蛮音惯习疑伧语，脾病萦缠带岭岚。手挹祖师清净水，不嫌白发照毿毿

【子瞻赠岭上老人次韵代老人答】

岭头卢老一炉灰，长短根茎各自栽。轻贱已消先世业，知君海上去仍回。

●栾城后集卷三

◆诗七十首

【大行皇太后挽词二首】

累朝宗内治，晚岁擅鸿勋。立子得元圣，收帘奉长君。一言消横逆，多难弭纷纭。仙驭曾非远，长瞻巩洛云。

家风承旧相，国体继皇姑。定策从中禁，传声震海隅。春风开闭蛰，朝露湿焦枯。万里生远客，冠缨泪雨濡。

【追尊皇太后挽词二首】

月缺年何久，龙飞事一新。追崇名号正，同礼容均。夙旦低迎日，龙盾细起尘。都人知舜孝，拥绋尽沾巾。

德美钟岐嶷，荣华倍感伤。一时朝野恨，百世本支长。出祖悲无憾，因山俭有光。他年过嵩洛，望拜裕陵旁。

【赠史文通奉议二首】

墙北史居士，挂冠心转闲。顶开人共怪，神去夜深还。白雪微侵鬓，丹砂久驻颜。从君欲问道，何日径开关。

有叟住东野，畏人希人城。君时共还往，我欲问修行。早岁识岩客，近时逢绛生。真能访茅屋，屣履试将迎。

【次前韵示杨明二首】

晚岁有馀乐，天教一向闲。嵩阳百口住，岭外七年还。卜宅先邻晏，携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饮颜。吴僧来不久，相约叩禅关。

甘井元依庙，平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罢，芒ハ雨中行。扰扰初何事，悠悠毕此生。欲邀东郭叟，烦子作郊迎。

【唐修撰义问挽词二首】

家风台柏老，遗直故依然。节见南迁后，神凝未瞑前。临民旧有法，训子适成篇。九转今犹在，参同岂妄传。我返南荒日，君临旧许初。笑谈宽老病，旌旆拥茅庐。酒盏开虽数，溪堂到尚疏。谁言生死隔，近在浹旬馀。

【寄题登封揖仙亭】

灵王太子本读书，纵谈谷洛参诸儒。生来不见全盛初，老成遗训谁楷模。心知渐失文武馀，萧然直入山中居。山间吹笙凤凰呼，升天白日乘龙车。周人聚观拜路隅，明月为佩云为裾。归来千岁孰在无，赤松老彭自为徒。上侍玉宸临九区，ピ癯赫不类山泽ピ。依山作邑贤大夫，夜中焚香溯空虚。我欲从之驾肩舆，秋风八月来徐徐。

【吴冲卿夫人秦国挽词二首】

国老相随尽，家风慨独存。见夫成相业，听子得忠言。夫人长子起居昔将论事，以南迁之忧，访于夫人。夫人以当官，许焉。气节惭多士，声华盛一门。平生高义重，未易俗人论。《雅》《颂》成章早，《春秋》发论长。风规留叔向，文采似中郎。览古明兴废，临危喜激昂。南迁初不恨，李杜得从滂。

【十一月十三日雪】

南方霜露多，虽寒雪不作。北归亦何喜，三年雪三落。我田在城西，禾麦敢嫌薄。今年陈宋灾，水旱更为虐。闭籴斯不仁，逐熟自难却。饥寒虽吾患，尚可省盐酪。飞蝗昨过野，遗种遍陂泺。春阳百日至，闹若蚕生箔。得雪流土中，及泉尽鱼跃。美哉丰年祥，不待炎火灼。呼儿具樽酒，对妇同一酌。误认屋瓦鸣，更愿闻雪脚。

【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并引】

予兄子瞻谪居儋耳，琼州进士姜唐佐往从之游，气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风。子瞻爱之，赠之诗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君游广州州学，有名学中。崇宁二年正月，随计过汝南，以此句相示。时子瞻之丧再逾岁矣。览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与终此诗者，乃为足之。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迁居汝南】

我昔还自南，从此适旧许。再岁常杜门，壁观无与语。何人自警顾，未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即安处。亟逃颍州籍，来贯汝南户。妻孥不及将，童仆具樽俎。身如孤栖鹊，夜起三绕树。故人乐安生，风节似其父。忻然暂一笑，舍我西南去。去已还闭门，时作野田步。萧条古僧舍，遗像得颜鲁。精神凛如生，今昔吾与女。已同羁穷厄，但脱生死怖。幸世方和平，有土非寇虏。春寒烧黄茅，昼饭煮青茹。何必氵┆上田，幸此足粳余。归心念狂简，裁制时已莫。

【索居三首】

索居非谪地，垂老更穷途。去住看人意，幽忧赖我无。小园花草秽，陋巷犬羊俱。近觉根尘离，忘言日益愚。平生亦何事，十载苦颠齐。梦险曾非险，觉迷终不迷。客居兼壮子，别久愧良妻。稍讶音书阔，春阴道路泥。许蔡古邻国，风烟相杂和。萧然客舍静，不愿主人过。野荠春将老，淮鱼夏渐多。街南病居士，有酒对酣歌。

【闻诸子欲再质卞氏宅】

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卞氏昔冠冕，子孙今萧然。愿以栋宇馀，救此朝夕悬。顾我亦何有，较子差尚贤。倾囊不复惜，扫地幸见捐。南邻隔短墙，两孙存故廛。松竹手自种，风霜岁逾坚。幽花乱蜂蝶，古木嘶蜩蝉。垂阴可数亩，成功几百年。人心苦无厌，隐居恨未圆。得之苟有命，老矣聊息肩。畚土填隙穴，结茅苴漏穿。粗尔容偃息，岂复求华鲜。西归信已乎，永杂孙陈编。

【任氏阅世堂前大桧】

君家大桧长百尺，根如车轮身弦直。壮夫连臂不能抱，孤鹤高飞直上立。狂风动地舞枝干，大雪翻空洗颜色。人言此桧三百年，未知昔是何人植。君家大夫老不遇，一生使气未尝屈。没身不说归故里，遗爱自知怀旧邑。此翁此桧两相似，相与阅世何终极。汝南山浅无良材，栎柱栋椽聊障日。便令杀身起大厦，亦恐众材无匹敌。且留枝叶挠云霓，犹得世人长太息。

【赠蔡必居士】

结茅汝上只三间，种稻城西仅一廛。梅老外生诗律在，秀公弟子佛心传。埋盆叠石常幽坐，留客开樽辄醉眠。闻道邻僧乞米送，时无韩子定谁怜。

【癸未生日】

我生本无生，安有六十五。生来逐世法，妄谓得此数。随流登中朝，失脚堕南土。人言我当喜，亦言我当惧。我心终颓然，喜惧不入故。归来二顷田，且复种禾黍。或疑颍川好，又使汝南去。汝南亦何为，均是食粟处。儿言生日至，可就瞿昙语。平生不为恶，今日安所诉。老聃西入胡，孔子东归鲁。我命不在天，世人汝何预。

【白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岁谬学道，白须何由生。故人指我笑，闻道未能行。我笑谢故人，唯唯亦否否。老聃古道师，白发生而有。佛告波斯匿，汝有不白存。亭中掌亭人，何尝随客奔。客去不用留，主在亭不毁。墁墙支折栋，在我不在尔。道成款玉晨，跪乞五色丸。肝心化黄金，齿发何足言！

【寒食二首】

寒食今年客汝南，馀樽倾泻亦醺酣。道人久厌世间浊，僧舍犹存肉食惭。花折园夫时送客，饧留孙女尚分甘。永叔诗有为翁寒食留饧之句。欲游紫极谁为伴，长揖孤松对不谈。紫极宫有巨松，可数人抱。寄住汝南怀岭南，五年一醉久犹酣。身逃争地差云静，名落尘寰终自惭。耳畔飞蝇看尚在，鼻中醇酢近能甘。今朝寒食唯当饮，买酒先防客欲谈。

【颍川城东野老〈姓刘氏，名正。〉】

我归颍川无故人，城东野老须如银。少年椎埋起黄尘，晚岁折节依仙真。走如の鹿人莫亲，呼来上堂饮清樽。踞床闭目略频伸，指我黄河出昆仑。东流入海还天津，沐浴周遍才逡巡。婴儿跏趺乘日轮，脱身游戏走四邻。逢人不告非自珍，许我已老知闭门。东朝太行款真君，告我不返游峨岷。还家一舍卧不晨，阖棺空空但衣巾。平生自言师洞宾，嗟世贱目贵所闻。

【汝南示三子】

此生赖有三男子，到处来看老病翁。饮食粗便鱼稻足，音尘不隔马牛风。道场莫问何方是，舍宅元依毕竟空。且尔不归归亦得，汝曹免复走西东。

【谢任亮教授送千叶牡丹】

花从单叶成千叶，家住汝南疑洛南。乱剥浮苞任狼籍，并偷春色瓷醺酣。香浓得露久弥馥，头重迎风似不堪。居士谁知已离畏，金翦送病中庵。

【思归二首】

汝南百日留，走遍三男子。思归非吾计，聊亦为尔耳。行装理肩舆，客舍卷床第。儿言世情恶，平地风波起。舟行或易摇，舟静姑且已。匏系虽非愿，蠖屈当有俟。老人思虑拙，小子言有理。晨炊廪粟红，晓市淮鱼美。索居庖无人，归去迎伯姊。终岁得安闲，幽居无彼此。我老不待言，有女年四十。念我客汝南，无与具朝食。翩然乘肩舆，面有风土色。许蔡虽云近，传舍三经夕。衰老累汝曹，愧叹心不怿。磨刀会缕红，洗盏酒花白。母老行役难，又来生理葺。外孙跨鞍马，遇事亦闲习。居然数口家，解我百忧集。厄穷须父子，他人非所及。

【万蝶花】

谁唱残春蝶恋花，一团粉翅压枝斜。美人欲向钗头插，又恐惊飞鬓似鸦。

【春尽〈三月二十三日立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风过尽百花空，燕坐笙箫起灭中。树影连天开翠幕，鸟声入耳当歌童。《楞严》十卷几回读，法酒三升是客同。试问邻僧行乞在，何人闲暇似衰翁。

【梦中咏醉人〈四月十日梦得篇首四句，起而足之。〉】

城中醉人舞连臂，城外醉人相枕睡。此人心中未必空，暂尔颓然似无事。我生从来不解饮，终日腾腾少忧累。昔年曾见乐全翁，自说少年饮都市。一时同饮石与刘，不论升斗俱不醉。楼中日夜狂歌呼，钱尽酒空姑且止。都人疑是神仙人，谁谓两人皆醉死。此翁年老不复饮，面光如玉心如水。我今在家同出家，万法过前心不起。此翁已死谁与言，欲言已似前生记。

【立秋偶作〈六月二十三日。〉】

十年忧患本谁知，惭愧仙翁有旧期。度岭还家天许我，山种粟我尤谁。秋风欲践故人约，春气潜通病树滋。心似死灰须似雪，眼看多事亦奚为。

【汝南迁居】

病暑暑已退，思归未成归。人事不可期，当受不当违。客居汝南城，未觉吾庐非。忽闻鹊反巢，坐使鸠惊飞。三绕择所安，一枝粗得依。我来众草生，渐见百卉腓。天行若循环，物化如发机。闭目内自观。此理良密微。

【寄内】

与君少年初相识，君年十五我十七。上事姑章旁兄弟，君虽少年少过失。昏晨定省岁月短，五十还朝定何益。忧深责重乐无几，失足一坠南海北。身居井中不见天，仰面虚空闻下石。丈夫学道等忧患，妇人亦尔何从得。归来旧许生白须，回顾惭君发如漆。迁居汝南复何事，龟老支床随所掷。相望一月两得书，闻君肺病久消释。我经三伏常暴下，近喜秋风扫湿。昌寝食未复故，相见犹惊身似腊。刘根夫妇俱有道，去日饶君著鞭策。

【病愈二首】

学道虽云久，沉疴竟未除。炎度三伏，厶暖觉中虚。嘉谷不自长，荒榛终费锄。何辞用兰石，梨枣得扶疏。病退日身轻，身轻心转清。山空流水上，海静寸灯明。朝市谁留住，林泉自不行。筠溪惭丐士，流荡过平生。

【九日三首】

早岁寡欢意，衰年仍病缠。客居逢九日，斗酒破千钱。萸菊惊秋晚，儿孙慰目前。登高懒不出，多酌任颓然。狂夫老无赖，见逐便忘归。小酌还成醉，侨居不觉非。妻孥应念我，风雨未缝衣。忧患十年足，何时赋式微。黄菊与秋竞，白须随日添。时人知不，野老未相嫌。但酌清樽尽，犹存薄俸沾。日西闻客至，更问酒家帘。

【立冬闻雷〈九月二十九日。〉】

阳淫不收敛，半岁苦常燠。禾黍饲蝗暝，粳稻委平陆。民饥强扶耒，秋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麦当宿。闵然候一雨，霜落水泉缩。荟蔚山朝齐，滂沱雨翻渎。经旬势益暴，方冬岁愈蹙。半夜发春雷，中天转车毂。老夫睡不寐，稚子起惊哭。平明视中庭，松菊半摧秃。潜发枯草萌，乱起蛰虫伏。薪不出市，晨炊午未熟。首种不入土，春饷难满腹。书生信古语，《洪范》有遗牍。时无中垒君，此意谁当告。

【将归〈二首十月初三日作〉】

久客初何事，言归似有名。腾腾且随俗，落落竟无成。病苦医犹厌，囊空身自轻。家人惊别后，无限白须生。为客不满岁，还家见两孙。遥知临竹户，相对引瓢樽。老罢那嫌瘦，心宽尚喜存。风波随处有，何幸免惊奔。

【示资福谕老〈并引〉】

予读《楞严》至“尘既不缘，根无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释然而笑曰：“吾得入涅路矣。”然孤坐终日，犹苦念不能寂，复取《楞严》读之。至其论意根曰：“见闻逆流，流不及地，名觉知性。”乃叹曰：“虽知返流，未及如来法海，而为意所留，随识分别不得，名无知觉明，岂所谓返流全一也哉！”乃作颂以示谕老。幽居百无营，孤坐若假寐。根尘两相接，逆流就一意。意念纷无端，中止不及地。寂然了无觉，乃造真实际。百川入沧溟，众水皆一味。止为潭渊深，动作涛澜起。动止初何心，乃遇适然耳。吾心未尝劳。万物将自理。

【三不归行】

客心摇摇若悬旌，三度欲归归不成。方春欲归我自懒，秋冬欲归事自变。问我欲归定何时，天公默定人不知。孔公晚岁将入楚，磐桓陈蔡行且住。昭王已死不复南，意欲归老父母邦。卫灵父子无足取，姑尔息肩俟东鲁。三桓岂知用圣人，哀公亦自不能臣。冉求一战却齐虏，请君召师君亦许。归来闭户理诗书，弁冕时出从大夫。梦见周公已不复，老死故国心亦足。孔公愈老愈屯，顾我未及门下贤。乡邦万里不能往，妻孥近寄颍川上。依嵩架颍结茅茨，自问此志于何期。汝南一寓岁行复，来年归去栽松竹。

【罢提举太平宫欲还居颍川】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芋栗。奈何处朝市，日耗太仓积。中心久自笑，公议肯相释。终然幸宽政，尚许存寄秩。经年汝南居，久与茅茨隔。祠宫一扫空，避就两皆失。父子相携扶，里巷行可即。屋敝且圬墙，蝗馀尚遗粒。交游忌点染，还往但亲戚。闭门便衰病，杜口谢弹诘。馀年迫悬车，奏草屡濡笔。籍中顾未敢，尔后倘容乞。幽居足暇豫，肉食多忧栗。永怀城东老，未兢年术。

【次迟韵寄适逊】

饥民畏寒尤恶雪，旋理破裘败缬。我虽久客未成归，黍酒斋羹还泼节。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薪炭旧如土，尔来薄俸才供。眼前暖热无可道，心下清凉有馀洁。颍川归去如何时，祠宫欲罢无同列。夜中仿佛梦两儿，欲迓老人先聚说。

【次迟韵对雪〈十一月二十七日。〉】

雪寒近可忧，麦熟远有喜。我生忧喜中，所遇一已委。平生闻汝南，米贱豚鱼美。今年恶蝗旱，流民鬻妻子。一食方半菽，三日已于耜。号呼人谁闻，愍恻天自迩。繁阴忽连夕，飞霰堕千里。卷舒惊太速，原隰殊未被。贫家望一麦，生事如毛起。荐饥当逐熟，西去真纳履。

【还颍川〈甲申正月五日。〉】

昔贤仕不遇，避世游金马。嗟我独何为，不容在田野。欹区寄汝南，落泊反长社。东西俱畏人，何适可安者。故庐已荆榛，遗垅但松贾。颓龄迫衰暮，旧物一已舍。安能为妻孥，辛苦问田舍。平生事瞿昙，心外知皆假。归休得溟渤，坐受百川泻。何人实造物，未听相陶冶。

【题郾城彼岸寺二首・文殊院古柏】

曾看大柏孔明祠，行尽天涯未见之。此树便当称子行，他山只可作孙枝。栋梁知是谁家用，舟楫唯应海水宜。日莫飞鸦集无数，青田老鹤未曾知。

【题郾城彼岸寺二首・武宗元比部画文殊玄奘】

遗墨消靡顾陆馀，开元一一数吴卢。本朝唯有宗元近，国本长留后世模。出世真人气雍穆，入蕃老释面清癯。居人不惜游人爱，风雨侵陵色欲无。

【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儿侄二首】

春气侵脾久在床，开门桃李著泥香。牛鸣颇觉西湖近，凫去长怜北榭荒。欲出老人无伴侣。退归诸子解农桑。南邻约卖千竿竹，拄杖穿林看笋长。

卧闻诸子到西湖，鹄鹭翩翩众客俱。纨扇藤鞋试轻快，只鸡斗酒助欢娱。行歌久已饶渠辈，睡美犹应属老夫。春服既成沂可浴，孔门世不乏迂儒。

【葺东斋三月十八日。】

敝屋如燕巢，岁岁添泥土。泥多暂完洁，屋老终难固。况复非吾庐，聊尔避风雨。图书易新幌，几杖移故处。宵眠不择安，鼻息若炊釜。儿孙喜相告，定省便蚤莫。我生溪山间，弱冠衡茅住。生来乏华屋，所至辄成趣。苦恨无囊金，莫克偿地主。投老付天公，著身岂无所。

【次迟韵千叶牡丹二首】

氵┆上名园似洛滨，花头种种斗尖新。共传青帝开金屋，欲遣姚黄比玉真。秦岭犹应篆诗句，杜鹃直恐降天神。老人发少花头重，起舞欹斜酒力匀。老人无力年年懒，世事如花种种新。百巧从来知是妄，一机何处定非真。园夫漫接曾无种，物化相乘岂有神。毕竟春风不拣择，随开随落自匀匀。

【盆池白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莲生淤泥，清浊不相干。道人无室家，心迹两萧然。我住西湖滨，蒲莲若云屯。幽居常闭户，时听游人言。色香世所共，眼鼻我亦存。邻父闵我独，遗我数寸根。氵┆水不入园，庭有三尺盆。儿童汲甘井，日晏泥水温。及秋尚百日，花叶随风翻。举目得秀色，引息收清芬。此心湛不起，六坐空过门。谁家白莲花，不受风霜残。

【咏竹二首】

湖滨宜草木，修竹可三寻，廛居多野思，移种近墙阴。及尔迷未醒，方予热正侵。无嫌不逮本，地薄肯成林。

南邻竹甚茂，门巷不容宾。县印君当往，囊金我患贫。翠旌稍乱起，犀角笋初匀。不惜图书卖，端来作主人。

【见儿侄唱酬次韵五首】

芝兰生吾庐，一雨一增。本亦何预人，怀抱终眷眷。老传时已迫，尘垢日须浣。永惭旧文书，展读不终卷。读书虽不恶，不读亦自好。根牙就区别，花实随时老。耘锄不可无，雨露勿忧少。我钓不在鱼，一竿寄洲岛。宇宙非不宽，闭门自为阻。心知外尘恶，且忍闲居苦。跏趺默非睡，龛灯翳复吐。道士为我言，婴儿出歌舞。身病要须闲，闲极自成趣。空虚虽近道，懒拙初非悟。偶将今生脚，远着古人屣。大小适相同，本来无别处。西湖虽不到，甘井窃馀凉。三伏罢饮酒，桂浆携一觞。冠者五六人，起舞互低昂。人生有离合，此欢未易忘。

【初得南园】

倒囊仅得千竿竹，扫地初开一亩宫。千里故园魂梦里，百年生事寂寥中。晏家不愿诸侯赐，颜氏终成陋巷风。洗竹移花吾事了，子孙他日记衰翁。

【移竹】

墙阴竹蒙密，板筑念相妨。欲补园东缺，欣乘雨后凉。三年生笋遍，一径引风长。但恐翁弥老，笻枝懒复将。

【记梦〈七月二十六日〉】

长鱼三尺困横盆，送入清流喜欲奔。报我金匙仅盈寸，掷还聊喜不贪存。

●栾城后集卷四

◆诗七十首

【葺居五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堂初一家，隔绝岁月久。开墙北风入，爽气通户牖。栋梁未摧折，斤斧聊结构。非言事轮奂，粗反昔人旧。庭方止数寻，风月所从入。百年养毒树，攒芒比刀戟。伐之念生久，不伐愁跋足。且复为人谋，庖椹利朝食。〈皂角木宜食椹。〉竹林失蕃养，春笋日琐细。草蔓半萦缠，樗栎互亏蔽。已令具刀镰，稍俟秋霜厉。欲成林下饮，更种园东地。杂花生竹间，竹荒花亦瘁。移花通狂鞭，春到两皆遂。墙东破茅屋，排去收遗址。时来拾瓦砾，细细留花地。东南皆民居，屋败如龋齿。一完诚未能，缀葺聊且尔。内修晨夜虞，外结比邻喜。无心本何营，生理未免此。

【再赋葺居三绝】

谁将修竹寄邻家，秋斫长竿春食芽。旋筑高墙护鸡犬，稍容嵇阮醉喧哗。短垣疏户略藏遮，翠竹长松夹径斜。游宦归来四十载，粗成好事一田家。南北高堂本富家，百年梁柱半欹斜。略教扶起犹堪住，西望吾庐已自奢。

【岁莫口号二绝】

六十年来又七年，眼昏头白意茫然。逢人欲说平生旧，少有能知两世前。两世相从今几人，回头强半已埃尘。此心点检终如一，时事无端日日新。

【雪后小酌赠内〈乙酉正月九日。〉】

薄雪为灯止，和风应节来。出游吾已懒，小酌意难裁。竹径泥方滑，菁畦冻欲开。细君怜老病，加料作新醅。

【喜雨〈三月二十三日。〉】

夺官分所甘，年来禄又绝。天公尚怜人，岁赍禾与麦。经冬雪屡下，根须连地脉。庖厨望饼饵，瓮盎思曲蘖。一春百日旱，田作龟板拆。老农泪欲堕，无麦真无食。朱明候才兆，风雷起通夕。田中有人至，膏润已逾尺。继来不违愿，饱食真可必。民生亦何幸，天意每相恤。我幸又已多，锄耒坐不执。同尔乐丰穰，异尔苦税役。时闻吏号呼，手把县符赤。岁赋行自办，横敛何时毕。

【收蜜蜂】

空中蜂队如车轮，中有王子蜂中尊。分房减口未有处，野老解与蜂语言。前人传蜜延客住，后人秉艾催客奔。布囊包裹闹如市，坌入竹屋新且完。小窗出入旋知路，幽圃首夏花正繁。相逢处处命俦侣，共入新宅长子孙。今年活计知尚浅，蜜蜡未暇分主人。明年少割助和药，惭愧野老知利源。

【养竹】

病竹养经年，生笋大如母。初番放出林，末番任供口。欲求五寸围，更听三年后。萧疏尽椽桷，无复堪作帚。吾庐适营葺，便可开户牖。秀色到衣冠，清风荡尘垢。物生恨失养，养至无不厚。斧斤日摧剥，阴阳自难救。闲居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草木，农圃即师友。养人如养竹，举目皆孝秀。

【和迟田舍杂诗九首〈并引〉】

吾家本眉山，田庐之多寡，与扬子云等。仕宦流落，不复能归。中窜岭南，诸子不能尽从，留之颍川，买田筑室，赊饥寒之患。既蒙恩北还，因而居焉。然拙于生理，有无之计一付诸子。夏五月，麦方登场，迟往从诸农夫簟瓢钅至艾。知以为乐，作诗九章，澹然有诗人之思，归而出之，为和之云。麦生置不视，麦熟为一来。我懒客亦惰，田荒谁使开。勤事知有获，直驾独未回。交游悉吾病，门巷多苍苔。我生无定居，投老旋求宅。未暇栋宇完，先问松筠碧。床锐日益销，车辖转生涩。东家虽告贫，鬻否犹未必。偶自十年闲，非继七人作。早岁漫云云，志大终落落。齿发已半空，头颅不难度。颜曾本吾师，终身美藜藿。至人竟安在，陶铸皆比糠。世俗那得知，楚楚事冠裳。方醉狂正作，吾语未可庄。天煊能胜人，更看热黄粱。平湖近西垣，杖屨可以游。偶从大夫后，不往三经秋。盎中插蒲莲，菱芡亦易求。闭门具樽俎，父子相献酬。试问西寺僧，云何古佛意。别无安心法，但复饼师馈。外物来无从，往亦无所至。佛法见在前，我亦从此逝。老佛同一源，出山便异流。少小本好道，意在三神洲。子房见黄石，愿封小国留。终老预人事，断谷为吕忧。苍然涧下松，不愿世雕刻。斧斤百夫手，牵挽千牛力。断成华屋柱，加以绶衣饰。人心喜相贺，松心终自惜。汲汲陷有为，昏昏堕无记。湛然古井水，心在独无意。读书非求解，食粟姑自遂。幸有三男子，力田奉租税。

【雨病】

晴送麦入仓，雨催谷含穗。共怪天公仁，曲尽老农意。谁为三日霖，下漉一丈地。百谷争奔流，通川不可厉。夜闻屋山落，{尺亘}说城闭。老羸知奈何，脾病尤可畏。中宵得暴下，亭午卧忘起。良医过我言，勿药行自喜。损食存谷神，收心辟邪气。兀然槁木居，油尔元和至。天唯不穷人，人则昧其理。学道三十年，愧尔良医赐。

【施崇宁寺马〈并引〉】

予自龙川还颍川，安于闲放，不畜车马。僧悟缘自成都来，为予致一滇马，甚骏。曰：“闻公归自南方，家无良驷。此可以备登山之乘。”予愧其意，不能却也。然马入吾厩，辄苦多病，意其非吾物也。西邻僧道和，禅席之盛，乡闾之所走，乃祝之曰：“俾尔为和马，归依佛法乘，病或已乎？”因为诗以示和。南归闭门万事了，病卧常多起常少。未用田间下泽车，何须枥上追风骠。乡人记我少年日，滇马为致风前鸟。三上伏枥人共怪，马不能言心可晓。坐驰千里气蟠结，日食生刍空自笑。主人自是箕颍人，谁复为送洮岷道。支公惠眼识神骏，山下泉甘足芳草。法流一洗百病消，翘足长鸣且忘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堂新花坛二首】

乱竹侵红药，病花羞晚春。移根近谈笑，得土长精神。荣悴非由尔，芬芳止为人。庭西井泉好，汲灌每躬亲。老木不忍伐，横枝宜少除。根茎渐有托，雨露稍分余。生意初无损，开花终自如。他年诸草木，成就此幽居。

【梦中谢和老惠茶】

西邻禅师怜我老，北苑新茶惠初到。晨兴已觉三嗅多，午枕初便一杯少。七碗煎尝病未能，两腋风生空自笑。定中直往蓬莱山，卢老未应知此妙。

【新霜】

败檐疏户秋寒早，老人脚冷先知晓。浓霜满地作微雪，落叶投空似飞鸟。新春未觉廪庾空，宿逋暗夺衾稠少。旱田首种未言入，敢信来年真食饼。

【戏作家酿二首】

方暑储曲蘖，及秋舂秫稻。甘泉汲桐柏，火候问邻媪。唧唧鸣瓮盎，暾暾化梨枣。一拨欣已熟，急掐嫌不早。病色变渥丹，羸躯惊醉倒。子云多交游，好事时相造。嗣宗尚出仕，兵厨可常到。嗟我老杜门，奈此平生好。未出禁酒国，耻为瓮间盗。一醉汁滓空，入腹谁复告。俗谚有入腹无赃之语。我饮半合耳，晨兴不可无。千钱买一斗，众口分须臾。月俸本有助，法许吏未俞。愍愍坐相视，馋涎落盘盂。颍汴旧乏水，粳糯贵如珠。今年得陂曷，碓声喧里闾。典衣易钟釜，入瓮生醍醐。欢欣走童孺，左右陈肴蔬。细酌奉翁媪，余润沾庖厨。诘朝日南至，相戒留全壶。一家有喜色，经冬可无沽。莫怪杜拾遗，斗水宽忧虞。

【冬至雪】

旱久魃不死，连阴未成雪。微阳九地来，颠风三日发。父老窃相语，号令风为节。讲武罢冬夫，畿甸休保甲。累囚出死地，冗官去烦杂。手诏可人心，吾君信明哲。风频雪犹吝，来岁恐无麦。天公听一言，惟幸早诛魃。

【岁莫二首】

岭南万里归来客，颍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谁言犹有命，长闲岂复更尤人。眼看世事知难了，手注遗编近一新。点检平生无几恨，浊醪初熟正逢春。文章习气消未尽，般若初心老渐明。粗有春秋传旧学，终凭止观定无生。维摩晚亦谐生事，弥勒初犹重世名。须发来年应更白，莫留尘滓溷澄清。

【春后望雪】

秋雨仅熟禾，冬雪不掩块。温风搜麦根，天意欲为害。老农强推测，妄谓春当改，三阳已换节，六出尚茫昧。朝看扶桑暾，夜听土囊噫。仓场久空竭，榆枣方伐卖。丁夫病风热，孺子作疮疥。无知此何辜，得罪彼有在。造物伊谁憎，亦复自无奈。慎勿翻雪海，冻馁无疆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除夜】

年更六十七，旬满三百六。俯仰定何为，万事如转毂。禅心澹不起，非人自歌哭。芸芸初莫御，势尽行将复。学道道可成，无心心每足。守岁听儿曹，自笑未免俗。

【喜雨】

历时书不雨，此法存《春秋》。我请诛旱魃，天公信闻不。魃去未出门，油云裹嵩丘。蒙蒙三日雨，入土如膏流。二麦返生意，百草萌芽抽。农夫但相贺，漫不知其由。魃来有巢穴，遗卵遍九州。一扫不能尽，作孽未遽休。安得风雨师，速遣雷霆搜。众魃诚已去，秋成傥无忧。

【甲子日雨】

一冬无雪麦方病，细雨迎春岁有望。愁见积阴连甲子，复令父老念耕桑。瘦田未足终年计，浊酒谁供清旦尝。赖有真人不饥渴，闭门却扫但焚香。

【新火】

百口共一灶，终年事烹煎。力耕饲饥馋，灶敝火亦烦。昨日一百五，老稚俱食寒。呼童戛枯竹，粲然吐青烟。适从何方来，荧荧百家传。性火出真空，应量曾无边。老病何所求，石瓶煮寒泉。敛为一夫用，无心固当然。

【次韵和人咏酴】

蜀中酴生如积，开落春风山寂寂。已怜正发香厶暖，犹爱未开光的。半垂野水弱如坠，直上长松勇无敌。风中娜娜应数丈，月下煌煌真一色。故园闻道开愈繁，老人自恨归无日。百花已过春欲莫，燕坐绳床空叹息。朝来满把得幽香，案头乱插铜瓶湿。一番花蕊转头空，谁能往问天台拾。

【闲居五咏】

〇杜门

可怜杜门久，不觉杜门非。床锐日日销，髀肉年年肥。眼暗书罢读，肺病酒亦稀。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视听了不昧，色声久已微。终然浑为一，莫言我无归。

〇坐忘

少年常病肺，纳息肺自敛。灵液洗昏烦，百药无此验。尔来观坐忘，一语顿非渐。道妙有至力，端能破诸暗，跏趺百无营，纯白乃受染。至人不妄言，此说岂吾僭。

〇读书

习气不易除，书魔闲即至。图史纷满前，展卷辄忘睡。古今浩无垠，得失同一轨。前人已不悟，今人复如此。愍然嫠妇忧，嗟哉肉食鄙。掩卷勿重陈，恸哭伤人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买宅

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东家欲迁去，余积尚可捐。一费岂不病，百口傥获安。田家伐榆枣，赋役输缗钱。长大可双栋，琐细堪尺椽。生理付儿曹，老幸食且眠。

〇移竹

前年买南园，本为一亩竹。稍去千百竿，欲广西南屋。本心初不尔，百口居未足。黾勉斤斧余，惭愧琅绿。东园有余地，补种何年复。凛凛岁寒姿，余木非此族。

【城中牡丹推高皇庙园迟适联骑往观归报未开戏作】

汉庙名园甲颍昌，洛川珍品重姚黄。雨余往看初疑晚，春尽方开自不忙。争占一时人意速，养成千叶化功长。老人终岁关门坐，花落花开已两亡。

【外孙文骥与可学士之孙也予亲教之学作诗俊发犹有家风喜其不坠作诗赠之】

已矣石室老，奄然三十年。遗孙生不识，妙理定谁传。孔仍闻道，贾嘉终象贤。文章犹细事，风节记高坚。

【春深三首】

郊原红绿变青阴，闭户不知春已深。稍喜荒畦添野荠，坐看新竹补疏林。帘中飞絮萦残梦，窗外啼莺伴独吟。欲听《楞严》终懒出，道人知我粗无心。〈僧维觉时讲《楞严》。〉小园松竹有清阴，懒病从兹日益深。醉客满堂惭北海，野僧同社忆东林。逢人问道空长啸，久客思归尚越吟。三十年前诵《圆觉》，年来虽老解安心。偶有茅檐氵┆水阴，〈氵┆水自西湖听水亭下派流，自城北而东，吾庐适在其南。〉近依城市浅非深。幽居每自比陈，古学何人贵杜林。邻父时来陪小饮，儿曹颇解续微吟。前年仅了《春秋传》，后有仁人知我心。

【次迟韵示陈天倪秀才侄孙元老主簿】

茅檐有佳客，肃肃清风兴。吾孙成均来，左右皆良朋。为怜众兄弟，将冠未有称。条枚失气燎，中林化薪蒸。老夫方苦贫，不办酒如渑。夏田已失麦，种豆喜多蝇。〈俗以多蝇为豆熟之祥。

何以待君子，簟瓢容一升。君来岂非误，门庭冷如冰。

【再次前韵示元老】

豪杰多自悟，不待文王兴。四方有余师，十室岂无朋。我老不知时，早岁谁误称。归来理茅屋，对客食藜蒸。遇渴即饮水，何尝问淄渑。冠裳强包裹，毁誉如飞蝇。植根久已尔，茹颖日自升。忘我亦忘法，无冰知消冰。

【筑室示三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宅舍元仍毕竟空，兴惯住草庵中。一生滞念余妻子，百口侨居怯雨风。松竹已栽犹稍稍，栋梁未具勿匆匆。三间道院吾真足，余问儿曹莫问翁。

【开窗】

绿竹琅色，红葵旌节花。开窗风细细，窥户月斜斜。活计无多子，文章自一家。一床方病卧，随意上三车。

【逊往泉城获麦】

少年食稻不食粟，老居颍川稻不足。人言小麦胜西川，雪花落磨煮成玉。冷淘槐叶冰上齿，汤饼羊羹火入腹。五年随俗粗得饱，晨朝稻米才供粥。儿曹知我老且馋，触热泉城正三伏。田家有信呼即来，亭午驱牛汗如浴。吾儿生来读书史，不惯田问争斗斛。今年久旱麦粒细，及半罢休饶老宿。归来烂熳煞苍耳，来岁未知还尔熟。百口且留终岁储，贫交强半仓无谷。

【送元老西归】

昼锦西归及早秋，十年太学为亲留。读诗俯就当年说，答策甘从下第收。莫嫌簿领妨为学，从此文章始自由。家有吏师遗躅在，当令耆旧识风流。〈伯父仕宦四十年，当时号为吏师。〉

【蜀人旧食决明花耳颍川夏秋少菜崇宁老僧教人并食其叶有乡人西归使为父老言之戏作】

秋蔬旧采决明花，三嗅馨香每叹嗟。西寺衲僧并食叶，因君说与故人家。

【诸子将筑室以画图相示三首】

还家卜筑初无地，随分经营似有时。多斫修篁终未忍，略存古柏更无疑。画图且作百间计，入室犹应三岁期。得到安居真老矣，一生歌哭在于斯。旧庐近已借诸子，新宅分甘临老时。万里松楸终独往，四方兄弟亦何疑。竹间疏户幽人到，林上长松野鹤期。已觉高轩惭卫赐，可怜黄犬哭秦斯。积因得果通三世，临老长闲自一时。久尔观心终未悟，偶然见道了无疑。南迁北返吾何病，片瓦尺椽天与期。自断此生今已矣，世间何物更如斯。

【题韩驹秀才诗卷】

唐朝文士例能诗，李杜高深得到希。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重见储光羲。

【秋社分题】

天公闵贫病，雨止得丰穰。南亩场功作，东家社酒香。分均思孺子，归遗笑东方。肯劝拾遗住，休嫌父老狂。

【酿重阳酒】

风前隔年曲，瓮里重阳酒。适从台无馈，饮啜不濡口。秋尝日已迫，收拾烦主妇。仰空露成霜，搴庭菊将秀。金微火犹壮，未可多覆。唧唧候鸣声，涓涓报初溜。轻巾漉糟脚，寒泉养罂缶。谁来共嘉节，但约邻人父。生理正艰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醉陶衰朽。他年或丰余，此味恐无有。

【中秋无月同诸子二首】

风雨来无定，泥涂日向深。直埋今夜月，真失众人心。云外天衢净，人间浊雾侵。幽人久不寐，起坐夜。卷衣换斗酒，欲饮月明中。坐看浮云合，遥怜四海同。〈旧说中秋阴晴，四海同之。〉清光知未泯，来岁尚无穷。且尽樽中渌，高眠听雨风。

【予昔在京师画工韩若拙为予写真今十三年矣容貌日衰展卷茫然叶县杨生画不减韩复令作之以记其变偶作】

白发苍颜日日新，丹青犹是旧来身。百年迅速何曾住，方寸空虚老更真。一幅萧条寄衰朽，异时仿佛见精神。近存《八十一章注》，从道老聃门下人。

【九日独酌三首】

府县嫌吾旧党人，乡邻畏我昔黄门。终年闭户已三岁，九日无人共一樽。白酒近令沽野店，黄花旋遣折篱根。老妻也说无生话，独酌油然对子孙。故国忘归懒问人，新居斫竹旋开门。菊生墙下不知节，酒滴床头初满樽。涨水骤来真有浪，浮云卷去自无根。凡心漫作《颍滨传》，留与他年好事孙。平昔交游今几人，后生谁复款吾门。茅檐适性轻华屋，黍酒忘形敌上尊。东圃旋移花百本，西轩恨斫竹千根。舍南赖有凌云柏，父老经过说二孙。〈古柏孙何仅所种。〉

【泉城田舍】

泉城欲治麦禾，五亩邻家肯见分。莫问三吴朱处士，似胜吾乡扬子云。阴晴卒岁关忧喜，丰约终身看逸勤。家世本来耕且养，诸孙不用耻锄耘。

●栾城后集卷五

◆杂文十二首

【和子瞻沉香山子赋〈并引〉】

仲春中休，子由于是始生。东坡老人居于海南，以沉水香山遗之，示之以赋，曰：“以为子寿。”乃和而复之，其词曰：我生斯晨，阅岁六十。天凿六窦，俾以出入。有神居之，漠然静一。六为之媒，聘以六物。纷然驰走，不守其宅。光宠所眩，忧患所迮。少壮一往，齿摇发脱。失足陨坠，南海之北。苦极而悟，弹指太息。万法尽空，何有得失。色声横骛，香味并集。我初不受，将尔谁贼。收视内观，燕坐终日。维海彼岸，香木爰植。山高谷深，百围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尺。风雨摧毙，涂潦啮蚀。肤革烂坏，存者骨骼。然孤峰，秀出岩穴。如石斯重，如蜡斯泽。焚之一铢，香盖通国。王公所售，不顾金帛。我方躬耕，日耦沮溺。鼻不求养，兰ぇ弃掷。越人髡裸，章甫奚适。东坡调我，宁不我悉。久而自笑，吾得道迹。声闻在定，雷鼓皆隔。岂不自保，而佛是斥。妄真虽二，本实同出。得真而喜，操妄而栗。叩门尔耳，未人其室。妄中有真，非二非一。无明所尘，则真如窟。古之至人，衣草饭麦。人天来供，金玉山积。我初无心，不求不索。虚心而已，何废实腹。弱志而已，何废强骨。毋令东坡，闻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释。永与东坡，俱证道术。

【和子瞻归去来词〈并引〉】

昔予谪居海康，子瞻自海南以《和渊明归去来》之篇要予同作。时予方再迁龙川，未暇也。辛巳岁，予既还颍川，子瞻渡海浮江至淮南而病，遂没于晋陵。是岁十月，理家中旧书，复得此篇，乃泣而和之。盖渊明之放与子瞻之辩，予皆莫及也。示不逆其遗意焉耳。归去来兮，归自南荒又安归。鸿乘时而往来，曾奚喜而奚悲。曩所恶之莫逃，今虽欢其足追。蹈天运之自然，意造物而良非。盖有口之必食，亦无形而莫衣。苟所赖之无几，则虽丧其亦微。吾驾非良，吾行弗奔。心游无垠，足不及门。视之若穷，挹焉则存。俯仰衡茅，亦有一樽。既饭稻与食肉，抚簟瓢而愧颜。感乌鹊之夜飞，树三绕而未安。有父兄之遗书，命却扫而闭关。知物化之如幻，盖舍物而内观。气有习而未忘，痛斯人之不还。将筑室乎西廛，堂已具而无桓。归去来兮，世无斯人谁与游。龟自闭于床下，息眇绵乎无求。阅岁月而不移，或有为予深忧。解刀剑以买牛，拔萧艾以为畴。蓬累而行，捐车舍舟。独栖栖于图史，或以佞而疑丘。散众说之纠纷，忽冰溃而川流。曰吾与子二人，取已多其罢休。已矣乎，斯人不朽惟知时。时不我知谁为留，岁云往矣今何之。天地不吾欺，形影尚可期。相冬廪之亿秭，知春垄之耘耔。视白首之章，信稚子之书诗。若妍丑之已然，岂复临镜而自疑。

【颍川择胜亭诗〈并引〉】

子瞻为汝阴守，以幄为亭，欲往即设，不常其处，名之曰“择胜”，为作四言一章。辙爱其文，故继之云。我嗟世人，谁实与谋。生伏其庐，死安于丘。既厉不化，窘若絷囚。我行四方，所见或不。江海之民，生托于舟。前炊釜■，后凿溲。昼设豆觞，夕张衾稠。出入涛澜，归宿汀洲。与风皆行，与水皆浮。坐食网罟，以鱼去留。居无四邻，行无朋俦。胡貊之民，驾车以游。外缠毳韦，内辑貂鼬。美水荐草，驱马纵牛。逐射兔鹿，聚爬薪。食肉饮水，雨雪相咻。草尽水干，风卷云收。所至成群，不怀一陬。今我奈何，横自绸缪。翼为华堂，涌为层楼。缭以修垣，贯以通沟。势穷物变，何异一沤。弃之不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徙去莫由。矧兹士夫，泛焉周流。如燕巢春，知不期秋。修椽高栋，徒与民仇。一日安居，百年怨忧。我兄和仲，塞刚立柔。视民如伤，有急斯周。视身如传，苟完不求。山磐水嬉，习气未瘳。岂以吾好，而俾民忧。颍尾甚清，湖曲孔幽。风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车，亦可相攸。民曰公来，庶几无愁。

【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停云诗〈并引〉】

扼十月，海道风雨，儋、雷邮传不通。子瞻兄《和陶渊明停云》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辙亦次韵以报。云跨南溟，南北一雨。瞻望匪遥，槛阱斯阻。梦往从之，引手相抚。笑言未半，舍我不仁。晚稻欲登，白露宵蒙。人饮嘉平，浆酒如江。〈雷人以十月腊祭，凡三日，饮酒作乐。〉我独何为，观成于窗。此心了然，来无所从。欣然而笑，是无枯荣。手足相依，所钟则情。情忘意消，神凝不征。可以安身，可以长生。跋扈飞扬，谁匪南柯。运历相寻，忧喜杂和。我游其外，所享则多。削迹拔木，其如予何。

【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并引〉】

子瞻《和渊明劝农诗》六章，哀儋耳之不耕。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然其民甘于鱼鲊蟹虾，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贝，故艺麻而不绩，生蚕而不织，罗纨布帛，仰于四方之负贩。工习于鄙朴，故用器不作。医夺于巫鬼，故方术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羁旅之所急，求皆不获。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穷，庶或有劝焉。我迁海康，实编于民。少而躬耕，老复其真。乘流得坎，不问所因。愿以所知，施及斯人。我行四方，稻麦黍稷，果蔬蒲荷，百种咸植。粪溉耘耔，乃后有穑。尔独何为，开口而食。掇拾于川，搜捕于陆，俯鞠妇子，仰荐昭穆。闽乘其俞，载耒逐逐。计无百年，谋止信宿。我归无时，视汝长久。孰为沮溺，风雨相耦。筑室东皋，取足南亩。后稷为烈，夫岂一手。斫木陶土，器则不匮。绩麻缫{尔虫}，衣则可冀。药饵具前，病安得至。坐而告穷，相视徒愧。莫为之先，冥不谓鄙。一夫前行，百夫具履。以为不信，出视同轨。期尔十年，风变而美。

【沐老图赞】

老聃新沐，发于庭，其心泊然，若遗其形。夫子与回，见之而惊，入而问之，强使自名。曰：岂有他哉，夫人皆然。惟役于人，而丧其天，其人苟亡，其天则全。四支百骸，孰为吾缠，死生终始，孰为吾迁。彼赫赫者，将为吾温，肃肃者，将为吾寒。一温一寒交，而万物生焉。物皆赖之，而况吾身乎！温为吾和，寒为吾坚。忽乎不知，而更千万年。葆光志之，夫非养生之根乎？

【香城顺长老真赞〈并引〉】

长老顺公，昔居圆通，从先子游数日耳。顷予谪高安，特以先契访予再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予尝问道于公，以搐鼻为答。予即以偈谢之曰：“搐鼻径参真面目，掉头不受别钳锤。”公颔之。绍圣元年，予再谪高安，而公化去已逾年矣。其门人以遗像示予，焚香稽首而赞之曰：与讷皆行，与琏皆处。于南得法，为南长子。成就缁白，可名为老。慈愍黑暗，可名为姥。我初不识，以先子故，访我高安，示搐鼻语。再来不见，作礼缣素。向也无来，今亦奚去。

【自写真赞】

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

【六祖卓锡泉铭〈并引〉】

六祖初住曹溪，卓锡泉涌，清凉滑甘，赡足大众，逮今数百年矣。或时小竭，则众汲于山下。今长老辩公住山四岁，泉日涌溢，众嗟异之。闻之，作铭曰：祖师无心，心外无学。有来叩者，云涌泉落。问何从来，初无所从。若有从处，来则有穷。初住南华，众集须水。水性融会，岂有无理。引锡指石，寒泉自冽。众渴得饮，如我说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无溢枯，盖其人乎。辩来四年，泉水洋洋。烹煮濯溉，饮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负。匏勺瓦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则许我。讯于祖师，其亦可哉。

【代李樵卧帐颂〈并引〉】

子瞻在黄日，以卧帐遗李樵，以颂问曰：“问李严老，何心居此，爱护铁牛，障兰佛子。”樵不能答。绍圣二年九月，访予高安，戏代答之。铁牛正卧，佛子正渴。夺我与尔，是天人业。为我害尔，是地狱业。安卧此间，我尔休歇。兹大宝帐，为降魔设。

【梦斋颂〈并引〉】

昙秀上人游行无定，予兄子瞻作“梦斋”二字，名其所至居室。为作颂曰：法身充满，处处皆一。幻身虚妄，所至非实。我观世人，生非实中。以寤为正，以寐为梦。忽寐所遇，执寤所遭。积执成坚，如耶山高。若见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无非。遨游四方，斋则不迁。南北东西，法身本然。

【抱一颂〈并引〉】

道士朱元经旧居光州，彭城曹九章演甫少年过光，元经谒之。演甫曰：“闻君未尝求人，今求我何故？”元经曰：“君后自当知之。”后若干年，演甫知光州，复见元经。元经知黄白术，演甫每问之。元经不答，曰：“有抱一法，君不问我，问此何用？”演甫在光，面元经蜕去，演甫为治后事。此元经昔见演甫之意也。崇宁甲申岁，予闲居颍川。演甫之子焕为我道此，因采道书中语作《抱一颂》。此非独道家事，乃瞿昙正法也。真人告我，昼夜念一。行一坐一，眠一食一。子若念一，一亦念子。子不念一，一则去子。子若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万事皆毕。饥而念一，一与子粮。渴而念一，一与子浆。寒而念一，一与子裳。病而念一，一与子方。斗而念一，一与子兵。念一之至，至于忘一。忘一之至，与一为一。与一为一，入火不然，入水不溺，是谓念一。

●栾城后集卷六

◆孟子解二十四章〈予少作此解，后失其本，近得之，故录于此。〉

梁惠王问利国于孟子。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先王之所以为其国，未有非利也。孟子则有为言之耳，曰“是不然”。圣人躬行仁义而利存，非为利也。惟不为利，故利存。小人以为不求则弗获也，故求利而民争，民争则反以失之。孙卿子曰：“君子两得之者也，小人两失之者也。”此之谓也。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周虽大国，未有以七十里为囿而不害于民者也。意者山林薮泽与民共之，而以囿名焉，是以刍荛雉兔者无不获往。不然，七十里之囿，文王之所不为也。孟子曰：“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小大之相形，贵贱之相临，其命无不出于天者。畏天者，知其不可违，不得已而从之；乐天者，非有所畏，非不得已，中心诚乐而为也。尧禅舜，舜禅禹，汤事葛，文王事昆夷，皆乐天者也。齐景公作君臣相说之乐，其诗曰：“畜君何尤？”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君有逸德而能止之，是谓畜君。以臣畜君，君之所尤也。然其心则无罪，非好其君不能也。故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于敬，吾君不能谓之贼。”孟子学于子思。子思言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子思言至诚无敌于天下，而孟子言不动心与浩然之气。凡孟子之说，皆所以贯通于子思而已，故不动心与浩然之气，“诚”之异名也。诚之为言，心之所谓诚然也。心以为诚然，则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动，而其气浩然无屈于天下。此子思、孟子之所以为师弟子也。子思举其端而言之，故曰“诚”；孟子从其终而言之，故谓之“浩然之气”。一章而三说具焉。其一论养心以致浩然之气，其次论心之所以不动，其三论君子之所以达于义。达于义，所以不动心也。不动心，所以致浩然之气也。三者相须而不可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是何气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气。气者，心之发而已。行道之人，一朝之忿而斗焉，以忘其身，是亦气也。方其斗也，不知其身之为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祸福之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畏也，然而是气之不养者也。不养之气横行于中，则无所不为而不自知。于是有进而为勇，有退而为怯。其进而为勇也，非吾欲勇也，不养之气盛而莫禁也。其退而为怯也，非吾欲怯也，不养之气衰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气三变之。故孟子曰：“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夺气，则气无能为，而惟志之从。志意不修，气盛夺志，则志无能为，而惟气之听。故气易致也，而难在于养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而告子先我不动心。”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何谓也，告子以为有人于此，不得之于其言，勿复求其有此心。不得之于其心，勿复求其有此气。夫言之不然而心则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气则然者也。故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由是言之，气者心之使也。心所欲为，则其气勃然而应之；心所不欲，而强为之，则其气索然而不应。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后有是气。故君子养其义心以致其气，使气与心相狎而不相难，然后临事而其气不屈。故曰：“志至焉，气次焉。”志之所至，而气从之之谓也。昔之君子以其眇然之身而临天下，言未发而众先喻，功未见而志先信，力不及而势与之者，以有是气而已。故曰：“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养志以致气，盛气以充体。体充而物莫敢逆，然后其气塞于天地。虽然，心之所以不动者，何也？博学而识之，强力而行之，卒然而遇之，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后能不动。心之所守，不可多也。多学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应也。是以落其枝叶，损之又损，以至于不可损也，而后能应。故孔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北宫黝之养勇也，曰：“吾无辱于尔也。”孟施舍之养勇也，曰：“事无惧于尔也。”无辱勇矣，而未见所以必勇也，无惧而后能必勇。故曰：“北宫黝之守气，不如孟施舍之守约。”北宫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守者，曰：“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夫缩，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受之，以为可为者，无憾于吾心也。则吾心嚣然为之，而吾气勃然应之矣。孟子曰：“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夫馁，不充之谓也。有行于此而义不受，则心不慊。心不慊，则气不能充体。气不能充体之谓馁矣。故心不能不动也，而有待于义。君子之所由达于义者，何也？勉强而行之，则劳苦而失其真，放而不之求，则终身而不获。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夫君子之于道，朝夕从事于其间，待其自直，而勿强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长也，而后获其真。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长，是非诚正而诚长也，迫于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强，是学道之要也。孟子曰：“我知言，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何谓也？曰：是诸子之病也。孟子之于诸子，非辩过之，知其病而已。病于寒者，得火而喜，以为万物莫火若也；病于热者，得水而喜，以为万物莫水若也。一惑于水火，以为不可失矣。诚得其病，未有不觉而自泣也。彼其为是险讠皮之辞者，必有以蔽之，而不能自达也；为是淫放之辞者，必有以陷之，而不能自出也；为是邪辟之辞者，必有以附之，而不能自解也。苟能知之，发其蔽，平其陷，解其离，未有不服者也。不服则遁，遁必有所穷。要之于所穷而执之，此孟子之所以服诸子也。孟子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反求诸己。”夫射之中否在的，而所以中否在我。善射者治其在我，正立而审操之，的虽在左右上下，无不中者矣。颜渊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请问其目，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夫居于人上，而一为非礼，则害之及于物者众矣。诚必由礼，虽不为仁，而仁不可胜用矣。此“仁者如射”之谓也。龙子曰：“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故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夏后氏之法也，而其不善如此，何也？曰：何特贡也。作法者，必始于粗，终于精。篆之不若隶也，简策之不若纸也，车之不若骑也，席之不若床也，俎豆之不若盘盂也，诸侯之不若郡县也，肉刑之不若徒流杖笞也。古之不为此，非不智也，势未及也。寝于泥涂者，置之于陆而安矣。自陆而后有藁秸，自藁秸而后有莞簟。舍其不安而获其所安，足矣。方其未有贡也，以贡为善矣。及其既贡，而后知贡之未善也。法非圣人之所为，世之所安也，圣人者，善因世而已。今世之所安，圣人何易焉。此夏之所以贡也。陈仲子处于于陵，齐人以为廉。孟子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欤？抑亦盗跖之所筑欤？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欤？抑亦盗跖之所树欤？”人安能待伯夷而后居而后食？若是，则孟子之责人也已难。曰：否。居于于陵而食其食，非孟子之所谓不可，而仲子之所谓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天下无伯夷，仲子之义，为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待伯夷而后食。然则非其居于于陵、食于辟纟卢之果污也，而不食于母、避兄之室之不可继也。故曰：“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不居，以于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君子之行，为可充也，为可继也，然后行有类，若仲子将何以继之？故曰：御人于国门之外而馈以道则不受，以不义取之于民而馈以道则受。于孔子以不义取之于民者犹御也。其受于孔子何也？曰：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非御也。非御而谓之御，充类至义之尽也。君子充其类而极其义，则仲子之兄犹盗也，仲子之兄犹盗也，则天下之人皆犹盗也。以天下之人皆犹盗而无所答，则谁与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于盗，而犹盗者有所不问，而后可以立于世。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也。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盖谓是也。学者皆学圣人。学圣人者，不如学道。圣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从圣人也。以貌从圣人，名近而实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学道之必信。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是以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则故而已矣。”所谓天下之言性者，不知性者也。不知性而言性，是以言其故而已。故，非性也。无所待之谓性，有所因之谓故。物起于外，而性作以应也。此岂所谓性哉？性之所有事也。性之所有事之谓故。方其无事也，无可而无不可。及其有事，未有不就利而避害者也。知就利而避害，则性灭而故盛矣。故曰：“故者，以利为本。夫人之方无事也，物未有以入之。有性而无物，故可以谓之人之性。及其有事，则物入之矣。或利而诱之，或害而止之，而人失其性矣。譬如水，方其无事也，物未有以参之，有水而无物，故可以谓之水之性。及其有事，则物之所参也，或倾而下之，或激而升之，而水失其性矣。故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水行于无事则平，性行于无事则静。方其静也，非天下之至明无以窥之，及其既动而见于外，则天下之人能知之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吾将何以推之。惟其有事于运行。是以千岁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性故深浅之辩也。孟子尝知性矣，曰：“天下之言性者，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知故之非性，则孟子尝知性矣。然犹以故为性，何也？孟子道性善，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信有是四端矣，然而有恻隐之心而已乎，盖亦有忍人之心矣。有羞恶之心而已乎，盖亦有无耻之心矣。有辞让之心而已乎，盖亦有争夺之心矣。有是非之心而已乎，盖亦有蔽惑之心矣。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无耻之心，不义之端也。争夺之心，不礼之端也。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是八者未知其执为主也，均出于性而已。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今孟子则别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以告于人，而欲其信之，难矣。夫性之于人也，可得而知之，不可得而言也。遇物而后形，应物而后动。方其无物也，性也；及其有物，则物之报也。惟其与物相遇，而物不能夺，则行其所安，而废其所不安，则谓之善。与物相遇，而物夺之，则置其所可而从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不可，则谓之恶。皆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恶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谓之水火，能上、能焚者为非水火也，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哉。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夫虽尧、桀而均有是性，是谓相近。及其与物相遇，而尧以为善，桀以为恶，是谓相远。习者，性迷所有事也。自是而后相远，则善恶果非性也。孔子曰：“上智与下愚不移。”故有性善，有性不善。以尧为父，而有丹朱；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安在其为性相近也？曰：此非性也，故也。天下之水，未有不可饮者也。然而或以为清冷之渊，或以为涂泥。今将指涂泥而告人曰：“虽是，亦有可饮之实。”信矣。今将指涂泥而告人曰：“吾将饮之。”可乎？此上智、下愚之不可移也。非性也，故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者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以巧论智，以力论圣，何也？巧之所能，有或不能，力之所尝至，无不至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行，人之一方也，而以终身焉，故有不可得而充。至于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仕而仕，可以处而处，然后终身行之而不匮。故曰：“由射于百步之外，其至，尔力也，是可常也。其中，非尔力也，是巧也，是不可常也。巧亦能为一中矣，然而时亦不中，是不如力之必至也。《语》曰：“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孟子曰：“孔子从而祭，番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二者非相反也。孔子之去鲁，为女乐之故也。去于番肉之不至，为君也。于其君之有大恶也，孔子有不忍，行焉。于其君之无罪也，孔子有不安，行焉。曰：“上以求免吾君，下以免我，是以去于番肉之不至。”曰：“是可以辞于天下也。”故曰：“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必信之谓亮。孔子曰：“君子贞而不亮。”要止于正，而不必信，而后无所执。否则执一而废百矣。孟子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者莫之使而自然者也，命者莫之致而自至者也。天畀我以是心，而不能存，付我以是性，而不能养，是天之所以受我者，有所不事也。寿则为之，夭则废之。夭寿非人所为也，而置力焉，是命有所未立也。修身于此，知夭寿之无可为也，而命立于彼矣。孟子曰：“莫非命者，顺受其正。”何谓也？天之所以受我者，尽于是矣。君子修其在我，以全其在天。人与天不相害焉，而得之，是故谓之正。忠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弟，所以为顺也，人道尽矣。而有不幸，以至于人故，而后得为命。岩墙之下，是必压之道也；桎梏之中，是必困之道也。必压必困，而我蹈之，以受其祸，是岂命哉，吾所处者然也。人之为不善也，皆有愧耻不安之心。小人惟奋而行之，君子惟从而已之。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孟子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皋陶则执之，舜则窃负而逃于海滨。”吾以为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论也。舜之事亲，，不格奸，何至于杀人而负之以逃哉？且天子之亲，有罪议之，孰谓天子之父杀人而不免于死乎？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践形。”形色者，所强于外也，中虽无有，而犹知强之。孟子以是为天性也。有人于此，其进之锐也，则天下以为不速退矣。是不然，勉强而力行之，则其进也必锐，不胜而怠厌之，则其退也必速。曷不取而覆观之，于其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其所厚者薄，无不薄也。故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乌可哉？”亡亲戚君臣上下而可，是所谓不可已而已者也。能居于陵，食于辟纟 卢而不顾，而不能以不义不受齐国，是所谓进锐而退速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之为是言也，则未见司马懿、杨坚也。不仁而得天下也，何损于仁？仁而不得天下也，何益于不仁？得国之与得天下也，何以为异？君子之民恃以胜不仁者，上不愧乎天，下不愧乎人，而得失非吾之所知也。孟子曰：“人能充其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无欲害人之心与无穿窬之心，人皆有之。然苟将充之，则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犹未免乎穿窬也。此所谓造端乎夫妇，而其至也，察乎天地也欤！

●栾城后集卷七

◆历代论一〈并引〉

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予既壮而仕。仕宦之余，未尝废书，为《诗》、《春秋》集传，因古之遗文，而得圣贤处身临事之微意，喟然太息，知先儒昔有所未悟也。其后复作《古史》，所论益广，以为略备矣。元符庚辰，蒙恩归自岭南，卜居颍川。身世相忘，俯仰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洗然无所用心，复自放图史之间。偶有所感，时复论著。然已老矣，目眩于观书，手战于执笔，心烦于虑事，其于平昔之文益以疏矣。然心所嗜，不能自已，辄存之于纸。凡四十有五篇，分五卷。

【尧舜】

尧之世，洚水为害。以意言之，尧之为国，当日夜不忘水耳。今考之于《书》，观其为政先后：命义和正四时，务农事，其所先也，未乃命鲧以治水。鲧九年无成功，乃命四岳举贤以逊位。四岳称舜之德曰：“父顽，母ㄟ，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尧以为然而用之，君臣皆无一言及于水者。舜既摄事，黜鲧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尧、舜之治，其缓急先后，于此可见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亲，兄弟相贼，虽无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也。使五教既修，父子相安，兄弟相友，水虽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子论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古之圣人，其忧深虑远如此。世之君子，凡有志于治，皆曰富国而强兵。患国之不富，而侵夺细民；患兵之不强，而陵虐邻国。富强之利终不可得，而谓尧、舜、孔子为不切事情，於乎殆哉！

【三宗】

黄帝、尧、舜，寿皆百年，享国皆数十年。周公作《无逸》，言商中宗享国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文王受命中身，享国五十年。自汉以来，贤君在位之久，皆不及此。西汉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帝十二年。东汉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与《无逸》所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无以大相过也。至其享国长久，如秦始皇帝、汉武帝、梁武帝、唐文帝、唐玄宗，皆以临御久远，循致大乱，或以失国，或仅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于人者千万也，膳服之厚，声色之靡，所以贼其躬者多矣。朝夕于其间而无以御之，至于夭死者，势也。幸而寿考，用物多而害民久，矜己自圣，轻蔑臣下，至于失国，宜矣。古之贤君，必志于学，达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贵，其视子女玉帛与粪土无异，其所以自养，乃与山林学道者比，是以久于其位而无害也。傅说之诏高宗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允怀于兹，道积于厥躬，惟学半，念终始典与学，厥德修罔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呜呼，傅说其知此矣。

【周公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无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乘之赋，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十有六。对数大国，而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也。传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国而千乘，千里之国而万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古无是也。《语》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虽古之大国，而于衰周为小。然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里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楚掩为司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广泽，可以为井者井之，在阜堤防之间，狭不可井，则町之。〈杜预以町为小顷町。〉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井田、沟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为进田，而乡遂必为沟洫。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

【五伯】

五伯，桓、文为盛。然观其用兵，皆出于不得已。桓公帅诸侯以伐楚，次于陉而不进，以待楚人之变。楚使屈完如师，桓公陈诸侯之师，与之乘而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屈完见齐之盛，惧而求盟。诸侯之师成列，而未试也，桓公退舍召陵，与之盟而去之。夫岂不能一战哉，知战之不必胜，而战胜之利不过服楚。全师之功，大于克敌，故以不战服楚，而不吝也。晋文公以诸侯遇楚于城濮，楚人请战。文公思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军吏皆谏，舅犯曰：“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师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杀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则文公之服楚，亦与齐桓等，无战胜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战，此其所以全师保国无敌于诸侯者也。至宋襄公，国小德薄，而求诸侯，凌虐邾、曾邝之君，争郑以怒楚，兵败身死之不暇，虽窃伯者之名，而实非也。其后秦穆公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楚庄王克陈入郑，得而不取，皆有伯者之风矣。然穆公听杞子之计，违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袭郑，覆师于ゾ，虽悔过自誓，列于《周书》，而不能东征诸夏以终成伯业。庄王使申舟聘齐，命无假道于宋。舟知必死，而王不听，宋人杀之。王闻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围之九月，与之盟而去之。虽号能服宋，然君子以为此不假道之师也。齐灵公、楚灵王之所为，王亦为之，而尚何以为伯乎？於乎，此二君者，皆贤君也。兵一不义，而几至于狼狈，不能与桓、文齿，而况其下者哉。

【管仲】

先君尝言：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称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乱，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盖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归，桓公内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为非，此固适庶争夺之祸所从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与桓公为身后之计，知诸子之必争，乃属世子于宋襄公。夫父子之间，至使他人与焉，智者盖至此乎。於乎，三归、六嬖之害，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无己则人乎！《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四方且犹顺之，而况于家人乎？《传》曰：“管仲病且死，桓公问谁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何如？’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何如？’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祸作。”夫世未尝无小人也，有君子以闲之，则小人不能奋其智。《语》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岂必人人而诛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无以御之，何益于事？内既不能治身，外复不能用人，举易世之忧，而属之宋襄公，使祸既已成，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论云尔。

【知赵武】

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其义多于晋文，然桓公没而齐乱，其后不能复伯。文公子孙世为盟主，二百余年，与春秋相终始。其故何也？虽襄公、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之贤，齐所无有，然其所以保伯业而不失者，则有在也。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诸侯之难，而能不用兵以服诸侯之为难耳。文公之后，前有知，后有赵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诸矣。此晋之所以不失伯也。悼公与楚争郑，三合诸侯之师，其势足以举郑而却楚。晋之群臣中行偃、栾之徒欲一战以服楚者众矣。惟知为中军将，知用兵之难，胜负之不可必，三与楚遇，皆迁延稽故，不与之战，卒以敝楚而服郑。此则知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属任赵武。武尝与楚屈建合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赵武于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将以袭武。武与叔向谋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人谁与之？安能害我？”武从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动。将盟，晋楚争先。叔向又曰：“诸侯归晋之德只，非归其尸盟也。子务德，无争先。”武亦从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将衷甲以袭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势之所必至也。不幸不胜，无可言者。虽幸而胜，晋、楚之祸必自是始。晋为盟主，常先诸侯矣。晋未失诸侯，而楚求先之，若与之争，楚必不听，晋、楚之祸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于弱，不忍近于强，而武能忍之。晋、楚不争，而诸侯赖之。故吾以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晋之所以不失诸侯，而赵氏之所以卒兴于晋者，由此故也。《春秋》书宋之盟，实先晋而后楚，孔子亦许之欤！

【汉高帝】

高帝之入秦，一战于武关，兵不血刃，而至咸阳。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诸侯并起，争先入关。秦遣章邯出兵击之。秦虽无道，而其兵方强，诸侯虽锐，而皆乌合之众，其不敌秦明矣。然诸侯皆起于群盗，不习兵势，陵藉郡县，狃于亟胜，不知秦之未可攻也。于是章邯一出而杀周章，破陈涉，降魏咎，毙田儋，兵锋所至，如猎狐兔，皆不劳而定。后乃与项梁遇，苦战再三，然后破之。梁虽死，而秦之锐锋亦略尽矣。然邯以为楚地诸将不足复虑，乃渡河北击赵。邯既北，而秦国内空。至是秦始可击，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谓避实而击虚者。盖天命，非人谋也。项梁之死也，楚怀王遣宋义、项羽救赵。羽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栗悍祸贼，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论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诚得长者往，无侵暴，宜可下。”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沛公方入关，而项羽已至河北，与章邯相持。邯虽欲还兵救秦，势不得矣。怀王之遣沛公固当，然非邯、羽相持于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谋也。

【汉文帝】

老子曰：“柔胜刚，弱胜强。”汉文帝以柔御天下，刚强者皆乘风而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尉佗称号南越，帝复其坟墓，召贵其兄弟。佗去帝号，俯伏称臣。匈奴桀敖，陵驾中国。帝屈体遣书，厚以缯絮。虽未能调伏，然兵革之祸，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吴王濞包藏祸心，称病不朝。帝赐之几仗，濞无所发怒，乱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则东南之乱，无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错之计，削诸侯地。濞因之号召七国，西向入关。汉遣三十六将军，竭天下之力，仅乃破之。错言：诸侯强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而祸小，不削，反迟而祸大。世皆以其言为信，吾以为不然。诚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迁延数岁之后，变故不一，徐因其变而为之备，所以制之者，固多术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则虎毙，不幸则人死，其为害亟矣。晁错之计，何以异此！若能高其垣墙，深其陷阱，时伺而谨防之，虎安能必为害。此则文帝之所以备吴也。呜呼！为天下虑患，而使好名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为晁错者鲜矣！

【汉景帝】

汉之贤君，皆曰文、景。文帝宽仁大度，有高帝之风。景帝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其实非文帝比也。帝之为太子也，吴王濞世子来朝，与帝博而争道，帝怒以博局提杀之。濞之叛逆，势激于此。张释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邓通，文帝之幸臣也，以吮痈之怨，困迫至死。晁错始与帝谋削诸侯，帝违众而用之，及七国反，袁盎一说，谲而斩之东市，曾不之恤。周亚夫为大将，折吴、楚之锐锋，不数月而平大难，及其为相，守正不阿，恶其悻悻不屈，遂以无罪杀之。梁王武，母弟也，骄而从之，几致其死。临江王荣，太子也，以母失爱，至使酷吏杀之。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际，背理而伤道者，一至于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国，与文帝俱称贤君者，惟不改其恭俭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陈侯平国、蔡侯般，皆以无道弑，而弑皆称臣，以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犹称贤君，岂非躬行恭俭、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为不恭俭者戒也。

●栾城后集卷八

◆历代论二

【汉武帝】

天下利害，不难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气定，高不为名所眩，下不为利所怵者，类能知之。人主生于深宫，其闻天下事至鲜矣，知其一不达其二，见其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睹其害，而好名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恶，则利害之实乱矣。汉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帝问太尉田。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往救。”帝使严助难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复。诚能，何故弃之？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诉！”帝诎议，而使助持节发会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鲜，讨西南夷，兵革之祸加于四夷矣。后二年，匈奴请和亲，大行王恢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请许其和，帝从安国议矣。明年，马邑豪聂壹因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帝命公卿议之，安国、恢往反议甚苦。帝从恢议，使聂壹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单于觉之而去，兵出无功。自是匈奴犯边，终武帝无宁岁，天下几至大乱。此二者，田、韩安国皆知非，而迫于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实，而遽从之。及其晚岁，祸灾并起，外则黔首耗散，内则骨肉相贼杀，虽悔过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严助以交通淮南，张汤论杀之。王恢以不击匈奴，亦坐弃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岂非首祸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汉昭帝】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风雷之变，发金縢之书，而后释然，知其非也。汉昭帝闻燕王之谮，霍光惧不敢入。帝召见光，谓之曰：“燕王言将军都郎，道上称跸，又擅调益幕府校尉。二事属尔，燕王何自知之。且将军欲为非，不待校尉。”左右闻者皆伏其明，光由是获安，而燕王与上官皆败。故议者以为昭帝之贤于成王。然成王享国四十余年，治致刑措。及其将崩，命召公、毕公相康王，临死生之变，其言琅然不乱。昭帝享国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有见于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远矣。天寿虽出于天，然人事常参焉。故吾以为成王之寿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过也。昔晋平公有蛊疾，医和视之曰：“是谓近女，非鬼非食，惑以丧志。良臣将死，天命不宥。”“国之大臣，受其宠禄，而任其大节，有灾祸兴而无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讥赵孟，赵孟受之不辞，而霍光何逃焉！王之幼也，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左右前后皆贤臣也。虽以中人之资，而起居饮食，日与之接，逮其壮且老也，志气定矣，其能安富贵易生死，盖无足怪者。今昭帝所亲信，惟一霍光。光虽忠信笃实，而不学无术。其所与国事者，惟一张安世，所与断几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经术、识义理者，光不识也。其后虽闻久阴不雨之言，而贵夏侯胜，感蒯聩之事，而贤隽不疑，然终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宫，近嬖幸，虽天资明断，而无以养之，朝夕害之者众矣，而安能及远乎。人主不幸，未尝更事而履大位，当得笃学深识之士日与之居，示之以邪正，晓之以是非，观之以治乱，使之久而安之，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然后听其自用而无害。此大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职也。不然，小人先之，悦之以声色犬马，纵之以驰骋田猎，侈之以宫室器服。志气已乱，然后入之以谗说，变乱是非，移易白黑，纷然无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乱天下。大臣虽欲有言，不可及矣。《语》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故人必知道而后知爱身，知爱身而后知爱人，知爱人而后知保天下。故吾论三宗享国长久，皆学道之力。至汉昭帝，惜其有过人之明，而莫能导之以学。故重论之，以为此霍光之过也。

【汉哀帝】

汉哀帝自诸侯为天子，方其在国，好礼节俭。知成帝优容舅家，权夺于王氏。及即位，收揽威柄，朝廷竦然，庶几于治。既而傅太后侵侮王后，僭窃名号，始失天下心。帝复宠任幸臣董贤，位至三公，富拟帝室。虽欲贬损王氏，而身既失德，朝无名臣，所以资之者多矣。《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马贤，引见东厢，问以丧事调度，贤内忧不能对，免冠谢。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晓习故事，召令莽助君。”贤顿首幸甚。莽既至，使尚书劾免贤。贤即日自杀。王氏代汉之祸，实成于此。昔高帝寝疾，有吕氏之忧。吕后问以后事，帝曰：“陈平智有余，然难独任。王陵少戇，可以助之。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及产、禄之变，王陵争之于前，平、勃定之于后，皆如高帝所虑。文帝末年，有七国之忧，戒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可任将兵。”及吴楚之变，亚夫为大将，破之数月之间，亦如文帝所虑。今王氏之乱，与吕氏、七国等耳，而哀帝无其人，汉遂以亡。非特天命，盖人谋也。

【汉光武上】

人主之德，在于知人，其病在于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焉，虽至于尧舜可也。多才而自用，虽有贤者，无所复施，则亦仅自立耳。汉高帝谋事不如张良，用兵不如韩信，治国不如萧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强秦，东伏项羽，曾莫与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于何，法令讲若画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无事。又继之以曹参，终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际，中外晏然。凡此皆高帝知人之余功也。东汉光武，才备文武，破寻邑，取赵、魏，鞭笞群盗，算无遗策，计其武功若优于高帝。然使当高帝之世，与项羽为敌，必有不能办者。及既履大位，惩王莽篡夺之祸，虽置三公，而不付以事，专任尚书，以督文书，绳奸诈为贤，政事察察，下不能欺，一时称治。然而异己者斥，非谶者弃，专以一身任天下，其智之所不见，力之所不举者多矣。至于明帝，任察愈甚。故东汉之治，宽厚乐易之风，远不及西汉。贤士大夫立于其朝，志不获伸。虽号称治安，皆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汉光武下】

高帝举天下后世之重属之大臣。大臣亦尽其心力以报之。故吕氏之乱，平、勃得置力焉，诛产、禄，立文帝，若反复手之易。当是时，大臣权任之盛，风流相接，至申屠嘉犹召辱邓通，议斩晁错，而文、景不以为忤，则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后，此风衰矣。大臣用舍，仅如仆隶。武帝之老也，将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光之权，在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异议。至于宣帝，虽明察有余，而性本忌克，非张安世之谨畏，陈万年之顺从，鲜有能容者。恶杨恽、盖宽饶，害赵广汉、韩延寿，悍然无恻怛之意。高才之士侧足而履其朝。陵迟至于元、成，朝无重臣，养成王氏之祸。故莽以斗筲之才，济之以欺罔，而士无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兴，虽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长以济其所不足。幸而子孙皆贤，权在人主，故其害不见。及和帝幼少，窦后擅朝。窦宪兄弟恣横，杀都乡侯畅于朝，事发，请击匈奴以自赎。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单于，以树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义力争，而不能胜，幸而宪以逆谋败。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积其弊乃见于此。其后汉日以衰。及其诛阎显，立顺帝，功出于宦官；黜清河王，杀李固，事成于外戚。大臣皆无所与。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复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极，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东汉之祚尽矣。盖光武不任大臣之祸，势极于此。夫人君不能皆贤。君有不能，而属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于正，则其成多，其败少。历观古今大臣任事而祸至于不测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灭，至以外兵继之。呜呼，殆哉！

【隗嚣】

智者为国，知所去就，大义既定，虽有得失，不为害也。隗嚣初据陇坻，谦恭下士，豪杰归之，刑政修举，兵甲富盛，一时窃据之中，有贤将之风矣。然圣公乘王莽之败，拥众入关，君臣贪暴，不改盗贼之旧，败亡之势，匹夫匹妇皆知之矣。而嚣举大众，束手称臣，违方望之言，陷诸父于死地，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贤士满朝，群盗十去六七，而嚣惩既往之祸，方拥兵自固，为六国之计，谋臣去之，义士笑之。而嚣与王元、王捷一二人，以死守之。始从圣公而不吝，终背光武而不悔，去就之计，无一得者，至于杀身亡国，盖不足怪也。刘表专制荆州，土广民众，势重于天下。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二人皆求助于表。表方晏然自守，一无所与。韩嵩说表曰：“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果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则将择所宜从。岂可拥甲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救，见贤而不肯归。此两怨必集于将军，恐不得中立矣。”表犹豫不能用，卒为曹公所并。隗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刘表，雍容风议，皆得长者之誉，然其败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张鲁之庸，败亡之余，知所归往，犹能保其后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辄殆。”夫惟知彼知己，而后知所去就哉！

【邓禹】

邓禹初以兵入关，乘胜独克，关辅响震。是时赤眉方入长安，诸将豪杰，皆劝禹径乘其乱。禹曰：“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兵锐，未易当也。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非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希，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变，乃可图也。”于是引兵北屯邑。光武闻之，敕禹以时进讨。禹固执前意，磐桓不进。明年赤眉西走扶风，禹乃入长安，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关中，无功而归。盖赤眉之乱，光武欲急攻之，禹欲缓取之。议者见禹之败，因以禹为失计。吾以为不然。赤眉方强，急之实难，缓之为得。逮其自败，西走扶风，而禹乘之，犹能还兵败禹，而况其未走也哉！如光武之计，盖不知赤眉方强，而禹兵力不足。若审知如此，听禹坚守北道，时出挠之，而使别将挟持其东，东西蹙之，磨以岁月，而赤眉成擒矣。禹之败而西归也，与冯异相遇，要异共攻赤眉。异曰：“异与贼相遇，且数十日，虽屡获雄将，余众尚多，可稍以恩信倾诱，难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诸将屯渑池，要其东，而异击其西，一举取之。此万全计也。”禹又不从而败。由此观之，禹本计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于君命，不能自固耳。

【李固】

孔子谓颜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用而不行，则何以利人？舍而不藏，则何以保身？圣人之于天下，理极于是而已。陈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宣淫于朝，泄冶强谏以死。《春秋》书之曰：“陈杀其大夫泄冶。”君虽无道，而泄冶亦名。以为无益于事而害其身，君子不为也。李固立于顺、桓之间，内无愧于其心，外无负于其人，东汉名臣，如固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冲帝之亡也，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从而立质帝。质帝之亡也，固复以清河为请，与胡广、赵戒同谋。广、戒惧而中变，固独与杜乔争之。冀积怒愤发，策免固而立桓帝。其后岁余，刘文、刘鲔谋立清河，冀遂诬固与文、鲔通谋，杀之。吾窃怪固为三公，再欲立蒜而不克。冀如豺狼，疾之如仇雠。独一梁太后知其贤，欲宥之而不能。固虽贪立贤君，存汉社稷，势必无成矣。一举不中，奉身而去，得免于祸，斯已幸矣。再更大变，固守前议，迟迟不去，以陷于大戮。则固之死，仅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贤，吾何间然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蕃】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故鸷鸟将击，必匿其形，非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尔。谋未发而使人知之，未有不殆者也。陈蕃将与窦武共诛宦官。蕃自谓外从人望，内有德于窦后，事无不克，乃先事露章曰：“臣闻言不直而行不正，则为欺乎天而负乎人。危言极意，则群凶侧目，祸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宁得祸，不忍欺天。今道路讠凶々，皆言侯览、曹节、公乘昕、王甫、郑赡养<风立>等，与赵夫人诸女尚书并乱天下。若不急诛，必生变乱，倾覆社稷。愿出臣章宣示左右，令诸奸知臣疾之。”太后不从，闻者莫不震恐。谋未及发，曹节等矫诏杀之。时蕃七十余矣，闻难，将官属门生八十余人，拔刃入承明门，攘臂大呼。适遇王甫，甫收杀之。呜呼，天下将亡汉邪！蕃一朝老臣，名重天下，而狷狂寡虑，乃与未尝更事者比，几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斯岂孔子所谓贤哉！

●栾城后集卷九

◆历代论三

【荀】

荀文若之于曹公，则高帝之子房也。董昭建九锡之议，文若不欲，曹公心不能平，以致其死，君子惜之。或以为文若先识之未究，或以为文若欲终致节于汉氏。二者皆非文若之心也。文若始从曹公于东郡，致其算略，以摧灭群雄，固以帝王之业许之矣，岂其晚节复疑而不予哉！方是时，中原略定，中外之望属于曹公矣，虽不加九锡，天下不归曹氏而将安往？文若之意，以为劫而取之，则我有力争之嫌，人怀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则无嫌而人亦无憾。要之必得而免争夺之累，此文若之本心也。惜乎曹公志于速得，不忍数年之顷，以致文若之死。九锡虽至，而禅代之事，至子乃遂。此则曹公之陋，而非文若之过也。

【贾诩上】

曹公入荆州，降刘琮，欲顺江东下，以取孙氏。贾诩言于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闻，兵势盛矣！若因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江东可以不劳众而定也。”公不用其计，以兵入吴境，遂败于赤壁。夫诩之所以说曹公，则李左车之所以说淮阴侯，使乘破赵之势，传檄以下燕者也。方是时，孙氏之据江东已三世矣。国险而民附，贤才为用，诸葛孔明以为可与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援而不可图。而曹公以刘琮待之，欲一举而下之，难哉！使公诚用诩言，端坐荆州，使辩士持尺书结好于吴。吴知公无并吞之心，虽未即降，而其不以干戈相向者可必也。方是时，刘玄德方以穷客借兵于吴。吴既修好于公，其势必不助刘，而玄德因可蹙矣。惜乎谋之不善，荆州既不能守，而孙、刘皆奋。孰谓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阴侯哉！其后公既降张鲁，下汉中，刘晔劝公乘胜取蜀，曰：“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附也。今举汉中，蜀人震骇，因其震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少缓之，诸葛亮善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人既定，冯险守要，不可犯也。”公不从而反，天下皆惜晔计之不用。夫玄德之贤，过于仲谋。贾诩欲以文告怀仲谋，而晔欲以虚声下玄德，其愚智盖以远矣。彼曹公不用晔计，岂非以诩言为戒也哉！春秋之际，楚子重伐郑。晋栾武子救之，遇于绕角。楚师还，晋师遂侵蔡。楚人以申息之师救蔡。晋群帅皆欲战，智庄子、范文子、韩献子谓武子曰：“吾来救郑，楚师不战，吾遂至于此，既迁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师，战必不克，虽克不令，若不能克，为辱已甚，不如还也。”遂全师而归。夫兵久于外，狃于一胜而轻与敌遇，我怠彼奋，败常十九。古之习于兵者，盖知之矣。

【贾诩下】

用兵之难，盖有怵于外而动者矣。力之所及，而义不可，君子不为也；义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强也。魏文帝始受汉禅，欲用兵吴、蜀，以问贾诩。诩曰：“吴、蜀虽蕞尔小国，依阻山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也。用兵之道，先胜后战，量敌论将，故举无遗策。臣窃料群臣，无权、备对，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帝不能用，遂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时帝始受禅，欲以武功夸示四方，贪得幸胜，未暇虑兵败势屈之辱也。魏多谋臣，盖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诩能言之，可谓不怵于外矣。晋未苻坚拥百万之众，耻吴会之未服，欲一举下之，而不知晋之无衅。谢安乘苻坚之败，知中原之荡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势必不能成大功。故苻坚至于失国，而谢安至于丧师。二人者皆耻不若人，怵于外之患也。

【刘玄德】

事固有当作而不可作者，智者论其公私，权其轻重，而可否可决也。蜀先主之于关羽，名虽君臣，而义则父子也。先主入蜀，而羽攻曹仁于荆州。吴乘其敝，羽以败死。先主欲为羽报仇，义不可已也。然吴、蜀之于魏，国小而兵弱，本以季汉君臣之分，缔交相亲，与魏为敌，则报仇之义，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释魏而事羽之怨，则为失所先后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吴之君臣惧而乞和，若以仇魏之重，俯而从之，义无不可也。先主念羽之厚，拒而不许，君臣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义则至矣。至于奋不虑害，兵败而继之以死，忘两国之大计，而徇一夫之遗念，则未为得矣。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若在，必能止君此行，虽行亦必不至于败。”然则孔明亦自以伐吴为失计矣哉。

【孙仲谋】

任人莫难于托国。汉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后，虐用其民，厚自奉养，征伐四夷，几丧天下。逮其晚岁，托国于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罢均输榷酤，与民休息，而天下复安。凡武帝之所以得称贤君者，惟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举国而付之诸葛孔明。孔明又发李严、杨仪，援蒋琬、费而授之。虽后主之不明，而守国三十余年，君臣相安，蜀人免于涂炭之患，过于魏、吴远甚。吴大帝方其属任贤将，抗衡中原，曹公惮之。及其老也，贤臣死亡略尽，喜诸葛恪之劲悍，越众而付以后事。闵其用兵劳民之后，继起大役，兵折于外，既归而不能自克，将复肆志于僚友。恪既以丧其躯，而孙氏因之三世绝统，吴、越之民陷于炮烙之地，国随以亡。彼以进取之资用进取之臣，以徼一时之功可耳，至于托六尺之孤，寄千里之命，而亦属之斯人，其势必至是哉。

【晋宣帝】

世之说者曰：司马仲达之于魏，则曹孟德之于汉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权略则同，而所处则异。汉自董卓之后，内溃外畔，献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势尽矣，独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号，以服天下，拥而植之许昌，建都邑，征畔逆，皆曹公也。虽使终身奉献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归汉而归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诚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纣，何以加之！惜其为义不终，使献帝不安于上，义士愤怨于下，虽荀文若犹不得其死，此则曹公之过矣。如司马仲达则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业固矣。虽明帝以淫虐失众，曹爽以骄纵得罪，而颠覆之形未见，天下未畔魏也。仲达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夺其成业，事与曹公异矣。汉武帝之老也，托昭帝于霍光。昭帝尚幼，燕王、盖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祸急于曹爽。霍光内毙燕、盖，外诛桀、羊，拥护昭帝。讫，无骄君之色。及昭帝早丧，国空无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屡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无一人有异议者。以仲达拟光，孰为得之邪？然光犹不足道。蜀先主将亡，召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复语后主：“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后主之暗弱，孔明之贤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异志一摇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蛮夷，内废李平、廖立，旁御魏、吴，功成业定，又付之蒋琬、费，奉一昏主三十余年，而无纤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诚。苟诚忠孝，舜之于父母，伊尹之于太甲，终无间然者。自仲达之后，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取之者多矣。皆以其地势迫切，置而不取，则身必危，国必乱，至自比骑虎不可复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晋武帝】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古今之正义也。然尧废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废微子立纣，而商以亡。古之人盖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乱也。子非朱、纣，而废天下之正义，君子不忍也；子如朱、纣，而守天下之正义，君子不为也。汉高帝始谓惠帝仁弱，欲废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则寝废立之议而用平、勃。平、勃皆贤，而权任均，故惠帝虽没，产、禄虽横，而援立文帝，汉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广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废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上官桀、桑弘羊以后事。当是时，昭帝之贤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虽欲为乱而不遂。其后复废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无事。盖人君不幸而立幼主，当如二帝属任贤臣，乃免于乱，此必然之势也。魏明帝疾笃而无子，弃远宗子而立齐王，始欲辅以曹宇、曹肇，而幸臣刘放、孙资不便宇、肇之正，劝帝易以司马仲达、曹爽。齐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与仲达奸雄为对，数年之间，遂成篡弑之祸。晋武帝亲见此败矣。惠帝之不肖，群臣举知之，而牵制不忍，忌齐王攸之贤，而恃愍怀之小惠，以为可以消未然之忧。独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举社稷之重而付之杨骏，至于一败涂地，无足怪也。帝之出齐王也，王浑言于帝曰：“攸之于晋，有姬旦之亲，若预闻朝政，则腹心不贰之臣也。国家之事，若用后妃外亲，则有吕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亲，又有吴、楚七国之虑。事任轻重所在，未有不为害者也。惟当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设疑防，虑方来之患也。若以智猜物，虽亲见疑，至于疏远，亦安能自保乎？人怀危惧，非为安之理。此最国家之深患也。”浑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计，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关中，楚王玮、淮南王允并镇守要害，以强帝室。然晋室之乱，实成于八王。吾尝筹之，如攸之亲贤，夺嫡之祸，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计，犹有赖也。如佑之计，使子弟据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御吴、楚尚可，若变从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内难，此与何进、袁绍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异？古人有言，择福莫若重，择祸莫若轻，如武帝之择祸福，可谓不审矣。

【羊祜】

善为国者，必度其君可与共患难、可与同安乐而后者为，故功成而无后忧。晋厉公与楚共王争郑，晋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栾武子为政，欲出兵击之，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范文子不欲，请释楚以为外惧。武子不能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厉公侈而多嬖宠，诸大夫富则凌上，国有大功，则君臣不相安，乱之所自生也。既谋之不从，出而遇楚，犹欲避楚而归，既胜反国，曰：“乱将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厉公杀三却，立胥童。栾书杀胥童，弑厉公。文子虽死而免于大难，子孙与晋国相终始。范蠡事越王勾践，反自会稽，扶人民，厉甲兵，七年而杀吴王夫差。归未及国，知越王之难与同安乐也，扁舟去之，卒免文种之戮。若二子者，可谓有先见之明矣。范文子至于自杀，范蠡至于逃亡而不顾，何则？所全者大也。晋武帝既受魏禅，中原富强，群臣用命。吴孙皓以淫虐失众，有亡国之衅。晋人习于长江之险，以为未可取也。羊祜为襄阳守，知其不能久，陈可取之计，武帝纳之。祜又进王浚、杜预，以成灭吴之功，后世皆称其贤。吾尝论祜巧于策吴，而拙于谋晋。何以言之？武帝之为人，好善而不择人，苟安而无远虑，虽贤人满朝，而贾充、荀勖之流以为腹心，使吴尚在，相持而不敢肆，虽为贤君可也。吴亡之后，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贤臣，近小人，去武备，崇藩国，所以兆亡国之祸者，不可胜数，此则灭吴之所从致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国常亡。故人常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祜不虑此，而锐于灭吴，其不若范文子远矣。或曰：“吴灭而晋乱，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应之曰：为国当论人事，使祜不为灭吴之计，孙皓穷凶而死，吴更立君，则长江未可越也。吴既不亡，则晋之君臣，厉精不懈。是吴不灭，而晋不乱也。不犹愈于吴灭而晋乱乎？祜之将死也，武帝欲使卧护诸将，祜曰：“灭吴不须臣自行，但吴平之后，当劳圣虑耳。”推祜此言，盖亦忧在平吴矣。忧在平吴而勇于灭吴，其不若范文子远矣。

【王衍】

圣人之气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礼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礼与刑，皆器也。孔子生于周末，内与门弟子言，外与诸侯大夫言，言及于道者盖寡也。非不能言，谓道之不可以轻授人也。盖尝言之矣。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夫道以无为体，而入于群有，在仁而非仁，在义而非礼，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视而见，耳不可以听而知。惟君子得之于心，以之御物，应变无方，而不失其正，则所谓时中也。小人不知，而窃其名，与物相遇，辄捐理而徇欲，则所谓无忌惮也。故孔子不以道语人，其所以语人者必以礼。礼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盖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由礼以达其道，而小人由礼以达其器。由礼以达道，则自得而不眩；由礼以达器，则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寡言道而言礼也。若其下者视之，以礼而不格，然后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圣人之所以御物者尽矣。三代已远，汉之儒者，虽不闻道，而犹能守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在朝廷则危言，在乡党则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始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相乘不已，而虚无放荡之论盈于朝野。何晏、邓导其源，阮籍父子涨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要其终皆以济邪佞，成淫欲，恶礼法之绳其奸也。故蔑弃礼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纵于上，男女淫佚于下，风俗大坏，至于中原为墟而不悟。王导、谢安，江东之贤臣也。王导无礼于成帝而不知惧，谢安作乐于期丧而不受教，则废礼慕道之俗然矣。东晋以来，天下学者，分而为南北。南方简约，得其精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至唐始以义疏通南北之异，虽未闻圣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说备矣。上自郊庙朝廷之仪，下至冠婚丧祭之法，何所不取于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学者小之，于是舍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则至于礼乐度数之间，字书形声之际，无不指以为道之极。然反而察其所以施于世者，内则谗谀以求进，外则聚敛以求售，废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门，辟邪说之路，而皆以诗书文饰其为，要之与王衍无异。呜呼，世无孔、孟，使杨、墨塞路而莫之辟，吾则罪人尔矣！

●栾城后集卷十

◆历代论四

【王导】

西晋之士，借通达以济淫欲，风俗既败，夷狄乘之，遂丧中国。相随渡江，而此风不改，贤者知厌之矣，而不胜其众，俗乱于下，政弊于上，而莫能正也。东晋之不竞，由此故耳。是时王导为相，达于为国之体，性本宽厚容众，众人安之。然生于衍、澄之间，不能免习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弥缝一时之阙，而无百年长久之计也。更二大变，几至亡国。元帝之世，王敦拥兵上流，有无君之心。刘隗、刁协刚介狷浅，见信于帝，专以法绳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横。敦遂起兵，以诛君侧为词，兵再犯阙。幸而敦死。元、明既同，成帝幼弱，庾亮辅政，任法以裁物，复失人心。苏峻擅兵历阳，多纳亡命，专用威刑。亮知峻必为乱，以大司农召之，众人皆知不可，而亮不听，遂与祖约连兵内向，涂炭京邑。此二衅者，皆导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变。以隗、亮为是耶，敦、峻之祸发不旋踵；以导为是耶，使人主终身含垢，何以为国？鲁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将攻之，子家羁曰：“舍民数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从而出。隗、亮之败，则昭公之举也。齐景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贪暴失民，田氏以宽惠得众。公问于晏婴，求所以救之。婴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叹曰：“善哉！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婴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吕氏。盖大家世族为患于其国，当若心腹之疾，必与人命相持为一，攻之以毒药，劫之以针石，病若不去，命辄随尽，非良医贤臣，未易处也。子产为郑，国小而逼，族大多宠。子产患之，有事伯石，赂以其邑。子太叔曰：“国皆其国也，何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将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以予之，又使为卿，以次己位，郑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夫之忠俭者，从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毙之。逐丰卷，戮子晰，郑乃大治。如导所为，知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俭，毙泰侈，以成其终也。以为贤于隗、亮则可，以论晏子、子产则远也。

【祖逖】

敌国相图，必审于彼己。将强敌弱，则利于进取；将弱敌强，则利于自守。违此二者，而求成功，难矣。东晋渡江，以江淮为境，中原虽屡有变，而南兵不出，出亦无功，皆夷狄自相屠灭而已。石勒之死也，庾亮为北伐之计，石虎之老也，庾翼为徙镇之役，皆无成而死。及苻坚之败，谢安父子乘战胜之威，有席卷之意，终以兵将奔溃，无尺寸之得。其后宋文自谓富强，以兵挑元魏，梁武志于并吞，失信于高氏，陈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继之以败亡，何者？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毙，中原大乱，晋人皆谓北方不足复平，而蔡谟独以为忧，或问其故，谟曰：“夫能顺天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诸人，皆不办此。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财殚力竭，终将何所至哉！吾见韩卢、东郭，俱毙而已矣。”至哉此言，实当时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国，惟桓温东讨慕容，西征苻健，兵锋所及，敌人震动。及宋武破广固，陷长安，所至荡定，有吊伐之风。此二人者，诚非常将也。然桓温终以败衄，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禅代，未能定秦，狼狈而返，而况其下者乎？惟晋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于帝曰：“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衅，毒流中原耳。今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诚能奋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郡国豪杰，必有应者，沉溺之士，喜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也。”帝以逖为豫州刺史，使进屯淮阴。逖兵力甚弱，乃铸造兵器，招合离散，稍诛锄叛涣，复进据谯，然未尝为深入计也。石勒遣兵攻逖。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辄就破其众。每于兵间，勤身节用，礼下贤俊，怀抚初附，专以恩信接人，不尚诈力，故人争为之用。自黄河以南，尽为晋土。虽石勒之强，不敢以兵窥其境。逖母葬成皋，勒使人修其墓，复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许其市，通南北之货，多获其利。方将经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拥节直据其上。逖怏怏不得志死。盖敌强将弱，能知自守之为利者，唯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为进取，而后可以言进取也哉！

【苻坚】

苻坚、王猛，君臣相得，以成伯功。虽齐桓、管仲，不能过也。猛之将死也，坚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处吴越，然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雠，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宁社稷。”言终而死。坚不能用，卒大举伐晋，败于淝上，归未及国，而慕容垂叛之，既反国而姚苌叛之，地分身死，终毙于二人之手。故后世皆多猛之贤，而咎坚之不明。吾尝论之，坚虽有伯者之略，而怀无厌之心，以天下不一为深耻，虽灭燕定蜀，并秦、凉，下四域，而其贪未已，兵革岁克，而不知惧也。晋虽微弱，谢安、桓冲为之将相，君臣相安，民未患晋，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论之人情，虽内无垂、苌之衅，而坚之败，必不免矣。然坚以夷狄之余，而有帝王之度，其灭慕容、姚苌，收二姓之子弟，录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满中外，凡其旧臣无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则以渐除之，如猛之计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则坚之意，未必过也。《大雅》之称文王曰：“殷之子孙，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将于京。厥作将，常服黼■。”文王用人，其广如此，而坚何尤焉！德虽不若文王，而窃慕焉，顾其所以处之何如耳。文、武既没，周公、成王之际，殷之遗孽，犹与管、蔡间周之隙，曰：“予复反鄙我周邦。”故周公既克殷，改封微子于宋，而迁其顽民于洛邑，保厘东郊，作《多士》而抚宁之，所以虑其变者至矣。至君陈毕公，皆迭居成周，而董师之，故康王之命毕公曰：“周公毖殷顽民，迁于洛邑，密迩王室，式化厥训。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然犹曰：“邦之安危，惟兹殷士。”由此观之，文王之用殷人，岂苟然而已哉！今坚畜养豺虎于其腹心，而贪功务胜，不顾其后，宜其毙于垂、苌也哉！使坚信猛之策，南结邻好，戢兵保境，与民休息，虽有垂、苌百人，安能动之。文王虽未可觊，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宋武帝】

东汉之衰，曹公始践五伯之迹，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志本欲尽扫群雄而后取汉耳。既灭二袁、吕布、刘表，欲遂取江东而不克，既破马超、韩遂，欲并举巴蜀而不果，再屈于吴、蜀，而公亦老矣。于是董昭进九锡之议，幡然听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桓、文之业，至此尽矣。然方是时，公在河朔，而汉都许昌，虽使主盟诸夏，而不废旧君，上可以为周文王，下亦不失为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锡之事，此荀文若之所以为恨也。至司马仲达父子，其势盖与公异矣。拥兵天子之侧，固已不顺，既杀王凌，害诸葛诞，非人臣矣。又降刘禅，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贪其土地，而利其民人也，志亦在九锡耳。虽欲复为桓、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诛桓氏，收遗晋而封植之，又克谯纵，执慕容超，逐卢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在九锡，亦已卑矣。方帝之克长安也，中原震恐，元魏虽姚氏之昏姻，而不敢救，羌氏虽关中之唇齿，而不敢争。此其智力有余，足以有为之时也。若能因其兵势，据秦、陇之形胜，引吴、越之饶富，以经略中夏，成曹公河朔之势，则王伯之功可冀，顾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建业，发九锡之议。刘穆之死，南方无复可托，虽已入秦，而无留秦之意，举千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连勃勃乘之，兵将死者过半，狼狼而反，仅乃得脱。以帝之明，非不知诸将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他虑矣。悲夫！以目前之利，而弃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业，而俯从司马父子攘窃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古之为国，必具此四者，而后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无敌于天下，可以言智矣。至其弃秦而归，以求九锡之淫名，尚可以为仁乎？惟其仁智不具，故其功业止于是也。

【宋文帝】

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齐，国人不顺。其大夫里克杀奚齐、卓子而纳惠公，《春秋》皆以弑君书之矣。惠公既立，而杀里克，以弑君之罪罪之。《春秋》书曰：“晋弑其大夫里克。”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称国以杀，杀无罪也。里克弑君，而以无罪书，此《春秋》之微意也。奚齐、卓子之立，以淫破义，虽已为君，而晋人不君也。既已为君，则君臣之名正，故里克为弑君，而国人之所不君则势必不免。里克因国人之所欲废而废之，因国人之所欲立而立之，则里克之罪，与宋华督、齐崔杼异矣。虽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贤方伯，里克之罪，犹可议也。惠公以弑得立，而归罪于克，以自悦于诸侯，其义有不可矣。然惠公杀克，而背内外之赂，国人恶之，敌人怨之，兵败于秦，身死而子灭，至其谋臣吕甥、却称、冀芮皆以兵死，盖背理而伤义，非独人之所不予，而天亦不予也。宋武帝之亡也，托国于徐羡之、傅亮、谢晦。少帝失德，三人议将废之，而其弟义真，亦以轻动不任社稷，乃先废义真，而后废帝，兄弟皆不得其死，乃迎立文帝。文帝既立，三人疑惧，羡之、亮内秉朝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晦出据上流，为自安之计，自谓废狂乱以安社稷，不以贼遗君父，无负于国矣。然文帝藩国旧人王华、孔宁子、王昙首，皆陵上好进之人也，恶羡之、亮据其迳路，每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帝遂决意诛之。三人既死，君臣自谓不世之功也。是时宁子已死，华与昙首皆受不次封赏。文帝在位三十年，其治江左称首。然元嘉三年，始诛三人，是岁皇子劭生。劭既壮而为商臣之乱，华、宁之子孙无闻于世，而昙首之子僧绰，以才能任事，亦并死于劭。於乎，天之报人不远如此。不然，晋惠公、宋文帝祸发若合符契，何哉？谢晦将之荆州，自疑不免，以问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顾命，任以社稷，废昏立明，义无不可，但杀人二昆，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据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为难耳。”善夫，蔡廓之言，不学《春秋》而意与之合。太史公有言：为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宋之君臣，诚略通《春秋》，则文帝必无惠公之祸，徐、傅、谢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诛。悲夫！

【梁武帝】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莫知也。文、武之后，虽召公、毕公之贤，君子不以为知道者。至春秋之际，管仲、晏子、子产、叔向之徒，以仁义忠信成功于天下，然其于道则已远矣。孔子出于周末，收文、武之遗，而得尧、舜之极，其称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尝自谓我下学而上达者。于其门人，惟颜子、曾子，庶几以道许之。一时贤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以尊之者至矣。史称孔子既见老子，退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云气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体道而不婴于物，孔子至以龙比之，然卒不与共斯世也。舍礼乐政刑而欲行道于世，孔子固知其难哉！东汉以来，佛法始入中国，其道与老子相出入，皆《易》所谓形而上者，而汉世士大夫不能明也。魏、晋以后，略知之矣。好之笃者，则欲施之于世，疾之深者，则欲绝之于世，二者皆非也。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兴区区一隅，招延缁素，译经谈妙，至者凡数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梁武继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尝见，至舍身为奴隶，郊庙之祭，不荐毛血，父子皆陷于侯景，而国随以亡。议者观秦、梁之败，则以佛法为不足赖矣。后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劝帝斥去僧徒，毁经坏寺，既灭佛法，而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求长生，徇道士之私，夷佛灭僧，不期年而以弑崩。议者观魏、唐之祸，则以佛法为不可牾矣。二者皆见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也，自有天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气养心，其高不可婴，其洁不可溷，天地神人皆将望而警之。圣人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绝；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道之于物，无所不在，而尚可非乎？虽然，蔑君臣，废父子，而以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也哉！

【唐高祖】

唐高祖起太原，其谋发于太宗，诸子不与也。及克长安，诛锄群盗，天下为一，其功亦出于太宗。盖天心之所副予，人心之所归向，其在太宗者审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长立建成，建成当之不辞。于是兄弟疑间，卒至大乱。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高祖。其后武氏之乱，废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长子宪为太子矣。及中宗之复，睿宗父子皆以王就第。韦氏之乱，临淄以兵入讨，睿宗践祚，而唐室复安。又将以长立宪，宪辞曰：“时平，先长嫡；国乱，先有功。不如此必且有难，敢以死请。”睿宗从之，而后临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贤，而不免于争夺。玄宗之贤，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则宪之让贤于人远矣。吾尝论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长，非专其私也，以为立嫡以长，古今之正义也。谓之正义，而不敢违，胡不考之前世乎？太王舍太伯、仲雍而立季历，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兴。诚天命之所在，而吾无心焉，乱何自生。虽然，太伯奔吴以避王季，亦畏乱故尔。废长而立少，虽圣贤犹难之，宪与玄宗兄弟相安，终身无间言焉，盖古今一人而已乎！

【唐太宗】

唐太宗之贤，自西汉以来，一人而已。任贤使能，将相莫非其人，恭俭节用，天下几至刑措。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也。然传子至孙，遭武氏之乱，子孙为戮，不绝如线，后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观之，惜乎其未闻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为祟。”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淮、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及将死，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王使问周史，史曰：“其当王身乎！若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亦弗。孔子闻之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吾观太宗所为，其不知道者众矣，其能免乎？贞观之间，天下既平，征伐四夷，灭突厥，夷高昌，残吐谷浑，兵出四克，务胜而不知止。最后亲征高丽，大臣力争不从，仅而克之，其贤于隋氏者，幸一胜耳。而帝安为之，原其意，亦欲夸当世、高后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余年，复宠魏王泰，使兄弟相倾。承乾既废，晋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异日传位晋王，疑不能决，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之而止。父子之间，以爱故轻予夺至于如此。帝尝得秘谶，言唐后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问李淳风，欲求而杀之。淳风曰：“其兆既已成，在宫中矣。天之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无辜，且自今已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则仁。虽受终易姓，必不能绝李氏，若杀之复生壮者，多杀而逞，则子孙无遗类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犹以疑似杀李君羡。夫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杀人弭之，难哉！帝之老也。将择大臣以辅少主。李起于布衣，忠力劲果，有节侠之气，尝事李密，友单雄信。密败，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废旧君之礼。雄信将戮，以股肉啖之，使与俱死。帝以是为可用，疾革，谓高宗：“尔于无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以仆射。”高宗从之。及废皇后，立武昭仪，召与长孙无忌、褚遂良计之，称疾不至。帝曰：“皇后无子，罪莫大于绝嗣，将废之。”遂良等不可。他日见，帝曰：“将立昭仪，而顾命大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曰：“此陛下家事，不须问外人。”由此废立之议遂定。，匹夫之侠也，以死徇人不以为难，至于礼义之重，社稷所由安危，不知也。而帝以为可以属幼孤，寄天下，过矣！且使信贤，托国于父，竭忠力以报其子，可矣。何至父逐之，子复之，而后可哉！挟数以待臣下，于义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过也。苟不知道，则凡所施于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不自知者。故楚昭王惟知大道，虽失国而必复。太宗惟不知道，虽天下既安且治，而几至于绝灭。孔子之所以观国者如此。

【狄仁杰】

母后临朝，据人君之地而私其亲。有志之士，将欲正之，常患不克。汉吕后欲王诸吕，王陵以高帝旧约争之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背之不可。”言虽直，不见省。陵幸而不死，亦废不用。唐武后废庐陵王，立豫王。豫王虽在位，未尝省天下事。徐敬业为之起兵于外，裴炎争之于内，皆不旋踵为戮。何者，位尊权重，臣下所无奈何，势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陈平听张辟疆计，封王诸吕，吕后安之。故平与周勃得执将相之柄，以伺其间。后复听陆贾，交欢周勃。将相之权不分，故周勃得入北军，左袒一呼，而吕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称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杀天下豪俊，志得气满，以为武氏有太山之安矣。狄仁杰虽为宰相，而未尝一言。及后欲以三思为太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访之大臣，仁杰乃曰：“臣观天人未厌唐德。顷匈奴犯边，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庐陵王，不旬浹得五万人。今欲立嗣，非庐陵不可。”后怒罢议。久之，复召问曰：“朕数梦双陆不胜，何也？”对曰：“双陆不胜，无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锋刃，百战以有天下，传之子孙。先帝寝疾，诏陛下监国。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余年矣，又欲以三思为后，且母子与姑侄孰亲？陛下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血食于太庙。三思立宫庙，无姑之礼。”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于房州而立之。盖王陵、裴炎迎祸乱之锋，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废则死。陈平、狄仁杰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与国俱全。惟吕后无子，亲止于侄，故没身而后变。武后有子，母子之爱，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复。由此观之，陈、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缓得之也。然庐陵既立，而张易之、昌宗未去。仁杰犹置之不问，复授之张柬之，俟其恶稔而后取。岂以祸乱之根生于母子之间？不如是，则必至于毁伤故耶！老氏有言：“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栾城后集卷十一

◆历代论五

【唐玄宗宪宗】

唐玄宗、宪宗，皆中兴之主也。玄宗继中、睿之乱，政紊于内，而外无藩镇分裂之患，约己任贤，而贞观之治可复也。宪宗承代、德之弊，政僈于朝，而畿甸之外皆为畔国，将以求治，则其势尤难。虽然，二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终，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齐桓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竖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争立，伯业随毁。盖中人可以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于忧患厄困之中，知贤人之可任以排难，则勉强而从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祸难既平，国家无事，则其心之所安者佚乐，所悦者谀佞也，故祸发皆不旋踵，若合符节。昔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终用长孙无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俭节用，去冗官，节浮费，内无宫掖侈靡之奉，旁无近幸赐予之失。贞观之治，斯已过半矣。持书御史权万纪尝言：“宣饶部中凿山冶银，岁可取数百万缗以佐国用。”帝怒骂曰：“吾所乏忠言嘉谟，有益于民者耳！汝为御史，不能进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退不肖，而讠木吾以利，岂谓我汉桓、灵耶？”斥去不用。于是士莫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贞观之盛。及玄宗初用姚崇、宋、卢怀慎、苏，后用张说、源乾曜、张九龄；宪宗初用杜黄裳、李吉甫、裴、裴度、李绛，后用韦贯之、崔群。虽未足以方驾房、杜，然皆一时名臣也。故开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几于贞观。然玄宗方用宋，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遽至宰相，后虽以公议罢去，而思之不已，谓宰相曰：“公等暴融恶，朕已罪之矣。然国用不足，将奈何？”裴光庭等不能答。融既死，而言利者争进。韦坚、杨慎矜、王钅共日以益甚，至杨国忠而聚敛极矣。故天宝之乱，海内分裂，不可复合。宪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还朝，而程异、皇甫皆以利进。度三上书极论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台池宫观以自娱乐，异、揣知其意，数贡羡财以顺所欲。故度卒逐去，而异、皆相。不三年而祸发于宦官。盖玄宗在位岁久，聚敛之害遍于天下，故天下遂分。宪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祸止于其身。然方镇之强，宦官之横，遂与唐相终始，可不哀哉！呜呼，太宗之恭俭，所忍无几耳，而福至于不可胜尽；玄、宪之淫佚，所获无几耳，而祸至于不可胜言。而世主终莫之悟，覆车相寻，不绝于世，盖未之思欤？

【姚崇】

唐史官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长也，然应变者要不失正而后可。孟子有言：“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唐玄宗豪俊之君也，而崇复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若无足为者。虽然，以水济水，后将有不可食者。开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且拜之，坐视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为捕蝗使，分道杀蝗。群臣多不以为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为息。捕蝗虽古之遗法，然遇灾而惧，修德以答天变，古之正道也。崇置之不言，而专以捕为事，已可疑矣。既而，崇所亲吏赵诲以赃死，崇惧还政。时帝将幸东都，而太庙屋坏。宰相宋、苏皆言三年丧未终，不可巡幸，坏压之变，天戒也。请罢东巡，修德以答至谴。帝以问崇，崇曰：“此苻坚故殿也，山有朽坏而崩，水蠹而折，理无足怪，但坏与行会，非缘行而坏也。今关中无年，馈饷劳弊，出幸东都，所以为人，非为己也。百司已戒，供拟已具，请车驾即东，而迁神主太极殿，更作新庙，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复相。开元末，帝在东都，欲还长安，裴耀卿等皆言农人场圃未毕，须冬可还。李林甫独曰：“二都本东西宫耳，车驾往来，何用待时？假令妨农，独赦所过租赋可也。”帝大悦，即驾而西。崇建东幸之计，林甫献西还之议，其意同耳，孰谓崇独贤乎？从崇之议，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庙，下不恤人言。三者皆忠臣之所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后崇、既没，玄宗愈老，愈轻蔑群臣。方任张九龄，而废太子瑛；用牛仙客，则听李林甫；方嬖杨国忠，而纵安禄山，则用辅ギ琳，专以适己为悦。类崇有以启之也，故吾谓开元之治，虽出于崇，而天宝之乱，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之至戒也。

【宇文融】

开元之初，天下始脱中、睿之乱。玄宗厉精政事，姚崇、宋弥缝其阙，而损其过，庶几贞观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开元之初，无妄之世也。无妄之为言，无一不正之谓也。君子之处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盖详其小，必废其大。古语有之：“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过。石称丈量，径而寡失。”故《无妄》之二曰：“不耕获，不，则利有攸往。”其三曰：“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其五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夫必耕而后获，必而后，小人之所谓无妄也。而君子不然，于义可获，不必其所耕也，于道可，不必其所也，然后无所不行。今有失牛于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责得于邑人，其意亦以求无妄也，而邑人罹其横，故无妄之疾，虽勿药可也。药之，其损或有甚于病者。开元之初，虽号富庶，而户口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得其隙而论之，请治籍外羡田逃户，命摄御史分行括实。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阳翟尉皇甫憬、户部侍郎杨，以为籍外取税，百姓困弊，得不偿失，而二人皆坐左迁。诸道所括，凡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然州县希旨，多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其名似是，而实失民心。浅言之，则失在求详，深言之，则失在贪利。时帝方以耳目之奉，责得于人，行之不疑，于是群臣争为聚敛，以迎侈心。天宝之乱，实始于此。吾观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贤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侥幸其利，以为进取之计。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贤相也，尝言：“吾在朝廷十有余年，无功可纪，惟四方之言利者，未尝有一施行，持此聊以报国。”古之善言医者，患医之难，以为有病不服药，常得中医。盖良医不可必得，而愚医举目皆是。愚医类能杀人，而不服药者未必死。李公之言，盖类此也。

【陆贽】

昔吾先君博观古今议论，而以陆贽为贤。吾幼而读其书，其贤比汉贾谊，而详练过之。贽始以从官事唐德宗，老而为宰相，从之出奔而与之反国，弥缝其阙而济其危亡。比其老也，功业定矣，而卒毙于裴延龄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贽以有常之德，而事德宗之无常，以巫医之明，而治无常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袭三十年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帝将以天下之力胜之。田悦惊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马燧、李抱真、李三将往迎其锋，胜负之势未决也。帝急于成功，复使李晟出禁卫之兵，李怀光举朔方之众，五将萃于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间而起，兵连祸结，常赋所不能赡。于是为之抽贯算间，假贷商贾，空内以事外，关中已乱，而帝不知也。贽曰：“今两河、淮西为祸乱之首者，犹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间必有旁遭诖误、内畜危疑而计不能止者，未必皆处心积虑果于僭逆也，而况胁从之党乎？陛下若能招怀以礼，悔祸以诚，使来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获免，则谁愿复为恶者？纵有野心难驯，臣知从化者必过半矣。”帝犹意西师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几而泾原叛卒之变起，仓皇避寇，半年而归，帝亦老而厌兵矣。于是行一切之政，专以姑息涵养藩镇。凡节度使死，将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后。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宣武刘士宁，以暴慢失众。其将李万荣因其出畋，闭门逐之。帝将命以其位，贽曰：“如士宁之恶，万荣弃而违之可也，讨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则不可。何者？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无辞者？若使倾夺之徒辄得其处，则四方诸将无复安者矣。且万荣构乱之日，诸郡守将固非其同谋也，一城士众亦未必皆其党也。方成败逆顺之势，交战于中，其肯损躯与之同恶乎？今若选命贤将，降诏军中，奖万荣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辑睦之义，例赐恩赏，使众知保安，则谁肯复助其乱？万荣纵欲跋扈，势亦无所至矣。”帝方苟安无事，竟亦不许。由此观之，帝常持无常之心，故前勇而后怯；贽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当。然其君臣之间异同至此，虽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会昌中，卢龙诸将，连害帅臣，最后张绛杀陈行泰。宰相李德裕以为河朔请帅，皆报下太速，故军得以安。若稍缓之，必且有变。既而，回鹘乌介可汗扰天德塞，军使张仲武请以本军击之。德裕问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举以为帅。张绛既为其下所杀，而仲武遂以功名终。德裕之谋，则贽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陈京、赵赞；而贽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龄。其祸皆出于聚敛之臣。贽之贤，非不知也。帝归自兴元，贽因事言曰：“齐桓公自莒入齐，伯业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为戒。卫献公自齐还卫，诸大夫逆诸境者，执其手而与之言，逆于门者，颔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骄心之易生。齐、卫之君，陛下之蓍龟也。”贽言虽切，而帝终不改。吾以为使贽反国，而为鸱夷子皮浮舟而去，则其君臣之间，超然无后患，然后可以言智矣哉。

【牛李】

唐自宪宗以来，士大夫党附牛、李，好恶不本于义，而从人以喜愠，虽一时公卿将相，未有杰然自立者也。牛党出于僧孺，李党出于德裕，二人虽党人之首，然其实则当世之伟人也。盖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气胜。德与才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虽古人鲜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长，而不为党，则唐末之贤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杨志诚逐其将李载义，帝召问计策，僧孺曰：“是不足为朝廷忧也。范阳自安史后，不复系国家休戚。前日刘总纳土，朝廷糜费且百万，终不能得升粟尺布以实天府，俄复失之。今志诚犹向载义也。第付以节，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顺治也。”帝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抚之。及武宗世，陈行泰杀史元忠，张绛复杀行泰以求帅。德裕以为河朔命帅，失在太速，使奸臣得计，迁延久之，擢用张仲武，而绛自毙。僧孺以无事为安，而德裕以制胜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异，较之德裕则优矣。德裕节度剑南西川，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降。维州，西南要地也。是时方与吐蕃和亲，僧孺不可，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不害其强。今方议和好，而自违之，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变次之。彼若来责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东袭、陇，不三日至咸阳，虽得百维州何益？”帝从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诛之。德裕深以为恨，虽议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为边患，几终唐世，则僧孺之言非为私也。帝方用李训、郑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谓宰相：“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天下，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侵，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ゃ，虽未及全盛，亦足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谓诸宰相：“上责成如此，吾可久处此耶？”既罢未久，李训为甘露之事，几至亡国。帝初欲以训为谏官，德裕固争，言训小人，咎恶已著，决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罢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临训、注事，所守若出于一人。吾以是知其皆伟人也。然德裕代僧孺于淮南，诉其乾没府钱四十万缗，质之非实。及在朱崖，作《穷愁志》，论周秦行纪，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迁于循，老而获归，二子蔚、丛，后皆为名卿。德裕没于朱崖，子孙无闻，后世深悲其穷，岂德不足而才有余，固天之所不予耶？

【郭崇韬】

国无衅，而后可以伐人。冒衅以伐人，敌无衅则己受其灾，敌有衅则我与敌皆毙。楚灵王残民以逞，举思乱之民以伐吴。吴不可动，而弃疾攻之，若升虚邑，灵王遂死于外。齐王贪而好胜，知桀宋之可攻，而忘齐国之既病，燕师乘之，遂以失国。自古冒衅以攻人，其祸如此矣。唐庄宗勇而善战，与梁人夹河相攻，十战九胜，涉河取郓，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诸国。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此者也。然其克敌之后，幸一日之安，沉湎声色之虞，宦官、伶人交乱其政，府库之积罄于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国有土崩之势而不知也。一时功臣，皆武夫倔起，未有识安危之几者。惟枢密使郭崇韬，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见听，求去而不见许，中外佞幸视之仄目。崇韬深病之矣。时方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伐蜀，崇韬欲立大功，为自安之计，议以魏王继岌为元帅，而己为之副，将兵六万以出。兵不逾时，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敌制胜之功可谓盛矣。然崇韬知蜀之易与，而不知唐之已乱，挈其良将劲兵，西行数千里，虽立大功，而不免谗死于蜀。征蜀之兵未还，而赵在礼为乱河朔。明宗北征，遂与在礼皆反，帅兵南向，克汴入洛，遂无一人能御之者。向使西师不出，蜀虽未下，而京师有重兵，崇韬不死，河朔叛臣心有所畏，不敢妄动，则庄宗不亡。崇韬不死，祸福未可知也。嗟乎ｇ韬冒衅以伐人，蹈齐之祸，而以为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学也。

【冯道】

冯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议者讥其反君事仇，无士君子之操。大义既亏，虽有善，不录也。吾览其行事而窃悲之，求之古人，犹有可得言者。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从而相之。子贡以为不仁，问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许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于管子者，无其功耳。晏婴与崔杼俱事齐庄公。杼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卒事景公。虽无管子之功，而从容风议，有补于齐，君子以名臣许之。使道自附于晏子，庶几无甚愧也。盖道事唐明宗，始为宰相，其后历事八君，方其废兴之际，或在内，或在外，虽为宰相，而权不在己，祸变之发，皆非其过也。明宗虽出于夷狄，而性本宽厚。道每以恭俭劝之，在位十年，民以少安。契丹灭晋，耶律德光见道，问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顾夷狄不晓以庄语，乃曰：“今时虽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罢杀戮，中国之人赖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师。隐帝已没，太祖谓汉大臣必相推戴。及见道，道待之如平日。太祖常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辞。太祖意沮，知汉未可代，乃立湘阴公为汉嗣，而使道逆之于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语。公毋使我为妄语人？”太祖为誓甚苦。道行未返，而周代汉。篡夺之际，虽贲、育无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谈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议者黜之曾不少借，甚矣。士生于五代，立于暴君骄将之间，日与虎兕为伍，弃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与自经于沟渎何异。不幸而仕于朝，如冯道犹无以自免，议者诚少恕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兵民】

事固有出于不得已，而为后世之利者，分兵、民一也，割燕、蓟二也。何谓分兵、民之利？人生而天畀之才，畀之才，则付之禄，随其精粗，适其高下，使食其技而资其身，是未有知其所由然者也。故士大夫读《诗》《书》，执射御，习书计，高可以治人，下可以为役，而禄从之矣。农工商贾，服田畴，通货贿，运机巧，上可以雄里闾，下可以养亲戚，而利从之矣。有人于此，才力过人，操行凡鄙，上不能为吏，下不能为民，天畀之才，而无以资之，婴之以劳苦，迫之以饥馑，不群起为盗，则无以求济其欲，此势之所必至。自秦、汉以来，天下未尝无是患也。唐衰而府卫之兵废，朝廷有禁兵，藩镇有衙兵。兵、民之分，盖渐于此。及五代之际，而黥涅之兵分布内外，于是兵、民判矣。使民出其赋以养兵，兵尽其力以卫民。民有耕耨之勤，而兵有征戍之劳，更相为用，而不以相德，此固分兵、民之本意也。至于出林之材武、田里之凶悍、放荡无著之人，一隶于伍符尺籍，食其粟，衣其帛，俯首受笞而不敢肆，居则学弓剑，出则效首级，积岁月以取禄位，有其才必得其养。气类相从，凡凶人勇夫，皆萃于军中，然后人人各得其归。故虽凶旱水溢，天下小小不宁，而盗贼不起，较之汉、唐之间，十不三四，天下阴享其利，而不知其故也。然儒者方且攘臂而言民兵之便。民力既尽养兵，而又较版图，数丁口，使之执干戈，习战阵，夺其农时，而齐之以鞭朴。民有怨心，而责其效死以报国，求信其私说而不恤后害。呜呼，其亦未之思欤？

【燕蓟】

何谓割燕、蓟之利？石晋始以燕、蓟之地赂契丹，高祖思援兵之惠，屈体以奉之，虽号为创业，而日不遑给，出帝不胜其诟，未有以待之，而轻犯其怒，遂以亡国。是时，割地之害深矣。至于本朝，乃见其利。真宗皇帝亲御六师，胜虏于澶渊。知其有厌兵之心，稍以金帛啖之。虏欣然听命，岁遣使介，修邻国之好。逮今百数十年，而北边之民，不识干戈。此汉、唐之盛，所未有也。古者戎狄迭盛迭衰，常有一族为中国之敌。汉文帝待之以和亲，而匈奴日骄。武帝御之以征伐，而中原日病。谓之天之骄子，非一日也。今朝廷之所以厚之者，不过于汉文帝，而虏弭耳驯服。则石氏之割燕、蓟利见于此。夫熊、虎之搏人，得牛而止。契丹据有全燕，擅桑麻枣栗之饶，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敛其人，利尽北海，而又益之以朝廷给予之厚。贾生所谓三表五饵，兼用之矣。被毡饮乳之俗，而身服锦绣之华，口甘曲蘖之美，至于茗药橘柚，无一不享，犬羊之心，醺然而足，俯首奉约，习为礼义。吾无割地之耻，而独享其利，此则天意，非人事也。昔唐天宝之乱，朔方、河陇之兵起而东征，吐蕃乘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袭据郡县。唐内苦藩镇皆叛，置而不问，百年之间，兽心猖狂，无复顾忌。理极而变，部族内溃，而唐土遗黎解辫内向，中原未尝血刃，而壤土自复。今吾不忍涂炭生民，而以皮币犬马结异类之欢，推之天理，倘亦有唐季吐蕃之变乎？

●栾城后集卷十二

◆颍滨遗老传上

颍滨遗老姓苏氏，名辙，字子由。父曰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谓老苏者也。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独步当世，见先生而叹曰：“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于世，有子轼、辙，以所学授之，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母成国太夫人程氏，亦好读书，明识过人，志节凛然，每语其家人：“二子必不负吾志。”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于廷。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曰：

“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矣，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屑，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北狄、西戎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余。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谓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除商州军事推官。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多牾。一日，介甫出一卷书曰：“此青苗法也。诸君熟议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辙告之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之困，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必用，州县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汉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刘晏之功可立竣也。”介甫曰：“君言有理，当徐议行之。后有异论，幸勿相外也。”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行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介甫意合，即谓而施之河北。自此青苗法遂行于四方。初，陈阳叔以枢密副使与介甫共事，二人操术不同。介甫所唱，阳叔不深和也。既召谢卿材、侯叔献、陈知俭、王广廉、王子韶、程颢、卢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访遗利。中外传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辙求见阳叔。阳叔逆问：“君独来见，何也？”对曰：“有疑欲问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诸路，不审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实之耶，其亦未知其实、漫遣出外、网捕诸事也？”阳叔曰：“君意谓如何”？对曰：“昔嘉末，遣使宽恤诸路，事无所指，行者各务生事。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阳叔曰：“吾昔奉敕看详宽恤等事，如范尧夫辈所请，多中理。”对曰：“今所遣如尧夫者有几？”阳叔曰：“所遣果贤，将不肯行，君无过忧。”对曰：“公诚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阳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后数日，阳叔召属官于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监司具本路利害以闻，至今未上。今当遣使，宜得此以议，可草一札子，乞催之。”惠卿觉非党中意，不乐，漫具草，无益也。辙知力不能救，以书抵介甫、阳叔，指陈其决不可者，且请补外。介甫大怒，将见加以罪。阳叔止之，奏除河南推官。会张文定知淮阳，以学官见辟，从之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复三年，改著作佐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复从文定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子瞻以诗得罪，辙从坐，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平生好读《诗》、《春秋》，病先儒多夫其旨，欲更为之传。老子书与佛法大类，而世不知，亦欲为之注。司马迁作《史记》，记五帝三代，不务推本《诗》、《书》、《春秋》，而以世俗杂说乱之，记战国事，多断缺不完，欲更为《古史》。功未及究，移和歙绩溪。始至，而奉神宗遗制，居半年，除秘书省校书郎。明年，至京师，除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君实、吕晦叔等，欲革弊事，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皆在位，窥伺得失，中外忧之。辙言曰：

先帝临御仅二十年，厉精政事，变更法度，将以力致太平，追复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屑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无与比者。究观圣意，本欲求贤自助，以利安生民，为社稷长久之计，岂欲使左右大臣俞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窃取利禄以养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来，民力凋弊，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寝疾弥留，照知前事之失，亲发德音，将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弃万国。天下闻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圣德，继之以泣。是以皇帝践祚，圣母临政，奉承遗旨，罢导洛，废市易，损青苗，止助役，宽保甲，免买马，放修城池之役，复茶盐铁之旧，黜吴居厚、吕孝廉、宋用臣、贾青、王子京、张诚一、吕嘉问、蹇周辅等。命令所至，细民鼓舞相贺。臣愚不知朝廷以为凡此谁之罪也？上则大臣蔽塞聪明，逢君之恶；下则屑贪冒荣利，奔竞无耻。二者均皆有罪，则大臣以任重责重，屑以任轻责轻，虽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罢黜屑，至于大臣，则因而任之，将复使燮和阴阳，陶冶民物，臣窃惑矣。窃惟朝廷之意，将以体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国体。今确等自山陵以后，犹偃然在职，不肯引咎辞位以谢天下。谨案确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据位最尊，获罪最重，而有面目，曾不知愧。确等诚以昔之所行为是耶，则今日安得不争？以昔之所行为非耶，则昔日安得不言？穷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盖以为是皆先帝所为，而非吾过也。夫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归咎先帝，不忠不孝，宁有过此？臣窃不忍千载之后书之简策。大臣既自处无过之地，则先帝独被恶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当食不饱，至于涕泗之横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为先帝分谤，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独以法绳治屑，而置确等，大则无以显扬圣考之遗意，小则无以安反侧之心。故臣窃谓大臣诚退，则屑非建议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从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恶。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确等，使自处进退之分。臣虽万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后反复归咎先帝罪之，世以为恨。吕惠卿始谄事介甫，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其后势钧力抗，则倾陷介甫，甚于仇雠，世尤恶之。时惠卿自知罪大，乞宫观自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预贬窜。辙具疏其奸，请加深谴，乃以散官安置建州，天下韪之。司马君实既以清德雅望专任朝政，然其为人不达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复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实相半，讲之未详，而欲一旦复之。民始闻而喜，徐而疑惧，君实不信也。王介甫以其私说为《诗书新义》以考试天下士，学者病之。君实改为新格，而势亦难行。方议未定，辙言：“自罢差役，至今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牙磐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若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又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传闻四方，不免惶惑。诗赋虽号小技，而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可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欲乞先降指挥，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议论，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天下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式。然后徐议元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众皆以为便，而君实始不悦矣。是岁上将亲飨明堂，辙言曰：

三代常祀，一岁九祭天，再祭地，皆天子亲之。故于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独祭一天，或祭皇地，或祭神州地。要于一岁，而亲祀必遍。降及近世，岁之常祀，皆有司摄事。三岁而后一亲祀，亲祀之疏数，古今之变，相远如此。然则其礼之不同，盖亦其势然也。谨按国朝旧典，冬至圜丘，必兼飨天地，从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别行他礼，或大雩于南郊，或大飨于明堂，或恭谢于大庆，皆用圜丘礼乐神位。其意以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亲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窃见皇明堂，遵用此法，最为得礼。自皇以后，凡祀明堂，或用郑氏说，独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说，独祀昊天上帝。虽于古学，各有援据，而考之国朝之旧，则为失当。盖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岁遍祀之仪，而议皇帝三年亲祀之礼，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对越天命，逾年即位，将以九月有事于明堂，义当并见天地，遍礼百神，躬荐诚心，以格灵贶。臣恐有司不达礼意，以古非今，执王、郑偏说以乱本朝大典。夫礼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顺。今皇帝陛下始亲祠事，而天地百神无不咸秩，岂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诏礼官，今秋明堂用皇明堂典礼，庶几精诚陟降，溥及上下。时大臣多牵于旧学，不达时变，奏入不报。然辙以为《周礼》一岁遍祭天地，皆人主亲行，故郊丘有南北，礼乐有同异。自汉、唐以来，礼文日盛，费用日广，事与古异，故一岁遍祀，不可复行。唐明皇天宝初，始定三岁一亲郊，于致斋之日，先享太清宫，次享太庙，然后合祭天地，从祀百神。所以然者，盖谓三年一次大礼，若又不遍，则于人情有所不安。至于遍祭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礼，已自差官摄事，未尝少废。此近世变礼，非复三代之旧。而议者欲以三代遗文，参乱其间，失之远矣。至七年，上将亲郊，辙备位政府，乃与诸公共伸前议，合祭天地，职者以为当。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于熙河路增置兰州，于延安路增置安疆、米脂等五寨。至此，夏国虽屡遣使，而未修职贡。二年，夏始来贺登极，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界。朝廷知其有请地之意，然大臣议弃守未决。辙言曰：

顷者四人虽至，而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是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今若又不许，使其来使徒手而归，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今议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坚守之议，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为国计，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计也。臣又闻议者或谓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则用兵必迟，守则用兵必速。迟速之间，利害不远，若遂以地予之，恐非得计。臣闻圣人应变之机，正在迟速之际，但使事变稍缓，则吾得算已多。昔汉文、景之世，吴王濞内怀不轨，称病不朝，积财养兵，谋乱天下。文帝专务含养，置而不问，加赐几杖，恩礼日隆。濞虽包藏祸心，而仁泽浸渍，终不能发。及景帝用晁错之谋，欲因其有罪，削其郡县。以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则反疾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削书一下，七国尽反。至使景帝发天下兵，遣三十六将，仅而破之。议者若不计利害之浅深，较祸福之轻重，则文帝隐忍不决，近于柔仁，景帝刚断必行，近于强毅。然而如文帝之计，祸发既迟，可以徐为备御，稍经岁月，变故自生，以渐制之，势无不可。如景帝之计，祸发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锋刃既接，胜负难保，社稷之命，决于一日。虽食晁错之肉，何益于事？今者欲弃之策，与文帝同，而欲守之计，与景帝类。臣乞宣谕执政，欲弃者，理直而祸缓；欲守者，理曲而祸速。曲直迟速，孰为利害？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复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戎别致猖狂、弃守之议皆不得其便。于是朝廷许还五寨，夏人遂服。辙寻迁起居郎，为中书舍人。时朝廷起文潞公于既老，以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初，元丰中，河决大吴，先帝知故道不可复还，因导之北流。水性已顺，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岁有决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为重事，中书侍郎吕微仲、枢密副使安厚卿从而知之。始谓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浅，异日或从北界入海，则河朔无以御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计，诸公莫能夺。吕晦叔时为中书相，辙间见问曰：“公自视智勇孰与先帝？势力隆重能鼓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下孰与先帝？”晦叔惊曰：“君何言欤？”对曰：“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诸公欲回之，是自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且河决自元丰，导之北流，亦自元丰。是非得失，今日无所预。诸公不因其旧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其为责也重矣！”晦叔唯唯曰：“当与诸公筹之。”既而回河之议纷纷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辙迁户部侍郎，尝因转对言曰：

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畜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故臣愿举近岁朝廷无名封桩之物，归之转运司。盖禁军阙额与差出衣粮、清、汴水脚与外江纲船之类，一经擘画，例皆封桩。夫阙额禁军，寻当以例物招置，而出军衣粮，罢此给彼，初无封桩之理。至于清、汴水脚，虽减于旧，而洛口费用，实倍于前。外江纲船，虽不打造，而雇船运粮，其费特甚。重复刻剥，何以能堪？故臣谓诸如此比，当一切罢去，况祖宗故事，未尝有此，但有司固执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断而与之，则转运司利柄稍复，而户部亦有赖矣。朝廷重违近制，卒不能改，寻又言：

臣谨以祖宗故事，考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恐合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昧死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祖宗参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领天下事，几至大半，权任之重，非他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权分，则财利散，虽欲求富，其道无由。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不明祖宗之意，每因一事不举，辄以三司旧职分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才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昔嘉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财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职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竹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分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利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

朝廷以为然，从之，惟都水监仍旧。辙自为中书舍人，与范子功、刘贡父同详定六曹条例。子功领吏部。元丰所定吏额，主者苟悦群吏，比旧额几数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减，已再上再却矣。子功奉使，辙兼领其事。吏有白中孚者，进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以其言遍问属官，皆莫应。独李之仪对曰：“是诚可为也。”即与之仪议之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将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诸公以为然，遂申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省，取诸司两月生事。诸司吏皆疑惧，莫肯供，再申，乞榜诸司，使知所立额，俟他日见阙不补，非法行之日，即有减损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书，以申三省。左仆射吕微仲大喜，欲攘以为己功，以问三省吏，皆莫晓。有诸司吏任永寿者，颇知其意。微仲悦之，于尚书省创吏额房，使永寿与三省吏数人典之。小人无远虑，而急于功利，即背前约，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恶为上名所压者，即为拨出上名于他司，闲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监拨入省曹之类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专之，不复经三省。法出，中外汹汹，微仲既为御史所攻，永寿亦以恣横赃污，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众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详定，略依本议行下。时子瞻自翰林学士出知余杭，朝廷即命辙代为学士，寻又兼权吏部尚书。未几，奉使契丹，虏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师儒稍读书，能道先君及子瞻所为文，曰“恨未见公全集”，然亦能诵《服伏苓赋》等，虏中类相爱敬者。

●栾城后集卷十三

◆颍滨遗老传下

还朝，为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悦。所荐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微仲与中书侍郎刘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两端，为自全计，遂建言欲引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札子论之。

其一曰：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朝廷，窃观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词迫遽，有所不尽，退伏思念，若使邪正并进，皆得预闻国事，此治乱之几，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误蒙圣恩，典司邦宪。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谨复稽之古今，考之圣贤之格言，莫不谓亲近君子，斥远小人，则人主尊荣，国家安乐。疏外君子，进任小人，则人主忧辱，国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于《周易》，所论尤详，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为阴阳之逆节。故一阳在下，其卦为《复》；二阳在下，其卦为《临》。阳虽未盛，而居中得地，圣人知其有可进之道。一阴在下，其卦为《后》；二阴在下，其卦为《遁》。阴虽未壮，而圣人知其有可畏之渐。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阴阳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为象，三阳在内，三阴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为，小人奠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外，安而无怨，故圣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时，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无失其所，则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势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则势将必至于反复。故《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窃惟圣人之戒，深切详尽，所以诲人者至矣。独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者也。故臣前所上札子，亦以谓小人虽决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各随所长，无所偏废。宠禄恩赐，彼此如一，无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置之于内，是犹畏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牧。天下无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难去，君子洁身重义，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先帝以聪明圣智之资，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追迹三代。今观其设意，本非汉、唐之君所能仿佛也。而一时臣佐，不能将顺圣德，造作诸法，率皆民所不悦。及二圣临御，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欣慰。当此之际，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于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若无所措。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自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不加谴责，而宥之于外，盖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势大定，而议者惑于浮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欲以此“调停”其党。臣谓此人若返，岂肯徒然而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盖自熙宁以来。小人执柄二十年矣，建立党与，布满中外，一旦失势，觊者多。是以创造语言，动摇贵近，协之以祸，诱之以利，何所不至。臣虽未闻其言，而概可料矣。闻者若又不加审察，遽以为然，岂不过甚矣哉！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严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严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之无怨者，非有他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所与之非私，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今臣窃观朝廷用舍施设之间，其不合人心者，尚不为少，彼既中怀不悦，则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纳之，以平其隙，臣未见其可也。《诗》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陛下诚以异同反复为忧，惟当久任才性忠良、识虑明审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虽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远矣。惟陛下断自圣心，不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臣既待罪执法，若见用人之失，理无不言，言之不从，理不徒止。如此则异同之迹，益复著明。不若陛下早发英断，使彼此泯然无迹。可见之为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执于廉前读之，仍谕之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公相从和之。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参用邪正之说衰矣。辙复奏曰：

圣人之德，莫如至诚。至诚之功，存于不息，有能推至诚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则天地可动，金石可移，况于斯人，谁则不服？臣伏见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随时驰张，改革弊事，因民所恶，屏去小人。天下本无异心，群党自作浮议。近者德音一发，众心涣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向。惟二圣不移此意，则天下谁敢不然？卫多君子，而乱不生，汉用汲黯，而叛者寝。苟存至诚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实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谓昔所柄任，其徒实繁，布列中外，岂免窥伺？若朝廷施设必当，则此辈觊望自消。昔田S〗为相，所为贪鄙，则窦婴、灌夫睥睨宫禁。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则廖立、李严虽流徙边郡，终身无怨。此则保国宁人之要术，自古圣贤之所共由者也。臣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复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官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者也。昔嘉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雇法有所未尽，但当随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复行差法。虽存雇法，先许得差。州县官吏利在起动人户，以差为便。差法一行，即时差足，雇法虽在，谁复肯行。臣顷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为臣言：“岂朝廷欲将卖坊场钱别作支费耶。不然，何故惜此钱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声四驰，为损非细。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及元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臣请且借畿内为比，则其余可知矣。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法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使百钱，最为轻费，钱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得民间不以今法为害而熙宁为利乎。然朝廷之法，官户等六色役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处州役而不及县役，宽剩役钱，只得通融邻路邻州，而不及邻县。人户愿出钱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为雇。如此之类，条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所同，岂不休哉。然大臣怙权耻过，终莫肯改。比辙为执政，三省又奏除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进呈，不允。祖禹执奏如初，左正言姚π亦言不当，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谓诸公：“且候邦直命下，然后议此，如何？”皆不应。及帘前，微仲奏：“诸部久阙尚书，见在人皆资浅未可用，又不可阙官，须至用前执政。”上有黾勉从之之意，辙奏：“前日除李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互进党类，气势一合，非独臣等耐何不得，亦恐朝廷难耐何矣！且朝廷只贵安静，如此用人，台谏安得不言？臣恐自此闹矣。”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静。”诸公遂卷除目持下。辙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论此事，圣意似以臣言为然。今未及一年，备位于此，若遂不言，实恐陛下怪臣前后异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诏除尚书右丞，辙上言：“臣幼与兄轼同受业先臣，薄早孤。凡臣之宦学，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与闻国政，而兄适亦召还，本除吏部尚书，复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况兄轼文学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远慕古人举不避亲，只乞寝臣新命，得与兄同备从官，竭力图报，亦未必无补也。”不听。逾年迁门下侍郎。时吕微仲与刘莘老为左右相。微仲直而暗，莘老曲意事之，事皆决于微仲。惟进退士大夫，莘老阴窃其柄，微仲不悟也。辙居其间，迹危甚。莘老昔为中司，台中旧僚，多为之用，前后非意见攻。宣仁后觉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辙无他，有相安之意，然其为人则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盖是时所争议，大者有二：其一，西边事。其二，黄河事。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之，本约地界已定，然后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多保忠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而去。朝廷隐忍不问，即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词，不复入谢，且再犯泾原。四年，乃复来贺坤成，且议地界。朝廷急于招纳，疆议未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以岁赐予之。寻觉不便，乃于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约。而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又背约侵筑质孤、胜如二堡，夏人随即平汤。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又擅招蕃部千余人。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力言其非，乞罢育、谊，更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为是，而大臣主之。辙面奏：“此辈皆大臣亲旧，不忍坏其资任，虽其同列，亦不敢异议。陛下独不见黄河事乎？当时德音宣谕，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主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得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其所为，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韩维专恣太甚，范纯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之意，盖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极以为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上，挑掘所争崖，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军未能复出，急移近里堡寨，于界上修筑，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诸公会议都堂，辙谓微仲：“今欲议此事，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朝廷顷与夏人商量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汉蕃见今住坐处当中为界，此理最为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寨，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非所赐城寨，指谓延州、塞门、义合、石州、吴堡、兰州诸城寨，通远军定西城。〉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于两寨界首相望侵系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黾勉见从。要约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见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者又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寨耶？此则不直，致寇之大者也。今虽欲不顾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圣谓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说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固执。”辙曰：“相公必欲用兵，须道理十全。敌人横来相加，势不得已，然后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诸公乃许不从熙河之计。明日，面奏之，辙曰：“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挥，亦不至大段不直。”辙曰：“熙河帅臣，辄敢生事奏乞，不守诚信。乘夏人抽兵之际，移筑堡寨。臣以为方今堡寨虽或可筑，至秋深马肥，夏人能复引大兵来争此否？”诸人皆言：“今已不许之矣。”辙曰：“臣欲诘责帅臣耳，若不加诘责，或再有陈乞。”诸人皆曰：“俟其再乞，诘责未晚。”宣仁后曰：“边防忌生事，早与约束。”诸人乃听。已而兰州又以远探为名，深入西界，杀十余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辙曰：“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不听。既又以防护打草为名，杀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还生口，因奏其事。辙曰：“边臣贪冒小胜，不顾大计，极害事。今送还九人，甚善。可遂戒敕边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将副李仪等深入陷没，已责降一行人，足以为戒。”辙曰：“李仪深入，以败事被责。兰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将谓朝廷责其败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大入河东，朝廷乃议绝岁赐，禁和市，使沿边诸路为浅攻计，命熙河进筑定远城。夏人不能争。未几，复大入环庆，复议使熙河进筑汝遮。中书侍郎范子功独不可。辙度其意，昔延安帅臣赵Ⅰ，范氏姻家也。方议地界，以绥州二十里为例，议出于Ⅰ。熙河斥其不可。议久不决，而Ⅰ死，故子功持之。辙谓之曰：“绥州旧例施于延安可耳，熙河远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从宜矣。方论国事，亲旧得失，不宜置胸中也。”众皆称善，而子功悻然不服。会西人乞和，议遂不成。未几，右相苏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得罪，因遂其请，实以汝遮故也。辙自为谏官，论黄河东流之害。及为执法，最后论三事：其一，存东岸清丰口；其二，存西岸披滩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锯牙。朝廷以付河北监司，惟以锯牙为不可去。辙于殿庐中，与微仲论之。微仲曰：“无锯牙，则水不东。水不东，则北流必有患。”辙曰：“然北京百万生灵，岁有决溺之忧，何以救之？且分水东入故道，见今淤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复能久。若俟涨水已过，尽力修完北流堤防，使足胜涨水之暴，然后撤去锯牙，免北京危急，此实利也。”莘老曰：“河北监司不如此言，奈何？”辙曰：“公岂不知外官多所观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难以臆断。”辙曰：“彼此皆非目见，当以公议参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为便。辙具奏前语，且曰：“必欲重慎，候涨水过，故道增淤，即并力修完北堤，然后撤去锯牙，庶几可也。”近至都堂，二相遽批圣语曰：“依都水监所定。”辙语堂吏，适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曰：“明日别议。”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吴安持乞于北流作软堰，定河流以免淤填，时微仲在告。辙奏曰：“先帝因河决大吴，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完，每岁不免决溢，此本黄河常事耳。是时北京之南，黄河西岸，有阚村、樊村等三斗门，遇河水泛溢，即开此三门，分水北行于无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自数年来，大臣创议回河，水官王孝先、吴安持等，即塞此三门，贴筑西堤，又作锯牙马头，约水向东，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然约水既久，东流遂多于往岁。盖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涨，分入两流，暂时且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则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可知，臣等昨于都堂问吴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今年安知河水不自北？’”宣仁后笑曰：“水官尚作此言，况他人乎！”辙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观夏秋河势所向。水若东流，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北流，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似此处置，安多危少，行之无疑。若行险徼幸，万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软堰既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后复笑曰：“若令结罪，必谓执政协持之，且水官犹不保河之东、北，况使者暂往乎？姑别议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辙具以前语谕之。微仲口虽不伏，而意甚屈。曰：“软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辙曰：“如此终非究竟，必欲且尔亦可。”八日，辙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监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辙以非商量本意，以札子论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辙入对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后来，至今百日间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摇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旧法，马头不得增损。臣知安持意在添进马头，即指挥除两河门外，许一面措置。安持奸意既露，第二次乞于东流北添进五七埽乡 军，约令北流入东。即令转运司同监视，不得过所乞乡 军数。安持奸意复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门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改进马头之名为留河门即不许。安持计穷。第四次即乞作软堰。凡安持四次擘画，皆回河意耳。臣昨已令中书工房问水监两事：其一，勘会北流元二年河门元阔几里？逐年开排，直至去年，只阔三百二十步，有何缘故？其二，勘会东流河门见阔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阔几里？南面有无堤岸？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将来北流若果淤断，涨水东行，系合并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畜不定？今两问犹未答，便即施行，实太草草。”后嗟叹久之，深以所言为然。二十四日，与微仲同进呈，微仲曰：“苏辙所议河事，今软堰已不可作，无可施行。”辙曰：“软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论吴安持百日之间四次妄造事端，动爷听，若令依旧供职，病根不去，河朔被害无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别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辙曰：“水官职事不轻，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未闻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后是非终不能决，会宣仁晏驾。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缕张包口，开清丰口以东鸡爪河。八日，辙以祈谷宿斋三省，即令安持与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时微仲为山陵使，行有日矣。辙见之待漏，语及河事。微仲直视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辙曰：“诚然，公亦宜慎之。”时范尧夫为右相，旧不直东流。辙告之曰：“当与微仲议定，乃令西去。”尧夫曰：“命已下，奈何？”辙曰：“事有理，谁敢不从？”议于皇仪门外，再降指挥，使都水与本路安抚提转同议，可即施行，有异议，亟以闻。尧夫自外来，始意辙与微仲比。及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相信服。既而安抚许冲元，乞候过涨水，因河所向，闭所不行口。尧夫奏，乞令许将与吴安持同议，一面施行。辙曰：“河势难定，恐须令诸司共议，乃得共实。”上以为然。既行，上特宣喻曰：“河事不小，可遣两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尧夫曰：“河役已起，方议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议论得实，虽迟一年何损？”乃遣中书舍人吕希纯、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视之，二人归，极以北流为便，方施行，枢密签书刘仲冯援旧例，乞与河议。仲冯本文潞公、吴冲卿门下士也，其言纷然，吕、井之议遂格，而辙亦以罪见逐，于是河流遂东。凡七年，而后北流复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尧夫奏乞除执政，上即用李邦直为中书侍郎，邓圣求为尚书石丞。三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邦直尤力。旧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门客。时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门客奏徐州富人窦氏，尧夫无以裁之。一日日中，请辙于都堂与邦直议之，辙曰：“上始亲政，皇太妃卜中事，当遍议之，车服仪制，已付礼部矣。皇太后月费，尚书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户部议定，至于奏荐，亦当议，有所予，付吏部可也。凡事付有司，必以法裁处。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后行，于体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费俟内中批出，奏荐，皇太后家减二年，皇太妃十年。”议已定，邦直独曰：“此可为后法，今姑予之可也。”上从之。邦直之附会类如此。会廷策进士，邦直撰策题，即为邪说，以扇惑群听。辙论之曰：

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虚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施设，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天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弟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号称太平，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奏入不报，再以札子面论之，上不悦。李、邓从而媒蘖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人皆会于朝，再谪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议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居三年，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未期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涂，赁富民屋以居，复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犹不悦，徙居永州。皇子生，复徙岳州。已乃复旧官，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有田在颍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复降授朝请大夫，罢祠宫。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许六年，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尝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缮书而藏之，顾谓诸子：“今世已矣，后有达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贫不能归，遂筑室于许。先君之葬在眉山之东，昔尝约于其，虽远不忍负也，以是累诸子矣。予居颍川六年，岁在丙戌，秋九月，阅箧中旧书，得平生所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颍滨遗老传》，凡万余言。已而自笑曰：“此世间得失耳，何足以语达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与一二衲僧游，听其言，知万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灭。以此居富贵、处贫贱二十余年，而心未尝动，然犹未睹夫实相也。及读《楞严》，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虽践诸相，皆无所碍，乃油然而笑曰：“此岂实相也哉！夫一犹可忘，而况《遗老传》乎？虽取而焚之可也。”

●栾城后集卷十四

◆册文一首

【大行太皇太后谥册文〈附进册文札子。】

维元某年岁次甲子某月甲子朔某日甲子，孝孙嗣皇帝臣某谨再拜稽首言曰：臣闻圣人之兴，默契天运。昔真祖、仁祖之际，章献临御，岁周一纪，实能协和神人，以绥靖国家。逮我圣考，蚤厌万国，惟末小子，未堪多难，则亦圣祖母躬受其艰，始终九年，臣民以宁，社稷以固。欲报之德，未获其所。惟周人以讳事神，以谥易名。明诏圣德，以示后嗣，庶几不忘，世以为宪。恭惟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行太皇太后，实天生德，作合皇祖，无私如天，溥爱如地，内自宫省之秘，外薄华戎之广，丕冒德泽，以生以成。昔在景德，北戎弗若，时恻烈武，参定大计，师于澶渊，克遂有功，南北底定，垂九十年。民获养生送死，功书鼎彝，泽加于后。及我仁祖，将援宣孝，以奠天位，亦惟慈圣，实以从母。先识潜德，宜于室家，施及朝廷。元丰之末，天地震裂，疾方弥留。群公卿士，拱手相视，罔知所措。而大策中定，与天为谋。肆时冲人，实主神器。帷幄既施，号令时叙。稽于众庶，庸一二老。政无旧新，以便民为先；人无戚疏，以守正为用。故士耻奇衺，民知向方。耕田而食，遂底于今。雨小愆，责躬菲食。饥馑时告，振廪辍漕。忧世之心，常若不及。人赖其赐，神享其诚。熏然和平，无大灾害。间修咸平之政，大弛逋责，中外所释，以千万计。饥寒者得以衣食，流散者得以安处，歌舞之音，流于四方。辽人恃和，时肆猾奸。一闻信义，敛然知畏，迄无一言之争。夏人恃远，更出侵扰，一被恩德，屡畔仍屈，卒为乞盟之计。虽燕处于中，实大于万邦，究观设施，莫见其朕。惟约心以公，自二王一主，洎于外家，均遇以法，无侥幸之求。处躬以俭，自饮食服器至于宫室，取足于用，无华靡之饰。虽履大位以天下养，而岁月之奉，子弟之荐，犹视长乐之故。是以贵戚近习，相视而愧，元臣耆老，闻风而叹。不言而化成，不威而心服。自三代、汉、唐，一人而已。若夫先后旧仪，具在有司，每自抑畏，置而弗举。受册之礼，当在文德也，而退即于崇政；明堂之贺，当在集英也，而仪止于东闱。将成宣光，则原庙之设自处于治隆；将损任子，则族人之恩下比于列辟。凡轻于约身，而重于违礼，推之庶政，盖有不可胜言者矣。臣夙遭闵凶，未习师保之训，提携闵闵，若农之望岁，诱之以《诗》、《书》之乐，滋之以劝讲之良，示之以听纳之宽，导之以决断之明，久而弗忘，遂以成性。方将率德以自广，致养以鞠，而命之弗知，哀恫邦国，临朝惘然，未知攸济。易月之制，既弗敢违，因山之期，兹复以告。是用博访于卿士，受命于祖宗，惟德之至，不可以名言；而功之隆，不可以数举。敢因古人一惠之义，益以累朝四谥之法。庶以尽子孙之诚，而慰海内之望。谨遣摄太尉、右光禄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上柱国、汲郡开国公、食邑六千三百户、食实封二千户臣吕大防，奉册宝上尊谥曰：“宣仁圣烈太皇太后。”伏惟灵德在天，令名垂世，光配庙，贲于太史，没而不亡，永永无极。於乎哀哉，谨言。

〇附进谥册文札子

臣奉敕差撰大行太皇太后谥册文，并书谥册、谥宝者。臣学以病衰，书无师法，受命震恐，久不成章。然念顷自元之初，召还谏省，渐更侍从，复预丞弼，前后八载，未尝一日不在朝廷。耳闻号令，目睹风化，躬侍帷幄，亲承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音，其于大行太皇太后圣德休功，实稍究万一。况近者因禀呈谥法，复面承圣训，称道盛美，多昔所未闻。虽文词鄙拙，不足以称陛下追崇圣母孝思罔极之怀，而直纪事实，略无一词稍涉虚美，施之四方，可以无愧。其册文谨先缮写进呈。谨进。

◆诏二首

【改园陵为山陵手诏】

大行太皇太后受遗称制，保佑眇躬，勤劳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报，奄弃东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谦恭之至意，每避先后临御之常仪。逮兹遗言，止以园陵为号，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爱戴之诚心。宜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余恭依遗诰。

【拟答西夏诏书】

鸿惟祖宗，兼复中外，眷尔西夏，号为父子之邦。依我至仁，世享爵秩之赐。虽叛服非一，而怀柔有常。顷朕缵服之初，深示含容之意。释其往事，加以新恩。而册命之使方还，寇壤之兵已发。将吏愤怒，卿士献言。请兴问罪之师，以诘称乱之故。朕念尔在位未久，势不自由。有臣弗率，众则何咎？遂命戢兵以俟，寻亦款塞自归。仍念兵祸以来，诸族咸弊。是用弃四寨山川之广，畀每岁赉予之丰。开怀不疑，施德过厚。方画疆而会议，忽扫境以乘虚。再犯誓言，专求小利。罔念自焚之祸，屡出无名之师。眷彼遗民，皆吾赤子。姑敕边吏，止为保境之谋；亦许兵间，勿拒悔祸之请。今观所奏，良副本心。接刃之殃，非从我始。来庭之顺，岂不尔容？然尚托词邻邦，失诚请之意。多求边壤，非款伏之宜。盖中国旧疆，西蕃故地。已有前诏，不系可还。况复本国前后背诞之余，难执向来委曲听从之命。应今来所奏乞，除延州门寨，本非所赐，已指挥延经略司依前后朝旨分画，及通远军定西城东北界见有汉蕃兵民住坐去处，已指挥熙河经略司，依前后朝旨，与夏国商量分画。可差官前去熙州议定，其余并依所乞，仍候画界了日，依旧别进誓表，然后常贡岁赐，一切复初。朕本推诚心，坦无疑间，虽经反复，犹示宽恩。尚恪守于信言，庶永绥于蕃服。

◆策题二首

【拟殿试策题〈元中准备。〉】

皇帝若曰：朕奉承祖宗丕绪，上观三王，下览汉、唐，考其为治之实。商、周之际，其政成于礼乐，而以法令辅之。至于汉、唐，其术一出于政刑，礼乐虽设，而非其所以为治矣。是以三代之盛，教化明于上，习俗成于下，后世有不能继者。然其治乱盛衰，朕益有疑焉。自三代圣贤之君没，而子孙陵替，亦与汉、唐无异，岂礼乐刑政之效，遂无以大相过耶？今自祖宗创业，积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余年间，律令明具，公卿奉法，郡县循理，兵民安业，大盗不作，四夷驯服，求之前世，未有治安此其久也。其所以度越三代而超绝汉、唐者，祖宗何术而臻此哉？虽然，朕夙夜东朝，祗服明训，居安虑危，若蹈泉谷。永惟近岁之治，虽散利施惠以恤穷困，而民日益贫；虽勤身节用以阜财赋，而官日益匮。役民之力，将以厚其财也，而民或告病；驭吏以宽，将以责其耻也，而吏滋不肃。河决而西，导之使东，费不赀矣，而功不就；羌弱不振，招之使来，谋既久矣，而约不定。此六者，皆今日之所当虑也。子大夫明于古今，其讲之详矣。恃祖宗磐石之固，而忽今日之患，则朕所不敢。因今日之安，而推求祖宗致治之术，则士之所当知也。其悉心以陈，勿畏勿疑。朕将亲览，庶几有补焉。朕惟天下之治，须才以济。凡吾左右前后之臣，皆儒者也。每三岁一举，所取必累数百，犹惧草野之中，耆旧好学之士有或遗焉而不用者，是以亲策于廷。子大夫幼而习之，长而欲行之，阅天下之义理多矣。凡平昔之所怀，而欲效之于上者，皆何事乎？朕既不敏不明，惟取士之道，未得其要。今太学之士，动以千计，四选之士，员累数万，而临事须才，或患不足。引而进之，则官冗于上；抑而排之，则士壅于下。将制厥中，其道何由？子大夫身处其间，而有不知其说者乎？盖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今设官之众，数倍于古，盖尚有可并省者矣。古语有之：“省事不如省官。”信如斯言，则士又何以处之？子大夫其推言本统，以开释朕意。

●栾城后集卷十五

◆诏一首

【拟合祭天地手诏元中撰。】

朕惟《周礼》王者亲祀天地，岁无不遍。故郊丘有南北之辨，礼乐有同异之别。降及汉、唐，事与古异。礼文浸盛，费用增广。既难躬行以遍飨，遂于三岁而亲祀。事非周旧，礼适时变。故致斋之日，躬见祖考；圜丘之飨，兼礼天地。盖将因此盛典，咸秩百神。变礼之得，实始于此。故祖宗以来，常祀从周，而亲祀用唐。神顾飨，中外蒙福，百有余年矣。乃者元丰之中，礼官建议，将举三代之故，而革近世之宜。见上帝于南郊，礼皇地于北。二祀特举，议与周合。然而飨庙之制，尚从变礼。先帝法古从众，始命亲祠北郊，如南郊仪，仍具上公摄事之礼。朕践祚临祭，于今八年，既已再见昊天，未尝亲奉神媪。惟父天母地，不可以独疏。故以人揆神，凛焉而夕惕。博谋多士，参订辅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或欲郊祀之岁，先行方泽；而大礼之举，并在期年。仲夏之时，忧于暑雨。或欲以夏至之祀，施于孟冬。而考之前王，初无此制。并举大事，势终难行。或欲天地二祀，互用三岁。而祀天废地，情既未允，以卑略尊，礼尤非顺。国之大事，朕何敢专！是用存先帝之新仪，昭示稽古之训，循祖宗之故事，一本沿情之实。将来南郊合祭天地，并以百神从祀，皆如熙宁十年以前旧制。其元丰六年亲祠北郊，及上公摄事仪注，并令太常寺检寻元敕，如法收藏，仍备录前后文案，送国史院，及令三省条件合用旧典，令礼官详定仪注闻奏。

◆札子一首

【论合祭天地札子〈时已有旨施行，不复上。〉】

臣伏见礼官等同议合祭天地之礼，其间有以合祭为非者，辄考之礼义，参之古今，窃谓以合祭为非者，皆按礼而未穷义。据古而未达今者也。何以言之？天子父事天，母事地，自生民以来，未有事父而遗母，事天而遗地者也。周人之法，王者一岁亲祀天者四，亲祀地者二。当其时，礼文简而仪卫少，又未有肆赦推赏之烦，盖一岁六祭而不为劳，故虽天地别祭，而不为阙也。自汉以来，事与周异，故武、宣之间，已三岁然后一郊，间岁然后一祠后土矣。虽礼文残缺，不可复详，然三辅故事，有合祭天地之语。至平帝元始之初，合祭之议始见。光武因而行之，其后或疏或数，或合或别，皆无常制，不足取法。惟唐天宝初，始定以三年冬至，皇帝合祭天地于圜丘。祀前亲飨太清宫及太庙。于是三年一郊，而始祖祖庙天地百神，无不咸秩，变礼之得，实始于此。本朝一祖五宗，监观前世议定郊祀，而以唐制为是，因而行之，逮今百有余年。鬼神飨德，四海蒙福，则其效概可见矣。尝窃原祖宗之意，盖以谓三代旧典，时异事异，不可复行。然而先王遗法，则不可废，是以著之通礼，每岁使有司摄事，以示无忘古初，而天子亲祀，则定从三年。凡今三年一郊，盖已非三代之旧，则其合祭天地，不用三代之故，盖不当复议矣。元丰三年，议礼之臣不达此意，枉以三代每岁别祭之仪，而非本朝三年合祭之礼。其说初无他义，惟有“殆非求神以类之意”一句，遂于四年有旨北郊亲祠并依南郊，仍修上公摄事之仪。六年，南郊遂罢合祭，而北郊之祀，迄今不举。其议始于黄履，而成于张ㄖ。先帝重违群臣俯而从之耳。伏惟皇帝陛下践祚临祭，于今八年，既已再见昊天，而未始一见皇地。事天而遗地，有事父而遗母之嫌。推之人情，神意不远。故中外有识之士咸愿复举祖宗故事，合祭天地，从以百神，以逆无疆之休，以解天下之惑。愿大皇太后、皇帝陛下，深惟祖宗因时施宜之意，毋徇诸儒执礼拘文之说，断自圣意，举而行之，则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叙三首

【元会计录叙〈此本有六篇，时与人分撰，后又不果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闻汉祖入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丙吉为相，匈奴尝入云中、代郡，吉使东曹考案边琐，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逡巡进对，指挥遂定。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盖事之在官，必见于书，其始无不具者，独患多而易忘，久而易灭，数十岁之后，人亡而书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并包巨细，无所不具。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治平、熙宁四书，纲罗一时出内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丰之余业，亲睹二圣之新政，时事之变易、财赋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海内分裂，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鲜，诸王不过数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士卒精练，常以少克众。用此三者，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余。及其列国款附，琛贡相属于道，府库充塞，创景福内库以畜金币，为殄虏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继之，怀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乐，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亳社，属车所至，费以钜万。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糜耗多矣。其后昭应之灾，臣下复以营缮为言，大臣出争，章献感悟，沛然遂与天下休息。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复其旧，而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复汰，加以宗子蕃衍，充刃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新之政，而大业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有司奉承，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买，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入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继以南征交趾，西讨拓跋，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今二圣临御，方恭默无为，求民之疾苦而疗之，令之不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当此之时，而不思所以济之，岂不殆哉！臣历观前世，持盈守成，艰于创业之君。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间，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无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县，至于汉、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无德以为安也。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务以德化民，民富而国治，后世莫及。然身没之后，七国作难，几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贤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风。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羌胡外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以失国。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今二圣之治，安而静，仁而恕，德积于世，秦、隋之忧，臣无所措心矣。然而空匮之极，法度不立，虽无汉、晋强臣敌国之患，而数年之后，国用旷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愿得终言之，凡计会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五者既具，然后著之以见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臣谨叙。

【收支叙】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则九年之蓄，可而待也。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并言未破应在及泛支给赐得此数。〉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然则一岁之入，不足以供一岁之出矣。故凡国之经费，折长补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辄求之朝廷，待内藏米盐而后足。臣身典大计，以为是S〗俞岁月可也。数岁之后，将有不胜其忧者矣。是以辄尝推原其故。方今禁中奉养有度，金玉锦绣，不逾其旧，宫室不修，犬马不玩，有司循守法制，谨视出入之节，未尝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久安，物盛而用广，亦理之常也。顾所以处之如何耳。臣请历举其数。宗室之众：皇节度使三人，今为九人矣；两使留后一人，今为八人矣；观察使一人，今为十五人矣；防御使四人，今为四十二人矣。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十九人，〈景德为诸曹郎中。〉今为二百三十人矣；朝奉郎以上一百六十五人，〈景德为员外郎。

今为六百九十五人矣；承议郎一百二十七，〈景德为博士。〉今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为三丞。〉今为四百三十一人矣；诸司使二十七人，今为二百六十八人矣；副使六十三人，今为一千一百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今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为二千一百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为一百七十五人矣。其余可以类推，臣不敢遍举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员，今之大夫、朝议皆无限法；尚书、侍郎，历改三曹，而今之正议、银青合而为一。官秩并增，不知其义。夫国之财赋，非天不生，非地不养，非民不长。取之有法，收之有时，止于是矣。而宗室、官吏之众，可以礼法节也。祖宗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俟阙则补，否则循资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无不减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英宗之初，三载考绩，增以四岁。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复推恩，袒免之外，以试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为之，将以为逆人心，违旧法，不可言也，而况于行之乎？虽然，祖宗行之不疑，当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势既极，不变则败，众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履至极之势，独持之而不敢议，臣实疑之。诚自今日而议之，因其势，循其理，微为之节文，使见任者无损，而来者有限，今虽未见其利，要之十年之后，事有间矣。贾谊言诸侯之变，以谓“失今不治，必为痼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民赋叙】

古之民政，有不可复者三焉。自祖宗以来，论事者尝以为言，而为政者尝试其事矣。然为之愈详，而民愈扰，事之愈力，而功愈难，其故何哉？古者隐兵于农，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安平之世，无廪给之费，征伐之际，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叹息而言也。然而熙宁之初，为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赘子，断坏支体，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挟县官之势以邀其父兄，擅弓剑之技以暴其乡党。至今河朔、京东之盗，皆保甲之余也。其后元丰之中，为保马之法，使民计产养马。畜马者众，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买马于江淮，小不中度，辄斥不用。郡县岁时阅视可否，权在医驵，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于此。此所谓不可复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贷者，以国服为之息。”贷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诗》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古盖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数，亦未必有常息也。至于熙宁青苗之法，凡主客户得相保任，而贷其息，岁取十二。出入之际，吏缘为奸，请纳之劳，民费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且私而入公者，率输十而得五。钱积于上，布帛米粟贱不可售，岁暮寒苦，吏卒在门，民号无告。二十年之间，民无贫富，家产尽耗。此所谓不可复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亩、六畜、器械之数，未有不知其数而能制其贫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贫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开井田，画沟洫，谨步亩，严版图，因口之众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赋。经界既定，仁政自成。下至隋、唐，风流已远。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业，皆取之于官。其敛民财，有租庸调，皆计之于日。其后世乱法坏，变为两税。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夫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田之在民，其渐由此，贸易之际，不可复知，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多而税少。富者利避役，则税少而田多。侥幸一兴，税役皆弊。故丁谓之记景德，田况之记皇，皆以均税为言矣。然嘉中，薛向、孙琳始议方田，量步亩，审肥瘠，以定赋税之入。熙宁中，吕惠卿复建手实，抉私隐，崇告讦，以实贫富之等。元丰中，李琮追究逃绝，均虚数，虐编户，以补失陷之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此三者，皆为国敛怨，所得不补所失，事不旋踵而罢。此所谓不可复者三也。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余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还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不齐，而安静不挠，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余万，岁得钱数百万，而百姓困敝，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试而屡败，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矣。惟嘉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如反掌。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究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雇诸役，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苟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场求数倍之价，役钱取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蹶，不堪其生矣。今二圣鉴观前事，知其得失之实，既尽去保甲、青苗、均税，至于役法，举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县奉承，虽未即能尽，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爱我矣。故臣于《民赋》之篇，备论其得失，俾后有考焉。

●栾城后集卷十六

◆札子十五首

【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札子四首】

臣伏见兄轼近除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以臣备位执政，不敢复居要职，比虽受命，仍奏乞候过坤成上寿，再乞外任。伏念臣顷蒙误恩，擢居丞辖，才微德薄，常有负乘致寇之忧。但以遭逢圣明，恩德深厚，未知所报，不敢求去。今者乃以忝冒之故，复致兄轼逡巡退避，不敢安职，于臣私情，莫遑宁处。况复兄轼才高行备，过臣远甚，不唯众所共知，抑亦圣鉴所亮。兼臣自蒙擢用，今将半年，虽日夜勉励，终无所补。若使兄轼得安处侍从，论思讲读，正其所长，未必无补于圣德也。故臣以谓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贤，不可使贤避不肖。区区愚恳，竭尽于此。伏乞圣慈察臣深心，除臣一郡，上以全朝廷之公道，下以伸兄弟之私义。臣不胜至愿，冒昧自陈。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进止。

贴黄：臣自闻兄轼相次到阙，即欲上章避位，意谓恐涉援引兄轼之嫌。今者窃观朝廷擢用兄轼，首冠禁林经筵，眷遇之意可谓至重，荣名厚禄亦云极矣。虽愚无知，岂复更有侥幸无厌之望？臣以此不敢复避小嫌，令兄轼不安其职。伏乞圣慈体察，早赐施行。

〇其二

臣窃以君臣之间譬如父子，中有所怀，不当不尽。臣近以兄轼为臣备位省辖不敢安职，援引故事力求补外。臣内缘长少之义，外量贤愚之分，冒渎圣聪，欲求一郡，以厌公义。今月十二日，面被德音，以臣与轼既非同官，不须回避。臣退而思念，圣恩隆厚，不以兄弟并处要剧为嫌，略去形迹，责之实效，臣等虽复捐躯，何以为报？然而兄弟孤远，愚拙寡援，前后进用，皆出圣造。臣既预闻国政，兄复首冠侍从，一家宠荣，朝臣未见其比。若不知退避，下则群言可畏，上则阴谴可虞。既兄弟未可并退，而臣自知才气学术，皆不如兄，是以自求引去，意欲使轼稍安于位，竭力图报，庶几有补于国，而无害于家耳。区区之诚，非复矫节。伏乞指挥，检会前奏，早赐施行。取进止。

〇其三

臣忝备执政，无补万一，而兄轼自外召还，以臣故不敢安处要近，力求补外。臣比以长少之宜、能否之分，再历肝胆，乞守郡自效，以安私义，皆面蒙圣训，不允所请。虽再三干冒，已不容诛，而区区寸诚，终不可已。特以坤成在近，臣子皆得上千万岁寿，况臣遭逢恩宏倍常，是以未敢复有所请，欲俟过圣节，即伸前恳，伏乞圣慈特赐鉴察。取进止。其四

臣伏以臣兄轼近自杭州召还，为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轼以臣备位政府，避嫌请外。臣亦再上章自陈，以谓朝廷若以长幼论之，则当使弟避兄，若以才否论之，则当使臣避轼，事理至顺，意必见从，而志浅言轻不蒙听察。兄轼近已蒙恩，除知颍州，虽圣恩深厚，曲遂其请。而缘臣恭冒，致之外徙，不惟私意有所未顺，质之公议，尤曰非宜。况臣供职以来，于今半年，虽勉强自将，而毫发无补，久妨贤路，心自不遑。欲乞圣慈，谅臣诚心，非有矫节，特除臣一郡，以安愚衷。干冒宸严，不胜战汗陨越之至。取进止。

【举王巩乞外任札子五首】

臣伏见御史中丞郑雍、殿中侍御史杨畏言臣前任中宪日举王巩不当。臣伏自念，臣昔荐巩，本缘方今人物衰少，惜其才有可采，谓宜洗濯瑕疵，稍加录用。朝廷因此过听，除巩大藩。臣虽无欺君之言，终有轻举之罪。人言不已，情实难安。伏乞圣慈速正典刑，以弭群议。取进止。

〇其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昨以郑雍、杨畏言臣荐王巩不当，奏乞速正典刑，以弭群议。寻复见谏官虞策与台官安鼎亦论此事。内虞策所言，与郑雍、杨畏不甚相远。惟有安鼎谓臣欺罔诈谬，机械深巧，不速谴责，恐臣挟朋诞谩，日滋日横。信如鼎言，则臣死有余责，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今臣既以举官不当，乞行朝典，不敢复与鼎辨别曲直。然鼎顷与赵君锡、贾易等同构飞语，诬罔臣兄轼以恶逆之罪，尝与君锡等同上殿奏对。上赖圣鉴照察，知其挟情虚妄，君锡与易即时降黜。惟鼎今在言路，是以尽力攻臣，无所不至。朝廷若不逐臣，鼎必不肯已。伏乞圣慈，悯臣孤立无援，早赐责降，使鼎私意得伸，不复烦渎圣听，则臣死生幸甚。臣谨已家居待罪，伏乞早赐施行。取进止。

贴黄：臣本欲候二十二日奏事，面陈家居待罪之意，但以鼎攻臣甚急，若不早自引避，恐再以恶言见及。伏乞圣慈体察。

〇其三

臣适蒙恩押赴起居奏事，寻面奏以台谏有言，理合回避，乞除外任，以安危迹。蒙德音宣论，台谏所言，止是举官不当一事，令臣且为朝廷安心供职。臣仰服圣恩察臣无他过恶，便合祗禀训词，不当再有陈请。然臣备位执政，而举非其人，国有成法，在臣则当奉法以率众，朝廷则不宜曲法以私臣。况臣比年以来，再任言责，每有论奏，不敢观望。以此仇怨满前，孤立寡援。每一念此，不寒而栗。虽无人言，自当引去。今群言未已，其锋可畏，若不蒙圣恩谅臣此心，许臣补外，实恐横被攻击，立见颠齐。臣已不敢复入东府，见在天寿院听候指挥。伏乞圣慈愍臣穷迫，早赐施行，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取进止。

〇其四

臣今日伏蒙圣恩特降中使，赐臣不允陈乞外任诏书一道，仍传宣圣旨，令臣早赴省供职者。孤危之迹，以外为安，保全之恩，留而不遣，仰荷眷奖，惟知感泣。然念臣两任台谏，因缘言事，仇怨甚多，今轻举之罪，虽蒙宽贷，终恐难以自安。伏乞圣慈，察臣危恳，检会前奏，早赐开许。再三干渎天听，无任惶惧战栗之至。取进止。

〇其五

臣今月二十五日，伏蒙圣恩，特降中使，赐臣诏书，仍传圣旨，令臣赴省供职。臣以愚直寡助，朝多仇怨，寻具札子，复申前请。臣之愚意，非止欲求安身，盖将稍息烦言，免致上渎天听。俯伏俟命，今已三日，未闻报可，忧惧实深。尚冀圣慈，察其孤栗畏人之心，恕其再三冒闻之罪，检会累奏，早赐施行，则臣死生幸甚。取进止。

【乞赐张宣徽谥札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伏见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赠司空张方平，始以博学高文，名冠多士；终以中立不倚，望重累朝。练达政体，言不虚发。遭遇圣明，眷礼隆异。每用其言，辄效见当世。其所不用，皆有验于后。当熙宁变法之际，与大臣议论不合，引就外补。年方七十，恳请致仕。杜门不出，十有余年。观其始终，动合典礼，有古人大节。然性本浑朴，不近名誉，临终戒其子孙，不许请谥立碑。士大夫闻之，莫不叹息。臣昔少年，识方平于成都，一见以忠义相勉。其后两从奏辟，分兼师友。窃以谓约身杀礼，虽人臣执谦之美；而诔行易名，本人君追远之义。况自方平之亡，臣亲闻德音，许其忠直。窃见故事，臣寮之家有不乞谥者，皆因奏请，特诏礼官定议，以示褒劝。伏乞圣慈，以臣此奏降付太常寺，于其家取索行状，依例施行。取进止。

贴黄：本朝翰林侍读学士、兵部侍郎、兼秘书监、赠太子太师杨徽之，翰林学士承旨、工部尚书宋祁，此二人身亡，皆不请谥。其后参知政事宋绶为徽之请谥曰“文庄”，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为祁请谥曰“景文”。伏乞付有司检会施行。

【立皇后制书札子】

臣昨日躬听制书，伏承太皇太后陛下〈上皇帝云：皇帝陛下，奉承慈训。

公选贤淑，不逮侧微，明建中宫，以助内治。群臣在位无不欣欢。臣每因进见，备闻德音，知采择之艰。前后经涉二岁，所访何止百家？逮兹成命，圣心勤止。臣今日偶以在告，不护随众面致恳诚，不胜区区激切惶恐之至。

【论黄河软堰札子附申三省状】

臣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呈公事。窃见三省同奉圣旨：北流软堰依都水监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指挥。窃缘臣从来都堂聚议，常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盖东流本人力所开，阔止百余步，冬月河流断绝，故软堰可为。今北流既是大河正溜，比之东流，何止数倍？见今河水行流不绝，软堰何由能立？盖水官之意，欲于软堰为名，实作硬堰，阴为回河之计耳。朝廷既已觉其意，则软堰之请，不宜复从。昨已于正月二十八日面奏大略，以谓昔先帝因河决导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立，每岁不免决溢之患。盖小小决溢，是黄河常事，本不为大害。而数年前朝廷议欲回河，王孝先、吴安持等因此横生河事。昔北京以南、黄河西岸，有阚村等三河门。遇河水决溢，即开此三门，放水西行空地，到北京之北，却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无大危急。只自建议回河，先塞此三门，又于西堤作锯牙马头，约水东流，直过北京之上，故北京连年告急。缘此水势卧东，故去年东流，遂多于昔。由此言之，分流之说非徒无利，实亦有害也。何者？每年秋水泛涨，分入两流，一时之间，稍免决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浊，缓即生淤，既分为二，不得不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今日北流，已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将来涨水之后，河流东、北，盖未可知。臣等昨问吴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东，安知今年河水不自北？太皇太后谕曰：“水官尚如此言，余人更安敢保？”臣又奏曰：“昨来安持等因河流稍东，乞于东流添埽五七纟乡 军，称此机会不可少缓。臣等恐安持意欲因此指挥多添埽纟乡 军，壅遏北流，不为稳便，即乞指挥所增埽不得过元乞数。然时方河冰，埽纟乡 军皆不到地，所称机会，悉是妄言。安持等既未得如意，即又奏乞北流河门，只留一百五十步，盖北流河门本阔三百余步，今若塞其太半，河流既未可保其不北，若使所塞坚壮不可动摇，则涨水咽怒，必为上流之患，京师以来皆未免忧也。若所塞浮虚，涨水一至，随流荡去，人工物料无虑数百万，顷刻而盖，民之膏血，深可痛惜。然臣愚意，亦非敢便谓河水必北而不东也，但欲候今年夏秋涨水之来，徐观河势所向，水若全东，则北流不塞，自当淤断；水若复北，则北河如旧，自可容纳。朝廷作事，务在万全，若行险侥幸，万一成功，此则水官之意，臣不敢从也。安持等既见前计不行，则又要横截北流，以为软堰。见今北流稍缓，安持等已恐因此生淤，故立此堰。然却因作堰，欲尽留使臣、人工、物料，积渐增卑撩浅，即是用河上诸埽人力般土填河，数月之后，积土成山，不知与见今河淤孰为多少？名欲分水，实是回河，决不可许。臣欲乞先令安持等结罪保明河流所向，及土堰若成有无填塞河道，致将来之患，然后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太皇太后曰：“水官犹不能保河之东、北，时暂遣使，又安能知？且可重别商量。”臣奏曰：“臣迫于异同之论，故乞遣官，若出自圣断，只朝廷商量，亦无不可。”太皇太后又曰：“纵令水官结罪，待其败事然后施行，于事何补？”臣奏曰：“诚如圣旨，昔修六塔河，先责李仲昌状，其功不成，随即责降，此是富弼等当时谬政，不足复用。今来圣旨为允当。”臣退复思之，尝闻顷岁北流河门，阔十余里，水面阔七八里。今来河门止阔三百余步。盖水官数年以来，堙塞大河，一至于此。使洪流不安，谁任其咎？又东流河门止阔百余步，每年涨水东行，已有满溢之惧。今复欲并入北流，理难包畜，遂指挥中书工房，令作画一问都水监，至今未有回报。朝廷欲作软堰，当候问得此二事，委无妨碍有实，及臣等看详，实有利无害，乃可施行。若不待报，遽降依奏指挥，必恐有误国事，虽云先具功料，奏取指挥，然已令依奏下手，则是邪说已行，必致惊动众听，且贻后患。伏乞圣慈，特赐详察，降臣此议付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俟臣参假商量取旨。河事至重，措置不当，一方生灵被害非细。臣时暂在告，心有所见，不敢默已，干冒天威，甘俟诛谴。取进止。

〇工房画一

一、勘会北流元二年河门元阔几里？水面阔几里？逐年开排，直至去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只剩三百二十步，有何缘故？一、勘会东流河门见今阔几步？每年涨水东出，水面南北阔几里？南面有无堤岸，北京顺水堤不没者几尺？今来北流若果淤断，将来涨水东行，系并合北流多少分数？有无包畜不尽？贴黄：看详软堰之议，吴安持等本只是奏乞令外丞司相度北流水势，如更有减落，即令用软堰权闭。元未敢便乞下手，今朝廷指挥，更不相度，便令下手，即依奏之言，深为未当。兼将来败事，安持等得以归过朝廷，尤为不便。臣忝预执政，只合每事反复商量，不当独入文字，只为此命一行，臣自度参假之后，必不敢不争。若大臣争已行之命，显异同之迹，非所以示天下，故须至密入此疏，仍已一面密申三省，乞未施行。

〇附申三省状

右辙今月八日，以式假不预进呈公事，窃见中书省录黄北流软堰事，三省同奉圣旨，依都水监、北外都水丞司所奏，候下手日，先将检计到功料奏取指挥。窃缘辙从来于都堂商量，以谓软堰不可施于北流，利害甚明。兼曾于正月二十八日面奏，蒙圣旨令别具商议闻奏。今来八日指挥，愚意实未以为然，况辙时暂在告，心知不便，难以缄默，已别具论奏。谨具申三省，所有八日指挥，乞未行下工部，俟参假日更别商量取旨。谨状。

【论御试策题札子二首】

臣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观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变者矣。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卫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之困。其微至于设抵当、卖熟药。凡如此类，皆先帝之圣谟睿算，有利无害，而元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如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而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昔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赋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平准、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恺悌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号称太平，而群臣历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明肃太后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藩邸入继，大臣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事有不可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臣不胜忧国之心，冒犯天威，甘俟谴责。取进止。

【其二】

臣近以御试策题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寻具札子论先帝所行善政，见今遵行者，自已非一。其间事有过差，元以来，随宜修改以安天下者，正是子孙孝敬之义，未审陛下以臣言为然否。臣窃观自陛下亲政，于今已是半年。臣等日侍清光，若圣意诚谓先帝旧政有不合改更，自当宣谕臣等，令商议措置。今自宰臣以下未尝略闻此言，而忽因策问进士，宣露密旨。中外闻者莫不惊怪。譬如家人父兄欲有所为，子弟有不预知而亟与行路谋之，可乎？臣闻两喜必有溢美之言，两怒必有溢恶之言，喜怒不忘于心而以议天下之政，必有过甚而不平者。朝廷虽有今昔之异，其实一家，欲有所为，当爱惜事体，岂可如仇雠之相反，惟患不速也哉？顷者，元之初，初议改更，亦未免此病，故役法一事，随改随复，数年而后稍定。臣于此时，初为谏官，后为御史，每言差役不可尽行而河流不可强遏，上下顾望，终不尽从。陛下以此察之，臣非私元之政也，盖知事出匆遽，则民受其病耳。议者诚谓元丰之事，有可复行，而元之政，有所未便，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见其可而后行，审其失而后罢，深以生民社稷为意，勿为匆匆，则天下之幸也。取进止。

贴黄：臣窃见章昔任枢密使，与司马光争论役法，其言有曰：“免役之法，利害相杂。”又曰：“见行役法，今日合改更。”又曰：“自行免役，所遣使者，不能体先帝爱民之意，差役旧害，虽已尽去，而免役新害，随而复生，今日正是更张修完之时。”又曰：“凡改更政事，固有不可缓者，有可以缓者。如京东、西保马，缓一日则民间有一日之害，此不可缓者也。如役法，岁月之间，改更了当，诚不为缓。”陛下谓争岂欲破坏元丰故事者哉？而言犹若此，则元改更，诚不为过矣。

【待罪札子】

臣以愚拙，特蒙圣恩，擢用不次，备位政府已及三年。报效不闻，负乘为罪。前后累致烦言，渎渎天听，孤危之迹，寝食不遑。祗自去秋以来，纷纭少止，方欲祈天请命，力求补外，适以东朝变故，不敢自陈。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辄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暗冥，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敢自安，谨以迁入观音院待罪。伏乞圣慈，察臣久欲退避，以免素餐之讥，怜臣不识忌讳，出于至愚之性，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臣无任瞻天沥恳战惧殒越之至。取进止。

●栾城后集卷十七

◆表记札子状十四首

【元七年生日谢表二首】

臣辙言：伏蒙圣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诏书，赐臣羊、酒、米、面者。与闻几政，每怀尸禄之忧；时及初生，曲蒙好赐之厚。使华临贲，亲族增荣。臣辙诚惶诚恳，顿首顿首。伏念臣起自畎亩之微，贫无〈詹瓦〉石之积。永念属厌之戒，曾无求饱之心。迨玷近班，适缘乏使，不称是惧，如醉其忧。岂意生育之期，复烦庆赐之重。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政本于惠，礼从其隆。万物盛多，如《鱼丽》之时；群臣和乐，有《鹿鸣》之喜。斥饩牵以为馈，助燕私而不忘。自顾何功，敢窃大烹之养。誓将图报，少逃素食之讥。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〇其二

臣某言：伏蒙圣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诏书，赐臣羊、酒、米、面者。弧矢之祥，永记于生育；廪疱之赐，曲被于涣恩。祗荷宠灵，岂胜愧惧。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少方志学，曾藜藿之莫辞，长欲事亲，愧旨甘之不赡。虽居近列之宠，常怀罔极之悲，顾乏远谋，猥叨亟馈。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约于奉己，侈在养贤，躬周公吐之劳，服大禹恶酒之戒，特推觞豆之赐，以助室家之私。敢不下酌民言，助调国政，庶无复饩束之患，以图报德之方。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笏记】

臣伏蒙圣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诏书，赐臣羊、酒、米面者。获贰文昌，再经生育。荐蒙庆赐之典，仰承慈惠之风。食浮于人，念素餐之可愧；任过其量，无令德之足观。欲报之心，未知所措。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

【元八年生日谢表二首】

臣辙言：伏蒙圣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诏书，赐臣羊、酒、米、面者。老逢诞日，泣养亲之无从；赐出天厨，愧君恩之莫报。臣辙诚惶诚恐，顿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顿首。伏念臣生于穷陋，晚被宠荣。粗饭垢衣，未改生平之旧；嘉肴旨酒，每惊日食之丰。复缘载育之辰，曲沾驭幸之典。室家交庆，心口自惭。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俭以约身，优于养士。敕廪人而继粟，闵褐父之睨盛。力行旧章，以惠列辟，德非易物，泽配漏泉。矧兹异数之隆，非复周行之比。食无避难，敢忘臣子之心？志在属厌，更诵古人之戒。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其二】

臣辙言：伏蒙圣恩，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诏书，赐臣羊、酒、米、面者。惠以饩牵，示同安于饱满；继之面蘗，思共享于和平。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生自寒乡，幼被慈训。父笃教忠之义，母有择邻之风。孤苦积年，衰罢无用。每逢生日，私窃疚怀，敢期老病之余，获沾好赐之末。既醉且饱，兼喜与悲。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知臣下之劬劳，散廪庖之充积。谓浆或不以，而周雅作刺；食每无余，而秦风变衰。霈为大烹，度越前世。盖视如手足，俾知体貌之隆；况门有桑蓬，本效驰驱之用。欲图报德，誓以移忠。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笏记】

臣伏蒙圣慈，以臣生日，特遣中使降诏书，赐臣羊、酒、米、面者。枉蒙寄任，空阅岁时，每遇初生，辄被好赐。醉酒饱德，虽喜太平之风；鸣野食苹，未展尽心之报。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

【辞门下侍郎札子】

臣窃睹今日内降圣旨，臣转官除门下侍郎。伏以执政近臣，预闻国论，可用才举，难以次迁。苟以先后岁月为伦，必致忝冒沉沦之议。况臣顷由县道擢置从官，首尾七年，历尽华贯。逮居丞辖之地，讫无丝发之功。黾勉逾年，惭负填臆。敢期圣眷未已，擢任愈隆。臣反复思之，始者既以不次度越众贤，今者又因见任迁贰元宰。前后侥幸，岂可常然。苟复冒居出纳之司，不知进退之分，公论不允，必致颠齐。况臣久以愚拙，误蒙矜悯，幸今命出未下，势尚可回。伏乞圣恩，念臣孤危，非有矫饰，特寝明命，以安微衷。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取进止。

【免太中大夫门下侍郎表二首】

臣辙言：伏奉告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者。久尘右辖，无补于时，进贰东台，有惭在列。言莫宣于诚意，听未感于高明。臣辙诚惶诚惧，顿首顿首。伏念臣顷以虚名误蒙收录，旋尘近侍，非有劳能。咀嚼文词，本腐儒之事业；弹治邪枉，犯众口之憎嫌。及夫进贰文昌，日侍轩闼，随众出入，得失何补于万几。奉行文书，勉强自惭者期岁。此则圣主之所亲见，孤臣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自知，岂待人言，难逃天鉴。敢谓超升累级，复进崇阶。杂用负乘，行自招于寇盗；未尝狩猎，食何取于鹑。伏望太皇太后陛下因功以举贤，选众以拔士。采其誉者，必考其实，听其言者，皆原其心。如臣空疏，自难隐伏，特追成命，以慰公言。使圣朝无失于用人，则臣愚若蒙于厚赐。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免以闻。

〇其二

臣辙言：伏奉诰命，蒙恩除臣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者。喉吻之任，密侍于禁中；纶之行，风传于海内。苟用人之失当，于累上以非轻。臣辙诚惶诚惧，顿首顿首。伏念臣西南陋儒，坟史朴学。非有过人之大节，惟守事君之小心。无其实不敢居其名，非其任不敢窃其禄。任历三世，年逾半生，奉以周旋，未始失坠。今者乃欲以寻尺之材，居栋梁之任；以斗升之量，受钟鼎之藏。虽欲欺君，且非本志。矧复躐等超累级之上，迁秩非旧比之常，靖言以思，未见其可。伏望皇帝陛下因任庶物，照临百官，短长各尽其宜，大小无失所养。必其力有余而后用，则其任逾久而常新。抑将多士，皆赖以安，岂惟微臣，独被其赐，愚衷已竭，天听尚回。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免以闻。

【谢太中大夫门下侍郎表二首】

臣辙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再具词免，蒙降批答不许，仍断来章者。黄闼之崇，惟贤是用；四品之贵，匪功弗加。自惭迂拙之余，并荷宠光之及。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政由家出，德与性成。尽心与民，虽万钟无爱于国；洁身由义，虽一毫未尝取人。惟至清，故大臣小吏不察而盖知；惟至公，故贵戚近习不戒而自节。臣每因双日，护觐清光，尝恐病瘝不中于规模，固陋难逃于冰鉴，方欲仰干聪听，少避众贤，敢谓未见瑕疵，尚加进擢。岂以其拙直无欺罔之过，而迟钝少狂躁之心，致此误恩，滥此末品。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人非求备，志在养贤。将欲因鲍以致管生，尊隗以招乐子。拔十凯五人之用，累百求一鹗之精。广而不遗，多故致杂。臣敢不仰体圣意，旁求哲人，既以宽寤寐之久劳，亦以救空疏之不逮。过此以往，未知所裁。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〇其二

臣辙言：伏奉制命，除臣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再具词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断来章者。掌辖逾年，何补六曹之剧，纳言置贰，仍忝一阶之崇，虽曰次迁，要为非据。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窃以臣之事君，理先审己。器小受大，有满溢之祸；力薄负重，有颠覆之虞。臣世本寒微，技止文墨。向者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翔翰苑，才殚于书诏之间；总执台纲，力尽于议论之际。至于参陪大政，实匪其人。久尔冒居，日深愧畏。未能谋远，常恐见讥于匹夫；有若发蒙，何以折冲于下国。方知难而欲退，偶进擢之非常。贪恋恩荣，已乖行意之义；顾瞻中外，岂无潜德之人。徒以天听甚高，巽命已发，循墙虽切，反汗无缘。上累朝廷知人之明，下愧朋友责善之实。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游神渊默，灼见群臣之情；运智密微，阴扶圣母之断。人惟求旧，德用日新。念臣嘉之直言，仕亦既久；识臣建元之司谏，心则无邪。忘其鄙凡，日加亲近。身非木石，犹有图报之心；恩隆父兄，当验服勤之效。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进郊祀庆成诗状】

右臣伏睹今日十四亲飨郊庙礼成肆赦者。恭以莫大之仪，成于一日，无穷之泽，施及四方。欢声所同，和气毕应。伏惟皇帝陛下奉烈祖之成宪，蹈文母之训言，临御七年，慎守一德。人服孝慈之化，物知仁厚之心。神祇降休，麦禾荐熟。长日既至，旧章不忘。以为再飨明堂，未暇圜丘之大祀；躬谒皇地，久稽先帝之遗言。惕然不宁，述而非作。是用修合祭之旧，补不讲之文。人情所安，神意昭答。况复肆眚之令，一宽于冥顽；已责之恩，大弛于累絷。施仁于不报之地，收福于无求之中。臣每侍清光，略闻大旨，勉强吟咏，形容盛明。愧周颂二后之精深，乏唐赋三礼之广丽。图写天日，逢知难成；间杂风谣，犹或有取。谨赋皇帝郊祀庆成诗一首，谨缮写随状上进。轻冒宸严，臣无任惭惧激切之至，谨进。

【免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辙言：伏奉诰命，以郊祀礼毕，特加臣护军，进封开国伯，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者。幸以空疏，获陪元祀，敢祈恩霈，下逮无功。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恭以三年而郊，百礼咸至。上则六圣德泽，洋溢于无尽；下则四方奔走，劳苦而不辞。鸠工聚财，讲礼修器，经涉累岁，克举旧仪。斯皆恭俭足以感神，仁圣足以服众，故得事举如素，礼居不违。其于左右之臣，岂有纤芥之助，今当宁之美，以谦而弗居；相祀之劳，虽微而咸录。苟不知避，将何以安。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上屈至恩，俯从私欲，使无劳者不得受赐，而辞宠者获遂本心。体天地无私之明，厉臣下有耻之节。聪听虽远，恳诚必闻。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免以闻。

〇其二

臣辙言：伏奉诰命，以郊祀礼毕，特加臣护军，进封开国伯，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者。叨陪祀事，已极忻荣，贪冒宠光，实增愧畏。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恭以皇帝陛下，绍统六圣，临政七年，爱敬尽于事亲。故道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用博，终始念于典学，故德修而弗知。间者稽参古今，并享天地，人情既协，神理弗违。月朔以还，雨雪犹作，斋宿之际，风霾未除。及夫昼漏尽而天宇肃清，月几望而云物晏灿。执玉而进，如将弗胜，受福以归，谦不自有，众庶如堵，欢忻一词。此则圣性得于自然，臣下望而莫及。曾何误宠，横及无劳。伏望皇帝陛下，徇固请之诚，收已行之命。福胙既均于在列，名器岂宜以假人。益慎予夺之权，深厉廉耻之节。眇然微愿，冀在必从。臣无任祈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免以闻。

【谢南郊加恩表二首】

臣辙言：伏奉诰命，特加臣护军，进封开国伯，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寻具表辞免，蒙降批答不许，仍断来章者。元祀告成，灵贶昭答。推广乾坤之施，普沾臣子之私。顾惟何劳，窃冒斯宠。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母仪三世，坤载四方。享天下之养，而非以厚其身，揽天下之务，而非以私其族。培附帝业，保佑神孙。譬如农夫之养苗，耘锄以俟其长；玉人之作器，琢磨而望其成。厉之以讲学之勤，示之以听断之敏。导之事天，而天锡之福；训之祀地，而地应以和。凡下民所以知戴吾君，皆东朝有以启迪其意。如臣等辈，绝企光尘，虽复因时以举仪，祗令以从事，参备羽卫，进执豆笾。岂有劳能，坐被光宠。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因番之馀庆，录左右之微勤。以谓承天之休，不可以专享；及物之惠，不嫌于过优。致此误恩，首沾近列。辞避无所，寝兴莫遑。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〇其二

臣辙言：伏奉诰命，特加臣护军，进封开国伯，食邑五百户，食实封二百户。寻具表辞免，蒙降批答不允，仍断来章者。祗相元祀，粗免弗虔。敢缘均福之常，妄冀及私之宠。重纾训语，祗益兢惭。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恭惟郊庙之崇，祖宗所敬，先之以宽刑薄敛，使民罔艰虞；副之以洁粢硕牲，使神无恫怨。民神胥协，家国用宁。顾臣何人，预闻庶政？裕民之意，诏令具存。事神之诚，威仪可效。乃者密侍旒冕，手荐璧琮。丨容穆然，而祗畏之心明；群工肃然，而吴敖之意息。听于舆人之诵，知有列圣之风。臣目睹盛仪，无《周南》之叹；位在近列，有秕前之讥。首被恩私，实增战越。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体二仪之博施，袭累圣之成规，霈然雨露之私，无复贤愚之间。勋封之锡，深愧于劳臣，田邑之加，几至于成国。功无毫发，恩积丘山。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后集卷十八

◆表状疏十九首

【汝州谢上表】

臣辙言：伏奉诰命，差知汝州军州事，臣已于四月二十一日到任上讫者。论事非宜，本虞于大谴；承命出守，犹荷于宽恩。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性本迂愚，学非练达。顷值时乘之始，偶同汇进之余。由一邑之栖迟，历九年之侥幸。遍尘侍从，未闻毫发之劳；久处庙堂，滋见斗筲之陋。疏拙日惭于君父，满盈每诮于友朋。贪恋宠光，不知引避。愚而自用，言之不疑。寡虑直前，初独任其狂斐；干时妄作，信自取于颠齐。尚赖深仁，黜临善地。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舜相受，常怀善继之心；父母兼容，深照不逮之实。稍宽宪法，特许省循。收去干之魂，虽知甚幸；若丧家之犬，私窃自怜。恐惧未忘，寝兴何暇？有民与社，永知愧于明时；使过与愚，冀或收于异日。臣无任瞻天荷圣惶惧战越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分司南京到筠州谢表】

臣辙言：臣前得罪，蒙恩落职知汝州，六月十二日再被告降三官知袁州。即治陆行趋陈留，具舟赴任，九月十日行至江州彭泽县界，复被告降授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寻拜受前行，于九月二十五日，至筠州居住讫者。愚守一心，漫无趋避；岁更三黜，始悟愆尤。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家传朴学，仕偶圣时。本无意于功名，徒自勤于翰墨。因时乏使，亟尘言事之班；窃食无功，复预闻政之列。才经九岁，遍历要涂。人心忌其超迁，天意恶其盈满。扪心自省，事犹可追；任意直前，罪所从出。惟暗故不明利害，惟拙故不达几微。以至罪积如山，命轻若发。荐经弹击，虽九死以犹轻；黜守幽遐，累千里而为近。今兹责分留务，弃置陋邦。不亲吏民，许追思其过咎；稍沾禄秩，俾粗免于饥寒。人微固无可言，恩深继之以泣。自违天日，分委泥涂。朝无为言，恩出独断。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广复，配地兼容。虽雷霆之震惊，与雪霜之严冽。未始绝物之命，要在厚民之生。故兹贱微，犹得陈述。如臣自处，本复何言。顾惟兄弟二人，迭相须为性命；江岭异域，恐遂隔于存亡。况复坟墓阔疏，父子离散。若臣家之忧患，实今世之孤穷。静言思之，谁可告者。惟有自投于君父，庶几有冀于生全。泣血书词，叩阍仰诉。生有捐躯之日，死存结草之诚。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明堂贺表】

臣辙言：伏睹今月十九日赦书，明堂礼毕，大赦天下者。飨帝尊亲，古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大典；推恩肆眚，天地之至仁。举此盛仪，并在今日。臣辙诚欢诚忭，顿首顿首。伏惟皇帝陛下，以仁御世，以诚事天，乾清坤宁，兵戢民阜。人悦故神罔不宥，物备故礼得以成。一享圜丘，三谒路寝。诚敬之心，与日兼茂；宽大之泽，靡物不蒙。能事既修，全福自至。方将享尧舜之上寿，膺成康之令名。民愿所同，天心是若。臣顷侍帷幄，稍历岁时。谴责之深，坐甘没齿；江湖之远，犹冀首丘。久蛰泥涂，闻震雷而惕若；深囚笼槛，得清风而自疑。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雷州谢表】

臣辙言：臣先蒙恩责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于今年闰二月内，又蒙恩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已于今月五日至贬所讫者。谪居江外，已阅三年，再斥海滨，通行万里，罪名既重，威命犹宽。臣辙诚惶诚惧，顿首顿首。伏念臣性本朴愚，老益顽鄙，连年骤进，不知盈满之为灾。临出妄言，未悟颠危之已至。命微如发，衅积成山。比者陆水奔驰，雾雨湿。血属星散，皮骨仅存。身锢陋邦，地穷南服。夷言莫辨，海气常昏。出有践蛇茹蛊之忧，处有阳淫阴伏之病。艰虞所迫，性命岂常。念咎之余，待尽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齐尧舜，政述祖宗。日月之明，无幽不烛；天地之施，有生共沾。怜臣草木之微，念臣犬马之旧。未忍视其殒毙，犹复许以生全。臣虽弃捐，尚识恩造，知杀身之何补，但没齿以无言。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移岳州谢状】

得罪南迁，于今七岁。投窜岭表，又已四年。瘴疠所侵，仅存皮骨，亲属沦丧，生意几尽。自分必死荒徼，不复归见中原。岂意圣神御历，恩贷深广，不遗旧物，尚许北还。元子赦书，重加开宥；事出特旨，恩实再生。臣见具舟前往，自尔稍近华风，遂脱瘴死。君恩至厚，力报无由。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

【复官宫观谢表】

臣辙言：昨于虔州，准告授臣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臣寻乘船至鄂州，复准告授臣太中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外州军任便居住。臣已望阙祗受讫者。谪徙南方，自分必死；恩移近地，已若再生。复兹旧秩之还，仍领真祠之秘。居从私欲，感极涕零。臣辙诚惶诚惧，顿首顿首。伏念臣禀生甚微，处世多难。反身自省，本欲忠孝于君亲；报国何功，粗免愧畏于俯仰。徒以冰炭难于同器，仇怨因而满前。被以恶名，指为私党。将杜其生还之路，遂立为不赦之文。前后三迁，奔驰万里。瘴疠缠扰，骨肉丧亡。闻者为臣伤心，见者为臣陨涕。虽百夫所聚，公议自明。而众楚相咻，有口谁诉。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体天地之造，坦然无私；奋尧舜之明，断然有作。自初践阼，即闻德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推圣母之慈仁，外照群臣之情伪。荐垂恩宥，至于再三。春雷发声，蛰户咸震。臣得以迟莫复睹盛明。顷尝卜居嵩颍之间，粗有伏腊之备。杜门可以卒岁，蔬食可以终身。生当击壤以咏圣功，死当结草以效诚节。至于阴阳之施，草木何酬。臣无任瞻望阙庭披沥肝胆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南郊贺表〈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

臣辙言：伏睹今月二十三日，皇帝亲飨圆丘，礼成肆赦者。临御再期，初见上帝，神人交感，德泽旁周。臣辙诚欢诚忭，顿首顿首。伏以本朝六代八圣，承平之久，旷古所未闻。三年一郊，极盛之仪，有唐之成法。因四海来祭之广，成百神受职之文。推演神休，肆宥多辟。恭惟皇帝陛下体天地之大德，性尧舜之深仁，受命之符，本缘斯致，御世之道，亦由是隆。复因行礼之终，益广好生之泽。臣顷斥居荒服，岂意生还。今密迩邦畿，亟闻敷命。造庭称庆，虽绝望于余生；鼓腹载歌，窃有幸于今日。臣无任瞻天望圣踊跃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

【降授朝请大夫谢表〈崇宁元年〉】

臣辙言：伏奉告降授朝请大夫，赐紫金鱼袋，差遣勋封食实封如故者。罪大恩宽，言者未厌。官高德薄，法所不容。尚领真祠，实出宽宪。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早尘近列，无补明时。下则拙于身谋，上则暗于国体。先朝矜其愚陋，宥以遐荒，前后七年，噶万死。偶真人之御历，敷大号以惟新。普复旧官，亟叨厚禄。然臣年迫衰暮，知复何为，身利退藏，顾未敢请，因循于此，黾勉自惭。虽复追削者五官，仍且获安于闲局，涵恩至厚，为幸已多。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以尧舜之仁，行成康之政。衷未忘于旧物，恩许毕其余生。臣谨当杜门躬耕，没齿疏食，知生成之难报，姑静默以待终。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谢复坟寺表】

臣辙言：准颍昌府牒，准御笔手诏节文，应系籍宰执坟寺，昨经改正，仍并给还者。名书罪籍，惭负明时。恩念私茔，特还旧刹。九泉受赐，荒陇生光。臣辙诚惶诚恐，顿首顿首。伏念臣早以空疏，叨居近密。始终无补，愚不自量。恩礼误加，骤及既往。一被党人之目，上遗先臣之忧。旧恩已移，没齿何觊。岂谓诏恩一出，故物复还。丘隧绝刍牧之虞，松贾变焦枯之色。骨肉感涕，闾里咨嗟。此盖伏遇皇帝陛下，性仁无私，圣孝不匮。览二帝初潜之地，动一物失所之怀。号令所加，存没咸赖。臣衰病已久，报恩之日不长；子孙在前，竭忠之心未替。过此以往，无所裁之。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谢复官表二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屏居田里，忽捧丝纶。恩旨非常，惊喜交至。臣〈中谢。〉

伏念臣向者叨尘名位，自取颠齐。亟蒙召归，即还旧物之厚；中虽贬夺，不失便地之安。衰老之余，退藏为幸。闭门念咎，既久谢于交游；没齿无言，盖仅同于木石。虽未即死，岂复干荣。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圣德日新，仁心天复，躬受八宝，推恩万方。朝阳一升，虽幽咸照。时雨既至，靡物不蒙。遂使死灰再然，朽骨重肉。顾臣筋骸已惫，不任鞭策之施；耳目俱昏，绝望清明之化。论报无日，荷恩则深。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

〇其二

诞膺八宝，承天地之休；连锡二阶，均雷雨之施，恩深难报，感极何言。臣〈中谢。〉伏念臣忧患余生，老病兼至。废黜虽久，尚沾品秩之余；奉养虽微，更获耕耘之助。一毫以上，皆出于君恩；屡岁偷安，有惭于公议。复叨宠数，深属无名。兹盖伏遇皇帝陛下，天造曲成，圣功独运。深怜枯槁，重许发生。示人以无私之心，施德于不报之地。臣虽顽鄙，粗识恩私。筋力已衰，莫展驰驱之用；忠诚尚在，岂以生死而移。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

【皇太后上仙慰表】

臣辙言：伏睹今月十四日大行皇太后遗诰至颍昌府者。母仪沦丧，率土震惊。臣辙诚哀诚殒，顿首顿首。大行皇太后，定策艰难之中，力辞政务之要。功存社稷，德及生灵。奉讳云初，痛心罔极。伏惟皇帝陛下，方以天下为养，遽有终身之忧。孝爱兼隆，哀慕日远。臣久居谪籍，适此召还。感恩至深，奉慰无路。臣无任瞻望阙庭哀恸殒越之至，谨奉表陈慰以闻。臣辙诚哀诚殒，顿首顿首。谨言。

【钦圣宪肃皇后庙慰表】

臣辙言：伏闻今月二十六日钦圣宪肃皇后神主庙礼毕者。复上告终，姑成礼。悲动宸极，痛彻寰瀛。臣哀诚顿首顿首。钦圣宪肃皇后内治有光，坤元至顺。方艰难之际，好谋而成；迨听断之辰，退藏于密。奄弃万邦之养，永严七世之祠。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自天，感慕逾等。舍曾闵匹夫之志，念文武创业之艰。深抑诚心，以幸天下。臣限以在外，不获奔诣阙庭。臣无任瞻望摧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慰以闻。

【钦慈皇后庙慰表】

臣辙言：伏闻今月二十六日，钦慈皇后神主庙礼毕者。孝不及养，永深敬爱之情；礼极追崇，亟成陵庙之制。臣辙诚哀诚殒，顿首顿首。钦慈皇后毓德仁里，作嫔皇家。蚤弃宫闱，未遑狄之盛礼；诞育仁圣，克复祖宗之旧章。神人共依，中外追感。伏惟皇帝陛下，孝恭成德，思慕终身。虽尽显亲之仪，未忘念母之志。中外瞻仰，启处不遑。臣限以在外，不获奔诣阙庭。臣无任瞻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摧咽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陈慰以闻。

【大行太皇太后上仙功德疏】

臣伏以道大难名，本无心于民上，功成即去，空结想于人间。贽罢枣修，礻遂陈狄。敢荐竺文之秘，少资天福之余。大行太皇太后伏愿乘佛妙因，称民善祷。超升彼岸，既资福于今生；降泽斯民，终未忘于故国。臣无任瞻望涕泗激切屏营之至，谨疏。

【皇太后上仙功德疏】

右臣伏以仙驭宾天，圣功在物，哀缠率土，痛切遗臣。伏惟大行皇太后，祖烈崇高，坤仪博厚。定立长之大议，宗社以安；避成功而不居，中外咸仰。奄弃东朝之养，倏起西方之游。易月有期，因山非远。愿假佛乘之妙，少资净土之因。超三界以无方，福群生于罔测。臣无任瞻望涕泗激切屏营之至，谨疏。

【哲宗皇帝大祥功德疏】

右臣伏以日月有期，祥礻覃成礼，甫终遏密，滋极痛伤。伏惟哲宗皇帝陛下，临御积年，威神在物。绍圣考之贵业，启华鄂之远图。至矣成功，尽然永慕。爰假佛乘之妙，少资仙驭之游。伏愿追列圣于九霄，齐光斗极，福遗黎于四海，等固山河。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疏。

【天宁圣节功德疏】

臣伏以地厚天高，取数固多于万物；尧仁舜孝，降年独永于百王。理虽出乎自然，事必从乎众欲。是用假佛乘之至妙，祝宸算之无疆。皇帝陛下伏愿追继祖宗之隆，度越汉唐之盛。恭俭以求仁而仁至，恺悌以祈福而福生。兼获华夷之心，大副臣民之望。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疏。

【东茔老翁井斋僧疏】

降授朝请大夫、护军、赐紫金鱼袋苏辙，伏为东茔老翁井近岁以来，泉源耗竭，人失烹饪，田失灌种，先垅攸托，中情惕然。今因侄孙新授广都主簿元老西归，谨请戒律僧就坟侧晨设斋转经，夜设水陆道场，以祈冥应，谨具疏如后：斋僧七人，每僧各转《妙法莲华经》一部七卷，设水陆道场一夜。右伏以先君太子太师，兆自东山，躬下灵宅，泉出右麓，流于西南。旱不干，霖潦不溢，实有常德，纪于耆旧。越自近岁，渐致枯竭。永惟艮坎之德，行止相寻，山下出泉，在《易》为《蒙》，蒙极必发，失其常性，厥咎在人。辙以愚暗，曩窃名位，积谴致罚，以累兹泉。今者归依佛乘，救拔众苦，伏愿道场清净，山神欢喜，泉流濞发，草木滋润。居人蒙赐，茔域增固。伏乞三宝证知，稽首谨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后集卷十九

◆青词十一首

【京师】

臣久以空疏预闻国政，上愧天地，下惭君父。常愿蔑私以徇公，捐身以济物，而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事不称心，十常三四。俯仰愧负，朝夕不忘。而复愚幼之年，过咎未免。长而知悔，往不可追。顷自十载以来，心存至道。清心寡欲，仅仍少完。浩如涉川，未知攸济。敢以初生之日，仰祈真圣之恩。察其诚心，被以妙力。令臣所志获遂，所学有成。国以永宁，身以长久。臣不胜大愿，顿首顿首。谨词。

【高安四首】

〇其一

伏以生于微陋，性极冥顽，叨冒国恩，预闻政事。才短德薄，福过祸生。任意直前，不知罪谴之增积。终年三黜，遂涉江湖之险艰。手足之亲，播迁瘴海；父子之爱，留寓中原。寄迹高安，遽逢生日。术者荐告，厄运稍移。仰叩天阍，冀回圣造。矜其愚而多怨，察其中之无他。赦宥往愆，刊除罪籍。俾我同气，俱复近邦。苟获闲地以偷安，非复要途之敢望。栖心澹泊，粗成止欲之因；毕老勤行，窃冀长年之幸。倾倒激切，不知所裁。臣无任瞻天沥恳惶恐战越之至，谨词。

〇其二

伏以臣夫妇归诚至道，托迹尘寰。自幼至今，随世所行，岂免过咎。况复近岁预闻国事，福禄盈满，功行蔑闻，致此颠齐，复将谁咎。重以兄轼平生悻直，仇怨满前，流窜海滨，日虞瘴疠，以至坟墓隔绝，父子分离，相望万里，患不相救。今斥逐以来，荐历寒暑，追惟既往，非有邪慝，忧患已深，理或当复。惟真圣兹闵，与物无私，庶几北还，近获成命。非复有心于荣遇，惟觊少获于安全。怜其虚心养气之勤，锡以问道逢师之幸。臣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其三

伏以谪居高安，行将再岁，杜门自省，日惧祸灾。乃者火焚阎闾，势极炽猛。风从北来，正趋馆舍。治任挈族，未知所适，而风回火转，幸免焚。向非神明察，怜悯困穷，则虽免灰烬之虞，必有狼狈之患。敢陈菲供，少答灵贶，伏愿稍垂庆，洗除宿殃。臣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其四

伏念本乡通义，以仕为家，再谪高安，累年于此。以忠获罪，夫妇漂流。携家不前，男女离散。宿有疾，不甚康强。饱暖安闲，虽感恩于造物；拘縻窘逼，常兴叹于异乡。日届初生，家陈薄供。望三清而稽首，仰众圣以驰诚。稍回恩光，照此陷阱。愿涉新岁，脱去宿殃。禄命增长，骨肉和合。ぉぉ诚意，莫敢尽宣。臣无任瞻天俟命激切屏营之至，顿首顿首，谨词。

【龙川二首】

〇其一

伏念臣顷自甲戌之岁，大运在酉，命运相冲。是岁生日之后，自门下侍郎谪守汝州，尔后四经流窜，今在循州。险阻厄穷，何所不历！疾丧祸，近复继作。虽卯酉逆顺，天理难逃，微生不幸，适丁其会。然术推阴命，先凶后吉，自始入运，今已七年。岂始迎其灾，而终亡其吉？伏愿俯念穷困，稍垂宽宥，觉悟朝廷，解释罗网，骨肉安乐，相从北还。区区寸诚，愿尽于此。臣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〇其二

伏念臣始自甲戌得罪于朝，流窜南方，于今七载，再投岭表，亦又三年。瘴毒所侵，骨肉凋丧，衣食所迫，囊橐空虚，脾肺冷泄，药石不效，北归无日，老而益穷。常惧寄死南荒，永隔乡井。因上元之谷旦，依道士之灵科，稽首泥涂，归命仙圣。一愿养心炼气，日见成功，积阴消散，真阳充满。二愿朝廷觉悟，罗网解脱，振衣北还，躬耕为乐。三愿南北眷属各保安宁，北归之时，一一相见。臣已身心自誓，屏去邪淫，等观冤亲，普加慈恕，遇有方便，知无不为。或在庙堂，或在田野，并推此心，无有变易，天地鬼神，实闻此言。虽生成之恩，兹未能报，而蝼蚁之志，死且不渝。臣无任恳倒之至，谨词。

【卜{白十}】

伏念臣顷自扼之春，得罪朝廷，流放海上。是时舟过临江，近瞻卜{白十}，遥望玉笥，诚心惕然。徼福圣境，愿得生还中原，当就兹山，恭陈薄供，以答灵造。今已蒙恩授前件官，岳州居住。乘舟北归，复出山下，而私行无力，仰止胜地，不能自致。惟神格斯，不可揆度，容光必照，何所不临。臣回瘴疠之乡，得脱病苦；出入岭海之际，获返江湖。天地之恩，草木何报。重念臣志弱才短，学术空虚，顷岁忝冒，实为过分。然其忠国爱民，始终一心，粗若无愧。人不可罔，而况于天。倘兹心不诬，愿今日已往，随福所有，随力所堪，除其艰难，锡之安稳。至于寿考由命，富贵在天，不敢妄祈，有所非觊。臣无任恳倒激切之至，谨词。

【许昌三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〇其一

伏念臣顷以宿世旧殃，七年流窜，天鉴在上，矜其无他，还寓颍川，粗沾微禄。顾视世事，自知难堪。姑愿筑室耕田，养生送死，优游里社，聊以卒岁。惟是学道之心，澹泊已久，虽勉求虚静，而习气未除。力行升降，而天路犹壅；疾病虽去，精气未凝。方当厄运之终，复遇生日之至，仰祈真圣，愍我勤劳，洗濯往愆，助成道力。臣无任恳倒激切之至，谨词。

〇其二

伏念臣顷自岭外还居颍川，虽身沾薄俸，而心虞多难。汝南经岁，老病逼身。今兹甲申建岁，庚申乘运，卯人至此，法当少泰。偶于岁首，复返旧庐，敢以初生之辰，仰祈真圣之佑。然臣久慕至道，中无他求。唯是欲习初乾，日望增进，愿心广博，终冀成就。伏愿随力所堪，随福所有。内以安身，外以及物，虽退转之咎，自誓以必无。而保全之功，实冀于冥助。臣无任恳倒激切之至，谨词。

〇其三

伏念臣幼为诸生，力学虽蚤，闻道则迟。中岁从仕，忧患常多，安乐则少。晚年学道，用力虽笃，成功未期。所经生日，六十有七，来日无几，有志未从。一自谪居南服，首尾七岁，旋居颍川，又复五载。齿发衰变，气血消亡。回首功名，自分已矣，存心性命，犹幸得之。伏愿真圣哀矜，成就微志，苟获安身之福，敢忘及物之心。臣无任恳倒激切之至，谨词。

◆祝文二首

【嵩山祝文】

辙昔缘吏役，自陈如洛，道出嵩少，秋雨方淫，繁云如絮，缠复山上。究观近麓，莫瞩诸岭。据鞍默祷，庶几一见。俯仰未几，豁然云移，如卷重帷，却置山后，连峰角立，草木可数。惊顾窃叹，莫知其由。昔韩愈南征，有感于衡。岂以无似，克配前烈。默然惭惕，不以语众。至于今日，十有八年，永怀畴昔，有不能已。谨遣家兵以茶酒香烛及佛经疏，伸导毕，神鉴不昧，景飨昭答。谨告。

【汝州谢雨文】

维绍圣元年岁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太中大夫、知汝州军事、护军苏辙，谨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北园社令后土神君。辙以罪戾，谪守兹土。自春徂夏，旱饥为苦。麦殄悴，禾未出亩。吾民忧伤，巫觋旁午。念予罪人，余谴累汝。间行北园，亭曰“致雨”。前守赵王，有祷咸许。顾惭昔贤，愿蹑前武。扫地而祭，屏去牖户。清漪绕屋，乔木环堵。微风肃然，神物来处。吾僚祗敬，斋宿吾府。云兴山际，倏遍天宇。风来不疾，雷发不怒。祈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甘泽，如哺如乳。酒不濡地，雁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请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阳既升，锄耨毕举。宿麦斯实，施及禾黍。吏免诃谴，民病获愈。念惟始至，神则何取。祗荐醪牲，以永斯祜。尚飨。

●栾城后集卷二十

◆祭文十八首

【祭张宫保文】

维元六年岁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苏辙，谨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保致仕张公四丈之灵。辙之方冠，公守西蜀。时予先君，幅巾田服。尺书见公，一见而知。曰此鸿鹄，困于棘茨。君亦嘻嗟：“世莫知我。孰谓斯人，独明且果！”顾我与兄，复往从之。少未更事，见亦弗疑。后将有成，达于家邦。斯言是信，不折不降。涉世多艰，久而莫伸。从公陈宋，庇于有仁。既博以文，又约以礼。示我夷易，行不知止。南迁而还，迎我而笑：“世将用子，要志于道。”我曰不然，将复见公。俯仰六年，斯志莫从。遗章上闻，匪私尔伤。庆历之遗，今也则亡。呜呼！公之少年，坦然不羁。自放于酒，竹林是师。及其从宦，精深粹密。礼家法士，莫见其隙。公之问学，初亦弗勤。泛然游心，功倍于人。有疑而问，时罔弗达。礼则郑产，乐则吴札。公之行己，色温言厉。卒然相逢，忽若无意。其所与交，金石弗渝。可以托之，六尺之孤。公之事君，道大言深。心所不欲，富贵莫淫。诡词削草，人亦弗知。虽罔克用，亦罔克疑。公老于世，事见于外。人之知公，兹亦其概。公性静深，灼见安危。遇物斯应，动获所宜。退而自养，湛然纯一。与天为徒，惟道非术。逮其将亡，言若平生。寂然委蜕，不怛于行。道实在天，后必有传。谓予可教，而亦弗闻。公入不出，我出不还。而使斯道，忽乎茫然。呜呼！尚飨。

【祭文与可学士文】

元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谨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湖州与可学士亲家翁之灵。呜呼！汉蜀太守，石室之孙。散居梓潼，耕稼隐沦。是生高人，文如西京。雅诗楚词，云溶泉清。心恬手柔，隶草从横。毫墨之余，遇物赋形。怪石丌列，翠竹罗生。得于无心，见者自惊。嗟世知公，以是谓贤。公心浩然，实而弗炫。有触不屈，始知其坚。世在熙宁，士锐而。利诱于旁，奔走倾旋。公居其间，澹乎忘言。洋人病茶，徐为一宣。抱志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伸，委化而迁。惟我与公，交友忘年。以静喜我，申以婚姻。子丧妇存，诸孙在前。抚而教之，尚侈公门。窀穸有时，送车盈阡。千里寓词，闻乎不闻。呜呼！尚飨。

【祭亡婿文逸民文】

元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文郎逸民秀才之灵。我与君翁，忘年之义。长女未笄，许适君子。君少不群，介然老成。诵诗属文，亦继家声。我独怪君，吐词悲伤。是必多难，否则不长。别我于宋，送君于株。扶丧舟行，万里有余。我迁南方，君旅成都。相望在涯，逾岁一书。我还京师，幸将见君。一病不复，发书酸辛。女有烈志，留鞠诸孤。赋诗《柏舟》，之死不渝。茕茕遗孙，教以诗书。庶几有成，归大君闾。呜呼！尚飨。

【再祭张宫保文】

元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眉山苏辙，谨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赠司空张公四丈之灵。公志大而才高，气直而虑深。世俗之所不悦，而君子之所服膺。辙从公游，实见而知。眇视世间，若无足为，及其观会通以行典礼，盖未尝失时。泛观众人，澹然无心，及其结意气而同忧患，盖坚如断金。故方其出也，仕历三世，虽未尝不用，而才莫能既。逮其处也，与众杂居，虽罔有不伏，而中情实疏。究观始终，疑其天人。或因物以有觉，或逢人而益信。由是啬气养神，以终其身。中忘我以发照，外忘物而远尘。至于委化之日，泊然反真。呜呼！我之从公，始于父兄，师友之交，亲戚之情。而掩棺不哭，送葬不行。无以寄哀，请易公名。惟文与定，庶几平生。公虽不求，朝有典刑。呜呼！尚飨。

【祭亡嫂王氏文】

元八年岁次癸酉，十月丙子朔十九日癸巳，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与新妇德阳郡夫人史氏，谨以家馔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灵。辙幼学于兄，师友实兼。志气虽同，以不逮惭。兄刚而塞，物或不容。既以名世，亦以不逢。辙骤而从，初未免忧。嫂以妇人，处之则优。兄坐语言，收畀丛棘。窜逐郴城，无以自食。赐环而来，岁未及期。飞集西垣，遂入北扉。贫富戚忻，观者尽惊。嫂居其间，不改色声。冠服肴蔬，率从其先。性固有之，非学而然。族人咨嗟，观行责报。谓必多福，继以寿考。中岁而殂，理有莫知。三子俱良，聊以慰之。兄牧中山，始殡而往。谓我在兹，属以时享。距城半舍，旁抚仲妇。无戚无惧，祭遣诸子。呜呼哀哉！尚飨。

【祭八新妇黄氏文】

元符二年十一月四日辛未，舅姑躬以家馔酒果之奠，致祭于故八新妇黄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灵。吾不善处世，得罪乎朝。播迁南荒，水陆万里。家有三子，季子季妇，实从此行。自筠徙雷，自雷徙循。风波恐惧，蹊遂颠绝。所至言语不通，饮食异和，瘴雾昏翳，医药无有。岁行方闰，气候殊恶。昼热如汤，夜寒如冰。行道僵仆，居室困瘁。始自仆隶，浸淫不已。十病六七，而汝独甚。天乎何辜，遂殒于瘴。追惟平昔，慈祥宽厚。孰云不淑，而止于是。南北异俗，伏腊几废。燔炙豚鱼，渐渍果蔬，承祀宁宾，不异中夏。卒无一言，叹恨流落。逮及启手，脱然而逝。惟我夙业，累尔幼稚。兴言涕落，呼天何益！五里禅室，顷所尝寓。土燥室完，密迩吾庐。权厝其间，母或恐怖。二子虽幼，资可成就。姑自鞠养，无水火患。犹冀灾厄有尽，天造有复。全柩北返，归安故土。魂而不昧，识此诚意。呜呼哀哉！尚飨。

【北归祭东莹文】

维建中靖国元年岁次辛巳，三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男具官辙，因侄千之等西归，谨以家馔酒果之奠，昭告于先考编礼赠太子太师，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之灵。辙恭承先业，奉教不谨。绍圣之初，权臣擅命。普害忠良，先除异己。辙与兄轼，同时迁南。E578回江西，流落岭外，奔走万里，始终七年。尚赖世德有凭，遗泽未泯，久处瘴雾，虽病不死。庚辰正月，帝出于震，推恩四海，泽及兄弟。同复旧秩，皆侍真祠。辙遂自龙川，北还许下，始与诸子，濡沫相收。西望松贾，郁葱在目。然念洒扫弗躬，斋祭遐逖，岁月滋久，悔咎何赎。兄轼来自海南，道远未至，皆以困踬之余，思归未获。如人病，心不忘起。瞻望涕泗，不知所言。谨告。

【祭亡兄端明文】

维建中靖国元年岁次辛巳，九月己未朔初五日癸亥，弟具官辙，谨遣男远，以家馔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端明子瞻之灵。呜呼！手足之爱，平生一人。幼学无师，受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寒暑相从，逮壮而分。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渡岭涉海，前后七期。瘴气所，飓风所吹。有来中原，人鲜克还。义气外强，道心内全。百折不摧，如有待然。真人龙翔，雷雨浹天。自儋而廉，自廉而永。道路数千，亦未出岭。终止毗陵，有田数顷。逝将归休，筑室凿井。呜呼！天之难忱，命不可期。秋暑涉江，宿瘴乘之。上燥下寒，气不能支。启手无言，时惟我思。念我伯仲，我处其季。零落尽矣，形影无继。嗟乎不淑，不见而逝！号呼不闻，泣血至地。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谟，古之遗直。名冠多士，义动蛮貊。流窜虽久，此声不没。遗文粲然，四海所传。《易》、《书》之秘，古所未闻。时无孔子，孰知其贤。以俟圣人，后则当然。丧来自东，病不克迎。卜葬嵩阳，既有治命。三子孝敬，罔留于行。陟冈望之，涕泗雨零。尚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再祭亡嫂王氏文】

维崇宁元年岁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具官苏辙与新妇德阳郡夫人史氏，谨以家馔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灵。呜呼！天祸我家，兄归自南，没于毗陵。诸孤护丧，行于淮、汴，望之拊膺。自嫂之亡，旅殡西圻，九年于今。兄没有命，葬我嵩少，土厚水深。迈往告迁，及迨初妇，灵而是升。道出颍川，家寓于兹，迎哭伤心。远日孟秋，水潦方降，畏行不能。茔兆东南，精舍在焉，有佛与僧。往寓其堂，以须兄至，归于丘林。虽非故乡，亲族不遐，勿畏勿惊。呜呼！尚飨。

【再祭亡兄端明文】

维崇宁元年岁次壬午，五月乙卯朔日，弟具官辙与新妇德阳郡夫人史氏，谨以家馔酒果之奠，致祭于亡兄子瞻端明尚书之灵。呜呼！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如是终。后迫寒饥，出仕于时。乡举制策，并驱而驰。猖狂妄行，误为世羁。始以是得，终以失之。兄迁于黄，我斥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还服簪绅。俯仰几何，宠禄遄臻。欲去未遑，祸来盈门。大庾之东，涨海之南。黎蜒杂居，非人所堪。瘴起袭帷，飓来掀帘。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归晋陵，我还颍川。欲一见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寻，医不能痊。嗟兄与我，再起再颠。未尝不同，今乃独先。呜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游，诵韦氏诗。夜雨对床，后勿有违。进不知退，践此祸机。欲复斯言，而天夺之。先垄在西，老泉之山。归骨其旁，自昔有言。势不克从，夫岂不怀。地虽郏辱阝，山曰峨嵋。天实命之，岂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孙安之，殆不复迁。兄来自西，于是磐桓。卜告孟秋，归于其阡。颍川有苏，肇自兄先。呜呼！尚飨。

【再祭八新妇黄氏文】

维年月日，舅具官苏辙、姑德阳郡夫人史氏，谨以家馔酒果，致祭于亡第八新妇黄氏之灵。我昔南迁，自筠徂循。万里之行，季子季妇，同此艰勤。妇生名家，有德有容。幼不逮门，缱绻相从。冒险涉瘴，初无咎言。念我厄穷，往反累汝，愧于心颜。瘴病弥月，药石不效，卒殒当年。弱子稚女，踯躅吾侧，念母凄然。汝往莫追，抚此二孙，冀其成人。命降自天，举家北返，与柩俱还。嗟哉吾兄，没于毗陵，返葬郏山。兆域宽深，举棺从之，土厚且坚。种柏成林，以会而子，百年以安。呜呼！尚飨。

【祭范子中朝散文】

维建中靖国元年岁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丙申，太中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太平宫、护军苏辙，谨以清酒庶馐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苏氏、范氏，同出坤维。蜀公告休，居颍之湄。我老去国，归亦从之。公逝久矣，见其长子。婚姻之故，莫我遐弃。一叩我门，遂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卧历时，弗寤弗兴。一子既冠，一衣始胜。我见蜀公，帝城西偏。君与仲叔，笑言相欢。叔先仲亡，君独苍颜。内扶族党，外接友朋。恭敬恺悌，此邦所称。嗟我寓新，孰慰此心。升堂不见，哭不复闻。俯仰几何，独为古人。乡党之好，尽此一樽。呜呼！尚飨。

【祭王子敏奉议文】

维年月日，具官苏辙，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故知县奉议王君子敏之灵。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伯仲，来学诗书。行义不回，词章有余。我曰可人，缀以婚姻。既亲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殒于方春。君登丙科，又敏于政。惠于上官，民亦不病。矫然众中，气和而正。孝友之善，中发于诚。均其有无，以及孤茕。嫁女娶妇，期不负兄。我居颍川，君令陵台。十日税驾，为我徘徊。受法道师，不近酒杯。我顾君笑，自苦奚为。隙驹逝矣，为乐何时。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启处未安。伏枕不兴，将没何言。有志弗从，使我永叹。呜呼！尚飨。

【遣适归祭东莹文】

维崇宁三年岁次甲申，八月壬寅朔二十一日壬戌，男降授朝请大夫、护军、赐紫金鱼袋辙，谨遣第二男承事郎、监东岳庙适西归，致祭于先君赠太子太师、先妣程氏五三君追封成国太夫人之墓。辙自元符庚辰，蒙恩北归。西望松贾，即怀归志。孤拙多难，事与心违。俯仰四年，进退惟戾。日月不待，齿发变衰。深惧溘然，无复归日。遣适代往，周行兆域。有志不获，涕泗垂臆。兄轼已没，遗言葬汝。辙与妇史，夙约归。常指庚穴，以敕诸子：苟未即死，犹幸一归。躬行汛扫，以毕余愿。尊灵未泯，鉴此诚意。尚飨。

【祭黄师是龙图文】

呜呼！尊先使君，与我早岁，旅于天廷。自唐已然，同年友朋，异姓弟兄。南北东西，不约而亲，义均同生。君家在陈，我官陈庠，时始合并。君方少年，出从乡贡，晔然有声。一飞绝群，不入州县，数载公卿。无恶于民，无怨于友，气和且平。我迁南方，归来老矣，故旧无几。君家父子，见我京师，相顾而喜。往来绸缪，婚姻之好，实始于此。我废于时，君仕日跻，一荣一瘁。亲友之恩，始终不渝，允也君子。君于父兄，人无间言，闵子是似。其于吏民，不刚不柔，次公之比。谓当百年，仰事慈亲，以及爱弟。奈何不淑，有志不终，中道而弃。丹翩然，宛丘之隅，万事已矣。我老杜门，素车不行，一恸永已。呜呼！尚飨。

【祭范彝叟右丞文〈崇宁五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维年月日，具官苏辙，谨遣男具官迟，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故右丞范公彝叟之灵。维昔先正，文正称首。嗟我晚生，不识耆旧。从事南都，见其叔子。议论琅然，前人是似。我迁南方，六年而归。平生交旧，多聚京师。晚遇仲氏，秉国之维。以义知我，倾盖不疑。我复迁南，仲亦继往。瘴疠侵凌，气血凋丧。同归颍川，白首相向。问疾于床，执手无言。恸哭其堂，歼此忠贤。公方在朝，四方所瞻。居未逾岁，亦来守邦。顾我里，杯酒相从。往还之欢，意若将终。我寓汝南，公旅彭城。尺书不通，期我以诚。我还旧庐，终岁杜门。公归访我，欣然笑言。三日不见，而以讣闻。老病无朋，谁复念我。永怀仲叔，言出涕堕。呜呼哀哉！尚飨。

【祭宝月大师宗兄文】

维绍圣二年岁次乙亥，十月癸亥朔十一日癸酉，降授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护军苏辙，因僧法舟西归，以香茶果蔬之奠，致祭于故宝月大师宗兄之塔。辙方志学，从先君子东游故都，览观药市，解鞅精舍，时始见兄。颀然如鹄，介而善鸣。宗党之故，情若旧识。屈信臂项，阅岁四十。性直且刚，纤恶不容。与人尽言，口如病风。惟我兄弟，不见瑕。行有利病，势有隆污。始终一意，不为薄厚。交游之间，盖未始有。昔我之东，师则有言：“游宦如寄，非可久安。意适忘归，忧患所由。亟还于乡，泉石可求。”我志师言，未返而颠。师亦不待，与化俱迁。遣舟与荣，万里来讣。开纸失声，悔恨无所。弹指西望，卯塔既成。临绝之言，求我以铭。自我窜逐，忧病相袭。缉缀清风，得一忘十。追怀曩好，徒有此心。心则不忘，而病未能。收泪语舟，归酌流水。一生一死，诚则无已。呜呼！尚飨。

【祭逍遥聪长老文】

绍圣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降授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护军苏辙，谨以香茶果蔬之奠，告于故逍遥长老聪公。我生多故，再谪于筠。万里故乡，孰为故人。师自吾蜀，为筠导师。坦然无心，言直气夷。顾我如故，弥久而坚。逮兹再来，为我出山。逍遥无师，众顾师往。师念我独，为众所强。入山几何，自春徂秋。一病不治，蝉蜕莫留。此心超然，去住不疑。筠人怀思，涕泣嗟咨。山中来告，卯塔将成。一奠之哀，斯未忘情。尚飨。

●栾城后集卷二十一

◆杂文十三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

予先君宫师平生好画，家居甚贫，而购画常若不及。予兄子瞻少而知画，不学而得用笔之理。辙少闻其余，虽不能深造之，亦庶几焉。凡今世自隋晋以上，画之存者无一二矣；自唐以来，乃时有见者。世之志于画者，不以此为师，则非画也。予昔游成都，唐人遗迹遍于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评之者曰：“画格有四，曰能、妙、神、逸。”盖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称神者二人，曰范琼、赵公，而称逸者一人，孙遇而已。范、赵之工，方圜不以规矩，雄杰伟丽，见者皆知爱之。而孙氏纵横放肆，出于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从心不逾矩之妙。于眉之福海精舍，为行道天王，其记曰：“集润州高座寺张僧繇。”予每观之，辄叹曰：“古之画者必至于此，然后为极欤！”其后东游至岐下，始见吴道子画，乃惊曰：“信矣，画必以此为极也。”盖道子之迹，比范、赵为奇，而比孙遇为正，其称画圣，抑以此耶？绍圣元年四月，予以罪谪守汝阳，间与通守李君纯绎游龙兴寺，观华严小殿，其东西夹皆道子所画，东为维摩、文殊，西为佛成道，比岐下所见，笔迹尤放。然屋瓦弊漏，涂栈缺弛，几侵于风雨。盖事之精不可传者，常存乎其人，人亡而迹存，达者犹有以知之。故道子得之隋晋之余，而范、赵得之道子之后。使其迹亡，虽有达者，尚谁发之？时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使先治此，予与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坚完如新。于殿危之中得记曰：“治平丙午苏氏惟政所葺。”众异之曰：“前后葺此皆苏氏，岂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请记。五月二十五日。

【汝州杨文公诗石记】

祥符六年，杨公大年以翰林学士请急还阳翟省亲疾，继称病求解官。章圣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群议，贷不加罪。逾年以秘书监知汝州。公至汝，常称病，以事付僚吏，以文墨自虞，得诗百余篇。既还朝，汝人刻之于石。皇中，郡守王君为建思贤亭于北园之东偏。绍圣元年四月，予自门下侍郎得罪出守兹土。时亭弊已甚，诗石散落，亡者过半，取公汝阳编诗而刻之，乃增广思贤，龛石于左右壁。呜呼！公以文学鉴裁，独步咸平、祥符间，事业比唐燕、许无愧，所与交皆贤公相，一时名士多出其门。然方其时，则已有流落之叹。既没十有五年，声名犹籍籍于士大夫，而思贤废于隶舍马厩之后，诗石散于高台华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为荣观，盖不足恃，而公之清风雅量，固自不随世磨灭耶！然予独拳拳未忍其委于荒榛野草而复完之，抑非陋欤？抑非陋欤？

【李简夫少卿诗集引】

熙宁初，予从张公安道以弦诵教陈之士大夫。方是时，朝廷以徭役、沟洫事责成郡邑，陈虽号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为忧。予独以诗书讽议窃禄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间，虽幸得脱于简书，而出无所与游，盖亦无以为乐也。时太常少乡李君简夫归老于家，出入于乡党者十有五年矣，间而往从之。其居处被服，约而不陋，丰而不余。听其言，未尝及世俗；徐诵其所为诗，旷然闲放，往往脱略绳墨，有遗我忘物之思。问其所与游，多庆历名卿，而元献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则曰：“乐天，吾师也。吾慕其为人，而学其诗，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质其里人，曰：“君少好学，详于吏道，盖尝使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于废而弃其官。”其家萧然，仰粥之不给，而君居之泰然。其子君武，始弃官以谋养，噶里闾，不避劳辱，未几而家以足闻。陈人喜种花，比于洛阳。每岁春夏，游者相属弥月。君携壶命侣，无一日不在其间，口未尝问家事。晚岁，其诗尤高，信乎其似乐天也。予时方以游宦为累，以谓士虽不遇，如乐天，入为从官，以谏争显，出为牧守，以循良称，归老泉石，忧患不及其身，而文词足以名后世，可以老死无憾矣。君仕虽不逮乐天，而始终类焉，夫又将何求？盖予未去陈而君亡。其后十有七年，元辛未，予以幸遇与闻国政，禄浮于昔人，而令名不闻。老将至矣，而国恩未报，未敢言去。盖尝恐兹心之不从也。君之孙宣德郎公辅以君诗集来告，愿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惧不能蹈也，故具道畴昔之意以授之。凡君诗古律若干篇，分为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昔予既壮，有二婿，曰文务光、王适。务光俊而刚，适秀而和。予方从事南都，二子从予学为文，皆长于《诗》《骚》。然务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东野感物伤己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弟之乐，何苦为此！”务光终不能改也。既而丧其亲，终丧五年而终。予哭之恸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谪居江南，凡六年而归，适未尝一日不从也。既与予同忧患，至于涵泳图史，驰骛浮图、老子之说，亦未尝不同之。故其闻道益深，为文益高，而予观之亦益久。盖其兄弟妻子，严而有恩，和而有礼，未尝有过。故予尝曰：“子非独予亲戚，亦朋友也。”元四年秋，予奉诏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将适人，将鬻济南之田以遣之，告予为一月之行。明年春，还自契丹，及境而君书不至，予固疑之。及家问之，曰：“噫嘻！君未至济南，病没于奉高。”予哭之失声。君大父讳，庆历中枢密使，以厚重气节称；考讳正路，尚书比部郎中，乐易好施，得名于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后，谓当久远，而中道夭，理有不当然者。况予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无悲乎？君之没，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昔与君客徐，始识予兄子瞻。子瞻皆贤之。意王氏之遗懿，其卒在乎？哀君之文得诗若干、赋若干、杂文若干、分为若干卷以示予。予读之流涕，为此文冠之，庶几俟裔能立以畀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艹徐}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此亦皆罢去。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贫，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尝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杜子美、李太白为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绍圣四年十二月一十九日海康城南东斋引。

【六孙名字说】

予三子：伯曰迟，仲曰适，叔曰逊，各一子耳。予年六十有五，而三人各复二子，于是予始六孙。昔予兄子瞻命其诸孙皆以竹名，故名迟之子长曰简，幼曰策。《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故简之字曰业。《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未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后策可见。故策之字曰演。适之子长曰籀，幼曰范。书起于篆，而究于隶。史籀始篆，篆隶皆成于滋也。故籀之字曰滋。范，法也。王良与嬖奚乘，不获一禽，曰：“我为之范，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故范之字曰御。逊之子长曰筠，幼曰筑。始予得罪于朝，而放于筠，逊从而筠生。传曰：“礼之于人，如松柏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坚者也。故筠之字曰坚。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篑，进，吾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也。”为山者必筑，前无所见，则未成一篑而止；苟有见矣，则虽复一篑而进。进而不止，虽山可成也。故筑之字曰进。予盖老矣，而三子方壮，将复有子，而予不及见乎则已矣，如犹及见焉，则又将名之，俟其长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书孙朴学士手写华严经后】

开府孙公，历仕四朝，与闻国政者再，经涉夷险，而不改其度，世皆知贵之矣。至其中心纯白，表里如一，平生无负于物，则世之人未必尽知之。公之守真定也，闻其觉山僧惠实说法，恻然有契于心，遂以为善知识。复受诏祈雨，此山能出其灵蛇以救枯槁。此僧此蛇，岂其用意专精，独有以识公诚心欤？公亦尝为请于朝，得间岁度僧，又为实立碑于塔，终身眷眷，若有遇于此。公子元忠，复手书此经，藏之山中，以成公遗意，如佛所说因缘，不为妄语，则予兄子瞻所记，可信不疑矣。元八年十二月八日。

【书楞严经后】

予自十年来，于佛法中渐有所悟，经历忧患，皆世所希有，而真心不乱，每得安乐。崇宁癸未，自许迁蔡，杜门幽坐，取《楞严经》翻复熟读，乃知诸佛涅正路，从六根入。每趺坐燕安，觉外尘引起六根，根若随去，即堕在死道中。根若不随，返流全一，中中流入，即是涅真际。观照既久，如净琉璃，内含宝月，稽首十方三世一切佛菩萨罗汉僧，慈悲哀愍，惠我无生法忍，无漏胜果，誓愿心心护持，勿令退失。三月二十五日志。

【书金刚经后二首】

予读《楞严》，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缘六尘，流而为六，随物沦逝，不能自返。如来怜愍众生，为设方便，使知出门即是归路，故于此经指涅门。初无隐蔽，若众生能洗心行法，使尘不相缘，根无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昼夜中中流入，与如来法流水接，则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来犹恐众生于六根中未知所从，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说所证。而观世音以闻、思、修为圆通第一，其言曰：初于闻中，入流无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见前，若能如是。圆拔一根，则诸根皆脱。于一弹指顷，遍历三空，即与诸佛无异矣。既又读《金刚经》，说四果人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乃废经而叹曰：“须陀洹所证，则观世音所谓‘初于闻中，入流无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尘，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于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往来。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不来。盖往则入尘，来则返本。斯陀含虽能来矣，而未能无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无来。至阿罗汉则往来意尽，无法可得。然则所谓四果者，其实一法也。但历三空，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浅深之异耳。予观二经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〇其二

经言：“如来有五眼：所瞩墙宇，远览山河，肉眼也；随其福德，见有远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转物，慧眼也；入万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慧眼转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谓如来有慧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如来为众生，故入诸趣，在人则同其肉眼，在天则同其天眼。如声闻人住无为法而畏生死，则亦有慧眼而已耳。

【书白乐天集后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谪龙川，冒大暑，水陆行数千里，至罗浮。水益小，舟益庳，惕然有瘴之虑。乃留家于山下，独与幼子远葛衫布被乘叶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庐于城东圣寿僧舍，闭门索然，无以终日。欲借书于居人，而民家无畜书者。独西邻黄氏世为儒，粗有简册，乃得乐天文集阅之。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也。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乐天寡矣。予方流转风浪，未知所止息，观其遗文，中甚愧之。然乐天处世，不幸在牛李党中，观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丽者也。盖势有所至，而不能已耳。会昌之初，李文饶用事，乐天适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没。嗟夫！文饶尚不能置一乐天于分司中耶？然乐天每闲冷衰病，发于咏叹，辄以公卿投荒、⇆死不获其终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闻文饶谪朱崖三绝句，刻核尤甚。乐天虽陋，盖不至此也。且乐天死于会昌之初，而文饶之窜在会昌末年，此决非乐天之诗。岂乐天之徒浅陋不学者附益之耶？乐天之贤，当为辨之。

〇其二

《圆觉经》云：“动念息念，皆归迷闷。”世间诸修行人，不堕动念中，即堕息念中矣。欲两不堕，必先辨真妄，使真不灭，则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则未尝息念而念自静矣；如此乃为真定。真定既立，则真惠自生。定惠圆满，而众善自至，此诸佛心要也。《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尘，亦不住静六尘。日夜游于六根，而两不相染。此乐天所谓“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尝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动，除得妄起心。法同无情，即能障道。道须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缚。故五祖告牛头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谓应无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旧说，符合如此。而乐天八渐偈，亦似见此事。故书其后，寄子瞻兄。

【书鲜于子骏父母赠告后】

中山鲜于子骏，世居阆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骏方弱冠，以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士见。伯父称之曰：“君异日学为名儒，仕为循吏。”遂以乡举送之。其后子骏宦学日以有声。予侍亲京师，始从之游。已而予在应天幕府，子骏以部使者摄府事，朝夕相从也。元初，予为中书舍人，子骏为谏议大夫，出入东西省，无日不见。是时司马君实、吕晦叔、范尧夫皆在朝廷，与子骏有平生之旧，方将大用之，而子骏已病矣。是岁，明堂赦书，赠其先人金紫光禄大夫、先妣安德郡太夫人。予适当制，实为之词。未几，子骏以疾不起，归葬阳翟。后十年，士大夫遭南迁之祸凡七年。予自龙川归颍川。子骏之子绰来见，涕泗言曰：“伯兄颉、季弟焯不幸亡矣，惟群绰在，公与先君有文字之好，愿录旧词，将刻之石，以慰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自意全得至于此，抚念存没，流涕而从其请。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十七日记。

●栾城后集卷二十二

◆墓志铭一首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明年，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公讳轼，姓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讳杲，赠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大父讳序，赠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考讳洵，赠太子太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嘉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太夫人忧，终丧。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义粲然，时以为难。比答制策，复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公尽心其职，老吏畏服。关中自元昊叛命，人贫役重，岐下岁以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经底柱之险，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公遍问老校，曰："木筏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涨，操筏者以时进止，可无重费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规，使衙前得自择水工，筏行无虞。乃言于府，使得系籍。自是衙前之害减半。治平二年，罢还，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宰相犹不可。及试二论，皆入三等，得直史馆。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变更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问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管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公使人谓之曰："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也。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以为得体。吏民畏爱，及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时方行手实法，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实。司农寺又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公谓提举常平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密人私以为幸。郡尝有盗窃发而未获，安抚转运司忧之，遣一二班使臣领悍卒数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欲为乱。民诉之，公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溃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自密徙徐。是时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两山环绕，吕梁、百步扼之，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履屣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从之。讫事，诏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州，以表谢上。言事者摘其语以为谤，遣官逮赴御史狱。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从而媒蘖之。上初薄其过，而浸润不止，是以不得已从其请。既付狱，吏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公幅巾芒ハ，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复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未至，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愿得居之。书朝入，夕报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会晏驾，不果复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复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为礼部郎中。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君实苦之，求助于公。公见子厚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子厚以为然，君实赖以少安。既而，朝廷缘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力辞之，见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公固辞。持正曰：“今日谁当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持正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然希亦由此继补记注。元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赐银绯。二年，迁中书舍人。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出为入，毋多取于民，则足矣。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公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君实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补外，不许。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不可得，则因缘熙宁谤讪之说，以病公。公自是不安于朝矣。寻除翰林学士。二年，复除侍读。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复开导，觊上有所觉悟。上虽恭默不言，闻公所论说，辄首肯喜之。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宽其禁约，使得尽其技。而巡铺内臣伺其坐起，过为凌辱。公以其伤动士心、亏损国体奏之。有旨送内侍省挞而逐之，士皆悦服。尝侍上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公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西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事每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公知不见容，乞外任。四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谏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刺时事。”大臣议逐之岭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降敕置狱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发，遣内侍赐龙茶、银合，用前执政恩例，所以慰劳甚厚。及至杭，吏民习公旧政，不劳而治。岁适大旱，饥疫并作，公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明年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饣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是秋复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来岁必饥，复请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粜常平米，并义仓所有，皆以备来岁出粜。朝廷多从之。由是吴越之民复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潮浑浊多淤，河行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公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杭僧有净源者，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窃持其画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附舶来祭。祭讫，乃言国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寿。公不纳而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矣，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礼意鲜薄，盖可见矣。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之，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诱外夷，邀求厚利，为国生事，其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从之。未几，高丽贡使果至。公按旧例，使之所至吴越七州，实费二万四千余缗。而民间之费不在，乃令诸郡量事裁损。比至，民获交易之利，而无侵挠之害。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百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γ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公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于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以达于龙山运河，以避浮山之险。人皆以为便。奏闻，有恶公成功者，会公罢归，使代者尽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尝欲淤寒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尝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间，再莅此州，有德于其入，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六年，召入为翰林承旨，复侍迩英，当轴者不乐，风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于宋，会神考晏驾，哭于宋而南至扬州。常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言者妄谓公闻讳而喜，乞加深谴。然诗刻石有时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惧，请外补，乃以龙图阁学士守颍。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则陈亦多水。至是，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注之于淮，议者多欲从之。公适至，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浸州境，决不可为。朝廷从之。郡有宿贼尹遇等数人，群党惊劫，杀变主及捕盗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阴尉李直方，谓之曰：“君能擒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退，缉知群盗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党，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获之。然小不应格，推赏不及。公为言于朝，请以年劳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朝廷不从。其后吏部以公当迁，以符会公考。公自谓已许直方，卒不报。七年，徙扬州，发运司旧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载率无虞而速达。近岁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许，故舟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复故，朝廷从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还，兼侍读。是岁，亲祀南郊，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贵戚以其车从，争道不避仗卫。公于车中劾奏之。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寻迁礼部，复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高丽遣使请书于朝，朝廷以故事尽许之。公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与。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之乎？”不听。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乞守郡自效。八年，以二学士知定州。定久不治，军政尤弛，武卫卒骄堕不教，军校蚕食廪赐，故不敢呵问。公取其贪污甚者配隶远恶，然后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战法，众皆畏服。然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复以赃诉其长。公曰：“此事吾自治则可，汝若得告，军中乱矣。”亦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公命举旧典，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出。公召书吏作奏，将上，光祖震恐而出，讫事，无敢慢者。定人言：“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至今矣。”北戎久和，边兵不试，临事有不可用之忧，惟沿边弓箭社兵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公守边，因其故俗，立队伍将校，出入赏罚，缓急可使。岁久法弛，复为保甲所挠，渐不为用。公奏为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长吏以时训劳，不报。议者惜之。时方例废旧人，公坐为中书舍人日，草责降官制，直书其罪，诬以谤讪。绍圣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寻复降一官。未至，复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从齿岭南编户，独以少子过自随，瘴疠所侵，蛮蜒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芥蒂。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疾若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惠人爱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四年，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从其父老游，亦无间也。元符三年，大赦，北还。初徙永，已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居从其便。公自元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将居许，病暑暴下，中止于常。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实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义郡君。继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长曰迈，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次曰迨，次曰过，皆承务郎。孙男六人，箪、符、箕、、筌、筹。明年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平生笃于孝友，轻财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孙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遗言。公既除丧，即以礼葬姑；及官可荫补，复以奏伯父之曾孙彭。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铭曰：

苏自栾城，西宅于眉。世有潜德，而人莫知。猗欤先君，名施四方。公幼师焉，其学以光。出而从君，道直言忠。行险如夷，不谋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试之。亦既知矣，而未克施。晚侍哲皇，进以诗书。谁实间之，一斥而疏。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变生死，孰为去来。古有微言，众说所蒙。手发其枢，恃此以终。心之所涵，遇物则见，声融金石，光溢云汉。耳目同是，举世毕知。欲造其渊，或眩以疑。绝学不继，如已断弦。百世之后，岂其无贤？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皆迁于南，而不同归。天实为之，莫知我哀。

●栾城后集卷二十三

◆神道碑一首

【欧阳文忠公神道碑〈附答欧阳叔弼书〉】

熙宁五年秋七月，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欧阳文忠公薨于汝阴。八年秋九月，诸子奉公之丧，葬于新郑旌贤乡。自葬至崇宁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子以墓隧之碑来请，辙方以罪废于家，且病不能执笔，辞不获命，乃曰：“病苟不死，当如君志。”既而病已。谨案，欧阳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孙琮为吉州刺史，后世因家于吉。曾祖讳郴，南唐武昌令，赠太师、中书令。妣刘氏，追封楚国太夫人。祖讳偃，南唐南京卫院判官，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妣李氏，追封吴国太夫人。考讳观，秦州军事推官，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封郑国公。妣郑氏，追封韩国太夫人。公讳修，字永叔，生四岁而孤。韩国守节自誓，亲教公读书。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公敏悟过人，所览辄能诵。比成人，将举进士，为一时偶俪之文，已绝出伦辈。翰林学士胥公时在汉阳，见而奇之曰：“子必有名于世。”馆之门下。公从之京师，两试国子监，一试礼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补西京留守推官。始从尹师鲁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圣俞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贤，还朝荐之。景初，召试，迁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时范文正公知开封府，每进见，辄论时政得失。宰相恶之，斥守饶州。公见谏官高若讷，若讷诋诮范公，以为当黜。公为书责之，坐贬峡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复为武成军节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为陕西经略招讨安抚使，辟公掌书记。公笑曰：“吾论范公，岂以为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辞不就。召还，复校勘，迁太子中允，与修《崇文总目》。庆历初，迁集贤校理，同知太常礼院。求补外，通判滑州事。时西师未解，契丹初复旧约，京东西盗贼蜂起，国用不给。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进范公及杜正献公、富文忠公、韩忠献公，分列二府。增谏员，取敢言士。公首被选，以太常丞知谏院，赐五品服。未几，修起居注。公每劝上延见诸公，访以政事。上再出手诏，使诸公条天下事。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纸笔，使具疏于前。诸公惶恐，退而上时所宜先者十数事。于是有诏劝农桑，兴学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与腾口谤之。公知其必为害，常为上分别邪正，劝力行诸公之言。初，范公之贬饶州，公与尹师鲁、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见逐，目之党人。自是朋党之论起，久而益炽。公乃为《朋党论》以进，言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恳恻详尽。其后诸公卒以党议不得久留于朝。公性疾恶，论事无所回避，小人视之如仇雠，而公愈奋厉不顾。上独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诰，赐三品服，仍知谏院。故事，知制诰必试。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试。与近世杨文公、陈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尝因奏事论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欧阳修，何处得来？”盖欲大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东刍粮不足，请废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请废其五寨。命公往视利害，公曰：“麟州，天险不可废也。麟州废，则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则府州遂为孤垒。今五寨存，故虏在二三百里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五寨废，则夹河皆虏巢穴，河内州县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驻并河清塞堡，缓急不失应副，而平时可省转输。”由是麟州得不废。又言：“忻、代州，岢岚火山军并边民田，废不得耕，号为禁地。吾虽不耕，而虏常盗耕之。吾募民计口出丁为兵，量入租粟以耕，岁可得数百万斛。不然，他日且尽为虏有。”议下，太原帅臣以为不便，持之，久之乃从。凡河东赋敛过重民所不堪，奏罢者十数事。自河东还，会保州兵乱，又以公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陛辞，上面谕：“无为久留计，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谏官得风闻言事，外官越职而言，罪也。”上曰：“第以闻，勿以中外为意。”河北诸军怙乱骄恣，小不如意，辄胁持州郡。公奏乞优假将帅，以镇压士心，军中乃定。初，保州乱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诛之，胁从二千人，亦分隶诸州。富公为宣抚使，恐后生变，与公相遇于内黄，夜半，屏人谋，欲使诸州同日诛之。公曰：“祸莫大于杀已降，况胁从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从，为变不细。”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纲司，以督粮饷，边州赖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缮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诸公，相继以党议罢去。公慨然上书论之，用事者益怒。会公之外甥女张，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系狱。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诏狱，穷治张赀产。上使中官监劾之，卒辨其诬，犹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扬州，又徙颍州。迁礼部郎中，复龙图阁直学士，留守南京，迁吏部郎中。丁韩国太夫人忧。至和初，服除，入见，须发尽白。上怪之，问劳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铨。小人畏公且大用，伪为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闻之果怒。会选人胡宗尧当改官，坐尝以官舟假人，经赦去官，法当循资。公引对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尧，翰林学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谓公无罪，上悟，留刊修《唐书》。俄入翰林为学士。自滁州之贬，至是十二年矣，上临御既久，遍阅天下士，群臣未有以大称上意。上思富公、韩公之贤，复召置二府，时庆历旧人，惟二公与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庆。公以学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贵臣宗愿、宗熙、萧知足、萧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尔。”嘉初，判太常寺。二年权知贡举。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凡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榜出，怨谤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三年，加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事，所代包孝肃公，以威严御下，名震都邑。公简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誉。有以包公之政励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长耳。”闻者称善。四年，求罢，迁给事中，充群牧使。《唐书》成，拜礼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读学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无不言，所言多听。河决商胡，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魏公留守北京，欲开横陇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诏两省台谏集议，公故奉使河北，知河决根本，以为河水重浊，理无不淤，淤从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决，水性避高，决必趋下。以近事验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但势不能久，必决于上流耳。横陇功大难成，虽成必有复决之患。六塔狭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滨、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趋，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则河无决溢散漫之忧，数十年之利也。陈恭公当国，主横陇之议。恭公罢去，而宰相复以仲昌之言为然，行之而败，河北被害者凡数千里。狄武襄公为枢密使，奋自军伍，多战功，军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诸军讹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惟于国不便，鲜不以为身害。请出之外藩，以保其终始。"遂罢知陈州。公尝因水灾上言："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宫未建，此久阙之典也。汉文帝即位，群臣请立太子。群臣不自疑而敢请，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后唐明宗尤恶人言太子事。然汉文帝立太子之后，享国长久，为汉太宗。明宗储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窥觊陷于大祸，后唐遂乱。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择剧易类如此。五年，以本官为枢密副使。明年，为参知政事。公在兵府，与曾鲁公考天下兵数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远近，更为图籍。凡边防久阙屯戍者，必加搜补。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时富公久以母忧去位，公与韩公同心辅政。每议事心所未可，必力争。韩公亦开怀不疑，故嘉之政，世多以为得。时东宫犹未定，臣僚间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后，谏官司马光、知江州吕诲言之，中书将因二疏以请，幸上有可意，相与力赞之。一日，奏事垂拱，读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顾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谁可者？"韩公对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无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议，当出自圣断。"上乃称英宗旧名曰："宫中尝养此人，今三十许岁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议于殿上，将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来日取旨。"明日请之崇政，上曰："决无疑矣。"诸公皆曰："事当有渐，容臣等议所除官。"时英宗方居濮王忧，遂议起复，除泰州防御使，判宗正寺。来日复对，上大喜。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断之于心，内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岂可使妇人知之，中书行之足矣。"时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辞，上听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丧，称疾不出。至七月，韩公议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为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进，示朝廷不可回之意。"众称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当如何？"韩公未对，公进曰："宗室旧不领职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诰敕付阁门，得以不受。今若以为皇子，诏书一出，而事定矣。"上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然，遂下诏。及宫车晏驾，皇子嗣位，海内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后天下皆咏歌仁宗之圣以及诸公之贤，而向之党议，消释无余，至于小人，亦磨灭不见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亲政，慈圣光献太后临朝。公与诸公往来二宫，弥缝其间，卒复明辟。枢密使尝阙人，公当次补，韩公、曾公议将进拟，不以告公。公觉其意，谓二公曰：“今天子谅阴，母后垂帘，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后张康节公去位，英宗复将用公，公又力辞不拜。公再辞重位，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难。八年，迁户部侍郎，治平初，特迁吏部。神宗即位，迁尚书左丞。公性刚直，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喻可否。虽台谏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此得怨，而公不恤也。朝廷议加濮王典礼，诏下礼官与从官定议，众欲改封大国，称伯父。议未下，台官意公主此议，遂专以诋公。言者既以不胜补外，而来者持公愈急，御史蒋之奇并以飞语污公。公杜门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诬，连诏诘问，词穷，逐去。公亦坚求退。上知不可夺，除观文殿学士，知亳州事。熙宁初，迁兵部尚书，知青州兼充京东东路安抚使。时诸县散青苗钱，公乞令民止纳本钱，以示不为利，罢提举管局官，听民以愿请，不报。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公辞，求知蔡州，从之。公在亳，已六请致仕。比至蔡，逾年，复请。四年，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公年未及谢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颍上，乐其风土，因卜居焉。及归而居室未完，处之怡然，不以为意。公之在滁也，自号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字号六一居士，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自为传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颍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赠太子太师，谥文忠。天下学士闻之，皆出涕相吊。后以诸子赠太师，追封兖国公。公之于文，天材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有欲效之，不诡则俗，不淫则陋，终不可及。是以独步当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于六经，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五代史》。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其表、传、志、考，与迁、固相上下。凡为《易童子问》三卷、《诗本义》十四卷、《唐本纪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归荣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卷、《奏议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录跋尾》十卷、杂著述十九卷。公笃于朋友，不以贵贱生死易意。尹师鲁、石守道、孙明复、梅圣俞既没，皆经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奖进文士，一有所长，必极口称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后历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杨之人，至为立生祠。郑公尝有遗训，戒慎用死刑。韩国以语公，公终身行之，以谓汉法惟杀人者死，今法多杂犯死罪，故死罪非杀人者，多所平反，盖郑公意也。昔孔子生于衰周而识文武之道，其称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虽一时诸侯不能用，功业不见于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掩。孔子既没，诸弟子如子贡、子夏，皆以文名于世，数传之后，子思、孟子、孙卿，并为诸侯师。秦人虽以涂炭遇之，不能废也。及汉祖以干戈定乱，纷纭未已，而叔孙通、陆贾之徒，以《诗》《书》《礼》《乐》弥缝其阙矣。其后贾谊、董仲舒相继而起，则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盖孔氏之遗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汉以来，更魏晋，历南北，文弊极矣。虽唐贞观、开元之盛，而文气衰弱，燕、许之流，倔强其间，卒不能振。惟韩退之一变复古，阔其颓波，东注之海，遂复西汉之旧。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为文。祖宗之治，礼文法度追迹汉唐，而文章之士，杨、刘而已。及公之文行于天下，乃复无愧于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夫岂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学士偃之女。再娶杨氏，集贤院学士大雅之女。后娶薛氏，资政殿学士简肃公奎之女，追封岐国太夫人。男八人：发，故承议郎；奕，故光禄寺丞；，朝奉大夫；辩，故承议郎。余早亡。孙男六人：，故临邑县尉；宪，通仕郎；恕，奉议郎；，故宣义郎；愿、懋，皆将仕郎。孙女七人，皆适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隐居乡闾，闻天子复用正人，喜，以书遗公，公一见其文曰：“此孙卿子之书也。”及公考试礼部，亡兄子瞻，以进士试稠人中，公与梅圣俞得其程文，以为异人。是岁，辙亦中下第，公亦以谓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馆舍，亡兄与辙皆流落不偶。元初，会于京师，公家以公碑诿子瞻，子瞻许焉，既又至于大故。辙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复辞。铭曰：

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险而夷，保其初终。惟古君臣，终之实难。匪不用贤，有孽其间。公奋自南，声被四方。允文且忠，有炜其光。上实开之，下实泥之。三起三偾，谁实使之。偾而复全，惟天子明。克明克终，乃卒有成。逮岁嘉，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饮食。舜禹相授，不改旧臣。白发苍颜，翼然在廷。功成而归，维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颍水之滨，甲第朱门。新郑之墟，茂木高坟。野人指之，文忠之遗。忠臣不危，仁祖之思。

〇附答欧阳叔弼书

辙启：令子承务见访，蒙示手书，以先公神道碑未立，猥以见属。辙与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门下。亡兄平昔已许撰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则辙今日不当复以“鄙陋不足以发明先公事业”为辞矣。但有一事，自患难以来，八九年间，芟怯畏避，未尝秉笔为文，为所共悉。又自北归，衰病日侵，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发变白，志意消缩，非复曩日之比。斯文一时大手笔也，虽复勉强为之，深恐失前忘后，不能成文，重以获罪，奈何，奈何！若叔弼不以朝夕见迫，许迁延三数年间，如其病疾少差，幸未至死，则不复辞矣。然恐孝爱恳切，急于表见当世，难以岁月俟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栾城后集卷二十四

◆杂文五首

【巢谷传】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农家也，少从士大夫读书，老为里校师。谷幼传父学，虽朴而博。举进士京师，见举武艺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其旧学，畜弓箭，习骑射。久之业成，而不中第。闻西边多骁勇，骑射击刺为四方冠，去游秦凤、泾原间，所至友其秀杰。有韩存宝者，尤与之善。谷教之兵书，二人相与为金石交。熙宁中，存宝为河州将，有功，号熙河名将，朝廷稍奇之。会泸州蛮乞弟扰边，诸郡不能制，乃命存宝出兵讨之。存宝不习蛮事，邀谷至军中问焉。及存宝得罪，将就逮，自料必死，谓谷曰：“我泾原武夫，死非所惜，顾妻子不免寒饿，橐中有银数百两，非君莫使遗之者。”谷许诺，即变姓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人无知者。存宝死，谷逃避江淮间，会赦乃出。予以乡闾故，幼而识之，知其志节，缓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噶里中，未尝一见。绍圣初，予以罪谪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谷独慨然自眉山诵言，欲徒步访吾兄弟。闻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遗予书曰：“我万里步行见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见，死无恨矣。”予惊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见，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厌。时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复昔日元修也。将复见子瞻于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则善，然自此至儋数千里，复当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视未即死也，公无止我。”留之不可，阅其橐中，无数十钱，予方乏困，亦强资遣之。船行至新会，有蛮隶窃其橐装以逃，获于新州，谷从之至新，遂病死。予闻，哭之失声，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赵襄子厄于晋阳，知伯率韩、魏决水围之。城不沉者三版，县釜而爨，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礼。及襄子用张孟谈计，三家之围解，行赏群臣，以恭为先。谈曰：“晋阳之难，惟恭无功，曷为先之？”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曰：“晋阳之难，群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礼，吾是以先之。”谷于朋友之义，实无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宝，后遇予兄弟。予方杂居南夷，与之起居出入，盖将终焉，虽知其贤，尚何以发之。闻谷有子蒙，在泾原军中，故为作传，异日以授之。谷始名，及见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铭】

伯父太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适进士王君东美器之，独享上寿，年七十有五。从其子肄为梓州铜山尉，官满而归，没于乡闾，实建中靖国元年十二月庚寅也。前一岁，辙与兄子瞻皆自岭南蒙恩北还，将归扫先墓，是时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毗陵，复以疾不起，辙既哭之，则讣于乡曰：“天伦之爱，惟仲姊一人矣，东西相望，将谁诉者？”讣未达，而仲姊又亡，盖哭之恸曰：“已矣，手足尽矣，何以立于世？”惟夫人幼敏而静，四岁而知丝纩，十岁而知馈膳，父母以为能。既长，奉己以法，不妄言矣。二十而归王氏，蚤莫不懈，舅姑亦贤之。舅秘书丞兼，没于耀州，贫不能归，夫人劝其家尽所有以归葬。未几而姑亡，器之亦即世。生事不给，人不堪其忧，夫人处之，哀而不伤。被服饮食虽窭必修，与亲族交，虽贫不傲，虽富不屈，训导诸子，不失家法，遇其有过，未尝见声色，曰：“使尔自悟则善，勉强从我无益也。”春秋祠事，必亲视涤濯，执庖爨，夜以达旦，以此终其身。尝梦一老人，旁有赞拜者，既觉，犹拜未已，旦求其家绘像，则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代。肄及元九年进士第，时辙备位政府，以亲祀圜丘。恩赐冠帔，使肄以归奉夫人。肄迎养铜山，夫人常称内外祖父从政之方以敕之。及其疾病，肄剔股以具膳。既执丧，水浆不入口者累日，哀毁殆不能胜，乡人称之。将以崇宁元年十月六日于器之之墓。世次爵里既具，今不复载。夫人三子：长曰聿，幼曰昼，皆以儒学自力，仲子则肄也。三女：长适朝散郎刘襄，早亡；次适进士牟介；次适进士杨涛。孙五人：良弼、知武、知悌、良骥、庆长。铭曰：

生而知礼传弗烦，老而知义穷益坚。天既知之报以年，大其后昆子复贤。我欲见之不得还，勒铭幽室虞变迁。后要当归空九原，仰视松柏涕潸然。

【龙井辩才法师塔碑】

浙江之西，有大法师，号辩才。以佛法化人，心具定慧，学具禅律，人无贤不肖，见之者知尊其道，奉其教。居上天竺，说法齐众者二十年，退居龙井，燕居行道者十年。元六年岁在辛未九月乙卯，无疾而灭。吴越之人失其所归依，奔走号慕，如佛灭度，相与计于淮南，请于扬州太守苏公子瞻，以志其塔。公曰：“吾固知师矣，予弟子由虽未尝识师，而其知师不在吾后。吾为汝请。”辙以公命不敢辞。师姓徐氏，名元净，字无象，杭之于潜人。家世喜为善，客有过其乡者，指其居以语人曰：“是有佳气郁郁上腾，当生奇男子。”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而左肩肉起，如袈裟条，八十一日乃灭。其伯祖父叹曰：“是宿世沙门也，慎毋夺其愿，长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算也，及师之终，实八十有一。师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荤血，每见讲堂坐，辄叹曰：“吾愿登此说法度人。”年十六落发受具足戒。十八，就学于天竺慈云师。云门人方盛厌，众欲却之。云曰：“畴昔吾梦甚异，此子殆法器也，勿却。”师日夜勤力，学与行进，不数年而齿其高第。云没，复事明智韶师。韶尝讲《摩诃止观》至方便五缘，曰：“《净名》所谓以一食于一切供养诸佛及众贤圣，然后可食，此一方便也。”师闻之，悟曰：“今乃知色声香味皆具第一义谛。”因泪下如雨，由此遇物中无疑矣。尝梦与其同门友元素入一寺曰“妙乐”，有僧出，师问之曰：“此非荆溪尊者制《法华文句记》处耶？”曰：“然。”师访以尊者遗像，相与至东阁，见一梵僧趺坐不动，容貌甚伟，谓师曰：“我，汝过去师也，当为我作礼。”师拜，已而觉，忽若有得。年二十五，恩赐紫衣及辩才号，盖代诏为众讲说者凡十五年。知杭州吕公溱请师住大悲宝阁院。师严设纪律，犯者秋毫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遘治杭，以谓上天竺本观音大士道场，以声音忏悔为佛事，非禅那居也，乃请师以教易禅。师至，吴越人争以檀施归之，遂凿山增室，几至万础，重楼杰观，冠于浙西，学者数倍其故。有祷于大士者，亦鲜弗答。诏名其院曰“灵感观音”。熙宁初，龙图祖公无择在杭，言者或不悦其政，遽起制狱。师以铸钟事预逮，居其间泰然，拟《金刚篦》，撰《圆事理说》。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权贵人以动转运使，夺而有之，迁师于下天竺。师恬不为忤。捷犹不厌，使者复为逐师于潜。逾年而捷败，事闻朝廷，复以上天竺畀师。捷之在天竺也，吴人不悦，施者不至，岩石草木为之索然。及师之复，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清献赵公与师为世外友，亲见而赞之曰：“师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师归，道场光辉。”然师复留三年，终欲舍去，谓其徒曰：“吾祖智者，圣人也，犹以急于化人，害于行己，位本五品，而证止铁轮，况吾凡夫也哉！”固谢去。老于南山龙井之上，以茅竹自复。吴越闻之，争为之筑室庐，具像设，甓瓦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复为太守邓公温伯请居南屏。一年，邓公去，乃归龙井终焉。师于讲说，不择昼夜，常曰：“鬼神威德不具，多畏人，昼说或不得至。比夜人静，庶几能听。”尝焚指以供佛，右三左二，仅能以执，其徒有欲效之者，辄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修西方净业，未尝以须臾废行，成力具能，以其余见于外者非一也。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请师为落发摩顶祝之，不数日能行如他儿。布衣李生者，习禅观，甚辩而无行，欲从师出家，子瞻怜之，为请于师。未言其名，师拒不许，若知其为人者。秀州嘉兴令陶家，有子得魅疾，巫医莫能治，师咒之而愈。越州诸暨陈氏女子心疾，漫不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父母以见师，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尝与僧熙仲会食，仲视师眉间有光如萤，遽起揽之，得舍利。师曰：“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将以妄疑我。”自是常有于其卧起得之者。及其将化，入室燕坐，谢宾客，止言语饮食，召其常与往来僧道潜，告之曰：“吾西方业成，如是七日无魔横右胁，吉祥而逝，吾愿足矣。”至五日，出偈告众，七日奄然而寂，皆如其言。师度弟子若干人，四方学者不可以数计，颇能以其道教化吴越。至十月庚午，塔成。颂曰：

如来昔在世，心禅语为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湿性。于是湿性中，变化千万忆。风来为涛澜，风去为湛然。鱼龙所游戏，神鬼所出没。船筏借其力，网罟取其利。其上为洲渚，诸国所生育。其下为渊谷，百怪所藏伏。东西出日月，上下属河汉。观者不能了，Φ眙何暇说。如来知迷闷，随变为解释。因变所说者，是则名为教。彼善闻教人，当知是幻尔。既已知是幻，则当识真实。我观世教师，皆谓教是实。由谓教实故，则为禅所诃。禅虽诃教乎，终以教致禅。禅若不敢教，是杜所入门。教而不知禅，是不识家也。辩才真法师，于教得禅那。口舌如澜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风辄粲然。以是于东南，普服禅教师。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围绕。师惟不取故，物来不得拒。道成数有尽，西方一瞬息。西方亦非实，要有真实处。

【逍遥聪禅师塔碑】

予元丰中以罪谪高安，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是时洞山有文、黄蘗有全、圣寿有聪，是三老人皆具正法眼，超然无累于物。予稍从之游，既久而有见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绩溪。未几而全委化，文去洞山，聪去圣寿。凡十年，予再谪高安，而文住归宗，聪退老黄蘗不复出矣。聪闻予来，出见曰：“吾梦与君游于山中，知君复来，去来宿缘也，无足怪者。”与予处一年，弊衣粝食，澹然若将终焉。高安之人曰：“有如聪禅师而不坐道场者耶？”师曰：“吾未始不在道场，顾以苏公一来，余无求也。”众曰：“逍遥，唐帝子遗筑。宾旅不至，而赀粮可以老，居之无害。”师不听。予告之曰：“师岂以我故废传法耶？”师笑而许之。绍圣乙亥十有二月，始杖策入山，山久不理，十方不至，师方治其缺圮以延众。予亦得《般若》、《涅》、《宝积》、《华严》四大部旧经于圣寿，补其残破而授之。明年夏，师得疾，山深无医，愈而复剧，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师本绵州盐泉王氏，幼事剑门慈云海亮师，年二十三，诵经得度，始游成都，从讲师。舍之，南至吴越，见净慈大本禅师，久而不悟。本曰：“吾畴昔梦汝异甚，汝不勉则死。”师茫然不知所谓，常志南岳，思大口吞三世诸佛语。一日为僧伽作礼，醒然而喻。即见本，具道所以然。本曰：“汝得之矣，吾梦汝吞一世界，一剃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即为击鼓告众。师游江西高安，人敬爱之，延住真如、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圣寿三道场。师性静默，与物无牾，所居不问有无，安于戒律，不知持犯之别，平居未尝谈说，叩之辄不竭。予见之二十年，口不言人过。逍遥祖师曰僖，唐肃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国师，忠记之居“逍遥”，赐田甚广。经五代乱，民盗耕之几尽，前长老文因诉于县，十得一二，可以居众矣。而众未集，因相山之胜，环植松柏，将自为堵波。既没，或言其不利，改葬他所。及师之寂，即因之以葬。众皆曰：“有德之报。”十月庚午而葬。铭曰：

逍遥峻深，帝子道场。百年无人，龙天悲伤。师游吴中，得法本翁。口吞大千，不蒂于胸。律精不持，道备不言。游戏诸方，物知其贤。翼然归之，师却避之。草庵布衣，逝与世辞。忽来自山，众迎而喜。为予而出，予岂堪此。众曰逍遥，法鼓不鸣。师虽老矣，强为我行。师入居之，草木欣然。俯仰几何，寂如蜕蝉。吁嗟前人，度是塔址。成而不居，若有所俟。新塔岿然，松柏离离。匪人所图，缘则在兹。

【天竺海月法师塔碑】

余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曰海月，一曰辩才，皆事明智韶法师，以讲说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为讲说所缚。吴越多禅众，闻其言者皆曰：“说教如是，是亦禅也。”故吴越之人归之，与佛、菩萨无异。熙宁中，予兄子瞻通守余杭，从二公游，敬之如师友。海月之将寂也，使人邀子瞻入山。以事不时往，师遗言：“须其至乃阖棺。”既寂四日而子瞻至，发棺视之，肤理如生，心顶温然，惊叹出涕。后十有六年，子瞻守余杭，复从辩才游。及其灭也，子瞻守淮南，其徒请为塔铭，子瞻以属予。又十三年，予与子瞻皆自岭外得归，而子瞻终于毗陵。余杭参寥师吊予颍川，既而泣曰：“辩才既以子瞻故，得铭于公。海月独未有铭。公以子瞻，其亦勿辞。”予亦泣许之。公名惠辩，字讷翁，姓富氏，秀之华亭人也。幼不好弄，其父奇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从韶于天竺，受天台教，习西方观，复事三衢浮石矩法师，皆尽其学。韶之将老也，命公代之讲者八年，学者宗之。及其老，遂领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御物，僧徒严惮之，见者惶骇失据，公独从容如平日。文通异之，遂以莅僧职，卒至都僧正。凡讲授二十五年，往来千人，得法者甚众。西方观成，与同社人造塔及阁。公容止端静，不畜长物。有盗夜入其室，脱衣与之，导之出门，使从支径逃去。熙宁六年十月有疾，十七日旦起盥濯，与众别，焚香跏趺而逝，年六十，腊四十一。公初入天竺，及涧，有老人冠带伛偻逾梁迎之，入门而失。始代师讲，梦章安尊者，以金篦击其口曰：“汝勤于诲人，当得辩惠。”尝苦脾痛，久而不愈，梦天神以金盘盛水，使师瞑目而洗其肠，浣已复纳，觉而痛止。公没之岁，吴越大旱，祷于天竺观音像，不应。公以疾昼寝，梦老人白衣乌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问其人，曰“山神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期而雨。公学行高妙，报在西方，其以感通者不可胜言，而闻于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贤师，实公之高第。以铭授之，俾刻之石。铭曰：

佛本说一乘，无二亦无三。空洞无一物，应物无不在。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方便。方便皆是幻，惟惠为真实。有方便惠解，无方便惠缚，有惠方便解，无惠方便缚。惟惠惟方便，更相为缚解，缚脱解亦除，然后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与方便。示人西方观，其实则是幻。由幻而得佛，于以度众生。会归于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辩才师，智者之孙曾。由教而得禅，皆僧中第一。我不识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铭书塔石，二公知其然。

●栾城三集卷一

◆诗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秋成粟满仓，冬藏雪盈尺。天意愍无辜，岁事了不逆。谁言丰年中，遭此大泉厄。肉好虽甚精，十百非其实。田家有余粮，靳靳未肯出。闾阎但坐视，愍愍不得食。朝饥愿充肠，三五本自足。饱食就茗饮，竟亦安用十。奸豪得巧便，轻重窃相易。邻邦谷如土，胡越两不及。闲民本无赖，翩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穷，忍饥待捐瘠。彼哉陶钧手，用此狂且复。天且无奈何，我亦长太息。

【画叹〈并引〉】

武宗元比部学吴道子画佛、菩萨、鬼神，燕肃龙图学王摩诘画山川水石，皆得其仿佛。颍川僧舍往往见之，而里人不甚贵重，独重赵、董二生。二生虽工而俗，不识古名画遗意，作画叹。武燕未远嗟谁识，赵董纷纷枉得名。已矣孙陈旧人物，到今但数汉公卿。

【梦中反古菖蒲〈并引〉】

古诗云：“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节。仙人劝我食，令我好颜色。”十一月八日四鼓，梦中反之作四韵，见一愚公在侧借观。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节。仙人劝我食，再三不忍折。一人得饱满，余人皆不悦。已矣勿复言，人人好颜色。

【次迟韵复雪】

老人怕寒愁早作，夜闻飞霰知相虐。粟车未到泥复深，场薪欲尽心惊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川晃荡势如海，孤舟一叶知安泊。山中故人消息断，欲问有无隔溪壑。人言王生好事人，回船不顾山阴约。故侯生来本贫窭，妻子至今美藜藿。曳履长歌解忍饥，裹饭往饲今谁托。家人来告酒可卜，洗盏开瓶同一酌。

【次韵文氏外孙骥以其祖父与可学士书卷还谢学士】

西南自是贤俊府，衰老思归谩留许。舂禾磨麦非平生，子孙便推我作古。贤哉与可诗中杰，笔墨余功散缯楮。南阳诸谢世有人，此邦亦自非其土。一时与我俱作客，白发苍颜愧非伍。懦术真传汉太翁，风流未减晋诸庾。两家尚书往还帖，旧集脱遗应可补。明窗展卷清泪滴，恍然似与故人语。欲锁空厨付长康，恐君讥我不兴取。

【守岁】

岁云莫矣谁能守，唯有此心初不移。宇宙随流任尔去，虚空对面即吾师。三杯醉倒聊从俗，一点灵明欲语谁。来日日新无限事，归根一笑彼安知。

【上元不出】

春寒未脱紫貂裘，灯火催人夜出游。老厌歌钟空命酒，病嫌风露怯登楼。拥袍坐睡曾无念，结客追欢久已休。试问西邻传法老，此时情味似侬不？

【将筑南屋借功田家】

先人敝庐寄西南，不归三纪今何堪。卜营菟裘阅岁三，西成黍豆余石<詹瓦>。借功田家并欠，农事未起来不嫌。并遣浮客从丁男，芒鞋秃巾短后衫。杵声登登骇闾阎，期我一月久不厌。我方穷困人所谙，有求不答心自甘。一言见许不妄谈，饮汝信厚心怀惭。晨炊暮饷增醯盐，归时不碍田与蚕。

【丁亥生日】

少年即病肺，喘作锯木声。中年复病脾，暴下泉流倾。困苦始知道，处世百欲轻。收功在晚年，二疾忽已平。来年今日中，正行七十程。老聃本吾师，妙语初自明。至哉希夷微，不受外物婴。非三亦非一，了了无形形。迎随俱不见，瞿昙谓无生。湛然琉璃内，宝月长盈盈。

【初葺遗老斋二首】

髭须浑白已经岁，腰痛春来日又多。一味安闲犹有碍，却令朝谒拟如何。筑居定作子孙计，好事久遭僧佛呵。尤愧白家履道宅，十年成就饱经过。为留十步南墙竹，莫怪门前鸟雀多。陋巷何妨似颜子，势家应未奋萧何。诗书懒惰何曾读，气息调匀不用呵。多病从来少宾客，杜门今复几人过。

【谢人惠千叶牡丹】

东风催趁百花新，不出门庭一老人。天女要知摩诘病，银瓶满送洛阳春。可怜最后开千叶，细数余芳尚一旬。更待游人归去尽，试将童冠浴湖滨。

【移陈州牡丹偶得千叶二本喜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圃初开清氵┆岸，名花近取宛丘城。争言千叶根难认，忽发双葩眼自明。谪堕神仙终不俗，飞来莺凤有余清。细锄瓦砾除荆棘，未可令齐众草生。

【因旧〈并引〉】

予因卞氏故居改筑新宅，其厅其陋甚。有柴氏厅三间，求售三百余万钱，力不能致。子迟曰：“因卞之旧而易，其尤不可。子孙若贤，当师公俭。”予愧其言，从之。作因旧诗。君不见林上鹊，冬深始营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见梁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雏已生。我为一区屋，三年费经营。纷纷伐梧楸，日厌斤斧声。老竟能几何，何日安余龄。一言愧吾儿，事忌与力争。青杨易三栋，赤榆换双楹。指顾行即具，构筑役亦轻。ガ侯念子孙，不处高闳。吾今何人斯，此则座右铭。

【初成遗老斋二首】

花时懒出伴游人，暑雨深藏养病身。新宅丁丁厌斤斧旧，书寂寂卷埃尘。久将生事累诸子，顿敛浮根付一真。遗老斋成谋宴坐，澹然无语接来宾。旧说颍川宜老人，朱樱斑徇养闲身。无心已绝衣冠念，有眼不遭车马尘。青简自书《遗老传》，白须仍写去年真。斋成谩作笑谈主，已是萧然一世宾。

【蚕麦二首】

疏慵自分人嫌我，贫病可怜天养人。蚕眠已报冬裘具，麦熟旋供汤饼新。撷桑晓出露濡足，拾穗暮归尘满身。家家辛苦大作社，典我千钱追四邻。三界人家多鲜福，一时蚕麦得难兼。锄已愧非吾力，汤火尤惊取不廉。贵客争夸火浣布，贫家粗有水精盐。薄衫冷面消长夏，扪腹当知百不堪。

【文氏外孙入村收麦】

欲收新麦继陈谷，赖有诸孙替老人。三夜阴霪败场圃，一竿晴日舞比邻。急炊大饼偿饥乏，多博村酤劳苦辛。闭廪归来真了事，赋诗怜汝足精神。

【李方叔新宅】

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儿孙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寿八十知已难，从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李君虽贫足图史，旋凿明窗安净几。闭门但办作诗章，好事时来置樽俎。我恨年来不出门，不见君家栋宇新。心安即是身安处，自揣头颅莫问人。

【苦雨〈七月朔。〉】

蚕妇丝出盎，田夫麦入仓。斯人薄福德，二事未易当。忽作连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门陷涂潦，入室崩垣墙。覆压先老稚，漂沦及牛羊。余粮讵能久，岁晚忧糟糠。天灾非妄行，人事密有偿。嗟哉竟未悟，自谓予不戕。造祸未有害，无辜辄先伤。簟瓢吾何忧，作诗热中肠。

【杀麦二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麦幸十分熟，雨过三日霪。初晴尚未伏，半夜卷重阴。细筑场无隙，轻推磨有音。惊闻诸县水，一晒直千金。雨后麦多病，庾中蛾欲飞。不辞终日暑，幸脱半年饥。潦水来何暴，秋田望已微。农夫愚可念，此报定谁非。

【立秋后】

伏中苦热焦皮骨，秋后清风濯肺肝。天地不仁谁念尔，身心无著偶能安。诗书久为消磨日，毛褐还须准拟寒。谩许百年知到否，相从一日且磐桓。

【初筑南斋】

我老不自量，筑室盈百间。旧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凉风八月高，扶架起南边。首成遗老斋，愿与客周旋。古桧长百尺，翠竹森千竿。隔城过清颍，有井皆甘泉。平生隐居念，眷眷在山川。谁言白发年，有作竟不然。我本师瞿昙，所遇无不安。诸子知我怀，勉更求榱椽。堂成铺莞簟，无梦但安眠。

【中秋月望十六终夜如昼】

秋气久已到，月明如可期。云生未望夜，天借极圆时。冷澈登临倦，衰慵起舞迟。兔闲长捣药，桂老尚生枝。运转何年住，清明与物宜。油然任消长，斤斧定何施。

【酿重阳酒】

家人欲酿重阳酒，香曲甘泉家自有。黄花抱蕊有佳思，金火未调无好手。老奴但欲致村酤，小婢争言试三斗。我年七十似童儿，逢节欢欣事从厚。廪粟已空豆方实，羔豚虽贵鱼可取。病嫌秋雨难为腹，老咽馋涎空有口。折花谁是送酒人，来客但有邻家父。闭门一醉莫问渠，巷争不用缨冠救。

【戏题菊花】

春初种菊助蔬，秋晚开花插酒壶。微物不多分地力，终年乃尔任人须。天随匕箸几时辍，彭泽樽未遽无。更拟食根花落后，一依本草太伤渠。

【九日三首】

昔忝衣冠旧，今从野老游。篱根菊初绽，瓮面酒新ㄏ。不负重阳节，都无举世忧。人生定谁是，万事本悠悠。欲就九日饮，旋炊三斗醅。今朝不一醉，坐客有空回。白发何须吝，黄花恨晚开。问知瓶未罄，相劝尽余杯。从古重此日，今人那得违。菊迟知岁闰，酒贵念人饥。身安且自慰，家远不成归。尚忆少年乐，惊呼人尽非。

【十日二首】

酒经重九尚残卮，雨送初寒问箧衣。养气安闲真得计，读书勤苦已知非。谩存讲说传家学，深谢交游绝世讥。筑室未成中自笑，何如茅屋对柴扉。忧患经怀沃漏卮，荣华过眼脱轻衣。定心稍觉无来往，时事谁能问是非。禄去身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常自喜，宅成囊竭可无讥。交游散尽余亲戚，酒熟时来一叩扉。

【初成遗老斋待月轩藏书室三首】

〇遗老斋

老人身世两相遗，绿竹青松自蔽亏。已喜形骸今我有，枉将名字与人知。往还但许邻家父，问讯才通说法师。燕坐萧然便终日，客来不识我为谁。

〇待月轩

轩前无物但长空，孤月忽来东海东。圆满定从何处得？清明许与众人同。怜渠生死未能免，顾我盈亏略已通。夜久客寒要一饮，油然细酌意无穷。

〇藏书室

读书旧破十年功，老病茫然万卷空。插架都将付诸子，闭关犹得养衰翁。案头萤火从乾死，窗里飞蝇久未通。自见老庐真面目，平生事业有无中。

【久雨】

云低气尚浊，雨细泥益深。经旬势不止，晚稼日已侵。闲居赖田食，忧如老农心。堆场欲生耳，栖亩将陆沉。常赋虽半释，杂科起相寻。凶年每多暴，此忧及山林。号呼天不闻，有言不如喑。愿见云解脱，秋阳破群阴。

【方筑西轩穿地得怪石】

卞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怪石蹲のば。子孙分散不复惜，排弃坑谷埋泥沙。一株跃出随畚锸，知我开轩方种花。颓然远岭垂涧壑，豁然洞穴通烟霞。十夫徙置幸不远，轩前桐柏阴交加。我家旧隐久不到，胸尺水三流槎。少年旋绕看不足，时呼野老来煎茶。老人得此且自慰，更访余石探幽遐。〈或言卞氏旧石尚多，但未知沉沦处尔。〉

【肺病】

肺病比不作，屈信三十年。今年胡为尔，呀然上冲咽。寒冰未易温，死灰谁使然。医言无庸怪，此理环无端。少年少戕败，今日存精坚。假年复除害，非人岂非天。

【送逊监淮西酒并示诸任二首】

畴昔南迁海上雷，艰难唯与汝同来。再从龙尉茅丛底，旋卜云桥荔子堆。相与闭门寻旧学，谁言复出理官醅。乘田委吏先师事，莫学陶翁到即回。淮西留滞昔经年，唯有诸任时往还。炊黍留宾不嫌陋，借书度日免长闲。归来汴┆水无人问，梦绕伊家古桧间。二老旧游唯我在，后生谁复识苍颜。〈遵圣、师中二老人，虽乡人今无识之者矣。〉

【风雪〈闰十月十一日。〉】

冬温未宜人，风雪中夜止。疾雷略吾窗，轻冰入吾被。病去适三日，惊起存一气。心安气亦安，二物本非二。皎然一寸灯，下烛九泉底。物来无不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物去未尝昧。恨我俗缘深，挠此古佛智。医来视六脉，六脉非昔比。〈医适有此言。〉

【读传灯录示诸子】

大鼎知难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旧存古镜磨无力，近喜三更月到窗。早岁文章真自累，一生忧患信难双。从今父子俱清净，共说无生或似庞。

【梦中咏西湖】

谁凿西湖十里中，扁舟载酒轻风。草木蕃滋百事足，寒暄淡薄四时同。东邻适与吾庐便，西岸遥将岳麓通。闲游草草无人识，竹杖藤鞋一老翁。〈前四句梦中得，后四句起而足之。〉

【买炭】

苦寒搜病骨，丝纩莫能御。析薪燎枯竹，勃郁烟充宇。西山古松栎，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龙伏熊虎踞。挑抉靡遗余，陶穴付一炬。积火变深ヲ，牙角犹愤怒。老翁睡破毡，正昼出无屡。百钱不满篮，一坐幸至莫。御炉岁增贡，圆直中常度。闾阎不敢售，根节姑付汝。升平百年后，地力已难富。知夸不知啬，俯首欲谁诉。百物今尽然，岂为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预为子孙惧。

【欲雪】

今年麦中熟，饼饵不充口。老农畏冬旱，薄雪未覆亩。骄阳引狂风，三白知应否。久晴车牛通，薪炭家家有。唯有口腹忧，此病谁能救。达官例谋身，一醉日自富。尚应天愍人，云族朝来厚。飞花得盈尺，一麦可平取。

【那吒】

北方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难教语，宝塔令父左手举。儿来见佛头辄俯，且与拜父略相似。佛如优昙难值遇，见者闻道出生死。嗟尔何为独如此，业果已定磨不去。佛灭到今千万祀，只在江湖挽船处。

【示诸子】

老去惟堪一味闲，坐令诸子了生缘。般柴运水皆行道，挟策读书那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裕人约己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范五德孺近语迟：“闻君家兄弟善治田，盖取其不尽利耳。”〉

【戊子正旦】

百岁行来已七分，筋骸转觉不如人。法传心地初投种，雨过花开不待春。识路一时如有得，到家诸事本非新。旧陈刍狗今无用，付与时人藉两轮。

【题旧钟馗〈并引〉】

癸丑岁，予为兴德军掌书记。是岁大旱，除日，府中馈画钟馗行雪中状，甚怪。后三十六年，检箧中旧画得之，戏作此篇。济南书记今白须，岁节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旎旧绿襦。举手托天欣见雪，破鞋踏冻可怜渠。滔滔时辈今黄壤，六六年华属老夫。儿女未容翁便去，银瓶隔夜浸屠酥。

【七十吟】

年来霜雪上人头，俄尔相将七十秋。欲去天公未遣去，久留敝宅恐难留。六窗渐暗犹牵物，一点微明更著油。近听老卢亲不种，满田宿草费锄。

【久旱府中取虎头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戏作】

邢山潭中黑色龙，经年懒卧泥沙中。嵩阳山中白额虎，何年一箭肉为土。龙虽生，虎虽死，天然猛气略相似。生不益人死何负？虎头枯骨金石坚，投骨潭中潭水旋。龙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龙懒自增气。山前一战风雨交，父老晓起看麦苗。君不见岐山死诸葛，真能奔走生仲达。

【生日】

扶杖今年见国人，悬弧早岁忆兹晨。佛身三世归依地，邻寺百僧清净因。蘧子知非惭已晚，白公起定惜余春。舞雩一濯平湖水，乡党惊呼白发新。〈是日，南堂供三世佛，西寺斋僧百人。〉

【将拆旧屋权住西廊】

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欲趁闲年就新宅，不辞暑月卧斜阳。修篁已谢前人种，甘井何妨众口尝。奔走从来成底事，安居到处漫为乡。

【种花二首】

筑室力已尽，种花功尚疏。山丹得春雨，艳色照庭除。末品何曾数，群芳自不如。今秋接千叶，试取洛人余。筑室少闲地，种花能几畦。松筠旧满眼，桃李渐成蹊。无计通湖水，长思种藕泥。幽怀终不惬，拄杖出城西。

【同迟赋千叶牡丹】

未换中庭三尺土，漫种数丛千叶花。〈园工言：近家粪土多虫，故不宜花，须换黄土三尺，花乃茂。〉造物不违遗老意，一枝颇似洛人家。名园不放寻芳客，陋巷希闻载酒车。未忍画瓶修佛供，清樽酌尽试山茶。

【同迟赋春晚】

池塘春旱欲生尘，一雨能令草木新。脾病不嫌樱笋薄，廪空偏喜麦禾匀。白须照水湖光净，渌酒留人鸟ミ频。但恐少年嫌老丑，眼前无复一时人。

【春无雷】

经冬无雪麦不死，秋雨过多深入土。人言来岁定无麦，农父掉头笑不许。清明雨足麦欣欣，旋敕奴婢修破。大麦过期当半熟，小麦未晚犹十分。东家西舍发陈积，十钱一饼犹难得。向来天公不为人，市人半是沟中瘠。前望麦熟一月期，老稚相劝聊忍饥。谁令伏枕作寒热，囊中无钱谁肯医天公爱人何所吝，一春雨作雷不震。雷声一起百娇除，病人起舞不须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闻卞氏旧有怪石藏宅中问其遗孙指一废井云尽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尚未能取先作】

昔人游宦久江湖，怪石嵌空骇里闾。一井深藏缘底事，百年不出待潜夫。弃捐泥土性仍在，睥睨林亭气渐苏。微物废兴犹有定，此生穷达盲吁。

【仲夏始雷】

阳气溟九地来，经春涉夏始闻雷。麦禾此去或可望，桃李向来谁使开。号令人共怪，阴阳颠倒物应猜。一声震荡虽惊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八玺】

秦人一玺十五城，百二十城当八玺。元日临轩组绶新，君臣相顾无穷喜。九鼎峥嵘夏禹余，八玺错落古所无。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惯空惊呼。

【读旧诗】

早岁吟哦已有诗，年来七十未全衰。开编一笑恍如梦，闭目徐思定是谁。敔手一时无复在，赏音他日更难期。老人不用多言语，一点空明万法师。

【五月园夫献红菊二绝句】

黄花九月傲清霜，百草满园无此香。红紫无端盗名字，试寻本草细商量。南阳白菊有奇功，潭上居人多老翁。叶似皤蒿茎似棘，未宜放入酒杯中。

【夏至后得雨】

天惟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干春泽匝，禾槁夏雷坠。一年失二雨，廪实真不继。我穷本人穷，得饱天所畀。夺禄十五年，有田颍川。躬耕力不足，分获中自愧。余功治室庐，弃积沾狗彘。久养无用身，未识彼天意。

【迟往泉店杀麦】

罢民不耕获，岂利有攸往。古人为我言，许此亦无妄。一冬免锄犁，二麦盈瓮盎。火老金尚伏，雨过筑场壤。邻家助伯亚，苍耳割榛莽。朝阳得终日，经岁可无恙。老夫终病慵，长子幸可仗。劬劳慎勿厌，饼饵家共享。秋田雨初足，已作丰熟想。归来报好音，相对开腊酿。

【夏夜对月】

大火直南方，万物委炉炭。微雪吐凉月，中夜初一浣。老人气如缕，枕簟亦流汗。披衣绕中庭，星斗阑相粲。鸣蜩思清露，抱叶一长叹。栖鹊亦未安，绕树再三转。我生仰田食，候雨占云汉。枵然未可期，无食终谁怨。褰帷竟不寐，夜气净如练。爱之不忍触，惟恐朝来散。

【千叶白莲花】

莲花生淤泥，净色比天女。临池见千叶，谪堕问何故。空明世无匹，银瓶送佛所。清泉养芳洁，为我三日住。蔫然落宝床，应返梵天去。

【追和张公安道赠别绝句〈并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一见以国士相许，自尔遂结忘年之契。公晚事裕陵，君臣之义，初不浅也。既而与用事者异议，拂衣而出，初守宛丘，次守南都。予亦以议论不合，连从公游。元丰初，子瞻以诗获罪，窜居黄州，予谪监筠州酒税。公凄然不乐，酌酒相命，手写一诗为别曰：“可怜萍梗飘浮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从此空斋挂尘榻，不知重扫待何人。”后七年，蒙恩召还，复见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叹，时公薨已数年矣。及自龙川还颍川，侄过出子瞻遗墨，中有公所赠章，览之泣下不能止，乃追和之。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下宾。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栾城三集卷二

◆诗七十一首

【遗老斋绝句十二首】

杜门本畏人，门开自无客。孤坐忽三年，心空无一物众音入我耳，诸色过吾目。闻见长历然，灵源不受触。兹心净无垢，尚爱南斋竹。当暑得清风，冷然若新沐。老桧真百尺，疏竹疑千亩。纷纷霰雪中，见此岁寒友。栽竹种松桧，十年未成阴。昔人定知我，为我养南林。久无叩门声，剥啄问何故。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我居近西城，城枕湖一曲。不到平湖上，何物禁吾足。北临凤凰台，凤去台亦圮。萋萋修竹林，喈喈何日至。昔我过嵩麓，云移见诸峰。重游未有日，想像ａ霾中。避事已谢客，养性不见书。书中多感遇，掩卷辄长吁。人言里中旧，独有陈太丘。文若命世人，惜哉忧人忧。巢由老箕山，遁世聊可耳。临流愧尧舜，又甚陈仲子。

【移花〈八月十六日。〉】

种花南堂南，堂毁花亦瘁。理畦西轩西，花好未忍弃。殷勤拔陈草，秋雨流入地。移根傅生土，指日春风至。花来本陈洛，盈尺不为异。力求千叶枝，更与一溉水。人功诚已尽，天巧行可致。我老百不为，爱此养花智。

【服栗】

老去日添腰脚病，山翁服栗旧传方。经霜斧刃全金气，插手丹田借火光。入口锵鸣初未熟，低头咀嚼不容忙。客来为说晨兴晚，三咽徐收白玉浆。

【白菊】

白菊长先黄菊开，年年九日泛新醅。犹存古历标花候，不奈时人信手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得势从教盈九畹，俯眉聊复引三杯。愈风明目须真物，能使神农为尔回。

【九日家酿未熟】

平生不喜饮，九日犹一酌。今年失家酿，节到真寂寞。床头泻余樽，畦菊吐微萼。洗盏对妻孥，肴蔬随厚薄。兴来欲径醉，量尽还自却。傍人叹身健，省己知脾弱。尚有姑射人，自守常绰约。养生要慈俭，已老惭瞿铄。燕居渐忘我，杜门奚不乐。风曲日已干，浊醪可徐作。

【南斋独坐】

独坐南斋久，忘家似出家。香烟稼作穗，茶面结成花。细竹才通径，长松初有槎。往还真断绝，一一数归鸦。

【西成】

野老端相庆，西成仅十分。寒来多酿酒，客过预留馈。近事姑求饱，远忧要浪闻。一壶真有理，终日得醺醺。

【藏菜】

爨清葵芥充朝膳，岁晚风霜断菜根。百日园枯未易过，一家口众复何言。多排瓮盎先忧尽，旋设盘盂未觉烦。早晚春风到南圃，侵凌雪色有新萱。

【示诸子】

诸子才不恶，功名旧有言。穷愁念父母，心力尽田园。志在要须命，身闲且养源。游鱼脱渊水，何处有飞翻。

【示诸孙】

少年真力学，玄月闭书帷。老去浑无赖，心空自不知。交游谁识面，文字略存诗。笑向诸孙说，疏慵非汝师。

【十一月一日作】

昼短图书看不了，夜长鼓角睡难堪。老怀骚屑谁为伴，心地空虚成妄谈。酒少不妨邻叟共，病多赖有衲僧谙。〈觉师识病，善用药。〉积阴深厚阳初复，一点灵光勤自参。

【冬至日】

阴阳升降自相催，齿发谁教老不回。犹有髻珠常照物，坐看心火冷成灰。酥煎陇坂经年在，柑摘吴江半月来。官冷无因得官酒，老妻微笑泼新醅。

【除日】

年年最后饮屠酥，不觉年来七十余。十二春秋新罢讲，五千道德适亲书。木经霜雪根无蠹，船出风波载本虚。自怪多年客箕颍，每因吾党赋归欤。

【腊中三雪】

一腊不虚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压麦中尘。余润想犹在，苦寒将及春。殷勤欲尽酒，扶养病衰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伐双谷〈腊月二十七日作。〉】

芳兰非不嘉，当门自宜锄。矧此恶木阴，久妨长者车。仆夫斫寻斧，告我日方除。久持不忍意，柯条益扶疏。植根虽云固，伐去曾须臾。我涂虽不宽，出入自有余。开门听还往，并纳贤与愚。荒秽一朝尽，来者皆虚徐。

【上元夜适劝至西禅观灯】

三年不踏门前路，今夜仍看屋里灯。照佛有余长自照，澄心无法便成澄。追欢狂客去忘返，入定孤僧唤不应。更到西禅何所问，隔墙鱼鼓正登登。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单父相遇颍川归乡待阙作长句赠别】

我生犹及见大门，弟兄中外十七人。两家门户甲乡党，正如颍川数孙陈。鸣雁略云汉，风吹散落天一垠。归来勉强整毛羽，饮水啄粒伤离群。东西隔绝不敢恨，死生相失长悲辛。萧萧华发对妻子，往往老泪流衣巾。仲叔已尽季亦老，双星孤月耿独存。老夫闭门不敢出，喜君三度乘朱轮。今春剖符地尤胜，不齐自古留芳尘。回车访我念衰老，挽衣把臂才逡巡。君行到官我未死，杖藜便是不速宾。一尊酌我当有问，此国岂有贤于君。〈兄弟中，惟仆与程八、程九在耳。〉

【种松】

城郭人家岁寒木，桧柏森森映华屋。青松介僻不入城，野性特嫌尘土辱。中庭冉冉盈尺苗，条干虽短风霜足。培根不用粪壤厚，插竹预防鸡犬触。他年期汝三丈高，独立仙翁毛发绿。老翁自分不及见，子孙见汝知遗直。

【二月望日雪二绝】

玄冥留雪恼中春，损麦伤花病老人。已典布裘捐衲袜，朝来酒尽乞比邻。老翁衰病不忧花，百口唯须麦养家。闻道田中犹要雪，兼收凝白试山茶。

【逊自淮康酒官归覲逾旬而归送行二绝句】

官期未满许宁亲，平日宦游无此恩。雨遍公田及私亩，学书兼得问筠孙。乘田委吏责无多，旧学年来竟若何。开卷新诗可人意，到官无复废吟哦。

【去年秋扇二绝句】

箧中秋扇委尘埃，春晚炎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世用，故人相见莫心猜。扇中秦女旧乘鸾，拂去妇色尚鲜。未尽炎风早归去，不堪秋后乞哀怜。

【读旧诗】

老人诗思如枯泉，辘轳不下瓮盎干。旧诗展卷惊三年，粲然佳句疑昔贤。老来百事不如前，藜羹稻饭嗟独便。饱食余暇尽日眠，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ぬ唯纸窗水屏萧然如野人之居偶作】

高栋虚窗五月凉，客来扫地旋焚香。白云低绕明月观，涨海东流清暑堂。病久渴心思沆瀣，梦回余念属潇湘。老人夫妇修行久，此处从今是道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斋竹三绝】

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恍然如见旧溪山。旧山修竹半尘埃，谁种南林待我来。新笋出墙秋雨足，闭门长与护苍苔。里中佳客旧孙陈，我自疏慵不见人。目倦细书长掩卷，心游法界四无邻。

【中秋新堂看月戏作】

年年看月茅檐下，今岁堂成月正圆。自笑吾人强分别，不应此月倍婵娟。虚窗每怯高风度，碧瓦频惊急雨悬。七十老翁浑未惯，安居始觉贵公贤。〈闻都下诸家新建甲第壮丽，顷所未有。

【午寝】

食饱年来幸有秋，倒床清梦百无忧。忍饥终愧首阳客，睡足何须云梦州。水酒黄封生不喜，春芽紫笋向谁求。平生尚有书魔在，一卷还堪作枕头。

【九月阴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诸子三首】

旱久翻成雾雨灾，老人腹疾强衔杯。官醅ベ豆适初熟，篱菊黄花终未开。儿女共怜佳节过，鸡豚恐有故人来。衰年此会真余几，薄酒无多不用推。九日不能饮，呦呦觉胃寒。妻孥劝把盏，萸菊正堆。懒极久成病，年高终鲜欢。道人嫌服药，心息自相安。庭菊兼黄白，村醪杂圣贤。微吟还自喜，不饮信徒然。陶亮贫非病，孟嘉醒亦颠。相看莫相笑，与尔各当年。

【落叶满长安分题】

有客倦长安，秋风正飒然。九衢飞乱叶，八水凝寒烟。摇落南山见，凄凉陋巷偏。名园失绿暗，清渭泛红鲜。衣信催烦杵，狼烽报极边。长江苦吟处，日暮想横鞭。

【腊月九日雪三绝句】

天公留雪待嘉平，飞霰来时晓未明。病士拥衾催暖酒，闭门不听扫瑶琼。去年家酿不须沽，秫米今年绝市无。雪没前山薇蕨尽，谁怜无语独携锄。腊中得雪春宜麦，瓮里无糟寒恼人。未暇樽伴佳客，先将饼饵许比邻。

【己丑除日二首】

阅遍时人身亦老，卷残旧历意茫然。髭须白尽无添处，甲子重来又十年。酒俭不容时一醉，堂成且喜夜安眠。《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后贤。橘红安稳近谁传，〈予旧有腹疾，或教服橘皮煎丸，经月良愈。〉鬓雪萧骚久已然。梅柳任教修故事，蚕丝聊与祝新年。〈乡人以饧蜜和面，象梅枝柳叶，又以肉杂物为羹，名之曰蚕丝。〉敲门贺客辞多病，守岁诸孙听不眠。粗有官酤供夜饮，一瓶浑浊且称贤。

【同外孙文九新春五绝名】

佳人旋贴钗头胜，园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来怕春晚，春来会似出山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瓮中腊脚长忧冻，户外春风那得知。酒熟定应花未动，举瓢先对柳千丝。菊叶萱芽初出土，冻蔪冷面欲宜人。老人脾病难随汝，洗釜磨刀待晚春。筑室恨除千本竹，及春先补百株花。隔年预与园夫约，春雨晴时问汝家。雪覆西山三顷麦，一犁春雨祝天工。麦秋幸与人同饱，昔日黄门今老农。

【上元前雪三绝句】

腊中平地雪盈尺，嵩隗山田麦尚乾。不管上元灯火夜，飞花处处作春寒。闭门不问门前事，灯火薰天自不知。闻道朝来雪又下，老人今岁未应饥。天公似管人间事，近事传闻半是非。但使麦田饶雨雪，饥人得饱未相违。

【上元雪】

上元灯火家家办，遍地琼瑶夜夜深。衲被蒙头真老病，纱笼照佛本无心。床头酒瓮恰三斗，山下麦田真百金。乞我终年醉且饱，端能拥鼻作微吟。

【春阴】

春后谁令百日阴，雨淫风横两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野老空存念麦心。共怪丛筠亦黄落，终怜老桧独萧森。过中不克阳安在，夏旱前知未易禁。〈是春，所在竹林皆黄落，顷所未见。〉

【庭中种花】

空庭一无有，初种六株花。青桐绿杨柳，相映成田家。春雨散膏油，朝暾发萌牙。造物知我心，初来尽枯槎。开花已可贵，结子成益佳。百事尽如此，一生复何嗟。我生本穷陋，中年旅朝衙。失脚堕南海，生还梦荒遐。筑室虽不多，于我则已奢。松筠伴衰老，已矣无复加。

【曾郎元矩见过逾月听其言久而不厌追感平昔为赋诗】

胄子相从得佳婿，〈迟初于太学识元矩，因有姻议。〉掖垣同直喜良朋。交情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论有废兴。宿草芊绵泪入土，故琴牢落恨填膺。远来似觉清谈胜，试问传家今几灯。

【闭门】

闭门颍昌市，不识颍昌人。身闲未易过，闲久生暗尘。我念作闲计，欲与黄卷亲。少年病书史，未老目先昏。掩卷默无言，闭目中自存。心光定中发，廓然四无邻。不知心已空，不见外物纷。瞿昙昔尝云，咄哉不肯信。一见勿复失，愈久当愈真。

【林笋复生】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尝记。偶然雷雨一尺深，知为南园众君子。从地涌出长如人，一一便有凌云气。吾家老圃倦栽接，但以岁寒相妩媚。一朝纷纷看黄落，嵇阮相过无醉地。阴阳往复知有数，已病还瘳非即死。呼童径语邻舍翁，种竹未改当年意。姚黄左紫终误人，千叶重台定何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柏】

柏根可合抱，柏身长百尺。我年类汝老，我心同汝直。我贫初无居，爱汝买此宅。索居怀旧友，开轩得三益。风中有余劲，雪后不改色。我贫不栽花，绕屋多种竹。全家谬闻道，举目无他物。晨兴辄相对，知我有惭德。

【蚕麦】

春寒风雨淫，蚕麦止半熟。耕桑未尝亲，有获敢求足。邻田老翁妪，囊空庾无粟。机张久乏纬，食晏惟薄粥。熟耕种未下，屡祷云不族。私忧止寒饿，王事念鞭朴。为农良未易，为吏畏简牍。闭门差似可，忍饥有余福。

【喜雨】

夏田已报七分熟，秋稼方忧十日干。好雨徐来不仓卒，天公似欲救艰难。魃张鹰犬无遗力，社近鸡豚趁早寒。老病随人幸一饱，炉香无语只长叹。

【题东坡遗墨卷后】

少年喜为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妄言，知我不如兄。篇章散人间，堕地皆琼英。凛然自一家，岂与余人争。多难晚流落，归来分死生。晨光迫残月，回顾失长庚。展卷得遗草，流涕湿冠缨。斯文久衰弊，泾流自为清。科斗藏壁中，见者空叹惊。废与自有时，诗书付西京。

【洗竹】

寒甚南轩竹半黄，晚抽旱笋杂榛荒。不嫌毒手千竿尽，稍放清风八月凉。短彗只堪除粪壤，新萌会看伏牛羊。扶持造化须人力，早听人言布麦糠。

【寄张芸叟并引】

张芸叟侍郎编乐府诗相示，继以书间手战之故，恳恳有见怜衰病意，作小诗谢之。老矣张芸叟，亲编乐府词。才高君未觉，手战我先衰。点<黑南>旧无对，吟哦今与谁。十年酬唱绝，欢喜得新诗。

●栾城三集卷三

◆诗七十首

【两中秋绝句二首〈并引〉】

昔予谪居龙川。己卯岁闰九月重九，南方初有凉气，予置酒招同巷黄氏老与之对酌，作四绝句。其卒章曰：“尉他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卯饮下床虚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明年，蒙恩北归，寓居颍川。庚寅岁闰八月，遇两中秋，赋两绝句，以继前作。俯仰十有二年，时正苦腹疾，秋思索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病日加，亦理势然矣。颍川城下两中秋，金气初凝火尚流。脾病家人不教饮，官厨好酒亦难求。两逢重九尉他城，蜒叟相从倒酒瓶。十二年来均寂寞，此心南北两冥冥。

【赠德仲】

我昔见子京邑时，须发如漆无一丝。今年相见颍昌市，霜雪满面知为谁。故人分散隔生死，孑然惟以影自随。怜子肝心如铁石，昔所谓可今不移。世间取舍竟谁是，惟有古佛终难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净持律师。忽然微笑不言语，袖中锦绣开新诗。可怜相识二十载，终日对面初不知。蚌含明珠不肯吐，暗行沙底藏光辉。蚌为身计良可耳，旁人不悟宁非嗤。

【闰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黄花园中粲然夺目九日不忧无菊而忧无酒戏作】

年年九日忧无菊，今岁床空未有糟。世事何尝似人意，天公端解恼吾曹。金龟解去瓶应满，玉液倾残气尚豪。门外白衣还到否，今时好事恐难遭。

【九日三首】

瓢尊空挂壁，九日若为欢。白发逃无计，黄花开已半。酒悭惭对客，风起任飘冠。赖有陶翁伴，贫居得自宽。解衣换村酒，酒薄不须嫌。节到勿空过，杯行且强拈。得闲身尚健，适意事难兼。醉卧南窗日，谁知酸与甜。幼子淮西客，双壶思老人。远来经〈函页〉淡，细酌喜清醇。饮罢遥怜汝，归来早及春。南斋昔未有，余似旧时贫。

【戏题三绝】

懊恼嘉荣白发年，逢人依旧唱阳关。渭城朝雨今谁听，砑喜跳踉一破颜。谢传凄凉已老年，胡琴羌笛怨遗贤。使君于此虽不俗，挽断髭须谁见怜。遍地花钿叹百年，苍颜白发意凄然。回头笑指此郎子，破贼将来知有天。

【木冰】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兴薄冰满庭前。枯榆老柳变精妍，细梢如苗粗如椽。风敲碎玉落纷然，冰裹槲叶谁雕镌。邻家父老呼东垣，欲沽官酒囊无钱。我亦强起试一观，树稼不见今十年。

【夜坐】

少年读书目力耗，老怯灯光睡常早。一阳来复夜正长，城上鼓声寒考考。老僧劝我习禅定，跏趺正坐推不倒。一心无著徐自静，六尘消尽何曾扫。湛然已似须陀泊，久尔不负瞿昙老。回看尘劳但微笑，欲度群迷先自了。平生误与道士游，妄意交梨求火枣。知有毗卢一迳通，信脚直前无别巧。

【老史】

口食阳翟粟，身衣阳谷丝。二物不相即，饱暖常不时。老史知我穷，一岁一奔驰。方暑劝诣车，苦寒伺来归。嗟我垂老年，未免忧寒饥。老史甚忠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但恨性重迟。事我三十年，闵闵不相离。我门了无求，辛苦终不辞。平生金石交，至此或已携。老史未易得，试复养其儿。

【腊雪次迟韵】

冬储久未办，佳雪为人留。谷豆入高廪，薪蒸转十。纷纷了岁事，闵闵念农畴。家有二顷田，一顷种米。风声夜中变，飞霰晓未休。粗毕今岁寒，复免来年忧。天公知人心，未祷得所求。倾瓢有遗酌，起和田中讴。

【小雪】

小雪仅能消膈热，苦寒偏解恼衰翁。年丰谁使百物贵，心净要令万事空。老去禅功深自觉，生来滞运与人同。闲中未断生灵念，清夜焚香处处通。

【土牛】

天地非不仁，万物自刍狗。土牛适成象，逡巡见屠剖。田家挽双角，归理缫丝釜。生无负重力，死作初耕候，碎身本不辞，及物稍无负。君看刘表牛，岂脱曹公手。

【除夜二首】

年年赋除夜，一赋一衰残。家有三斗酿，春余半月寒。鸡豚不改旧，邻里自相欢。元日应无客，萧然不著冠。七十三年客，相从尚几年。西方他日事，东鲁一经传。渐解平生缚，初安半夜禅。纷纷争夺际，何意此心全。

【遗老斋南一柏双干昔岁坐堂上仅可见也今出屋已尺余偶赋】

翠柏擢双干，冉冉出屋危。柏长虽云喜，我老亦可知。苦寒不改色，烈风终自持。门闲断来客，相对不相欺。

【正月十六日】

上元已过欲收灯，城郭游人一倍增。陌上红尘霏似务，云间明月冷如冰。谁言世上驱驰客，老作庵中寂定僧。漏水半消灯火冷，长空无滓色澄澄。

【七十三岁作】

一生有志恨无才，久尔萧萧白发催。力学当年真自信，初心到此未应回。旧人化去浑无几，新障重生拨不开。七十三年还住否，获麟后事转难裁。

【春旱弥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

春旱时闻孽火然，邢山龙老不安眠。麦生三寸未覆垄，雨过一犁初及泉。深愧贪民饥欲死，可怜肉食坐称贤。南斋遗老知尤幸，汤饼黄齑又一年。

【龙川道士〈廖有象。〉】

昔我迁龙川，不见平生人。倾囊买破屋，风雨庇病身。颀然一道士，野鹤堕鸡群。飞鸣闾巷中，稍与季子亲，刺口问生事，褰裳观运斤。俯仰忽三年，愈久意愈真。送我出重岭，长揖清江滨。方营玉皇宫，栋宇期一新。成功十年后，脱身走中原。见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勤。我归客箕颍，昼日长掩关。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夫忽告我，门有万里宾。问其所从来，笑指南天云。心知故人到，惊喜不食言。我老益不堪，惟有二顷田。年年种麦禾，仅能免饥寒。君来亦何为，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今世非所闻。

【重赠】

出家无复家，视身等云浮。东西随风行，忽然遍九州。君居龙川城，筑室星一周。屋瓦如飞，象设具冕旒。弟子五六人，门徒散林丘。本为百年计，自可一世留。胡为不复顾，脱去如敝裘。万里一藤杖，来从故人游。故人病老翁，轻重恐未酬。疑君了心法，万物皆浮沤。去彼非有嫌，来此亦无求。是心摩尼珠，不受箧笥收。故人感君意，一言还信不。远行不为此，浪走非良谋。

【食樱笋二首】

一旱经春草木焦，朱樱结子独盈条。盘中宛转明珠滑，舌上逡巡绛雪消。仰嗫佳人露犹湿，偷衔啼鸟语尤娇。南方荔子争先后，羞见炎风六月烧。林竹抽萌不忍挑，谁家盈束伴晨樵。箨龙似欲号无罪，食客安知惜后凋。不愿盐梅调鼎味，姑从律吕应箫韶。林间老死虽无用，一试冬深雪到腰。

【西轩画枯木怪石】

西轩素屏开白云，婆娑老桂依霜轮。顾兔出走蟾蜍奔，河汉卷海机石蹲。牵牛自载倚桂根，清风飒然吹西邻。东坡妙思传子孙，作诗仿佛追前人。笔墨堕地称奇珍，闭藏不听落泥尘。老人读书眼病昏，一看落笔生精神。

【悟老住慧林】

能公住岭南，正观呼不起。忠公客中禁，朝恩不为累。道人无净秽，所遇忘嗔喜。悟公清净人，心厌纷华地。慧林虚法席，去有迟迟意。投身淤泥中，佛法何处是。引身山林间，过患差无几。力小难自欺，心安似无愧。悟世常失人，违心辄丧己。徐行勿与较，乘流得坎止。君看净因揩，志以直自遂。杀身竟何益，犯难岂为智。去住本由天，毋求亦无避。相期明且哲，大雅亦如此。

【蚕麦】

春旱麦半熟，蚕收仅十分。不忧无饼饵，已幸有襦裙。造化真怜汝，耕桑不谩勤。经过话关陕，贫病不堪闻。

【北堂】

吾庐虽不华，粗有南北堂。通廊开十窗，爽气来四方。风长日气远，六月有余凉。儿女避不居，留此奉爷娘。爷娘发如丝，不耐寒暑伤。单衣焦葛轻，软饭菰芥香。无客恣卧起，有客罗壶觞。今年得风Φ，摩膏沃椒汤。念终舍此去，故山松柏苍。此地亦何为，岁时但尝。

【秋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雨晴秋稼如云屯，豆没鸡兔禾没人。老农欢笑语行路，十年俭薄无今晨。无风无雨更一月，藜羹黍饭供四邻。天公似许百姓足，人事未可一二论。穷边逃卒到处满，烧场入室才逡巡。县符星火杂鞭，解衣乞与犹怒嗔。我愿人心似天意，爱惜老弱怜孤贫。古来尧舜知有否，诗书到此皆空文。

【七夕】

火流知节换，秋到喜身安。林鹊真安往，河桥晚未完。得闲心不厌，求巧老应难。送酒谁知我，瓢樽昨暮干。

【食鸡头】

风开芡觜铁为须，斧斫沙磨旋付厨。细嚼兼收上池水，徐咽还成沧海珠。佳客满堂须一斗，闲居赖我近平湖。多年不到会灵沼，气味宛然初不殊。

【秋雨】

禾田已熟畏愁霖，积潦欲干泥尚深。一雨一凉秋向晚，似安似病老相侵。人间有尽皆归物，世外无生赖有心。要觅尘埃不到处，一灯相照夜。

【补种牡丹二绝】

野草凡花著地生，落阳千叶种难成。姚黄性似天人洁，粪壤埋根气不平。换土移根花性安，犹嫌入伏午阴烦。清泉翠幄非难辨，绝色浓香别眼看。

【曹郎子文赴山阳令】

囊空口众不堪闲，却喜平生得细论。鹤发进封偿旧德，彩衣听讼勉平反。楚风剽疾观新政，浙水萧条咏旧恩。记取老人临别语，茶瓢霜后早相存。

【九日三首】

九日真佳节，年年长赋诗。深惭鹤发老，每与菊花期。帽落无人拾，酒狂聊自持。丰年余社瓮，天意念衰羸。我饮不为酒，黄花竞此时。茱萸谩辟恶，曲蘖助和脾。浅酌何劳诉，独醒徒尔为。来年我犹健，相对亦如斯。河朔今将到，山阳近欲行。老怀惊聚散，一酌慰平生。陋巷连墙入，长淮照眼明。到官纷讼牒，应忆此时情。〈迟归自河朔，节前当至。曹郎将赴山阳，节后当行也。〉

【早睡】

老人如婴儿，起晏睡常早。粗毡薄絮被，孤枕自媚好。倒床作龟息，逡巡辄复觉。隔门灯火明，仿佛闻语笑。杯卷相劝酬，往往见讥诮。披衣坐跏趺，衰老当自了。室空窗亦虚，半夜明月到。老卢下种法，从古无此妙。根生花辄开，得者自不少。要须海底行，更问药山老。

【厅前柏】

稚柏如婴儿，冉冉三尺长。移根出涧石，植干对华堂。重露恣膏沐，清风时抑扬。我老不耐寒，怜汝堪风霜。朝夕望尔长，尺寸常度量。知非老人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入诸孙行。想见十年后，檐前蔚苍苍。人来顾汝笑，诵我此诗章。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床头唧唧糟鸣瓮，夜半萧萧雪打窗。拥褐旋惊花著树，泼醅初喜酒盈缸。邻翁晨乞米三斗，钓户暮留鱼一双。自笑有无今粗足，遥怜逐客过重江。〈时逐客有过湖领者。〉瓮灯照室久妨睡，雪气侵人不隔窗。枕上诗成那起草，槽头酒滴暗鸣缸。远来狂客应回去，高卧幽人未有双。犹忆新滩泊船处，堆蓬积玉撼长江。幽居漫尔存三径，燕坐何妨应六窗。老忆旧书时展卷，病封药酒旋开缸。小园摇落黄花尽，古桧飞鸣白鹤双。珍重老卢留种子，养生不复问王江。鹞子一飞超涨海，蜂儿终日透晴窗。心空莫著书千卷，客到长留酒半缸。性命早知元有分，文章谁信旧无双。何年结束寻归路，还看蟆颐下饮江。

【冬日即事】

寒日初加一线长，腊醅添浸隔罗光。新年只愿多新酒，旧疾微令变旧方。自昔杯卷元窄小，得闲筋力尚康强。买田种秫贫无计，自有人家为插秧。近来腹疾颇退，足疾尚余一二，医娄生言：旧所用药，须少增损。

【画学董生画山水屏风】

承平百事足，鸿都无不有。策牍试篆隶，丹青写飞走。纷然四方集，狐兔萃林薮。何人知有益，长啸呼鹰狗。奔逃走城邑，惊顾念糊口。素屏开白云，称我茅檐陋。濡毫愿挥洒，峰峦映岩窦。巨石连地轴，飞布泻天漏。萦山一径通，过水微桥构。山家烟火然，远寺晨钟叩。僧从何方来，行速午斋后。有客呼渡船，隔水惟病叟。听然法一笑，此处定真否。人生初偶然，与此谁夭寿。厄穷妄自怜，一醉辄日富。客至亦茫然，邀我沽斗酒。

【冬至日作】

义和飞辔留不住，小儿逢节喜欲舞。人言老翁似小儿，豚酿酒多为具。颍川本自非吾乡，邻里十年成旧故。谁令闭户谢往还，寿酒独向儿孙举。饮罢跏趺闭双目，寂然自有安心处。心安自谓无老少，不知须发已如素。似闻钱重薪炭轻，今年九九不难数。

【冬至雪二首】

一气潜萌九地中，雪花微落四无风。初阳便有回天力，宿瘴徐看卷地空。家酿再投犹恨薄，官酤多取定无功。时人浅陋终无益，径就天公借一丰。佳节萧条陋巷中，雪穿窗户有颜风。出迎过客知非病，归对先师喜屡空。黍酝盈瓢终寡味，石薪烘灶信奇功。颇嫌半夜欺毛褐，却喜年来麦定丰。

【读乐天集戏作五绝】

乐天梦得老相从，洛下诗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绝，偶然得句与谁同。乐天得法老凝师，后院犹存杨柳枝。春尽絮飞余一念，我今无累日无思。乐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投老刺杭苏，溪石胎禽载舳舻。我昔不为二千石，四方异物固应无。乐天引洛注池塘，画舫飞桥映绿杨。氵┆水隔城来不得，不辞策杖看湖光。乐天种竹自成园，我亦墙阴数百竿。不共伊家斗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记病】

我病在脾胃，一病四十年。微伤辄暴下，倾注如流泉。去年医告我，此病犹可痊。试取姜豆附，三物相和丸。服之不旬浹，病去如医言。医言药有毒，病已当速捐。我意药有功，服久功则全。侵寻作风Φ，两足几蹣跚。徐悟药过量，医初固云然。旧病则已除，奈此新病缠。医言无甚忧，前药姑舍旃。药毒久自消，真气从此完。鄙夫不信医，私智每自贤。咄哉已往咎，终身此韦弦。

【除日二首】

屠苏未后不辞饮，七十四人今自希。筋力明年应更减，诚心忧世久知非。脾寒服药近方验，风Φ经冬势渐微。得罪明时归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讥。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归人。酒ㄏ泉涌如迎节，诗句云生喜见春。贺客不来知我病，邻家窃语笑吾真。时人莫作乐天看，燕坐端能毕此身。〈乐天居洛阳日，正与予年相若，非斋居道场，辄携酒寻花，游赏泉石，略无暇日。予性拙且懒，杜门养病，已仅十年，乐天未必能尔也。〉

【上元】

上元车马正喧喧，老病无聊长掩门。不著繁灯眩双目，独邀明月上前轩。跏趺默坐闻三鼓，寂寞谁来共一樽。已觉城中尘土臭，急将清雨洗乾坤。

【壬辰生日儿侄诸孙有诗所言皆过记胸中所怀亦自作】

生日今朝是，匆匆又一年。读书真已矣，闭目但茫然。下种言非妄，开花果定圆。驱羊旧有法，视后直须鞭。

【白须】

少年不办求良药，老病无疑生白须。下种已迟空怅望，无心犹幸省工夫。虚明对面谁知我，宠辱当前莫问渠。自顷闭门今十载，此生毕竟得如愚。

【林笋】

竹林遭冻曾枯死，春笋连年再发生。天与岁寒终倔强，泽分淇澳转数荣。狂鞭已逐草侵径，疏影长随月到楹。嵇阮欲来从我饮，开门一笑亦逢迎。

【西轩种山丹】

淮阳千叶花，到此三百里。城中众名园，栽接比桃李。吾庐适新成，西有数畦地。乘秋种山丹，得雨生可喜。山丹非佳花，老圃有深意。宿根已得土，绝品皆可寄。明年春阳升，盈尺烂如绮。居然盗天功，信矣斯人智。根苗相因依，非真亦非伪。客来但一笑，勿问所从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游西湖】

闭门不出十年久，湖上重游一梦回。行过闾阎争问讯，忽逢鱼鸟亦惊猜。可怜举目非吾党，谁与开尊共一杯。归去无言掩屏卧，古人时向梦中来。

【泛氵┆水】

早岁南迁恨舳舻，归来平地忆江湖。半篙春水花千片，八尺轻船酒一壶。徐转城阴平野阔，稍通竹径小亭孤。前朝宰相终难得，父老咨嗟今亦无。〈自氵┆沟泛舟至曲水园，本文潞公旧物，潞公以遗贾魏公，今为贾氏园矣。〉

【风Φ三作】

年老百病生，风Φ已三作。主家长患聋，说法仍害脚。十年学趺坐，从此罢雀跃。闭目时自观，寸田饱耕凿。下种本无种，服药亦非药。田熟根自生，病去如花落。吾生默已定，有数谁能却。数尽吾则行，未应堕冥漠。

【新作南门】

于公决狱多阴功，自知有子当三公。高作里门车马通，定国精明有父风。饮酒一石耳目聪，汉家宰相仍侯封。左右中兴始且终，我家读书自我翁。耻言法律羞兵戎，中年出入黄门中。智巧不足称愚忠，虽云寡过亦无功。不忮不求心粗空，举世知我惟天工。恃此知不累儿童，作门不Φ亦不隆。陋巷正与颜生同，势家笑唾倘见容。

【春旱】

旧俸存无几，生齿日益多。敝庐虽粗完，空廪无麦禾。首种二顷田，奈此春旱何。谁能持只鸡，一酹邢山阿。饥寒谁相念，幸龙未见诃。去年投虎头，叩门用干戈。邂逅一尺雨，岂复阴阳和。幽明初不隔，诚意岂在多。恻然上通天，矧此一盘涡。云兴雨随至，父老行且歌。

【感秋扇】

团扇经秋似败荷，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吾事，举世炎凉奈尔何。汉代谁令收汲黯，赵人犹欲用廉颇。心知怀袖非安处，重见秋风愧恨多。

●栾城三集卷四

【诗十二首】

【喜侄迈还家】

一别匆匆岁五除，还家怪我白髭须。怀中初见孙三世，巷口新成宅一区。〈侄房添一男孙，予亦葺成敝庐，皆别后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林下酒尊还漫设，床头《易传》近看无。老年游宦真安往，南北相望结草庐。

【次前韵】

心空烦恼不须除，白尽年来罢镊须。随俗治生终落落，苦心忧世漫区区。居连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园问有无。我已闭门还往绝，待乘明月过君庐。

【喜雨〈五月十九日夏至。〉】

一旱经春夏已半，好雨通宵晓未收。气爽暂令多病喜，来迟未解老农忧。力耕仅足公家取，遗秉休违寡妇求。时向林间数新竹，箨龙腾上欲迎秋。

【雨过】

东南流注已鸣涧，西北霏微仅敛尘。人意共怀艰食病，天公那有不仁人。云移已分贫无福，雩应方知社有神。田里相望无一舍，终年苦乐会须匀。

【溽暑】

东风吹鼎方然薪，游鱼出没一世人。随汤上下犹欣欣，不识河汉清凉津。十年我已不出门，可怜尚寄生死滨。老知下种功力新，开花结子常有辰。寒暑一过聊呻，至此有道非有神。

【外孙文九伏中入村晒麦】

春田不雨忧无麦，入得半犹足食。伏中一晒不可缓，旱田苍耳犹难得。人言春旱夏当潦，入伏未保天日好。老农经事言不虚，防风防雨如防盗。外孙读书旧有功，五言七字传祖风。旋投诗笔到田舍，知我老来才且慵。秋田正急车难起，汗滴肩愧邻里。磨声细转雪花飞，举家百口磨牙齿。食前方丈我所无，饼十字或有诸。孙归何用慰勤苦，烹鸡亦有丞胡卢。唐相卢怀慎既老家居，诸公尝往问疾，公设食待客，敕庖夫净去毛，勿拗折其项。客喜，为当食鹅鸭也。食至，乃胡卢耳，诸公皆不饱，公食之殊美。

【大雨后咏南轩竹二绝句】

苦寒坏我千竿绿，好雨还催众笋长。痛饮虽无嵇阮客，瓢尊一试午阴凉。叶开翡翠才通日，节竦琅不怕风。稍放西边深二丈，端如幽谷茂林中。〈竹西有二丈隙地，笋犹未到。〉

【秋后即事】

苦热真疑不复凉，火流渐见迫西方。清风一夜吹茅屋，竹簟今朝避石床。露湿中庭菊含蕊，水浮西浦稻生芒。秋成得饱家家事，莫笑农夫喜欲狂。

【送迟赴登封丞】

昔我过嵩阳，秋高日重九。晨邀同行客，共举登高酒。藤鞋生胼胝，一览河山富。封坛土消尽，中夜扪星斗。下山双足废，欲上知难又。回首烟云中，隐约见岩岫。未老约来游，何意七十后。吾儿性静默，丞邑山路口。秋暑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尚烦，冬雪山方瘦。春山利游观，安与即迎安。

【省事】

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许平生初不错，人言毕竟两皆空。空中有实何人见，实际心知与佛同。烦恼消除病亦去，闭门便了此生中。

【广福僧智昕西归】

老人寄东岩，萧然四无邻。八尺清冷泉，中有白发人。婆娑弄明月，松间夜相宾。平生指庚壬，终老投此身。筑室颍川市，西望长悲辛。故山比丘僧，{尔虫}足超峨岷。归涂三千里，秋风入衣巾。北崦百步外，我梦一室新。速营三间堂，永奉两足尊。我归要有时，久远与子亲。悟老非凡僧，瓦砾化金银。归来味玄言，见日当自陈。

●栾城三集卷五

【诗赋铭赞共十首】

【种药苗二首〈并引〉】

予闲居颍川，家贫不能办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则中索然。或教予种罂粟、决明，以补其匮。寓颍川诸家，多未知此，故作《种药苗》二诗以告之。皆四章，章八句。

〇种罂粟

筑室城西，中有图书。窗户之余，松竹扶疏。拔棘开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罂粟可储。罂小如罂，粟细如粟。与麦皆种，与祭皆熟。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养肺胃。三年杜门，莫适往还。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卢山。

〇种决明

闲居九年，禄不代耕。肉食不足，藜藿羹。多求异蔬，以佐晨烹。秋种罂粟，春种决明。决明明目，功见《本草》。食其花叶，亦去热恼。有能益人，矧可以饱。三嗅不食，笑杜陵老。老人平生，以书为累。夜灯照帷，未晓而起。百骸未病，两目告瘁。决明虽良，何补于是。自我知非，卷去图书。闭目内观，妙见自如。闻阿那律，无目而视。决明何为，适口乎尔。

【上巳】

春服初成日暖，氵┆河渐满风凉。欲复孔门故事，略有童冠相将。城西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愿与数子，临水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为我班荆举觞。我虽少饮不醉，未怪游人若狂。春风自尔一月，花絮极目飞扬。诵诗相劝行乐，良士但取无荒。

【上巳后】

上巳已过旬日，西湖尚有游人。老人复归闭户，户外百事日新。呼童试问筑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旧庐江上，隐居三世相因。晏子不愿改卜，我今已愧先君。始有苟合则止，已老姑欲安身。西望尝有处，传家图史常陈。门中此外何事，世故有耳不闻。食讫趺坐日昃，此心皎皎常存。万事汝勿告我，婚嫁自毕诸孙。

【堂成】

筑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诸子劳劬。父母老矣，风雨未除。橐装几何，勿问有无。伐木于山，因此旧庐。不约不丰，燕处无余。堂开六楹，南北四筵。昼明廓然，夜冥黯然。四邻无声，布被粗毡。身非蚌螺，一睡经年。夜如何有，趺坐燕安。善恶不思，此心自圆。东厢靖深，以奉尝。老佛之庐，朝香夜灯。西厢千卷，图书之林。先人所遗，子孙是承。杖屨经行，直如引绳。顾视而笑，此如我心。诸子之室，左右吾背。将食击板，一击而会。瓜畦芋区，分布其外。锄去瓦砾，坏而不块。废井重浚，泉眼仍在。辘轳雷鸣，甘雨时霈。园夫能勤，家足于菜。有客叩门，贺我堂成。揖客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读书，粗免躬耕。明窗修竹，惟我与兄。荫映茅茨，吐论峥嵘。猖狂妄行，以得此名。老而求安，匪以为荣。

【双柳】

我作新堂，中庭萧然，双柳对峙。春阳既应，千条万叶，风濯雨洗。如美妇人，正立栉发，发长至地。微风徐来，掩冉相缪，乱而复理。垂之为缨，绾之为结，屈伸如意。燕雀翔舞，蜩蜇嘶鸣，不召而至。清霜夜落，众叶如剪，颜色憔悴。永愧松柏，岁寒不改，见叹夫子。聊同渊明，攀条啸咏，得酒径醉。一廛粗给，三黜不去，亦如展惠。

【卜居赋〈并引〉】

昔予先君以布衣学四方，尝过洛阳，爱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贫不能遂。予年将五十，与兄子瞻皆仕于朝，裒橐中之余，将以成就先志，而获罪于时，相继出走。予初临汝，不数月而南迁。道出颍川，顾犹有后忧，乃留一子居焉，曰：“姑糊口于是。”既而自筠迁雷，自雷迁循，凡七年而归。颍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顷，而僦庐以居。西望故乡，犹数千里，势不能返，则又曰：“姑寓于此。”居五年，筑室于城之西，稍益买田，几倍其故，曰：“可以止矣。”盖卜居于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间，为归全之宅，指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于郏山矣，予年七十有三，异日当追蹈前约，然则颍川亦非予居也。昔贡少翁为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琅琊。有一子，年十二，自忧不得归葬。元帝哀之，许以王命办护其丧。谯允南年七十二终洛阳，家在巴西，遗令其子轻棺以归。今予废弃久矣，少翁之宠，非所敢望，而允南旧事，庶几可得。然平昔好道，今三十余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术之余，此心了然，或未随物沦散。然则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赋》，以示知者。吾将卜居，居于何所？西望吾乡，山谷重阻。兄弟沦丧，顾有诸子。吾将归居，归与谁处？寄籍颍川，筑室耕田。食粟饮水，若将终焉。念我先君，昔有遗言。父子相从，归安老泉。阅岁四十，松竹森然。诸子送我，历井扪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庶几百年，归扫故阡。我师孔公，师其致一。亦入瞿昙，老聃之室。此心皎然，与物皆寂。身则有尽，惟心不没。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从吾父，东从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处？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铜雀砚铭〈并引〉】

客有游河朔，登铜雀废台，得其遗瓦以为砚，甚坚而泽，归以遗予。为之铭曰：土生万物，而能长存。铜雀初成，万瓦云屯。得水而埏，得火而坚。水干火冷，而上不迁。石质金声，水火则然。台毁栋摧，谁使独全？披榛得之，如见古人。来为吾砚，明窗细毡。老尚著书，抚之长叹。用舍有时，一愚一贤。

【壬辰年写真赞】

颍滨遗民，布裘葛巾。紫绶金章，乃过去人。谁与丹青？画我前身，遗我后身。一出一处，皆非吾真。燕坐萧然，莫之与亲。

【管幼安画赞〈并引〉】

予自龙川归居颍川，十有三年，杜门幽居，无以自适，稍取旧画阅之，将求古人而与之友。盖于三国得一人焉，曰管幼安宁。幼安少而遭乱，渡海居辽东，三十七年而归。归于田庐，不应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没，功业不加于人。而予独何取焉？取其明于知时，而审于处己云尔。盖东汉之衰，士大夫以风节相尚，其立志行义，贤于西汉。然时方大乱，其出而应世，鲜有能自全者。颍川荀文若，以智策辅曹公，方其擒吕布，毙袁绍，皆谈笑而办，其才与张子房比。然至于九锡之议，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张子布，忠亮刚简，事孙氏兄弟，成江东之业，然终以直不见容，力争公孙渊事，君臣之义几绝。平原华子鱼，以德量重于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杀伏后，子鱼将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许文休，以臧否闻于世，晚入蜀，依刘璋，先主将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虽卒以为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时贤人也。然直己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终害其身；而枉己者，终丧其德。处乱而能全，非幼安而谁与哉？旧史言幼安虽老不病，著白帽、布襦、布裙，宅后数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临水盥手足，行园圃，岁时祀其先人，絮帽布单衣，荐馔馈，跪拜成礼。予欲使画工以意仿佛画之，昔李公麟善画，有顾、陆遗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为之赞曰：幼安之贤，无以过人，予独何以谓贤？贤其明于知时，审于处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归自东海。一亩之宫，闭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风。四时蒸尝，馈奠必躬。八十有四，蝉蜕而终。少非汉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栾城三集卷六

◆策问十六首

【策问】

问：大钱直十，行于世仅十年矣。物重而钱轻，私铸如云，百物踊贵，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积，以数千万计，而民间之畜，不可胜数。以民之不易也，弃而不惜，十损其七。圣人仁民之意，可谓深矣！然窃意旧钱耗于盗铸，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后者，不可不预讲也。愿著之于篇，有司将有采焉。问：尧、舜、周、孔之道，行于天下，无一物而不由，无一日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与之抗衡于世。世主之欲举而废之者屡矣，而终莫能。此岂无故而能然哉？诸生皆学道者也，请推言其所以然，辩其不可去之理，与虽不去而无害于世者，详著之于篇。问：河朔有桥，非古也。河流于澶，而桥始成。南北通行，契丹来和，百有余年。夫岂偶然也哉？今河出于滑，古所谓白马之津也。白马之津，是谓官渡。渡则可，桥则不。桥屡成矣，而河涨辄败，以虏使之岁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邻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为病。方今之计，其便安在？问：士大夫居闾阎间，习知民病，其多不可尽言也。姑问其六，曰：何以使民习于孝悌而无邪僻？何以使士安于实行而无矫伪？何以使吏食其禄而无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赋敛时办？何以使兵安其戍而无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虚而无数赦？问：尧忧洚水之害，朝多贤者不用而用鲧。鲧九年无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贤闻于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与三监叛，几为周室大患。此二圣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辨之。问：孔子称颜子“簞食瓢饮，不改其乐”，一时门弟子莫及之者，而韩子以此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哲人之细事。子路称千乘之国，师旅饥馑之余，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许之，而孟子以为贤于管仲。孟子、韩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问：三代圣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强弱相吞，而诸侯自灭；贫富相并，而井田自坏；劓刖伤人，而肉刑自废。汉唐之间，儒者咨嗟太息，欲复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请详论之：此三者诚非耶？三代圣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余年而未尝变，当时亦莫以为非者。是耶？自汉至今，亦数千载，时用时舍，迨今扫荡无余，而天下未尝不治。学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论也。问：学者皆宗孔孟，今考之于书，犹有异同之说，姑论其一二。孔子之于管仲，虽以为小器，而许其九合之仁。其于子路，虽称其有折狱之明，无袍之耻，而知其不得其死。至于孟子，则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于伯夷、叔齐，以为古之贤人，称柳下惠言中伦，行中虑，而讥其降志辱身。至于孟子，则皆以为圣人。然则学者今将从孔子欤？从孟子欤？其明言之。问：舜命九官，凡为国之政，无一不举，历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备，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旧，而虞、稷二官，独废而不修。盖耕耨稼穑、草木鸟兽，皆民之所赖以生而国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独无以专治其事，岂后稷、伯益之官，昔为虚设？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于事者欤？可详论之。问：鲁自宣公失政，三桓窃抚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竞，将逐季氏，遂以失国。然孔子相定公，将堕三都，费人不顺，兵及公侧，仅而胜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几至于乱。孔子之为是何也？及其自卫反鲁？虽为大夫，不任其事矣。季氏将用田赋，使冉有访焉，默而不答。然齐有田氏之祸，则沐浴而朝，请举兵讨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邻国之乱者。孔子之为是，亦何也？问：郊祀天地，见于《诗》《书》，固有国之常礼也。三代既衰，礼失其旧，秦汉之间，祀五，封太山，礼汾阴，杂出于郊祀之外，儒者以为此礼之大者。然五废于汉元，封禅止于晋武，当时自以为贤于秦汉。今将考论其实。此三者，于唐虞三代，抑尝行之乎？所谓封禅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汉之诸儒，初不言封禅。封禅之端，发于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问：祖宗承五代之余，礼乐未完，学校未立，其所以为天下者，皆汉唐之遗事也。然自今观之，其削平僭乱，攘却夷狄，战必胜，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间，百姓家给人足，相贤将勇，中外无事，朝廷有诤臣，州郡有循吏，至于文章之盛，至与汉唐相若。敢问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余年，礼乐、学校之政几一新矣，其将追继祖宗而止耶。汉唐不足言，其于三代，其亦庶几矣乎？问：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时，楚以诸侯而僭称王。召陵之会，桓公责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为罪；城濮之战，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为耻；围郑之役，秦伯私与郑盟，引兵先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文公不讨其贰。敢问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问：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贵者，位也；所同欲者，财也。天下之大，情尽于是矣。然此三者常相为用。生者，人之本也；无财，则无以生；无位，则无以养生而理财。作《易》者盖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参之以仁义，其旨安在？问：贤不肖之不能相及，虽父子兄弟之间，有不免焉。尧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盖无足疑者。至于孔子，门弟子三千余人，其所谓贤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与孔子周旋于天下，久者数十年，其历试而详观之者审矣。然子路事卫出公，庄公自晋反卫，劫孔悝而盟之。子路为孔悝攻庄公于台上，不知父子之争国不可也。田常乱齐，宰我助田氏，以陷于大戮。此二人者，亦何为立于孔氏之门乎？问：善为国者，惟其称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无溢员；其用财也，量入以为出，故财无不足；其治边也，量力而辟土，故边无不守。今也，取士日广，则官不能容；用财无艺，则常赋不足；开边日远，则见兵愈劳。将以救此，盖有举意而办者，亦有改途易向，虽久而不能办者。试详论之。

◆论一首

【观会通以行典礼论】

论曰：事物之变，纷纭杂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祸福治乱之际，倾侧多故，若不可处，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于是有风波作于平地，亲戚化为仇怨者矣。圣人不然，虚心以待物，物至而情伪毕陈于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险而若夷，未尝有所难者。《易》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会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礼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为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于数百，皆圣人指会通以示人，陈典礼以教人者也。今将言之，其多不可胜举，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潜则危其身，四不跃则丧其功，二不田则无以广其德，五不天则无以利于人。至于《坤》之初，警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龙战，其三教之以无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谈会通而陈典礼者，可以类求矣。舜之为庶人也，父顽，母嚚，象傲。艰哉，舜之处于其家也！周公之为冢宰也，外则管、蔡谗之，以为将不利于孺子，内则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于其朝也。然四岳之称舜曰：“，不格奸。”诗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载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盖舜与周公，临天下之至变，履天下之大艰，而泰然如拱揖于庙堂之上，跪起于尊俎之间，可不谓善观会通以行典礼也哉！昔庖丁之论解牛曰：“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盖圣人之于事，如庖丁之于牛，知之明，故处之暇；处之暇，故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不济者。此其所以为圣人也。谨论。

●栾城三集卷七

【论语拾遗〈并引〉】

予少年为《论语略解》，子瞻谪居黄州，为《论语说》，尽取以往，今见于书者十二三也。大观丁亥，闲居颍川，为孙籀、简、筠讲《论语》，子瞻之说，意有所未安。时为籀等言，凡二十有七章，谓之《论语拾遗》，恨不得质之子瞻也。巧言令色，世之所说也；刚毅木讷，世之所恶也。恶之，斯以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无求于人，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为是者，将以济其不仁尔。故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又曰：“刚毅木讷近仁。”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夫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亦可谓贤矣。然贫而乐，虽欲谄，不可得也。富而好礼，虽欲骄，亦不可得也。子贡闻之而悟曰：“士之至于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欤？”孔子善之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举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从来者，所谓闻一以知二也欤？《易》曰：“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诗》曰：“思无邪。”孔子取之，二者非异也。惟无思，然后思无邪；有思，则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圣人无思，非无思也。外无物，内无我，物我既尽，心全而不乱。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尝思。未尝为此，所谓无思无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动，与木石为偶，而以为无思无为，则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无邪。思马斯徂。”苟思马而马应，则凡思之所及无不应也。此所以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终日不食，终夜不寝，致力于思，徒思而无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学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学，则所由适道者顺矣；由是而适道，知道而未能安则不能行，不能行则未可与立，惟能安能行乃可与立，故三十而立，可与立矣；遇变而惑，则虽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则可与权矣；物莫能惑，人不能迁，则行止与天同，吾不违天，而天亦莫吾违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之至于此也，其所以施于物而行于人者至矣，然犹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于物，而有不顺焉，以心御之而后顺，则其应必疑，故六十而耳顺。耳目所遇，不思而顺矣，然犹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无心然后从心而不逾矩，故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与物为二，君子之欲交于物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非信而自入矣，譬如车，轮舆既具，牛马既设，而判然二物也，夫将何以行之？惟为之⺍⺌以交之，而后轮舆得藉于牛马也。⺍⺌，辕端持轭者也。故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槭无⺌，其何以行之哉？”车与马得⺍⺌而交，我与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坚，天地之远，苟有诚信，无所不通。吾然后知信之物⺌也。不仁而久约，则怨而思乱，久乐则骄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然则何所处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则不仁者约而不怨，乐而不骄。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与竖刁、易牙俱事桓公，终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动，而况管仲之上哉！仁者无所不爱。人之至于无所不爱也，其蔽尽矣。有蔽者必有所爱，有所不爱。无蔽者无所不爱也。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以其无蔽也。夫然犹有恶也。无所不爱，则无所恶矣。故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其于不仁也，哀之而已。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尽也，火必有烟。土去则水无不清，薪尽则火无不明矣。人而至于不仁，则物有以害之也。”君子无终日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非不违仁也，外物之害既尽，性一而不杂，未尝不仁也。若颜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尽去，薪未尽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违仁矣，而未能遂以终身。其余则土盛而薪强，水火不能胜，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颜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学未及究，其功不见于世。孔子以其心许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许之矣。然而三归反坫，其心犹累于物，此孔、颜之所不为也。使颜子而无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将造次颠沛于是，何三月不违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礼，死而五公子之祸起，齐遂大乱。君子之为仁，将取其心乎？将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颜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几无后患也夫！孔氏之门人，其闻道者亦寡耳。颜子、曾子，孔门之知道者也。故孔子叹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苟未闻道，虽多学而识之，至于生死之际，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闻道，虽死可以不乱矣。死而不乱，而后可谓学矣。孔子历试而不用，慨然而叹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此非孔子之诚言，盖其一时之叹云尔。子路闻之而喜。子路亦岂诚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盖曰无所取材，以为是桴也，亦戏之云尔。虽圣人其与人言，亦未免有戏也。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孔子以忠许之而不与其仁。崔子杀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孔子以清许之，而不与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贤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与之。孔子之以仁与人固难。殷之三仁，孤竹君之二子，至于近世，惟齐管仲，然后以仁许之。如令尹子文、陈文子，虽贤未可以列于仁人之目，故冉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路之政事，公西华之应对，与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鲁之君子也，其言行载于鲁，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废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舍是六者，其余皆仁且智也欤？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则臧文仲之类欤？孔子居鲁，阳货欲见而不往。阳货时其亡也，而馈之豚。孔子亦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与孔子三言。孔子答之无违。孔子岂顺阳货者哉？不与之较耳。孟子曰：“当是时，岂得不见？”夫先之而必答，礼之而必报，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见南子，如见阳货，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辩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厌之。”以为世莫吾知，而自信于天云尔。泰伯以国授王季，逃之荆蛮。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贤，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远矣。故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子瞻曰：“泰伯断发文身，示不可用，使民无得而称之，有让国之实，而无其名，故乱不作。彼宋宣、鲁隐，皆存其实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鲁皆被其祸。”予以为不然。人患不诚，诚无争心，苟非豺狼，孰不顺之。鲁之祸始于摄，而宋之祸成于好战，皆非让之过也。汉东海王𠔃以天下授显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让玄宗，兄弟终身无间言焉，岂亦断发文身。子贡曰：“泰伯端委以治吴，仲雍继之断发文身。”孰谓泰伯断发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谷，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谷苗之实而可食也。尽其心力于学，三年而不见其成功者，世无有也。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妇人者，太姒也。”然则武王盖臣其母乎？古者，妇人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春秋》书鲁僖公之母曰：“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𠂤遂。”太姒虽母，以九人故，谓之臣可也。或问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郑公孙夏无足言者。”盖非所问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复国，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贤，而疑其不利楚国。使圣人之功不见于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众矣，孔子未尝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孔子为鲁大夫，邻国有弑君之祸，而恬不以为言，则是许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与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犹告，以为虽无益于今日，而君臣之义，犹有儆于后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逼，常欲以越伐鲁而去之。以越伐鲁，岂若从孔子而伐齐？既克田氏，则鲁公室自张，三桓将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为不然，古之君子，将有立于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必先择其君。齐桓虽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无有也，然后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诚克田氏而返，将谁与保其功？然则孔子之忧，顾在克齐之后，此则孔子之所不为也。孔子以礼乐游于诸侯，世知其笃学而已，不知其他。犁弥谓齐景公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卫灵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犹犁弥也，久而厌之，将傲之以其所不知，盖问陈焉。孔子知其决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诚用之，虽及军旅之事可也。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万物，诚得其人而用之，无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虽存，七尺之躯有不能充矣，而况其余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难焉？盖知不义之可恶，而欲以小惠徼誉于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难也。古之教人必以学，学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达，知其道也；小人下达，得其器也。上达者，不私于我，不役于物。故曰：“君子学道则爱人。”下达者知义之不可犯，礼之不可过。故曰：“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虽至于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则无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有道者不知贫富之异，贫而无怨，富而无骄，一也。然而饥寒切于身而心不动，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忠信、泛爱而亲仁，皆其质也。有其质矣，而无学以文之者，皆未免于有过也。故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质也，而无学以文之，则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质如孔子不知学，皆六蔽之所害，盖无足怪也。人生于欲，不知道者，未有不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始学者，未可以语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于《周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而道之以礼，以礼济欲。夫是以乐而不淫，始学者安焉，由是以免于蔽。子谓伯鱼曰：“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者也欤？”言欲之蔽也。古之传道者必以言，达者得意而忘言，则言可尚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则言可畏也。故曰：“予欲无言，圣人之教人亦多术矣。行止语默，无非教者。”子贡习于听言，而未知其余也，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岂无以感而通之乎？卫灵公以南子自污，孔子去鲁从之不疑。季桓子以女乐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仇。子瞻曰：“卫灵公未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为不然。孔子之世，诸侯之过如卫灵公多矣，而可尽去乎？齐人以女乐间孔子，鲁君大夫既食饵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则坐待其祸，无可为矣，非卫南子之比也。君子无所不学，然而不可胜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后可。志无所一，虽博犹杂学也。故曰：“博学而笃志。”将有问也，必切其极，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夫妇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圣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问而近思。”君子为此二者，虽不为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栾城三集卷八

◆杂说九首

【易说三首】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谓道，何谓性，请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者，性之异名也；性之所寓也。道无所不在，其在人为性。性之未接物也，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乐，特未有以发耳。及其与物接，而后喜怒哀乐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节者，皆善也。所谓一阴一阳者，犹曰一喜一怒云尔，言阴阳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为天地，敛而为人。言其散而为天地，则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言其敛而为人，则曰“成之者性”，其实一也。得之于心，近自四支百骸，远至天地万物，皆吾有也。一阴一阳，自其远者言之耳。“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数也？曰：一气判而为天地，分而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数，虽圣人不能加损也。及文王重《易》，将以揲蓍，则取其数以为蓍数，曰大衍之数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数，而取其五十云尔，用于揲蓍则可，而非天地行之全数也。故继之曰：“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中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数，古之圣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参阴阳，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蓍数之所及也。及子瞻论《易》，乃以蓍数之故而损天地五行之全数以合之。为之说曰：“大衍之数五十者，五不特数，以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则一二三四在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中，言六七八九则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见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见于四时，而土不特见。”“故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夫五行迭用于四时，其不特见者均也。谓士不特见，此野人之说也。今谓五行之数止于五十，是天五为虚语、天数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数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土之生数，既不得特见，而其成数又以水火木金当之，是土卒无生成数也。使土无生成数，同天地之数四十而已，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数，人之所不与也。今也欲取则取，欲去则去，是以意命五行也。盖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既生矣，而未及成，地安于下，天运于上，则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则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阴阳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论，非臆说也。且十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赖以成，而土之赖于四行者少，其实可视而知，不可诬也。今将求合蓍数而黜土，其为说疏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常简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顺，皆其财之自然也。譬如鸟之能飞，鱼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济天下之险，坤以其顺济天下之阻，皆有余矣。然而或亦不济，如鸟之能飞而困于弋，鱼之能游而毙于网，健顺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险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强弱，有远近，有高下，有好恶，有向背，有取舍，此争之端而险阻之所出也。方其不争，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顺，无不济也。遇其方争，健能胜之，顺能说之，尚可也。不能胜，不能说，而险阻作矣。然则何为而可？《易》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乂然，示人简矣。”健而无心者，其德易，其形确然；顺而无心者，其德简，其形乂然。易简积于中，而确然乂然者著于外，吾信之，物安之，虽险阻在前而无不知，知之至同涣然冰释，无能为矣。此则易简之功，而非健顺之所及也。《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其理，则吾何为哉？亦位于其中而已矣。

【洪范五事说一首】

昔禹观《洛书》而得九畴之次：“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畴之源本也。汉刘向父子始采诸儒之说而作《五行传》。其论五事，失其实者过半，后世因之。予以为不然，乃为之说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后，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后，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为先后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声气继之；形气具，而视听继之。形气、视听具，而喜怒哀乐之变至；喜怒哀乐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乐之未至，则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思也，无为也。无思无为则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为貌，声气为言，且为视，耳为听，心为思，此五事之所以为先后也。畜为五藏，发为五事，以应五行。故脾之发为貌，而主土；肺之发为言，而主金；肝之发为视，而主木；肾之发为听，而主水；心之发为思，而主火。自黄帝以来，知医者言之详矣。舍此则无以治病，无以生杀人也。汉儒之说，以言为金，以听为水，则亦既得之矣。至于以貌为木，以视为火，以思为土，则不可。何以言之？土之为物，形色先具，而水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实为脾。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土之属而脾之余也。此佛之所谓地大者也。其于人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肃，肃则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则能胜水，故其休徵时雨。肃之反为狂，狂则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则不能胜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于人，气之所从出入也。方其有气而未声，则无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气至于有声，声成言，言出而物从之矣。故言之德从，从之至。《语》曰：“出辞气斯远鄙悖矣。”《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言之能，如之能，出而物莫之违也。物之有声者，莫如金，故言主金，则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时。之反为僭，僭则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物之能视者，有待于日，日入则视无以致其用。及其升于东方，然后视者皆明。木位于东，而日之所从见也。故视主于木，而木为肝，视之德明，明之至晳。晳则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徵时燠。晳之反为豫，豫则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燠。目施明于外者也，耳纳聪于内者。明施于外则为燠，聪纳于内则为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无所不容，故其德聪。聪之至则谋，谋则水得其性。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时寒。谋之反为急，急则水失其性。水失其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虚而应物者也，火无形而离于物者也，二者其德同。同，故无所不照。心之用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及其至也，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于无思。则复于性矣。复于性，则出于五事之表，此圣人所以参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圣。其功行于万物，无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风亦然。《易》曰：“自火出家人。”圣则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时风。圣之反为蒙，蒙则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风。此五者《洛书》之本说，与黄帝之遗书合，医者由之，至于今不变。而汉之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诗病五事】

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哉？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窃据江淮，白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汉高帝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岂以文字而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发于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诗反之曰：“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识理如此。老杜赠白诗有“细论文”之句，谓此类也哉。《大雅·绵》九章，初诵太王迁豳，建都邑、营宫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始及昆夷之怨，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贼时，有诗曰：“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诗人咏歌文武征伐之事，其于克密曰：“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其于克崇曰：“崇墉言言，临冲闲闲。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其于克商曰：“维师尚父，时惟鹰扬。谅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极于此矣。韩退之作《元和圣德诗》，言刘辟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肋。次及其徒，体号柱。末乃取辟，骇汗如泻。挥马纷纭，争切脍脯。”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如有碍，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安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卒，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孟郊异矣。圣人之御天下，非无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而已。非无巨室也，不得罪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矣。鲁昭公未能得其民，而欲逐季氏，则至于失国。汉景帝患诸侯之强，制之不以道，削夺吴楚，以致七国之变，竭天下之力，仅能胜之。由此观之，大邦、巨室，非为国之患，患无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乱，法制明具，州郡无藩镇之强，公卿无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今矣。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其诗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以俞，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刁。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吕惠卿继之，作手实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于官，民知其有夺取之心，至于卖田杀牛以避其祸。朝廷觉其不可，中止不行，仅乃免于乱。然其徒世守其学，刻下媚上，谓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废不用，至于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栾城三集卷九

【书传灯录后】

予久习佛乘，知是出世第一妙理，然终未了后从入路。顷居淮西，观《楞严经》，见如来诸大弟子多从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虽凡夫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数年于兹矣，而道久不进。去年冬，读《传灯录》，究观祖师悟入之理，心有所契，手必录之，置之坐隅。盖自达磨以来，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种生花之语。至六祖得衣法南迈，有明上坐者，追至岭上，知衣不可取，悔过求法。祖诲之曰：“汝谛观察，不思善，正恁么时，阿那个是明上坐本来面目。”明即时大悟，遍体流汗，曰：“顷在黄梅随众，实不省自己本来面目，今蒙指示入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护持而已。及内侍薛简问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简亦豁然大悟。予释卷叹曰：祖师入处傥大是耶？既见本来面目，心能不忘，护持不舍，则所谓下种也耶？譬诸草木种子，若置之虚不投地中，虽经百千岁，何缘得生？若种之地中，润之以雨露，之以风日，则开花结子，数日可待。六祖常谓大众：“汝等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自心是佛，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于一切处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就其实。我今说法，犹如时雨，普润大地。汝等佛性，譬诸种子，遇兹沾洽，悉得发生。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决证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则治地法也。”予至此复叹曰：“祖师之言备矣！而人自不知，虽知未必能行，如予盖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习之尝问戒、定、慧于药山。药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须于高高山顶坐，深深海底行，如闺阁中物，舍不得便为渗洒。”予欲书此言于绅，庶几不忘也。凡诸方妙语，昔人有未喻者，予辄为释之，录之于左，凡十二章。大观二年二月十三日书。佛说法，有一女人忽来问讯，便于佛前入定。文殊师利近前弹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网明菩萨，能出此定。”须臾，网明便至，问讯佛了，去女人前，弹指一声，女人便从定而起。颍滨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虽是文殊亲托往梵天，也出不得。无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弹指便了。”僧问老宿：“师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审全个甚么力？”老宿曰：“不欺之力。”颍滨老曰：“师子捉兔时，亦全用一个师子力，捉象时，亦全用一个师子力。不为兔小象大而有差别。若有差别，则物有大于象者，师子捉不得矣。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针锋，举一枣叶，即此理也。”僧举教云：“文殊忽起佛见法见，彼佛摄向二铁围山。”五云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见法见，我与点两碗茶，且道赏伊罚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颍滨老曰：“摄向铁围山，令知起见之非；与他茶吃，令他识本来处。与教意异而不异。”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问：“彼中佛法云何？”保福曰：“有时示众道。塞却你眼，教你觑不见；塞却你耳，教尔听不闻；坐却你意，教你分别不得。”地藏曰：“吾问你，不塞你眼，见个什么？不塞你耳，闻个什么？不坐你意，作么生分别？”或人问：“此二尊宿意为同为不同？”颍滨老曰：“六根为物所塞，为物所坐；则不见自性，不闻自性，不闻自性，不能分别自性。若不为物所塞，不为物所坐，则可以闻见自性，分别自性矣。老子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诘，故复混而为一。’一则性也。凡老子之言与佛同者，类如此。”邓隐峰在马师会下。一日，推土车，马师展脚路上坐，峰曰：“请师收足。”马曰：“已展不收。”峰曰：“已进不退。”推车直进，碾损马师脚。马归法堂，执斧子曰：“碾损老师脚底，出来！”引颈于前，马师乃置斧子。颍滨老曰：“马师展脚不收，执斧而问，二者皆以试验隐峰，临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解耳。土车进退，于事初无损益，而直推不顾，此隐峰狂直之病也。若执斧问之，而缩颈畏避，则十分凡夫，无足取矣。犹能引颈而俟，则犹可取也。故其终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虽去来自在，而狂病犹未痊也。”南泉欲游庄舍，土地神先报庄主，庄主乃预为备。泉至，问曰：“安知老僧来？排办如此！”庄主曰：“昨夜土地神相报。”泉曰：“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觑见。”有僧便问：“既是善知识，因何被鬼神觑见？”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饭。”颍滨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谓得他心通，忠国师见而问之曰：‘老僧心在何处？’大耳曰：‘在西川看竞渡。’忠再问心在何处？大耳曰：‘在天津桥看弄胡孙。’及三问，大耳良久莫知去处。忠叱之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仰山闻而释之曰：‘前两度是涉境心，故为大耳所见；后是自受用三昧，故大耳不能见。’今南泉欲游庄舍，而土地知之，亦见其涉境心耳，本无足怪者。南泉自谓修行无力，亦姑云尔。僧因其言而诘之，非识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饭，盖言前后皆涉境心耳。”仰山尝谓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作么生！”对曰：“正恁么时，是某甲放身命处。”仰山曰：“何不问老僧？”曰：“恁么时不见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恶，此六祖所谓本来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颍滨老曰：“在《周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体未得其用，故仰山以为未足耳。”长沙岭和尚尝遣僧问同参会老曰：“和尚见南泉后如何？”会默然。僧曰：“未见南泉时如何？”会曰：“不可更别有也。”僧回以告，岭有偈曰：“百尺竿头坐底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盖亦贵其用耳。香岩闲师尝谓众曰：“如人在千尺悬崖，口衔树枝，脚无所踏，手无所攀。忽有人问西来意。若开口答，即丧身失命；若不答，又违问者。如何即是？”众无对。颍滨老曰：“我若当此时，便大开口答他西来意，不管丧身失命，管别有道理也。”玄沙备头陀谓众曰：“诸方老宿，尽道接物利生，只如妄聋哑三种病人，汝作么生接？拈槌竖拂，他且不见，共他说话，他且不开口，复哑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时虽有答者，备皆不肯。颍滨老曰：“三种病人，若只用诸方拈槌竖拂说话等伎俩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诸佛、菩萨修行功到，虎狼蛇蝎，崖石草木，无物透不得，而况三种病人乎？玄沙之意，倘在是耳。非一时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德谦禅师尝到双岩，双岩长老问《金刚经》云：“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且道此经是何人说？”师曰：“说与不说且置，和尚唤什么作此经？”双岩无对。师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既以无为法为极，则又安有差别？且如差别是过不是过？若是过，一切贤圣尽有过。若不是过，决定唤什么做差别？”双岩亦无语。颍滨老曰：“佛本无经。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者，此心也。佛惟无心，故万法由之而出。若犹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况万法乎？四果十地，皆贤圣也。其所得法，各有浅深。然皆非无心，则不能得。故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如扁之斫轮，伛偻之承蜩，皆非无心，无以致其功。其以无致功，则与贤圣同。而其功之大小，则与贤圣异。贤圣之有差别，尽无可疑者也。’”经所谓以无为法者，谓以无而为法耳，非谓有无为之法也。然自六祖以来，皆读作无为之法，盖僧家拙于文义耳。杭州报恩院惠明禅师庵居大梅山，有二禅客至，师曰：“上坐离什么处来？”曰：“都城。”师曰：“上坐离都城至此山，则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则心外有法，少则心法不周。说得道理即住，不会即去。”二客不能对。又有朋彦上坐访师，师问：“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一时消陨。今天台嶷然，如何得消陨去？”朋彦亦无措。颍滨老曰：“佛身充满于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此理也。一人发真归源，十方虚空，一时消陨，亦理也。二理无可疑者。人能达此理，则去来之想盖，山河之碍灭，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为充满法界，消陨虚空矣。达者闻而信之，昧者疑之，则天台嶷然在前，未尝灭矣。”杭州永明寺道潜禅师尝访净慧禅师，会四众士女入院。净慧曰：“律中隔壁闻钗钏声，即为破戒，见睹金银合沓，朱紫骈阗，是破戒不是破戒？”师曰：“好个入路。”净慧称善。颍滨老曰：“隔壁闻钗钏声，而欲心动，安得不谓破戒？金银合沓、朱紫骈阗而心不起，安得谓之破戒？”

●栾城三集卷十

【记四首】

【遗老斋记】

庚辰之冬，予蒙恩归自南荒，客于颍川，思归而不能。诸子忧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侪之责也。”则相与卜筑，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萧然如野人之家。乃辟其四楹，加明窗曲槛，为燕居之斋。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颍滨遗老也，盍以“遗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从事于诗书，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应诏者。予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自谓必以此获罪，而有司果以为不逊。上独不许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及宣后临朝，擢为右司谏。凡有所言，多听纳者。不五年，而与闻国政，盖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世俗相从，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虽号为得志，而实不然。予闻之乐莫善于如意，忧莫惨于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间，杜门却扫，不与物接。心之所可，未尝不行；心所不可，未尝不止。行止未尝少不如意，则予平生之乐，未有善于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学道而求寡过，如予今日之处遗老斋可也。

【藏书室记】

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今老矣，犹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盖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及其安之，然后申之以弦歌，广之以读书。曰：“道在是矣。仁者见之，斯以为仁；智者见之，斯以为智矣。”颜、闵由是以得其德，予、赐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农夫垦田，以植草木，小大长短，甘辛咸苦，皆其性也，吾无加损焉，能养而不伤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如孔子犹养之以学而后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学，学者必由读书。傅说之诏其君，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而况余人乎？子路之于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于学，尝谓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孔子非之曰：“汝闻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凡学而不读书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败，与所遇之可否，未有不为病者。虽然，孔子尝语子贡矣，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曰：“然。非欤？”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一以贯之，非多学之所能致，则子路之不读书，未可非邪？曰：非此之谓也。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以日益之学求日损之道，而后一以贯之者，可得而见也。”孟子论学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心勿忘，则莫如学，必有事，则莫如读书。朝夕从事于诗书，待其久而自得，则勿忘勿助之谓也。譬之稼穑，”“为无益而舍之，则不耘苗者也；助之长，则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说考之，乃得先君之遗意。

【待月轩记】

昔予游庐山，见隐者焉，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犹日也，身犹月也。”予疑而诘也。则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为月。日出于东。方其出也，物咸赖焉。有目者以视，有手者以执，有足者以履，至于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无物不废，然日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未始有变也。惟其所寓，则有盈阙。一盈一阙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尝增也。入而死者，未尝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则有死生。一生一死者身也。虽有生死，然而死此生彼，未尝息也。身与月皆然，古之治术者知之，故日出于卯，谓之命，月之所在，谓之身，日入地中，虽未尝变，而不为世用，复出于东，然后物无不睹，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为明。以日之远近，为月之盈阙，非身而何？此术也，而合于道。世之治术者，知其说不知其所以说也。”予异其言而志之久矣。筑室于斯，辟其东南为小轩。轩之前廓然无障，几与天际。每月之望，开户以须月之至。月入吾轩，则吾坐于轩上，与之徘徊而不去。一夕举酒延客，道隐者之语，客漫不喻曰：“吾尝治术矣，初不闻是说也。”予为之反复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坟院记】

旌善广福禅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赠司徒坟侧精舍也。先公既壮而力学，晚而以德行文学名于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国太夫人，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有二子，长曰轼，季则辙也。方其少时，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尝有志兹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志乎？”辙兄弟虽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几五十，乃始得还朝。兄气刚寡合，已入复出。辙碌碌无能轻重，五年而至尚书右丞，与闻国政，以故事得于坟侧建刹度僧，以荐先福。坟之东西四里许，有故伽蓝，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传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舍也。辙以请于朝，改赐今榜，时元六年也。既三年，兄弟皆罪废，南迁海上。又六年，蒙思北归，兄至毗陵，以病没。辙中止颍川，不能归。又五年，前执政以黜去者，皆夺坟上刹。又二年，上哀矜旧臣，手诏复还畀之。坟之西南十余步有泉焉，广深不及寻，昼夜瀼涌，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辙南迁，而水日耗，至夺刹遂竭。父老来告，辙惕焉。疑获谴于幽明，徨不知所为。而手诏适至，泉亦汩翁然而复。山中人皆曰：“诏书乃与天通耶？”辙闻之，溯阙而拜，以膺上赐。久之，乃为之记，使世子孙知兹刹废兴所自，以无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护军、栾城县开国伯、赐紫金鱼袋苏辙记。

●栾城应诏集卷一

◆进论五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夏论】

圣人之道，苟可以安于天下，不求夫为异也。尧舜传之贤，而禹传之子。天下以为禹无圣人而传之，而后授之其子孙也。夫圣人之于天下，不从其所安而为之，而求异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浅邪？昔者汤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汤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为天下，而汤不能与其臣，武王不以与其弟，诚以为其子之才，不至于乱天下者，则无事乎授之他人而以为异也。而天下之人，何独疑夫禹载？今夫人之爱其子，是天下之通义也。有得焉而思以予其子孙，人情之所皆然也。圣人以是为不可易，故从而听之，使之父子相继而无相乱。以至于尧，尧举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尧之天下而又授之禹。举天下而授之人，此圣人之所以大过人，而天下后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后世之所不能，而圣人独为之，岂以为异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贤而有异人焉，为异而震之，则天下皆将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尧舜之传贤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尧之丹朱，舜之商均，仅可以守天下，而尧肯传之舜，舜肯传之禹，以为异而疑天下哉？然则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为不足受也。使天下复有禹，而愚知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启足以为天下故也。启为天下，而益为之佐，是益不失为伊尹、周公，而其功犹可以及天下也。盖圣人之不喜异也如此。昔者尝闻之：鲁人之法，赎人者受金于府。子贡赎人而不受赏，夫子叹曰：“嗟夫！使鲁之不复赎人者，赐也。”夫赎人而不以为功，此君子之所以异于众人者，而其弊乃至于不赎。是故圣人不喜为异，以其有时而穷也。闵子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乐，作而曰：“先王制礼，弗敢过也。”子夏终三年之丧，见于夫子，取琴而鼓之，其乐ぅぅ然，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为贤。由此观之，圣人之行，岂求胜夫天下人哉，亦有所守而已矣。

【商论】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复兴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复兴者宣王一人而已。盖商之多贤君，宜若其世之过于周，而反不如；周之贤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数百岁也。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人疑焉而不知其故也。盖常以为周公之治天下，务为文章繁缛之礼，以和柔驯扰天下刚强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亲亲，贵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爱而兄弟相悦，以无犯上难制之气，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刚毅勇果之政，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诸侯内侵，京师不振，卒于废为至弱之国。何者？优柔和易之道，可以为久，而不可以为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为天下者，不可复见矣。窃常求之于《诗》《书》之间，见夫《诗》之宽缓而和柔，《书》之委曲而繁重者，举皆周也。而商人之诗，骏发而严厉，其书简洁而明肃，以为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之风俗，盖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刚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后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于其败也，一散而不可复止。故夫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于不胜；强者易以折，而其未也，乃可以有所立。且此非圣人之罪也，物莫不有所短。方其盛也，长用而短伏；及其衰也，长伏而短见。夫圣人惟能就其所长而用之也。是故当其盛时，天下惟其长之知，而不知其短之所在。及其后世用之不当，其长日已消亡，而短日出。故夫能久者，常不能强，能以自奋者，常不能久。此商人之所以不长，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呜呼！圣人之虑天下亦有所就而已，盖不能使之无敝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奋而不能以及远，此二者存乎其后世之贤与不贤也。故太公封于齐，尊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夺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浸衰矣。”夫尊贤尚功，则近于强；亲亲尊尊，则近于弱，终于齐有田氏之祸，而鲁人困于盟主之令。盖商之政近于齐，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鲁也。故齐强而鲁弱，鲁未亡而齐亡也。

【周论】

《传》云：“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质，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予读《诗》、《书》，历观唐虞，至于商周。盖尝以为自生民以来，天下未尝一日而不趋于文也。文之为言，犹曰万物各得其理云尔。父子君臣之间、兄弟夫妇之际，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无义，君臣无礼，兄弟不相爱，夫妇不相保，天下纷然而淆乱，忿斗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伦不明，生不相养，死不相葬，天下之人，举皆戚然，有所不宁于其心。然后反而求其所安，属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联其兄弟而正其夫妇。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犹以天子之尊而饭土留，啜土，土阶三尺，茅茨而不翦。至于周而后大备，其粗始于父子之际，而其精布于天下，其用甚广而无穷。盖其当时莫不自以为文于前世，而其后之人乃更以质也。是故祭祀之礼，陈其笾豆，列其鼎俎，备其醪醴，俯伏以荐思，其饮食醉饱之乐而不可见也。于是灌用郁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见，以为神缩之也。体魄降于地，魂气升于天，恍惚诞谩，而不知其所由处，声音气臭之类，恐不能得当也。于是终祭于屋漏，绎祭于祊方，以为人子之心无所不至也。荐之以滋味，重之以脍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后稻粱，先大羹而后庶羞，以为不敢忘礼，亦不敢忘爱也。丁宁反复，优游而不忍去，以为可以尽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谓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当然也。仲尼区区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遗文，而与曾子推论礼之所难处，至于毫厘纤悉之际，盖以为王道之盛其文理当极于此焉耳。及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亡，无下大坏，强凌弱，众暴寡，而后世乃以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渐而入于文。至于周，而文极于天下。当唐虞、夏商之世，盖将求周之文，而其势有所未至，非有所谓质与忠也。自周而下，天下习于文，非文则无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势然也。今夫冠婚丧葬而不为之礼，墓祭而不庙，室祭而无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从唐虞、夏商之质。夫唐虞、夏商之质，盖将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为法也。

【六国论】

愚读六国世家，窃怪天下之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众，发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于灭亡，常为之深思远虑，以为必有可以自安之计。盖未尝不咎其当时之士虑患之疏而见利之浅，且不知天下之势也。夫秦之所与诸侯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韩，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韩、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齐之刚寿，而范雎以为忧。然则秦之所忌者，可以见矣。秦之用兵于燕、赵，秦之危事也。越韩过魏而攻人之国都，燕、赵拒之于前，而韩、魏乘之于后，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赵，未尝有韩、魏之忧，则韩、魏之附秦故也。夫韩、魏，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间，此岂知天下之势邪？委区区之韩、魏，以当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韩、魏折而入于秦，然后秦人得通其兵于东诸侯，而使天下遍受其祸。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籍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间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秦论】

秦人居诸侯之地，而有万乘之志，侵辱六国，斩伐天下，不数十年之间，而得志于海内。至其后世，再传而遂亡。刘季起于匹夫，斩艾豪杰，蹙秦诛楚，以有天下。而其子孙，数十世而不绝。盖秦、汉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无以相远也。然刘、项奋臂于闾阎之中，率天下蜂起之兵西向以攻秦，无一成之聚，一夫之众，驱罢弊适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则生，失之则死。以匹夫而图天下，其势不得不疾战以趋利，是以冒万死求一生而不顾。今秦拥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业，虽闭关而守之，畜威养兵，拊循士民，而诸侯谁敢谋秦？观天下之衅，而后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谁敢抗。而惠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昭之君，乃以万乘之资，而用匹夫，所以图天下之势，疾战而不顾其后，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刘、项之势，天下皆非吾有，起于草莽之中，因乱而争之，故虽驰天下之人，以争一旦之命，而民犹有待于戡定，以息肩于此。故以疾战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无背叛之志。若夫六国之际，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强服四海，不爱先王之遗黎，第为子孙之谋，而竭其力以争邻国之利，六国虽灭，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谋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势，而非所以承祖宗之业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尝闻之：周人之兴数百年，而后至于文、武。文、武之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商之诸侯犹有所未服，纣之众，未可以不击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贤，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溃。诚以为后稷、公刘、太王、王季勤劳不懈，而后能至于此，故其发之不可轻，而用之有时也。嗟夫！秦人举累世之资，一用而不复惜，其先王之泽，已竭于取天下，而尚欲求以为国，亦已惑矣。

●栾城应诏集卷二

◆进论五首

【汉论】

古之圣人，制为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辞。天下之人，奇才壮士，争出其力，自尽于天子之下，而无所逃遁。此二者何为如此也？天下之事，固其贤者为之也。仁人君子尽心以制天下之事，而无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翦天下之暴乱，而无所不定。此其类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得其君，则其心常鳃鳃然，旷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业立，缺然反顾，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贤才，其才虽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贤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盖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争归之也。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资，以用力于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为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于无穷。惟其君臣相戾，而不能以相用，君以为无事乎其臣，臣以为无事乎其君，君无所用，以至于天下之不亲，臣无以用之，以至于茕茕而无所底丽，而天下始大乱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意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谁能以相从？惟其因天子之权而用之，是以虽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彼见天下之莫吾抗也，则以为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为变哉？昔者西汉之衰，王莽窃取其人君之权而执之，以求取其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方其执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将取之，是以俯首而奉其所为。何者？天下之心，犹以为汉役之也。至于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数年，而莽以大败。何者？天下不服无汉之王莽也。其后东汉之乱，献帝奔走于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为帝王。当是之时，天下已无汉矣，而唯曹氏之为听。然天下之英雄，犹以为名，皆起而争之，终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犹幸其当时之人，皆知汉之天下已去，而操收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为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为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争心皆将嚣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愈狭，则其失之也愈速。何则？其不平者众也。故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子孙微矣。”呜呼！公室既微，则三桓之子孙，天下之所谓宜盛者也，而终以衰弱而不振，则夫君臣之分可知也已。

【三国论】

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悲夫！世之英雄，其处于世，亦有幸不幸邪。汉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独过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孙、刘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击勇，此譬如两虎相厂，齿牙气力，无以相胜，其势足以相扰，而不足以相毙。当此之时，惜乎无有以汉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咄嗟叱咤，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徘徊而不进，其顽钝椎鲁，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败矣。今夫曹公、孙权、刘备，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孙不知曹，而刘不如孙。刘备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则亦已惑矣。盖刘备之才，近似于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术。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据势胜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广收信、越出奇之将，以自辅其所不逮；有果锐刚猛之气而不用，以深折项籍猖狂之势。此三事者，三国之君，其才皆无有能行之者。独一刘备近之而未至，其中犹有翘然自喜之心，欲为椎鲁而不能纯，欲为果锐而不能达，二者交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人，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于二袁之间，困于吕布而狼狈于荆州，百败而其志不折，不可谓无高祖之风矣，而终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

【晋论】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动之以劳，使之安居而能勤，逸处而能忧，其君子周旅揖让不失其节，而能耕田射驭，以自致其力，平居习为勉强而去其惰傲，历精而日坚，勤劳而日强，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惮执天下之大劳。夫是以天下之事，举皆无足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无以求胜其上。何者？天下之乱，盖尝起于上之所惮而不敢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惮而不敢为，则有以乘其间而致其上之所难。夫其上之所难者，岂非死伤战斗之患，匹夫之所轻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试之者邪？彼以死伤战斗之患邀我，而我不能应，则无怪乎天下之至于乱也。故夫君子之于天下，不见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见，是故事有所不辞，而劳苦有所不惮。昔者晋室之败，非天下之无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谈揖让，泊然冲虚，而无慷慨感激之操，大言无当，不适于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窃乘之，是以颠沛陨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刘聪、石勒、王敦、祖约，此其奸诈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于草木之间，大风烈日之所咻，而霜雪饥馑之所劳苦，其筋力骨节之所尝试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导之伦，清谈而当其冲，此譬如千金之家，居于高堂之上，食肉饮酒，不习寒暑之劳，而欲以之捍御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奸雄之所乐攻而无难者也。是以虽有贤人君子之才，而无益于世；虽有尽忠致命之意，而不救于患难。此其病起于自处太高，而不习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劳，贵而不能治。盖古之君子，其治天下，为其甚劳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弃其粝。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为君子。至于后世，为其甚劳而不知以自复，而为秦之强；食其甚美而无以自实，而为晋之败。夫甚劳者，固非所以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丧天下之故也哉！

【七代论】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天下之势，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间，坚忍而不变，是以天下之势遂成而不可解。自晋以下，天下何其纷纷也。强者不能以相吞，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灭。天下大乱，离而为南北，北又离而为东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为七代，至于隋而后合而为一。盖其间百有余年之中，其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过江以侵南之地。岂其百年之间。南无间之足乘，而北无隙之要入哉？盖亦其势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际，天下尝有变矣。宋取之晋，齐取之宋，梁取之齐，陈取之梁，而周、齐取之后魏。此五衅者，兵交而不解，内乱而无救，其间非小也，而其四邻拱手远望，而莫敢入。盖其取之者，诚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仓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势，又固不可以争衡于中国，则七代之际，天下将不可合邪？尝试论之。姚泓、宋武之际，天下将合之际也。姚兴既死，而秦地大乱。武帝举江南之兵长驱以攻秦，兵不劳而关中定。此天下之一时也。及夫刘穆之死，关中未安，席不及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乱，留孺子孱将，以抗四方强悍之虏，则天下之势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势而遂成之也，则夫天下之势亦随去之而已矣。且夫孙权、曹操之事，足以见矣。曹操之不能过江以攻孙权，力有所未足也。而孙权终莫肯求逞于中国，盖其志将以侥幸乎北方之大乱，然后奋而乘其弊，而非以为其地之足以抗衡于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关，因而居之，以镇抚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资，西引巴汉之粟，而内因关中之盛，厉兵秣马，以问四方之罪戾。当此之时，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蒂芥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则不可以不察也，其心将有所取乎晋，而恐夫人之反之于南，是以其心忧惧颠倒，而不见天下之势。孔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势而不顾，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隋论】

人之于物，听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则人重而物轻。人重而物轻，则物之附人也坚。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轻也。古之圣人，其取天下，非其驱而来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为之长，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权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谓人重而物轻。且夫吾之于人，己求而得之，则不若使之求我而后从之；己守而固之，则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后与之。故夫智者或可与取天下矣，而不可与守天下。守天下则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则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术留天下。以术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国长远，后世莫能及。然而亡国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诸侯用事，而秦独得山西之地，不过千里。韩、魏压其冲，楚胁其肩，燕、赵伺其北，而齐掉其东。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后合而为一。秦见其取天下若此其难也，而以为不急持之，则后世且复割裂以为敌国。是以销名城，杀豪杰，铸锋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绝天下之望。其所以准备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无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陈胜、项籍因民之不服，长呼起兵，而山泽皆应。由此观之，岂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过之弊欤？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见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盖自东晋以来，刘聪、石勒、慕容、苻坚、姚兴、赫连之徒，纷纷而起者，不可胜数。至于元氏，并吞灭取，略已尽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为周、齐。周并齐而授之隋。隋文取梁灭陈，而后天下为一。彼亦见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全得天下之众，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乐，而惧其不久；立于万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为举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据之怀，制为严法峻令，以杜天下之变。谋臣旧将，诛灭略尽，独死于杨素之手，以及于大故。终于炀帝之际，天下大乱，涂地而莫之救。由此观之，则夫隋之所以亡者，无以异于秦也。悲夫！古之圣人，修德以来天下，天下之所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视失天下甚轻。夫惟视失天下甚轻，是故其心舒缓，而其为政也宽。宽者生于无忧，而惨急者生于无聊耳。昔尝闻之，周之兴，太王避狄于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归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绝，丧失其旧国，而卒以大兴。及观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然后知圣人之为是宽缓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栾城应诏集卷三

◆进论五首

【唐论】

天下之变，常伏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故内重则为内快，外重则为外患。古者聚兵京师，外无强臣，天下之事，皆制于内。当此之时，谓之内重。内重之弊，奸臣内擅而外无所忌，匹夫横行于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乱不起于左右之大臣，则生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专在内也。古者诸侯大国，或数百里，兵足以战，食足以守，而其权足以生杀，然后能使四夷、盗贼之患不至于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当此之时，谓之外重。外重之弊，诸侯拥兵，而内无以制。由此观之，则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齐、晋、秦、楚，绵地千里，内不胜于其外，以至于灭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于此也，于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关中，夷灭其城池，杀戮其豪杰，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时，陈胜、吴广大呼起兵，而郡县之吏，熟视而走，无敢谁何。赵高擅权于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颐指如意，虽李斯为相，备五刑而死于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拥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无有以制之也。至于汉兴，惩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遗孽余烈，至于文、景而为淮南、济北、吴、楚之乱。于是武帝分裂诸侯，以惩大国之祸，而其后百年之间，王莽遂得以奋其志于天下，而刘氏子孙无复龃龉。魏晋之世，乃益侵削诸侯，四方微弱，不复为乱，而朝廷之权臣、山林之匹夫，常为天下之大患。此数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轻重之际，皆有以自取其乱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而秦汉之间，不求其势之本末，而更相惩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祸循环无穷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非如妇人孺子之爱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谨守之，不忍以分于人，此匹夫之所谓智也，而不知其无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圣人将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权臣，则不足以镇之也。而后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责其成功，亦已过矣。愚尝以为天下之势，内无重，则无以威外之强臣，外无重，则无以服内之大臣而绝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势相持而后成，而不可一轻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尽以沿边为节度府，而范阳、朔方之军，皆带甲十万，上足以制夷狄之难，下足以备匹夫之乱，内足以禁大臣之变。而其将帅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内有重兵之势，以预制之也。贞观之际，天下之兵八百余府，而在关中者五百，举天下之众，而后能当关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间衅以邀大利者，外有节度之权以破其心也。故外之节度，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而易置从命，得以择其贤不肖之才。是以人君无征伐之劳，而天下无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关中内重之势，而左右谨饬，莫敢为不义之行。是以上无逼夺之危，下无诛绝之祸。盖周之诸侯，内无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乱而不能自止。秦之关中，外无节度之援，故胁于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形格势禁，内之不敢为变，而外之不敢为乱，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败之遗踪而论计之得失，徒见开元之后，强兵之将皆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为猖狂不审之计。夫论天下，论其胜败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则不若穷其所由胜败之处。盖天宝之际，府兵四出，萃于范阳，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赵、魏，是以禄山、朱Γ得至于京师，而莫之能禁，一乱涂地。终于昭宗，而天下卒无宁岁。内之强臣，虽有辅国、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诛王涯，杀贾饣束，自以为威震四方，然刘从谏为之一言，而震慑自敛，不敢复顾。其后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诛宦官，去天下之监军，而无一人敢与抗者。由此观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谓制之失，而后世之不用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代论】

昔者商周之兴，始于稷、Ｉ，而至于汤、武，凡数百年之间，而后得志于天下。其成功甚难，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然桀、纣既灭，收天下，朝诸侯，自处于天子之尊，而下无不服之志，诛一匹夫，而天下遂定，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至于秦汉之际，其英雄豪杰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奋臂于大泽，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转战终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无难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内，以王诸将，将以传之无穷，百世而不变。而数岁之间，功臣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际，其事虽不足道，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鞭笞海内，战胜攻取，而自梁以来，不及百年，天下五禅，远者不过数十年，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此亦甚可怪也。盖尝闻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适遭圣人之兴，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不疑于其间也。而后唐之庄宗、明宗与晋、汉之高祖，皆以英武特异之姿，据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孙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盖唐、汉之乱，始于功臣，而晋之乱，始于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过也。庄宗之乱，晋高祖以兵趋夷门，而后天下定于明宗；后唐之亡，匈奴破张达之兵，而后天下定于晋；匈奴之祸，周太祖发南征之议，而后天下定于汉。故唐灭于晋，晋乱于匈奴，而汉亡于周。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以要天子。听之则不可以久安，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动一功臣，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汉诛杨、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于祸。彼其初，无功臣，无匈奴，则不兴；而功臣、匈奴卒起而灭之。故古之圣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抚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为苟仁而已矣，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无所不为也。无所不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则非长久之计也。改之而不顾，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晋献公既没，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杀奚齐、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往吊，且告以晋国之乱，将有所立于公子。重耳再拜而辞，亦不敢当也。至于夷吾，闻召而起，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赂，杀里克、丕郑而发兵以绝秦，兵败身虏，不复其国。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于内，而秦、楚推之于外，既反而霸于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无赂于内外，而其势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从天下武勇之士入关，以诛暴秦，降子婴。当此之时，功冠诸侯，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此皆沛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所自为，而诸将不与也。然至追项籍于固陵，兵败，而诸将不至，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彭越，而此两人卒负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幸于一时之利。侥幸于一时之利，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此所谓不及远也。

【周公论】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诸桐，天下不以为不义。武王既没，成王幼，周公摄天子之位，朝诸侯于明堂，而召公不说，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几至于不救。二者此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则夫伊尹犹有以辞于后世也。盖周公之事，其迹无以异于伊尹，然天下之人举皆疑而不信，此无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摄，则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强摄焉，以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摄其事，则有所不得已而然尔。太甲虽废，而伊尹未敢有所复立，以召天下之乱，故宁以己摄焉，而待夫太甲之悔，是以天下无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际，其势未至于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为之佐，以成王之名号于天下，而辅之以周公，此所谓其势之未至于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则夫天下之谤，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为不然，挟天子以令天下，此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岂不足以知之？盖夫人臣惟无执天子之权，人臣而执天子之权，则必有忠于其心，而后可以自免于难。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为天子之所忌，而下为左右之大臣从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尽心而不免于祸，而世之奸雄之士所以动其无君之心而不顾者也。使成王用事于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夺之柄，则愚恐成王有所不平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间之，以至于乱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虚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则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志，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宁取而摄之，使成王无与乎其间，以破天下谗慝之谋，而绝其争权之心，是以其后虽有管、蔡之忧，而天下不摇。使其当时立于群臣之间，方其危疑扰攘而未决也，则愚恐周公之祸，非居东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于天下，成王将遂不立也。呜呼！其思之远哉！

【老聃论】

上善与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为之言，则天下之为辩者服矣。与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为不然”，则谁肯信以为尔父之是是？故不若与之论其曲直，虽楚人可以与秦人言之而无害。故夫天下之所为多言，以排夫异端而终以不明者，唯不务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圣人之所为尊于天下，为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之所为信于天下，以其弟子而知之也。故非其弟子，则天下有不知周公之为周公，而仲尼之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庄周其为说不可以周、孔辩也。何者？彼且以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圣人之于言，譬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规矩之于方圆尔。天下之人信规矩之于方圆，而以规矩辩天下之不方不圆，则不若求其至方极圆，以阴合于规矩。使规而有不圆，矩而有不方，亦无害于吾说。若此，则其易以折天下之异论。昔者天下之士，其老聃、庄周与夫佛之道者，皆未尝得其要也。老聃之说曰：“去仁义，绝礼乐，而后天下安。”而吾之说曰：“仁义礼乐，天下之所待以治安者。”佛之说曰：“弃父绝子，不为夫妇，放鸡豚，食菜菇，而后万物遂。”而吾之说曰：“父子夫妇，食鸡豚，而遂万物之性。”夫彼用以其说，而吾亦以吾说。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信也。盖天下之不从，莫急于未信而强劫之。故夫仁以安人，而行之以义，节之以礼，而播之以乐，守之以君臣，而维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饮酒，此明于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谕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则然。”嗟夫，难哉！愚则不然，曰：天下之道，唯其辩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辩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果孔子而有穷也，亦将舍而他之。惟其无穷，是以知其为道而无疑。盖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观焉，而不牵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也。

【老聃论下】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辩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昔者六国之际，处士横议，以荧惑天下。杨氏“为我”，而墨氏“兼爱”。凡天下之有以君臣父子之亲而不相顾者，举皆归于杨子；而道路之人皆可以为父兄子弟者，举皆归于墨子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绝其相属之亲而合其无故之欢，此其势然矣。故老聃、庄周知夫天下之不从也，而起而承之。以为“兼爱”、“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为“为我”，不为“兼爱”，而处乎“兼爱”、“为我”之际。此其意以为，不“兼爱”则天下讥其无亲，不“为我”则天下议其为人。故两无所适处，而泛泛焉浮游其间，而我皆无所与，以为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夫天下之人，惟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是以其说可得而考其终。今夫老、庄无所是非，而其终归于无有，此其思之亦已详矣。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此其为道莫不有所执也。故“为我”者，为“兼爱”之所诋；而“兼爱”者，为“为我”之所毁。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间而固守之，则可以杜天下之异端而绝其口。盖古之圣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之大服，而其道遂传于后世。今老聃、庄周不得由其大道，而见其隙，窃入于其间，而执其机，是以其论纵横坚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以一说治也。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爱”，继之以“为我”，故其说有时焉而遂穷。夫惟圣人能处于其间而制其当，然“兼爱”、“为我”亦莫弃也，而能用之以无失乎道，处天下之纷纭而不失其当，故曰：“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连降志而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身。言中伦，行中虑，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夫无可无不可，此老聃、庄周之所以为辩也，而仲尼亦云。则夫老聃、庄周，其思之不可以为不深矣。盖尝闻之，圣人之道，处于可、不可之际，而遂从而实之，是以其说万变而不可穷。老聃、庄周从而虚之，是以其说汗漫而不可诘。今将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虚实之可用与否而已矣。盖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物相遭，则固亦有事矣。是故圣人从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实之事，则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为？而区区焉求其有以纳之于无，则其用力不已甚劳矣哉！夫老聃、庄周则亦常自知其穷矣，夫其穷者何也？不若从其有而有之之为易也。故曰：“常无欲以观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观其徼。”既曰：“无之以为用。”而又曰：“有之以为利。”而至于佛者，则亦曰：“断灭。”而又曰：“无断无灭。”夫既曰无矣，而又恐无之反以为穷。既曰：“断灭”矣，而又恐断灭之适以为累。则夫其情可以见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夫老聃、庄周其亦近于中庸而无忌惮者哉！

●栾城应诏集卷四

◆进论五首

【礼论】

昔者商周之际，何其为礼之易也。其在宗庙、朝廷之中，笾豆簠、牛羊酒醴之荐，交于堂上，而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让，献酬百拜，乐作于下，而礼行于上，雍容和穆，终日而不乱。夫古之人，何其知礼而行之不劳也？当此之时，天下之人惟其习惯而无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间，耳目聪明而手足无所忤，其身安于礼之曲折，而其心不乱，以能深思礼乐之意，故其廉耻退让之心，盎然见于其面，而坌然发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观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气。至于后世，风俗变易，更数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异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记录三代礼乐之名，详其节目，而习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衣，而御古之器皿，伛偻拳曲，劳苦于宗庙、朝廷之中，区区而莫得其纪，交错纷乱而不中节。此无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习也，而强使焉。甚矣夫！后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盖常有巢居穴处，污樽坏饮、燔黍捭豚、蒉桴土鼓，而以为是足以养生送死，而无以加之者矣。及其后世，圣人以为不足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室，新之以笾豆鼎俎之器，以济天下之所不足，而尽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荐其血毛，豚解而腥之，体解而阁之，以为是不忘本，而非以为后世之礼不足用也。是以退而体其犬豕牛羊，实其簋、笾豆、羹，以极今世之美，未闻其牵于上古之说，选懦而不决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为，而天下之人亦且见而笑之，是何所复望于其有以感发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庙之际，圣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灵，庶几得而享之，以安恤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饮食之际，而设其器用，荐其酒食，皆从其生，以冀其来而安之。而后世宗庙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则是先祖终莫得而安也。盖三代之时，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礼，坐于床而食于床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变。虽使三代之圣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将以为便安。故夫三代之视上古，犹今之视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复用矣，而其制礼之意，尚可依仿以为法也。宗庙之祭，荐之以血毛，重之以体荐，有以存古之遗风矣。而其馀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从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释奠、释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则皆从其器。盖周人之祭蜡与田祖也，吹苇龠，击土鼓，此亦各从其所安焉耳。嗟夫！天下之礼，宏阔而难言，自非圣人，而何以处此？惟其推之而不明，讲之而不祥，则遂以为不可。盖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几天下之安而从之，是固不可易也。

【易论】

《易》者，卜筮之书也。挟策布卦，以分阴阳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辞，而不在其数，数非圣人之所尽心也。然《易》始于卦，而至于六十四，此其为书未离乎用数也。而世之人皆耻言《易》之数，或者言而不得其要，纷纭迂阔而不可解。此高论之士所以耻而不言欤？夫《易》本于卜筮，而圣人阔言于其间，以尽天下之人情，使其为数纷乱而不可考，则圣人岂肯以其有用之言而托之无用之数哉？今夫《易》之所谓九六者，老阴、老阳之数也。九为老阳，而七为少阳；六为老阴，而八为少阴。此四数乾，天下莫知其所为如此者也。或者以为阳之数极于九，而其次极于七，故七为少而九为老。至于老阴，苟以为以极者而言也，则老阴当十，而少阴当八，今少阴八，而老阴反当其下之六，则又为之说曰：阴不可以有加于阳，故抑而处之于下。使阴果不可以有加于阳也，而曷有曰老阴八，而少阴六？且夫阴阳之数，此天地之所为也，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阴阳之有老少，此未尝见于他书也，而见于《易》。《易》之所以或为老或为少者，为夫揲蓍之故也。故夫说者宜于其揲蓍焉而求之。揲蓍之法曰：卦一归奇，三揲之余，而以四数之。得九而以为老阳，得八而以为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阴，得七而以为少阳，得六而以为老阴。然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为识焉耳。老者，阴阳之纯也；少者，阴阳之杂而不纯者也。阳数皆奇，而阴数皆偶，故乾以一为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为主，故乾之子皆二阴，而坤之女皆二阳。老阴、老阳者，乾坤是也；少阴、少阳者，乾坤之子是也。揲蓍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譬如一卦而三爻也。阴阳之老少，于卦见之于爻，而于爻见之于揲。使其果有取于七八九六，则夫此三揲者，区区焉分其少多而各为之处，果何以为也？今夫三揲而皆少，此无以异于《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皆多，此无以异于《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无以异于《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无以异于《巽》《离》《兑》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为识，而非其义之所在，不可强以为说也。

【书论】

愚读《史记·商君列传》，观其改法定令，变更秦国之风俗，诛秦民之议令者以数千人，黥太子之师，劓太子之傅，而后法令大行，未尝不壮其勇而有决也。曰：嗟夫！世俗之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终。使天下之人，各陈其所知，而守其所学，以议天下之事，则事将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观三代之书，至其将有以矫拂世俗之际，则其所以告谕天下者，常丁宁激切，而不倦，必使天下尽知其君之心，而又从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为如此，而后从事。其言回曲宛转，譬如平人自相议论而诘其是非者。愚始读而疑之，以为近于濡滞迂远而无决，然其使天下乐从而无黾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发而无纷纭异同之论，此则王者之意也。故常以为，当尧舜之时，其君臣相得之心，欢乐而无间，相与吁俞嗟叹，唯诺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亲，虽其有所相是非论辩，以求曲直之当，亦无足怪者。及至汤、武征伐之际，周旋反复，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晓天下，此又其势然也。惟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势阔远而不同，天子有所欲为，而其匹夫匹妇私有异论于天下，以龃龉其上之画策，令之而莫肯听。当此之时，刑驱而势胁之，天下夫谁敢不听从？而其上之人，优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后从。此非王者之心，谁能处而待之而不倦欤？盖盘庚之迁，天下皆咨嗟而不悦。盘庚为之称其先王盛德明圣而犹五迁，以至于今。今不承于古，恐天之断弃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从也，则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将降汝罪疾，乃祖先父亦将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孙。’”盖其所以开其不悟之心，而谕之以其所以当然者如此其详也。若夫商君则不然，以为要使汝获其利，而何恤乎吾之所为，故无所求于众人之论，而亦无以告谕于天下，然其事亦终于有成。是以后世之论，以为三代之治柔懦而不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然此乃王霸之所以为异者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议及于百姓，以观其意之所向。及其不可听，则又反复而谕之，以穷极其说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亲而爱之。呜呼，此王霸之所为不同也哉！

【诗论】

自仲尼之亡，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传而不废。而世之迂学，乃皆曲为之说，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必强牵合以为如此，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夫圣人之为经，惟其于《礼》、《春秋》，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至于《书》出于一时言语之间，而《易》之文为卜筮而作，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此其于法度已不如《礼》、《春秋》之严矣。而况乎《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此亦足以见其志之不通矣。夫圣人之于《诗》，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是以其意可观，而其言可通也。今《诗》之传曰“殷其{}，在南山之阳”；“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扬之水，白石凿凿”；“终朝采绿，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维水泱泱”，若此者皆“兴”也。而至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南有つ木，葛ぱ累之”；“南有乔木，不可休息”；“维鹊有巢，惟鸠居之”；“要々草虫，阜螽”，若此者又皆“兴”也。其意以为“兴”者，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见其事。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则必强为是物之说，以求合其事。盖其为学亦以劳矣。且彼不知夫《诗》之体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为“兴”。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此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曰：“殷其{}，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若夫“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是以谓之“比”而非“兴”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观于《诗》，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以与“比”同，而无强为之说，以求合其作时之事，则夫《诗》之义，庶几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

【春秋论】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辩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复、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夫天下何不以己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余年矣。愚常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暴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于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夫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怒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诚。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怨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急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吾仲孙怒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已矣。

●栾城应诏集卷五

◆进论五首

【燕赵论】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学校而教民，行乡射饮酒之礼。于岁之终，田事既毕，而会其乡党之耆老，设其笾豆酒食之荐，而天子之大夫亲为之行礼。盖以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劳苦其筋力，长幼亲作，以趋一时之利，习于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节，顽冒无耻，不可告语，而易与为乱。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礼，使之有所不忘于其心。故三代之民，虽耕田荷任之贱，其所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朴，而亦不至于无知以犯非义。何者？其上之人不以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于为善也。至于后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义，而天下之风俗日已败乱。今夫轻扬而剽悍、好利而多变者，吴、楚之俗也；劲勇而沉靖、椎钝而少文者，燕、赵之俗也。以轻扬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变之心，无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为乱矣。若夫北方燕、赵之国，其劲勇沉靖者，可以义动，而椎鲁少文者，可以信结也。然而燕、赵之间，其民常至于自负其勇以为盗贼，无以异于吴、楚者，何也？其劲勇近于好乱，而其椎钝近于无知。上失其道，而燕赵之良民，不复见于当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乱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无义，则为乱；小人好勇而无义，则为盗。”故古之圣人止乱以义，止盗以义，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义，而谁与为乱哉？昔者唐室之衰，燕、赵之人，八十年之间，百战以奉贼臣，竭力致死，不顾败亡，以抗天子之兵，而以为忠臣义士之所当然。当此之时，燕、赵之士，惟无义也，故举其忠诚专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顺，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无常产而有常心者，惟士为能。若夫民无常产，因无常心。苟无常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故夫燕、赵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蜀论】

匹夫匹妇，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刚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乱，常至于渐深而莫之能止。盖其所畏者，愈骄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为乱也。秦、晋之勇，蜀、汉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轻为奸，天下之所知也。当战国之时，秦、晋之兵弯弓而带剑，驰骋上下，咄嗟叱吒，蜀、汉之士所不能当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晋之间，豪民杀人以报仇，椎埋发冢以快其意，而终不敢为大变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听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适，辄起而从乱。此其故何也？观其平居无事，盗入其室，惧伤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乱难制之气也。然其弊常至于大乱而不可救，则亦优柔不决之俗，有以启之耳。今夫秦、晋之民，倜傥而无所顾，负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号纷讠奴，奔走告诉，以争毫厘曲直之际，而其甚者，至有怀刃以贼其长吏，以极其忿怒之节，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晋之俗，有一朝不测之怒，而无终身戚戚不报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竞，犯之而不能报，循循而无言，忍诟而不骤发也。至于其心有所不可复忍，然后聚而为群盗，散而为大乱，以发其愤懑不泄之气。故虽秦、晋之勇，而其为乱也，志近而祸浅；蜀人之怯，而其为变也，怨深而祸大。此其勇怯之势，必至于此而无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无怨于其心，怨而得偿，以快其怒，则其为毒也，犹可以少解。惟其郁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无所泄，则其为志也远，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乱，以发其怒而后息。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强者有所不惮，而弱者有所不侮，盖为是也。《书》曰：“无虐茕独，而畏高明。”《诗》曰：“不侮鳏寡，不畏强御。”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妇，其力不足以与敌，而其智不足以与辩，胜之不足以为武，而徒使之怨以为乱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与之论天下哉！

【北狄论】

北狄之人，其性譬如禽兽，便于射猎，而习于驰骋，生于斥卤之地，长于霜雪之野，饮水食肉，风雨饥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坂，筋力百倍，轻死而乐战，故常以勇胜中国。然至于其所以拥护亲戚，休养生息，畜生马，长子孙，安居佚乐，而欲保其首领者，盖无以异于华人也。而中国之士，常惮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毡裘之民，亦以此恐忄曷中国而夺之利。此当今之所谓大患也。昔者汉武之世，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天下震恐，其后二十年间，汉兵深入，不惮死亡，捐命绝幕之北，以决胜负，而匈奴孕重堕坏，人畜疲敝，不敢言战。何者？勇士壮马，非中国之所无有，而穷追远逐，虽匈奴之众，亦终有所不安也。故夫敌国之盛，非邻国之所深忧也。要在养兵休士而集其勇气，使之不慑而已。方今天下之势，中国之民，优游缓带，不识兵革之劳，骄奢怠惰，勇气消耗。而戎狄之赂，又以百万为计，转输天下，甘言厚礼，以满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闻，目习所见，以为生民之命，寄于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国勇健豪壮之气，索然无复存者矣。夫战胜之民，勇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盖所以战者，气也；所以不战者，气之畜也；战而后守者，气之余也。古之不战者，养其气而不伤，今之士不战，而气已尽矣。此天下之所大忧者也。昔者六国之际，秦人出兵于山东，小战则杀将，大战则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栗。然诸侯犹帅其罢散之兵，合从以击秦，砥砺战士，激发其气。长平之败，赵卒死者四十万人，廉颇收合余烬，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观其上之所为，日进而不挫，皆自奋怒以争死敌。其后秦人围赵邯郸，梁王使将军新垣衍如赵，欲遂帝秦，而鲁仲连慷慨发愤，深以为不可。盖夫天下之士，所为奋不顾身，以抗强虎狼之秦者，为非其君也。而使诸侯从而帝之，天下尚谁能出身以拒其君哉？故鲁仲连非徒异夫帝秦之虚名，而惜夫天下之势有所不可也。今尊奉夷狄无知之人，交欢纳币，以为兄弟之国，奉之如骄子，不敢一触其意，此适足以坏天下义士之气，而长夷狄豪横之势耳。今诚养威而自重，卓然特立，不听夷狄之妄求，以为民望，而全吾中国之气。如此数十年之间，天下摧折之志复壮，而北狄之勇，非吾之所当畏也。

【西戎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戎狄之俗，畏服大种，而轻中国。戎强则臣狄；狄强则臣戎，戎狄皆弱，而后中国可得而臣；戎狄皆强，而后侵略之患不至于中国。盖一强而一弱，中国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独战，是以争附强国之余威，以趋利于中国，而后无所惧。强者并将弱国之兵，荡然南下，而无复反顾之忧，然后乃敢专力于中国而不去。此二者以势相从而不可间，是以中国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顿老上之盛，惟西戎之无强国也，故匈奴之人，得以尽力而苦吾中国。使西戎有武力战胜之君，则中国之祸，将有所分而不专。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后也。故北狄强，则中国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将自托于中国。然而西戎非有强力自负之国，则其势亦将折而入于匈奴。惟其国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区区自立于一隅，而不畏北狄之众，而后中国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为北方有强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国，则中国将不胜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与共忧也；惟其强狠而好胜，是故可以激而壮也。使之自相攻击，而不能相下，则其势必走于中国。中国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图也。然天下之议，又将以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斗，而喜击中国之众，此其势固不可得而合也。盖亦以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国者，为夫吾兵之不能苦战，而金玉锦绣之所交会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据险阻，明烽燧，吏士练习而不敢懈，彼虽壮骑，无所施设，则其利不在于攻中国。坚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无所掠虏，将不忍而热中，将反而求以相诟，以为起兵之名。彼兵交于匈奴而怨结于中国，则何以自固。故中国举而收之，必将得其欢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强而莫或收之，而使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识戎狄之情也！

【西南夷论】

古者九夷八蛮，无大君长，纷纷籍籍，不相统制。惟北狄之种，常为大国，以抗中夏。然蛮夷之俗，种姓分别，千人为部，百家为党，见利则聚，轻合易散，族类不一，其心终莫相爱，故其兵利于疾战，而不利于迟久。北狄之人，绵地千里，控弦百万，侯王君长通为一家，人畜富庶，蔓延山谷之间，其心常有所爱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于迟久，而不利于疾战。此二者其大小之势，各有所便，宜乎中国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今夫北狄之人，伏于阴山之下，养兵休士，久居而不战，此其志岂尝须臾忘中国也？然其心以为，战而胜人，犹不若不战而屈人之兵。战而不胜，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虚喝而不进，以谋敝中国。盖其所爱者愈大，故其谋之愈深，而发之愈缓，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蛮、西南夷之民，悉其众庶，尚不能当狄人之半，而其酋豪，每每为乱不能自禁，此诚无爱于其心，而侥幸于一战，以用其乌合之众而已。故夫蛮夷之人，扰边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类皆可以谋来也。愚尝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西南徼外，以临蛮夷之众，求其所以为变之始，而遂至于攻城郭，杀人民，纵横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积之莫不有渐也。夫蛮夷之民，宁绝而不之通。今边鄙之上，利其货财而纳之于市，使边民凌侮欺谩而夺其利，长吏又以为扰民而不之禁。穷恚无聊，莫可告诉，故其势必至于解仇结盟，攻剽蹂践，残之于锋镝之间，而后其志得伸也。嗟夫！为吏如此，亦见其不知本矣。通关市，我吏民待之如中国之人，彼尚谁所激怒而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处西域数十年，西破龟兹，北伏匈奴。及将东归，或以为必有奇谋，乃就问其计。然其言止曰：“察见渊中鱼不详，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尽绳以法。”当是时，莫不皆笑，以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乱，终亦以此故。夫谋非必奇而后可用，而在乎当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蛮夷骑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强者不能内侵，而弱者不为中国之所侮，盖为是也。

●栾城应诏集卷六

◆进策五道

【君术】

〇第一道

臣闻天下之事，非宰相不可尽行，非谏官不可尽言。天下之人，谁能必至于谏官、宰相者？惟其少而学之，长而欲行之也，终其身而不当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尽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间，犹有不能自尽其才于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以天下无事之时，每一间岁，天子常诏两制之大臣，使举天下之士。上自登朝之吏，而下至于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怀，以尽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纳耳目之官，而得以言万民之情伪；非天子黜陟赏罚之臣，而得以论百官之长短；非天子武力将帅之士，而得以议兵革之强弱；非天子钱谷大农之吏，而得以权财用之多少。盖天下之人，必其为宰相、谏官，而后可以尽行而尽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详数而悉说之。此有以见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轻也。而臣何敢以无说而处于此？臣常以为天下之事，虽其甚大而难办者，天下必有能办之人。盖当今之所为大患者，不过曰四夷强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敝，而官吏不饬；重赋厚敛，而用度不足；严法峻令，而奸轨不止。此数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太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为不足忧。何者？天下必有能为天子出力而为之者。而臣子之所忧，在乎天下之所不能如之何者也。臣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治天下者，必明于天下之情，而后得御天下之术。术者，所谓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谓之术。古之圣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术制之也，万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于箱，马服于辕，鹰隼服于■。牛不可以有所触，马不可以有所是，鹰隼不可以背而高翔。此三者惟其喜怒好恶之情，发于外而见于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术，至于终身制于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异于治马也？马之性刚狠而难制，急之则敝而不胜，缓之则惰而不趋。王良、造父为之先后而制其迟速，驱之有方而掣之有时，则终日燮々而不知止。此术之至也。古之圣人驱天下之人而尽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虽杂然皆列于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后任之？且虽有天下之善人，与之处而不知其性，御之而不中其病，则虽有好善之心，而不获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为吾用也，而况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汉之际，奸宄猛悍之人，所在而为寇。高祖发于丰沛之间，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伦，皆抚而纳诸其中。所以制之者甚备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马，以极其豪侈之心；轻财好施，敦厚长者，以服其趑趄之怀；倨肆傲岸，轻侮凌辱，以折其强狠之气。其视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欢心而用其死力。至于元、成之世，天下久于太平，士大夫生于其间，无复英雄难制之风。天下之士，皆书生好儒，其才气勇力无足畏者，俯首下气求为之用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贤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性，不获其术。贤人君子，避谗畏讥，远引而去，而小人宦竖，纵横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悯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间，仆妾之际，莫不有术以制其变，盖非有深远难见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见其所害；欲其乐从，而见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悦；欲其惧，而致其所忌；欲其开心见诚，而示之以无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无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于治天下则不能用，且此过矣。天下以为天子之尊，无所事术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后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横太过而难制。由此观之，治天下愈不可以无术也。

〇第二道

臣闻将求御天下之术，必先明于天下之情。不先明于天下之情，则与无术何异？夫天下之术，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将窃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贤人而任之，虽可以无忧乎其为奸，然犹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盖臣闻之，人有好为名高者，临财推之，以让其亲；见位去之，以让其下。进而天子礼焉，则以为欢；进而不礼焉，则虽逼之，而不食其禄，力为谦耻之节，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则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为厚利者，见禄而就之，以优其身，见利而取之，以丰其家。良田大屋，惟其与之，则可以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强之以名高，则其心缺然有所不悦于其中。人惟无好自胜也，好自胜而不少柔之，则忿斗而不和；人惟无所相恶也，有所相恶而不为少避之，则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刚则无折之也，素畏则无强之也。强之则将不胜，而折之则将不振。凡此数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伤其心也。然犹非所以制天下之奸雄。盖臣闻之，天下之奸雄，其为心也甚深，而其为迹也甚微。将营其东，而形之于西；将取其右，而击之于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权者，不求之其君也，优游翱翔而听其君之所欲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释天下之权。天下之权既去，其君而无所归，然后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权，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之既获此权也，则思专而有之。故其焉，则常恐天下之人从而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后可以谋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谋人也实难。故古之权臣，常合天下之争。天下且相与争而不解，则其势无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去。古之人有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无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则天下之小人，皆将卖之以为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为善之实。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谓之恶，而天下之恶，固有可以谓之善者。彼知吾之欲为善也，则或先之以善，而终之以恶。或有指天下之恶，而饰之以善。古之人有为之者，石显是也。人之将欲为此衅也，将欲建此事也，必先得于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悦，则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为也，则将反而从吾之所欲为。古之人有为之者，丽姬之说献公，使之老而避祸是也。此数者，天下之至情。故圣人见其初而求其终，闻其声而推其形。盖惟能察人于无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无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见。夫小人者，岂其能无意于天下也？举而见其情，发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缩而不敢进。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养当世之贤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绝其自进之渐，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〇第三道

臣闻天子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名推。其于天下，不取其形，而独取其意。其道可以为善，而亦可以为不善。何者？其道无常。其道无常者，不善之所从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杀人之为仁也，是故不忍杀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于杀人之为义也，是故不敢不杀以自取不义之名。是二者，其所以为仁者有形，而其所以为义者有状。其进也，有所执其规；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为人也，不失为天下之善人，而终不至于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见，此其为人是自全之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杀人以为仁，而有所不杀以为义。义不在于杀人，而仁不在于不杀。其进也。无所据依，而其退也，无所底厉。故其成也，天下将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将使天下至于大乱。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天下恶其难明，而畏其难就。人臣以是戒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为无杀人以为仁，而姑为果于杀人以为义。”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义可以无谤于天下，斯足以为无过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有礼，而谓吾君不能者谓之贼。”且夫为人臣而诏其君，不曰必为大人之仁义，而曰姑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谤，此非恐其君不能之故欤？盖臣闻之人之圣道，惟其不可以名称而迹求者，其为道也甚深而难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浅而无功。所御甚广而所处甚约，握之甚微而播之无极。故孔子曰：“吾非多学而识之，吾一以贯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万物之理而制其所当处，是谓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难，故夫天下之畏之者，亦不足怪也。古之圣人，己能知之，则行之而无疑；己不能知之，则不敢以己之私意而破天下之公义。使己而不好杀人，则安可尽无杀以成仁之形？使己而好杀人，则安可尽杀以成义之状？盖必有大臣救其已甚而补其不足，使义不在于杀人，而仁不在于不杀。方今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闻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罚，而未闻有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闻有以赦除其罪，而未闻有以不义得罪于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见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间，和而不同。上有宽厚之君，则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则下有推恩之臣，凡以交济其所不足而弥缝其阙。今也君臣之风，上下如一而无以相济，是以天下苦于宽缓怠情，而不能自振。此岂左右之大臣，务以顺从上意为悦，而岂亦天子自信以为好仁之美，而不喜臣下之有所矫拂哉！方今之制，易于行赏而重于用罚。天下之以狱上者，凡与死比，则皆蹙额而不悦，此其为意夫岂不善？然天下之奸人，无以深惩而切戒之者，此无乃为仁而至于不仁欤？臣愚以为辅君之善而补其不足，此诚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为善，欲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义，则夫大臣者，犹不可为也。惟知天子之仁义，而无务其迹以成匹夫之节，使大臣得参于其间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于天子之道欤？

〇第四道

臣闻古者君臣之间，相信如父子，相爱如兄弟。朝廷之中，优游悦怿，欢然相得而无间。知无所不言，言无所不尽；开心平意，表里洞达，终身而不见其隙。当此之时，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于上而无所忧惧，安神定气以观天下之政，荡然肆志，有所欲为，而上不见忌。其所据者甚坚而无疑，是以士大夫皆敢进而博天下之大功。至于后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忧，君不敢以其诚心致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与龃龉而不相信，上下相顾，鳃鳃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于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扰败而无所成就。臣窃伤之，而以为其蔽在于防禁之太深而督责之太急。夫古之圣人，至严而有所至宽，至易而有所至险，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测，用之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当其处而不失节，是以天下畏其严而乐其宽。至于后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宽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际，使其公卿大臣终日忧惧，不得安意肆志以自尽于其上，而以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严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长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为行惠。盖其所以用之之术甚悖而不顺者，至于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于庶民，其为数安可穷尽？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论其众寡之势，则天下至众，而天子至寡。论其智诈巧伪之术，则天下之众，固必有过于天子者。吾欲临之以天子之威，则彼有畏惮而不敢言。多为之堤防，以御其变诈，则彼之智，将有以出于堤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圣人，推之以至诚，而御之以至威；容之以至宽，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长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为诈，谈笑议论，无所不及，以开其欢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于其中，有所愧耻而不忍为欺诈之行，力行果断而无忧惧不敢之意。其所任用，虽其兄弟朋友之亲，而不顾徇私之名；其所诛戮，虽其仇怨睚眦之人，而不恤报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笃，此所谓至严而有所至宽者也。然至大吏纵横放肆，犯法而无所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当取，则虽天子有所不可辄释，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后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谓至易而有所至险。二者其事不同，而相与为用。夫是以至宽而天下无颓惰靡迤之风；至险而君臣无猜防逼迫之虑。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欢而尽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后可以及此也。

〇第五道

臣闻事有若缓而其变甚急者，天下之势是也。天下之人，幼而习之，长而成之，相咻而成风，相比而成俗，纵横颠倒，纷纷而不知以自定。当此之时，其上之人刑之则惧，驱之则听，其势若无能为者。然及其为变，常至于破坏而不可御。故夫天子者，观天下之势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归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纵之，拱手而视其所为，则其势无所不至。其状如长江大河，日夜浑浑，趋于下而不能止，抵曲则激，激而无所泄，则咆勃溃乱，荡然而四出，坏堤防、包陵谷，汗漫而无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导之，则其势不至于激怒坌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泄之，则其势不至于破决荡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无事之不足畏也，而不为去其所激；观其激作相蹙，溃乱未发之际，而以为不至于大惧，不能徐泄其怒，是以遂至横流于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为敦厚，默默以为忠信。忠臣义士之义愤闷而不得发，豪俊之士不忍其郁郁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轻进、喜气而不慑者，皆乐从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顾，直行犯上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从事于此矣。然天下犹有所不从，其余风故俗犹众而未去，相与抗拒，而胜负之数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溃而不知其所终极，盖天下之势已小激矣。而上之人不从而遂决其壅，臣恐天下之贤人，不胜其忿而自决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为，而天下从之。今不为决之于上，而听其自决，则天下之不同者，将悖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将奋踊不顾而决之，发而不中，故大者伤，小者死，横溃而不可救。譬如东汉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张俭之党，慷慨议论，本以矫拂世俗之弊，而当时之君，不为分别天下之邪正以快其气，而使天下之士发愤以自决之，而天下遂以大乱。由此观之，则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则虽有蛟龙鲸鲵之患，亦将顺流奔走，奋迅悦豫，而不暇及于为变。苟其潴畜浑乱，壅闭而不决，则水之百怪皆将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故夫天下亦不可不为少决，以顺适其意也。

●栾城应诏集卷七

【进策五道】

【臣事上】

〇第一道

臣闻天下有权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难明。天下之人知恶夫权臣之为，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于其间。夫权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天下徒见其外，而不察其中，见其皆侵天子之权，而不察其所为之不类，是以举皆嫉之而无所喜。此亦已太过也。今夫权臣之所为者，重臣之所切齿，而重臣之所取者，权臣之所不顾也。将为权臣耶，必将内悦其君之心，委曲听顺，而无所违戾，外窃其生杀予夺之柄，黜陟天下，以见己之权，而没其君之威惠。内能使其君欢爱悦怿，无所不顺，而安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所归命，而争为之腹心。上爱下顺，合而为一，然后权臣之势遂成而不可拔。至于重臣则不然。君有所为，不可以必争；争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听，则专行而不顾。待其成败之迹著，则上之心将释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为之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于其侧。爵禄庆赏，己得以议其可否，而不求以为己之私惠；刀锯斧钺，己得以参其轻重，而不求以为己之私势。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为，而群下有所震惧，而己不与其利。何者？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归己，而为权臣者，亦无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观其意之所在，则天下谁可欺者？臣故曰：为天下安可一日而无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无重臣，则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无所可否。虽使天子有纳谏之明，而百官畏惧战栗，无平昔尊重之势，谁肯触忌讳，冒罪戾，而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际，乃敢上章欢哗而无所惮，至于国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系，则将卷舌而去，谁敢发而受其祸？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后世之君，徒见天下之权臣出入唯唯，以其有礼，而不知此乃所以潜溃其国；徒见天下之重臣，刚毅果敢，喜逆其意，则以为不逊，而不知其有社稷之虑。二者淆乱于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丧乱相仍而不悟，何足伤也！昔者卫太子聚兵以诛江充，武帝震怒，发兵而攻之京师，至使丞相、太子相与交战，不胜而走，又使天下极其所往，而翦灭其迹。当此之时，苟有重臣，出身而当之，拥护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发其所蔽而开其所怒，则其父子之际，尚可得而全也。惟无重臣，故天下皆能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为，凡为天下，宜有以养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缓急之间，能有所坚忍持重而不可夺者。窃观方今四海无变，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虑之，则可以无异日之患。不然者，谁能知其果无有也，而不为之计哉！抑臣闻之，今世之弊，弊在于法禁太密，一举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为言，而不问其意之所属。是以虽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为于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为天子之计，莫若少宽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为法之所夺。昔申屠嘉为丞相，至召天子之幸臣邓通，立之堂下而诘责其过。是时通几至于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汉之权臣。由此观之，重臣何损于天下哉！

〇第二道

臣闻：仲尼之称管仲曰：“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又读《蜀志》，其言诸葛孔明迁李平、殛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读书至此，未尝不嗟叹古人之不可及，而窃愍今世之不能也。夫为天下国家，惟刚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刚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赏罚之柄、予夺之事，其出于天子，本无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虽其当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虽其甚公于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显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败天下之至刚，而天下之不刚，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与并行，然后可以深服天下之众。臣尝窃悲唐季五代之乱，外有执兵强忿之臣，威盖天下，而以其力内胁天子。天子不敢辄忤其意。意有所不悦，则其上下不能自保。当此之时，人主务为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刚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势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内治安，外无诸侯之虞，而内无执政之患。然臣切观之于政令刑赏之际，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无罪而留，有罪而黜，此为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为当黜，则官必削；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不当黜，则无故而置之外地，犹为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于外，反从而增其爵秩，是将以为赏耶？为刑耶？是不可得而知也。盖曰：“姑以镇抚其耿耿之意。”彼其失为近臣而去也，虽赐之千金，而犹有所慊然于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满其所怀，则为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则必有折而辨之者一人，以为黜者之有所不悦乎其辨之者也，而使与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谁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为黜者报仇耳。是以天下虽无强臣之灾，而臣下窃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于执之不刚，而成于守之不公矣。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窃怪每有所除，吏民间莫不切切口语，以为此谁人之亲戚故旧而得之者；每有所措置，亦莫不以为此谁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则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于人也。《诗》云：“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夫人惟能不侮鳏寡也，而后能不畏强御。臣故曰：惟无私者能以刚服天下，此其势然也。且夫古之为君者，有所大乐，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乐，非乐夫有天下，而乐得与天下去恶而奖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义之臣，诛之不获，而又从而尊之。尊之不足以为悦，而又从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岂为君之乐哉？盖事有所不可并从，而欲不可以皆得。今夫人之有所私爱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乐焉耳。然其为乐，有所害于为君之乐，是以不若弃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为者，有患不之知而可行者。今欲洁然无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罪而黜而无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赏之为赏，罚之为罚。此非有所勤苦而难成者，而顾患不肯为夫管仲、孔明，惟其为之而已矣。

〇第三道

臣闻天下有无穷之才，不叩则不鸣，不触则不发。是以古之圣人，迎其好善之端，而作其勉强之气，洗濯磨淬，日夜不息，凡此将以求尽天下之无穷也。夫天下譬如大器焉。有器不用，而置诸牖下，久则虫生其中。故善用器者，提携不去，时濯而溉之，使之日亲于人而获尽其力，以无速败。有小丈夫，徒知爱其器，而不知所以为爱也。知措诸地之安，而不知不释吾手之为不坏也。是以事不得成，而其器速朽。且夫天下之物，人则皆用其形，而不求其神也。神者何也？物之精华果锐之气也。精华果锐之气，其在物也，烨然而有光，确然而能坚。是气也，亡则物皆枵然无所用之。夫是气也，时叩而存之，则日长而不衰；置而不知求，则脱去而不居。是气也，物莫不有也，而人为甚。《孟子》有言曰：“人之日夜之所息，与平旦之气，昼日之所为，有以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夫夜气者，所谓精华果锐之气也。天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乱，则君子有以自养而全之；而天下治，则天子养之以求其用。今朝廷之精明、战阵之勇力、狱讼之所以能尽其情、而钱谷之所以能治其要、处天下之纷纭而物莫能乱者，皆是气之所为也。盖古者英雄之君，惟能叩天下之才而存之，是以所求而必从，所欲而必得。汉武帝、唐太宗国富而兵强，所欲如意，而天下之才，用之不见其尽。当其季年，元臣宿将，死者太半，而新进之士，亦自足以办天下。由此观之，则天下固有无穷之才，而独患乎上之不叩不触，而使其神弛放而不张也。臣窃观当今之人，治文章，习议论，明会计，听狱讼，所以为治者，其类莫不备有，而天下之所少者，独将帅武力之臣。往者，天下既安，先世老将已死，而西寇作难。当此之时，天子茫然反顾，思得奇才良将以属之兵，而终莫可得。其后数年，边鄙日蹙，兵势日急，士大夫始渐习兵，而西夏臣服。以至于今又将十有余年，而曩之所谓西边之良将者亦已略尽矣。而天下之人，未知谁可任以为将，此甚可虑也。夫天下之事，莫难于用兵，而今世之所畏，莫甚于为将。责之以难事，强之以其所畏，而不作其气，是以将帅之士，若此不可得也。盖尝闻之，善用兵者，虽匹夫之贱，亦莫不养其气，而后求其用。方其未战也，使之投石超距以致其勇，故其后遇敌而不惧，见难而效死。何者？气盛故也。今天下有大弊二：以天下之治安，而薄天下之武臣；以天下之冗官，而废天下之武举。彼其见天下之方然，则摧沮退缩而无自喜之意。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故臣欲复武举，重武臣，而天子时亦亲试之以骑射，以观其能否而为之赏罚，如唐贞观之故事，虽未足以尽天下之奇才，要以使之知上意之所悦，有以自重而争尽其力，则夫将帅之士，可以渐见矣。

〇第四道

臣闻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见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从之，则可久而无忧。有浅丈夫见其生于东也，而尽力于东，以忘其西；见其起于外也，而锐意于外，以忘其中。是以祸生于无常，而变起于不测，莫能救也。昔者西汉之祸，当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为必起于诸侯之太强也。然至武帝之时，七国之余，日以渐衰，天下坦然，四顾以为无虞。而陵夷至于元、成之间，朝廷之强臣实制其命，而汉以不祀。世祖、显宗即平天下，以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东汉之亡，其祸乃起于宦官。由此观之，则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将死也，或病于太劳，或病于饮酒。天下之人见其死于此也，而曰必无劳力与饮酒，则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启之，是以劳力而能为灾，饮酒而能为病，而天下之人，岂必皆死于此！昔唐季五代之乱，其乱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隶其将，大者数十万人，而小者不下数万，抚循鞠养，美衣丰食，同其甘苦而顺其好恶，甚者养以为子，而授之以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姓。故当是时，军旋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从，而听其将。而将之所为，虽有大奸不义，而无所违拒。故其乱也，奸臣擅命，拥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为乱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将劲兵遍于天下，其所摧败破灭，足以上快天子郁郁之心，而外抗敌国窃发之难。何者？兵安其将，而乐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乱为戒，而不收其功，举天下之兵数百万人，而不立素将，将兵者无腹心亲爱之兵，而士卒亦无所附著而欲为之效命者。故命将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视其面。夫莫敢仰视，是祸之本也。此其为祸，非有胁从骈起之殃。缓则畏而怨之，而有急，则无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当今之人，盖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祸也。而臣窃以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则必有此害。天下之无全利，是圣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圣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变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岂不大利于世？惟其利已尽而不知变，是以其害随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为，不可以长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时之安。为将者去其兵权，而为兵者使不知将。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计，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故臣以为，当今之势，不变其法，无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则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顾其全安，则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摇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劳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与人。欲先捐兵以与人，则先事于择将。择将而得将，苟诚知其忠，虽举天下以与之而无忧，而况数万之兵哉！昔唐之乱，其为变者，非其所命之将也，皆其盗贼之人，所不得已而以为将者。故夫将帅岂必尽疑其为奸，要以无畏其择之之劳，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盖天下之患，夫岂必在此也？

〇第五道

臣闻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养兵。养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难，而养兵尤难。何者？士气之难伏也。举兵而征行，三军之士，其心在号令，而其气在战；息兵而为营，三军之士，其心在垒壁，而其气在御；陈兵而遇敌，三军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气在胜。气之所在者，毒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气在敌，而不在其上。是故抚之而易悦，予之而易足，诛之而易定，动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驱之以智，则百万之众可以无足忧者。及夫天下既安，三军之士各反其家，美衣甘食，优游无为。投石超距，不足以泄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当此之时，军中之士，环视四顾，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于不用，则其意不欲复战；久于不使，则其意不欲复役。夫惟不欲而强使之，与之出战则不乐，而与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役则为乱，此必然之势也。夫古者兵出于农，其欲动之尤难。然当周之季，诸侯之强，天下之民日起而操兵。齐、晋、秦、楚，以其兵车徜徉天下，万里而后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于后世，平居无事，竭天下以养士卒，一旦有急，当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赏，不肯即去。夫其平时衣食其上，有难而起，起而斗死，有事而役，役而尽力，此其势宜若愈于三代之农夫矣。而当今之病其不然，此岂非其养之之过欤？臣观天下之兵，其数莫如京师之多，而士卒趫趄难制，亦莫如京师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战而狃于赏，令之稍急，则目攘臂而言不逊，此甚可恶也。且京师，宗庙禁闱之所在，而使不义之徒周环布列于其左右，而尚何以为安？臣闻养兵而兵骄戾，其责在将。方今京师之将，所在者谁乎？匹夫小人以次当迁，而为之什百之长。此其为名，尚未离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统，独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则至于枢密使。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间以日夕训练之者也。且夫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今使大臣独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泽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势相从，而无以义附者，则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伛偻，亲问疾苦，如异时出兵行阵之间，此则其势有所不给矣。古者南北军有监军御史，有护军诸校，各有军正、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节之士，得以出入军中，获其欢心，而后训之以礼，绳之以法，有所诛灭，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后，兵可用也。今奈何独使狼戾之人自相临御，而天子独以贪暴无知之匹夫，为左右之卫哉？臣愚以为宜略如汉制，设为诸校，使常处军中，既以抚之，且渐诛戮其豪横，而训之知礼。《传》曰：晋悼公知栾纠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以为戎御，使训诸御知义。知荀宾之有力而不暴也，以为戎右，使训勇力之士时使。故军中之吏，非其近之则不能得其欢心，不得其心，则虽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则士不可以劳苦，而兵不可以应卒。有兵不能以应卒，而有将不能以使众，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栾城应诏集卷八

【进策五道】

【臣事下】

〇第一道

臣闻圣人之治天下，常使人有孜孜不已之意。下自一介之民与凡百执事之人，咸愿竭其筋力以自附于上；而上至公卿大夫，虽其甚尊，志得意满，无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求望，而亦莫不劳苦其思虑，日夜求进而不息。至有一沐而三握、一饭而三吐、食不暇饱、汲汲于事常若有所未足者。是以天下之事，小大毕举，无所废败。而上之人，可以不劳力而万事皆理。昔者世之隆替，臣常已略观之矣。尧舜之时，洚水横流，民不粒食，事变繁多，灾害并兴，而尧舜之身至于垂拱而无为。何者？天下之人，各为之用力而不辞也。至于末世，海内安，四方无虞，人生于其间，其势皆有荒怠之心，各安其所而不愿有所兴作，故天下渐以衰惫而不振。《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夫国之所以至于亡者，惟其旧而无以新之欤？天下旧而不复新，则其事业有所断而不复。当此之时，而不知与之相期于长久不已之道，而时作其怠惰之气，则天下之事几乎息矣。嗟夫！道路之人，使之趋十里，而与之百钱，则十里而止，使之趋百里而与之千钱，则百里而止。何者？所与其者，止于十里与百里，而其利亦止于此而已。今世之士，何以异此？出于布衣者，其志不过一命之禄。既命，则忘其布衣之学。仕于州县者，其志不过于改官之宠。官既改，则丧其州县之节。自是以上，因循递迁，十有余年之间，则其势自至于郡守，此不待有所修饰而至者，其志极矣。幸而其间有欲持自奋厉之心，然后其意稍广，而不肯自弃于贪污之党，外自漕刑，内自台谏馆阁，而至于两制，亦又极矣。又幸而有求为宰相者，则其志又益广，至于宰相而极矣。盖天子之所以使天下慕悦，而乐为吾用者，下自一命之臣，而上至于宰相，其节级相次者，有四而已。彼其一命者，或无望于改官；郡守者，或无望于两制；两制者，或无望于宰相；而为宰相者，无所复望。则各安于其所，而谁肯为天子尽力者？且夫世之士大夫，如此其众也，仁人君子，如此其不少也。而臣何敢妄有以诋之哉？盖臣闻之，方今之人，其已改官者有廉隅节干之效，常不若其在州县之时；而为两制者，其慷慨劲挺之操，常不若其为漕刑、台谏之日。虽其奇才伟人，卓然特异、不为利变者，固不在此，而世之为此者，亦已众矣。夫以爵禄而劝天下，爵禄已极，则人之怠心生；以术使天下，则天下之人，终身奔走而不知止。昔者，汉之官吏，自县令而为刺史，自刺史而为郡守，自郡守而为九卿，自九卿而为三公，自下而上，至于人臣之极者，亦有四而已。然当此之时，吏久于官而不知厌。方今朝廷郡县之职，列级分等，不可胜数，从其下而为之，三岁而一迁，至于终身，可以无倦矣。而人亦各自知其分之所止。而清高显荣者，虽至老死而不可辄人，是以在位者，懈而不可自奋。何者？彼能通其君臣之欢，坦然其无高下峻绝不可扳援之势，而吾则不然。今天下之屑，因其朝见而荣其勤苦，丁宁访问以开导其心志，且时择其尤勤劳者，有以赐予之，使知朝廷之不甚远，而容有冀于其间。上之大吏时召而赐之，闲燕与之讲论政事，而勉之于功名，相邀于后世不朽之际，与夫子孙皆享其福之利。时亦有以督责其荒第废之愆，使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所愧耻于天子之恩意，而不倦于事。此岂非臣所谓奔走天下之数欤？

〇第二道

臣闻圣人之于人，不恃其必然，而恃吾有以使之；不恃其皆贤，而恃吾有以驱之。夫使天下之人皆有忠信正直之心，则为天下安俟乎？圣人惟其不然，是以使之有方，驱之有术，不可一日而去也。今夫天下之官，莫不以为可任而后任之矣。上自两府之大臣，而下至于九品之贱吏，近自朝廷之中，而远至于千里之外，上下相伺，而左右相觉，不为不密也。然又内为之御史，而外为之漕刑，使督察天下之奸人而纠其不法，如此则天下何恃其皆贤，而期之以必然哉？然尚有所未尽者。盖天下之事，任人不若任势，而变吏不如变法。法行而势立，则天下之吏，虽其非贤，而皆欲勉强以求成功，故天子可以不劳而得忠良之人。今世之弊，任弊法而用不便之势，劳苦于求贤，而不知为法之弊。是以天下幸而得贤，则可以侥幸于治安；不幸而无贤焉，则遂靡而不振。且御史、漕刑，天子之所恃以知百官之能否者也。今不为之立法，而望其皆贤，故臣所谓有所未尽者，谓此事也。夫此二官，虽其内外之不同，而其于击搏群下，权势轻重，本无以相远也。而自近以来，为御史者，莫不洗濯磨淬以自见其圭角，慷慨论列，不顾天下之怨。是以朝廷之中，上无容奸而下无宿诈。正直之士莫不相庆，以为庶几可以大治。然臣愚以为，方今内肃而外不振。千里之外，贪吏昼日取人之金而莫之或禁，远人咨嗟，无所告诉，莫不饮泣太息仰而呼天者。深惟国家所以设漕刑之意，正以天下有此等不平之故耳。今海内幸无变，而远方之民戚然皆苦贪吏之祸，则所谓漕刑者，尚何以为？然人之性不甚相远，岂其为御史则皆有嫉恶之心，而至于漕刑则皆得鹵莽苟容之人？盖上之所以使之者未至也。臣观御史之职，虽其属吏之中，苟有能出身尽命，排击天下之奸邪，则数年之间，可以至于两制而无难，而其不能者，退斥罢免，不免为碌碌之吏，是以御史皆务为讦直之行。而漕刑之官，虽端坐默默无所发ㄴ，其终亦不失为两制。而其抗直不挠者亦不过如此，而徒取天下之怨。是以皆好为宽仁，以收敦厚之名。岂国家知用之御史，而不知用之漕刑哉？臣欲使两府大臣详察天下漕刑之官，唯其有所举按、不畏强御者，而后使得至于两制，而其不然者，不免为常吏。变法而任势，与之更新，使天下之官吏，各从其势之所便而为之，而其上之人得贤而任之，则固已大善。如其不幸而无贤，则亦不至于纷乱而不可治，虽庸人亦可使之自力而为政。如此则天下将内严而外明，奸吏求以自伏而不得其处，天下庶乎可以为治矣。

〇第三道

臣闻天下惟其有权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众。权者，天下之所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谓“权”，能贫富贵贱者之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权而自执之，敛天下之利而亲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于闾阎匹夫之贱、府史胥徒、僮仆奴妾，以次相属而相役，至于疲弊劳苦，老死而不去，缓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难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辞。何者？彼利于人者，固役于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赢余，以ㄘ贷邻里之贫民，薄息缓取，而可以豪横于乡党。刺客武士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权利之所致也。臣闻天子者，执天下之权，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禄庆赏、金玉钱币，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夺可否，刑戮诛灭，此其势非特千金之权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权利而专之，是故所为而成，所欲而就。谋臣猛将为之尽力，有死而无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庙；郡县之臣，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职；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积虑，皆以为当然。是以寇至而不惧，难生而无变。方其平居无事之际，天子衣食而养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势然也。当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禄，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绶，从吏卒，纵横赫奕者常遍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广南之乱，大吏据城拥兵，贼至而莫敢击，逃遁奔走，伏于草莽之间，以避兵革之祸。至使蛮夷之人，得以横行于中原。人民流离，方数千里，几为丘墟，而无一死战之吏。国家每岁收天下之士。士之发于饥寒，取官而去者，动以数百为辈。六年之间，考足而无过，则又为之改爵而增其禄秩。幸而有超群拔类之才，则公卿大臣又得荐之于天子而特宠贵之，翱翔朝廷之间，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谈笑而为两制。此其为法，尚何所负于天下，而士大夫终莫肯奋而为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而其不能者，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则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则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岂不欲以邀人哉？莅官六七考，求举者五六人，凡此皆备具而无所过失，然后为之改爵而增其禄秩。夫此岂诚足以邀人哉？为法而不足以邀人，则人将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无过，且有举者，则天子宁有以却之邪？是不得不从而予之矣。如此则是天子之爵禄，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势也。士大夫以势取爵禄，是以举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权，反而入于下，而天子之利，变而为轻取易得之物矣。盖臣闻天下有二弊：有法乱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乱，则使人纷纭而无所执；法弊，则使人牵制而不自得。古之圣人，法乱则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则受之以无法。夫无法者，非纵横放肆之谓也，上之人，投弃规矩，而使天下无所执以邀其君，是之谓无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无曰举者与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详其才与不才，举者具而考足，才也与之，而不才也置之，虽有考不足而举者不具，其可与者，则或亦与之也。凡皆务与天下为所不可测，使吏无所执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权利而归之于上。如此，则议者将以为荡然无法，则大吏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为奸。臣闻人惟不为奸也，而后任以为大吏，苟天下之广，而无一二大臣可信者，则国非其国矣。且自唐季以来，世之设法者，始皆务以防其大臣。盖唐之盛时，其所以试天下之士，与调天下之选人者，皆无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为听。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权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众。此不可不深察也。

〇第四道

臣闻圣人之为天下，不务逆人之心。人心之所向，因而顺之；人心之所去，因而废之，故天下乐从其所为。惟其一人之所欲，不可以施于天下，不得已而后有所矫拂而不用，盖非以为天下之人皆不可以顺适其意也。昔生民之初，生而有饥寒牝牡之患，饮食男女之际，天下之所同欲也。而圣人不求绝其情，又从而为之节文，教之炮燔烹饪、嫁娶生养之道，使皆得其志，是以天下安其法而不怨。后世有小丈夫，不达其意之本末，而以为礼义之教，皆人之所作为以制天下之非僻。徒见天下邪放之民，皆不便于礼义之法，乃欲务矫天下之情，置其所好而施其所恶，此何其不思之甚也！且虽圣人，不能有所特设以驱天下。盖因天下之所安，而遂成其法，如此而已。如使圣人而不与天下同心，违众矫世，以自立其说，则天下几何其不叛而去也？今之说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私欲，必有害于国之公事，而国之公事亦必有所拂于天下之私欲。分而异之，使天下公私之际，譬如吴越之不可以相通，不恤人情之所不安，而独求见其所为至公而无私者。盖事之不通，莫不由此之故。今夫人之情，非其所乐而强使为之，则皆有怏怏不快之心，是故所为而无成，所任而不称其职。臣闻方今之制，吏之生于南者，必置之北；生于东者，必投之西。岭南、吴越之人，而必使冒苦寒，践霜雪以治燕、赵之事；秦陇、蜀汉之士，而必使涉江湖，冲雾露以守扬、越之地。虽其上之人逼而行之，无所不从而行者，望其所之，怨叹咨嗟，不能以自安。吏卒送迎于道路，远者涉数千里，财用殚竭，困弊于外。既至，而好恶不相通，风格不相习，耳目之所见，饮食之所便，皆不得其当。譬如侨居于他乡，其心常屑屑而不舒，数日求去，而不肯虑长久之计。民不喜其吏，而吏不喜其俗，二者相与龃龉而不合，以不暇有所施设。而吏之生于其地者，莫不自以为天下之所不若。而今之法，为吏者不得还处其乡里，虽数百里之外，亦辄不可。而又以京师之所在，而定天下远近之次。凡京师之人所谓近者，皆四方之所谓至远；而京师之所谓远者，或四方之所谓近也。今欲以近优累劳之吏，而不知其有不乐者，为此之故也。且夫人生于乡闾之中，其亲戚坟墓，不过百里之间。至于千里之内，则譬如道路之人，亦何所施其私？而又风俗相安，上下相信，知其利害，而详其好恶，近者安处其近，而远者乐得其远。二者各获其所求，而无汲汲之心，耳目开明，而心不乱，可以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所立。凡此数者，盖亦无损于国矣。而特守此区区无益之公，此岂王者之意哉？且三代之时，九州之中，建国千有八百，大者不过百里，而小者数十里。数十里之间，其民之为士者有之，为大夫者有之。凡所以治其国人者，亦其国人也，安得异国之人而后用哉？臣愚以谓如此之类可一切革去，以顺天下之欲。今使天下之吏皆同为奸，则虽非其乡里，而亦不可有所复容。苟以为可任，则虽其父母之国，岂必多置节目以防其弊，而况处之数百千里之间哉！

〇第五道

臣闻大人之道，行之而可名，名之而可言，布之天下而无疑，施之后世而愧，堂堂乎立于四海，虽一介之士，而无所不安，此其所以为大人之道欤？今夫天下之人，天子谁不役其力者，而天下皆不敢以为非，此诚得其可役之名而役之。是以天子安坐于上，而士大夫为之奔走于天下，大者为之运筹画策，治百官以济其大事，而小者为之按米盐、视鞭，以奉其小职。文吏为之簿书会计、详其出内取予之数，而使天下不敢欺；武吏为之擐金被革、习其战阵攻斗之事，而使天下不敢犯。劳苦其筋力，而竭其思虑，甚者捐首领、暴骨肉于原野而不知避。何者？食其禄也。至于田野之民，耕田而食，或生而不至市井，然及其有税而可役，趋走于县吏之前，恭谨有礼，不教而自习，而其尤难者，至使之斩捕盗贼，挽弓巡徼，疲弊而不敢求免，此岂非食其地之故欤？故夫天下之人，凡天下之所得而使令者，皆可得而名也。而臣窃怪府史胥徒，古者皆有禄以食其家，而其不足者，皆得计口而受田，以补其不给，夫是以能使之尽力于公事，而不恤其私计。盖周之所谓官田者，府史胥徒之田也。而今世之法，收市人而补以为吏，无禄以养其身，而无田以畜其妻子，又有鞭朴戮辱之患。而天下之人，皆喜为之。其所以责之者甚烦且难，而其所以使之者无名而可言。而其甚者，又使之入钱而后补，虽得复役，而其所免不足以偿其终身之劳。此独何也？天子以无名使之，而天下之人亦肯以无名而为之。此岂可不求其情哉？且夫天子举四海而寄之其臣，郡县之官又举而寄之其郡县之小吏。刑法之轻重，财用之多少，无所不在。是以掌仓库者，得以为盗；而治狱讼者，得以为奸。为奸之利，上足以养父母，而下足以畜妻子。其所以无故而安为之者，为此之故也。是以虽无爵禄之劝，而可得而使；虽有刑戮耻辱之患，而不肯舍而去。而其上之人，驱其无禄之身，而遇之以有禄之法，恬不为怪。此乃公使之为奸，以当其所得之禄，而遂以为可得而使之也。如此则尚何以示天下？臣愚以为，凡人之在官，不可以无故而用其力，或使以其税，而或使以其禄。故夫府史胥吏不可以无禄使也。然臣观之，方今天下苦财用之不给，而用度有所不足，其势必无以及此。而古者周官之法，民这为讼者入束矢，为狱者入钧金，视其不直者，而纳其所入。盖自秦汉以来，其法始废而不用。故臣亦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天下之至于狱者，皆有所入于官，以自见其直，而其不直者，亦皆没其所入，以为胥吏之俸禄。辨其等差而别其多少，以时给之，以足其衣食之用。其所以取之于民者不苛，而其所以为利者甚博。盖上之于民，常患其好讼而不直，以身试法而无所畏忌。刑之而又使之有入于官，此所以深惩其心，而又其所得止以厚吏。此有以见乎非贪民之财也，而为吏者可以无俟为奸，而有以自养，名正而言顺。虽其为奸，从而戮之，则亦无愧乎吾心。呜呼！古之所谓正名者，犹此类也夫。

●栾城应诏集卷九

◆进策五道

【民政上】

〇第一道

臣闻王道之至于民也，其亦深矣。贤人君子，自洁于上，而民不免为小人；朝廷之间，揖让如礼，而民不免为盗贼，礼行于上，而淫僻邪放之心起于下而不能止。此犹未免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于民之自喜，而成于民之相爱。而王者之所以求之于民者，其粗始于力田，而其精极于孝悌廉耻之际。力田者，民之最劳，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妇之所不悦。强所最劳，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劝所不悦，而使之有相爱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于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灾，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祸起于民之不自喜于力田。天下之乱，盗贼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乐业，此其祸起于民之不相爱，而弃其孝悌廉耻之节。夫自喜，则虽有太劳而其事不迁；相爱，则虽有强很之心，而顾其亲戚之乐，以不忍自弃于不义。此二者，王道之大权也。方今天下之人，狃于工商之利，而不喜于农，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无能，然后安于田亩而不去。山林饥饿之民，皆有盗跖趯趙之心，而闺门之内，父子交忿而不知友。朝廷之上，难有贤人，而其教不逮于下。是故士大夫之间，莫不以为王道之远而难成也。然臣窃观三代之遗文，至于《诗》，而以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难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为此之味也。故圣人之为诗，道其耕耘播种之势，而述其岁终仓廪丰实，妇子喜乐之际，以感动其意。故曰：“良耜，匕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其饟襄伊黍，其笠伊纠。其斯赵，以薅荼蓼。”当此时也，民既劳矣，故为之言其室家来饟盍而慰劳之者，以勉卒其业。而其终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桎桎，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享牡。有救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当此之时，岁功既毕，民之劳者，得以与其妇子皆乐于此，休息闲暇，饮酒食肉，以自快于一岁。则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尽力者有以轻用其力，而狼戾无亲之人有所慕悦，而自改其操。此非独于诗云尔，导之使获其利，而教之使其乐，亦如是云。且民之性固安于所乐，而悦于所利。此臣所以为王道之无难者也。盖臣闻之，诱民之势，远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与竞。今行于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无迁善之心，此岂非其远而难至者哉？明择郡县之吏，而谨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顽民不悛。夫乡党之民，其视郡县之吏，自以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于前，不为之愧。此其势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隐慝。此岂非其近而无所与竞者邪？惟其里巷亲戚之间，幼之所与同戏，而壮之所以共事，此则其所与竞者也。臣愚以为，古者郡县有三老、啬夫，今可使推择民之孝悌、无过、力田不惰、为民之素所服者为之。无使治事，而使讥诮教诲其民之怠惰而无良者。而岁时伏腊，郡县颇置礼焉以风天下，使慕悦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强不服之心。今不从民之所与竞而教之，而从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为伍，而何敢求望其万一。故教天下自所与竞者始，而王道可以渐至于下矣。

〇第二道

臣闻三代之盛时，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务自修洁，以求为君子。父子相爱，兄弟相悦，孝悌忠信之美，发于士大夫之间，而下至于田亩，朝夕从事，终身而不厌。至于战国，王道衰息，秦人驱其民，而纳之于耕耘战斗之中，天下翕然而从之。南亩之民而皆争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争首，以力搏力，进则有死于战，退则有死于将，其患无所不至。夫周秦之间，其相去不数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独喜于战攻，虽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窃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心知礼义之美，而亦不能奋不自顾以陷于死伤之地。其所以能至于此者，其上之人实使之然也。然而闾巷之民，劫而从之，则可以与之侥幸于一时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远。而周秦之风俗，皆累世而不变，此不可不察其术也。盖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闻于乡党而达于国人者，皆得以登于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壮勇，能斩捕甲首者，得以自复其役，上者优之以爵禄，而下者皆得役属其乡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则皆争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兴，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无以异于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势所以奔走天下，万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论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实在于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为，其罪不在于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孝，而在国欲得其忠，弟兄欲其相与为爱，而朋友欲其相与为信，临财欲其思廉，而患难欲其思义，此诚天子之所欲于天下者。古之圣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势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争为其所求，以求称其意。今有人使人为之牧其牛羊，将责之以其牛羊之肥，则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趋其所利而从之，则可以不劳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尽力于樵苏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赏罚之轻重，则夫牧人将为牧邪？将为樵邪？为樵，则失牛羊之肥；而为牧，则无以得赏。故其人举皆为樵，而无事于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后樵之为得，此无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于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曳裾束带、俯仰周旋，而皆有意于天子爵禄。夫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岂在是也！然天子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惟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于一日之试，天下尚谁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试之可耻而不为者？《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臣以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开之以利而作其怠，则天下必有应者。今间岁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于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其所为求之者，止于其目之所见。是以尽力于科举，而不知自反于仁义。臣欲复古者孝悌之科，使州县得以与今之进士同举而皆进，使天下之人，时获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则天下宜可渐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谓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贤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趋于其利，则庶乎其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渐复。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术欤！

〇第三道

臣闻圣人将有以夺之，必有以予之，将有以正之，必有以柔之。纳之于正，而无伤其心，去其邪僻，而无绝其不忍之意。有所矫拂天下，大变其俗，而天下不知其为变也。释然而顺，油然而化，无所龃龉，而天下遂至于大正矣。盖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纷乱而至于不可告语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后食其粟，蚕缫而后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获其报，而厚其施；欲求其父子之亲，则尽心于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则致力于友悌之节；欲求夫妇之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务其所以致之之术。故民各治其生，无望于侥幸之福，而力行于可信之事。凡其所以养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其亲戚子弟又为之死丧祭祀、岁时伏腊之制，所以报其先祖之恩而安恤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笾豆簋、饮食酒醴之荐，大者于庙，而小者于寝，荐新时祭，春秋不阙。故民终三年之忧，而又有终身不绝之恩爱，惨然若其父祖之居于其前而享其报也。至于后世则不然。民怠于自修，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所以养生求福之道，皆归于鬼神冥寞之间，不知先王丧纪祭祀之礼。而其所以追养其先祖之意，皆入于佛老虚诞之说。是以四夷之教，交于中国，纵横放肆。其尊贵富盛拟于王者，而其徒党遍于天下，其宫室栋宇、衣服饮食，常侈于天下之民。而中国之人、明哲礼义之士，亦未尝以为怪。幸而其间有疑怪不信之心，则又安视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执天下养生报死之权，而吾无以当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盖天下之君子尝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之不久而远复其故。其根之入于民者甚深，而其道悦于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悦，是以终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为养生报死皆出于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绝其教。欲纳之于正而伤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绝其不忍之意，故民之从之也甚难。闻之曰：“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作乎此者，必有以动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悦乎佛老之道，而悦乎养生报死之术。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悦之实，而去其所悦之名，则天下何病而不从？盖先王之教民养生有方，而报死有礼。凡国之赏罚黜陟，各当其处，贫富贵贱，皆出于其人之所当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无罪，行立而名声发，德成而爵禄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获福之因，故无惑于鬼神。而其祭祀之礼，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孙之意者，非有卤莽不详之意也。故孝子慈孙有所归心，而无事于佛老。臣愚以为，严赏罚，敕官吏，明好恶，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庙，严祭祀，立尸祝，有以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报不得乘隙而制其死。盖汉、唐之际，尝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说未去；尝有去者矣，而赏罚不详、祭祀不谨，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复反其旧。今者国家幸而欲减损其徒，日月削将至于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犹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则其势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夺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无憾于见夺，而日安其新。此圣人所以变天下之术欤！

〇第四道

臣闻管子治齐，始变周法，使兵民异处。制国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而士乡十五。制鄙以为五属，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属之政。国中之士为兵，鄙野之民为农，农不知战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卫农，农以资兵。发兵征行，暴露战斗，而农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沾体涂足，而士卒不知其劳。当是之时，桓公南征伐楚、济汝，逾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弗刂零支，斩孤竹；西攘白狄，逾大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诸侯，筑夷仪，城楚丘，徜徉四方。国无罢敝之民，而天下诸侯往来应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内，商君为之唱谋，使秦人莫不执兵以事战伐，而不得反顾而为农。阴诱六国之民，使专力以耕关中之田，而无战攻守御之役。二者更相为用，而天下卒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应；我能外战而内不乏食，而彼必不战而后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谋也。自管仲死，其遗谋旧策，后世无复能用，而独其分兵与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废。何者？其事诚有以便天下也。今夫农夫竭力以辟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战斗之患。此人之情，谁不可者？然当今天下之事，与管仲、商鞅之时则已大异矣。古者霸王在上，仓廪丰实，百姓富足，地利已尽，而民未乏困，当此之时，谓之人有余。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遍，而蓬蒿藜莠实尽其利，人不得以为食，禽兽之所蕃息，当此之时，谓之地有余。古之圣人，人有余，则务在于使人，是以天下之人虽其甚蕃，而举无废功。地有余，则务在于辟地，是以天下之地，虽其甚宽，而举无遗力。今也海内之田，病于有余，而上之人务在于使人，不已过哉！臣观京师之兵，不下数十百万，沿边大郡，不下数万人，天下郡县千人为辈，而江淮漕运之卒，不可胜计，此亦已侈于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为少减，是谓逆天而违人。昔齐桓之世，人力可谓有余矣，而十五乡之士不过三万，车不过八百乘。何者？惧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当厚兵之处，不过京师与西边、北边之郡耳。昔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远国或数千里，以为远人险讠皮，未可以尽知其情也，故使关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镇服其乱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远，遂莫之变。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乡，安其水土而习其险易，而特病其不知战。故今世之患，在不教乡兵，而专任屯戍之士，为抗贼之备。且天下治平，非缘边之郡，则山林匹夫之盗，及其未集而诛之，可以无事于大兵。苟其有大盗，则其为变，故亦非戍兵数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无备之处，乃当厚其士兵以代之耳。闻之古者良将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乐战。今之为兵之人，夫岂皆乐乎为兵哉？或者饥馑困踬，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无赖，既入而不能以自脱。盖其间常有思归者矣。故臣欲罢其思归之士，以减屯戍之兵，虽使去者太半，臣以为处者犹可以足于事也。盖古者有余则使之以宽，而不足则使之以约。苟必待其有余，而后能办天下之事，则无为贵智矣。

〇第五道

臣闻近代以来，天下之变备矣。世之君子随其破败而为之立法，补苴缺漏，疏剔梦秽，其为法亦已尽矣，而后世之弊常不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暂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维持至于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独受其责，其病最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遗策，又莫不尽废而不举，是以为国百有余年而不至于治平者，由此之故也。盖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败，而民事大坏，纷纷而不可止。其始也，兼并之民众而贫民失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富者田连阡陌，以势相役，收太半之税。耕者穷饿，而不耕者得食。以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便，故从而为之法曰：限民名田，贵者无过若干，而贫者足以自养。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余，则思以为骄奢。骄奢之风行于天下，则富者至于破其资畜，而贫者耻于不若，以争为盗而不知厌。民皆有为盗之心，则为之上者甚危而难安，故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过，而少者无所慕也，以平风俗。此贾生之法也。民之为性，丰年食之而无余，饥年则转死沟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贾乘其不足而贵卖之，以重其灾，因其有余而贱取之，以待其敝。予夺之柄归于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为敛，藜藿不继而不为发，故为之法曰：贱而官为籴之，以无伤农，贵而官为发之，以无伤末。小饥则发小熟之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为兵，入而为长。出兵临敌，则国有资粮之忧；而兵罢役休，则无复养兵之费。及至后世，海内多故，而征伐不息，以为害农，故特为设兵以办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伤农者，而要其终衣食之奉，农亦必受其困，故为之法曰：不战，则耕以自养，而耕之闲暇，则习为击刺，以待寇至。此赵充国之法也。盖古之遗制，其不可施于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复以为说，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未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欤？臣闻事固有可以无术而行者，有时异事变，无术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齐众以立制，是无术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籴以救灾，屯田以宽农，是无术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贤君在上，用度足而财不竭，捐其有余，以备民之所不足，而不害于岁计。今者，岁入不足以为出，国之经费犹有所不给，而何暇及于未然之备？古者将严而兵易使，其兵安于劬劳，故虽使为农而不敢乱。今者天下之兵，使之执劳者，皆不知战，而可与战者，皆骄而不可使，衣食丰溢，而筋力罢惫，且其平居自处甚倨，而安肯为农夫之事？故屯田平籴之利，举世以为不可复者，由此之故也。曷亦思其术矣？臣尝闻之：贾人之治产也，将欲有为而无以为资者，不以其所以谋朝夕之利者为之也。盖取诸其不急之处而蓄之，徐徐而为之，故其业不伤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税，其余之取于民者，亦非其正矣。茶盐酒铁之类，此近世之所设耳。夫古之时，未尝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为国亦无所乏绝。臣愚以为可于其中择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岁以为平籴之资，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余，则不复有所顾惜，而发之也轻。发之也轻，而后民食其利，其与今之所谓常平者，亦已大异矣。抑尝闻之，人之牧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马彘之相去未能几也，而犹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兵募之，而欲强之以为农，此其不从，固无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盖亦告之以将屯田而募焉。人固有无田以为农而愿耕者，从其愿而使之，则虽劳而无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则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复补，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尽矣，而其守法者，常至于怠惰而不举。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世之弊常若近起于今者，而不求古之遗法而依之以为治，可不大悲矣哉！

●栾城应诏集卷十

◆进策五道

【民政下】

〇第一道

臣闻三代之时，无兵役之忧。降及近世，有养兵之困，而无兴役之患。至于今，而养兵兴役之事，皆不得其当，而可为之深忧。盖古者兵出于农，而役出于民，有农则不忧无兵，而有民则不忧无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之男子，岁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强而费不增，役起而为素具，虽有大兵大役，而不忧事之不集。至于兵罢役休，而无日夜不息之费。其后周衰，井田破坏，陵夷至于末世，天下无复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独责其税，而不任之以死伤战斗之患。天子有养兵之忧，而天下无攻守劬劳之民，以为大忧，故调其财以为养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转输漕运、营建兴筑之事，又皆出于民。当此之时，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调”，曰“庸”。租者，地之所当出；调者，兵之所当费；庸者，岁之所当役也。故使之纳粟于官，以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为兵之调，岁役其力，不役，则出其力之所直，以为役之庸。此三者农夫皆兼为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于庸调。运重漕远，天子不知其费，而一出于民。民岁役二旬，而不役者，当帛六十尺，民亦不至于大苦。故隋、唐之间，有养兵之困，而无兴役之患。此其为法，虽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养，然天下之役犹有可赖者，皆民为之也。及其后世，又不能守，乃始变法而为“两税”，以至于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过奔走之用，而不与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兴筑，有大漕运，则常患无以为使。故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击刺战陈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奉。由是国有武备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养之具，皆出于农也。而四海之游民，无尺寸之庸调，为农者常使阴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养兵兴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当今之世，可谓极矣。臣愚以为，天子平日无事而养兵不息，此其事出于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后可使任其责。至于力役之际，挽车船，筑宫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败之危，天下之民，诚所当任而不辞，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费天子之廪食。然当今之所谓可役者，不过曰农也，而农已甚困，盖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使决天下之费矣。而工商技巧之民，与夫游闲无职之徒，常遍天下，优游终日，而无所役属。盖《周官》之法，民之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尽为近世之法，皆出庸调之赋，庸以养力役之兵，而调以助农夫养武备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复补。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当入。而其不役者，则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阙。盖圣人之于天下，不惟重乎苟廉而无求，惟其能缓天下之所不给而节其太幸，则虽有取而不害于为义。今者虽能使游民无劳苦嗟叹之声，而常使农夫独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为农之不便，则相率而事于末。末众而农衰，则天子之所独任者愈少而不足于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调，使天下无侥幸苟免之人，而且以纾农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不免于庸调之劳，其势不耕则无以供亿其上，此又可驱而归之于南亩。要之十岁之后，必将使农夫众多，而工商之类渐以衰息。如此而后，使天下举皆从租庸调之制，而去夫所谓两税者，而兵役之忧，可以稍缓矣。

〇第二道

臣闻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亩之利、衣衾之用，凡所以养生之具，皆赖于天子。权出于一，而利不分于强族。民有奉上之忧，而无役属附丽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举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于末世，天子之地转而归于豪民，而天下之游民饥寒朝夕之柄，天子不恤，而以遗天下之富贾。夫天子者，岂与小民争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势则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无田者为之耕。无田者非有以属于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无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实难。而有田者授之以田，视之以奴仆，而可使无憾。故夫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至于天下之游民、贩夫贩妇、工商技巧之族，此虽无事乎田，然日食其力，而无以为朝夕之用，则此亦将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恤其阙，乃使富民持其赢余，贷其所急，以为之父母。故虽游民，天子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独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偿其力之所直。由是观之，则夫天下之民，举皆非天子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欢心也。夫天下之人，独其有田者，乃使有以附属于天子。此其为众，岂足以当其下之仰给之民哉？此亦足以见天子之所属者，已甚寡矣。臣愚以为当今之势，宜收天下之田，而归之于上，以业无田之农夫，恤小民之所急，而夺豪民假贷之利，以收游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为之计，以为莫如收公田而贷民急。夫陈、蔡、荆楚之地，地广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无以耕之。而吴、越、巴蜀之间，拳肩侧足，以争寻常尺寸之地。安土重迁，恋恋而不能去，此非官为之画策，因其凶荒饥馑之岁，乘其有愿徙之心，而遂徙之于不耕之公田，则终不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亩，藉其室庐。田为公田，室为公室，以授无田之民，使天下虽富庶之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积而勿复鬻，募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无使富民端坐而欲收公田之遗利，使天下之农夫稍可以免仆隶之辱，而得上丽于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饮食器皿之类，有所不备，又皆得以贷于国，可以无失其所。夫所谓贷者，虽其为名近于商贾市井之事，然其为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无田以为农，而又无财以为工商，禁而勿贷，则其势不免转死于沟壑。而使富民为贷，则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免于脱衣避屋以为质，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富民执予夺之权以豪役乡里。故其势莫如官贷，以周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其贵贱，而以国服为息。今可使郡县尽贷，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窜伏之奸，而一夫之贷，无过若干。春贷以敛缯帛，夏贷以收秋实，薄收其息而优之，使之偿之无难，而又时免其息之所当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脱于奴隶之中，而获自属于天子。如此则天下之游民可得而使，富民之贷，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为收公田者，其利远非可以岁月之间而待其成也，要之数十百年，则天下之农夫可使太半皆天子之农。若夫所谓贷民急者，则可以朝行而夕获其利，此最当今之所急务也。

〇第三道

臣闻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无，而导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尽，安居于中而无慕于外利，各安其土，乐其业，无来去迁徙之心，膏腴之乡，民不加多，而贫瘠之处，民不加少。天下之户，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郡国之役使，而无所乏困。盖今天下所谓通都大邑，十里之城、万户之郭，其阴阳向背与其山林原隰之势，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汉以来所为创置摩画，使足以衣食其民，而无乏绝者也。臣尝读《周诗·公刘》之一篇，其言自戎迁豳之际，登高望远，以求其可居之地，与其可用之物，莫不详悉而曲尽。其诗曰：“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夫古之君子居于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与器用之所出，盖如此其详也。及观《史记·货殖列传》，郡国之所有，东方之桑麻鱼盐、南方之竹木鱼稻与西方之五谷畜牧、北方之枣栗裘马，则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备养生送死之具。导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则其民丰乐饶足，老死而无憾。及行天下，览其山林薮泽之所生，与其民之所有，往往与古不类。夫自大江以北、汉水之侧，三代之时列国数十，楚人都于荆州，其在战国，最为强大。外抗群蛮，内御秦、晋，常以其兵横于天下，计其所都，安肯用瘠卤尧角之地？而当今自楚之北，至于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泽之迹，迤逦犹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长吏又不以为意，一遇水旱，民乏菜菇。往者因其死丧流亡、废县罢镇者，盖往往是矣。臣闻善为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兴利除害，教民稼穑，收敛倍称，而获兼地之福。今者举千里之地废之为场，以养禽兽，而不甚顾惜，此与私割地以与人何异？尝闻之于野人，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蔡、汝之间，故陂旧堤，遂以堙废而不治，至今百有余年。其间犹未甚远也，盖修败补缺，亦旬月之故耳，而独患为吏者，莫以为事。若夫许州非有洪河大江之冲，而每岁盛夏，众水决溢，无以救御，是以民常苦饥，而不乐其俗。夫许，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节度之所治。使岁辄被水，而五谷不熟，则其当时军旅之费、宗庙朝廷之用，将何以供？此岂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然此乃特臣之所见，而天下之广，又安能备知？尝以为，方今之患，生于太怯，而成于牵俗。太怯，则见利而不敢为；牵俗，则自顾而爱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举皆不成，而何独在此？臣欲破其牵俗之风，壮其太怯之气，意凡天下贫窭破散之郡县，使皆择善事能干之人而往为之长。因其去也，而天子亲谕，以此使得稍久于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辟者，书以为课。何者？此非难办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后能济。唯其弛放怠惰，是以至此。今诚少严其事，使为吏者知上之属意于此，十岁之后，臣以为此必为富壤之区。而方今天下重征之处，亦为渐减，而取诸此矣。

〇第四道

臣闻天下有二病：好战则财竭而民贫，畏战则多辱而无威。欲民之无贫，则无疾夫无威；欲君之无辱，则无望乎财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尝兼有也。古之人君，各从其所安而处其偏，是以不获全享其利，而亦未尝有兼受其病者。昔者，匈奴之于汉，可以见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劳，府库盈溢，其赋于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谓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其不逊，输金缯，纳锦绣，天子之至辱也，而文、景不以为意，以求全其民。至于武帝，不忍数世之忿，尽天下之锐而攻之，辟地千里，斩馘百万，匈奴之民，死者太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国之气，得志满意，无以加矣。而内自疲敝，中民之家大抵皆破，无复十金之户。此二者皆有所说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顾。而智者之论，已谓非中国之长算矣。今者中国之弊，在于畏战，畏战固多辱矣，而民又不免于贫，无所就其利，而遍被其害，重赋厚敛，以为二边之赂，国辱而民困。盖今世之病，病已极矣。贤人君子竭其智虑，以求安其民，而民常为夷狄之所扰。天子欲使其泽下布，而海内常为夷狄之所困。此其弊盖有所矣。二边之赂不绝，是以天下之赋敛，虽知其甚重而不可轻。天下之赋敛其重而不可轻，是以天下之民，虽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也。故臣于民政之终，而特备论其要云。盖方今天下之议，莫不以为二边之赂，决不可去也。独其勇者则曰：“宁战而无赂，战不必败，而赂必至于乏困。”臣窃以为，此古之汉武帝、唐太宗坚忍而不顾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危，何者？吾民之不战久矣，用不战之民，而待必战之敌，窃恐世俗之难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败而成功，转祸而为福，若反覆手之间耳。桓公见胁于曹沫，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结于诸侯。桓公袭蔡，本以诛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责苞茅之不人，而诸侯大服。臣窃慝之，方今二虏之赂，虽有所不得已而然者，然其势偶有似夫战国之际，以谋相倾而阴相溃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潜破二虏之国。古语有之曰：“将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晋之取虞，越之取吴，冒顿之取东胡，石勒之取王浚，此四者皆其予之之力也。夫邻国之患，惟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易。是以其虑详密而难图。今夫中国之不竞，亦已久矣。彼其相视以为无能为者，非一日也。然犹未肯释然而无疑。夫惟释然而无疑，而后其国可取。今吾犹有所龃龉于其间，彼以吾为犹有不服之心，是以君臣相亲，而未敢懈。盖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百世之利。臣以为当今之计，礼之当加恭，待之当加厚，使者之往，无求以言胜之，而其使之来者，亦无求以言犯之。凡皆务以无逆其心，而阴堕其志，使之深乐于吾之贿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于内，搜士拣马，择其精锐而损其数，以外见至弱之形，而内收至强之实。作内政以寓军令。凡皆务以自损吾强大之势，而见吾衰弱之状，使之安然无所顾忌，而益以怠傲。不过数年，彼日以无备，而吾日以充实。彼犹将以吾为不足与也，而有无厌之求。彼怠而吾奋，彼骄而吾怒。及此而与之战，此所谓败中之胜而弱中之强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势亦有二而已矣，能奋一朝之劳，而尽力以攻之，则其后可以大安，而其始也，不免有岁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损以骄之，则其后可以骤胜，而其始也，不免有岁月之耻。此二策者，皆足以谋人之国，败人之兵，而有胜矣。而臣窃谓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骄之者也。嗟夫！智能攻之，以洗天下之大惭；不能攻之，则骄之而图其后。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骄之，拱手以望其成功者。方今每岁委百万之资以予人，而不能使人无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终不能以成事。特幸其一时之安，而欲得其间隙之际以治天下，天下可得而治哉？

〇第五道

臣闻御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来，出兵以乘其虚。方今二边固常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议，以为中国之兵，无由而出。而臣以为不然，何者？敛天下之财以奉夷狄，彼求之无厌，则吾之应之将有所不称其意。大抵不过数十年之间，用兵之衅，不发于彼之不悦，则发于吾之不忍。此亦其势之不可逃者也。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无事之时，中国既不得不畜兵于边，而及其有间，又必将出兵而乘其敝。此二者不可不素为之所也。今每岁发郡县之兵以戍边，此其未战之谋也，而臣未知其所以为战之术。臣闻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边之役，六国之际，燕、赵最被边患，而当其时，西备秦，东备齐，南备楚，内备韩、魏。千里之国，而其四境，莫不皆有所备，则其所以备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计亦不过沿边之民自为卒伍，以制其侵略而已。戍边之谋，始于秦汉，内无敌国之虞，而郡县之兵，材官蹶张，皆出于民之为役。其法，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边鄙之民不可使常为兵，是以不得不驱中原之民而纳之塞下，以捍寇虏。故其边戍之兵，岁初而来，终岁而去，寒暑不相安，险易不相习，勇怯不相程，志气不相企；上无顾于坟墓，而下无爱于妻子；平居忧愁无聊，无乐土之心，而缓急苟免，无死战之意，不可求得其用。古之谋臣晁错、陆贽之徒盖常以为言矣。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廪食，以终其身。在秦则廪于秦，在赵则廪于赵，不可一日而阙。非如汉之戍卒，有休罢更代之期也。然犹守此区区既往之陈迹，岂不惑哉？且举中原之士而屯之于边，虽无死伤战斗之患，而其心常自以为出征行役，苦寒冒露，为国劳苦，凡国家之所以美衣丰食以养我者，止为此等事也。故士卒百万，端坐而食，实不知行阵之劳，不见锋刃之危，而皆已自负，以为有劳于国，其势不可有所复使。此其弊在于使之不得其道耳。今夫阴伺二虏之怠，而出兵以逐利于塞外，此诚今世之至计也。而臣窃恐缓急之际，士卒皆已自负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尝已用其力，则其心自满，而不复求报其上。士无求报之心，则不可以与之犯大难而涉大劳。惟其饱食而无所试，优游无为以观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则其气刚锐，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锐气，是以其兵无敌于天下。臣愚以为方今之计，内郡之兵，当常在内，而不以戍边。戍边之兵，当常戍边，而不待内郡之戍卒。募内郡之兵，其乐徙边者，而稍厚之。不足，则募民之乐为边兵者以足之。使二边有一定不迁之兵，而颇损内郡之众，计其内外之数，相通如旧而止。平居无事，以此备边；而一旦欲有所攻夺掩袭，则独发内郡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以报其上。锐而用之；堕而置之，屯兵历年，而士无所怨其劳；出兵千里，而士无所憾其远。兵入，则出者得以休息，而无乘塞之苦；兵出，则守者闲暇，而无行役之困。交相为用，如循环之无端而不可竭。此真与今世之法，竭天下以养兵，守亦使此，战亦使此，未战而士卒皆怠者，其亦少异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栾城应诏集卷十一

◆试论八首

【王者不治夷狄论】

儒者必慎其所习，习之不正，终身病之。《公羊》之书，好为异说而无统，多作新意以变惑天下之耳目，是以汉之诸儒治《公羊》者，比于他经，最为迂阔。至于何休，而其用意又甚于《公羊》，盖其势然也。《经》书：“公及戎盟于潜。”《公羊》犹未有说也，而休以为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公之及戎盟于潜也，时有是事也。时有是事，而孔子不书可乎？故《春秋》之书，其体有二：有书以见褒贬者，有书以记当时之事，备史记之体，而其中非必有所褒贬予夺者。公之及戎盟于潜，是无褒贬予夺者也，而休欲必为之说，是以其说不得不妄也。且王者岂有不治夷狄者乎？王者不治夷狄，是欲苟安于无事者之说也。古之所以治夷狄之道，世之君子尝论之矣。有用武而征伐之者，高宗、文王之事是也；有修文而和亲之者，汉之文、景之事是也；有闭拒而不纳之者，光武之谢西域、绝匈奴之事是也。此三者皆所以与夷狄为治之大要也。今日来者必不可拒，则是光武之谢西域，以息中国之民者非乎？去者必不可追，则是高宗、文王凡所以征其不服而讨其不庭者皆非也。凡休之说，施之于中国强盛、夷狄暴横之时，则将养寇以遗子孙之忧；施之于中国新定休息自养之际，则为夷狄之所役，使以自劳敝而不得止。凡此二者，休之说无施而可也。盖愚闻之，圣人之于戎狄也，吾欲来之则来之，虽有欲去者，不可得而去也；吾欲去之则去之，虽有欲来者，亦不可得而来也。要以使吾中国不失于便，而置夷狄于不便之地，故其屈伸进退，莫不在我。而休欲其自来而自去也耶，此其尤不可者也。治休之学者曰《春秋》托始以治天下，当隐公之际，未暇远略，故先书晋灭夏阳，不书楚灭谷、邓。夫谷、邓之不书，是楚之未通而不告也。如使圣人未欲与夷狄交通，则虽有欲至，尚可得而至哉？愚故曰《春秋》之书“公及戎盟于潜”，是记事之体，而无休之说也。

【刘恺丁鸿孰贤论】

天下之让三：有不若之让，有相援之让，有无故之让。让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于无故之让，则圣人深疾而排之，以为此奸人之所以盗名于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让韩起，范宣子之让知伯，宣子、穆子中心诚有以愧于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让也。舜之命禹也，让于皋陶，其命益也，让于朱虎、熊罴。夫皋陶之不能当禹之任，朱虎、熊罴之不能办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犹让焉者，此所谓相援之让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让其所不及，则贤材在位，而贤不肖不争；皆能让以相援，则君子以类升，而小人不能间。此二者天下之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善也。然而至于无故之让，则天下之大不善也。东汉之衰，丁鸿、邓彪、刘恺此三人者，皆当袭父爵而以让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别，而徒让焉，以自高于世俗。世之君子从而讥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犹有优劣焉。刘、邓让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鸿让而不终，听其友人鲍骏之言而卒就国，此鸿之所以优于刘、邓也。且夫闻天下之有让，而欲窃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刘恺之心也。闻天下之让而窃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于不义者，丁鸿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则恺在可戮，而鸿为可恕，此真伪之辨也，贤愚可以见矣。故范晔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则诡激之行兴矣。”若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以苟显其身，将以教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乎？丁鸿之心主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异乎数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盗天下之大名，以冒天下之大利，自以为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论有以见之。故为国者不可以不贵君子之论也。

【礼义信足以成德论】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废，而战攻侵伐之役交横于天下，民去其本而争事于末。当时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导之无术。故樊迟请学为稼，又欲为圃，而孔子从而讥之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肃；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释之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阔而不可行，然要其终，其取利多而卒以无弊者，终莫能易其说。盖孔子之于卫，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于鲁，常欲彻，而鲁君非之矣。何则？卫之乱，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鲁之饥，若非彻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无饥与乱，则非此二者莫之能济。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于远，则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图其事而图之于深，则事有渐而后无弊。今夫樊迟欲为农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礼义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为不然。若观于《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许行之说，则夫农圃之事，乃有可以礼义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许子欲使君臣并耕，饔食而治，此岂非樊子所愿学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尧舜无所用心于耕稼。尧以不得舜为忧，舜以不得禹为忧。尧得舜，舜得禹，而礼义流行，忠信洋溢，则天下之民，将不劝之耕而自为耕，不督之圃而自为圃，而何致于身服农圃之劳，而忧农圃之忧哉？且夫欲劝天下之农而至于亲为之者，亦足以见其无术矣。古之圣人，其御天下也，礼行而民恭，则役使如意；义行而民服，则劳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则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则民可使蹈白刃而无怨，而况农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于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功可成；欲力其事而为之于近，则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从事于农，则夫天下之民尚谁使治之哉？

【形势不如德论】

三代之时，法令宽简，所以堤防禁固其民而尊严其君者，举皆无有。而其所都之地，又非有深山大河之固，然而历岁数百长久而安存者何耶？秦之法令可谓峻矣，而其所都，又关中天府之固，古之所谓百二者也。然而二世而亡者何耶？太史公曰：“权势法制所以为治也，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然而二者犹未足恃也。故曰形势虽强，犹不如德也。天下之形势，愚尝论之矣。读《易》至于《坎》，喟然而叹曰：嗟夫！圣人之所以教人者，盖详矣夫。《坎》之为言，犹曰险也。天之所以为险者，以其不可升，而地之所以为险者，以其有山川丘陵。天地之险，愚闻之矣，而人之险，愚未之闻也。或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此人之险，而高城深地之谓也。曰非也，高城深池，此无以异于地之险。而人之险，法制之谓也。天下之人，其初盖均是人也，而君至于为君之尊，而民至于为民之卑，君上日享其乐而臣下日安其劳，而不敢怨者，是法制之力也。然犹未也，可以御小害，而未可以御大害也。大盗起，则城池险阻不可以固而留，众叛亲离，则法制不可以执而守。是必有非形之形，非势之势，而后可也。故至《坎》之六四而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夫六四处刚柔相接之时，而乃用一樽、二簋、土盎、瓦缶相与拳曲俯仰于户牖之下，而终获无咎，此岂非圣人知天下之不可以强服，而为是优柔从容之德，以和其刚强难屈之心，而作其愧耻不忍之意故耶？嗟夫！秦人自负其强，欲以斩刖齐天下之民，而以山河为社稷之保障，不知英雄之士开而辟之，刑罚不能绳，险阻不能拒。故圣人必有以深结天下之心，使英雄之士有所不可解者，则《坎》之六四是也。

【礼以养人为本论】

君子之为政，权其轻重，而审其小大，不以轻害重，不以小妨大。为天下之大善，而小有不合焉者，君子不顾也。立天下之大善，而以小有不合而止，则是天下无圣人，大善终不可得而建也。自周之亡，其父子君臣冠昏丧祭之礼，皆以沦废。至于汉兴，贤君名臣，比比而出，皆知礼之足以为治也，然皆拱手相视，而莫敢措。非以礼为不善也，以为不可复也，是亦自轻而已。故元、成之间，刘向上书，以为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于死伤，然有司请定法令，笔则笔，削则削，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然而为是者，则亦有故。律令起于后世，而礼出于圣人。敢变后世之刑，而不敢变先王之礼，是亦畏圣人太过之弊也。《记》曰：礼之所生，生于义也。故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则亦何至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惮之而不敢邪？今夫冠礼，所以养人之始，而归之正也；昏礼，所以养人之亲，而尊其祖也；丧礼，所以养人之孝，而为之节也；祭礼，所以养人之终，而接之于无穷也；宾客之礼，所以养人之交，而慎其渎也；乡礼，所以养人之本，而教之以孝悌也。凡此数者，皆待礼而后可以生。今皆废而不立，是以天下之人，皇皇然无所折衷，求其所从而不得，则不能不出其私意，以自断其礼。私意既行，故天下之弊起。奢者，极其奢以伤其生；俭者，极其俭以不得其所欲。财用匮而饥寒作，饥寒作而盗贼起，盗贼起而民之所恃以为养者，皆失而不可得。虽日开仓廪发府库以赡百姓，民犹未可得而养也。故古之圣人，不用财，不施惠，立礼于天下，而匹夫匹妇，莫不自得于闾阎之中，而无所匮乏，此所谓知本者也。

【既醉备五福论】

善夫！诗人之为《诗》也。成王之时，天下已平，其君子优柔和易而无所怨怒，天下之民各乐其所。年谷时熟，父子兄弟相爱，而无暴戾不和之节，莫不相与作为酒醴，剥烹牛羊，以烹以祀，以相与宴乐而不厌。诗人欲歌其事，而以为未足以见其盛也，故又推而上之，至于朝廷之间，见其君臣相安而亲戚相爱。至于祭祀宗庙，既事而又与其诸父昆弟皆宴于寝旅，酬下至于无算爵，君臣释然而皆醉。故为作《既醉》之诗以歌之。而后之传《诗》者，又深思而极观之，以为一篇之中，而五福备焉。然愚观于《诗》、《书》，至《抑》与《酒诰》之篇，观其所以悲伤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惩切戒于后者，莫不以饮酒无度、沈湎荒乱、号呶倨肆以败乱其德为首。故曰：“百祸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于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妇人是用。二者合并，故五福不降，而六极尽至。”愚请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养生之人，深自覆护拥闭，无战斗危亡之患，然而常至于不寿者何耶？是酒夺之也。力田之人，仓廪富矣，俄而至于饥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药饵石，无风雨暴露之苦，而常至于不宁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带钩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于失德者何耶？是酒乱之也。四者既备，则虽欲考终天命，而其道无由也。然而曰五福备于《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百姓相与欢乐于下，而后君臣乃相与偕醉于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礼。心和气平，无悖逆暴戾之气干于其间，而寿不可胜计也。用财有节，御己有度，而富不可胜用也。寿命长永，而又加之以富，则非安宁而何？既寿而富，且身安矣，而无所用其心，则非好德而何？富寿而安，且有德以不朽于后也，则非考终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苟能观《既醉》之诗，以和平其心，而又观夫《抑》与《酒诰》之篇，以自戒也，则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极可以远却。而孔子之说，所以分而别之者，又何足为君子陈于前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史官助赏罚论】

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而使贤者无夭横穷困之灾，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寿考之福。然而季次、原宪，古所谓贤人者也，伏于穷阎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给。盗跖、庄乔，横行于天下，食人之肝以为粮，而老死于牖下，不见兵革之祸。如此，则是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以助天为治。然而赏罚者，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而赏罚之于一时，犹惧其不能用著暴见于万世之下，故君举而属之于其臣，而名之曰“史官”盖史官之权，与天与君之权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无遗天下之是非。故荀悦曰：“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夫史官之兴，其来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鲁曰克，在齐曰南氏，在晋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观其为人，以度其当时之所书，必有以助赏罚者。然而不获见其笔墨之所存，以不能尽其助治之意。独仲尼因鲁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载籍，以作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虽其名为经，而其实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齐桓、晋文有功于王室，王赏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国之权，而《春秋》又从而屡进之，此所以助乎赏之当于其功也。吴、楚、徐、越之僭，皆得罪于其君者也，而《春秋》又从而加之以斥绝摈弃不齿之辞，此所以助乎罚之当于其罪也。若夫当时赏罚之所不能及，则又为之明言其状，而使后世嗟叹痛惜之不已。呜呼！贤人君子之功烈与夫乱臣贼子罪恶之状，于此皆可以无忧其无闻焉。是故古者圣人重史官。当汉之时，号曰太史令，而其权在丞相之上，郡国计吏，上计于太史，而后以其副上于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权之可以助赏罚也，故从而尊显之。然则后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刑赏忠厚之至论】

古之君子立于天下，非有求胜于斯民也。为刑以待天下之罪戾，而唯恐民之入于其中以不能自出也；为赏以待天下之贤才，而唯恐天下之无贤而其赏之无以加之也。盖以君子先天下，而后有不得已焉。夫不得已者，非吾君子之所志也，民自为而召之也。故罪疑者从轻，功疑者从重，皆顺天下之所欲从。且夫以君临民，其强弱之势、上下之分，非待夫与之争寻常之是非而后能胜之矣。故宁委之于利，使之取其优，而吾无求胜焉。夫惟天下之罪恶暴著而不可掩，别白而不可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朝廷之无功，乡党之无义，不得已而爱其赏。如此，然后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杀人也；知吾之不赏，而非吾之不欲富贵人也。使夫其罪可以推而纳之于刑，其迹可以引而置之于无罪；其功与之而至于可赏，排之而至于不可赏。若是二者而不以与民，则天下将有以议我矣。使天下而皆知其可刑与不可赏也，则吾犹可以自解。使天下而知其可以无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以有赏之说，则将以我为忍人，而爱夫爵禄也。圣人不然，以为天下之人，不幸而有罪，可以刑，可以无刑，刑之，而伤于仁；幸而有功，可以赏，可以无赏，无赏，而害于信。与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肤、保其首领，而无憾于其上；与其名器之不僭，孰若使民乐得为善之利而无望望不足之意。呜呼！知其有可以与之之道而不与，是亦志于残民而已矣。且彼君子之与之也，岂徒曰与之而已也，与之而遂因以劝之焉耳。故舍有罪而从无罪者，是以耻劝之也；去轻赏而就重赏者，是以义劝之也，盖欲其思而得之也。故夫尧舜、三代之盛，舍此而忠厚之化亦无以见于民矣。

●栾城应诏集卷十二

◆策一道

【御试制策〈同目具《东坡集》。〉】

臣谨对曰：臣不佞，陛下过听，策臣于庭，使得竭愚衷以奉大对。臣性狂愚，不识忌讳，伏读陛下制策，凡所以问臣之事数十条者，臣已详闻之矣。然臣内省愚诚，欲先以问，而后答陛下以所问。伏惟陛下承先帝之业，即位以来三十余年，四方安。陛下守此太平之成基，平日无事，端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又曰：“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此陛下忧惧之言也。然臣以谓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羌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当此之时，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而，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而不复思者，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陛下失所忧矣。故愿陛下虽天下无事而不忘忧惧之心。陛下诚能用臣此言，则凡所以问臣者，臣虽不言，可得而举也。苟未能用臣此言，则凡所以问臣者，臣虽言之无益也。制策曰：“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陛下思虑至此，此则圣人之用心也。臣请为陛下推其本原而极言其故。臣闻之《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昔者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败也，有穆王；汉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乱也，有穆宗、恭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屑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听；谒行于内，势横于外；心荒气乱，邪僻而无所主；赏罚失次，万事无纪，以至于天下大乱，而其心不知也。是以三代之季，诗人疾而悲伤之曰：“匪教匪戒，时惟妇寺。”“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又曰：“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盖伤其不可告教而至于败也。臣疏贱之臣，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夫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其所以召乱之由，陛下已知之矣。久而不正，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将为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将为请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妇人之情，无有厌足，迭相夸尚，争为侈靡，赐予不足以自给，则不惮于受赂贿。赂贿既至，则不惮于私谒。私谒既行，则内外将乱。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且臣闻之：“欲极必厌，乐极必反。”方其极甚之时，一陷于其中而不能以自出，然及其觉悟之后，未始不以自悔也。陛下何不试于清闲之时，上思宗庙社稷之可忧，内思疾疚病恙之可恶，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则夫嫔御满前，适足以为陛下忧，而未足以为陛下乐也。伏惟圣心未之思焉，是以迟迟而不去。《诗》云：“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方今承祖宗之基，四方无虞，法令修明，百官缮完，而陛下奈何先自拨其本哉？臣恐如此，德教日以陵迟，阙政将至于败，戾气将至于灾而不可救也。制策曰：“田野虽辟，民多亡聊；边境虽安，兵不可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臣以为地有所未辟，是以民不得安其生；边境虽安，而非诚安，是以兵不得撤其备；浮费日广，是以利入浚而不能休。何者？自京以西，近自许、郑，而远至唐、邓，凡数千里，列郡数十，土皆膏腴，古之赋输，太半多出于此。自两汉以来，名臣贤守，所以为民兴利除害，沟洫畎浍之迹往往犹在。而荆棘成林，无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罢士之所窜伏。陛下所使守此地者，终无一人为陛下深思极虑，招来流亡以垦化其地。贤才良士，以为此僻远之处而不肯往。陛下何不使大臣举人而守之？亲召而勉励其志，属以此事，而亦以此为殿最之课，不及十年，此将皆为天下之沃壤。臣故曰：地有所未辟，是以民不得安其生也。臣又闻古之制边备者，外有亭障，内有屯兵。亭障欲繁，屯兵欲简，繁则耳目明，简则气势合。今者边境之患，患在亭障之地而皆屯兵，以待寇至，屯兵之处，兵分力弱，而不足以备御。夫屯兵于亭障之地者，兵必不能甚多也。兵不能甚多，则寇至必不能抗，而徒弃甲兵于无用，此拙守者之计也。然今之人又患夫屯之不密，而岁益增焉。小屯不满百人，大屯不过数百，城垒之广狭，弱弓乏矢，可以越而过者，往往是也。然而前守之所成，后守不敢撤。非不知撤也，恐后之有败事，而以是为过也。兵法曰：“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夫敌不知所攻，非连臂而守之也。虽连臂而守之，敌尚可得攻而绝也。古之善守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置兵于要害之地，则敌人不敢过而为盗。何者？畏吾之乘其背也。过人之城而又遇城焉，则腹背而受敌，此用兵之深忌也。今国家不料敌之不敢过吾城以深入吾地，而惧敌之敢入深也。夫敌之过吾城以深入吾地，是吾利也，而又何患乎？臣故欲收诸小屯无益之兵，而聚之大屯，诸故小屯皆废以为亭障，严斥堠，谨烽燧，以为大屯之耳目。置大屯于要害之地，以形制戎狄，高城深池，精为守备，使可以对敌逾月而不陷。制为诸屯，使其相去之远近，可以轻兵十日而相救。臣读古兵书、《战国策》，未尝见有敌人敢越大城，深入而为寇者。臣故曰：边境虽安，而非诚安，是以兵不得撤其备也。臣又闻人君之于天下，本非有情爱相属如父子兄弟之亲也，上以其势临下，则下以其势奉上。二者相持而行，不相悦则解，不相合则叛。譬如草木之于地也，托之而生，判然二物也，有根而绸缪之，交横相入，而至于不可拔。及其不相入也，木槁于上，而根本不下属，地确于下，而气不上接，一夫之力，可拔而取也，飘风暴雨可披而离也。是以古之圣人，于其无事之时，必深结百姓之心，使之欢忻交通，分义积厚，而不忍相弃于缓急之际。昔汉之文、景，优裕天下，时使薄敛，宽田租，宥罪戾。当此之时，虽天下和平，犹未见其利。及至末世，贼臣窃命，国统已绝，而天下之心，犹依依不忍离汉者，徒以文、景之所以爱之者深而不可忘也。国家自祖宗以来，至于陛下四世矣。陛下之所以深结于民者何也？民之所好者生也，所惜者财也。陛下择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则是陛下未得以生结民也；陛下赋敛烦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则是陛下未得以财结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为吏之过；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且陛下凡所以用财者，果何事乎？上有官吏之俸，下有士卒之廪，外有夷狄之赂。此三者陛下未得省之之术，臣亦未敢以为言也。臣独怪陛下内有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此何为者？凡今百姓所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陛下外有北狄西戎，岁邀金缯，而又内自为一阱，以耗其所遗余。臣恐陛下以此获谤，而民心之不归也。故臣愿陛下日夜自损以砺左右，痛为节俭以宽百姓。捐锦绣，弃金玉，以质素为贵。赋税之入，独以供不得已之费。使天下知戴陛下之德，一旦有缓急，则民尚可以使之无叛。臣故曰：浮费日广，是以利入浚而不能止者，此之谓也。制策曰：“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夫军冗未练则为无兵，官冗未澄则为无吏。古者民多则兵众，兵众则国强。今兵众而至于以为冗者，则是不耕而食之过也。然而屯田之利，是当今之至计也。然而屯田之不用，则亦有说：有兵而不可使耕，一也；天下须兵之地，无官田，而闲田之乡不须兵，二也。此二患者臣尝虑之，盖亦以为无难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兵而不可使耕，臣亦不敢强使也。计今天下之兵，一岁死亡几何，而以其数募民为兵且屯田，民自将有应此选者。则今不耕之兵，十数岁之后，其存者将有几？此非屯田之所当畏者，一也。天下郡县，未尝无官田，郡县之无官田者尝有之，而官鬻之也。籍没之田，岁岁不绝，举而积之，而田皆在官矣。闲田之乡不过京师之西，虽差远于京畿，然而车驰卒奔，可以不过旬日而至。有欲用之，可以缓急而召，虽禁卫之兵，亦可以循汉之故，发郡县之兵充之，期年而一易。京师可独置天子腹心之军数万人，以制四方之客军，使之独得不耕而食，如周之环人、汉之羽林、飞之类。此又非屯田之所当畏者，二也。如此而兵冗之弊可以去矣。臣又闻方今用人之弊有二：吏多也，吏杂也。吏多之弊轻，吏杂之弊重。吏多而不杂，则贤不肖犹有辨也；多而不免于杂，既费廪禄，又不得贤也。费廪禄则国贫，不得贤则事不举。均之二弊，事不举者，所当先治也。如臣之意，且可使审官、铨曹、密院三班分别天下之官，其事之为天下之要，而其地之为一方之急者，别之以为一等，而使诸道之职司各第其吏之廉明善事最异者，而上之于审官、铨曹、密院三班，而审官、铨曹、密院三班即任之以此。至于其余不急之官，则又为一等，使碌碌之吏以今先后之法占之。此法既行，要以世之庸吏，必将群议而聚怨。然臣以为，圣人之为天下，不惮人之有怨心，而问其怨之当否。今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下之人持上太过，上以其法御下，而下反以法攻上之失。是以在上者不敢有所兴利除害，而惟法之听。法者，上之所当用耳，而岂亦使天下之人以绳上哉？此太甚也！臣读《后魏书》，观其始时天下用兵，武夫悍卒，皆得为吏。而当此之时，吏道不杂。何者？其所用者多贤，而不贤者未尝用也。及其后世，患夫不用者之多怨也，是以崔亮从而更之，不问士之贤愚，而专以停解日用为断，沉滞者皆称其能。而魏之失人，自是而始。故臣欲分而别之，以为贤不肖之辨如此，而官冗之弊可除矣。陛下兴庠序于久亡，悼礼乐之未备，思继可封之俗，欲隆皆让之节，而讼未息。深求其故，归咎在位，以为教化不足，而法律有余，是以民不知避，吏不知惧，咨嗟怨ゃ并兴而不止，思所以治之，不得其道。臣闻善治天下者，不必有美名，而有之实功；不善治天下者，其名不必不美，而其实空虚无益于事。陛下自即位以来，登庸俊良，力兴美政以教化天下者，于今凡几矣？庆历之中，劝农桑，兴学校，当此之时，天下以为三代之风可以渐复。然而学校既兴，农桑既劝，而天下之风俗卒何以异于庆历之始？今者陛下又发德音，分遣使者巡行天下，或以宽恤，或以减省，或以均税，名号纷纭而出，天下又皆翕然知陛下之欲速于为治也。然臣以为陛下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也。且陛下以为此数事者，足以致治耶，不足以致治耶？陛下设官置吏，其职亦有治此等事者耶，其未有耶？臣以为：凡陛下之所以分裂海内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郡县，其中上有守令，下有丞尉，大有会府，次有职司者，凡所以治此数事耳。今陛下欲宽恤百姓，以至于特命使者，则是此等常为暴也。陛下欲减省均税，以至于特命使者，则是此等皆不可使也。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故臣以为，此时陛下惑于虚名也。今夫诸道之职司，是天下之纲，虽然，尚非陛下之所当择。陛下当择宰相，而宰相当择职司耳。天下诸道，凡十有七，一道之职司，少者三人，而多者不过四人，均之十七道者，其替换迭代不过四五十人也。以士大夫之多，择四五十人而用之，宜其甚足。今乃不择贤否而任之，至于有事，则更命使者。故臣以为陛下未知为政之纲也。夫纲虽大不知举，而何教化之能兴？故臣愿陛下兴教化，自择职司始，而天下可以渐治矣。陛下戒慎天灾，震惧日食、淫雨、暖气、江河之失度，而思闻告戒消伏之理，推刘向之传，考吕氏之纪。夫刘向之说五行事，各以类感滞于一方，而不得相通。吕氏之书，随其时月而指其必然之灾异，其言皆迂怪而难信，安足为陛下道哉？臣闻灾异之说有二：有可得而推知其所从来者，有不可得而推知其所从来者。可得而推者，人之所为也；不可得而推者，天之所为也。人之所为者，不过盗贼窃发于山林，战败兵破而不得复。盗贼窃发，是衣食不足，政暴吏苛之罪也；战败兵破，是任人不明，将不为用之过也。至于天之所为，凶旱、水溢、虫蝗、霜雹、日食、地震、星辰陨坠，是安知其所由来哉？譬如人之将病也，五脏失据于中，而变见动于四肢，发于百体。医者切其脉，而观其色曰是“心病也”，“肺病也”，是皆可也。至于鬼啸于梁，捐瓦于堂，而动之曰“是心也”，“是肺也”。则可乎？要以人之神明精爽消散而不充，是以邪物得而干之，而尚何择乎心肺之间哉？古之儒者其论灾异，则皆有此弊也。今使国家治强，人民安，和气充实于天地之间，则天为之明，地为之静，三辰为之光。及其少衰，则天地三辰皆将亏缺而不宁。顷者水冒京城，日食季夏，江河淮汴破溢为害，地震生毛，水变赤色，此数事者，使董仲舒、刘向之徒出而论之，必将指国政之一二，以为其验。而臣以为不然，盖臣非以为不为灾也，以为天地之远，而至于为之变动，此非一事之所能致。盖天下之政皆失其中，是以其气衰弱挫沮而不振，以至于是。以为陛下历数天下之弊，而使陛下尽修之云耳。非正阳之月，而伐鼓救变，说者以为非经，然而要以胁阴助阳，则虽非正阳而不为失。当盛夏之月，而论囚报重，说者以为非古，然而要以使犯法者无久系之殃，而民睹为恶之速及，则虽当盛夏而亦不为非也。陛下愍四方之未治，而推其源于京师，知淫巧僭差之失度，而欲各为之节，然而未获所以禁之之术。是以欲先治内，则惑于何以为京师之言；欲先レ奸，则惑于不挠狱市之说。今陛下任人，使为京兆，如得赵广汉耶，则安可以不挠狱市而拘其才？如得黄霸耶，则安可以レ奸而责其效？各随其才而用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可以至于治矣。然臣以为，莫若先之以猛，而终之以宽。顷者陛下之所任，皆能猛矣，而不能宽，皆得其始矣，而不知其所以为继之术。是以京兆之政，大则斩戮，小则笞，历岁百余，而终无有一人能以仁恕为治者。故其民狃于刑戮而不知惧。然而不先之以猛，臣又恐仁恕之不能折夫强暴也。陛下深探儒、老之是非，而至于汉文、汉武治乱之际。臣闻老子之所以为得者，清净寡欲，而其失也，弃仁义、绝礼乐。儒者之得也，尊君卑臣，而其失也，崇虚文而无实用。然而道之可以长行而无弊者，莫过于儒术。其所以有弊者，治之过也。汉文取老子之所长而行之，是以行之而天下礼；汉武取儒者之失而用之，是以用之而天下弊。此儒、老得失之辨也。昔者周公遭变而作《豳》诗，虽言王业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无罪，是以谓之《国风》。宣王北伐，其事虽大，而其诗非《大雅》之体，是以谓之《小雅》。故夫宽柔敦厚者，《大雅》之风也，慷慨劲正者，《小雅》之文也。以此推之，则可以辨矣。三代之时，财赋之用，有司掌之，而冢宰特因其岁之凶丰上下而制其用度多少之节，盖亦如此而已。至于有唐贞观、开元之际，犹委之郎官。其后四方用兵，而财用之间，亦遂有权时应变之事，郎官有所不能辨，故立使以主之。及其末世，使又不能辨，则又举而归之宰相。是以李德裕之徒，皆治其事，以一有司之职而累天下之宰，由此言之，则夫陈平、韦贤之论有不妄矣。若夫泉货之轻重，始于周景王，而后有二品之差；命秩之实，始于魏武帝，而后有六等之号；水旱蓄积之备，莫如李悝之平籴；边陲守御之方，莫如张仁愿之筑城。圜法九府之名，自《天府》、《太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岁》、《职币》，皆列职于《周官》。乐语五均之义，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其说见于河间献王之《礼》。此数事者，皆非有益于当世之务，是以不足深论也。伏惟陛下谘谟国事，丁宁反覆，终而复始，不忍舍去。故于制策之终，则又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子大夫其悉意以陈，毋悼后害。”夫陛下丁宁激切至于如此，而臣何敢不为陛下申重其说。今陛下忧思天下若此其至，而其功不就者，岂非无其人之故耶？臣闻：“求贤不如变俗。”俗所不悦，虽有贤者，将不能自立。俗苟好之，虽天下之人将从风而靡。昔太祖好武略，则天下之猛士出而为之兵；太宗好奇谋，则天下计划之士出而为之虑；真宗好文而爱儒，则海内无有不学以待上之所使。今陛下公卿满朝，进趋揖让，文学言语，上可以不愧于古人，而下可以远过于近世者，以陛下诚好之也。然陛下中夜不寐，起坐而思之，天下之事所未能举者，凡有几何？府库空虚，入不支出，而不能均；兵革怠惰，骄而不为用，而不能制；闲田满野，衣食不足，而不能辟；河水岁决，北人受害，而不能救；戎狄放肆，邀取金币，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能服。陛下治天下而至使不察察有如此者，得非陛下所好，非所当用耶？狄仁杰有言：“文士中不足快意，要得奇才之士，与共天下。”乃进张柬之以代李峤、苏味道。而臣亦以为，治天下当得浑质刚直、不忌不克、不择剧易之人而任之，如汉之绛侯、条侯，魏之贾逵、邓艾，晋之温峤、周访，唐之娄师德、郝处俊。得此数人，唯陛下所欲用之。致之朝廷之上，则贤人益亲；置之边境之上，则恶言不至。如此人者，陛下岂不欲用之？故臣愿陛下改易所好，以变天下之俗，则当今之文人，皆可使为朴直之士。陛下何惮而久不为也？臣本布衣书生，陛下授之以爵禄，而又亲策之于廷，陛下罄竭所疑以问之于臣，而臣何敢不尽其中之所怀以输之？陛下凡制策之所以问臣者，臣谨已直率愚意窃揣而妄论之矣。才智短浅，不足以上塞明诏，无补于聪明之万一，谨俯伏待罪。然臣之微意，所欲丁宁而致之陛下者，终欲为陛下毕尽其说。臣闻圣人欲有其富，则保之以俭；欲久其尊，则守之以谦；欲安其佚，则行之以劳；欲得其欲，则济之以无欲。此四者，圣人之所以尽天下之利，而人不以为贪，极天下之乐，而不为人所厌者也。《老子》曰：“圣人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由是观之，则夫欲乐其富，而用之以奢者，其富必亡；欲大其尊，而用之以倨者，其尊必替；欲享其佚，而用之以惰者，其佚必穷；欲获其欲，而用之以肆者，其欲必废。是以圣人处众人之所恶，而使天下无异辞，然后全享天下之利而无所失。故夫斥弃金玉，不贵锦绣，非以为爱财也；畏大臣，礼屑，非以为尚贤也；鸡鸣而起，日昃不食，非以为集事也；去声色，放犬马，非以为美名也。凡所以深服天下，而消其争心焉耳。伏惟陛下览策之始，以无忘忧惧之心，则又览其终以去其太甚，消天下不平之意。二者既行，则大臣之所言者，举可以渐用而无弊矣。惟陛下慎思之，力行之，无以臣言为妄。盖臣之所见当今天下之事，未有急于此者。陛下幸而留意，天下不胜幸甚。谨对。

●补遗

◆诗三十六首

【大雨联句】

庭松偃盖如醉，〈程〉夏雨新凉似秋。〈杨〉

有客高吟拥鼻，〈轼〉无人共吃馒头。〈辙《苏轼文集》卷六八自注：幼时，与里人程建用、杨尧咨、弟子由会学舍中，大雨联句六言。〉

【次韵子瞻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时有赦书北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道与众往，疾驱自尘。徐行听所之，何者非吾身。却过白鹤峰，鸡犬来相亲。筑室依果树，有无通四邻。安眠岂有足，良夜惟恐晨。晨朝亦何事，倦对往来人。〇莫言三谪远，归路近庾岭。谁怜东坡穷，垂老徙此景。幸无薪炭役，岂念冰雪冷。平生笑子厚，山水记柳永。孜孜苦怀归，何异走逃影。吾观两蛮触，出缩方驰骋。百年寄龟息，幸此支床静。我来适恶岁，斗米如珠量。何时举头看，岁月守心房。念我东坡翁，忍饥海中央。愿翁勿言饥，稷Ⅰ调阴阳。玉池有清水，生肥满中肠。〇故山纵得归，无复昔遗老。家风知在否，后生恐难保。似闻老翁泉，曾作泥土燥。穷冬忽涌溢，络绎瓶瓮早。此翁终可信，有月耿怀抱。从我先人游，安得不闻道。自注：老翁泉在先人坟下。〇幽忧如蛰虫，雷雨惊奋豫。无根不萌动，有翼皆骞翥。嗟我独枯槁，无来孰为去。念兄当北迁，海阔煎百虑。往来七年间，信矣梦幻如。从今便筑室，占籍无所住。四方无不可，莫住生灭处。纵浪大化中，何喜复何惧。〇尝闻左师言，少子古所喜。二儿从两父，服辱了百事。佳子何关人，自怪余此意。看书时独笑，屡与古人值。他年会六子，道眼谁最驶。衣钵倘可传，田园不须置。〇舜以五音言，二雅良褊迫。变风犹井牧，驱人遂阡陌，周余几崩坏，况经甫与白。崎岖收狂澜，还付滥触窄。蒙庄泾渭杂，恐有郭象客。壁藏待知者，金石闻旧宅。〇大道如衣食，六经所耕桑。家传易春秋，未易相比糠。久种终不获，岁晚嗟无粮。念此坐叹息，追飞及颓阳。天公亦假我，书成麟未伤。可怜陆忠州，空集千首方。何如学袁盎，日把无可觞。〇五年寓黄阁，盛服朝玄端。愧无昔人姿，谬作奇章迁。〈自注：牛僧孺亦贬循州。〉还从九渊底，回望百尺巅。〇身世俱一梦，往来适三餐。天公本无心，谁为此由缘。从今罢述作，尽付逍遥篇。〇吾兄昔在朝，屡欲请会稽。誓将老阳羡，洞天隐苍崖。〈自注：兄已买田阳羡，近张公、善卷两洞天。〉时事乃大谬，宁复守此怀。区区芥子中，岂有两须弥。举眼即见兄，何者为别离。尻舆驾神马，孰为策与羁。弭节过蓬莱，海波看增亏。〇红炉厄夏景，团扇悲秋凉。来鸿已遵渚，去燕亦辞梁。冰蚕怀冻薮，火鼠安炎乡。曲士漫谈道，夏虫岂知霜。物化何时休，叹息此路长。〈宋黄州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卷三附〉

【联句嘲僧】

玉筋插银河，〈轼〉红裙蘸碧波。〈佛印〉

更行三五步，浸着老僧窠。〈辙〔苏轼《问答录》自注：东坡与子由、佛印同饮于水阁，偶见一妇人浣衣，脚白，联句云云。〉

【上元后一日观灯寄王四】

城头月减一分圆，城里人家万炬然。紫陌群游逢酒住，红裙醉舞向人妍。且为行乐终今夕，共道重来便隔年。遥想猖狂夜深处，河沙飞水湿归鞯。〈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卷八〉

【次韵仇池冬至日见寄】

身如草木顺阴阳，附火重裘百日强。渐喜微和解凝烈，半酣起舞意仓忙。吾兄去我行三腊，千里今宵共一觞。世事只今人自解，苦寒须尽酒如汤。〈同上，卷四〇〉

【益昌除夕感怀】

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绵裘。无心岂畏三尸诉，爱日还惊一岁休。故国二千空醉眼，新年三十恰平头。光阴未用相敦迫，领取衰翁两鬓秋。〈同上，卷四二〉

【除夕】

患难思年改，龙钟惜岁徂。关河先垅远，天地屑孤。吾道凭温酒，时情付拥炉。南荒足妖怪，此日谩桃符。〈同上，卷四二〉

【四月二十八日新热寄仇池】

细莎为履如编须，轻葛为服如剪荸。寒泉洒屋朝露濡，霜簟可荐机可扶。风鸣牖间如吹竽，此虽有暑宜亦无。庭前峻山槎之余，盆中养鳅大如鱼。荻生抱甲未见肤，蔓起上层将悬壶。麦苗高齐可藏乌，此虽非野仅亦如。兄居溪堂南山趺，濯足溪水惊雁凫。澄潭百丈清无淤，将往思我立趺踬。东轩鄙陋何足居，欲行不行系辕驹。〈同上，卷四四〉

【六月十三日病起走笔寄仇池】

入伏节气变，悠然如九秋。墙上有短树，庭下风飕飕。风为吹我衣，虻蚋各已收。移床就堂下，仰见月成钩。但与支体快，不作腑脏谋。半夜起寒热，展转脱水鳅。药剂失先后，欲速反见留。不免召杨子，把臂揣厥由。笑我冷治冷，徒尔苦舌喉。授我桂与姜，乃始与病投。逾旬不出户，映牖披重裘。遥闻南山下，不与他土侔。山寒雪不解，清气昼夜浮。余冷入市城，烦热遭濯漱。况乃郡斋静，满地贮清流。露湿荷叶净，月上松柏幽。墙头白杨树，秋声无时休。夜蜩感寒气，上树鸣啾啾。野鹤弄池水，落拍翅羽修。此处虽可爱，慎勿恣意游。凡人爱凉冷，凉冷乃热仇。试扫北窗下，静卧却所忧。屏扇去冰雪，虚室风自油。岁热强自厚，良药彼有不。〈同上，卷四四〉

【题三游洞石壁】

昔年有迁客，携手醉嵌岩。去我岁已百，游人忽复三。〈宋黄善夫家塾刊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一《游洞之日有亭吏乞诗既为留三绝句于洞之石壁明日至峡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复以此授之》诗题下林子仁注引〉

【留题仙都观】

道士白发尊，面黑岚气染。自言王方平，学道古有验。道成白昼飞，人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留宻。后有阴长生，此地亦所占。并骑双翔龙，霞绶紫云。扬扬玉堂上，与世作丰歉。〈同上，卷五《留题仙都观》诗林子仁注引〉

【题李十八黄龙寺画壁】

胸次峥嵘落笔端，壁题留与老夫看。枯槎尚倚春风力，苍竹从来自岁寒。〈宋孙远《声画集》卷八〉

【次韵张禹直开元寺观画壁兼简李德素】

丹青古藏壁，风雨饱侵藻。拂尘开蚀鉴，志士泪沾臆。灵山远飞来，不可以智测。龙神湛回向，拥卫立剑戟。依然吴生手，旌旆略可识。鸿插楼台，毫发数动植。广床瞻二圣，有众拱万德。飞行凑六合，揽取著一席。人人开生面，绝妙推心得。李侯天机深，指点目所及。三生石上梦，天乐鸣我侧。幽寻前日事，晦明忽复易。章生南溟鹏，笼槛锁六翮。能同寂寞游，浊酒聊放适。西风叶萧萧，蟋蟀依墙壁。家无万金产，四邻砧声急。藜羹傲鼎食，蓝缕亦山立。并船有歌姝，粉白眉黛黑。期公开颜笑，醉语杂翰墨。不须谈俗事，只令人气塞。〈同上，卷八〉

【寇莱公】

人知公惠在巴东，不识三朝社稷功。平日孤舟已何处，江亭依旧傍秋风。〈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四《荆湖北路·归州》〉

【过豫章】

白屋可能无孺子，黄圭不是欠陈蕃。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刺旧痕。〈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九〉

【初春游李太尉宅东池】

蓬岛灵仙宅，星河帝女家。波光泛金翠，楼影动云霞。清浅游鱼过，参差垂柳斜。移舟更寻胜，远见小桃花。〈《永乐大典》卷一〇五六〉

【次韵程相公以柳湖久涸辄引蔡水溉注感而成咏二首】

鳞鳞沙脚出平湖，一喷珠玑碧有余。依归镜中横紫阁，却从天外望仙闾。粉花又结青莲子，金尾还跳赤鲤鱼。自惜支离苦为病，重来应共酒杯疏。老鱼{髟}困无津，凿破灵河涨旧。明月还从沙渚见，红尘却傍柳堤分。急泉垂下长虹尾，戒浪飞来自惊群。范蠡如闻应更爱，解摇双桨入西曛。〈同上，卷二二六六〉

【诗一首】

君不见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风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冻蚁。纷纷市人争夺中，谁信言公似赞公。人间热恼无处洗，故向西斋作雪峰。我梦扁舟适吴越，长廊静院灯如月。开门不见人与牛，惟见空庭满山雪。〈同上，卷二五三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和子瞻留题石经院三首】

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远，长教眼力穷。盘曲山前路，流年向此消。兴亡须一吊，范叟卧山腰。孤绝山南寺，僧居无限清。不知行道处，空听暮钟声。〈明茅维刻《东坡先生全集》卷六八《记子由诗》引〉

【绝胜亭】

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惊风。爨烟惨淡浮前浦，渔艇纵横逐钓筒。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子细问南公。〈同上，《书子由绝胜亭诗》引〉

【张公洞】

乱山深处白云堆，地坼中空洞府开。茧瓮有天含宇宙，瑶台无路接蓬莱。金芝春暖青牛卧，珠树月明黄鹤回。此日登临兴何限，春风吹绽碧桃腮。〈明沈敕《荆溪外纪》卷七〉

【睢阳五老图】

贤才冠世得优闲，免向金门老赘冠。颂德华名盈满轴，规章文献表穹桓。宦家有道生忠烈，夷夏初宁谏齿寒。正是紫微垣里客，如今列上画图看。〈清《御定历代题书诗类》卷四一〉

【金沙台】

待罪东轩仅两秋，榷酤事了且夷犹。奖崇善类询舆论，过访仁贤棹小舟。契合通家心异姓，情敦同气迈凡流。金沙台上聊舒乐，即景题诗卜酒瓯。〈清同治《瑞州府志》卷二二〉

◆词二首

【渔家傲〈和门人祝寿〉】

七十余年真一梦，朝来寿儿孙奉。忧患已空无复痛，心不动，此间自有千钧重。

蚤岁文章供世用，中年禅味疑天纵。石塔成时无一缝，谁与共？人间天上随它送。〈宋苏籀《栾城遗言》〉

【水调歌头〈徐州〉】

中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

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傅干《注坡词》卷一〉

◆奏议二十三首

【缴驳青苗法疏〈元元年八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伏见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严，刑日益峻，盗日益多，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今廊庙大臣，皆异时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况二圣恭己，唯善是从，免役之法，已尽革去。而青苗之事，乃犹因旧稍加损益，欲行扌臂徐徐月攘一鸡之道。如人服药，病日益增，体日益羸，饮日益减，而终不言此药不可服，但损其方剂变其汤而使服之，可乎？熙宁之法本不许抑配，而其害至此；今虽复禁其抑配，而其害固在也。农民之家，量入为出，缩衣节口，虽贫亦足。若令分外出钱，则费用自广，何所不至？况子弟欺谩父兄，人户冒名诈请，如诏书所云，似此之类，本非抑勒所致。昔者州县并行仓法，而给纳之际，十费二三。今既罢仓法，不免乞取，则十费五六，必然之势也。又官吏无状，于给散之际，必令酒务设鼓乐倡优，或关扑卖酒牌子，农民至有徒手而归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课暴增，此臣所亲见而为之流涕者也。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兼妻女投水自缢者，不可胜数。朝廷忍复行之欤？臣谓四月六日指挥以散及一半为额，与熙宁之法初无小异，而今月二日指挥犹许人户情愿，未免于设法网民，使快一时非理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也。今者已行常平粜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如此足矣，何用二分之息以取无穷之怨。或云议者以为帑廪不足，欲假此法以赡边用。臣不知此言虚实，若果有之，乃是小人之邪说，不可不察也。昔汉宣帝世西羌反，议者欲民入谷边郡以免罪。萧望之以为古者藏富于民，不足则取，有余则与。西边之役，虽赋户口敛以赡其乏，古之通义民不以为非，岂可遂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仁宗之世，西师不解，盖十余年，不行青苗，亦何妨害？况二圣恭俭，清心省事，不求边功，数年之后，帑廪自溢。有何迫急，而以万乘君父之尊，负口债收利之口，锥刀之末，所得几何？臣虽至愚，深为朝廷惜之。欲乞特降指挥，青苗钱今后更不给散，所有已请过钱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科，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与放免。庶使农民自此息肩，亦免后世有所讥议。兼近日谪降吕惠卿告词云：首建青苗，力行助役。若不尽去其法，必致奸臣有词，流传四方，所损不细。所有上件录黄，臣未敢书名行下。〈《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一八〉

【劾中书诸臣状〈元五年十一月二日。〉】

臣窃谓执政大臣所以代天理物，范仪百辟，陛下选于群臣，特举一二人而用之，其任可谓重矣。臣窃见近日管军阙人，诸执政共议，欲度越资级，用张守约、张利一。此二人者，才品俱下，其实不允公议。陛下一见知其不可，而右丞许将即于帘前自破本议。诸人退而进拟，虽涉专恣，而将阴入札子，意怀倾夺。外议沸腾，以为大臣相倾，顷所未有。昔公孙弘与汲黯同议奏事，及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上前，即背其说；令狐亘阴受杨炎请求，而公奏其事，或为清议所鄙，或为朝廷明主所黜。臣知其渐不可长，即行论奏。曾未几日，后闻枢密副使韩忠彦欲取中书旧断官员犯罪公案事干边防军政者，枢密院取旨，诸执政俱无异论，各已签书被旨行下。而中书侍郎傅尧俞徐自言初不预议，为众所欺，求付有司推治，与忠彦更相论列。谨按祖宗故事，文武官断狱一出中书，取归密院，盖本院官吏欲分夺中书重权，实为侵官。然已经签书，徐知不便，以见欺自解。若其他军国机务有无得失，皆以此为辞，岂不误国＜窃见陛下以至仁至公临御天下，虽海隅苍生，罔不知化。而执政大臣务为倾夺纷争，无复礼义，何以朝夕相规？其余诸人见睹其非，皆以事相牵制，不能纠正。若非陛下特辨此两事曲直，使知所惮畏，此风浸淫，朝廷何赖焉！臣官在执法，知而不言，臣亦有罪。惟陛下特赐裁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

〇〉

【劾韩忠彦傅尧俞札子〈元五年十一月五日。〉】

臣近面奏枢密副使韩忠彦改易祖宗旧法，取官员犯公案事干边防军政者，枢密院取旨，诸执政各已签书，被旨行下。而中书侍郎傅尧俞徐自言初不预议，为众所欺，求付有司究治，与忠彦更相论列。臣窃谓大臣倾夺忿争，无复礼义，非朝廷之福，乞明辨曲直，使知所畏。寻蒙陛下以臣言付三省，而尧俞、忠彦皆晏然不以为畏，臣窃惑焉。谨按旧法，官吏犯罪，断在中书，刑政大柄，非密院所得专，祖宗分职治事，各有分限。惟元丰七年十月十四日圣旨，应缘保甲事元系枢密院降指挥取勘，及保甲司乞特断公案，令刑部申院。今年七月七日圣旨，应枢密院降指挥下所属体量根究取勘者，亦令刑部申院取旨。据此二条令枢密院得专断官吏，已系侵紊官制，然犹止言元系本院所行及指保甲一事。今忠彦缘此遂变旧法，志求侵官，既已不直；而尧俞同签书，自知失职，谓众见欺求赐推治。使众人诚欺尧俞，则众诚有罪；使众诚非欺，而尧俞不自解，岂得无过？臣备位执法，既劾其事，陛下试下臣章，若皆无过，则臣为妄言，安敢逃责；若果有罪，二人岂可默然而已哉！方今二圣听政帏幄之中，谦恭退托，委政于下。当此之时，大臣侧躬畏法，避远权势，犹恐不及。今乃以贵故，轻易臣言，臣忝御史长官，朝廷风宪所在，轻易臣，实有轻易朝廷之意，臣恐纲纪自此废坏。伏乞再下臣章，使各以实对。臣非敢自重，所以重朝廷也。〈同上，卷四五

〇〉

【劾许将札子〈元五年十一月七日。〉】

臣闻人才不同，明暗异宜，刚柔异禀。人君总览多士，无所不收，随其所长，皆可施用。惟有倾险小人，见利忘义，不愧反复，公行背诞。一有此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无施而可，置之列位，犹且败群，久在近辅，岂不害政？故在《周易》有之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而孔子赞之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圣人遗戒，百世不刊。臣今月二日面奏：“尚书右丞许将近因进拟除管军臣僚，与同僚初无异议，及至上前，窥伺圣意，卖众自售，退而阴入札子，情涉颇僻，乞降圣旨明辨曲直，使知所畏惮。”将自知过恶彰露，上章待罪。臣博采公议，皆言将阴狡好利，出于天性，自居要近，此态不衰，久留在朝，所害必众。况今二圣听政帏幄，万机决于大臣，若事干军国要务，安危所系，而将每于共议，辄先符同，临事观变，徐施诡辩，以要大利。则心腹之地，自生机阱，其谁安意肆志，为国谋事？众人危惧，皆不自安。伏乞因其所请，早赐施行，以厌公论。〈同上，卷四五

〇〉

【又劾许将札子〈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臣近奏论傅尧俞、韩忠彦、许将三人事，内尧俞、忠彦以职事忿争，至相论列，失大臣之礼。臣备位执法，理当诘问，今既杜门请罪，陛下矜而贷之，臣不敢更加弹奏。惟有许将，先与同列共议进拟管军臣僚，及至上前，窥见圣意，即背始议，以求希合。退为除目，若将不同，亦当明言于众，俟别日再上取旨。今乃阴入札子，以倾众人，用情险讠皮，意不由公。而与尧俞、忠彦得同押入视事，公议惊怪，以为罪既不伦，而例蒙恩贷，众心不服。若使将每事先且雷同，及至帘前，伺候上意，徐乃异论，以为忠直，则今后谁敢安意肆志，为国谋事？况今太皇太后陛下听政帏幄，皇帝陛下恭默自养，当此之时，左右前后，宜得重厚正直之臣，托以心腹。宁使靖重椎鲁，有不及事之忧，不容阴邪险躁，有相倾夺之害。今将之为人，见得忘义，顷自擢居丞辖，常欲卖众自售，包藏祸心，遇便辄发。今幸社稷之灵，因此一事，使臣早发其奸。陛下若又包涵，不忍斥逐，使之久在政府，万一事有重于差除管军，利有大于陷害同列，将得伺隙窃发，以要大利，臣虽欲效愚忠，言已无及矣。伏乞陛下为社稷远虑，除此佞人，以弭中外之患。臣蒙被圣眷，擢冠言路，若见奸而不击，则负陛下多矣。钺之诛，所不敢避。贴黄：许将前后奏对，外人本不知之。缘将自以为功，对其亲旧称述。有胡宗回、晁端彦二人，为臣具道子细，盖将之轻脱如此。又贴黄：唐令狐亘为礼部侍郎，宰相杨炎属亘为故相杜鸿渐子封求宏文生，亘谢使者曰：“得公手书，亘得以识。”炎不疑，书送之。亘即奏曰：“宰相迫臣以私，从之负陛下，不从则害臣。”帝以诘炎，炎具道所以然。帝怒曰：“此奸人，无可奈何。”欲杀之，炎苦救，贬衡州别驾。本朝至道二年，李继迁众万人寇灵州，上召宰相吕端等，出手诏付之曰：“灵州孤绝，救援不及，贼迁猖獗，未就诛夷。”令各述利害来上。时上有意弃灵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而悔之。吕端奏曰：“张洎不过希陛下意，欲弃灵州耳。”及洎奏上，果引汉弃造阳、朱崖事劝上。上怒，以其奏还之，谓吕端曰：“张洎有奏，果如卿料，已还之矣。”古今明主，所以深恶臣下反复希合者，为其借公议行私意，所怀深险，不可测知，不早除去，诚贻后患故也。〈同上，卷四五〇〉

【劾许将第三札子〈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臣等今月二日面奏：尚书右丞许将近因进拟管军臣僚，前后议论反复，希合圣意，倾害同列，盖其为人，见利忘义，难以久任执政，乞行降黜。寻奉圣旨，未以臣等所言为然。臣等窃以明君用人，顺己者未必喜，逆己者未必怒，要在察其诚心所从来而已。今许将与同列商量进拟，皆无异言。及至帘前，因圣意宣谕，即时附会。意欲以此自窃守正之名，而陷同列于不忠，欺罔圣明，固结恩宠而已。伏惟二圣睿智清明，照见群下情伪，动推至公，必不以顺己为悦。将之险BB4A，中外共知。今时所以迟迟而不决者，正由当时进拟之初，众人议论可否之实，未达于上前尔。臣欲乞指挥宰臣以下，详具于是何月日，商量进拟管军臣僚，当时何人以为可用，何人以为不可用，乃具可否之语，自后直至进呈之日，凡更几次商量，并具有无可否之人。若许将于前商量之时无异论，但于帘前探测圣意，徐为异同，则其反复倾险，更无可疑，自当责降。若将从初实有异议，而宰臣以下不俟佥谐，直便进呈，则事属专恣，亦合有罪。如此推究，而将与宰臣以下率皆无过，则臣等职在耳目，而诬罔大臣，瞽惑圣听，国有常宪，所不敢逃。伏乞出臣前后章疏，尽付三省施行，但令将及宰臣以下及臣等一处明受责罚，则中外释然，而公议允矣。况二圣临御以来，本以公平无私深服天下。今岂以许将之故，坐失众望。臣等区区志在为国振纪纲、辨邪正，惟陛下裁察。贴黄：许将不签书者，乃是帘前进拟后来不签。除自别入札子，即不见未进拟以前将曾有无异论。〈同上，卷四五〇〉

【劾许将第四札子〈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臣窃见尚书右丞许将赋性奸回，重利轻义。昔在先朝，所至不闻善状。及知成都，贪恣不法，西南之人，所共嗤笑。还朝未几，擢任执政，中外惊怪，不测所以。是时谏官范祖禹、吴安诗皆论将忝冒不可用之实，不幸祖禹、安诗继罢言职，故令将叨窃重位，遂至今日。臣自备位执法，常欲为陛下除此佞人，但以未有所因，言无从发。今因其商量差除管军，先与同列共议，略无异言，及至上前，探测圣意，违背前说，上以希合圣意，下以挤排众人。人之无良，一至如此，正是市井小人贩卖之道。而置之庙堂之上，久而不去，使惯得此便，自谓得计，见利辄发，则其所贼害，渐不可知。故臣至此力言其恶而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止也。且臣自今月二日面奏札子，言傅尧俞、韩忠彦及将三人，将自知罪恶有状，即宜先待罪。然端坐东府，不返私第，朝廷不遣一人略加存问，恩礼至薄，前后五日，方略迁居。及尧俞等仓卒就第，朝廷方一例遣使押下，将亦略无愧耻，随众视事。都人指笑，以为口实。其贪利无耻至于如此。今陛下但以曾经任使，虽有过恶，终欲蔽之。曾念不朝廷名器，皆祖宗所付畀，而以私一许将乎！伏乞检会臣前后所上章，付外施行。〈同上，卷四五〇〉

【劾许将第五札子〈元五年十一月。〉】

臣等近奏论尚书右丞许将因进拟管军臣僚，议论反复，意在倾夺，前后章疏除已蒙降付三省施行外，皆留中不出。凡臣辙所上四章，臣升所上三章，臣象求所上三章，臣君平所上一章，凡将平生贪猥之迹与今日背诞之情，略尽于此矣。而天德未回，中外倾望，疑陛下有欲保全之意。臣等窃惟二圣听政不出帏幄，今日事体与祖宗不同，祖宗亲决万几，废置在己，虽使左右或有奸佞，亦未能妨害大政。然或不幸有之，按验有实，即皆逐去。以今日太后仰成大臣，皇帝恭己渊默，将之险讠皮，情状已露，而犹迟迟不决，此臣等所以愤闷而不能已也。今御史与谏官相继上章，若非公议所向，势不能尔。言已出口，义无中辍，若非许将罢去，或言者得罪，必不徒止也。惟陛下稍纡圣心，略赐鉴察，检会前后奏请，付外施行。〈同上，卷四五〇〉

【劾上官均札子〈元五年十二月一日。〉】

伏见殿中侍御史上官均昔任监察御史，与王岩叟等相约论事，既而背之。岩叟劾其反复，均即缴奏岩叟私书，一时鄙其倾险，亟罢言职。近者朝廷复自郎中擢为台属，臣虽知均为人阴邪难测，犹觊改过自新，姑受之而观之。及与之行事以来，见其用心不改。臣昨论熙河帅臣妄占二堡，以兴边患，宜加责降。均知大臣不说，即上言，边事当听边臣，不宜以臣言而罢。及门下侍郎刘挚求解职事，方其无故去位，中外相视，未知其由。或留或去，当出圣意。均辄上章留挚，其意以为，挚若不去，留之足以为己恩；若遂去，留之亦自无损。进退两得，心实不堪。今者臣与台谏俱论尚书右丞许将进拟差除管军，前后异议，希合圣旨，以陷同列。中外公议，皆以为然。而均与将有乡曲之好，素相结托，凡有所言，阴为表里。上疏救将，谓将小过，不当斥逐。且均为御史，职在击奸，见奸不击，反加营救，背公死党，忘失本职，情尤深害。况前三事，率皆希合执政，以求援助。据其情状，难以复居风宪。臣若不言，留与同事，深恐均乘隙进谗，荧惑聪明，有害圣政。伏乞罢均台职，以肃奸宄。臣备位执法，台有险人而不能去，何以纠百辟？谨昧死弹奏以闻。〈同上，卷四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二〉

【再劾上官均札子〈元五年十二月五日。〉】

臣顷论尚书右丞许将心怀倾险，不可久在庙堂。蒙陛下照其邪心，即行斥逐。中外正人无不相贺。惟有殿中侍御史上官均，与将向有乡党私好，自居言路，阴为表里。昨者台谏交章劾将奸状，独均上言曲加营救。今将被逐，均自知情状见露，数日以来，张失措，度其猖狂解说，无所不至。缘御史人主耳目之官，不宜久留邪党，污浊其间，渎渎圣听。臣今月一日已具论奏，伏乞检会，早赐降黜外任，庶几奸慝之人小加惩戒。〈同上，卷四五二〉

【劾上官均第三札子〈元五年十二月五日〉】

臣等顷言尚书右丞许将用心倾险，议论反复，留之左右，恐害圣政。伏蒙陛下以臣等所言为然，即令补外，中外称快。而殿中侍御史上官均独言不当罢将执政，指臣等所言为非，曲加诬谤，无所不至。伏惟陛下日月之明，照见臣下情伪，将之奸意，具在圣鉴。今均与将乡党情分素深，向除台官，实将之力。度均之意，方欲倚将以求进用。故于将之未去，则出死力以营救，庶几将之复留；于将之既去，则诬臣等以附会，庶几陛下疑惑。始终情状，皆出奸邪。况均自知必去，无所顾藉，诬污臣等，冀以荧惑圣聪。若不明加责降，但罢其台职，使均得计而去，何以惩艾奸慝？臣等前来各已曾论列，伏乞指挥检会，早赐施行。贴黄：臣等窃见从来台官弹击奸邪，不择贵近，则为本职。即未有御史中丞言执政过恶，朝廷公议共以为然，而台中官属阴为执政理雪，反击中丞者。今上官均所为，古今未有，若非背公死党，欺蔑朝廷，岂敢如此！〈同上，卷四五二〉

【论杜常邪谄无耻札子〈元五年十二月。〉】

臣闻明君用人，必须先辨人材之精粗与官曹之清浊，若举粗才俗吏而置之清华之地，则士心不服，取笑四方，不可不慎也。况太常卿者，礼乐所寄，古者伯夷、后夔之职，前世桓荣、杨绾居其任。自二圣临御，亦重其选，盖尝用鲜于亻先、赵君锡矣。虽其才未及古人，然或以博学守正，或以孝弟笃行，率皆可称述。自是以来，用人颇轻，然亦未有若杜常人材猥下、不学无术、而加以邪谄好利、顽弊无耻者也。臣昔为齐州职官，吕升卿等察访京东，辟常自随，常遂注解惠卿手实文字，所至州郡，公然为官吏讲说其意，以求悦媚，自是遂蒙进用。及在都司，侮慢士人，而畏惮尚书省胥吏，以至奉行其意，不顾条例，遂为言事官所劾。此二事者，皆臣所亲见也。若其他暗塞乖谬士大夫以为口实者，臣不敢一二仰烦圣听。伏乞圣慈特赐追夺，无使匪人窃据，传播四方，以谓陛下不惜名器一至于此。臣昨与属官已有文字论列，未蒙采纳。伏乞指挥检会，早赐施行。〈同上，卷四五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王子韶邪佞宜斥札子〈元五年十二月。〉】

臣闻尧舜之治，以难任人为先；孔子论为邦，以远佞人为戒。佞人之不可用，大则乱国，小则害政。是以古之明君，去之惟恐不速，屏之惟恐不远。今二圣为治，方选用忠良，斥远邪佞。而王子韶者屡进被劾，今遂擢为秘书少监，甚可怪也。昔熙宁之初，臣与子韶同在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时王安石、吕惠卿方欲变乱法度，子韶与程颢阴赞其事，朝夕谄事王、吕，惟恐不及。及吕公著为御史中丞，并荐二人以为属官。公著既言新法不便，程颢革而从之，而子韶脂韦其间，阴助安石。既为同列所鄙，复为先帝所照，御批降黜，天下莫不称快。徒以面柔无耻，善事权要子弟，复以字书小学缘饰鄙陋，以侥幸进取。当今士大夫凡言佞人，子韶为首。顷者曾被进擢，以此屡为言者所劾而罢。昨者命下之日，御史岑象求、孙升皆言其不可，臣复继以为言矣，皆不蒙省录。虽由臣等才望不及前人，言不见信，而朝廷屏黜奸佞，前后不曾有异。伏乞检会臣等前奏，速赐施行，以厌公议。〈同上，卷四五三〉

【再论王子韶札子〈元五年十二月。〉】

臣近奏乞罢王子韶秘书少监，不蒙施行。臣窃谓朝廷用人，必不得已将舍短趣，要须心迹无邪，于事不害，然后为可也。今子韶资性便僻，柔佞无耻，奉上媚下，众为指笑，依势行私，贼害良善，皆有实状。只缘邪谄，善事贵权，故大臣不察，拔擢至此。然每有进用，必致人言。自元以来，初进被劾，出知曹州；再进被劾，出知沧州；及今三进，臣与僚属言之者不一，岂言者皆妄而子韶皆冤乎？陛下试以此察之，则得失可见矣。子韶昔为小官，专事权要子弟，以侥幸恩宠。于时士人指目群佞，号之“十钻”，子韶则“衙内钻”也。自此渐进为监察里行。王安石初用事，遣子韶出按淮、浙。子韶妻父沈扶闲居杭州，方谋造宅舍，每于本州干借捍行役兵。知州祖无择守法不与，子韶挟此私恨，诬谤百端，遂起大狱，然卒无事实。无择缘此得罪，至今天下冤之。其在台中，中丞吕公著方言安石更法令不便等事。子韶每见公著，则左右其说；及至上前，辄称新法之善。先帝深知其诈，降诏逐之，其略曰：“外要谀正之名，内怀朋奸之实。”天下闻者莫不称当。自此稍被疏外，故其害物之心包藏不见，而专以邪佞要结为事。前年除太常少卿，为谏官刘安世所劾而罢。今秘书少监与太常少卿均为清选，子韶才行与昔无异，执政大半犹是旧人，而用舍顿殊，理不可晓。然臣闻安世所言，前后凡十余上，然后从。昔刘向讥汉元帝有“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之言，后世犹且羞之。今大臣独于子韶迟迟不忍，臣恐“拔山”之诮，咎有所归。臣与子韶初无仇怨，独为朝廷惜此过举，惟陛下察之。〈同上，卷四五三〉

【论韩氏族戚因缘侥冒札子〈元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伏睹二圣临御天下，清心正己，未尝以一毫之私，干挠国家。高氏、向氏子孙凡几百人，其间得预美仕者盖无一二。惟圣心非不爱亲戚，以祖宗社稷之故，退托不敢，是以天下协应，灾害屏息，皆此之故也。然臣窃见本朝势家，莫如韩氏之盛，子弟姻娅，布满中外，朝之要官，多其亲党者。昔韩维为门下侍郎，专欲进用诸子及其姻家。陛下觉其专恣，即加斥逐。其后宰相范纯仁秉政，亦专附益韩氏，由此阿私之声达于圣听。今纯仁罢去未几，而傅尧俞任中书侍郎；尧俞与韩缜通昏，而素与纯仁亲厚，遂擢其弟纯礼自外任权刑部侍郎；曾未数月，复擢补给事中。纯礼门荫得官，初无学术，因缘侥幸，致身侍从，与尧俞阴为表里，惟务成就诸韩。近日韩宗道自权户部侍郎迁试刑部，于法经年乃得待制；宗道之迁曾未三月，适遇青州阙守，特迁待制，出守青州。人言沸腾，徐乃依旧。其他韩氏亲戚，度越众人与优便差遣者，盖未易一二数也。是以外议纷然。谢景温、杜纯、杜，皆韩氏姻家，尧俞、纯礼，窃相拟议，欲相继进此三人。臣忝执法，陛下耳目所寄，只可先事献言；若候其事已成，徐加议论，则无及矣。臣今谨开陈三人所为，具在贴黄。伏乞陛下记录臣言，徐察尧俞等所用。若果如臣言，欲乞只作圣意却之，实为稳便。臣受恩深厚，不敢自外，冒死以闻。贴黄：谢景温在熙宁初，谄事王安石，任御史知杂，为安石排击正人，为清议所鄙。及元初，韩维执政，擢知开封府。维旧知开封分两厢治事，景温意欲谄维，复乞分四厢，无益有害，近已为朝廷所废。景温先知瀛州，信事一女巫，及为京尹，与之往来，事之益谨。至以其子弟为府中小史，出入用事，一府侧目。党庇私匿，政事殆废。为言者所劾，即时被黜。及范纯仁用事，又百计欲引景温为刑部尚书，亦为言者所劾而止。贴黄：杜纯、杜二人皆无出身，粗俗之人耳。方韩维用事，欲改先朝断案旧例，并从深坐。刑部、大理法官及一时议者皆以为不可，惟纯与素谄事维，尽力赞之。维善其附己，故纯以荫补得为侍御史，朝廷察其奸妄，寻即罢去。旧法，曾任侍御史非责降者，每遇大礼许荫补，内中散大夫以上依见任人，朝议大夫依本官。及详定《元敕》，为纯曾任侍御史而官止朝奉郎，即改旧法，于“朝议大夫”下添“以下”二字，意欲使纯由此得奏荐子弟。去年明堂，纯即坐新条乞奏其子。是时臣权吏部尚书，亲见其奸，即申尚书省改正旧法。按纯、皆法官进用，不为不知条贯，至于添改敕文，以济其私，其为欺罔，未见其比。〈同上，卷四五三〉

【论高士敦向宗良札子〈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近奏论朝廷先除高士敦知邢州，向宗良继有陈乞，朝廷为罢士敦而以邢州授之。二人皆外戚之家，而夺一与一，于体不顺，乞赐追寝。经今多日，不见施行。臣非不知宗良地势亲近，屡以为言，非臣私便。然臣闻君子爱人以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小人爱人以姑息。今宗良托身戚里，不患不富贵，不患无差遣，所患者不知礼义廉耻，直情恣行，日蹈尤悔而不知耳。今若许令争取士敦已授之命，不复辞免，习此骄犷，恬不知畏，则恐宗良满盈速咎，其亡无日。朝廷虽欲庇之而不可得。臣为执法而不能禁以渐，岂爱人以德之谓乎！今太皇太后虽欲深抑本宗，其于处己则为盛德，然以此御下，似非爱人以德之义也。今外人皆言隆之于崇庆，尽孝尽敬，朝夕无违，宗良所请盖不知耳，若其知之，必将不许。臣是以冒昧献言，上欲以全两宫慈孝之盛，下欲以成向氏廉退之美。伏乞检会前奏，早赐施行。昔虞、芮争田，质之于周，入境而遂以其所争为闲田而去。今若邢州之命两皆不与，其于国体极为稳便。盖风宪之官，事有得失，不择亲疏，知而不言，则为失职；言之不避，实召仇怨。均之二者，宁臣自负，不敢负国。惟陛下察之，幸甚。〈同上，卷四五三〉

【论范纯礼事中书省不应独进熟状札子〈元六年正月。〉】

访闻给事中范纯礼，近日两次奏乞外补。第一次章既下，中书省吏房独进熟状，不允；第二次方与三省同共进呈。窃缘旧例，从官出入，尽系三省商量，然后进呈取旨行下。今中书独专其事，中外莫不惊怪。虽第二次却与三省共议，盖知其已甚，故不敢再作。臣忝执法，若喑默不言，恐今后朝廷纪纲日渐废坏。伏见门下、中书省如此等事，合与不合三省同共进呈？如合系三省进呈，因何本省独进熟状取旨？仍乞依理施行。〈同上，卷四五四〉

【劾朱光庭札子〈元六年正月。〉】

窃见新除给事中朱光庭，智昏才短，心很胆薄，不学无术，妒贤害能。本事程颐，听颐驱使，方为谏官，颐之所恶，光庭明为击之。颐既以狂妄得罪，光庭本合随罢，而因缘侥幸，会河朔灾伤，遣之按视。时本路监司、州县并以依条发廪拯给，不至饥殍。光庭既至，复令呼召上等人户，强以积粟与之，多者至十数石，所费凡数十万。沿边储蓄为之一空，经今积年，犹有匮乏之患。寻为御史所劾，朝廷曲加庇覆，竟免于戾。继蒙擢用，常在言职，每月章疏，文理猥谬，士人无不掩口。光庭亦自知人品凡下，专务仇疾胜己，如杨畏以母老，屡乞闲官，至今侍养不阙，而光庭诬其贪冒官宠，遂致母亡。秦观以文学知名，朝廷擢为太常博士，而光庭加以暗昧之过，欲遂废弃。朝廷知其诬罔，奖用二人有加于旧，而光庭事任如故，深以为怪。昨者台谏论邓温伯事，言既不从，刘安世、贾易之徒，皆章疏络绎继上，而光庭畏缩惴栗，殆不能言。及朝廷例皆迁补，诸人皆投劾引去，而光庭晏然就职，略无愧耻，据其人物鄙下，实污流品。况给事中专掌封驳，国论所寄，今朝廷以私光庭，上则污辱国体，下则伤害善类。伏乞追寝成命，别付闲局，以厌公议。〈同上，卷四五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中书舍人丰稷不宜掌诰札子〈元六年正月。〉】

臣闻古之明主为官择人，未尝为人择官，是以众长并举而百职皆理。臣观近日朝廷所用，或异于此。施于闲局，犹或非宜，况中书舍人者，号令之所自出，前后所任，必取学问通博，词章雅正，播之四方而不怍，传之后世而无疑。今丰稷之在此选，臣不识朝廷何以取之？稷顷撰范纯仁太原之词，列四“无乃”〈无乃智名，无乃勇功，无乃弗众，无乃废备。〉为赵Ｉ延安之告，不识声律〈朕之颇、牧，虽未在于禁中；汝之功名，尚无愧于前人。〉李宪之叙延福，有“宜叨旧物”之言；湖北之赏战功，有“盖不得已”之语。〈第尔旁劳，颂兹宠命；盖不得已，其懋承之。〉至于其他乖刺，难以具陈。如上所指，皆足以取笑多士，激怒劳臣。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以稷当此任哉！盖稷之为人，本挟奸佞。昔在小官，则以澹靖欺世；及列近侍，无日不走公相之门。顷为许将所援，擢之不次，及将以议论反复、心怀倾险得罪，朝廷不欲明示贬降，量加官职，以稷怀其私恩，不顾公议，曲加粉饰。其尤甚者，至谓将养心以诚，嘉猷屡告。若信如此言，则是陛下误逐正人，稷虽封还词头可也。既知公议难夺，而加以溢美之词，渎乱朝廷黜陟之经，动摇中外观听之实，才既鄙下，心复怀奸，久权外制，实恐害政。伏乞特降授闲慢差遣，庶允公论。〈同上，卷四五四〉

【辨赵君锡等弹奏苏轼札子〈元六年八月四日。〉】

昨见赵君锡章，言臣兄轼交通言语事。晚闻臣兄云：“实有此，然非有所干求。”已居家待罪。臣兄所以知朝廷文字，实缘臣退朝多与兄因语次遂及朝政。臣非久，亦当引咎请外。〈同上，卷四六三〉

【辨兄轼竹西寺题诗札子〈元六年八月七日。〉】

伏见赵君锡状言与贾易各论臣兄轼作诗事。臣问兄轼，云：“实有此诗。”然自有因依。乙丑年三月六日在南京闻裕陵遗制，成服后蒙恩许居常州。既南去，至扬州。五月一日在竹西寺门外道傍，见十数父老说话，内一人合掌加额曰：“闻道好个少年官家。”臣兄见有此言，中心实喜，又无可语者，遂作二韵诗记之于寺壁，如此而已。今君锡等加诬，以为大恶。兼月日相远，其遗制岂是山寺归来所闻之语？伏望圣慈体察。今日进呈君锡等文字，臣不敢与。〈同上，卷四六三〉

【因董敦逸章疏乞早赐施行札子〈元八年三月十日。〉】

臣近以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冯如晦不当，指为臣过，遂具札子及面陈本末。寻蒙德音宣谕，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为信。臣德望浅薄，言者轻相诬罔，若非圣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则孤危之踪，难以自安。窃详敦逸所言，谓冯如晦事乃其前状所言之一，则其余事不可不辨，遂乞一一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外施行。复蒙再三宣谕，以谓其它别无实事。伏惟圣恩深厚，知臣愚拙，曲加庇护，仰涵恩造，死生不忘。然臣忝备执政，知人言臣过恶而默然不辨，实难安职。陛下爱臣虽深，而不令臣得知敦逸所言，臣窃有所未喻也。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谢朝廷；若敦逸所言非实，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后出入左右，粗免愧耻。如不蒙开允，非所以为爱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赐付三省施行。〈同上，卷四八二〉

【辨董敦逸所言札子〈元八年四月。〉】

臣伏见监察御史董敦逸上言“近为川人太盛”及“差遣不公”等，因言冯如晦缘翟庠推勘公事，枉陷徒配杖刑人数不少，系圣旨下御史台取勘，更不候事了便除如晦馆职，知梓州。今来前项指挥，乃臣所言之事，欲乞朝廷引臣前状，照会施行。详敦逸所言“川人太盛”，“差遣不公”，指以为言臣以不才过蒙擢任，敦逸若言臣名位过分，无补朝廷，即是公议；今乃言“川人太盛”，显是中伤。朝廷用人自有资格，岂可为臣一人忝预执政，遂使川峡四路士人皆裁抑，令不得依本资差遣？敦逸又言冯如晦差除乃臣言一事，以显敦逸言臣非一，并未蒙降出。欲乞早赐行下，令三省覆实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国法；若所言无实，亦乞辨明，免臣被暧昧之谗言。臣窃见近日宰相已下，皆为陛下恭己责成，进退臣下，少有特出圣断，悉付之众议，动循典法。以此每有差除，皆须众人佥议方敢进拟，稍有异同，即不敢除。惟是近日贾易、晁端彦差遣，及吕嘉问奏荐恩泽，众议不允，遂有忿争，因此宣传，致被弹劾。〈贾易去年十月十二日除京西运副，今年二月十八日与苏州范锷两易，二十七日改徐州。晁端彦去年九月六日知苏州，五年五月八日自左司为发运，近日差遣未见。吕嘉问去年十一月知襄州，未见奏荐事迹。〉除此之外，谁敢主张亲旧过有擢用？况冯如晦系东川人，臣系西川，乡里隔远，全非交旧。昨来差除，盖众人谓其昔任御史推直日，能不徇蔡确等意倾陷士人，为确所怒，因此流落，故有此命。臣非不知翟庠公事未了，合少迟留。只为翟庠公事，元系臣亲舅之子程之邵按发，如晦以为深仇，臣以此须至稍存形迹，恐涉党助之邵裁抑如晦，故不敢异议。方以周防畏避为愧，不知敦逸反谓臣曲庇如晦，事属诬罔。臣备位要近，诚不欲与屑计较是非，但恐谗口浸渍，渐不可长，伏望圣慈早赐施行。〈同上，卷四八三〉

◆杂文四首

【景灵宫修水渠祝文】

灵宇邃严，神明所扌容，以时修旧，式业彝仪，涓此吉辰，用申昭告。〈《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三〉

【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初稿节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嗟夫，渊明隐居以求志，咏歌以忘老，诚古之达者，而才实拙。若夫子瞻，仕至从官，出长八州，事业见于当世，其刚信矣，而岂渊明之才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于人则然。〈《梁溪漫志》卷四《东坡改〈和陶集引〉》条〉

【大悲圆通阁记】

大悲者，观世音之变也。观世音由闻而觉，始于闻而能无所闻，始于无所闻而能无所不闻。能无所闻，虽无身可也；能无所不闻，虽千万亿身可也，而况于手与目乎！虽然，非无身无以举千万亿身之众，非千万亿身无以示无身之至。故散而为千万亿身，聚而为八万四千母陀罗臂、八万四千清净宝目，其道一尔。昔吾尝观于此，吾头发不可胜数，而身毛孔亦不可胜数。牵一发而头为之动，拔一毛而身为之变，然则发皆吾头，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头而不能为头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则物有以乱之矣。吾将使世人左手运斤而右手执削，目数飞雁而耳节鸣鼓，首肯傍人而足识梯级，虽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异执而千目各视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镜。人鬼鸟兽，杂陈乎吾前，色声香味，交遘乎吾体。心虽不起，而物无不接，接必有道。即千手之出，千目之运，虽未可得见，而理则具矣。彼佛菩萨亦然。虽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诸国。非有他也，触而不乱，至而能应，理有必至，而何独疑于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而大悲之像，未睹其杰。有法师敏行者，能读内外教，博通其义，欲以如幻三昧为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萨像，庄严妙丽，具慈愍性。手臂错出，开合捧执，指弹摩拊，千态具备。手各有目，无妄举者。复作大阁以覆菩萨，雄伟壮峙，工与像称。都人作礼，因敬生悟。余游于四方二十余年矣，虽未得归，而想见其处。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为道其所以然者。且颂之曰：

吾观世间人，两目两手臂。物至不能应，狂惑失所措。其有欲应者，颠倒作思虑。思虑非真实，无异无手目。菩萨千手目，与一手目同。物至心亦至，曾不作思虑。随其所当应，无不得其当。引弓挟白羽，剑盾诸械器。经卷及香花，盂水青杨枝。珊瑚大宝炬，白拂朱藤杖。所遇无不执，所执无有疑。缘何得无疑，以我无心故。若犹有心者，千手当千心。一人而千心，内自相攫攘，何暇能应物。千手无一心，手手得其处。稽首大悲尊，愿度一切众。皆证无心法，皆具千手目。〈《苏文忠公全集》卷十二〉

【君子泉铭〈并叙〉〈残存叙〉】

孟君亨之，笃学而力行，克有常德，信于朋友，一时皆称之曰：“此君子也。”因号之孟君子。君通守齐安，其圃有泉，旱不加损，水不加益，因名之曰“君子泉”。〈《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卷二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题跋四首

【题陈亚之诗帖】

辙顷在南都，传道陈君以盐铁公诗草相示。辙甚爱公诗之精，且嘉君之孝恭，不坠世德。后六年，自歙州还京师，见君于ガ阳，复出此诗为示。不可以再见而不之志也。丙寅正月七日，赵郡苏辙题。〈《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八《陈亚之诗帖》〉

【题唐怀素自叙帖】

世传怀素书，未有若此完者。绍圣三年三月，予谪居高安，前新昌宰邵君，出以相示。予虽知其奇，然不能尽识其妙。予兄和仲，特喜行草，时亦谪惠州，恨不令一见也。眉山苏辙同叔记。〈同上，卷八《唐怀素自叙帖》〉

【与表侄程君观子瞻遗墨题后】

政和改元辛卯岁正月，表侄都水程君自乡里赴京师，道出颍川，为予少留。出其先君懿叔龙图所收亡兄子瞻及予昔日往还诗书四卷相示。子瞻与懿叔兄弟相继沦没，今十余年，遗墨如新，览之潸然出涕。予今七十三矣，不知异日尚获相从见此否耳。初四日，辙题。〈《宋拓成都西楼帖》光绪间影印本卷末

【马知节诗草跋】

马公子元，临事敢为，立朝敢言，以将家子得读书之助，作诗，盖其余事耳。蚤知成都，以抑强扶弱为蜀人所喜。然酷嗜图书，能第其高下。成都多古画壁，每至其下，或终日不转足。蜀中有高士孙知微，以画得名，然实非画师也。公欲见之而不可得。知微与寿宁院僧相善，尝於其阁上画《慧远送陆道士》、《药山见李习之》二壁。僧密以告公，公径往从之。知微不得已，掷笔而下，不获终画。公不以为忤，礼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图》，伺其罢去，追至剑门赠之。盖公之喜士如此。阳翟李君方叔，公之外元孙也。以此诗相示，因记所闻于后。辛巳季春丙寅，眉山苏子由题。〈宋苏籀《栾城遗言》〉

◆尺牍十一首

【与参寥大师书】

别后三承惠书，仍以佳篇为赠，而未尝奉答。虽见爱，亦当见讶矣。然实以家私多故，衮衮至此，非敢慢也。太虚书中具之，幸见亮尔。承寓高邮精舍，彼有与往还，当甚为乐。即日道体胜常。所示诗卷，愈加精绝，但吟讽无已。拙诗犹未暇录，奉和一篇，殊无意思，取笑而已。因风尚无惜音问，千万顺时保爱。〈《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〇“尺牍·道释”〉

【与辨才大师书】

绩溪蒙恩召还，将自宣城沿大江以归，家兄子瞻以书告曰：不如至吴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迫于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游天竺。子瞻昔与辨才师相好，今隔南山，不得见，乃作三诗以寄之。〈同上

【与刘原之大夫二首】

〇一

北归至许已半年余，但未尝作都下相知书，故音问缺然，想不讶也。近承惠教，具审起居如宜。奉别之久，企仰何胜？千万顺时珍重，区区不宣。〈同上，卷五〇〉

〇二

先公深有谦德，不欲请谥，自是高节。朝廷不忘旧德，举行典礼，亦是美事。君臣各伸其意，两不相妨。至于原之内承先训，不敢陈乞；固有君命，不敢隐藏行状。进退合礼，更无可疑。若考功再有命，宜即录与也。况太常博士宋景年、考功高士英皆佳士，锐意撰述，幸勿疑耳。宋、高二君皆当执笔者，恐悉。〈同上〉

【与秦秘校二首】

〇一

昨日辱迂步，迫晚，不果从容，良以愧感。新诗益清丽可爱，不肖者何足以当之？钦佩，钦佩！天寒欲雪，为况佳否？〈同上，卷五四〉

〇二

前日不果从容，承诲示，重感怍也。新诗飘然，益见高兴。但不肖者颇愧虚辱耳。何时能再枉教，庶更卜清论也。倾企，倾企！〈同上〉

【与某提刑书】

辙启，顷承车马按部，获少奉谈笑，殊慰倾瞻。奉违未几，即日不审起居何如？辙幸此解罢，免于败阙，皆出余庇，感戴实深。未遑走谢左右，惶悚可量也。酷暑，千万为时珍重。谨奉手启，不宣。辙再拜提刑国博执事。六月九日。〈《秦邮续帖》卷下〉

【与王文玉书四首】

〇一

伏蒙赐教，恩勤曲折，有骨肉之爱。蒙世不比数，何以奉承此欢，怀藏愧感，大不可言。累日聒聒溷烦，仰荷眷与，不见瑕疵，又饮食之；及其行，饷酒分醢，蒙被无已之惠，益多愧耳。谨奉状称谢。春寒，伏冀调护眠食，以须宠光。〈《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四〉

〇二

道出贵郡，乃获淹观风度，实慰从来。伏蒙大雅开接甚厚，小人何以得此！薄晚奉被赐教承问，幸甚。拙于谋生，至烦地主饷米，感愧。匆匆称谢，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宣。〈同上〉

〇三

经宿，伏惟尊侯万福。比来奉承，勤款教谕，属以风静江平，伯氏坚约来日解舟，不审能曲听否？得指挥，今日得券给米，来旦得护兵听行，以慰伯氏之意，何幸如之。谨咨禀左右，惶恐，惶恐。〈同上，卷五四〉

〇四

昨夜风静，遂解舟泊清溪口，道远不能入城，观随车歌舞之盛，徒对月举酒，想见风度耳。经宿，不审尊侯何如？伏惟万福，未申间泊铜官，古县萧索，尤思仰绪论。谨奉状承动静，率易，惶恐。〈同上〉

●附录

◆传记资料

《宋史》本传：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仁宗春秋高，辙虑或倦于勤，因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曰：

陛下即位三十余年矣，平居静虑，亦尝有忧于此乎，无忧于此乎？臣伏读制策，陛下既有忧惧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窃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实也。往者宝元、庆历之间，西夏作难，陛下昼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谓陛下忧惧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弃置忧惧之心，二十年矣。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臣疏远屑，闻之道路，不知信否？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优笑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三代之衰，汉、唐之季，女宠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将由之而出。内则蛊惑之所污，以伤和伐性；外则私谒之所乱，以败政害事。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司会不敢争，大臣不敢谏，执契持敕，迅若兵火。国家内有养士、养兵之费，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为一阱以耗其遗馀，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不归也。策入，辙自谓必见黜。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范镇难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为不逊，请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宰相不得已，置之下等，授商州军事推官。时父洵被命修《礼书》，兄轼签书凤翔判官。辙乞养亲京师。三年，轼还，辙为大名推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逾年，丁父忧。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辙上书言事，召对延和殿。时王安石以执政与陈升之领三司条例，命辙为之属。吕惠卿附安石，辙与论多相牾。安石出《青苗书》使辙熟议，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唐刘晏掌国计，未尝有所假贷，有尤之者，晏曰：‘使民侥幸得钱，非国之福；使吏倚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贷，而四方丰凶贵贱，知之未尝逾时。有贱必籴，有贵必粜，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贷为？’晏之所言，则常平法耳。今此法见在而患不修，公诚能有意于民，举而行之，则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会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乞度僧牒数千为本钱，于陕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于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访求遗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辙往见陈升之曰：“昔嘉末，遣使宽恤诸路，各务生事，还奏多不可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此？”又以书抵安石，力陈其不可。安石怒，将加以罪，升之止之，以为河南推官。会张方平知陈州，辟为教授。三年，授齐州掌书记。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复从方平签书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轼以诗得罪，谪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调。移知绩溪县。哲宗立，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元元年，为右司谏，宣仁后临朝，用司马光、吕公著，欲革弊事，而旧相蔡确、韩缜、枢密使章皆在位，窥伺得失，辙皆论去之。吕惠卿始谄事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势钧力敌，则倾陷安石，甚于仇雠，世尤恶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宫观以避贬窜。辙具疏其奸，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复差役，不知其害相半于雇役。辙言：“自罢差役仅二十年，吏民皆未习惯。况役法关涉众事，根芽盘错，行之徐缓，乃得审详。若不穷究首尾，匆遽便行，恐既行之后，别生诸弊。今州县役钱，例有积年宽剩，大约足支数年，且依旧雇役，尽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审议差役，趁今冬成法，来年役使乡户。但使既行之后，无复人言，则进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设《诗》、《书》新义考试天下士，欲改科举，别为新格。辙言：“进士来年秋试，日月无几，而议不时决。诗赋虽小技，比次声律，用功不浅。至于治经，诵读讲解，尤不轻易。要之，来年皆未可施行。乞来年科场，一切如旧，惟经义兼取注疏及诸家论议，或出己见，不专用王氏学。仍罢律义，令举人知有定论，一意为学，以待选试，然后徐议元五年以后科举格式，未为晚也。”光皆不能从。初，神宗以夏国内乱，用兵攻讨，乃于熙河增兰州，于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贺登位，使还，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请兰州、五砦地意，大臣议弃守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决。辙言曰：“顷者西人虽至，疆埸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盖知朝廷厌兵，确然不请，欲使此议发自朝廷，得以为重。朝廷深觉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势穷，始来请命，一失此机，必为后悔。彼若点集兵马，屯聚境上，许之则畏兵而予，不复为恩；不予则边衅一开，祸难无已。间不容发，正在此时，不可失也。况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听断，将帅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谁使效命？若其羽书沓至，胜负纷然，临机决断，谁任其责？惟乞圣心以此反覆思虑，早赐裁断，无使西人别致猖狂。”于是朝廷许还五砦，夏人遂服。迁起居郎、中书舍人。朝廷议回河故道，辙为公著言：“河决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旧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为力也难，而为责也重，是谓智勇势力过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进户部侍郎。辙因转对，言曰：“财赋之原，出于四方，而委于中都。故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唐制，天下赋税，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于今，上供之数可谓少矣。然每有缓急，王命一出，舟车相衔，大事以济。祖宗以来，法制虽殊，而诸道蓄藏之计，犹极丰厚。是以敛散及时，纵舍由己，利柄所在，所为必成。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术，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故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寻又言：

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体例不同，利害相远，宜随事措置，以塞弊原。谨具三弊以闻：其一曰分河渠案以为都水监，其二曰分胄案以为军器监，其三曰分修造案以为将作监。三监皆隶工部，则本部所专，其余无几，出纳损益，制在他司。顷者，司马光秉政，知其为害，尝使本部收揽诸司利权。当时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犹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盖国之有财，犹人之有饮食。饮食之道，当使口司出纳，而腹制多寡。然后分布气血，以养百骸，耳目赖之以为聪明，手足赖之以为力。若不专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则虽欲求一饱不可得矣，而况于安且寿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犹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异此？自数十年以来，群臣每因一事不举，辄入建他司。利权一分，用财无艺。他司以办事为效，则不恤财之有无；户部以给财为功，则不问事之当否。彼此各营一职，其势不复相知，虽使户部得材智之臣，终亦无益，能否同病，府库卒空。今不早救，后患必甚。昔嘉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置监以来，比之旧案，所补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监丞，侵夺转运司职事。转运司之领河事也，郡之诸埽，埽之吏兵、储蓄，无事则分，有事则合。水之所向，诸埽趋之，吏兵得以并功，储蓄得以并用。故事作之日，无暴敛伤败之患，事定之后，徐补其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无所妨。自有监丞，据法责成，缓急之际，诸埽不相为用，而转运司不胜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监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并建六曹，随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隶工曹，名虽近正而实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为军器监而上隶工部，外为都作院而上隶提刑司，欲有兴作，户部不得与议。访闻河北道近岁为羊浑脱，动以千计。浑脱之用，必军行乏水，过渡无船，然后须之。而其为物，稍经岁月，必至蠹败。朝廷无出兵之计，而有司营，不顾利害，至使公私应副，亏财害物。若专在转运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为户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缓急，物有利害，皆得专之。今工部以办职为事，则缓急利害，谁当议之？朝廷近以箔场生箔，积久损烂，创令出卖，上下皆以为当。指挥未几，复以诸处营造，岁有科制，遂令般运堆积，以破出卖之计。臣不知将作见工几何，一岁所用几何？取此积彼，未用之间，有无损败，而遂为此计。本部虽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复言。此工部将作监为户部之害，三也。凡事之类此者多矣，臣不能遍举也。故愿明诏有司，罢外水监丞，举河北河事及诸路都作院皆归转运司，至于都水、军器、将作三监，皆兼隶户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费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迟速。苟可否、多少在户部，则伤财害民，户部无所逃其责矣。苟良苦、迟速在工部，则败事乏用，工部无所辞其谴矣。制出于一，而后天下贫富，可责之户部矣。哲宗从之，惟都水仍旧。朝廷以吏部元丰所定吏额，比旧额数倍，命辙量事裁减。吏有白中孚曰：“吏额不难定也。昔之流内铨，今侍郎左选也，事之烦剧，莫过此矣。昔铨吏止十数，而今左选吏至数十，事不加旧而用吏至数倍，何也？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旧法，日生事以难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轻者至一厘以下，积若干分而为一人。今若取逐司两月事定其分数，则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辙曰：“此群吏身计所系也。若以分数为人数，必大有所损，将大致纷诉，虽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执，请据实立额，俟吏之年满转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补，及额而止。不过十年，羡额当尽。功虽稍缓，而见吏知非身患，不复怨矣。吕大防命诸司吏任永寿与省吏数人典之，遂背辙议以立额，日裁损吏员，复以好恶改易诸局次。永寿复以赃刺配，大防略依辙议行之。代轼为翰林学士，寻权吏部尚书。使契丹，馆客者侍读学士王师儒能诵洵、轼之文及辙《茯苓赋》，恨不得见全集。使还，为御史中丞。自元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刘挚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面斥其非，复上疏曰：

臣近面论，君子小人不可并处，圣意似不以臣言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词迫遽，有所不尽，臣而不言，谁当救其失者！亲君子，远小人，则主尊国安；疏君子，任小人，则主忧国殆。此理之必然。未闻以小人在外，忧其不悦而引之于内，以自遗患也。故臣谓小人虽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务，无所偏废可也。若遂引之于内，是犹患盗贼之欲得财，而导之于寝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开之以牧，无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势同冰炭，同处必争。一争之后，小人必胜，君子必败。何者？小人贪利忍耻，击之则难去，君子洁身重义，沮之则引退。古语曰：“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盖谓此矣。先帝聪明圣智，疾颓靡之俗，将以纲纪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将顺，造作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圣因民所愿，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则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虽不加斥逐，其势亦不能复留矣。尚赖二圣慈仁，宥之于外，盖已厚矣。而议者惑于说，乃欲招而纳之，与之共事，谓之“调停”。此辈若返，岂肯但已哉？必将戕害正人，渐复旧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祸，盖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断自圣心，勿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进，后有噬脐之悔，则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执读于帘前，曰：“辙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臣从而和之，“调停”之说遂已。

辙又奏曰：窃见方今天下虽未大治，而祖宗纲纪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则人心自定，虽有异党，谁不归心？向者异同反复之心，盖亦不足虑矣。但患朝廷举事，类不审详。曩者，黄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凿，欲导之使东，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视，知不可为，犹或固执不从。经今累岁，回河虽罢，减水尚存，遂使河朔生灵，财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顺，朝廷招来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将吏创筑二堡，以侵其膏腴，议纳醇忠，以夺其节钺，功未可觊，争已先形。朝廷虽知其非，终不明白处置，若遂养成边衅，关陕岂复安居？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正己平心，无生事要功者也。昔嘉以前，乡差衙前，民间常有破产之患。熙宁以后，出卖坊场以雇衙前，民间不复知有衙前之苦。及元之初，务于复旧，一例复差。官收坊场之钱，民出衙前之费，四方惊顾，众议沸腾。寻知不可，旋又复雇。去年之秋，又复差法。又熙宁雇役之法，三等人户，并出役钱，上户以家产高强，出钱无艺，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钱。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于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钱不多，雇法之行，最为其便。罢行雇法，上下二等，欣跃可知，唯是中等则反为害。且如畿县中等之家，例出役钱三贯，若经十年，为钱三十贯而已。今差役既行，诸县手力，最为轻役；农民在官，日吏百钱，最为轻费。然一岁之用，已为三十六贯，二年役满，为费七十余贯。罢役而归，宽乡得闲三年，狭乡不及一岁。以此较之，则差役五年之费，倍于雇役十年。赋役所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多在中等。如此条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则臣所谓宜因弊修法，为安民靖国之术者也。

臣以闻见浅狭，不能尽知当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辈犹知其非，而况于心怀异同，志在反复，幸国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识于心，多造谤议，待时而发，以摇撼众听矣。伏乞宣谕宰执，事有失当，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无倦。苟民心既得，则异议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贵，海内蒙福，上下攸同，岂不休哉！大臣耻过，终莫肯改。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初，夏人来贺登极，相继求和，且议地界。朝廷许约，地界已定，付以岁赐。久之，议不决。明年，夏人以兵袭泾原，杀掠弓箭手数千人，朝廷忍之不问，遣使往赐策命。夏人受礼倨慢，以地界为辞，不复入谢，再犯泾原。四年，来贺坤成节，且议地界。朝廷先以岁赐予之，地界又未决。夏人乃于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将佐范育、种谊等，遂背约侵筑质孤、胜如二堡，夏人即平荡之。育等又欲以兵纳赵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余，朝廷却而不受，西边骚然。辙乞罢育、谊，别择老将以守熙河。宣仁后以为然，大臣竟主育、谊，不从。辙又面奏：“人君与人臣，事体不同。人臣虽明见是非，而力所不加，须至且止；人君于事，不知则已，知而不能行，则事权去矣。臣今言此，盖欲陛下收揽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专听所谓，不以渐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岂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万骑压通远军境，挑掘所争崖，杀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里堡砦于界，乘利而往，不须复守诚信。”下大臣会议。辙曰：“当先定议欲用兵耶，不用耶？”吕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辙曰：“凡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决不当用。朝廷须与夏人议地界，欲用庆历旧例，以彼此见今住处当中为直，此理最简直。夏人不从，朝廷遂不固执。盖朝廷临事，常患先易后难，此所谓先易者也。既而许于非所赐城砦，依绥州例，以二十里为界，十里为堡铺，十里为草地。要约才定，朝廷又要两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见从。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许。凡此所谓后难者也。今欲于定西城与陇诺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数十里。陇诺祖宗旧疆，岂所谓非所赐城砦耶？此则不直，至寇之大者也。”刘挚曰：“不用兵虽美，然事有须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辙奏曰：“夏兵十万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专于所争处杀人、掘崖，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辄敢生事，不守诚信，臣欲诘责帅臣耳。”后屡因边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从辙议。时三省李清臣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且言姚π亦言之。三省复除蒲宗孟兵部尚书。辙奏：“前除清臣，给谏纷然，争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奈阙官何？”辙曰：“尚书阙官已数年，何尝阙事？今日用此二人，正与去年用邓温伯无异。此三人者，非有大恶，但昔与王、蔡确辈并进，意思与今日圣政不合。见今尚书共阙四人，若并用似此四人，使党类互进，恐朝廷自是不安静矣。”议遂止。绍圣初，哲宗起李清臣为中书舍人，邓润甫为尚书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复言熙、丰事以激怒哲宗意。会廷试进士，清臣撰策题，即为邪说，辙谏曰：

伏见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绍复熙宁、元丰之意。臣谓先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设施，度越前古，盖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黜罢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也。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上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厚、恺悌之政，后世称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号称太平，而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章献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及仁宗听政，绝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继，大臣创濮庙之议。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静。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辞，大事去矣。哲宗览奏，以为引汉武方先朝，不悦。落职知汝州。居数月，元丰诸臣皆会于朝，再责知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责化州别驾，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复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中，蔡京当国，又降朝请大夫，罢祠，居许州，再复太中大夫致仕。筑室于许，号颍滨遗老，自作传万余言，不复与人相见。终日默坐，如是者几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复端明殿学士。淳熙中，谥文定。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三子：迟、适、逊。

【苏颍滨年表】

〇左奉议郎赐绯鱼袋孙汝听编

仁宗宝元二年己卯二月丁亥，苏辙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辙，字子由，一字同叔，眉山人。老苏先生之季子，其世家已具老苏先生表中。康定元年庚辰庆历元年辛巳二年壬午三年癸未四年甲申五年乙酉六年丙戌七年丁亥

五月乙酉，辙祖父序卒。八年戊子

父洵以家艰，闭户读书，因以学行授二子，曰：“是庶几能明吾学者。”皇元年己丑二年庚寅三年辛卯四年壬辰五年癸巳至和元年甲午二年乙未

辙娶史氏，年十五，父曰瞿。嘉元年丙申

是春，辙父子三人同游京师，过成都，谒知益州张方平。方平一见，待以国士。七月癸巳，以侍御史范师道、开封府判官祠部郎中直秘阁王畴、祠部员外郎集贤校理胡亻免、屯田员外郎集贤校理韩彦、太常博士集贤校理王、太常丞集贤校理宋敏求考试开封举人，辙中其选。明年登第后，有《谢秋试官启》。二年丁酉辙兄弟试礼部中第。

三月辛巳，上御崇政殿试进士。丁亥，放章衡以下及第出身，辙中第五甲。有《上韩琦枢密书》。

四月癸丑，辙母武阳县君程氏卒于家。辙父子还蜀。三年戊戌四年己亥十月，侍父游京师。

十二月，至江陵，集舟中所为诗赋一百篇，为《南行集》。五年庚子

自江陵至京师，途中所为诗赋又七十三篇，为《南行后集》。辙有《南行后集引》。

三月，以选人至流内铨，天章阁待制杨畋调铨官吏，辙授河南府渑池县主簿。畋谓辙曰：“闻子求举直言，若必无人，畋愿备数。”于是举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兄弟寓怀远驿。

十一月，欧阳永叔为枢密副使。有贺启。六年辛丑

有上富弼丞相、曾公亮参政及两制书三首。

八月丁卯，会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御史中丞王畴、知制诰王安石考试制科举人于秘阁。

乙亥，上御崇政殿策试制科举人。时，上春秋高，始倦于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覆考官司马光第以三等，初考官胡宿争不可。光与范镇议，以辙为第四等。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为不逊，力请黜之。诏差官重定。司马光奏：“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后覆考应制举人，试卷内“<口吕>”“<毛台>”两号所对策，辞理俱高，绝出伦辈。然“<毛台>”所对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等一两事，与所出差舛，臣遂与范镇同议；以“<口吕>”为第三等；<毛台>为第四等。详定官已定从覆考。窃知初考官以为不当，朝廷更为差官重定，复从初考，以“<毛台>”为不入等。臣窃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国家置此六科，本欲得材识高远之士，固不以文辞华靡、记诵杂博为贤。“〈毛台〉”所试文辞，臣不敢言，但见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则臣恐天下之人皆以为朝廷虚设直言极谏之科。而“〈毛台〉”以直言被黜，从此四方以言为讳，其于圣主宽明之德亏损不细。臣区区所忧正在于此，非为臣已考为高等，苟欲遂非取胜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毛台〉”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毛台〉”所对事目，虽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岂不美哉！”既而执政以“〈毛台〉”所试进呈，欲黜之。上不许曰：“其言切直，不可弃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辙也。

己卯，以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制曰：“朕奉先圣之绪以临天下，虽夙寤晨兴，不敢康宁，而常惧躬有所阙，羞于前烈。日御便坐以延二三大夫垂听而问。而辙也，指陈其微，甚直不阿。虽文采未极，条实未究，亦可谓知爱君矣。朕亲览见，独嘉焉。其以辙为州从事，以试厥功。克慎尔术，思永修誉。”时，知制诰王安石意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琦笑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诰沈进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畋见上曰：“苏辙，臣所荐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辙有《谢制科启》。是时，父洵被命编修礼书，而兄轼出签书凤翔判官，旁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诏从之。

十二月，轼赴官。十九日，与辙别于郑州西门外。有《辛丑除日寄子瞻》诗。七年壬寅《次韵子瞻减降诸县囚徒事毕登览》诗。

四月，谏议大夫杨畋卒，年五十六。有哀词。八月乙亥，伯父利州路提点刑狱涣卒，年六十二。有挽诗、《次韵子瞻微雪见寄》诗、《次韵子瞻记岁暮乡俗三首》，有《新论三首》。八年癸卯

有《记岁首乡俗寄子瞻二首》。寒食前一日有《寄兄诗》。三月辛未，仁宗崩。六月庚辰，涣夫人杨氏卒。有挽诗。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四月晦日，有《题上清宫辞后》。十二月，轼自凤翔解官归京师。二年乙巳

辙为大名府留守推官，有《谢韩丞相启》。寻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有《北京送孙曼叔屯田权三司开拆司》诗，有《中秋夜八绝》。冬，有《留守王贶生日》诗。三年丙午春，有《送陈安期都官》诗。二月，有《寒食赠游压沙诸君》诗。

四月戊申，父洵卒于京师，年五十八。辙兄弟自汴入淮，溯江归。十二月，入峡。四年丁未五月丁巳，英宗崩。十月壬申，葬父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神宗熙宁元年戊申冬，辙兄弟免丧，东游京师。二年己酉春，至京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月甲子，参知政事王安石、枢密院陈升之同制置三司条例。三月，辙上书论事。

丙子，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知辙潜心当世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使无所伸，诚亦可惜。”即日召对延和殿。

癸未，以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率不合，因以书抵安石，指陈其事之不可行者。安石大怒，欲加以罪，阳叔止之。八月庚戌，辙上言：“每于本司商量公事，动皆不合，臣已有状申本司，具述所议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上问所以处辙，曾公亮奏：欲与堂除差遣，上从之，以辙为河南府留守推官。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复试馆职，皆送审官与合入差遣自此始。

癸丑，以三司度支副使苏き为集贤殿修撰，知梓州。有《送苏公佐》诗。三年庚戌

正月九日，差充省试点检试卷官。二月戊午，观文殿学士、新知河南府张方平知陈州。方平奏改辟辙为陈州教授。有《初到陈州诗二首》。八月丙戌，知成都府陆诜卒。有《陆介夫挽词》。九月，吕陶中贤良方正科，有《代方平答陶启》，有《代张方平论时事书》。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事。四年辛亥

六月甲子，欧阳修以太子少师致仕。有贺修启，有《陪欧阳公燕颍州西湖》诗，有《次韵子瞻颍州留别》诗。八月戊寅，张方平除南京留台。有送方平诗。九月，知制诰、直学士院陈襄知陈州。辙有迎襄启。十二月，有《次韵子瞻初到杭州见寄二首》。五年壬子

六月，曾公亮致仕，辙有贺启。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文忠公修卒。有祭文并挽词三首。八月，同顿起等于洛阳妙觉寺考试举人。及毕事，共得大小诗二十六首。六年癸丑

二月，重到颍州。有寄轼诗二首。甲申，有《次韵子瞻二月十日雪》诗。四月，枢密使文彦博罢，以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阳。彦博辟辙为学官。辙有谢启。已而改齐州掌书记，有《自陈适齐戏题》诗。九月，尚书右司郎中、知登州李师中来知齐州。十月，有《京西北路转运使题名记》。七年甲寅

二月己巳朔，以李师中为天章阁待制知瀛州。有《师中燕别西湖诗》、《序》并《送师中赴瀛州》诗。四月壬辰，以知青州、右谏议大夫李肃之知齐州。有《代肃之到任谢上表》，有《送青州签判俞退翁致仕还湖州》诗。九月丙申，有《和青州教授顿起九日见寄》诗，有《和子瞻喜虎儿生》诗。十一月辛亥，有《洛阳李氏园亭记》。八年乙卯

有《和刘敏殿丞送春》、《赵至节推首夏》诗，有《游太山》诗四首，有《舜泉》诗，有《闵子庙记》及《次韵徐正权谢示闵子庙记及惠纸》诗。六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辛亥，吏部尚书、同平章事、昭文殿大学士王安石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以修《诗》、《书》、《周礼》义毕推恩也。辙有《东方书生行》。九年丙辰

二月辛丑，李肃之提举南京鸿庆宫，以病自请也。有《和李常赴历下道中杂咏十二首》。九月，有《次韵李常九日见约以疾不赴》诗。十月，宰相王安石罢。辙归京师，有《自齐州回论时事书》。十二月辛亥，有《次韵范镇除夜》诗。十年丁巳

正月八日，有《王氏清虚堂记》。有《次韵范镇正月十二日访吴缜寺丞二绝》。辙以举者改著作佐郎。有谢启。二月癸巳，以张方平为南京留守。方平辟辙签书应天府判官。有谢方平启。时，轼亦得徐州，兄弟相遇于澶、濮之间，相从至徐，留百余日。有《逍遥堂会宿》等诗，有《汉高帝庙试剑石铭》，有《汉高帝庙祈晴文》。徐州大水。九月，辙自徐至南京。有《寄王巩》诗，有《九日送交代刘挚》诗。十月甲辰，祀南郊，大赦天下。有《代方平免陪祀表》、《贺南郊表》并《谢加恩表》。有《除夜会饮南湖怀巩》诗。张方平请老，拜东太一宫使，就第。以龚鼎臣知应天府。元丰元年戊午

正月，有《次韵王巩上元闲游见寄三首》。二月寒食，有《游南湖诗三首》。五月巳卯，知应天府龚鼎臣为右谏议大夫、知青州。有《代鼎臣谢知青州表》，有《送龚谏议知青州二首》。戊戌，提举醴泉观、兵部郎中陈汝羲知应天府，有代谢上表。有《送林子中安厚卿奉使高丽》诗。七月癸巳，有《同李ヘ钧访赵嗣恭留饮南园晚衙先归》诗，有《秋祀高》诗，有《答陈州陈师仲书》。八月丙辰，有《中秋见月寄兄》诗。九月，有《黄楼赋》，有《次韵张恕九日寄兄》诗，有《次韵顿起试徐沂举人见寄》诗二首。二年己未

正月扼，有《次韵轼人日猎城西》诗。己丑，资政殿大学士、知杭州赵以太子少保致仕。有贺启。庚寅，新知湖州文同卒于陈州。有《祭与可文》。二月丁巳，以轼知湖州，有《和轼自徐移湖将至宋都途中见寄五首》。四月三日，有《古今家诫序》，有《代张方平乞致仕表》。七月甲戌，以宣徽南院使、东太一宫使张方平为太子少师、宣徽南院使致仕。有《代方平谢表》。八月，轼下御史台狱。辙上书乞纳在身官赎兄罪，不报。十二月癸亥，轼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三年庚申

自南京适筠，有《过龟山》诗、《高邮别秦观》诗、《扬州五咏》、《游金山》诗、《初至金陵》诗、《池州萧丞相楼诗二首》、《过九华》诗、《佛池口遇风雨》诗。五月，至黄州。有《陪轼游武昌西山》诗。六月，有《自黄州还江州》诗，有《游庐山》诗、《南康阻风游东林寺》诗。至筠，有《次韵筠守毛维瞻司封观修城诗三首》。八月乙巳，有《中秋对月二首》，次子瞻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字韵。九月戊辰，有《次韵毛君九日》诗。辛未，屯田郎刘涣凝之卒，有哀词。十二月丙寅，有《东轩记》。四年辛酉

五月癸巳，有《庐山新修僧堂记》。六月壬申，有《圣寿院法堂记》。七月甲午，有《吴氏浩然堂记》，有《送王适徐州赴举》诗。八月，有《试院唱酬十一首》。九月，有《圣祖殿记》。十二月，有《黄州师中庵记》。五年壬戌有《上高县学记》，有《送毛君司封致仕还乡》诗。六年癸亥

正月扼朔，有《次韵王适元日并示曹焕》二诗。闰六月，有《次韵王适大水》诗。四月丙辰朔，中书舍人曾巩卒，有挽词。七月丙辰，国子司业朱服言：诸州学或不置教授，乞委长吏选见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礼部，从本监体验可为教授，即依所乞。其余逐州旧补差教授悉乞放罢，仍录进。辙权筠州教授，所撰策题三道，以其乖戾经旨，礼部言见为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罢，其苏辙乞令本路别差官兼管勾。从之。有《次韵贾蕃大夫思归》诗。八月，有《庭中种松竹》诗。九月癸酉，有《书事》诗。十一月壬寅朔，有《黄州快哉亭记》。十二月，文彦博致仕，辙有贺启。庚子，有《除夜》诗。七年甲子

正月乙卯，有《上元夜》诗并《次韵王适上元夜二首》。二月，有《次韵王适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绝》。子瞻自黄移汝。三月癸卯，有《次韵子瞻特来高安相别却寄迈迨过遁》诗并《和端午日与迟适远三子游真如寺》诗、《次韵子瞻赠别》诗。七月乙丑，轼幼子遁卒。有《勉子瞻失干子诗二首》。九月，以辙为歙州绩溪令。有《谢洞山石台远来访别》诗、《乘小舟出筠江》诗、《除夜宿彭蠡遇大风雪》诗。八年乙丑

正月丙申朔，有《正旦夜梦李士宁》诗并《舟中风雪五绝》。己酉，有《南康军直节堂记》并《太守宅五老亭》诗，有《再游庐山》诗。至绩溪，有《谒城隍神》、《孔子庙文》、《视事三日出城南谒二祠游石照寺》诗，有《县中诸花多交代江汝明所种牡丹已过芍药方开》诗。三月戊戌，神宗崩，哲宗即位，大赦天下。有《代歙州贺登极表》。辙始至邑，适有朝旨，江东诸郡市广西战马。江东素乏马，每县虽不过十余匹，而诸县括民马，吏缘为奸，有马之家为之骚然。辙谓县尉郭愿曰：“广西取马使臣未至，事忌太遽，徐为之备可也。邑孰为有马者？”愿曰：“邑有递马簿，岁月远矣。然有无之实尚得其平也。”即取簿封之。又曰：“何从得马牙人乎？”曰：“召粥羊豕者诘之，则马牙出矣。”果得曾入市马者，辞以不能。曰：“吾不责汝以马，但为我供文书耳。”曰：“诺。”州符日至县，督责买马。乃以夏税过期为名，召诸乡保正副骤问之曰：“汝保谁为有及格马者。”相顾辞不知。曰：“保正副不知，谁则知之？第勿以有为无，以无为有，则免罪矣。汝等所具，吾将使人诉其不实，而陈其脱略者，不可不实也。”人知不免，皆以实告。复论之曰：“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马事止此矣。广西取马者至郡，则马出，若不至，则已矣。”皆再拜曰：“邑人幸矣。”然取马者卒不至。五月，辙卧疾，至秋良愈。有《病退》诗，有《病后白发》诗。八月戊午，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丁卯，以辙为秘书省校书郎。有《初得校书郎示同官三绝》，有《答王定国问疾》诗，有《辞灵惠庙归过新兴院》诗。过桐庐，有《游桐君山寺》诗。十月己巳，有《游杭州天竺寺》诗。扼，以辙为右司谏。哲宗元元年丙寅

辙至京师。二月癸酉，有《论台谏言事留中不行状》。甲戌，有《久旱放民间积欠状》。乙亥，有《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丙子，有《送陈睦出守潭州》诗。癸未，有《论蜀茶五害状》。丙戌，有《乞选用执政状》。

闰二月乙丑朔，有《乞罢左右仆射蔡确韩缜状》。庚寅，确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陈州，以门下侍郎司马光为左仆射。是日，有《乞罢蔡京知开封府状》。壬辰，辙言：“陛下以久旱忧祷勤至，知冬历春，天意未答，灾害广远。又近岁民苦重敛，储积空匮，应官债负，有资产耗竭实不能出者，令州县监司保明除放，使民心悦附。”诏户部勘会诸欠官本息罚钱并免役坊场净利钱数目及民户见有无抵当物力，具保明以闻。甲午，右谏大夫孙觉同辙进对，有旨俟帘下内臣决方敷奏。是日，有《乞罢右仆射韩缜札子》。壬寅，有《乞招河北保甲充军以消盗贼状》。癸卯，有《差役五事状》。甲辰，有《乞黜降韩缜状》。丙午，辙言：“窃见近日以蜀中卖盐、榷茶及市易比较为人疾苦，委成都提点刑狱郭概体量事实。臣观此三事利害易见，而概畏惮茶官陆师闵，不敢依限体量，足以见其意在拖延。始因提举官韩收息增羡，概以韩叔祖缜见任右仆射，意欲趋附，妄言韩不曾以户口比较息钱，又代说词理已在赦前，概谓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乞罢黜郭概，别委官体量。”诏郭概特差替其卖盐、市易，令黄廉先次体量诣实以闻。有《乞罢章知枢密院状》并《乞牵复英州别驾郑侠状》。庚戌，知开封府蔡京出知成德军。辛亥，有《废官水磨状》并《乞葬埋城外白骨状》。是日，章罢知汝州。壬子，有《乞振救淮南饥民状》。甲寅，有《乞罢蔡京知真定府状》。丙辰，有《乞罢安焘知枢密院状》。三月乙未，有《再论安焘状》。乙丑，有《论发运司以粜籴米代诸路上供状》。丁卯，有《乞责降韩缜第七状》。壬申，有《乞责降韩缜第八状》。甲戌，有《乞给还京西水柜所易民田状》。庚辰，有《论三省事多留滞状》。四月己丑，右仆射韩缜罢知颍昌府。庚寅，有《言科场事状》。丙申，有《招畿县保甲充军状》。庚子，有《乞令户部役法所会议状》。己酉，有《乞禁军日一教状》。壬子，有《乞差官与黄廉同体量蜀茶状》。乙卯，有《乞以发运司米救淮南饥民状》。五月壬戌，有《论明堂神位状》。甲子，有《乞借常平钱买上供及诸州军粮状》。丁卯，有《言蔡京知开封府不公第五状》。乙亥，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乞诛窜吕惠卿状》。扼，有《再乞差官同黄廉体量茶法状》。壬午，有《再言役法札子》。乙酉，有《乞责降吕和卿状》。六月己丑，有《乞兄子迈罢德兴尉状》。甲午，有《再乞罪吕和卿状》。戊戌，吕和卿责知台州。庚子，有《论青苗状》。壬寅，资政殿大学士、正议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吕惠卿落职降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苏州居住。甲辰，有《三论差役状》。丙午，有《论吕惠卿第三状》。辛亥，再责惠卿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建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甲寅，有《论兰州等地状》。七月壬戌，有《再论兰州等地状》。甲子，有《论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状》。甲戌，有《论西边警备状》。己卯，有《再论青苗状》。壬午，有《乞放市易欠钱状》。癸未，以刑部郎中杜为右司郎中。甲申，有《言淮南水潦状》。八月丙戌朔，有《乞罢杜右司郎中状》。丁亥，有《论差除监司不当状》。己丑，有《乞罢青苗钱状》并《申三省状》。辛亥，诏：“诸路提刑司，自今后常平司钱谷令州县依旧法籴粜，其青苗钱更不散。”壬辰，有《再言杜状》。癸巳，有《言张ㄖ札子》、《请罢右职县尉札子》、《论户部张颉札子》。丙申，有《再言张颉状》。丁酉，有《言张颉第三状》。己亥，有《言责降官不当带观察团练使状》。癸卯，有《言张颉第四状》。甲辰，以辙为起居郎，有辞免状。丙午，有《论傅尧俞等谓司马光为司马相公状》。戊申，有《言张颉第五状》、《辞起居舍人第二状》。辛亥，有《申三省论张颉状》。辙权中书舍人。九月己卯，中书侍郎张ㄖ罢知郑州，有制。十一月丙子，辙召试中书舍人。戊寅，制曰：“在昔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为体不同，而其旨无二。学者宗之，以为大训。盖当是时，岂特经纪法度后世有不能及哉！至于左右言语之臣，皆圣人之徒，亦非后世之士所能仿佛也。斯道未坠，得人则兴，庶几先王，朕窃有志。具官某，学有家法，名重天下，高文大册，为国之光，追怀古风，有望于汝。矧夫身备近侍，职在论思，位于西台，实与政事。以尔器识，足以辅余不及；以尔谅直，足以行其所知。兼是数长，朕命惟允，任重于己，责难于君，在尔勉之，以永终誉。可中书舍人。”有辞免状二，谢表二。十一月戊午，尚书右丞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御史中丞刘挚为尚书右丞。有大防、挚制。十二月丁亥，有《论梁惟简除遥郡刺史不当状》。庚寅，有《不撰叶康直秦州告状》。二年丁卯

正月辛卯，以给事中顾临为河北都转运使。有送临诗。

五月己巳，太师文彦博答言：“伏奉诏旨以时雨愆期，太皇太后陛下忧闵元元，侧身修行，躬自贬薄，以奉天戒，权停受册之礼。今时雨溥注，二麦既登，秋稼有望，正名定位，义不可后。谨据太史局选定八月初四崇上徽号。”不许。辙有《请太皇太后受册表》。戊申，尚书左丞李清臣以资政殿学士知河阳，有制。辛未，集贤殿修撰、知陈州鲜于亻先卒，有《子骏哀词》。七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辛未，有《门下侍郎韩维为资政殿大学士知邓州制》。八月丁未，熙河兰会路经略司言：“今月十九日岷州行营将官种谊收复洮州，禽西蕃大首领鬼章。”有贺表。戊申，宰相率百官贺于延和殿。辙有贺表，有《论西事状》。九月甲子，以讲《论语》终篇，赐宰臣、执政、经筵官宴于东宫。辙有《谢讲〈论语〉赐宴表》。十月，以奉安神御于西京，辙先告裕陵。壬午还，过郑州列子观，有《御风辞一首》。甲辰，有《游师雄除陕西路转运判官制》。十一月甲戌，以辙依前朝奉郎试户部侍郎。有辞免札子并谢表二。言者论买扑场务人，自熙宁初至元丰末，多有四界，少有三界，缘有实封、投状、添价之法，小民争得务胜，不复计较利害，自始至末添钱多者至十倍。由此破荡家产，傍及保户，犹不能足，父子流离，深可闵恤。乞取累界内酌中一界为额，除元额已足外，其元额虽未足而于酌中额得足，并与释放。唯未足者，依旧催理，及酌中额而止。辙善其说，奏请施行之。天下欠户蒙赐者不可胜数。十二月戊申，宿斋于右曹。三年戊辰

正月己酉朔，有三绝句寄轼。辛亥，祈谷。三月丙辰，韩康公绛卒，有挽词三首。丁未，上策试进士。戊午，策试武举于集英殿，以辙及王钦臣等为考官。辙有《廷试武举策问一首》，有《次韵钦臣集英殿井》诗。己巳，赐进士及第出身，有《考试罢二首》。四月戊寅，以文思副使、兼阁门通事舍人高士敦为成都府利州路兵马钤辖。有《送士敦》诗。五月丙午朔，文德殿转对。有《论事状》，有诗。六月癸卯，以承议郎程之元为江南西路转运判官。有《送之元奉使江西》诗。丙辰，以朝请大夫、考功郎中周尹知梓州。有《送尹兼简吕陶三绝》。九月辛亥，以御史中丞孙觉并辙、中书舍人彭汝砺、秘书正字张绩考试制科举人。有《呈同舍诸公二首》，有《次韵绩院中感怀一首》。十一月癸卯朔，有《次韵轼旦日锁院赐酒及烛》诗，有《祭范景仁》文。四年己巳

正月癸巳，郑州王克臣卒，有挽词。二月甲申，司空申国吕公著卒。有《吕司空挽词三首》。六月辛丑朔。丁未，以辙为吏部侍郎，有辞免札子。辛未，以辙为翰林学士知制诰，有辞免札子、《谢宣召状》、《谢赐对衣金带鞍马》、《谢敕设状》。八月辛丑，以辙及刑部侍郎赵君锡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己未，范镇葬汝州襄城，子百嘉、百岁附焉。辙有《蜀公挽词三首》、《百嘉百岁挽词二首》。辛酉，撰《太皇太后将来明堂礼成罢贺赐门下手诏》。九月丙子，有《将使契丹九日对酒怀子瞻兄并示坐中》诗。戊寅，上斋于垂拱殿，百官斋于明堂。己卯，荐飨景灵宫。庚辰，斋于垂拱殿。有《皇帝宿斋明堂问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圣体答书六首》。辛未，大享明堂礼毕，御宣德门，肆赦。有《皇帝谢礼毕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答书》，有宰相吕大防、皇伯祖、叔祖、皇弟并冯京、刘昌祚加恩制，有《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月戊戌，辙进呈《神宗皇帝御集》，命宰执观读。吕大防读诗数篇，太皇太后泣下。壬辰，辙婿王适卒。辙至契丹，虏主以其侍读学士王师儒馆伴。师儒稍读书，能道辙父兄所为文，曰：“恨未见公全集。”然亦能诵《服茯苓赋》等，虏中爱敬之。辙、君锡使还，过相州，有《祭韩忠献公文》。五年庚午

有《王子立秀才文集引》。

二月庚戌，太师文彦博除开府仪同三司、河东节度使致仕。有《除彦博制》，有《河东官吏军民示喻敕书》，有《送彦博致仕还洛诗三首》。三月壬申，以尚书左丞韩忠彦同知枢密院事，以翰林学士承旨苏颂为尚书右丞。有赐忠彦、颂辞免不允诏，有《赐知枢密院孙固乞致仕不许不允诏》。己卯，以知亳州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四月，有《乞罢五月朔旦朝会札子》，上从之。丁巳，辙有《太皇太后皇帝以旱赐门下避殿减膳罢五月朔文德殿视朝手诏》二首。辛酉，有《除冯京司空彰德军节度使再任知大名府制》，有《彰德军官吏军民示喻敕书》。五月己巳，有《端午帖子二十七首》。乙亥，群臣诣阁门拜表请御正殿复常膳，有《不许不允批答》。自是四上表乃从之。壬辰，以辙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有辞免札子并谢表。六月辛丑，以礼部侍郎陆佃权礼部尚书，兵部侍郎赵彦若权兵部尚书。辙有《论执政生事札子》，有《分别邪正札子》。自元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时人心已定，惟元丰旧党分布中外，多起邪说，以摇撼在位。吕大防及中书侍郎刘挚尤畏之，遂建言欲引用其党，以平旧怨，谓之“调停”。宣仁后疑不决，辙于延和面论其非，退复再以札子论之，反复深切，宣仁后命宰执于帘前读之，仍喻之曰：“苏辙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极中理。”诸公相从和之。自是，参用邪正之说衰矣。八月丙辰，辙言新除知荆州王光祖不当。诏以光祖为太原府路总管。九月八日，有《论役法五事札子》。十月己酉，以徐君平、虞策并为监察御史，从辙荐也。又言新除知顺安军王安世罪状，诏罢为京西南路都监，其违法事，令都水监依条施行。癸丑，辙有《裁损待高丽事件札子》，从之。乙卯，龙图阁学士滕元发卒。辙有《乞优恤元发家札子》。十二月辛卯，尚书右丞许将罢为资政殿学士、知许州。甲辰，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右丞许将不当罢执政，中丞苏辙、侍御史孙升等附会大臣意指，奸邪不忠。臣窃闻外议，以为辙等合为朋党，动移圣意，以疑似不明细事，合请并力逐一执政，自此大臣人人不得安位矣。伏乞早赐施行，以协中外之望。”诏罢均知广德军。丁未，以辙为龙图阁学士。六年辛未

二月庚寅朔。辛卯，门下侍郎刘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癸巳，以辙为中大夫、守尚书右丞。有辞免札子四首。辙言：“兄轼召还，本除吏部尚书，以臣之故，除翰林学士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乞寝新命，与兄轼同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从官。”诏不许。有谢表二首。己酉，有《谢生日表二首》。八月辛亥，以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有《次韵子瞻感旧》诗，有《乞外任札子》。十月庚戌，上朝献景灵宫，因幸太学。有《次韵门下吕相公车驾视学》诗。甲戌，以王巩得罪，自劾，家居待罪，遣中使赐诏不允。十一月乙酉朔，右仆射刘挚以观文殿学士知郓州。庚子，监察御史安鼎罢知绛州。先是，鼎与赵君锡、贾易同造飞语，诬罔兄轼恶逆之罪。君锡、易既谪去，鼎犹在言路，复因王巩事，攻辙甚急。宣仁察其诬，故斥黜之。辛丑，中书侍郎傅尧俞卒，有挽辞。十二月乙卯朔，张文定公方平卒。甲戌，有《祭方平文》。扼，有《李简夫少卿诗集序》。七年壬申

二月癸酉，有《生日谢表二首》。四月，以辙摄太尉、充册皇后告期使。五月戊戌，立皇后孟氏。六月辛酉，以辙为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有辞免札子一首、表二首、谢表二首。八月，有祭与可及文逸民文二首。癸酉，故龙图阁学士滕甫葬。有甫挽词二首。九月壬辰，太皇太后垂帘，三省进呈翰林学士顾临等郊祀议。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吕大防、苏颂与辙请合祭，唯范百禄议不同。甲午，再进呈。太皇太后宣谕曰：“皇帝即位以来，未尝亲祀天地，今且合祭，宜有名也。”令学士院降诏。十一月癸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有《进郊祀庆成》诗并状。以郊祀恩特加护军，进开国伯、食实封二百户。有《乞免加恩表二首》、《谢加恩表二首》。八年癸酉

正月癸巳，有《次韵子瞻上元扈从观灯》诗。二月丁卯，有《谢生日表二首》。三月丁亥，监察御史董敦逸言辙及范百禄差除不当事，留中不下。辙奏：“臣近以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冯如晦不当，指为臣过，遂具札子及面陈本末。寻蒙德音宣谕，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为信。臣德望浅薄，言者轻相诬罔，若非圣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则孤危之踪，难以自安。切详敦逸所言，谓冯如晦事乃其前状所言之一，则其余事不可不辩，遂乞一一付外施行。复蒙再三宣谕，以谓其他别无实事。伏惟圣恩深厚，知臣愚拙，曲加庇护，仰涵恩造，死生不忘。然臣忝备执政，如人言臣过恶，而嘿然不辩，实难安职。陛下爱臣虽深，而不令臣得知敦逸所言，臣窃有所未谕也。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谢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实，亦使臣略加别白，然后出入左右，粗免愧耻。如不蒙开允，非所以爱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赐付三省施行。”己丑，有《北流软堰札子》。四月甲子，以李清臣为吏部尚书。给事中范祖禹封还诏书，进呈不允。辙于前极论之。己卯，罢。五月丙申，董敦逸罢知临江军。六月巳未，赐知颍昌府范纯仁诏书，召赴阙。七月丙子，以纯仁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八月庚申，张方平葬。有祭方平文并挽词。辛酉，太皇太后不豫。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世入问圣体。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乙酉，诏辙撰《大行太皇太后谥册文》。癸巳，有《祭兄嫂同安郡君王氏文》。十一月戊子，三省枢密院同进呈，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刘惟简等除内侍省押班词头。上曰：“禁中阙人，兼亦有近例。”吕大防奏曰：“虽有此，众论颇有未安。”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昨来开陈不尽，不能仰回圣意，致使宣布于外，以至有司封驳，此皆臣等之罪。”刘奉世曰：“虽在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率先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渎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余舍人亦必未肯奉行，转益滋章，于体不便。臣闻，太祖一日退朝，有不悦之色，左右觉而问之。太祖曰：‘适对臣僚指挥，事有失当，至今悔之也。’以此见人主不以无失为明，以能悔而改之为善耳。”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庙取旨可也”。辙又奏：“窃闻仁宗听政之初，即下手诏，凡内批转官或与差遣并未得施行，仰中书、枢密院审取处分。史臣记之曰：‘是时上方亲阅庶政。中外闻之，人情大悦。’正与今日事相类耳矣。”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欣幸。壬辰，辙言：“奉敕撰《大行太皇太后谥册文》，谨先进呈。”诏恭依。壬寅，辙奏准敕差篆太皇太后谥宝文，太常寺状：“合依所请到谥以‘宣仁圣烈皇后之宝’为文。”十二月己巳，群臣诣庆寿宫，上大行太皇太后谥册。绍圣元年甲戌

正月扼，诏礼部给度牒千，付东京等路体量振济司募人入粟。二月，司农卿王孝先言：“振济之余，军粮匮竭。”又送伴北使张元方等还言：“相、滑等州饥民众多，仓廪空虚。”辙见范纯仁、郑雍议曰：“此事岂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曰：“侍郎何以为计？却恐上问及。”辙曰：“虽未知所出，然当令上知之。昔真宗初即位，李沆为相，每以四方水旱盗贼闻奏。参知政事王旦谓沆曰：‘今天下幸无事，不宜以细事挠上听。’沆曰：‘人主年少，当令闻四方艰难。不尔，侈心一生，无如之何！吾老不及见，此参政异日忧也。’”纯仁曰：“善。”刘奉世曰：“诚宜先白，若上先言，极不便。”既而，纯仁奏：“近日张元方自河朔来，言流民甚众。”辙曰：“元方言，相州见养流民四万余人，通利军一万余人，滑州二千余人。然军中月粮止支一年，其余尽令坐仓。盖耸廪已空矣，恐别生事。”上曰：“为之奈何？”辙曰：“滑州已支山陵余粮万石，与之可以支持两月耳。兼京东振济司准备应副。又京粮食太多，提刑司又太多，已令安抚转运司再相度矣。俟见得去著，更议应副，又京城振济应副备至，然省仓军粮止有二年五月备。臣曾令王孝先具的实数子在此。”上曰：“何其寡备至此？”辙曰：“非一日之故，盖累年官卖米太多。去年臣与吕大防商量，限市价九十已上乃出粜。今为饥馑止卖六十，盖不得已也。熙宁初，臣在条例司窃见是年有九年以下粮。”上曰：“须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乃可。”辙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常以为意，慎事惜费，令三五年间有三五年备，亦渐可也。臣之愚意以为朝廷新经大丧，继以饥馑匮乏，若灾止如此尚可，万一更水旱，何以继之？方今正是君臣恐惧修省之日，不可不知耳。”丁未，以户部尚书李清臣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温伯为尚书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丰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己酉，葬宣仁圣烈皇后于永厚陵。辙有挽词二首。己未，虞主庙。三月乙亥，左仆射吕大防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乙酉，上御集英殿策试进士，李清臣撰策题即为邪说，以扇惑群听。辙上疏曰：“伏见御试策题，历诋近岁行事，有欲复熙宁、元丰故事之意。臣备位执政，不敢不言。然臣窃料陛下本无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牵于父子之恩，不复深究是非，远虑安危，故劝陛下复行此事。此所谓小人之爱君，取快于一时，非忠臣之爱君，以安社稷为悦者也。臣窃见神宗皇帝以天纵之才，行大有为之志，其所施设度越前古，盖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请为陛下指陈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终身不受尊号；裁损宗室，恩止袒免，减朝廷无穷之费；出卖坊场，雇募衙前，免民间破家之患；罢黜诸科诵数之学，训练诸将慵惰之兵；置寄禄之官，复六曹之旧；严重禄之法，禁交谒之私；行浅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钱以宽杂役。凡如此类，皆先帝之睿算，有利无害。而元以来，上下奉行，未尝失坠者也。至于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财用匮竭，于是修盐铁、榷酤、均输之政，民不堪命，几至大乱。昭帝委任霍光，罢去烦苛，汉室乃定。光武、显宗以察为明，以谶决事。天下恐惧，人怀不安。章帝即位，深鉴其失，代之以宽，恺悌之政，后世称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革，号称太平，群臣因其极盛为天书之说。及章献明肃太后临御，揽大臣之议，藏书梓宫，以泯其迹。仁宗听政，亦绝口不言，天下至今韪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继，大臣过计，创濮庙之议，朝廷为之汹汹者数年。及先帝嗣位，或请复举其事，寝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汉昭、章之贤，与吾仁宗、神宗之圣，岂其薄于孝敬而轻事变易也哉！盖有不得不以庙社为重故也。是以子孙既获孝敬之实，而父祖不失圣明之称。此真明君之所务，不可与流俗议也。臣不胜区区愿陛下反复臣言，慎勿轻事改易，若轻变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岁不用之人。人怀私忿，而以先帝为词，则大事去矣。”奏入，不报。再以札子面论之，上不悦，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日以札子奏谓机事不可宣于外，请秘而不出。今日乃对众陈之，且引汉武帝以上比先帝，引喻甚失当。”辙曰：“汉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言：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宫室，立盐铁、榷酤、均输之法。其意止谓武帝穷兵黩武，末年下哀痛之诏，岂明主也？”范纯仁进曰：“武帝雄材大略，史无贬词，况辙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事与时也，非论人也。”上意稍解。辙退，上奏：“今者偶因政事，怀有所见辄欲倾尽以报知遇。而天资暗冥，不达机务，论事失当，冒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圣慈，怜臣不识忌讳，出于至愚，少宽刑诛，特赐屏逐，以允公议。”李、邓从而媒蘖之。丁酉，除端明殿学士、知汝州。告辞略曰：“文学风节，天下所闻。擢任大臣，本出朕心，事有可否，固宜指陈。而言或过中，引义非是，朕虽曲为含忍，在尔自亦难安。原诚终是爱君，薄责尚期改过。”上批：“苏辙引用汉武故事比拟先帝，事体失当。所进入词语，不著事实。朕进退大臣，非率易也，盖义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汝州。仍别撰词进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绪，夙夜祗饬，惧无以丕扬休功，实赖左右辅弼之臣，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为奸言，怫于众闻，朕不敢赦。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苏辙，顷被选擢，与闻事机，义当协恭以辅初政，而乃忘体国之义，徇习非之私。始则密奏以指陈，终于宣言以眩听。至引汉武上方先朝，欲以穷奢黩武之资，加之经德秉哲之主。言而及此，其心谓何？宜解东台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为宽典，姑务省循。可特授依前大中大夫、知汝州。”四月壬戌，辙至汝州，有谢上表。是日，以提举杭州洞霄宫章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右仆射范纯仁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颍昌府。丁卯，有《谢雨文》，有《汝州杨文公诗石记》。五月癸卯，侍御史虞策、殿中侍御史来之邵、井亮采言：“辙近以论事失当，责守汝州。而吴安诗草制有‘风节天下所闻’及‘原诚本于爱君’之语，命词乖刺如此，质之公议，难逭典刑。”又监察御史郭知章言：“安诗行苏辙诰，重轻止徇于私情，褒贬不归于公议，不加黜责，何以惩戒？”诏安诗罢起居郎。乙巳，虞策言“大中大夫、知汝州苏辙引汉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请远谪以惩其咎。”上曰：“已谪矣，可止也。”乙丑，有《龙兴寺吴画殿记》。六月甲戌，右正言上官均言：“近具札子，论奏前宰臣吕大防、门下侍郎苏辙，擅权欺君，窃弄威福，及前御史中丞李之纯等，朋邪诬罔，同恶相济。乞明正典刑，以服中外。既及旬浃，未蒙施行。臣以为人主之所以临制天下，为腹心之臣者莫重于执政，为耳目之官者莫重于谏官，审诏诰、慎出纳者莫重于舍人、给事。吕大防、苏辙擅操国柄，不畏公议，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纯辈，充塞要路，以固宠禄。又以张耒、秦观撰次国史，曲明大防辈改变法度之功。是以人主赏罚私其好恶，其罪一也。同时执政如胡宗愈、许将、刘挚、苏颂，皆以与吕大防、苏辙议论异同。辙阴论谏官、御史死力排击，卒皆斥罢。敢以奸谋转移陛下腹心之臣，易于反掌，其罪二也。李之纯顷在成都，与吕大防相善。大防秉政，引用之纯为侍御，又除知开封府。之纯尹京无状，又府舍遗火延烧殆尽，法当谴责，反挟私爱，擢为御史中丞。杨畏、虞策、来之邵等皆任为谏官、御史。是四人者，倾险柔邪，嗜利无耻，其所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击者皆受大防、苏辙密谕。或附会风指，以济其欲。是以天下耳目之官，佐其喜怒，以涂蔽朝廷之视听，其罪三也。舍人主出制命，给事中主行封驳，命令有未善、差除有未当，皆许缴驳。如范祖禹、乔执中、吴安诗、吕希纯四人者，皆附会吕大防、苏辙好恶，随意上下，不惜公论。其所缴驳者，皆大防、苏辙之所恶；其所掩蔽者，皆大防、苏辙之所爱。是以天子掌诰命出纳之臣，济其好恶，其罪四也。吕大防自为执政以至宰相，凡八九年，最为岁久。苏辙执政虽止三、四年，而强很徇私尤甚。如隳坏先帝役法、官制、学校科举之制，士民失业，弃先帝经画塞徼要害之地，招西戎侵侮边陲之患，至今未弭。其罪五也。吕大防、苏辙身为大臣，义当竭忠尽公，以辅佐人主。乃便辟柔佞，阴结宦官陈衍，伺探宫禁密旨，以固宠禄。其罪六也。大防、苏辙同恶相济，固非一日。李之纯、杨畏、虞策、来之邵为朝廷耳目，曾不纠察，反阴相党附，以图进用。御史黄庆基、董敦逸愤发弹奏苏辙等专权之罪，罢斥为转运判官。李之纯、杨畏、来之邵希附轼、辙等，反指庆基、敦逸以为诬陷忠良，不当除监司，遂谪守军垒。陛下既亲机务，洞分邪正，轼、辙既已斥罢，来之邵辈方始奏论其朋邪罔上，趋时附势，情状明白，众所共知，非臣之私言臆度也。李之纯既已罢免尚书，谪守单州。今杨畏尚为礼部侍郎，来之邵为侍御史，虞策为起居郎，乔执中为给事中，范祖禹、吕希纯虽出守外郡，皆尚除待制。罪同罚异，此中外之所未喻也。议者以为李之纯柔懦无能，迨为中丞，其所附吕大防、苏辙指意弹击，皆杨畏、来之邵朝夕说喻，胁持为之。二子奸险过于之纯，之纯既已斥谪，而二人尚居清要，哆然自得，曾不愧避。臣闻治国之要，莫先于辩邪正；欲辨邪正，莫若验之以事。今杨畏辈，邪险之情皆已明验，若不加斥远方，俾安要近，则是邪正兼容，忠佞杂处，蠹败国政，理之必然。窃观陛下自亲机务，收还权会，大防、苏辙党人十已去八九，然杨畏等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论。伏望陛下考察吕大防、苏辙擅权欺君、奸邪不忠之罪，推究杨畏等朋邪害正，趋时反复之恶，谴责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制曰：“事君者有犯勿欺，所以尽为臣之节；无礼必逐，岂容逃慢上之诛？大中大夫、知汝州苏辙父子兄弟，挟机权变诈之学，惊愚惑众。辙昔以贤良方正对策于庭，专斥上躬，固有愚志。有司言辙怀奸不忠如汉谷永，宜在罢黜。我仁祖优容，特命以官。在神考时，献书纵言时事，召见询访，使与讨论，与轼大倡丑言，未尝加罪。仰惟二圣厚恩，宜何以报？垂帘之初，老奸擅国，置在言路，肆诋先朝，以君父为仇，无复臣子之义。愎忮深险，出其天资；援引狷浮，盗窃名器；专恣可否，畴敢谁何！至与大防中分国柄，罔上则合谋取胜；徇私则立党相倾，排嫉忠良，眩乱风俗。既洞察险讠皮，犹肆诞谩。假设虚词，规喧朝听。比虽薄责，未厌公言。继览奏封，交疏恶状。维尔自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忠顺之道，而予务全终始之恩。再屈刑章，尚假民社，往自循省，毋速后悔。可特降左朝议大夫、知袁州。”七月丁巳，三省言：“近闻朝廷以吕大防、刘挚、苏辙落职降官，黜知小郡。臣始以谓陛下慈厚，不欲尽言，姑示薄责而已。今睹制词，在大防则曰：‘睥睨两宫，呼吸群助，诬累慈训，包藏祸心。’在刘挚则曰：‘诬诋圣考，愚视朕躬，窥伺禁省，密为离间。’在辙则曰：‘老奸擅国，肆诋先朝，以君父为仇，无臣子之义。’既及此矣，则罪重谪轻，情法相远。伏望更加详酌，以正其罪。”监察御史周秩言：“朝廷议吕大防、刘挚落职，降苏辙三官，知小郡。臣愚窃以为未也。大防等罪尚可以为民师帅乎？然大防与挚始谪，姑易地再施行犹可也。辙之谪已再三矣，而止于降官，则不若未谪。而更容臣等极论之也。臣愚谓大防等罪不在苏辙之下，大防、挚、辙是皆言之而又行之者也。盖大防等所言、所行，皆害先朝之事，彼得罪于先朝，而轻论之，它日有得罪于陛下者，而重论之，于义安乎？吕惠卿以沮难司马光，罪至散官安置，则为人臣宁犯人主，勿犯权臣为得计也。且挚与辙讥斥先朝，不减于轼，大防又用轼之所谋所言，而得罪轻于苏轼，天下必以为非。”诏：“司马光、吕公著，各追所赠官并谥告及追所赐神道碑额。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随州吕大防守本官、行秘书监，分司南京，郢州居住；降授左朝议大夫、知黄州刘挚守本官、试光禄卿，分司南京，蕲州居住；降授左朝议大夫、知袁州辙守本官、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辙在郡有异政，既罢去，父老送者皆呜咽流涕，数十里不绝。八月，过真州，有《阻风》诗。行至江州彭泽县，被筠州之命。九月癸亥，至筠。有谢表。二年乙亥

正月壬子，有《次韵兄惠州上元见寄》诗。甲辰，有《曹溪卓锡泉铭》。二月辛卯，有《古史后序》一首。九月戊申，逍遥聪老卒，有塔碑。辛未，飨明堂，大赦天下。辙有贺表。三年丙子

二月，有《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一首》。三月乙未，有《祭宝月大师文》并《送成都僧法舟西归》诗。四年扼

二月庚辰，三省言：“吕大防、刘挚、苏辙为臣不忠，朝廷虽尝惩责，而罚不称愆。其余同恶相济，幸免者甚众，亦当量罪，示有惩艾。”诏：“大防责舒州团练副使，循州安置，刘挚鼎州团练副使，新州安置。”又制曰：“朋奸擅国，责有余辜。造讪欺天，理不可赦。其加显黜，以正明刑。降授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苏辙，操倾侧孽臣之心，挟纵横策士之计；始与兄轼肆为诋欺，晚同相光协济险恶。造无根之词而欺世，聚不逞之党以蔽朝。谓邪说为谠言，指善政为苛法。矫诬太后，愚弄冲人，助成奸谋，交毁先烈。发怨怒于君臣之际，忘忌惮于父子之间。阴怀动摇，公肆排讦。粤予亲政，尚尔挠权。持罔上之素心，为怙终之私计。罪同首恶，法在严诛。而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久益彰，罚轻未称。朕顾瞻严庙，念裕陵，义不敢私，恩难以贷。黜居散秩，投置遐陬。非徒今日知驭众之威，亦使后世议为臣之义。勉思宽宪，务盖往愆。可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闰二月甲辰，轼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甲子，兄弟相遇于藤，相与同行。六月丁亥，至雷州。有《谢到州表》。癸巳，轼与辙相别，渡海往昌化。有《和子瞻过南海》诗。十月，轼有《停云》诗寄辙，辙次韵答之。十一月己卯，广西经略安抚司走马承受段讽言：“知雷州张逢，周恤安置人苏辙及轼兄弟，与之同行至雷州。请下不干碍官司按罪。”诏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具实状以闻。十二月癸未，新州安置刘挚卒。己亥，有《和陶诗集序》。元符元年戊寅

二月，轼以辙生日，有《沈香山子赋》赠辙，辙和以答之。丙申，诏差河北路转运副使吕升卿、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并充广南东西路察访。时有告刘挚在政府谋废立者，章、蔡卞欲因是起大狱岭表，悉按诛元臣僚，故遣升卿等。戊申，长星见。三月癸丑，诏吕升卿等差充广南东西路察访指挥，更不施行。癸酉，提举荆湖南路常平董必言：“朝请郎、知雷州张逢，于辙初到州日，同本州官吏门接，次日为具召之，馆于监司行衙。又令傲进见人吴国鉴宅居止，每月率一再移厨管待辙，差借白直七人。海康县令陈某追工匠应副国鉴修宅。”诏辙移循州安置。逢勒停，谔冲替。八月，辙至循州，寓居城东之圣寿寺。已乃裒橐中之余，鬻之得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间，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灌，乃与逊荷锄其间。州民黄氏，宦学家也，有书不能读，时假其一二读之。《题〈白乐天文集〉后》。二年己卯

有巢谷者，自眉山徒步访辙于循州。又将见轼于海南，行至新州而卒，年七十三。辙为之传。四月二十九日，有《龙川略志序》。七月二十二日，有《龙川别志序》。闰九月扼，有《春秋传后序》。戊寅，重阳，有《与父老小饮四绝》。十一月辛未，有《祭新妇黄氏文》。三年庚辰

正月己卯，哲宗崩。徽宗即位。庚辰，大赦天下。二月癸亥，辙量移永州安置。辙有《次韵子瞻和陶渊明杂诗十一首》。四月庚戌，元子生。辛亥，赦天下。丁巳，辙移岳州。敕曰：“朕即祚以来，哀士大夫失职者众。虽稍收敛，未厌朕心。兹者天祚予家，诞生上嗣。国有大庆，赉及万方。解网恤辜，何俟终日！责授某官苏辙，擢自先帝，与闻政机。坐废累年，在约弥厉。渐还善地，仍畀兵团。可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辙归至处州被命。有谢状。十一月癸亥朔，敕曰：“朕初践祚，思赴治功。敷求俊良，常恐不及。念虽废弃，不忍遐遗。辙富有艺文，尝预机政。谪居荒裔，积有岁时。稍从内迁，志节弥厉。昭还故秩，仍领真祠。服我异恩，无忘报称。可特授大中大夫、提举凤翔府上清宫，外州军任便居住。”至鄂州被命，有谢表。有田在颍昌府，因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居焉。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

正月己巳，中太一宫使范纯仁卒，辙有挽词。甲戌，钦圣宪肃皇后向氏崩。有慰表，并挽词三首。三月丙子，有《祭东莹文》。戊寅，有《鲜于亻先父母赠告跋》。五月丙戌，钦圣宪肃皇后神主于庙室，辙有慰表二首。七月丁亥，轼卒于常州。九月癸亥，有祭文。十月，有《追和轼归去来词》。十一月庚辰，祀南郊，赦天下。辙有贺表。十二月庚寅，王东美器之妻苏氏卒。有《墓志》。丙申，有《祭范子中朝散文》。崇宁元年壬午

跋《巢谷传》。四月丁未，有《祭王氏嫂文》。五月丁卯，有《祭兄文》。是月庚午，诏：“苏轼追贬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其元追复旧官告缴纳。苏辙更不叙职名。”乙亥，诏：“苏辙等五十余人，令三省籍记姓名，更不得与在京差遣。”闰六月癸酉，葬轼于汝州郏城县小峨眉山。有《墓志铭》。有《再祭八新妇文》。戊寅，诏：“辙降为朝请大夫，以铨品责籍之时差次不伦故也。”有谢表。八月丙子，诏：“司马光等子弟，并不得任在京差遣。太常寺太祝苏适，与外任合入差遣。”十一月十三日，有《雪》诗。二年癸未

正月，有《补子瞻谪居儋耳唐佐从之学迁居蔡州》诗。二月，有《寒食》诗。己巳，有《癸未生日》诗。三月甲午，跋《楞严经》。有《六孙名字说》。辛丑，有《春尽》诗。次日立夏。四月戊午，有《梦中咏醉人词》。六月庚午，有《立秋偶作》诗。九月乙酉，有《九日》诗，有《立冬闻雷》诗。十月，有《罢提举太平宫欲还居颍昌》诗。十一月癸卯，有《次迟韵对雪一首》。三年甲申

正月庚寅，还颍昌。有《甲申岁设醮青词》。三月丙子，有《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儿侄》诗。辛卯，有《葺东斋》诗并《初得南园》诗。六月，诏颁元奸党姓名三百九人，刻石诸州。七月丁酉，有《记梦》诗，有《抱一颂》，有《葺居五首》，有《岁暮口号二首》。四年乙酉

正月戊寅，有《雪后小酌赠内》诗。

三月庚戌，有《喜雨》诗。五月，有《和迟田舍杂诗九首》。七月甲寅，诏：“元宰执坟寺特免毁拆，不得充本家功德院，并别赐敕额‘为国焚修’。”有《冬至雪》诗，有《岁暮二首》、《除夜》诗。五年丙戌

正月戊戌，彗出西方。丁未，大赦天下，毁元奸党石刻。三月辛亥，提举南京鸿庆宫范纯礼卒。纯礼，字彝叟。辙有祭文。己未，侄孙元老中进士第。有《次迟韵赠陈天倪秀才》并《送元归乡》诗，有《秋社分韵》诗，有《筑室示三子》诗，有《中秋无月二首》。九月，有《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后集序》，《九日独酌三首》。十月庚戌，有《大雪诗》。是时，行大钱当十，民以为病，故诗中及之。十一月八日，有《梦中反古菖蒲》诗，有《守岁》诗。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观元年丁亥正月庚戌，诏：“应系籍宰执坟寺曾经放罢者，并给还。”辙有谢表。二月，有《丁亥生日》诗。七月乙酉朔，有《苦雨》诗，有《酿重阳酒》诗，有《九日》诗，有《初成遗老斋待月轩藏书室三诗》，有《送少子逊赴蔡州酒官诗二首》，有《论语拾遗二十七章》。十一月乙丑，诏：“八宝初成，可于来年正月用之。”二年戊子

正月壬子，有《正旦》诗。是日，帝受大贺八宝，赦天下。辙复朝议大夫，迁中大夫。皆有谢表并焚黄文。有《七十吟》。二月，有《生日》诗，有《八玺》诗。五月，有《夏至后得雨》诗。八月癸巳，有《移花》诗。十二月壬辰，有《伐双谷》诗，有《除日》诗，《书〈老子解〉后》。三年己丑

有《上元夜适劝至西禅观灯》诗。二月庚寅，有《望日雪》诗，逊自淮康归觐，逾旬而归，有《送行诗二首》。八月，有《中秋新堂看月》诗。九月，有《重九阴雨病中把酒示诸子》诗。有《己丑除日》诗。四年庚寅

有《新春五绝》，有《上元雪》诗。闰八月辛亥，有《两中秋》诗。辛酉，有《菊有黄花》诗。有《除夜二首》。政和元年辛卯

有《正月十六日一首》，有《七十三岁作一首》，有《七夕》诗、《重九》诗。十月戊午，有《雪诗四首》。有《冬至》诗、《除日》诗，有《栾城第三集序》、《卜居赋》、《再题老子解后》。二年壬辰

有《壬辰年写真赞》。二月，有《壬辰生日》诗，记胸中所怀，自作一首。五月十九日，有《喜雨》诗、有《送迟赴登封丞》诗。八月辛亥，题《蔡几先海外所集文》后。九月庚申，有《坟院记》。是月壬午，中大夫辙转大中大夫致仕。辙居颍昌十三年。颍昌当往来之冲，辙杜门深居，著书以为乐。谢却宾客，绝口不谈时事。意有所感，一寓于诗，人莫能窥其际。十月三日，辙卒，年七十四。十一月乙丑，追复端明殿学士，特赐宣奉大夫。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夫人史氏卒，同葬汝州郏城县上瑞里。三子：迟，字伯充，官至大中大夫、工部侍郎、徽猷阁待制，绍兴二十五年卒；适，字仲南，官至承议郎、通判广信军，宣和四年卒；逊，字叔宽，官奉议郎、通判泸州潼川府，靖康元年卒。五女，文务光、王适、曹焕、王浚明、曾纵其婿也。务光，字逸民；适，字子立；焕，字子文；纵，字元矩。迟二子：简、策；适三子：籀、范、筑；逊四子：筠、箴、箱、簦。辙有《诗传》二十卷、《春秋集传》十二卷、《老子解》二卷、《栾城集》、《后集》、《第三集》共八十四卷、《应诏集》十二卷。子瞻评其文以为：“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辙少读太史公书，患其疏略，汉景、武之间，《尚书》古文、《诗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于学官，世能读之者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故其所记尧舜三代之事，多不合圣人之意。战国之际，诸子辩士各自著书，或增损古事，以自信其说，一切信之。甚者至采世俗之语，以易古文旧说。及秦焚书，战国之史不传于民间，秦恶其议己也，焚之略尽。幸而野史一二存者，迁亦未暇详也，故其记战国，有数年不书一事者。于是因迁之旧，上观《诗》、《书》、《春秋》，旁取《战国策》及秦汉杂录，起伏羲、神农，讫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谓之《古史》，凡六十卷。晚在海康刊定《旧解老子》，寄子瞻。子瞻题其后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废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异特。”及归颍昌，时方诏天下焚灭元学术。辙敕诸子录所为《诗》、《春秋传》、《古史》，子瞻《易》、《书传》、《论语说》，以待后之君子。复作《易说》三章及《论语拾遗》以补子瞻之阙。其论大衍之数五十，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尽埽古今学者增损附会之说，得其本真。既没，籀等述其绪训，为《颍滨遗语》一卷。绍兴中，以迟贵，累赠太师，封魏国公；史氏，楚国太夫人。〈光绪乙酉十一月，从《大典》卷二千三百九十九卷录出。〉〈《苏颍滨年表》一卷，宋孙汝听撰。陈振孙《书录解题》载：《三苏年表》三卷，右奉议郎孙汝听编。《大典》止收老泉一卷，颍滨一卷。馆臣著于存目，今不特原书失传，即《大典》本亦不见。昔年在馆从《大典》苏字韵录出，又失去老泉一卷。此书纪载翔实，究胜于后代所编者。惟转辗钞讹，再取《颍滨遗老传》及诗文集较之，十得八九矣。宣统己酉九秋江阴缪荃孙跋。〉

●序跋提要

【栾城后集引】

予少以文字为乐，涵泳其间，至以忘老。元六年，年五十有三，始以空疏备位政府，自是无述作之暇。顾前后所作至多，不忍弃去，乃裒而集之，得五十卷，题曰《栾城集》。九年，得罪，出守临汝，自汝徙筠，自筠徙雷，自雷徙循，凡七年。元符三年蒙恩北归，寓居颍川。至崇宁五年，前后十五年，忧患侵寻，所作寡矣，然亦班班可见，复类而编之，以为后集，凡二十四卷。眉山苏氏子由书。

【栾城第三集引】

崇宁四年，余年六十有八，编近所为文得二十四卷，目之《栾城后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又五年，当政和元年，复收拾遗稿，以类相从，谓之《栾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沉酣文字之间，习气所薰，老而不能已，既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以老矣，余日无几，方其未死，将复有所为，故随类辄空其后，以俟异日附益之云尔。颍滨遗老书。

【宋淳熙刻本邓光序】

右栾城先生家集，校闽、蜀本篇目，间有增损。从郡斋幺由绎其故，盖复官谢表后所附益章疏稿有所削也。于政事书条例司状，见公入朝之始，揆事中远，如汉贾谊；议河流、边事、茶役法，分别君子小人之党，反复利害，深入骨髓，窃比之陆宣公赞。歌诗千数百篇，曾无几微见用舍废兴之异。晚岁杜门颍川，喜秋稼句曰“我愿人心似天意，爱惜老弱怜孤贫。”仁民爱物，可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伏读敛衽，请事斯语。淳熙六年七月望日，从政郎、充筠州州学教授邓光谨书。

【宋淳熙刻本苏诩序】

太师文定栾城公集，刊行于时者，如建安本颇多缺谬，其在麻沙者尤甚，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览者病之。今以家藏旧本，前后并第三集合为八十四卷，皆曾祖自编类者，谨与同官及小儿辈校雠数过，锓版于筠之公帑云。时淳熙己亥中元日，曾孙朝奉大夫、权知筠州军州事诩谨书。

文林郎、筠州军事判官倪思校勘官从政郎、充筠州州学教授邓光奉议郎、知筠州高安县事闾丘泳

【宋开禧刻本苏森序】

先文定公《栾城集》，先君吏部淳熙己亥守筠阳日，以遗稿校定，命工刊之。未几，被召到阙除郎。因对，孝宗皇帝玉音问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于理。《栾城集》天下无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臣假守筠阳日，以家藏及闽、蜀本三考是正，镂板公帑，字画差太粗，亦可观，容臣进呈。”对毕，得旨速进来。翌朝，上诣德寿宫，起居升辇之际，宣谕左右催进。后闻丞相鲁国正公、丞相郑国梁公云：“上置诸御案下。上日阅五板。”森无所肖似，滥承人乏。到官之初，重念先君所刊家集，遭际乙夜之观，实为荣遇。其板以岁久字画悉皆漫灭，殆不可读。今樽节浮费，乃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祖，筠实旧游之地，邦人建祠祝之。又况先君尝守是邦，遗爱在人。此集之再刊，亦从邦人之请也。开禧丁卯上元日，四世孙朝奉郎、权知筠州军州事苏森谨书。

【明蜀藩刻本崔廷槐序】

《栾城集》暨《栾城后集》、《三集》凡八十四卷，宋苏文定公颍滨先生所著，我皇明蜀王殿下所刻也。巡抚台东阜刘公、监察侍御合川王公，胥有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撰，弁之首简，金辉玉润，光映缥缃。廷槐睹而叹曰：“嗟乎！可以传矣。”夫文章与世运相为流通者也。六籍以还，作者相继，春秋、战国、先秦、两汉、魏晋齐梁之间，屈、宋、班、马、荀、杨、董、贾、曹、刘、沈、谢、嵇、阮之徒，下逮盛唐李、杜、韩、柳诸公，郁郁彬彬，号称极盛。虽其体裁风格、律调音响，抑扬变化，言人人殊，要之发舒道德之光，阐明鬼神之秘，穷探天地之变，左右典坟，羽翼风雅，则异世而同符焉。呜呼！至矣。宋兴，文教炳蔚，词人辈出。嘉以后，眉山三苏名擅天下。而一代文宗欧阳文忠公辈，极力为之延誉，一时学士大夫闻谈三苏氏，罔弗敛衽敬服，盖当世之绝唱也。乃文定公以沈静简洁之资，席家庭师友之训。平生著作，与东坡相上下。而气充才赡，自成己格。议者谓为汪洋澹泊，有秀杰之气。究其所至，盖已闯李、杜、韩、柳之门，窥古人堂室之奥矣。乃其时有称述之曰“苏黄”，曰“欧苏”，曰“欧曾苏”云云然者，类指东坡。而东坡自谓则云：“子实胜我。”岂其兄弟自相标榜耶？抑当时之人，以其父兄之故，而轧之使后耶？今天下之士，崇治理者嘉唐虞，敦行谊者师周孔，鸿名伟绩，后先相望。至其发轫之始，文艺之场，无弗蹑李、杜、韩、柳、欧、苏而进焉。则斯集之刻也，固天下之士所愿见者；乃历宋至今几数百载，而全编始出。又得博雅诸公崇尚而表章之，谓非斯集斯文之大幸与？廷槐不敏，不足与论古今作者之意，乃幸游公之乡，与闻刻集事，而又猥以不腆之辞，附诸群玉之后，故不靳摭拾如右，因长史高君鹏为王诵焉。若王乐善好礼，崇古右文，贤明之懿，太宰玉溪公校录之劳，通政石川公诩赞之力，暨我东阜公、合川公属王刻集之故，则前序见之，兹弗敢赘也。嘉靖辛丑夏六月朔，四川按察司提督水利、带管提学佥事胶东崔廷槐书。

【明蜀藩刻本刘大谟序】

物之显晦，各有其时、故荆山之玉，俟卞和而始献；丰城之剑，待雷焕而始出；盐车之骥，须伯乐而始重。况文章为天地间至宝，弗遇其人则空历年所湮没无闻。曾谓显晦不有时乎？有宋文运弘开，五星再聚，故三苏并出于眉山。若文定者，天性高明，资禀浑厚，既有父文安以为之师，又有兄文忠以为之友，故其文章遂成大家。议者谓其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文忠亦尝称之，以为实胜于己，信不诬也。夫何老泉、东坡全集盛行，独公所著虽附《三苏集》，而采辑未备？虽有《颍滨集》，而脱误实多，君子未尝不三叹焉。玉溪家有《栾城集》善本，谋诸石川。以公眉人也，故托合川欲刻之眉州。合川能以是书为己任，谋诸藩臬，谓公蜀产也，故命有司欲刻之蜀省。蜀王殿下闻之，毅然曰：“文定，三蜀之豪杰也。其文章，三蜀之精华也。孤忝主蜀，可诿之他人乎？”于是令高长史鹏、舒教授文明校正锓梓，以广其传。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定之文，固无终晦之理。然匪玉溪则夜光蕴于石；匪石川、合川则龙精沈于狱；匪蜀殿下则骅骝、绿耳混于驽骀、款段，又乌能有今日之显哉！玉溪，乃张公名潮，吏部左侍郎，四川内江人。石川，乃张子名寰，通政司右参议，直隶昆山人。合川，乃王子名珩，巡按四川监察御史，直隶交河人。蜀殿下，则号适庵，实我太祖高皇帝七叶孙，其乐善好古，率多类此云。嘉靖二十年岁在辛丑五月吉日，仪封刘大谟书。

【明蜀藩刻本王珩序】

余庚子被命按蜀，数月，得吾师玉溪公所录《乐城集》八十四卷。通政张子石川亦以书道公意，谓：“文定，眉之文英，其所为文与诗，宜刻于眉，庶先贤精华不至沦没。此，公意也。”是时适秋试士，未暇付之有司。既而撤闱，又闻蜀王殿下素被服礼义，学闲诗书，常于寒士为忘势之交，尤好蓄古今书籍，乃与巡抚东阜公以其集询之王。王大悦，谓三苏西蜀豪杰，宋兴文运之盛，以文鸣于世，与欧阳公并称者，苏之外无闻焉。文定之文与诗，又素称冲雅，不事艳丽。今幸得睹其全集，即命付诸锓，不必眉也。复令长史高鹏与教授等官司其事。余时亦以地方少歉，南历嘉、眉。公暇，即诣苏祠，访其遗迹，亦以夙仰其风也。有指其池以相告者曰：“此东坡所浚莲池，即其读书处也。”近有生徒划荷为畹，树以稻。其人夜梦三苏公令人笞之，既而司道来谒，诘之，得其状，怒而重责之，禁不得再艺。众皆异之，谓东坡之精灵未泯也。有指其树以相告者曰：“此者，老泉手所植榆也。”大数十围，中枯有罅，可容数人，牧童往往攀入戏蹂。近以尘飞雨注，罅渐以合，而枝叶复生。众皆异之，谓老泉之精灵未泯也。呜乎X开于东坡，树植于老泉，数百年之后，犹能使盗者被谴，枯者起荣。况其所为文与诗，发乎性情，会乎神景，才思精尽在于斯。使其沦没不传于世，彼文定者其在天之灵又当何如也邪！或又曰：眉旧有《三苏集》，乃前大巡朱雨崖檄其州守所刻也。谓三苏眉人，而眉无集刻，亦所以重其里也。但板已昏漶，而诗体未备，终为缺典也。然则今日斯集之刻，是又不但补苏集之未备，而文定公数百年才思所发，得以流布天下，垂诸不朽。其视东坡之莲、老泉之榆、水木花草一物之微尚克永世者，岂可同年语邪！归成都，适集刻告成，因以所闻者为王言之。王喜其说，谓此正不忘先贤遗泽之意也。遂书以为序。嘉靖辛丑夏五月，巡按四川监察御史、前翰林吉士交河王珩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栾城集》五十卷《栾城后集》二十四卷《栾城三集》十卷《应诏集》十二卷，宋苏辙撰。辙有《诗传》，已著录。按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栾城》诸集卷目并与今本相同。惟《宋史·艺文志》载《栾城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八十四卷、《应诏集》十卷、《策论》十卷、《均阳杂著》一卷。焦《国史·经籍志》则又于《栾城集》外别出《黄门集》七十四卷，均与晁、陈二家所纪不合。今考《栾城集》及《后集》、《三集》共得八十四卷，《宋志》盖统举言之。《策论》当即《应诏集》，而误以十二卷为十卷，又复出其目。惟《均阳杂著》未见其书，或后人掇拾遗文、别为编次而佚之欤？至所载《黄门集》，宋以来悉不著录，疑即《栾城集》之别名，不知而重载之。《宋志》荒谬，《焦志》尤多舛驳，均不足据，要当以晁、陈二氏见闻最近者为准也。其正集乃为尚书左丞时所辑，皆元以前之作。《后集》则自元九年至崇宁四年所作。《三集》则自崇宁五年至政和元年所作，《应诏集》则所集策论及应试诸作。辙之孙籀撰《栾城遗言》，于平日论文大旨叙录甚详，而亦颇及其篇目。如纪辩才塔碑，则云见《栾城后集》，于《马知节文集跋》、《生日渔家傲词》诸篇之不在集中者，则并为全录其文，以拾遗补阙。盖集为辙所手定，与东坡诸集出自他人裒辑者不同。故自宋以来，原本相传，未有妄为附益者。特近时重刻甚稀。此本为明代旧刊，尚少讹阙。陆游《老学庵笔记》称，辙在绩溪赠同官诗，有“归报仇梅省文字，麦苗含才欲蚕眠”句，讥均州刻本辄改作“仇香”之非。今此乃作“仇梅”，则所据犹宋时善本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